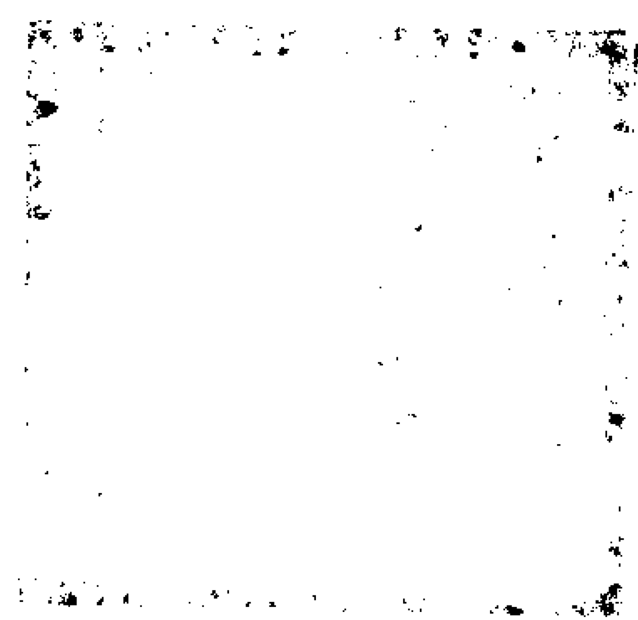
道藏

5



道藏

第五册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陸國强
裝幀設計 范一辛

道藏（全三十六册）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二經同卷

黃帝授三子玄女經

太上登眞三矯靈應經

薑六

黃帝授三子玄女經

天一所在甲戌庚旦大吉夕小吉乙巳晝神后夜傳送丙丁旦登明暮從魁六辛晝勝先夜功曹壬癸晝太一夜太衝占與人期會天罡臨日辰者會在日辰前爲已過在日辰後

○爲未至又神在門會行人未主人近行在外已至主人遠行在內未至（罡加孟神在內加仲在門加季在外）天罡大吉加午未者喚人必來非此者凶時上見王相必來相剋無氣來

求物天罡加孟不得臨仲得半加季盡得占行人至時甲乙行丙丁至不至還以甲乙日至他例此

諸欲娶婦嫁女必記初許嫁之日以爲本其娶婦時愼無令剋其許嫁日辰也剋日害舅剋辰害姑（姑與舅是夫之父母也）盡剋日辰爲不利一家

假令甲子日許嫁庚辛日納財皆爲剋日戌巳納之爲剋辰也

假令辛未日納皆爲剋日辰戌申巳酉日亦然也又欲令日辰陰陽中及用傳中有天后無螣蛇白獸相剋吉謂內婦時如此者即吉又無令夫家之門傷婦年即婦有咎

假令二月乙未日巳時天罡加巳婦年立辰從魁加之夫家門在子地太一加之夫家門在丑勝先加之此並爲夫家門傷婦年也謂

○夫家門上火神剋妻家門上金神也若夫門立酉功曹加酉婦在東方卯來氐酉酉入功曹即婦有咎他倣此又無令婦年上神傷夫家之門即夫家有咎也

假令婦年立辰從魁加之夫門在酉功曹臨之夫門在戌太衝臨之此爲婦年上神傷夫家之門即夫家有咎門者所出之辰凡娶婦爲入頑嫁女爲出頑從方入圓爲入頑從方出圓爲出頑也又不欲所出入之神傷日辰爲女固有敗傷又不欲令傷日爲害翁謂神將共傷日也

假令一月庚子日魁罡加丑之時也太一臨庚上其將得朱雀（謂小吉爲天一臨戌上即太一爲前二加庚也）此爲神將并傷日傷日害舅若日并傷神將爲害矣

假令二月癸丑日巳時勝先加癸將得螣蛇此爲日并傷神將害夫又辰中有微氣往助之者爲夫死

假令二月甲戌日辰時而傳送加甲甲木也傳送金也金傷木又戌中之金復往助之者

○爲夫死傷辰爲婦謂神將共傷辰也

假令二月庚申日魁加丑丑時也太一臨申將得朱雀此爲神將并傷辰也

假令二月壬子日魁加辰勝先臨子爲用將得螣蛇此爲日辰并傷神將也但辰傷婦謂辰傷其陽神神將者又曰內有微氣往助之者爲婦死也

假令二月丁巳日魁加卯神后加巳巳火也神后水也水傷火又丁巳（丁是壬妻故也）復往助之爲婦死以其上將爲所坐形狀

假令二月甲戌日魁加辰傳送爲青龍而加甲爲夫婦死死坐送行酒食故也

黃帝授三子玄女經

太上登真三矯靈應經

凡學修仙道遇三矯經能入妙道與諸法不同與諸術不同用之如石火立之於烟霞施之於電光速遊仙島矣夫三矯經者上則龍矯中則虎矯下則鹿矯如此矯者是上清宮內隱祕之書大凡學仙之道用龍矯者龍能上天入地穿山入水不出此術鬼神莫能測能助奉道之士混合杳冥通大道也

夫龍矯者氣也氣者道也長視龍矯煉身爲氣與道合真足生雲也龍矯者奉道之士欲遊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惡物不敢近每去山川江河州府到處自有神祇來朝現豫真人云此法甚靈驗矣

夫虎矯者風之母水之子用之三載其虎自乘風來來往往如風動敗葉飛空聚則爲形散則爲風與天地正陽之炁混合爲一一了也列子云吾將此法習之自然成道矣後受之士勿得輕漏泄耳

夫鹿矯者常也能助奉道之士日行千里遇鹿者能採靈芝自知其方位遠近鹿到有靈芝處地上其鹿自經三遭其芝草自不能走之而依法採食其靈芝自得長生不死如不得此法其靈芝不能服矣

夫三矯之經是天地之靈文神仙之祕術若傳非人先殃一身後滅九祖須立盟摧方可傳之與有德之人也

入法

凡持鹿矯者先須香湯沐浴三日然後於甲子庚申日夜半時明立小壇子不論大小高下用燈一盞香一爐花三朵白茆草用八十一根鋪在壇上桃葉用七箇然後焚香具某府州縣姓名弟子性好清虛志慕大道今告大帝乞烟霞白鹿一隻與弟子助道積行救人然後將

玉帝印一道含放口內念呪七遍

呪曰

白鹿白鹿含花果玉帝命立至吾家急急如律令敕

右念此呪訖後心不生二念俱捨一心存想自已身爲

玉帝又想白鹿一隻後乘空而來於壇上舍花果而來與自己收之花果用手摩息其鹿二十四息而足去之不存想如此行持三十日想如白鹿在懷裏卧地滿八十一息去之如滿四十九日足存三日則在齋壹中往來下三十日滿後一任周遊行於天下走及奔馬日行千里往來如飛入山採靈芝自在無忌大凡用鹿蹻須用一物隱之可用竹竿子即用好竹安幕幕上書馬字一箇在竹内封之了當其鹿入不能見之常人只見是竹竿子自見是白鹿一隻或白荊木亦得中書馬字一箇在木上封了不可教人見之凡書字時亦念前咒一遍想鹿取炁一口吹在筆上後書其字

凡用虎蹻者先當齋戒七日於庚寅日夜半子時立壇下方上圓地方一丈二尺天圓三尺用灰爲界道上安燈七盞香一爐鹿脯七分白茆草一握安排了當然後焚香告祝某處姓名甲弟子性好清虗入道今告

玉帝願賜風巖猛虎一隻與弟子乘騎奉道濟度生靈然後將

玉帝印一道含於口内後念咒曰

庚辛妙機風虎將三天敕命及吾乘急急如

玉帝律令敕

咒畢清心守一屏除外事鼻息綿綿心思注想白虎一隻從西而來到壇上想之用手摩之頂門四十九息遠之至夜一依前法爲之滿六十日足自有虎一隻來於肹下更不用別物持之天賜全炁自然成就不覺身輕離地百餘丈勿得驚怖遊太空及遊洞天福地精怪外道不敢相干到處自有神祇來朝現若用之三年身自得乘風動如敗葉令與道合真也與正炁合一也列子云非人相傳先滅一身後殃九祖決不虗矣

夫龍蹻者當於正月二日擇甲寅日畫八卦在八方位上用燈九盞秋木板子一片闊二寸四分以應天地之數長四寸四分於板上朱書六字

玉帝敕命召龍并用硃砂印玉帝印一顆於紙上貼在板上著在水盆上用鏡一面繫於板上底下照於水面上用好紙剪赤龍一條長九寸不拘大小於水心中内安放不得令教水面動遊走板子上用明鏡照之龍形入於鏡中照之後念咒曰

九天九地入吾鏡中照之立現乘騎太空煉吾一體與道合真急急如律令奉敕化沖和

念前咒九遍然後存想水面上赤龍乘騎如火雲入於鏡中來往也如此念咒九遍一日念一遍從正月中後甲寅日於頭到六甲日九遍不絕然後任便役使如用日辰成開日爲妙如用時先念前咒九遍向南方取炁九口咽於腹中然後用鏡照之立有赤龍自於肹下巡遊八極上天入地入石穴無礙處如太空入水火不能傷身百毒不害如要止其龍知人其意止便止起則便起萬里如石中火落早到也依此行持八十一度已後更不用鏡并板子也其鏡須丙午日戌時埋於乾地入地九寸埋之不用也其板子於戊戌日丑時埋在勾陳地中庭是也入地一尺二寸埋了然後只用

玉帝印用硃砂印之於紙上燒灰用井花水調吞之八十一日炁足後又書青一道與都印燒之已後任意呼召其龍立至不用諸物也如要乘騎三年與道合眞聚則成形散則成炁故曰壽同一炁命等太虛也

上古眞人皆須此符經而登眞矣此書不可亂傳非人而輕泄天寶者殃及七祖得人而秘之者禍亦非淺矣敬之保之哉

玉帝印式



右用雷驚棗木爲之極妙可取天合日雕方闊一寸二分厚九分於成日造畢壬庚申日夜半子時用香酒果齋潔志心祭之不用肉葷其印可安放於案上用燈九盞及牌位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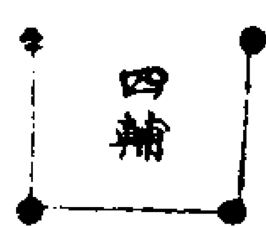
玉帝位前放印祭之至丑時黃絹袋子盛之

其印如要用之時如前作法用之自持之後常行扶危拔苦救濟孤貧老幼一切疾患慈念如此修持立有神驗矣

太上登眞三矯靈應經

通占大象曆星經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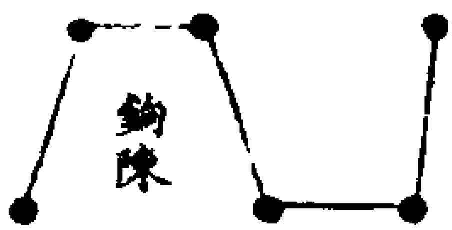
原缺文一張



四輔四星抱北極樞星主君臣禮儀主政萬機輔弼佐理萬邦之象輔佐北辰而出入授政也



六甲六星在華蓋之下杠星之旁主分陰陽而配於節候出入故在帝座旁所布政教而授農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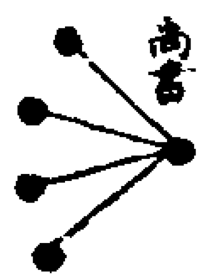
鉤陳六星在五帝下爲後宮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軍將軍又主三公若星暗人主凶惡之象矣

天皇

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中央也不記數皆是一星在五帝前坐萬神輔錄圖也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也

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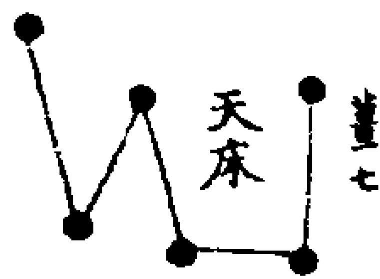
柱下史在北辰東主左右史記過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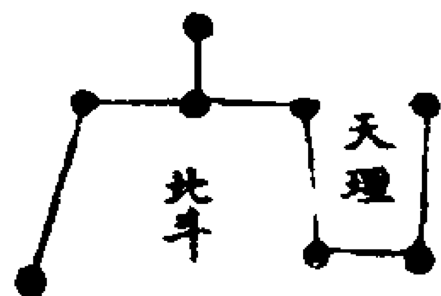
五尚書在東南維主納言夙夜諮謀事也

內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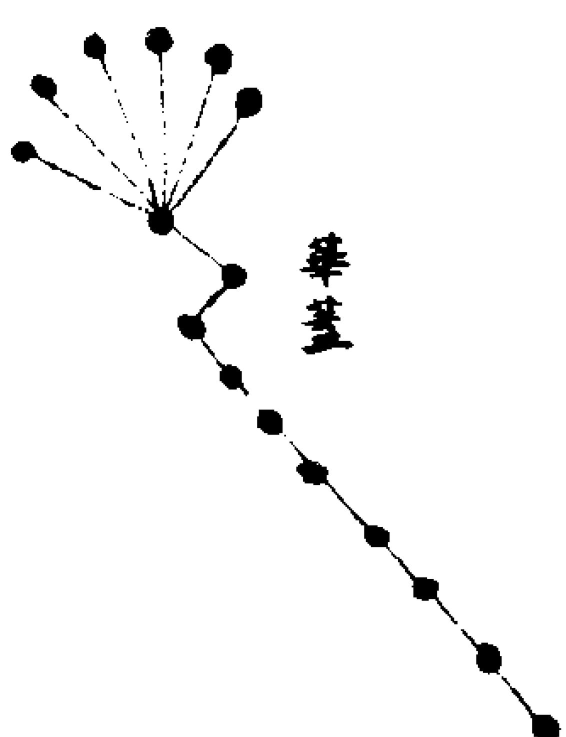
內廚二星在西北角主六宮飲食后妃第宴飲廚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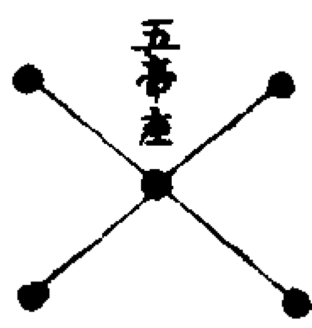
天床六星在宮門外聽政之前亦主寢宴會讌息床星傾天子不安失位也訣曰火入紫微宮中天下大亂帝王失位



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爲帝車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齊七政斗爲人君號令之主出號施令布政天中臨制四方第一名天樞爲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也是太子像星暗亦經七日則大災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暗經六日則月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若天子不愛百姓則暗也第四名權主火爲伐爲天理伐也無道天子施令不依四時則暗第五名衡主水爲煞助四時旁煞有罪天子樂婬則暗第六名闓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瑤光主金亦爲應星訣曰王有德至天則斗齊明國昌總暗則國有災起也右斗中子星少則人多婬亂法令不行木星守貴人繫天下亂也火星守兵起人主災人不聊生棄宅走奔諸邑守斗西大飢人相食守斗南五果不成五星入斗中國易政又易主大亂也彗孛入斗中天下改主有大戮先舉兵者咎後舉兵者昌其國主大災甚於彗之禍右孛守之咎重細審之所守樞入張一度去北辰十八度也衡去極十五度去辰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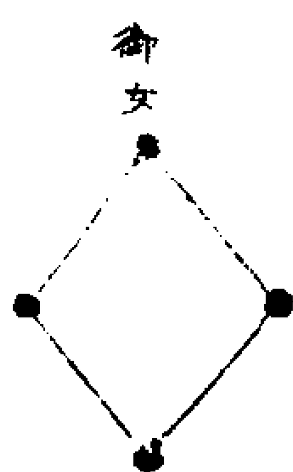


華蓋十六星星在五帝座上正吉帝道昌星傾邪大凶杠九星爲華蓋之柄也上七星爲庶子之官若星明匡主天下不明主亂期八年國無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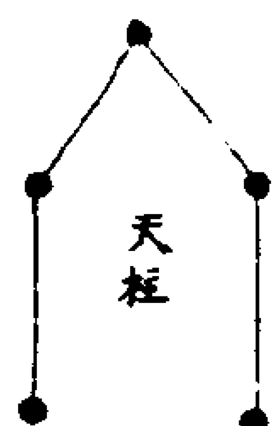


五帝內座在華蓋下覆帝座也五帝同座也上色政吉色變爲災凶也

御女四星在鉤陳北主天子八十一御女妃也后之官明吉暗凶也



天柱五星在紫微宮内近東垣主建教等二十四氣也



女史一星在天柱下史北掌記禁中傳漏動靜主時要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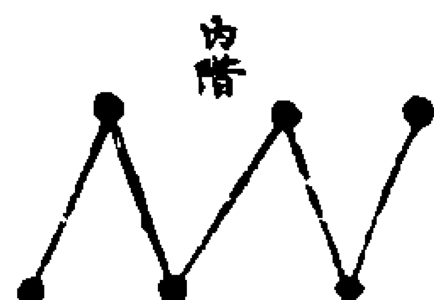
陰德二星以太陰在尚書西主天下綱紀陰德遺周給惠賑財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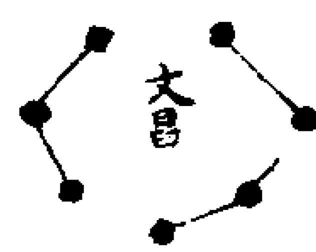
大理二星在宮門内主刑獄事也自北極巳下五十星並在紫微宮内外占曰彗孛入中宮有異姓王大星入守北極臣下煞君木星入守北極國有大喪若分守久有逆臣反亂土星犯乘之大人當之太子有罪五星聚在中宮改立帝王五星及客犯守鉤陳者大臣凶所守犯之座皆受其殃咎也



輔星像親近大臣輔佐與而相明若明大如斗者則相奪政兵起若暗小則死免官若近斗一二寸爲臣迫脅主若五六寸四遠客及彗孛入斗中諸侯爭權逼天子月暈斗大水入城兵起主有赦北斗第六七損角第四五六指南第一二指觜二十有九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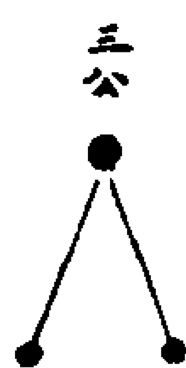


內階六星在文昌北階爲明堂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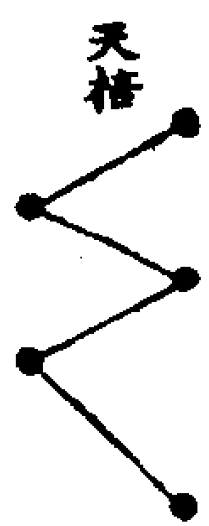


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管計天下事其六星各有名六司法大理色黄光潤則天下安萬物成青黑及細微多所殘害搖動移處三公被誅不然皇后崩文昌與三公攝提軒轅共爲一體通占木土星守之天下安火星守國亂兵起金星守兵大起若彗孛流星入之大將返叛亂也

三公星三在斗杓東和陰陽齊七政以教天下人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亡天下不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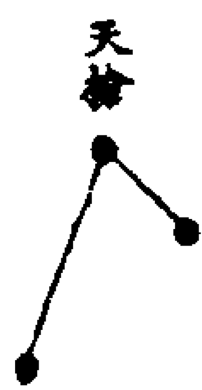


天棓五星不用明明則天下兵起斧鉞用鎗棓八星皆非常也入氐一度去北辰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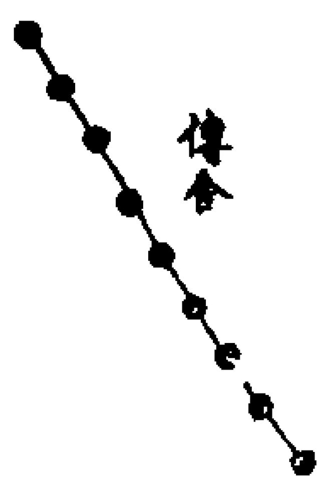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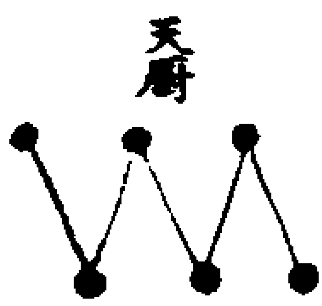
天槍三星在北斗柄東主天鋒武備在紫微宮右以御也



傳舍九星在華蓋異仲北近天河主賔客之館客星守之兵起令四方館也



天廚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近傳舍北百官廚今光祿廚像之星亡君子賣衣民人賣妻子大飢客守之大飢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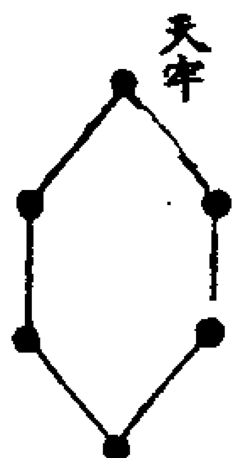


天一

天一星在紫微宮門外右曰南為天帝之神主戰鬭知吉凶星明吉暗凶若離本位而乘斗後九十日必兵大起也光明陰陽和也萬物盛天子吉星亡天下亂大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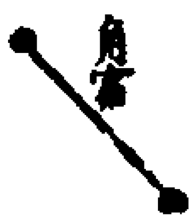
太一

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主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馬飢饉疾病災害若在其國也星明吉暗凶離本位而乘斗者九十日必兵大起也太一星入軫十度去北辰十五度半太一星去北辰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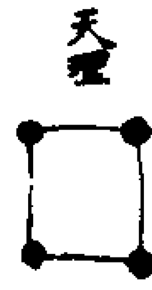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牢占為貫索同主禁思慕姦志火星守入之人民相食之應有赦也

東方七宿三十三星七十五度井中外宮輔座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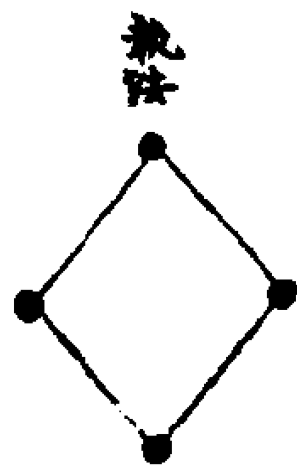


角二星為天門壽星金星春夏為火秋冬為水蒼龍角也東方首宿南左角名天津蒼色為列宿之長北右角為天門黃色中間名天關左主天田右主天祇十三度八月日在北南去北辰九十一度凡日月五星皆從天關行此為黃道入黃道為旱其角南二度為太陽道入陰道為水角宿北二度為陰道角宿直指辰即是耕種次為農官若明大王道太平若暗及亡角搖動王者失政星微小國弱失政王道不行春日月入角暈者王失政日月角中蝕者其邦不寧木星守七日有赦忠臣用火星守忠臣賢相受誅繒帛貴有鬪戰萬人兵起期以日宮中盜賊內亂火守角宮道不通大環遶鉤已者國大飢火犯之必戰火守左角太尉死國危守右角五穀不熟大水災犯左右角群臣謀戰不成伏誅土守內主喜六十日國有忿爭金守天下兵大盛國有爭事金火合守太白居後被軍將殺水守王者刑罰急有水災疾疫客彗孛入角色白者國有兵起及大喪亦軍敗城陷客守四十五日旱五穀焦風雨不時蝗蟲起星流出角門天子發使出外從他宿入角門外國使入

中京或為近臣殺主戮死月蝕熒惑有亂臣在官非賊而盜月人天市及河而暈三重兵起天下道斷軍將失利



天理四星在北斗杓中主貴人牢爲執法官星不欲明明則貴人被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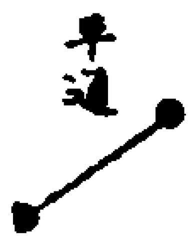
○執法四星在太陽首西北主刑獄之人又爲○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內常侍官也

太陽 ●

太陽守在西北主大臣將備天下不虞事星明吉暗凶星移天下兵起中國不安之應也入張十三度北極四十五度

相 ●

相星在北極斗南總領百司掌邦教以佐帝王安撫國家集衆事冢宰之佐星明吉暗凶亡相死不然流出太陽入張十三度去北辰四十五度相入翼一度去北辰三十一度



平道二星在角間主洛道之官

進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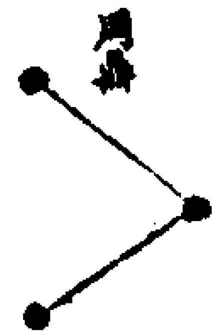
○進賢一星在平道西主卿相薦舉逸士學官○等之職也星明賢士用進暗小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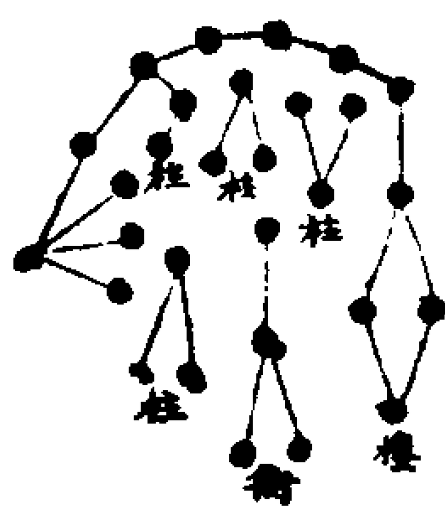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主天門侍要應對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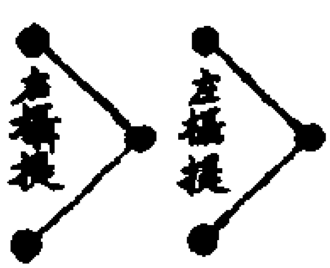
天田二星在角北主天子畿內地左對壇界城邑邊塞



周鼎三星足狀云鼎足星在攝提大角西主神鼎



庫樓星二十八星庫樓十五柱十五星衡四星在角南軫東南次器府東一曰文陣兵車之府中繁衆則大兵起庫中無星下臣逆謀兵盡出天下無災居者庫中柱動出兵戈四夷狄柱半不具天子自將半兵出木星守人○飢木貴西入軫一度去北辰四十九度當中○西去北辰八十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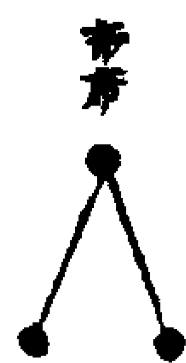


攝提六星在角亢東北主九卿爲甲兵揔紀綱建時節祥大星守天下更主金星守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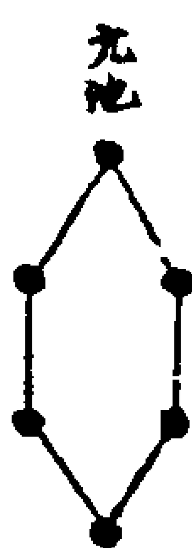
大角 ●

大角一星天棟在攝提中主帝座金星守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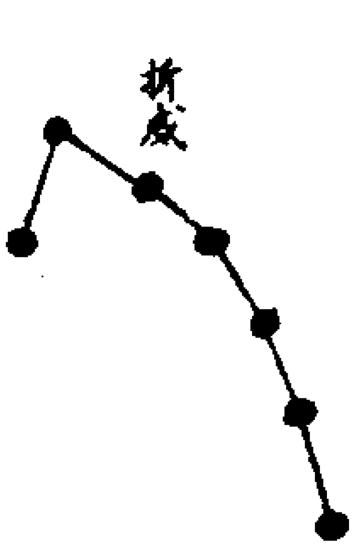
大起月蝕王者惡忌之入亢三度半去北辰五十九度也



帝席三星在大角北星暗天下安星不欲明明則王公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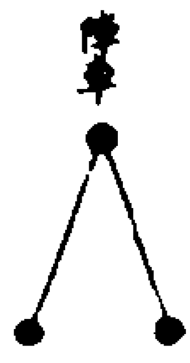
亢池六星在亢北主度送迎之事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詔獄斬殺邊將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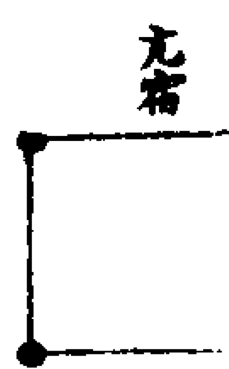


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隘塞外寇盗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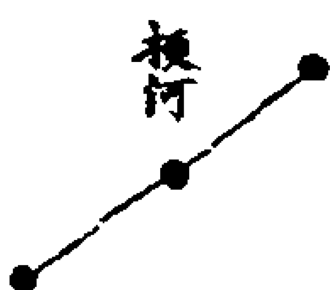


陣車三星在氐南主革車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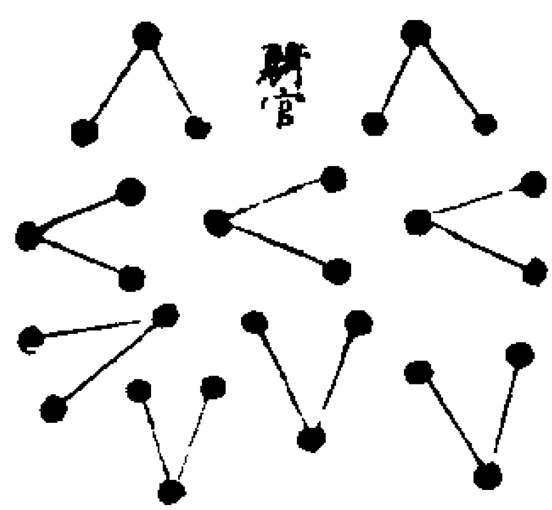




亢四星名天府一名天庭總領四海名火星春夏水秋冬金暗國內亂弱大明天下安平日月蝕亢中國有事五星犯亢逆行君憂失國大臣不用木星守留三十日已上有赦年豐久守其國米貴人多疾病水災木與火星同穀不成人死如草木水災火星守多雨天下兵盡返大起水星守其分米貴久守多病大水災也土星守萬物不成多病金星守天下道不通兵起盗賊水災傷人金星行入南上道五穀傷赤色旱人流走彗孛犯之其國兵起大臣作亂一年月暈圍亢士卒自將百里不遂士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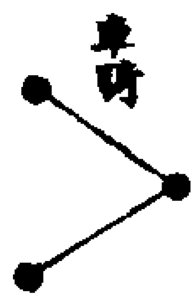
梗河三星梗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又主胡兵及喪拱日梗河去也相去吉相向兵起客守世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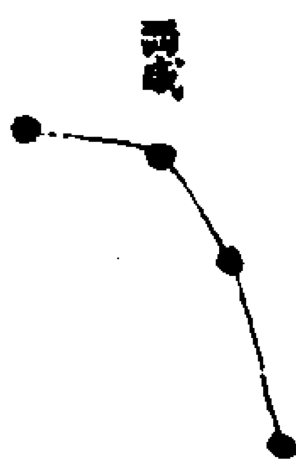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天子騎虎賁賁諸侯之族子弟宿衛天子今三衛之像星衆天下安星少兵起五星守之兵起西北入北辰一百十五度

車騎將軍

車騎將軍星在騎官東南主車騎將軍之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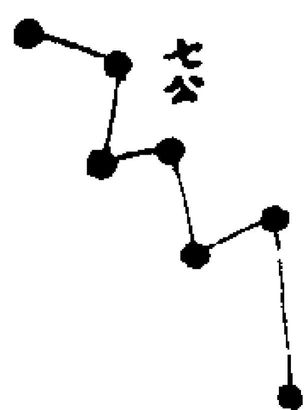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領車騎行軍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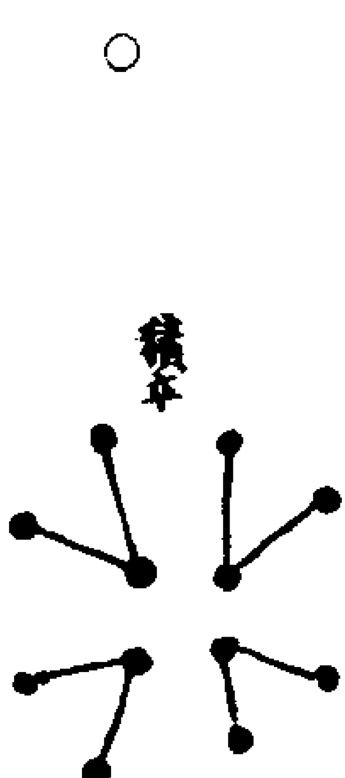


西咸四星在氐東主治淫泆南星入氐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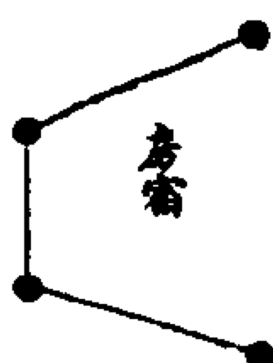
去北辰九十三度

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氐北爲天相主三公十政善惡星明則衆議詳審星入河中米貴人相食金星守天下兵起亂西星入氐四度去北辰四十九度





前下積卒星十二在氐東南星微小吉 如大明及搖動主朝廷有兵微小吉一星亡兵半出二星亡兵大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兵起星西入氐十三度去北辰一百二十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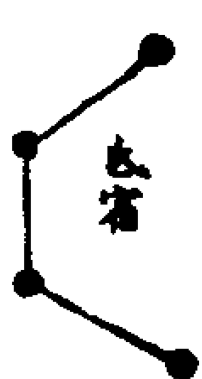
房四星名天府管四方一名天旗二名天駟三名天龍四名天馬五名天衡六爲明堂是

火星春夏水秋冬火房爲四表表三道日月五星常道也上第一星名爲右服次將其名陽環上道二星名右驂上相其名中道三名左服次將其名下道四名左驂上相總四輔左驂左服云東方及南方可用兵右驂右服云西方北方不可用兵

玄戈一星在招搖北一名臣戈五星守兵起星明動胡兵起入氐一度去北辰四十二度

招搖星在梗河北主胡兵芒角動兵革起行入氐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

頡頏二星在折威東南主治獄官拷囚情狀察眞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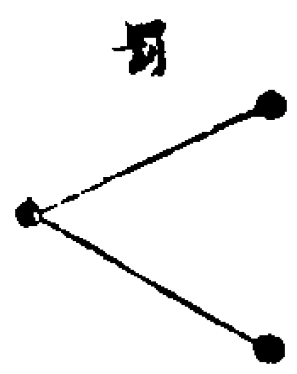


氐四星爲天宿宮一名天根二名天符木星春夏木秋冬水主皇后 妃嬪前二大星正妃後二左右大明爲臣奉事君寧暗失臣勢動臣出國日月氐中君犯惡之木星守之后喜守二十日有王者之所行不利疾則治進行臣職主守必有諸侯並王火守大臣相諸逆行而赤色大臣亡久守六十日有大赦火星入之有賊臣爲亂近期一年遠二年金星守者有兵起將軍有封爵者火之位水守有大水漂浸宮館萬物不成水入貴臣憂有獄事客守布帛貴土星守有立太子久守八十日已上國有兵起孛彗行入氐中後宮有異兵動不出一百八日內遭水東平月暈圍氐大將軍殃人多疾病



鉤鈐二星主法去房宿七寸第一名天徒二名天官籥開藏若近夫妻同心遠者夫妻不和大明則羣臣奉職天下道洽暗則羣臣亂

政王道不行日月蝕房中王者亂昏大臣專權木星守天下和平留四十日五穀豐人安吉無疾病天子有令德期在四月火星守有兵起七日有大喪及赦十日守大夫災二十日不去必臣反及君子天子憂亂王者惡之天子兵旱守止一日大臣亂土星守有妻王亦亂旱及地動久守其有兵金守陪臚君大有土功事國亂布帛貴久守人飢易主火守姦臣謀王大臣相諸暴誅臣佐天下乖離若出房心中間地動客守米貴十倍日月五星○犯之色青國憂兵喪色白大兵相殺積尸如○立彗孛入房國危人亂相殘流星入房西行為狂夫王殺忠臣臣殺主輔臣亡遠期三年常以三月候房日月出表南大旱喪出表北災及萬里兵亂陰雨若出中道太平許徐穎州月暈圍房心災疫凶五度九月日此上去北辰一百四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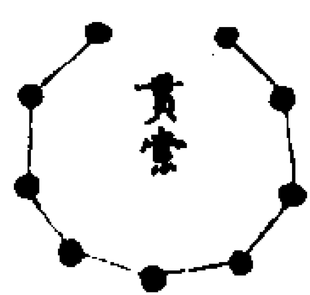


罰三星在東咸西下南北而列主受金罰贖市布租也



東咸四星在房東北主防婬佚木在北守而搖動天子婬佚過度星南入心二度去北辰一百三度也後則不過百八十日遠則不過三年起於宋汴等州

○天乳星在氐北主甘露十五度十二中西南○星去北辰九十六度北件屬前項天乳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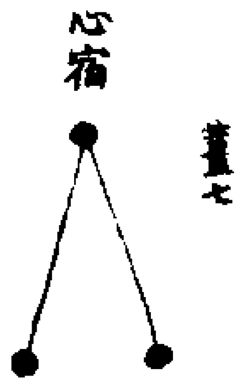
貫索星九在七公前為賊人牢牢口一星為門門欲開開則有赦若赦主人憂若牢門閉及口星入牢中有自絞死者以五子日夜候之一星亡有喜事二星亡有爵事三星亡有赦甲庚期八十日丙辛期七十日戊壬期六十日星入河中人相食若九星總見獄事煩水星守水災火星守米貴有大星出牢大赦小星即小曲恩降慮口舌右星入尾一度去北辰五十五度也



巫官二星在房西南主醫巫之職事也

○天福三星在房西主鑾駕乘輿之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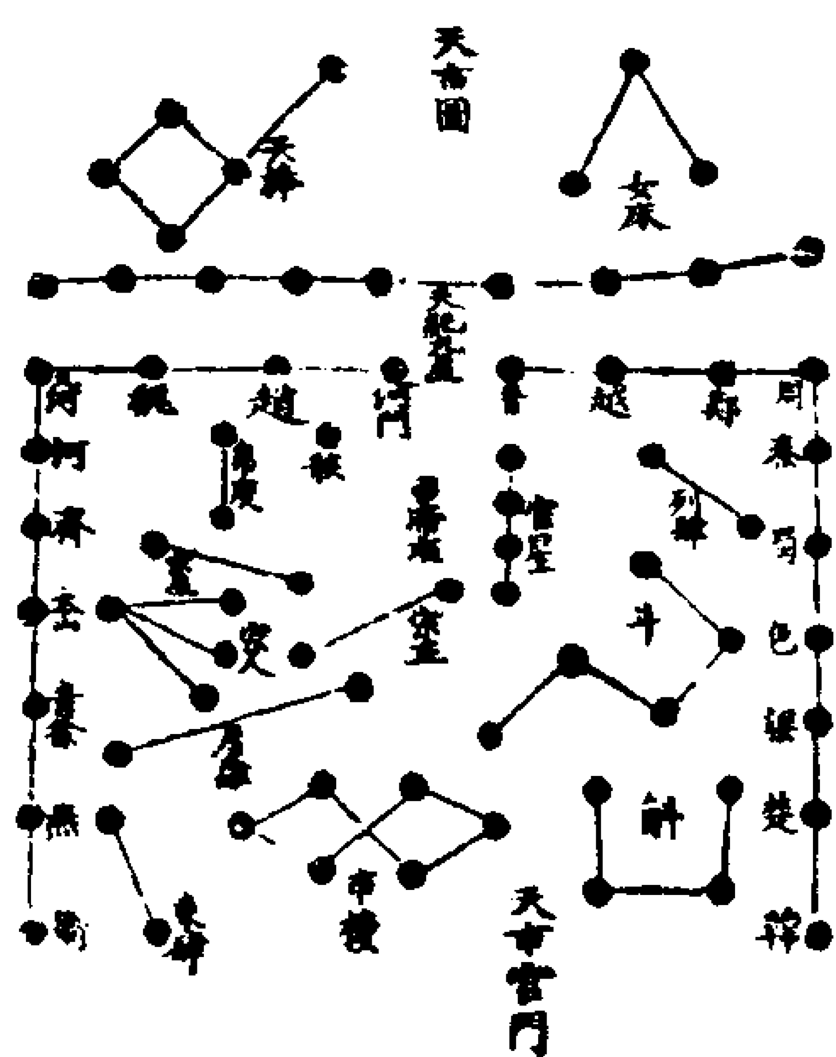
鍵閉星在房東北主管籥星不欲明明則內亂門扉不禁姦婬至行於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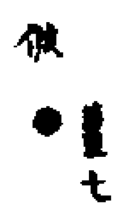
心三星中天王前為太子後為庶子火星也春夏木秋冬水一名大火二名大辰三名鶉火中星明大赤為照天子德行暗小失常色

爲王微弱不能自斷星不欲直直則主失計動揺天子憂木星守天下安久守而絶犯者臣謀主大兵起火星守地動守二十日臣謀主色黒主崩之像土守聖帝出謀臣天下太平有云國有赦久守不去憂賊天下大旱有金星守山崩四方兵起久守二十日已上去心三寸兵起鈎戰上殿期八十日亦有大蟲災人飢災也水星犯有水災及旱兵起布帛貴客守犯大旱赤地千里日月五星經心失積赤暈虹蜺背向蝕人飢兵起臣反國易主

○喪使客月貫心内亂彗孛入心主憂有○喪大臣廢黜心變期急不過七日之應也



天市垣五十六星在房心北主權衡一名天旗大明則米貴市中星衆則歲實五星入市門則兵起芒角色赤赤氣入大災火守米貴所守坐犯皆當之門左星入尾一度去北辰九十四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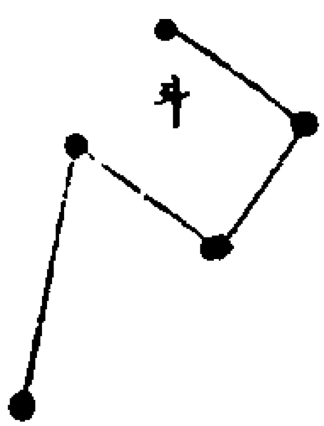


候星在市東主輔臣陰陽法官明則輔臣强小暗輔微弱入箕三度去北辰七十二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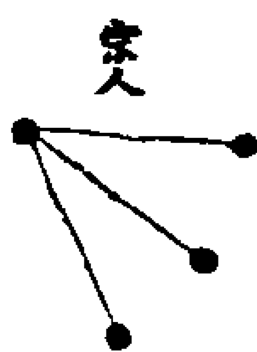
○



宦星四星在帝座西南侍帝之傍入尾十二度



斗五星在宦星西南主稱量度明斗西後則豐若斗亡仰不熟入尾十度



宗人四星在宗政東主司享先人星動帝親致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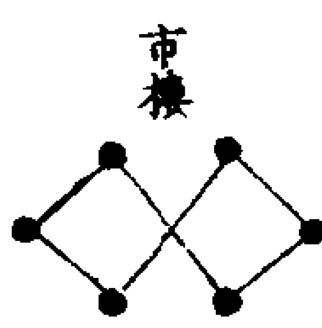
○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主宗正卿大夫晴室位室族有事

通占大象曆星經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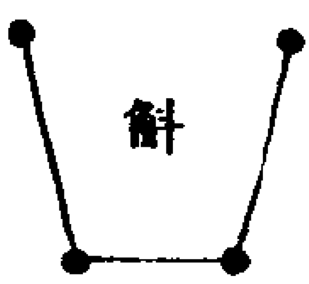
通占大象曆星經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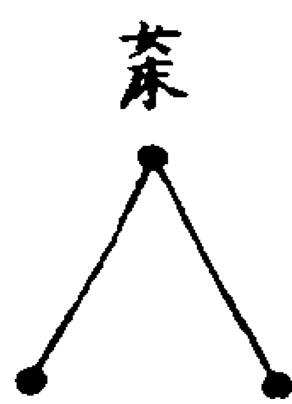
屠肆二星在帛度北主屠煞之位也　　



市樓六星在市門中主闤闠之司今市曹官之職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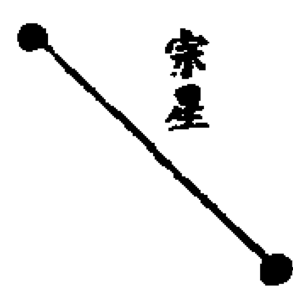


斛四星在北斗南主斛食之事已上諸星並在市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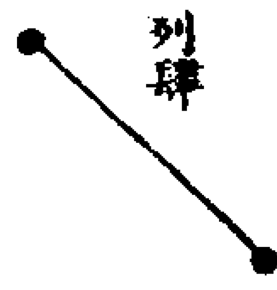


女牀三星在天紀北主後宮生女事侍帝及皇后明則宮人自恣入箕一度去北辰五十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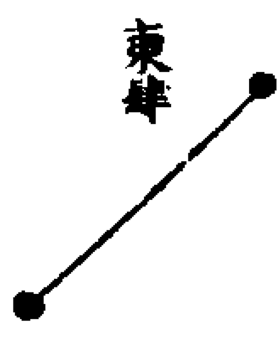
帝座一星在市中神農所貴色明潤天子威令行微小凶亡大惡之入尾十五度去北辰七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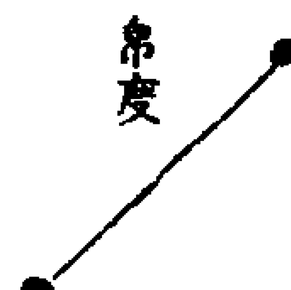
○宗二星在候東主宗室爲帝血脉之臣録星家親族等級星明則族人有序暗則族有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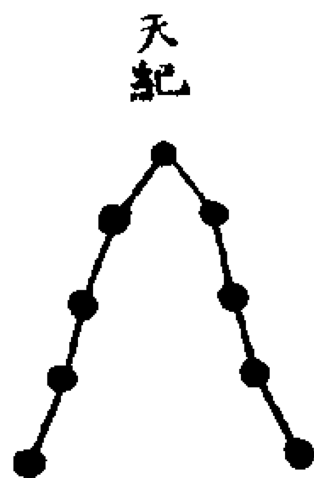
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貨珍寳金玉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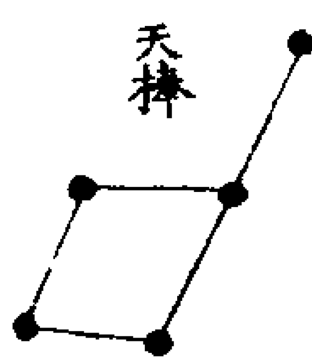
東肆二星在宮門門垣左星之西主市易價直之官



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主平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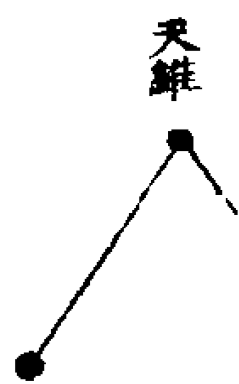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主九卿萬事綱紀掌理怨訟與貫相連有索即地動期二年星一不欲明明即天下有怨恨生亡則國政壞西入尾五度去北辰五十一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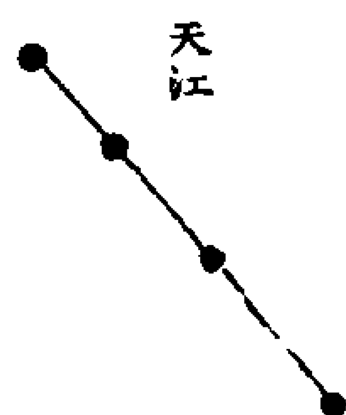


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主忿爭刑罰以禦王難備非常明大有憂微小吉不用明大星守兵起入箕八度去北辰十二度春夏火秋冬水主八風之始一名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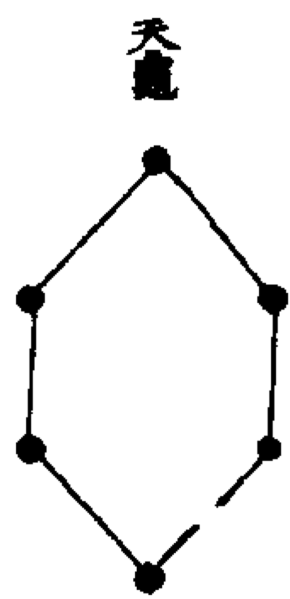
天維三星在尾北斗杓後若星散則天下不微名也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明動大水不禁兵起不具天下津梁不通南星入尾六度去北辰一百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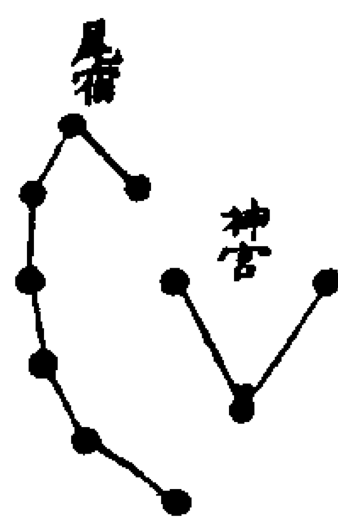


天龜六星在尾南漢中主卜吉凶明君臣若火星守旱澇災入尾卜二度去北辰一百四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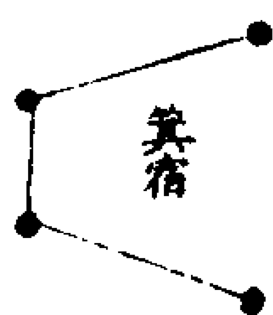


天魚一星在尾河中主雲雨理陰陽明河海出天魚搖暴水災火星守南旱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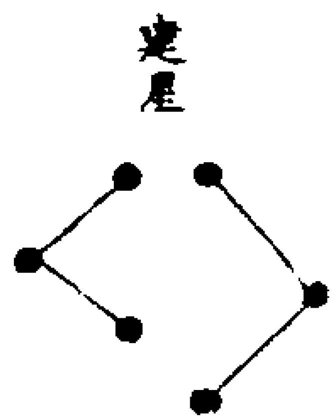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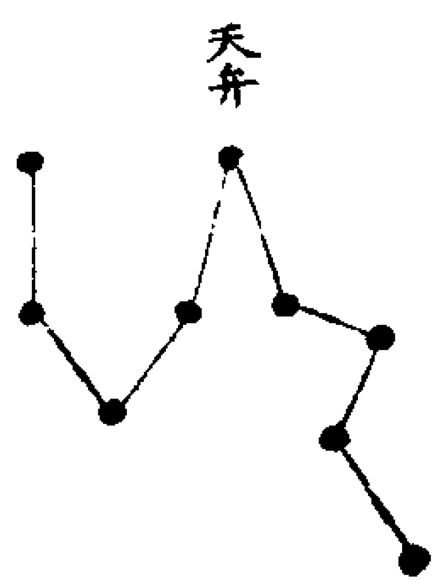
龍尾九星爲後宮第一星后次三夫人次九嬪次嬪妾一名后族水星也二風后三天雞四天狗五太廟皆欲明大小相承則宮多子孫傅說曰一星在第二東二寸小者是長其星明則輔臣忠政聵則陪臣亂邦木星守立太子三十日必后族逆兵妾貴權臣亂國火星守兵相向大臣憂火興水合守箕尾間名九江口必有赦若勝踊折絕者天下亂及旱災土星守多盜賊旱宮有廢黜土入魚鹽貴兵起大將出征土火星金守准上合星入守人亂大臣變易失政水守入天下水災江河決魚米貴客守賊暴貴客入天下大飢荒亂人相食疾疫死寬他方不耕織君子貨衣小人賣妻子日月蝕於尾貴臣中相刑反掌虹蜺背向尾將相憂亂后有喪彗孛行犯貴臣誅內寵亂政幽州定冀遼東等之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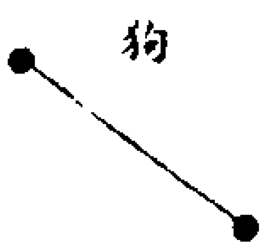
箕四星主後別府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爲相天口后也亦爲天漢九江口主梁在漢邊金星春夏金秋冬土箕后動有風期三日也前二星爲后也箕入河中大飢人相食箕前亦名糠星大明歲豐小微天下飢荒天下無米木守宮有口舌火星守天下飢久守環遶成鉤已大臣被誅火守大水災平溢澤若十月守之大水米倍飢土水二星守萬物不成飢久守兵起或米貴或赦金星入守兵起有赦更主久守風旱防內亂兵起攻政水星守穀不豐入大人憂客守天下大飢米貴十倍人相食流亡他邑不耕織色赤大風雨亂客在南旱計日月五星入之中天下兵起滄州洛陽玄兔廣陵等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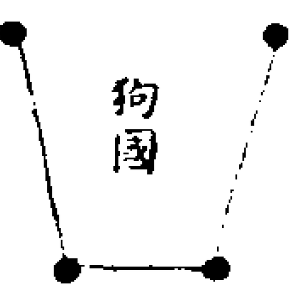
建六星在南斗北天之都關三光道也主司七耀行得失十一月甲子冬至大應治政之宿所起也木星守水災米貴多病金星守萬物不成久惡等守惡水星守人飢㐫星入斗七度去北辰一百十三度



○天弁九星在建近河爲市官之長暗凶無萬○物明大萬物興衆主市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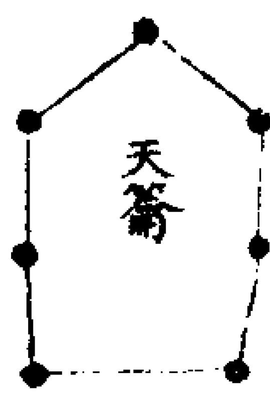


狗二星在斗魁前主卿臣移處卿臣爲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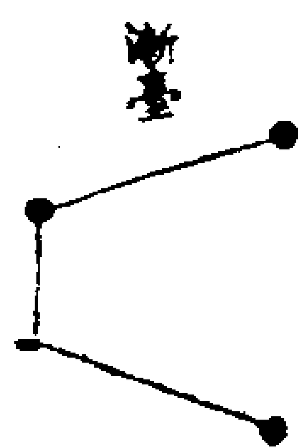
狗國四星在建東南主鮮卑烏丸明邊兵起也

天籥七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關籥開閉明吉暗凶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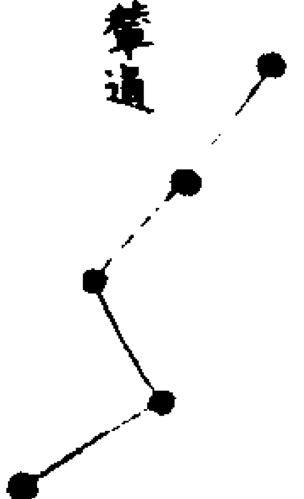




天鱉十五星在斗南主太陰水蟲不在漢中○有水火災白衣食星大人喪火守旱水星即○水災右入斗一度去北辰一百二十七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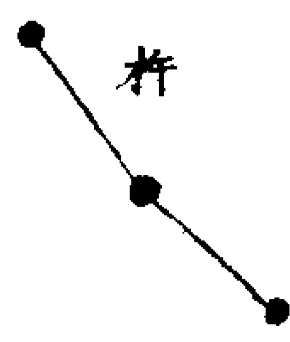


漸臺四星屬織女東足主晷漏律呂陰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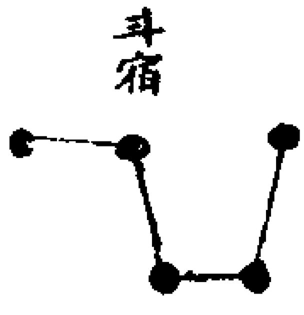
輦道五星屬織女西足主天子遊宮嬉樂之道也

杵三星在箕南主杵臼舂米事星動人失釜甑修田積大飢荒守之天下飢北星入箕一度去北辰一百四十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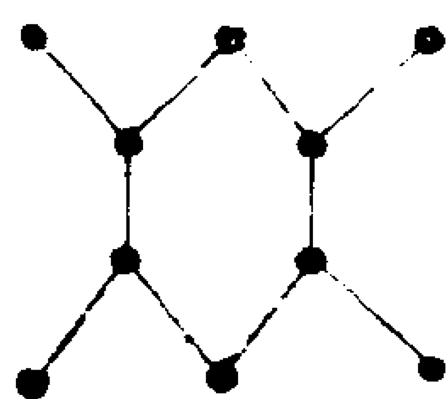
農丈人一星在斗南主農官正政司農卿等之職

○北方七宿三十五星九十八度七十五度五○十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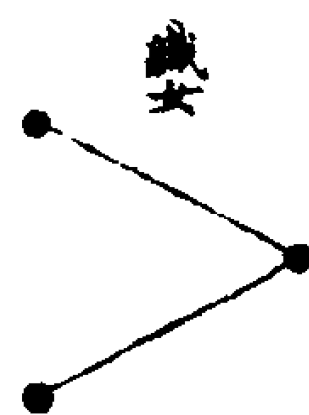


南斗六星主天子壽命亦云宰相爵祿之位巫咸氏云木星春夏木秋冬水一名天斧二名天關三名天機大明王道和平將相同心帝命壽天下安暗大臣失位天下驚芒角動摇國失忠臣天下愁木守六十日大臣增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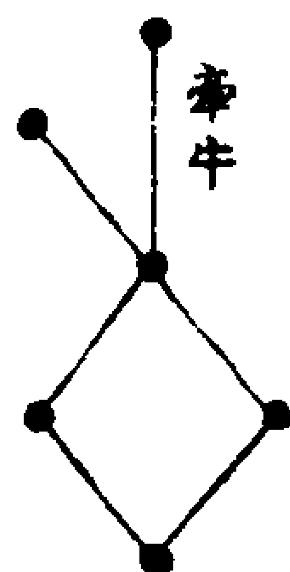
爵祿木逆行入魁中大臣逆久守兵起水災大飢人相食大守國有內變相輔不安兵起火逆行順守者及遠城鉤已將相崩死國災火久守國絕嗣土星守入斗中有王者不用兵弃大位守之九十日兵起水災金星守執法大臣作逆國亂兵起有赦火星金俱入斗中名曰鑠必有臣子逆久留遲火經過速出者禍難速平水星守水災火入斗兵起於吳越人大飢守客有兵絕道卒有大水賊盜多亂喪弟攻兄子殺父或主崩米貴久守國絕嗣客守第二星大水人相食客赤色入斗中兵起軍將死日月入斗大臣失位或被戮若斗中蝕者日帝惡月后惡暈圍斗之人流千里江池丹楊越廬洪地等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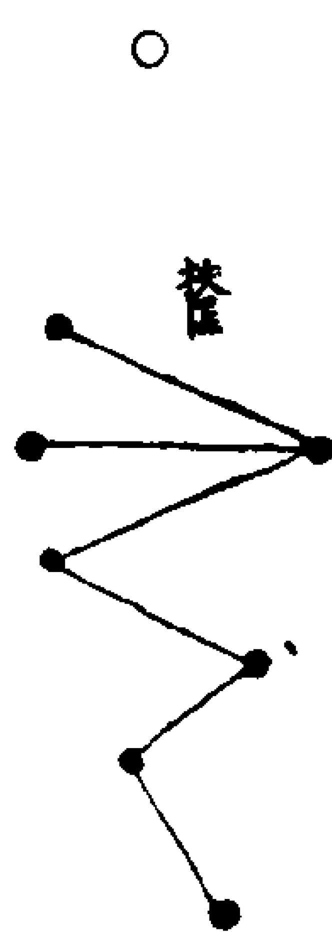
天泉十星在鼈東一日大海住灌溉溝渠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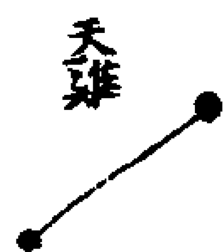
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天女主瓜果絲帛收藏珍寶及女變明大天下平和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功善一星主兵起女人為役常向扶匡即吉不向則絲帛倍貴火星守布帛貴兵起十年乃息公主憂客守絲帛等貴入二十七去北辰五十一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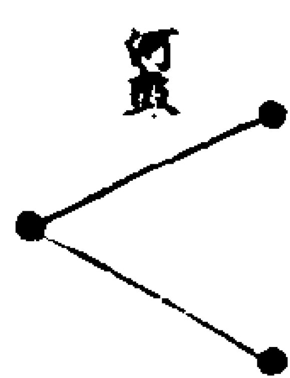
牽牛六星主關梁工異主大路中主牛木星春夏大秋冬火中央大星爲政始日月五星行起於此皆攜星遠漢天下牛貴明亦貴暗小賊入漢中井役死直米穀價牛由米貴失常色牛多死穀不成木星守天下和平久守水災人喉死米貴貴千虎害人臣謀主木逆久守有水道不通火星守老臣逆牛貴十倍人相食兵起將軍死大水災津梁不通土星守臣謀主君有失位臣金星守地氣泄兵起至城天下人多死水守辰星常以冬朝牽牛若不朝來年五穀不熟大水損害客守二十日兵起彗平行牛中兵越有自王者彗出牛中七十日有政更像虹蜺出牛必有壞城臨淮月暈圍牛損小兒災變也八度八月昏中氐中去北辰一百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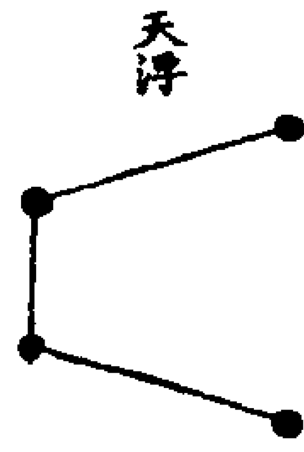
扶匡七星在天柱東主桑蠶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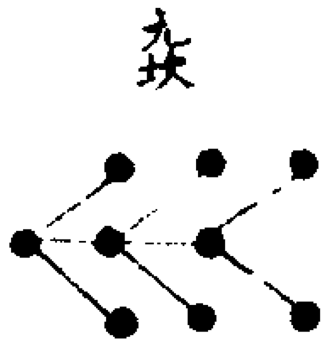
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異鳥火星守兵起土守人飢相食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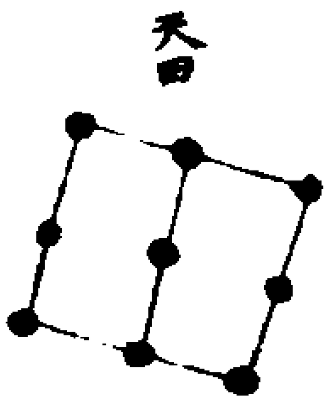
河鼓三星中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爲右將軍星直吉爲羽軍幹能曲即凶爲失計奪勢左右旗各九星並在牛北桃河主軍鼓達者聲音設守險以旗表亡動兵起左旗黑色主陰幽之處備警急之事河鼓有芒角爲將軍雄強百威也



○天浮四星在左旗南北烈主漏刻天鼓若暗○漏刻失時明則得所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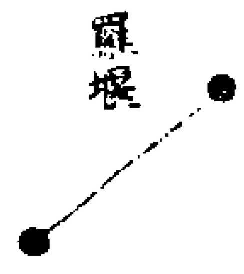


九坎九星在牛南立灌渠水泉流通明災起暗吉五星守及犯之水泛溢西入斗四度去北辰一百二十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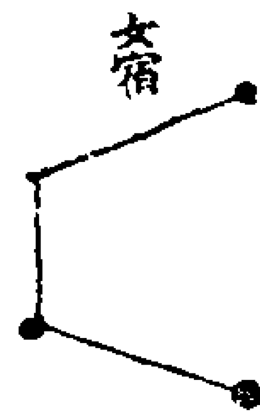




天田九星在牛東南主畿內田苗之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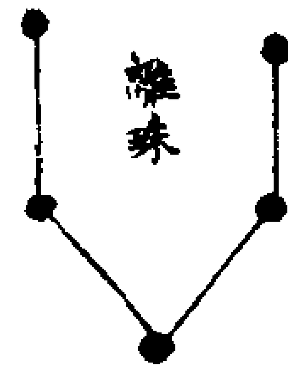


羅堰三星在牛東星不明暗吉大明馬被水淹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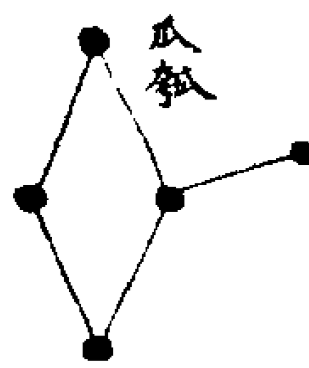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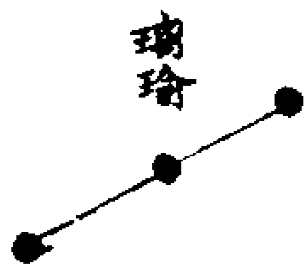
○須女四星主布帛爲珍寶藏一名婺女天女水星春夏水秋冬火大明女功有就天下甚熟小暗天下不足庫藏空虛日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邦憂患木星守歲多水有喜女主人多凍死火星守產婦多死布帛貴蒙土星守人相嫉惡有錢人暴貴有女喪金星守臣下謀主兵起人多死女多寡府藏出珍帛水星守有水災萬物不成布帛貴客守諸侯進妓女布絹貴有女暴貴彗孛行犯國兵起女亂常海西郡婺州台州等月暈國主女死也十二月日在此二月旦中西星去北辰一百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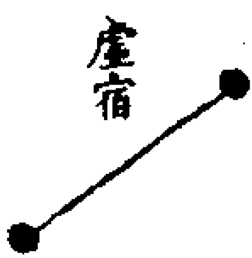
離珠五星在女北主藏府以御後宮移則亂西入女一度去北辰九十四度也



○瓜瓠五星在離珠北敗瓜五瓜南星明大熟○主陰謀後宮天子果園星不具搖動有賊害人木水客星等守魚鹽貴瓜瓠入女一度去北辰七十一度



璃瑜三星在秦代東南列北主王飾衣服



虛二星主廟堂哭泣金星春夏水秋冬金一名玄枵二名顓頊三名大卿亦臨官星軟枕斜上下不比則鄉祠失禮木星守昭穆失序人飢多病木星與土合守名陰陽盃爲大水災魚行人道民流亡不居其處期三年當大旱赤地千里火星守赤地千里女子多死萬物不成有土功役天子之兵久守人飢米貴十倍土守風雨不時大旱多風米貴金星守臣謀王國政急兵起殺人流血水星守旱萬物不成其客守其分有災疫若凌犯環遶鈎巳國亂彗孛行犯久有兵入相殺流血如川凥如丘大星如半月守名天賊爲帝主者奉郊廟以銷災齊州日圍虛兵動人飢

越 鄭

越一星在婺女之南

鄭一星在越星南 趙

趙二星在鄭之南 齊

齊二星在越星南 周

周二星在越星東 楚

楚二星在魏星南 燕

燕一星在楚星南 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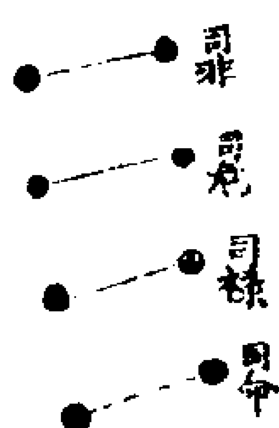
秦二星在周星東南 魏

魏二星在韓星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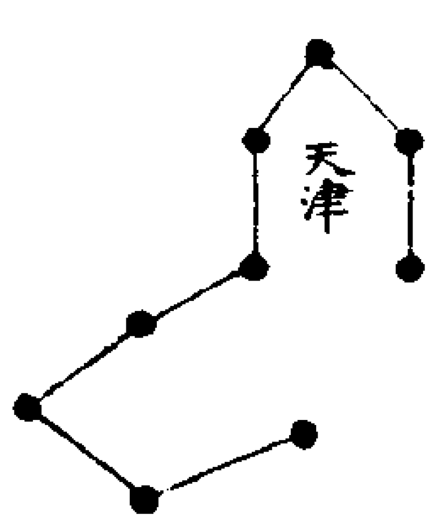
韓一星在晉星北 晉

晉一星在代星北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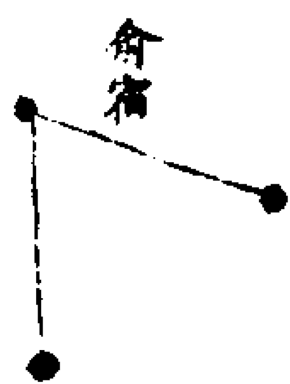
代二星在秦星南
右件星色黑變動流亡五星淩犯則其國各
當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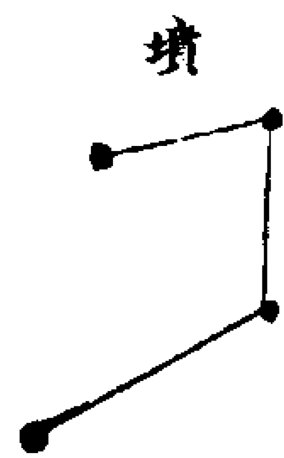
司命司祿司危司非各二星已上在虛北司
祿次司命北司危次司祿北司非次司危北
右各主天下壽命爵祿安泰危敗是非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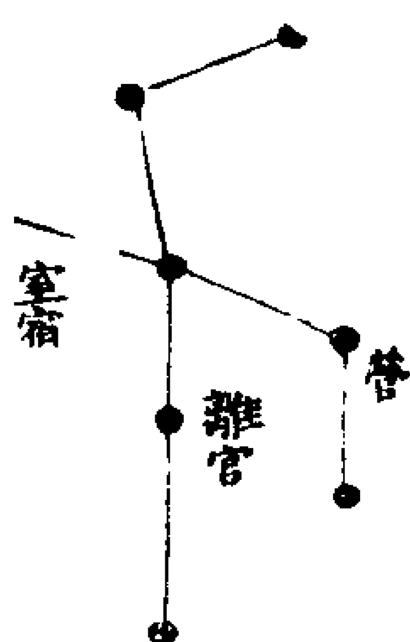
天津九星在虛北河中主津瀆津梁知窮危
浪濟度之官星明動兵起參差米貴星大津
不通三河水爲害星十河溢覆赤氣入之旱
災黄白氣入天子有令德火星守天下大亂
及旱西入牛二度去北辰四十九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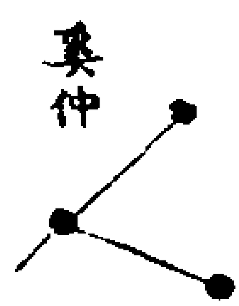
危三星主宮室祭祀土星春夏水秋冬火動
而暗天子宮室土功事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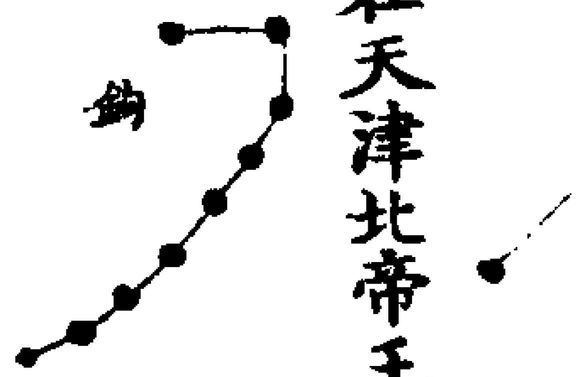
墳墓四星在危下主山陵悲慘事暗失本位
小不見則山陵毀梓宮剗割事也日月蝕危
中主殿宮崩陷大臣殺逆天下作木星守祀
不敬天子別造宮室土火守人多役死不壓
歲儉南方有兵久守東大兵逆國敗政人飢
旱米貴十倍土星守土功起旱損急兵金星
守罷兵將軍喜慶水星皆臣下亂謀敗破被
刑法官有憂國有水災日月五星入天下亂
來年大飢客守國政主王侯事米貴彗孛行
犯國返兵起流星入天下不安近半年遠三
年蔡州太原郡月暈圍色人多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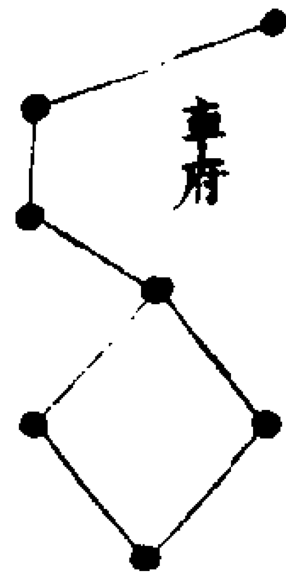
營室二星主雷平粮離宮上六星主隱藏木星
春夏火秋冬水一名宮二名室明國昌動搖
兵出起日蝕室中王自將出征不伏月蝕歲
飢百姓絕種上六星名離宮主六宮妃后位
爲掖來卷若危乘守入城鉤已環遶左右逆
行往來於宮者爲妃后廢黜或主崩后黨被
誅或宮女外通以時占之木星守在南東有
善事北即憂四米貴火星守將軍凶久守成
鉤已者主失官位大臣陰謀憂旱米貴十倍
大臣作逆守經二十日已上至久九十日臣
亂殺君纂位天子惡之土星守主陰造宮室
起土功將軍益封金星守兵革散久守軍兵
滿野水星守水災民爲主欲敗亡候之不出
四十客守有軍出失兵法主民得地人米貴
人散彗孛星出天下亂國易政卒爲績廣政
慧孛犯之前起兵者爲弱亦不守鬬戰必敗
淫衛甘秦州月暈圍室壁下人謀成起謀不
成婦兒多病死者應之時取占之應也



○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帝壬東官之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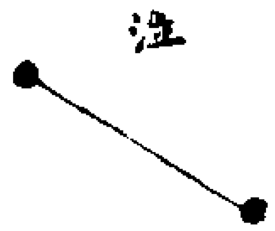
鉤九星在造父西河中星移主地動之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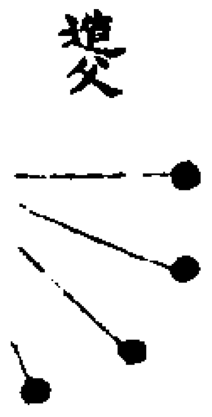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近河主官車之府也○



哭二星在虛南主死哭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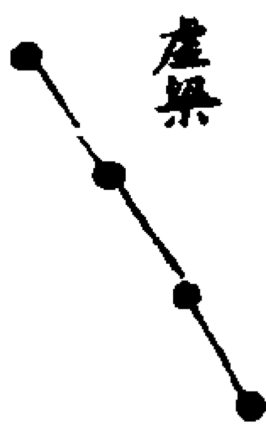
泣二星在哭星東已上並主死悲泣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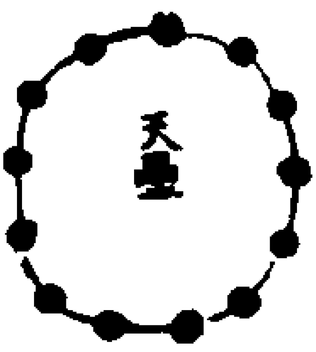
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女之官則馬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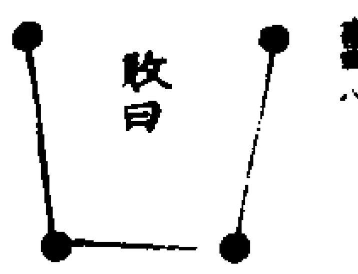
蓋屋二星在危宿之南主宮室之事也



○虛梁四星在危南主國陵寢廟非人居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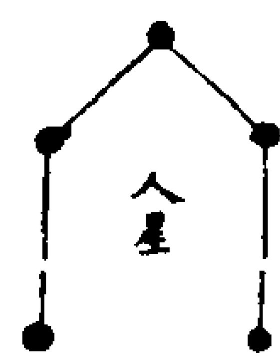


天壘十三星如貫索狀在哭泣之南主北夷丁零匈奴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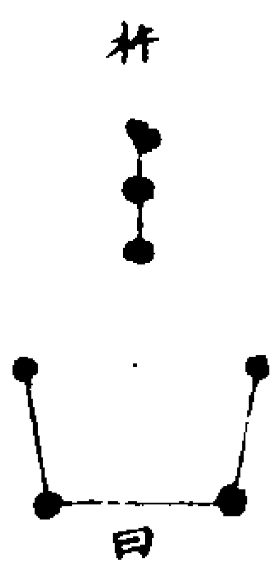


敗臼四星在虛危南主政治如哭泣亡人賣釜甑出鄉宅客守人亂西南入女十三度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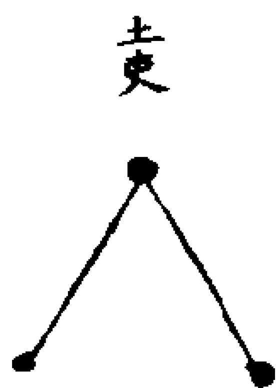
北辰一百三十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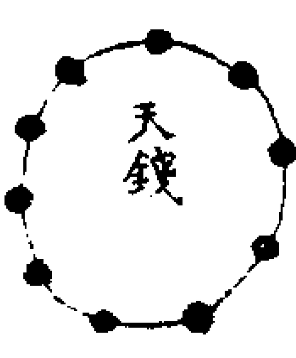
人五星在危北主天下百姓亡官有詐偽作詔勑之人爲婦人凶亂者也



○杵三星在人傍主舂軍粮臼四星在杵下若杵臼不相當軍事飢臼仰歲熟豐傾覆大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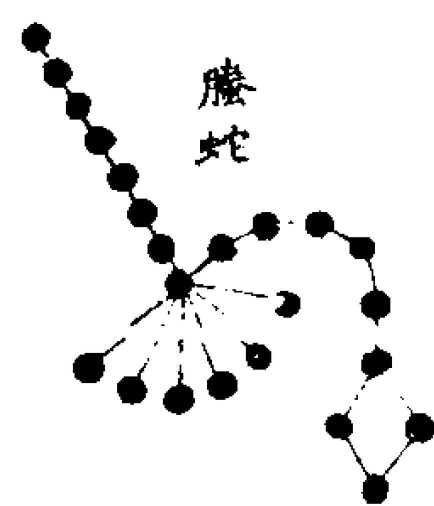


土吏三星在室西南主鋪設司過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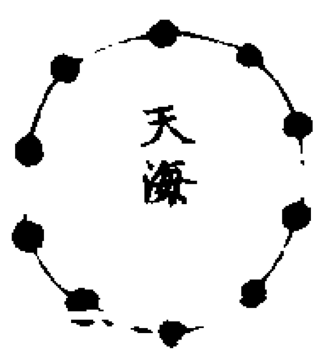


天錢十星在虛梁南主錢財庫聚天下財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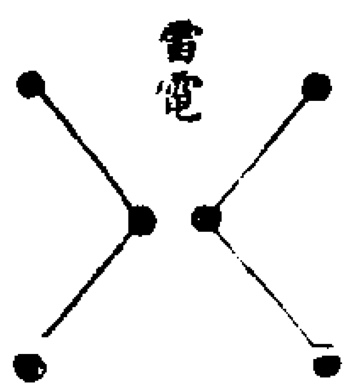
庸調之筆司令左右庫藏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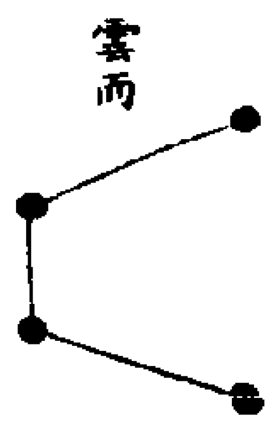
螣蛇二十三星在室北枕河主水蟲晴國安移南大旱移北大水客守水災頭入室一度去北辰五十度也



大海十星在壁西南五星及客守之水涌溢浸溺人邑



雷電六星在室西南主興雷電也



雲雨四星在雷電東主雨澤萬物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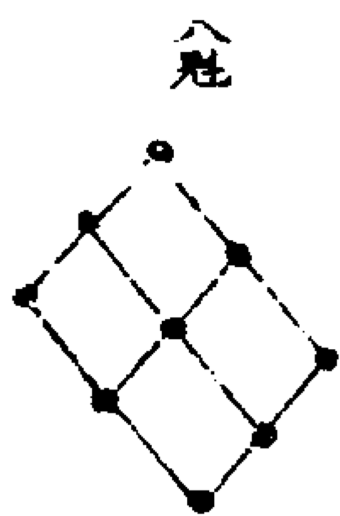
霹靂五星在雲雨北主天威擊擘萬物

北落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西主候兵星明大而角軍兵安小暗天下兵五星犯兵起金水木星守尤甚不土犯吉火星守人兵羽不可固國殘朝亡入危九度去北辰一日二十度

天剛

天剛二星在北落西南主天繩張漫野宿所用也



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主獸之官五星及客守之兵起金火星守尤凶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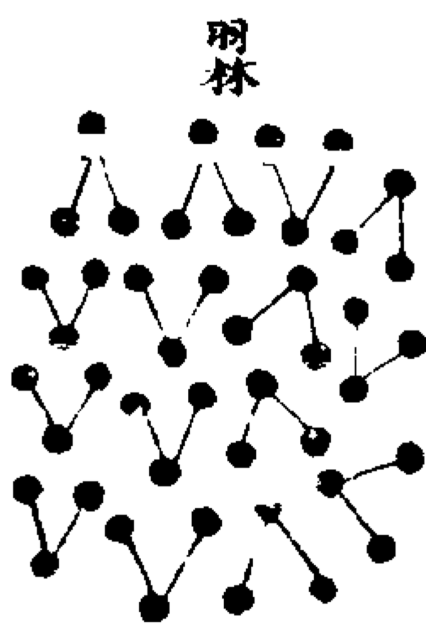


鈇鑕三星在八魁西北一名斧鉞主斬刈亂行誅誑詐偽人暗吉移處兵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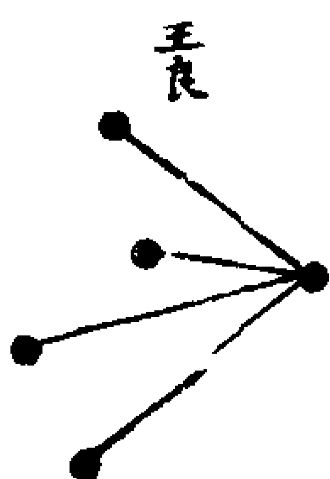


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也土星春夏金秋冬土一名天衡失色大小不同天子將封鄙土而失天下過日蝕壁中國不用賢士失文字月蝕中大臣憂文者死木星守五經仕人被用朝廷與火星守大臣謀君歲旱不熟米貴不顯内外勝政兵起土星守久賢臣國用文章道術興行國君延壽天下豐熟太平火星入中街君崩五日則相葬若不死則流散土星守逆行入壁萬物不成守經九十日已上大兵起百姓亡有立王者金星守天下不通王

者急刑罰有兵大臣憂水守水災道不通客
守多風雨及水災臣下賊王者政刑事內明
通明有政事內清月暈壁其久國亂彗孛行
犯兵起火守火災大廟門天下有兼并者辟
明王道興有君子在位星暗王道衰人得用
武蘭京衛州等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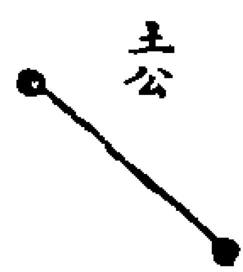


○羽林軍星四十五星壘辟十二星並在室南○
主翊衛天子之軍人安飛將星欲威明天下
安星暗兵盡失西入室五度去北辰一百二
十三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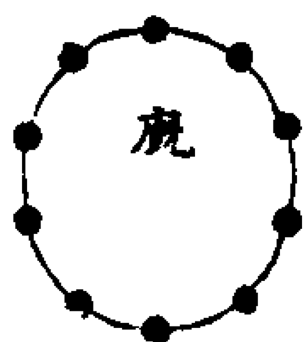


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為御馬官漢中四星
天駟旁一星名王良主疾及路為天橋主急
兵也星不具津河不通移向四方隨方有兵
起也

策一星在王良前為天子僕主御馬一云王良
策馬軍騎滿野大兵起火守良兵起明則馬
賤暗即馬貴西入壁半度去北辰四十二度



○土公二星在壁南主營造宮室起土之官等○
類也



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通占大象曆星經卷下

二經同卷
靈臺經
秤星靈臺祕要經

靈臺經

定三方主第九原缺第一至第八

寅午戌晝生日木夜生木日土
申子辰晝生土水木夜生水土木
○亥卯未晝生金火月夜生火金月
巳酉丑晝生金月火夜生月金火
右件凡晝生看日所在之宮以定之夜生看
月所在之宮以定之而為主也
經云晝生人日在陽宮夜生人月在陰宮為
不背三方主皆得力大富貴之人也若晝生
日在陰宮夜生月在陽宮此為背三方主合
一生貧賤據此論之恐未臻元奧
又四門經云若雖不背看三方三方若在无
力之地或伏留逆行即不可以為有福之人
也若雖背看三方主三方主若在有力之地

或居王廟之宮不可便爲無福之人也然有此論又別無斷定今是以撮其樞要准以爲標䖏有効焉凡論人災福以卯辰巳爲少年時以午未爲中年時以申酉爲老年時若初主在少年時中主在中年時末主在老年時爲不背三主大貴之人也若初主在老年時末主在少年時此爲背三主也若初方主在北面以西爲初年戌亥是也以北爲中年時子時是以東爲老年時丑寅是也如論向背以南方而言之見其向背也若方主雖逆行

○伏留或在王廟之宮但依加減論之方見准的也若初中主在本分地位末主在中主前者其三主減半論之若末主在初主前若在卯北其末主並不論其災福若在卯南者即全力論之其初末主俱不論之也若中主在初主前者居卯北即中主全不論之其初主亦減力論之若在卯南者即初主全不論之以中主言之即中年乃應也若初主在中主後者減半論之若初主在末主地分之後者全不論之更在臨時消息看身命宮主及諸星之力以定貧富貴賤併其星曜力分分雖數以定之凡定三方主遠近先筭壽期長短以三限分之即可定期遠近之災福也以定災福應驗之期也

飛配諸宮第十

古經云以二十八宿定一十二月將從朔日數之以定身宮蓋太陰行度有遲有疾有朓（數了切）難爲約定但以曆筭先定太陰所在之宮便爲身宮以加時所至之宿便爲見生之宿於此宿上有三絕之宿先數七宿爲第一

○絕次數十宿爲第二絕更數十宿爲第三絕凡相去二十五宿也假令畢爲見生之宿即從畢數七至星爲第一絕又從星數十至尾爲第二絕又從尾數十至奎爲第三絕凡爲三絕日得患者難治也　右身宮

但生時諸星曜落在陷宮及五弱之位者若與月同宮即不爲陷緣日月無陷宮故也或若對望夸合見即可減三分之力論之若在本分王廟之宮即全力論之若日木在主大貴有錢長壽大在妨母火在前損日月減即可土在作事多滯宜修道金在好容貌多愁得女人愛慕水在好文心巧有智文在宜官天一在小年近貴人也太一在毒害多災若有瘢痕及蟲傷火燒應之即吉與交同　右身宮災福

紫唐經云以太陽所生之宮宿爲命宮以加時所至之宿便爲命宿亦於此宿上有六害之宿以太陽所在之宿爲第一命宿前數四宿爲第二宿又前數七宿爲第三宿又前數四宿爲第五宿又前爲第六數五宿宿若諸

○惡星押此六宿悉有災厄以星曜之力言之押命宿多災厄押意宿多不稱意押事宿多飛禍押克宿多賊害押聚宿多死亡押同宿多離別假令太陽在婁宿便以婁爲第一命宿數四至畢爲第二意宿又自畢數七至星爲第三事宿又自星數四至軫爲第四克宿又自軫數四至氐爲第五聚宿又氐數五至箕爲第六同宿他皆倣此又都例經云天輪初出地平際卯上星辰爲命宮以次定一十二位所有災福在七強宮中　右命宮

晝生從日夜生從月從東出配之至終如配在七強福禄殊常配在五弱位即福薄仍須以星曜逆順及王廟言之分其分數須看配到之處有何星曜照臨旁合以定厚薄又須看財位強弱助之若晝生夜三方主皆弱

右福德

不以晝夜從財宮主數至財官從東出配之至終看其位高下及有無星曜照臨旁合定之其主是日因先代月因外家木因官長火因兵盜土因奴僕田園水因文書金因妻如已上宮中有善星必因上事成之惡星因上事破之首尾即兵盜破太一如上天一因貴人成之　右財帛位

白日從木至月夜生反此從東出配之善星守之長命惡星見之夭折但見木月有壽若木逆月在同宮未則短壽又惡星剋即夭亡晝生火與月同亦夭亡如土剋日火剋月太一剋木皆減一分之力木月又在無力之地又減一分之力火守西沒減四分之力火守八煞惡死但善見木月減一分之力常以善惡累增損之則得壽長短限得陰範策有百六之會易周有百八之數每一紀為一分之壽即九分有一百八歲也如陰德可延一紀者即一百二十歲如定得分數即餘年餘月餘日尚未知之即取木星餘日以太陽餘日乘之所得以周天分除之所為歲數餘則棄之其周天分除不盡者命以三十除為別本以一十除為歲數令且以十二除之月數不盡為日數則得所之紀餘年餘月餘日也每一紀一十二年此法甚妙更有一法在行年宮篇收之又若生男後三日及九日月至火守處生女七日後月至土守處必主撮口夜生尤甚妙　右壽命宮

晝生從土至火夜生反此從東出配之如是日月木水並好死是蝕神火孛惡死金因女人死土好道死木卒死水冷疾死土腹疾死火見血死蝕神驚怕死孛劫死天一與惡星併藥死又常以申酉二位定之不以貧富貴賤先須看此二位大底不宜見火必主惡死雖大貴亦不免之故李公云火星入宮一度至三度笞死至八度乃刎死至十一度縊死至十四度水死至十七度呪詛死至二十度驚劫死至二十三度蟲傷刑害死至二十六度非橫死至二十八度墜撲死至三十度市死又若火在八煞位角亢水死氐房心狐魅死尾箕蟲傷死斗牛女抵觸死虛危魂寐死室壁水死奎婁蟲傷死胃昴骨鯁死畢觜參駞驢死井鬼柳捕逐死星張馬墜死翼軫蛇豕死十五度必市死又云自南六宮乾位蟲傷井市死北面六度陰謀水火死如火伏在此及身命有木貴而夭亡無金木夭折中年死又一法如筭至某年某月日死者看其火在何宮及看身命有何星曜以此言之即知死之所因也陽宮從師子宮星宿順行數為頭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六度已前皆為陽位也陰宮從巨蟹柳宿逆數為頭至鬼井參觜畢胃昴婁奎壁室危虛七度已來為陰宮也日月木疾病死火見血死土墜死金因女人死水文字死交中朋友死天一貴人害死太一兵盜死不然用兵死　右

死囚宮

從師子星宿順數爲頭至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六度已來爲陽位也　右陽宮

從巨蟹柳宿逆至虛七度已來爲陰位也　右陰宮

晝夜皆從月至第八位東出配之看此位宮辰宿曜言之但火土到此宮即爲災如火土是主星不爲災也即蝕神天一爲災矣又看其下臨何宮位以所併之宮是何宮所臨之○位是何位即言其妨害緣主星在此不爲身○分之災必臨注他人也如行年星曜到此宮亦與生時同論之也若生時即主一生之事若行年如此者即以星曜在此宮月日爲限也　右災厄宮

晝夜皆從日數至第六宮從東出配之以此宮宿所主言之日月主眼目之疾木主風疾火主瘡痍土主腫痛水主冷疾金主嗽疾交中內疾天一心疾太一中惡之疾此乃生時即一生如此行年即一年也　右疾患宮

晝夜從土數至木從東出配之以此位宮宿所主言及看強弱星曜臨照定其吉凶若身命及此宮配在師子人馬磨蝎寶瓶雙女皆主少兄弟如得魚羊蝎蟹即多兄弟如是魚羊人馬夫妻有異類兄弟又從水數至木從東出配之其人剋爲妙配在福德相貌位有兄弟相宜又以火守三方主居土位惡星不剋爲妙中所經歷者星是兄弟數看此位亦如上法即知姊妹強弱也如要知兄弟之數白日看南面之宮有幾星夜生看北面之宮○有幾星是兄弟姊妹之數陽是兄弟陰是姊○妹要知得力與不得力者看其星善惡斷之也　右兄弟宮

晝夜皆從土至金東出配之看星曜論吉凶但妻宮妻位并見金唯不宜見火見即不吉若善星助亦妨惡星剋即婬亂惡聲名敗家風若金在妻亦婬亂若更火即爲娼婦若木見則有二妻得女人之財若日月見得好妻若土見難婚及老幼不等若見水得好妻會文字音律若蝕神妻惡亦妨之見天一得貴族之女見太一得醜惡之妻又須以其宮在高下位定之又從數至日月從金配之約虛虔以行年配至終　右妻妾宮

是婚姻之年也此宮唯忌土火見之必主難婚或以賤爲妻亦少子若土見金又見妻宮妻多病及不具足若火見金妻不良火在金宮金度亦同　右會合宮

晝夜從金至土東出配之若其中有星曜如上斷之亦依妻宮斷之　右夫宮

○晝夜從木至土從東出配之若其中有善星○必生好男女有惡星必主妨害如自東出至加臨所至之宮其中所經歷者星曜是女數如先見陰星首生是女先見陽星首生是男以善星爲淑善之男以惡星爲兇暴之子以伏逆爲傷害也以陰陽星定男女力　右男女宮

晝夜從火至木東出配之如行年上有金木到此必有男女又木到火金元守有子又行年至木金元守火到本元守亦有子又土與金水對少子若金月與惡星同在翻復宮絕

嗣若星在陽宮生時屬陰又在雙女身宮主雙生如增修宮在高位見月即男女易養若金在陰陽宮第二分絶男女主不生養　右生育宮

晝夜從日至木東出配之在有力之位善星臨照即有好男女若被惡星剋之即少子難養有少亦妨之　右男宮

○晝夜從月至金東出配之一如前法善惡星斷其吉凶要知其數看從東出配到之宮有幾箇星是其數也善星吉惡星凶以陰陽星定其男女也　右女宮

○白日從日至土夜生反此東出配之如有善星父貴如晝生日見火夜生土見日日與蝕神同並主妨父也　右父宮

晝生從金至月夜生反此東出配之看星善惡定其吉凶如晝生火見月夜生土見月及月在土下宮皆主妨母日月同在翻復宮又居東方此人父母不同類日三方高父強月三方母強也凡日月與東出宮背又被惡星照此人父母必主離別如金月在土下宮母賤亦惡聲名日官主及三方主在奴婢禍害宮必父賤及無祿也若月宮主及三方主在第六十二毋賤短壽　右母宮

晝夜從官宮主數至官宮東出配之看其高下在高位即為官大貴若在下位即為官卑下如雖在高位主星不照惡星不剋居官而無祿也若在下位主星又照或居王廟則為大官只是不清貴也如木日水天一交首占高位為文官土火金尾孛在高居武常以星力淺深強弱定其高下又以其星是主與不是主及王廟言之又從土至月東出配之為武官從木至水東出配之為文官其高下如上法斷之　右官祿宮

○晝生從月至水夜生反此東出配之唯不宜蝕神太一土火並已與身為仇讎害施恩禍報若此星曜對望旁合同此論之若此星曜在王廟反災為福宜近武勇之人結交得力也若火在小十宮即被人謀害又日被火剋月被土剋並不宜知己也　右交遊宮

白日從月至日夜生反此東出配之此宮所主善星見好修飾見日好道見木好丹見月好釋見火多禮見土好長生之術見金好女人見水好文章見火好武勇見天一好接貴人見太一好姦虛作盜對望旁合見亦同此

右精魂增修宮

白日從相貌宮至精魂增修宮夜生反此東出配之若得牛羊魚磨等宮多情慾如見金尤甚若水在羊蝎火在花樹鴛鴦好男色金月在第四男女俱婬為巫覡若金留與衆通若土木剋則婬於六畜火與金婬常不足金○在第八好男女色火在第九亦同金在獅子好奪人妻妾金在蟹磨有穢行月在張九氐十二十三十四尾十二胃十四井二十四金在奎二參一井十九柳十三氐五斗十三危十一日在室十三翼十三水在井十五翼三氐四火在井十五翼十五角六亢四氐五已上皆主婬穢亦以賤為妻或受他妻為妻其宮若男女宮併即幸於男女也與奴婢併即幸於奴婢也但以所併者必私通之也又金在第七位土火同宮淫惡毒與外人私通不

擇好惡金在官宮月在田宅合取親戚為妻其位高強即吉　右情慾宮

晝夜從水至月從東出配之如在高位好星見得奴婢之力如下位惡星臨之主不得力宜子細定之若惡星守照必婢逆作賊火土首尾見之常有害主之心　右奴婢宮

白日從情慾至水夜生反此東出配之看所臨之位必主事多艱迫也假如臨男女宮即於男女上多致艱迫　右艱迫宮

從天想宮日至月地想宮從月至日此二宮皆業次之分也每宮分為三分即每分十度也此定之其事極繁皆出五行定分經中此乃更不具録也　右天想宮

秤星力分第十一

夫定人災福先以身命宮次以三方主定之若身命宮主不得力但得三方主居好處亦得中下富貴如三方主俱不得力身命主在好位亦得小富小貴木在第三宮與月同俱不為陷又日月無陷宮所到之處皆如福如星曜在五弱之位見日月俱不為陷仍可減力論之如首尾在四正宮為官之人也首多吉尾多凶如太一土火雖為官必患惡瘡致死也若身宮主及方主俱在下位餘星在高位得三分之力若居王廟之宿得六分之力身命主及方主俱在下位居王廟之宮諸星在高位得七分之力若諸星不得力得四分之力若身命主方主在下位居王廟餘星在高處亦居王廟得八分之力若身命主方主居高餘星在下位居王廟得九分之力若身命主居王廟占高位得六分之力若身命主不在好處三主居王廟在好處方主王廟在下之位得六分之力在有力位但身主命主與方主併即未定其災福仍須常見日月即得十分之力每星曜見日月即得十分之力每星曜見日月即加二分之力不見即可減二分力論之星曜在王廟好樂得多少力各不同木在室得八分力在鬼得十分力在人馬得四分之力火在心得十分在斗得六分土在斗得十分在亢八分在虛四分之力金在亢得十分在胃九分在昴八分力在畢六分在室五分之力水在翼十分在軫九分日在星十分在婁八分月在胃八分在昴七分在畢六分在蟹宮得四分力首在星得六分力在軫八分力尾在壁八分天一在女得十分之力月孛柳得六分之力若身命主方主在王廟居強位見日月得十分力若在於本分地位倍之如留又倍之得三十分之力也若在下位得七分之力見日月得七分之力若餘星不在王廟居強位見日月得八分之力不見日月不得力若餘星在高處不居王廟得八分力不見日月五分之力但與主星減二分力論之也凡星曜入王廟之宮不在王廟之度有及與不及至與不至亦須加減是之或向或背亦須增損斷之向王廟之度者為星曜順行其王廟之度在前若星逆行其王廟之度在後即為向也背王廟之度者為星曜順行其王廟度在後星逆行王廟度在前皆為背也又及與不及者為王廟之度在前星行得至其度為及也不及者為王廟之度在前星行不至其度便留留乃逆並為

不及也不至者為星曜逆行王廟之度在後欲至其度而便留留乃復順為不至也得至者王廟之度在後星逆行入其度也向者得及得至者並減二分力論若背與不及不至者並減四分論之若近者王廟之度三日而得至者並可減一分之力論之若在其王廟之宿度即十分論之更若臨本分地位者倍而論之若留守其宿者又再倍而論之若順即為丈逆即為武須在七強之位即大貴也若身命主方主在五弱之位者大貧之人也

○凡言善星被惡星剋者雖是同官須有淩犯即為剋也若惡星在前日月五星不出其宮行往犯之即為災若惡星在後星曜逆來淩者即災甚也若善星在前惡曜逆來犯者災亦甚重矣若星曜在後惡星逆來淩者災尤重也若善星在前惡星在後惡星行疾者不為淩不淩不犯不為災也若七日內有淩犯者即不為離襁褓若日月在高處惡星在下位來剋不為災也若善星與日月在下位惡星在高處來剋必為災也若俱在高處所剋不深若在下位所犯必重也若生時日月交蝕則不具足也若火逆來見日月得善星救則損目不救則撮口死木主重位土主重務金主女人女業水主丈才火主武畧交主兵權天一主服色貴太一主刑殺日主天子月主后妃月在第五多男女水在西沒怕妻火逆非命土犯命少孤宜為道僧火犯命勇猛好殺木犯命有壽金犯命有女人之厄水犯命劣伎能日犯命貴人重彗曜犯命妨妻金性快自用意火性急難侵犯土性厚多仁惠

○水性聰多能解木性仁好梗直日主先代月主外家木為福惠火為官土為田宅金為妻水為藝業土為腹疾水為冷疾火為官事蟲傷金為女人色慾木為風疾水為文學言語

行年災福第十二

但以東出宮為首一歲一移宮直須迴生日後方可移宮常以行年官主言其吉凶若得日為主須候太陽至本王廟官宿之時有喜宜近貴人如行年得為主則月水行疾當以身命主及本主星推之時為主則有非常之喜在順行之時仍須在有力之地木至身命主先有災憂後有大喜若得火為主災在逆伏身命及行年必為災若是主星即看何時至官命及第三第九皆為有喜之時也若得土為主合作事鈍滯多破財病病在逆伏之時也若是主星即合有土地之權須在有力之地若庶人則多錢穀若得金為主看何時到本王廟之宮皆為有喜之時也又常以生時三絕六害之宿定逐年吉凶亦甚準的宜用之也歲星入命主遠行起災位寅上得財

○見貴人丑上兄弟不和子上損六畜或因六畜所損亥上憂子戌上遠行吉酉上主貴子遷官申上平平未上大喜亦妨鞍馬災午上遷官巳上得知己力辰上遠行即吉熒惑入命六十日驚恐瘡腫血光寅上失財丑上得財子上官災疾病亥上憂妻子戌上損六畜奴婢酉上女人口舌妻子血光申上為人謀害未上作事不成午上憂官巳上大吉小人即凶辰上兵厄生時得力不為災鎮星入命夜生災寅上小口破財丑上大吉子上遠行

亥上子孫爭論未上遷官戌上有喜酉上妻患申上大吉午上加官巳上憂小口哭泣辰上破財太白入命爭訟起寅上加衣丑上加六畜子上忌咒詛亥上有疾病口舌酉上逢貴人戌上進財申上女人爲災午上有不測之喜巳上大人舉薦辰上惡人累及天一到處皆爲喜太一到處皆爲災蝕神入命毁謗口舌寅上損財丑上兄弟不和子上父母疾病亥上損子戌上得貴人力酉上損財妨妻申上貴人往來未上百事吉午上先憂後喜

○巳上得貴人接引辰上心不安爲人連累火至三六十一皆喜木至二五七九皆喜若逆入六十火來即死水日火至命皆爲災土至三六十一喜金至三四五十十二皆喜行年至土元守宮災至火元守合有子火土見力減至木元守宮火土見亦爲災至金元守宜婚姻有子至水元守宮土火見有災不見則不爲災至月元守宮火土見災重至日元守宮宜入仕見貴人至土元守宮亦多災日月至土火元守宮土火至日月元守宮土至火元守宮皆爲災重日至金元守喜火至金元守有女人災土至金元守喜土至木元守有官災木至火元守有子火至土元守喜土至日元守災火至月元守破財疾病木至土元守大富得財金至土元守大吉金至木元守因女人破財金至火元守心疾金至水元守因文書喜水至木元守有盜水至金元守有官火至木元守憂公事日月至木元守皆有喜

○右件行年更有細微災福備在諸經此即撮要而已故不盡錄也

靈臺經

秤星靈臺秘要經

明五行之性各異

木性強直火性猛烈土性仁和金性嚴烈水性謙退

禳災星法

人倫經云申酉爲八殺位此位唯不宜見火鄭景純以火在西没故知不令終因以法禳先須淨修一廁常須焚香勿令人往只自己如之作法時即須披頭仗劒立此廁間如一頃刻不逢人即置劒於廁中可以禳之若人

○見之則彼此不免也其時被桓玄見之璞曰與爾俱不免也後果如其言其法不欲匿之秘如金匱經後一行與李筌撰筆斯經卷內收之余恐師巫以爲取資之具乾寧中勘其蹤已去之更不備載今復慮年紀綿邈流落其本故別錄之

禳法

候火星行度來到元守宮分度一如生時遠近度數合於何日符同遂先絶嗜慾自晨居靜室早飯了至日午可裸形仗劒入廁作法

了低聲哭出廁門却入靜室澡浴卧一時看夢寐所見何物必去其禍也可二度爲之也若恍惚與人爲官災疾病者宜用栢木刻如自已之形狀披以已之衣服候火星見自已披髮仗劒呼已名唱栢木形星下連呼僕妾以火焚之然後入靜室端坐存身破財施貧濟之行陰德其木人長三尺二寸其工匠多與錢物勿令洩於外人其衣服象木人長短爲之忌僧尼雞犬見之若土到元守爲災必若第一度到父母妻子疾病死亡失財貴人則坐致流亡但看生時得力與不得力若星○主得力則先吉後災也○

禳法

其法與火同若年下爲災及元守者以已之冠冕衣服令入木竹林下候爲災日月倩人作一竹人形架其衣服冠冕向其星辰下如值陰雨即向廁上作人之形呼已名斷其竹木投諸廁中可去其災亦忌人見之見則不免也

禳火 出九執經 蓋九

使赤油麻七粒赤稻五粒赤小豆三粒赤驢尾七莖赤銅屑少許以緋袋子盛緋線子繫在臂上大吉又若畫其形供養吉又轉度人經及消災經及帶緋頭鬚朱砂即於雲漢日爲之寶命經云乗赤馬著赤衣在身須七處刺出血又刺出赤驢血當火見日爲災時造八角壇於四面四角頭各著四方箭箭上繫四方色續時已身上血并赤驢血與檀末相調瀝於壇上上又以赤油麻油燈五方五盏燈樹皆須赤前來所用袋用緋索子繫在臂○上帶頭鬚吉又九執經云取隨年五果木柴隨年甘草兩數并前功德焚之左臂上帶赤銅釧南壇下置水一甕午上立竿懸赤旛埋赤炭六斤

禳土法

取黑油麻七粒黑豆七粒以皂綾袋子盛之用皂索子繫左臂上能除一切鬼魅邪魔咒詛之災於朔日以黑油麻汁作粥自食少許餘以施貧人及道僧緣土管一切修道人及苦行求正之者布施則大吉不得傷害孝子及老人不宜多作樂緣土好哀哭不好音樂故也又九執經云宜以犁具鏵鐵鑄作一土星眞形長七寸以黑磁甕盛之置於卧床頭安之每於難緩直日平旦時以黑油麻汁瀝頭上經年乃去之如畫之供養亦得以隨年果子供養帶黒色者尤妙咒曰難緩是我君主某臣僕願加祐護次以度災厄然後拜之供養訖自已食之好食酸苦等宜看八陽經帶雌朱燒安息香著皂衣不入惡神廟忌食牛肉忌角器等

○禳闇曜 蓋九

經云以屠宰煞鐵打作釧如蛇形以口銜尾帶左臂上著緋衣忌夜食及黑處行取高岡上土一斗置床下别取黄土一斗煑熟送餵長生鵝鴨食之大吉

禳木法

取白猪毛七莖以白袋盛繫左臂上忌食猪肉不得殺生命又以白銀一兩鑄作眞形供養看經不得入神廟及弔死問病供養一切道人吉

洞微限歌

人生貴賤稟星推限數交宮各有時若遇羅
睺金木曜太陽紫炁月同隨限逢此曜加官
祿限數若逢金木日月紫炁羅睺主喜慶之事火土二星到便危
夜降土星晝火曜三方不是死無疑夜生人土不是
主晝生人火不是主限數若逢立主死此星若是三方主雖有
災傷命不離如夜生土是主晝生火是主限數若逢雖有災難而不至死
家宅不寧因孛至更兼鈍悶恰如癡限數逢著月孛
主家宅不寧身心鈍悶計都夫職人須記若遇奎婁主
轉移若遇計都在雙魚壁宿之時限數若逢主有遷官之喜為在好廟之宿若只在○
室奎二宿主喜慶為好廟即不及在壁婁二宿也首在陽宮為福緊
尾星陰位定災稀羅睺在陽宮為福緊在陰宮為福慢計都在陰宮為
福緊在陽宮為福慢宮中對視三方淨空限凡營事不
期若人限逢著正入并三合對照無星為是在空限主其鈍悶為事不決官祿
上逢空限死四旬六七命須辭若官祿上逢之時即過五
十不得應在四十六七也善星限內逢災忌稱意中亡此
是機若人限數逢好星之數有忌星此人在稱意之中只有災星消
息定若是好限中逢著災星不是忌主其福壽不定消息詳之剋官孛計
限仍知惡曜相參各有時運上逢之何月死
失職中亡請細思若人限數逢著月孛計都之數內有忌星台照此人
失職之中亡也晝土夜熒如是主限逢稱遂轉官資
大陰陽土官尤妙

訣文

星相見職昌位顯王麻詞若人限逢紫炁尤勝他星主領靖緊
之權一限兩星居好廟益壽四年人要知若一限之
中見兩惡曜在好樂合延二年之數即延得四年也凡[illegible]災為福若是逢遇還福慢順行還
福緊惡曜留逆為災緊順行即慢限逢惡曜兩相見為災至
甚並無移若是一限之中見兩惡星為災甚重他皆做此也初入忌
星官宿限身命行年惡曜隨留逆之月為亡
月宮為五弱不須疑若是初入忌星行年身命又逢忌星臨照及在○
弱宮此惡星留逆之月必身亡更不待第二年見災甚也限惡行年身命○
喜好星過時便見危星辰本宮勝餘位七強
宮內福加之五弱添災福力減學者須詳善
惡推此書如後更無妙先賢指定更無迷生
死定人無一失方顯從來學洞微

洞微大數休咎歌

卯十五兮辰宮十巳十一兮酉同式午宮十
五最高強申七未八却在詳戌亥子各四年
丑寅都各五年強假令晝生火在巳午未
申酉並空亡二十五年為盡度不然破敗在
他鄉木在午兮酉上火三旬之七福堂室蝎
在酉前申位盡六旬之六是為殃人生一百
以為準學而細記莫令忘
夫人生以一百為準多有星辰善惡加減其
半以此不及一百從命宮從十五年經歷善
星得其本宮之數歷惡宮切見相對與三合
加減之遇惡即減半善加半法也

○秤星靈臺秘要經

○

廣黃帝本行記 海一

唐閬州晉安縣主簿王瓘進

修行道德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登仙者也時有寗封子爲陶正有神人過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煙氣上下一旦飛去往流沙食飛魚暫死二百年更生黃帝師其道從封子遊於蘭沙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往洹流夕歸○

○滴晉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藍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於流沙之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故寗封遊海詩曰青藍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有務光子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務光自黃帝至夏時常遊民間餌藥養性好鼓琴自娛)有赤將子輿者不食五穀噉百草花而長年(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已二千歲矣)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會通接神人於蓬萊廻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寒門甘泉谷口(在長安北甘泉雲陽)黃帝於是祭天圜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東蒲坂)復周遊以訪其道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㝢驂乘張若謵㝉前導(謵音習㝉舒氏切或作朋昆)閽滑稽後從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莊子以大隗喻大道具茨喻人身言道在人身不在遠求也具茨山在榮陽密縣)○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獨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牧馬童子喻體道之人)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是而已矣又奚事焉(牧馬者志其水草量力衆之治天下者耕而食織而衣庶以樂爲亦何事耳)余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余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余曰爾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余病少痊余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六合內者同於世也六合外者異於世也瞀病風疾也長者體道之人也日車者日新也童子言不恬遊之時與物不攀衆身明行以遺風疾心緒荒狂及遇體道之人聞乎至理衆日新之道與時推移和光同塵波流頹靡外無物累內盡虛忘如此真心瞀病尋愈帝王理天下何異於斯我無爲而人自化)帝曰夫爲天下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牧馬者不傷其性也理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帝留省天皇真一之經而不解三一真氣之要是以周流四方求其釋解乃至圓丘之上其國有不死之樹食其實與葉人皆不死丹巒之泉飲之長生有巨蛇害人帝以雄黃逐之留○

○一時而返(外國記云留九年)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登於風山受三皇內文天文大字(抱朴云三卷)以劾召萬神役使羣靈南到五芝玄澗登玄隴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採若乾之芝(一云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茄之方北到鴻隄上具茨見大隗君(密縣有大隗神)黃蓋童子受神仙芝圖十二卷登稽山陟王屋開石函發玉笈得金鼎九丹之經復受九轉之訣於玄女南至江登熊湘(熊山在邵陵相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受金液神丹之

方聞廣成子有道在空同山（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見之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汝欲問者物之質也汝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理天下雲氣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汝佞人之心剪剪者奚足以語至道哉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揺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愼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我爲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也黄帝再拜稽首

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又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將與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黄帝得道之要復周遊四海車轍馬跡丹井遺墟往往而有（蜀之天柱山有丹井昌利山青城山縉雲山皆有蹤跡永嘉山有丹泉青城山羅浮山有古壇）越玄闕見中黄丈人登雲臺入青城天國之都見寗先生受龍蹻之經築壇于山上封寗先生爲五嶽丈人使嶽神一月再朝嶽神灑六時之泉以代晷漏帝問先生眞一之道先生曰吾得道始仙耳非是三皇天眞之官實不解此眞一之文近皇人爲扶桑君所使領峨嵋山仙官今猶未去可往問之帝乃到峨嵋之山清齋三月得與皇人相見皇人者不知何世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髮纔長數寸其居乃在山北絶巖之下中以蒼玉爲屋黄金爲牀然千和之香侍者皆衆

仙玉女座賓三人皆稱太清仙王方見皇人飲以丹華之英漱以玉井之漿黄帝簡閲既畢再拜稽首而立請問長生之道皇人曰子既官四海復欲不死不亦貪乎帝曰萬兆無主則相凌暴今爲制法足以傳後私心好道遠涉四海幸過道君願垂哀告竊見眞人食精之經徒省其文而弗綜其意看其辭而不釋其事乞得教誨皇人大驚良久乃答曰汝安得聞見此乃金籙之首篇上天之靈符太上之寶文矣白日昇天飛步虚空身生水火變化無常此天仙之眞唯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絶粒辟除萬邪役使鬼神長生久視乃血脉流宣腸化爲筋百災不能傷延期至億千則唯有眞一食五牙之文此二事但使南斗君領録參於太帝捷篇自非仙人四千年一出之約皆不得背科而妄泄也又西王母祕此書於五城之内其外衛備有仙樓十二藏以紫玉之匱刻以黄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華印以太上中章其無仙籍者不得聞知也子未可聽天音於地耳矣便可去也帝

答曰昔已受神丹於玄女唯未受五牙食真之經幸今運會得見道君既不以授生道是臣相命不得度世耳因叩頭流血唯乞愍濟太清三仙王復愍助之曰此子先世有功德及鳥獸故芳氣之流光于帝位何爲隱其真

牙之經乎可教而成之也皇人命帝坐而告之曰汝向所道之經蓋上天之氣歸於一身一身分明了可長存耳夫人有生之最靈也不能自守其神而却衆惡若知之者不求祐於天止於其身則足矣且一身猶一國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理身則知理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消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堅守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審威德所以固其理割嗜欲所以成其真然後真一存焉三一守焉泥丸絳宮丹田三一之宅也子勤守之萬毒不傷漱華池食五牙便爲真仙矣吾受此經於九天真王令以相付存之於口名曰朱鳥之丹取之於身名曰真一勤乎祕哉大有旨曰五穀爲刻命之鑿五牙爲長生之根也帝受道畢東過廬山署九天使者秩次青城丈人比御史主總仙官之籍爲五嶽之監司也帝又封灊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録復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峙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南嶽儲君灊山爲南嶽之副以貳其政以輔佐之乃寫九州山川百物之○形又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帝鍊石於縉雲○之山有縉雲之瑞立縉雲之堂丹丘存焉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今在越州亦名玉笥山爲集羣臣言功之所故曰會稽山）帝又合符瑞於釜山奉事太一元君受易形變化藏於空同之巖帝考推步之術於太山稽力牧者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氣候於風后窮律度於容成教殘傷綴金冶之事畢該祕要窮究道真傳陰符則內合天機外合人事理天下南洎交阯北至幽陵西極流沙東界蟠桃（蟠桃在度索山）

（出山海經）帝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於天下我勞天下久矣息駕玄圃以反余真也（玄圃在崑崙上有黄帝宮）脩封禪禮畢乃採首山之銅鑄鼎象物鼎成以象太一於雍州（虢州湖城縣舊名鼎州爲湖懷縣荆山今曰皇天原是也）其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自生五味真神鼎也遂鍊九鼎之丹服之以丹法傳於玄子重盟而付之丹經藏於九疑之東委羽之山承以文王覆以盤石金簡玉字刻其文（夏禹得其書合丹成道藏於會稽之山張陵得其書合丹昇天藏於雲臺之山也）帝○又以靈寶五符真文金簡書之一通藏於鍾○山一通藏宛委之山帝所鑄劒鏡鼎器皆以天文古字題銘其上或有祕讖之詞焉時薰風至神人集成歷代之志留冠珮劒舄於鼎湖極峻處昆臺之上立館於其下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忽有龍下于庭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此龍有病乃引鍼以鍼龍口中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即愈師皇乘龍而去黄帝聞之自擇以戊午日昇天果有黄龍垂胡髯迎帝帝乘龍登天與無爲子及臣僚昇

天者七十二人其小臣不得去者攀斷龍髯及墮帝弓小臣抱弓而號因曰烏號弓萬姓仰天而呼因名其地爲皇天原亦名鼎湖今湖城縣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而朝奉之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廟而祭之取衣冠置墓而守之於是有喬山之冢在上郡周陽縣有橋山又膚施縣有黃帝祠坊州橋山有黃帝冢黃帝曾遊處皆有祠焉五百年後喬山墓崩空室唯劒與赤舃在一旦亦失去荆山經龍首記具載黃帝居代總二百一○十年在位一百年昇天爲太一君又爲軒轅之星備黃龍之體在南宮之中大禋祭天神軒轅星也○後代享之列爲五帝居中配天蓋黃帝土德中央之位兼總四方也東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神農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爲五方人帝以鎭星爲子上配五老下配五帝黃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之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焉少昊名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母蜀山氏都商丘濮陽

禺強黃帝之胤顓頊之子與顓頊俱得道顓頊爲玄冥禺強爲北方水神顓頊以來以興之地爲號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蟜極所生也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都偃師今在河南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帝玄孫姓伊祁名放勛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濟陰有定陶定州有唐縣都於平陽在晉州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八十八歲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黃帝八代孫濮國有虞城今濮州都蒲坂年百歲得道登遐於九疑之山夏禹號夏后氏黃帝玄孫姓姒名文命舜已八代禹居舜後○而禹爲玄孫何也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年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化生於石紐山泉中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長大能知泉源乃賜號爲禹代父鯀理水三年功成舜以其功爲司徒後禪帝位以此推之黃帝玄孫也殷湯黃帝十七代孫黃帝子少昊少昊生蟜極蟜極生高辛十四世後天乙爲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吹律定姓者殷王也十二在中卷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姓姬以黃帝居姬水帝嚳子逢后稷姓姬也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姒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冠宋鄘白薛虔賁伊祁申屠黃公托跋昌意之子封北土以黃帝土德北俗以土爲托以君爲跋乃以

托跋爲姓黃帝有子各封一國具中卷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子孫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已酉歲至今大唐廣明二年辛丑歲計三千四百七十二年矣

廣黃帝本行記

穆天子傳序　海二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葢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尾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尾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為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起騰以先待輙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為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為獲沒於祗宮為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謚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輸序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卷之一二三同卷

晉　郭璞　註

古文

飲天子蠲山之上音涓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絶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庚辰至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于鈃山之下即鈃山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阿山陂也於是得絶鈃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滹昔秦馳之馳乙酉天子北升于口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犬戎口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絶隃之關隥隥阪也疑北謂北陵西隃西已亥隃鴈門山也音俞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鄘國名音巨肯切河宗之子孫鄘

栢絮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為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一宿為舍乃西釣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將以有事于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特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阿水峯也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屬猶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鶩猶馳也紆音烏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日以為氏河宗栢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夭字也勞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為一束兩今之二丈先白口天子使鄩父受之鄩父鄩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鄩官告將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門大夫聿將六師聿猶曰也天子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榫音驛帗帶帗韠也天子赤帗音弗搢笏笏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搢猶帶也晉音悉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未詳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官人陳牲全五口具牛羊之品曰生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天子

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位載崑崙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口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謀也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旹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哉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珤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昆侖口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昆侖山上事物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珤皆河伯與穆王詢語賜語晦月終為晦言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特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省河所視禮圖曰天子之珤○曰河圖辨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璿珠璿玉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天子之珤萬金口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鹿人之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珤千金大夫之珤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劒牛馬犀口器千金步劒缺步先之劒也犀似水牛庳脚脚為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烝勢騋駿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飭力壯猛也栢夭曰征鳥使翼曰口烏鳶音緣鴟也鶤雞飛八百里即鵾雞鶴屬也名獸使足口走千里狻猊

口野馬走五百里狻猊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邛邛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坙坙距虛並言之耳麇口二十里自麇已上以大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栢天皆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以為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先驅導路也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河宗氏之所遊居伯夭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珍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為之受敕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用伸口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以飲于枝湗之中○水岐成湗湗小渚也音止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成河間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異稱赤驥世所謂駿驥盜驪為馬細頸驪黑色也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為棗騮棗騮赤也綠耳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為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徹止藿猳口黃南口來白皆陵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為御者耿偷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

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鄉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春六時也農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飢寒也百姓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時四時民口氏響口音國何謀於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華也玉華之佩佩之精也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之一○

穆天子傳卷之二

晉 郭 璞 註

古文

口栢天曰口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疑音莫以為殺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口之所主居以說古之賢聖以居爰有大木碩艸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咼口之人居慮古時宇居慮名獻酒百口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鶤鳥之山鶤登甄一名搞天○子三日舍于鶤鳥之山口吉日辛酉天子升○于崐崘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而豐口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符大壯卦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口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嶲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為數爰有萑葦莞蒲莞葱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云莞音丸芋蕡蕡今蕃字音借薰蒹荷也似萑而細書蒹葽葽屬詩曰四月秀葽乃獻白玉口隻口

角之一口三可以口沐乃進食口酒十口姑剝九口亣味中麋胃而滑中糾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口昆侖此以上似說封人林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壯守春山之寶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爲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鵔鸃是也工布之四口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爲犧牲種以三十口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口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孳音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炁弊過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京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峚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口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口始如麕小頭大鼻麕麞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羆熊羆豺狼野馬

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鵰亦能食麞鹿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穄似黍而不粘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即封之於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丌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焉故以語之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口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二十兩爲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褁音罪過之過丌名赤烏人名也曰口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口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女聽女列爲嬖人一名

騰名失一大名下文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口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口黃金之鹿銀口今所在地中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而旋歸甲申至於黑水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膜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濆水穀梁傳曰狄人謂濆泉失名號以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從衆前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裾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是惟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即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口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口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

也爰有口木西膜之所謂口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環佩之屬於是載玉萬隻隻玉為數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息也遊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廣平襄邑縣孟秋丁酉天子北征口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　受其牢至慎貫其牢犧牲也柏夭曰口氏檻口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三六即玉也徐州謂之罌朱三百裹潛時乃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音倚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

○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以祭餘胙賜之溫歸乃膜拜而受溫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鵛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穄麥之所草此字作草下字疑古茂字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寶玉之所口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墳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鵛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可服用者良犬七千調習者牿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口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缺古上下字今夷秋官臭復名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因改名為廣樂池猶漢武改桐鄉為聞喜之類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為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少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口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之二

穆天子傳卷之三

晉　郭璞　註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純疋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山陵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間音諫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顧還也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復反此野而見汝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弇茲山日入所也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銘題之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之山還歸丌口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於讀曰烏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帝天帝也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憂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丁未

天子飲于溫山口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鸓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 已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溽音淑) 乃發憲命(憲謂法令) 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 碩鳥物羽(言羽氄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 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 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 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猶遊也) 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 鳥獸絕羣(言取盡也) ○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口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 債車受載(債猶借也) 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羽為箴百箴為縛十縛為緷見周官) 已亥天子東歸六師口起庚子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口智口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駱二疋(騤騂馬也) 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任守備者) 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口天子北遊于䍽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于天子天子賜之狗𤦲采(𤦲玉名) 黃金之罂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口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 閼氏胡氏(閼音遏) 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 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 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 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𩒹首(古稽字) 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鬲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 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罂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口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犍牛之犍) 天子賜之黃金之罂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

穆天子傳卷之三

穆天子傳卷之四(五六同卷)

晉　郭璞　註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 (昆吾之所食亦此類)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為衣被)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䍃氏之西疆(疆界也) 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䍃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也) 爰有荅堇(祗謹兩音) 西膜之所謂木禾(木禾粟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 重䍃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 重䍃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 㻌瑤(亦玉名瑤音遙) 琅玕(石似珠也琅干兩音) 玪璲旡瓚(皆玉名字皆無聞玪璲音鈐瑣) 玗琪(玉屬也其二音于) 徽尾(無聞焉) 凡好石之器于是出(盡出此山)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䍃氏共食天子之屬(言共言不及六師也) 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 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䍃之人鰥鵛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

叜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筩箭桂薑百𥳈絲縕雕官綶黛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綶黛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口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䣊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以黃木䤸銀采口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巳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口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口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文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四馬為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髭也山海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尨狗（尨尨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𥳈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䮍騮（疑騂䮍字）而左綠耳右驂赤蘢（古驥字）而左白儀（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𦒵𦒵為右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

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當千里行如乘翔）至于巨蒐之人𤢂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益人氣力）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令肌膚滑）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乘及副車者也）甲戌巨蒐之𤢂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為英）僪鎦夢䰄珌佩百隻琅玕四十蕨䞤十篋（缺此紵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口乃賜之銀木䃳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𥳈𤢂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鵹鶪之谷已至于𣿅璽河之水北阿爰有𣽪溲之口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疑騣僳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伯絮觴天子于滦澤之上𣃔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滦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

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坂有長松）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咨）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毛伯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義隴坂過）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音纏）至于河宗之邦陽于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

立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舂山以北截由泹也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口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案山海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言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口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口羝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𩇯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

穆天子傳卷之四

穆天子傳卷之五

晉　郭　璞　註

古文

寶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今平陽濩澤縣是也音濩特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鄭有圃田圃云圃鄭謁告也留昆歸玉百枚留昆國見紀年陖翟致賂陖翟隗姓國也音峻良馬百駟傳曰文馬百駟歸畢之寶畢國名言前取此寶也以詰其成成謂平也詰猶責也陖子鳥胡口東牡夷狄有德者稱子鳴胡名見許男于洧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水之所在音羽美反上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兹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許男不敢辭奉命王還取束帛加璧口毛公舉幣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口也咎氏宴飲毋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爲伯男燕者私會不欲崇禮敬也管子曰伯男無下拜字亦作男谷猶男也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禮記曰反坫出尊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坫上出尊蓋此之類也生之於尊遵使爲酒胜欲以盡歡酬也乃用宴樂言曲宴也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于地周禮三日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口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以爲苑囿地而廣宇之也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也有噴山西至于口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黃口之藪南北五十口十虞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音櫟南虞曰口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口來十虞所口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口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離宮之名也以觀桑者桑採桑也詩曰桑者閑閑兮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口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劉犯桑木仲夏甲申天子口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𪌮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㭬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乃奏廣樂季夏庚口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剔者亦能應節

數彝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鴈來翔也王臣□弋下云王臣諸侯婦姓女姓是婦官也姓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雚雚葦之藪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芟刈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邴鄭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疑井公賢人而隱於博以悟王耽之遊戲也辛丑塞戎不如故進爲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因以避暑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音勒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有道數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爲□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乎葭中葭蘆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命之爲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皋縣是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爾雅曰畋獵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爲太牢奔戎再拜稽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

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盡書于羽林謂暴書中蠹虫因云蠹書也季秋□乃宿于汸畢人告戎告戎難也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豫霍侯舊告覺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藉丘君舉必書藉音籍□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洪範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從失鼓而擊鼓也鼓在地下鳥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以樹梧桐桐亦響木也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廢□使宮樂謠宮樂典樂者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輪也普問切皇人威儀威長也黃之澤其馬歕玉皆諸謠辭皇人受穀殺生也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夫啓亦登仙故其上有啓室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乃□于啓室似謂入啓室中天子筮獵苹澤音餅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爻辭音胄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央不曲撓則戎事禁也祭祀則憙

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紀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愍也曰我徂黃竹□員閟寒帝収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左傳曰經啓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冢宰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恒念之也我徂黃竹□員閟寒帝収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令無田也有皎者駱駱鳥名皎白皃音路翩翩其飛言得意也嗟我公侯□勿○則遷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御皇我萬民□勿則遷居樂甚寡言守一居少樂不如遷土居無求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人也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于遊樂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之帝善射者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縣十里九阪也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過于靈□井公博穆王陞反輒從井公博遊明其有道徵人也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實軨即軨坂也今杜河東大陽嶽傳曰入于實峙嶽陰二青乃次于浢水之陽今之浢津也在河東

河北縣音項脛之脛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五 注五

九

穆天子傳卷之六

晉　郭　璞　註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閒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已巳天子□征舍

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管子曰菹菜之壤今具人呼田獵葦草地爲菹者且於是白鹿一牾𢷹逸出走言突圍出牾觸也眞曰所駕鹿逆獨驚也天子乘渠黃之乘□焉自此已上疑說逆得鹿之獻天子丘之丘謂爲之名號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

□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

○天子飲于漯水之上漯水今濕陰濕陰縣音沓官人膳鹿

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起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乙食於野人處者也癸酉天子

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

廣樂大謂盛作之也是曰樂人亦以紀之甲戌天子西北

□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辭成同姓者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今盛柏爲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

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爲盛姬築臺也

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疊璧戊寅天子東狃于澤

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澤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

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以名澤也盛姬求飲

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日何其給也是曰壺輲壺器名輲音遄遠也與遄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

告病□天子哀之上疑說姬死也盛是曰哀次哭泣之位

次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濮氏亦所在有廟焉壬寅天子命哭令群臣大臨也啟爲主爲之喪主卯下伊扈也上啟疑爲開殯出椎也祭父賓喪儐贊禮儀天子王女

叔姓爲主叔姓穆王之女也音雍崔天子□賓之命終喪

禮今持喪終禮也於是殤祀而哭殤未成喪盛姬年小也內史

○執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冊命者官人□丌職曾祝敷

○筵席設几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几盛饋具饋具具也肺鹽

羹肉也當以音行胾大臠脯棗醓醬清也音移醢肉醬也魚腊

乾魚糗寒粥也韭韭菹百物言備有也乃陳腥俎十二乾

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似槃音堆器雜器皿也曾祝

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進肺鹽祭酒以肺換鹽中以祭所

謂振祭也禮以肺見少牢饋食也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

□祭女又獻女主叔娃叔姓拜受祭□祝報

祭觴大師樂官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策

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文誄賦是也曾祝捧饋而哭

捧兩手持也御者□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

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也佐者承斗而哭佐飲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飲食者衣裳佩口而哭樂口人陳琴瑟口竽竽等上宜作笙竽亦竽屬籥如笛三孔篍今戟吏所吹者筦筦如併兩笛音管而哭百口眾官人各口其職事以哭百眾猶百族也曰士女錯踊九口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謂成踊者也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廬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飲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為之眾宮人各口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口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稽僂出不及葷故收縛之傳三癸卯大哭殤祀而十一○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卿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邦後于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河濟之間共事供給事也韋穀黃城三邦之士輦喪輦謂挽輀車發三國之眾以示祭後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以就車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為棺御也周禮曰喪祝為御禮記曰諸侯御柩以羽保謂在前為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禮記曰日月為旗常亦通名鼓鍾以葬龍旗以口鳥以建鼓獸以建鍾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鍾旗口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

于喪行靡有不備行伍行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哀也擊鍾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為節音節瀰猶低也曰口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位也列諸侯屬子宗屬羣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宮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盛姬之族為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執事也百官眾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為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嬖人王所幸愛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倍之宮官為內○宮賢庶妾倍之庶妾眾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臣人哭于車上御棺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前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猶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三十里為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泆水周繞之也繇音遙圜音員是曰圜阜以號水也曰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書曰武王不豫傳三邢侯曹侯乃即太十二

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曹侯不進再拜勞之問勞之也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于廟謁告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儐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弔異而禮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將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義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令以或襚賵此以上以說賵贈事衣物曰襚音遂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日喪三日于大次傳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葬之物具備壬戌葬史錄繇鼓鍾以亦下棺窆也七萃之士口士女錯踊九口喪下工謂入上昧爽天子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裳裳名也女主叔姓贈用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畫有襚賵之官師羣士號也禮記曰官師一廟井利乃藏藏之於墓所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傳三祥祠口祝喪罷哭十三

辭于遠人〔辭謝遣歸〕爲盛姬諡曰哀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丘人〔爲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㚥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㚥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未詳所云〕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因氏〔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口祥祠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終喪于囂氏〔服闋〕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兩柏之下〔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閒此言念更書藏已〕是日輟己未乙酉天子西絶鈃隥〔即鈃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鈃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鹽池今在河東解縣鹽音古〕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今軨橋西南懸絶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太陽縣〕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六

海三

漢武帝內傳

海四

孝武皇帝好長生之術常祭名山大澤以求神仙元封元年甲子祭嵩山起神宮帝齋七日祠訖迺還至四月戊辰帝夜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侍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昆山來〔昆山崑崙山也〕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尊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清齋不閑人事〔不治也〕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室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榑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録眞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至七月七日迺修除宮掖之內設座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帳然九光之燈設玉門之棗蒲桃之酒躬監肴物爲天官之饌帝迺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門之內不得妄有

寬者内外寂謐靜肅也以候雲駕至二唱之後即二更也忽天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趣宮庭間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復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音乘獅子或御白虎或騎白麏音淳或控白鶴或乘科車羣仙數萬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身長一丈同執綵毛之節金剛靈璽帶天策咸住殿前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古芳切裾也上服容眸流眄莫見切衺視也作盻非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黃錦袷襡上夾下蜀繫長襦也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分頭之劒頭上大華結上花下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眎之可年卅許脩短得中天姿奄藹雲顏絕世眞靈人也下車登牀帝拜跪問寒溫畢立如也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設膳膳精非常豐珍之肴芳華百果紫芝萎蕤華盛貌紛若塡樏上音田下音嫘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甘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索桃須臾以鎜盛桃七枚大如鴨子形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錄核錄留也母曰何謂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過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龢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擊昆庭之鍾又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侍女阮靈華拊五靈之石拊循也石如鳴球之類也侍女范成君擊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其詞曰

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沉靈輿倏忽適下土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冶太眞噓中唱始知風塵苦顧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椿馳騁眄九野

二曲曰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嵯峩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寤少與多撫璈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爲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眞音辭無邪

歌畢帝乃下地叩頭自陳曰徹武帝自稱名受質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羇世累政事多闕兆民不和風雨失節五穀無實德澤不建寇盜四海黔首勞斃戶口減半當非其主積辠丘山然少好道仰慕靈仙未能棄祿委榮棲跡山林思絕塵餌罔知攸向且捨世尋眞鑽啓無師歲月見及恒慮奄忽不圖天顏頓集今日下臣有幸得瞻上聖是臣宿命合得度世願垂哀憐賜諸不悟得以奉承切已之教王母曰女音汝後同能賤榮樂卑躭虛味道自復佳耳然女情恣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其性恣則裂身之車淫爲破年之斧殺則響對奢則心爛慾則神隕聚穢命斷以子蕞在會切爾之身而宅滅形之殘盈尺之材攻以百仞之害欲此解脫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鷃願鼓翼天池朝生之蟲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韻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道戒思手靈味務施惠

和練惜精氣棄却浮麗令百競速游女行若
斯之事將豈無彷彿也如其不爾無爲抱石
而濟長津矣帝跪受聖戒請事斯語眷身之
要既聞之矣然體非玉石而無主於恒烝非
四時而常生於內政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
和液得脩形神靡錯烝既隨宜則竃邑不滯
若使理合其分烝甄居延切寮也其適則形可不
枯宅可不廢昔受道書具以施業之矣遂不
獲眞驗未爲巨益使精神疲於往來津液勞
○於出入歲減其始月虧其昔形亦漸凋神亦○
廢落是微不得所奉於口訣開闔塞於明堂
爾不審服御可以永久者吐納可以延年者
乞賜長生之術暫悟於行尸之身若蒙聖誥
於即日臣伏聽麗天之教矣王母曰昔先師
元始天王時及閒居登於蘂霄之臺侍者天
皇榑桑大帝君及九眞諸王十方衆神仙官
爰延弟子丹房之內說玄微之言因問我何
爲而欲索長存矣吾因避席叩頭請問長生
之術天王登見遺以要言辭深旨幽賓天人
之玄觀上帝之奇祕女今日願聞之乎帝跪
曰徹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
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花之質希晦朔之期雖
樂遠流莫知以濟塗路堅塞所要無寄常恐
一旦死於鑕仲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豈圖
今日遭遇光會一覩聖姿而精神飛揚恍惚
大夢如以涉世千年救護死歸之日乞願垂
哀諾賜徹元元王母曰將告女要言我曾聞
天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
一保爾旅族金瑛夾草廣山黃木昌城玉蘂
○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酢音醋西瑤瓊酒中華○
紫蜜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
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醜濁河七榮
動山高柳北禾玄都之綺華仲濛雲山之朱
蜜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實
宜陵麟膽夾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採
長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眞虹芝
青芝天漢巨草南宮火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
生于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
服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斑龍
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節九孔連
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數
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
鸞之血東英朱菜九節交結太微嘉禾瓊華
腦實流淵鯨眼赤河絳璧北汲太玄之酪中
握二儀之脉雲瀆蘂艾昆丘神雀廣夜芝草
流淵青狄眞陵雷精玄都平蓋左食神元右
閬玄瀨上屈繭圓之金精下摘圓丘之紫柰
鸞水靈蛤八陔赤薤萬歲一生流光九隊有
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下仙之所
○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清九轉○
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炎
洲飛生八石十芝威僖九光西流石膽東滄
青鈠高丘餘糧精石瓊田太虛還丹盛決金
蘭長光綠草雲童飛千子得服之白日升天
此飛仙之所服地仙之所見也其下藥有松
栢之膏山薑沈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
門冬巨勝黃精雲飛赤版桃膠朱英椒麻續
斷萎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
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享無
期上升青天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

羣兒得爲地仙要且録此有階漸尋遠勝也
是以天官遠妙靈藥别品靈無竒挺真仙有
域今不可謂呼吸六炁安在一身灌漑三宫
近出阿庭淺薄其術棄而不爲其大慧者也
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足以精不脱則永久
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不已又復不
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
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游乎十天飛
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内亦駐策衆靈
馬夫始欲脩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
○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
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
思靈實也靈者神也實者精也子但愛精握
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
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炁二年易
血三年易脉四年易宍音肉五年易髓六年易
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易形
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炁口
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挹吞從心
所適炁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

精矣此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説今敕
侍笈玉女李慶孫書出以相付子善録而脩
焉於是王母言粗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
欲去帝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廼止王母廼遣
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母
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
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
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骨
無津液浮反外内宍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
狡亂玄白失時語之至道殆恐非仙才吾久
○在人間實謂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
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肯暫來否若能屈
駕當停相須帝不知上元夫人何神人也又
見侍女下殿仍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
夫人又遣侍女荅相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
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
仰戀光潤係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
劉徹處閑命之際登當顛倒先被大帝君勅
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
便東帝須臾少留帝因問上元夫人由王母

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録
者也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來時亦聞雲中
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女子年
同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
真靈官也夫人可廿餘天姿清輝靈眸絶朗
着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
頭作三角髻餘髪散垂之至腰戴九靈夜光
之冠帶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琳華之綬腰
流黄揮精之劒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
○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之精珍與王母
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
之神女當起拜帝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五
濁之人躭湎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
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常人焉而復於
華麗之墟振根顧無爲之事良有志也王母
曰所謂有心哉上元夫人謂帝曰女好道乎
聞數招方士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
矣而不獲者寔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奢胎
性淫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含於榮衛之中
五藏之内雖鋒鋋良鍼固難愈矣暴則使炁

奔而神攻是故神擾而炁竭淫則使精漏而
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眞離而魂穢
是故本游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
失仁而服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
而外絶五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鉞
雖復疲好於長生而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
損性而自勞乎然猶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
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
慈務矜悉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
務及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亘久孜孜不泄○
○精液於是閉諸淫養爾神放諸奢從至儉勤
齋戒節飲食絶五穀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
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爾今阿母
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霄虛之靈而
詣孤鳥之俎且阿母至戒妙唱玄發驗其敬
勗節度明脩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女
於玄都之墟迎女於昆闕之中位以仙官游
邁十方吾言之畢矣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
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凡頑生長亂
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

神今日受教此迺天也輙戢聖令以爲身範
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元元
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戒言言
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
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
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無忠志則心疑眞
信嫌惑之徒勿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
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
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
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發我閬宮暫舍○
○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
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
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
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
事何必令其倉卒捨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
也但當問篤向之至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
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女用上元夫人至
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帝跪曰徹書之金簡
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卷子小
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邪

不審其目可得瞻盻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
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求請當過以
付之迺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極重豈女穢
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
勸志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
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
海之短長察丘嶽之高卑名立天柱安于地
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靈仙遵
蓬丘以館眞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栖太帝
乎榑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
○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
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
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羣精諸仙王女聚
於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迺因山源之規
矩睹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壠長周旋
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畫
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仙佩之皆
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
親迎女雖不正然數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
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愼如事君

父泄亦凡夫必致禍考也上元夫人語帝曰
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女八會
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
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今雖得其眞
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太陰六丁通眞逭虛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
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
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
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
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
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
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凡闕此十二事者何以召山靈朝地神總攝
萬精驅策百鬼來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
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
濁民不識清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
今當賜與眞形脩以度世夫人今告徹應須
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
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得使已枯之木
蒙靈陽之潤燋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
陳願賜指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
扶廣山見青眞小童有此金書祕字云求道
益命千端萬緒皆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
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請命延筭長生久視
驅策衆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六甲要事唯
守眞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有心可
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焉帝固請
不已叩頭流血上元夫人曰吾無此文所以
相示十二事者欲令女廣尋博求以參眞形
之用耳王母廼告上元夫人曰夫眞形寶文
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
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眞招神此術眇
邈必當須精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
今既賜徹以眞形夫人今當授以致靈之途
矣吾嘗憶昔日與夫人共登玄壟朔野及曜
眞之山脉王子童王子立廼就吾請求太上
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
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
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
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未久而
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告徹篇目十二事畢
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令人主啓顏請乞叩頭
流血邪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
耳此是太虛羣文眞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
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
應用此爾王母色不平廼曰若天禁漏泄犯
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眞者何緣夫人向
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言則漏妄說則
泄說而不傳是謂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也
別勑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
眞形文廼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
仙之信豈復應下授之於劉徹也邪直以孜
孜之心數請川嶽勤脩齋戒以求神仙之應
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
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但有
致靈眞之事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
是矣然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
眞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足以不
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
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明師能授人妙術不能使人必爲何足其隱之也夫人不嘗憶問爲長桑公子請吾求八光揮疾藥玉樹方乎上元夫人有慙色跪謝曰阿環昔初學道於廣都之丘建木丹誠術數未成之時倒景君無常先生此二人蓋太清玄和天之靈官也見授六甲左右靈飛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阿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眞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女受傳女男受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阿環受書已來凡傳六十八女子賢大女郎抱蘭即阿環之弟子也阿環所授者因不可以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眞小童往授太微中元君五帝六甲靈飛遁虛天光左右策精等方凡十二事與阿環所受者同文一無異也青眞男官也未聞復有所授此子先是阿環學入火弟子今正勑取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徹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既勤而獲令知天眞之珍貴非徒茍執術泄天道矣本情如此阿環主臣頗不畢爲阿母眞形之妙靈人傳信天仙寶貴封之金臺佩入紫微廼經行而前衛門大虎却伏抱關出過太清則振身瑶房左邀滄海長揖東蒙右接常陽下盼版桐況彼八海則乘蚪從龍游此名山則衆眞奉迎動有雲輪羽蓋靜可長存永安至術洪矣初不傳地官阿母今廼授於淫濁之尸賜於枯骨之身可謂太不宜矣況阿環有六甲下術唯驅策百靈致日月之華精藏匿形影化生萬物出入水火唾叱杳冥徹視反聽收束千精乘虎豹以驅馳柔月華以長生隱淪八地回倒辰星久視輕身與天相傾耳安得及太上之靈書八會之奇文乎用之眇邈可以游景靈之宫紛紛飈飈登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挹藥醴之觴駕九龍以虛騰落紫鴻而玄翔邪王母笑曰先失自可恕手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勑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來以授徹也須臾侍女還奉八色玉笈鳳文之藴玄光明曜眞華煒煥云青眞小童問訊弟子阿昌言向奉詣絳河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過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廼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如何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輒封一通付徹雖有心求慕實非仙才詎宜以此術傳泄於行尸乎阿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藂林孤魂號於絶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横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眞尊見勑不敢違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誠多惡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剋已反善奉敬眞神存眞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積屢禱名山眞靈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以相掩但自今已去勤脩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鬼窮鬼有破掘之訴

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於是上元夫人離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天向帝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必沉於幽寞必慎其禍敢告

○劉生爾師主是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眞小童之號其爲器也瓌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鑒才爲眞儁游于扶廣權此始運宮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存師君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隕上元夫人祝畢乃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

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第二篇有六丁通眞逌虛玉女之籙

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

第四篇有左乙混沌東蒙之文

第五篇有右庚素収攝殺之律

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

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

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

第九篇有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

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

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眞曲素之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

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凡十二事都畢因復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太陰有潛空之妙遁靈復機之神秋含春挺千眞之生動則寂應成波靜則川陵緬平所以毫末不移浩嶽可傾赫哉太陽之招神策萬靈而驅馳六戊飛而神暢天光因景以揚暉西鄉激電而砰礚東桑空震以成雷蓋陽靈之日丙赫實九天之元威左乙混洞萬物始通陽微其升蒼暉應龍輕雲揚景飈胎潛風神眇集於有宅眞感應而必鍾萬春廻始是爲東蒙右庚素秋歛散聚烝攝萬神而我役白虎動以彭勃少女起而通眞延九天之眄視金精地靈來爲身衛鹹彼邪惡故稱攝殺之律壬癸六遁沉淪無根藏蔽萬鋒移行丘山隱地匿影崩流塞川八術六奇萬勝常全佩我六遁久視長存丙丁入火陵煙雲漢九赤龍書鬱蔚朗煥爾用班符致千靈以朝謁廼由丙神廻丹火以衝散炎光上衝妙乎異觀六辛入金飛害銷磨致日精得陽光之珠求月鬼蕤黃水之華能致八石之靈菌能引扶桑之丹霞酣

○雲蒸於丹庭騰碧川於玄河其用少矣有益蓋多佩此六辛必造我家六巳石精金液流光變化萬端千載軌當佩我六巳易形游行長生畢天無復始終元哉巳書甚要難衝子午卯酉大神四界方面峙鎮八稟十訣降靈之來必由齋祭萬事取成於精慎千神求通於此術知我名字天人可致丑辰未戌地眞之符游行五嶽當用紫書曲素訣辭可以淩虛三五順行與靈同軍寅申巳亥可禳飛灾紫度炎光內視反聽神辭通達六甲杖攝地

司游天踐地與眞不疑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秘慎之焉王母曰此皆太靈羣文並三天太上所撰或三皇天眞所造校定或九天父母眞人赤童所出此輩書符藏之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蘊以蘭簡之帛約以北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諸名眞貴靈下遊山川看林岫以眇視察有心之學夫或告之以道德或傳之以天符諸學道未成者受此書文聽四十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

○者四百年授一人無其人八百年併授二人得仙者四千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千年可頓授二人得眞者四萬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萬年頓授二人昇太上者四十萬年授一人傳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可授而不傳是爲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爲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爲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之者身死道路受土形而骸裂閉則目盲耳聾於來生命凋枉而卒沒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生棄疾於後世復有愆茲罪者則宗斷而族滅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愛爲道者當相親授共均榮辱營守眞一珍惜精液恭養和氣氣全神歸必齊靈會如其不爾天降爾禍此皆道之科禁令故相誡不可不愼然此法宜傳但當以年限齊之爾若使有其人不必須限訖而授之也汝欲授五嶽眞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靈飛左右之符者可傳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靈賓

○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書精明俱如向巾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鎭形元津激氣滄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眞僊節信由兹通靈泄墜滅腐寶歸長生徹其愼之敢告劉生祝畢授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學道符者宜别祭五嶽諸仙眞靈潔齋而佩之令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度相與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尅明正身反惡修善復三年七月更來告女要道也須臾殿南朱雀窻中忽有一人來窺看仙官帝驚問何人王母曰女不識此人邪是女侍郎東方朔是我鄰家小兒也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此桃此子昔爲太上使令到方丈助三天司命收録仙家朔到方丈但務山水游戲了不共營和氣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蛟鯨陸行山崩境壞海水暴竭黃鳥宿淵妨農芸田沉湎王酒失部御之和虧奉命之科於是九源丈人廼言之於太上太上遂謫斥使在人間去太清之朝令處臭濁之鄉近金

○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爲陳乞以行原之於是帝廼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言請粗畢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調清音靈朗玄風四發廼歌步玄之曲辭曰

昔涉玄眞道　騰步登太霞　負笈造天關
借問太上家　忽過紫微垣　眞人列如麻
渌景清飈起　雲蓋映朱葩　蘭宮敞琳闕
碧空啓瑤沙　丹臺結空構　曄曄生光華
飛鳳踶甍峙　燭龍倚委蛇　玉胎來絳芝
九色紛相拏　挹景練仙骸　萬劫方童牙

誰言壽有終　扶桑不爲査
王母又命侍女田四飛答歌曰
晨登太霞宮　挹此八玉蘭　夕入玄元闕
采藥掇琅玕　濯足匏瓜河　織女立津盤
吐納挹景雲　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
璚輪復朱丹　朝發汗漫府　暮宿句陳垣
去去道不同　且各體所安　二儀設猶存
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説　行尸言此難
歌畢因告武帝仙官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
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別去上
○元夫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
微審必得道矣其似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
當可以示之帝曰諾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
而去臨發人馬龍虎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
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廼絶於是帝既
見王母及上元夫人廼信天下有神仙之事
亦有欲去世計數矣而淫色恣性殺伐不休
兆人怨於勞役死者怨於無辜其年作甘泉
宮通天臺長安蜚廉館朝鮮王攻遼東都尉
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八月甘泉宮内生芝

草九莖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聯葉上帝
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大赦天下賜雲
陽都百户牛酒作芝房之歌至元封三年春
作角觝戲三百人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
五畤至元封五年行内守至於盛唐祠虞舜
于九疑登灊山天柱山春三月還至泰山增
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
王元封六年行幸回中作首山宮三月行幸
河東祠后土又先以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
○王母上元夫人下降於武帝王母授帝五嶽○
真形圖靈光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
真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
稱説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乘虛之數
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廼自撰爲一卷及所
授真形經書六甲靈飛之事帝廼盛以黃金
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爲軸紫錦爲幃囊
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戒整衣服親詣朝拜
燒香盥漱然後執省之焉帝自受書已來出
入六年意旨自暢高韻自許云以爲神真見
降必當度世強悍氣力不脩至誠廼興起臺

館勞弊百姓坑殺降卒遠征夷狄路盈怨歎
流血臯城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夫人
之妙誡王母遂不復來也到太初元年十一
月乙丑天火燒栢梁臺於是真形圖者凡四
卷共函燒失王母嘗以武帝不能從訓故以
火災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元封三年七
月齋戒以五嶽真形圖授董仲舒登受帝又
承上元夫人言以元封四年七月齋戒以五
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李少君登寫受此書
得傳行於世者先傳此二君以存矣帝既失○
○書悔不行德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
雲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仰望大
霧覆之不知所在帝愈懊惱其年禪蒿里祠
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仰天自誓重要靈
應而終無感春還受計於甘泉二月起建章
宮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
五定官名協律呂此本王母意也至太初二
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以太初三年正月
行幸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以太初
四年起明光宮改號天漢元年正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至天漢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祠明堂至太始三年五月行幸東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道戶錢五千餘鰥寡孤獨者人帛一匹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祠西王母求靈應征和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清齋祀王母上元夫人求應亦不得還行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改號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秋七月地震湧泉二年春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賜宗室二月帝疾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前殿三月葬茂陵山陵之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過又有芳香之氣異常陵畢於是墳埏間大霧門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二物是帝所舊用者忽出在世間人見其誌告之有司有司詰辭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詣郿市見一人於北車巷賣此二物責素三十匹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名昨來洛市因見詰此二物事實如辭有司以聞二物簿入官遺商人勿問帝未崩時先詔以雜書四十餘卷常所讀玩者使隨身斂於棺內至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所葬之書盛以金箱書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書月日武帝時侍臣有典書郎冉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是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時料以着棺中不知何緣得出耳宣帝大愴然驚愕以書又付武帝廟中其茂陵安完如故而書箱玉杖忽出地外又物尚鮮盛無點污也見之者亦甚惑不能名之矣按九都龍眞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練尸骸度地戶然後廼得尸解去耳按武帝箱杖雜書先並隨身入槨廼從無間忽然顯出貨杖於市書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有如此者乎明武帝之死尚未可知應運靈化又王莽篡位到地皇二年莽使通祭漢家諸陵言符瑞之意使者到茂陵聞地中大噫咤而長嘆者四使者悚怖以聞莽莽曰武帝當恨吾祠祭之晚耳又特更祭以太牢

所葬書目

老子經二卷　太上紫文十三卷

靈蹻經六卷　太素中胎經六卷

天柱經九卷　六龍步玄文七卷

馬皇受眞術四卷

漢武帝內傳終

漢武帝外傳　海五

武帝旣聞王母至言說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並是人跡所不到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俗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帝書記之朔對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跡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涉天光極於是耳未若陵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弃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下臣所識安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下當有奇女天子拜之帝使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帝令開其手數擘之手莫能舒帝於是自披手卽伸由是得幸號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乃產是爲昭帝帝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後至甘泉因幸告帝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終遂卒旣殯不臭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尸唯衣履存焉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武帝至泰山修封禪石閭泰山道士號稷丘君識之者云且百歲而更少封日帝將上山稷丘君乃冠章甫冠衣黃衣擁琴來迎謂帝曰勿輕上山必傷足帝不從行數里石促指折乃止但祠而返

淮南王好學才藝集天下道書招方士皆業神氣能雲雨百姓傳云王能致仙人與遊處變化無常或童子或老人王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嘉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帝怒將誅淮南王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去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帝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名爲淮南王收其方書亦頗得黃白之事然非其要法試之多不驗帝旣感淮南之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矣

齊人李少翁年二百歲色若童子作諸方術皆有驗帝甚信之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後可得昇天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未驗帝漸厭倦少翁又使鬼神方皆驗唯祀太一積年無應帝性急峻甚惑之而少翁愈驕矜帝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藉質從關東還逢於灣亭謂使者曰爲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勞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具言之乃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簡一枚帝疑其弟子竊其尸而藏之乃收捕

驗問了無蹤跡帝大悔誅復徵諸方士更於甘泉杞太一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禮會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帝疑其山精帝令在案上召方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謂帝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帝大驚愈知朔非世上人也短人謂帝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後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帝愈恨又召問方朔朔

○曰陛下自當知臣不得說終已無言帝以其神不敢逼也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祕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爲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謝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公孫卿乃因鄙人平時奏之有札書言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華延年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帝迎日推筭凡二十推百八十歲黃帝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恊臣昧死奏武帝大悅召卿問卿對曰臣受此書於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先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常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得上泰山唯有黃帝漢主當上封封則能登天矣黃帝且與百鬼戰且學仙百餘歲乃得與神通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月鬼臾區尸解而去因葬雍雍今大鴻塚是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是也昇仙寒門谷口是也黃帝採首山

○銅鑄鼎於荊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上龍羣臣及後宮從上龍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帝弓百姓仰望黃帝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號其塚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武帝於是歎曰嗟乎吾誠能及黃帝視去天下如棄土帝祠黃帝塚於喬山顧問公孫卿曰黃帝仙不死有塚何也對曰黃帝仙去羣臣思慕無已乃葬其衣冠非真塚也武帝又歎曰吾後昇天羣臣亦當思慕持吾衣冠葬於東陵乎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少好道初服餌胡麻及朮絶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世傳見之三百餘年後採藥於嵩高山忽見一女人坐山澗中女生知是神人因叩頭再拜稽首乞長生之要良久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者也汝當得仙故得見我我將授汝寶文祕要可以威制五嶽役使衆靈乃出五嶽真形圖以與之并告其施用節度女生道成一旦與親知故人別云入華山中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

○生於華山廟前顏色更少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甚分明也其五嶽圖與王母文正同今得見於世間者豈不由李少君董仲舒及女生得之仲舒臨去以傳欒巴女生初時以圖傳薊子訓訓後傳封君達君達後入玄丘山臨去傳左元放

封君達隴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黃連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又於山中服鍊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年如三十者常乘青牛故號爲青牛道士行聞有病殆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

竹管中藥與服之或爲下針應手皆愈世多得其效驗都不以姓字語人人通識乘青牛因以青牛爲名閑㫪女生得眞人五嶽圖連年請求之女生後見授幷具告節度君達先在人間二百餘年乃入玄丘山中不知所在臨去以五嶽眞形傳左元放元放以傳葛孝先也青牛道士受㫪女生言家有五嶽眞形一嶽各遣五神來衛護圖書所居山川近止者川澤神又恒遣侍官防身營家凶逆欲見傷害皆反受其殃有相謀議已者五神殺凶主皆○亦驗應於夢想又辟除五方五瘟水火之災○可帶履鋒刃此眞形冥心精加奉敬敬而甚於君父每事宜有所施行皆先於靜處燒香啓五嶽君也五君恒書道士善事又司道士之奸穢言人之不正不正者禍身奸穢者禍門是以宜深忌慎之道士帶此文形及執持以履山林者百山地源靈主皆出境拜迎形見光景防護遏惡尊貴嶽形信速我一身鬼神猶執卑降之禮何況凡人而可慢之哉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也少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絶穀遁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經過見少君少君叩頭求乞活安期愍其有至心而被病當死乃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隨安期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江川如此數十年安期一旦語之我被玄洲召即日當去汝未應隨我至彼今當相捨去也復六百年當迎汝於此因授神丹鑪火飛玄之方誓約口訣畢須臾遂乘○龍虎導引數百人迎安期安期乘羽車而昇○天也少君於是還齋戒賣於市商估六國或時爲吏或作師醫治病或時煦債易姓改名遊行處所莫知其有道逮漢武帝之時聞帝招募方士待敬道術而先貧不辦合大藥胃然長歎語弟子曰老將至矣死將近矣而財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錢必不致辦合藥又吾亦羸拙於斯事也聞天子好道請欲見之求爲合丹可得恣意無求不得天子中成者成之不中教者便捨去吾在世上已五百餘年而不爲一權者必不免於蟲蟻之粮矣乃以方上武帝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昇天神仙無窮身生朱陽之羽體備圓光之翼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已遍駕白鴻而九陔立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速有先師安期先生授臣口訣是以保黃物之可成也於是引見甚尊敬之賜遺無數爲立屋第武帝自謂必能使我度世者少君嘗從武安侯飲酒坐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言與其祖父遊射處老人爲小兒時從其○祖父識有此人一座盡驚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少君望而識之曰昔齊桓公嘗陳此器於栢寢帝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乃知少君數百歲人也然視之常如年五十許人面色甚好肌膚悅澤尤有光華眉目口齒似十五童子諸侯王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老更少壯饋遺之金錢無限乃密作神丹丹成未服又就帝求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凡十二事帝以元封四年七月以書授少君到元封六

年九月少君稱疾上表云陛下思心玄妙志甄長生於是招誘道術無遠不至精誠感靈天神斯降自非宿命所適孰能諧合然丹方禁重宜絕臭腥仙法養物仁充蠢動而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寃市朝有流血之形神丹大道未可得成而臣疾與年偕今者虛瘵又不獲躬親齋戒預覩彭祖丹砂之變於此邈矣充師安期先生昔所賜金丹之方而有徵若接節度奉法戒爾乃可修用之焉若鬱砂虹飛玄朱九轉剖六一而流精奪日探霜雪而月光風卷徘徊丹霞騰沸龍虎投鉛錫而黃金克成刀圭入喉而彫氣立反爾乃駕神虬以上昇騁雲車以涉遠當驗此方之神將明小臣之不妄矣乃以小丹方與帝而稱疾困非大丹方也其夜武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武帝覺即遣使者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如朕夢少君將捨朕去矣明日少君臨病困武帝自往視并使左右人受其方書未竟而少君絕武帝流涕曰少君不死也故作此去耳既斂之忽失其所在中表衣帶不解如蟬蛻也於是為殯其衣物百餘日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市者乘青騾帝聞之便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釘亦不脫唯餘履在耳武帝殊益懊恨求少君之不勤也明年栢梁臺火燒失諸祕書妙文也初少君與議郎董仲相親見仲宿有困疾體枯氣少乃與其成藥二劑并其方一篇用戊己之草后土脂精艮獸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華醴龍銜之草亥月上旬合煎銅鼎童男童女沐浴絜清調其湯火取使合成服如鷄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盡三劑落齒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仲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常笑世人服藥學道數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益雖見其有異以為天性非術所致得其藥竟不服又不解從問其方為藏去之而已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又武帝數道其夢悵惜之仲乃憶所得少君藥試取服之未半能行身體輕壯所苦了愈藥盡氣力如三十時乃更信世間有不死之道即以去官行求道士問以方意悉不能曉然白髮皆還黑形容甚盛後八十餘乃死臨死謂子道生曰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懷恨黃泉汝後可行求術人問解之者若長服此藥必度世也道生感父遺言遂不肯仕周旋天下求解此方到江夏遇博澤先生先生曰此乃非神丹金王也可使人得數百年而已耳乃具為說解其方意所用物眞名道生合藥服之得壽三百七十歲入雞頭山中不知竟得道不同時卓元成張子仁吳士昇蔡子盛魏仲明張元達服之或得三百歲或得五百歲皆至死不病不傴面不皺理齒不落髮不白房室不廢此蓋少君凡弊方耳猶使人如此況其上方邪少君當去時密以六甲左右靈飛術十二事傳東郭延以神丹飛玄之方授少君鄉里人蒯子訓者此二人後學道並得仙少君又授子訓崑崙神州眞形也

東郭延字公游山陽人也少好道聞李少君

有道求與相見叩頭乞得執侍巾櫛灑掃之役少君許之見延小心良謹可成臨當去寄以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術遁虛招真十二事授延告之曰此亦要道也審而行之亦昇天矣口訣畢而遣去延遂還家合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寢室中身生光照左右行六甲左右術能占吉凶天下當死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又役使鬼神收攝虎豹無所不爲在鄉里四百歲不老漢建安二十一年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之來迎之比鄰盡見之乃與親故別而辭去云詣崑崙臺臨去先以神丹方五帝靈飛祕要傳尹先生

尹先生諱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以晉元熈元年入南陽太和山中以諸要事授其弟子河內山世遠延先承少君勅初以靈飛術傳薊子訓子訓亦受傳神丹經

薊達字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悟治世俗綜理官無益於年命也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漸久見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禮事少君而師焉少君亦以子訓用心專知可成就漸漸告之以道家事因教令胎息胎食住年止白之法行之二百餘年顏色不老在鄉里與人信讓從事性好清淨常閑居讀易時作小小文疏皆有意義

少君晚又授子訓無常子大幻化之術按事施行皆效曾見比舍家抱一兒從求抱之失手兒墮地即死其家素尊敬之不敢有悲哀之色而埋之謂此兒命應不成人行已積日轉不能復思之子訓因還外抱兒還家家人恐是鬼乞不復用子訓曰但取無苦故是汝兒也兒識其母喜笑欲往母乃取之意猶不了子訓既去夫婦共往極視所埋死兒窆器中有泥兒長六寸許耳此兒遂長大又諸老人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則明旦皆髮黑矣亦無所施爲爲黑可期一年二百日也亦復有不使人髮黑者蓋神幻之大變者也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欲見子訓而無緣致之子訓比居有年少爲太學生於是諸貴人共呼語之卿所以勤苦讀書者欲以課試規富貴耳但爲吾一致薊子訓來能使卿不勞而達書生許諾乃歸親事子訓朝夕灑掃立侍左右如此且二百日子訓語書生曰卿非學道者何能如此書生曰忝鄉里末流長幼之道自當爾子訓曰何以不道實而作虛飾邪吾以具知卿意諸貴人欲得見我我亦何惜一行之勞而不使卿得榮位乎便可還語諸人吾某月某日當往書生甚喜到京師具向諸貴人說此意到期日子訓未行書生父母憂之往視子訓子訓曰恐我不行邪不使卿兒失信當發以食時去所居書生父母相謂曰薊先生雖不如期至要是往也定後日書生歸推計之子訓以其日中時到京師是不能半日行千餘里既至書生往見子訓子訓問書生曰誰欲見我者書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乞知先生所止自當來也子訓曰不須使來吾尚千餘里來寧復與諸人計此邪卿今日使人人盡語之使各絕賓客吾日中當往臨時自當擇所先詣書生如其言語貴人貴人各灑

掃到日中子訓往凡二十三處便有二十三子訓各在一處諸貴人各各喜自謂子訓先詣之定明日相參問同時各有一子訓其衣服顏色皆如一而論說隨主人諸問各各答對不同耳主人並為設酒食之具以餉子訓皆各家家盡禮飲食之於是遠近大驚諸貴人並欲詣之子訓謂書生曰諸人謂我當有重瞳八采故欲見我我亦無所道我不復往便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道到門書生言適去東陌上乘青騾者是也於是各各走馬逐之望見騾徐徐而行各馬逐之不及如此行半日而常相去一里許不可及乃各罷還子訓既少君鄉里弟子微密謹慎思謹道與隨侍明匠將足甄綜衆妙矣

王真字叔堅上黨人也少爲郡吏年七十乃好道尋見仙經雜言說郊閭人者周宣王時郊閭採薪之人也採薪而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噏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唯柱下史曰此是活國中人其語祕矣其人乃古之漁父也何以知之八百歲人目瞳正方千歲人目理縱採薪者乃千歲之人也真讀此書而不解其旨遂搜問諸所在道士經年而遇有解其旨者語真曰此近淺之術也爲可住年反白而已耳乃語訣云巾金巾者恒存肺氣入泥丸中徐徐以繞身身常光澤噏玄泉者漱其口液而服之使人不老行之七日有效鳴天鼓者朝起常叩齒三十六下使身神安又夜恒存赤氣從天門入周身内外在腦中變爲火以燔身身與火同光如此存之亦名曰鍊形泥丸腦也天門口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嚥之名曰胎食行之勿休也真受訣施行胎息胎食鍊形之方甚有驗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充美徐行及馬力兼數人自歎曰我行此術唯可不死豈及神丹金玉之方邪乃師事蓟子訓子訓授其肘後方也魏武帝聞之呼與相見見似年可三十許意嫌其虛詐定校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有少小見真者乃信其有道甚敬重之郗孟節師事真十數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孟節得度世鄉里計真已四百歲後一旦將三少妻登女几山語弟子言合丹去遂不復還真一日行三百里孟節能含棗核以不食至十年又能閉氣不息身不動搖若死人可至百日半歲亦有家室此法是真所習郊閭人之法也孟節爲人質謹不妄言魏武帝爲立茅舍使領諸方士晉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魏武帝時亦善招求諸方術道士皆虛心待之但諸得道者莫肯告之以要言耳

劉京字太玄南陽人也漢孝文皇帝侍郎也後棄世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朱英丸方合服之百三十歲視之如三十許人後師事蓟子訓子訓授京五帝靈飛六甲十二事神仙十洲真形諸祕要京按訣行之甚效能役使鬼神立起風雨召致行廚坐在立亡而知人吉凶期日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得十年到期皆死其不信者至期亦死周流名山五嶽與王真俱行悉遍也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以雲母九子丸及交接之道二方教隆隆按合行服之

色理日少髮不白齒不落年三百餘歲不知能得度世不耳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京語皇甫隆曰治身之要當朝朝服玉泉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也玉泉者口中液也朝未起早漱液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過如此者三乃止名曰鍊精使人長生也夫交接之道至難非上士不能行之乘奔牛驚馬未足諭其嶮墜矣卿性多淫得無當用此自戒乎如京言慮隆不得度世也

漢武帝外傳

列仙傳卷上　海六

漢　光祿大夫劉向撰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眇眇赤松　飄飄少女　接手翻飛
泠然雙舉　縱身長風　俄翼玄圃
妙達巽坎　作範司雨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奇矣封子　妙稟自然　鑠質洪爐
暢氣五煙　遺骨灰燼　寄墳甯山
人覩其跡　惡識其玄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師皇典馬　厩無殘駟　精感羣龍
術兼殊類　靈虬報德　彌鮮銜轡
振躍天漢　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蒸民粒食　孰享遐祚　子輿拔俗
餐葩飲露　託身風雨　遥然矯步
雲中可遊　性命可度

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劍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

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神聖淵玄　邈哉帝皇　覺莅萬物
冠名百王　化周六合　數通無方
假葬橋山　超升昊蒼

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偓佺餌松　體逸眸方　足躡鸞鳳
走超騰驤　遺贈堯門　貽此神方
盡性可辭　中智宜將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鬒鬒容城　專氣致柔　得一在昔
含光獨游　道貫黃庭　伯陽仰儔
玄牝之門　庶幾可求

方回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方回顺生　隱身五柞　咀嚼雲英
棲心隙漠　却閉幽室　重關自廓
印改掩封　終焉不落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眞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爲　而無不爲　道一生死
跡入靈奇　塞兊内鏡　冥神絶涯
德合元氣　壽同兩儀

關令尹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明服苣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　含德爲務　挹漱日華
仰玩玄度　候氣眞人　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　同歸妙趣

涓子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消老餌术　享茲遐紀　九仙旣傳
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　風雲是使
拊琴幽巖　高棲遐峙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　瑞得頳鱗　通夢西伯
同乘入臣　沈謀籍世　芝體鍊身
遠代所稱　美哉天人

嘯父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

嘯父駐形　年衰不邁　梁母遇之
歷虛啓會　丹火翼輝　紫煙成蓋
眇企昇雲　抑絕華泰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師門使火　赫炎其勢　乃豢虬龍
潛靈隱惠　夏王虐之　神存質斃
風雨旣降　肅爾高逝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紂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旣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

務光自仁　服食養眞　宾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沉　虛無其身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

異哉仇生　靡究其向　治身事君
老而更壯　灼灼容顏　怡怡德量
武王祠之　北山之上

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

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

遐哉碩仙　時惟彭祖　道與化新
綿綿歷古　隱倫玄室　靈著風雨
二虎嘯時　莫我猜侮

卬䟽

卬䟽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錬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林枕焉

八珍促壽　五石延生　卬䟽得之
錬髓餌精　人以百年　行邁身輕
寢息中嶽　遊步仙庭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黄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勤　何求何取
遯影介山　浪跡海右

馬丹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府正獻公殺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廻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馬丹官晉　與時汙隆　事文去獻
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　從禮迅風
杳然獨上　絶跡玄宮

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輙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穀城妙匹　誦達奇逸　出生入死
不恒其質　玄化忘形　貴賤奚恤
暫降塵汙　終騰雲室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

接輿樂道　養性潛輝　見諷尼父
諭以鳳衰　納氣以和　存心以微
高步靈嶽　長嘯峨嵋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

木可爲羊　羊亦可靈　靈在葛由
一致無經　爰陟崇綏　舒翼揚聲
知術者仙　得桃者榮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

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靈妃艷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珮虛擲　絕影焉追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御桂　心虛志遠　受業師望
載潛載惋　龍見越鄉　功遂身返
屣脫千金　與道舒卷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琴高晏晏　司樂宋宮　離世孤逸
浮沉涿中　出躍赬鱗　入藻清沖
是任水解　其樂無窮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寇先惜道　術不虛傳　景公戮之
尸解神遷　歷載五十　撫琴來旋
夷俟宋門　暢意五絃

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妙哉王子　神遊氣爽　笙歌伊洛
擬音鳳響　浮丘感應　接手俱上
揮策青崖　假翰獨往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識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周客戢容　泯跡泥盤　夏服重纊
冬振輕丸　作不背本　義不獨安
乃眷周氏　祐其艱難

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

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雙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寥寥安期　虛質高清　乘光適性
保氣延生　聊悟秦始　遺寶阜亭
將遊蓬萊　絕影清泠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偉哉桂父　挺直遐畿　靈葵內潤
丹桂外綏　怡怡柔顏　代代同輝
道播東南　奕世莫違

瑕丘仲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惶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

瑕丘通玄　謫脫其跡　人死亦死
泛焉言惜　遨步觀化　豈勞胡驛
苟不覩本　誰知其謫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蕭綷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醇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紱晨征　莫知所萃

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

上蔡任光　能鍊神丹　年涉期頤
曄爾朱顏　頃適趙子　縱任所安
升軌柏梯　高飛雲端

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　鳳雀舞庭　嬴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

人禽雖殊　道固相關　祝翁傍通

牧雞寄驩　育鱗道洽　棲雞樹端
物之致化　施而不刊

朱仲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輙去不知所之云

朱仲無欲　聊寄賈商　俯窺驪龍
挪此夜光　發跡會稽　曜奇咸陽
施而不德　歷世彌彰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黄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韜奇含靈　枕石大華
餐茹黄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指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爲稷丘君立祠焉爲稷承奉之云

稷丘洞徹　脩道靈山　鍊形濯質
變白還年　漢武行幸　擕琴來延
戒以升陟　逆覩未然

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黄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黄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黄散實近於神焉

崔子得道　術兼秘奧　氣癘降喪
仁心攸悼　朱旛電麾　神藥捷到
一時獲全　永世作效

列仙傳卷上

列仙傳卷下

漢　光　祿　大　夫　劉　向　撰

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赤須去豐　爰憩吳山　三藥並御
朽貌再鮮　空往師之　而無使延
顧問小智　豈識巨年

東方朔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詼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　混同時俗　一龍一蛇
豈豫榮辱　高韻沖霄　不羈不束
沉跡五湖　騰影暘谷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為弋廟闈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　廓符授鉤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仇
委身受戮　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倏若電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驂螭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

遂與桂俱去云

主桂同窺　道士精微　玄感通山
丹砂出穴　熒熒流丹　飄飄飛雲
宕長悟之　終然同悅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陽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曄朝華　仰吸玄精
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横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趣
上挹神泉　肅肅清廟　愔愔二間
可以閑處　可以永年

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虆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

殷女忘榮　曾無遺戀　怡我柔顏
改華標蒨　心與化遷　日與氣鍊
坐臥奇貨　惠及孤賤

谿父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

谿父何欲　欲在幽谷　下臨清澗
上翳委蘀　仙客舍之　導以秘蘇
形絕埃塩　心在舊俗

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蹋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朞年復去莫知所之

山圖抱患　因毀致全　受氣使身
藥輕命延　寫衰墳柏　天愛猶縹
數周高舉　永絕俗緣

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

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横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谷春既死　停屍猶溫　棺闔五稔
端委於門　顧視空柩　形逝衣存
留軌太白　納氣玄根

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陰生乞兒　人厭其黷　識真者稀
累見囚辱　淮陰忘吝　況我仙屬
惡肆殃及　自災其屋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婉孌玉姜　與時遁逸　真人授方
餐松秀實　因敗獲成　延命深吉
得意巖岫　寄歡琴瑟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

子英樂水　游捕為職　靈鱗來赴
有煒厥色　養之長之　挺角傳翼
遂駕雲螭　超步太極

服閭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黄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矣一旦髡頭着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

服閭游祠　三仙是使　假寐須臾
忽超千里　納寶毀形　未足多恥
攀龍附鳳　逍遙終始

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為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賓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躕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

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竒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歳輙止懻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商丘幽棲　䱉積妙術　渴飲寒泉

饑茹蒲朮　吹竽牧豕　卓犖竒出

道足無求　樂兹永日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寗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寗先生毛身廣耳被髪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宫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寗主祠秀

拊琴龍眉　以道相符　當與訟微

匡事竭力　問昭我師

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

安公縱火　紫炎洞熙　翩翩朱雀

銜信告時　奕奕朱虬　蜿然赴期

傾城仰覿　迴首顧辭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澒錬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髪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顛㝠　發秀戎巴　寓跡神祠

澒錬丹砂　髪雖朱蕤　顏暐丹葩

采藥靈山　觀化南遐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歳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装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三靈潛感　應若符契　方駕茅狗

蜿爾龍逝　參登大華　自稱應世

負局先生

惠君不端　會之有惠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輙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輙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絶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端　披褐含秀　衒兼和鵲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絶岫

欲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眞人之業可度敎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寢瘕　福祚相迎　眞人投藥
三屍俱蠲　心虛神瑩　騰贊幽冥
毛頳髮黑　超然長生

黃阮丘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年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

葱蘢巖嶺　實棲若人　被裘散髮
輕步絕倫　含道養生　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　告徧下民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丸蘊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鉤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鳴呼子安云

陵陽垂釣　白龍銜鉤　終獲瑞魚
靈述是修　五石溉水　騰山乘虬
子安果沒　鳴鶴何求

邗子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使便還與成都令喬君喬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邗子尋犬　宕入仙穴　館閣峩峩
青松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響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

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没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産母震驚　乃要報了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駟宵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玄俗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日中看實無影王欲以女配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質虛影滅　時惟玄俗　布德神丸
乃寄鹿髓　遁發河間　覩寵方渥
騰龍不制　超然絶足

讃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土者動静言語應效相通有自來矣天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爲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蟜問涓子曰有死亡而復云有神仙者事兩成邪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内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栢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泥黄精白符竹翣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彫見斯其類也何怪於有仙邪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黄録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寗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尚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列仙傳卷下

續仙傳序　　海八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撰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況史書不長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於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愧積習自幼及長凡接高尚所説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於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于野剩當中和年兵火之後墳籍猶缺詎有秉筆紀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録其事分爲三卷兼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仙者哉

續仙傳卷上

飛昇一十六人內女真三人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絶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玩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間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内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絶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椿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廻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顔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苒苒而去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巖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謂之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存焉）勤苦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趂孺子異之乃尋逐入苟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苟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苟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澤挈歸煑之而孺子益薪著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峯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峯爲童子峯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墅頗好道務行陰德爲善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繿縷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之精潔醸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寢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顔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合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升耳清泠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猫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陶溷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

愈欣然又常好手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爲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後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遂無變動謂之虛詐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微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吁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堦前湘曰汝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前皆若叩磕謝罪遂作羣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絶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二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睢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廻去入門坐僧必能下床僧廻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

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趂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獨子走趂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内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廻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列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取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傴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

○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鈎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劒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勑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塜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爲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覩筆蹤者笑莫不歎其

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盧江間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拚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蕪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抻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爲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進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白鸞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臥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颸颸然指庭間草木颭颭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蒜肉必五斤以蒜虀一盆手撮肉畢即飲酒二㪷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暴尫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璘方懼祈禱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

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軿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賣藥翁

賣藥翁不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秪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茅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景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潤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棲擭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輙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一瓶盛之傾藥得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暴及施人有疾者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帥具以上聞廷議欲息兵授造以為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得丹劍而囚鏁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為失所去奢聞神仙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香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纔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旦歸觀中傳說以為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輿軿幢幡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逈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嵋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五岳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為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感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易洩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遂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處敬終五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感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睛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里傍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爐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綠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處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廻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皐奏之○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於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而拘之以禮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

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慊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爲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絶俗李言亦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女也玄靜即當去矣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誡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蔚滲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以齋潔修淨爲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蔚滲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迴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蔚滲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絶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眞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蔚滲家及隣里悉以爲妖狂夜聞室内有人言話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霧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軿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別言語蔚滲馳報逍遙父母到猶見之已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歎

續仙傳卷上

續仙傳卷中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

隱化一十二人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説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迴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脱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帢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脱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令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内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閹人宮妓呼帢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帢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眞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須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内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漬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

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從夜無可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儀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日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爲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聞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待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濟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多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歎此仙人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

賓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眞人居煙嶺迷高跡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飃化遊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嫗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桃甚美須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嫗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令人採樵或有見其嫗身衣藤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衆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携手登樓以酒為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是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罨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為地仙矣

劉䁪

劉䁪音潛小字宜哥瞻兄也䁪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䁪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驟學道士曰能相師乎䁪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䁪山棲求道無必巾裹䁪遂丫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䁪與瞻俱讀書為文而䁪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䁪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尓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䁪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會昌七年及第暈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被請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䁪顏貌可二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為逐臣悲喜不勝䁪復勉之與

尒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瞎曰可復修之否瞎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尒今惟來相别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話平生隔濶之事一夕失瞎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李玨

李玨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玨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玨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玨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玨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玨出相節制淮南而玨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玨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玨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内有李玨字長二尺餘玨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玨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玨驚復問非玨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玨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　及聞於玨乃以車轝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玨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玨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玨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玨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玨日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

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烹之擣蒜齏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枻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鬃角雲鬟又四人黃冠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鬃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多破矣一與酒與侍者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核非人間之栗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渢渢素奉道召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歎曰此誠眞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以詰所貫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葬矣王渢具以奏聞詔稱其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休然可交食栗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袪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痁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見者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羣書能文樸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至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爲布衣對曰不爲世徼徼亦不

訖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趍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黄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兖陵主帥田頵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兖陵有耆老為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頵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粟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絶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丈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為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絶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聞田頵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許吳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劒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黄衣緑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閲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噀水則雨流原野搽地則雷鳴轆轆手畫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徉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為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大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搽地便鳴從地底發轆轆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復更發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颼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燮之寃庶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徐釣者

徐釣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

難到直上三清卻不逶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松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詁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叟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秪是入口便愔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為南安都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輔已皓首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逼傳秘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續仙傳卷中

續仙傳卷下　　海十

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編

隱化八人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澹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

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官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鑄含象鑑震景劒進之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錫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眞焦靜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良師也靜眞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眞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眞皆有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眞降駕今爲東海一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塟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眞秘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眞系等行於世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爲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飜涌水霹靂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爲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爲饋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爲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饋饗吾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災不帖者斃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芝傳云曹德休西晉大史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閭丘方遠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却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爲禪宗顏子以此爲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為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巖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籙於天台山王霄宮葉藏質真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佯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隱瑤吳郡凌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會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轝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灊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于方外郎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籙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迥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遥遥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擊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聞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詣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徐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回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

人涉水面而去不見師道回山東十餘里遥
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
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
師道深山自行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
曰尋蔡眞人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
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
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過夜山林深黑
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
眞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
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
○曰絶粒多時却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
復有數箇黄磁合主人曰合内物可喫任意
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潑喫及喫
氣味頗異於常茶火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
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
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
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
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
人家悉是崖險乃回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
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
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
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
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饑渴易能久留
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
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
人所在師道悲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
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
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觀衆道
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虫獸甚多人罕
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
○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
○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
道知有蔡眞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
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眞人亦隱此
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
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
自嘆異駐招仙觀修鍊餘年後以親老思歸
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斸藥或逢虎豹
見師道則垂耳摇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
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
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
欽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
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
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
爲汝母矣此蓋宿度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
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眞人蕭侍郎皆隱玉
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
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
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
笥清虚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
○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
○顔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
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
精勤慕道徧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
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
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
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
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
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虚觀境土社
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

爲小有洞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刼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徃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床席小鐺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髽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曰紫芝在九疑山若徃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尔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廻俄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到清虛觀矣衆道士皆驚曰何一去七日而返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與師道共

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廻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秘要真訣地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恭洞府其間疑義不可究也後南遊到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有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遂如通修言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仙稱紫芝教之以疑義意乃醒焉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三十餘年每焚化即以二蔡彭謝真形像貌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覇有江淮聞師道名跡蓑其道德獲於軍庶繼發徵召及至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恳禱福水旱無不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實大帝之介君也遂降褒美爲道遣太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鄭德匡王虔韵楊匡翼汪戹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繹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

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道中有秦吳齊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徃事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焉羣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郄懇切也然師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適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蘼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我適爲○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爲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有真靈所集奄然言別而化弟子歛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弟子葬其衣冠爾後數十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丫童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徃耳所在多宿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見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

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絶世思望神仙皆然其後將二十年問政山屢有雲鶴呈祥盤旋竟之歙之鄉里親族以爲師道之還故鄉若今威華表之驗也弟子范可保數十人復發所藏衣冠遷歸于問政山之陽狀列羣情聲以上聞乃降詔曰詢諸贈典繫乃彝章啓有厥由于何不舉淮浙宣歙管内道門威儀逍遥大師問政先生爲國焚修大德賜紫聶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眞風對鶴不羣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勲○

○匡國之初早冒贍敬眷言道行寔冠玄關雖昇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懿益隆於寰宇況教門一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廻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息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自王戲歸歙涉江山千有餘里朝行暮止皆有雲彩映野鶴聲響空若迎引隨覆及問政山三日而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疾病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

○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鏁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花常聞能開頃刻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蘂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值賓會次主與賓趍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絶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

敬事之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習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實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在甘露寺爲衆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迥好黄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内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厚遣家童迴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方巾破幞頭冬則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枕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爲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悰之子爲○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寮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别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離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有唱

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嶽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愔

○羊愔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兒恍為台州樂安令而愔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模搨驗之乃是李陽氷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煖乃舁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螢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可食之得仙愔覺饑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遠遊冠雲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愔歷堦遍拜之咸曰有仙骨未得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頃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愔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相詰晝夜不停或以紙三二百張書之頃刻皆徧文字人莫之識愔讀之悉是文章道俗好事者依口録之實亦清詞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一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又二年不喜百合唯飲水與酒三年後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始衣布褐人或問之三年無師何以學愔曰凡所為者非自能皆神人教之後乃往樂安省兒一日而別又往天台亦一日而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入委羽山而去

○續仙傳卷下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序

鹹一

白海瓊先生曰晉抱樸子作神仙傳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緩一千六百為續仙傳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為集仙傳宣和間考古校今述所得仙者五萬人謂之仙史盛矣哉　太上無為之教也每覩超俗至士潔己高人或孝子忠臣或烈婦貞女傲節於清虛之地游心於玄妙之鄉欲隱晦以韜光慕超凡而躋聖故乃嚼渾沌握洪濛餌日月之精參天地之化澡心而浴性養素以存真探虛無以為立鼎之根基究妙有以為煉丹之藥物鉛升汞降賴水火以烹煎虎躍龍騰仗陰陽而制伏故有金翁姹女之號黃婆丁老之名是皆修煉之秘事昇玄之密旨也太上垂教字曰金丹得人則傳誓盟授受其始也煉精為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以至羣陰剝盡體變純陽身外有身胎仙變化方曰丹圓九轉法契大成以至積陰功而至三千修德行而逮八百太一符召移居蓬島之間上帝詔徵飛步大羅之境其次功行則四種尸解百變神遊更且師資有殊有分修習不一或念經持呪飲水吞符或存思運用嚥津服氣或餌草木之藥或烹金石之丹萬法千門總歸一道所謂處處垂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然惟內煉金丹該括萬化如遵正路如水朝宗故凡尸解飛昇莫不由此超度方其修煉之時也忘世榮華甘心寂澹灰頭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雨眠或松餐而澗飲或和光而混俗或厭世而避塵散處山林徧遊湖海宴息洞府涉覽世途其庸輩凡流輕耳賤目者以告稚甲以諭乙此貧道人也此丐子流也近之者轉身覩之者回盻其有能尊而事之者幾希有如貴宦者恃圭爵以為高富豪者懷金貲以為重其笑而恥為之似者紛紛皆是矣及其潛功外修精心內煉乘雲馭氣策空駕浮名紀上清身栖碧落則旒冕屈尊而下拜金紫仰慕而驚心吁吾於道又何損益哉惟我

元始天尊在昔大浮黎土寶珠說經都竟天人廓散十方當此之時道浹羣黎恩霑萬有茂開劫運啓迪真風逮至

無上道君

太上老君繼演斯玄迭振其化暨我

昊天上帝符曆開極真道凝虛梯級羣仙陶冶萬類白日飛昇之士尸解神變之人自古迄今益盛而益隆也愚者一介渺微苦躭玄學欲希度世頗厭俗紛嘗覩儒家有資治通鑑釋門有釋氏通鑑惟吾道教斯文獨闕白海瓊先生之所謂傳所謂史皆不見行於世間因録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跡究其踐履觀其是非論之以大道而開化後人進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務遵至理不詫虛文但真仙玩世顯少隱多其所留名百不逮一且傳記行藏每有聞見之先後蹤跡變化難以次序而鋪舒是故不可例世間作史編年紀事論也如得一名真仙證道須是詳審校定嚴行筆削不敢妄書庶幾剖判仙凡垂名者貫人間天上普見愚衷惟萬劫至人上士鑒之焉編成名之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臣趙道一再拜焚香謹序

傳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況神仙狡獪或亡氏名變氏名不可知如張子房傳黃石公即赤松子赤松子即圯上老人圯上老人即四皓四皓即東海君東海君即力士人自不悟當時若非此一老人變化豈有平沙曠野能自蔽弁蔽力士又豈有路傍兵革間有四老同處爲上所知而人無聞焉從是而推八公能老能少眇道士遽如許遽如許皆意生身一一不足怪又從是而推真誥所稱聖賢忠孝文人才士古今一氣有隨化而無誠死蓋天○地一人之身也吾天地之身也嘗欲教班孟○堅人名表譜軒轅以來得道之士雖有精有麤有真有僞然此爲天仙此爲地仙此爲栖隱如此而修煉成如此而服食效如此而無成與不幸可師可慕可警可懼不得於其萃則得於其類如趙文子冠而受教如諸菩薩一時對佛說法至言滿眼諸門洞開要爲有益於無窮無量非特記姓名事迹而已古瑞趙全陽高士乃能會聚劉子政葛稚川至近年諸書罷精竭力朱窠細字如蟲蝕葉不可爲萬計雖傳聞所傳聞異而大畧具是矣予因是又見北方所謂作者皆不爲詭怪方伎與不可知而自不可及殆真教也有蠹魚者不可謂知然得仙字食之如髮人者得其髮食之亦仙全陽寤寐是間食仙也多矣非直蟫比也儻得其一髮足與老仙共傳敬哉吾題是集爲顧將軍人物點眼凡質已飛復欲疑武陵人云我則不暇甲午五月廬陵劉辰翁書

自昔得仙者皆云名應圖史此圖史在天上○地下名山洞府不係世間度人經言元始說○法始青天中十方無極無量品至真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曰無極曰無量曰無鞅數衆正猶佛書說三世十方河沙數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諸佛菩薩欲人人而注名姓字之竹帛殆不堪紀更生列仙始赤松終玄俗上不及黃帝稚川神仙始廣成至封君達下不及晉代沈玢續仙謂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真誥載楊君筆受地下主者謂有職位粗相識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如此散著無限數也要知玄間有仙籍人間有史籍人不能知仙仙不求聞於人故數目懸而詳畧異耳浮雲山道士趙全陽著仙鑑編纂詳考訂核可謂仙之董狐矣抑余有疑焉稚川傳淮南王八公事甚偉謂漢史祕之可矣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鴻寶枕中書誦之以爲奇及著列仙乃擯淮南八公而不列江鄉間相傳旌陽事迹焜燿耳目及考真誥載諸許真胄家世譜系諱行伯仲羣從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玉斧獨一語不及旌○陽名不挂譜真誥作於梁距東晉不遠未應○墮史之闕文良可爲怪今全陽所紀劉安許太史風績相望於列仙真誥得無間然否若天真列聖玄間地位已在經藏若存之仙鑑之目反似挂一漏萬一一具述不可勝書全陽筆削閒試重思之閼逢敦牂歲三月中澣中齋叟鄧光薦書于本一庵

舊見儒家有夫子禮文史四明斤之曰尊之乃所以小之此考亭所以於白鹿洞亦不欲塑夫子像止於祭時設位也然夫子世系竟

未有過而問者此止齋老因覩復實録重爲儒教感也淳雲山道士趙全陽編仙鑑可謂能人所不能者敢問夫子非海上廣桑山主宰邪此載之韓滉傳列之金籙無位者君重遺之何也豈君所編施仙名存者即孔門三千之徒而夫子之尊固已隱於辭之所不及邪噫塵塵刹刹玉皇身總入無邊明鏡裏請以斯語爲君賛云

進表

臣道一言伏以大道無爲先天地之始真仙垂教亘今古以同爰自三皇以前世代綿邈結繩爲政無文字之可稽逮至伏羲氏始立書契後世則而效之而歷年滋多竹簡湮没太古之事後世十不得聞其一人心不古深可歎也賴有太上之化身歷世出而闡教是以世降俗末之際猶存還淳返樸之風不亦偉歟臣道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

太上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陛下真常湛寂智慧妙圓作三界之師尊總十方之玄範永弘至道無量度人臣不揆愚昧採摭經傳所載得上聖高仙真修實行之可紀者編爲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一部于以公評論於道德于以揭仙聖之範模用顯真宗賛揚大化將貽先覺遠詔方來但真仙住世每隱景潛形變化莫測留名於傳記者百不得一焉請以淺近之見爲陛下陳之謂如三清之境十方諸天海上神山海外五嶽天真上帝真人神王威如雷霆明如星斗皆莫不有攸司而度人經所謂十方無極無量品至真大神無鞅數衆有非人世之所能盡述今據真經所載前列高真上聖數位以舉綱維其次羲農軒三皇之世得真仙名於世者數十人以顯天人交通之始自三皇以降雖真仙脉絡傳授接踵於其間然多尚隱逸不立文字其聲迹亦間聞於人今自歷五帝三代得真仙名於世者幾百人然亦不能究其出没變化之詳盡逮至殷周太上復化身下降大道闡揚故自歷秦漢三國大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朝中間垂教立法莫盛於此然而洞天福地朝市林泉或和光同塵或隱形韜迹有傳記之所不能盡載耳目之所不能周知所得真仙名於世者幾千人而已外如世人之感遇或飛仙下降或神仙戲遊隱姓潛名倏忽退邁者多不與筆所編者特真仙躬行踐履之接於人之聞見者爾然而綿歷今古編載豈無差訛臣賦稟凡愚述作豈無謬戾伏冀陛下察其微悃念其嚮慕而肴覽焉然後頒付人間以爲方來證真仙子之監戒此臣區區之至願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所以編成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謹奉表陳進以

聞臣道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小兆臣趙道一上表

仙鑑編例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修撰

一首列三清上帝五老高真自爲五卷並用引經爲據舉其大綱以示敬天尊主之象名曰通鑑通鑑外紀其體道通鑑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末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捜之羣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而成間或芟繁摭要不敢私自加入一言庶可示信於後亦竊比述而不作之意

一修仙有五等煉丹有三成既以證真妙用莫測只得渾融而書之難以分別異同優劣高下

一諸仙傳載飛昇沖昇上昇昇天登天輕舉沖舉昇舉飛舉登真昇真尸解解化昇化羽化隱化示化示卒示終等例並照元傳書之不敢改易

一真仙修踐有合於道德五千言者間立論斷歸美以示崇尚道德之貴後之學者宜取則焉

一是書編次難以攷覈年代故揭其大略次序而已其有博學之士能考究者幸刊而正之

一辨資治通鑑年譜差誤考周之世厲王在位三十六年周召共和十四年總五十年今通鑑年譜乃作厲王在位四十年共和又五十年則是總九十年而差加入四十年在內世豈有大臣輔少主居攝五十年而方歸政之理只據劉恕作外紀厲王亦不曾有四十年而書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乎彘即不曾有共和五十年之說此作年譜者之誤也且周之諸王享年有差互增減乃總其享國共九百二十七年考之乃是周之世差加入一循環甲子在內五十四年在周六年在商因而所排甲子紀年並差又據劉恕外紀論斷亦準三統歷紀西周東周共八百餘年未嘗有九百餘年之說又可見後人作年譜差誤分曉自周上至唐堯元年諸家所載帝王紀年雖有不同而不曾外加入一循環甲子在內姑寘勿論下至秦元年起方與諸家所載紀年同

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成其中年月用謝觀復作混元實錄中年譜亦欲效資治通鑑體再修歷世真仙傳道通鑑一部因先考年代以遺方來如資治通鑑起周威烈王釋氏通鑑放之起周昭王則道家用二家之體合起殷陽甲蓋老君以陽甲十七年自泰清境分神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也今考劉恕通鑑外紀及邵雍經世書與道家經書所載歷代帝王享國年譜特異三書之異蓋因所載享國修短之不同所以紀元年甲盡不相符合劉邵之作乃儒家考古之前輩而二人之所考已異儒者亦莫能分別是非或曰劉之書志在深究治亂而不專意年甲邵之書考明數學專注意於年甲者或邵之書是也如是則劉之書本於史書紀年史果妄乎或曰前代久遠莫能辨惑此說良是矣今編體道通鑑只合本於道家所載經書如謝觀復所編混元實錄年譜蓋已考究詳盡後之述者

幸無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一

軒轅黃帝

軒轅黃帝姓公孫（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公孫姓軒轅為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為姓不知古史何據也）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帝襲帝位居有熊之封焉）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瞑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地名在魯東門之外）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疾而速也）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在鄭州新鄭縣）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得蒼龍辨乎東方（解在下文）得祝融辨乎南方（心星以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火之官號祝融字從南從午南求也求為正對為明為暗則南為陽北為陰也）得火封辨乎西方（鷄之明旦則望東而身居西也酉鷄也以小入時名之酉半為西也）得后土辨乎北方（北陰也背也故曰北四方之名也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材木也日所出在扶桑東數十萬里）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嫘祖為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為鴻黃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自勸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謂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帝理天下十五年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今禮記皇后祭先蠶西陵氏葛稚川西京記曰宮內有先蠶壇）乃有天老五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冠者則服之文明冕者則冠中之別名以其後高而前下有俛仰之形因曰冠冕也）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帝見浮葉方為舟即有共鼓化狄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也蓋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

名澤馬一曰吉光二曰吉良出大封國亳州東古
國也文馬縞身朱鬣乘之壽千歲以聖人為政
應而出今飛龍司有吉良廐因此也薛綜曰與騰黃一也所出之國各別葛稚川
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㨿吉光即馬騰黃即獸稚川之說又別又有
騰黃之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
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若一名飛黃或曰古黃又曰翠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
萬里乘川令人壽二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齊梁陳皆
有車府乘黃之官令太僕寺有乘黃署即其事也黃帝得而乘之遂
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
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
○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舂所
謂斷木為杵掘地為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
也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
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
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為弧
剡木為矢也史記云黃帝為之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以取諸睽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
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宮言處於中也所
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

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
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
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有服
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
內觀忽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再拜受之
是鳥狀如鶴而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駢翼魚
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背文曰
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
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有九苞一曰包
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
○六冠鉅銳鉤七金目鮮明八音激揚九腹大
一名鶠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尺朝鳴
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
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
帝曰此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
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頌蒼頡觀鳥
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先儒論文字之始不同或始於
三皇或始於伏羲或云與天地並與今㨿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付玄等云蒼頡黃帝臣
今㨿此載之諸家說蒼頡亦無定㨿也黃帝修德義天下大理
乃召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

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
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
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
之旂與天老五聖遊於河洛之間求夢未得
帝遂沉璧於河乃大霧三日又至翠嬀之泉
有大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醮之
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
帝謂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
乃前跪受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
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錄錯圖令侍臣○
○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之河圖書是歲
之秋也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
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夬
決也決斷萬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事按皇甫謐帝王代紀載此九事
昔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九事則上自黃
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為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
黃帝始創之以厭用後代聖人至堯舜但敘作修飾爾於是黃帝定百
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
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
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衮之服畫日月星

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袞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代紀云女節即嫘祖非也）帝又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修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便民心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一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協運○也以嘉禾爲糧謂之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美味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圃則芝英紫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湧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黃星之祥謂之異

賦一　十五

星形狀似月助月爲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小月即一葉厭而不落謂之

蓂莢以明於月也亦曰曆莢帝因鑄鏡以象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鳥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羲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曆以定年也帝敬大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黃帝閑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凰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祐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於梧桐又○巢于阿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則自鳴舞音如笙簫帝即使伶倫（漢書律作掄）往大夏之西（大夏國在西去長安萬里）阮揄之谿崑崙之陰嶰谷采鍾龍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七寸七分吹之爲黃鍾之音（十一月律爲黃鍾謂冬至一陽生萬物之始也）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十二律呂雄雌各六也（晉書云律管長尺六孔十二月之音累之以竹取自然圓鑿也以玉取堅貞溫潤也）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知音

律始造律曆元起丁亥（本紀作辛卯令章混元實錄年譜）又推冬至日在之星（南斗星也徵）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算法始作數著算術焉臣伶倫作權量（權秤也量斗也）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據管子言云蚩尤有術後乃）帝又獲

賦一　十六

寶鼎乃迎日推筴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房心爲大火之次尾箕爲析木之次斗女爲星紀之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娵訾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沈之○次（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不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由此觀之至高辛氏時方有實沈之名不知軒轅氏時何先有實沈之名也豈非後人以分野之名易十二宮分以明古事邪）井鬼爲鶉首之次星張爲鶉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皆自河圖而演之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真人來遊玉池至德

所致也有瑞獸在囿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麇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牡曰麒牝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黴蟲蛞螻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螾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蟂如獅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于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為名故有縉雲之官或云帝煉金丹有縉雲之瑞自號縉雲氏赤多白少曰縉○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為青雲官夏為縉雲官秋為白雲官冬為黑雲官帝以雲為師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周禮掌版圖人戶版籍也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凹尊杯飲之樸著盤盂篇盤盂之誡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孔安國曰遭秦焚之不可聞也有臣史王始造畫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

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為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灸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脉法撰素書上下經漢文里陽公淳于意能知疾生死按脉經也帝問岐伯脉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今有二帙各九卷後來就修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令卷數大約缺少其八十一難後來增修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素問也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之法此鍼○藥之始也黃帝理天下始以中央之色稱號初居有熊之國曰有熊帝如顓頊為高陽帝帝嚳為高辛帝唐堯為陶唐帝也不好戰爭當神農氏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中央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史載而不言名號即青帝大皡赤帝神農白帝少昊黑帝顓頊時有四帝之後子孫僭越而妄稱也僉共謀之邊城日駭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士蓁營壘帝問於首陽山在河中郡不安其居令來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又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无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雨目光

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而為鼓擊之聲聞五百里世本云鼓巫咸始作鼓鼗非也帝令軍人吹角為龍鳴此鼓角之始也於是又令作蹴踘之戲以練武士令擊毬也西京記曰踘場即毬場也黃帝云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狂屈豎閽之曰黃帝之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强暴者也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蚩尤始作鎧甲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鐵額李太白曰南人兵匕見北地人所食麥飯粳糧不識謂之白沙吞石也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為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牧人為善者也豈非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帝作釋夢之書令依二夢求

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為侍中後登為相舉力牧以為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為佐理於是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天象有三台星)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大公六韜曰風后力牧五聖為七公則五聖五人也)黃帝於是取合己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筴又得風胡為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為將帝之夫人費修之子為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付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為王前敵張若力牧為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為大司馬統六師秉掌邦國之九法(容光一曰常光)又寘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勇有義亦為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為營衛乃與榆罔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為兵(玉飾兵器)帝服黃冕駕象車交六龍太丙太乙為御載交龍之旂五牙旗引之以定方位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如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葩華之象帝因作華蓋(今之繖蓋是也)黃帝即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地在上谷郡南有涿鹿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推豹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車據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再修之爾)帝乃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太乙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風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克矣寘壇祈之帝依之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為文即佩之仰天嘆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則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兵法謂玄女戰術也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已入神符黃帝之陰陽術即六壬太一遁甲遁式法也)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又授帝靈寶五符真文及兵信行帝服佩之滅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而為式用之創百八局名曰遁甲(周公時約為七十二局漢張子房共向缺云四皓十八局祭神龍負圖文遁其甲乃名之遁一局揭帖是也)以推主客勝負之術黃帝又著十六神曆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及兵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宋武傳云神人出之)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西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此書至夏后時重修之也)黃帝十八陣圖二卷(諸葛亮重修為八陣之圖)黃帝問玄女之訣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臾區兵法三卷圖一卷(或作鬼谷區設兵法以來皆黃帝亦後來增修之也)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筴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黃帝請風伯雨師及天下女魃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羌兵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與父不得復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

因名絕轡之野（在嬀川也）旣擒殺蚩尤乃遷其庶
類善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
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
蚩尤於黎山之丘（東荒之北隅也）擲械於大荒中宋
山之上其械後化爲楓木之林（山海經曰融天山有楓木
之林蚩尤之桎梏所化也）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憫之令
葬其首冢於壽張（縣名在鄆州冢喬土尺土人常以十月祀之則赤氣
如絳見謂之蚩尤旗）其肩髀冢在山陽（縣名在楚州肩髀腑臟也）收
得蚩尤兵書行軍祕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
○黃帝都於涿鹿城（上谷郡涿鹿地名獨鹿又曰濁鹿聲傳記誤也）○黃
帝又與榆罔爭天下榆罔恃神農氏之後故
爭之黃帝始以鵰鶡鷹鸇爲旗幟（六典曰令鵕鶡旗也）
以熊羆貔虎爲前驅戰于阪泉之野（地名在上谷郡）
（今嬀州也）三戰而後克之又北逐獯鬻之戎（即匈奴也）
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
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軍樂
鼓吹謂之簫鐃歌以爲軍之警衛棡鼓曲靈
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玄朱鷺等曲所
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六典曰漢張騫得之於西域凡八曲軍樂
之遺音簫笳也金鐃如鈴而無舌有柄執之以止鼓也）於是諸侯咸尊

軒轅爲天子帝以巳酉立承神農之後火生
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
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籌
書伯常荷劍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
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
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
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脚下即其
一也（餘四河說在方物十洲記）東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
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一云一億三萬
三千）南北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步（一云二億二十萬）
○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
北得二萬六千里（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萬里逾
四海之外韋邳注漢書不信此闊遠於海外臣瓚道書神農乘龍遊遠也黃帝乘馬以
理境土報四海內也淮南子云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淮南三學道
此言絕遠亦像道書也）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大臣
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春雜實
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尊卑
之位與華戎之異（出封禪記）帝旁行天下得百里
之國者萬區（今之縣邑是也）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有青烏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帝又

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時有瑞草生於帝庭
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時
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眞於
朝不直之臣獸即觸之容成子者得道知聲
律女媧之後初爲黃帝造律曆元起丁亥至
此時造笙以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
鼓五十絃瑟（右文考曰聚則非也）黃帝損之爲二十五
絃瑟長七尺二寸伏羲眞琴女媧和之黃帝
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
義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
○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東海
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誤乎也此山間以竹索懸而度也）山有神荼
鬱壘神能禦凶鬼帝制驅儺之禮以象之帝
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樂
乃張樂於洞庭之野北門曰其奏也陰陽以
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唐至德二年洞庭側有人穿池
得石鐘有古篆文黃帝時樂器也永泰二年巳陂令䴡通中得朱樂入石季德於洞庭鄉
來秦得古鐘上有篆岳州刺史李蕚進之可明莊子所謂黃帝於洞庭張樂誠不妄也）
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之上乃駕象車六交
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蚩尤旗也）風伯進掃雨師

灑道鳳凰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帝以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師曠善於琴晉平公強請奏角弄師曠不得已一奏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起大雨作平公懼而成疾焉）登崑崙之靈峯致豐大之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始也于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山海經曰虎顏一云虎色）豹尾蓬頭戴勝顥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于少廣之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獻鬯帝德至地秬鬯乃出黃帝習樂以舞衆○神又感玄鶴二八翔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木菓味如李狀如棠花赤無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溺帝立臺於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于宾伯之丘崑崙之墟帝遊華胥國（伏羲生于此國伏羲母此國人）復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後來曰天竺去長安一萬二千里古史考曰在海外矣也）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逸於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蒙氏之女奇相氏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玄珠喻道蒙氏女得之爲水神蜀檮杌云成都府有奇相之祠庿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上應震宿旁及斗宿郭璞江賦曰奇細得珠而宅仲令江瀆廟是也）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擇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擇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辟邪之文以祝之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儒其方也以護喪亦曰防喪氏令人將行設酒食先祭道謂之祖餞祖送也顏師古注漢書曰黃帝子爲道神○乘安也崔寔四人月令後曰黃帝之子亦安也皆不得害畔祖嫘祖之義也）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泰山禪于亭亭山（太山下小山也）又禪于凡凡山勒功於喬嶽作下時以祭奠帝以觀天文察地理架宮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藝累功積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兵黃帝著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以定姓（孔子京房皆行此事）紀鍾甄曆帝之四妃（嫘祖嫫母貴跨女節是也）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一云十三人）姬酉祈己滕箴任荀僖詁旋依（史記云六十一姓惟釐一姓不同所云黃帝姓公孫者十八代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德專不記錄示不可也姬祁滕任僖諸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黃帝姓公孫雖古史相傳理終不通且黃帝生熊長於姬水祇合以姬爲姓氏周武王稱黃帝十九代孫姬姓之後即黃帝姬姓非也且周寘玉等諸侯以公侯伯子男諸侯子孫多稱公孫言公之子孫也故達公子爲姓者且更有八十五氏皆非黃帝時人）黃帝九子各封一國（潘安仁詩言之未知其原）元妃嫘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爲北方水神昌意居弱水弟少昊黃帝之小子也帝妃女節所生號金天氏後即帝位黃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號高陽氏黃帝之嫡孫也黃公託拔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以黃帝土德化俗以土爲拓以君爲拔乃以拓拔姓）禺強黃帝之胤不居帝位亦得道居北方爲水神少昊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賜姓曼氏餘不聞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莫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人過教火法出五色煙能隨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頌曰青蘘灼

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至夏時無藥養性鼓琴有道壽永者有赤將子輿不食五穀啗百草而長年堯時為木工帥隨風上下即已二十歲矣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仙通接訪神人於蓬萊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在長安北甘泉雲陽黃帝於是祭天圜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中東蒲坂縣○復周遊以訪真道令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彦導焉謵音習彦舒氏切一作明昆閽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野七聖俱迷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為天下若何童子曰理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于圜丘其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藥人皆不死有丹巒之泉飲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却逐之其蛇留一時而反外國記云留九年也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比到洪隄上具茨山在於陽翟見

大隗君密縣大隗神也又見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岱見黃子中受九茄之方一云至空同之山見中黃真人一云其方原州有空同之山應郎云龐右并也登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莊子作空同山司馬彪注云空同當斗下之山也一云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是也一云天下空同山三汝時空同山乃黃帝問道處一云隴右空同山正黃帝問道之所今山上有問道宮山下有野雞觀存焉覺黃帝見廣成子問至道亦非止一處複皆名空同令併存之廣成子不吝帝退損天下築特室藉白茅閒居三月方往再問修身之道廣成子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捨帝王之尊託猳豚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熊山在巴陵長沙也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字抱朴子云有二十卷以劾召萬神南寘五芝玄澗登圜壠陰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乾之芝一云花飲丹巒之水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間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蹻經問真一之道於中黃丈人丈人曰子既君海內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反復而復授道帝拜謝訖東過廬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廬

山使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為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為儲君命潛山為衡嶽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為五嶽真形圖黃帝往煉石於縉雲堂於地煉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縉雲因名縉雲山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黃帝合符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還精補腦之術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用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阯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於玄圃以返吾真矣黃帝修輿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州是鼎神質文精也

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旣甚人民墊溺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曰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乃賜號禹後人稱曰神禹是也(今石泉軍石紐)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誡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真文書金簡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銘題上古之字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薰風至神人集成耿代之志即留冠劒珮舄於鼎湖極峻處崑崙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轅臺也時馬師皇善醫馬有神通之妙忽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卜還宅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鬚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鬚拔墮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鬚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極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葬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塚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劒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黃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云云)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象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黃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於黃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居帝位八十一年(帝王世紀云八十四年劉恕作外紀無少昊)都曲阜(今兗州)子孫相承共四百年黃帝之孫顓頊號高陽氏母蜀山氏所生有聖德居帝位七十八年(世紀云八十四年外紀同壽九十八歲)都商丘濮陽(今濮州顓頊以來以所興之地爲名)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黃帝子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也)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居帝位七十年(外紀云七十五年)都偃師(今亳州河南)壽一百五歲(外紀云一百歲)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帝嚳之子也姓伊祈字放勛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書陰定陶又云定州陶縣)都平陽(今冀州)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一十八歲(考之尚書當是七十三年在位一云堯十歲即帝位在位七十載將遜試舜三載傳位與舜又二十八載乃殂落當是一百一十七歲外紀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九十八歲)帝舜有虞氏黃帝九代孫姓申屠(一云姓姚)攝帝位三十年正居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外紀在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歲史紀云舜年六十二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壽正一百歲一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歲)都蒲坂(今河中府)夏禹亦黃帝之玄孫也姓姒居帝位都安邑(今蒲州)在位九年子孫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外紀同)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禹女媧十九代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黃帝煉九鼎丹服之逮至煉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疑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山下江邊有大禹廟世紀云鯀納有莘氏臆胷折而生禹於石紐六月六日生郡人常以是日熏禬祿享)殷湯黃帝二十代孫(黃帝子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契又十三世後即天乙爲殷王湯也)姓子居帝位都亳(今亳州)在位一十三年子孫相承共六百二十三年(外紀華作六百二十八年)周發黃帝二十二代孫姓姬

（黃帝孫顓頊以黃帝居姬水姓姬故帝嚳子后稷亦姬姓又十六代發為周武王）居帝位六年都鎬京（今永興）後平王遷洛邑子孫相承共八百七十三年（外紀年九百二十七年諸差多作）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兵在前）九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先天紀云子孫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世紀云一千二百五十年）

（臣）道一曰軒轅屈黃帝之尊禮七十二師然後垂衣裳而天下治當是時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樸以有天下而不恥下問是故神人悉顛歸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後世所以有黃帝王霸之品者於此乎可見矣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弗去豈非軒轅之謂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鹹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通玄天師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下教人間

有古大先生

有古大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以無上正真之道

盤古先生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以太平無為之道

鬱華子

鬱華子在伏羲時降于田野授天皇內文又降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一號宛華稱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

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陶鑄為器以變生沴一號傳豫子作按摩通精經九十卷

大成子

大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于濟陰授地皇內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果以代烹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一元精經三十六卷

廣成子

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授自然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臣）道一曰廣成子謂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

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爲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之意欲軒轅抱一爲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之功妙矣哉

隨應子

隨應子一號太極先生在少皡時降于崆峒山說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

赤精子

赤精子在顓頊時說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南嶽總聖集云芙蓉峯今有傳經壇晉咸和○中山南見數童子與摩白鶴遊翔其上

録圖子

録圖子在帝嚳時降于江渭說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執八光之節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靈三天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遺下以營人使年命無墜帝乃祭天於北河之壇藏符於鍾山之峯後昇天爲玄宮真人録圖子是時傳道與赤松子被衣子王倪齧缺一云作黃庭經五十卷

務成子

務成子在唐堯時降于姑射山說玄德經教以謙遜之道一云作政事宣化經四十卷

尹壽子

尹壽子在虞舜時降于河陽說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又傳道與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經七十卷道德經千二百卷

真行子

真行子一號窮真子在夏禹時降于商山教○以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究委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劾召鬼神之法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即授禹靈寶真文之所遺迹存焉今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十二年正月登包山之上命隱者龍威丈人入包山之洞究其深遠見金城玉屋題曰天后別宮太陰之堂於玉室几上得素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闔閭不識其書使使問仲尼云赤烏啣書以授於王仲尼曰吾昔遊於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今強取出喪國廬丘按謠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啣非丘所知也吳王懼復歸其書一云夏禹時出爲師號季子肯作元始經四十六卷復作妙樂經七十卷復作德戒經三十卷

錫則子

錫則子在商湯時降于潛山說長生經教以○恭愛之道今潛山天柱官前龍堂之址即其○所也一號錫壽子或稱戒子肯作道元經七十卷

欒邑子

欒邑子亦稱赤精子降于岐山之陽說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爲守藏史

育成子

育成子周武王克商踐祚以守藏史遷爲柱下史作璇璣經一云周武王時出爲師號郭叔子亦稱續成子或號天老公復稱爲老君

乍爲常人乍爲柱下史作長生經三十卷以授于王

經成子

經成子周成王時爲柱下史說廣化經又以道授周公旦乃退而閑居因出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

郭叔子

郭叔子周康王時爲柱下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丹臺録云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抱朴子云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得乘煙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皆令人不死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焚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甯封先生栖於蜀之青城山北巖黃帝師焉請問三一之道先生曰吾聞天真皇人被太上勑近在峩眉達三一之源可師而問之也因以龍蹻經授黃帝黃帝受之能策雲龍以遊八極乃築壇其上拜甯君爲五嶽真人使川嶽百神清都受事乃入峩眉北巖受皇人三一之道周旋海嶽車轍存焉又云黃帝封甯君主五嶽上司數神以水報刻漏於此是謂六時水陰時即飄然而洒賜時即淼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華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貨繳亦謂之繳父

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方回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石雲母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宮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

圓泥塗門戶然不可開

籛鏗

籛鏗帝顓頊之玄孫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曰武夷山一云虞舜時尹壽子傳道與彭祖一云籛鏗即彭祖有導引術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指末即體如常云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列仙傳云彭祖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一云鏗隱山中編竹爲戶餐松爲糧能乘風御氣騰身踴空至殷之末世已七百餘歲後七百七十七歲解化趙次公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冢宇記殷之賢臣彭祖顓帝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今墓北故邑號大彭盧山名賢傳云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徧遊洞府以寬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變鯉化爲雙龍沖天而去或云今江濱有釣魚臺本彭祖遺迹也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惟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焉

師門

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焉還而道死

按劉恕通鑑外紀云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據道一之見劉累恐即是師門未審是否因注於下以俟後之高人討論

臣道一曰師門得道而仕於有夏遇君之不幸也孔甲始則殺而埋之終則感悟而祀之卒還而道死是猶孫策殺干吉而創裂姚萇斬王嘉而尋亡然王嘉即逢於隴右干吉復見於鏡中師門旦迎於風雨於道何損焉爲人上者可不謹諸使有道之君尊賢樂士寧得有此道德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此之謂也

務光

務光（莊子務光作瞀）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商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如何曰强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莊子位作土）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沈募水（莊子云廬

水司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已而自匿後四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游尚父山

臣道一曰太樸既散而後有湯誓之師鳴條之戰儻非有道至人出於其間則千載而下綱常蕩然矣以務光折湯之非明君臣之分至於負石沈水處生死之際不攺其操其所以立萬世忠義之標杓者端在於此其後有盟津之會伯夷叔齊叩馬而諫餓死首陽豈非本於光之道歟道德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愚則曰其不幸而有昏亂也其亦幸而有忠臣也

俿生

俿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郷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時幸其室祠之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師見周穆王善補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反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之焉或曰容成公得御女之術握固不泄還精補腦今不取此說蓋後世謬相繼也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夫得是道者上爲仙失是道者下爲鬼容成公得此道衆妙之門也後世不得其道而流於傍蹊曲徑抑末矣又極而至於爲御女之術乃託容成公以爲辭誤也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内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周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峩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若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吴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李元膺記范蠡學道於麗元山屬彭州二十四化志云范蠡於北邙山得仙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煉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宣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

震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丹入廻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平常生

穀城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陸通

陸通楚狂接輿(一本作與 同音餘)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峩眉山上人世世見之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吾問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非形骸有聾盲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至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一作碭)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

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至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入水去今宣州有琴高釣臺

冠先

冠先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著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王子喬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道雖燕居宮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際累有神仙降之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鸞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滿宮掖白鸞朱鳳延頸鼓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爲常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錄神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太子晉諫不聽以其忤旨遂退居別宮齋戒思道浮丘公忽降其室賜以靈藥接以登高山後數年友人林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良與故人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齕如初子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昇天而去遠近觀之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以爲王氏是時羣官拜別迴拜所乘馬焉亦飛空而去今有拜馬澗在焉子晉昇天爲右弼主領五嶽司侍帝晨號桐栢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辭離騷天問篇云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註引仙傳云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方輿記云西山中峰最高頂即王子喬之遺壇在嶺側今隸隆興府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枯蘇氏子孫得其福力焉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爾後自北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人曰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中貴人多欲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饑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

蕭史

蕭受姓於殷至周宣王時有蕭欽者妻王氏皆富好道老君嘗降其家以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即蕭仙也生而不事家業遊終南山遇異人授長生術且教以吹簫歸家告父母願入道父母强爲娶妻蕭仙云異人教我勿娶當得帝女父母聽之宣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目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孟明之師從軍引敗歸秦侯迓而哭之史在孟明側立甚恭秦侯問敗師狀孟明不能答史代對甚悉孟明免罪史之力也孟明歸史又放浪山水間時秦侯有女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孟明以代對故爲史因召見秦侯問史云善簫侯曰吾女好笙子簫也奈何史以不稱旨退女在屏間呼曰試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來女曰是吾夫也願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合宴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簫笙間奏曲未終鳳凰來下二仙乘之而去秦侯惘然谷孟明遣人四方尋之至楚尾吳頭有人見西山高峰男女坐而吹笙簫簫者鳳栖其傍使者聞急訪之又沖昇矣後不知其所之此其大略也

赤須子

赤須子者酆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吏也數言酆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張君房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住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羣暮栖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常止其傍

崔文子

崔文子泰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子擁朱旛繫黃散以詣民間飲散服丸者輒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藥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近於神焉

朱仲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書曰真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猒次人也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黃眉壽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使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易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漢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輙報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二十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上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侏儒曰上以汝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何為曰東方朔云上欲盡誅臣等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臣言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價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常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臣以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也帝曰善復使連射他物皆中輙賜帛時有倖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舍人所問朔應聲輙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帝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倖後帝與越王為親乃使朔泛海求寶委令一周回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閒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惟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潜行與左右齎絹二匹往叩賓門賓出門而延坐未之識也賓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恐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到請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之朔後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爾王母嘗指朔與帝曰此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為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務遊戲擅動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螈陸行山崩海竭太上斥謫使在人間近金華二仙及九疑君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乃信天下神仙之事而淫色自縱殺伐不休受書六年意旨自暢以為神真見降必獲度世興起臺館勞弊百姓每事不從王母之微言上元之妙戒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柏梁臺災真形圖六甲五帝靈飛十二事靈光生經並燒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嶽圖授董仲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書遂行於世帝既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朔一旦乘龍飛昇而去劉向列仙傳云東方朔至昭帝時時人或謂神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

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西京雜記東方朔曰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太史知之武帝召問之曰諸星皆在惟歲星不見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于上漢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靜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脩羊公得之矣且化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此又見其不忘知遇之意道之深義之盡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泰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果折上諱之但祠而還爲君立祠復寘百戶使承奉之

犢子

犢子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常過沽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蟠山下冬賣桃李也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馬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爲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

鹿皮翁

鹿皮翁菑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山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菑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没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族家室令下山著鹿皮冠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溪父

溪父南郡鄜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

人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毋服於家朞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櫟陽人漢成帝時爲郎疾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常求乞於長安市中市人猒之有以糞洒其衣者其衣不汙如故長吏聞之試收繫著桎梏而復在市中又試欲殺之乃去洒糞之人家室自壞殺十餘人

臣道一曰陰生之道爲萬世困窮無告者設也彼市人家室自壞者蓋惡之貫盈殃及之爾觀其爲惡不悛以凌辱孤貧爲意可見其不仁之甚者如陰生特因其事以示其化也非陰生害之也又如曹國舅之隱悲曰王道甲之墮匈者類皆此意道德經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陰生之道非以是乎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服閭子

服閭子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數十頭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髡髮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復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往日時矣

文賓

文賓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者老年九十餘續見賓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謝賓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見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到賓大驚曰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年見云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心怠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

子主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

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子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主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氣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降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澒煉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及賣之於蒼梧湞江閒累世傳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巡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者睢山上道士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賣藥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丘與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仙也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世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讀日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鬚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知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銍鄉人好釣魚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今屬宣州）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明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黃鶴來栖其冢樹上鳴呼子安（武昌黃鶴山上有黃鶴樓齊志云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

邘子

邘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

邛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邛子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邛子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邛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賊三 二十四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寠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我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言識之後母生兒字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鵠雀旦旦銜二三魚著母戶上母匿不說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荚賣藥都市七丸一錢善治百病漢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條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聘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賊三 二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 賊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天真皇人

天真皇人不知其得道之始然是前劫修真極道之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黃帝時在峩嵋絕陰之下蒼玉爲屋黃金爲座張華羅幡然百和香侍者仙童玉女座賓三人皆稱泰清仙王黃帝再拜問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又在峩嵋山以太上靈寶度人經授黃帝又授帝嚳於牧德之臺一云蜀岷山江北有慈母山天真皇人修鍊之所山有龍池池中有金銀銅鐵魚各從其色得食者味同乾薑服之可以長生謂之肉芝龍池一在山中一在空中澄潔如鏡纖芥不汙或乾條橘葉飛墮其上即有五色凡鶩嗛去 賊四

白石生

白石生者中黃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所行者正以金液之藥爲上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

年十數年約依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麥白石爲粮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穀食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食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也但莫能使老死爾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爾故時人號白石生爲隱遯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王倪

上古神仙王倪君即老君弟子也得道於羲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頊世常遊人間帝嚳以前爲醫缺師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一旦昇天

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者或曰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帝堯時已三千歲矣漢武帝時有衛皮世者入華山尋其父叔卿叔卿在絕岩中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問之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大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東漢時班孟堅作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紛羽毛之纖纚是先生爲衆仙之長久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真故青城山今亦有洪崖郭景純遊仙詩云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又云姮娥揚妙音洪崖頷下頤蓋先生當此時與姮娥浮丘之徒學仙者尚皆可得而見也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是先生隱焉隋文帝開皇九年改豫章郡爲洪州以先生所居山名之今洪井在伏龍山北岩左右石崖陡起峻絕春夏飛湍奔注洪洪如雷入井則陡殺餘流爲小谿注鸞陂有古壇臨井上相傳爲先生鍊丹處歲旱禱焉有赤蛇浮水面雨爲立霔井北一里許於石磧上得五春臼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相傳爲先生擣藥處土人云每歲端午日未明或聞擣藥聲樵夫往往遇其餘滓井南二里許爲鸞岡四周有水即鸞陂是也相傳鸞岡爲先生乘鸞所憩處岡側舊有鸞山觀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花而隱代爲青城真人

展上公

展上公者高辛時仙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值李彌滿上公得道今爲九宮內右司保常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王匱記云嶓珠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後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漢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說此語時又應在晉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乎考漢家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望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至夏禹

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位爲太極仙人今嶷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文子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學道於老君周（一本作楚）平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范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孝宗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唐明皇追號爲通玄真人其著書號通玄真經

亢倉子

亢倉子者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叔孫告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我必知之乃不知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府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說一云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六年畏壘大穰後遊吳興隱畎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張道陵唐張果老相繼隱脩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大甲萬壽宮

浮丘公

李浮丘伯世號浮丘公居嵩山脩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以相鶴經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於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内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鬜（故解切）頰䚝（德宅切）耳長頸竦身鷰膺鳳翼雀毛龜背鱉腹軒前垂後高頸粗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

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七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鸞鳳同為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今湖北澧州有獨浮山圖經云昔浮丘子修真於此山今有石室存焉

宋來子

宋來子楚莊公時市長宋來子常洒掃一市久之時有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常歌此句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未能解其歌耳遂乃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也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

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劒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令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車牛以語羲家子弟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後漢殤帝延平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可丈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復賜棗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及仙方一道賜羲令且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苦者若欲昇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王傳

王傳字恭確周人也五十棄家學道服黃連一百四十年耳目聰明智慧目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有兒名神精其父子並得道後昇天而去

劉奉林

劉奉林周時人學道於嵩高山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魔所敗乃入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至千餘年猶未昇仙但服黃連得不死

爾

成連先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君習之我將迎師刺船而去伯牙疑望但見海水澒洞山林窅杳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至遂為天妙操成連乃仙也

武夷君

武夷山有神人自稱武夷君曰吾居此山因而為名焉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占此山秦時人號為聖姥眾仙立為○大姥聖母今人祝廟呼大元夫人是也又云天台山元靈老君華真仙師遣第七仙子名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安排地仙今人號為控鶴仙人是也或云昔有魏王名子騫在同州立王城對大王石東去十里今即城基尚在此人是墜地仙人後於此山得道又云昔有張湛孫綽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先生并胡氏李氏魚氏王氏女子四人通成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偕至謁魏王為地主會天亢旱魏王寘酒醮祭仙祈雨時控鶴仙人乘雲鶴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霈雨澤張湛等因獲見時張湛獻仙人詩一絕云武夷山下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雰雰仙人得詩甚喜又見張湛等骨氣不常訪道精確意其各有仙分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仙籍一卷到山檢視其籍下凡間為庶類合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道換骨歸天仙人既見仙籍各有姓名乃安排魏王而下一十三人同○居此山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遂令魏王開筵置酒張湛遣元亨打羯鼓彭令昭吹横笛顧思遠立色李三娘彈琵琶歡宴而罷羣仙會散仙人語云魏王公等至八百年後可斫取黃心木為棺於此岩中玄化魂魄便得歸天至期果然玄化乃於小藏岩中安排長挺材櫬一十三具插木瓯於岩中挂其靈骨迄今在焉又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穀酒會鄉人幔亭峯上初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虹梁跨溪制度精巧飛橋回級傍設閣中體輕心喜不覺其倦至山頂有幔亭綵屋玲瓏掩映前後可數百間夾幔亭立八綵幢八枚銀龍啣玉蘊幡金鳳翠毛其幔亭可坐千餘人設東西地席各有長座如今之僧尼位施綠油紅卷花食卓自北競南無接續其幔亭北壁當中設一虛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厦設一虛牀謂之太姥魏真座北壁東設一虛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茵紫霞褥各一銅盂貯花水初○鄉人至幔亭峯衙門外聞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告云悉呼鄉人為曾孫乃曰汝等男孫先○入東序而進女孫後入西序而進既而聞讚告曰有太極玉皇大帝降臨山藪曾孫可拜謝又曰太姥魏真人曾孫可拜又聞嘘咳之聲乃武夷君焉高聲而言曰汝等曾孫若男若女皆平安好男孫東座女孫西座中亭有青綾帳幄各設一牀陳諸樂具又聞讚告曰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擺鞚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横笛板頭何鳳

兒撫等撤如此處東幄奏停雲左仙之曲命弦師董嬌娘彈箜篌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戛圓琵琶管師其次姑喿畢箓秀陜鳴洞簫朱小娥運笙金師羅妙容打銅鈸如此處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見樂具空間横豎自響精妙命及行酒須曳酒至無謝禮酒味甘香而醇酒醴百味珍奇並皆殊越又命行酒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辭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稀疎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彩雲四合環珮人馬之音竟空而至又聞讃告云玉靈太姥與大姥與曾孫別再拜又云汝等宜速下此山間久即有蛇螭虎豹之伍不可遭逢乃下山俄而風雨暴至各回顧山頂無復一物鄉人相喚曰我等凡賤得與仙尊共宴後致祠其山號曰同山云爾侍郎劉夔序云山在建寧北二百里外崇安縣南三十里按茅君內傳云仙家有三十六洞天武夷山乃第十六洞昇真玄化之天

王瑋玄

王瑋玄不知何所人也（真誥云是楚莊王侍郎受道於王君）得道居林屋山洞室中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採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度世之道瑋玄以流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缺四）也崇行之大驗（十二）仕為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政化自洽著為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之授崇隱道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紫戶之術而昇天矣

韓衆

韓衆漢州德陽縣秦中化學道天真皇人授以金書玉字行住得駕紫煙白日昇天楚辭離騷經云奇傅說之託星辰爲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寖遠兮離羣人而退逸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衡之際隱居范陽大夏小夏之山以為蒼頡篆文工多而用寡難於速就四海之事筆札為先乃變篆籀之體始為隸書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謂之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違天子之命以檻車載之不爾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恃慢詔使至山致命載檻車中次仲忽化一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神人憫（缺四）之鳥徘徊空中拔（十三）墮三翮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亦甚悔恨因名其地爲落翮山鄉里祀之不絕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為人也深目而玄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乎碑下盧仍而視之方踡龜殼而食蜊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爲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渝周行四極唯北極之未窺今覩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戴手列星此乎不名之地猶安與也昔我南遊乎凋洒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杳冥之室東貫澒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由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悦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夫

臣道一曰盧敖遊乎北海而見若士語及窮觀是誠陋矣惟若士遊乎六合之外無止極之處而猶未能盡其妙後世固有不盧敖之若有得一法得一術而自以爲大道虛無不通如此能不淺哉道德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若士其庶幾於道乎

古丈夫

恂大曰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一女子二公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秦之役夫此毛女亦秦之宮人合爲徇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公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丈夫曰予本凡人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髮紺綠不知金丹大藥果何物也毛女詩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閑躡青霞繞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丈夫曰有萬歲松脂千年栢子汝可餌之亦應出世二公後巢蓮花峯上

衍門子

衍門子得道尸解墓在漁陽潞縣見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衍門即羨門也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樂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義山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沈文泰

沈文泰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黃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董謁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少好學常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也嘗爲人傭牧或採薪貨之見野地有書皆鬼神所化更本寫之以爲卷帙縱誕不仕遊於廛肆或乞犬羊皮爲衣所居不過容膝編荊爲牀聚鳥獸毛而寢夏則露宿草石之上年一百九十歲鬢髮如童子出隱無常或乘牛驢或躡屐條家去長安三百里不日能至常息人家以題掌還家以片簿寫之則紙掌之字少來勤苦舌爲之黑掌爲之爛世人謂仲玄掌錄而舌學常疾世人蓄煩著依其之說數萬言以周孔之徒感蕩末世屈

曲爲禮樂令後人多以此自失夫人稟五常之氣爲萬物之秀自然知禮樂何勞之教以栽情者乎伏羲軒轅唐堯夏禹殷湯爲上聖周孔爲通人何以言之伏羲取鳥獸以充庖後知腥羶之變黃帝教人乘舟後有廬室之居唐堯夏禹殷湯三聖或能治水禳旱爲人除害至周孔强拘人以禮亂人以樂樂極則彌哀禮逸則臻亂皆非治國之大統漢武帝聞其不拘於俗乃徵至西京與帝言皆恊會精理後莫知所在

李充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發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爲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繩十餘尋縛腰誦一遍一結十尋之繩皆繩結矣誦記之數萬遍但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矣堯舜二典闕弘多充在漢世常餌菊术人間先生何以不語至經旬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精神往來拯雲霄霞液身中惟心在爾豈能言乎正恐煩神使舌爾帝聞神異乃聘徵充衣荷草畚負五獄真形圖而至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

孟岐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年七百歲記及周初時事了了如目前或云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於周廟岐時侍周公陛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王笏遺岐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銳欲折耳嘗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郭瓊

郭瓊東方郡人也其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祕書讖緯緘縢甚密而瓊已闇知悉覽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戸塞門有不得之書悉焚之乃開門進瓊人恐知其陰謀瓊常袖中出一把筭子散置膝前測人家隱事皆知或晝卧不閉目行地無蹤袒裼如狂漢武帝尚其異之

黃安

黃安代郡人自云卑陬不敢處人間執鞭推荆誦書畫地以計舌數一夕地成池明復移處亦然也時人謂之舌耕可八十餘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龜廣三尺時人問子坐龜幾年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背已平此龜畏日月之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得此龜來已五過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有異跡乃進與論虛無神仙之事帝往屈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即去不知所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皇初平

皇初平丹溪一云蘭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則得爾初起於是便捨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顔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畧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為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為魯班初平改字為松子此後服此藥仙者有數十人金華山今屬婺州見有石羊存焉一云茶陵雲陽山黃初平號赤松子治南嶽之陽即此地有松高萬丈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官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侍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建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寳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得仙去所居名子期山今屬建寧府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為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

燒香就牀衣裳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甍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真人領仙士萬五千人鎮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忠州圖經云爲廟景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舊名仙都宮宋真宗咸平元年賜大宗皇帝御書一百二十卷景德元年賜今額

蔡經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平江府有蔡經宅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甕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以候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簫管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宜親覲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求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

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斜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尉家今四世存録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五色令人目盲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古仙亦云魂在肝而不在眼漏又曰閉目見自己之目使人能神守於內不為物轉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矣今涉正乃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豈非故以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神其教以開化其弟子乎後之學道者合於此乎有悟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萬言晚乃學道能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樹木生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赤丸擲軍營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不沒不

儒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初猶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爾後入林慮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至腰及胷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後入大冶山中仙去也

王剛

天門子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訣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住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之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畧至於遊宴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中去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内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内外和穆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己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絶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厭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己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蠶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道解爭理得勝百事皆利世有專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復後煉丹乃登仙去

陰恒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爲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冶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去

李修

絶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煑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黄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煑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煑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劉安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賁育之氣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為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遣累放逸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其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收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煆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為遷所殺乃上書於天子是時漢法諸侯壅閼奮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皆陷于今人馬之迹存焉輿地志云八公山在泗水北淮水南淮南王與八公居此白日昇天今屬壽州一云此非也乃苻堅望草木為兵處八公山有淮南八公怒石漢屬九江郡今

八公（爲滁州來安縣之西南一云八公山上有淮南王安廟今屬無爲軍巢縣西）告安曰雖復天使有此然伍被爲臣誣告君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被今當受誅也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爲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八公言矣漢史秘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後世人主當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一云王同八公昇天乃棄置藥鼎雞犬舐之並得輕舉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年之術仙去位太極真人

劉圖

漢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于泰山遣泰山使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坐泰山君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羽將圖至天堂見太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詠經文觀畢遣回圖因此得道遂爲道士後亦仙去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往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必受玄一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暫過吴吴主孫權禮之爲琰起靜堂一日之中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爲童子或爲老翁無所食琰不受餉遺吴王欲學其術琰以吴王內御遂不傳道法吴主大怒敕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臣道一曰道之在人靜默虛無恬淡質樸聲色不能撓其志名利不可汩其心彼吴主安足與言道哉惟此時介琰道成已能變化隱形返老復少可謂入軍不避甲兵矣吴主以一旦之忿欲殺之何其陋邪道德經曰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學者省之

龍述

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子大治而服之日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真誥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刀道林受服受胎氣之法又常服青餌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注云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爲山都長推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遺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趙丙

趙丙後漢東陽人曾遊行道遇故人便酌水爲酒削一梢爲脯皆得醉飽又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乘風而過又呪枯樹便生花葉

折象

折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黃老之業後師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篤尚養生玄默無言家世豐財以爲多藏厚亡無益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昔實子文有言我

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成服焉自尅亡日尸解如蛇蛻而去

王遙

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差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黿蛇之類也乃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子長數尺有一童子姓錢以九節竹杖擔篋將出冒雨行遙及弟子皆不沾濕及夕嘗有兩火炬導前約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有五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一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遙辭去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並送遙與遙言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言我如是來也遙還家百餘日一夜天復雨然燈火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巾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衣皆取著其妻即問遙欲捨我去也遙曰暫行爾妻涕泣曰且復留少時遙曰如是即當還復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迹山中顏色更少如向年蓋已爲仙矣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劉政

劉政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爲變化隱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水成雲奮手起霧聚壞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魚鱉蛟龍黿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王喬

王喬犍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三百丈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栢人令遂於東嶓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成君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兒使牧鵝羊
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兒後尋至山中見
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
是也遂驅起令隨兒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
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
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賓
山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
丹尚留空竈鎮孱顔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
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
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闕

丁約

異人丁約隱於辛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
去謂子威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六 鹹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木公

木公亦云東陽公亦云東王父蓋青陽之元
炁萬神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
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
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友巨
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故男子得道者
名籍所隸焉校定功行上奏元始以稟命於
老君也一云木公即青童君治方諸山在東
海中

九元子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
經

上黄先生 鹹六

上黄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張穆子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仙後以此法授
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高丘子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積五百二
十餘歲但讀黄素道經服餌术後合鴻丹以
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昇
太清也今爲中嶽真人真誥云墓在中山閭喜縣注云中山有女喜縣閭喜乃屬河東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鹹六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
精水獸蛟鯨之類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
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
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青烏公

青烏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中金中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

蘇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列子

列子鄭人也姓列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又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之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謂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爲輕道而重利是以亡當隱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得道之後著書名列子見行世唐玄宗追號爲沖虛真人其書號沖虛真經宋徽宗封致虛觀妙真君

莊子

莊子宋人也姓莊名周字子休生於睢陽蒙縣學老氏之道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玉帛聘之欲以爲相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欲以境土累矣莊子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二大夫遂去宋王遣使聘於莊子莊子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爲有國者所羈遂終身不復仕後得道著書名莊子真誥云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闈編郎下注云長桑即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唐玄宗追號爲南華真人其書號南華真經宋徽宗封微妙元通真君

劉越

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道於南鄣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孰子風猷有日矣借問鄉邦姓字答曰予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已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已覺謂先生曰子陰功易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不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今廬山太平興國宮三門外即石建亭扁曰仙石上自有劉仙二字存焉

王果

王果楚之賢人也厭穢風塵脫躧名利遁隱

山林靜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不知何所人受道於老君入雲氣山採藥合服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爲號蘇秦張儀問道於先生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其國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懼之當相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後復遺其書曰二君足下勤勞駟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榮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時訖將老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漱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乎華霍之梓檀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歲無斤斧之患元狐疫死者有鳥如烏銜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秦始皇遣使齎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於瓊田之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耳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或曰鬼谷在嵩高之陽城也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師鬼谷先生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改臘曰嘉平以希慕得仙

西門君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持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而云祖洲上養神芝始皇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得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五百人（一云各三千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義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來迎由是後人知福得道仙傳拾遺云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不能活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全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齎粮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實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曰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士人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嫌其薄徐君曰能盡此爲佳飡也但恐不盡爾士人連啖如數甌物至飽而竭復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又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汁數斗其病乃愈士人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郭四朝

郭四朝者周時燕人也兄弟四人同學道四朝居長秦時得道來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遏澗水令深基壍垣墉今猶可識處（真誥云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塘岸蓄水令深似是但歷代久遠塘墻頹下耳注云今舍前是許長史宅宅前今乃有塘近西為堤墻即是遏柳汧水而去郭千甚遠郭千在北洞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應在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長史於陂復立田業又有說在後）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舷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蔥玄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林丘中（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非毛詩所謂鴥彼晨風之鳥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全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女寵不避席男愛不盡輪朝生蜉蝣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耳）遊空落飛颻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掩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九垓皆八極之外九霞之頂名也飛登木星亦名玄朗東陽之垓蓋若士語盧敖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九鶩欻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動瓊林香風合成一開閶幽冥戶靈變玄滅迹（四朝為玉臺執蓋郎故云高皇齊龍輪又云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生超運之四朝賦滿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中間久闕無人後以思和千四朝也山在居民令猶呼一平澤地為郭代者是四朝之姓尚存於民口也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請此地以造思和遊者原阜下注云此是茅傳中原也按如此觀郭千止是種植處非居上也住處則長史宅果應是矣今塘墻既 誠六 頹決水不復甚偉人皆以為田耳 八 然其地迂闕小壟猶自成池可得泛舟而歌但無人能迫蹤遠世可歎如何後云自四朝年年行過遊看是上補去後猶復憶羨舊居所以數宴良常春盼明好）

周太賓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山間多有韭薤即其遺種也（今呼為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韭又餘韭亦有蒜薤耳韭山姜巴一處也）二人並得仙太賓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而八音和以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

姜叔茂

姜叔茂不知何許人常與周太賓為友學道修仙今在蓬萊為左卿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也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輪宴於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真誥曰秦時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句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令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下注云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 誠六 九 即呼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併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為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閬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真誥云谷希子為太極左仙公）

王仲高

王仲高不知何所人也常在淮南市卜父老傳世見之面有童顏伍被言於淮南王劉安安聞之欣然即使召至被曰仲高常在張猛家臣與猛善每云仲高性簡正難請求不可

以勢屈臣當因猛致之安令具車乘遣被至猛所招焉猛曰王先生昨云當暫行在近耳亦時得相見今已出卜晚間還被待之須臾便返見被大笑謂猛曰吾昨云近别正在此客也即随被之安安出門迎之東面請受道便執弟子之禮仲高曰某庸人耳僅得長生不死之道他無所能懼所知淺不足以上獻大王殿下非有愛恡之心安因請彌至仲高謂被曰吾欲授大王道王心志浮淺既不能行亦不宜聞又曰黄帝吾父之長也昔師来襄君受長生之訣又師黄洞君受不死之道於今已六千餘歲矣遂以道傳安仲高後莫知其所之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宫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逆在宫中合藥時頌曰王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丸煉人形二丸頽色好漢武帝時方士入海求蓬萊公孫卿先行見一老父牽狗武帝以爲仙人也冀獲其真

李少君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絶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扣頭乞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漢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臺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駭以少君神數百歳人也少君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金黄金成可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蓬萊仙乃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於是天子始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一云少君上言臣能凝汞成銀飛丹砂成黄金服之白日昇天身疎則凌空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徧東白鴻而九垓周溟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缾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抱樸子曰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傳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有市以藥物故出於幕以假途見錢道成而去又按漢楚中起居注云少君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逵繡衣使者乘龍自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捨我去也數日而少君病死入棺帝令發棺無尸獨衣冠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佯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車子侯

車子侯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靜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復去果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蕣妖娙兮中臧日斐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沾裳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常居宛谷中本凡民不知無學道之意也漢武帝元封二年正月甲子上嵩高山登大虞石起道宮使董仲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忽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頭項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山人也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失所在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食熱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服菖蒲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為蒲江主簿聞縣境有神仙靈化每瞻望雲際歸心遂誠遂罷官隱於秋長山即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歲金蟾古老相傳有見之者當即得道又有瓊花木在山之頂徑八九尺葉若白檀終冬常茂云此木花開即有於此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興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內修又以乘龍躡紀之道九載修煉忽有瓊花吐艷又見金蟾跳躍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雲車迎之白日昇天後人因興得道遂相傳為主簿化

壽光侯

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漢武帝聞而召見乃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曰此小怪易消爾帝僞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甦

衛叔卿

衛叔卿者服雲母得仙漢武帝天漢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來見帝時帝閑居殿上忽見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至帝驚問為誰答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之民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道不交人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五年云當入華山也帝復遣梁伯與度世共之華山尋之至絕巖之下望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為牀又有數仙人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

叔卿曰汝何爲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令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爲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帝乃驕慢自貴不識真道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當時度世問叔卿曰不審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則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於此度世拜辭而去後以神方爲梁伯之師合而服之與梁伯俱得仙

戴孟

戴孟武當山道士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爲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又云漢明帝時人少孤養母甚至復好神仙學周遊四方母既即世入華陽山服白朮黃精兼能種植及服雲母雄黃丹砂芝草篤志於道久而愈勤一日授玉珮金璫經并石精金光符於清靈裴真人精思修之則自覺體輕遊名山訪真境日行七百里得不死之道腰間有十數卷書即太微黃書也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謝允常師事之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爲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乃孟耳遂執弟子禮求授道要後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至多神驗允年七十猶不老孟則或隱或顯莫知所之真誥云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璫之官耳

山世遠

山世遠授戴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煉嘗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世遠得道爲太和真人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真誥

注云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葛玄相隨一云在鹿跡洞中卯是此爲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爾

蘇林

蘇君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嘗員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爲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於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矣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欲作地

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穀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伐人眼是故目暗面皺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耄氣少喜忘荒悶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慼歎精神昏怠神爽雜錯由血尸流噬瑰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穀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穀人體重滯淹淹淡悶又所悶非真顛倒翻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夫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也若人腹中有蟲寧得仙乎形中饒鬼安得真乎其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消子告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消子寢靜之室得書一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祕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賊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刋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元爲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雷周行十天實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翁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籟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實樂中仙不求聞達令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勗之相飈室也林省書流涕徬徨拜空消師之迹亦絕矣夫玄丹者泥丸之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三一爲地真守洞房爲真人守玄丹爲太微宮也林謹奉法術修行道成周觀天下遊眺名山分形散景寢息丹陵賣履市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棲遯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告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爲真人上領太極中候大夫令與汝別比明旦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西北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絕林未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爲中嶽真人後太上又遣玉郎下拜爲五嶽地真人宮在丹陵也弟子周季通曰予見先師得道爲仙已三被拜授乃登昇蓋洪德高妙玄韻宿感靈化虛源神澄八方龍昇鳳逸飛步真門隱顯津梁觀試風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麤意所能述宣令聊撰其標略爾所冀將來有道之士以遊目也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罌漿服之得道

王思真

王思真者不知其得道年代位爲太上侍經仙郎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一日太上老君降於天台山命思真披九色之韞出洞玄大洞等經三十六卷以授太極左宮仙公葛玄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烋烋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孫思邈嘗於峩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爲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道思邈而去

上成公

上成公密縣人其初出行久不還家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人見其舉步稍高出虛空中良久乃沒後漢時人也

桐君

漢獻帝建安三年吾圖國獻鳴石雞其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祠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佳瑞亦謂之寶雞人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吳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鳴翔此之類也

劉晨

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二人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粮食乏盡望山頭有一桃木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澡浴又望見蔓菁菜從山腹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間不遠矣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交舊也喜悅因語曰郎等來何晚也因邀過家廳舘服飾無不精華東西各有牀帳帷幔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息青衣悉皆端正都無男女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女家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既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駐留十五日求還女答曰今來此是宿福所招得至仙舘比之流俗何有此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無不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令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鼓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而得還家鄉並無相識也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上祖公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棲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當年所往山路迷莫知其處至晉武帝太康八年竟失二公不知其所之也

武丁

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

時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云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鈐經行而得道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服十精九年三百歲色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朮以度世

靈子真

靈子真者服桃膠以得仙 賦七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學道後居茅山南洞行斗步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召鬼神隱身分形居山舍虎狼不敢觸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遙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二靈木雙闕俠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天採藥三微嶺飲漱華池泉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絳宮正值子丹眼金樓先王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鄰縱我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草披岐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肩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鵠飛下石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就河北王母索九鉶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鉶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凱晉聞有帛和師河北王母未審是此人否）

徐季道

徐季道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中天青詠大歷踞（真誥作躋）雙白徊二赤此太素五神道之秘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季道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卜者在市叔期往見之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扣頭請其要道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中記拜受之後合神丹而昇天 賦七 十二

莊伯微

莊伯微者漢時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真誥云想見崑崙山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液之方遂以得道）

瞿武

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今蜀州有瞿君祠

匡俗

匡俗字子布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覆笥山上有湖周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羣飛復有小石笥中有玉諜多記山名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爲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賀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閤前欲下次爲威儀以箒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真誥云太極老君）與以木鑽使之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丹臺錄云昇太清爲南嶽真人

黃觀子

黃觀子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大洞真經令補官爲太極左仙卿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泰山請命晝夜所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帝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南平輿許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卜筮射知汝禍祟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迂降願垂告示巨君爲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乎季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爲父執仇於道殺客内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譴汝也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邪季山曰父爲人搏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勤自首吾還山當爲汝請命也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卦卜喜於易占但不得巨君度世之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八　醎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尹喜

無上真人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內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索善於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大度恢傑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逸響遐宣周康王時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友結草為樓仰觀乾象精思至道號為樓觀○喜於是時瞻見東方有紫氣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為函谷關令王從之昔在浩劫有聖人名太上老君自開闢以來傳弘大道歷世降為帝者師（詳見前卷之二）自天皇氏通玄天師至周郭叔子以後降世詳見混元實錄至殷陽甲十七年自太清境分神化氣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計八十一年於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生生而皓首故號曰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於四十三年甲寅於亳州乘白鹿昇天（詳見後卷上元君紀）無至辛紂二十一年文王再降於岐山之陽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周武王時遷為柱下史成王時仍為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竺乾在崑崙之西非天竺之天竺也）至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為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老君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癸丑（天上之無極元年也）五月壬午駕青牛之車薄版為隆穹徐甲為御將西度函關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內有大聖人經過○京邑乃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齋戒使掃路四十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公少留乃入白喜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扣頭邀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人豈是取薪久承大聖當來西遊勞神暴露願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永存綿綿是以昇就道經歷關子何苦留邪喜又曰今覩大人聖姿超絕乃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覩願不託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吾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斗中有天理四星主統理萬物）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喜少好墳易及天文祕緯凡仰觀俯察未嘗不驗故知必有聖人度關夙夜存思未嘗暫息今以有緣果遇仙駕願垂慈誨開濟沉冥老君既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忻躍叩頭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劫非可悉說也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聃與儋同亦作儋）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盥櫛行弟子之禮老君之御者徐甲少債於老君約日雇百錢至出關時計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大秦罽賓天竺安息諸國令汝御車

還當以黃金計直價汝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于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輒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訟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憫甲違心致死乃爲甲叩頭請命願赦其罪賜以更生乞爲出錢償之老君重喜慈捨曰善乃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老君曰吾不責汝汝負本約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償汝錢喜即以錢給甲而禮遣之甲請留不許伏地搏頰曰已沐聖恩曲赦罪戾今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老君竟弗許老君爲喜留關下百有餘日喜齋戒叩頭再拜跪請曰塵凡孺子幸遇聖人投身委命願聞大道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夫大道守真三品爲則以一爲度以正爲德喜曰道品有三要得昇仙其可行乎老君曰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與室煉金食氣爲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喜踊躍稽首曰煉金奈何曰神方也自至真上帝莫不由金丹而得道優九幽而入杳冥上下虛無因神明而俱升喜稽首曰願聞其旨老君曰紅鉛黑錫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藥無比用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天仙矣喜曰道則高矣妙矣末學未究願賜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鉛鉛爲君二者是汞汞是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鉛是親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姓異族同羣白汞作腦黃芽爲根化鉛爲粉煉汞成塵陰居陽位陽數陰匀日盈月昃寒暑區分開設法象赫然有文惟吾此道天地常存喜拜曰藥物之旨敬聞命矣爐鼎之制水火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寸厚薄均腹三齊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内二百善調匀陰火白黃芽銀兩柰聚輔翼人子處宮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精純即歸一還本原至一周甚棲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甚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子午沾淨鬼蒐得長壽入仙村樂道者尋其文諦思之勿須論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迴甚著明前三五兮後三五五六三十又還生生兮滅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内推遷萬象文錄都在此水銀一味翻爲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爲夫婦始覺壺中有天地又歌曰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與俱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沉浮汝其震敬必來游金液之訣盡於此矣丹成作金以爲食器亦得長生先試作金金成乃可服故曰金可作世可度也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老君復謂曰審欲神仙當先服還丹金液汝不服還丹金液虛自苦爾爲寒温風濕鬼氣所擊司命不能救也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衛勿示愚人令訕毀神道益子之過嗟乎行尸雖富有萬物

貴爲王侯不滿百年成土一簣甚可哀也合作神丹勞苦須臾一成便仙與天相畢恣心所欲樂可央乎喜曰煉金食氣道有二乎老君曰天地之精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煉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宮採於五府以哺百神此內丹也修道之士得內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以昇天三一九思者內修之要也九丹金液者外煉之極也合而修之道成○決矣喜重請曰煉金之法既奉教矣敢聞食○氣奈何老君曰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之甚易行之甚難夫形動德散氣越道判精消魂損目動魄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畜精愛視則道德虛凝魂魄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後偃臥握固鼻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仙道近矣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喜曰三一之旨願賜指示老君曰三一之道神仙所重世莫得

閉子其秘之兩眉間卻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泥丸上丹田宮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卿心中爲絳宮中丹田宮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堅臍卻入三寸爲命門下丹田宮也中有嬰兒字元陽名玄谷皆長三寸同服赤幘赤衣赤履此三一也一云上一紫衣中一赤衣下一黃衣皆一嬰兒之狀下一座金牀玉几常以金爐玉匕攪精華以哺上一中一下一當晝夜存之也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爲精精變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真人然後爲赤子此真一也又○曰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溫意爲形累愁毒憂煩弗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

獸歸之人能虛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餘見西昇經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與太陽合形同臻於道喜皆得其秘再拜稽首敬佩玄思喜於是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遊老君歸其家他日請曰惷愚不知所問願請益老君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以靜故天靜以爲定神靜以爲變人靜以爲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氣爲之應矣子欲靜神先沐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精煉已身魂魄和平乃可入室入室之後或丹蛇來著子心或王母來降或道身應見此皆身中之神試子爾但勿驚怖有問不對有所傷犯應勿爲懼但安心定志其物自去經二十五

日四十五日六十日八十五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五日一百五十日一百八十日並有神來皆是試子安心勿對不能為害若生怖懼為試不過則失道矣戒之謹之百八十日後室內自明安危存亡之事無不預知身中宮府一一顯見二百八十日後衆病皆除一年之後瘢痕皆滅千日之後形神俱妙為真人矣即授喜妙真內解等大清上法三洞真經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毋斷絕喜稽首禮謝乃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綿綿若存吾今逝矣亦反一源老君將欲西適喜叩頭乞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戲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何得焉喜曰入火入淵入地上天灰身没命願隨大仙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洞視耳能洞聽變化不測隱顯莫定尚未可隨吾遠適子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變化隨吾聖身喜再拜曰通神變化之道可得聞乎

老君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語變化之道子能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子行化諸國爾越二十有八日喜復焚香再拜請曰喜幸聞至道欣慶難言願賜著書闡揚道旨以語後世老君曰善汝應為衆真之長當於此究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凡經千載方一傳爾子其勉之喜拜受欣躍持誦奉行道成已遂傳後學云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喜宅南山阜上辭決昇天（老君所以來西適而復昇天者始俟關尹道成同往化西域）喜悲戀請留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之旨戒喜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照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没喜目斷雲霄涕泣

攀戀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史記作紫微）徧及四方（自殷高宗九年至此凡二百七十四年）喜遂以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敘而編之為三十六章以將昇西極之際所演故名西昇經（老君所乘薄輦車歷代寶之至今猶存其昇天臺在樓觀之南今人相傳呼為老君陵當昇天之時五色光貫紫微徧及四方昭王問太史以吉凶之徵太史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外聲教返此昭王命誌於郊壇焉此乃西化之兆也自昭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千年也）喜乃於草樓清齋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俱畢心凝形釋無有飢渴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帝之青龍化生為羊毛體華潔色如青金常在嬰兒之側愛翫無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是邪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翫此羊失來兩日

兒啼不止令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煩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廣湧出蓮花之座老君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花座之上舉家見之皆驚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爲身太和降精耀晃爲人主客相因何乃怪邪尹喜匍匐歔欷悲啼踊躍喜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居安否老君從容告曰與子别後何得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祕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受無極之慶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三年功畢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洎諸仙衆倏忽之頃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褐綠袖交泰霓裳羅紋黃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骨再肉千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高禮文優渥愧何德以祗承敢辭老君曰子慕道積久隱德昇聞修煉勤勞玄功已遂非吾有私於子也子其勉之喜辭不獲乃再拜受命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侍龍駕遊行八方老君遂爲大官聖母說元陽經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老君以積功德緣合昇舉故訖化於其家今成都有青羊宮及降生臺伯陽臺之址存焉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樂朋龜奉敕撰碑）老君謂尹真人曰子昔欲從吾遠遊今道已成可以遊觀於八紘之外也乃吐八方隱文授之喜奉授訖即致八景雲輿老君乘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皇天丹節麾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萬飛仙驂控飈輪獅子啓途鳳凰翼軒策空東遊真人與四天王從焉至日窟常暘之山撥搏桑之丹椹散若木之朱華觀碧海挹東井過鬱池宮暘谷神王東海青童衆仙陳丹椹朱實金津碧醴次登祖山觀芝田採養神草息蓬萊宮復南遊風山登青丘過紫府太元真人紫府先生獻九光甘液白文玉英青林白子此山亦名蕭丘出九光之英火浣之○布次登長離山越赤津入太丹宮南極夫人設瓊花玉酒赤靈火棗至絳山觀流火之鄉息朱陵之闕太和玉真華蓋上公列炎岡朱髓飛丹紫桃雲浪之液而奉焉乃西遊龜臺入七寶園觀飛玄紫文過流精闕九靈金母太素元君進玉文之棗其實如餅命侍女陳反魂靈香玄光碧桃金紫交梨次汎弱水登鳳山入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採七明石芝流精玉膏金光丹醴進焉北遊空洞山過洞陰宮北極真公獻十結神草玄雲季空洞

瓜（其瓜四劫一熟）登玄丘觀朔陰八鍊池息廣寒墟太玄仙伯奉絳樹丹實三玄紫柰進焉復登中嶽崑崙山（北恭人間之五嶽乃海外之神山也東嶽曰廣桑南嶽曰長離西嶽曰麗農北嶽曰廣野中嶽曰崑崙也）遊玄圃瑤臺觀七寶瓊林聆九苞鳴鳳形日月星辰交暉下覽四天下如指掌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天帝神王之下遊處也一面有二百四十門有珠玉七寶之林紫華丹實碧葉瑤音如琴瑟和韻皆應律呂大玄九宮仙人居焉皆自然天廚出入在意天伎雅絕樂難可勝○

○實寓內之清都神真之盛觀也尹真人初受童真之任隨侍老君遊此究利天下五嶽名山洞天宮館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其主者或稱聖帝或號真王或公或侯有所咨啓多論二儀三景陰陽氣候劫運賒促及帝王命錄脩短安危興廢兆人禍福并學道進仙階級黜陟之事調和氣序抑消陽九百六災會之法或請問道德宗源希夷之旨老君皆如所請酬答言辭隱奧世莫得傳老君謂喜曰吾將與汝上朝玉宸遊歷帝鄉作是語時靈音八會雲駢四合冉冉昇虛遂徧歷九天諸天帝皆來迎老君入其宮宇設瓊英玉實月液雲漿靈芝仙果光華映席天樂繁會靈唱妙絕諸天帝仙真皆禮拜請問自然無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太有真公中元太極仙公下元太清仙伯乘碧霞黃素雲輿駕蒼虬麒麟獅子張交輝流霞鸞鳳飛鶴之蓋仗日精命真之旆月華命魔之節星光命仙之旗侍從神仙靈官十五萬（謂上元七萬中元五萬下元三萬所乘駕及蓋旆旗節之類亦各有等降）各持香花稽首拜迎○

○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蘂珠宮老君乃命喜朝禮高聖玉晨太上大道君於是道君賜喜環剛丹果隱伏龍芝珠英玉醴共十二事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之靈山遂之西域（今秦州啓靈山也見有西昇臺聖容殿並在巖下）初老君去周奮西化大秦安息月氏烏弋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其國王及臣民皆奉教戒乃還中國復與無上真人尹喜至罽賓國行化次及條支于闐等國行化且降伏九十五種外道焉至穆王四年甲申老君降遊東海至榑桑會大帝校集諸仙名位高下復分身降于西海至蘇隣國行化俄復昇天穆王少好神仙之道登春山瑤池而歸在位五十四年年一百四歲時尹喜既適流沙其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慕靈迹命駕詣焉為修觀建祠延杜沖等七人為道士以奉祠事夷王之世老君與玄古三師降于蜀綿竹之三學山授李真多以飛昇之道（今號真多治）厲王二十一年甲辰老君降于樓觀授道士宋倫以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并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平王二十三年癸卯十二○

○月老君復出關開化諸國遂遊西海至流鱗等洲考校羣仙功行乃復昇天定王之世王問老君以在世神仙老君對以東嶽有晨禽先生南嶽有匡續先生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予是也顯王八年庚申秦孝公時老君東還又與尹真人等遊於上虞赤城蒙山重過榑桑大帝之所校集羣仙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鶴或衣羽握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地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述經書垂十萬言

傍有二神人捧金壺盛墨狀若淳漆以寫之其墨寫木石皆成篆籀之文赧王九年乙卯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几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秦昭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所經由處爲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停驛尹喜城故墟尚存焉

尹軌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生之從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來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沖等同於先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絕粒養氣專修上法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僚於杜陽宮軌時出遊帶神丹十餘筒周歷天下濟護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或行丹藥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其出入有無隱顯莫測故上清瓊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南極總司君西臺中候北帝中真九靈王子太靈仙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並修行三真寶經上法皆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虛登霄遊宴紫庭變化無方適意遨翔肅命立到徵召萬靈攝制羣魔決斷死生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建通天之冠佩攝神之策服絳章之裙披黃文之帔從東來止于尹真人之觀時道士梁諶叩頭顧陳其所習謂諶曰吾是無上真人文始先生之從弟先生登真時吾年二十八已絕粒養○氣專修上道太上哀吾乃賜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其宮東西四千里南北七百里有金城九重玉樓十所宮殿服玩神芝靈草不可具名其上清元陽大洞諸經百萬卷皆有金童玉女衛之自然有日月星辰雲氣伏光流精洞照其下神仙畧有萬計皆神光虛映長生不死無爲自在或出遊天下或上朝玉京宣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宴諸天參討神仙圖籙品位部御之方或定童真始仙威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兆人建功立行齋醮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術或遊百山千川檢閱神司鬼官考錄罪福之因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歉之事吾所爲無常相或爲道士或爲儒生或爲童愚或爲長老不可以一途限也或與羣真衆仙驂龍轡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逸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或適十洲之島或出八荒之域或入九幽之府或釣碧海之津或挹玄丘之雪或採丹華於閬苑或掇○絳實於玉圃斯並由己身累功研習靈文勤勞甘辛所致爾吾至今已及一千三百餘歲所歷事頗多非爾曹短札所能記錄畧舉其大槩爾八月一日忽竦身騰空冉冉昇天而去獨聞宛然笙簫之音唯餘器服緗素存焉

臣道一曰尹軌道高德妙功行絕倫散景分形神通浩博道德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之爲容如尹軌者真得其旨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杜沖

太極真人杜沖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聞文始先生登真乃于盩靈宅樓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混元實錄云七人）並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志共弘不伐之則也先生本第周康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葺賜號曰樓觀沖居之吟諷道德營護神氣至是穆王聞之爲修觀○

○建祠置沖爲道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也沖居樓觀經二十餘年幽感真人展先生降于寢靖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于左右沖乃拜首求哀案授九華丹經二函謂沖曰老君與尹先生於東海八淳山召大帝校集羣真天下山川洞室仙人無遠不至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老君敕我付爾仙經也沖依方合服而身生玉朕五臟堅潤僅容氣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之甚得其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羣神洞觀衆妙焉穆王親崇道教以祈神仙共棄追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圃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碧海展敬文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壟南遊長離同揖絳山之髓駈策虎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十二年已亥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下任王屋山仙王（混元實錄云年一百十餘歲穆王十九年己亥老君遣上清元君下迎授書考究傳記則實錄所載誤）○

臣道一曰杜沖究道德之妙輕富貴之微○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道德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杜沖豈非以斯道自任而納王侯爲道之歸乎

彭宗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業於杜沖真人深蒙賞接周穆王好尚黃老景慕神真因詣沖遂繕完珍館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廣延天下學道之士以紹仙風仍立典司四時掃飾後西遊崑崙復拜謁而去宗乃棲真味道精貫人神嘗從師採藥忽墮深谷手足傷損遽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行山使之採樵乃被蛇中曹無慍色沖憫之爲立壇盟誓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實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得空映席凝暉留耀洞暢幽冥或晨起脩按則氣象高明常有五色雲霞霏霏臨遠能三晝三夜通爲一息或自沒水底竟日方出若瞑目僵臥輒一年許不動塵委其○

○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澤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言聲清暢與出入常人無異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僻人雖磨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遥想謗毀或及門欲相淩辱宗用氣禁之其人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靈擊之傍門惟聞叩頭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過宗即爲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年少至厲王十三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治

赤城宫

宋倫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一云洛源)人也以周厲王二十一年甲辰歲入道棲止樓觀於是凝心寢景抱一沖和不交人事獨步虛曠日誦五千文數遍服黄菁白木積二十餘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明面放金光披九色離羅之帔建七朕暉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輔真執籙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景中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固遐齡子能修之立致雲軿出有入無徹幽洞冥三光垂耀二氣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也倫於是五體據地聲淚悲咽老君止之乃開寶韞出靈飛六甲素奏丹符以付於倫又曰爾能精修上道味真想玄行之無隙修之能堅保爾昇度凌空駕雲敬則福降慢則禍纏道與能行慎勿輕傳也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玉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有未萌之事預知其吉凶察物如神言無不驗或與五帝内真寢息神仙接汝遊宴山林飄然飛步一日能行三千里凌波涉險即會津路時或逍遥川澤試人之心變爲鳥獸馴其左右或化麋鹿有獵者逐之常相去百步五十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或化鵁鶄之類翱翔原陸弋者羅之莫得而維之或化蠱癩之人方便開示令其了悟而病者頓差年九十餘以宣王三十二年丁巳七月太上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下司中嶽嵩高山神仙之錄焉

馮長

○西嶽真人馮長字延壽驪山人也年十五即通陰陽占候之書周宣王聞之辟爲柱下史常内澄外混懼涉興衰觀天文之錯亂恐禍將及己乃退居託疾潛光幽遯損棄財帛絶去交遊味道攝生研神保氣日誦五千文兼服天門冬五六年稍覺其益精勤勇決誓延天算乃感真人鄧先生授以靈書紫文實神之道長乃纁晨登景御氣遊元於終南靈阜栽巖架遠呼景列曜煉鬼乘蒐迴黄轉赤而面生玉澤經十餘年芳華鬱暢自然青精凝液紫雲蹈泉百絶皆榮三關流潤復遇真人彭宗駕白虎將侍者二人降于室中長設弟子之禮側侍下風脊氣累息從求道要真人曰爾德音幽妙神氣遐清道必歸真當得度世爾欲翺飛雲路玉璪琅玕可精勤無退自當有以相召也乃出太上隱書以授於長長又注真八景味玄九元寓景流霄寅篠太漢爾乃遊邁元隰覿覽安危時逢有疾無不垂護嘗有狂者陰爲治之或十日五日而差或癩人求哀不過一月便愈有人失火奮捄相○連風焰交馳無能撲滅長以意救之猛火自止年八十餘以平王二十年庚寅春三月昇化時天帝遣仙官下迎授書爲西嶽真人上遊上清出入無爲矣

姚坦

玄洲真人姚坦字元泰平陽人也周平王元年遷洛晉襄公送周有功封爲諸侯詔使致禮幣於祠庭重修觀廟給戶五十人及度碩儒一十七人坦時年十九以其稽古偏蒙賞接襄公乃屈膝頓首北面稱師飡風味道彌

歷年載坦之精確儼若神明羣下咸所畏服其子文公亦修欽仰時因四年東遊涇渭復親存慶勞供承藥物坦以紛擾乃遠憩幽岩常誦五千文精思不出時忽岩實傾隤擊折林木若自天下直度其頂驚沙飛石不可稱數坦凝注不顧項又大蛇羣出奔集其居口吸目視將若吞噬之狀或縈繞其身坦終不怖時又山神率羣鬼擎一巨石聳若高峯風馳電激垂相逼迫坦乃張目徐叱之曰爾何物小醜欲為非理吾宿植真界誠心如玉非爾妖惑可得遏吾真路也於是冥心一往斯須自滅乃有三人形貌端偉謂坦曰吾是此山之正神也天帝敕吾故來相試試令過矣言訖而去坦乃服煉松脂數十年中常有青衣童子遊於寢室室中漸明通見諸物後寤降靈人許君授以玄白回形之道及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運心克己妙獲靈感雨中行不霑衣蹈泥塗不汙履目有神光開如電發行常閉目有弟子請之微為小開便流光迅裂衆人驚悸不能自持合之則止年二百一十餘歲以簡王十一年丙戌夏五月忽風雨晦冥雷電奔激人不敢輒出雷聲漸歇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銷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授書為玄洲真人涖於白水宮

周亮

八素真人周亮字泰宜太原人也母曾寢見五色流霄羅覆其宅因感有妊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形長八尺堂堂然有古人之風瀟灑高放不欣榮祿尤明易經子史雖寓言世典而期心真極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亮修之甚有通感人家有鬼怪振動宅宇或化水為血或傷人及畜亮為誦五千文及行隱呪其凶禍自然消沒有遭狐狸黿蛇為魅織人飲食竊人財物以瓦礫戲人莫能遣者亮為誦經持呪邪物各復其真形或死于左右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或鼓琴吹笙同遊商洛亮乃以武絃孤彈八音諧暢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及飛解脫網之道亮修道服芝日覺神驗帝塞與仙人遊行寶洞挹漱玉酒彈琴弈棋嘯歌終日或年如七十髮白齒落經一宿兩宿不出則變為年少姿容更好或被凶人執之戲以囊褁須臾已隱莫知所在其人不覺己自纏縛困於考擊或有惡言向之罵者口中自然流血謝過求哀乃釋年一百九十餘歲以威烈王二十四年己卯天帝遣天官下迎授書為秦隴宮真人出入太清宴遊諸天矣

尹澄

太微真人尹澄字初默汾陽人也年二十八以周安王三年壬午冬十月於樓觀寄慧棟神宅心虛曠清齋諷經不雜人事衣如帶索食纔充口常市香燈列於壇靖初奩中香盡忽有靈薰滿爐焚之皆名香也又嘗然燈無光自然有神光空映此皆精理感發神靈營助也曾行山中遇鹿有傷足躓頓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藥封之後因入山忽遇洪雨食盡衣單困於林藪時有羣鹿掩至相依而止飢則吮其乳安則卧其懷相隨累日不返又於絕巘之上寓居小穴夜中忽有山火炎煙

滿谷欲避無所乃有羣猨連肱而下相攜直上越度危難此又神祇之垂護也至秦始皇聞之屢垂詔致請攝生之術焉至三十年有華山得道茅濛白日昇天有謠歌及帝始皇聞之彌發信仙之意及遣使齎金帛以憑心時欲往蓬瀛乃詔回老君像向東於真人廟南別建廟安著并置道士二十七人賜香田三十頃給戶一百詔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迹雖西遊返則東顧朕方造蓬瀛願垂影響至漢高祖呂太后及惠帝景帝竇太后並相承注心靈域每召幽人逸士常使滿二七八人仍賜弟子各一人增廟戶至一百五十加典司營護禮給優厚祈謁不絕時人崇敬歸者如雲澄以其喧撓乃密告弟子曰吾仙功未就德貧令運要以山林爲家作幽居之子也遂改名林字遂巡山谷逃遁岩壑食柏漱流循危蹈朽契闊林阜形容憔悴幽訪神師備嘗艱苦雖崢嶸亘塗靡不投赴於太一山遇石像芝懸暎青岩夜望有光乃採服方七便日行六七百里後於我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內文及九丹秘訣澄修之大驗遂能封山掌嶽生骸護病曾臨水以投符符水逆流數步洪濤頓絕以藥救暴死皆得生活數年有血食鬼神刻之皆自縛而來或擊殺者或自求哀放者及有遭疾風壞其林屋爲制之他處皆被飛颺其家獨免曾行逢山崩木折奔墜溪谷以符法封之應手而止年三百四十餘歲以漢昭帝始元年乙未六月間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微真人上遊九天矣

王探

黃庭真人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瑋貌瑰態雲爽霞煇洞洽元律深窮道本仕漢爲中常侍中郎以呂后專政探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爲務至文帝即位遐仰其風以逸人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疏德爲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生託以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求取無猒探欣然祕之未嘗疑怪乃密告之曰我試子爾子可教者也遂授以黃庭內修之訣及澤瀉丸方依按累月頓覺神異入南山採藥復止於樓觀後遇太元玉女西靈子都授以藏景錄形之道即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或立叢林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鳥獸而探之本身與人言笑宛然無異復師司馬季主得其神化無方之術常與人同行忽探身散爲雲霧或屹立平地即爲崇山觀者戰駭而其貌儼然猶在舊處年九十一歲以漢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理於大有宮

李翼

西嶽仙卿李翼師真人王探得道仙去以道傳河上公授道德五千文深究谷神玄牝之旨又遇異人傳易洞曉天地陰陽造化是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用能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登天遊霧撓挑無極一日功成道備玄德升聞天帝授書爲西嶽仙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　緘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岡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淬劒池七星井存焉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後修行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道備還蜀中至秦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驅使八百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恡惜而今正爾當奈若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吾愈若得君舐之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瘢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一傳載公房作公昉云唐公昉興元府人也飲李八百仙酒後拔宅飛昇今有斗山觀是其遺迹○混元實錄云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臺山龍橋峯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後復回龍橋峯下煉金鼎還丹丹成已八百歲矣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凡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一云樓賢山今隸懷安軍）九域志仙居觀圖經云李八百於此上昇華林山實錄云李八百於漢州金堂縣三學山白日沖昇石室在浮雲觀西一百步中峯下闊一丈高如之號八百洞天東南角又有洞門纔容人入行經數丈漸漸高廣其深莫測唐玄宗開元初年孫天師授得張天師祕訣藏於此洞人又呼爲孫天師洞武宗會昌中邑人龔氏入此洞獲得六丁祈雨訣一卷每遇亢旱祈禱立應懿宗咸通五年高安道士朱元整入此洞於石函中獲經二卷上有題云真風顯色性元整思曰性姓也色性必朱氏也遂還高安闡授經教盛行於時此洞前後入者甚衆經歷之狀各異惟穢濁之人自有阻障○信乎神仙窟宅不容無道骨者妄入窺測也浮雲觀宋改浮雲山聖壽萬年觀隸隆興府奉新縣

匡續

匡阜先生姓匡名續字君平（一云子孝一云君孝）南楚人也或曰本夏禹之裔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柱下史老聃得長生之道遂結茅於南嶂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唯置一榻簡策數編而已武王聞其名

屢加徵聘不起居歲月之久有少年數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即予舍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居室果唯一石乃扣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先生漸見樓臺參差金碧輝映禽鳥翔翔花木珍異其少年頂玄玉冠朱紱劍佩陞堂揖引先生悟非人世心欲求駐少年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遂飲以玉酒三爵繼索延齡保命湯一啜先生告别而出反顧其所惟巨石宛然先生自得遇之後神觀日益精明而功行不輟定王嘗問柱史伯陽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陽父舉五嶽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遯不見至威烈王時復遣使以安車迎之未至之先先生曰時至矣遂白日騰空而去使者訪其所隱空存靖廬使回因奏請以南嶂山爲靖廬山邦人亦以先生姓氏呼爲匡山曰匡阜曰匡廬其後避宋太祖諱改匡曰康至今其鄉若杜皆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爲三十六福地（混元實録云按爾雅釋名土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言上有三天子嶂也古祀潜山爲南嶽而南嶂爲諸副故亦呼南嶽）先生飛昇之後上帝命司吳楚水旱及賜以主溫之印統轄八部溫神俗因號爲和溫康阜先生先生高弟二人一號白鹿真人一號洪子真今廬山有煉丹洪井白鹿洞是其遺迹漢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顧問此山何神主之博士劉歆奏曰匡續先生得道於此帝由是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雁門僧慧遠遊羅浮回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匡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今東西二林寺是也）而遷先生祠于山口之乾維唐開元間再加興建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爲仙翁土民水旱癘疫禱之皆應南唐保大中相國周宗控節南服而臨九江覩廟貌摧殘復加興建始召道士闕元隱主之以備香火之奉復奏賜田莊一所永充齋醮宋英宗治平中賜額爲觀錫名壽聖行郊祀降祝版州遣貳車酌獻永爲彝典建中靖國元年徽宗詔封先生爲靖明真人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避德壽殿尊號改賜額廣福瓊山白玉蟾題古風云武王笑騎青玉騾生縶老紂而磔之四海蒼生盡札瘥林下拾人甘忍饑有人著書嵩山下亦有首陽采薇者八颱流瘟毒赤子八紘風車吹火馬吾聞康續隱靖廬青牛老人授以書紫皇錫之歛瘟靈天下蒼生漸噓枯既開人間爵十亂膠志茹芝飲春澗定王烈王呼不起秦王船到峭函岸及其望夷已蒼苔中原一鹿走之漢好仙天子天江龍遂封先生大明公晉僧愛地栽白蓮託夢紿牧樹佛宫吾疑老聃昔化龍公意無乃與聃同虎溪之水蟠青龍虎溪之山摩蒼穹後人因笑葛洪錯既到廬山還動脚葛洪去後幾人來滿洞白雲寒漠漠

臣道一曰匡續以周王屢徵之不起礪志於道其視王侯之貴金玉之富曾土芥之不如矣卒能功成行滿白日沖昇道德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誠匡續以之後世得道之士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或飛昇或尸解不知其幾千人矣

其殆本于臣續乎

王子

王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遠去死轉近矣但貪富貴不如養性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乃師桑子具受衆經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伐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煇煇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内者飲之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玉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人莫與其比也而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鬢髮皓白也

杜宇

杜宇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於長平山（在青城味江之上去縣八十里）築城壘居第後鼈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鼈靈子孫世有蜀土傳十二葉至開明尚爲秦所并乃通中國

李冰

李冰楊磨皆蜀川得道之士役禦鬼神驅斥雲龍無所不能當開明氏時游息於蜀故嘗佐開明氏理水爲蜀除患至秦孝文王時冰爲蜀郡守開江灌田萬頃時巫言每歲江伯取童女一人爲婦冰至江祠責之忽不見良久有二蒼牛鬬於岸上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困能相助耶南向腰中白者我變也頃復鬬主簿刺北向者江伯乃死江水不復爲災亦不復娶矣冰琢五石犀以猒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又於縣北玉女房下白沙堆立三石人於水中與江神誓曰涸不出足漲不至肩今如其誓石人今在江左岸上蜀人世世祀水唐玄宗幸蜀以冰功及於人命飾祠宇追加司空相國令諸有水泛之處鄉里爲冰立廟水

勢即止楊磨亦有神術能伏龍虎亦於大旱江側決水灌田與龍爲誓

魯般

魯般燉煌人功侔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謝之般爲斷其手其月吳中地大雨

馬成子

周秦之間天下鼎沸强侵弱衆暴寡輪轉征伐人不遑安扶風人馬成子覩而歎曰百年之命六尺之身不能自保者舉世然也天既生我必有可延之道何爲白投於死乎我聞道者萬物之祖稟生之元化生之本天地之根歷世不變湛然常存我何由得明師而示我修道之門乎興此念歷年遂棄家訪師求道聞岐山之陽汧渭之側有伯陽川是老君與尹喜經行之所有老君授西伯至道之臺乃往尋焉至伯陽川適遇一童子問成子曰何求而登山耶成子告以求道童子笑曰我事老君萬二千歲矣尚未聞大洞希微之道今子幾歲遊隘陋踪之內而欲求道不亦難乎成子異其言再拜稽首求哀請命曰朝菌之生瞬息之命非聖人延之將復委朽壤淪糞土一失此身何時復得聞道乞聖人哀而教之童子曰我太上之侍童爾年且幼眇未聞大道無以教子但子苦志丘泉勞迹損神孜孜念道亦甚可念然我聞太上老君昔謂鬱單天王曰道生萬物物不離道得道者生失道者死道在於身不在他人今子勞涉山川履此險艱蓋爲有志然去道遠矣成子復拜問曰道之在身何門修之童子因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臨卭鵠鳴山隱居石洞中有一人身長丈餘麁裘毛幘策杖而至詰成子話隱地之術因謂成子曰此山有石鵠三百年一鳴鳴則此山之中有得道昇天者此鵠頻鳴子當昇天矣乃授以神丹告之曰太上道氣爲內丹藥爲外丹陰功爲內丹金石爲外丹子煉氣胎元受於黃蓋童子黃蓋玄天太陽之子與金華玉女侍太上左右歷億劫之數而常若童顏子遭值此師與覩朝太上亦無異矣內丹既然吾外丹亦自太上所教太微帝君太微帝君乃授後聖太平君太平君以訣授我我於中玄之山鼓八風之橐煉五緯之精運日月之爐合乾坤之氣役三元召萬神煉之及九九之年而丹成今以授子朝九天而服之當拜太上太極上卿九華侍郎入侍玉晨列爲高真矣言訖乘雲而去成子敬受服之謂門人曰此山道氣非常常有大功高真功冠三天者於此得道三百年應爾遂白日昇天後天師張道陵亦居此山太上降之授三天大法師領太玄都省果三百餘年也

楚康王

楚康王未見名本懷王之後也素有賢行服衆故國人立之秦始皇吞併六國爲三十六郡康王窮蹙乃逃奔於廬山遂入山東南深谷以避難於是潛禱於山神冀有陰助時將軍王翦領兵至谷口見煙霧濛靄雷雨暴集洞壑涌溢不辨道路翦始懼退師康王得免遂見人馬之迹其去甚速今山側有馬跡嶺

是也康王乃歎曰昔舜南巡不返吾得隱廬山老林泉足矣愈入深谷不復出久之遇異人得道後人入山時有見之者顧其舉動異常問之得其髣髴或自言其名氏梁大同初乃立觀其側武帝詔爲康王觀戴師俞贊曰陳舜俞廬山記稱楚康王昭以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卒魯陳鄭許之君送葬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時楚方强去王翦滅楚者凡三百二十六年其間寧復有康王邪殊不知周前有定王瑜後有定王介魯前○有文公興後有文公貫則是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也審此則康王昭之後復有康王固無足怪偶太史公不之載爾况廬山名賢多不見於正史而雜出於傳記邪

唐建威

秦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又姓李氏一名雲刀姓宋氏悉不知何許人始皇時三人皆武士有大功於國爵位崇重既而見秦政日亂乃相與謀曰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小人滿朝正言不用王道失序政事乖錯不早爲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官學道訪名山入煙蘿如麋脫羈塲無復反顧之意遂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峯下愛其山水之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羣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流泛湧旦視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天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真玉洞潛棲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棲于溪側種桃茹芝爲養○真之具建威曰當志以施貧德又曰當藥以濟病雲刀曰當言以辦迷異術同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空雙鶴飛舞自是三人得道仙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河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趙　道一編脩

孔丘明

孔丘明駱法通吳天印張法樞謝志空周仙用鄭武君謝幽岳楊元中何紫霄輩十三人當秦之二世惡聞其亂因相與交結浩志罷官遠訪大道内三武弁李德又宋雲刀唐建威莫詳氏族爵里初至廬山便欲休息一夕疾風甚雨結成一溪溪中得石刻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旨玉洞潛棲三人遂留溪○今靈溪觀是也十人者孔公家玉笥山西南吳公家淦江之西孔曰江南群玉峯係第十七洞天號大秀法樂之天山秀洞靈可隱棲遯初志如此豈得中道而廢十人結束前趨群玉孔曰洞天之西奇峯聳秀必有靈巖總息朝元果於東南石壁之前逢一函穴壁上有古篆又云洞天西門十公俱是恬退上士煉神怡氣殆非一術一日有素服老人持銅盆貯小鯉魚十枚曰此魚有異宜善視之亟於洞天之後穿池以畜後人呼爲養龍池何

紫霄好遠遊而多簡慢衆勉之而不聽九人知不死可學而行之愈力漢景帝時修煉道備神降於庵自稱洞天司命告九人曰子等精誠至矣今北酆落籍名鏤南宮遂傳還丹之祕而去丹成服之神又至曰上帝詔且至

速之遐仙臺以須時偕登而衆仙已至肆筵祖餞頗如君臣之會酒行畢清風穆然雲物駢集香氣襲人九龍控馭鸞鳳前舞玉帝勑遣繡衣使者青衣童子賫玉冊十道霞衣十○稱金丹一合霓旌羽節俱至臺上獨有何紫霄遠遊未回從辰至巳九真服丹更衣整駕○相待不至留玉冊與霞衣一稱及一素冊在飛仙石上以遺之仙樂嘈清群仙趣駕孔真歎曰仙良仙良子何之鄉吾今往矣子獨莫亡俄而氣勢漸高杳不復見九龍駕乃當年所養之魚耳九真於東陽治石臺煉十寶劒未仙去時一與仙良佩一埋遐仙臺餘鎮洞天八門矣

何紫霄

何紫霄字仙良或云姓鄧九真已飛昇而仙良方歸神情飄蕩泣對煙雲上飛仙石受稱與冊司命真君至曰真人有違玉詔不得同昇九真元會功行未圓可隱元龜洞發稱掛衣視素冊其中有服太清草法云可以成地仙亦言山之東北有洞在平野此地仙之府可居仙良已覆其稱於峯頂俄化爲石後人因以名峯而狀亦酷似又放白狼犬各一以食仙藥皆得騰身而去仙良餌太清草行素冊祕法不決日已能凌虛殘山之巨石飛入石洞所謂地仙初神道魚蓄之池變九龍以○騰九真復視之池無有矣獨一魚乍出乍沒○後亦化龍潛伏幽洞耳

唐公昉

唐公昉（一作房）興元府人也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號之（開山經云斗山五穴通崑崙諸山中有千歲蝙蝠名由走食之壽千歲）薛蘿杉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畝許陷爲坑此蓋連地上昇也一云公房舉宅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有前人題詩云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訟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栢秀露華煙羃鎖驚飈又洋州有寒泉山漢中記云秦唐公房師事仙人李八百公房中渴八百以杖指崖出湧泉即此山登之者必加嚴肅或諠譁立有風雷暴起因此爲名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常暫歸化爲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冢纍纍遂高飛沖天而去夫左元放爲羊令威爲鶴斯並一時變化之迹爾非永爲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於滄州得力士爲鐵椎重一百二

十斤秦皇東遊至博狼(音浪)沙中良與客狙(千豫切本作覷審伺之)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閒從步游下邳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褐衣吾裁)直墮其履圯下(顏曰直猶故也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良殊大驚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沛公欲擊秦嶢關軍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取秦將秦將欲和因其解(音懈)擊之秦兵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見羽鴻門(語見漢史高紀)沛公為漢王良因說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固項王意漢王還定三秦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併滅楚羽○以故北擊齊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兵敗而還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顏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破楚)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布連彭卒破楚者此三人也良多病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滅六國陛下誠立六國後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請借前箸以籌之(見西文一卷言六國不可者八)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韓信破齊欲為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語在信傳)五年漢王壁固陵諸侯不至良說漢王諸侯皆至(語在高紀)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乃封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陽云云(見西文一卷乞西都關中)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四人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吾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后如四人意上曰豎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自將而東良疾彊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傅太子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傅事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引古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截四海橫截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四人之力也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良乃稱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後六歲薨謚文成侯良始見圯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薨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出前漢書）道書云良仙去至八世孫道陵得道飛昇太上遣良下為詔使焉

（臣）道一曰至人隱則上仙顯則瑞世是故獨善其身則誠意正心修身兼善天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未嘗不兩存顧所遇窮達隱顯如何爾張良可謂兩存其道者也道德經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此正○○張良之忠於韓而成漢之功業也然神仙雖以功名成就於世是豈圖富貴以自榮蓋亦行其志也故終為避世之歸焉經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非此之謂乎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戶牖及生數歲寡言語不為兒戲（一云得仙道與衆兒俱戲常騎鹿鹿亦如常然遇險絕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也答曰龍也）少以至孝著稱年已十四母方食鱠曰

吾偶思資輿瀧鮓恵遠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乃去母以爲戲言見悦爾食未竟耽來鮓於前曰此資輿瀧鮓也母曰汝最爲謹厚資輿瀧去此二百餘里汝不一時往還何詐也耽曰市鮓時見舅兒來言致意母不數日亦來謁母矣母擧鮓而食與資輿瀧鮓也不數日舅至具言市中見耽母亦大神其事(一云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還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見因書還家人大驚)耽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擧有日翺翔雲水之鄉脫落塵泥之外命蒂胎根已爲○我有琨臺紫府本是各家陰陽不能陶鑄天○地不能管轄陵谷遷而此不可遷日月老而吾不可老眞元一氣萬古長存母曰吾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何言去乎耽曰常聞師曰一人昇仙九族受庇雖過去者亦不爲下鬼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一櫃封鑰甚固願母母開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一云)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郴人大疫乃殖橘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一云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眾半汲此井水飲之無恙後果如所言)語已有五色雲下庭中簫鼓隱隱而至耽乃昇雲泣別母與鄉人冉冉東南而去鄉人數百郡官悉見之時漢文帝三年也(一云耽道成一日有數十白鶴降於門耽遂乘之昇雲漢而去)爾後母凡有乏禱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耽謂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見二鶴凌空而去蘇仙沖昇之後二年郴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與僚佐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不數年耽母有疾耽嘗來問疾不久耽母傾喪壽百餘歲朝廷乃命郡守送喪遂○○葬蘇山之南於時猿驚鶴悲風慘煙昏愁雲不散悲雨自泠山頂聞哀泣遠聽而近近聽而遠郡守率郡僚郡人詣山慰耽雖聞仙泣而不見其形郡守盧獻可乃曰不因慰問無由拜仙願得一見仙容以消塵障非其一身之幸乃九族之幸也耽曰仙凡異道升沉殊塗吾不惜令汝見但恐汝輩福尠不能盡見吾也乃曰吾令汝見吾之半耽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郡官見面若眞玉艷而有光臂亦紺毛與日氣相射郡官再拜跪慰仙耽曰山路絶險遠勞郡官吾欲造一橋令汝等安然至家愼勿回顧也乃取玉軸金庭經一卷對空擲之俄成巨橋若玉虹之架空欄楯皆金寶爲飾盧獻可率郡官隱隱而陞不久到郡惟判官張信臣回顧墮墮絶澗爲朽木敗葉藉地不曾損三日方到郡耽母之終山上哭聲服除乃止後郡守以其事聞於上封其山爲蘇仙山名其觀爲蘇仙觀郡守以時嚴潔醮祭焉元結詩云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泠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蹤得蘇君迹白日霓旌擁上天又沈彬詠蘇仙山詩云眼穿林罅見郴州井裏交連側局楸味道不來閑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煙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下水東流宋初儀有一鶴棲郡齋屋脊久而不去郡僚子弟輩聚觀乃彈之鶴乃擧足畫屋若書字焉郴屋皆以板爲瓦也鶴乃騫翼昇雲而去郡將乃遣人陞屋即見所畫字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

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群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雲外卻返吾居（一云耽騎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illegible]是人民非二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仙彈我何爲）郡將取其板藏之府中後乃歸之本觀仙亦不復再來高宗紹興間賜蘇仙爲沖素普應眞人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漢文帝時賈誼宋忠爲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或遊屢肆試往觀之焉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誦陰陽之紀二人曰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舉之君何行之迂也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令蠻夷不服四時不和徒趍趄而言相引以勢相延以利賢者乃可羞爾夫內無饑寒之累外無刼奪之憂處上而人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不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群公等瑣瑣不足知長者乎二人忽爾自失後相謂曰道尊者安勢高者危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爲人生計而不審身無所處其後宋忠抵罪賈誼感鵩不逃季主之鑒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宮中師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去之際留枕席以代形粗如其眞身家人瘞之於蜀盤山之南諸葛亮爲其碑讚云玄漢大寂渾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後常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河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脩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眞誥云潁川劉偉惠漢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事司馬季主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隱桑樹之下遺蹟在汝南安成縣

鮑叔陽

鮑叔陽者廣寧人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與司馬季主俱在委羽山師西靈子都得尸解之道眞誥曰遺蹟在遼東薊城之北山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丸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

不得度世又有王公者於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乃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劉憬

劉憬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皆窮於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録送京師文帝每旦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憬後以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敢取憬焚之一夜失憬關鑰如故閶闔門吏行夜得憬送廷尉憬語獄吏云官尋殺我殯後幸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驗之果不見尸但有竹杖爾

臣道一曰劉憬以臂長而解於兵以身而殺身也使劉憬知有身則不知有道知有道則不知有身惟其不知有身則得道之妙身外之身非一日矣此其所以被殺之後開棺惟竹杖也道德經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學者當深究其旨

嚴青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骨應得長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爾并教青服石髓法青受之隱居山中無他佳器唯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即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出山下此神便爲青挽船也人但見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巡夜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囚叱從兵使収録犯行人青復叱其從神曰皆録其夜行人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爲住此都督說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吾家速往叩頭謝青自說昨實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遣放昨所録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者每見行人皆先問非嚴公乎青後斷穀不食一年而入小霍山仙去今吳會多奉事青爲嚴家道但不復知食藥物以求長生惟存其祭祀爾

王谷神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幼而頴悟不居榮寵通老莊文列妙於星緯周遊名山渡荊渚泛瀟湘至南嶽卜庵於金母殿後修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値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群乃延之卜隱於西峯帝厚賜兼封王爲太微先生皮爲太素先生以上卿禮待之三年控碧騾上昇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閒頭白光高數尺怪而呼問之老父狀如年五十許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體光華不與俗人同帝問有何道術邪老父

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墮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受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得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巫炎

巫炎者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而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子都答曰臣年今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帝召東方朔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昔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不能自温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各各疼痛又足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已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强健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頓首曰臣誠知此道爲眞然陰陽之事公中之私臣子之所難言也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爾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餘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後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勝於他帝遠矣

李奉仙

李奉仙者東蜀人自幼不語年十八常欲寒棲以避臭茹人問之曰知白守黒道貫昏黙我師南嶽公云吾周靈王太子吹笙者也子三生奉道而所試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綱之法將昇度南宮吾師浮丘公授予今付於子子宜勤焉若更遲此生萬劫不度吾將爲南嶽司命侍帝晨又補桐柏眞人言訖遂隱漢宣帝詔不起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黄山君

黄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爲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爲木中之松柏也

呂恭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忽有三人在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授新學者公既與同姓又字吾半是公命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闇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采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祕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恠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爲虎狼所傷爾

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爾恭承光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陳安世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爲灌叔平客禀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忌神忽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爾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使我云爾二人甚嘉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又曰汝好道希仙耶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爾二人已在其耳邊呼曰安世汝來何晚耶答曰早旦來但不見君爾二人曰我端傳汝道爾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誡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誡二人常往其處叔平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復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爾叔平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爲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爲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後亦得仙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年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田得書掘發棺之中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張禮正

張禮正始明期二人昔衡山中學道者禮正以漢末入山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共止巖○中後俱受西城王君傳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年（真誥云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爲沙門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日行五百里後入九嶷山（真誥云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方諸故室俱爲土山下注云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爲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是爲前服丹已三十年猶更出查也）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住壽春吳大文家

大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大文曰王陵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大文竊以語弟弟無意泄之王陵聞之以爲妖言惑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奮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大文父曰匆匆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大文出户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大文出見根故在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大文曰王太尉當族誅爾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大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爲下土之士也

黃敬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爲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爲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眞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學○我所爲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窮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黃子陽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能度世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亦號河上丈人漢文帝時結草爲廬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皆令誦之有所不解者數句時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裴楷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使齎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手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荅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使予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

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晤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宏慈有以濟之則幽夕睹太陽之光矐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予註是經以來七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傳非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所在一云起霧而去今有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臺遺迹存焉

臣道一曰河上公結廬於河上淡然不謀泊然無為其出有入無隱顯聖凡非一日矣道德經曰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是誠河上公也一旦漢文帝聞其有道親駕詣之河上公乃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厥後文帝以恭儉化天下後世議者謂漢文帝有三代之風豈非河上公道德之化邪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安期生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始皇異之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以赤玉舄一緉為報留書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漢郊祀志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顏師古註云合謂道相合也混元實録云安期生後以道授馬明生馬授陰長生陰授爾朱先生又按史記云樂毅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老言其本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又曰惠帝元年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仙傳云有王老者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為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延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生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因謂之曰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為不吐不納眞一充於內而長生飛昇矣勿使汝思慮營營勞爾之生也太上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是眞道矣言訖昇天而去又抱樸子云安期生龍眉頼以修養服金液長生其止世間或延千歲而後去爾

臣道一曰秦始皇以窮奢極侈慘刻之君安足以語道安期生委金璧而去者所以示之廉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所以示之仙不可學矣乃欲強一時之力入海以求蓬萊其可得乎安期生非秘其道也秦始皇不可至於道也道德經曰天地不仁以

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秦始皇繼耳目之欲以勞動天下曾不休息與天地聖人之心相違亦甚矣舍道而求長生道外豈有仙也哉此安期生所以不容迹於海内而去之蓬萊也

馬明生

馬明生一作鳴生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賓一作賢一作實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眞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絶世行步○其傍問君賓曰汝何傷血也君賓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柰何君賓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絶瘡合無復慘痛君賓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報恩施惟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嘉可見隨去否君賓乃易名姓自號爲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絶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灑掃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恠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輙見有仙人賔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眞仙彌日盈坐客到輙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殽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爲集于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黄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視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爾輙不怠惰夫人數而謂之曰汝眞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而莫之廢雖欲○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眞有子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秩此人間御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眞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令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眞人不

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曉金液還丹之法其方秘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生至乘駮麟身著緋衣頭戴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鞶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菓廚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擬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贈詩其一曰暫舍墉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眄太清闕雲樓鬱嵯峩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煉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婆五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蝸與蟇顧眄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琢磨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其二曰昔往崑崙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仙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榑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輦靈顏亦何鮮啓我尋長塗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則軀身顯明生受詩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几北到圓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嶷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真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昇天但先服半劑得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怪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翕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醒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消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仰揉瓊瑶葩俯漱琳琅井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巇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姿玉爲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綠葉豈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真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獨遠舉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嗷嘈天地中囂聲安得附

陰長生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末聞有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

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親運履舄之勞明生不敖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十有餘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責罵之長生乃和顏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令以糞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懼於進速也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眞是能得道者也

○乃將長生入青城山煑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歃血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長豪樂希執卑遜克身勵己若臨水谷不能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耄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捨身尋眞天賜嘉會有幸遭逢自執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觔力弱薄微效靡騁恩養不酬夙夜感悅告以更生頻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澤之霑所謂絶氣與其蘇息瞽暗開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謝昔太歲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眞人洪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絹之誓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下祭而受爲之不成弟子預在典室嘗侍帷側亦具聞諸仙起末得道之言說昔授丹節度矣先生今日見諭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困窮矣明生慰喻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味專炁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

○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不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與妻之入忠州平都山修煉服丹白日昇天臨去著書九篇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以来高士得仙四十五人迨千爲六矣二十八人是尸解去餘者白日昇天焉又自作序云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眞人行乎去來可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以黃素及金簡寫丹經三通各藏於嵩華及綏山縑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復有四言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文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蒼霄

○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遥太極何慮何憂遨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聖師體道之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壞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

比委放五經避世自適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違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已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子得度世神丹之力（今平都山景德觀刻碑傳世）晉丹陽葛洪曰嘗聞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嚴屬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爲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臣道一曰陰長生艱難事師不得其道而不倦誠之至矣非常人之所可及也故同時事馬明生者十有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卒得其道焉道德經曰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長生之謂也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柰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柰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一云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也世襲簪裾惟公不仕修眞潛默養志虛無每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云未盡纖微復作補塞遺脫一篇繼演丹經之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公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之令行於世後來解註者數家惟眞一子彭曉所解最正丹成仙去書幸流傳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魏伯陽善人也不私其寶而與天下共之善之至也蓋自廣成子發三丹九鼎之秘以明至道歷五帝有夏之世雖神仙

服胎傳授間聞於人丹道之玄幾絶響逮至殷周太上復化身降生世間斯道下刑揚至前漢諸仙微寓歌詩斯道猶未大闡至伯陽假易道作參同契至道之微盡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無窮善人之寶其泄矣此其教隆於漢晉盛於隋唐以迄于今豈非伯陽之功乎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河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周義山

紫陽眞人姓周名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官祖玄漢昭帝元鳳元年爲青州刺史父秘爲范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爲人沉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細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之日輒遊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窮乏饑餓之人解衣給食時時登陟名山喟然悲歎或入石室中歘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沉美咸往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旣不得已遂出相見咸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凝默内閑歛神虚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饑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黄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槊不復須陰丹内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内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饑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故也雖復斷穀人體重滯淹淹淡悶所夢非眞顚倒反錯邪俗不除皆由此

蟲在内揺動五臟故也其方用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黄六兩朮七兩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雲芝英五兩凡七種先取菖蒲根煑濃作酒使清淳重羙一斗半以七種藥㕮咀内器中漬之亦可不用㕮咀三宿乃出暴之之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暴之須酒盡止暴令燥内鐵臼中擣之極細篩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内弦實上氣心胷結塞益肌膚令體輕有光華

○盡一劑則蟲死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丸加曾青黄精各一兩以斷穀畢若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食衆草苣勝茯苓朮桂天門冬黄連地黄大黄桃糗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其力然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也但可為延年益壽爾君按次為之服食朮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内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眞人為友拜為仙宮之主其位可同眞公定元公大生公及中黄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為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羣集清虚之宫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涓子祕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為眞人我之道非子眞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

○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菌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矣子可遠索師也君再拜受教退而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遂廵行名山尋索仙人聞蒙山欒先生能讀龍蹻經遂往尋之遇衍門子於是授龍蹻經及三皇内文登王屋山遇趙陀子授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祕符又遇黄先生受黄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登嶓冢山遇上衛君授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録右庚素文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遇中央黄老君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内君頓首拜乞長生度世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内見白元君邪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黄老君曰子道未足未見無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眞道經授子矣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無英君乃為眞也可壽一萬年矣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授太清上經登峩嵋山入空洞金府遇甯先生授大丹隱書八禀十訣登岷山遇陰先生授九赤斑符登岐山遇臧延甫授憂樂曲

○素訣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登牛首山遇張子房授太清眞經登九嶷山遇李伯陽授李氏幽經登鍾山遇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七首登鸖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丹登猛山遇青精先生授黄素傳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授隱地八術登戎山遇趙伯玄授二九素女術登陽洛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紫書登霍山遇司命君授經命青圖上皇民籍登鳥鼠山遇墨翟子授紫度炎光内視圖中經登羅名山遇大

帝候夜神童授金根之經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登大度山遇劉子先授七變神法登都廣建木遇谷希子授黃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登桐柏山遇王喬授素奏丹符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授上元眞書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授黃水月華四眞法登合黎山遇皇人授八素眞經太上隱書登景山遇黃臺萬畢先生授九眞中經登玄壟羽山遇玉童十人九氣丈人授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到桑木登○扶廣山遇青眞小童君授金書祕字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龔仲陽授仙忌眞記西遊登空山見無英君視西服洞房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其中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綾之袍光赤朝霞流景曜天要太上靈氣之章佩九帝驅邪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運青宮之氣氣冠萬神乃未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參天垂暉映神玄黃徹虛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策戴招龍皂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右英皓青之室朝運生者也中央黃老君是太極四眞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游崑崙黃闕來其外紫户在其內下與二君入洞房圜三寸威儀具焉夫至思神見得爲眞人若見白元君得爲下眞壽三千歲若見無英君得爲中眞壽萬歲若見黃老與天相傾上爲眞人列名金臺君既詣之乃再拜頓首乞與上要訣黃老君曰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瞑目內視良久果○見洞房之中有二神人無英白元君也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黃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白日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眞之道君乃還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白元君無英君黃老君遂使授之大洞眞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眞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上詣太微宮受書爲紫陽眞人佩黃旄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飴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眞人君處其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嶓冢爲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嶓冢山有洞穴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閬風也

道一曰周義山稱疾養晦積德累仁終始一誠廣參衆妙眞神仙之博學者也觀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詣之咸大發清談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義山乃凝默內閑斂神虛靜領而和之一不答也道德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義山之意也

王褒

清虛眞人王君名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盛君父諱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黃門侍郎侍中左將軍鴈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獻替納言推謨掖樸拔領率職莅民政以禮成措刑寬賦

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遂名沸絕圖聲馳京夏君即開夜之感喟然悲歎曰人間塵譁趨競得失利害相攻有踰蟭雞之視老燕矣遂決志辭親入華山中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仰而望之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輦手把虎符朱鉞啓途握節執麾曲晨傾蔭錦旗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誠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為至矣君乃馳詣輪轂之下扣頭自搏而言曰褻以肉人愚頑賤少好生道莫知隱訣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舉正直爾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上蒙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樓觀瓊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攜共坐君時侍側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廚臙呼吸立具靈殽千種丹醴湛溢燔煙震檀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璈於七芒崆峒啓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洪鯨湧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遼靈歌九真雅吟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眾仙揮袂萬神遷延羽童拊御慶雲纏錦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視此子心胖澄邈神停形凝圓晨丕渙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西城真人答曰蓋聞性稟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等發瓊笈披綠韞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君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遂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給飛飈之車東行渡啓明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大帝君稽首再拜大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玉籙次南行渡勃海丹海登長離山詣南極紫元夫人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次西行渡庚丘巨海沉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綠字迴曜太真隱書次北遊渡彫柔玄海濟飲龍上河飽瓜津登廣夜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靄黃素之雲勃蔚八景之暉飛真萬億不可稱數君再拜道側乃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金章及賜太極隱書龍明寶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散華流煥映形又退

登閬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變流景玉經乃越欝絶濟弱河西詣龜臺謁九靈太眞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三華寳曜瓊文琅書靈咩上録七晨素經退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山周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處丹靈白玉宮飛映絶曜紫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宇之上奇麗玄黄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眞人蓋無數也君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久時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西林藻授君金眞玉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霞又使清眞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齎神策玉璽授君以爲太素清虛眞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太素寳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祕籍山海妙經悉主之又總括洞内明景三寳得乘虎旂龍華金蓋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

梅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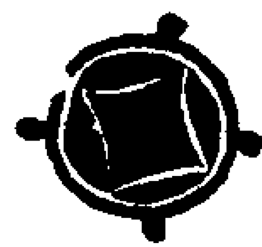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漢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權而京兆尹三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譏切王氏上不納又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終不見納是時福居家讀書養性爲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爲吳市門卒云前出漢書○道家云梅福得道仙去豫章職方乘云梅嶺在西山極崇峻羊腸而上五里至頂山下有梅仙觀今號陽靈觀觀之上有梅仙壇舊說梅子眞棄南昌尉學道於此梅嶺之下白石源水出焉又云墨池在南昌縣治東漢南昌縣尉梅福故宅基因立爲觀水竹幽茂晉王右軍羲之典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久之不能去因號墨池宋謝靈運亦甞居此一年著老子經隱述并䟽一部唐太宗貞觀中號太一觀禮迎萬天師居之高宗龍朔二年來致醮祭夜有雲降殿上至曉而散壇上有仙燈之祥玄宗開元間即爲開元觀玄宗自書額宋徽宗崇寧二年爲崇寧萬壽觀後又曰天寧十道四蕃志載梅福池福種蓮華池中歎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桔形爲我辱妻爲我妻遂棄妻入洪崖山豈墨池即此池與如撫州之梅山梅仙觀隆興府豐城縣之梅仙觀有仙壇丹井在焉臨江軍新淦縣之玉笥山承天宮瑞州新昌縣之梅墩宅仙觀梅仙觀皆梅福經由修眞之地建寧府梅山在城南○三里方輿記梅福嘗煉丹於此有昇仙壇梅仙事實云梅君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閩入支提山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於巖上結庵積年遇空同仙君授以内外丹法乃至雞籠山修煉不成次至毛竹洞入演仙山復往玉華山次至烏石山至翎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降謂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也梅君遂至飛鴻山結菴修煉千日功成神遊體外丹光燭天梅君服丹訖趣裝登涂復回九江只見祥光射日紫霧浮空雲中仙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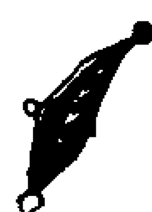
嘹亮金童執節玉女持旛力士控鸞侍仙捧詔梅君拜詔謝恩乘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鴻山號曰梅仙山也宋神宗元豐五年七月勑梅福在漢之際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化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益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勑朕鑾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爲東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冐風波之險凡所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貺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諫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吳市而莫返既嚴祠館亦錫封名兹復益以美稱蓋少敎於新渥其歆異數少慰平生可特封壽春吏隱真人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此如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者也又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此如新室王莽祀分而竊位者也以湯武之仁猶不免見譏議於後世況以亂臣賊子專權擅柄以誅篡弑之事乎善乎梅福之上書詠詆王氏朝夕之漸其慮患也深矣其爲綱常之計密矣惜乎當時人主不能用其言卒成其禍爲姦僞之倡遂使後世如桓玄侯景之徒紛紛皆是也道德經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豈非梅福欲以斯道增乎三綱五常之重而不幸乎道德經又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河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裴君

清寧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明帝二年君始生焉爲人清明顏儀整素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鍾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慚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頗知道宿舊人傳之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硃子正似北斗瑤光星

自背巳下象如何鬼既有貴爵又當為神仙天下志願子保事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内術世莫得知吾昔遊焦山及鷩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子與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十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眞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子於是授之以諸階存思運用持呪等法及○授諸高眞經書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又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茯苓五斤盛治去外皮乃擣下細篩以漬白蜜三斗中盛之以銅器可耐熱白瓦器以此器著大釜中著水攪半於所盛藥器腹微火燒釜令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藥令相和合良久蜜消竭煮出著鐵臼中擣三萬杵令可丸旦服三十丸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可夜讀書二年可使鬼神四年玉女侍衛十年夜視有光能隱能彰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害不能傷疾病不能干色反嬰兒肌膚充悅白髮再黑聚有漉光凡合藥齋三日煑之於蜜室盛奕勿令婦人雞犬見及纖慢之也五斤茯苓三斗白蜜為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煑藥器上勿露也煑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大以好薪炭不可用蒸當用意伺候杵視恒以為意欲併合多少在意藥成預作丸盛之以密器可經千歲不敗支子元服胡麻法渝先生於黃金蠶祖山中授支公也胡麻三斗肥者黃黑無鉤可擇之使清潔於微火熬令香氣極令燥細擣以為散令没没爛勿下筵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中攪令栢和使調匝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煎茯苓法同候令煎竭可擣乃出擣之三萬杵如梧桐子大旦服三十丸盡一劑腸化為筋不知寒熱面返童顏役使眾靈蔣先生惟服此二方已淩煙化昇呼吸立至出入無間與乘群龍上朝帝真位為仙宗也

欒巴

欒巴字叔元内黄人（仙傳云蜀郡人）事漢桓帝四遷桂陽太守甚有政聲後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小人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使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以為懼終皆安之桓帝崩後靈帝即位陳蕃被誅巴坐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出後漢書）記纂淵海云後一旦大風天霧晦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仙傳云欒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唯唯乃平坐即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稷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壻願見之鬼巴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擕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扣頭乞活巴勑殺

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後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噀酒爲雨以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别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送時因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眞誥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慮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鶴鳴赤石山中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學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紀曹公操聞名召取閉一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朞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道慈曰學道當清靜無爲操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忽爾慈曰知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意公欲高尚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爲設飲慈曰今將分曠願乞分杯飲酒操曰善慈拔簪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分許慈即飲其半送與操操不喜未即爲飲慈乞盡飲之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揺似飛鳥之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杯良久乃墮地諸人乃視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引鱸出皆三尺餘操又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頃即得薑并獲使報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不意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有人見慈住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户中有一慈户外有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聞而惡使將軍引出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頃六慈俱失操乃令閉四市門而索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著葛巾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遂人便斬後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喜言果左慈頭也既而視之一束茅爾還覘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荊州來者見慈在荊州矣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

立而言曰遠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老羝屈前膝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上文所載多同後漢書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詣表云有薄醴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

○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慈之意慈委表去入東吳丹徒徐墮有道術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梢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扣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逆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屐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鞭馬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丹成仙去眞誥云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漢獻帝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

○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溪橋之北

孔元方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始得此藥時年已老自後歲歲更少常如四十許人郗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業五經及當世之事尊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請元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直以杖柱地乃手抱杖倒竪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了不之顧惟露坐籬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爲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數月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栢樹往復從棘草間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諮其居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道伺見元方入室愚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

○得見我汝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則頓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寶閉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年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大陽人也在鄉里累歲

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先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始擔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蓐襯坐其身垢濁如泥漆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常著單衣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爲賢後野火起燒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過庵燒盡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折庵索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臥之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别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魏書云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陽翁伯

陽翁伯事親孝葬父母神感之泉出墓側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生美玉一日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於親當夫婦仙後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數年夫婦俱昇天又搜神記云陽翁伯常以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出白子一升與之曰種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美玉一雙即可以所種得玉璧遂妻之

李意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主時尚在也有人戲四方郡國宮觀市里者意期即爲撮土成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纖微爾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吳報關羽之忿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去先主不悅果出軍爲陸伯言所敗師屠十餘萬衆僅得數百人還兵甲蒭粟略無存者先主慚恚發病而卒於永安諸人乃追念意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也漢靈帝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眞誥作孫皓誤）用爲信校尉黃武二年契學道師介琰受玄白術居茅山之東久之能隱形遁迹時與弟子採伐貨易衣糧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眞誥云有弟子二人一人孫賁孫女壻華也一人陳世京也世京孫休時作侍郎）

李阿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強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切憂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父怒阿即收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

强强遂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舁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即死强守視之須臾阿復起以抑脚而復如常强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九域志資州集壇山昔李阿真人修鍊於此後於司州新津上昇

臣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歷年已久覩其汲汲以濟孤貧爲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教其意亦深矣觀其語古强曰爾隨吾行耶畏虎也此正道德經所謂陸行不遇兕○虎之意彼古强者雖能具眼力識阿是異人又豈能知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哉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除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煑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九丹之經同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扣頭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未得合作藥常住弟樂延雅舍帷下平牀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不能忍乃爲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爾延雅固留吳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稱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與先主共論鱠魚何者最上象曰鯔魚爲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爾但令於殿中庭方埳著水滿之象即索鉤餌起釣之垂綸於埳中不食頃得鯔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作鱠安不可食仍使廚人切之先主曰蜀使不來得薑作鱠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爾願差一人并以錢五十文付之象書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如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廚中鱠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誤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群不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敕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群猴欲下樹試告象言

語猴即各還樹絕迹矣象在吳達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為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鵠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河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董奉

董奉字君異福州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為他職以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聞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杜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鍤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為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燮處飲食訖棲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耳如此三年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為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燮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宕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燮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癩垂死自載詣君異扣頭乞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韜其目使勿動搖乃勑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匝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

乃自齋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患君異曰雨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為祈雨當為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庶自幷吏人乃運竹木為起屋屋成當泥塗使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七萬餘株鬱然成林而山中百蟲群獸遊戲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噬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即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皆於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粮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君異即為召勑諸魅有大白鼉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君異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君異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受上帝錫命位碧虛上監太一眞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養女長大納壻同居其壻兇徒也常取諸祠廟中神衣物廟中神下巫語云某甲恃是仙人女壻奪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爾當為仙人故無用為問君異在民間住百年其顏色常如三十許沖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祠曰太一宮宋眞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徽宗宣和間勑封昇元眞人一云濠州鍾離縣南有杏山董奉種杏之所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刃之不傷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面發火焚之煙焰翳日觀者盈都咸謂光為煨燼矣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不知所之

徐鸞

徐鸞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術能收束邪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鸞為作法召魅即見一丈夫著白夾葛裘衣入門鸞一叱即成白龜一旦與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舂柴日暮鸞不返明旦尋不見忽見鸞在山上腋挾鐮倚樹而不動遂乃抱鸞惟存空殼

茅盈

眞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纘明賢繼蹤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靈峯逍遙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盈曾祖父諱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王之世位為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侯毗弼霸正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襄王為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

巳并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炎北収上郡以東為河東太原上黨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為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欲併天下始皇即位嘉輔帝室以嘉為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資治通鑑云楚趙魏韓燕五國伐秦取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衞迫東郡嘉又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秉異操天才穎爍矯志蕭抗行邁遠逸不營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離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朮而餌之潜景絕崖肅挺靈岫仰希

標玄與世永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寂應寢興妙論通於神夢髣髴見太玄王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為○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險稽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扣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濟津塗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

室進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常氣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卒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修形神靡錯感應思積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氣甄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冝妙訪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遨八極寢宴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錄字刋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似當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

紫素混俗亦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見大怒爲子不孝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走四方吾當喻汝爲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違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該內秀道德玄域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

○俾衆不惑於是操杖向盈適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眞意乃止盈曰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爾至漢宣帝時二弟俱貴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知諸君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苻官青縑幄屋屋下鋪數重白氈容數百人坐遠近翕赫相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陪於送弟時衆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盤玉杯自至人前奇殺異果不可名字酒更美好復有妓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靄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仗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眞仙道隱貴有迹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

○視聽吾所以不得黙道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二弟在官聞盈玄迹緲邈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淩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御蓋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日昃之年方修盈糟粕遺事不得口訣未爲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吾兄得道非他人也今不往從親問密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載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頹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弟云云盈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眞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 住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液之

○道以住血斷補焦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眞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疑者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眞書言咸陽茅固家子南關厥宇奉偉受命當仙位爲定錄衷統地眞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勸恭

所涖四極法令宮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昜之動静察闕又曰盈固弟衰挺業該清雖曉反正思微徹誠斷藏六天之巔標明令屆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道乃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涖治百鬼典祟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盬殖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群官來

○下受大帝之命授盈爲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丈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虛挺遠朗幽眈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崿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授靈篇剪髮祝眈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饑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救授盈爲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獨秉模神高映故報盈以玉鈸綠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寔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鞠數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閼嶮巇冬徂山川今故賜盈綉羽紫帔丹青飛裙使盈從容霄階勢命王真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仍心耽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與素虎之輧使盈浮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戢不慄今故報盈以曲晨寶蓋瓊幃錄室使盈遊盼九宮靜神溫密君遠秀遒

○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君真心高靜溫累不經素挺浩映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綉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舞靈君饑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感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報盈以紫琳之腴玉漿金兕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瓊也盈標領濟玄紫瑋八映心暉重離神耀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爲號君九德既備咸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神啓煥秉直不廻正任全固監無照微今屆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涖之動靜以聞於是盈與二弟決別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川神靈有司迎啓引從者以千萬矣臨去告

○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千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城真人遊盼於二弟處也將可記識之及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料理之以相教訓未悟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也真誥云固位句曲真人定

錄右禁郎袁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甘雨灌旱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無百憂白鵠翔青雲何時復來遊

臣道一曰茅盈以真仙之裔識仙人之謐藐鍾鼎之榮慕玄元之教故其刻志於道精感神明玄功克成榮踰冨貴彼二弟之崇爵顯秩而盈略不動心盈蓋視二弟之榮華特一夢幻泡影而已然猶未之悟故示神變以悟之焉終使二弟爲道之歸也○

○道德經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茅盈之意其旨若此

韓崇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嘗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壽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韓崇可謂百煉不消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玄道化泥丸紫户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初爲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吳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韓氏隱解必是託尸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冢疑如桃君或即是此虛冢而○

○世呼爲孫冢將韓當冢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七 河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馮良

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因毀車轄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整修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漢

○書所載事亦畧同

郎宗

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仕宦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縱恖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茅山鹿迹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星算風角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對衆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日月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

見知徵書到乃懸印綬於縣庭而遁去遂隱身不仕子頻字稚元傳父業研精學徒常數百人順帝陽嘉二年徵詣闕上書十一事拜郎中還家後爲同縣孫稚所害

淳于斟

淳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定錄府爲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士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爲小異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

桃俊

桃俊字翁仲係錢塘人少爲郡幹佐末負笈到大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晚爲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比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比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宮中節度漢書無此事今冢在錢塘縣平墳壟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華角之響故人不敢侵毀之皆知呼爲桃司命冢錢塘杜徵士事東崖先共隱居共有詩詠以贊述斯德則在集中切平亦無所顯云

劉翊

劉翊字子翔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爲事好行陰德賓患陳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欽死恤窮損巳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感天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扣頭自搏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翊字子翔潁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不以爲惠會行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頻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翊也後故到頻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引爲功曹使貴中職起翊救給乏絶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爲殯葬嫠寡則助其妻娶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寇賊道路冠隔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實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傍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當但未詳孰正

呂子華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巳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臺爲樂不顧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鞴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聽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北○少女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擔香少女感之乃敎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賜杖隱存方臺少女今猶往來訪之也天生師之

劉平阿

劉平阿者無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敎人疾病如巳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帽而來居茅山方臺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常服日月晨氣顏色如玉

似年三十許人

張激子

張激子者河南張耒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耒不顧貴無異路人婦改服然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强梁煉玉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祖歆爲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爲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陳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舛覆大異承輿奉乃相親而非耒壻若是範又其字不同郡掾事述恐多是兄也魏書王脩傳又云脩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脩營救之扶撫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

趙廣信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氣法又受師左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臟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張祖常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茅山方臺洞祖常託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隸校尉爲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虞翁生

猴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晉穆帝永和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大帝遣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猴五山有繚中對白章半谷直呼爲猴山

朱孺子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术餌後遇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晉穆帝永和元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水山云鄭縣南千里從赭溪口入三百里山正赤周廻五十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東北有所謂赤巖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即此

尹虔子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术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洲受書爲高山真人張石生爲東源伯

鄭景世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臟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而身體輕強及易故形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軿白日昇天今在玄洲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大胡亂者劉淵劉聰時也石勒爲小胡

吳睦

吳睦者長安人也少爲縣吏掌局枉尅人民人民訟之法應入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扣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授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昇天

郭靜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爲吏後得罪乃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教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息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朮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授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爲真人

范伯慈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士族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頻卧牀席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闢洸散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師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後遇陸玩之受真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得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爲玄一真人

韓偉遠

九嶷真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爲鳥獸得玄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疑山

劉少翁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旦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七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八　河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天師

天師眞人姓張氏諱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子房初遊下邳遇黃石公授以素書後從漢高帝有功封侯養眞辟穀師友赤松得東園公飛步之訣謚文成侯陰功隱行流芳後葉有子名不疑不疑次子高高子通通子無妄無妄子里仁里仁子覺覺子起起子大順眞人乃大順之長子也○母○初夢天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而不散感而有孕於東漢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尨眉廣顙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鬚髯龍踞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雖親友見之肅如也七歲讀道德二篇十許遍而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通習墳典所覽無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講誦之堂臨安神仙觀餘杭通仙觀即其地也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中之（一云天師業性嚴直經明行修學道有方漢平帝永平二年詔書拜巴郡江州令時年二十六歲）身雖仕而志修煉形輕舉久之退隱北邙山（北邙治在洛陽）三年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朝廷就徵爲博士稱疾不起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駟馬車等徵爲太傅復封冀縣侯三詔不就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人生百歲光陰瞬息間父母妻子恩愛隆厚豈能長保哉九天之上無何有之鄉金闕帝君將詔吾以爲臣矣惟清靜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爲時永元四年壬辰歲也遂自河洛樂蜀之溪嶺深秀遂隱其山皆節學道嗇氣養神謂弟子曰吾少嗜學研窮六籍大抵皆經世具也夫通爵顯秩蘊金穀玉比吾身中一毫孰重然四體百骸又豈吾所固有也皆游塵聚沫耳剗心煉形與道合眞乘雲駕龍白晝上賓豈不快哉人生有會則離有生則死死者精神冥冥不可復還惟昔軒轅味道松喬食霞並白日飛騰永劫無窮不亦美乎古人辭萬乘之貴千駟之富良有以矣既不能兼才通俗與世俱濟請從所學各宜及時於此分別不亦可乎夫人情亦無極聚極則散去樂極則悲來豈可逃也吾今將遊涉山海遠離塵境棲寓幽渺以究所學與汝等別離子等固如何也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遂散學徒以清虛淡薄爲務不交人事王長負書行歌同往雲錦山居○○而眞人修玄玄之道後乃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虎各一常遶丹鼎三年丹成眞人年六十餘餌之而容貌益少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又得祕書祕文制命山嶽檄召萬靈一日謂王長曰五嶽多仙子三蜀足名山吾將能偕遊乎遂與北入嵩山崖嶺石居數年精思感徹有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者昇天也眞人感其言乃齋戒七日入

其室足所履處踅然有聲即坎其地取之果得丹書進而受之遂復尋西極名山（一作西津成都）（記云昔江峽阻塞蜀爲西海）其地勝多名物因入陽平山（陽平治在彭州九隴縣）精思服煉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在立亡無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眞人惟讀五千文晝夜無倦色後往西城山築壇朝眞以降五帝忽一鄉夫告曰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民殺人祭之眞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告梓州有大蛇藏山穴中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行人未及三五里卒中毒而死眞人以法禁之不復爲害（青城山記云黃龍臺在丈人峯古有龍穴每年夏秋出水暴害禾稼天師立石臺鎮毒龍以壓水怪）在葛璝山（葛璝治在彭州九隴縣）隱形巖含服氣調神在秦中山（秦中治在漢州德陽縣）修九眞秘法在昌利山（昌利治在漢州金堂縣）採服五芝衆藥在隸上山（隸上治在漢州德陽縣）始授弟子養形輕身法在湧泉山（一作平剛山湧泉治在漢州德陽縣平剛治在蜀州新津縣）得入水入火之術於是度人救物已著陰功矣在眞多山（眞多治在漢州德陽縣）思

神念眞在北平山（一云斟山斟山治在蜀州新津縣）有猛獸數百馴擾戶外在稠稉山（稠稉治在眉州彭山縣）有一老翁化爲猛鬼來恐眞人誦經不顧逡巡自退在鶴鳴山（鶴鳴治在邛州大邑縣）服五雲氣其間石鶴鳴則有昇天者先是章和間其鶴鳴焉（青城山記云羊馬臺在赤石城崖上是天師與鬼神據石如羊馬或云羊馬自鳴則有昇天者天師居鶴鳴山此羊馬頻鳴）後居渠亭山（成都記云廣都縣天師觀壇下有井名曰伏鬼井妖怪藏其中漢中微人鬼交混中蜀之間人祓其害方天師祓漢家之詔而居蜀之置亭石室因命神人還青城玄石以鎮其井鬼妖遂乃絶）修煉九鼎神丹三年將成未敢服謂王長曰沖天之士當功及生靈佐國立家興利除害然後輕舉臣事三境則無愧焉苟利一身功不及民非大道弘濟之旨吾觀蜀中蛇毒鬼氣綿亘山谷生民不知潛罹其害吾甚憫之今且修行清靜之化輔贊大道撫育元元爾於是精思上徹金闕後聖時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夜月明眞人在鶴鳴山寢方酣熟老君（一云道君按金闕後聖玄元道君即老君也）駕飛雲緑軿駐山東南顧謂衆眞曰道陵修行困苦吾感其志將授以治身秘籙飛騰長生之道而遇

其休息神遊物外卿等勿驚令自覺也時眞人夢見一人帶夜光之甲冠通天之幘執命魔三氣之幢謂眞人曰咄咄道陵子何心生疲倦聖駕久駐待子夢覺眞人忽然驚起攘袂振衣疑爲外邪所亂良久鑒佩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矚紫雲之上有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立玉女緑衣花帔雲髮頹肩各執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紺首垂環曳裾○各執一旛上左青龍右白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旛復次二人朱袖金甲各執三氣十絶旌節上有丹榜素文曰倒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斬邪雌雄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其餘翼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徹見車中一神人容儀若氷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眞人曰子勿怖即太上

老君也真人歛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
吾昔降蜀山立二十四治(成都記云道經二十四治應二十四
氣六十甲子分肄其間避唐高宗諱始改爲化)乃二十八宿之下圖
實陰景黒簿之司分掌人世死生罪福吾愍
下元生人縶紲告魂延累祖考積成幽對令
人山折終不成道即在此獄之中吾已更置
福庭經令數劫仙僚不充職任隳廢近有六
天鬼神血食之輩侵奪以居晝夜不分人鬼
無別枉暴生民妄罹災害深可痛惜子何爲
吾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晝夜復與此治
○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
當爲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道陵性
識愚戇萬劫幸遇遭會大道死魂再生枯骨
重肉欽佩道旨謹當奉行不敢懈怠老君延
召三五功曹須史西方有五色之氣勃勃而
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黒幘
朱衣佩劒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黒幘繡衣
持劒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
手速爲吾開紫陽南宮玉家內殿取正一盟
威秘籙吾欲傳授俄頃之間南方起二十四

生氣祥光瑞彩泱然滿空其中各列玉童捧
一玉函貯籙一品皆玉札金文及都功版券
職籙以授真人謂真人曰與卿千日爲期後
會閬苑老君復以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
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一千二百官章雌雄
二劒(青城山記云降劒壇昔道君授天師陰陽劒處有隱劒迹)都功印二
儀交泰冠驅邪帔褐魚鬣衣方裙朱履等賜
之令制科律佐國行化行之千日則邪鬼不
敢正視傳度已訖於鶴鳴山研味祕文按法
遵行修之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
○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
邪行籙中三步九跡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
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遂依告
命戰鬼於蜀時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
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
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瘡腫史文
業行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痟姚公伯行五
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
氣隨時更名在東方爲魔王在南方爲鬼帥
在西方爲外道在北方爲鬼王在中央爲神

鬼春三月百鳥鳴叫之時作禱詛五墓之鬼
直入秋作人家覡土部土公宅龍伏尸之鬼
冬作塚墓攻食之鬼隨月建胎生或作畜類
之形噓妻爾禍暴殺萬民枉夭無數其八部
鬼帥領鬼衆居西蜀青城山巔有鬼城鬼市
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沴人莫知之人
鬼合雜市利交易真人以漢安二年七月一
日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青城記云有龍宮石室天師皆遁處)
(唐書蜀州青城縣有青城山)置瑠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
○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旛周帀
法席鳴鐘扣磬燒香行道及誦道德諸經布○
龍虎神兵於城市衆鬼即持兵刃矢石來害
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爲一大蓮花拒之鬼
衆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
不能前進遥語真人曰師自住我嵋山(嘉州有
峩嵋縣)何爲來奪我居處師等速下山須史必
殺師真人曰汝等兇毒殘害衆生所以吾不
使汝居此當擯於西方不毛之地元達等聞
此語即會鬼帥兵馬各千萬衆精甲犀刃上
山圍繞王長驚怖啓真人曰魔王衆來作何

計術眞人曰小鬼何足驚怖取丹筆來王長以進眞人執筆遥畫鬼陣其衆皆死小帥校一時僵仆八大鬼王困卧扣頭搏頰求乞殘生眞人聞語良久不言再以丹筆倒畫之鬼衆復蘇即呼鬼王曰汝等進前吾有處分鬼王各各前立眞人曰汝等可速遠避自今勿復行病妄有殺害令之民庶皆吾子弟之家亦不然誅無留種鬼王曰天下人民本自隸我云何盡奪當分一半眞人不許叱咄之鬼王復會六大魔王領百萬鬼兵再來攻戰圍

○繞此山王長曰鬼衆不可當復何作計眞人笑曰子勿驚吾自能却之復以丹筆一畫鬼衆悉死惟六天魔王仆地不能起叩頭擣頰乞殘生而去眞人不顧復以丹筆一擬此山遂中分爲二摩霄徹泉（青城山記云山有誓石天師與鬼爲誓朱筆畫山清崖中絶險斷處並丹色闊二寸丈源六七丈又云戒鬼筆迹在大龍橋側昔天師以正一之法制伏鬼神誓曰人生於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判各有司存違之者正一存法必加誅戮）鬼兵欲度不能大聲求哀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往西方婆羅之國而居止焉眞人恕許到筆再畫八帥六魔悉起呼之使前

趍進不得眞人乃令王長肩一大石爲橋度之鬼王方得進拱立侍前眞人謂曰汝能以筆畫石得破亦當與汝分民若不破汝可急馳萬里也元達等執筆交畫石皆不破（青城記云寅玄觀後有試筆迹有降魔鬬法石）時雖攝伏鬼衆更欲盡制其心謂之曰汝等既欲與吾分民當與汝輩各盡法力以分勝負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眞人挍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挍身爲火所燒眞人入木身度木外木即隨合鬼帥挍身即墜於地眞人入水乘黄龍而出

○鬼帥入水爲水所溺眞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挍身纔入一寸眞人以身入鐵山透鐵而出鬼帥纔入半寸眞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舉手指之無復生死元達等乃化八大虎犇攫而來眞人化二獅子逐之奔走無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眞人再化金翅鳥啄龍目睛其龍乃走又化作大神贔屭震吼雙持大檛欲擊眞人眞人化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二萬圓戴大冠負圓光踏蓮花寶臺具十二種無量相一杵一拳一擲大神退走鬼帥等騰身十二丈即墜眞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不見光明眞人化五色瑞日炎光暉灼雲即流散鬼帥變見窮盡更無所爲眞人化一大石可重千餘斤以藕絲懸之徧滿鬼帥營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壓殺其衆鬼帥等無所逃避同聲哀告願乞餘生即當遠去不敢害及生民眞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會盟於

○青城山黄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使六天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領衆竄于西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釋之乃執丹筆曰吾筆所指鬼衆盡滅要之人鬼分治幽明異境不欲盡滅汝類即與盟誓折石爲契刻作天地日月之形于黄帝壇下絶崖之上（青城山記云青城山有石天地上圓下方闊一丈二尺有十二角又有石日月各闊五丈厚一丈二寸相對天柱上鳥兔煒爍方圓礴壽可觀爲青城記云天師書鬼石天地石日月依日月天地重明方得人身也藏都記云青城昭慶觀前有乃肯懐乃天師所刻以誓鬼魅令別刻石在玉爲觀前一本云眞人於平剛山中除魔六天故氣動鉛於石）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復行必盡誅之勿留種矣乃以

神印封鬼營市使不得相通盟誓之後鬼衆躊躇不去眞人口勑神符一道飛上層霄于時風雨天仙兵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於是戰鬼一十四敗蕩滌區藪奪鬼幽獄復爲二十四福庭立二十四陰官降二十八宿正氣以通地中（一云又於公慕山中立二十四治更除山中化二十四氣台大法却復靖盧枝公慕治在漢州什邡縣更除治在漢州綿竹縣）每治立陰官一人仙官一人分掌世人罪福有立功立行修齋設醮騰章拜表謝過祈福遷拔祖考者則仙官錄其功行奏名於上宮增其福壽○如不孝不忠欺詐狠戾常行惡事不能改過者則陰官錄其罪聞於地府損其福壽或絕其後由是善惡報應如影響焉眞人旣行正一之化攝三萬六千種外道惡魔誅絕邪僞於是百姓翕然奉以爲師居弟子數萬家立諸祭酒分領民户有如官長幷立條制令民隨事輸出粟帛器物紙物薦席樵薪所在貯之以備齋醮及供給行旅而人稟行無敢欺竊教民立橋梁修道路置義井謂之立功或有州縣官及人民疾病者持一手狀求投眞人檢察其人所犯罪蓰二條列之令設齋醮布施謝過其疾即愈又教以廉勤理民不煩刑罰蜀民畏罪遷善盜賊不作物無疵癘皆天師之化也眞人因至蒼溪縣雲臺山（雲臺治在梁州西縣唐書閬州君溪縣有雲臺山）覩山水秀異群峯朝挹地無邪毒乃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遂卜居以修九還七返之功一心存念大道經四十九日復聆昔日鑾佩天樂之音眞人整衣和伏乃見老君如前導從千乘萬騎來集空際久之徘徊不下眞人再拜悲泣○踊仆言曰臣昔者自念夙承實陰覩授祕文乃依天憲戰鬼行化功成退居今飈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離臣臣其爲尸敗乎遂舉手以身自仆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卿之功業合得九眞上仙吾往使卿入蜀奪鬼幽獄區別人鬼布清靜之化而卿殺鬼過當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翳晝殺氣纖空此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矣吾未能與子論功且當退居世間待吾於下元之主當與申叙罪戾以雪重責眞人悲泣請死于今日老君復告曰子可閉目東視乃見一人黃衣黑幘捧一玉函中有素書三卷題曰三八謝罪滅黑簿超度玄祖章眞人再拜受訖老君告曰子可勤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罪滅黑簿名昇紫清七祖父母同爲上仙謝過之後更修之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之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已回眞人遂依告文領弟子還鶴鳴山築壇以醮太陽太陰過三元八節本命元辰庚○申甲子三會五臘修齋設醮轉經然燈懺謝日月星辰天地陰陽自己九玄七祖所犯之罪三年之後玄祖生天從學弟子再聚數日同往主簿山（主簿治在卭州蒲江縣）隱功馨聞衆瑞符應一夕神人授以玉璧謂曰群仙使我以此光子居本竹山（本竹治在蜀州新津縣）衆眞授靈寶上經居蒙秦山（蒙秦治在麥州臺登縣）有神人夜召眞人以俱往三日乃返領弟子還渠亭山是時從眞人遊者數十人一日告其徒曰諸弟子謝爾輩勤事我黍爾輩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

可得吾行氣導引之術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數之方爾業重緣薄未可遽議成道更三世可與吾會第往之乃指王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可以成就矣又曰東方有男子走小月者亦當飛昇不遠千里明年正月七日當來矣具說容貌長短形色及期眞人曰日且午趙子其至手言卒而昇至皆如所言門人以告眞人曰噫此人來矣未可遽納乃七試之初不受謁令人蕃辱遣之不去露宿四十日志益確乃見之又使入山守黍驅獸夕有美女言遠行過夜願寄宿昇與接席端坐達早明日又告病足逗留冶容挑昇昇終不失正又行道見遺金在數十餅過而不取又令伐薪有三虎哮吼而前昇色自若曰吾遠從聖人求不死之道汝爲山鬼試我耶虎乃去又使令入肆市帛付直訖而物主誣以未得昇了無所爭更貿衣以償之又令守稻有弊衣瘠容瘡瘍徧膚口齒臭敗扣頭乞食昇惕然動容解衣餉飯以餘糧遺之凡六試皆動心感色之事昇執心無二眞人又領登雲臺絕崖之上逍遙嘯咏下臨萬仞之壑有桃生絕壁間其實甚異眞人謂諸弟子有能得此實者當告之以道於是俯而窺者將二百餘人莫不股慄駭汗謝曰此桃不可得也惟昇進曰聖師所護何峻險之有師在終不使昇殞於此谷分若可教此桃可得矣於是投身而下正及桃上足不蹉跌摘滿懷攀緣石壁欲上不可即仰而擲之二百餘顆眞人分諸弟子留一待昇臨谷以手援之衆見其臂不加長斂虛引而上徐曰昇猶以正心得桃不致殞墜吾今試自投之當應大得桃也衆言不可惟昇長不諫遂投身而下因失所在久而不上衆驚莫測昇長默然良久乃曰師則父也父既往矣吾將安歸言訖俱投谷中正墜師前見眞人在瓊林寶帳之中七寶臺上瞋目端坐笑曰吾知汝二人當至也遂授以神丹及寶經祕訣其諸弟子守於雲臺絕崖之上二日各散去眞人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遇見陽山白氣屬天謂長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於山前姿態妖艷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眞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龍處之眞人以法召之不出遂書一符化爲金翅鳳向湫上盤旋毒龍驚懼捨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於南山之上後人呼爲鳳凰臺鳥雀至今不敢棲其上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眞人受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爲一謂曰吾投此環於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聞語競解衣而入爭取玉環眞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爲生人之患眞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眞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煑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闊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函其利甚博眞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嶽相朝可建福庭後人感眞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眞人領昇長往閬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取之出爲人害遂再詣其所取衣藏於

高峯石室中勑地神守護即烟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鹽井之利後以眞人之諱揵其事今陵州是也蜀中鹽池皆於其傍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張氏郡也其山下無江及井居人乏水眞人以神劒揷地因而成井遺神衛之使之不竭眞人謂昇長曰此山多嚴人民居焉慮山崖或墜落遂召其神誓之使不傷人眞人與弟子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爲人害眞人置石函於江中録神姦之名以法召入鎻之復以大山篆符以鎭焉其恠遂絶後人呼爲擯鬼符每水涸人多見之摹歸供養以屏妖惡眞人復領昇長往鶴鳴山亭午之際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版一人黒幘絹衣佩劒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奉上清眞符召眞人遊於閬苑須臾東北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鶴龜鱗魚鳥之騎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丁甲卒無鞅騎吏來迎眞人次有黒龍駕一紫轝玉女二人引眞人登車旋踵至閬闕前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眞人闕眞人旣至群仙禮謁良久二黒衣吏持天符佩劒執圖籍而至上云超度先祖之籍即皆上朱陵府矣眞人覩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調太眞之氣一日忽有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中有一人長丈餘素髮朱顏項負圓光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指曰此子房也此子淵也坐頃乃引青車一輛別遣二人翼眞人登車騰空而上至一處臺殿巍巍金堦玉砌或謂眞人曰將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眞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可正視或語曰左侍無上大道君右侍太極眞人前侍虛微元君後侍太上眞人金童玉女侍香散花妙行眞人執經符而前立班成群眞皆謂曰今子等皆成眞矣由汝一念而萬劫業緣皆盡於今日移時殿上勑青童諭眞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傳世世宣布爲人天之師拜眞人爲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勑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寄諭飛昇之期眞人受命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祕法付長昇一云於後城山中投武王長趨昇玉局山中投昇長祕訣陂後城治在漢州什邡縣復於滴沅山中滴沅治在彭州九隴縣數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仙輕舉之法付嗣師又入鹿堂山中鹿堂治在漢州綿竹縣煉九鼎神丹還平蓋山平蓋治在蜀州新津縣合九華大藥時有東治禁氣師姚徐二姓能收社廟之鬼田喪車起死口周流九州之內常統陰鬼甲馬萬數聞師在蜀乃求見焉曰大道一氣爾神靈之間寧有隆卑邪吾等統八極陰兵萬億假令有道其如吾何魔其徒至户外眞人不納顧謂長昇曰此乃六天邪神不合與正氣相見令立道傍三晝夜不與進退弟子恠而問之眞人曰此與群精大邪共來試我今令立於門外亦無害也姚徐呼曰聞師有道故來求見既蒙不納復令久立我何罪也眞人乃令弟子語曰今赦原汝不問往罪其衆乃得辭去眞人領弟子還鶴鳴山於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長昇見空中神仙騎吏一人駕雲車徘徊於山之東南大聲言曰張道陵功行已就將授以祕籙言訖老君駕龍與眞人乘白鶴自渠亭

山會于成都城下老君同至萬神湊迎湧出一玉局高丈餘(玉局治在益州成都縣今玉局觀是也)老君昇座爲眞人再授道要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延生經以十五日上元再會于成都說南斗經及演說諸經眞人聽畢老君已回玉局消散因成空洞(成都記云老君既去座陷地中陷而成穴遂成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又相連道陵以玉局上應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於分野刀壘石以閉之)眞人往鹿堂治召四鎮太歲五嶽四瀆社稷神祇群仙悉集是時山前有一石筍可高丈餘眞人執起以誓衆神曰太上有勑令吾誓衆當崇奉正道好生惡殺佐國安民其有不稟恭者吾遣萬神誅之乃擲石筍於巖下立於治側遂與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高低品秩各置一正神主守如世間郡邑之治遂領昇長往雲臺治於西北隅築壇安爐煉大丹丹成服之浴於水有神光亘天永壽二年丙申眞人自以功成道著乃於治之西北半崖間擧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都從持玉冊授正一眞人之號眞人將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劒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赤城記云赤城山有天師藏經處一云於濾口山中封藏經諸按濾口治在閬州蒼溪縣)謂長昇曰吾有餘丹在煉丹亭上金盂之中汝二子可分餌今日當隨吾矣是日亭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絳衣結履佩劒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再拜曰奉上清眞符迎眞人於閬苑須臾東北有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絳節獅子辟邪天騶甲卒皆至稱景陽吏即有黑龍駕一紫輿玉女二人引眞人與夫人雍氏(一云孫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引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眞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唐玄宗贊云邈彼炎漢天圖中缺萬彙消殘三靈蕩越惟師膺運神威迅發躬侍眞元親傳祕訣妖毒雲驅崇山劒裂大布聲教全清蠹孽一掃無爲永光有截鸞鶴斯邁冊青是啟玉相眞儀傳芳不歇又贊云邈矣眞仙孤高峻節氣貫穹冥玄元示訣落落神儀亭亭皓月誅邪斬精馳驅鬼徹漢代盟威流傳不絕肅宗贊云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見是朴是質靜處瓊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爲正一宋徽宗進封眞君玉冊文維大觀二年歲次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謹再拜言曰惟道無方待人而成若昔至眞以道興世功被萬物則爲神明主務稱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漢天師正一眞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體妙闡幽有大利於天下劉氏之季厥績甚茂遂挾光景上超人群祕籙眞圖孚係於後弭除妖孽擯棄不祥陰隲有氏既久彌著不有徽稱何以極報典揚嘉惠謹遣朝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劉晏上尊號正一靜應眞君大道藏於幽顯于明功施於遠著于近匪我能然惟常弗息則能尚鑒觀茲以衍其餘佑相我邦家延及我民撫昭無疆之休俾嗣于永世理宗嘉熙三年封正一靜應顯佑眞君

臣道一曰鬼神變化從古以之人鬼混殽道將遠矣張天師乃稟符籙之教通天地之情分隸陰陽區别人鬼至於奪鬼幽獄立二十四治其與太上之降九十五種外道不殊正一之教流傳後世實非小補且德垂後裔世襲真風以至于今亦天之報功也道德經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張天師必能深究其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長

真人王長不知何所人也從張正一真人學真人往雲錦山散群弟子惟王長習天文通黄老留侍左右長遂負書行歌同真人往雲錦山日侍真人服丹戰鬼積行累功後於渠亭山真人一日指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宿有仙骨可與成就矣遂盡得真人九鼎之要白日飛昇

趙昇

真人趙昇號鹿堂子不知何所人也始張正一真人在蜀昇不遠千里而來願執弟子禮真人試以難者七事而昇終始如一第七試因取桃同王長投谷中見真人坐瓊牀寶帳遂拜授神丹寶經後事真人功行滿備白日昇天

臣道一曰趙昇不遠千里而求師守一誠而不變志於道忘其身忍辱含垢堅節礪操卒能得明師之旨授參道德之玄微積行累功煉形輕舉觀其志其與傳先生之穿盤石不殊後之學仙者真可爲軌範也道德經曰强行者有志其斯之謂夫

張衡

嗣師張衡字靈真張正一真人長子也一云字子平順精元象學道繼出仕漢爲隴西刺史遷侍中少博學隱居不仕有大名於天下時帝聞其有道徵爲黄門侍郎不就不關世務吐納不食於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真人之法付子師與妻盧氏得道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魯

系師張魯字公期漢書載字公旗嗣師長子也好道守真人之法仕漢歷典農校尉安民中郎將漢中南鄭二郡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疾皆立愈久之積米鉅萬魏王聞之遣使統兵來討弟子告師師曰愼勿爲懼遂同弟子登嶺而望見兵馬四合師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下臨不測兵不得度使者復統水師至岸師又以手版畫其河中輙出一峯高千餘丈兵不能進使者田具述

其事（一云建安中曹操擅權將不利於漢室愈憤力不能討操遂擁兵據守後王建伯蜀封曹爲扶義公正以此也）魏王遣使追謝齎印綬拜爲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關中侯食邑三萬户師固辭不受謂使者曰吾修道之士世慕沖舉今裂地之封非所願也請還印綬無復再來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一云曾於太白南峯解化葬在褒城縣南後葬雞屯軍蜀西山與曾相見在天霧中良久失之）師有弟二人長曰衛次曰隗衛歷招義將軍好道於嘉陵飛昇隗歷南郡太守棄官學道乂之白日飛昇

○張滋

張滋（漢書名富）字元微系師長子也辟丞相掾給事黃門侍郎歷漢中太守封昌亭侯久之得道尸解而去四弟曰永曰盛曰溢曰巨永字齡宗歷奉車都尉議郎封樓亭侯得道尸解盛字元宗歷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封都亭侯嘗喟然歎曰吾先世教法常以長子傳授而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無傳乎西晉永嘉中夜望大江之東有瑞氣徹天謂其妻曰是可成吾丹矣乃棄官南遊至鄱陽郡望之曰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庞山嶺秀麗登無喜曰吾得之矣山頂有真人丹穴井竈存焉乃昔日煉丹修養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結廬居一年盧氏來壽之遂與同居此山得一子（一云盧氏妨一子自蜀來處之山下）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去人呼其爲龍虎子孫多居山之東北溢字立宗仕歷牙門將軍駙馬都尉討寇將軍漢中南鄭太守閬中侯久之得道尸解巨字儒宗仕歷侍御史安南正參義陽太守久之得道尸解（一云第四弟盛第五弟溢第六弟巨第七弟夢得字文宗歷諫議大夫）○宗正得道尸解今隴賀白霞觀有大竈山竈山世傳天師四代孫煉丹得道處宋朝陶弼有詩云羽客朝元地遺壇古樹中煉成丹竈在駢去鶴巢空印篆從天賜符書與道通當時真一氣松桂夜來風

張昭成

張昭成字道融盛之長子也學道不懈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溫溫如生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鶴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開墓視之唯冠履在焉（一云晉初得道至成帝咸康年中仙去）

張椒

張椒字德馨道融長子也得真人治鬼之法以真人所授諸階秘籙傳度世人晉帝累徵不起得道年一百餘歲告別門弟子迺然而化

張仲田

張仲田字德昌德馨之長子也傳授父法能辟穀日行數百里後入蜀山不知所終

張迴

張迴字彥超德昌之長子也幼年得道美丰姿善裁鑒日列真人諸階品籙於淨室中嚴奉六時香火終身無怠治病驅邪無不安愈世人仰之年九十而卒（一云齊太祖召赴闕）

張符

張符字德信彥超之長子好道傳守真人之法年九十二歲而卒

張子祥

張子祥字鱗伯德信之長子博覽諸經究探今古襲儒衣冠仕隋歷洛陽尉未幾棄官與妻子退隱龍虎山（一云嘗自歎曰隋雖混一海內亂將不久遂隱不復仕）從學者數百人志在修養顏容益少常若

二十歲人能吐腹中丹置掌中翫弄或夜投器中光芒穿屋乃復吞之久之得道年一百二歲（一云百二十歲）而卒舉棺甚輕葬之夕墓忽有穴其塚開視所存唯衣服爾

張通

張通（一云下字祀宋朝諱）字仲達鮮伯之長子傳守眞人之法常閉户不出四十年妻子非時不見久之得道年九十七歲而卒經數月入棺尸竟不壞（通高順曾祀祖名未詳其歟）

張仲常

○張仲常字德潤仲達之長子通覽儒書亦有○神異唐高宗召至闕潜歸歎曰吾幾落世網學道於家傳守眞人之法能分形變化嘗推甕於室中與妻茹葦飲酒夜醉於甕傍吐其中經日不壞年九十八歲卒（一云日埋甕於室中與妻子茹葦飲酒夜發甕皆在甕中經日不壞）

張光

張光字德昭德潤之長子少傳授眞人之法久之棄妻與火子悟入山修行二十餘載乃出見其妻又同處五年後終於家年一百二歲而悟亦能辟穀

張慈正

張慈正字子明德昭之長子博學群書最精於易從學者百餘人久之學道隱山與妻子不相見傳守眞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祕籙四方歸之所積法信備荒歲以助貧乏之士亦能煆煉黃白之法百餘歲卒於山中空中有仙樂隱隱焉（一云能以藥煮瓦為金銀煆成器投水中火過而復為瓦）

張高

○張高字士龍（一云字士隆後避唐玄宗諱改士龍）子明長子也○學道守眞人之法飲酒至一石而不醉唐明皇召見于京師置壇受籙降賜金帛仍免租税册封漢祖天師之號肅宗降香建醮覲灑宸翰以賛天師貞元中降供養供養金鍍銀香爐香合緋羅銷金帕及黃複器物年九十一歲卒家

張應韶

張應韶字治鳳士龍之長子博學經典後隱山中辟穀能百日不食與妻子躬耕能吹鐵笛數里外聞之一日告其子曰吾世傳眞人之教功及於人多矣吾今垂年汝當傳守言訖兀然端坐瞑目而化年九十九

張順

張順字仲孚（一云中孚）治鳳之長子少事母孝曰不孝不忠而欲學道求仙是猶捨舟楫而涉大川也仕爲本縣貫水尉後棄官并妻子結茅以居年八十七歲童顔皓齒不疾而化

張士元

○張士元字仲良仲孚之長子少博習群書年○四十餘始學道習夜坐久之能通臂上下出入如飛以符法傳人治病能種桃李頃刻而實時君聞其有道屢以美官徵之固辭不起終于家年九十二

張修

張修字德眞仲良之長子爲人質朴常衣布素不喜華飾與妻耕于野不與鄉人交通歲以符法傳人治病應時而驗所得法信皆施貧士甘於寂寞無所貪慕先二年自營墳郭曰吾二年當去至期乃沐浴更衣端坐而化

時年八十五歲靈驗記云劉遷者江西大賈詣十九世天師傳教都功籙明年卒于金陵兩夕而蘇云冥官所追急有金光自天而下黃衣使者乘空而至執素簡讀曰劉遷身係正一籙名在上天非地司所轄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由是拔籙修道入龍虎山師奉天師焉

張諶

張諶字子堅德真之長子傳學爲當時通儒攻草隸晚年好道能辟穀一云唐文宗召見賜官不受而歸懿宗咸通中降全建縣一日三飲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

張秉一

張秉一一云孝孫字溫甫子堅之長子母初夢金一作巨龜入腹覺而有孕少年學道能洞窺墻壁外嘗累千金遇凶年市穀救施貧乏年九十二歲一日語妻曰吾死後地震則斂而葬之言訖乃正坐執簡而化七日果地震乃斂而葬焉體尚溫而不壞

張善

張善字元長溫甫之長子幼不茹葷長好道遊歷名山大川二十年方還即不出戶深有內養年八十七歲而終一云八十一

張季文

張季文字仲歸元長之子歲以諸階祕籙傳度弟子之能修行者用符水治病立愈年八十七歲而卒

張正隨

張正隨字實神仲歸長子也爲人質直淳朴不與俗人交遇諸途則趨而避之歲以傳度法信救施貧乏雖家貧而不顧年八十七歲而終追封真靜先生

張乾曜

張乾曜實神之長子也好道守寧真人之教法會要云大中祥符八年召信州道士張乾曜於京師上清宮置壇傳籙度人宋仁宗聞其有道天聖八年五月召赴闕賜澄素先生之號上問以飛昇之事沉吟久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上嘉之又問幾子對以長子傳道次業儒遂以次子見素爲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寺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

張嗣宗

張嗣宗澄素先生之長子襲真人之教傳度祕籙得吐納之法年七十容貌如童孩年八十一歲而卒封虛白先生會要云至和三年八月賜號沖靜先生

張象中

張象中字拱辰虛白先生之長子七歲賜紫承襲一云年十三頗慧非常博通經史尤有道術宋仁宗召見賜坐咨問道法甚妙特賜紫衣親灑宸翰以銀楓庭復賜束帛金器自後朝廷寵賚荐至師承襲真人之教終身不息

張敦復

張敦復字延之拱辰長子少儒服有聲場屋後以嫡子承正一二十八世丕闡祖風四方宗之年五十三而卒追封葆光先生

張景端

張景端字子仁乃二十四代之後名迪第五子也好道承襲真人之教年三十一歲一云五十二歲卒追封葆真先生

張繼先

張繼先字遵正乃二十六代之後宣教郎臨川知縣名處仁字德玄第二子也九歲承襲真人之教宋徽宗崇寧以來凡四召至闕賜號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夫初神宗以真人

印文陽平治都功印凡六字用崑玉刻之藏於三清儲祥宮法從輦將以昇有道者至是以賜繼先已而進封眞人爲正一靜應顯佑眞君仍詔有司就國之東建下院以居之賜額曰崇道又賜緡錢修龍虎山上清宮撥步口莊五萬以飯其衆改賜上清正一宮額追封其祖及父先生號度其祖母陳氏馮氏妹葆眞皆爲道士建眞觀以居之復用澄素先生例官其兄紹先假將仕郎恩賚甚厚先生志在沖淡引辭以歸嘗作靜通庵于上清宮後爲心齋坐忘之所又因祖師雲錦山龍虎丹竈而修煉焉瑞彩祥光燕耀山谷有降祥堂濯鼎池遺迹猶存後著心說及大道歌以貽于世丁未年三十六歲欽宗詔赴闕至泗州解化己酉年冬赴杭州薛門下生日齋是年大盜入境先生預告衆而去至今道侶往還多見在羅浮西蜀隱顯不定云一云戊申六月先生與河東張就制自京師回至泗州盱眙縣舟亭小不快飲湯一杯便化去身如蠟色延呂觀道士請尸安葬稅官不從棄葬於官地張侯實主其事後張得罪取劉文起具言儀眞會信州張久中數武道其事久中云是時天師來死於此江有仙墓存焉未幾有人自歸州來附天師謝張侯書乃知不死復有人見在惠州羅浮者

張時修

張時修守朝英虛白先生之後也素習儒術累舉不第乃恬然靜退志慕修煉以虛靜不娶無嗣衆推承襲年六十一歲於龍虎故居解化

張守眞

張守眞守遵一朝英長子也母吳氏嘗夢昇以仙果曰汝食之生子當主陽平治都功印生而純素守靜長而寡慾宋紹興十年庚申承襲世教每歲三元傳度四方輻湊除邪蠲讖妻道化盛行二十九年二月七日高宗賜號正應先生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召命十一月十三日詔赴德壽宮館于養魚莊越三日引見賜坐咨訪道法甚欵十九日孝宗召見賜坐賜金錫齋退就館舍錫賚頻蕃十二月十九日高宗命醮月臺所禱有異應越明年復召見以上清三洞諸品寶籙流傳寖久乃錫金委道錄院鋟木成書就延祥觀傳度且命以其版歸及賜象簡景霞劍并手書陰符經以昇之先生既歸林下翛然自得不以世俗介意每云嘗叔兄虛靜先生書有川蜀之約吾將往遊焉於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無疾羽解

張伯璟

張伯璟字德瑩正應先生長子也儀冠軒偉豐玉枕美鬚髯人皆謂有正一之風宋孝宗乾道中侍正應先生赴召高宗賜坐賜齋御筆更名景淵又見南內宣演道法甚嘉納焉越月高宗命正應大醮月臺正應以景淵隸其事每獲殊應上加錫賚併賜象簡以歸遂掌三元之教符籙受者尤盛初皇子魏王鎮明州以玉壇召師相得尤厚一日遣人茾來邀迓忽謂其徒曰人間之寵雖至然吾自有仙期不可與矣遂隱几而化

張慶先

張慶先守紹祖德瑩嫡子也慶先未生時德瑩嘗鞠幼弟嗣先爲子旣而攜祖教慶先降世天姿閑雅賦性簡默蓋如列子之居鄭國時人無知者久而聲名方馨神異煥發道俗

宗嗣不誅同辭曰眞正一先生之裔也遂嗚于有司以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五月正襲三十四代之位三元傳籙奉香火者雲至師常以眞純自守儉素居家慈仁接物見貧乏寒棲之士尤加惻隱而賙濟之無他嗜好惟喜飲而不爲酒困至嘉定二年下元開壇越七日有緑袍幅巾之士神風偉岸頗有道者象莫詰其所從來師一見之開樽下榻如平生歡既別猶附耳語移時乃去師自是焚香絶粒不交人事家人意其蟬蛻有日請遺法訣閟而不言至是月二十九日晨興盥櫛如平時翛然安坐而逝

張可大

張可大字子賢乃正應先生第二子伯瑀之孫仁靜先生天麟之次子也初景淵羽化時伯瑀嘗攝三十四代事至慶先羽化嫡子成大幼天麟復攝行三十五代教法嘗被宋寧宗召賜號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化遂以可大爲慶先後理宗紹定三年仁靜仙去可大年方十三正承三十五代之教豐神秀異性識不凡四方參受法籙者動數萬計道化盛行端平三年奉聖旨賜錢重刋先朝元賜籙板嘉熙二年加封正一靜應顯佑眞君助法嗚山王泉龍井之神咸加封焉三年四月奉聖旨召赴行都退潮禱雨禳蝗保邊咸有感格七月召見賜坐賜齋賜號觀妙先生褒嘉甚至錫賚便蕃仍賜錢重興先朝元賜眞懿觀俾爲母子同居之地錫以土田免其租賦御書觀額及眞風之殿紫微之閣以賜又賜扇一握親灑宸翰曰神與道而爲一天與人而相連苟精守以專寂必駕景而凌烟先生又爲助法嗚山王泉龍井之神請于朝咸加封爵自是簡眷愈隆時有宣賜降香建醮無虛歲無禱輒應至寶祐二年復奉聖旨召赴行在住持龍翔宮以親老故辭準勑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至今遥領自是既得請有逍遥物外之志景定三年乃以教法授次子宗演具表奏聞至四月初十日羽解上與東宮各有賜賻至歷勑宣賜尤厚丞相江萬里爲撰碑銘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九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　河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干吉

干吉者瑯琊人也（一云北海人）先名室後改名吉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領書時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蓋吉親受於老君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一云吉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爲賣藥翁行市中授之經且曰御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乃拜受其疾頓除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吉得其旨遂以修身養性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沖和付之以氣人能保精愛神護氣内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又曰人臣之行當上愛其君欲其長生爲人子者當念父母畏其將老風化其意使之入道常爲求索奇方殊術以奉君親爲人弟子者當念録師恩夫人生於父母成道德於師得尊崇於君每念君父師將老無以復之或行學更事賢明求奇方異法而資益之此乃應太古上皇最善忠臣孝子順弟子也人皆爲之則天下太平矣有心之人所作皆善言行精實心自克責灑心易行感動於上受天施恩輙言報謝精專不怠得致神仙其方曰吾字十○一名爲士丙午丁巳爲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潛龍勿用坎爲巳人得見之壽長久居天地間浩而已治萬百人仙可待善理病者勿輕給樂莫樂於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蓋神丹奇藥可以奉君父師者焉又出科戒祭酒之法以付吉吉後奉經行道分布弟子置男官女官廣化人民四方歸儒後孝章皇帝元和二年老君復降詰責吉曰吾前授汝道助國扶命憂念萬兆而自頃以來諸男女弟子託吾位號貪財縱欲驕倨自大嫉賢妬才更相是非皆不當爾故來語汝吉稽首伏地叩頭百下曰唯唯願太上赦旣往之罪容臣修將來之善從今日已往不知當何以教諸男女弟子之譴責老君曰汝善聽教人生雖壽萬年不持戒律與老木久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爲道德而死不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昇仙世人雖爲王公上至帝皇脫有重罪無益魂神可不痛邪明奉吾戒以教授之乃爲說一百八十戒又○語吉曰往古先聖皆從此得道道本無形從師得成道不可廢師不可輕吉稽首受命再拜而謝吉後寓居會稽孫策平江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爲干郎事之如神策招吉爲客在軍中將士多疾病請吉噀水輙差策將兵數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策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干君邪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態東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日中使請雨若能感天

令日中大雨則相原不爾加誅餓而雲興雨霆江中㵾泛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視餓失其尸策大悵恨從此常見吉在其前後後策尋爲許貢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策大驚因捨鏡大叫創裂而死混元實錄云吉尚周旋人間百餘年然後仙去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千吉祖父慕道而躬自勤苦有踰前人乃致身軍旅之中而爲孫策所殺雖曰兵解也然使千吉退藏於密積行累功又安知不證飛昇之品乎後之學仙者當以處佳兵爲深戒

宫嵩

宫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千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紵嶼山仙去矣

王道眞

王道眞漢時人得道於鬼谷山東古柏臺常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眞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入此臺中即荆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謂此爲臺非也

王玄甫

上仙姓王名玄甫漢代東海人也師白雲上眞得道一號華陽眞人六月十五日降世十月十六日上昇不記是何朝代後傳道與鍾離覺即正陽子鍾離權也所著文辭隱而不傳世有詩一章載混成集其詩曰華陽山裏多芝田華陽山叟復延年青松巖畔高柯下白雲堆裏飲飛泉不寒不熱神蕩蕩東來西往氣綿綿三千功行好歸去休向人間說洞天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薊子訓

薊子訓二百餘年顔色不老曾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掘視所埋但泥而已漢時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一日太學諸生詣請子訓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服顔色如一遠近驚異後因遯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數十處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出後漢書仙傳云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所載他事畧同

王喬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漢法畿内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一隻舄焉乃

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成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便見禍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出後漢書祠後改雙鳧觀屬汝州

壺公

○壺公不知何許人也常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汝南人費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公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一日復詣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華麗旨酒嘉殽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公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譴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一千斤石於心上衆蛇共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今在豫州新蔡縣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爾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爾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符爲鬼所殺出後漢書遺傳云汝南歲歲常有鬼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鬼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扣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鬼即扣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勑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霪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扣○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長房又能縮地脉數千里牽至前宛然具足吳均續齊諧志云汝南桓景從費長房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今人九月九日登高蓋本是也今建寧府有登高山存焉丹臺錄云壺公姓謝名元一又興化軍有壺公山昔有人過壺公引至山頂見宮闕樓殿曰此壺中

日月也又有壺公廟存焉一云萊州懸壺觀即費長房舊隱有懸壺樹信州靈陽觀亦云費長房竹杖化龍處未知其故也

華陀

華陀字元化漢時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而縫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他學並依準他療多所全濟（出後漢書）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

劉文饒

劉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會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不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為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菜而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閤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爾顧見寬怒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卒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出真誥注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為司徒寬為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認者得牛而送還謝懼寬乃辭遣之桓帝延熹八年為南陽太守恒用蒲鞭靈帝熹平五年為太尉嘗於御座前被酒睡伏帝問大尉醉邪寬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又嘗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還久大醉而還客罵為畜產為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後封逯鄉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特進諡曰昭烈侯子松嗣案此說復為同異故詳載之）

道一曰劉文饒仕於漢朝視民如子蓋道德之發越於外也觀其為政怒不形顏口不疾言好行陰德拯濟寒困真可為萬世隱朝市而修仙者之標表大抵積功累行亦在茲也道德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非劉文饒之謂乎

趙威伯

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嶽授玉佩金璫經於范丘林乃北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挹日月之道服九靈明鏡之華得道來入華陽內為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多有得見太平○者語人云此語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嘯聲若衢風之擊長林眾鳥之群鳴時在天市壇上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或冥霧四合零雨其濛保命有四丞威伯主仙籍并記學道者并暴雨水靈芝草

樂長治

樂長治東鄉司命君鄉里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道入華陽內為保命丞

劉根

劉根穎川人能令見鬼隱於嵩山穎川太守杜新聞之以為妖訛召至郡新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僕能令人見鬼新曰令卽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於是根左顧而笑須叟新之亡父母悉反縛於伊前鬼乃責曰汝為人子不能先益我因何累及亡人仍語新曰可急謝過於劉先生新乃泣涕扣頭謝根俄頃根與鬼俱不見莫知所之不日新亦卒或云劉根常服棗核中仁百邪疾不復干後漢時人皮日休與毛公泉詩云劉根昔成○道故據四百年毿毿被其體號為綠毛仙因思清泠汲鑿彼岸嶺巔五色既煉矣一勺方鑿然既用文武火俄窮雌雄篇赤鹽撲紅霧日華飛素煙服之生羽翼倏爾沖玄天眞隱尚有迹厥祀將近千我來討靈勝到此期終焉滴若破竇淨蘚深餘甃圓澄如玉髓潔泛若金精鮮顏色半帶乳氣味全和鉛飲之融痞蹇灌之神俱攣有時觀者觸倏忽風雷顛素綆綵不短越壘腹甚便汲時月波動擔處水漿旋大獻大司諫置之鈴閣前清如介潔性滌此掃蕩權炙背野人興亦思侯伯儕也知飲水昔願受一餅泉南嶽總勝集云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乙之道遊官四方為政有德晚歸南嶽之東峯煉眞朝斗服氣祭神而玄化

劉偉道

中山劉偉道漢時人學仙在嶓塚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繫垂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心安體悅了無憂怖卧在其下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遂賜○神丹白日昇天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常服朮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授煉魂法又遇桐柏眞人授之黃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於桑樹乃去其高邁如此道成為明晨侍郎（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圍人少為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性貫直不同時黨為閹人所疾陷於黨錮之限避難翦髮變形逃林廬山中為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

范幼沖

范幼沖遼西人也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受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眞誥云范監者即其人也昔得為重初監今在華陽中

鍾離簡

鍾離簡後漢人為郎中與弟權俱入華山三峯得道後道備白日昇天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 ○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一　淡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术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間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无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无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王老

王老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爲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長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君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而去王老行之愈力三年行及奔馬肌膚光澤狀若處子能分形變化坐在立亡周遊人間四海之內時有見之者

張皓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東漢安帝永初中嘗詣逸人爲道士皓年二十歲與選一日封衡召至皓望風服膺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鮫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戒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道者來訪則或爲白鶴或爲飛雲搏空遊虛隱沒而莫之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王少道

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容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常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沖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昔太極真人一日八身展轉得道葛玄七世方證仙公之任然積善之功上濟玄祖下流後世豈止一身長生而已勉哉勤哉吾匪虛言也俱得神仙矣（真誥云其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府之掾者少道漢時人王避見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沖父也沖父漢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鍾此二府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府耳）

路大安

真人姓路名光又名大安西蜀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夔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襲世箕裘博通經史歷三國鼎分晉室肇造科目不公仕途艱進乃自歎曰僕幼蹇滯時運興廢雖有濟世之才柰何

時與命違所謀弗就功名之念頓息遂舍家修道遊至河陽假舍驛亭吏曰不可宿驛中有妖儻或不信必有禍害真人曰吾有神劒能斬邪怪不必多言遂投宿夜半風寒凜凜瞋目視之庭隅妖氣中有婦人悲告曰真官乞賜救拔此乃張氏古宅向為寇劫掠殺妻張氏而埋此也若得收葬方遂往生翌日掘之果得連環白骨遂葬之於高陵真人因此堅心慕道廣求濟生度死之術尋訪名山於晉武帝太康五年甲辰歲五月五日縱步姑射忽於古檜下見一老叟衣黃裘踞石而坐進揖之曰先生何獨在此仰而長吁久而不答真人禮貌尤至久之老叟謂真人曰久立我傍果何求哉觀子祿氣濟道氣重異日名與年同事俱終矣真人聞此語如夢得覺乃再拜告之弟子所求者道也叟曰道者杳杳冥冥无形无像何以求之再拜告曰道固難言願得濟生度死之術以救世可乎叟曰道者妙萬物而為言常應常静不可聲求亦不容索惟在留神恬淡集性希夷无氣長存外物不攖然後行功布氣漱液煉神可以超凡入聖真人曰今日得聞誨語心如死灰乞望先生明教一術度人修己叟曰子可教矣遂以六天如意大法經籙謂之曰依此行持濟生度死妙用難思子宜秘之叟就拂袖而去追之莫及復反顧謂真人曰修半紀相會真人自是往華山仙掌峰修煉至惠帝永熙二年十月十五日夜半夢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賜玉鑰匙十事而參合前老叟法書夢覺神開意解自此書符行功布氣治病驅邪无不應驗至永康元年三月秦地血雨降妖星晝見疫毒流行民遭橫夭真人敬施符水㸃混元燈越三旬間方息至永康二年正月虎兕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擾我生靈令降勑召人勦治真人於戎甥舅也真人遂往揭榜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此戎見其甥言遂奏帝召入内奏對乞與民除害奉勑令任便行持依混元法擒召虎兕自空飛至帝愕然真人呪水噀之化為蠅蟆布氣吞之一城安静帝喜賚詢之曰子乃吾朝真天師也與漢天師殊時同號異世同功賜以綠紈朱服青絲綃碧玉環及以金帛贈之真人笑而不受奏曰助國救民忍以財賄汙身遂居華山以混元籙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沖天佐紫微北極大帝職充司命真君更宜每月三九日下降人間察其功過應有災患急難應聲度之夢覺身輕倏忽飛舉昇天而去其混元之法今行於世焉

王真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

陳長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紵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紵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紵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王暉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態宇嶺洞真觀常種黃精於溪側則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鞦轡行鞭策如人乘馬无異餌黃精蒼朮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沖乃尸解而去門人葬冠履於巖左有黃雲覆其上嘗著秘訣百餘言以教人而人莫能曉其辭曰黃帝昇鼎湖乘素入紫煙明精陰不久運往馳龍旋枯悴林将洞鮮鮮沉深淵遊仙騰霞觀喜作歲月綿晝占多龜兆夕唱良有緣中撒鎮和氣般輪共成篇若能思得之賜與金一餠（音餠）

昌季

昌季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擔柴崖崩墮山下尚有微氣其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聞之愴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夫即以藥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成仙婦以藥治季即命季合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謂婦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薊公受服朮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在華陽爲理禁伯理禁伯者主諸水雨官也（真誥云理禁伯官亦係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云无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无見大有以本大无有有亦无无焉无无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无寄有以成无寄无以得无於是无則无宅也太空亦宅无无矣我未生時天下皆无无也其所論端槩如此桐栢諸仙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宋晨生宋晨生者蓬萊左仙翁也與其論无祖得大意

臣道一曰夫以无之一字論道是誠得道之妙矣道德經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張玄賓必深得其旨而略寓於言也

王中倫

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中潛伺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此來頻適方山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懇乞長生訣遂留一石如雀卵遺之云可辟穀初別淩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得

石合輾百日不飢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武帝大始中入具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棋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於樹下立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云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巳是建中矣舊居廬舍皆為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鮑靚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容鑒洞於幽玄深心冥肆人莫之知一云為南海太守得秘法悟真理受真仙要訣於諶姆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張慮者俱杜陵北鄉人同在渭橋為客舍居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族改氏更生合為天倫根胄雖異德陰並同靚學明經術緯候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以漸而遠因問曰相觀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使赤城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爾靚即下馬拜問寒溫未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後蘇峻之亂果足十年又云君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考得仙者尸解為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臾便滅所書者面目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復還家家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皆演一為十為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言見陰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羅浮圖志云稚川居羅浮時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无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輷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真誥云靚為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年後為崑丘侍郎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許邁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曲人也世為冑族冠冕相承映總角好道潛志幽契真誥云清虛懷道遐栖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再三之敬按予書校六甲陰陽符云永昌元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絶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元年辛酉為少一年今以自記為正絶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吴郡孫寵字彥達女即驃騎秀之孫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

舉之道初鮑靚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懸霤山中散髮去累改名遠遊服朮黃精漸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无間數年之中密感玄虛太一真人定録茅君降授上法遂善於胎息內觀步斗隱逸每一感通將超越雲漢後移臨安赤城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映因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三年之中面有童顏臨映得道三官都禁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詰映諸愆如其无答便當執也賴得龔幼節李開林相助映甚怖懼强長笑叱詑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乃矜是以版泉流血無遺龍驤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邪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鳥獸遇凶荒疫癘之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救自營方藥已死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四百八人德隊我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録字青宮豈是爾輩可以豫乎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服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鳴卿後安帝時為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真誥不同未詳所以外異安帝永初二年大飢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籍居相位如此非惟陰德流後滋敬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訓孫相並為三公光來過江奕世丕丞遂至神仙言畢會司命君遣聽依李遵握鈴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世東宮為地仙中品映第五弟穆亦同時得道晉書列傳云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時父尚存未忍遠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遊名山採藥於桐廬縣之常山餌朮涉三年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莫得也常服氣一氣千餘息後移入臨安西山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許穆

許穆字思玄一名謐祖尚父副穆少知名晉簡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為太學博士累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慕道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遯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羲編該靈奧天降玉札授為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駕遺世真誥云穆儒雅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為餘姚令入為尚書郎郗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受教記遵行上道拯分所得乃為上清真人晉登侯伯位偏卿司給仙佐治助聖教民李武太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典寧中亡亦入易遷中受學梁高祖為於山別立祠真館長史本宅天監十三年立為宗陽觀今之紫陽觀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南一塘郭四朝築以壅柳谷曰公泉茅山記云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清真人許長史宅今為觀觀前有真人靈壇

扈謙

扈謙魏郡人也性縱誕不恥惡衣食好飲酒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搖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巍我羲著下獨向寘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無以消白日常作巍我醉精於易占常在建康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百止次卦千錢不為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謙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於御牀

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災可消明年秋桓温北討敗績咎豫州刺史袁真不爲後援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温妻產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廄壞竟便差是男兒聲氣雄烈當震動四海温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無容錢處請還公庫温不聽許氏以空櫃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温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温錢飲酒求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群聚極飲客隨謙者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訪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櫃用先生幸還家中取去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所飲數千斗唯四十日纔足相補止餘一百斗許有耳大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算便知也許氏試依其言算之不差一文後謙母夜亡謙旦還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

臣道一曰邑謙以孝養母不干名利內修至道外混光塵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止多以奉母少以自贍次卦則須千錢不爲非廉而不劌者寧得至此道德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邑謙誠熟究此道也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一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淡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趙道一編脩

杜昺

杜昺字叔恭吳國錢塘人也年十八歲與時輩戲北郭有父老召昺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昺早孤事後母至孝名聞鄉郡三辟命仕不就歎曰方當人鬼淆亂非正一之氣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爲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從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與陽平治昺每入靜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章書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内操米戶數萬晉太傅謝安時爲吳興太守見黄白光以問昺昺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令陸納世世臨於而並患浸淫瘡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奏章云令君大厄得過授納靈飛散方納服之云年可七十九司馬桓温北伐問以捷不昺曰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温至枋

頭石門不關水洞糧盡爲鮮早所攝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之言遂致此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問以勝負昺曰我不可往往必无功彼不可來來必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敗散盧竦自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昺以白桓温竦乃協東治老木之精衛感百姓比當過突宮闕然後乃死耳晉簡文帝咸安中竦夜半男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官軍誅勦温方歎服後桓沖欲引昺息該爲從事昺辭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進仕至玄孫方得吾福爾昺曰吾去世後當有假吾法以破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消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馮氏若有災異可開示子姪勤修德自守安帝隆安中琅琊孫泰以妖惑陷敓及禍延者衆昺忽彌日聚集縱樂無猒使書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人作衣衾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日中當行體尋小覺至期於寢不覺尸柔氣絶蕭道民弟子爲立碑謚曰明師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不飢不渴強壯不老庫忽云應得仙赴日發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衣白帢須臾有兩黃鶴丁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因鄉人附書與家人家人看尸惟有空殼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藥忽值仙人史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之不正爲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班柔輭形如小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繁陽子服之亦得道

王霸

王霸梁時人在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沖虛宮是也有皂角樹猶存霸嘗以金板鑿丹訣埋於山後有掘得之人亦得道其訣曰金是砂精牙是鉛脚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周既濟開户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換金質容改童華如欲點制一粒之功乾汞十兩立成馬牙後蔡君謨留題云眞人玉骨輕御氣昇瑤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羶埃香火久寂寞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虛墳生紫苔宴坐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游蜂依酒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鼎何時開

元藏幾

隋處士元藏幾爲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里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三二月人多不死産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栗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藏幾忽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

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針其膏而藥其肓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閑之詬請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噏嵐霞因而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椶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敝語其故希道曰予有爐鼎之功何疾不除也敝委質以師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冕金液地冕坎離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冕微入冕牝牡結陽呴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抛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殆於彭山道中識者歷之未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温縣時擊獸結尾為害尤甚敝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之流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玉緘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冦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人得其術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筭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唐玄宗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所之也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則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

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邊見大舫一艘絡其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於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裁冠羽服衣文班駮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三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爾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大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中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裴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衣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姑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迹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旣升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期先生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躊躇以俟忽逢一道流其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忽及一宮觀殿宇森聳傍有大山道流引之至一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可推遜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不可限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卽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拜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得秘籙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協登眞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去後不知其所終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卽王山人也公曰此來何以相教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爲沉綿之疾故來相救爾山齋無水公欲呼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裂腰中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會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寃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而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盧公歷任清顯便蕃貴盛而

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巳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仙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授與盧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煉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方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山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子芝廨宇紫極宮公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子芝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覘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則佳矣然殊不及觧縣石氏之醞也子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許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侍樵者命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徑往石家取酒吾待以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子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皆出自門隙已及觧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冽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坐子旁可乎子芝曰可樵者復書朱符致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貌堂堂美鬚眉紫袍秉簡揖坐於是共飲良久樵者燒一鐵筯以燎紫衣者曰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不少項可造河瀆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乃神耳鐵筯之驗宛然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煉之訣遂爲地仙

王廓

布衣王廓唐懿宗咸通中自荊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沿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許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如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詰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猒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書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葛仙公

仙公姓葛名玄字孝先家本瑯琊世傳簪組高祖廬為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後讓國與弟文托遂南遊江左逍遥丘壑適丹陽句容見其山水秀麗風俗淳厚深合雅意偶會仲弟孫來為別駕一日參侍而言曰吾從祖既為泰伯而劣孫可為仲雍之後乎因是同居焉仙公祖矩仕漢為黃門侍郎父孝儒歷大鴻臚登尚書其先裔出葛天氏食封于葛遂以國為姓世載忠德歷代諸侯也仙公本大羅真人下降以後漢桓帝延禧七年甲辰歲四月八日誕世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使齋香華錢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聞尚書得男乃欣然與來使曰吾昨宵夢見道玄真人從大羅天下降與吾言昔別已經劫子將忘我耶予作禮稱弟子願得無上正真道服汝歸悉告尚書明日當往賀君生奇男使者歸以實聞越一日道紀果來賀尚書告曰始有此子圖為宗嗣計式副願望道紀求見看母有難色父令抱兒出道紀見兒不覺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吉之先見敢以為賀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流轉煥耀當為神仙非世間常兒比尚書曰仙聖寥邈變化茫昧際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為宗嗣足矣道紀曰聰明智慧暫經人世九天稱慶七祖同歡生者被福死者登天道紀遂念真人宿世之功因作禮十方仙聖永保元吉禮竟為仙公作讚其辭曰身雖輪聖化鬼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緣昔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含真出天龍潄香花濯我煉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朗大乘逸頌畢道紀長揖而出儵然不見仙公年八歲失怙恃已能好學自立生而穎秀英姿振發天才超質性識明茂至十三通古今九經傳子史靡不該覽有父手澤履跡必仰天號泣飛鳥為之悽鳴悵然曰山川不改色嚴父已歸空天下有長生不死之道何不修之因遁迹靈嶽退求異人常好彈琴誦莊老安閑澹泊內足無求年十五六名振江左時賢欲辟為掾仙公曰蔬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能以此而易彼哉乃衣道家服入天台赤城上虞山精思念道所願有得遂遇真人左元放授以九丹金液仙經煉烝保形之術治病劾鬼秘法三元真一妙經行持三年廣積功效靈帝光和二年正月朔感太上老君勅太極真人徐來勒等同降于天台山老君乘八景玉輿從官千萬正一真人侍焉老君自號太上玄一真人曰共定光為洞經高玄法師命侍經仙郎王思曰共披九光玉韞出洞玄大洞靈寶經凡三十六部以授仙人葛玄及上清齋法二等并三錄七品齋法三籙者曰金籙齋謂保鎮國祚曰玉籙齋保佑后妃公侯貴族曰黃籙齋拔度九玄七祖永辯長夜之苦七品者曰明真齋超度幽爽解諸冤對也曰自然齋普為衆生請福謝罪學仙修行之法也曰三元齋自謝犯戒之罪解考於三官也曰八節齋謝玄祖及已

身之罪滅累簿之法也曰洞神齋以精簡爲上求仙保國之法也曰持教齋以清素爲貴救疾禳災之法也曰塗炭齋以苦節爲功悔過請福之法也并勸戒法輪經四十五卷無量通玄轉神入定等經以授仙公俾行教於世曰子應常思虛无眞人高上大法王大千世界號曰老子是玄中大法師焉又示以天府所定世人罪福篇目曰感應篇又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仙公稽首禮謝令天台山桐栢○觀有法輪院三眞降經之處及仙公祓鬼所○築受誥壇存焉仙公年十八九歲仙道漸成乃遨遊山海倏忽去來遂東入括蒼省侍其叔叔諱彌字孝公時授業横經四方英才肩摩袂接立講堂於其居仙公歸拜之彌勞問翺翔之意曰予嘗念予幽窈與人事疏闊仰眄青雲俯臨滄海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古人所憚子能爲之今天下文明三國求士子才博術奇必是出也仙公告曰玄稟性愚鈍不通世用負辜先緒謝千祿之客辭負羈之士嘗絕志巖穴棲心煙霞流浪山水以此爲樂庶期與消子爲交赤松結友惟叔父遠弘道藝講論五經洙泗之風翕然復振詩雅之道盛於今日三國隆平必尚無爲之化如玄曠遠固謝時榮願叔父策名委質亮天棻載垂裕後昆彌答曰予絕類離倫超凡入聖吾所不及當勤衛生之經思愼終之語然後鼎湖之舉何足爲難仙公辭謝而去復周旋於括蒼南嶽羅浮諸山以卜修煉金丹之地遂遍選經由玉笥諸閣皁乃登東嶽高峯之上而○望焉曰形閣色皁土良水清此眞仙之住宅○吾金丹之地得之矣然丹成之後必須廣積陰功超度群品庶幾三天書名九霄列職無愧於心矣乃慨念漢家傾覆三國戰爭旱潦凶荒兵傷殍死不可紀極窮魂滯魄沉淪惡趣難出輪迴於是刪集靈寶經誥撰成祭煉大法生天寶籙靈符祕訣等奏聞天帝建立法壇每於三元八節吉日良宵普召十方諸大地獄窮魂滯魄來詣壇前俱受祭煉祇承符籙各遂超生行持之後屢有感格時當甲午歲下元令節之夕正值祭煉之時有一鬼王形長五丈身衣緋袍稽首再拜前進而言曰某爲下鬼統管窮魂動經累劫沉淪惡道無有出期每蒙眞仙普設法筵祭拔寃魂給賜符籙濟度幽冥數百萬衆俱獲超生我等悉沾善利同聽法音感德難言徑來朝謝且聞玄天北帝勑示諸獄鬼魂云葛眞人祭煉年深功積玉書名標金簡五年之後宜三天降詔錫命同領上列天曹矣言訖辭謝而退○於是仙公以祭煉經法寶籙符文訣目等付○閣皁宗壇及沖虛壇流傳後學廣度沉淪仙公再念群生得遂人身生於樂國恣情縱慾不修正道罪愆既積業報難酬惟靈寶三乘祕典可以開導衆生懺悔罪尤拔濟苦爽俾悟正眞遂總括上清靈寶諸部眞經撮其樞要集爲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一部十卷流傳天下善信男女或有宅舍生災眷親亡歿廣建道場嚴陳眞像禮誦九幽大懺富得見存獲慶過去超生宿業新愆盡皆消滅寃庭罷對苦爽沾恩此懺法流傳四海惠利無邊

仙公佩受上清靈寳諸部眞經精心研誦復於洞神太清部內增廣道德注釋撰成經序冠於篇首仍品題清淨經云吾得眞道曾誦此經萬遍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則此經流傳實自仙公始昔仙公遇眞師授以分形萬化之術靈感應變之法能坐薪縱火而衣冠不焦酣飲卧泉而身體不濕途次遇親朋輙邀止折草刺樹汁以杯盛之流通○

○如泉杯滿即止勸客飲皆旨酒也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曰此乃敿核食之皆脯棗也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箱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之驗可得見不仙翁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爾仙公復取一符投水中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於中流三符聚而止良久而收之又於水濱見賣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主曰此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內口中投於水則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旣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動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以致暖試作火以待諸君於是口中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感暑中卧次使人傅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又與客對食因言神變之事客曰食畢當作一奇戲食未已仙公曰諸君得無欲速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室或集○

○容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張口蜂却飛入爲飯復食之復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蟲使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復以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仙公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又仙公嘗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數禽人畏莫犯仙公乘車直趨俄然大風驟起塵埃障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以一符令人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命巫祀妖邪其邪附巫者令仙公飲仙公不飲而精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姦鬼敢爾敕社伯拽精人頭付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精人怖謝曰忤犯眞人願乞赦原仙公曰汝是何等邪精速自首告曰是後山鬼仙公曰赦汝罪要病者愈限三日爲期否則痛治無赦仙公嘗過華陰見一士人溺於蛇精之家○

○仙翁化作一田夫駆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於非地此婦人乃蛇精也前後啖食生人不計其數引士人看古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教士人密窺之即望東而走吾當救護士人如其言窺之果蛇精也張牙努目在網帳中附一小蛇兒在身傍仙公誅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數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蝦蟆之類遂得全生昔仙公感太上老君授以霹靂火府雷法策役雷神誅伐不道吳赤烏二年正月一

日仙公登勞盛山精思念道是時日中感太上授以千真科戒乃與衆真演說勸戒未悟流傳於世仙公又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冷賫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温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見司馬子微仙觀記仙公與天師相爲表裏遺蹤逸跡亦多在蜀中歷世冢邈時人無○能知者難以備舉仙公嘗在盱江麻姑山小有洞天修煉鑿五井以應五行上應五星至今其泉消息盈虛以一至五周而復始若有度數其井在麻姑壇山前是時吴主以賓禮待遇仙公一日與仙公坐危樓遥望道間人奉土神禱雨吴主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仙公曰可即書符令人焚社中頃刻天地晦冥風雷驟起澍雨立至大蘇苗稼仙公嘗從吴主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没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吴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遣使求

之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乃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淹屈陛下于此上忻然曰先生常爲神靈所延道德所至爾一日遊會稽閒逍遥自適有會稽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忽睹廟吏延賈人曰欲寄一箋與會稽山葛仙公即以書函擲賈人船中函蓋如釘拔之不動及還會稽白仙公仙公接書函即自發乃東華小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宫仙公閣下字皆科斗古文人因見其書乃知仙公名在天闕久矣吴主一日請仙公○陛殿焚香清齋弟子張泰孔龍鄭思遠等侍側焉吴主曰朕以暗昧未達玄旨好聞神仙之說願師指教秘典齋直及修真之捷徑道經之品何者爲先符圖秘要何者爲妙開發未悟以副願望仙公避席曰既蒙聖主特賜垂問敢有所隱但非國君所篤好若萬機之餘能静心守一其則不遠矣夫神仙之道微妙各載丹經學道修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嚥納太和呼吸陰陽固煉内丹可以爲地仙入火不

灼入水不濡遇度災厄却禍來祥然須齋直得成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无極自然真一五稱文中古三皇内書論其神仙事衆妙悉歸於靈寶大法昔張天師得仙覩遇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修真秘訣及靈寶五稱文出齋事爲首如靈寶大法其文簡要義趣弘深難可槩舉夫地仙先登靈山爲山神主大期六百年或三百年者後皆補天仙惟於九轉金液還丹金液玉醴皆得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如大洞真經誦之便可昇舉坐見十方○不須服御丹液鳳有仙骨得見斯文盜竊靈文者如有翅不能飛須要從師授受口訣告盟天地真仙乃可傳也三皇内文五嶽十地神洲七變七寶靈圖内篇皆上仙之所寶夫學道者從微至著自邇陟遐不可越略靈寶符圖至尊至重可度大陽九百六之災真人超邁三界者皆由此道矣吴主曰宿緣流慶得爲人君仰遇仙宴既聞好音雖沈湎浮華然持敬在心輙書之於金簡封之於玉函不敢輕示非人當終身欽奉仙公曰陛下能爾

善哉于時有釋道微遠聞仙公得道故來求師焉作禮請問曰我聞道無先後無古今不審其道同異仙公曰本無高下貴賤形名之殊是以字之曰道老子生於天地之先應化於商宗之世廣宣道教化誘華戎應物自然永無生滅也仙公曰左為陽陽主生右為陰陰主滅至陰無生至陽無滅自然之理也但大道深祕不傳流俗非天下至人莫得而聞之也道微再拜稱嘆曰善哉願聞其道仙公曰夫人功德未備不求仙子等宿命功滿德○備我先世已為子等師貴緣會遇汝將度世矣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五嶽眞形圖告曰此太上傳命之信執之遊八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經靈寶自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內文大有妙經金書玉光靈書紫文大洞三十九章太霄隱書明鏡圖籙等并太極龍騰芝草一茎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弟子鄭思遠具宣口訣又告思遠等曰吾昔從左元放先生於赤城山受五嶽圖及金丹經今付於汝其於諸品符籙洞眞洞玄洞神眞經等是太極眞人徐來勒於會稽授我我已流傳於大江之西閤阜福地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衛今付汝等宗奉大法然九天禁重勿示非人若有至心之士依四極明科年劫傳授思遠等再拜承戒命又與道微仙藥一粒令辟穀除五味食嗜之類可以遠遊名山絕人世事道微受服及流明七曜紫丸之丹即覺體輕心神怡然無所思欲及百日齋竟仙公又告道微曰子當還嵩山齋三年後徃王屋山清齋精思大法道微既受指要○寶經靈藥不飢不渴願少留侍左右仙公曰子心存我我即可見不必依戀令子凡軀始學未得洞視子當登嵩高到彼見諸眞當復教子矣後五年又當付子祕訣成子之道方得洞見無形覩十方如指掌若明鏡中物爾子等當處閬風臺三百年應昇天也夫仙道有即世白日昇天者亦有十年數十年數百年者三千歲五千歲一萬歲乃得昇天者其未得昇舉之時權舍諸五嶽名山洞天福地及八海中復有十洲三島皆七寶宮殿瓊樓玉房自然金銀珠玉神仙之藥珍奇異寶百千萬種不可名狀自然音樂聲發太虛鸞鳳麒麟交羅戲舞玉樹瓊林之中清風雅韻皆如九韶之音凡仙人未得昇度者居此山內外宮殿宴樂從容于華同遊豈不幸耶但廣積善功當遊五嶽謁諸眞公吾今不得停此諸山與衆眞游息子齋七日可服前芝不須飲食和氣怡然未有耄期況進修大經乎又於天台名山告鄭思遠曰我所授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品經籙吾昇舉之日一通付閣○皁名山一通付吾家門弟子世世錄傳至人不可輕授非人勿示若得其人宜傳勿祕又諭門人曰吾按行五嶽稅駕蓬萊時暫還京都謁謝吳主因會從弟吏部郎奚言曰今吾門弟子有通才博學馳譽朝廷克昌門祚恐未有學仙者但篤修文義盛德安身樂天下憂亦不失為君子官爵亦何以加焉若眞道未絕吾昇舉之後當生睿哲雅素通玄之子遯世高尚曠志清虛振起仙裔矣後即有稚川出焉晉書列傳葛洪究覽典籍尤好神仙

之道修養之法歷仕晉朝身居仕版留意仙道乃求爲句漏令欲就丹砂之便修煉大丹冀得成就却就仙公弟子鄭思遠傳受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階秘籙九丹指要後攜妻子登羅浮山立壇昭謝天地服餌大丹舉室昇仙果符仙公先知之徵矣一日仙公辭吳主曰山林微賤久藉恩庇今者暫違丹陛未有再見之期願陛下息兵字民推誠及物永安宗社長享太平吳主曰朕性識高尚道行尊貴名隸丹臺豈容久淹塵世矣於是太子

○登聞仙公得道乃築別室招延日親訪問仙公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此廣成子荅軒轅黃帝所請也今殿下位居儲宮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擢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序撫育群黎此乃四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也太子曰覩御所陳允合時論然于意亦欲修身以及國且丹經非造次可聞至道精微非萬機之餘能悉研究又問仙公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何也仙公曰六合之內圓於形象陰陽之數猶可致詰六合之外人所希見渺茫之中太虛之表聖人罔述故存而不論也太子稱善至嘉禾二年正月朔日仙公辭太子而去出京謂弟子曰比爲主上淹留而光陰迅速老之將至功用雖積金丹未煉不可徒費歲月徑往閤皁福地於東峯之側建庵曰卧雲築壇立竈居其中謝絕人事修煉九轉金丹時有瑞氣祥光映照山

○谷越三載大丹成熟遂於洞口金砂池中浴丹其泉忽然湧漲金沙騰沸仙公曰是丹火力尚炎未可便服遂藏之東崖石室中以待醮謝天地然後服之迄今丹池之內金沙自沸靈迹可驗仙公凡經二十二處修煉未見功效如近境有赤城長生招仙杯山麻嶺西山沖虛皆有仙壇煉丹靈迹惟於閤皁方得成就遂作流珠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披尋不悟情思若懸焚徧金石燒竭求珠費財蕩盡拊膝長吁吾年六十功效躊躇賴師指授元氣虛无窈冥中起恍惚中居眞陰眞陽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認玉爐離火激海坎水升虛玉液灌漑洞房流酥天機眞露萬類難如眞人度人要大丈夫天長地久同看仙都念茲在茲語吾記吾

仙公煉丹之時常於西峯石壁上石臼之中搗藥因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乃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琴高仙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而來訪仙公於卧雲

○庵翁與之酬飲既醉而高卧白雲間酒醒則雙鯉化爲石矣仙公遂以雙鶴贈之乘跨而往其石至今存後山之間仙公於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初一日蒙太上飭次三頒錫命遣天吏告下福庭第一錫命曰太上玉書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先世苦行累劫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積感太上遂令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誕降德門所以才質玉秀馨蘭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道模淵偉獨步羣萃高辭世榮抱樸尚質注

意仙經含光守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拳拳不輟道德既光宜有錫命今賜子天寶羽服丹霞綉帔飛羅之裙矣芙蓉寶冠金真神虎伏命魔幢役海召山所爲任意第二錫命曰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索隱繙經長齋靜念存思專精苦而不倦再賜子八景玉輿駕龍乘雲項生圓光金章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秉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銓矣第三錫命曰勑無上學仙弟子葛玄體德弘道開化未悟普濟群品俱超方○覺功成名揚高眞信服三界群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感濟所欲也宜錫子位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天大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眞仙玉童玉女各五百人侍直左執九耀之華旛右擁洞玄之眞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奉行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一日甲子日中天帝諱遠奉勑命告行於霍童山又曰霍山仙公金丹已熟又蒙玉帝三頒錫命不得久住人世當立壇醮謝天地山川百靈方可服餌乃於福庭之中築壇一所名曰八景乃擇吉日登壇告謝天地大醮三日跪服金丹于時天花飄地神光燭天仙公再謂門人弟子曰金丹既服當有勑命自天而降吾輕舉有日矣乃將三洞四輔經籙祕藏於靈壇之上後當有吾門弟子精心宗奉於此流傳祕典靈文福被四海矣於吳赤烏七年八月十五日日中忽聞仙樂嘹喨旌幢翳天麟駕羽車浮空沓至仙童玉女靈官翊衛先後下○降壇所時有飛天神王捧持玉詔仙公端簡長跪面天門聽宣詔曰勑無上學仙弟子靈寶經籙大法宗師葛玄久專至道善養胎精演眞經祭煉於沉寃集仙典開明於後學可謂陰功濟世密行齊眞名隸玉都身歸天界可特賜子位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天大魔王之職主行三洞四輔經籙事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飛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勑天帝諱遠奉旨告行於閤皁福庭仙公望天門再拜受詔訖遂與弟子鄉朋分別於東峯之側登著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玉珮鳴珂坐八景瑯輿霓旌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衛迎祥雲白鶴盤繞空碧冉冉而昇弟子鄉朋攀戀不已於是仙公暫停仙駕賦五言歌詩三篇降付鄉朋普令歌誦開悟方來昇天之年八十有一三篇之詩次列于後其一曰眞人昔遺教慇念孫癡子燮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捄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爲役使四體或不完聾瞽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爲弘之由善始吾今獲輕舉修行立功爾三界盡稽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無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粗標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昇天慇念諸儒英大道體虛無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窈窈中昭明莫言道虛誕所恚不至誠奚不登名山誦是洞眞經一飄而一詠

玄音徹太清太上輝金容衆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爈煙栴檀馨皇娥奏九部鸞鳳諧和鳴龍駕鷖空迎華蓋耀杳冥倏閒劫仞臺帝釋倏降庭八王奉丹液挹漱身騰輕逍遥有無間流朗絶形名神童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輿遊宴白玉京七祖昇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曰散誕遊山水吐納和靈津錬氣同希夷静詠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飛駕御九龍飄飄乘紫煙華景○耀空衢紅雲擁帝前暫迂蓬萊宫倏忽已賓天儒儒衆真會渺渺凌重玄體固無終劫金顔隨日鮮懽樂忘上境悲念一切人誰能離死壞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無有入無間微妙良難測智者謂我賢若能弘衆妙輕舉昇神仙歌畢雲輿冉冉昇天而去仙公所著老子道德經序及斷穀服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十九卷泊神仙歌詩今遺世間吳書云先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處帝重之特爲於方山立洞玄觀後仙公於閤皁白日昇天至今方山猶有煮藥鐺及丹臼在焉按輿地志於赤烏二年建立方山觀也宋徽宗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勑臨江軍清江縣閤皁山葛仙公壇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寄言立稱咸造宗極出入無畛與道翺翔壇于琳宫積有年所祈禳休息奚利在民賜嘉褒榮特建崇號尚祈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沖應真人理宗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奉勑臨江軍清江縣管下閤皁山葛仙公沖應真人莊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仙之謂歟爾修于名山以成妙道世傳飛昇尚矣在崇寧間固已錫封迺者部使者從邦畇之請復以祈禱應響咸事屢豐之狀來上朕於方士説無所嗜嘉其有功於民爰命禮官用衍稱謂若夫乘雲御風游乎八極之表何有於名然姑以見朕褒表之忱也可特封沖應孚佑真君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三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四　淡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趙道一編修

鄭思遠

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横江橋○逢相識許隱共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求熱揷齒間得愈思遠爲之拔之虎伏不動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思遠可謂上善者也至於養道林泉仁及鳥獸且虎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虎子之失母收而飼之古人所謂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斥鷃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剥難通釋名曰外篇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賾析理深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輭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出晉書）眉山唐庚子西贊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庾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邺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出羅浮圖志）

臣道一曰道德經云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葛洪以才學之優棄功名之貴夫豈無其故哉蓋晉室自東遷之後姧臣搆禍王道衰微奇七異人不一二作紛紛江左何時定乎葛洪之見可謂出於類拔乎萃矣是以遯世無悶樂道全真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卒能終始于學仙道克成後之道者宜取則焉

黃野人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或云葛仙之隸）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圖志）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

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韡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它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

楊羲

真人楊君名羲晉咸帝咸和五年庚寅九月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學道於茅山為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懿沉厚幼有通靈之鑒與二許早結神明之交二許者遠遊許邁長史許穆也長史薦於相王用為公府舍人以穆帝永和初受中黃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璞傳靈寶五符璞即魏夫人長子也君淵沉感虛抱自得若燥濕之引水火冥默幽歘相襲無睽矣年三十六以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衆真降授道要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真人清靈裴真人桐栢王真人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光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竟旌晴曳神轡潜球紛紛屬乎煙霄淪蹤收於俗蹊讌聲金響於君月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人儷九華而朋於諸真故九華安妃云明君靈質虛閑祕搆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為吳越鬼神之君也後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矣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劒解作告終之術也又玄清真人謂羲曰夫學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造堋的操志入山惟往勿疑乃獲至真羲恭受勤行得仙晉簡文帝後師義得道羲後果劒解隱化真誥筭以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翽翽父穆亦因君遇真故許氏九人雖道慶自先數至神發如塵鑑凝照揮瑩之功並歸于君矣太元十三年君乃乘雲駕龍西詣太素北朝玉清輔佐東華總括吳越人鬼神靈之司丹臺錄云為東華上佐

許翽

雷平山真人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晉護軍長史真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先於長史入洞為易遷宮夫人真人幼獨標挺含真淵嶷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秕塵務如泉去蒙盈其科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錄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豈得見泉源耶真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間遂詣北地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真人設座於易遷戶中後十六年當度東華授書為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諸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晉海西公太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則是成帝咸康七年辛丑生（真誥注云咸和六年生司徒辟掾皆為非實）自太和三年以後無復顯迹依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書舊傳云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

不起明旦視形如生壇今猶在又云從張鎮南受衣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黃演女生男黃民乃還家

許黃民

臨沮令許仙人名黃民字玄文上清仙公翽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晉穆帝昇平五年辛酉生娶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孫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惠帝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令乃奉經入剡為馬朗所翹敬朗從父弟罕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宋文帝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真經一厨作朗靜中語此是仙靈之迹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真誥言黃民又伯祖攜姑婁賊皇伯聯與黃民子榮弟孫女瓊輝並得慶世馬朗敬經若君父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堂宇朗妻數見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其家肯保富壽朗忽山陰何道竊書泄意復洋銅灌廚鑰令家人不得復開朗終子洪嘉與及季真又復宗事廢帝景和元年居士樓惠明諷父季真啓勅閉取季真善道術為當時所知及至奉呈於華林園既見真迹瓌異朱黃煥赫不敢窮覽至明帝登祚季真乃啓還私解陸簡寂南下立崇虛館經亦歸于館何神真巧運既闕於馬又發於又終授於陸君馬史籍巾凡貴籍幕之宗而無容入其妙焉）

陸修靜

廬山陸先生吳興鄉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讖緯靡不總該以為先天輔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為徒者載在金編玉字遂收迹寰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峩眉如雲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叩玄感神授神靈訣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素欽其道風作傳霞寶車使左僕射徐湛宣旨留之先生固辭弗顧拂衣而去後帝有太初之難人咸異之先生時泝江南尤嗜匡阜之勝槩孝武帝大明五年爰搆精廬於白雲峯下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熊虎猿鳥悲鳴滿路出山而止先生既至闕帝設崇虛館通仙臺以待之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已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及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頹俗朝野宗師焉明年帝不豫詔請先生修塗炭之齋是夕壇宇間鄉雲紛郁翌日疾瘳桂陽王用兵暴白骨徧野先生具棺櫬收而瘞之其陰德審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迫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迓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映異香芬馥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霧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遺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為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偽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為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

都化流東國帝王禀其䙡人靈宗其法微言
旣絶大法將謝法師禀神定之資居入室之
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葺遺蹤提綱
振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
引末俗開曉後途者矣初先生之赴詔也嘗
曳布囊及逝而歸忽有布囊挂於巖樹今所
居西澗一峯名布囊巖有醮石高六七尺方
廣丈餘其向乾亥亦名禮斗石門外有煉丹
井有連理樹其榦合抱其根蟠罩又有石磬
其聲清越又有藥苗苦竹亘於山谷皆遺跡
○也唐天后太極元年勑醮於觀有黑龍群鶴
之異降詔褒崇仍付史館宋徽宗宣和元年
七月一日封丹元真人其詞曰朕惟前古高
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議所以追
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精真內得是正遺經
垂範一時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
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
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加勉焉可特封
丹元真人陸修靜解化於宋之元徽而釋氏通鑑載梁敬帝紹泰元年道士陸修靜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其徒頵盛而齊帝事佛靜等嫉之詣闕請與釋子捔法且以年代考之元徽去紹泰六十餘年其所載事迹豈非謬乎

孫遊嶽

先生姓孫名遊嶽字顥達東陽人吳之裔也
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凡
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卜終焉之
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
事之遂授三洞經法及楊許二真人墨迹其
後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九六十七年顏色
精爽久而愈少暨簡寂羽化還舊隱研味真
趣至齊武帝永明二年詔主興世館由是奇
○逸之士爭相趨赴若孔德璋劉孝標輩皆結
方外之好雖常以病求歸詔命未允以七年
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
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迹竭篋
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

陶弘景

隱居先生姓陶名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宅
在白楊巷南岡之東宋初土斷仍割秣陵縣
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氏本冀州平陽
人帝堯陶唐之苗裔也堯治冀州平陽故因
居焉漢興有陶舍爲高祖司馬子青權位至
丞相十三世祖超漢末渡江始居丹陽七世
祖濬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吳爲鎮南將軍封
句容侯食邑二千戶與孫皓俱降晉拜議郎
散騎常侍尚書六世祖謨濬之第三子懷帝
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軍隨王出許
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敦爲
丞相轉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情懼稱及
乃啓分屬籍禁錮積年晚起爲車騎丞相參
軍不就穆帝昇平四年卒始別葬白石山之
○陽瞻湖北高祖毗有理識器幹高奇以文被
黜不肯遊宦州郡辟命並不就後拔受南安
正佐亦不起安帝元興三年卒曾祖興公多
才藝頗營產植舉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晉縣
令義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狀
有氣力便鞍馬善射好學讀書善寫兼解藥
性常行拯救爲務行參征南中郎軍事侍從
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晉安侯除正佐固辭顏
峻侍寵就求宅以易佛寺弗與因辭官見譖
削爵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酉平縣令後監

新會郡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於彼父諱貞
寶字國重司徒建安王劉體仁辟爲侍郎遷
南臺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閑騎射善藁
隸書家貧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四十書體
以羊欣蕭思話法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好文
章美豐儀凡遊從與蕭思話王劉劉秉周旋
多爲諸貴勝所賞遇蒼梧王元徽四年冬奉
使虜庭通鄰國之好甚得雅稱順帝昇明元
年還都具撰遊歷記并詩數千字及所造文
章等劉秉索看後值石頭事亡失無復別本○
○不得傳世先是貞寶攜家隨蕭之郢州宋武
帝孝建二年蕭亡其年九月母覺有娠仍夢
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昇天遂
視之不見尾南史云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唐李
渤作傳云母初娠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執金爐下降既覺寄語左右
云我當孕男子非凡人也然恐無後時年二
十五其冬仍隨蕭部伍還都住東府射堂前
叅左廨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申四月三十
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
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

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幼
而聰識成而博達年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
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九歲漸徧誦六經頗
究屬文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
遠矣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
棊攻草隸年十一爲司徒左長史王劉子昊
博士十三父移宅席卷隨吏部尚書劉秉之
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憩中外除胄舍後仍立
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十七乃冠常隨劉秉○
○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廐馬秉第
二男俣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俣雅好文籍
與先生日夜搜尋常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俣
與江斆褚玄劉俁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
學得名俣作宋德頌連珠七讃當世稱絶俣
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
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秉
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先生與韓賁廉談同
掌文檄及事敗城潰即得奔出俣及弟佽爲
沙門以逃爲人所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

生躬自收殯瘞葬查刑舊墓營理都畢自此
棄世尋山而止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
劉宗常懷幽惕父乃因紀僧眞求事齊高帝
於新亭即蒙帳内驅使二月沈攸之平從還
東府公仍遣使侍弟五息暉六息暠侍讀兼
助公閤管記事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巴陵王
侍郎先生云華運之際頗有微勛何處不容
三兩階級遂不拜又明年隨安城王出鎮石
頭次歲夏丁孝昌府君憂南史云未弱冠齊高祖作相引爲諸
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則焉世○
○祖武帝即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
齊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大才
者先生於吉凶内外儀禮表章爰及牋疏啓
牒莫不絶衆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按以爲准
格諸侍讀多有慚憚頗致譏嫉先生亦任之
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闋詔拜左衛殿中將
軍頗慰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即告度道
敏論諸屈滞度爲面啓武帝帝云先帝昔覩
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辭之度告先生先生
喟然歎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反

為此職驛馬非騏騄猶欲固辭度切言之云大元以來此官皆用名家如裴松之從此轉員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為爾誤我事于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獲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曼容亦上賦於是勑遣中書省舍人劉係宣旨褒賛并勑豫舊宮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儉沮議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為最將欲遷擢會丁母憂去職尋授振武將軍起特賜酒食省祿隨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宮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廢不復得奏云此頌體制奕絕倍勝舊格三年還都除奉朝請拜竟快快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為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職求託山林青雲之志於斯始矣是歲武帝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省出乃朓朝服掛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已約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晏語別晏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朓致忤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默思良久答云予本徇志非為名若有此慮奚為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南史云永明十年朓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賜帛十匹燭二十鋌又別勑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先生既遂命理舳東下公卿餞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江東比來未有斯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樸凡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先生善稽古訓詁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異於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陰陽風角氣候太一遁甲星曆算數山川地理方國所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該悉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體勁媚琴棋騎射亦皆領括為性圓通謙謹出入宴會心知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為人少憂戚無嫉競淡哀樂夷喜怒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陽孫游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真本而經歷摹寫有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斤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楊許手書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啓假東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士婁慧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產又到始寧兆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謁朱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并得真人遺跡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山無不畢踐身本輕捷登陟無艱（南史云偏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贍恤寒棲拯救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其別有陰恩密惠人莫得而知之雖借人書隨誤治定東昏侯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先生處其

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
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鞍馬善射晚皆不爲惟
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殖松每聞其
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
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
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國產物
醫術本草帝代歷年以筭推知漢熹平二年
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先天實以乙亥冬
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
二日十二刻也又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
○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
道分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悉與天相
會云此修道所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
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時輪轉循環不須守
視而患山澗水易生苔垢參差不定是故未
立先生行步舉動翩翩輕利顏儀和明不嚴
毅小大見之皆樂悅附而自令人畏服門徒
胥附承奉祗肅有如宮庭小來與人有隔數
歲便不與人共甌著飲食及長遊處宿息常
安性不嘲調世中戲謔一切不爲爲人深精

塊夜行獨宿無所疑畏深慕張良之爲人云
古賢無比率任輕虛飄飄然有雲霞氣其所
修爲皆自得於心非傍讖能及至永元二年
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
乃引諸讖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墠日靈
驗昭著勑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
及即位後恩禮彌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既
得祕訣以爲神丹可成每苦無藥帝皆給之
帝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
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詔招之錫○
○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先生乃畫兩牛一牛
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絡頭有人執繩以
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
有可致之理耶國家有大事無不前以諮詢
時人謂之山中宰相武帝天監四年移居積
金東澗先生行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
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通初獻刀二口一
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大同二年剋日告
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
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仍

遣舍人監護後事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稱
上足焉先生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
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
化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稍出之
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
位果在昭陽殿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
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
古今州郡記圖象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
術疏占疏合丹法式其祕密不傳及撰而未
訖又十部惟弟子得之梁帝金樓子云於隱○
○士重陶貞白於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
情轉無窮真一時之名士也馬樞得道傳云
陶弘景授蓬萊仙監（上文所載多同南史）

臣道一曰道德經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矣老氏之意蓋欲追還太古
義黃唐虞之風務質樸而不尚虛華使君
臣上下遠聲色去奢侈而成清靜之化不

至於窮兵黷武而滅無爲之治也後世之
人不省厥旨乃以清談縱誕爲奇其涖政
或偏於姑息而不明賞罰或放於怠惰而
不務勤恪或病於疎鹵而不究精微或恃
高才而驕傲忽略其弊不一至大敗於晉
朝君臣之間淪及後來有臨兵而講老子
道德經者至是老子之道爲之受汙使能
深識老氏之道者果如是乎陶弘景遭逢
亂世棲逸山林其觀朝政之弊有詩曰夷
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
○單于宮時梁武以釋學治天下朝臣亦競
談玄理爲政乖繆武備不修漸至覆亡其
國故弘景之詩及之弘景學老氏之學者
也後世學老氏之學而立人之朝者可不
深味其旨哉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四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五　淡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遠知

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楊州刺史曇首之子外
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偕
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
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
陶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臧矜
傳諸秘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賚
○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
以居研味玄秘陳宣帝大建末靖室中忽有
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吾
將遊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即隨出上東嶺
至山半忽思未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十
餘步迴望神人化爲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
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
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祚
勑崔鳳舉詣迓帝親執弟子禮勑江都起玉
清玄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馬唐高祖龍
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

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請以實
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
先生受三洞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辭歸山
至太宗貞觀九年勑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
并度七人降璽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
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
有別勑不違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
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照如鏡應物無私時
有竇德玄先經楊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
祿以九九之數當終命德玄求哀使者云眞
○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
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
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
宗朝德玄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
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
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傷一童子脣
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有近旨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
一歲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秘訣爲入室弟子
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替高

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玄先生乃勑置太平觀度道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眞先生明皇天寶中勑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眞像用旌仙迹焉一云先生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叱先生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先生惶懼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祕於玄都汝何敢輙藏緗帙先生對曰青溪之○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勑下汝仙品已及受度○期展四年二紀數也先生化後有人過海爲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來乃先生也且曰君涉險何至如此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借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飛羽覺風𣬛𣬛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王軌

道士王軌者字洪範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騎常侍少府卿度支尚書大父銛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父瑜陳著作郎鄱陽王常侍軌年二十歲事法主王遠知執巾瓶之禮凡十六年每座下聽道德西昇靈寶南華諸經退席爲人曲講又摹寫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圖祕寶封於石室以鎮山嶽餌木食松積有日矣齋講傳授有所得惟造像周急爲先唐太宗知其名常咨訪道要高宗乾封二年十一月旦謂門人曰吾昨夜夢三人羽衣執簡前曰華陽天官用師爲神仙主者兼知校領省官吾昔在桐栢山已感斯夢辭不獲今乃復然殆將去矣戒門人修道之要經書○祕訣各有所付至八日沐浴衣冠翌日坐笏而化及就櫬但空衣結帶而已春秋八十八河南于信之刻石于華陽洞

潘師正

潘師正者字子眞貝州宗城人祖居常周楚州刺史父實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師正始生有光鄰母善骨法謂此兒不仙即貴及能言授六經皆通且曰此書外有過此者乎母曰惟道德五千文爾遂誦之及母病將危謂師正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然汝尚幼不免爲吾念師正泣血捧母手曰若天奪慈顏其亦不能生毋曰汝若毀滅非盡終始之孝也師正殞絕良久曰忍死强生當絕粒從道庶憑眞教以爲津梁母摩其頂勉之既葬廬於墓以孝聞隋煬帝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見而器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茅山王遠知爲煬帝所重每詔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祐慶愛道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相從然成就功道非遠知不可遠知既見忻然謂愛道曰今日復有潘仙○吾教之幸也由是隷道士籍授三洞隱訣眞○文未幾遠知請還茅山師正侍行渡揚子江飲穢水痢下如凝脂遂夢見一人衣冠皓鮮乘空而下授白藥一粒飲之及寤而愈既至遠知謂曰吾雖欲留汝於此而嵩陽乃汝修眞之地當亟還也於是與劉愛道合居雙泉頂間二十餘年復廬於逍遥谷食飲惟青松澗水而已洗心忘形與草木俱所修經法有太清之道三中眞之道六下眞之道八唐高宗幸東都召見請作符書辭不解復問山中

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山中不乏矣帝異之遂莫留即其廬作崇唐觀又奉天宮又敕其道遥谷作門南曰僊遊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共調露初高宗狩嵩嶽以車輿迎師正入嵩陽觀問道復送至逍遥谷見薜荔繩牀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惟有兩大瓠問何所用對曰臣有青飥飯昔西城王君以南燭爲之服食得道既還都命使江東造青飥飯以賜之每手詔撫問皆具弟子姓名洛白而法服香燭金

帛繼奉不絶其感遇之盛如此謂弟子曰吾

實無用天恩濫加爲道士衣皆上之所賜復處以崇搆興動土工層害草木驚撓禽獸吾罪人也必招寘譴汝等少年學道當求深山窮谷絶迹之處則無累矣上在洛陽又詔辟不獲遂館於天苑遽還山帝以詩送永淳元年正月一日谷之東巖忽有簫管空歌之音弟子來白先生曰吾無所聞汝勿爲名以眩俗也忽謂弟子韓文禮曰爲吾造石室於北巖之下夏末當遷居文禮未忍爲而促之不已白曰北巖通靈嶽可乎曰吾居此五十餘年降真者三語要者七各能精一當自知之至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云終身淨也翌日將旦聞猨鶴悲鳴徘徊不去至晚聞石室未成則曰果不濟吾用遽云去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至十六日復曰石室未成權作瓦屋以寘我無改衣服後百日還石室中是日雲氣覆庭異香滿室須臾解化年九十八詔贈太中大夫謚曰體玄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真韜真緑

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凡八人並皆殊秀然鸞姿鳳態渺映雲松者有韋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真皆稟訓瑶庭咨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傳矣時陳子昂作頌

司馬承禎

後周瑯琊公司馬裔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久之辭凡席徧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爲衆妙臺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搆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之詔曰鍊師德超河上道遥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丕圖翹心齧缺軒皇御曆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妨此顧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鍊師嘉遯故令禕往顧與同來披遂不延先此毋慮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

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賜寶琴霞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常侍徐彥伯總而爲之序曰白雲記後復遣使迎至京師親授符籙賞賜甚厚每固辭請歸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

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翦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嘗鑄含象鑑震景劒進之命光祿卿韋滔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雨爲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眞焦靜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良師也靜眞旣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眞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幄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眞降駕今爲東海小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眞祕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眞系等行於世

臣道一曰司馬承禎親視軒裳棲身洞府心地之高邁學問之淵源不易及也其答唐睿宗之問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炁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此誠得太上之深旨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卽此義也

李含光

晉陵人也弘孝威家本淳儒州里號貞隱先生後避唐敬宗諱改爲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然人見之神色皆欽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眞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則其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則於德亦淺承教雖遠宜先救人含光旣稟眞訓乃忘情於身周急於物每啓章奏則齋心潔已未始少怠唐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見其私亦聖人之存教若求生徇欲類於繫風不亦難乎帝嘉之優禮以待未幾以疾辭東歸句曲詔爲紫陽觀以居之帝受楊許眞經請爲師復以疾不赴遂於大同殿具詞遙請加號文靖先生手詔屢降給奉相續嘗撰仙學傳及論三玄異同并本草音義又詔補楊眞人手迹數紙代宗大曆四年十一月謂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有頃顏色怡然而往於是祥雲降芝草生享年八十七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五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六　淡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許太史

太史真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曾祖琰祖王父肅世居許昌高節不仕潁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己未母夫人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句曲山遠遊君邁晉護軍長史穆皆真君再從昆弟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踈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麀鹿中之子墮麀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斃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僊修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祕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遥福地玉隆萬壽宮是也）日以修煉為事（今有丹井藥臼存焉）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售鐵燈檠者因夜然燈見有漆剝處視之乃金也翼日訪主還之人有饋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起為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擿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姦去貪戢暴具載文誡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民多流移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納者咸造于庭使服力於後圃民钁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旦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為之謡曰人無盜竊吏無姦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真君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亦名錦水今屬瑞州高安縣）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昇之後詔改為德陽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尋移縣治於西就以故址為觀今號旌陽觀也）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茇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真君嘗至新吳憩于栢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劒來獻真君異而受之（其地今為栢林觀）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擊劒自娛人莫能測真君識其劒僊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劒之用（真君飛昇之後遂隱于手植栢之下因號栢樹仙童）既而與吳君游於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黃堂靖有女師諶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

稟靈骨僊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曲阜縣蘭公家謂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是為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為本子今來矣吾當授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闡明孝道誓戒丁寧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祕法悉以傳付許君顧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孝道○

○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況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寮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爾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禮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茅之迹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黃堂名之崇道觀每歲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路傍見陂水清徹為之少憩曰憩真靖（今青陂村憩真觀是也）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祟敢爾耶夜宿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社人不祭也）又見負擔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紫陽靖石井也）明日登山巔指山腰之泉鑄曰是有異物藏焉後將○

○為孽遂立壇靖以鎮之（今每歲朝謁姆必憩於此號龍城觀）乃渡小蜀江（今號黃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貧而迎接甚敬真君戲畫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今名松湖市朱氏建廟食于其地）真君嘗煉神丹于艾城之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護為淵藪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于石壁（今有釘蛟石猶在焉）丹成祭于幕阜葛仙翁石室遂至脩川愛其湍急而味堅乃取神劍磨於澗傍之石（今在脩川梅山後人於其處主觀以表聖迹今號桂陽觀）尋渡水聳秀峰（今號桂陽山）為壇於峰頂以醮謝上帝乃服仙丹吳君居近焉（溪南有吳仙封吳仙觀即吳真君故居也）遂造吳君之宅過西安縣（今分寧也）縣社伯出謁真君詰其地分有妖物為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其神姓毛兄弟五人今號協佑廟者在縣東四百步）迎告曰此有蛟物害民知仙君來故往鄂渚逃避矣後將復還願為斯民除之真君如其言躡跡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三王廟是也）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見伏於前橋下（今號伏龍橋）真君至橋側仗劍叱之蛟驚奔入大○

○江匿于淵（今號下龍穴）乃勑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今號上龍口）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職錮其祠門止民享祀（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開則已有大災祀即止從偏戶出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廟（今封協佑侯廟食甚盛者多靈感也）已而還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陸衝要人物繁夥豈無分合得僊之人試以丹數粒雜他藥貨之令其信緣而取餌而贖者雖多竟無一人遇者真君吁嘆以世間仙才之難得也真君聞新吳有蛟為孽因持劍補逐之（故所經行處曰龍泉觀今改曰仙遊）蛟懼竄入溪穴（至今號曰藏溪）真君

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鎮蛟文石碣尚存今爲僧院曰延眞傳有觀亦曰延眞在奉新縣西十里）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爲民害眞君聞之乃登北嶺之巔驗之（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峰即其處也）果見毒氣漲空眞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眞君道法藐來告懇求哀懇切眞君曰世運周流當斯厄會生民遭際合受其殃知之此來正爲是事○當爲汝曹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群弟子至亦同勸請眞君曰須時至乃可於是阜劍於地默禱于天良久飛泉湧出俄有赤烏飛過眞君曰可矣（其地爲候時觀後改赤烏觀今爲壽聖又曰賓福宋朝道士萬中行有詩云昔有長蛇肆毒咸旌陽會此候誅夷洞中仙子方知會天上靈烏急報時符使忽飛凌谷口劍星交下鬼神悲一千年後俄與廢可惜陰功無盡期張天覺亦有阜劍泉詩云阜劍冢成巖下井待時造動日中烏海昏妖孽今除盡餘澤猶存靖圖）遂前至蛇所仗劍布氣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於縣東因建觀號符落今號太和）蛇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助是時眞君嘯命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吳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顙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眞君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鼓譟聲猶返聽而顧其母（今地名蛇子港七里汀）群弟子請追而戮之眞君曰此蛇百五十年後若爲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爲驗其枝拂壇掃地乃其時也又預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東方降州澤水分野東門之鎮究陵是也南方揚州分野南門之鎮浩陵是也西方雍州咸秦分野西門之鎮鵠陵是也北方幽州太原分野北門之鎮浩陵是也中方長安長浦分野中門之鎮泰陵是也）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事見龍沙起豫章職方乘雲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云五陵無限人孫祀龍沙記龍沙雖未合氣象已靈異昔時蛟龍浸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州渚有連勢云云）此時小蛇若爲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縣蛇子港是其處有廟在新建縣吳城山甚靈宋朝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俗呼曰小龍廟）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號蛇骨洲）眞君於海昏經行之所皆留壇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爲七其勢布若斗星之狀蓋以鎮彌後患（七靖者詔進化靖御奉靖丹符靖華表靖紫陽靖霍陽靖劉眞靖今皆爲官觀或爲寺院官舍）復至邑之西北見山泉清洌乃投符其中與民療疾其效亦比蜀江（今號冷水臺）巨蟒既誅妖血汙劒於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建昌縣有磨劍池試劍石在）告其徒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戰岑○二子從我焉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眞君道術○高妙著聞遠邇求爲弟子者數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爲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閱之其不爲所染汙者惟十人耳即異時上昇諸高弟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斬蛇不無從焉其餘多自愧而去（今建昌縣西津名炭婦市立觀曰妙明）眞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遽告去眞君謂弟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

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其醜類耳迹其所之乃在江滸化爲黃牛卧郡城沙磧之上今號黃牛洲真君乃翦紙化黑牛往鬬之令施岑潛持劒往俟其鬬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名橫泉今在上藍寺東南角蟂捲井口故亦號蛟井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爲人即入賈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之女美化爲一美少年謁之玉大愛其才許妻以女因厚賂玉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游江湖若營貫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所資皆寶貨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紿玉云財貨爲盜所劫且傷左股王舉族嘆惋求醫療之真君乃爲醫士謁玉玉喜召其壻出求醫蛟精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豈容逃遁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形蜿蜒堂下爲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噀其二子亦皆爲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其

父母爲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居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舉家駭惶遷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爲淵潭深不可測今長沙昭潭是也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心不自安乃化爲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劒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劒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又曰抑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以爲誠然繼而盡化其屬爲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擬流出境真君晨興覺妖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所化即以劒授施岑使履水斬之黨屬茹連悉無噍類江流爲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爲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井鑄鐵爲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今延真宮是也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

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妄作故因鐵柱以爲讖記有地勝人心善永不出奸雄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頭之言真君之慮後世也深有如此者次年真君以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潯陽界者慮其復還乃周行江湖以殄滅之至茗羌山頂有蛟湖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真君誅其蛟魅立玉陽府靖以鎮之其西北石壁下灣立開化靖以鎮之更立太城府靖靖傍有大潭深不可測且多蛟螭真君盡誅之惟一蛟子遁走故立此靖以斷之又鑄鐵符鎮鄱陽○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口縣上鐘石之江中鑄鐵蓋覆廬陵元潭制其所藏之藪仍以鐵符鎮之今號乘符靖有觀號崇真留一劒在焉其劒長尺有咫似玉石又似銅鐵人不可識明年永嘉七年也復遊長沙遂至韶陽又明年至郴衡諸郡所至皆爲民馘毒除害乃還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仲舉兵內向次於湖真君與吳君同往上謁冀説止之時郭璞先生在幕府乃因璞與俱見處仲善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

等以爲如何真君曰非嘉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處仲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在今日日中處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洞仙傳云璞已預報家人備送於之具在行刑之所令卯定於江側西松間復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服飾稱與相識共語處仲聞之不信開棺無尸乃兵解也今爲水府仙伯）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爲白鴿飛繞梁棟處仲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處仲竟敗（處仲兵敗遂惋憤而死卒有踐尸之刑）○二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爲爾駕之乃召二龍挾舟而行因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辟水怪今印文猶在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二君欲

洩六 十一

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後皆爲鐵石今號鐵船峯舟桅在澗中爲斷石也）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盡隱於此山（後桓伊刺江州遣人訪廬山異迹至紫霄峰見湖中有舟及群鶴赤鱗魚騎白馬一少年長翔聲聞數百步疑是舟人輩）二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衆裕然有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怨咎滌除凡我法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常守其獨有爽厥心三官考戮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旋遶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安年穀屢登人無災害真隔彼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階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真君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悉經緯遁深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衆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予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予乃元真大卿瑕

洩六 十二

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沖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諭以行期自此朝夕會于真君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爲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以大功如意丹方傳衆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即丁義神方中一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種藥之神然後書符遂味誦呪而修合之其治衆疾如意而愈是月望日大營齋會遍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遥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羽蓋龍車從官兵衛僊童綵女前後導從紅霞紫氣舒布環遶前二詔使又至真君降階拜迎二仙復宣詔曰上詔學仙

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錄子今生呪水行符治病罰惡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閑情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廚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纖皆土淩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大鈴眠辟中黃無或散慢告行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衆唯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真君昇龍車命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亨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別真君曰僊凡路殊悲懽自切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修行鍾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即為陳迹矣聊以此為異時之記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將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今地名覆車岡生米鎮)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

分未應仙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詳見許大傳)仙仗既舉有墳墜下藥臼車轂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里餘(舊名雞栖塢今曰崇元觀)并鼠數枚墜地雖拕腸而不死惡其嘗得竊食仙藥也後人或有見之者必為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唯祥雲綵霞瀰漫山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初真君迴自旌陽奉蜀錦質信于諶姆姆製以為殿帷至是忽飛來周遊故宅之上竟日復飛入雲霄(後置觀故以游帷為名)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勝至宜春棲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真君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為道院朔從之真君書一【篆文】(天篆靖字也)字于壁而去飛昇之日雲軿過其上遺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詔命因來別子朔洎闔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筆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殖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鹹能養骨

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今臨江軍玉虛觀即其地仙茆存焉)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傑出通吳君十有一人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篇令人探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車函臼並寶藏于祠中(後改祠為觀因錦帷以命名曰游帷)蜀旌陽之民競齎金帛負磚甓來甃埤井以報功德各鐫姓名于上(蜀民磚綠改宮修蓋始徹去之今間有存)隋煬帝時焚修中輟觀亦尋廢至唐高宗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寅奉宋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旛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仍禁名山樵採蠲租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為優異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醮告詞文云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於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

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眞君伏以至神
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褒顯
蹟肇薦徽稱冀享欽崇永綏福地某無任誠
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御降眞君冊告表文
臣某祇奉高眞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衼
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旣作黎民之福純熙
來被更延景曆之昌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玉冊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
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寵
○綏四方爰有至眞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
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
祕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共惟眞君躬握元
圖叅膺妙契緜邈迄晉嗣休炳靈賑乏蠲疴
一方攸賴翦妖馘毒三氣獲分肆膺諶姆之
符業啓都仙之籍超昇璇極載紀綿邈廟像
屹崇風烈如在矧炎暉之有赫方星運之郅
隆荐降嘉祥聿彰幽賛禬禳響答民物阜寧
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充集賢
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
王專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眞君洪惟降鑒誕
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嘏
用敷錫於群倫謹言政和六年以觀爲宮眞
君昭靈著驗非一屢承恩寵事迹詳載逍遥
山玉隆萬壽宮志

臣道一曰許太史舜棄官榮潛心道法活
民則行符呪水除害則誅蛟斬蛇行滿功
成高陞仙品然而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
其德義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
○常有鳴鶴翔飛景雲旋遶而已其在仕也○
政有可觀其歸隱也內則修丹外則混俗
眞神仙之雄傑者也道德經曰道沖而用
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許太史得之也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六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吳猛

吳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
家焉今分寧縣是也性至孝齠齔時夏月手
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噆親也年四十得至人
丁義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靚復得祕法吳
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
吳晉之間晉武帝時許眞君從世雲傳法世
○雲盡以祕要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
縣眞君旣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
杜弢滅矣卒如其言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
屋上有青鳥啣去風即止或問其故答曰南
湖有舟遇此風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
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世
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爲訟之于天遂卧於屍
傍數日與慶俱起慶弟著作郎寶感其異遂
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乏舟
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異晉書云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

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深急経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晉孝武帝寧康二年真君上昇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白晝沖昇宅號紫雲府今分寧縣吳仙村西戶靜兵山觀是也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準誥封真人詞曰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旣靈異之有聞豈褒崇之可後以爾早學至道晉悟祕言道化施行世稱慈父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德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神烈真人

陳勲

陳勲字孝舉蜀川人博學洽聞時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劉禪降孝舉時尚少已有出塵之志入青城山師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繼聞許真君在旌陽仁政及民走謁公庭願充書吏真君嘉之付以吏職凡表率董流設化民俗撫字之術裨益為多遂引為門弟子而託以腹心典司經籍守視藥爐真君沖舉命執策導前焉昔玉隆宮西廡有孝舉道院號承仙府手植巨柏一株其院面北而居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正特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早以誠懇師事道君門人之中獨掌祕奥功行甫就撫幢而昇大江之西儼有遺像餘同吳君誥

周廣

周廣字惠常廬陵人大將軍瑜之後少好天文音律之學長通老為清靜之教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翦精邪之法救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徑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終不怠還居私第左右無違乃就宅西百餘步間葺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與曾興國同驂龍車宅號宣詔府唐保太中州牧周今公翊真人為祖修營其宅改曰宣詔府有碑刻尚存焉今曰太虛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早契山宇師事仙君元化通神能得其道功行甫就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儼有故迹首尾同吳君誥

曾亨

曾亨字興國泗水人參之後也少為道士天資明敏博學多能修三天師之教逆知來物名山列嶽有路必通妙訣靈符無治不愈神人孫登見之曰子骨秀神慧砥礪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後隱居豫章之豐城聞許真君道譽投謁門下願侍巾几真君雅器重之神方祕訣無不備傳後驂龍車昇天今豐城縣真陽觀是其道跡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神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骨秀神惠天稟殊姿師事仙君雅與道合功行甫就偕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壇井首尾同吳君誥

時荷

時荷字道陽鉅鹿人少為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用能却穀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邇惠懷之世聞許真君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之授以祕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晉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棲侍側孝武帝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冊導從昇天有遺迹在豫章城號紫蓋府今南昌縣廳是也東海沭陽縣奉仙觀乃其舊隱宋政和二年封洪施

眞人其詞略曰以爾系出東海世稱仙材能自得師以有洪範前驅龍節參駕同昇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

甘戰

甘戰字伯武豐城人以孝行見推於鄉黨遭時亂離晦迹草澤喜神仙久視之術聞許眞君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門懇請願備驅役眞君異其材器可其所請至眞君上昇復付以金丹秘訣伯武後歸豐城布德行惠至陳宣帝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亭午天詔下乃駕麟車乘雲而去今縣中清都觀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號華陽亭有飛黃觀爲之奉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精行眞人其詞略曰以爾幼眈道教長事仙君驅妖除邪厥功甚茂精行既備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

施岑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祖刑仕吳因徙居九江赤烏縣太玉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弓劒絶倫許眞君初領徒衆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眞君納之與甘伯武常執劒侍左右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有一童子乘綵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眞君宅東南二里閒有壇曰紫玉府即其所栖之地西領鎭江千石上有觀今額至德爲太玉眺臺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唐神仙蕭有君後隱此垂釣迷亦稱釣臺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勇悟眞人其詞略曰以爾性勇而悟能自得師授以至言俾之入室神童指妙飛昇帝鄉大江之西故宅猶在首尾同吳君誥

彭抗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密修仙業以病辭朝師事許眞君仍納愛女爲眞君子婦書以彭女爲大人非也故老稱爲子婦是矣眞君懷帝永嘉末化夾婦誅蛇而彭君在許姦年已七十六矣豈復覩匹偶乎蠱問眞君夫人周氏今考道譜有周女史答盱母問一篇絶妙疑是夫人謙稱故曰女史新藏經稱聖母非也眞君念其恪誠應諸秘要纖悉付之逮違還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遊挈家居豫章城中再詣門下朝夕叩問道益精進宋高祖永初二年藏方乘作義熙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今鄒城宗華觀是也宋徽宗政和二年封潜息眞人其詞略曰以爾絶名去利潜默内修竭誠親師授以秘要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仙室靈壇儼有陳迹首尾同吳君誥

盱烈

盱烈字道徽南昌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母蓋許眞君之姊也眞君九二姊盱母爲之孟道愛錄云南昌盱君烈鍾離君嘉本許君甥則盱母爲眞君姊信矣眞君爲其婿居乃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故母子日聞道妙眞君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胡天師石龕詞曰吾昔常到此則客於盱母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今墻西道院乃其舊居號合儀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和靖眞人其詞略曰以爾學眞君之道悟五煉之源惟性閑和動合大化卒與其母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

鍾離嘉

鍾離嘉字公陽一字起木南昌人眞君仲姊之子

少夷父母植性簡淡真君嘗嘆其有受道之資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遂真君昇天旹有金丹之賜是年十月十五日中碧霞寶車自天來迎公陽拜詔昇車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居也有觀曰丹陵石藥臼尚存號鍾玉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普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持修煉之術善符禁之能普惠通遐功行昭著真君付訣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

黄仁覽

黄仁覽字紫庭高安人父輔字萬石舉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凝遠真君以女妻之盡得真君之道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輒歸人莫得知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黄郎耳姑曰吾子從仕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故萬石亦知仙道足慕執弟子之禮以事真君惟紫庭二弟勇健不檢日事遊畋雖父兄奉詔飛昇而二人尚在獵所自言受性縱逸不堪作仙任兄舉族飛騰容我二弟捕鹿紫庭嘆其賦分復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遂與父母三十二口乘雲而東從真君仙駕昇天二弟後隱於西山（今方岡廟俗呼黄朝四郎五郎是也）仙仗既行雲間墜下石毬藥臼各一（瑞州高安縣祥符觀舊日析仙觀是其故居也）傍有許氏墜釵洲

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沖道真人其詞略曰以爾襲初平之慶稟非常之資師事道君洞該至妙功行甫就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吳君誥）仁覽父輔亦求爲真君弟子真君以其懿戚待以客禮故不與十一人之數諸弟子受法皆許傳族壇靖各立府亭之名（其教大儀曰府小儀曰亭行持道法以人數多寡名之）

蘭公

昔有異人姓蘭名期人莫敢呼其名稱之曰蘭公初居兖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氣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明王玄氣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訖化人間示陳孝道之教後晋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黄堂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弟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忽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

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衣還獻府君著衣著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爲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眞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授合仙之士焉

臣道一曰蘭期積世修眞念不忘道至感斗中眞人下降示陳孝道以開來證〻眞仙子如蘭期者誠之至焉者觀其三生解化之迹昭然動人至於妙合形神竦身輕舉蓋以一誠而歷四世仙道竟成豈旦夕之功行哉道德經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豈非蘭期之謂乎

許大

許大眞君之役夫也眞君上昇之日適與其妻運米出市（今西嶺市）聞眞君昇天夫婦推覆米車奔馳而歸至則仙仗已與夫婦撫膺哀號乞從行眞君告以善功未備不應飛昇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覆車之米在地復生（今地名鄔車岡生米市即其所也）既隱不欲人識改姓曰千又爲人所知復改曰干夫婦各有詩留於世干君詩曰自從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貰忘心其妻詩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祇箇西山是我家又詩云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秖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因干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醮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許大夫婦聞眞君將上昇苦求隨行眞君以詔使告合從昇天人數已有定命難徇其請故預期使之出幹雖覆車而歸已無及矣今時人有見之者稽神録云洪州西山中有樵人自稱干大衆莫知其名時出村落與人相接拱揖而已未嘗交一言人欲問之輒揖而去有少年者俟其出拜之曰願事先生干大驚欲去少年急捉其衣裾隨之而往干大曰爾何爲者輒對曰願事先生且拜且行經歷險絶輒不釋捨久之乃坐澗水傍曰爾欲茶不少年曰諾即解衣襟間取茶末置少年掌中使掬水吞之訖因卧良久而寤遂失干大尋樵路而出乃分寧縣界數日還家少年自此輕健無疾

胡惠超

天師胡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也莫知其年壽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栖於豫章西山之洪井幅巾布褐徒行負杖至游帷觀見同輩手不執板擎拳而已美鬚眉體貌瓌偉類四十許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人稱爲胡長仙人問其年幾何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晉宋已來治亂興廢纖毫不差喜談晉司空張華文博物如其支或云許吳君嘗授其延生煉化超三元九紀之道能檄召神靈驅奮雷雨至陶弘景校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與焉背縫盡朱書其姓名覽之者皆見之又曰吾昔

到此客於盱姆用是不知為何代人物也每逢路傍暴骨遺骸悉為瘞之地有古物寶器掘之如其言而獲聞邪怪之物疾之如冦讎即務翦除之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為獨足神大興怪祟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滅以地為觀（舊名信果今額天慶）昔游帷觀唐初荒廢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師奮然而往不逾月以木栰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觀九十里命栰人緊繫纜各就宿江岸臨暮飛○黑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栰已在壇下○矣淩抹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山下發一窖出錢三百千為工役之需應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夜役鬼神為之門外鑿三井以辟火災（俗號曰禁火井故至今永无火災）久之異迹顯著唐高宗時偶抵京邑詔除壽春宮狐妖賜洞真先生至是天后以蒲輪召之天師深隱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於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煉丹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煉勑遣使齎金璧送歸行次單父賜書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俗如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里來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後渡瞻鶴蓋以方遙空睇風雲惘悵無已儻蒙九轉之餘希遺一丸之藥天師乃於洪崖先生古壇之際煉丹首尾三年降詔趣召詣闕至則館於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一朝遁去上聞嘆恨久之遣使齎贈甚厚兼○贈詩一篇云高人恊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閒風月去去隔煙霞碧岫窺玄洞玉竈煉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槎天師歸西山居於盱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真君橫堂（堂在今仙井西舊亭上）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疊至春斲削之工人或可佯至植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及梁牌親題年號筆力遒勁又自寫其真容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師事之千里之內無疫癘水旱之災無猛鷙夭枉之苦遠近賴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游帷觀之西北伏龍岡造磚墳藏太玄真符二七星神劍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天師正衣冠坐繩床異香滿室空中雲鶴墻外人馬之聲紛紛不絕視之已解蛻矣州具以聞賜錢帛修齋醮復謚曰洞真先生姑蘇先生司馬貞撰碑具載詳悉開元中天師復出為明皇所重以詩送還山云仙客猒人間孤雲比性閑詰離情未已煙水萬重山又世傳明皇三公主從之學道一曰玉真長公主二曰玉真次公主三曰真一公主其後道成皆隱翔鸞○洞師亦隱去今伏龍山淩雲觀乃師還山所○居公主從之學道處淩雲南去十餘里平地有山為冢三又師再藏劍印符籙處俗呼曰三櫛至今屬籍淩雲觀其門人高弟甚多最顯者曰萬天師蘭天師臨川井山黃花姑云游帷觀有胡天師畫真像壁一日將頹忽有一雲水道士至以木板模寫之儼然復前狀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門堂以宋徽宗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徹去今惟真板存焉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值西晉末中原亂離饑饉癘疫交作民多斃無救纂憫之遂於靜室飛章告天而泣涕不已後三日室中有光如晝已而祥風景雲紛郁空際異香天樂下集于庭先有介金執鋭之士三十餘人斯須珠幢寶旛霓旌羽節導從前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雲錦前立巨屛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餘人立屛左右若有備衛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俄而笙簧之音自西北至五色祥光灼爍流映一人佩劒持簡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于是百寳大座自空而下道君據坐有二眞人二天帝立侍焉纂拜手跪伏而前道君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刳心扙血感動幽明地司列言吾得以鑒盻於子纂禮謝畢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而五行爲之君五行互有勝負各有盛衰代謝推遷氣與生之相續間不容息億劫已來未始暫輟得其生者合於至陽昇天而爲仙得其死者淪於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横害於人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淳源既散澆僞日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炁魔鬼之徒與歷世以來敗軍死將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如王霸白起從來將領生爲兵統死爲鬼帥有功者遷爲陰官殘害者由居魔屬乘五行敗氣爲瘵爲瘧然吾以陽威憚之神呪伏之自當弭戢今以昔於杜陽宮所授眞唐平神化神呪二經復授子行之可拯萬民即命侍童披九光韞以二經及三五大齋訣授之曰勉而行之陰功可成眞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纂按經品齋科行世江表自是疫癘不復作矣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粗衣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常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釋教書云晉穆帝永和二年太史奏虎云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勑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單道開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季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爾乃爲之贊云云（出晉書）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

無所為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為桓溫作九錫文矣此乎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不復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世之好奇者云作道開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口如牛呞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啗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澈之以礪厥齒出眾仙圖志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輕舉止醜形貌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炁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數百人亦穴處一云嘉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季龍之末棄其徒潛于終南山結菴而止門人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好尚之士師宗問當世之事隨問而對好為譬喻如調戲者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人莫能曉過皆有驗人候之至心則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衣架愈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然秦符堅累徵不就堅將大舉南征以茅駞為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如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央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為金晉都南為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將殺登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屍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嘉著拾遺記十卷多紀異事見行世

孟欽

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符堅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燕官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已遠或有兵眾拒戰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嘆曰兵荒方生流毒生民將以溝瀆為棺材蒼蠅為孝子必然之期可為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為吾備轜材器殯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數日績覩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材而訥於言論詞賦為晉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居於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

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璞○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建武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璞以帝用刑過差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頃之還尚書郎永昌元年春正月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作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元帝崩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掩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明帝太寧元年○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二年五月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伍伯縛之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恵銜涕行法璞未筮夢之先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窆於江側兩松之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兵解也後爲水府仙伯璞生平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卧內便直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餟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囑卿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於蘇峻之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亦數萬言上文所載多同晉書

臣道一曰郭璞之答王敦止奸臣賊子之心也王敦處大將軍之貴窺晉室之微欲行反噬可謂可欲而不知足者璞冀說止之觀其辭曰若將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郭璞豈非以斯道自任而冀回奸臣賊子之心乎道德經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此誠郭璞止王敦之意也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苫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頹然箕踞傍若無人周顗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周顗庾亮桓溫劉惔共歎曰文舉雖無賢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晉成帝咸和元年懇求還山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韞盛懸屋未嘗見讀之山外人徐凱師事文舉受籙籙上將軍吏兵見形於凱使役之又令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為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即隱惟餘籙吏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等守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蛻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書著業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床席下得之次第尋者讖緯相似乃傳于世

臣道一曰郭文舉棲隱山林不畏猛獸觀其答周顗之問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其所養所學可知矣此所以起人之嘆服道德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豈非郭文舉之謂乎

王質

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歌笑（一云遇赤松子與安期生奕棋）質置斧柯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浙東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一名斧柯山今屬衢州西安縣又廣東信安亦有爛柯山今屬肇慶府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安帝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在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在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鄰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范豹

范豹者巴西閬中人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為之道臨目噓漱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至桓溫時頭已班白至宋文帝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咸問先生是謫仙耶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

紂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豹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兇爲太子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柰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勑豹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尸乃悔之越明年豹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忠問是誰豹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豹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道民陳辭得旨與戴矜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宋文帝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載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愼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抄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挾梁翼船迅若電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瞳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輒來投榮榮爲治之悉差榮云患腳常乘白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手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厄子作牽車三詩類乎讖緯宋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化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於欒村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疑非眞尸發看惟竹杖爾宋孝武帝大明中越鄉人爲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問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都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嚴東

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年四十餘齊高帝建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遊嘗自悔若愚衣弊履穿惟齋一瓢亦無經書及與之談論所造深微而聲音清徹聽者駭異其爲笑傲歌謠和光混迹時人皆知非常而欽尚之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援筆註靈寶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乃入溧陽飢山中後亦不知所在

王靈輿

王靈輿者九江道士性和緩而勤於道始居五老峯夜有神人謂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中則不能成既有飛昇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爲土地積行以爲羽翼茍非其所則魔壞其功道無由冀矣靈輿問可棲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鄰岫可以沖天矣遂遷衡嶽中宮凡一紀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群仙下迎於壇所而昇天宋徽宗賜號通微集虛大師

雙襲祖

道士雙襲祖字仲遠梁時吳人也始居南嶽

後遷九疑山潛心於道以求度世嘗謂誠素所至高眞必通遂刻志誦黃庭玉篇因作黃庭觀使弟子居之自棲於白馬巖一日歸觀沐浴閉室而坐凡七日不出弟子驚異開視之忽然輕舉遺仙帔於木杪時唐太宗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巖中卧席後百餘年皆不壞詳見南嶽總勝集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居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寂然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隱居欲師之闓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且謂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俗得非有過致然幸爲我訪之他日見諭闓於是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後三日密降而言曰先生之陰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草以蝱蟲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隱居復以金石草木藥可代物命者別著本草三卷以贖其過後果解形而去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寇謙之

天師寇謙之字輔眞上谷平昌人後魏刺史讚之弟也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飛昇號明眞先生仁之孫曰儁亦乘龍而去父馮翊爲河東太守以秦苻堅建元乙丑歲七月七日生天師年十六長八尺有餘至十八歲乃傾心慕道幽感上達有仙人成公興傭於謙之從母家因易之使墾田一日於林下筭周髀不合公興因教之應手而成謙之乃嘆賞有頃忽謂謙之曰法師有意學道可相與爲隱乎遂與之遊華山常採藥食謙之自此不復飢又隱於嵩山數年一日謂謙之曰某出當有人將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毒蟲臭惡物乃恐懼而出公興還具對公興嘆曰法師未易得仙但可爲王者師復曰某不久留翼日午時當去公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公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

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杖謙之引入至公興尸所公興倏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遂守志嵩陽不復出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羣衣羽服冠洞雲冠乘龍持麾來曰老君至徐聞音樂之聲斯須太上乘白王車九龍驂駕威儀赫奕神仙導從集上山頂謙之虔心作禮見闕五宮門臺殿炎然太上坐白銀華林下勑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曰吾得中嶽集仙宮主表稱張道陵登真○以來修真之人無所師授今有中嶽道士冠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故吾授汝以天師之任及雲中音誦新科經戒自開闢以來不傳于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生靈遂出新科經戒九卷謙之受訖五雲臺殿俱隱太常二年正月十五日太上復降又賜新科符籙十餘卷且戒之曰前後符籙得人可授授非其人罪及汝身謙之誓首奉教而後志行日新太武帝始光中朝廷遣洛州刺史衆公率官千餘人詣山迎師至闕而朝野未甚信奉惟司徒崔浩師事之上疏曰臣聞聖主受命則天應以瑞河圖洛書皆寄言蟲獸未若今日神人對接也昔漢高帝雖曰英聖四皓猶不屈之上悟其言乃命使奉玉帛告祭嵩嶽及賜師宮館前席問道禮遇益忝復欲授輔弼之位師固辭曰我今聖師太上四臨神仙六降并授天經科法量其所感乃真聖也遂建都壇栩靜輪天宮制作威儀一如經戒於是天下歸仰焉至庚辰歲師請爲帝祈福於中嶽精誠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并冠服符籙師還具奏是歲改爲太平真君元年二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自古未有當受符籙以彰聖德上然其言乃登壇受之九年正月七日謂弟子曰吾昨夢成公興召我於中嶽仙宮五月二十五日果羽化有青烟若煙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之尸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日東郡沈猷採藥於嵩嶽頂見謙之身作銀色光明如日由是知爲仙人

李皎

李皎爲冠謙之弟子遂服氣絶粒數十年隱於常山年九十餘顔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化道士咸稱其得仙尸解

韋節

法師韋節者字處元京兆杜陵人其族名家藏書萬餘卷節幼而好古通經傳子史傍及占候之術靡不精索十四歲後魏武帝擢爲東宮侍書及孝明帝初即位太后視朝出守於魯郡莊帝立復爲陽夏守以可近嵩山隱○真道士趙靜通法師也既至遂還簪紱於朝而謁法師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靜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頃浮屠氏棲於此非有絶俗之行直欲託名嶽以竊風聲由是積尸沈魄穢濁靈山比者天文氣候恐災流於此尚宜安居耶汝可抵商洛岷峨間吾當遊泰山或乘桴浮海節乃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華陽子餌黄精白术胡麻茯苓丹砂雄黄修三一雌一八道九真又行黄庭内景智慧消魔經法撰爲三洞儀序註妙真西昇等

經及莊列中庸孝經論語惟老子周易有別論八十餘卷又讀太和真人樓觀先生內傳復為一卷周武帝嘗請受靈寶五符亦書真文有白鶴臨壇徘徊而去帝嘉之屢有錫賜復詔為修真之曲遂撰精思法上嘆仰再四因賜號精思法師時有陳國使周洪正聞師名欲即問道帝召與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洪正美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帝特改號玄中大法師已而廬於山之東嶺屏諸喧雜以宅清曠上聞之復賜○太元精舍武帝太和四年(外紀作天康)忽彩雲如蓋覆其廬且曰予當乘此而去遂不出戶十有二日乃寂然解化降年七十三

田仕文

田法師名仕文右鄠人也隋文帝開皇七年試業入道事韋節法師傳授三洞經法及符訣又誦靈寶生神章二經居常餌服白朮茯苓久而有益每煉氣於靜室或一旬半月而出顏色愈光澤凡八節十直庚申日齋戒修奉未嘗少輟為人祈福無不通感或為人救病無不平愈陳綱常請醮忽柚降東數顆在壇食之則非人間所有者又道士尹沭一日令佩符籙匣忽墜水驍然有聲沭已在岸其真籙神符之靈皆此類常語人曰世之人有苦必援之然未之信時有里人賀蘭開者受戒於師一夕忽卒為鬼吏所執至一府庭如人間有司之所掌簿者閱之謂開曰汝有受戒之名可復還由是重蘇其通幽達冥之效如此四方之際信尚者多而受賜不可勝紀○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羽化人皆見旛花羽節迎師而去且曰吾今登南宮福堂矣降年七十有五門弟子惟尹文操為入室者

徐則

道士徐則者東海郯人沉靜寡慾常懷棲隱之志乃入縉雲山修道久之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養浩所資惟松水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援道法則辭以日不利其夕雖香火如常朝禮至五更寂然返真王命使送還天台將自江都道中人或見師徒步云得還及至舊隱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有客至宜延之於此有頃跨石梁而去不知所在暨日果使至時年八十有二晉王追嘆之遣使圖其形又命柳䛒為贊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營真風扇矣輿有風煉金骨怡神玉清石髓方漱靈丹欲成言念舊稚將從茅盈我王遙屬爰感虛誠柱下暫啓○河上沈精留符信在化杖龍輕求思靈迹曷用攄情

岐暉

法師岐暉字平定京兆人也周武帝太和五年入道未幾會武帝沙汰釋老之徒因復流俗至隋道法重興時年二十六景行之心愈固遂事蘇法師於通道觀久之傳授三洞經法修按未嘗少怠內以希夷全其真外以逍遙適其趣歷年之久湛然自得隋大業七年煬帝親駕征遼暉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

猶及見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後數年隋果亂至唐高祖欽異其德遣使齋龍絲以祈福醮夕有白雲覆壇雙鹿馴砌其精感如此上嘉之詔修樓觀壇宇尊像一皆鼎新仍以藍田充焚修之費命師主之一日上躬詣祠庭謂左右曰老君乃吾聖祖也今爲社稷主不有洪建其可已乎因改觀爲宗聖詔賜粟帛以充齋給師每爲國祈謝之外修存三守一及卧斗之法嘗以仙經云欲爲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常有神仙談笑唐太宗貞觀四年七月十八日忽謂門人曰翌日巳時吾當去世及期果羽化春秋七十三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煉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内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整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爲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爲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内中見少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騃爲人傷損賴救象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閽人宮妓呼袷帽君王呼女子爲后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所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眞煉神目雖所視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爲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眞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道者歸山思邈旣歸深自以爲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叡龍宮方在其内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上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即位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有九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

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地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息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砭劑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之爲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故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高宗後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時年已百有餘歲晨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煉將昇無何有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命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尸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解化年月仙傳所載與唐書通合唐書載年百餘歲釋氏通鑑載唐永淳元年隱士孫思邈卒善莊老陰陽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今據所載解化年月則又後三十餘年則是一百二十餘歲合準信史所載釋氏通鑑所載非）至唐明皇幸蜀夢思邈乞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峨嵋山頂上中使上山見老人幅巾被褐二青衣童夾侍曰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錄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後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遂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入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無鹽酪味美若甘露并得䞋錢一鐶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迴視僕遂失不見僧乃於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䞋貲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至宋眞宗天禧中僧已一百餘歲後隱去莫知所之

臣道一曰孫思邈煉氣養神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常蘊仁慈汲汲以善爲務小蛇之傷昆蟲之微爾思邈以藥封而放之其德及昆蟲非人可及至於龍宮之報感靈異之若此道德經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孫

思邈以之

胡隱遥

胡隱遥者洞庭山道士也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其山有用里村角里廟累世多得道隱遥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法死於巖中囑弟子曰常視吾體無令物犯六年後若再生當復我以衣冠弟子視之肌體爛壞惟五臟不變乃復閉護及期果再生遂備湯沐浴加新衣其髮鬒而黑其鬚粗而直後十六年如前死更七年復生如此凡三度約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召見恩禮隆異唐貞觀中太宗詔入内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尤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請歸山後不知所之

劉道合

劉道合者一名愛道陳宛丘人也幼懷隱逸志住壽春安陽山隋末遷蘇山從仙堂觀道士孟詵傳道復入霍山春分日啓誓文於谷中返數里間雷電而雨遂止於巖是夕夢有人召覺則恍然有光見一神人身長丈餘衣冠劒佩持符從介甲士六七人謂道合曰吾爲黄神大威使者今六天醜類賊害民物聞子好道志節不屈可制魔群吾以三天正一盟威攝召符契授子道合受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唐高祖武德中入嵩山與潘師正同居高宗聞之降詔於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帝使道合禳呪俄霽得寵錫輒散貧乏洛邑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貼境内則立消唐高宗咸亨中上召作符既成未克進忽料簡書汲汲然似有行意弟子問之則曰廬山司命君召吾有頃沐浴具冠褐而化調露中創奉天宮遷道合墓發棺見骸骨拆若蟬蛻者（一云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若蟬蛻者）帝聞之曰爲我合丹而乃自服去耶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三十　淡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梁諶

道士梁諶者字考成京兆扶風人也博通經史雖陰陽占候之術靡不精究外聲利薄滋味唯以安閑自適一日相者見之且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神仙道大魏元帝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時年十七仁不勝生和不好勝人皆樂之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或酌石髓由是自有所娱至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乃盡弟子禮事之踰月遂授煉氣隱形之法次授水石還丹術卒授六甲符及釆服日月黄華法後隱於終南山食炁吞符大盡其妙又廣求丹砂還而爲餌凡辟氣之出則音韻清徹自是欽奉者多乃深入巖谷嘗阻大雪鳥獸俱斃而諶獨守寂其志堅篤故靈真自集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忽謂門人曰有朋友待吾於南峰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

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於空時元帝大興元年戊寅歲混元實録云能飛行變化三年丹成白日昇天

孫徹

道士孫徹者字仲宣不知何許人即尹通之籍師也性端直寡言語外視若愚而中慕素人莫能測之前趙初光中師事王先生方十八歲先生與之出處人皆呼先生爲大煉師徹爲小煉師先生爲時所望請訪益多而遂隱遁惟徹住樓觀或宿於木杪與人迹罕及之地居常編葛爲席合目端坐若有所思人或侮之謙以自牧故皆歎然自失而退每觀人顏色不待人語言而已知人吉凶年七十餘秦建元八年春忽謂侍者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去終莫知其所適其友馬儉思之乃取葛席置靜室中供養凡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其靈異如此

臣道一曰孫徹踈絶塵俗樂道養真人或慢之謙以自牧故人皆自爲之歎然矣道德經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孫徹之謂矣

馬儉

法師馬儉字元約京兆右扶風人尹通之度師也年十六歲長八尺耳大而厚垂手過膝額有伏犀手有縱理損聲色外名利博通經史尤長於風騷郡邑異之有辟命不就秦甘露中隸道士籍於樓觀從孫徹學道時十七歲遂授以道要其經史之贍則五符真文三皇內文道德靈寶衆經遁甲占候之法其藥術之妙則斷穀服水餌棗膏天門煎木蘭南陸酒五方雲牙六甲符諸天內音行氣導引之方其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則有八吏六丁二十四神三皇衆要之科無施不驗姚萇聞而奇之遣使往召辭以疾萇嘉其節乃給香燭欽尚加厚儉志道益堅仁惠周物人所奔湊日以滋多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夙有功德今復勤修道業丹名玉曆白簡玄臺積有日矣但保其天年必得度世何區區於祈禱役役於召劾者哉自可優游三素混合五神絶諸聞見獨保清曠由是怡神養素不復出而仙真時降年九十八後魏太武帝大延五年冬十月一日謂弟子尹通曰吾平生所修所感當祕之勿泄也頃有白雲從西北來覆寢室須臾返真惟聞香氣不絶而白雲南舉焉

尹通

道士尹通者字靈鑒真人軌之後也幼從儒學群經子史博無不覽常嗟幻化非固每仰天而歎父母未之達迫以婚宦通乃跪伏曰切聞張真昇天鎮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時天下寇難縱橫通履艱危冒驚險而至樓觀年二十六後魏太武始光初事馬儉法師服勤歷年方授真人祕韞玉字金書及恃怙已失孝禮既盡而希真守一之心與日俱往香火朝謁無或少怠服黃精雄黃天門冬數十年體漸清爽性亦敏慧尤急於療疾可愈者治之言不可者決不可救太武好道欽聞其名常遣使致香燭俾之建齋行道自是四方請謁不絶而

通惟以功德爲懐與而無求散而無積時有婬法興及牛文侯王道義與其徒七人繼踵而來共希靈迹故仙風眞教自此復彰年一百一歲耳聰目明尤能夜書至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承明二年改太和 近刊北史多遺落）夏四月八日忽與門弟子爲終天之别有頃奄忽而化顔色如常藏劒之久老子昇眞陵之西有神燈數枚光映其上而後漸散

牛文侯

道士牛文侯隴西人也性識穎拔學洞古今尤深於莊老至於天文地理無微不綜又善誨人隨其性導以忠孝其勸戒則示罪福之理其威禁則以符籙之科由是法教重興人多化惡爲善嘗爲人講說未始措意於利財至于不得已則受小而辭大訪人貧乏密遣致物於其家欲人不知其所從來也每冬寒則布穀於地使禽蟲有所食陰功密恵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物修身積德久而愈篤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夢青衣道童告云上帝有命宜早治裝明旦當發乆覺乃與門人别翌日澡浴訖果化降年八十二

王道義

道士王道義者魏時人博覽群書兼明緯候知終南有尹喜登眞之所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之初道士牛文侯尹靈鑒等四十餘人敎弘道化朝野欽奉時歲歉常住之資殆不充給道義大修觀宇與土木工丁匠就役日常百數而用度不乏人訝而窺之則倉庫皆備取多而益不窮咸知師之神化陰有靈助由是樓殿壇宇一皆鼎新惟秦始皇所造老子殿以其宏麗不加修飾令門人賻集眞經萬餘卷皆自捐己力未始求於人其性浩然無係累室中常有人語弟子輩潛往伺之乃眞仙之降會也後魏宣武永平中將反眞之際白雲滿室異香盈庭踰日方散里人有見道義乘鹿而去

陳寳熾

正懿先生陳寳熾潁川人也年二十一不樂婚宧後魏孝文太和十八年隷籍樓觀事法師王道義未幾羽化遂遊華陰復遇陸景眞人授秘法而歸於是端誠虚己依按修持又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故珍禽奇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迹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悟人因號曰老虎木其德感如此通幽達冥無所不至事有未兆則先知其祟妖害人禁之立止西魏文帝欽輿之召入延英殿問道時太師安定公及朝士大夫皆從而師之年七十有六大統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昨夢仙官召不果久留來何爲欣去何爲愴生死道一夢覺理均爾等體之無或悲矣言訖奄忽而化詔謚正懿先生

王延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也纔九歲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己入道師正懿先生陳寳熾至十八肄業於樓觀與眞人李順與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眞人授三洞秘訣眞經惟松餐澗飲以希眞理後

周武帝欽聞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可應詔出弘大道教吾自此逝矣至都久之得請還西嶽雲臺觀復詔增修以居之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于天忽涌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嘗苦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凡賓客將至則先有二青鳥其狀如烏飛鳴報之每登仙掌陟蓮峰如履平地居常出處有猛虎馴遶若相保衛是時天下溺於浮屠氏且其徒不能維持禪律之學務以罪福駭俗其弊浸盛故行沙汰道教亦從而幾絶時師之名獨爲上所欽召至闕咨問道要復欲建通道觀命校讐三洞經法科儀戒律飛符籙凡八十餘卷又撰三洞珠囊七卷詔頒於通道觀由是道教復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帝禪位置玄都觀詔延主之開皇六年丙午特召見於大興殿上齋誠受智慧大戒於是祥風景雲羅覆壇所因職以道門威儀威儀之名自玆始矣時公卿大夫翕然欽附仁壽四年春三月吉日告門人曰吾欲歸西嶽但恐上未許至九日羽化於仙都觀有白鶴飛鳴徘徊庭户上異之遣使護葬西嶽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臣道一曰王延幼年學道能得明師扶教立宗通靈感物觀武帝詔修雲臺觀則患勞於致土默禱于天地忽湧土出取多不竭此積誠動天夫豈易致哉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之謂也

李順興

道士李順興京兆人母因夢明星自天而降遂有娠及生有一道士來曰此子乃前生得道人暫寄胞胎也纔九歲好清虛常端坐湛然不動父母諭其意俾師正懿先生年十一與道士籍常誦大洞經勤久不怠正懿乃爲立壇授五千文及黄庭經且曰汝雖尚幼心已合真考之隱訣三年誦之白日昇天爾宜勉之遂即所居虔懇修誦不三年忽於秋分之夕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出望則有二人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闕巖室中相待吾直日之神也以命來召遂與乘颷馭忽爾而至乃見三仙人各據一床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幢羽殆不可名乃稽首請飛昇之道且曰子有宿德位階真人欲形神同舉不爲難也但太上命子下生以積功勤今子齋心誦經積有日矣然功未及人可遽得乎於是瀝懇以告冀勵凡庸且曰積功累行以償前過未知可乎仙曰善哉是心良可愍也子雖骨氣合真而胎形未脱命侍經仙郎開九色流霞之韞出經三卷置三仙之前長仙乃手發太上玉真金光經謂曰吾是上清真人趙伯元昔受是經於東華青童君學以成真今付子宜修之次仙又出神洲七轉七變儛天經謂曰吾是上清真人張仲逸昔受此經於小有天王修之得爲真人今授子宜勉之三仙乃於二仙之手中傳取真經復囑曰吾是上清真人李少君昔奉此經遂獲昇真吾與子有緣故來監度若依四極禮科行之七年身得飛騰七百年中聽傳三人無其人則當封之名山今所授仙經真術能精修不已則化俗成功可指日而仙矣苟無此

道則神不洞察體不清虛寔爲八帝之所錄六天之所傾則何足以化俗哉眞道盡此予能勤修自當神會從而爲頌曰至道本無形因物以爲名人能勤上學仙道自然成玉帝召赤子金眞總黃庭六覺旣玄會八難於是寘熈神光七轉虛襟明四清呼吸能萬變俛仰朝百靈混化遊塵路迅轡撫雲旌契我諸賓友與予期蓬瀛已而三仙命駕而去遂復所居歸誦其經按其術年十七道成變化無方應機接物未嘗凝滯正懿知而待之愈厚有疑者密試之以湯又加之火終不云熱使之蹈火赴水不能焚溺時西魏文帝聞其名詔都城凡百餘坊同日作齋皆能赴之上雖知其能分形化影尚疑能近而不能遠復詔岐寧同華四州同日爲齋請又能徧赴由是朝野欽信其始人未知之但稱爲李煉師及其通感靈變則號曰李聖師年三十八大統六年託疾告終旣葬之日有姪遇於驪山道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於此作吾像以北向居之當爲國家辟北方之淫俗也姪還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已乃立祠於沙苑

侯楷

道士侯楷字法先京兆人也年十四力究經典尤精老莊之學趣向孤高不畢婚宦遂就學於正懿先生年十九後魏宣武正始中爲道士授玄文祕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正懿曰汝雖秉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栖隱山林未易有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曰吾亦知道無不在然人間修之時亦有得但古來仙者多託巖藪成眞之後出而同塵上眞亦曰大洞眞經不得人間詠之詠之則大魔敗之也又葛仙翁將登眞別弟子鄭思遠云何不登名山誦大洞眞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由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抑亦自然與經道相符汝今景慕希夷入山乃其宜也曰入山雖可存眞然違遠几席寧逭科律之責耶師嘉其言且曰道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果能始卒無替道在中矣遠正懿羽化乃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三奔術者乃黃帝三奔御女之術後世迷以傳述神仙之所深戒侯楷受學於陳寶熾其神仙源流有自來矣未必三奔之術也然神仙日月高奔之法頗契大道恐是高奔非三奔必後世作傳之人誤書也）誦大洞經及三皇內文劾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灑然幽寂是爲栖眞之所遂號三松觀人有爲魑魅之害者無有遠近皆乞救於楷或持之以禁呪或示之以符術則無不立除之將去無他疾謂門弟子曰昔費長房失符爲鬼所殺吾非失符也終歸道眞苟世俗不達以謂吾爲長房者也春秋八十六周武帝建德二年冬十月解化

嚴達

法師嚴達字道通扶風人也自髫齔已有方外志每得一花一果輒着獻於像前樓觀侯法師見而器之後魏明元帝永興中入道年始二十齋眞之暇常請問大經遂學窮瓊韞博通妙術周武帝建德中詔法師及王延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於公卿復欲去道家者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旣西歸主

無逆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逆乎上嘉其對然不免有所減損自五嶽觀廟外悉廢之特為法師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復選樓觀之士十人俾共弘真教時王延更欲多得之法師曰古之達者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今上不欲廢道教而意則去繁但道貴得人玄綱自振何必多人耶蓋多人則多累反為吾道之玷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惑惑則亂亂則真理喪矣詎有益哉遂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徵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忘同乎出處世號曰田谷十老至隋室道教復振文帝開皇中詔重修二廟精擇羽流累致還詞以祈景福於是朝野宗奉焉煬帝大業五年三月十七日聽周法師鼓琴乃曰琴聲感神當有神降更奏一曲吾聽之曲未徹奄然返真春秋九十一

于章

法師于章字長文右扶風人年七歲父母教讀孝經數日乃曰聞有道德經意願習誦父母異之隨其所好令習于侯法師至西魏大統九年披度服巾褐之勞凡十有四載法師愍之為開三洞衆真要法倒篋相付嘗自謂曰真人符命非俗可傳今吾得之固所寶也於是靜室圖寫雲篆龍章精嚴其事而施之於人靡不神驗適會詔選戒潔之士十人居通道觀而師與焉然常懷希真之心期居幽寂至周靜帝大象二年遂卜觀之下西嶺下誅茅累石嘯詠林泉餌黃精茯苓山地黃又服氣吞符飛章設醮如此精勤歷年無輟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復受皇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一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源流符之本末置壇法式乃錄授符日月及真仙誥訣次第記之名為起序由是通真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翦祟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霑惠日益多矣煬帝大業十年六月十四日羽化春秋八十有二臨窆之日有一白鳥自棺而去人謂得蛻形之道

張法樂

道士張法樂者南陽人幼而學道性悅泉石纔及成童之年託迹樓觀事尹起法師竭誠致力於左右積有歲月感其勤苦遂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燈發輝慶雲流彩而後巾褐之奉几案之勞禮盡始末遂尋幽訪奇卜居於耿谷之西衣弊茹蔬謝絕人事日誦五千文及修雌一之道煉形養炁抱一守真凡三十載雲生梁棟霞集牕扉人號為雲居觀久而道業已著靈感自通有虎踣躩虓震視之而不畏後乃往來馴伏似有所衛人或請謁褻慢無誠心則皆為所逼而不得至旦夕常聞有神鍾聲隱隱於耳然莫測其遠近每齋日有草衣人二十許常送薰陸香及乾棗數枚出戶襲視之遂不見西魏廢帝三年三月謂弟子張通曰我雖幽感李功德未就近有神告必不久留當委形厚土二百餘年冥事責窓汝可略知至四月十五日清旦凭几而化時有白炁如雲穿牖而出長丈餘食頃方散

巨國珍

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學年

三十斷俗緣而事游法師於樓觀時隋文帝仁壽之四年也焚修之外口必誦經心常存一名利兩忘喜怒俱遣食蔬衣弊所守彌篤或有遺物者隨得隨散或有輕侮者終不恚怒法師嘉其行乃授以思微戒籙封召符章依按而修勤亦備至每臨壇誦經遍未及數則雖冬風夏日未嘗輒廢一日因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由是遠近之俗嚮風而至不可勝計春秋六十唐太宗貞觀八年夏五月十三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之聲有頃瓦屋皆震法師遂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　淡十　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一　淡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鍾離權

真人姓鍾離名權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一號正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燕臺人也一云京兆咸陽人曾祖諱朴祖諱守道父諱源皆漢代著名父列侯至雲中府生仙誕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音如鍾行如奔馬童稚莫之能及一云少攻文學仕漢王諫議大夫因表李堅違事謫官江南漢祚既終歷魏仕晉及壯仕晉為大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覩兩軍不戰自潰一云晉武帝時命與偏將周處攻征失利真人獨騎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鬅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一云遇一僧人遂問而無語以手遙指東南廟宇門前見二木青道者遂問此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陽帝君所居也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胡僧饒舌相撓莊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否真人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心想曰必異人也是時已失虎狼之威遂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生真訣赤符玉篆金科靈文金丹火候青龍劍法囑之勤行真人告辭出門迴顧莊居不見其處自是領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擺脫世緣冀紹仙果首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再遇華陽真人傳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一云昔軒轅黃帝得金丹秘訣以玉匣藏於壽春縣東紫金山懸鍾洞真人得遇師傳之後復遊雲水至魯居鄴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峯居之遇仙人引入洞獲玉匣秘訣至德內全遂終妙道全真傳云真人生於漢代四月十五日於晉朝五月二十日上昇不記何年後有唐進士呂紹先屢舉不第乃縱遊天下首於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劍法後於長安道中遇真人題壁間云坐臥

常將酒一壺不教雙眼看東都乾坤世界無名姓踈散人間大丈夫紹先乃再拜真人令紹先作言志詩紹先詩云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垂帶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侍玉皇歸上清真人喜曰予所居在終南山鶴頂有洞子可于此行真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峯洞門霞彩三虎踞門真人叱之虎下絶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須臾有青童持蓬萊山書云群仙宴聚邀先生赴天池論五元真人神遊記真人臨去謂紹先曰爾既到此從吾奉道今予當名嵒字洞賓吾今去矣汝但解屏塵勞爾清仙骨吾不晚即還以三虎守門於是冉冉白鶴前望東南雲際渺渺而沒嵒遂將真人所付洞中之書朝夕親閱次日真人還謂曰得無憶歸否嵒曰塵緣既斷俗骨已清幸從真人得探妙道豈敢再生塵界耶真人曰善哉汝等守陰者惟知是魄有陽只是真魂世人不知分離陰陽之異若能全陽而聚其真魂以合陰魄使陰陽相合魂魄成真是謂真人嵒問曰至理甚深何以全形真人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真全形玉質本出精誠大藥既成身乃飛輕是夕賜以上真玄訣俄有扣戶者乃清溪鄭思遠與泰華施真人由東南而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少頃適尹思逸煉丹之所逐造仙扉施真人曰此侍者何人也真人曰今朝呂海州讓之子本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嵒乃拜二仙鄭真人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脫塵網可示一詩授嵒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嵒立獻一詩云萬劫千生到此生生身始得飛輕拋家別國雲山趣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世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神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三仙相視嘆其才清句麗時春禽幽嚶真人謂嵒曰可於洞口題云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鐵雲收又謂嵒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功行以陞仙階恐汝不可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相見取筆於洞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曰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魂神混合上昇擲筆告嵒曰世間遊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當際會即見數仙子綃衣露彩手捧金簡靈符云上帝召鍾離權於是翔鸞飛鳳金幢玉節僊吹嘹喨冉冉而去嵒不勝依戀久之客遊江淮洞庭荊湖鄂岳及汴洛兩都道成仙去其問答玄妙神仙施肩吾編之爲鍾呂傳道集今行於世宋欽宗靖康初封真人爲正陽真人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劉綱

劉綱晉時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師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歷年道成作續仙傳行於世一日邀諸親故人會別飲食畢上縣廳側大皂莢樹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其妻亦得道同時昇舉

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稽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

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爲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劉道成

劉道成豫章新吳人也學黃老術晉懷帝永嘉中以明經入仕累遷陳州刺史後歸鄉里精持香火奉大羅眞符後數十年全家白日昇天○徐鉉作開業觀碑云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昇里中數千人望雲送別梁武帝大同中立宅爲開業觀今名昭德去縣治百餘步白玉蟾訪昭德陳靈寶詩云我見鄉仙不是誇面顏玉鍊爍丹霞新開天上圖書府舊是雲中雞犬家三十七年心勝鐵百千萬事眼無花而今漸覺逢迎嬾每日兩番蜂報衙

項蔓都

項蔓都河東蒲坂人入山求仙十年而歸家人問其故蔓都曰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冥冥窈窈上未有涯去地絶遠龍行甚疾頭尾低昂令在背上危怖嶮巇乃到天上先見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眞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忽然忘家對天人之前失儀見斥遂還人間更自反責乃可得更往昔淮南王劉安見大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責守天厠三年之後學道者可不謹哉河東因號蔓都爲斥仙人○

徐啓玄

道士徐啓玄宋文章元嘉中居終南山道德尊重人皆欽之能通法術遂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名曰金英啓玄一日閑遊之次經過其門見其宅上有宿世冤讎怨氣亘天啓玄問閽者曰大夫在否答云在啓玄曰可與予報之云終南山道士徐啓玄有少事欲見大夫閽人入告大夫聞語即出見之啓玄曰勿迓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啓玄曰適觀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欲伺便報怨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無緣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啓玄白請童僕男女等徧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內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每憐惜之頗自著赧啓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大夫聞語將謂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因往喚之已見其女扃其房門面壁而坐數曰我之宿世冤結未解方欲伺便報讎無柰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惶懼無計乃禮啓玄曰比宿世冤對相會如何脫免啓玄曰比小事爾大夫曰儻蒙尊師慈憫特垂救拔以生以死何敢忘之又復再拜啓玄曰勿在多言即爲驅遣啓玄遂取劒一口索水一甌仗劒噀水隨大夫至閤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冤干爾何事啓玄曰道門以救拔爲功濟人爲上汝可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呪訖乃令備棺櫬逡巡而至啓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骨即令左右斂之致靈車誡曰可送出都門

行十里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迴顧左右依言送出都門可十里果有大林木便安其下急奔而歸迴至都門方始迴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灰燼大夫與夫人驚哭拜謝仍備珍寶錢帛酬之啓玄悉不顧而去

萬振

萬天師名振字長生洪郡之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有符呪濟物治人疾苦立効當時以爲桂陽欒巴之徒隋文帝聞其名聲重之詔於洪崖山爲精舍即今栖眞觀是也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太守周遜請於梅福宅建太乙觀禮迎天師居之即今天寧萬壽觀是也先是漁者得青石長七尺知之有音樂聲郡以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顯慶二年高宗召見光曜日殿帝問治國養生之道振荅曰無思無爲清靜以爲天下正治國猶治身也帝尊待之如師友賜予無所受龍朔元年尸解於京師數日啓棺惟有一劍一杖而已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今洞陽觀是也天師有德業碑乃唐滕王元嬰文在開元觀中云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者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爲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沸涌水有霹靂之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爲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爲鱠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爲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去然來春牛疫頗甚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鱠饗吾書其字貼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貼其字者免災不貼者斃矣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之傳云曹德休晉太史官後棲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杜曇永

杜曇永字元老或云道名元老三輔京兆人也世業蟬聯鼎命南遷寓家吳郡之錢塘縣釋褐爲大司馬豫章王國左常侍郎蕭子雲侍郎南齊之故寮外勤儒學内修道眞因齊梁革命慨然興嘆以珥筆曳裾同之維縶脫迹繁華振衣長往遠游岷巃臨洮峨嵋復還舊山已逾二載後過句曲訪道尋眞精專法門謙虛靖默人莫知其所修梁武帝天監十二年歲在甲子放杖出谷自錢塘輕舟載家南上廬陵郡玉笥山重建清虛館以處于時林木陰森鄉民遠甚可謂虎兕之穴而居之不疑向道之輩稍稍獻工助成其事自是門人受道繼踵而來次年入大秀法樂洞天出所攜貲起居室數十椽重營宮殿親製豐碑紀述洞天之勝置洞西遷鶯谷及洞側山西

大壠南坑大櫟瓜源等田以待修真養道之人取題洞天石臺是入洞之年也武帝聞其風賜號金關先生蕭真亦自江表與胥肉掛帆而來以師事之得其秘道親製一碑以紀杜德即普通七年也其後先生在洞中與門人錢員外修九鼎還丹之秘靈真屢降喻以昇舉有期丹成與錢服之於太白峰頂白日飛昇尤爲顯著家屬爲地仙隱於後洞云

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豫京文獻王嶷之子漢相國何之後兄第十六人皆封郡公梁武受禪天監初年十二降爵爲子弱冠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志尚正靜不樂仕進雖爲名宦每有異人客與談笑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黄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常攜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至清虛館時杜元老已於玉笥得道乃南齊故寮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親製之刻石伸言杜德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壇爐藥臼遺迹猶在會梁武璽書來召與子特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於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募獲朝臣景慕儀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禍遂急還蕭山後再徙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馬歷二紀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其事亦秘罕有知者後人入洞往往見居宅若專志求訪則不可得矣

丁玄真

丁法師名玄真字仲誠溧陽人也天資恪敏嚴於持戒爲鄉里推仰嘗遇野人得法其要精妙能攝鬼神而驅役之無不如意每以康王谷地最靈秀其谷口有銅馬廟云漢王莽嘗造銅馬歲久有物附之肆爲妖怪食民物害稼苗之類爲害弗堪居人乃爲立廟以祈之玄真惡其事即毀翦其廟乃取是地置真宇焉遂逐銅馬於南江人未迴而馬已復其舊處玄真又斷馬之左足而馬乃化人形泣曰願得一食之所玄真遂移其祠于澗之西許其弗爲害也前又有毒龍潭因風雨晦冥忽見二龍出而弄珠光彩照爍玄真叱之輒取其珠置真殿內而龍又入殿取珠既而弗得乃吐涎滿地復見殿柱有張僧繇所畫二龍即與之鬬風雨震吼衝倒檐楹玄真遂書鐵符燒鐵鏈鎮其潭龍龍穿山西而去又復以鐵釘釘殿柱畫龍之目其患乃止於是神怪避地始爲福庭時隋文帝開皇十年也江州刺史狀其事封章朝廷帝聞而異之降詔褒崇命州郡加禮遇焉煬帝大業三年解化其夕有白光亘於天之東南及玄真既逝方沒春秋七十八

張公弼

有劉法師者不詳其名唐太宗貞觀中居華陰雲臺觀煉氣絶粒二十年每歲三元齋有一人衣縫掖衣貌陋而黔來居坐末齋畢亦無言而去如此凡十餘年衣服顏色累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則曰予姓張名公弼住蓮華

峰東北隅法師意彼無人所居試問同往公弼諾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住亦無間法師從之約二十餘里援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險絕雖猨狖不過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苦至一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惟側足而立公弼以指和石壁中有人問爲誰曰某遂忽然開一門有天地森羅萬象公弼將法師欲入其人怒爲公弼曰何故引外人來乃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雲臺觀劉法師與吾有舊○故同來即開門而納之公弼曰法師來此君○可具食其人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甘且香公弼曰予嘗云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公弼與法師別之出門行數十步返顧但巨崖深壑而已將及觀公弼辭去法師歸處置畢再訪公弼則步步險阻不可前其後公弼亦不復至矣

李元基

李元基唐高祖武德初人隱葛山中有道術能坐在立亡人莫測之時時經行以符藥救人採虎骨針鵲影活魚鱉甚衆每晝出達夜則止露宿草野中代宗末在達昌縣中插松柏滿身飛去後有人採藥葛山見元基跨青鹿行若飛問之不應莫知所在焉

陳道沖

法師姓陳氏名道沖濟陽人母方娠夢天仙入其室及生有殊相兒時便不飲酒茹葷每○聞人講經論道則傾耳諦聽暨長戒行高潔○傳法籙於異人遂結庵于紫霄之別峰即勝絕處也有弟子八九人亦戒行有學門庭甚峻不妄接人當時蒙其容與者名爲登龍門以比漢李膺焉道沖酷嗜老莊非徒誦其文能徹其理嘗以謂吾教本宗老莊而老莊之意本是悟明性地故其言每每云莫若以明此其的也後人但知習術而泥迹失之遠矣晨暮必爲群弟子講說有著論一篇傳于世時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春忽爲弟子曰吾欲一遊名岳衆以其老覲止之道沖曰必行至日中解化春秋一百一十四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輭舉棺如無物人以爲仙去

王守一

王守一者唐太宗貞觀初於洛陽自稱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丸付之須臾塊破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飛騰去矣○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一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淡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戀僅百數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道士田虛應鄧中虛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上也不知知者下也誰能○鑿混沌之竅悟自然之理耶遂杖藜入林而去須臾群虎隨之不復見矣唐明皇開元中司馬承禎遊衡岳望祝融峰曰當有高仙處之何氣色秀異之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覩不見答而退歎曰此可謂全而德不形言者也乃構廬於祝融峰延之尊師就此不復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受符籙雖張太空田虛應鄧中虛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日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當舉於紫蓋南峰盤石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乃瑑衡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之聲即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

劉知古

道士劉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也自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二世皆顯達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歷官臨邛令故大父與其考因家于臨邛母太夫人吳氏感異夢而生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長而秀壯而正視名利若仇○讎惟從事於道唐高宗龍朔中出家爲太清觀三洞道士至於八公寶章三簡祕籙丹經脉訣之旨出死入生之術罔不洞曉睿宗召見問道家事稱旨特加崇錫送還山明皇開元中天災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火德星君聖人亦癘下法煉藥上醫察聲至于鍼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蠲痾故能膏肓河決腠理雪散其精妙之如此上寵錫皆不受天寶十九年詔知古兼內史田思崇醮二十四位久之乞還蜀請以居第爲大千秋觀上親書額賜之李邕文其碑知古以兄爲儒弟爲釋因設三教像以事燕國公張說聞其風而悅之作三教銘其辭曰正氣生神結虛爲實上清尊帝中黃守出華彩衣蒙虛無宮室紫烝乘斗赤鑪飲日十天從此萬靈受役蓮華釋門麟角儒術法共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而後因天長節改觀爲天長嘗有客授以黃白術雖鞏薨連搆頗極壯麗所費萬計未嘗貲於人工畢客復至約於東陽伏牛山其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又授神虎寶經上清隱文高奔上道之要行之十年忽然室中見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石之聲夢神人謂曰後山石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沖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矣

王旻

王旻者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

常有少容葺居幽勝多殖芝朮藥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著山居雜錄三篇每日蔬饌多是粉芝英充佐青鋌其術行於世或遊名山或寓荊渚唐高宗朝諸武擅權威傾海內惟太子賓客武攸緒天后之姪退身遠禍結宇于嵩陽師模於旻得其導養煉氣之訣旻謂之曰捨人爵而慕仙階誠為難事必在堅志林谷以周其義母為之撿鶴書以易其操明皇開元中召旻至京師頗優恩禮明皇先於茅山併得楊許七真及陶隱居所寫上清諸經真跡既詣司馬白雲受三洞寶籙後遣詣李元靖受真跡上經其所闕楊君筆札十數幅遣旻齎詔書信幣就紫陽觀請元靖先生補之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冐於先生委茲尊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爾到山之日靈鶴翔鳴補經之時異香芬烈有神人降于元靖之室皆精誠所應也及還京歲餘請歸舊山不復遊於城闕旻與達奚侍郎往還旻死後杖屨詣達奚方知其尸解矣

吳道元

吳道子得神仙術周遊人間後改名道元雅好畫其妙入神唐玄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宣問道子所欲何物道子曰用帳幙蒙芘其墻用墨漿一缶上命如之須叟揭起帳幙捧墨漿於粉墻上用力一潑復以幕覆之頃刻間問畫山水何似道子對曰已畫畢請陛下觀之上臨視之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奇好雖國中畫工有所不及上觀顧久之歎羨無已道子乃徐步指點曰此處山巖之下有一小洞其中多有仙人知之必應於是手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可入其中甚有佳致臣今先入請陛下繼來道子遂一躍而入在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於是復閉其門須叟墻外守卒奏云吳道子越禁城躍出莫知所之上再往視畫墻處乃瑩白如舊無有山水矣

顏真卿

魯公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唐玄宗開元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其後德業詳載唐書歐陽脩集古目錄云顏真卿撰麻姑壇記并書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說老釋為斯民患也深矣靑鎖高議云歐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峰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聞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煙霞極目無人到鷺鷀今應待我來後數日薨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也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明皇十七年事顏真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平後改葬發其棺顏目如生隱士曹膺曰後三十年擘裂飛騰而出被羽衣行山澤間即所謂地仙也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棋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蹤跡又曰先太師書法蠶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

也白玉蟾云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鄧紫陽

道士鄧紫陽建昌南城縣人初隱麻姑壇之西北後因省親路獲神劍佩之性頗剛毅自負濟世之材每慹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劍法遠訪南岳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唐明皇開元中蒙召入大同殿建醮胡蕩封為天師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謂立廟於壇側明皇從之後尸解

伊祁玄解

伊祁玄解鬒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青兖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遂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席飲龍膏酒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闕人臣之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覺神驗時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於漁獵者玄解欲還東海請於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湧體空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後經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

許棲巖

許棲巖秀才家于岐山下唐德宗貞元中舉進士不第於長安昊天觀習業月餘併裝三馬不可塗行而更選良駿有蕃人牽馬來稱是逸足棲巖欲市尚且疑之是觀有道士能易棲巖請筮之遇乾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當因此馬利見大人則事無不諧矣人皆哂其妄獨棲巖信而市之雖加意秣飼而膚革不充後值韋令公鎮西蜀棲巖舊出其門下自詣坤維而謁道經劍閣馬驚失足俱墜於巖壑之間幾萬丈底為槁葉所積俱不能損仰覩峭絕無計攀援良久祝曰我非劉備爾非的盧無計躍出吁道士之占何其謬耶遂與馬解其銜勒去其韉席縱其所欲似經一晝棲巖捫石竅漸能踰足因躡巨栗如拳取而食之甚濟飢渴如此又約○數十里竅漸明朗忽若出洞口見平地數里○春景爛然殖碧桃萬有餘株花間有青石池池傍有石壘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於石榻之上傍見二玉女棲巖因之叩首再拜玉女大駭曰爾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棲巖具陳本末二女遂白元君元君召棲巖棲巖拜手稽顙元君曰爾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多讀莊老黃庭經元君曰爾於三道書各得何句請一一說之棲巖曰莊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黃庭經云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乃命坐玉女酌石

髓而飲之曰嵇康不能得今爾得之乃數也棲巖乃跪謝而飲之玉女前曰頷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有道士長眉巨唇恢形古貌執笄而跪禮之元君勞之曰君何遠來曰故來相謁元君曰請與吾笄二事且勞大華何神也立海橋何鬼也吾不能達道士遂布笄蔌蔌披閱三才討論六合上窮蒼昊下抵幽泉良久擘大華者雖云巨靈實夸父之神也立海橋者雖云醜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黙首曰然又曰笄吾今夕何爲又布笄曰○元君今夕合東遊三萬里元君曰何太遠乎棲巖因熟視道士乃昔卜馬者大驚其事道士曰昔日乾卦合今日矣棲巖叩首而謝之逡巡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使迎元君今宵於曲龍山翫月元君撫掌而咍曰道士卜中矣道士敬謝而告去元君曰爲我語邪和璞道士曰諾元君與棲巖曰可同遊曲龍山便令浴於池而同跨鹿龍去頃刻而抵曲龍山但見危巒千步聳柱萬尋若長虹之亘青天如曳練之横碧落勢連河漢影入滄溟玉瑩無塵雲凝不散元君命棲巖拜東皇東皇曰爾許長史之孫也棲巖曰某少孫不知先祖何官也東皇曰吾昨宵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東皇遂命仙童酌醴而進與元君三人而飲元君問東皇曰近來海水如何東皇曰比前時之會淺已減丰吁知桑田亦應不久爾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送元君酒歌曰月砌瑶階泉滴乳玉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仙童翩乎○玉繼而和之宴極東皇索玉簡而題詩曰○造化天橋碧海東玉輪還過輾晴虹霓標似拂瀛洲頂顥氣潛消寰籥中元君繼曰危橋横石架雲端跨鹿登臨景象寛顥晛洗煙澄碧落桂花低拂玉簪寒亦請棲巖繼之曰曲龍橋頂翫瀛洲凡骨空陪汗漫遊不假丹梯躡霄漢水晶盤冷桂花秋於是紅鸞舌歌彩鳳羽舞笙簫響徹於天外絲桐韻落於人間仙侶盡歡各治命駕索與令棲巖俱乘鹿龍而返下視大城郭棲巖曰此何處元君曰此新羅國也又至海畔小城邑又問此何處曰此唐國登州也俄頃到舊洞府棲巖再拜辭歸元君曰爾能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無荒淫能如此猶更得一見吾也命玉女牽棲巖馬來曰雖是君馬本即吾洞之龍子因無由作怒傷稼謫於人間負荷亦偶去與君緣合爾馬至昔日解鞍處毛色如故翅逸爽瘦如八駿之狀元君曰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於渭溪解之當化爲龍不異昔日費長房投青竹杖於葛陂也棲巖驚躍稽首拜辭玉女謂棲巖曰龍子迴日號縣田婆鍼與寄○少○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縣之舊莊田園蕪没井邑凋殘詢之時代已六十年矣時宣宗大中五年也棲巖體已清虛性兼淡泊既無所欲焉有用乎遂不問舊産惟謀田婆鍼一日訪詢田婆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常寄信買鍼來詰之其他即結舌噤齒而不對遂取鍼繫於馬鬃放之渭濱果化爲龍而入水去棲巖後隱匡廬間多有人見之者

摸先生

摸先生不知何所人遊京師手携小竹筥貨

藥人有疾者則以手摸之輒愈人故呼爲摸先生其姓名則不知也或與之錢則受不與之亦不索束雙髻於頂其容甚野然眸子明白顏眎動人一日遇雨求宿於茶肆李生家生容之自是比夜來宿晝則方去他日又與一客俱求宿於李生生亦不拒中夜生起望其牖中則若有光曜生驚㑺而視見先生坐火焰中他一客則以肩抵床斜身歪力而已生驚而呼之乃不復見火室中暗矣惟聞鼾○睡之聲明日生詢先生曰君昨夜何爲而若○此二人俱笑而不答自此先生亦辭去後不復有人見之矣

王君

眞人王君少好道術與妻俱入山精思修道屛絕人事常以八節日隨四時朝拜後遇太虛眞人夫婦俱拜之就其請道眞人以素書二十五卷乃九天皇仙太上靈丹之道告王君曰爾有至相應當得仙汝今仙名已定但欽守此道勿示人也併以經授之復七年太一中黃以靈華丹與之遂有龍車羽駕天仙來迎白日昇天爲太和眞人初不知授書人姓名昇天之後朝謁授書之師乃太虛眞人南嶽赤松子也

梁須

道士梁須不知何所人爲道士閭梲𧽊赤者服之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徹視見鬼等須時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歲能夜看書行及走馬入青雲山去也

王元芝

王元芝鍾陵人也十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與語因隨之在江中水底月光中行不見有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見一物如龍又若蛇形長十丈許有五色光問道士答曰此水母也見者長生明日方還自是好遊山間多飲酒亦無服餌每言洪崖西山蕭史壇匡廬玉笥麻姑諸仙洞無不徧歷其間嘗於江右識仙人曹德休德休西晉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即得不死之道泛舟西江與元芝往來元芝嘗爲縣吏被繫獄中德休知之來其家令取水少許禁呪之令人餉元芝元芝飲訖械繫已脫遂歸同德休而去來往九江金陵江都四十餘年方歸年益少先是鍾陵多山魈元芝欲到山魈避之謂人曰王處士來人有於道衢見兵士旗幟千人至其前乃元芝行也或逆風掛帆或泛水安坐唐懿宗咸通末元芝遊玉笥山雲水道士皮元休舊與之友善忽於郁木坑見元芝與道者數輩遊覽因問所適答曰是蕭子雲吳世雲梅福大儋諸仙約我將登玉梁山候蓬萊范仙伯爾言已不見即雲霧溟濛風振林谷元休悵仰而歸○一本芝作之字未知孰是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此是姓名有自童稚見者至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無阻藥皆神効或無疾戲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要貫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

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亦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極有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卻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卻藥入口足下五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矣

袁亢

先生袁亢不知何所人也葛衣草履徧遊天下所至終日沉醉遊齊州長青縣市有李生以財豪所邑下先生日過其門則引手謂李生曰日乞我百金爲酒貲生不礙其請即時遺之比日而來凡經歲生無倦色一日先生别生曰久此擾子吾將遠遊子能餞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有以教子曰方將爲餞别與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厄能慎之乃免不然禍來不測生云先生如賜教敢不從命先生取筆於生手掌中書慎字曰子慎勿毆人否則人死子手出一月乃無患生歸日夕思慮不敢出經旬決一日忽聞門外諠競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視爲有跛而丐者在生庫前出言甚穢生忿然毆之跛者仆地首觸戶限奄然無氣生大悔泣謂其母曰不聽先生之教果有大禍逃則不忍去侍下住則當受極法生性至孝於是大慟母曰可竄以偷生毋坐而待縛乃由居之後戶而去方出忽見先生生泣拜云别未踰月滅裂教誨今果如先生言爲之柰何先生曰子復歸吾爲子别圖之先生坐一靜室爲生曰子出受繫吾自有計先生乃闔戶閉目而坐生出戶觀者如堵吏乃執生俄而跛者起坐少頃乃行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閉目端坐入定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之行今置其屍在靈巖山涸澗傍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又曰子能至孝宜有善報子之壽期合有七十四今以毆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將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賜罄家所有不足以報德不識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與星辰出沒同天地長久安用世貨爲哉乃去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陳興明

真人陳興明修行於南嶽元陽宮宮在廟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時晉武帝太始中也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峯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沖霄衢汝之積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林谷幽棲飡畜爲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舍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免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必至於道不敢怠忽也神人遂授以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游宴八極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煙霞遶室天樂浮空山下居人競往

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雞犬悉皆騰舉至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致虛守靜真人

尹道全

真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還神之道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曰飛昇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昔漢武帝親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嶽真形圖纔得尸解而不能使形骨俱飛爾得一而有昇天之望豈非積功宿分所植耶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混洞東蒙之文三者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真遁靈玉女之籙五者六戊太陽招真天光策精之書六者六己石精金光藏景錄形之訣七者六庚素招攝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九者壬癸六遁隱地八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禀十訣六虛威儀十一者丑辰戌未地真曲素訣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央也一者五嶽山符安鎮方嶽檄召萬靈太上真文也二者五嶽山蹠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蹠寫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峯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骨體之所像枝幹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嶽山水穴貫之圖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脉之所通而為之圖也主符圖吏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所總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並列仙曹職宰可謂衆矣武帝雖得其法而不○能專其戒窮武玩兵自毀其福故不得與黃帝同功令爾過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於九清之上太無之中言訖而去真人以晉懷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於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真人所在但聞香氣襲人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通真觀妙真人知潭州張茂宗留題衡岳觀詩云靈嶽峯前遊古觀此中何別蘂珠宮五雲仙客形皆異十洞煙華景不同鍊藥爐香金石氣醮星壇冷薜蘿風因聞大道修真訣咫尺三清路可通

施存

衡嶽洞門觀在石廩峯西石榴峯南下去廟二十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遁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其沖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峯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海嶽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親迎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和見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棲隱數年而遊天寶洞今但有控豹岩餘基真誥云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嶽或少室往有壺公者正其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火符具其所受之校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

了然子

了然子者遂東人也不顯名氏因遊西蜀二十四治後居太白山出入虎豹馴繞亦不知其所修後遊三楚僅百餘年友善者吳猛陸修靜郭璞謝靈運僧慧遠前後相繼庾亮嘗

師之謂曰先生觀諸賢者可以脫於濁世乎曰功有淺深道則一致雖各得其趣未能了然曰先生如何又曰子出此月再為汝道後亮不逾月卒先生自西山訪南嶽謁青玉白壁二壇尋於前洞門訪李昌利先生劇飲數日而李前之蜀山先生歸隱前洞宋高僧宗炳訪之不遇

續一　四

鄧欲之

鄧欲之字彥達隱於南嶽洞臺夜誦大洞經上感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欲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遂解化

徐靈期

徐真人名靈期吳人也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宮去廟東北七里真人㓜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飯故得周遊海嶽來往南山積有年矣採訪山洞巖谷作衡嶽記敘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之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勝地而紫蓋常有鶴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晉安帝義熙中山人潘覺至峰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輭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

續一　五

忽悟而還已不見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龍虎以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沖真唐代宗大曆七年玄和先生張大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其風而居之修行亦○得道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明真洞微真人今宮基見存石碑傳云舊有仙雞報曉因契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之而不能捕

鄧郁之

衡嶽紫蓋峯石壇九仙宮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也㓜有飛鳥啣印之夢後得驅邪戢毒之符即救治無不愈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遇至人傳金鼎火符之術於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徐既上昇郁之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徧歷所患丹材無力可致因採藥夜宿石穴夢神人曰汝有功將徵召宜應時出衆仙候汝覺而驚喜於梁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見南楚長沙分武帝勅監軍採訪詔之問所修曰貧道修煉金液而闕丹材帝賜金帛許於南嶽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鄰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蓋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還紫○蓋之東以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羽蓋雲車降于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超真集妙真人衡州刺史張覿具奏置觀額

陳惠度

續一　六

陳真人諱惠度潁川人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嶽選其幽勝居玉清觀在石廩峯南去廟登山二十五里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擣丹爐運石摧壓唯冥心

蟠坐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嶽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通道力潛扶獲擒魑魅妖氣漸散其鬼散慄悲號真人復令肩石爲誓免戮鬼形遠逐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以齊武帝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沖天

唐張九齡題丹臺詩云雞頭西畔便門開陳氏丹昇劫仍臺魏彪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說鬼肩我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虛元妙真人今觀基頂有丹臺鬼我石雷泓風穴誦經壇浴丹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之孝宗乾道中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黃守正開山伐木誅茅募化賢善之士新創殿宇祈雨禳災並有感格野人庵居重洽道化

張曇要

衡陽招仙觀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啓基劉宗卜宇蕭齊又記云晉武帝咸寧中建昔張真人諱曇要居之感通天真容降傳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寶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餌之變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廢帝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鸞鶴丹詔迎之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葆光襲明真人

張如珍

衡嶽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大康中新野先生建梁武帝天監初有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鄰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宿稟靈骨遇神人降於嵒室傳明鏡洞鑑之道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嶽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矣天以清而容萬物鏡以明而鑒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得之者能洞達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徹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獨行遊山三日不反弟子求之見如珍方衣仙衣駕雲與簫鼓擁之縹渺而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全真達道真人

廖沖

廖沖字清虛梁武帝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採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荊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因除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嶽於祝融頂遇太平眞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郴陽作丹可爲吾守爐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年一百餘唐睿宗先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

由吾道榮

北齊由吾道榮幼而少語不通文常愛獨處因遊南嶽遇赤君授符水禁呪緯候之數無不畢備一云少爲道士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尋訪得之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曉悉授道榮歲餘謂曰我

本恒嶽仙人有少過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送吾至汾水至遇水暴漲橋壞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即至二人徐自沙上過道榮爲文宣追至晉陽邊陽山中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

賈自然

賈自然於衡嶽太平觀焚修遇南嶽真人陳少微自子明而禮之真人曰子之所修吾知之矣將有高真必傳其妙後遇青城丈人降室授九一飛仙之祕白日沖舉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而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外意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迺遍訪洞陽過岳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傳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沂瀟湘躬禮注生行法驅邪邦鄉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鬻之修理觀宇爲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爲法主皆北面事之五年創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瞬於戶外經時而止宋大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換之其紅燄自暗衆視之而俾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摸之迹此爲靈異

張惠明

張惠明趙郡人結廬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行呪禁驅馳精魅後徃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群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唐太宗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勑住南嶽封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李思慕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鍊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峯雖師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嫉吳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餞行註清靜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峯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呪術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爲妙於是無醒時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廵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洞後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懷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鍊師南游早鼓瀟湘柂

申泰芝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從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德惠自幼負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

嶽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項遇真人傳金丹大龍之術歸煉丹雲山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唐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神人告朕言湖南郡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為國師

張太空

先生姓張名太空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得道唐代宗大曆七年為唐相李泌之師後隱元陽宮於德宗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尸解於靈隱峯御製詞文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嶽元陽宮道士張太空混元育粹玄之又玄煉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峯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沖用棲遲浩氣太古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再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其官宋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徽宗改賜崇明觀後三里有伏虎岩

柳實

唐憲宗元和中有柳實元徹者居於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浙右為理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之州二公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於廉州白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午俄颶風起斷纜飄于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見玉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香爐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良久乃沒去逡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蔓衍數百步有五色芙蕖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鬟侍女如捧玉合持金爐似蓮華而至于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雙鬟叩頭再拜辭理哀酸求反人世女不答二子請益良久女曰子何人而至此二子以事告女曰小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子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慮尊師告女曰子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竽簫笛傍引鸞鳳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中人世罕聞見也遂命飛觴忽有玄鶴啣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安期先生間闊千載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趣侍女進饌玉器光潔與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曰二客未合饗然為致人間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別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食畢懷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

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爾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來者何侍女曰有百華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華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華二子於華間潛窺見千龍萬虬遞相繳繞爲橋柱石有使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强爲此行出襟帶間一合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中間南嶽回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二君子爲持此合子到回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儻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然爾愼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應之事無不從意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爾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子詢時代已十年也驅愛二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有盃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要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似厭世體亦淸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鴈峯下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曰返魂膏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已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無有其人因雪中見老叟負薪而賣二子哀其年老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極二字乃疑異之禮爲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復出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鱗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陳法明

衡嶽洞陽宮在石廩峯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峯下開岩建壇山人為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大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舊亦有庵宇

王十八

唐宰相劉公名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韜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鋪偶聞人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至否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輙往候之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傍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逐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初春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為芳潔劉公異之問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去得否曰即館後是遂往問之見王十八衣犢鼻袴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受及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不解其意當時發遣之王十八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王十八形容衣服日益織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得有異何為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更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備焉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皆無所睹隣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劉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冢瘞空存衣服爾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侍號叫俄聞扣門甚急閽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家人懽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盡令去其障蔽及湯藥等乃自於腰間一葫蘆中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靡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時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延十載至期某却再來遂喫茶一椀而去劉公因請少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嘆頗極延入閤中又懇求之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中飲之遂吐出藥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

姪侍疾在側逕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為汝掠也趣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疾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善長嘯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辭去登遂白日昇天晉書阮籍傳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南嶽總勝集云孫登昇棄榮位棲遁求仙以至露寢忍凍茹草充飢切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會稽故記云孫登居之祝版留之於虎山也

嵇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登乃沖昇康向南行至會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徽祝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墻壓我悶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說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為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宮人曲康不肯教帝後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尸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康甞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説康臨別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甞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輙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輙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大略云聞道士遺言餌朮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説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康性絶巧而好鍜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鍜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初

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鍜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鍜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爾因譖康欲助毌丘儉帝遂害之康將形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宏甞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甞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賛又作太師箴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静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靚曰叔夜雖示終而實尸解也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隣盡見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欒子長

潛山真君是欒史之遠祖按總仙記曰真君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衆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勞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於神州受太玄生籙以五芝爲糧太上補爲修門郎位亞神次唐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星二十八宿内真君是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

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瞿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為辦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砦欄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即當服藥能服藥不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輕強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鳥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擔終日不瘦極百七十歲夜臥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書後夜臥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許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真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為中嶽真人

尹思

尹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簑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

張巨

司空姓張名巨字巴玉壽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衆所推伏以才干祿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嘆曰夫榮必辱妨我之神遂具表投進退官南歸誓慕長生久視之方願卜棲真養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百僚餞送司空於東門之上數旬至攸縣文清驛值霖雨月餘忽天色晴霽出驛庭四顧瞥見邑之東有一山首出於衆獨秀標奇平生罕見再三嘆羨遂召驛吏遭問之對云晚生不知今呼市老毛國華至乃言古老相傳云名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有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翦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蔭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祕而行之密濟貧苦他時

功滿相見未進出門復語司空曰吾常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耽丁令威蘇隱嚴真等九人仙侶時時期會仙峯之上今有會仙峯以琴棊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世爲神仙汝受之勿得輕泄司空蒙教俯伏而謝忽爾神人隱形莫知其所在司空是時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瓦礫爲黃金賽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二年至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絶早可領家入山惟留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有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脱衣入酒庫甕中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次門首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但道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司空聞之喜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宅良賤悉取庫内香酒均飲悉竭唯守宅女使潛見道流浴瘡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

司空乃再入山焚香升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詔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靄於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輕舉而去惟守宅女使半空從雲而墜司空嘆曰汝無仙分且住下土待吾見上帝爲汝陳奏至十八日帝勑玄武神下降鎮守山界以女使爲土地守護山壇是日鄉老門徒陳昂等遂具狀申縣縣申州備録諸事實狀奏聞奏頒下所司自此故號司空山焉至陳文帝永嘉初有丹陽章馬二先生不通名字來山前語鄉人曰予張司空弟子也特來尋司空住處人曰司空已於梁天監二年八月十五日拔宅沖天去矣空有遺宅人不敢住二先生聞之悅喜入山齋戒修道一旦功就異香滿山樵者聞之莫知其兆唯聆絲竹響亮遥空舉目視之二先生各乘瑞雲白鶴沖天而去今有白雲白鶴二峯唐天寶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見夢於司空山仙壇立祠堂選差道流有德行者住持焚修賜額宋陽觀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改賜額陽升封張仙爲太素真人是年八月又

特封沖昇真人

王仲甫

王仲甫者不知何所人少有意好事神明常吸二景飡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十八年白日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曰子所以不得昇度者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亦溢雖復接景飡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依教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十八年白日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爲中嶽真人

王先生

王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款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媪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傴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爲吾刻紙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

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辯先生與晦之翫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壓土瞑晦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有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濵驚悸嘆駭今日之覩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趙叩

趙叩左慈等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然火煑物物熟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釘釘入柱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即踊射而出燒百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人一一探漉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屐冰

王屐冰本末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顛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祝之秘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欻昇入玄洲其李仲子趙雙成浥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勤不替俱為真仙或處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岑道顧

岑道顧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虛邃有巖硿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愠積二十年蜕迹而去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江商人至廣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銖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焉舟抵湖灘濤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枻平行更無留礙德宗貞元中監察御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竦動觀聽為神奇探其賾當以浮世聾瞽不省至道故以感發之宋神宗熙寧十年本州禱雨即應太守聞於朝詔封虛鑒真人

王順

王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磬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磬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毋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术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嶽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内殿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殆盡俸禄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藥資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旦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欵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薾若山見之盡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老劣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一旦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憂之若山驚曰某此不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獲譴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苦爾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洎夜月甚明撤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鐺鍋鐵器十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炭壘爐曰鼎鉗之屬爲一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帶間解小瓠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閫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爲尚正真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閫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即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若山遂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禄暫榮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黄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遂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内臣齎詔江表海濵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舊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鐵二十鋌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使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嶽總真集云其弟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稟奇操曰久望

終南高峯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即誦之年旣冠與里人鄭奭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奭爲御史奉使揚州旣至於途中見向弊衣傴僂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困悴爲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弊廬乎○鄭然之即更衣潛往經歷閭閻復入陋巷若由荒徑殆無人蹤蓁榛藍翳者數里乃及所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爲席久之使侍者引鄭即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霞冠雲衣羽衛嚴盛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一夕奇饌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送于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困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市貿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棲心神仙亦詣淮海節度使物色訪求竟不能得向與鄭話舊之時云已爲太一仙人矣

羅子房

沖虛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側沖虛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騰空而去

王叟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叟嘗有過謫於人間五年當執房攷役南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因得叟焉年可四十餘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者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寶將厚賞之不受其家益憐之居五年一旦辭茂實曰叟本居山家業不薄違於厄會須執役以禳之今厄盡也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留聽之令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報叟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觀能相從一遊乎茂實曰可叟於是截竹數尺於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悉令去取藥旣去潛置杖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爲之叟曰君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欲退叟曰無苦但前行旣到叟乘麟令茂實與黃頭各乘虎茂實懼不敢前叟曰旣相信豈必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駿者但試乘之遂俛其上穩不可言於是奴引茂實從上仙掌越壑陵山舉意而過殊不覺險峻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程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人間所見將入門揮鞭曰阿即來紫衣吏數百人羅列道側漸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前引遂入中堂宴食畢令茂實坐叟入更衣反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牕戶堦闥屏幃牀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鸞歌鳳舞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叟曰此乃仙居非人世所到此君宿緣合得見此故有遯厄之過仙路路殊靜塵難雜君宜歸修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叟比

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視生死之海且曰樂非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也自是修歷五六劫及證此身迴認委骸積若山嶽念念修心倏已一世形骸雖改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氣清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黄金百鎰爲修身之助令黄頭與茂實等從到乘麟處復令黄頭執之瓊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井中瓊抽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瓊曰我嘗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華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茂實紿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爾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來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尚暖故未能殮爾明晨望蓮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去遊名山後不知瓊所在因號瓊爲麒麟客焉

王四郎

王處士第行四郎洛陽尉王琚之孽姪也少時隨母他適自後或至琚家不復錄矣唐憲宗元和中琚常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大津橋四郎於馬前拜布衣草屨形貌山野琚不之識因言其名琚哀憫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選姪有少物奉獻即於懷内出金五兩色如鷄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之到京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領二百千琚異之即請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今有家往峩嵋山知叔到此故來拜候琚曰爾今停泊何處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曰吾即看爾曰行里有期恐不得祗候琚徑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殊色至於此宿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昇先行去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甚信重及至上都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金一訪於市果有張蓬子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曰二百千蓬子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則可再來吉兒遂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道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爾逾則不可售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訪問不復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陞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令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黄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閲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噀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轆轆手畫空則電光爍爍乃遊行天下毎佯狂醉傲於城市間忽驅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即備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脚擦地便

嘯從地底發轆轆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齡立爲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齡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病者聞千齡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齡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齡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颼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異人以相救度董奉還杜燮之魂令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齡昉乃迎之於郡齋以師事之厚以金帛謝之千齡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荊湘間見千齡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時有人見之者

王瓌

王瓌（一本作琭）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屋令嘗念黃庭經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絕穀咽氣乃入洞中行三二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案几儼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輙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萬劫良會令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勤至也吾東極真人王太虛與子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於子復以桃核一片予之大如數斗器此桃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瓌乃攜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東極真人註黃庭經世或有之

李珏

李珏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珏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珏繼之人有糴之與糴珏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邪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值唐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制同姓名避之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嘆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乃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

一家欽事朝夕叅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入夢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損貧賤用之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實對珏日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目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許仲源

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宇踈秀酒酣據扃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謾說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時隣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儔曰此非塵俗間人也乃起致敬願解所歌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丈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許至日絶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懷中出一短卷授許曰此老君返老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即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行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者謂尾閭乃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氣之所亦名尾閭若此不禁雖滄溟亦竭矣九轉神丹都謾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芽白雪嬰兒姹女皆不歸一也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每三寸截之東流河水浸刷去土每一斤用楮實子一兩黃臘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煑三日三夜旋添熱水日足削去黑皮服之

施無疾

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素問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强使之食一飯能盡斗米體有青毛人見則運氣頂髮直立治病以水代藥教人行禮義有狂生馬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不有所成願先生略言大槩先生始則仰面長歎終則俛首責存曰子家貲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貫朽於庫粟陳於倉然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足尚不○知足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好者給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爲黃金用以爲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詐者之私言非道人之至論昔呂黎翁洞賔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煑銅爲銀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元翁曰吾不願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爲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華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宋愚

宋愚京師人也父顒爲遊商多往來湖湘間顒經三歲不歸其母與愚曰汝父去何久若無故必回吾日夜憂也子可往求之愚乃下入楚至潭州遇跛者與飲跛者取巨甌備酌既飲留半以授愚曰可飲此酒愚乃飲即聞酒有異香愚一飲而盡跛者喜爲愚曰汝來求父還知音否愚拜對以未知跛者曰吾知之愚乃再拜而請所知跛者曰子明日出清泰門數里有新茅屋數間乃吾屋也吾指示子父所在處乃各散去愚坐以待旦乃出清泰門行十餘里見道左有新屋數間亦甚潔雅有二小青衣童立於門曰子非宋君乎曰是矣乃引入既陞堂即見跛者峩冠紫袍有狼虎之姿揖愚坐迤邐酒殽羅列珍品異集雖王公之家不若也既久跛者曰無以爲樂取大飛飛小飛飛來一童自一器中取二彈丸光彩若白銀一置跛前一置愚前跛者喝云二子各小呈伎藝以悅坐客二丸或飛起兩兩相擊即爲長劍互相擊不止即爲千餘劍俱利若秋水或散若列星或聚如束帛或驚若駭電或綫若引索或旋若規火或去若流波移時跛者曰汝欲得此道乎即可吞一丸其變化亦如此愚曰本來求父不願求此跛者曰汝久客甚倦當乏日用吾有一藥銀法可授子愚曰賦命淺薄升斗之限常恐已不任亦不願學跛者驚曰子之道又在吾上乃命左右撤去杯皿曰子之父客死於湘州汝往求之可知矣異日子可復來此愚歸翌日再去即其室已空矣愚入湘果得父骨愚後舉進士即遊雲水面色紅瑩至今存焉意其飲餘杯之力也

韋善俊

韋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逍遥不仕祖宣敏嘗爲蕫縣令因家於蕫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啖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長齋誦道德度人西昇昇玄等經人有所患悉爲服救之用及壯詣嵩陽觀事黄元膺參佩道法又從臨汝洞元觀道士韓元最復授祕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唐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因訪識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天后嗣聖中寓籍昇仙觀一日復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請速去不爾傷子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遂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壚店東遇黑駁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爲烏龍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爲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絶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張惠感

張惠感字智元高安人正一真人第十四代孫自崇元觀遷隱于浮雲志修神仙之道時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觀道士胡惠超壽數百歲因遊高安吳田瀑布致敬吳仙壇道浮雲

師惠感長安五年武后召惠感爲國師齋于
明堂感慶雲見神龍黃鶴翔集詔往亳州太
清宮修金籙齋醮九井井久枯時冰雪凝沍
忽有聲如雷水暴湧二龍出戲后異之賜絹
五百疋歸浮雲游呉田瀑布東林二賢廟三
元觀祭六丁謝七元煉丹浮雲明皇天寶中
有神人降于壇曰子修行勤苦諸仙保舉明
旦雞鳴當飛昇矣如期雲物異降白日沖昇
武后久視元年庚子所鑄鐘記惠感姓名可
考高安調露鄉今有惠感故里張氏坊存焉

張志和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
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
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以
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
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
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
其遯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
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
居曰玄真坊以門隘大其閈號回軒巷先是
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
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
燭與四海諸公共處孰爲往來志和善畫飲
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
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
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
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
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
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
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華木禽魚山水景
色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賓客傳
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
酣爲戲水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
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
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
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傳寶在人間者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箬巖（巖師陶隱居修真誥于此亦名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
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
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有二
小花犬孺子異之乃尋逐拘杞下玄真與孺
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
石洗潔歸以煑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晝夜
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以
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
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
到今號其峯爲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
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
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
客務行陰德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繿
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居月餘間
日與王老玄談杯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徧
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甚
大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將

數斗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瓮三日方出鬢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爾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打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嘆惟猫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縣道靜院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又云陝州芮城人詣中條山道靖觀事周尊師名悟仙居常如風狂人凡觀舍有所損自持斤補完之登危立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隷而道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唐開元中有劉天師嘗煉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人皆謂妄言矣覽元實錄云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成留一合藏於院內因殿宇損壞道華葺之登梁陷中得小金合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遂無變動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處衆人以爲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吏人觀其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官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扣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華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一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謾奧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昔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遲爲三清相對侍大羅的有期俄頃雲中音樂聲幢旛隱隱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一云辭衆云去年七月一日蒙老君遣真人韓衆降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信院乃脫履松下上古松之表脫衣挂松上而昇鄭雲叟題中條道靖觀詩云松頂留衣上玉霄永傳聖迹化中條不知揖徧諸仙否豈累如今隔兩宵節度使鄭公光按視以事聞奏詔賜絹五百匹并賜御衣修飾殿廊賜名昇仙院

臣道一曰侯道華勞謙養道屈己事人觀其躬持斧斤完葺宇舍至於汲湯灌園等事若僕隷以實於衆倘其後來不獲飛昇人肯以仙視之乎蓋真仙闡化必有深旨道德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無私邪

故能成其私侯道華以之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一日縣宰令湘往西川湘方以爲憂行至縣北一十二里忽遇一道人與同入一石井中移時已到西川取訖回書不覺又從石井出矣至縣投落回書莫不駭異人因號爲石井仙井見存馬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爲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濵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毋徼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湘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華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計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取者須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戒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欲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回群鼠前皆扣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絶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四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使人以飯湘不食趣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趣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之乃二僧願求見道士及引見湘但禮拜哀鳴曰僧衆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怒責三數百僧到今不能下牀其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願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毋以輕慢人爲意回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人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言求菜見阻應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鶿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提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鶿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處復爲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菜也固相戲爾於是呼鷺鶿及猧子皆飛走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秖能舍宿爭會壁上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

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睡臥及旦主人留連嘆悔不已知微延叟辭行及數里間見湘已在路傍候之自霍童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將化為石自後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又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

○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

○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後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岩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迷出嫂姪喜見湘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分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湘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爾乃棺殮之其夕棺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于東園（去縣北九里今名馬墓）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縣人也新羽化

○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爾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人莫測其服餌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荊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閬苑華前是醉鄉蹈（以冉切）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黙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

○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唐宣宗朝以文章賓于國性沈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以進士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殖奇花異菓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

衣道服復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有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别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侍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皆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衞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旛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閒花草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彘肉五斤以蒜滿一盆撮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三峯御女之術非真仙所學況宋玄白辯飛昇之品者乎作置妾一事蓋欲人之疑然決非御女之術明矣必玄白之意欲示和光混俗故使人之不測其爲仙）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尫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霆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後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鄰詆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比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健部輩欲向之手脚皆不動悉自仆倒枷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曰使君忤觸劉根欲誅罰祖禰邪德鄰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異屢試不可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南城縣今屬建昌府也）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從來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知其所修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贈禮驚嘆不已乃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陳道一編修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立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嵩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爲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澗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劒二口并餅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劒詎可輙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劒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以劒丹送於去奢劒乃張天師七星劒丹以石匣藏之一餅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守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神與劒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劒丹到州奪其劒丹而囚錮去奢於空室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劒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在去奢聞劒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迹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有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佩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銷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軿輿旛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鞾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宫闕高嵯峩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縄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顔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鞾衫

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韈衫等旋亦失亡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籙耆老云爲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一云後隱於鳳州夏居豆積山冬居鷲鷲山明皇聘不至）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絶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其唐明皇遊温泉辛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爲榼蓋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峉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齒良久齒復生粲然駢潔上狩咸陽獲一大鹿令庖人欲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爾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闢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略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今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得活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恐泄天地之機爾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期復生帝益神之詔圖形集賢院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至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禄大夫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徵詔果聞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帝爲立棲霞觀

臣道一曰張果超凡入聖坐在立亡變化

無窮道德純粹觀其留形住世與廣成子錢鏗董不相殊得神仙者未易到也道德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國之毋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張果是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通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桐華間傳舍是處題之明皇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之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邪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擔樵輕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扑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逐入昇林木而去

薛昌

道士薛昌幽薊人唐天寶間棲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日覺然而蘇肌膚瑩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數日之外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時玄宗宗尚至道節度使延致賓館欲乘以馹騎送京師忽失所在或有見在大面山者

吳筠

吳筠字正節華陰人也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耿不能與時俯仰去居南陽倚常山唐明皇天寶初召至京師隸為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明皇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勑待詔翰林獻玄綱論三篇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

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以天下將不治求還嵩山詔爲立館未幾漁陽事作乃往茅山復東入會稽剡中嘗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論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則有神仙可學論䟽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棲岩賦修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神頌至若遊仙步虛王化雜感之作凡四百五十餘篇禮部侍郎權得輿集而爲序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詩畧相甲乙代宗大曆十

○三年於宣城道觀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與其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謚宗元先生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母夢長庚星而孕因而命之生於天后聖曆二年已亥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蘇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十五好劍術游神仙多居岷山游覧山水數有吟詠復登峨嵋游江淮觀雲夢娶許相國師孫女留雲夢三年喜縱横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去之齊魯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耽飲號竹溪六逸玄宗開元十六年上裴史書云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矣天寶三載甲申白與吳筠善筠待詔翰林白亦至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因解金貂換酒爲樂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白已醉左

○右以水頮（呼內切）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輙沮白益驚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初出金門尋侍御不遇遂詠鸚鵡詩云落羽辭金殿飛鳴叱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山飛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籙傳籙畢歸北海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淮泗再入吳轉從金陵上秋浦尋陽皆有詩文不記歲月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傍若無人又常一日游華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輙敢無禮白乞供狀曰曾以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韡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宰驚悖起揖謝曰不意翰林至此白跨驢而去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永王璘東巡白避地

○廬山爲璘脅行永王璘兵敗當誅罪連及白郭子儀請解官以贖白罪白遂得流夜郎時肅宗乾元元年也白先有詩自叙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反謫夜郎天至是半道承恩放還遂登巫山下瞿塘後過江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二郡皆有詩詠不復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學宗老氏嘗有仙學古風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中有緑髮翁披雲

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岩穴我來問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一篇云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後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金陵濟采石訪族人李陽冰因捉月赴水而終人謂之水解享年六十四代宗立以拾遺召而白已解化有唐李太白文集行於世序云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耀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趣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并盡古今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迹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扁舟而相歡臨當挂冠公又疾殛草藁百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有事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有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寶應元年十一月己酉也

憲宗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去其後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簾幙穿地步至其傍尊俎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褒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五臺掌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後龜年遊潞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龜年曰彼城西家開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守使

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龜年曰彼言槽中料熱不可食復驗之亦然時近清明人吏驅羊二十餘口後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守曰羊不行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乞生然復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產子後龜年放迹方外不知所之白海瓊云李白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眞人白樂天今爲蓬萊長仙主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鱗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劉玄和

先生姓劉名玄和號混成子其先彭城人也因晉南遷起家寄于九江之都昌（今南康軍）父祖儒學樂道丘園於唐明皇開元二年先生降誕幼即穎悟長而不群及盡孝養終親之禮年幾四十有拔俗出塵之志遂入匡廬之龍興觀（即今白鶴觀也）禮住持三洞法師何子玉爲師天寶二載得度爲道士繼有異遇一棲五老峯石室五十二年苦節霜露飡餌松檜咽二景之流霞養三田之玉醴眞璞不琢大器晚成猛獸衛庵靈鶴如畜斯乃道氣眞淳物我莫干情識兩忘和之至也山之北隅有岩崒然而高先生手植木瓜於其下至今號爲木瓜岩（其地險峻人鮮得到）先生忽一日下觀之西自殖松檜鑿丹井汲水以療人之疾多獲痊愈庭有老杉其高百尺亦先生之手殖德宗貞元中吳元濟不臣亂兵淮上洪帥命幕府王遘奉表京師爲淮寇所掠遘家人詣山懇叩先生乃曰觀中有司命司錄二眞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禱當即爲拜章未幾有二神人導遘車騎疾馳千里由是脫難歸家此先生拜章之驗也自是朝野景慕當代名賢順風稽首先生惟夷心靜默虛己濟人他無求於世年八十六於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顧謂門弟子范仙舟曰吾久住五老峯將遊金華玄譜有名吾即往矣汝等各宜勤苦學道無自沈墜言訖而化治命藏斂於栢壇門人稟其遺旨當往之日白鶴翔鳴晴天雷震異香芬馥驗之則尸逝柩空乃葬其履舃後范仙舟等崇立殿堂以昭嚴奉仙舟後亦得道莫知所終

楊泰明

楊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許人也本儒生事父母極孝時呼爲楊孝子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幕客性恬淡不貪爵祿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尚嚴然人命至重不可輕殺以故子儀掌兵二十餘年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嘗謂終日戰鬭有傷慈心遂出

爲長安令唐代宗永泰元年乃易道士衣棄官潛遁初隱茅山以其淺近遂來廬山峯頂結庵造青精飯辟穀造松栢爲香檮于九天使者真王求長生之道積十四年當秋晴月滿之夜天宇清霽忽於虔禮之地見神人金冠絳袍白珠結纓傍有一人執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採訪人間善惡以汝積世有功於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誠達九天玉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太真道經泰明伏地稱謝神人徐啓玉函授以寶書仍告戒曰始終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當召汝語訖風雲驟起已失所在開經觀之乃高上大洞經三十九章一號九天太真道經泰明從此依經行持昇迹塵世凡三十六年憲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日中祥雲迎繞於庵前泰明遂乘雲昇騰而去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一云享年二十四位不過奉禮太常）賀將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今奉上命召李長吉賀了不能讀欻下榻扣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賀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賀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馬宣至志云李賀卒其母夢賀曰上帝近都丹圃是白瑤宮召我爲新宮記又作凝虛殿使我等纂集樂章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九十餘年（南岳總勝集云靈麓峯即岳麓福地宋朝改賜景德徽廟朝改爲岳麓萬壽宮唐軒轅彌明嘗隱于此）善捕鬼物囚繫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嘗於湘南遇之唐憲宗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彌明在坐貌極醜又作楚語喜視之蔑如也彌明軒衣張目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既能詩可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但貌事之不知其有文也喜其說先題首句云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次傳喜喜踊躍綴其下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師服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非似經意其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慚駭復以多窮之師服又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喜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復令師服書曰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師服曰大似烈士膽圓如鐵馬纓喜曰上比香爐尖下

比鑑面平彌明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曰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喜曰不值輸瀉處焉知懷抱清彌明曰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師服曰睆睆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喜曰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彌明曰旁有隻耳穿上爲孤髻撑師服曰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喜曰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彌明曰何當出灰池無計離缾甖師服曰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喜曰豈能煑仙藥但未汙羊羹彌明曰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師服曰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喜曰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師服曰以溢翻溢衍實負任使誠喜曰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彌明曰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師服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曰回旋但兀兀開闔自鏗鏗喜思益苦務欲勝彌明每搜索欲出口而聲益悲筆欲下則復止卒亦不奇二子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將闌二子思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屈也某輩服矣願就弟子列不敢更論詩彌明奮然曰此篇不可不成也謂師服曰把筆吾與汝就之乃曰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雖此俎豆古不爲手所棖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晶願君勿謝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俾讀之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彌明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爾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常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起立而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聲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卒不應不自得即退就坐彌明倚墻睡鼻息如雷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少喘斯須二子亦困睡及覺已失彌明聞童僕曰天將明道士出門覓之已不見二子驚異攜詩詣韓愈訪其人愈曰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彌明嘗過八桂堯廟有題墨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宋理宗朝國史蕭山則撰衡山新刱彌明隱居記云水簾洞南嶽清絕境端平二年七月晦江西蕭山則晨遊嗜其清過午不能去同遊三道人欲困僕色欲食皆棄子坐天旒亭獨吟得老樹仙休影寒泉客漱飢之句有椎結叟援壑來叩所吟以前句對即續云此中山廣大輕易莫吟詩貌冷而言綦問所自曰西方白龜所宅白水國問姓名不應拾墮松畫崖石云唐天降我日月照我韓愈知我忽袖出草一株珊瑚狀白子飢乎啗此徑行疑其異人亟追及問適留我何藥不顧子按本草經赤芝生衡山殆芝類會道士羅志真邀翫白龜泉方悟白水泉也愈彌也日月明也必彌明因詠志真泉有是叟否曰無有然詎知不隱此屋於泉上像而祠之或曰彌明即愈非他人噫叟告我矣或曰叟之傳以石鼎詩以退之序不以祠噫叟迹幾劫語業之結習猶未化高踞傲劉侯之氣亦未除而由唐元和後到今此山乃不知有叟予幸遇叟志真幸聽予安神予棲一也補山闕典二也其數邪隸彌明隱居爲之榜且用楚歌招之詞曰鸞先驅兮駕鴻之太白兮道誰逢石鼎小兮語大

名高出兮衡峯仙歸來兮号年吟不老兮楚天詩藏山兮卷幾木羽秘兮無傳鼎中匈兮仙餘凡骨蛻兮仙如鳶王英兮丹溜浩揚靈兮起予淳祐二年又書石鼎聯句圖後云唐人謂貫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彌明即君也島乃浮屠范陽人彌明則道士衡山人全不合碣妄寧可信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强記攻文有胡笳十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中性躭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嘆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棄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翫頗衆人言多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爲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頗驚異即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幷戲吟曰無事到楊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罨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止蓋已爲地仙矣

劉瞎

劉瞎瞎小字冝歌兄瞻也瞎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居見瞎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瞎性饒俗氣業應未淨詎可强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瞎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山瞎與瞻俱讀書瞎山樓求道無巾裹鬃角布衣事道士爲文而瞻性慕榮達瞎謂瞻曰彼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喜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瞎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陞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南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鬃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而見之瞎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皤然衰朽爲逐臣悲喜不勝瞎復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瞎曰可復修之否瞎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奈何況是已昇天仙詎能相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一夕失瞎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

曾樓此以煉丹今雖無鄽獄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庵以居常餌黃精結庵服氣數十年或出遊雪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荃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也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則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其道術遷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餘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建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害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從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暮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鶴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乎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折蘂及九日爛熳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寮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娼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或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鳥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茆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慨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竟作之以禍亦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猶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衆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鶴林寺花兵火焚寺失其根

株信歸閬苑矣

譚峭岩

譚峭岩茅山道士唐敬宗寳曆中遊天台江浙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于途以拯貧乏或報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爲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詰隋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年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則不能盡其妙但陸擒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鱗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處州括蒼人世爲道士母劉氏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爾及冠長九尺性淳厚天然不茹葷遇青城趙元陽授遁甲嵩陽韋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厭劾鬼佐因卜居卯酉山有巨石當路行者迂徑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嘗遊白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録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當復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投於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後誅滅妖凶靡所不驗唐高宗聞之故寵以官不拜請度爲道士留內齋禮賜予甚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僞帝然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憑吾法攝之爾詢之果然病亦皆愈歷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惟不受浮屠法常力詆之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中宗景龍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復降傳太上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帝曰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已先知之所以於睿宗明皇陰有助力土蕃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人知法善奏曰此不祥也宜令蕃使自開之既開果有弩箭自函而發中蕃使而死睿宗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舍景龍觀祖國重謚有道先生父惠明贈歙州刺史寵映當世時僚庶受籙者不可勝數叔祖靖能有道術仍善屬文高祖時直翰林爲國子祭酒汝陽王嘗飲靖能靖能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甕也錢塘有巨蜃溺舟經涉者苦之法善以符投

水其奩自毀開元初明皇以元夕觀燈於上元陽宮謂無如此之盛法善曰西涼府今夕之燈亦可亞明皇異之求往則俾合目須臾而至因以鐵鐵如意貰酒翌日遣使求之果在又中秋夜與上遊月宮聞天樂問其名曰紫雲曲上素曉音律默記之遂著樂府更名曰霓裳羽衣曲時月宮還過潞州俯視城郭悄然但月色如晝法善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于城中僅旬浹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白于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之龍也天帝勑我守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任無過者則籍于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勳垂成近有波羅門逞幻術居于海岸晨夕禁呪積三十年法將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波羅門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既飛符海水復舊其人愧嘆赴海水而死翌日龍輦寶貨以謝師師曰林野棲神之所殊

璣寶貨無所用之遂不受謂龍曰岩石之上去水稍遠若致一清泉即爲佳惠爾是夕聞瀟瀟風雨聲達旦繞山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謂之天師渠燕國公張說常與師會飲師曰此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躭酒鍾石可也召至其形侏儒腰數圍拜揖之禮頗樸拙酒至輒盡而神色不動師忽叱之曰曾無高談雅論惟務躭酒何所用哉因扶之乃一巨榼爾至開元八年尸解于景龍觀或言生隋大業丙子卒壬戌蓋百有七歲解化之後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葉某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秘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言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閬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綬以非榮卓爾孤芳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昔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洪益嘆徽音之未泯悲緜解而俄留何莫憖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勑葬于松陽一官

縞素泣送國門之外仍度其姪潤州司馬爲道士師有弟子百餘人惟暨齊物尹愔爲入室矣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善筭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筭而知之卜居嵩潁間著潁陽書三篇有筭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當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琯爲桐廬宰待和璞甚善暇日因攜手出城不覺行十數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瓶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琯曰省

此手瘡勞髯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爲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鱠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瘡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鱠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拖龜茲板爲老君帳因假以爲棺和璞廬於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爲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正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實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申元之

申元之者不知何許人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唐明皇開元中召入上都開元觀時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祕　希言同左佑真風翼戴人主帝游溫泉幸東都元之常扈從善談清靜上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容侍晨家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藥間輒乞藥以希延生元之曰我所惜但汝不久世雲容復懇乞不已元之愍其恭勤乃與絳雲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淪滑百年外可以復生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爲地仙復百年當遷洞天矣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特以元之之言問貴妃上命中人陳元造如其所請而瘞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再生元之亦隱顯無常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魏時人已數百歲（龍城錄云八月望日唐明皇與申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清露霑衣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府牓曰廣寒清虛府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木下樂音清麗上皇歸製霓裳羽衣曲此一事與葉法善稍同今併存之又逸史見羅公遠傳大槩如此）

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一名思遠）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隴縣人修道宇于濛汜化常往青城羅川間歷周隋唐年數百歲乍老乍少韜晦名迹唐明皇開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遊覽者無不至有一白衣長八九尺容儀端偉門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見而叱之曰汝何故離本處輒來此宜速去白衣遂攝衣而走吏乃執小童白刺史因問其族云姓羅名公遠幼學道術適見守江龍來此與明公遊之刺史未之信曰須令我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於江干穿一小圳僅尺餘以引江水刺史與郡人皆至須臾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入騰躍漸大煙如線頃之黑氣橫空咫尺不辨公遠白刺史與郡人速上津亭未至雷電而雨既少霽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時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聞因召見每問無不稱旨劒南有菓謂之日熟子張果葉法善與上以術取之曰午後必至其日擁爐公遠始與坐抵暮不至張與葉相顧曰莫是羅君不公遠笑於爐中撥出一火筯斯須使者持日熟子至葉詰

之曰到京城烈焰亘天無路可過通稍息方得到此諸公皆失色上每召公遠與法善金剛三藏試法而公遠常勝凡出入禁中或以微言規諷或以直道獻替馘祟驅妖召龍致雨无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書金簡已格九清宜襲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豈可以四海之尊萬乘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璽入民間困於魚服也上不悟遂辱罵公遠公遠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復入五碣中又擊碣爲數十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强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不爾影迹及公遠其試則騐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速公遠駕而西謂仙玉曰吾晉成帝咸和年間入蜀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聞天子好道乃捨煙霞之樂冐於塵世欲以至道教人王上延我於別殿而素靈藥我告以人間之府藏葷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以十年爲約而受乃不能守因小術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虐焉然得道之人形氣混合豈能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系之舊而眷眷之情不能已因袖出一書謂仙玉曰可以此達上云我姓羅名公達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悟焉仍涼曰小隱居山食菓飲水度流年而已赴闕治道惟食三棗上嘆息送肅明觀遣内侍郭道贇送棗二盤六月再召見上引入内閤賜坐與觀寢殿蓮池問比地亢陽有秋失望柰何智涼曰誠能動○天顏陛下東誠賜臣夜醮必致甘雨制可醮竟雷雨隨應上大悦因問治國之要對以聖人道在心不在他求賜紫衣一襲度爲道士自是匃辭闕庭奉詔歸舊隱煉丹賜絹五百疋二十七年丹成詔詣闕賜賚優渥肅宗至德二載召不赴乾元初享年百有四十月解于浮雲觀

薛幽棲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好聞方外事唐明皇開元中及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閒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氣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嶽卜棲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老峯之下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真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根性各有所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稱賞其達悟未幾尸解于墨山嘗註靈寶度人經見行世衡○嶽總勝集云今淩虛宮有天香臺乃註經之所曉夕雲煙如香繚繞

王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一云蜀州永康縣翠圍山下人）母丁氏夢大星脤身及覺室内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緑脉形狀異常幼穎異挍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於乃居側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爲金

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昧江龍潭又上西峯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祕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大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抄因此昇天而去今栢猶在乃唐高宗儀鳳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即今羅家山道士乃羅公遠云

李聿

李聿唐宗室也羅公遠於明皇燕閒講論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試之後授歙州刺史與家屬之官甫過大江乃為鼉所祟拘聿之魂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遠校錄水府見之於是飛符誅鼉而還聿之魂聿乃棄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請符以救其室遂依公遠學道後證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竟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閒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椀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予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予之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臥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悰之子也為蘇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逸於兵傷道術未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倡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死人見可雲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可雲過松江浙江經抗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臣道一曰杜昇得道彌深混俗處世忘情詩酒絕粒麤衣覩其方巾布衫雖舊不脫人予新者必以遺人冬則臥於雪中常日遊於城市蓋亦莫考其年壽幾何矣觭以當時中服觀其人未必知其得道也真仙隱顯藐世豈易窺哉故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羊愔

羊愔泰山人也以世祿官家于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為台州樂安令愔幽棲栝蒼山性惟沈靜薄於世

學志尚道遥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以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阮肇題後壘成使匠人鑿石摸搭之乃唐李陽冰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惰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舁還家七日後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惰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簽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惰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夙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遊冠霞帔羽衣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惰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惰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地上修煉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惰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常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君與人談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二三百幅書之須刻皆成文字人莫能識惰讀之悉是文章道信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及二年漸肥白不食百谷惟飲水三年漆髮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居常衣布褐後往撫安省兄一日到又往天台亦一日到日行二四百里復歸仙都山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行入委羽山人莫得見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强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大行王屋嵩華泰岳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於父母父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為盜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常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也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見行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嘗問希夷先生譚此書至稚子篇掩册而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

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於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是杖靸而去齊丘奪為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乃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改成注誠罪人也令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大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薛季昌

薛季昌者河東人（南嶽總勝集云漢州綿竹人也）家世皆以官顯季昌自幼不好榮不茹葷衣常布素酷好山水一日遊青城遂南如桃源後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三洞經籙研真窮妙勤久不懈故高真屢降異香妙樂時聞於靜室中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乃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尋即還山上命賦詩贈序曰練師志慕玄門栖心南嶽及登道錄忽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神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祕訣來往候仙輿季昌嘗撰道德玄樞以總頤真妙注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煉丹成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返後建淩虛宮

田虛應

道士田虛應者字良逸齊國人為性樸拙吐露無忌諱隋文帝開皇中侍親於攸縣以喧究遷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去世乃遊五峯放志自適唐高宗龍朔中州牧田侯於嶽觀搆降真堂以居之田千乘贊以粉壁所授上清大洞祕法自正一先生傳薛季昌季昌傳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為友善者惟蔣含洪而已時呂渭楊憑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之久不獲召虛應虛應髽髮弊衣至郡無言而雨自降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嶽觀亦默然岸幘而坐洎升壇即霽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嘗兄事之一夕夢三神人各持金爐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寤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子達者三人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

馮惟良

道士馮惟良字雲翼相人也修道於衡嶽中

官與徐靈府陳寡言為煙蘿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師田虛應授三洞祕訣唐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會稽廉訪使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常造請方外事桐柏觀自正一先生宄葺以來湮廢之久惟良乃再締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翛閑院復正一先生之迹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憲宗詔不赴即華林谷創栖瑶隱居以止桃源金陵常翛然獨往累月一歸忽一日命湯沐浴冠簡降庭若有所對召須臾陞階遂化年九十傳授弟子僅百數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要

陳寡言

道士陳寡言字大初越州暨陽人隱居於玉霄峯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為兒每吟詠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曰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群群林際還又曰照水冰如鑑掃雪玉為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雖補闕科教而不躬行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字處靜捨明經業即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吴守素為道士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為也享年六十四處靜與葉藏質應夷節為方外友久之將坐化以詩示其徒乃返真其辭曰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迴債負今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別有詩十篇今在天台道元院

徐靈府

道士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無意於名利居天台雲蓋峯虎頭岩石室中凡十餘年門人建草堂請居之弗往而後自廬於石層上喬松脩竹森然在目有環池方百餘步中多怪石若島嶼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煉自樂於其間嘗為詩曰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自雲與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人秖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徒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復生知何處生唐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訪使以起之辭不獲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求傳紫宸命免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岩松廉訪奏以衰槁免命由此絕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鑑五篇注通玄真經十二篇及撰天台山記三洞要略門人得其道惟左元澤

劉元靖

道士劉元靖者武昌人師王道宗授正一籙未幾道宗將告寂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氣出墓中高數丈元靖異之遂改葬及發棺但遺衣衾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遊武陵復入南嶽師田良逸因登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尋峻峯而上六十五里（南嶽總真集云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因闢以為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構小閣棋局茶竈鑿石而成史君韓暐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百草芽為醞酒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唐敬宗賓曆

初詔入思政殿問長生事曰無利無營少私寡慾修身世世之旨也上不悅而難作放令歸山明州刺史唐仲妻病求符於元靖元靖戒來使曰此符當示史君母先於夫人使還仲已殂夫人自愈武宗會昌中復召入禁中上請授法籙問三盟歃血事對曰世之所重者髮膚天子之尊止可飲丹以代之齋戒陞壇授籙賜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觀以居之乞還山詔許宣宗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萬鄴文碑吏部員外郎趙檜為傳盧璠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為內傳

葉藏質

道士葉藏質字含象處州松陽人法善之裔也初隸安和觀為道士詣天台馮惟良授三洞經籙於玉霄峯選勝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其前有二峯聳峭對峙故曰石門日誦道德度人二經晚年尤精符術請之者如織婺州牧為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以穢忌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尚封檢甚固乃前之符也因焚香置匣捧歸祟物遂絕由是獲驗之家有所施不得已則少留之悉為葺壇宇功德之費牧乃表其賢唐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為玉霄觀忽命酒召其友應夷節同飲話及生平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趨於門曰鷄鳴時去門人遂聞珠珮雜鼓樂聲于空中須臾鷄唱視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應夷節

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凝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性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谿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梵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迴車畢道及紫文素帶藉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練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默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聞來問道因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拾遺張穎撰記而栖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闡籙或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埋雲三元受事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遠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東陽羅隱為贊

左元澤

道士左元澤永嘉人也賦性耿介不俯仰於時事方瀛徐靈府因卜居香林峯石室中去

方瀛一里許晨夕省奉雖祁寒暑熱未始不至靈府懋其勤恪遂授以秘要後陟玉霄峯有人設黃籙齋元澤列篆以草屨登壇或詰之曰三境尚擬去此何土堆也後歸松房絕粒不語忽攜一布囊貯木履古鑑入山莫知其所止或一月兩月即出訪其友應夷節談論清虛外嘗言所居有一岩室左右有大竹數十根前有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朶又有文禽數十隻類鸂鶒游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惟暝目坐忘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惟聞涎腥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中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之狀俯岩呵噏徐而蹙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謹勿棲岩穴也溫州青嶂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則為祟元澤以杖笞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于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為仙官笞死謹勿血食祀我也元澤一日忽謂主觀者曰某將他適請置湯沐復祝之掩蓋日但請隨香氣而去盡處即止是夕有風雨雷電交作光中有兵衛皆介甲將曉聞唱珍重聲往視之已化矣遂龕香氣盡處如其言瘞之果得一自然石壙不知其甲子嘗製真一頌題於方瀛石壁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為廣含總萬守于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萬物胎根既斷三界迥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筆實賴無功之功其功妙而難匹

呂志真

呂志真者不知何許人廣成先生劉元靖之弟子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居石室中十餘年其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訪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籙道具皆貯之喜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有虎豹隨之人問其道則默然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看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志真謂賊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其徒歛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遂入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初居石室時所處甚隘一夕致雖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號東瀛子本處州人（青城山記云京兆杜陵人）博極群書志趣超邁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乃奮然入道事天台道士應夷節常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脩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真偽條列始末故天下羽襹永遠受其賜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道門領袖當時推服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藏爾先生知國難未靖上表句游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未幾駕將復都詔光庭隨二十四位會王建霸蜀召為皇子師建謂曰昔漢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光庭不樂宮中薦許寂徐簡天自代

因老于成都相國徐光溥志學之年執弟子禮事之光庭嘗謂曰予初學於上庠而國子監書籍皆備先讀天文神仙之書次覽經史子集一月之內分布定日而習之一日誦經書二日覽子史三日學爲四日記故事五日遊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如此不五七年經史備槩章藹學士以兄之相國莊之文集請爲序光庭曰相國富有文辭若集中不刪落小悼浮豔等詩不敢聞命建用張格乃唐相濬之子其才術高於時而於故實未通治蜀初小大事每令咨禀蓋光庭非止善辭藻而已有經國之大才時有道士感庭秋留之而不過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真宮工未畢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世門人皆露襟及真宮成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癸巳十一月光庭八十四歲一旦披法服作禮辭天陛壹趺坐而化顏色温睟究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光庭有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麻油塗足繪布褁之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遂巡吠雲亦號叫數聲而斃光庭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記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行于世凡所著述未嘗不以經濟爲意（蜀檮杌云有文千餘卷皆本無爲之旨如山居百韻詩及紀道德懷古今二篇有一言至十五言頗有益於教化）蜀主王建初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詢于故事毛文錫獻言唐武德初邦平定爲金紫大夫開元中尹愔居諫省於是以爲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延之玉局化通正初遷戶部侍郎銜襲位尊爲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

閭丘方遠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歲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却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爲禪宗顏子以此爲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爲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岩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籙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不起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荊榛唐祚必當革易伴之囿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榮陽鄭隱瑤吳郡陵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

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曾國孔宗曾十人皆受思真煉神之妙旨其餘遊於聖迹瘞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顔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灊山天柱源也

臣道一曰左元澤荅問丘方遠之問善則善矣然末云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學者猶未知有無之辯也夫能識無中不無有中不有方契乎道方遠之所得庶不止此也道德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論無也又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論有也知此則親見左元澤亦必曰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于方外郎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搆室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籙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迥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遥遥而來遅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殷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臭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

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漸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迴顧師道卻駐樵擔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豈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遂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日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師道迴山東十餘里遥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爲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隱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亦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瓷合主人曰合內物可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潑喫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迴盼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遂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饑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卻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卻迴招仙觀衆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遠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駐招仙觀修煉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卻迴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斵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歙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疑山早

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特遊郁木坑或異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

○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岳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杜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度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床席小鑪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髮角童以湯一盞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號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

○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師道入清虛觀矣衆道士驚之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攸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岩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閒有疑義不可究者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迹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通修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嘗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凝滯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跡集廿六道德乃勅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陞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應致感動天地慶雲呈祥乃降褒美爲逍遥大師問政先生師道道以資孝遠不

○違親親之在堂九十有五丁憂之日匍匐奔喪負土成墳絶漿過禮便謀遁迹冥遂初心無何駙騎繼來詔命難拒太祖目待益重舉國莫不傾依門人鄭得臣王處訥楊匡翼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繩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范可保劉日祥康可久王栖霞等皆爲入室弟子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至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

此弟子皆曰若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羅沈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煉丹有成常欲歸彼故山爲逼曆恩有違宿願遠年歲在辛未秋月夢一人黒幘朱衣曰先生道成久矣天命迎之先生寤而奭然乃謂門人曰我爲仙官所召處世非久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異香滿室雲鶴立庭若真靈所集言訖解化於都下紫極宮春秋六十有八葬玄墟於太平門外弟子欲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矣後數日人自豫章見之領一髽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果足驗矣順義丁亥三月大丞太師東海王恭按典禮奏還新安立玄壇給田莊改故居爲歸真院仍表薦追贈鴻臚卿賜冠劍法服等恩禮優渥

張氳

張氳晉州神山縣人一名蘊字藏真父居欽母楊氏感黒光而娠十有八月乃生於唐高宗永徽四年四月十六日身長七尺五寸風神秀逸志性脩閑眉目如畫語言若鐘工琴書善長嘯好黄老方士之說父死有欲以女妻之即棄去曰吾慕古洪崖仙人遂自號洪崖子游青葢山遇褐衣老人曰此岩景成子汝師也如其言訪之有被髮卉服踞盤石者氳再拜景成子曰誰遣汝來氳具道老人語遂盡傳其方又曰姑射之南有古洞汝當居之若得五藥童役之則仙去遂往姑射有神人指洞所果得五童曰橘栗朮葛柮役使左右隱洞中十五年仙書秘典九經百氏靡所不通有樵夫窶而嘆者氳酌杯水覆之石上視之錢也往輙獲之書生劉會怪之與俱來失氳所在氳常乘青驢從五童入靈夏訪崑崙游終南泰華往來青城王屋太行之間與葉羅二天師爲侶每究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化之術人莫能究其妙聖曆中武后召之不至嘗醉卧洞口酒欲醒髣髴見神人長丈餘形甚偉衣冠儼然指之曰子何不學大隱曰何謂大隱神人曰九衢三市稠人翕然諠譁於前復問曰何謂小隱神人曰獨卧林泉曠然自適昔夷齊居首陽是曰小隱耽伏混世俗是曰大隱氳稽首從命而神人忽隱已而寓洛陽給事李嶠家凡十三年詞人逸客爭相求見明皇開元七年屢召辭不獲乃來見於湛露殿上問曰先生善長嘯如何得聞於是應聲而發則幽韻蕭蕭清人心耳上曰朕何如堯帝先生何似許由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昔堯帝召許由而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氳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迹巢由是歲八月聽還山氳嘗在禁中指白驢云此乃千歲雪精也因賜之詔本州葺其孝義里居名其鄉曰洪崖里曰徵君仍

賜牧驢草地於汾水邠王守禮嘗問曰淮南雞犬皆仙去有之乎氲曰學道求仙如同睡異夢父子夫婦莫相及也守禮曰神丹可餌黃金可成乎氲曰富貴聲色伐性之斧鼎化烹煉夫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腸之藥不可學也守禮曰我輩非仙材邪氲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恬淡寡慾可以久生可以盡年守禮曰謹奉教氲雅好古物時天下名賢往往有所贈開國公李太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是用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岩贈尹喜龜玉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僧惟恭贈節竹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鎚陳平和階元亭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樂筦僧倫然贈迦葉陀頭鉢秦休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臼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氲竟入山絶粒服氣隱姑射山不復出久之河東巡撫使李嗣真與晉牧郭正一往姑射尋之數日方遇於松下戴角巾披氅裘而卧乃曰朝客何用逼野人乎二子嘆曰真高士巢由之輩也嘗註老子周易三禮穀梁又著高士傳十卷神仙記二十卷河東記三十卷大周昌言十卷皆未行世十六年洪州大疫有狂道人跨驢從五童施藥市中病○者立愈州以上聞上意其氲驛召之果氲也然三召卒不至乃栖息於洪崖先生之古壇出入跨雪精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短勒靴五童分執六角扇鐵如意節竹杖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榼自然榴杓（一云常服欋榛巾六角扇垂雲笠方木凳二玄書葛木如意魏慕壺木柏杓五童出入隨之）往來城市酣笑自若人莫知其所言二十五年范陽人得二大牙皆一尺八寸以獻上上遣使就問氲答曰頃見崑崙之下有蝦蟇大者踰百尺殆是邪天寶四載年九十三以四月八日黎明大霧尸解榻上郡人見其從五童冉冉上騰而去是歲八月復於晉州與里人劇飲留衣履爲別至六日尸解騰去亦如之晉人葬其玩於北源禄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乾元中因申泰芝言豫章伏龍山有異氣詔立應聖宮塑肅宗像以先生配焉今紫清宮是也德宗時繼於晉州即其宅立廟又於洪崖山尸解處立廟祀之今皆爲樓真觀氲有詩三章傳于世其一曰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卧樓臺其二三下調人無○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其○三曰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今自豫章水西沿洄數里至隋唐西昌縣故此數百武間爲小石頭有石磯曰洪崖釣臺有石池曰洪崖硯池相傳爲氲書堂處蓋氲來豫章十八年舊跡可考僅如此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峯爲東園公采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

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生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愬所遇果洪崖子耶抑古洪崖耶是未可知也世必有知之者

臣道一曰張氲混俗養真名動朝野觀其荅明皇之問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謙之至也夫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帝王殊品明皇豈真道超堯帝張氲豈真德謝許由哉道德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言後之張氲之謂也

傳仙宗

練師傳仙宗長安人父倫資陽令仙宗㓜聰明而好道家學年十二隱資陽山未幾有神人告玉案山乃福地可往修行既至建玄齡觀以居之僅一紀一日又有介甲士數人告曰某主山神也自師居此身不遑安況此未爲修真之所即州之西有平岡山可居仙宗然其說乘青騾赴平岡山閙鬼神侍衛而至建星壇靜室創老君殿於其間唐明皇詔赴闕利州梏栢江每年舟楫爲水所害仙宗抵其江津人說其苦難仙宗乃以二石板篆符投水中翌日果有二大魚曝於灘腹下有丹字曰赤鯉赤鯉生居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具以聞詔立仙宗祠於其挨已而至都所對稱旨命賜優厚俾于上清宫設醮上躬詣之仙宗拜請東方青帝青童從官將神及諸位列宿等皆儼然來降上恐懼既罷問御修何道而致此曰臣修道務以安人利物節食儉衣守之以恬淡行之以簡易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此自勝故一切神靈應召而至又問金丹曰金液之丹未可便服須功滿行圓惠及民物然後服之即長生也上大悅久之乞還山詔修葺舊觀賜額爲應真上親書之後亦遣使齋香燭就設醮席不絕唐肅宗乾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忽聞空中云太上有勑乃索沐浴遂登榻而化邑人王㤯自成都還道中見仙宗乘青騾入蘭州去而後亦莫知其所之御史中丞宋渾撰碑

成道士

成道士者不知何許人晦名隱迹唐明皇開元末中使謁金天廟聞成真人之名遽候之有道士弊衣負布囊而來詢其氏曰姓成延於傳舍問所習不荅以騎與之至成都密奏之明皇異其說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及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允乃挈布囊而去人見皆笑之而後因徹幔壁上有題曰蜀路西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上聞之亦莫知其意不數月果狩蜀

趙惠宗

道士趙惠宗者硤州宜都人隸籍久之得九天仙籙三洞祕法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硤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雲仙鶴而去火旣燼其下草猶緑得遺簡有詩二首其一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至精爲神元氣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

形爲灰土神與傴居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曰吾駕時馬日月爲衛洞曜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偶道養形真道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翟法言

翟法言字乾祐夔州雲安人也身長六尺少喜老子說志清修斥五辛不食居玉石鄉之精舍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乾祐年四十一矣忽夢一童子曰二真人令我語汝翌日可至溪上乾祐遽悟質明至溪上則是有偶坐磐○石者神宇超然乃二真人也乾祐趨謁恭甚○俄而雲霧晦冥真人乘之而去顧乾祐曰吾近閱靈異經知有若名故持籙來亟往雲昇宮吾授若也乾祐即往真人乃授以寶笈靈文三科一曰三將軍祕術二曰紫虛祕術三曰太上正一盟威祕法并賜神圖一百二十使正月朔旦取一餌之壽當如其數且戒曰西有潴池五龍居之若可召而役焉以利濟群生乾祐拜受其言已乃更築靜居恪行三科於是真人與日月星君夜數降其室邑人取汲於江夏苦濁飲乾祐鑿井其廬傍召一龍主之雖隆暑水亦甘冽乾祐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乾祐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峩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乃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覬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冀裁之乾祐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荆南節度使王玘者聞其名親從受籙是夕代宗夢玘從三神人遊即遣黄門謁者馬承靜問狀玘以乾祐對代宗因曰朕有六甲殿七寶所成中有金箱玉簡頻使法師啓之而鑰不可動乾祐有道者宜能啓也詔玘趣延乾祐辦裝既至長安以酒巽六甲殿門即洞開代宗悅賜乾祐號通靈大師少焉辭歸代宗會其流餞之乾祐取悅置玉几上他道士不知所以乾祐曰吾法高者爲先有能舉是悅者吾師也衆道士莫能舉乾祐徐取置諸道士盡皆不能興代宗曰柰何乾祐曰令起不難聊爲諸公少覗爾即叱之遂起代宗大異之乾祐遂去三日至江陵及歸所舍則母已死於虎乾祐召虎至地神○從之曰天師母九厄八難天符殺之爾乾祐鞭虎數十釋之自是尤務拯人疾苦煉黄白遇窮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徒曰後五日吾將朝天至時而化其徒葬之晡時聞雲中有鐘鐸之音雲五色爛然乾祐在其上俯謂其徒曰勉旃毋忘吾道尋冉冉而去發視其棺惟有衣屨而已後十五年有李文盛見乾祐於益都曰吾暫遊青城行返雲昇矣益州新津縣繫龍江有繫龍樹方與記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來繫一龍於此恐

即乾祐也俟後博覽者幸訂其是非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舒虛寂

舒虛寂字得真閬州人也世業農虛寂獨喜林泉好黃老術事建陽翟乾祐天師天師嘗浙江游仙都觀洞中得鎮元策靈書乃葛稚川於羅浮山神仙降授之文也乾祐謂虛寂曰吾先師宋沖元所秘得者名在仙格汝雖得之未知其要因指授之且曰二氣之前道為祖道以一氣生三才故天有九陽人有九元地有九陰人之稟生苟能歸其祖守其元則感通變化無所不適此書昔西靈金母授漢武帝武帝傳李少君而後太極左仙公得之葛稚川又得之於羅浮山先師於洞庭君山復得之於葛仙公因戒曰鎮元之道乘大魁履比極視瑤光躡丹元倚靈田踞閶陽運元綱握天樞執持六氣指揮萬靈外可以召神內可以延生虛寂如所戒而修之無不神驗忽謂人曰蜀多名山為神仙所會吾將遊焉既至則常持灰數匀貯紙囊中或問之曰此可治百病有請者以津液調與之疾無不愈又嘗患口瘡謂人曰視吾口中乃張之如箕五藏悉露視之者無不驚訝後入新繁銅馬觀久之常與人言昔黃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會衆真於此號其地為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令龍橋乃其舊迹後之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銅馬忽騰躍嘶鳴見之者得道矛往來此三十年辛一見之居歲餘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相託因指視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乃知神仙解化報荅鄰母遂復予之母有子自臨卭歸見虛寂以二甘瓜於新津上命坐分食其一又一使遺其母謝曰積年所擾一旦遽別再會無期寧免悒怏其子還舍始知化去進士馮逍為傳

向道榮

道士向道榮不知何許人為人朴略事虛寂授鎮元策靈書而名聞於蜀嘗欲以金三十

兩鑄白馬老君三分已備其二嘗以未成功未懈意一日焚誦忽有物墮地開視之乃十兩金也遂畢其願與華陽丞呂翼友善置酒數斗令翼飲達曉不醉自言去世月日謂乎生之故當送我於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爲惠翼異其記託時語其友章昇常衆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伺之前一夕道榮徧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人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翼與昇衆具棺櫬於砂坎之西巨松下致薪舉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煙焰上冉冉凌虛而去矣

任可居

道士任可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木訥頑慤負囊笈事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書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災福之驗勿窺榮利毋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夭枉昔宋沖元傳翟乾祐乾祐傳舒虛寂虛寂傳予予今傳汝五世矣必付人則當察其志行而後授之毋自貽咎可居遂秘之常以他術自給人亦莫能知凡二十年漸言人休咎或爲禳禜每占先令人齋戒向壁列燈爲斗魁之像坐其前禍福吉凶歷歷如見唐昭宗大順中忽謂華陽令高魯思曰某旬日間當去世公爲我戒門弟子毋爲俗禮葢道家之所忌及期無疾而終魯思如其言而戒之其鎮元策靈書不復傳焉

程太虛

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愈勤年十八恃怙俱失棄資產居南岷山絶粒坐忘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若備呼使因名爲善言善行乃撫皆授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至忽一夕大風拔木雷電而雨砌下坎陷中水如沸湧因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鈕每歲農人乞符籙祈年以印印之則投者愈豐草凡有得以惠施之外皆以搆祠設像無所私已有女道士謝自然授法籙印訖則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德宗貞元十年自然白日昇天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五年二月還神子玄宮貌不變而輕若空衣所化之地忽生皂莢一本柯葉下垂俗謂之披頭皂莢宣宗大中十年有命使自峽入蜀道由南岷訪太虛之祠謂其門人曰去年冬過商山宿逆旅出門見嶺上花木稍繁忽忽躋石躡險幾五六十步至其下異花夾道約一里餘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入見一道士自云姓程名太虛祖居西充今憇此已而留連極勤厚囑曰明年君自蜀入岷無忘訪我今熟視其像果與見者無異

俞靈積

俞靈積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學道十餘年南岳赤君異之授迴風之道及守明梁之法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上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爲異以驚俗而人亦不知其有靈也與人談說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跡其貌常若三十許人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靈

璝說其祖父名氏狀貌嗜性職掌年壽皆中衆驚異而禮之但曰我偶然爾非所知也遂入閉關不出雖懇請亦不復有言方知其是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絕粒或飲酒有潘老仙遊岳與靈璝交甚密蓑一元龜廣四五尺力可敵十人見者畏之靈璝因乘入九嶷山去採樵者時見之

趙知微

道士趙知微不知何許人結廬於九華山鳳凰嶺日誦道書草衣木食數十年由此得道人多從之皇甫元真爲弟子凡十五年唐懿宗咸通中知微煉丹遣元真市藥於京師寓玉清觀之上清院時皇甫枚日相訪詢及知微事元真曰門人自事師以來未嘗有惰容嘗云分杯結霧及化竹釣鯔之術吾皆得之但小戲術爾去歲中秋霖雨門人皆歎佳夕不得賞月吾師忽命侍童備酒徧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應諾而切訝之少頃吾師曳杖而出諸生從行既闢扉天已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條立峯之巔吾師危坐諸生列侍舉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月落方歸既就榻而風雨如初元真善棋無敵得黠化術久之歸九華山不復出矣

劉道平

劉仙師名道平居玉笥崇仙觀即今乾元觀也漢武帝時東方朔已奏云後有當天曹選舉者唯彭城劉道平爾以此知劉仙非偶然者仙師幼時趣造出處已異於常人每有疫癘之家則以竹爲角以弱書符奮臂呼叱頃刻皆愈以至旱暵蟲蝗叩之輙應于時黃巢竊發鋭然南來所至皆破邑人懼其殘賊故布寨峯岡然尚患形勢兵刃之弱奔赴崇仙告急於仙師仙師愍之爲出峯岡之陰遣神兵以禦不揮一戈不發一矢而大敗巢賊此神仙之力明驗也爾後靈感尤多已而輕舉今岡頭上昇處有黃石世傳爲飛仙石唯存雙履痕作白色以表異云

聶紹元

練師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畏葷茹嘗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及生而穎達自不與童稚群既長雅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受戒籙是夕夢入一城官府甚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禄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法二十六又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作無名子草堂記世多以練師稱之是時南唐後主酷好事佛待緇毳加禮怒冠褐輩苟其榮利往往落鬚髮以趨之練師上疏切諫厥後以母老侍溫凊極勤悴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有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各率勵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赫赫四照城中望見者疑爲火所焚即之則閴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冉冉而去先一夕告其母曰胡將軍至可備二七人酒果已而影響閒若有就生者及旦莊隸來云練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馬從者數十輩冠帶曄曄南去練師迴首曰五 往南岳矣常撰

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鍇俱稱歎寧曰吾筠施肩吾無以加焉

徐左卿

徐左卿者不知何許人唐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而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首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其流非修習者莫得居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寂左卿常自稱青城山道士風格清古一歲凡三四至觀宿於德虛正堂以俟其來至則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人所仰一日忽自外至神采不怡攜一箭謂人曰吾山中偶為此物所加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其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左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翥而至此後蜀人亦無復有遇左卿者武興之東勤三十里溪山可愛而南北之峯峙然聳秀名之曰飛仙嶺者舊相傳云昔左卿帶流矢飛泊之所今嶺之下有飛仙觀遺址存焉宋仁宗皇祐中北作訪使郭諮題云翠嶺標仙迹雲間碧樹開每聞岩鶴過疑是羽衣來絶嶠時飛石寒潭忽起雷必應苑中箭猶寄在丹臺

李遐周

李遐周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隱顯不能測唐明皇開元中嘗召入禁掖久之求出住玄都觀宰相李林甫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在則家大殁則家亡林甫拜泣求救遐周笑而不答則曰戲之爾天寶末祿山豪横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遁去不知所之但於其居壁上題詩數篇讖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嵬字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六以羅巾縊之其所先見者皆此類

謝通修

謝通修者本宜春郡人稟性和雅不好妝飾聞善則喜見惡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悅色唐代宗太曆初一夕忽夢一人冠褐而至謂通修曰子骨非凡何不學道既覺以其語白母氏母氏然其言許訪道乃詣衡岳求度為道士久之歸寧而值荒歉凡五載親屬離散知識流亡忽一夕又夢嚮之冠褐者謂通修曰廬陵分野有玉笥山是洞天福地中有清虛館乃司命之別府即真人遊宴之境子宜往彼修行翌日母復諾之因肩輿入玉笥山不搆庵室而居于岩穴林木之下甘旨之奉即椿栗桃杏芝朮而已如此僅半紀母老乃棄世塋葬封埴訖草屨筇杖歷覽群峯尋訪靈迹不出山洞惟草衣木食或有人見者必解衣衣之凡三十餘年林宿岩居謝絶人世一日深入溪源見一碑石長三尺許苔封雨漬披剥而視之字不磨滅乃蕭侍郎清虛館之文也復行百餘步遇一舊址碎瓦殘磚雜

然在地林泉清潔花卉芳馨乃於此結庵卜爲登真之所未幾里人知之相率爲刱觀宇榜曰清居或云清虛由此探玄抉奧開傳道法而四方門人接迹而至者莫知其數通修入山洞或五日或旬日而歸所説者皆異事穆宗長慶初因入郁木坑忽見一宅重簷廣厦粉壁修廊異木靈禽非人世之有不覺精神頓爽瞻望徘徊斯須有一青衣童子出曰子乃謝通修乎曰然曰蕭梅二真待子久矣乃引入見一人紫綬冠劒坐堂之左一人碧綬冠簡坐堂之右通修輒再拜啓曰某塵世螻蟻貪慕生道辛勤三紀願謁仙府豈期今日忽達靈境面朝仙真朽骨重生獲期玄會蕭曰子雖心慕仙道迹託山林而葷辛之氣未消焉能住此通修小時曾食小葷通修悲咽伏地堅求不已二真憫其誠乃賜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頓服之通修跪受而食其半餘不能盡服二真曰子宜還所居當俟後命既歸自宣宗大中八年患血痢至明年春方愈此洗葷穢之驗也其年四月七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夜夢洞府有神仙之命吾將往矣翌日遂解化門人以棺殮之是夕夢其師曰吾有寶劒何不隨吾遷明以劒入于棺不見師之蛻質乃葬空棺于觀之東北隅時年九十八歲至懿宗咸通初有問政山道士聶師道游郁木坑遇之乃知通修果爲真人矣

韓湘

韓湘字清夫韓文公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淩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鵶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爲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朶似牡丹差大顏色豔麗於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歎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方信此道之不誣及湘辭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別湘詩云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公往瘴毒之鄉難於保育乃出藥一瓢曰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公謂湘曰吾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吾不敢復希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公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説焉

軒轅集

羅浮山先生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居羅浮

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臥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居常民家請齋者雖百餘處無不分身而至與人飲酒則神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略無減耗或飛朱篆則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即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荅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鬒髮朱脣年方二八須臾變為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皤然皆泣涕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豆蔻荔枝花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朶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相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在其下上食之歎其甘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四十字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山矣

熊德融

熊尊師名德融字大光荊州人也幼稟淡泊不餌腥羶豁然有出塵志年十三辭家訪道千里苦志勞形人咸異之後至九嶷山忽遇一人於道左綠髮朱顏晬子瑩然德融疑其非常進而問之則唯唯無語因相與攜手入山漸造幽深至一石室引德融坐謂曰夫道不欲雜雜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故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之骨法終成仙道今猶未也因腰間取一葫蘆傾酒飲之云他日相會勉旃勉旃遂入德融伺候數日竟不復出因悵然而返自失者累月唐宣宗大中初遂遊廬山居于簡寂觀常宴坐一室終日寂然人莫測其所為至懿宗咸通二年解化葬訖後數日有道士南歸道逢德融幅巾藜杖獨步因問何往曰吾之九疑尋師矣道士既歸語其事發棺視之唯有一簪而已先是從游者如李相國玨崔相國植于剌史德誨諸公皆奉其道稱其○門人焉

劉德本

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篆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陷鄂州沿江警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攜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饑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饑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峯下廬山之陽也一日有道者擊頭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

歎久之因把臂入深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到後院遂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之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籙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猶多骨相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閾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翔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厲歸真

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常多雀鴿糞穢點汚歸真遂於壁畫一鷂自此雀鴿無復棲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鱗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朱桃椎

益之靈泉分崍山朱祭酒名桃椎得道證果不樂飛昇混跡樵牧往來城市山林間以救世度人為念異事接手耳目者未易殫紀一云得道於蜀中玉珍山有養生銘茅茨賦水調歌撼庭秋等作遺世大較自述隱遁之樂與內丹訣云蜀檮杌云道士朱桃椎一日謁王處回於堦前以劒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也處回終歷蜀三鎮以太子太傅致仕果如其言蜀人多敬事之後有人令畫工許其姓者畫其像許素不知桃椎為何人久之不能著筆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憔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即朱真人也於是解童子所負囊中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項冠易衣巍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飄逸仙風俊邁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頃刻變相畫者驚異曰

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後求畫者輻湊許增價至二千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乃掌其左頰既寤其頭遂偏許復於所畫像前拜謝悔罪不敢增價後蜀中以許偏頭所畫朱真人為名畫云真人受封為妙通感應真人

感庭秋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見道士日貨藥于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之詞其意亦感蜀之將亡如庭秋之衰殺然人未之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絲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時酌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乃欵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疊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入置冠中及啓戶先生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先生乃下拜問道道士曰子之行業未至更宜修煉真心令遺子三隻酒杯玉燭二條此杯者南海蟠桃之核也大小如盞以物擊之清聲如金其上紋彩攢如百花霞光透明內外瑩白收此為信更候三年方得際會言訖化一道火光乘空而去矣

邊洞元

邊洞元者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為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尋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肆業若有相識願尊師示一書為先容洞元諾之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卑性素好飲蒙見召幸矣於是連飲十數杯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為劒復曰欲借師之肝膾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伏乞命書生曰覩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劒騰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五雲溪既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搥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尋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劒法親傳授却為迷人未有緣洞元感嘆不遇皇皇若有所亡遺所至處見人問曰君莫知五雲去處否人以為風狂多不答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觀中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親舊辯其墨迹乃洞元親染時好事者皆曰水解

李真

道士李真者不知何許人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鉅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士嘉殽旨酒無不備具真攜琴負藥壺謁祐遂迎于館真問曰君之富有侯伯之樂然如不賢何祐笑而唯唯真復曰君虛館置饌以俟賢者耶以待饑者耶苟以待饑者則方今天下幸無闕食者苟以俟賢者則未聞君得賢以是

知君不賢爾毋詡我言也正恐君徒尚虛名而無待賢之實君若能悟則吾言不惟無益矣祐輒動容再拜又曰我聞人之樂皆有以師事縱横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攜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之少疾苦而常安平也且我之琴非正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正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剥以富者則異矣然此乃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可保無累矣祐復再拜真乃命酒自酌遲晚遂醉而去王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唐明宗祖諱故世行其字遨少學敏於文詞唐末舉進士不第天下將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妻子與俱隱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遨未嘗一覽輒投之於火其絕累如此妻子繼謝每聞訃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遨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於地千年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之陰求之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爲煙蘿友世自以爲三高士遨則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後晉高祖即位遣使詔爲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以表謝上益嘉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給月俸嘗爲酒詠詩千三百言海内好名者書于縑緗以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容於屏障者其爲天下所重如此天福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所著詩修史薛居正錄而爲序目曰擬峯集行世

李守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許人常遊蜀善養氣不食行疾如風好飲酒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予欲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當尋真訪道脫洒塵網至若服氣煉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或者憾之聞于僞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見於梁宋間或在吳楚顏狀殊不改謂人曰我適自東海來又欲南岳去後不復見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負寒遊歷貴人家煉成正氣功應大養得元神道不差歸曳鶴毛乾氄毿筇攜杖瘦似槎牙如何篤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處花

程曉

昌利化飛鶴山彭曉本姓程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煉自號真一子與擊竹子何五雲善孟蜀時明經登第累遷金堂令遇異人得丹訣注陰符經參同契金鑰匙真一訣纂符以施

病者號鐵扇符能長嘯爲鸞鳳聲飛鳥聞而皆至蜀王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累遷祠部員外郎蜀州判官權軍州事廣政十七年十二月卒十日顏狀如生後有人見於青城山立松栢之上飛去（出蜀檮杌）

譚紫霄

金門羽客姓譚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爲達士紫霄生於金陵骨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喙日角

○有吉字人關有井文衆以其殊相異之六經百氏秘典靈書多所該通南之玉笥山爲道士後遇異人授以魁罡斗極觀燈飛符之術行之靈驗自是名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閩中閩主王審知禮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師（玄或作韋）再命左街道門威儀貞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鑒可通神未歸十洞三天且佐宵衣旰食閩亡歸金陵南唐烈祖聞之遣使旁問旁午於道召見應對鋒辯上悅服乃授左街道門威儀及錫命服加真曜先生（曜或作觀）降札曰養德林中栖神象外遣華世網絶利道腴保大中又賜金門羽客紫霄素愛廬山勝槩於是卜白雲峯之栖隱洞即梁昭明太子書堂今栖隱觀是也又於星渚之城南門創別館以備出入今壽聖觀是也後主久欽其高風復召至金陵未幾還山宋太祖開寶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時洞側人見其有雲氣如龍沖昇而去及葬又有彩雲白鶴盤繞其上後主遣使賵贈彌渥初紫霄得術精妙能瞧星象事黑殺

○禹步指訣禁詛鬼魅爲人燒奏禳祈災祥頗知壽夭人或召之則澣沐至暮獨登一閣焚爐刺闢奏法事然後蓺燈爲驗遲明盡能言人筭數長短靡不應者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殊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霄紫霄中夜被髮然燈於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其疾即愈又有奇術一隣僧於溪滸創亭子且爲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適見曰斯固易爾以指掐訣含水噀之命鎚其石如粉紫霄自被累朝寵遇其禮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辭而不受凡所獲饋醮祭之資皆以延賢達賑貧窶及待四方賓客室無囊箱焉紫霄居洞時道流聞風而至者百餘人每爲其徒講莊列曰莊列吾教也熟其書本是悟明真性要見本來無物其說正與釋氏合若能以釋氏之書參而觀之則莊列之意較然易明吾幼時於金剛圓覺諸經無所不讀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

○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苴有迹爲之事以是爲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鋤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痊病多効閩王孟昶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遯居廬山栖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

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令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黃損

連州有僕射黃損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至今連人相傳如此後裔頗有仕進者

王老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宗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為於青城山中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娉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為諸侯妻何不盛陳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至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徧報五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為盧舅納之訖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遶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綃皆世人所未見者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懾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草堂老人皤然隱足而坐衙官即入宣詔致兼瓊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張果也因與兼瓊尅到京師之期先令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到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即召問之時張果侍在玄宗之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速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王老即復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言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媵無何盜大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責至冥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從事果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採藥民

採藥民者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嘗於青城山下遇一薺藥斸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民斸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民因而墮其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纔容行立可二里許乃出一洞口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柳草木如二三月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

乃將小艇子渡之民告之以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湯諸菹止留數日民覺身漸輕問主人云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主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境汝得到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民往諸人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民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民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民禮拜牛求仙道如牛吐寶物即取服之民如言拜乞少頃牛吐一赤珠大圓徑寸民方能起身忽有赤衣童子捧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收頃之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近于口須臾得黑珠還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珠止民一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分布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以實對民白玉皇求歸玉皇賜以黃金一鋌又謂有藥在金鋌中可取餌之忽見一群鴻鵠天際飛翔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鴻鵠群亦不相驚擾同飛空迴顧猶見岸上人拱手相送可百里來許民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曰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經歲乃至蜀時玄宗開元末歸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翁皆已亡矣時所生女已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又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惟故碪尚在民乃毀金求藥而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碪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爲仙洞中得道之由庸俗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出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驪龍也所吐珠亦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爾至是前立七人輩乃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後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楊通幽

楊通幽者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訥踈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唐玄宗賜名通幽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南極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所爲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大應念歘至何所拘礙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群仙俱去矣

崔偉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牧放無僕從驢走趕不及約行三十餘里及一洞口日已昏黑驢復走入偉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長樹巖壑悉非人間惟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偉呵問對曰塵埃賤士願謁仙翁守吏遽報良久召見一人居千殿中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命偉升殿共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偉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偉曰偉血屬顒朿一訣非有戀著也請乞歸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遇禍患可以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時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住人家皆不見便入禁圍大內會劒南進太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獻上治盡日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殿戶外後果得偉言其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偉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之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奏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否遂令百人具兵仗送偉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我語幾致顛躓偉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即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擲一領巾遂作五色虹橋令偉登之隨步即滅既渡偉迴首曰卽於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空山而已不復有物

韋古

韋古字老師踈勤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唐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行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藥王厥後其犬化爲黑龍乘之沖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徉狂道士

蜀有道士徉狂俗號爲灰袋郎翟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道士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嘗病口瘡不食數月狀如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赴道齋齋散忽起就爲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惟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韋老

唐代宗時韋侍御奉使往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郎中見一父老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官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鬟以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子孫拜壇訖再造其室已不見山下人云此老三二年一來不知所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潜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趙道一編修

盧生

盧生者唐敬宗寶曆中常販桡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迹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藥茗詐放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覩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切知長者埋光隱德洞徹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子主人家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然則僅枉費三千一百錢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愼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來扣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戶張重簀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率妻孥迴避及午將行去數百步忽蹶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謂必遇張所誣其天死有司官不能評衆人言張閉門之故觀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辯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乃言及市椿僦轝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生不耐煩潜至復州淮州於陸秀才莊門或語陸云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甁覆以板非君有也令始三歲愼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戒乎陸欣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者從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真有瓦散錢陸喜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見女忽哭切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且戒盧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其自度乃棹舟去不顧陸馳歸熊而瘞焉兒女豁愈盧生至復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皈其侶訝之盧曰此盡劫江賊也趙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曰道者得隱形之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所爲多奇事蓋神仙也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居於蜀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閱道德經學咽氣朝拜存真修煉之事常以庚申守三尸存神黙呪服黄精白木以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效見火輒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經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異人教其服餌雄黄凡三十餘年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卬不已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而示其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水煉鉛成汞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變神丹之經丹分三品

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用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水二七日變紫粉三七日五彩具內赤上黃狀如臙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驅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筭髮白反黑三年後服之刀圭蕭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離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倪形氣功行合道者而傳之劉受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唐玄宗開成三年猶在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山中不知所終

李終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曰相公可服丹砂丸大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大曰要求勾漏瑩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贊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色愈少鬚鬢如漆乃求採殊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遷職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偲拜下予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悒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及也贊皇○李德裕也宣宗大中二年春德裕任潮州司馬秋九月爲崖州司戶而卒其道士竟莫知是何仙人

柳條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一日暴卒既葬其冢上見有紫氣發視之棺中惟有一青杖耳

李浩

李浩字太素不知何許人也隱青城山牡丹坪嘗與爾朱先生同辦術注爾朱菩薩靈詞作大丹詩百首行于世其後不知所終人或傳舉家仙去其詩有云混沌未分我獨存包含四象立乾坤還丹須向此中覓得此方爲至妙門黃石烹金煉太元神仙不肯等閑傳人能認得無中理奪盡乾坤造化權百首荒辭義亦深因傳同道決疑心華池本是真神水神水元來是白金又將白金爲鼎器鼎成潛伏汞來侵汞入金鼎終年盡産出靈砂似太陰

張辭

唐懿宗咸通初進士張辭不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絕粒有詩曰爭奈一金烏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合意則剪紙蛺蝶二三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後至江南上昇去留詩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飄飄出天外

李老

李老世業醫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中行至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

士便鼓琴奏廣陵散操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架上素書展視乃療治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備療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閑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唐僖宗乾符三年也遂合藥治病無不痊愈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去矣

陳允升

陳允升者入龍虎山唐哀帝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訃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頃攜數百枚至時人謂之仙矣

許鶴

許鶴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爐烹煆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闘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誰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時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識鄭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文夫未達莫相親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矣

橘叟

叟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若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與其決賭訖一叟曰君輸與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　黃十二枝紫絹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爾輸我瀛州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　子濟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爾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爾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周悉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人乘之足下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道左老人

老人司馬裴沆從伯自洛中往鄭州中路下馬覺道左人以其聲因搜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翅俛咮翅關天若環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問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以塗則能飛矣裴素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心且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至洛中千葫蘆生下裴欣然而往未信宿至洛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曰葫蘆生無難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果得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數里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取求漿色正白乃力舉之飲不復飢渴味如杏酪裴知隱仙拜請爲僕老人曰君

有世間微祿縱任亦不終其志賢者果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將一襆大如梳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所損處毛已生復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戚且以犯酒色爲戒後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襆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見其叔得信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叔後遊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七

終南山翁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謁僧不遇憩於火閤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上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對曰何難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即到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怳然登舟進棹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向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華一峯立明日次潼關又題詩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作詩別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乃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異之倏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其事所題詩皆在

段穀

段穀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任狂風吹連簷破碎枓栱斜攲看看倒也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空棺耳

鹿人

唐州有人獵於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手但置我於石間獵者諾之逡巡而絕獵人旬日再往即亡其尸矣

劉捒

劉捒淄州人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爲愚憒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對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飛空棄去不知所在

白衣人

江陵李副使因落第至華陰見白衣人曰要知向後事否乃書之分爲三封曰急難則開後五六舉落第貧甚曰仙兄書可開也焚香啓之書曰可於青州院前坐副使遂往少頃見主僧曰松滋李長官識否郎君酷似其貌李曰某先人也僧曰昔年賢先人有錢二千貫在此院如負在心今付郎君予無事矣遂載錢而歸數年不第曰此一生事第二書可啓也書云某年月日可西市按轡行坐至日遂往樓下有人云主司侍郎要錢千緡與致及第李郎上樓見之面邀的約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職副使一日患心痛頗甚遂啓第三封曰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後兩日而卒

房州工人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淺井千餘尺無水工人抝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柱山門内兩童皓齒貲髮跣足未冠問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勑曰以禮遣之引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其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是對曰諸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遊玉京蓬萊崐閬姑射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須刻之間已十數年却出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與鄉歸引上天門須臾雲間已在房州詢陰家云已三四年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江叟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閿鄉玉盤豆館道傍大槐樹下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槐畔鉏魔乃是甕邊畢卓又指槐曰荊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候至淩明到荊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荊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虛五音激越驪泉迸出引鴈行低槁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必獲水丹吞之使爲水仙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爾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之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叟受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乃成水仙

洪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許人也少博學通經兼明星緯醫藥之書能極其妙然未知名或勉之趨權門以假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賁賣之竟不往既而以身世夢幻非堅牢物乃出家爲道士遂隱廬山常乘青牛往來人謂青牛道士居山草衣木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異人與處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萬端不可勝紀一日遂及故里手携一小籃小人不知其有道也或要之飲盡罄盤飧志遂於籃内取脯炙棗栗之物以供坐人盡輙飽取人皆厭飡莫不驚而問之志笑而不答及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又無他衾褥衣物之類乃於戶密窺其所爲見其於小籃内取枕褥覆臥物物皆足暨復携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輩皆尊異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桑俱鳳

白鹿洞隱者姓桑名俱鳳不知何許人也自稱進士閬茸性嚚不近人情嘗寄閬州紫極宮一日買猪腸充饌就醋鐺汲水洗滌道士怪之不借其鐺釜乃生噉之時冬夜齋堂唯施一榻四面總隙風霜切骨俱鳳乃脫布衫於架上裸露酣寢衆人大駭次至諸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隻麻鞋自號野人或問左傳藻繂鞞鞛是何等物答曰以棗安盤揮而食之言論他皆倣此後到江夏依前狂率節度使　簡俾廣候撫之出界至星子潭遂踴身騰空而去荊州客將奉使武昌備見告報自後又多在北地每參謁題牓云廬山白鹿

洞鄉貢進士桑俱鳳人多戲之竟莫知其所止云

司馬郊

道士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不知何許人也常遊江上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爲猖撞竟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池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有道士邵脩默亦往歙至城中約之與同行脩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而郊先至脩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謝不得已而擊之旣而互相毆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聚觀乃集鄉里縛其主人撿身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半後聞店中諠然曰已失司馬矣人方悟郊詐死乃釋主人脩默明日乃行至前百餘里詐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去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早已過及到歙問之亦然每往來江上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阻曰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共勸之郊怒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皆莫敢前俄而火盛燄出於竹瓦之隙衆惶駭旣而火滅郊竹器皆盡所臥床皆熏灼而薦席無焦者有朱翱爲池州法曹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呼我本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然病熱甚重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垂祐初朱有病惡見人在床前有小吏陳某者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家人于之外戶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再將來服家人驚曰此不令入室陳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病漸愈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甚衆擬欲白官司先以意問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爲而益篤主觀不得已乃口白縣令令使人候之郊曰長者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山中步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主觀將杖之觀道士共拜求救乃免又至洪州市中採買鮓食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乃問其名方喜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虞候怒杖之數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活矣未幾果然自是入廬山居簡寂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跡所不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醉臥數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惟杖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潛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呂嵒

先生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以爲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即今河東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德宗貞元中官至禮部侍郎晚爲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温字化光官至衢州刺史曰恭嶺南府判官曰儉爲御史曰讓歷太子右庶子或曰終於海州刺史先生乃讓之子也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至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擢舉進士擢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鬢髮疎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一云武宗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中擬遊華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先生因就日負暄不覺睡著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稱旨遂除翰苑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三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倏然笑曰黄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先生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富貴則爲好夢貧賤則爲惡夢壽長則爲好夢夭折則爲惡夢如公適來之夢誠好夢也一失到底轉爲惡夢公備知之矣貴即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把甚物爲堅固即復題詩壁間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鄉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先生於是棄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復於傳宗廣明元年遇崔公傳入藥鏡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後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嶽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外多有詩文留世略見真常集又著丹訣演正論述劒集各有玄旨以遺後學後南遊巴陵西還關中冲昇於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黄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昇天而去不知何年其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尋遇苦竹真人傳授日月交幷之法再遇鍾離蓋獲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法名何二人性通利吾授之以歸根復命法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遇之時嘗遊兩浙京汴譙郡身長五尺二寸面黄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觔頭大常著白襴衫繫皁絛變化不可度世言吾賣墨飛劒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劒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劒法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見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先生自冲昇之後時降人間化度有緣學仙之士出入隱顯不可測識其先後游戲人間事迹詳載諸書宋徽

宗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告詞云朕嘉與斯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隱有載冊書司存來祈寵褒必下呂仙翁匿景藏采遠迹遐方逮建福庭適當茇舍嘆玆符契錫以號名神明不亡尚鑒休渥可特封妙通眞人及太元至元六年正月襃贈純陽演正警化眞君

道一曰呂嵒棄利斥名逍遥物外神示道化跡絕塵凡觀其詩云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聞其風者恍之道德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眞呂嵒之謂也

施肩吾

施君名肩吾字希聖號華陽睦之分水人世家嚴陵七里瀨少舉進士習禮記有能詩聲趣尚煙霞慕神仙輕舉之學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主文太常御李建賦太羹不和詩早春殘雪一榜如姚康元晦後皆頗以詩文顯君獨不仕張司業籍贈之詩云雖得空名不著身又送東歸詩有折得高名到處閑之句故希聖詩自謂元和進士長慶隱淪者蓋登科之明年改元長慶希聖遂遠引不復來文宗太和中乃自嚴陵入西山訪道棲靜眞矣初希聖遇旌陽授以五種內丹訣及外丹神方後再遇呂洞賓傳授內煉金液還丹大道於是終隱西山今觀西一里許爲芭蕉源沿山梯級而上有書堂舊址石室故在希聖手植老栢尚有一二存者其所爲詩文甚多山中所傳未十之四有得其告勅於嚴陵云觀已刻之石瓊山白玉蟾跋施華陽文集云李眞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鍾離權傳之呂洞賓呂即施之師也施有上足李文英昔施君授李一十六字世罕知者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孑偶得之故併以告胡棲眞使補其遺云揚無爲題石室詩云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歸來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迴視紅塵井裏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煙霞

徐鈞

徐鈞者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奧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遥腰常掛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沿江市井愽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又見人有疾即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惟以酒研塗心腹問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不曰可只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助之顏亦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錢朗

錢隱居名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精勤有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官清直著稱去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開成初爲安南都護副使後爲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澹好道師東嶽道士徐鈞得補腦還元服

煉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事之時朗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爲宰官已皓首矣朗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爲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絶數日顏色怡暢如生舉之就棺身輕若空衣然已尸解矣其玄孫謂人曰我之高祖年一百七十餘歲

楊雲外

楊雲外字慕仙徐州人也世官軍中慕仙生而秀頴獨不喜介冑事年幾冠即白其父母丐爲道士父母不能奪其志時荒山有廢精廬舍因往居之俄有異人指示一所曰下有瘞錢爾之食可以取給尋復以道授慕仙於是神鑒頻超悟能辟穀劇擾虎狼父母時念之慕仙即還家而人見慕仙固自處精廬也皆大駭焉居久之去遊廬山亦止群虎中往來遊歷洞府甚多唐宣宗大中末始止硤抵萬州石城山尤多虎夙夕無坐其間山高無水已而泉忽涌出未幾來雲安之雲昇宮懿宗咸通中語人曰吾鄉有災是歲十月龐勛亂彭城僖宗乾符後黃巢興曹濮浸淫徧天下硤內險遠民恃以無恐慕仙醉卧市道上悲吒曰此地多殺奈何其後硤內兵起慕仙所卧之地適肆屠戮血流赭土光啓二年慕仙過邑子袁生告之曰吾於白水王氏有宿負未盡償行當償之二月王果作難剽雲昇慕仙觸强刃以死袁生取瘞之色如平常後有人見其往來於房陵雲安監使李文表從子亦遇於成都袁生發瘞視之但存短褐而已雲安雲昇宮有碑杜光庭文存焉

王昌遇

王昌遇梓州人也爲州治獄吏嘗晨食豬蹄不盡而藏之已而妻妾匿之至夕將取食焉婢紅蓮以不獲告昌遇意其盜也笞掠之不勝痛遂誣服妻徐出豚蹄曰我試君耳君鞫獄得無類是乎昌遇大感悟自是多所平反而所爲亦寖近道矣俄有老父賣藥於市能除鼠暴終日無售者昌遇憐之每遇老父輒鬻以歸如是久之老父怪曰君家多鼠乎昌遇曰吾憐丈人不售故鬻之非求毒鼠也藥具在老父曰第用之鼠未必死爾昌遇歸投藥食中鼠大集食已皆化鴿飛去昌遇大驚往求老父不見也未幾有道人日醉於市卧道上人呼之爲落魄仙時白昭嗣節度東川劉闢方阻兵禁夜行者得輒死昌遇爲牙校治右廂夜過所部見有卧道上者視之乃落魄仙也匿不發掖歸其家落魄既寤詬曰吾有二縑白金三兩錢二千今失之必汝也昌遇不復辯如數償之落魄仙持以去曰他日見子瀘上踰數年官府追舊吏解綱昌遇當解綃綱於瀘州至江安道中遇二道士執兵刃挾弓矢昌遇股慄不敢進道士曰乃爾耶慎勿恐吾落魄仙也挽昌遇至其居爲其設酒已還其元來所償金帛曰正爲今日設也後昌遇得此以償綃綱虧折之數遂得交收公文迴歸道士復告昌遇曰爾知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傳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則形斃矣昌遇曰不知也願受敎之道士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爾因授以

赤龍大丹訣曰昔者毒鼠藥乃外丹之本也大養之三年服之仙矣遂名昌遇爲易玄子呼左右取馬令昌遇乘以歸馬無轡而行若奔電直凌霄漢間俄爾至高峯若躞然則矗立平地矣馬忽言曰吾乃潭中龍也子所聞丹方尚能省乎復爲之開說既已即躍入潭中化爲龍沫去尋有負樵者至昌遇問此何地曰東川也昌遇因問途而還即詣府丐免後來差發遂煉丹於北郊之長平山西郊之鳳凰山丹成輕舉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也

爾朱洞

爾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許人也少遇異人授還元抱一之道煉大丹不死之方因自號歸元子唐懿宗朝至蓬州州有大小蓬山世傳周穆王時有人於此刻木爲羊跨而仙去通微曰是與海上三山名同又有跨羊仙迹吾期成道於茲乎乃援脩蔓躡絕壁得石室喜甚曰足辦吾事矣久之復捨去賣藥於蜀漢之間其行飄然如乘太虛時時角豬血灌腸飲酒哦詩人莫之測所舍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室中腷腷有聲間窺之則其身自榻而昇觸棟而止後伺其醉以粉塗其腹黎明視其棟著其上皓然或者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通微通微曰殆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剥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爾女子吞之當生異兒果有吞卵者生兒神光爍日異香滿室唐昭宗大順中王建圍成都通微亦在焉館通微者憂懣曰建約城陷日夷戮無噍類奈何通微曰勿憂也施席籠擁建○及其三軍入其中有如聚蟻建與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其軍曰敢有一毫傷吾民若等禍且及建等怖伏曰不敢建入成都果束兵市不改肆民既全濟矣通微則又往客果州嘗大醉天封精舍嘔丹於其井中曰後當爲良藥至今炎夏病瘵者飲之必差果州朱鳳山州之南爾朱仙及李淳風養煉之地通微一日謂所善郡人張洪之曰吾久不朝元今欲往謝氏仙山趣宸極時冬夜晴澈漏方中大雪暴集洪之念通微凍踣漏再盡即出求之見其衣單衣卧道上舉碧玉簡示洪之曰吾朝元誤墜此溪上盤石有聲爾視之石必斷矣視之信然鄰有斃於酒者通微以藥灌之即躞然起言已入陰府主者令亟還曰真人有命延壽一紀洪之因是大駭請授以道通微曰爾股上天魚首倒無益也更一生乃可爾洪之股有痣若魚形首素上向至是果倒矣通微鬻丹陽一粒需錢十二萬太守召鬻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錢不可售太守怒以爲惑衆納之竹畚沈於江至涪陵○上流有二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通微貌如常漁者曰必異人也入定乎叩銅缶寤之少焉通微開目視二漁者曰子等何人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曰我白石二江人漁水上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鄷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通微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即先是通微至江濱多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通微既登岸從容語二漁者曰子類有道者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山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

銷陰亦有年矣通微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茘枝園下旌節自天降導三人昇雲而去涪州松屛出石山間爾朱先生種松於此映山之石皆有松文采者析禱得佳天然成文其後通微再見於世有成都胡二郎仙井道士遇焉據五代史補云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云君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其藥即時輕舉矣

應靖

應靖不知何所人也唐僖宗時爲登封令有惠政黃巢犯東都分兵徇屬邑登封吏民惶懼無計長官曰吾邑無郛庫無兵廥無粟可以守手即空一邑之保嵩高山自爲殿賊追及長官身搏戰以死捍之賊解去登封之人獲全長官既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以名顯故謂之靖長官宋哲宗元祐中劉几常遇嵩高山中天姿疎散浩然也長官嘗以道授黃蓬石已載蓬石語中蓬池人何格非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見長官於大蓬山飛仙岩自是數至長官喜抵掌談笑飲酒至斗餘然坐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測度一日長官過格非呂真人尋浮空而至垂坐語格非遂起再拜求指教真人曰子自有師矣格非志不篤已而不能悉如長官言以疾終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潛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仙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曠度虛懷澹然無迹雖與同侶相接莫知其所爲飄忽無滯希夷自得因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時人亦未爲異也歲餘其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太行南池嵩少歷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仙君端居嵌竇之內宴坐凝然高聳且百仞壁立懸絕非攀援所到門人等炷香瞻禮涕泣戀慕不忍去舍仙君忽謂門人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署爲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時嵩陽道士焦隱黃孫玄明賈靖言羅應之同奉香花瞻望崖室虔奉敬禮而已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生唐德宗朝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術

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受榮祿而久爲布衣乎對曰不爲世累召之亦不就乃余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廣明元年黃巢犯闕之後天下怪然惟江左稍安宛陵王師田頵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昇至頵乃延之師事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鬢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糧養氣雪中單衣而顏貌益紅時自引中指指燈丈餘若隙風所吹莫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託辭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歲未月餘聞田頵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於人咸思之異人也後累有於蜀中見之如舊者焉

伊用昌

伊用昌不知何許人唐末披羽褐往來江右縱酒狂逸世人呼爲伊風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盡其妙豪家子以言笑調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詞夫婦唱和而歌傍若無人夜多宿古寺廢廟中嘗死於醴陵又於哀帝天祐年間至建昌南城縣夫婦一夕俱斃鎮將丁其姓以蘧篨蒙葬路傍後一年鎮將抵鍾陵一旦於北市棚下見用昌夫婦唱望江南詞用昌同鎮將登旗亭痛飲大醉夫婦連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觀題殿壁自稱上方亦龍神王因入西山後不復出焉

胡二郎

胡二郎嘗見一道士於成都醉卧通衢二郎憐之每值其醉輒取石支其首道士一日醒見二郎在傍感之因勸修道且歌以諷曰欲究丹砂理幽玄無處尋不離鉛與汞無出水中金金欲煉時須得水水遇土兮終不起但知火候不參差自得還丹微妙旨人世分明知有死剛只留心戀朱紫豈知光景片時間將謂人生長似此何不迴心師至道免逐年光虛自老臨樽只解醉醺酣對鏡方知漸枯槁二郎切切聽我語仙鄉咫尺無寒暑與君說盡只如斯莫戀驕奢不肯去感君恩義言方苦火急迴心求出路吟成數句贈君辭不覺便成今與古二郎曰願聞君姓字曰吾爾朱也乃即屠肆市猪血灌腸置湯中使二郎食二郎食之甘美方知其異人也道士既去二郎亦化其家將葬怪其棺輕發之有竹竿存焉

張鼇

張鼇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得道既仙去常至成都玉局化洞微大師李乘應之室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亦賣藥于市中人莫識也士大夫過於途怪其安坐不爲禮而神丰峻發與他人賣藥者異也翌日始知爲先生而不

知所之乘應字應之能語人休咎趙清獻公抃為江源令乘應嘗言某年公當入蜀後如期轉漕梓中復曰徙成都果然漢州太守聶仲友深欲致乘應乘應不肯往曰斯人天獄星動矣卒不能致其言無一不驗者蓋有得於先生云

李夢符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後梁太祖開平初寓南昌放蕩不羈常以釣竿懸一魚歌漁父引其詞曰新人爭買之得錢即入酒家或敲冰入水及出則氣如蒸遇人與語應口成詩時鍾傳鎮南昌桂州刺史李瓊以書囑傳云夢符吾弟也幸為遣歸傳令訪於市邸已不知其所在

樂子長

樂先生名子長海陵人也後梁太祖開平中家酤釀而性好道人至即飲以酒或詭為道士服者先生亦輒飲之後有道人來詭曰人至以三升飲之豈能足我乎先生問曰其飲幾何曰吾飲不可涯也乃縱使飲至夕視之則醉墮盎中死矣先生懼潛舁盎弃瘞之後三日香發越自瘞所出發其瘞則酒滿盎色渥如丹而芬冽異常先生喜曰是異人者使吾室偕仙乎與其家畢飲已悉昇雲而去獨從子墜地云茹蒜不可以往也然亦壽百餘歲後即其地築天慶觀

吳涵虛

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然風采未嘗下山終日沈湎亦無煙火之具俗呼為吳孫好睡經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曰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如同指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攜向瀛洲邁至於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王馬希範常師之後馬希範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李雲卿

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名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頴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仙製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為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為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盧山北阜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採藥入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大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此當絕迹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由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峯空為室自大

唐穆宗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
日仙去

張薦明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曰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答高祖之問曰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道德經

賀元

賀元不知何許人也仕後晉為水部員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泰山水部謁道左稽首而去至暮行宮閽謁奏之帝大驚謁尾有詩其一曰醒日常稀醉日多吟風味道鬱嵯峨深宮不及孫臣慮世事紛紛奈酒何其二曰三朝功業獨巍巍老去憂民志不衰欲得八方同一醉此心那許世人知詔有司物色不可得仁宗天聖初使弟子喻澄詣闕獻浮屠老子像直數十萬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因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之啗松膠稍使學道年八十上下山如飛數從水部東遊過維却水上哲宗元祐初仝來東都見蘇軾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曰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莫有見水部者

郭恕先

郭恕先洛陽人也五代時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後漢湘陰公辟從事前與記室董裔爭事拂衣去後周太祖召為周易博士宋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間逢人無貴賤常口稱苗值山水即旬日不去幾絕穀數旬不食盛夏暴體日中衣不沾汗大寒鑿冰而浴方冰澌釋太宗素聞其名召歸闕入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剃之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興大怒太宗以其少檢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黜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就槀葬道左後數月故舊取其尸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

陳陶

陳陶潁浦人少好學善天文長於歌頌知南唐李氏運祚不振遂絕搢紳之望乃築室西山以吟詠自樂及以修煉為事有閑居雜興詩傳世宋太祖開寶中人見一叟角髻披褐與一煉師入城鬻藥得錢即市鮓就爐相對

飲啗傍若無人醉即歌唱人以為陶走婦焉或云已得仙今西山香城寺有讀書堂

孫成

孫成不知何許人善為詩預知休咎至廬山以詩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禮至真焚香不為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堆骨溢浦千家血染壁廬阜雲煙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竟應詩讖後殁於南昌人棄之江中尸乃泝流而上莫不異之以為得道尸解仙去矣

許堅

許堅字介石廬江人也或曰本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長滿七尺幘巾芒鞋短襴至骭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尤好吟詠嘗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詩上合人徐鉉竟拂衣去居常無冬夏常持一大扇自號江南野人書一絕于扇云哦吟但寫胷中妙飲酒能忘身後名但願長閑有詩酒一溪風月共清明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遊遨松楸古色一壇靜鸞鶴不來清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魂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歎二毛宋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頗行於世為人靜默不苟名聲所居無常多往簡寂觀或白鹿洞人莫知其趨向也時須濯浴便就溪澗不解衣帶出而曝衣於石今簡寂大澗中有許堅曬衣石尚存堅有鼎容三升每得魚不去鱗腸或烹或炙不加醯鹽熟處旋啗素與樊若水善樊北渡至大宋太平興國中因漕江南會堅于簡寂勉以祿仕則顰蹙不答乃割俸金三百緡為酒資以券授之堅唯而不謝既半朞未嘗一言或為之請之則飲酒市魚歡然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從之至樊將解職就索聚券亦亡其所之其曠達自任如此後往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未嘗見其釜甑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凌波闊步而行衆方驚以為神真宗景德末卒於金陵歲餘兵部員外郎陳靖艤舟秦淮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謁門刺尚在及發其瘞無所復睹人以為尸解云

沈麟

沈麟字廷瑞筠陽人唐吏部郎中彬之仲子纫而執操已異雅好希夷之理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慈烏集其墓後棄妻學道于麻姑山一云玉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人遺新衣多轉以遺貧乏或棄之嗜酒工詩時人呼為沈道者直造州縣徑入坐階一日宰正聽訟麟辭至宰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麟即書几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安知書符解遣龍蛇走動印還教海嶽移他日丹霄誰是侶青童引駕紫雲隨跣足日行數百里往來玉笥浮雲林栖野宿南唐保大中詣玉笥精思院隸籍冠褐入室養氣人罕得見宋太宗雍熙二年上元日禺中整冠褐閉戶焚香燕坐握固而化同志為藏蛻於群玉峯之西鐵柱岡之東後月二十日有閤山道士曾昭瑩來訪玉笥途中遇之因問曰道者何之答曰暫到玄都尋當入廬山遺度人經二卷詩一

篇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昔曾棲玉笥今也返玄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丹霄人有約去採石菖蒲昭瑩訝其語不凡入宫首訪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瑩出示經與詩衆識其字畫殊以驚駭昭瑩與其弟至其墓所覩之得片紙於墓側有詩云虛勞瑩殯玉山前脫跡誰知已蛻蟬應是元神歸紫府更無遺魄在黃泉藥囊止有修丹訣塵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草芊芊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㯊而已或謂尸解焉有南中人多識之嘗有詩寄其故人陳智周云與君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田養紫芝訪君難可約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尋於端拱間及第授衡陽尉終南唐列傳沈彬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黃萬護

巫山道士黃萬護常以符藥救人蜀主王建

替三　十二

召之鋪草薦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潛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趙道一編脩

陳摶

先生姓陳名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晉州崇龕人恐是從來隱居之所生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一云自束髮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宫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

替四

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
家一入深宮久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
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槩
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
臣送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
為肌體玉為顋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
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
時遯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
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
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
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
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
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劒呼曰子道成矣當有
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
萬物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
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
闢荊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
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為害唐開元
中李奇者隱於華陽頗有童色斯須行數百
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

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閴其
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
遺骸塵壁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
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州將羅彥
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
白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
夫何留意於小道邪（資治通鑑云陛下為天子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
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
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
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
眉數日嘗作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
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
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
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
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興國初始赴
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蹤跡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峯賜與君
先生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
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

屨垂絛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
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
不樂其言詔復令寐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
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
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年并州上
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
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
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
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
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
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
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
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丘樊棲
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
幽遯嘗應鶴板之詔終遂鴻冥之心自爾以
來多歷年所今復言過高迹來儀帝庭不有
嘉名曷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
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為天下今可
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十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金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為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頤養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輭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為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恭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偶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别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逢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為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别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鬢邊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劒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忠定晚年疽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鬈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關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入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時也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詣先生世則為僕隸拜堦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于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曰子來

非他蓋欲吾駭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憚其遠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灌其藥遂甦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致書幣以問休咎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爾爲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未幾果卒後先生稀到人間或然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屣門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飲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似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歛至中夜先生如厠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都下忽焉

驚墮汴水善没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昔先生多與山下崔古往還有衣冠子金礪多遊山水之間謁古曰願因子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覺方可見礪曰何時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月近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礪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繼至礪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礪向遊華山○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願先○生誨之聞其所未悟先生啞然有聲聳肩收足昂面頹然曰不意子爲瑣君是也於起居寢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飢而食倦而卧鼾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汩其神識酒醴膏羶昏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土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乎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循環乎五內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

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虛如履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閑雲出没坐至崑崙紫府徧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翫煙霞之絕景訪真人論方外之理期仙子爲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指陰陽而舒嘯興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變因子請問爲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重舉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無睡○睡則浮雲煙爐裏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覺也吾睡真睡也吾夢真夢也非世夢也先生曰吾非久復睡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子見真睡先生乃去礪塊然如醉者之醒不知出門遂歸其家他日再訪先生先生論攝生秘訣敷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奧曰吾其日睡子可來礪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見先生仰卧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礪拜禮於

床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先生暇日間喜遨遊得興吟詠遇景成句嘗題西峯詩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又餘聯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增嘆巨靈神先生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又詩云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槲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輙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如交友先生嘗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壷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地神獻一菓盤酒一器四仙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群花半開逍遥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閑踏青沙碧岩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壷公曰壷中自有樓臺四季群花競開閑時即飲瓊液醉後或卧青苔逍遥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群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閑遊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醮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須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尚未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勤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淸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鑱石太華斯谷猶爲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賈得昇𢌿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幷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使得昇繼其觀事（先生明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种授廬江許堅許授范爲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後有中使至峩嵋山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然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此華山陳先生遠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眞宗祀汾脽回𨎌幸雲臺瞻先生之遺像詔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賈得昇幷賜武子華等紫服俾建聖祖幷真宗本命星官元辰三殿又繪睟容於北壁先是雍熈中先生謂賈得昇曰吾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極閑同

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後所賜市材立北極殿又日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爲祈真之館今吾復遇北辰此觀其興矣惟汝當得之逮真宗臨幸果三十年得昇當之其逆知來物多類此

臣道一曰陳摶粹於道德以睡謫世樵者捫心則曰睡酣奚爲擾我宋太后召至闕則扃戶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託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陳摶睡之義乎

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養宋開寶二年閏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掖陛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寵賜殊厚 出皇朝通鑑

劉若拙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致禱其法精審 出皇朝通鑑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爲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爲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賾宋太祖開寶中南游荊渚時鄉人韓可玭爲通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國多事因號儒服爲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侍郎墀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延福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窮日沉湎于酒落魄無所拘每醉於市上不問親疎輒循而慢罵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有識者多異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已乾燥或與爲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舒一足令三四人舉之衆但面赬而足不動居常入崔家酒肆貰飲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保白其主曰尊師每來即酒客倍如常日而所獲之息不少崔氏聞之即不敢弄分文忽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數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猶倍南嶽道士唐允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其人常與之遊白天才敏贍思如湧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裹爲首句一篇云武陵春色裹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逢人懶點頭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星冠子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卒皆平易有道理故不類尋常狂醉人言也後一旦稱疾亟語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親識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遊經數夕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觀覩累日

崔氏為買棺監兵張延福出已俸如其言瘞之僅月餘壙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使江淮有老僕夫於維揚開明橋上遇白問方鑑在否又云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應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遇白攜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余歸致書崔覽之大驚遽發棺視之已空矣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著頌其首篇云太上本來真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無人末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有為有方名雖種邊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詩名為丹臺集並傳於世

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上已祓禊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死或見宿於木鳥巢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官遥見燭影下大宗時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即位

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摶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出皇朝通鑑)

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紙花子於市中賣之只買酒與陳摶為友往來青城山人常見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潛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契真

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宮胡法師浮游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躡雲遊赤城以訪仙道契真皆負笈從之時朱天師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爲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吳山真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籙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藁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之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歎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刋正而契真復與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寢髣髴間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陟職往彼職事遲曉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軟而汗露霂于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經云舍利耀金姿龍駕欲來迎是也師爲性沈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奕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于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汝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容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成星斗之列杓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勸諭而使之去觀之側有巢園蔬圃里人俟其出而竊之至其圃而師已在彼其先知之見多此類郡中周司馬與師最相善然不知投之以何術師嘗因歲旦秉葦炬遶巷陌雖數刻方匝而炬之燼若初人訝而詢之對曰有行瘟鬼吾故逐去人以是爲狂而不信及夏城外果疾疫暴作而城中貧賤富貴皆無恙每以符藥救人有所得悉爲焚修之費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素不飲後欲與茹葷又辭以佩法籙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歸觀中顧子少待即再相見因取劍而詬出鄰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脊薄如五七歲小兒擕其首以視人曰此鬼輒敗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積薪於通衢焚之而腥氣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希善愛是夕寢中忽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擎跽服從而就弟子列既葬及舉櫬甚重若有鐵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漸覺

輕臨壙發視之則項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容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畧無異至令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閡敘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李臻燕人也性温約未嘗失於人遊荊湘間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偶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雖貧窶未嘗絕客忽有道士訪門自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日得酒數升為厚賜爾臻諾之齊物日飲於市雖層沽輩亦不間至夜後方歸忽醉罵臻臻畧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歸抵臻寢所至曉方醒嘔吐狼藉臥具皆汙童僕輩怒欲挟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願有小術為獻臻問何術曰黃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察之齊物訖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為鍃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劃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臻嘆異之由是遂晦迹不復見

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號鴻濛子鳳翔盩厔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為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及冠以貲產委其弟遂入華山與种放劉海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載間以修煉內事形于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見之得此篇歸輦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未幾以聞于上宋真宗特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說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因舍建隆之玥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畧說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闋賜行其辭曰混元為教含醇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逍遙物外自沉冥浮雲舒卷絕常勢流水方圓靡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聞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簪纓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欵延無夢曰萬乘且辭矣相公人臣徒煩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黃白術祕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隱於終南鶴池久

之遊嵩山泛湘漢抵金陵保寧壽寧佛舍杜門不出士人或有見而請問者則對之以聾而後人事幾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經生侍几案久之因度爲道士無夢年九十九終于金陵經三日項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就棺肞體柔軟指甲不青心胷尚煖史君玉琪遣吏藏于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碧虛子陳景元嘗質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許人在梓州白日昇天邢奇爲州主具奏真宗令子孫見存焉

塗定辭

塗定辭者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于郡因輦帛入闕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指定辭而坐相得甚懽遂留飲決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摶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嗇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旣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爲石室險絕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揉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呪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群烏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纊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沍則衣單縿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饍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欵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薑葱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屬饜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爲人訟移鞫于岩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糧而訟不敢敵典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遽往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絕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夫不能彈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鞫所而赦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涮腸嘗有二小商於脫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挺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嘗貯五十萬錢扃鑰甚固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儻其間有以多爲辭者以是錢賞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喫二百粒不動移刻更喫百粒微微漕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臥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壙而棺甚輕識者以爲尸解所居之石室時聞簫鼓之聲其子爲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宋真宗天禧中嘗以

偏雇瀹湯滌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中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瓌偉神釆凜然屢目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思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廝呂不顧而去郭乃尾後至一閴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邪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處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呂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仁宗天聖末有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緼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竄也趙亦嘗識之遂問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今爲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郭又曰弁乞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爲造棺河朔乞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挿棺首瘞之于河岸乃恐爲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渠泉蒲池世以農桑爲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得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之西把欐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託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恍然睡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何人若此僧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傾豌豆藥令以新汲水嚥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餽之物皆不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請行在以聞尋有旨令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舘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鐍擊柝以固護復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棗栗三兩枚而已凡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真宗拊其背曰卿與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鍍銀龍頭拄杖銅朱記鸂鶒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中忽行襃寵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晝日飲酒不醉止食少許蔬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

遺門人昝惟甫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奏庭謁張尚書抃而惟甫未還忽覺疲困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尚暖久之精舍黄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　道士爲僮精舍有鐘肅衆道士命僮以時擊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通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學禮聘之仙童聞自英將行貽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疎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絶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貧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罕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逍遥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難言行者自見聊書懇悃以代笑談一日二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烟荒邪似水更保沖和別休請問令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望謹啓又爲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惟予不願彰名姓緑水青山道可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書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千村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十一歲度爲道士與張練師紹英居積金峯却穀常屢滿戶外先生曰北其絶迹而踊我衆不太多事乎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逢一叟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予裾惟覺林梢拂足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曰世號陳鐵脚即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闕偽乃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闃然忽睹闕闕巍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俀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彤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復會遠背而去先生還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表辭時主尚未建儲遣中使任文慶齋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見聖政錄仙有碑）及仁宗嗣服使兩至州縣敦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待遇甚渥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倡及累表獲辭節度太尉知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太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爲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椀一副云是主上小時用底爲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遥尊先生爲度師

賜號觀妙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韜晦令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元觀舊隱也有幽光顯揚碑備詳仙蹟

李仙人

㡲史仕宋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見宮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又會聖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焉仁宗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黃蓋乘馬至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啟諸殿門鎖不鑰自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劉從善字順天號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仕厥考因籍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于建隆觀五年試業爲道士以貧窶惟求化給其親雖祁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景靈宮住持三年八月上與太后欲授法籙詔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昭應宮金籙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勤謹焚修之士五十餘人同壇傳授從善首與焉復宣賜正一法服冠履劒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前呪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尋進呪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宮觀呪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宮告成詔譔聖像五藏銘應制者衆惟從善稱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還本觀未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沿路講贊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讋而從善遲久方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勑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即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送回遂寤久之有旨令内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觀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雅飾仍賜從善御服祍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道錄薦爲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街副錄居常誦玉清本際西昇黃庭等經至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于前曰吾俟大風來即當去須臾果如所說而化降年八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弟煩爲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拜章式行于世

藍方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踈遠唇若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

醉遊旗亭遇廢人匃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濃霑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卭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躡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鱠錦鱗元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宮儻若爲同志續有壺天兩箇人先生有弟子陳通叟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爲功行恐人知今之爲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尚書郎李觀爲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爲我問養素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先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令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嶽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沖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潛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徧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即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修養切疑之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閶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没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乎元曰然乃召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懷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間在京師晝則閑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

與人夜多宿空閑室宇或糞壤中雖盛冬單布裘汪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道者燕王一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命召之曰汝有道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藝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與之巵酒他日又見復與之酒一壺歲餘九哥詣宮門謂門吏曰但道張九哥來別大王門吏不爲通九哥趨入王閣諠譁召門吏吏以九哥對王遽呼九哥九哥曰嘗蒙賜酒將遠遊故來別也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疋金剪一柄王命取黃羅一疋及剪刀九哥取羅重疊而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無了遺蜂蝶莫知其數或習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釵鬢他皆散飛庭中王驚顧大喜少選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王曰此蝶可歸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爲記異也王曰吾壽幾何九哥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又飲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薨其先見之驗如此自此湖湘有人見之豐神如舊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宋仁宗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庭昌期因是得官爲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一童遊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嘉祐中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因結紙數紐覆而○咒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啓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採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壹指其童謂人曰勿輕此童他日與吾偕隱英宗治平二年復攜童遊廣州清源縣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其爲虎所噬率僧僕數輩徧求之了無所見洞前見有詩石壁上曰蕙帳相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予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陳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年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令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塋親詔賜白金助之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果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人得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安石韻其語書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

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喜作正書祖述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集注靈寶度人經傳于世

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馬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説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以盡其錢擘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抛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遠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泰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韜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云爲燕丞相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泰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癭自言泰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踞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閑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韻高瀟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宮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甚寧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沖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爲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

是聽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纔至其地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翫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為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比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雖紫陽嘗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為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為何因只為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為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柰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柰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師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為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焉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冕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敘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秘不盡言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用成冕仲洎維揚子先生也用成為

紫陽真人晁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獨晁仲沈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敘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即建康府劉斗子也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壚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曹吾數十年求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爲自然演金丹之祕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媾入戊己之變化此上天之靈寶妙中之妙者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沈湎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嚥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抉隙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踰六旬覺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閤皁山登紫房訪清虛時復往來市道上著簑裳冠箬笠持大鐵杓化錢市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輙傳矣中罹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肆中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顧爲此衆客方懽彼客未成飲盍來相就於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諸相與於邠杏林爲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得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雞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爲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開福寺參長老修嚴嚴與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

又參僧如環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桔槔頻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頻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寓郿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綠朱顏神守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頓了此事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成壽一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櫳箍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櫳箍桶頌盤櫳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槩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掩者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暍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爲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衡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舍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一云四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爲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箇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箍桶老子掎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亦不見玉蟾嘆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舊縣尉在潭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爲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閱衆

甫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蠙菴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嘗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勝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畧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先生俱逮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髽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輙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聾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者莫得也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遶湖而尋不見達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黯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繼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王隱六學九書云蟾尤夭死非也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奕世顯官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蟻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爲關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爲點頭其所居立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之于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內子潘蘂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興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令城東有鳳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朱橘

朱橘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皆無聞於時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神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橘子及六歲而怙恃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遂科第之志喜閱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

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塵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飛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爾故古仙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聆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于石上曰子來何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誡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即橘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端坐人皆謂橘嬰兒之顯相也橘後爲冤所撓入閩至惠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群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群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櫬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駭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狠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斧斲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橘亦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穛子號翠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楊庋

楊庋榮德人也隱居不仕人謂之隱君父漢瓊周世宗顯德中守合陽罷歸疽發于膂隱君自吮疽歲餘漢瓊良愈由是以孝聞隱君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財至鉅萬謂其子見素曰三分吾產一以奉老佛一以賑窮之一以賙吾宗汝任吾事吾將有所適於是徑去謁希夷先生於華山先生授以道要臨别餌以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復食一日取橐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財不足貪也顧生賢厚子孫其後益沈默每天大雨仰盛屋溜以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涸汲水沐浴氣上如蒸年八十八而化踰五十年忽來見從子籍云爾命將終已而果然

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來遊蓮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閒窺先生劒出眉間爍爍如電先生彈其鋏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官為瘞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失其所在

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為莫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為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為耶積薪于庭着道士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趨薪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火即滅有五色雲覆薪上俄與所侍邑小吏乘雲而去後人即其地築趙仙壇焉

屈突無為

屈突無為字無不為世不知其里諜但云五代時得道教書號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會飲酒家將别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傾蓋於此而不知子為誰異日巨識奈何神和子曰吾隱者何有姓名為哉苦問之則云神和子也後當見子成都至宋徽宗時忠定公出守成都始思其言異之凡再入蜀物色神和子不可得後營繕天慶觀築望仙閣閒輟游焉燕坐終日冀有所遇終不克也逼交符復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黯黮掃墉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覿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利州綿谷縣烏奴山以李烏奴得名峭壁如削有洞高不可上云五代時屈真人上昇所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後入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為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而與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

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處晝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絶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牽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闕不可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牽牛安往耶狼狽視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牽牛乃知死者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爾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乃知其死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屨而已

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峯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逕路此爲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尚何之耶秀峯不荅沐浴更衣室中陳席而卧斯須其卧內有聲飛出一金蟬遂失秀峯所在嘗著詩三十餘篇行於世

穆若拙

穆若拙莫詳其里諜與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爲洺州肥縣令八月既望宴客縣庭既罷獨處便坐忽管絃之音出雲霄間少焉有童子持玉函乘雲而至曰上帝有詔穆若拙有陰德無缺行召昇南宮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與童子同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無及矣但聞天香馥郁空中樂音尚嘈嘈也邑人圖像其容奉祠甚謹

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既壯落魄盡費貲然無毫髮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餅輙奪食見棃核棄道上亦取啗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衣冠寘諸榻夜以劒斷葫蘆已則挂劒扉上亟去無旋顧大郎既還如道人所誡斷葫蘆矣已試旋顧則見家人皆斷首流涕而去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環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人大駭往啓其瘞則前所挂劒焉

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爲卜筮也爲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衷淘真十八年令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見二影在水中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沒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屨長揖而已後去不知所之著修真書行於世

劉昉

劉昉字中明酸棗人也初爲丞相府卒吏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徒勞爾吾將清吾中扃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遊乃屛居東都委巷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藥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達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之中明久頗不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曰吾

無累矣即南游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道繼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爲青州從事舍中明於家中明曰吾惡簿書敲扑而逃之豈能復從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爲藥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照一切無明古有然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别質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内以好山爲所棲白雲爲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其徒窆于伽藍傍有邑令拜其窆窆中呼曰上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用賢至閬州見中明鬻豢賣藥於市簡有從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閈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朽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枝傾漏苴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于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明曰子歸可矣吾孫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遂去不知所之

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人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至泰山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郵又爲詩付吏曰白騾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騾行石壁上其騾迹至今存焉

曾志静

曾志静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毅寡言既勝冠去爲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遠五六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至曰可矣志静遂徹關闢牖人窺之神觀玉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爲衡山之遊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華俄有自衡山持志静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擔動若健羽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僕即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書寄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方抵唐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及開緘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窻裏朱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宴會好來黄壁卧林泉唐詰其狀貌乃所雇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後倅邕州神宗熙寧三年丙辰交賊寇邕唐盡室遇害所謂角龍也

孫希齡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脫孫往候之衣服襤縷允意少之孫俄出一刀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漱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耶允驚取鑑照之鬚果黝如也去巾視童首則髮已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孫則不復知其所之矣

周貫

周貫自言膠東人年八十歲常稱木鴈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畜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貫以蓆自覆忽叩扉大呼道士驚問笑曰偶得佳句告子爾道士殊不意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蓆損髭鬚又至袁州見市人李生爲其遠韻欲與俱飲李生有難色貫指煑藥鐺歌以識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腳不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戶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吳杲即往按之貫身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有聲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貫令持書約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時李生以事出貫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腳鐺彈指空剥剥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也

劉元真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夫與客奕棋子直方毀亂卧杏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師誨兒爽且以杏啗兒自是不復食旣長棄家徜徉終南山水間俄於莎嶺谷得浮屠廢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鍾磬之音群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爲民請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庵廬子直因爲煉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爭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沈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餌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廬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易簡稱之東坡擢第進亡而太初為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返坐於戰門下遂化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舁乃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沖虛而去

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寧中宋若谷通判岢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遣蒼頭奴持謁入宣德繼至冠三山幘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嘸然應曰諾既去如其期若谷果彼命按牧馬地至抱犢山尚不省宣德與有約也吏曰蹊隧險遠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辭乎叱馭驅之抵其岑絕見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驚披蓁莽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廬一區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飧薇蕨多藥苗也室有鐘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成者子遇此殆有緣乎取二丸遺若谷餌之若谷俄趣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蓊鬱而已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髩蒼白歸所舍攬鏡視之則返黑矣尋去岢嵐來東都遊湘國伽藍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早護持言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道士胡用琮號沖真子幼脫俗緣留心修煉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宋神宗熙寧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名突入庫堂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床從容款話驚其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揪鬚一笑而別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闕未啓鑰道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閽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華帶麻鞵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取碎銀鬻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剜土瀝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來但聞異香滿室剜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踰七旬貌若處子酒量如初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王左丞寀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酬倡留題（並載本宮名賢詩集）并有胡公遇仙傳載舊記碑刻

黃知微

黃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也衆性沖淡賦形豐偉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

香火一日潛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泥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佯若躧散誕靡常時人呼為黃風子遂自賦黃顛歌（載傳）本性嗜酒每醉則浩歌歌罷顛狂常在宮前朝真橋上疾聲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結裸露不顧隆冬盛夏恬無寒暑士夫間有施惠者隨手散去或居山間或遊城市常挈兩布囊每遇餅餌藥物之屬雜貯囊中了無穢氣號曰錦香

○時有大雪林壑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屋無雪○

常指室傍壁罅示人曰此吾遊蜀之路也初不知書所談多史傳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句猴溪蔡子高司馬知白崔風子高赤腳皆與交游徽宗崇寧末年踰九十貌若處子肌膚如玉狂態如初酒量不減宣和末詔徵不起有司強之至九江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為繼而淵聖登極赦至本宮未回祿日先生於採訪殿揭覺殖蒿曰明年了來次年韓世清賊馬果焚宮庭乃殖蒿之日也談人禍福歷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宮側後數年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眾疑之開棺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

畢道寧

盧山太平興國宮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幼穎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鍊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絕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鑑邃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峯下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遇宮副虛席州命帖充未幾丐閑棄道院于官之右鑿池瀦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誦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疑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卦氣周圓爐鼎閑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頓悟明堂嬰未孩幸淮濱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任王侯貴顯同委蒿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田端彥

田端彥齊曾間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發書荊南節度府亡何獄有死囚與太守呂嘉問議不合即掛衣冠府門去入遠安山止於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

○居百數十日忽不歸清溪沙門遣人求之見其寢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後數年短褐躡屩負鑰謁妻兄邢恕和叔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鬱然洛之士大夫皆從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蓋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有過於襄鄧之郊其形容不衰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拐每一歲必一至洛中看花張丞相召自京湖時跛子與客飲市

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逕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闘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熬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飡困卧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爲車轢壁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壁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爲上爾文中由是畧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爲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爲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隸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賓隱真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横揮綃面繹以古錦幽邃華麗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舁三朱函以賜啓封皆契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

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禳之虛白少學醫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旣内禪欽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孛所稍符籙畫賜之牛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搜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酋爭爲與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旣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徧謁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茶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遭遇官至太虛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爲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蘁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沖道　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蘁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宮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間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貴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劉卞功

先生劉卞功濵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鬲敗能補否老父曰人破尚能補況鬲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遽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窟室以居人欲見者由竇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臥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尚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庸要道大槩云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蜂蠆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泝峴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郗曰柴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吳又得桐廬李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竅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赴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郗柴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入曰吾自此從黃眞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劉元道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黃冠性簡淳靜厚犯而不較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每接賓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應如響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精選發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徧歷官至太虛大夫蘂珠殿校籍繩校之外未嘗更華一事以動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内道場或宣至便殿論道賜予

甚厚獨元道所得隨即散之一日林靈蓋以下道官數人侍上側上出寶貨使各隨所欲而取之元道獨取銅器香奩而已金人犯闕多貪金帛道流平日所得官悉搜檢間有抵刑獄者惟元道官知其實無亦不問也性雅不喜釋氏金人犯順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曩貺今乃爾何也元道答曰梁武捨身為僧奴鑄兵器為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

董南運

道錄董南運字宣明道行高潔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闕前一年忽云吾夢仙童齎黄書召我為炎峯主者翌日無疾羽化壽七十餘顏貌如四五十歲人

王秉文

道士王秉文字彥衡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成道後遊京師時朝廷方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來訪見几間有周易就布筭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黄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宮燬于賊兵次年寇退慕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於灰燼之餘經營數載金碧像煥然一新遂謝宮事杜門燕居三十餘年即其居曰三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究竟祕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華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光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翌旦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聖治顯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十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祕訣一卷授與徒孫秦致祥等至二月朔旦沐浴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康數文以文祭之見太平興國宮事實

劉烈

道士劉烈號虛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有超卓之才肆業於廬山太平興國宮交遊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太古淳風必異日之道器也宋高宗紹興六年剏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然檢閱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夫願納交焉如晦庵朱文公與談易論還丹之旨留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設向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馬果能為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駕鶴登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張于湖孝祥一見贈詩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處煉神仙箇中得趣惟虛谷火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密點王參政炎曹兩府勛風鳳溪顧嶽吏部甫諸名公皆往來談易酬倡吟詠至孝宗隆興元年註解周易正經及六壬摠括機要一部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賜宴後居山十載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水至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登真隱訣二十五卷并上經九卷送入本宮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留詩頌有云虛谷子茲欲遺形棄世歸迹人間趨煙霞廣莫之鄉與道冥一焉十六夜步月登廬山青牛洞絕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及歷代君臣括要圖

並行于世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毋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爾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友因辭毋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毋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毋故也繇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毋曰真氣噓冶所成毋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嗽爾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蹤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脩脩躡而上昇仙鶴成群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毋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英州人鄭總作傳

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踼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連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即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嘗圍棊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棊終爛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燭毆拂偶滅一燭道人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揷於遶壁須臾蚊蚋盡趨壁間所飲之地灑然無有東老欲有所叩請學毆蚊之法道人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自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道人曰此古今所謂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念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逹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飲瀝矣道人曰

久不留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因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漸加黒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今名回仙橋）道人先度秉風而去莫之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夕東老微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道人曩年間此月十九日嘗誦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千蔫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道人所言皆驗（今湖州有回仙觀仙迹存焉）

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盡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於内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故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叵耐欲就牀擒之或云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恐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乎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甚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銅鐵爲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强與乾汞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守亦知其詳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異修舉業之暇精妙於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楊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詧覺甚疑異之後略註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封爲沖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漢金鴈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詧喜之拉同歸更名經童詧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詧接書已失青童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沖退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殖南國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瑶琳詧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詧遽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來詩詧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童一日告去詧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候先生詧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詧別相知而尸解詧嘗煉丹後服丹化如蟬蛻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嶽段顧言吊之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

没北極步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遐齡青城巳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汞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邢仙翁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　官衡州捕鹽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捨轡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爲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彥高彥高困場屋久好奇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悅㝡粮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彥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爲宋不知天子姓氏彥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彥高詰其地皆不答歸益糧復至老人笑勞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納煉氣術語倦援琴作操堂上驚雷怒濤餘韻不絶自此繼往老人延如故人無間矣遂參問内事曰此事祕客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彥高顧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繫玉籍者分餅巳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别去出十二詩贈彥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閉松扃萬古襟懷獨自靈笈契時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斸南山朮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乗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彥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彥高頗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爲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翔答曰老道士這裏没許多般數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衆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媪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後啓醮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爲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編載其事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與弟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搧之少項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巳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巳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畧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吊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

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復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輸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久不敗

劉大頭

松校邢齋徐誼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匄者臥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匄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冊巷劉大頭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親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冊巷也誼乃憶匄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爲餓殍亟命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匄者曰貧賤無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真金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潛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乃結庵於積金峯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頷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瘢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皇朝通鑑紀事云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故上禮信之）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印文琢

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為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問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令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既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荐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筌乃來受上清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勑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投從此逝矣下投道人嵩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歲春秋六十一

徐守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為天慶觀傭役服弊衣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為惟執篲洒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惡衆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神翁獨眭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為斂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神之因稱為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為汝求之即入殿上卧久而出語衆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為奉神翁置之床盜闚其亡方發闔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床上盜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異呂惠卿吉甫除僕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奔吉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還朝俄以事黜知單州蔣之奇頴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跡導疑未決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即開何許人也頴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强與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即海陵為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尸解去

張潤子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為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躡屩而衣褚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不領其旨但呼為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謬亂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涬深藏大道根槁形存志默然昏霏霏雨洒崑崙路浩浩風轟渤海門日月氣交金鼎暖乾坤交動玉爐

溫須將此理生前煉真學凡夫死後論久之去傭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潤百海不枯道隱元冥穀食鷇居精成功畢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矣頃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瀏于乘雲而去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没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崇寧初萬俟虛從其父爲單州太守吉時過虛虛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書精方用藥纔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虛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虛曰貴人頗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虛曰吾將去矣翌日而化或爲瘞之居數月有見於傍郡者歸發瘞惟所躡屩存焉虛自是年垂七十頰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劇飲至夜分而用其所授之法有驗虛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虛所受雖其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爲傭於信州貴溪桂安時家大伯外若椎頓者而服役唯謹一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適有道人以藥遺我今能不食矣安時驗之果然自是盛夏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爲傭如故桂氏稍重之欲以爲客大伯辭曰吾當爲人傭歲滿乃去爾久之當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去此十餘里白花岩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乎安時即從之未至已聞管絃之音彤雲郁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不見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子直庵廬六十年膚如玉面有壯容飲酒數斗不亂上下峻岅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之方秋劇雨泥淖没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能及既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嘗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惡之遂尸解去將葬體如蛻焉已而戎難作其徒始異其言

魏二翁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鄉父老自幼見之狀貌常如七十餘身一布裘手持滿筐曳杖而行素不知書瞳子若眊然而能蠅頭細書時時語人禍福里閈稍重之方嚴冬或製纊奉二翁竊盜間知之夕至所止廬傍二翁逆呼其名曰爾需我纊手遂投與之盜驚謝再拜而去先是鄄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嘗夢見之即日召至東都少焉復聞二翁名遣使即所在起之使者訪得其廬但聞二翁鼻息齁齁如雷而不見其形影使者懼無以復命請甚至二翁只在其廬也迫之行則又不知所在竟不能致惟得頌一章以歸其辭曰我今入山避此囂煩倚以辛史聘以達官豈易我樂物外清閑養真存氣七返九還金丹既就遂陟仙壇蓬萊絳闕玉户金關有能學我雲

路非難宣和初忽尸解去鄉人爲斂葬之舉棺若空遂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主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坎離爲要妙趣名利作憂煎程若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離真人授内丹要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荅之詩曰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柔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授撚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辭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蹏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祿養然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微宗召之入禁籞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寘於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儆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詔庀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事皇朝通鑑紀事云宣和四年十月辛未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先生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肄業開明觀後棄經受冠褐志操特異毎放意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逾七十容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宋徽宗政和四年浮游螺川常駐于習溪橋酒家一老嫗頗以爲異常以倩酒飲之不問酒直有無歲久不替一日忽謂嫗曰我將有所往謝爾厚顧别得奉書爲報又留飲至醉宿于肆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温然若生香滿一室復聞于外遠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客自衡嶽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嫗及親族後聚衆發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絛繫竹杖而已

榮陽

榮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稱之爲二郎其後遊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屋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辛云日者緣修樓時有梓人墮敗而死從事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乘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部使者强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遣歸二郎復還蜀乎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閬中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者則取木枝尺許嘘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

吾分汝以目光即張目令眊者視之二郎目光注射殆不能視其眊亦減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詷之則爛爛成金矣長源云見二郎四十年有壯色未嘗衰多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精變氣之術高宗紹興中榮嶷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郎其曾大父行也蓋其先五世曰諲者轉漕益都二郎從之當時殆百數十歲居青城山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雍廣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適最後至漕使鄂守已先在與田奕棋一道人曰木先生者亦坐於傍見汪揖曰久別徒否汪愕然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矣獨不記宣州道店說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戸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愠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牛僧孺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孺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禄多在彼土矣某亦異之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閭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豐采與四十年前不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河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瀚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皇甫湜

皇甫湜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作黄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　試辟雍作魁聖覽程文賜金壇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嶽棲凌虛臺會真觀思真未幾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茴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擎跽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復答曰君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茴香蔚然成叢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沖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聞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

七道士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蘖光對曰臣居山習劒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常經而鋤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刱建新宮大殿巍㠗傑閣廣厦重廊金碧輝映手植松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沖逸大師住持四十年未嘗背衆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逢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蛻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峡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惟著青布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携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揲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黠良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禮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喜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請之不肯行因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私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曰圖掛壁刲生草其傍良久草或食盡或觭齕過半遺糞土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塪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并敗履一雙尸不見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火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跡甚偉又以匹絹書煉氶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

張拱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沐洗穎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傲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相

拒之甚邪拱悟取冠中而出與之語及仙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顧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飦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櫛視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之○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閒歠食輒嘔遂不食踰二年冀㳫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郛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護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扃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牀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無所需喜飲○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歿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李筊

濟南李筊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斷筍筊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筊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名莫字大猷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

蔣風子

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遊南嶽見中嶺陟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頂青巾負薪而齎之曰千辛萬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吞之力可倍矣自此但飲水而已衣衫盡棄寒暑不問衆稱之曰風子周游湖湘常便卧衢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損獨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今其容貌鬚髮

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
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
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
不叱遣之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
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林靈噩

先生姓林本名靈噩字通叟温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緑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即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覩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軾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爲貴也封侯虚名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經典志慕清虛語論孤高迥脫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姓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爲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十五貫盡其數用不餘不闕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冊細字如珠間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爲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冊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興雲致雨符咒驅遣下鬼役使萬靈冊尾有支使二十五貫錢數逐項皆合先生自受其玉書豁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咒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子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即日爲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車輦侍衛森列騰空而上遙望金闕門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備守之次見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前引帝入闕門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向西有一門殿上牌曰碧霞之殿

殿上金光如日不能仰視次過一小院金釘朱戶曰玉樞院分司列局官吏嚴肅有一朱衣吏迎引而入揖云此帝君舊居請坐東位少待須臾有一玉童引帝朝見玉皇帝稽首再拜惟見金光中傳旨下云修國事去姦臣任忠賢守宗社帝即再拜出見朱衣吏送出金闕門復以七寶華車及侍衛官吏送帝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從者皆鬼面岩鋑二鬼面四目執旛而前仗劒持戈導從甚肅至御駕前揚鞭

○呼萬歲帝急駐車按問道人奏曰今日伏覩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自天門而上帝夢覺錄記之大觀二年四月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劉混康奏曰臣以愚蒙無可副聖意有在世神仙林靈蘁生居永嘉何下詔之晚也帝即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六年十月駕幸於太乙東宮敕委道錄徐知常奏所有溫州道士林靈蘁在道院安下言貌異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曉嘗作神霄謡題于壁今錄奏呈帝覽讀其文皆神仙妙語喜甚

乃令徐知常引林靈蘁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等事帝視先生風貌如舊日識之帝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上朝玉帝瞻見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非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籙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通真宮為居與寶籙宮建仁濟亭散施符

○藥次開神霄籙壇神霄宮成帝領群臣蔡京等慶宮早齋罷帝引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沈思無以答帝顧林曰師能對否先生應聲曰神霄一府總諸天帝大喜先生被旨修正一黃籙青醮科儀編排三界聖位校正丹經子書每月初七日陞座泊覲王內貴文武百官皆集聽講三洞道經或御駕親臨亦于座下自此東京人方知奉道也皇朝通鑑云政和七年兩浙道士林靈素至京師二月御上清寶籙宮令通真先生林靈素講道經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記有翔鶴數千飛鳴久之先生集九天祕

書龍章鳳篆九等雷法集成玉篇進上昔漢天師有神霄雷書二十卷并天部霆司八角雷印六顆至第八代天師藏十卷并六印文并晉大痕印文國初張守真遇翊聖真君傳賜五卷帝欲得雷書全經全足收入道藏求訪不得先生靜夜飛神從玉華天尊奏告上帝乞賜觀看雷文并霆司等印帝遣六丁玉女以印授之一天壇玉印一神霄嗣教宗師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霆司印皆堅如鐵石非金非玉及以雷書五卷賜靈素看先生

○拜謝懷印而還省錄雷書進奏遂得全集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青牛成篇進奏帝大悅八月先生復撰明黙綱紀錄進帝賜鋑梓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巨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乃金地繭紙進至御前與先生上年所進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靈素神聖聰明記之如此帝又於禁中自書青詞實封寄

奏翌日宣先生問曰卿嘗言能知天上事朕昨夜奏青詞達否對曰青詞不達緣誤寫一字為靈官所收歷歷讀奏帝撫先生背曰真人聰明神仙也奉勑賜玉真教主神霄宮林公伴膳帝嘆曰毎思皇后英魂何歸朕嘗聞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師能致否先生應云謹領聖諭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宮與西王母宴集閬宣召須刻駕青鸞而至移時聞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即至矣帝熟視與存日無異但仙服圭履與人間不同后見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得罪謫下人間今業緣已滿還遂舊職荷帝寵召聞命即臨願陛下知丙午之亂奉大道去華飾任忠良滅姦黨修德行誅童蔡此禍可免他時玉府再會天顏不然則大禍將臨因循沈墜切為陛下憂之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曰臣妾即紫虛元君陰神也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并臣僚等無惜一言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

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荅良久云天數有限不敢久留言訖漸漸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遊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肅命風雷興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十月天寧節前三日建祝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鬱羅蕭臺天仙衆真俱從太上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帝聞之齋沐同三殿九宮宰執親王同觀勝事是夜天無浮翳月朗風清初聞天香滿席仙鶴翱翔五色彩雲四合而上仙樂聲喧環佩派響去地丑文餘虛光明中閃出樓臺宮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節捧香遶於臺畔上有玉牌金篆鬱羅蕭臺四字衆人皆不見惟帝與張虛靜見之帝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也帝怒勑內

侍策出奉聖旨皇太子不得再與神霄醮會上謂先生曰太子元是龜山尊者亦曰聖賢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對曰羅漢生前持齋執戒忍辱修行既墮凡間合為貴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願陛下勿責太子也十一月賜沖和殿侍宸十二月奉修佑聖殿帝曰願見真武聖像先生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劒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更宣畫院寫成間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用匣御封藏于閣下群臣皆不許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奉聖旨宣取太宗御封尚在折展看與今

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恱又請北斗七真二使者乗金橋而降此不晝録帝瞻拜七真聞斗中降語云幸速避地勿尚奢華當出聖斷毋聽姦邪所敗言訖迤邐昇空此夜帝喜邀虛靜與先生同宴宴罷同遊禁中一閣下見碑題曰元祐姦黨之碑先生與虛靜看之各俛首致敬因請紙筆題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京皇恐無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兩面總前門後壁乃入靖之處中有二椅外常封鎖不許一切人入雖駕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疑遣八廂密探之有黃羅帳上銷金龍床及朱紅椅卓奏上林公有僭意願陛下親往臣當從駕指示敵有不實臣當萬死帝即幸通真宮先生迎駕起居帝與京徑入其室啟封關鎖但見粉壁明窻椅卓二隻他無一物蔡京驚惶戰懼叩頭請罪先生請問其因帝曰蔡京可誅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請帝近觀帝子細看之有一小符乃金樓玉殿符也下晝黃羅帳如錢大上有細字書云天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請玉華天尊下降坐此臣焉敢僭帝笑曰卿游戲得好帝曰朕聞漢武帝嘗請西王母降見問道朕欲見西王母卿能致否先生云謹領聖諭乃於香爐上燒一小符少頃見王母領諸玉女乘雲而降一如常人與帝對坐顧先生曰令日何緣特蒙相召先生曰令天子慕道願見元君帝即起拈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免拜帝曰令覲仙顏萬劫千生實爲榮幸若有指教敢望聖慈王母曰凡事可請問侍宸林先生張虛靜天師可脫大難帝曰元君既降得無垂訓王母遂授帝神丹補益之術曰察姦臣遠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雖見小災不爲大禍不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一日皇太子上殿奏曰林靈素妖術願陛下誅之臣每日念他自知法廣大不可思議如陛下不信乞宣法師等皆見在京可與林靈素鬬法別其邪正時有十四人會於凝神殿帝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看先生噀水一口化成五色雲中有仙鶴百數飛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雜於雲間恭等奏曰此非也乃紙龍鶴耳容臣等諷大神呪即令龍鶴墜地化爲紙也太子聞之喜曰若果然則林靈素法僞當斬正誦呪間十四人中止有兩人能諷餘者皆不能語言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諸人若死救爾還命念呪訖仙鶴龍加百數蔽日遮雲帝曰此件無效別有何術十二人皆伏地戰懼其二人奏云臣能呪水百沸宣水令呪果然太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氣一口吹水中水即清涼且結成冰帝責云本朝待汝等甚厚敢來妄言先生奏云乞燒木炭一千斤爲火洞表裏通紅臣乞與二人同入試驗良久火洞已成先生云臣乞先入洞乞令二人隨入先生入火洞大不著衣諸人伏地哀鳴告太子曰乞救臣等性命情願戴冠執簡聽役施行皇太子下殿拜告乞納皇太子冊贖罪奉聖旨免罪惟道堅二人係中國人不應罔上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前令衆宣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詔天下僧徒並改稱德

士先生上表云臣本山林之士誤蒙聖恩若更改僧徒必招衆怨乞依舊布衣還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五月大水犯都城帝命先生治之先生奏曰此水難治乃天意以戒陛下兼比水自太子而得臣不敢漏泄天機但試令太子拜之可信也即令太子上城降御香四拜水退一丈至夜水退盡京城人皆言太子德也先生上奏云臣初奉天命而來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興神霄建寶籙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衞國事不修奢華太甚異星所臨陛下不能積行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都以避之人心則天之舍皇天雖高人心易感也故修人事可應天心若言大數不可逃豈知有過期之曆臣今擬暫別龍顏無復再瞻天表切忌丙午丁未甲兵長驅血腥萬里天眷兩官不能保守陛下豈不見衰天綱推背圖詩云兩朝天子笑欣欣引領群臣渡孟津拱手自然難進退欲去不去愁殺人臣靈素疾苦在身乞骸骨歸鄉又降詔不允冬全臺上言林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先生聞之大笑呼諸弟子并監宮官吏曰前後宣賜之物約三百擔自去年用千字文字號封鎖籍書分明一無所用可迴納宮中只喚一童子攜衣被行出國門宣喚不迴帝賜宮溫州（東都事畧云宣和元年冬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天下放林靈素歸山）先生須在京時雖宰執親王不與交談亦不接見賓客惟虛靜天師至即開門對話終日終宵此外則東西皇城使張如晦者舊在通真宮出則同○行坐則同席宗師法教獨張一人得其妙也旣還鄉則同居永嘉宣和元年八月忽一日攜表見太守乞爲進及別州官親族隣里曰塵世不可久戀況大禍將及即當辭去至十五日旣望命如晦曰吾法門以付惟汝尚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機盡付與汝世代只傳一人無致輕泄并七寶素珠一串如主上來取即便分付汝將來當爲朝廷全節大忠今則別去他時神霄再會言訖索紙筆書頌云四十五歲勞生浮名滿世崢嶸只記神霄舊路中秋月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曰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遂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候蓋土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見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之驚嘆嗚噫御製祭文勅嗚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眞志道者爲洞達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倫倏爾而來洞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爲已累存亡不以顯榮爲足珍乃超生死之道達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嗚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將假乎佐天行化助國濟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復歸乎天大道咸行群迷已覺故神凝粹乎天眞尸解託乎世數乘雲氣騎日月遊蓬瀛之巔乎步紫虛之玉墀乎不可得而測之者也今仰守臣執人間之世禮致祭柩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寵嘉尚饗勅侍宸林公羽化仰守臣閭丘咢如法致祭仰侍從官吏卜地安瘞將囊中金器出賣作黃籙大醮一月日欠錢將省庫錢支用録奏呈不得觀望滅裂

當別差官審察以稱朕肖始終待遇之意勑封九十五字尊號寶誥勑賜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沖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國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護國先生林靈素靖康元年淵聖皇帝即位果元取七寶素珠差遣使監溫州郡守巡尉伐墓三日不知去處但見亂石縱橫黑風大雨雷電火光霹靂震地人面不能相覩異獸巨蛇交出護衛乃實録其事具奏淵聖聞之大驚再遣使賜御香至溫州委守臣修設大醮奉安謝罪勑封通真達靈真人仍下詔令綵繪真容立祠于天慶觀迨今存焉本傳始以諭林學士耿延禧作華師文章引證故事旨趣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令將事實作常言切欲奉道士俗咸知先生之仙迹僕初未任居西洛遇先生以文字一冊實封見及日後當相中興若遇春顯木會之賊可以敎仕開吾冊依法行之可脫大難即悟長生不然則潮陽相遇於古驛中此時之悔晚矣初不以為然亦不記先生所數文字因奏除事果春頭木會之賊被罪海島道過潮陽驛中方抵驛事見一少年綉衣紅顏揑入驛中熟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不謬乎始知先生是真神仙也於是重編本傳以示後人前尚書左僕射趙鼎謹記

王文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豐人也先生生於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時生而神異長而聰敏嘗為詩有紅塵富貴無心戀紫府真仙有志攀之句一日忽告父曰夜夢至一所樓觀森秀有一巨蛇蟠于地某試躡其首蛇奮起幾登霄漢父曰子當續吾仙宗也先生繼而性慕清虛志惟養素不貪名利遠於塵勞每樂逸遊靈境勝地迤邐幅巾筇杖曠遊寰宇徽宗宣和初將渡揚子江遇一異人授以飛章謁帝之法及囑命風雷之書每克辰飛章默朝上帝召雷祈雨叱詫風雲久雨祈晴則天即朗霽深冬祈雪則六花飄空或人家妖祟為害即遣神將驅治俱獲安迹常隱蟠不譽詩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曉先是侍宸林靈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贊清靜之化凡十八詔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叔廉訪使巡歷至高郵軍得病醫不效遇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隱姓名至懇方知王文卿也迴朝首奏仙異之端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親灑宸翰須赴寓地裏揚道德崇奬無為遣侍宸董仲允充採訪使同本路監司守臣具禮延聘候送赴闕先生既至奏對玄化無為大道龍顏大喜賜館于九陽總真宮奉使絡繹繁至頒賜金鞍御馬龍茶玉醞珍玩奇菓金錢幣帛並皆表還不受先生奉命入清宮勑水洒掃奉賜劔盂引入內洒淨宮入掛金錢不計其數出宮門並撒于地上曰真人也又問宮中有祟否先生奏曰宮內東南角上有祟問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某符代畢使人速持去後宰門揚於波心聽其影響上依奏行後人迴奏符入水中如人執去先生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驚果然雷劈開宮中東南角上大檜樹死大蟒一條長數丈作兩截上不勝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廟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廟中出火焚盡悉為草場執政張天覺行德政毀去狐王廟一

千餘所天覺既罷狐鬼乃結成群入內盜竊器皿珍玩迷惑宮人或登山嶽或遊殿閣種種作怪致卒寵女不少故先生到闕日上首諭之先生奏云願陛下淵默容臣驅治乞於京之東北門內築雷壇三層內安鐵甕至夜月明仗劍登壇飛符叱咤風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見將吏驅縛數鬼緋衣並入壇心先生以符紙蓋甕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動淩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無害但瑤池中

○梁朝有一黑魚在池成怪狐鬼乘此魚如龍形出入禁中驚害宮嬪令誅死已訖乞差中官併取往鬼門殯之永得斷絕上親幸瑤池果有死魚長一丈餘嘆服久之即於禁狐壇所造殿堂道院圍繞其壇賜額司命府勅先生往來提舉五日一次降香壇中建醮先生又進符一十二道用銅鐵石三物刋其符藏于大內十二方位驅斬花石草木之妖其後揚州久旱主上宣祈求雨澤先生奏乞劍水盂奉勅賜水盂并劍先生噀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霶霈風要拔樹揚州千里之內並要霑足借黃河三尺急急如律令過數日揚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雨皆黃濁上問先生所降甘雨何為黃濁先生曰江河淮濟上帝皆禁之惟黃河水不禁故爾上大喜曰神哉宣和七年七月下誥文勅沖虛妙道先生王文卿可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視朝請大夫右文修撰參聯從橐未幾又勅凝神殿侍宸後加同管轄九陽總真宮提舉司命府事父肇始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太宜人先生上表乞還山林徘徊靖室混合

○帝一之道諷誦大洞真經祝延睿筭上不允又勅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內諸宮閤呪水滌穢除邪治病講明道德復遣中使黃瑤命先生就廣德宮行持南昌受煉司大法拔度亡魂是夜先生飛符追被狐鬼所害宮人一一現形又發生天寶籙遣超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于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即雨雪凝凍傷損禁衛法物今次明堂專委仙卿就九陽總真宮祈晴先生許之自習儀日至明堂事畢果然大晴次日上坐青華殿召先生入見上對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實王文卿之力即命賜誥依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兩府侍宸沖虛通妙先生視太中大夫特進徽猷閣待制主管教門公事父再贈承議郎母太令人妻平氏宜人叔王深賜承信郎弟次卿迪功郎依幹當南郊出身先生又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帥預防西北妖氣仍乞還山養老御批玉府仙卿豈宜言歸所奏不允金賊猖獗王師敗

○績果合卿言為朕齋香二十合往中外降之保安宗社先生受香歸宮來上遣中使黃瑤齎御香札全封朱章一函詣九陽總真宮玉皇殿焚之次特宣命先生審奏纔及一時中使疊至宣先生入內上宣問所上朱章報應如何先生洒淚奏曰陛下奏章中願出有道之君臨涖天下殺臣一身以謝奏聞報應奉旨云華則無悔上又問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密奏上深然之十二月二十三日禪位東宮先生入賀又數日遂降香出京欽宗皇帝請康元年四月先生復趨朝乞還鄉侍母覲詔

旨懇切上聽其奏紹興十三年高宗皇帝詔書來召先生不赴一日邵武太守徐德脩過邑訪先生先生曰邵武須大旱因默朝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玉陛爲民計甚力帝諭以數當然惠應興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辭甚切至卒得請而歲有秋徐守迴府述其事與士民翕然鼎新增廣廟堂深加奉祀惠應録中盡言其詳紹興二十二年先生一日與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將隱去乃自持法書印篆入軍峯石洞閟藏之仍勑令地神守護聽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辭縣宰别交游於二十三日早起作頌題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籠俗眼跳出紅塵頌畢隱化於縣之清都觀許旌陽煉丹之堂其時雷震一聲師遂化去弟子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等奉葬于烏龜岡次年三月龍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之夕奏籙道場侍宸在宫住三日方去後有客自成都府歸中途遇先生入蜀亦間有遇先生傳道法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一　羽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宫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嚞

師名嚞字知名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師自幼不群及長體貌雄偉而美鬚髯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後入道改稱焉齊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爲齊王國號齊是南宋建炎四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賙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鄰里三百戶餘亦因而侵之家財爲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將寘之法師曰鄉人饑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煬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嘆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風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爲害風因以

自呼是年六月師醉於甘河鎮會二人披髮披氈其年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八故遇師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蓋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於醴泉師趨拜之衆笑曰言是害風安得識真仙耶其人邀師飲師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祕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吹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匃於鄠社終南間畢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搆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擴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菴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殖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爲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居劉蔣北之水中央肆口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故莫審其意時復自挈壷瓢以遊行歌且飲有不揆者恒隨拉飲師忻然不拒又嘗從甘河攜壷酒

歸一人呼曰害風肯與我否師即予之一吸而盡令師取甘河水飲之蓋仙酎也問師云子識劉海蟾否師云是何能識得但嘗見之畫像耳乃笑而去師自此不復飲酒人或招之惟飲水而已人醉師亦醉焉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謾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鬧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悒怏我咱別有深深況惟留灰燼不重遊蓬萊路上知來往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師嘗留題甘河云閑來矯首滄溟上釣出鯨鯢未是雄又題終南山資聖宮殿壁云終南山重陽子達地肺別京兆指藍田經華嶽入南京遊海島得知友赴蓬瀛共禮本師之約嘗自寫真題其上曰來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脚不移迴頭即悟又自畫雲松鶴爲一圖留醴泉弟子史公密收之及行辭諸道友皆與之歌詩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悟也攜鐵罐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耳迤邐出關抵登州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

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三千里路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旦拂衣東邁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從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馬宜甫邀館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南園一鶴從地湧出師至同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之處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西遊宜甫家貲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日饋一食○鎖庵百日至於分梨與芋栗令宜甫夫婦食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或爲歌頌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警之既啓戶宜甫乃始屛去塵累改衣冠而執弟子之禮師名之曰鈺字玄寶號丹陽子褭師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玉固請爲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玉遂黜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繼有王公者居牛仙山聞師至來謁問答有黎遂師禮之後住鐵查山雲光洞師飛蓋致其名號名處一號傘陽子日者郝昇深於易

賫卜於市師入其肆背而坐焉昇曰請公迴頭師應聲曰君何爲不迴頭耶昇悚然異之師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至意昇大感悟乃執弟子禮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昇之未幾師領馬鈺等住崐崳山始至指而言曰是中有煙霞洞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尚在又因取石於嶺有巨塊將墜適當其庵師厲聲叱之砉然而止山間樵蘇見者駭之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

○知所從而盤桓崐崳聞師在全真庵因投謁於齋次師知其爲遠器贈之以詩賜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答捶磨煉之稍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呪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晝人以爲火亟往視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馬鈺之妻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天堂畫相示之五月五日令不二燒誓狀仍贈以詩又於文登立七寶會福川立三光會至登州立玉華會聞遊蓬萊閣觀海大風忽起人見師隨風入海中有頃復躍出惟墜失簪冠尋於波面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好善事而請出家志甚懇切師竟不許介去師謂人曰令二人於此欲建大殿宇一則基址既立材木既豐未求匠者而匠者自至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則指其立基之所窪坎未平一工未集匠者望之而去矣師在煙霞時張德昭有子

○聰明甫十六歲送之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契前後所贈歌詩并畫二事理反復曉告者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付以真實語其子內心領之雅之夙有仙分而不能自奮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才分淺深故於德昭之子呼小張哥而未嘗以名百方鐫誨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五會之牓畧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玉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群生徧拔黎庶人人顧吐於黃芽箇箇不遊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已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疏三光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寧海之間及行皆留詩爲别九月挈馬譚丘三人西邁過登州

○太守紇石烈名遬者待以師禮及辭曰再會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遬適除南京副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逢橋必壞復一紀太守何邦彥以橋勢雄峭不利車馬遂命改之其逆知類如此遼掖城又得劉公者始隨其母來謁師一見輙契諭以出家毋欣諾之名以處玄號長生子遂行至是所謂馬譚劉丘畢集席下矣故竹杖歌云海上專尋知友來无誰堪可教依託昨宵夢東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蓋預指而言之

也所謂詩詞與其事迹始末各載於本傳師至南京憇於王氏旅邸時孟宗獻友之以同知單州丁母憂歸有神風先生杜哥者嘗預言友之四甦事凡所發莫不應友之以仙待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之令童僕默躡其後杜徑入王氏邸中一膝跪見師方卧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聞大驚杜再往始爲一盻三往笑而視之杜乃雀躍而去友之因之就謁師閱書而不爲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爲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等四人乞錢於市市及斤之鯉養食之秤不及則不食友之頗惑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必其斤重果何爲哉他日問樂章集徹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行間遂篇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即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之爲大鯉故示意爾師命馬鈺召匠者造獨坐風車工畢師云近日火熷我眼不能見使

燃燈徧照之鈺即頻悟又師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煑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門人弟子食之時各戒羶葷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鈺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遂與滿鉢師復曰到關西無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食羊魚又令沽酒市天蒸藁蜜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會得否鈺未悟即愈加痛敎狂罵捶楚不分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入關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敎也臘月中時於鈺輩極煅煉之功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遁去師將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嘗管領之又顧處機曰此子異日地位非

常必大開教門者也甫正月師與衆別曰今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鈺等乞遺言師曰吾昔已書京兆灤村呂道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心同且戒勿哭言訖而蛻衆皆號慟師忽開目曰何至於此囑馬鈺以後事若達關西化我鄉人仍付之密語勿輕傳之鈺再拜而受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馬公手遂書物外親眷詩云一弟一姪兩箇兒○和予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中假合屍周迊種成清靜景跡相傳授紫靈芝山頭並赴金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書畢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時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友之謂衆曰我既爲弟子當主喪事日祭謹甚至靈柩西遷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人受重陽王公點化我其一也馬鈺等至京兆灤村訪呂道人庵得所爲之頌又唱和玉蟾李靈陽於終南師在南京以詩寄二公有首先一去三人同之句見醴泉史公密乃出

舊圖而皆應合相與葺師之故庵師素不爲鄉里信重及馬鈺至秦人方始追悔後鈺輩復往南京取其靈柩歸葬於劉蔣結廬三年然後各從所志馬鈺嗣其教與譚劉丘者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師爲祖師大元至元六年巳巳正月國朝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韜光集行于世云

臣道一曰皇不足則帝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傑生中土轉澆漓以宗太樸化頑獷以慕無爲一師倡之七真和之猗歟盛哉時當今之有國也力不侔於五胡德弗逮於拓拔綿綿之運信罔有矣然天啓玄元之教俾福被於群生斯道無喪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道德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非全真之謂乎

馬鈺

師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名鈺字玄寶更之也號丹陽子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本扶風人五代兵亂遷寧海世業儒祖覺字華叟至孝通五經父師揚字希賢儀觀秀偉沉靜有度量以孝義稱幼時客有驚走擲油褶於家者視之兼金也具白其父令藏之以待旬日客方至即付之客謝曰吾爲呂仙住幽谷村世以陶採爲業得金兩鎰將鬻於市適監稅者逼逐賴公獲免請中分以報希賢卻而不受呂曰君有黃向風誼後當有高士出其家他日訪幽谷人無呂姓者始知其異有子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師在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爲儒而不樂進取父愛其才俾掌庫物好賙濟而無私心由是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因贊之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蓮莊居無幾丹成忠顯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偶夜夢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上有字是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巳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後世軸頭常厮抹既覺聞屠猪聲起視之則清之小子阿兒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師疑其夢不祥使術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親有道之士學長生久視又師與客奕棋常自誦云此一著不錯當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冒暑東來何勤如馬曰宿緣仙契有知己之尋既食

从即從帝而食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言予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為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明叔曰此十字耳曲盡妙意非神仙能出此語乎坐間談論尤與師合師邀歸私第而師事之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庵於南園祖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所繫未易猛棄祖師乃盛陳遠離鄉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

○師由是與祖師契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命師鎖其庵日饋一食時隆冬在候風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沖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迴春之妙鎖庵之一日賜師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梨為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為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為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韻酬答解者曰芋者遇也梨者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閈以至無所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啓鎖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哉鎖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貲產付庭珍筆以離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因師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賜令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為小字二月從○

○祖師居崐崳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人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覺過多由是疾益甚人迴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尋此知友寧復至於此極乎為其信之不篤故感此疾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自今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師在文登姜實庵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師果至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蘇氏庵至十月初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鈎恰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為鵬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師在金蓮堂令孫氏燒誓狀別庵居之十一日召師至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見又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共處矣祖師欲令化錢於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

○自夜撻之至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舍者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煅煉責罵捶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劉蔣遺命也仍即祖師舊庵為環頭分三髻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

閩貧諱曰閩是劉曰閩志丘曰鬭閙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為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以異也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師之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

○造化還須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學道者切須法天之道斡旋身中造化十二時中常○清常靜不起纖毫塵念日就月將工夫既到神仙必矣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十餘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詩有云錦鱗不得空滂漉收什瓊竿歸去來大乘還悟乃執弟子禮賜號曰靈陽子師環居華陽亭墻外有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師從環汲水以沃之俄有門人姚鉉攜純陽真人家譜告點其句讀始知純陽四月十四日生於此樹之下師曰子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樹生葉矣大乘私謂人曰夏至不遠豈能復榮乎師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李請釋其旨師曰此隱語豈易知之其應有日矣至其日綠葉藹然始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六日天地相合為七十二候大乘因作異木記芝陽道友崔公閱其文疑其過情遂於四月移竹兩叢松一株於全真庵以移殖不時枝葉皆黃萎崔啓師曰此松竹可活否師答詩云牕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之句○

○遂令門人于知一去其黃葉以滌面水漑之不旬日榮茂如初師率其徒欲西遊崆峒取道亭川官僚士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亹亹忘倦雖平日陸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為恥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一犁霑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謂衣冢舊壘修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拆洗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髫戴白迎送不絕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邵堯夫之為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為體以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靜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

○濛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潦者譚氏之壻于公輩葵網於瑯琊因召風迴雪霽海市忽見之應士大夫有借蘇東坡海市詩韻以贊之者師亦繼作焉金蓮堂水素鹹苦師臨井呪之其甘如醴郡人號曰靈液搆亭立碑以記其異師在文登七寶庵門人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示洞中仙詞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鑿之一尺八寸泉自湧出師一日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

乃歌舞自娛俄有報云壬寅十二月晦日孫仙姑化于河南府嘗爲門人說內天地云入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腸之上爲天人腸之下爲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氣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匀鼻端之息卧則抱腹內之珠又聯句云水中鉃迸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無我相修真烈士沒人情石女吹簫鸞鳳舞泥牛入海虎龍和玲瓏玉姹敲龍角惺灑金童跨虎腰此類甚多

○蓋道人身中事也師還海上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闡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楮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迓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曩者雖間有之非清旦不可得而見也今師之來有此非常里之漁者鞠試郭亨樂周葦不待勸誘聚網焚於桑島過午復有龍車鶴駕旌幢羽蓋之應洪儒鉅筆

成海市感應集下元日文山九幽醮師夜聞空中報云重陽真人至明日晡時祖師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搖其尾衆會歡呼拜於泥中祖師迴身側卧東南而去九月晦日與僧燭律師士人尭壽卿於城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鄜州王道師抱琴來鼓之日昃鄉人雲集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鴈南飛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

○世兮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輝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無爭知兮無爭爲此心滅兮那復爲天庭復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擇朱軿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萊陽遊仙觀師屢瞻於雲表門人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幷和公師叔至當赴

蓬瀛乎知一曰緣事浩大乞暫留於世師云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人呼劉真一囑曰汝等望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難慎勿退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足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大雷震一聲師東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師叩酒監郭復中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即趨而去

○又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皆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于遊仙初師在崐嵛紫金山東華庵傍有大松數十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曰松之白殆爲我乎二十四年正月長生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徐紹祖等見空中御雲鸞鶴變態飛舞不可名狀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二十五

年已人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萊陽宰劉公啓棺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之師之歌頌有漸悟金玉摘微三寶行化圖成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羽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帝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甑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怔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遠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秘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崑崳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盧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飈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于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逍遙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爲有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温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温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温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

貧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于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于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贊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

○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濬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荼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為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愽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實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武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其星尚如雞卵動搖未定久之乃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令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

○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令我未死達主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髼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願見長真真妙理無為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于世

劉處玄

師名處玄字通妙長生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其先九世孝友相繼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朝廷旌其門閭特免本郡諸役其存恤親舊賑贍貧

○之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墜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横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棲隱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娶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

於鄰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墨尚濡
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
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日東而來
師與毋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
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目擊
道存之妙也祖師遺之詩云釣罷歸來又見
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
洪波萬丈高乃授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
與馬譚丘三子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有
我趁蓬萊先禮師之句又云我之辭世之語
○已留長安灤村呂道人家十年祖師羽化師○
與三人同負柩歸葬於南廬於墓側三年各
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
居市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
溪洞徒衆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甃之二
丈餘得知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
所居也二十年師指庵右馮氏園曰此我身
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栢死灑水西流其地
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
碑立明年東之萊迨長春真人西遊道出雲
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
運粟有司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
十年矣馮氏鬻其園圃蔡清臣以白金百兩
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離峯住持官伐松栢為
樓櫓之用又架雲橋取灃水經觀西流以溉
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既至萊築庵居之二
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教
者日益衆師遂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是年
丹陽自關中來師盛服見之丹陽責其傲師
辯之曰予聞修行之人日消萬兩黃金丹陽○
○曰日消萬兩黃金正好猗衣淡飯終薦證明
萊州醮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
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靜請師主醮於昌陽十
八日巳午間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
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
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
既歿師與玉陽同主葬事守墳百日乃使門
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
順真曰教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
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教事
是年五月旱登郡守請師祈雨海市復見於
竹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
足二十九年師嗣長真主教章宗明昌二年
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
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欒武節追捕下獄俄
頃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鄭
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出往視獄中師
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丞令出之又
濰州温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
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以為○
○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勑寓天長觀問以玄
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
部給觀額五曰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
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靈虛之緣
吳六先高明遠者憚師嚴厲密謀他日師令
郝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別尋
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輩在心之事師能
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來
乞早逝師振杖言曰汝向時有一年背道之
愆世則以功準過陰理則功過各受其報前

日之後一年可準令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劉因自誓而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壕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橫卧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誠尚可動天地感鬼神況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請講師弟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爲公等友輙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何如拂袖歸我令須繼踵迴首反希夷二公覽之愴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師淄王請主醮累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師魯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相對忘形略主賓日望師來虛正寢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舌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爲林下客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般陽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語錄等集行于世

丘處機

師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世爲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師甫十九遂居崑崳山七年聞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鉤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春從祖師住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梁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末○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磻溪者六年龍門七年養真所受之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藉甚因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復終南載揚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見問以至道師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曰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譎詭幻怪非所聞也上嘉納之館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五月召見於長松島七月復召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又應制五明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一咲之因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賜錢十萬辭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詔挽之以詩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棲霞大建琳宮勑賜其額曰太虛三年十月芝陽醮忽塵中數騎西來眾驚以爲驛傳俄頃塵數騎無音迹三夜聖前之杯酒釂者十餘始悟塵中之騎神人也五年九月主醮於福山方請聖聞天闕震響○北辰下紅霄燭地可辯纖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棲霞東海郡侯大安改元作學仙記二年作開天記宣宗貞祐四年師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齎詔召師歸京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也歲在己卯（時金宣宗興定三年　南宋嘉定十二年）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命大師彭義斌差宮衛行不起州牧以爲異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聖武皇帝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請師其制略曰七載之中成大業

六合之内為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
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懽有闕政且
夫刳舟剡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
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
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
賾窮理道沖德著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上
人之雅操令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
巳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
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素車不遠數千里
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為念或
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令朕得親
仙座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
八月仲禄抵燕聞師在萊州又得益都安撫
司吳燕蔣元等願以二十騎從行至益都其
師張林助以駔騎次維州得清河尹公十二
月送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
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
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虛觀仲禄
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
極宮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
之際一鶴飛空五鶴翔舞其上明日師北行
道出居庸遇群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毋驚師
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醮午後傳
戒衆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圓蓋移
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衆至是汲之不竭
八月太傅移剌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
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史以寒
辭師不許曰鄒律尚能回春況聖賢有所扶
持耶畢工果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者曷剌
迴有詔曰勑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
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
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
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漬書章
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
心誠云可尚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之非遥
爰荅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又勑仲禄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
緩來其禮敬如此辛巳二月道友餞行於西
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曰師去萬里外何時
復舊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朔抵陸局河
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言前
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
宋道安九人立栖霞觀率趙虛靜輩輕騎以
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
黯魑魅魍魎為祟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
師笑曰道人家何憂此過之卒無所見抵陰
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問其故俗
乃曰景龍三年楊何為大都護有德政惠及
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
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師等載酒以迎大
設幃幄因駐車焉太師以回紇歡食復多盜
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運逍遥以度歲
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未至而預憂
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安冬居等端
氏之新宮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
宣諭仲禄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
勑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
于行在舍館定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
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

詔而起者天也咨訪焉上重其誠實設二帳於御臣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之報上欲親征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紇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五月達邪迷思干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溪中師之在絕域也自適如此○其館中賓客甚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嚴且看書七月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既見賜湩酪竟乃辭上曰師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茶等九月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設庭燎虛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阿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為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為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煉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為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為漿○以妄為常恣情逐慾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為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為舉世莫之為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鑑萬物乎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為道人一身爾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獲天祐況復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欲則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諭以服藥獨卧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爾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國土誠眾奇珍異寶其產雖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為之大備屢有異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魚鹽絲枲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為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爾今盡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為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茲亦祈福之一端爾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為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

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槩其用之捨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悅令左右書之於策此其大略也其詳見慶會錄翌日上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氊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諸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神仙為朕言此汝輩各銘於心神仙之名始於此矣西遊記云十月朔奏告乞還舊居癸未二月七日因

○入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獵東山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辭制可而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授尊重安慰之旨以寵其歸因命阿里鮮護師東行送者皆泣別至阿不罕山過栖霞觀至五月中師不食但飲湯而已衆諮之曰師奚疾師曰予疾非爾輩所可測聖賢琢磨故爾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其家奉以湯藥輒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格輸山東請與清和行師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王官將帥以書疏

○來請者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郡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甲申二月朔居縉山之秋陽觀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宣差便宜劉仲祿各持疏懇請住太極宮許之乃度居庸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是月扃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衆官咸曰師許太極矣請無他議是後道侶雲集玄教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永法名者曰蓋衆常以歌頌示之時復出遊故園瓊華之上從者五六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或相屬和夕陽在山澹然忘歸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持賜寧玄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賜瓶以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時以為祥去華乃誠明之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延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遶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撫王檝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醮以

○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物給之但令衆官齋戒以俟行禮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誠爾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行省請師主醮雨乃足僉曰神仙雨也名公碩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旱在京奉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

日爲祈雨醮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夕醮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極宮爲長春瓊華島爲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道院皆勑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九日登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閑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書畢而逝春秋八十便宜劉仲祿揮涕而嘆曰真人入覲以來君臣道合離闊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四方赴喪者哀慟如喪其親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於白雲觀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初廓然晴霽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蛻於堂異香芬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楫會葬自爲主盟親牓其堂曰處順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文有磻溪鳴道集行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羽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處一

師名處一寧海東牟人玉陽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嘗氣絕仆地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爲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我玄庭宮主也是後狂歌謾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閑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爲群類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師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祖師至即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祖師知其爲玄門大器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崐崳煙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令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知其貞慤以德清名之號玄靖散人九年四

月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墮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得令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師在馬譚劉丘之次故祖師有云傘竹通爲七箇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結竹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祖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師九年○煆煉心地開明是後數往來於齊魯間二十二年秋居寧海丹陽真人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公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無乃不可乎師曰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充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興而緣行也今貧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

世耳丹陽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者久之上聞有以鴆酒害師者遣使詢其酒之所自來雖至再三終不之告但託疾而已上聞益深嘉歎乞還山侍親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建修真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春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萬辭不受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之晚恐不及重覲聖顏矣明年春遭哀詔於涿郡固辭東還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徵見於○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爲清靜少私寡慾爲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運氣是皆無爲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爲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議乃問以治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偶然爾上曰毋讓朕顧聞之師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

也明年春奏母氏壽垂九袠乞還侍養上賜觀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太清宮兩主普天醮事具戒度爲道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日門人畢集師之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歸師言壽期或在今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日而逝逝之日人皆聞異香馥郁莞絃清雅移時方止北京按察使前參政李术魯公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水致懇而○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壓凡不能從雲水之游聿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懾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去之鎚鑿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爾師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岩谷其石乃墮見者莫

不悚然貞祐四年文登令温迪罕龜壽迎師歸縣之天寶觀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師語門人曰群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乃辭世師之歌詩有雲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萊陽縣劉植以無嗣告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然吾稟之上蒼六月望日詣其居而植爲置具師曰特來送嗣豈可以常酒相待耶庫之西北所封者妙醖也植往索之得美酒一器師曰

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紙書一頌後批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已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至於叱遲金愈歷年之疾爲潘信起兇徒之死卧凍雪於趙實之門復鳴雞於羌侁之架冬單衣而奕棋瓶無底而貯酒傳道則有山鳴谷吼之應書符則有鬼怪潛出之靈此類甚多是皆師應世之迹具載別記茲不備錄焉

郝大通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官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

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崐崳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畀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遊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攜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年坐於沃州橋下而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陞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

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秘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徒

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蜕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嘗爲州吏未嘗取非義財日與一道者談玄笑飲後道者臂臬而來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識人玉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惡疾而殂玉蟾子備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曰昔亡道者吾子也奈老無依何玉蟾子贈之金帛嫗曰但得發壙一視吾子誠無憾矣王蟾子率隣里與嫗發壙開棺失屍所在惟存贈嫗金帛週視嫗亦失焉由是感悟棄家入山後遇至人得九還金液之妙游終南山行其所傳日益精進以至沖和周密妙用通神逮重陽王君遇真遂結爲仙林之友莫知所終

李靈陽

靈陽子姓李名字俱不聞京兆人也爲人沈默寡慾學問該博而樂仙道遇道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訣頗拋塵俗朝修暮煉積之歲年至乎大妙與王蟾重陽二子爲終南林泉之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己丑重陽攜四真人入汴有詩寄云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重陽登真丹陽挈丘劉譚三子來謁一日二君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待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預有付囑故知之時二君泊太平宮四子食畢就宮參謁自此真門之下咸以師叔稱之

皇甫坦

先生諱坦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詳或云嘗居臨淄及暇丘得三避五假之術後遯迹於蜀之峨嵋一夕行風雪中忽聞人呼曰子有道氣吾當度子先生一顧見一道人卧茅簷下令先生與之抵足而睡覺暖氣自足而達浹身徹頂如在春風和氣中比曉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詢其姓字但云他日來靈泉相尋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書褱蜀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遇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闢視瓜輙爲人首而葱則髮也水所濡衣皆血痕關吏執之併録其同行者先生獨以身任咎初不辯所從來遲明將以解府瓜葱如故衣血亦亡官吏驚異慰諭而遣之出則妙通已伺於戶外笑曰子真可教也乃烹瓜對酌遂授以虛坎實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擊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麽先生唯唯而已遂傳內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諠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燄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遊海內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黃衣

道人長髯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即是我師父也覺而異之以語高宗皇帝有詔物色之時先生南遊自稱眼醫臨安守張偁見畫象以先生惟肖遣人求得於建康遂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為則身安帝王無為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殿先生敬為皇太后噓呵布氣良久翳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真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宮

中皆呼先生為師父仙韶位有甄娘娘病癱累年踊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亦為布氣即釋踊而行及將還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之當差未幾宮中多患瘧用之皆驗陛辭之日兩宮賜賚甚厚先生止受香茶衣服而已上亦高之因其行命齋御香致禱于青城山丈人觀訖事還詣安靜觀焚香即妙通之舊隱也遂奏請重新觀宇且贊其像曰靈泉真人兩蜀鍾秀馬溪道成茅茨賦就歷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師再拜稽首明年迴至忠州仙都觀平都山巔有巨栢雷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氣祝之不逾月枝葉再榮王從道記其事刋于石繼而上遣使賜手詔慰勞且召之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枕籍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秋為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計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氣御風冷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為問殘暑

在序益保清虛先生得詔即行比至賜紫衫皂衫絲履令閤門引見從容問長生久視之道先生對以清虛寡慾為先先損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嘉嘆久之曰真人也由是傳聞中外競以真人稱之他日又問先生對曰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累氣以成真深契聖意嘉嘆再三曰此其所以為真人也因書其語于扇以賜仍寫道德黃庭陰符經賜焉時姑蘇敳道僧亦聞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識道僧入長揖萬乘而見先生即拜賜坐辭問其故曰仙階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強之乃坐于地後先生乞還山上留過郊祀時久雨上以為慮問於先生以必晴對及將宿青城復遣問焉先生進詩曰夜靜天中星歷歷曉來壇上月娟娟皇圖鞏固中興業帝祚遐昌億萬年至夜果晴上命為先生設幕次嘉會門賜香燭飲食以御前金器排辦駕迴先生起居太上式車而微笑即日宣押賜宴先生因賦每蒙天一笑遂與物為春之詩上大喜尋復乞還山

上固留不可乃命築庵廬阜以便於宣召又繪先生像御題其上為皇甫真人像而贊之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其年閑雲在空孤鶴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錦囊命內侍省都知張某去為持示先生復攜入留禁中後移置於德壽宮道院太后賜金為建庵費先生提所著道袱辭曰只此便是臣庵無所事金卒不受太后乃命幹辦御藥院董仲永袖金潛置於先生臥榻而去啓行見之即封付臨安府繳納比至廬山太

后復遣幕士仰立齋金就賜先生復固辭尋降付江州令寓錢以給先生不得已而乃用太后旨意建普天大醮二壇祈福皇帝仍普及生靈復以餘錢繳納太后不許即命兩府曹勛白雲處士鄜守寧以其錢仍益金爲先生置兩莊于山之南北北曰銅盤南曰丹桂收歲入以接待雲水之士先生始遂築庵于蓮華洞撥雲游之士而居焉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太上皇御札詔先生曰自退處別宫日以頤神養志爲事思見風釆欵親道話幸早○命駕少同閒適尊信奉迓用伸至懷既至宣見於康壽殿乃命館于西湖顯應觀西齋堂以兩府曹勛館伴宣對錫宴至數次後先生遊天台康壽殿產靈芝復遣兩府傳宣撫問賜沈香二百兩併以畫芝草扇親書御賛于上賜之乾道改元初方遊武當上皇遣德壽宮使臣陳球宣召追及於襄陽繼命兩府曹勛迎勞於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復命館伴於顯應觀明日即宣入賜宴又明日幸其館命登御舟泛湖游園後屢侍燕閒談修

眞之旨遂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書清靜妙經孝宗初登位嘗傳旨宣問先生迴奏凡百言大略請審刑德剴嗜慾惟衛生之理以爲治至是引對內殿賜曲燕宣勸至數十爵仍賜内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歲欲致禱于灊山及廬阜青城謂先生精誠足以感格即命捧兩宫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逮至青城焚香始祝黃龍爲見初欽宗靖康之難兩府曹勛自燕京持徽廟御札迴至黃河無舟夜遇先生於河濱束葦筏與俱○渡至岸僵且死先生然葦以燎之良久乃蘇○問姓名不告曰朱真人以公爲安社稷計故令我來渡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言訖而別及先生應召與之相會語及舊約兩府追記風貌感泣下拜待以師禮其贈先生詞有云自嘆孤身早歲黃河渡口蒙情蓋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問迎勞館伴必屬之先生建閣寶藏所賜御書上皇賜名紹興煥文之閣亦命兩府書牓先是廬阜庵成道流衆食日衆而汲水於澗以爲苦先生一旦

荷鍤引人斸庵側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湧出石隙間清洌而甘九旱不涸及赴召上皇偶詢山居之事因以奏聞壽聖皇后在坐曰先生在處必有神物護持也上皇即命爲神泉御書二字以賜乾道九年復賜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爲門額仍歲賜勑牒度道士以奉香火先生前後四赴召命自上皇退居德壽恩眷益加每至宴勞外賜上尊珍膳無虛日先生再還自青城掃迹朝市惟德壽宫歲時遣問不絕屢遣中使至山宣喚皆力辭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將遠適不可不辭太上皇○治裝欲如行在所中輟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遂口授詞旨令門人作遺奏以進凡士夫道釋與厚善者亦具辭書明日晨興沐浴更新衣至日中陞堂集衆焚香取御書升宣賜衣物付弟子筆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太上皇所賜當留以鎭名山汝等向後接續住持代相傳授寶而藏之毋違吾訓又曰道不負人大家努力珍重珍重語已拱手垂足坐于繩床而化三日不歛不倚容色紅瑩髭髮

如漆入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彌深謝守灝等與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遺蛻藏于庵側之左隴從遺訓也初治壙得白蟾於數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斷碑有冷翠變舟四字將窆之夕天燈下燭比曉方沒會葬者二千餘人及發紼有仙鶴隨之盤旋其上窆已乃去

羅晏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宋徽宗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擾鳳關精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斧鉞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異之連奏號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紹興六年丙辰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俟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與僧而取其值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與一柩凶服者隨之哭廣都龍華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勿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州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墻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之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行戒其僕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顧從廣漢或他塗以西亭無誤僕諾退而背其言乃抵古城鎮及温江而卒蜀人以爲年一百七八十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羽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薩守堅

薩真人名守堅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陝行囊已盡方坐石問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虛靜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悵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閒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椶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搧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拜而受之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取七十文為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遂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舁豕往廟酬願薩以少香附之曰去酬願畢為置爐焚之其人如誠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搠水浣手見一人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即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官三年並無犯律者今冂渡舟真官乃置錢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嘗有詩云道法於身不等閑尋思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神氣何慮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閩中一日端坐而化

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盜起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無所得食願為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玉局化以蘧篨為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衣人因號為麻衣形臞如槁木而骨不露神采湛然晝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撥之暮歸則撥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食也人有具酒茗邀之或不顧或為留以飲餘者授人人飲之覺芬冽異常麻衣時時言及五代及本朝事亹亹有條理或窮詰之則於庋上取圓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為兵已而免去帖尚存平生鬒黑一旦趺坐而化尺宅肢體潔白如玉然

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輙下山覓粮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而至兩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後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别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盎邊各就○取水繞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擢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譙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温縣玉溪人深於易學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絶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輙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

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騾○遁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牓以觀察使召之○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於青城山丈人觀道院年近九十髭髯長委地喜作草書蓋已得成仙云

崔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樂道自號紫霞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顏方瞳睟心林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然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于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若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擲花渡見其東歸蓋歸羅浮也

劉浩然

宋高宗紹興中虞允文侍其父漕潼川父病允文齋戒浹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亦素以精慤著名自子夜登壇遲明方與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參大政以符其言

段璪

段璪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宋高宗建炎間冦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爲所剽璪挺身持金帛往贖賊嘆其重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璪盡發宿藏止取常值又爲粥以食饑者頓

活者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庵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歘然淩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衆欲以其事上於朝而邑官不樂者止之遂已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宋高宗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辭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汀閣煙漫漫夜深雲散萬籟息獨對清影凭闌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飧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迴看往事一破甑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死之後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爲尸解仙去云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臥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客稱江宣贇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恍其語强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眞人（黃眞人晉時爲惠州太守棄官入羅浮山水簾洞）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巳書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曰庠平生未識眞人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爲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蓋眞人眞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客衣服侈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蘊藉甚惡之冀速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語頗悔亟邀致具酒未及飲蘇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丸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可見効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壽終亦爲仙官矣酒數行適旣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爲人叱令笑驢即笑又求青箬笠中鹽以飼之祝曰復爲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又諭蘇畫具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中人服黃道衣繫皂絛著琴鞋持水晶數珠掛玉斲於白帶嘗有過之於羅浮鐵橋懸崖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時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并刺字置笥中歲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氣絕家人以項暖不忍殮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即能起洒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像像成儼然

江君也始悟江即黄君云蘇雖髮如霜目是其半再黑初高宗建炎中喪右目瞳子至此瞭然吳與陶安世聞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遺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鄉林向伯共云吾可中閒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別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黄真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云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誠詩結字無復餘習慶善叙其詩文實載此語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馮觀國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棄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道引内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乃晦名氏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誚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云踏徧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頭陁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懷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裹長挑日月懸謾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離俗人亦多莫能曉也有瑞州上高縣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約束門僕黄卷曰明日要五更早起看門外有何動静來報僕唯諾而去次早淩晨開門見門外凳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供給盥漱畢即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饑覓飯愈食愈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人看庵道人即欣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喫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爲四以青蒒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煙霞只因貪戀一盃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弄小術如令之攝藥者又常喜顛酒未免以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在但見墳塋中霞光徧地舉頭望之只見道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即光燦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與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顛倒失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醉所爲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攜之婢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早啓視則無道人矣惟婢云鎖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欻欻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爲舉目視梁間則有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卧木是梧桐鳳始栖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梯翌早元僕黄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來衆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

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城閧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黃卷往視之即馮顛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畦任真但落魄𪇆醉是生涯天地為棺槨其時儀真李觀民為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認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之治平宮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而去忽迴頭相顧○至今塑像猶左顧也其師王蒙道人其侶方七道人往來詩詞甚多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胷前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輙盡飲酒自一杯至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為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肖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背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週迴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為斗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莫遣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為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化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施擔牽衆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遂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為何人得非戲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為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傅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齋賢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閭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觀多靈異聞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髫齓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嚴縣丞矜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迴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碧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老人贈以一樝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樝子齧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于道傍其家以師久不迴遣人尋索經宿乃得之詢其所由師具以告其家與鄰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荊榛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樝子之地則既夕矣紅光爛然人謂寶藏發見爭前取之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我樝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狂怪歌笑自若或滿頭戴花或醉卧橋路人莫能測市人有惡之者以毒酒推而溺諸縣橋之下師隨流出没二里許登岸復入市笑謂溺之者曰何相戲之酷耶人始訝其異後屢試之復然衆乃驚服稱爲傅仙時師年十八忽起江湖之興被簑笠荷瓢囊徧走湖廣淮浙間名山福地靡不游歷或孤栖巖谷或露宿叢祠所至放誕不自檢束如在新淦時人皆謂之狂生然言人之災福輒應士大夫益多奇之張魏公浚留守建康召師與語即蒙殊遇丞相史公浩嘗有詩贈師云試問此行何所止烏有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人誰識顛道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年身顛心不顛有人還會得即是地行仙後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未當國時與同省諸公宴集師偶過之衆中遽呼公曰傅道人獨許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章無相忘後果如期拜相師一日造府門即延之上座酌以酒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跣而入府遽以泥足穿丞相履手作執板狀四顧懽呼公問其所欲師云要鶴氅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和正適來謁公遂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語大喜即贈以敕牒衣號副爲遂禮管轄祖慶章爲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狂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復月遺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遣籃輿遺贐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江時郡守嚴陵吳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悅舉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强延以玉笥山承天宮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管轄閤皂山崇真宮曾不朞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宮管轄招之已而顯謨沈公鎮豫章與漕使少卿曾公實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真宮孝宗

乾道九年癸巳晦菴朱文公為扁雲菴二大字及贈一絶句云到處逢人說傳顛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攜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其後范石湖大參張公樞使諸賢題贈不可勝紀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帥閩一日師遽呼徒弟葉永壽曰我欲福州見丞相次早遂行於時繪像永贊王在前師傍立竟諾所請書于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

躬詣內殿賜齋幷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凡二十載其藏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漕皆先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同時俱至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蓟子訓分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親世務雖屢與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爲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遥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門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劍于府東門之外朱砂岡會葬者千餘人謝觀復跋云初師之生人謂不孕而育其母亦自以爲然嘗考之仙傳雖至人降世託跡同凡亦必假

陰陽之氣三元育養以成兹有質之軀是故混元未誕先降日精於玄妙肆曇將生必夢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字者如其異人託化於世毋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己產故師之處身應物皆非學門師承所得諒由是也嘗聞許碏有詩云閬苑花前是醉鄉㴞飜阿母九霞觴群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切戒其飲正慮其狂態復作耳謝守灝昔與之游甚密謹略摭其大槩後之君子欲考其詳則有史越王之墓誌在云

張宗元

張宗元河北覇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峯紫栢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爲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道清

真君姓張氏諱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真君於青牛山舍時紫氣騰空遠近咸以為異焉幼侍翁媼徙居郢之京山自為兒時氣宇澄清不茹葷醴達性命禍福或數日不食或一日入山半旬不反往覘之則見卧於岩中有兩虎踞于側里人驚而神之○又一日寢覺告母曰適往復州里女兄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絲履果實來獻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二十七年上元日真君默坐前山見五雲縹緲間有萬神森衛中有帝君坐龍輿召真君授以秘訣靈文真君得之道望始顯後於其地建祠以記受道之所（名曰帝授）已而鄉里旱澇祈禱輒應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漢嚮慕者衆孝宗乾道元年捨所居為祠立玉帝晬容崇奉（即光廟御書長森灣今為敵觀是也）二年真君幅巾藜杖徧覽襄漢名山至洪山謁主寺僧木閣老因與之講究玄寂之道喜木閣有慧性定力罄所得鄉里酬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隨州旱禱雨弗應木閣以真君靈異聞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森禮請真君至郡惟書天授神章一紙焚之甘雨隨降官民感忭願留香火祠奉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木閣告於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則三願勿棄此山主張佛法真君曰一來一去各有定緣予昨受玉帝旨謂興建香火之地分應斗牛界連廬霍逢九當興天命不可違也乃辭別木閣迴住長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龍虎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國清寺來請師即往彼說過去事僧衆神之真君歸郢而蒲騷里人益景慕其靈異士民捐舍於青牛山毓靈之地立祠宇一所以奉香火（今崇寧萬壽觀是也）十年真君有中都之遊時光宗在儲適府安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張先生來此病可療且地遠卒難至而李府御帶隨以真君見留府第聞于東宮有命召見真君呪棗水以進郡主飲之遂甦光宗曰真哉神哉寵賜甚厚真君不受乃親灑真牧二字及鏤之牙牌以賜自此時一召見禮貌有加真君淡泊無為非問不答一日召次問起居之地對曰郢州長森灣光宗又親灑長森灣以賜十一年真君離京城迴舊隱活民命者衆真君視長森祠宇尚隘弗稱儲君寶畫之光命其徒楊宗華等營而新之既成白于衆曰昔奉玉帝密旨建立道場別有其地山川之靈俟命已久將有行焉乃自郢入蜀歷參井泛湖湘過洞庭而下盆浦○十四年春過康廬有仙翁揖于途曰拙者遁跡九宮遠來參廷願早訪彼山庶我輩有所倚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鄉耆張鎮者夜夢神人黃袍白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鎮異之傾意相嚮真君告之曰九宮靈壇湮廢已久吾將闢其基以為國家祈禱之地遂捫蘿登山數十里得其地於山之巔廣數十畝即圖誌載之曰平壺臺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趺坐松下夜半山靈諠聲從者駭然

真君曰是山之神交相喜爾繼有赤蛇神龍之異平明從者告饑真君默坐方醒於袖中出齋䉼各與其一異香猶熱食之且飽遂於壇臺之下定向子干標立道場而下曰吾且回長森秋期再來乃以符法授其徒楊宗華令先往開闢結茅爲居權以安憩十五年戊申真君至七衆懽迎入山四方之民抱病求安者雲集隨叩隨應貧者助力富者輸財繼而真君靈既匪一九宮開闢不日成之光宗紹熙元年召命不赴上遣使降香燭錦幡銀券入山設國醮徼福于民寧皇在儲亦有厚賚未幾朝命易庵爲欽天觀慶元元年寧宗臨御懇懿居內宮每歲遣使入山厚有錫賚三年真君返長森五年上賜真君爲真牧真人嘉泰四年寧皇親灑欽天瑞慶之宮六字敕修內司鋟梓改觀爲宮賜賚駢遝六月上復加封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供贍羽衆累降特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虜寇京西長森實據其要虜既入境羽衆奔迎真君端坐堂上虜莫能犯及舉火焚祠煙焰自熄乃驚歎曰此南朝得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而九宮諸徒亦至省侍咸願請真君回九宮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知吾創九宮道場乃奉天命爲保國寧家安集道衆而設汝等當以進道爲心勿以吾不歸爲慮至七月五日真君鳴鼓陞坐諭衆曰死生一晝夜也出入一乾坤也予自歷劫以來應時出世隨念度人身在塵凡名書仙譜今將歸矣洞然八荒了無罣礙汝等各守戒行循規蹈矩以扶教法以報君親及索紙書頌曰幻質塵芳方度六紀憫一切情如渴赴水踏破鐵鞋尋跟索底一刹那間衆流截止仰沐宸恩可謂終始今日逃形湛然脫屣分明記得來時路乘彼白雲歸帝鄉頌畢珍重端坐而蛻遺表奏上蒙寧皇御批太平護國真牧真人張道清志識清虛道行高潔先朝眷遇極爲優厚況祈禱雨暘累獲感應今已羽化朕甚憫之可於內帑降賜錢令徒弟往長森灣迎歸九宮崇奉仰九宮主者就禁地內卜吉所安瘞不得滅裂仍不許所在邀阻付欽天瑞慶宮准此續降聖旨劄下江西轉運司委都運趙龍圖督促其徒疾速迎回嚴奉徒衆承旨前往長森灣護全龍迎歸涓吉入塔忽真君親附童子謂吾今神歸天府遺形何以葬爲惜諸方善信遠來無以瞻敬於是立堂崇奉真相猶存嘉定三年續奉寧皇御書真牧堂三字鏤牌以賜理宗御極眷遇有加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其事迹靈異具見靈迹詳載九宮山真君全傳

謝守灝

先生姓謝名守灝字懷英永嘉人也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時先生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一日有雲水道流訪其書齋道流曰貧道結緣先生與之揖就坐復起入內命茶道流稽首曰欽哉古學問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覺悟自是諸經子史一覽無遺勵精儒業天才該贍少年補中上庠後館于曹忠靖公府時清虛皇甫真人遭際主上每延問道德曹公感

真人渡黃河之恩時延于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隸籍羽褐真人之道旨付曹彌深次於先生爲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學强記議論宏偉每優遊儒釋間有惡其分別輕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吾於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聰明記問志尚釋教問先生曰三教孰優耶先生曰天下無二道萬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經史出言有據懸河之辯莫能屈之一日復有難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先生曰如是則校之經史尚不可信足下之言尚可信乎其人無答欽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學問淵源聲動朝野紹熙四年再任玉隆萬壽宮住持寧宗嘉泰元年復任焚修管轄官事一陞經座撥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問話應答如響問亦於寺院借座說法禪林尊宿亦多嘆服先生早遊江海多歷名山嘗遇至人授以旌陽石函記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門內焉養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也光寧兩朝眷遇優渥平生交友當代大賢超群拔俗人莫能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鬚髮皓白人咸謂活老君出世閑中靜坐焚香誦書因觀自著混元實錄撫几長吟曰知我者其惟是書乎罪我者其惟是書乎門人請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輔教明辯正邪立見已定一言不易後世毀譽任之也老耄之年顏容悅澤耳自聰明清夜對燈解書蠅頭細字嘗以所隱石函記一篇（此一篇名金丹法象論後有人作一篇補遺法度乖謬恐誤學者）書字如粟刻于銀葉之上藏於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復辭往永嘉郡瑞安縣紫華峰創宮請額于朝爲九星宮茲蓋先生湯沐之邑也住世引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夢天人下降謂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記翌日午時具香湯沐浴辭別道衆書頌云造物逆旅主天地一遽廬還汝已生有還我未生無頌畢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後門人私謚修文輔教觀復先生

祖元君

元君姓祖諱舒又名遂道字昉仲唐廣西零陵永州祈陽縣人月孛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圓眼露齒頭髮鬅鬆挿竹節斂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壽一百三十二歲幼存節操生而神靈厲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徧遊名山師事許真君鄭真人靈光聖母一日於西京清虛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濱又從而師之蒙與俱至洞中凡數日變現男女歷試諸難終無怠志乃按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順流隨止少焉杢至故處失夫人所在矣由是會四派而一之職位清微元上侍宸復化身爲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號通化一輝元君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紅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勢可畏或按劍坐石嘯命風霆或乘龍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臨洞府性烈令嚴雖雷神亦加嚴勵功成

沖舉居金闕昭凝宮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闕中靈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濟生靈嗣其道者脉脉相承瓊室洞清郭元君福和耀真傳元君龍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元勲皇靈清虛華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雲山保一李真人至眉山混隱南真人而清微道法尤闡焉

火師汪真君

真君姓汪名子華字時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汝陽縣年四十而三舉不第嘆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吾將學黄老之學而臣於帝鄉矣遂與顔真卿同師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生司馬承禎遇禄山之亂棄家雲遊經南嶽祝融峯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爲盧杞所陷使淮西爲李希烈縊死師再遇紫虛元君親幸南嶽授以至道再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備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詔白日昇天

黄雷淵

真人姓黄名舜申福建建寧人幼而聰慧過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仕廣西時憲使南公見而奇之悉以神書授焉真人鈎玄探賾集成大全登門之士如雲後承詔命入覲繼而得旨還山隱于紫霞滄洲之上制授丹山雷淵廣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孫峯其道則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獨在諸立石題名之後道闡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塵外塵外傳之淩儀趙元陽如上授受者皆爲一代宗匠道德沖融内外光霽焉

雷默庵

真人姓雷諱時中字可權號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後家于湖廣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廻環東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心道學專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己未庚申之難揭家依居吉甫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宮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宮之聽雨軒怳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禄無分陰官有縁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宮知宮亦夢採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于壇炷香次日午朝殿帥謂師曰我因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宮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宮白于師師愈留心道法絶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事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人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階道法特來授汝因出袖中書一卷曰可置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看師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在方悟其爲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誠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闡雷霆之教普濟衆生吾教上帝爲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君也卿

名在仙籍七世為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為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開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己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倫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采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二宗師及南康查泰○宇由是盧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東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命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諷度人經一卷畢即索筆紙書頌曰一輪明月照清穹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逍遙無一事圓融常與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于郡之顏山後雷霆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為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莫月鼎

月鼎真人姓莫氏諱洞一字起炎浙西霅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說乃與同郡西埜沈震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隱書由是名著當時至若會稽混融韓公錢塘揚和玉蟾川諸公望重當代為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真人落魄無家隨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衆往往遺世○絕俗離倫飲酒輒醉自樂天真其接門人多○致叱咤試其誠怠之心而進止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廢至元丁亥被召赴闕下符法闡揚雷雨在指顧之間一時名動京師奔走後先者如雲如堵有不遠數千里及門而求道者有奉東脩五十緡師受之一日袖之而去遇酒肆陋者乃入見貧寒者濟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與之及晡而還緡皆罄矣門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輒循循以進之其於雷霆之興發揚底蘊開示來學者多矣使者一符形每授門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證派源考其玄微同歸一致自侍宸王真君演道以來惟真人與西埜沈真人二派支流衍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吳扶教澤民莫有甚焉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趺坐問弟子曰是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光明三界虛空透徹書畢端坐而逝顏面如丹

金蓬頭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埜庵素蓬頭一○髻世因以為號生而不群自幼果敢大志不羈甫長慕道棄世慮若焚溺遂師全真道士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長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參事真常李真人南至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祠師知其異乃師事之亦有所得歷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傳師正館師于蓬萊庵庵據徵君聖井巍姑諸峯之會師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

為常或夜坐盤石蚔虎值于前輙愕而逝去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天瑞庵于峯頂四方聞其道者無遠邇凡病患者輙叩之即應以所供果服之無不愈參禮者日集嘗天旱登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神中乃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天大雨元統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民治心清則欲寡李益敬服或有妬者謀以藥毒之師預知命其徒鑿池潴水果服浴而出之安然今名吐丹井至元丙子歲正月一日其同學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師聞之四月十日令徒書一頌坐逝越十三日面顏若栗肢體温軟猶生瘞于庵側所受弟子則勞養素郭處常李西來張天全殷破衲方方壺皆以道聞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目錄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羽六

卷之一
無上元君　太一元君
金母元君

卷之二
九天玄女 黄　蠶女 辛
雲華夫人 夏　姮娥 夏
織女　昌容 商
女偊　李真多 周
嬴女 周　太陽女
太陰女 周　毛女 秦
梅姑 秦　女几
孫氏 漢　張文姫 漢
張文光 漢　張賢 漢
張芝 漢　盧氏 漢
張玉蘭 漢　屈女 吳
諶姆 晉　劉仙姑 晉
盱母 晉　許氏 晉
薛練師 唐

卷之三
上元夫人 黄　南極王夫人 黄
右英王夫人 黄　紫微王夫人 黄
太真王夫人　靈照李夫人 商
中候王夫人 周　鈎翼趙夫人 漢
麻姑 漢　南陽公主 漢
郭勺藥 漢　趙愛兒
王魯連 魏　南嶽魏夫人 晉
九華安妃 晉　河北王母 晉
韓西華　王抱臺
王妙想　王奉仙
王氏 晉

卷之四
紫素元君　趙素臺 漢
黄景華 漢　周爰支 漢
張桃枝 漢　傅禮和 漢
張微子 漢　竇瓊英 漢
韓太華 漢　劉春龍 漢
郭叔香 魏　孫寒華 吳
王進賢 晉　李奚子 晉

樊夫人 晉　東陵聖母 晉
雲英 晉　鮑姑 晉
丁淑英　黃仙姑 晉
廣陵茶姥 晉　羅女 晉
梁母 宋　徐仙姑 隋
花姑 唐　焦靜真 唐
王法進 唐　費妙行 唐
緱仙姑 唐　王女
卷之五
明星玉女 漢　江妃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漢
園客妻　程偉妻 漢
張姜子　李惠姑 魏
施淑女 吳　鄭天生 蜀
文女真 晉　裴元靜
戚逍遥　何仙姑 唐
謝自然 唐　王氏 唐
蔡尋真 唐　麻媼 唐
盧眉娘　吳綵鸞 唐
杜蘭香　諸葛氏

韋女 五代　王保宗 南唐
無名氏
卷之六
錢女真 宋　曹文姬 宋
趙仙姑　鄭仙姑 宋
劉妍 宋　盧眞人 宋
莫州女 宋　于仙姑 宋
張仙姬 宋　徐道生 宋
陳瓊玉 宋　吳氏 宋
武元照 宋　孫仙姑

是書甫成或者曰此不編年類傳何名通鑑愚曰通鑑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鑑也何必局於編年乎且神仙傳記每有不記年代者不可編年一也應世見身歷千百載倏前倏後難究始終不可編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難周安能盡搜傳記考校異同而使一傳一事無遺落者不可編年一也況一編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載年代者難以鋪張若是削除毋乃太略如是刪略事迹學者何以準繩深思熟慮不可編年紀事是故質諸淺見究觀諸家神仙傳記歷代史傳參考成書他日得暇又當效儒家資治通鑑體搜諸仙傳年代可考者編年紀事作歷世真仙傳道通鑑然其書但能提綱次序不能詳述事迹矣後有博學高人別立高見脩撰是書者亦各從其志也趙道一再拜焚香謹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無上元君

老君雖歷代應現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為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即無上元君也靈飛本皋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餘日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之歲老君自大清境分神化氣乘日精駕九龍化為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眾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為五色珠大如彈丸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今亳州天靜宮有流星壇即其處）由是容顏益少神氣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無凝寒夏無袢暑祥光照室眾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因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仙傳所載皆云在胎八十一年唯內傳云上帝之師元君感日精入口因娠經七十二年剖左腋而生二說雖或不同然亦有由廣宣出塞記云老子復令胞中七十二年舉假九年則亦八十一年也）是時陽景重耀祥雲蔭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玉女跪捧九龍應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漢伏滔北征記云老君廟中有九井水皆相通故每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蓮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眾生周徧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為國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號曰聃（或作儋者僕字通用也）名耳字伯陽或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老君降上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如天面光象日伏晨起玉枕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如北斗其色翠綠虎鬚龍髯素結如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於頂厚而且堅河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紋其音如玉其響如金觀高而起頤方若矩日角月淵金容玉姿龍顏爾肅鳳視閑闊額有兌象三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頰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紋其指纖長各有策文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背有偃骨背有河魁臍深逾寸腹軟如綿心有錦紋腹有玄誌眼有輪文足蹈二五指有乾坤身長丈二徧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體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超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雲足履蓮花項負雙景五明耀日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寄胎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為老古人稱師為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號老子居於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即今亳州衛真縣也）聖母既誕育道身將返天關復

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清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病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內求內容則道來能致靜以合真積虛以通神則取仙曰近矣茍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與精耳目廣明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爾若能攝氣營神辛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太無中也能洞虛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令混迹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秘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與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摶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諸身莫之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技道因術以濟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為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氣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性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資符藥道乃訖此吾之祕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氣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資猶陶家坯也坯未治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也縱使德冠群有神疏太玄而身猶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佑之乎將藥之力邪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不履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為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强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輙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寶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為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涓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爲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內五兩文蕤甤赤鹽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黃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

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
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此九丹得一則
可以長生不在徧作也神丹之道皆三化五
轉至九而止得服之者與吾等矣神仙之道
不在祭祀禱鬼神不在導引與屈伸不在呪
願多語言不在精思自苦勤長生之要在神
丹知之甚易爲寔難子能行之可長存此之
道存立得仙吾亦學得非自然老子再叩頭
稽首曰九丹之道旣奉慈訓矣竊聞求仙不
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
○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昇天之道然九丹中
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
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
三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入口
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昇天爲仙官矣凡欲
服之須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
玄中之籙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金液之
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
此吾之祕寶也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
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
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
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
君受訖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
廣濟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耽榮嗜欲死者
若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
行必授其人此道高妙祕於九玄瓊臺雲笈
萬年一行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
及丹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
烏得逢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將去矣當
還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
○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今太清神丹經其法乃出於元上元君其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仰肄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猶言服丹所致也

太一元君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果遇
太一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
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還丹金液耳遂
具授祕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一元君因謝
神丹之方元君曰吾是群仙之尊萬道之主
玄靈祕術本玄分也奚辱謝焉老君曰凡民
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
神藥令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
重必授大賢及孝順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
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
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道
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抱一煉
丹服氣然後乘空淩虛出有入無隨意所適
人莫能測一日乘白鹿復履庭檜而昇天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
○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
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
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
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
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
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
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
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无毓
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
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

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隷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閬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鬖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靜無爲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己勞形賁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西遊龜臺爲西王母說常清淨經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主車則造父爲御冏冏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道宿于崑崙之河赤水之陽别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弇山之上而還（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

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武帝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

○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來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宫中夜二唱後白雲起于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宫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衞科車天馬霓旌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宫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劒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奄靄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二女扶侍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温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萎蕤紛若瓊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鴨（音保與鴇同）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為帝曰欲種之爾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

○國土地薄種之不生於是命王子登彈八珍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廷之王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清朗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躭虛味道自復佳爾然汝性恣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具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殞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而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鷇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也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璚宫而不開靜奢侈以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煉氣惜精倘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邪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爾帝跪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沈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繆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

○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沈珍既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宫備衛存絳宫黃庭戊已無流源徹通五藏十二輪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為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為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

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也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黄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粮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雪童飛干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姜沈精菊華澤瀉狗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黄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黄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顔役使群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以入乎妙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其寳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辭也即勑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曰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冊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甲五嶽真形元真激氣大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兹通靈泄墜滅府寳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之爾況爲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授簡真靈以安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東方朔此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爲太上仙官因沈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爲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内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于栢梁臺上爲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宫葬于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徑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字叔申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遊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

經令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勑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童散方後茅君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從王母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泠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為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訖王母昇天而去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其後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王母於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雲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王母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上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上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王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崇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以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迹蓋多未能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羽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旣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皡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啖砂吞石不殖五穀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鑄兵於葛盧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己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策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行蒼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羽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行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烝黎四海歛歛莫保性命欲一戰必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袄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岳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旛命魔之劍霞冠火佩龍戟霓旂翠輦綠軿虬驂虎駟千花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鉞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之旛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袄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攻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於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冢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南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百靈立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黃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以佐成功業

蠶女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毋復憶念也今冢在漢州什邡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

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馬（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云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玄註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據此之論蠶馬氣類世必有深究其理者道一特書之以俟）

雲華夫人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勑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巘之巔顧盻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總仙記云名瑤姬）受書為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乃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能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豈止為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復往詣馬忽見雲樓玉臺瓊闕森然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關天馬啓途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瓊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坐而謂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判為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為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定歲紀坎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氣浮乎上而衆精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為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則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我矣善格夫天矣而未聞至道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瑤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飈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

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萬邪檢取群山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矣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策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地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靈等神助禹誅為民害人力所不能制者戮防風氏於會稽鎖淮渦之神無支祇於龜山皆其力也禹後入陽明洞天為紫庭真人○

姮娥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妻姮娥竊而服之奔月宫

織女

織女上應天宿牽牛則河鼓是也舊說天河與海通漢時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見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者立飛閣其上多齎粮乘槎而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室中有織婦人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與說來意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東方朔神異記云郭翰嘗遇織女降其室衣玄霄之衣霜羅之帔戴翹鳳金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縠之幬施九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日丹鉛書青縑一幅以寄翰漢書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管農作父死後自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見一婦人姿容端正求為永妻永乃與俱詣主人主人令永妻織絹六百匹放汝夫妻乃當機織一月畢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隨至舊相見之處而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今泰州有漢董永所居天女繅絲井存焉又有織女嫁牽牛事見前卷武丁傳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下食蓬虆根往來上下人見之二百餘年顏色常如二十許能致紫草賣於染工得錢即施於貧病者歷年如是奉祠者甚衆人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形影或云昌容能煉形者也未幾忽沖天而去列仙傳

女偊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乎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吾聞之副墨之子副

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李真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今有真多古迹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一去八百嘗與妹真多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商寨今瑞州州治是也）復煉丹於華林山石室（今隆興府奉新縣淨雲觀是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雖卜居筠陽間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望仙門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空渡江産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塑真多之像將奉祠焉像成而舁不動是夕真多見夢云吾祠宜在五龍岡翌日舉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智涼始奏改元陽觀以顯聖迹憲宗元和七年高安縣令諶貢以縣治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遙山妙真宮是也其産經之地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郡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保産難焉真多今號明香元君

嬴女

秦繆公女嬴氏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欲求得吹笙者以配有蕭史者善吹簫能感鳳凰彩雲鳳凰嬴女願嫁之嬴女吹笙亦如之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約而成婚宴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笙簫間奏遂致鳳凰來儀二人乘之而去秦人因作鳳女祠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爲微妙行用其道其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爲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累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噲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道體有五行之實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教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毛女

毛女自玉姜（一云玉羌）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避難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岩中有鼓琴聲云（出列仙傳）抱樸子云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服身皆黑毛跳坑越澗如飛乃密伺

其所在合圍取得乃是一婦人問之言我是秦之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飢無所食洎欲飢死有一老公教食松柏葉實初時苦澀後稍便喫遂不復飢冬不寒夏不熱此女是秦人至成帝時三百餘歲也一云有魚道赴魚道逐者皆秦時之女真入武夷山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

梅姑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縣有梅姑廟尚存

女几

女几者陳氏酒家婦也有仙人過其家以素書五卷質酒几開視之乃仙方也私寫要訣依而修之數歲仙人復來笑曰竊學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今所居女几山是也

孫氏

孫氏一云雍氏漢天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道章帝元和二年俱到蜀居陽平化天師學道行滿功成至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詔使至孫氏同天師於雲臺峯白日飛昇後三祠孫霽云天師昇天一年夫人復昇天

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子家豪好道久之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爲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爲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之白日昇天

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鬱鬱不樂於家白日飛昇

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張衡得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玉蘭

張玉蘭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責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殁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際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冥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際經也父以爲神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仙即女即觀也今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一云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尺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工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失經及玉蘭墳壙自開空棺而已

屈女

東吳葛仙公玄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竊見憐其忍冷夤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

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

諶姆

諶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諶姆呼之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其諶姆告曰汝既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已親而事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諶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諶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供侍甘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物極玄探微索奥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爲孝悌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婚兒跪姆前說誓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令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棲我神諶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壇踈絕異黨偷閑丘阜餌服陽和委鑒太虛靜夷玄圖若非無英寶帙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谿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不可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鳳齊鳴萬萬萃止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與虎旂遊翔八方矣每宜寶之於是盡得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母飛騰太空諶姆受訖寶而秘之積數十年而人無知者至西晉之末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圖籍應爲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及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悌明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仍語二君玉皇玄譜仙籍品秩乃令許君以道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淩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訪丹陽黃堂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諶母之所也

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諶姆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棲霞觀

盱母

盱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盱烈之母許遜以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許遜隱西山修煉日夕講究真詮盱母與子

烈日得參其妙焉許遜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密咸獲見之許遜飛昇之日盱母暨烈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

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道妙日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祕密不可泄言恐招謗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仙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

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耆闍峯黃馬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峯尸解出仙傳拾遺　湘中記云晉女真薛練師沖舉之處梁武帝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抃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獨處慕魏夫人修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籙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書妙本援蹕得道即令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焉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續焚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羽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來得道仙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與聞邀為賓侶漢孝武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夜二鼓後西王母降于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令帝坐設以天廚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同宴於漢宮事載金母元君傳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受黃金九錫之命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策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固小君名衷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素之策固為定錄君衷為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

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勑侍地李方明出丹瓊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授二君各受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虛矣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一云第三女）名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于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王君太上寶文等經三十卷夫人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正天姿奄靄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陽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為真人者

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總仙奇紀云中林）治滄浪山受書為雲林夫人晉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誥云滄浪雲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真誥云愈意）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隴主教當成真人者也夫人作服朮序在上清經

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絕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极降主東嶽六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絃之琴即百禽飛集鼓舞聽之時乘一白龍周旋四海仙人馬明生嘗為縣吏為賊所傷瘡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師安期生受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靈照李夫人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為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

中候王夫人

女仙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緱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沖天真誥云受書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鉤翼趙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靜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

爲弋

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彩耀日世所無有也按道書云老君歷觀無極世界三災九厄十苦八難示以禳除之法中有道北方黑騎天官兵馬倉老麻姑五億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劫之高真乘運應世有自來矣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饍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內外擘麟脯如行柏炙進天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日會將減半也○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壇建昌軍有麻姑山靈迹非止一處宋徽宗政和間寵褒麻姑爲真寂沖應元君寧宗嘉泰間改封虛寂沖應真人

南陽公主

漢時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篡政公主鳳慕清虛崇尚至道每追慕文景之爲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塵境必可延年若碌碌隨時與世進退恐不見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僶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丹道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瞻望漠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矣因○謂之公主峯潘安仁爲記行於世

郭勺藥

郭勺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騫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今或遊玄洲或處東華方諸臺也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女仙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真誥云王伯綱女未審孰是剛得道於元洲魯連見父沖天遂勤志修道入陸沈山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南嶽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天才卓異性樂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强逼以事南陽劉乂諱彥幼爲修武令夫人隨之遂因請閑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于靖室而授道要後衆真再降○○令夫人託疾尸解飇輪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後成帝咸和四年飇輪下迎昇天柱甫望嶽詩云南嶽配朱雀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五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冉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嶪相望恭

聞魏夫人群仙夾翔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末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柱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轉動人多則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息其上奇雰靈氣彌覆其頂丹臺錄云魏夫人為紫虛元君治南嶽真誥云上真司命南嶽真人

○九華安妃

九華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寧三年六月十五夜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楊羲道要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襹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一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潔鮮徹如玉香氣馥亂如燒香嬰也注香嬰出[illegible]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昔嘗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命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為安名鬱嬪字靈簫真妃至良久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内無核其味甘美異常棗真妃以一枚與楊羲食之畢真妃作文相贈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曉諸真人皆受書畢各去獨真妃少留命侍女發檢囊中出上清玉霞紫映内觀隱書上清譔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會之書也付楊羲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大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劒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也楊羲後果劒解隱化後遂飛昇

河北王母

女仙河北王母蓋有道者莫知其年紀惟見重白和一人和字仲理魏朝仙人也和每拜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兒吾少所長者晉武之末和別去云被崑崙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四五人顏色更少寄謝其親甚分明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蜎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王抱臺

女仙王抱臺不知何所人得道為主仙道君之侍女居元洲之宮洲之四面元濤淩天非人跡所到昔清虛王真人隨西城王君登此洲上詣仙都闕下朝謁主仙道君君命抱臺披綠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清虛真人

王妙想

女真王妙想幼年入道居蒼梧山黄庭觀辟穀服氣結守臨選水之傍五十餘年貌如十八九歲入每持念黄庭精誠感通一日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震空光燭壇殿千乘萬騎浮空而下旌幢鶴蓋導九龍之輦下

降壇前見一仙官羽衣寶冠紉佩曳履陛殿而生身有五色光妙想即往瞻謁仙官謂妙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人使之知道而世無可教授者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也項者地司奏汝居山三十餘載初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精誠遵禀科戒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道之布恵周普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世人福果單微道氣膚淺不能精專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棄人也汝精誠一志期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證不怠不退深可懸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可以通天地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政之本非言可諭但世俗浮詐嗤謙光爲懦怯輕退身爲迂劣笑絶聖棄智爲荒唐鄙絶仁棄義爲逕庭蓋末世之迷妄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既立澆競自驅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譏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吾以曆數既往歸理兹山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蓋上聖高真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尤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此山九峯皆有宮室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巘谷皆有靈司主掌無毒螫鷙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游覽四表俯睇岑巒固不得而知也勉而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宸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文授之而去自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黄庭觀後數年妙想向日昇天所居觀改爲營道觀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嘗以道德經授舜於此可驗故河上公云吾著此書已一千七百歲也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爲業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人與之嬉戲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終夕言笑達旦方去或擕珍果殽饌而來非世所有其房甚狹來衆雖多不覺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所見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是諸女書日往來與之遨遊無所不局及暮乃返奉仙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父母見在庭竹之杪墜身投地因問其故方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氷玉明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雲冠霞簡執仙花靈草詠吟洞章或登雲門

芝田瑤宮瓊闕話長生度世之事行於星漢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上曰大有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天人無數也奉仙謁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奉仙曰汝有仙骨法當上仙由世運未滿五十年方復還此百穀之實食之傷人真氣草木之果食之損人年壽汝宜辟穀養真自此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化於天上主宰萬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勸人以善若世人之母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兄長○也舉世人如嬰兒焉但識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奉仙所見天上事與今道無異了無菩薩佛僧之像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於士女故遠近欽仰金玉寶貨填委其前所施萬計皆委而不受奉仙與二女弟居洞庭山後居錢塘項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

闕一旦而終年十八累符五十年之說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則觀千里之事凝思遊神則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化後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為尸解

王氏

女仙王氏王丞相王微之姪女也時值翰林王氏之父隨計入關王氏與所生劉及其母裴氏寓居義興山桂岩之下與洞靈觀為鄰王氏幼年慕道不飲酒不茹葷立志端莊常樂在幽靜或撫琴怡悅或詞翰自娛持大洞○真經及度人道德章句居室之間時有異香氣與眾香氣不同父母欽而異之嘗密謂母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遂行耳母未解其意忽一旦微疾裴與劉皆所鍾愛為於洞靈觀禱祈是日稍愈亦同詣觀中徧謁真像處處庭焚香若有所祝及晚歸所居其門右有巨石乃於石上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塵業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棲於庭木音樂盈空異香滿野遠近驚異奔共觀之舉形就木室衣而已自是一家崇志香火及長幼皆修道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生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既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綵弁卻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此乃真仙下試於人也任生能不失正一是以延壽三載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恵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遁形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服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真誥註云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爲尚書令救活千餘人愛子琬司徒太尉爲李推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適未也○

周爰支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爰支亦少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即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其帝時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至光祿勳出真誥

張桃枝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明晨侍郎耳出真誥注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周黨人之列至靈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

傳禮和

傳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傳建之女也北地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灑掃佛前懃懃祝誓心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久處易遷宮後主掌含真臺洞天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先在易遷宮中後職掌華陽含真臺洞天微子自言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真誥云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

精思於寂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爲事以活死爲心故祚及瓊英令得女仙在易遷宮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仙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道化煉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竇瓊英韓太華李奚子郭叔香並天姿嚴麗儀冠衆才識偉鑠皆得爲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即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山在茅山崇禧觀前是也

王進賢

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掠晉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歲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晉書載小異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貞節立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每尊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每積稻布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令得道而居華陽洞中

樊夫人

樊夫人者晉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鬭擊良久綱所咒者不勝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喊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者嘗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黿遊沙上殺食之明日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隘柬人爲蔡其中不廣數丈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

能斃也媪至岸飛劍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後有道士議湘媪是劉綱之妻樊夫人也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恚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訟言聖母奸妖告官使收聖母付獄頃之即從牕中飛去衆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常著履一緉在牕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精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有人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便飛集盜物人頭上故路無拾遺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奸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狼虎食之小者即復病也

雲英

裴航偏舟於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毋以諧謔為意但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為姻懿也答詩曰一飲雲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渴甚茅店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接飲之真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一刀圭得玉杵臼擣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杵臼者許妻之金帛吾無所用航怏怏而去月餘果獲杵臼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擣航即擣之嫗夜收藥納室航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為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記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丹超為上仙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無沈心冥思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逮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煉丹砂求為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為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聞有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靚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後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壚者曰值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

債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卽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冨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靚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危難上感皇人授以黄庭秘要之訣而昇仙今爲朱陵仙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德政也

黄仙姑

黄仙姑者東晉神仙黄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葬母於臨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壇在焉壇墓至今無恙地因名大墓嶺一名吳嶺時仁覽兄妹皆在會葬仙姑雅愛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煉丹後白日飛昇留下煉丹石一片石受丹火歲久不冷每提缾水其上不火自湯名爲沸石宋哲宗旌異賜建仙姑觀復改爲黄仙靈應觀有沸石泉井至今存焉四方水旱疾疫祈禱輙應之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間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俱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

羅女

愕綠華仙自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晉穆帝昇平三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輙六過來贈權詩一篇末句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云君愼勿輕泄言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與權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此女已九百歲矣

梁母

梁母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捐衣賙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一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蒼梧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鮮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與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上又見二童年十二三許○齊著黄衣絳褠頭上角髻容止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泰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綱嶮巇津驛有限日程三千待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國汝爲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

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境多所覽歷多宿巖麓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强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輩憤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毅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徹其燭輩○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諸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有謂瞻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閣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爾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爲花姑蹤履徐行弃馬莫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衞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鎚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矜嚮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身葺構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人接遵寓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音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爲除之其後每齋前銜蓮藕以獻姑玄宗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冪覆棺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温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聲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惟有衾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莫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日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歎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勑道士齋醮至來醮忽有白鹿

自壇東出至姑冢閒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娥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爲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顔真卿爲撫州刺史見舊迹荒廢關人住持召仙靈觀道士黄道進二十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顔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迹焉

焦靜真

○唐女真焦靜真因精思閒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劒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斂手致敬焉至十餘歲有女冠自劒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籙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柏絶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斛斗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飢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禀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令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禀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爲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禀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各有奏言人厭賤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内春秋再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稔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都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詈辜之人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跽知奉

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旦夕響應必臻其佑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里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凉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祠于觀令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爾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爾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緱山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當有暴客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人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群人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為虎所噬殺一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為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如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在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嶷矣一日遂去

王女

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有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疋焉

江妃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語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珮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珮空懷無有顧二女忽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出列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几幃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張天一噓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後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餌時還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容貌益少入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爾此女尋入華山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縣人也美姿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妻常採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一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助客養蠶亦以

香草飼之客與俱收蠶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即為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黄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遂蹷然而化尸解而去

張姜子

張姜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巾出真誥注云濟後漢末西京州人為董卓將後攻穰城被射死即張繡化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亦不知出適未

李惠姑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云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是馮胡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續女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施續吳興人孫皓時為驃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不爾則乖

鄭天生

鄭天生鄧芝母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母後行見蝯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不知鄭誰之女

文女真

盧山青霞觀後有石名黄龍云文女真跨黄○龍昇天因得名焉又有文女真昇仙臺其世代名字事迹並不詳或云名惠通晉人

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緱氏縣令裴昇之女鄠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聰惠母以詩書示之覽誦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納也其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者父母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澹雖骨肉常拘之以禮會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嘗從夫後為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箒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曰某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芬郁異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恣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綵服綽約在側元靜與二女言笑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元靜曰有之此崑崙仙女相省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且元靜與君宿緣薄暫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後俟真仙再降當為祈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元靜沖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遥十餘歲情頗靜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誡授於逍遥逍遥覽之曰此常人之事爾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請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蒯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遥衣暮以齋潔爲事殊不以家產經意蒯潯亦屢責之逍遥白舅姑請退返父母亦逼回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遥但以香水爲資絶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潯一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霧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軿綵仗羅列逍遥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言語蒯潯馳報逍遥父母既至猶見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暈具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賦性穎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暮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迥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契修膳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菓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母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絶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於波上適新羅船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氣是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遂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

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横風所飄海師惶戚舟人恐懼逶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中噓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歇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揖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須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横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陞壇以度於是爲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飛昇節度使韋臯奏聞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源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迹存馬上昇後三日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馬白玉爲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凡神仙謁見老君皆四拜馬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爲東極真人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爲浙東從事而婚馬歲餘良弼應詔入長安歷尚書郎中書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常誦黄庭經時方卧疾竟不果行疾且彌甚時天師吳筠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詣入師求救治遂得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昇飛因絶粒嚥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真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一日忽謂其侍女曰吾昔之所疾將近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往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累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爾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撿校也是夕而卒家人如其言殯之凡事儉約置之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棄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脅有坼痕長尺餘即再收瘞馬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爲仙人而居靈山矣良弼亦

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蔡尋真

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越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疊南五老峯東騰空居屏風疊北淩雲峯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為事九江守許渾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蛻解門人收簪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渾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觀名以伸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為尋真觀騰空所居為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麻媼

盧杞少時與麻媼者廢宅賃居一日見有金犢車子在麻媼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媼曰莫欲一見不杞然之麻媼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軿降空乃前女子也謂杞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媼付藥二丸斸地種之須刻生二葫蘆漸大如甕覓麻媼以刃劃其中與杞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杞謂麻媼曰此去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為墻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媼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為地仙時得至此下為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為箋奏上帝少須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為地仙否欲為人間宰相否杞曰人間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媼速領回推入葫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媼俱不復見（此乃女仙麻媼以神變開化於人而盧杞貪昏不悟遂致墮落）

盧眉娘

唐順宗朝南海貢盧眉娘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綃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為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覺舉棺輕即徹其蓋惟存藕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有書生文蕭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洽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即許真君遜上昇之第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攜挈名香珍果繒繡金錢設齋醮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諠闐士女櫛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覩一姝歌唱稍異

因聽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諧物外復歌詞有文蕭綵鸞之句蕭驚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姝與三四輩告別獨秉燭穿大松徑將陟山捫石冒險而昇焉蕭亦潛躡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十輩持松炬出迎之蕭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曰非文蕭耶蕭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絕頂侍衛甚嚴有几案幃幄○金爐圖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文名而姝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滄湖風濤亦有誤殺孩稚者姝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簿書曰但嬰孩氣弱未足自不禁也非不救奠奈之何蕭聞之因詰其事姝竟不對蕭又請益堅姝答曰此陰機不合泄於子吾當與子受禍爾仙娥執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姝倉惶著衣秉簡叩齒肅恭伏地待罪俄而風雲貼息星宿陳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書宣曰吳綵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流涕與蕭相同下山竟許成婚而歸鍾陵遂止蕭所居之室蕭方知姝姓名因詰姝先世之譜系姝曰我父吳仙君諱猛豫章人也晉書有傳濟人利物立正去邪令爲仙官名標洞府吾昨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但無何得罪於帝俄遭謫也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蕭處清貧不能自給姝寫孫愐唐韻日○一部運筆如飛每寫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此僅十載至唐武宗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蕭潛往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鄒舉村中夫婦共訓童子數十人忽一夜聞二虎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淩晨有負薪者自越王山下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風陟峯巒而去

杜蘭香

湘江漁父於洞庭之岸得三歲女子憐之養十餘歲天姿奇偉非常忽有青童自空而降攜女昇天女謂其父曰我女仙杜蘭香也是時不還家其後於洞庭忽出降張碩家碩乃修道之士蘭香初降時授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賫黃麟羽帔之服以授于碩曰此上仙之服也

諸葛氏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惟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空而去又數日復降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琢成牕戶悉以珠玉綴蛟綃帳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爲從婦忽不之冉冉而去

韋女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醜叟韋生同宿洞庭湖畔韋氏女水牕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牕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惹鈎女收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沒於洞庭德璘悲惋爲弔江姝詩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

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軟輕鷗酹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事鄭生女視府君一老人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韋女拜謝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沒然無所苦父母居止與常人無異向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爾俄船出湖畔

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不知何許人也自幼奕秀及笄許娉矣忽有感悟遂乞為道士父母從之乃入廬山棲於上霄峯崇善觀頓忘塵念達清靜之源卻粒煉形而動行播千遠邇玄風大振南唐元宗聞之特詔赴闕延入禁中俾妃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舊宇湫弊不能容眾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六宮競施服翫珍珠綵繡計逾千萬今新其宇仍勑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觀額以真風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蔡尋真李騰空之為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為尸解先是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無所聞暨保宗風聲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無名氏

李定記宋徽宗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妝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執拍板乃鐵馬之唱詞云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堪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敲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諸公怪其詞異即問之曰此何詞也答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駕導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為賊所斷今遊人間諸公飲酒願求一杯爾遂與之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據資治通鑑歐陽脩論曰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以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也道一嘗閱遺書見自古至忠至孝至貞至烈蛻形出世俱為神仙前傳所載婦人隱其名氏豈非五代之李氏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錢女真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陶居誦黃庭經卽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菖蒲焉其姊尋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蓋矣宋太宗淳化五年巡檢夏侯嘉貞與建隆道士五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莫測淺深一廳吏深入遇道士與林擒一枚食之遂絕粒田霖有詩板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鄉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雲片尚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話評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妙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宿習也及笄姿貌絕倫尤工翰墨自箋疏外至於羅綺牕戶可書處必書之日數萬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當時工書周郎中越馬監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爲之哉惟墨池筆冢使吾老於其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傑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之爲偶者不可勝計女曰皆非吾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絕辭麗語日馳數百女悉無意有岷山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各有所歸爾遂以詩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事之幸勿他顧家不能抑遂以爲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同微吟小酌以詫一時之景如是五歲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虬吟罷嘆曰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又謂任曰子亦先世得道仙人謫於人世吾於子有宿緣故吾得託於子今日當偕行矣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降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毋緩家人曰長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說必妖也女笑曰非爾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須臾刻爾女與任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但見雲霞燦燦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許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宋仁宗慶曆四年甲申作記

趙仙姑

趙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瑯下年十二因隨衆摘茶行未數里仙姑失伴又行里餘視東峯岩谷尤美泉石清潄花木相倚岩鳥好音煙霞去來有一人行於其中殊遇也目星弁銖衣視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願侍巾几鬚仙曰汝未可居此速來必餒也因袖間出一桃令姑食之復曰汝若能食盡他日必當飛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喫之但能食其半因懷其半欲以爲親鬚仙曰汝可疾歸毋久留此仙姑因還毋兄曰汝去何久也詢之則逾月矣仙姑自玆不食但果食暨水而已往往不喜與俗人語

話終日促膝靜坐默默不言毋兄知其異乃建竹閣以居之仙姑惟兄嫂同居其所居閣至夜往往有人語話聲其兄一日登閣竊聽則見仙姑與一長髯秀目星弁銖衣相對而語仙姑呼長髯為仙翁因曰前日約下顧何事爽期仙翁曰適會符下當行雨彭蠡澤一千三百里雨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龍恐不足乃召弟子輩六人分道而去呼雲召龍驅雷走電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約語方已復曰汝兄毋竊聽玄言恐泄天機吾今○去矣惟見白光透牖而去暨明仙姑謂兄曰○幸毋再來聽伺恐於兄為不利耳兄曰當不復聽但願聞夜來之事既為仙又須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於天上者亦有數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島名山洞府中積功累行方可昇舉或治江湖或主陰府或掌山嶽興萬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難扶傾拯濟柔弱陰功密施德行潛修非可以一端舉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得與聞兄曰如此則神仙功行何以討之仙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故每歲籍其事進於帝所然後第其高下進補仙階矣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闕下道由零陵及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異顧望尤踞不揖廉夫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簡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欲往何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已千里廉夫因問仙姑曰仙翁今往何處仙姑四望曰仙翁已在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至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潭州李正臣多為遊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轉動於腹守即痛不可忍百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殺有孕婢令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術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對不可救也其腹塊後寖大或極痛楚復坼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體間尚有鞭撻痕焉好事者時時往問 過皆有驗湘東士人翕然稱神會楊公作憲按行近郡至永聞之甚慍公剛正者也乃鎖扃封號其閣而去月餘復還開閣則仙姑貌如故公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謝仙火三字存焉字體怪異公命模字於廳壁使人往問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鉄筆書字其身各長三尺丁晉公之南遷道出永往見仙姑曰能復迴乎仙姑曰復迴再見聖人乎仙姑即不答後果如仙姑○言狄右相之南征過永見仙姑曰奉詔討賊○願知勝負今破賊乎仙姑曰賊必破曰能獲其兇首乎仙姑即不答後悉如仙姑言凡有事過永者無不見仙姑問休咎一日仙姑謂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禍福示人慮泄機也今賓客盈門問事既不可拒即將告之是泄天地之隱祕也寧免穫譴於上吾將有所往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猶存閣上

鄭仙姑

鄭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學道仙姑自㓜惟與父居一閣上客至父見之閣下姑捧茶與湯而下率以爲常人未嘗見其閣上有炊火父死殮檢中不葬曰吾父非死也仙姑初不出郭門而或有見於百里外者所居屋歲久朽敗秋大風雨一夕屋仆傍側大驚人疑其壓死矣且往視之有一木椅搘上得不壓而仙姑尚未寤也蘇轍子由爲績溪令見之云年已八十尚處子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詰其故曰此○經元始所說元始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上乎曰道乃爾子由曰道何與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異之翌日設饌禮致仙姑既至畧能飲酒食葷子由徐問以養生之事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子由因就質導引諸方皆曰非是但當養成嬰兒爾子由曰嘗有見姑於百里外者豈非嬰兒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後不知所終

劉妍

仙姑劉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紹聖中有老姥至其門匃錢其家延之爲設食食已姥謂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從我去我將誨汝道仙姑許之告其母曰大人橐中裝直萬金又有他女可奉養乞我去學道母不從即斷髮披布衣徑入太行山居庵廬日出乞食如是數年一日忽辭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溷若等翌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視之見火發其庵廬仙姑趺坐火中而化世以爲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遁異人不食隱終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崇寧初首於茅山詔劉混康海陵詔徐神翁終南詔虞真人弋陽詔張虛靜日集秘殿講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縣境有漕濼市積魚如阜宋徽宗大觀中有貧女不知所從來常居叢祠中晨入市竊魚跳而燒啗之他不見有所食也或予之衣則以刀裂壞人近之輙詬罵甚者以刀剌傷以故莫敢近者其姿媚好膚理凝脂州兵姑萌意犯之忽見其座有大蟒懼而却走回視則座爲寶蓮華貧女曰吾不可居此矣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鳳翔人也始其家業瀹茶居闤闠鬻之仙姑雖小家女少獨喜潔清不肉食日誦老子書父母予之錢輙儲之以市棄箋敗牘紉爲衣施匃者無幾何於箋牘中得道家噓呵呬吹嘻之說行之久乃辟穀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爭來謁仙姑一日相○與娛田華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貯丹方○往聞人數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啓殆上清寶章非有道者不可往吾覿于氏女學道不嫁已能辟穀意者可以啓玉函焉遂往請仙姑仙姑許諾諸女子共俟其傍仙姑既入果見玉函發之而得大洞經懼爲衆所奪出告其衆曰誠有之吾不能啓也衆悵悵云仙姑還家讀其經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煉形之法能行於熏籠上或時卧櫝中累月其徒開視之皆凝塵也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聞

之召至東都錫真人號且賜詩曰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欽宗請康初語其徒曰吾將逝矣後六十年當還已而逆化其徒遵其言為大棺兩傍通達置終南山谷人知之觀者狎至閱數月仙姑忽起語其徒曰吾戒汝毋使衆觀之今云何如是汝亟穿壙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即臥棺中命其徒瘞之曰衆復能撓我乎世傳有向踹者得其道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也莫詳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輒對坐瞑目潛為布氣攻之疾者俄覺其臆溫溫然發縕火色已而鳴聲如雷雖沈痼者無不愈一時貴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嘗召至東都其後不知所之

徐道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後入神光觀為道士聞徐神翁在海陵即往事之從容問神翁曰人之軀汚穢集成爾而古有白日昇天者寧能如是耶神翁曰吾聞大行山有換骨岩將輕舉者先往換骨然後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道生既得神翁語後即求換骨岩而觀焉至則峯頂崇崛殆不可陟道生志堅決雖委命不憚乃拨葛藟蹈不測徑抵其危巔果有大屋渠渠四周有仙人鎖子骨千餘趺坐廡下道生以熏陸香各納之喙中而歸自是去不知所之

陳瓊玉

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縣人年十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瓊玉行水上越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粒更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屨滿宋徽宗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號妙靜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復賜肩輿郭崇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是幾年閑關終日更翛然高峯黙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婺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人贈詩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不下數千首多預言人休咎其弟熙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故託風花雪月為詠而吉凶寓其中耳非特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逋官錢五逆不孝奸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於多天屬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事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後不知其所終

吳氏

妙明真人吳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贈之詩有姑射神仙猶飲露龜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纔經句決即有金人之禍真人

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武元照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異之疑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乃怏怏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乃呰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陛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世三紀復來汝歸休糧棄俗修道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治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俾遂乃志自是獨居靜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湊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途從者餓但市桃兩顆呵氣投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傍別墅建層樓圖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壽春携劒宿於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繫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捕治及門亡其巾家人亦恐致書招元照元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元照攜之宿樓上越三晝夜咸無所睹女亦泰然韓子康太尉公裔官輦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太上興○運事人無知者邀元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覬幸批答云謹守千二日辯書賞厥功後皆應如元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伸元照爲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吽呼而出值元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元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髮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真官符起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元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氣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元照往諸婢雜立元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掌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中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挐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也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豪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遊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

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柔淑真懿之態挺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翊聞煉師無夢讚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大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洎仙姑入道搆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嘗畫一枯髏志期夫婦之從化題之以頌云堪笑人人憂裏愁我今須畫一骷髏生前只會貪冤業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

○純信是冬祖師誓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甫親爲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回極於地獄警三業之爲愆十度十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見其留連貲產之汩沒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臥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矣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絕萬緣詣堂以期開度是旦祖師遂丹陽出堂姑至令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云分黎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抵於

○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達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王守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髼頭以穢汚身而遯世魔畫則徉狂於廛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非是無爲淡泊任性自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踪而能信口放言以暢玄旨有云綠葉漫天長黃花滿地開千里覓不得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盞乾燈自滅隨風却見剔燈人若此語言不可殫錄仙姑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姑居下洞己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過下洞者必以磚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加之訓獎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歸向者甚衆嘗作卜筭子示衆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

○頻頻奏自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期即至矣遂沐浴更衣問曰左右以天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具紙筆寫頌以遺世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横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

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洎總管係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劬慶真觀首發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爲宮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疑仙傳卷上同卷中下　翔一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輙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構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敘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則其疾必不愈蒲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靜好善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殽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顯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禀天地之氣爲人即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諭曰攜一囊藥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體和即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體不和即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强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於人間而

欲餌之長生久視即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即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固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即可使不識即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諭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跡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即不語人亦以爲狂或臨水或月下即援琴撫弄必淒切感人李太白聞爲就酒肆擕手同出坰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宗於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謂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拔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拔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爲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即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秪欲自撫之以爲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之者聞之即爲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爲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爲麗詞達士即不以爲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即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眞仙也止一貴人爾復況體穢氣卑亦貴不久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爲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

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訖問之忽然而滅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即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也奉曰此犬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者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權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常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之且又問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間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爲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書授法籙我且處閨閣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清天者又豈闕讀道書授法籙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也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朮却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衆草爲衣裳日夜勤苦於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朮却粒亦何望哉女復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無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達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每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於山中之藥無不服餌開元初遊八公山覩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

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絶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遂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棚檻並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訝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遂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

疑仙傳卷中

隱夫玉簡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攜一棊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棊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棊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棊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棊也玄乃曰女伴但且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於

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限其岸即芰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屐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十五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濕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周游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牛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濕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懼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林瑤樹仍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後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間至一大川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懼不敢入水而祝龜回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它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邪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惘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覷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

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俱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恚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我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不可去遊也果曰柰爾凡體邪革曰爾凡體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策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革登絶頂坐而問之曰人間之囂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不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屆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富○遠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絶頂因便結草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嵇山

草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草衣故人號爲草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草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曰人呼我爲草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既號爲草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草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草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於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草衣呼我爲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草衣兒曰我

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遨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顥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顥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顥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列鼎鍾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翡鳳飾之珠翠宛若其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故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顥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顥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顥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鑾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顥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悞入他桃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中

疑仙傳卷下

隱夫玉簡 撰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撓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爲貴以富者爲富以賤者爲賤以貧者爲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爲尊處塵雜不以爲卑但冗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爲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隨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三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爲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爲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煑此石不停火待軟如藥劑即食之若未軟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於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煑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不煑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煑此石今何不煑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煑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煑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煑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煑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樹之實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深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煑之即復軟軟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煑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體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栢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子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爲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

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間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婇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邪寅乃曰昔黃帝令婇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牀中士別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青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

○慾也寅曰此即是神仙之家降於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知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遽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惡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在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於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於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於人世或乘此龍於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懼故變此龍爲魚由是世人以爲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遊於水今○

○既出此龍於波上足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於岸上結草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淩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恨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覩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

○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瑶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擕笙之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擕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
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
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
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
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
人間之山内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
知古昔有餌朮餌黃精而得道者朮與黃精
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内神仙之
藥無限但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
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
○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人不蠻夷
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
有得道之人也是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
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於中華諸山内
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
陝州仲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
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
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
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
仲曰我自幼好道爲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
訪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
白老父又奚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
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
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
二老父尋皆偶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
已復少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遽
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遂訪
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
○邪何復來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
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
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
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之性
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
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
鴈來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
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綠
葉堆林積叢即又復來後因鄰人有死者聞
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於杖頭
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
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
我今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
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
郊野見之乘一虎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
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
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
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
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
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
○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神中取
一小玉匣内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
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
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
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
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
純一之物也君但錬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
復魏以居錬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却老
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佳殽命賓侶
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駟以女

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暖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甚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固不來適過此偶覩君之面甚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甚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甚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卷下

華陽陶隱居傳序　翔二

唐譚孺子賈嵩撰

或曰貞白先生在梁書高士傳今而爲傳何謂梁書云陶君諱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云云齊高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雖在朱門不交外物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公卿送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江東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特愛松風庭院皆植及梁武即位書問不絕月常信數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云云今具此傳於注者盡明其簡略也此又兼鄭瑋史傳陶傳同錄於此曰梁書之傳先生猶史記之述老氏也其叙事頗刪略俾仙聖行業不得昭著而紛綸其間韓非與老子同傳論之者多矣而梁書列先生在沈麟阮孝緒范元琰馬之間矣夫先生識洞古今事炳山世神棲寂泊精鶩玄樞定三品以黜浮僞分五域以鏡區貫著隱訣以析綱目述眞誥以旌降咬激揚隱微之外馳騁清虛之際乃玄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也況發揮墳典游泳百家窮天地星辰之文究陰陽龜筮之術至於鯨死彗出麟鬬月蝕銅山崩而鍾鐸響鼇珥絲而商絃絕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此性理冥濛僉謂之感先生商推其微非感非應夫然將叔向子產京房郭璞擬先生以爲儔乎齊永明十年謝詹事淪自吳興聞先生棄官隱華陽乃於道中作傳謝詹事作傳云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標異操聰明多識五經子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在人間便有乘雲御龍之志不肯婚宦以資營未立且薄游下位爲宜都王侍讀雖處朱門恒獨居一室罕接外物晝夜尋寫研集奇異二十餘年稍就服食殆通幽洞微其事多祕於是業用漸進乃彿衣止於茅山焉觀其神儀明秀眄睞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衆矣謝傳訖此此傳並梁書稱爲脫略吾不解謝淪既聞先生隱山甚懷嗟賞乃忻然道中作傳所宜詳究功行而卒然如此也陶翊乃云王

右軍作許先生傳者正如此也傳疏略不用
陶翊乃作本起録至齊末遂已亦事多遺闕
翊先生猶子也本起録乃粗似詳究而患文
亂太早叙述繁雜自云今此未便爲傳且撰
行業以備遺失耳不知何緣至永元元年遂
絶也其後潘泉文復踵其作泉文先生門人
也自云陶翊本起録訖於齊末從此已後二
十餘年並未有題記謹且隨年載録後撰傳
人自更詳述始天監元年至七年夏四月于
時先生改名氏潛訪遐嶽天監七年夏四月○
○先生改名南遊其事具於傳中旁無知覺於
是泉文又絶筆於此嗚呼前二傳既太簡諝
梁書及謝詹事所作傳門人編録復無條貫
俾君子辟世之道清眞養翮之跡其幾乎磨
滅歟乃於登眞隱訣及眞誥泰清經先生文
集揣摩事迹作三卷焉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上

薜蘿孺子賈嵩撰

先生諱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
本起録云宅在白楊巷
其命氏自帝尭尭治冀州世居平陽西漢
丞相青翟東漢司空敦皆赫然有名論薈卓
燒雒陽十三世祖超始渡江是爲丹陽人七
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
本起録云即交州刺史璜之第也
封句容侯吳滅入北永嘉之亂南還
本起録云世祖濬第三子也
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兵隨王出許
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敦乃
啓分屬籍晚乃起爲車騎丞相參軍不就高
祖毗清拔尚氣不肯仕曾祖興公爲郡功曹
本起録云多才藝頗營産殖郡功曹察孝
廉除廣晉縣
祖隆長七尺五寸美姿表善藥術以拯救爲
勞從宋武帝破姚泓有功封晉安原豐侯
本起録云顏峻就求宅以益寺弗與因歸
官見諸削爵徙廣州後稍遷新會郡
父貞寶字國重爲江東名人由南臺侍御史
作江夏孝昌相
本起録云亦善騎射解藥術博涉子史美
風儀與蕭思話王釗劉秉友善元徽四年
冬銜使虜庭通鄰國之好作游歷記并詩
初先生母郝夫人
本起録云夫人東海人諱智湛及終有異
焉
夢青龍自懷而出拏空東上
本起録云有青龍忽從身出直東向上昇○
天梁書云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
已而有娠與此頗異本起録是先生猶子
翊所作其究詳事理豈漏於史官乎
遂視之無尾明日謂人曰當生非凡男然必
無後或對曰無乃爲仙乎
本起録云既覺密語周旋必當生男兒應
出非凡也
以宋孝建三年四月三十日夜半先生誕焉
本起録云歲丙申日甲戌此年閏五月明

旦便是夏至

詰旦毋沐浴體忘微苦乃起先生始生無驚啼始坐殊鑒惠五六歲時酷愛學書雖戲弄羅前唯執筆硯八九歲時讀書千餘卷頗善屬文謫葛稚川神仙傳見淮南八公事

本起録云鄉親鞠氏舍得葛洪神仙傳弟六一卷

夜抱卷與寢乃曰攀青雲白日其何云遠録是躭重信悟宵然有方外之志矣神表孤邁膚色皙澤每出路人輙聚觀咸曰陶郎是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以自障蔽雖冬月不除○年十一作王昊博士

本起録云昊是司徒長史劉之子

作昊對答書啓如老成人十五自南州還

本起録云先生年十三父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十五歸都寓慇中外徐胄舍

作尋山誌

其誌云云具集中

先生既冠而不肯婚

先生澡潔去嗜慾蓋一生全不邇於聲色也

且曰吾欲蕭條其魂也長七尺二寸踈眉長額右肩有紫誌如錢

按金闕後聖列紀青童君云此皆仙相也

右股有數十黑子閑干如斗形不樂箪羶唯進青飢飯

清虛眞人傳內有方以南燭爲主蓋上仙所服餌也

酷愛松聲居必手植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內書兼之於是少出州府辟召皆不起初○父與劉秉友善秉爲丹陽尹其子俣少知名酷好文學先生復與之遊出則共載食乃同味于時宋氏失德蒼梧王遇害

宋書云廢帝昱明帝長子也既即位荒亂酷暴以齊高帝復爲射的既遇害進謚蒼梧王

蕭道成立順帝仍執政荊州刺史沈攸之擁兵不從道成入守朝廷

宋書云順帝第三子齊高既專廢立不從者半齊高乃入守朝廷

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劉秉預焉遂奔石頭以其屬隨先生與韓貢麋淡同管文檄道成勒兵攻破石頭

宋書云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本起録云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就袁粲建事先生終始久要不遺舊故雖危疑患難不求自退也

先生乃得出俣爲沙門間行

本起録云爾夕城潰俣與弟佊逃走向京○爲人所獲死建康獄人莫敢視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殯

本起録云先生躬自殯瘞葬杳硎舊墓

先是俣與江斅褚炫等俱爲順帝四友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絶至是遂亡其本先生乃喟然歎曰人無愚智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

本起録云劉俣既石頭奔潰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得

明年道成封齊公假黃鉞天命識所歸矣先生既常結劉氏內懷憂傷

本起録云先生自石頭出仍欲棄世尋山而正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世結劉宋恒懷憂陽

乃因紀眞求見於新亭大桓推愛俾居帳內沈攸之平從還東府仍爲其子侍讀

本起録云沈攸之平從還東府使爲第五息華第六息暠侍讀兼知公閒管記事府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

齊高帝既登極除太尉豫章王侍郎

梁書云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誤矣

○先生知爲帝之左右者排遂再除不授明年隨安成王出鎭石頭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齊世侍讀皆總知記室參軍先生於吉凶內外牋啓疏牒莫不絕衆凡濡毫落紙人皆楷模之

本起録云先生於吉凶內外儀體表筆爰及牋疏啓牒莫不絕衆數王書佐典書旹來承受以爲准格

數王侍讀咸切齒讒忌先生處之怡怡如也桂陽王登雙霞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從宜都豫爲桂陽採名頌號各令爲賦寘十題器中先生採獲水仙大愜意

其賦云云具集中

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滄瀼寧測其深其心伏如此尋除左衞殿中將軍時論稱屈庾道經亟言於武帝帝曰先帝昔親作此官裴松之從此轉員外郎吾之重也御那不知

本起録云時年二十九青溪官新成帝銳意遊宴先生拜表獻頌于時稱絕

○忽一日於石頭怳然若有所適無所覺知者○七日乃豁然自差云覩見甚異事秘不得知

本起録云年二十九於石頭中忽得病不知人不服藥不飲食經七日乃豁然自差說多有所覩見從此容色瘦悴言音亦跌宕闊緩者矣

是歲東陽孫遊嶽始授先生道家符圖雖云相承眞本而歷經摹寫意所未愜明年遊茅山

本起録云戊辰年始往茅山按先生未披訪經法而拂衣長往經始於是行也

獲前眞楊許興寧中手書

按眞誥晉興寧三年太元眞人茅君紫陽眞人周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及諸眞仙並降楊君羲於茅山及許長史父子皆同傳授而楊許感降皆有文迹炳然先生於是併獲蓋天付其人也

誠心感躍如親覩靈人乃尋三眞往來書疏知所獲者猶多亡闕更捜訪遠近於是啓假而東詣樓惠明於大洪山遇杜京産於太平○山又尋沙門鍾義山於宛山皆畢辭勝請獲眞人手跡十餘卷遊歷二百餘日乃還都

本起録云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

未幾復往更求遺迹多有所得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於潛臨海遂安諸名山無不探歷身本輕捷登陟無艱每遇崩崖斷壁但褰揚跳越或逢幽巖深澗便吟嘯盥滌盤桓坐卧採掘花藥泊猿鳥吟棲尚不能去往往獨宿麋鹿中常言曰見朱閣廣廈雖識是華樂而初無欲往之心望高巖廣澤亦知此難立

正自恒欲往就不解所以必是緣使之然還
都由振武將軍除奉朝請先生爲兒時每言
朝市非樂既長大值宋齊相授見時之未可
遂棲下位盤桓風火及是知兵災紛起乃振
衣東顧曰去矣常言大天之内復有三十六
洞天
　茅傳云大天之内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
　又八海中諸神山皆亦有洞宫或方千里
　五百里非三十六之例
江左伏龍山乃其第八謂之金壇華陽洞漢
有三茅君得道實居之吾其長往於此仲尼
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未見其人我今日義達無復其方請從求志
之業乃自稱華陽隱居
　本起録云絓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
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是歲永明十
年也
　本起録云壬申年時年三十七
行有日矣約左右令先出都吾辭省已乃抱
朝服掛神虎門襲鹿巾逕出東亭因與王晏

別語及此事晏云主上性至存嚴治不許人
作高奇事脫致忤旨坐自貽咎便恐違卿山
志如何先生默思良久曰吾本爲身非爲名
若有此慮亦奚如此爲於是不詣省直表辭
而已
　鄭暐史傳云先生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
　虎門上表辭禄詔許之此乃知其始而不
　知其末也表云云具集中
表既入詔答
　詔云云具集中
將行與宜都王別彼此嗚咽各不能發一言
左右莫能仰視或謂宜都王云王相愛重如
此那聽其去王云今爲天下勝事天子許其
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鏡贈別給在山吏役數
人
　本起録云先生昔爲安成宜都二王侍讀
　而通與諸王少長欵狎武陵鄱陽桂陽衡
　陽皆眷遇殊常每一往輒言話終日永泰
　之世慎避形迹恒示踈退由是無釁累宜
　都幼有識度且待曖最久彌盡親密先生

　亦竭誠陪賛及聞先生當辭世絶俗屢致
　涕泗臨行告別云云或謂宜都那聽其去
　王曰近武陵欲引其領郡五官我苦論得
　免慎之三日不與武陵相見今爲天下勝
　事我豈得以私情割其久仍停省餞集明
　旦裘鏡九種贈別給衣書車乘出使親侍
　左右五六人送至湖熟吏役數人長給在
　山觸事營理書驛旬朔武陵桂陽鄱陽亦
　各贈詩幷諸致遺人力經紀云云
先生既命舳東川齊公卿並送於征虜亭樂
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未有此事乃今日見
之二踈聚金歸田園亦何得稱高先生乃曰
秦皇漢祖楚羽吳策並勢横海外雄架天維
寸氣不續則爲一丘之壤況乎二三子之徒
也高居雲嶺訪眞幽府正爲此耳日暮乃別
執御者亦歔欷送者相謂曰孤鴻已摩天去
吾儕戀稻粱跳躑網羅中明年齊大亂西昌
侯蕭鸞弑其君於是乎知先生預見之明也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上

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　翔三

隣　龍　孺　子　賈　嵩　撰

初先生以大茅中茅閒有積金嶺其地可修
上道
　眞誥云大茅中茅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
　時名爲積金山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
　爲居室靜舍乃住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也
乃於嶺西立華陽上下館
　登眞隱訣云上館以研虛守眞下館以鍊
　丹治藥
○襲紫皮巾帔三易棟條榻
　集卷云有人遺紅絲帔先生責而還之乃
　云近有人遺晉安三易棟甚佳榻者著條
　爲之左九條右十條法二景也
神棲寂泊精騖玄極雖蕭蕭獨往眇眇眞賞
而親舊書驛遠近參同蓋未能抑絕常題桐
葉作詩寄宜都王其末云願爲雙白羽長拂
攀前塵末幾夜夢宜都云巳亡復二年當受
生先生曰何往王曰未知也因問鬼神中事
云云乃相執悲別先生更留云指痛不得久
停明日俾出都參訪巳遇害矣
　本起錄云永明十一年宜都出爲南豫州
　鎭姑孰延興之末例非天命先生以十一
　月十八日忽夢王云云先生眠覺悲怛驚
　怪明日使人出都參訪云以此月十日致
　斃矣
明帝卽位深相喜賞詔勑日至備安車厚禮
迎出居蔣山先生拒之乃巳
　本起錄云宋明帝三年二月勑迎先生出
　居蔣山先生固辭并因江祐陳啓乃停從
○此使人往來月有數四餉賜重疊隨意所
　求先生亦每事抑遣
乃於上館更建層樓永元初乃登樓長靜
　本起錄云四年築架層樓規欲杜絕永元
　元年移住便與物頓隔外間簡牘亦削去
於是便與物頓隔晨昏供侍一兩人而巳潛
光隱耀盡無爲而無不爲也所居堂靜榛蕪
不生常患去水稍遠至是飛溜湧出靈芝秀
於下館甘露被於昭臺毛龜泳於前塘白鼠
見於藥屋皆致眞之鉅符瑞聖之丕迹是歲
命弟子戴坦秉策執簡授門人吳郡陸敎游
建連石之邑并十賚
　世謂之錫仙謂之賚九者陽極君之位也
　十者陰終以之制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
　人是富故以十賚稱焉
爲樓靜處士
　其文曰云云具集中
時東昏不君江表危動
　齊書云廢帝東昏侯諱寶卷旣卽位殘忍
　酷暴書契未聞刳剔孕婦格煞百姓每一
○月凡三十餘出往無定處東行驅扗明旦
　應出郊卽驅逐吏司奔馳呌呼盈路鼓聲
　所聞便徒跣奔走犯者皆手刃工商廢業
　樵蘇路斷或委病棄屍不得殯葬萬姓嗷
　嗷甚乎塗炭之上
征東將軍蕭衍軍次石頭東昏寶臺城義師
頗懷猶豫先生上觀天象知時運之變俯察
人心憫塗炭之苦乃亟陳圖讖貽書贊獎
　本起錄云先生目永元巳來深記向晦闇
義師西下日夕以覬及屆于新林便指亳

贊𧷤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傳送行達皂莢橋不能得造至登石頭復使李嗣公仰奏即獲開答時十一月朔日也臺𠏉猶自嚴固時人懲崔氏覆匿多懷猶豫先生不疑庶事必決也

受封揖讓之際范雲沈約並秉策佐命未知建國之號先生引王子年歸來歌中水刃木處

王子年歸來歌亟論水刃木皆是美詞兼引王君回文讖焉縈牽三詩並咸稱梁字○

○爲應運之符

及諸圖讖並稱梁字爲應運之符洎將昭告復令用四月丙寅

本起錄云至春末夏初當就昭告沈約宜旨又請魁日先生雖疏數日而正據四月八日丙寅也

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懼之詰朝昇曜既而復雨

本起錄云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深慮致疑詰朝逢明登壇㷭燎受終禮畢鑾駕還宮百司陪慶冥夕之間雨復滂沛朝廷怃腕莫不謂天命矣

梁武帝即位彌加欽重使朱嗣之及舍人黃陸賫勑至山因召先生畫二牛一在野甚自得一衣以文繡有人扣刀執繩以隨帝曰是將學曳尾龜寧有可致之理乃與先生書曰今萬乘爲累欲東向修弟子禮其可得乎因問享國之期曰吾曆數奢促如何先生啓云再環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則直上七○七然後乘彼白雲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預軫來兆皆此類也先生眇尋上道究括綱領若梯景○轡雲之速無如刀圭潛心注想唯朱黃爲關

營九轉丹丹砂雄黃最爲主領于時後魏及宇文泰強盛武都路梗雄黃不可致也

天監三年夜夢有人云丹亦可得作是夕帝亦夢人云有志無具於何輕舉式歌漢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黃陸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闕宜及眞人眞心無難言也先生初難之吾寧學少君邪帝復以夢旨告焉乃命弟子陸逸冲潘淵文開積金嶺東以爲轉鍊之所鑿石通澗水東流矣先生以謂丹品蓋多黃帝九鼎九丹

登眞隱訣云此方泰清中經而治變駁非後人能究也

王君虹景

王君即清虛小有眞人也

左慈九華

眞誥曰左慈得鑪火九華之益即是也方未顯於世

五靈七變神精召魂之屬

○此例凡三十許種止還年及老遠爲地仙○耳

或方法舛略難可憑用或品例卑近不得高通

前所列諸丹皆泰清中小法非上清太極冲虛控景之術也

復有二金液亦營合有礙

登眞隱訣云一者太一金液抱朴子所注此乃可就而闕在消石兼無眞人手跡彌所未安二者即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傳

而用鹵醎虜塩此世難多兼祭法用牢俎
以爲憚礙之也
高真上法有四而四藥未顯
世雖有其方疑有假附
琅玕淵重
登真隱註具有其經是上清法
曲晨精妙
登真隱訣具有經方是太極法二法非唯
下識未敢措心亦並須虜塩消石爲難致
也矣
○唯九轉所用藥石皆可尋求製方之體辭無○
浮長歷然可解乃緘願畢志
登真隱訣云九轉神丹昇虛上經是太極
真人傳長里先生長里先生傳西城總真
王君王君傳太元真人也
四年春先生出居嶺東使王法明守上館陸
逸冲居下館潘淵文許靈真楊超遠從焉是
歲有事于鑪燧明年元日開鼎無成
集卷云天監五年春正月旦開鼎唯近上
二黄輕華已飛其餘丹青始緣邊煥亦也

重九復燧亟多不偶
本起録云九月九日復營白起火鼎多細
圻兼山中雷震慮精華驚歇更加補治不
敢烈火也
限竟開鼎復無成
本起録云年末限意開鼎下鼎繞
先生平居凜然如齋戒自攝心轉錬彌能謹
萬至於燃鼎用陽燧日中取火蓋其精如此
性少睡未甞晝寢夜坐往往及曉常於月明
讀書及是爲積煙所薰
○登真隱訣云四年初營白起火至限竟用○
礱穀糠凡一千二百斛藥屋入夜復慮精
物干觸必宜閉戶其煙氣蓬勃可知矣
火下欲不見字帝知之送波律燭
集卷云波律外國香名燒此可以明目也
先生以爲營非常事宜聲迹曠絶而此山密
邇朝市巖林淺近人人皆云有望是丹家酷
忌
登真隱訣云此事朝野聲邇顯著人人皆
有望此最犯戒忌之大也

姑改服易氏遐遁東邁當去建晉中以其山
海深曠民不知道見所云爲無關視聽吾若
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濟小道
委形枕杖此尸解下法蓋不得旋及故鄉
無由更議營合
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乃以意啓梁武
梁武難之
集卷有帝答書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
及著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兒
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先生撰意直往不復疑畏唯是心計旁無知○
覺稱靜齋五旬一皆斷絶乃以夜半出山天
大晦冥人莫能見負笈以從者二人改名氏
曰王整官稱外兵
真人所爲非凡識所辯此名氏官位當有
玄旨耳
初欲入剡或度天台至浙江值潮波甚惡乃
上東陽仍停長山閑南路有海掠不可行稍
進赤巖宿瞿溪石室夢人告云欲求還丹三
永之間乃自思惟知是永嘉永寧永康之際

先生初造朱陽創立基址在永明永泰永元之中令夢旨當指此耳若是永嘉永寧永康何管理之不證耶

因是出訪村人咸云過此室上百餘里至永康蘭中山最爲高絶詰朝乃往經紀山良可居唯田少無議聚糠

集卷云此土居人合把稻旦旦擣舂以給日用收糠不可得也

後入楠溪青嶂山愛其稻田乃居會荒儉連歲不諧兼寇掠充斥

○集卷云先生因以此行皆不偶自縁海數郡從來晏如二三年來無山不寇先生亦僦田自作復值歲飢○

乃曰當聞五嶽圖云霍山是司命府必神仙所都

名山記云霍山在羅江縣高三千四百丈上方八百里東卿司命茅君所居

乃自海道往焉過牛岑出海口東望扶桑乃慨然歎曰所謂觀海難爲水游聖難爲言平生俠無學而不學今日一皆休矣霍山連略當六七百里隱隱如陣雲巖崿驚拔特異他處先生足躡眞境心注玄關大有靈應感對事秘不書亦人稀田寡復以無糠爲患

集卷云先生深歷四面無議投足

復自海道還永嘉至太溜形勢殊好

登眞隱訣云壬辰年六月便乘海還永嘉木溜嶼乃大有古舊田墟孤立海中都無人居甚可營合

會上使司徒慧明迎還舊嶺

○登眞隱訣云八月至木溜見其可居始上○岸起屋十月司徒慧明至于時願得且停木溜與慧明商搉往復積日永不敢許於是相隨而還也

道中書勑相望仍欲先生至都下先生至晉陵辭以疾乃還華陽上使營朱陽館以居先生三讓之詔不從

登眞隱訣云甲午年勑買故許長史宅宋長沙館仍使潘淵文與材官師匠營起朱陽館

自於館東建藥屋靜院云躡玄洲之跡

登眞隱訣云昔李明於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發掘基址屢得破瓦器乃其舊用

自南霍還鼎事累營皆不諧乃非都無彷彿每開鼎皆獲霜華門人僉謂此爲成先生驗

丹家說云琅玕丹成其飛華光彩三十七種曲晨丹成其飛華百雜亂色光照流煥玄炁徘徊太清金液丹成其飛華狀奔月墜星雲繡九色其氣似紫華之見太陽其精似青大之映景雲九轉丹成則飛精九色流光煥明不爾未成也累年所得皆輕華霏霏或光明○

○廉稜如霜雪無雜色十八年所獲嚴鍔光華過於前者皆似五六出華劒鋒鷹齒而下滓枯礚泱黑碎之如星熒作朱黃煙炁當猶火勢或羸或猛朱黃不得飛翥時有鄧郁之居南嶽

登眞隱訣云宜都夷陵人天監四年湘州刺史楊公則攜下都啓聞進見權住蔣山後勑給九轉藥具令還山營合

勑給九轉丹具令營合限竟開鼎上有鍾乳霜雪光明照耀永無雜色鄧不以獻奉自餌

之
丹經說云乙未正月聞鼎云上有鍾乳霜雪下滓作丸紫黑色多分人服之而飛華都不與人亦無獻奉獨將往南巖間一皆藏之也
乃云病病八日云是夕衡嶽本風雷忽暫明朗
登眞隱訣云鄧先生初云顏色如故後三日安與中傳置積日尸不毀壞
丹訣云丹成無雜光彩是毒丹餌當暫死須臾起去
○丹經云丹數限未色診不全皆名毒丹故太清云頓服一兩亦即暫死昔魏伯陽與弟子合丹成共一人服服亦死餘人行走比還已去也
先生有乘雲御龍心自云年十二時於渠閣法書中見郗愔以黃素寫太清諸丹法乃忻然有志及年二九授上道見上清太極法遂鄙而不爲奚況餌毒丹求遁去乎累年所得一皆埋藏而十八年飛華雖無雜色光彩特異欲試作黃白以驗成否
丹經云取鉛十斤著鐵器中猛火煎之三沸投丸轉之華一銖於鉛中攪之須臾立成黃金也
是夕攝心乞感忽見有人來朦朧如煙雲中語云不須試試亦不得令人多貪忽聞金玉可作便求竟毀天禁正此是成但未都具足仍復作歎聲云世中豈復有白日昇天人漸服自可知言訖颯然東去於是乃不試先生常云去世之日如茅太元之發咸陽
○太元眞人傳云眞人發咸陽時約親友鄉人其日皆至有珍殺異樂自空虛而至既而從千乘萬騎而南人皆瞻覩也
趙廣信之剡白
葛稚川神仙傳云趙廣信於剡白山白日昇天
欲以曉悟迷方永題竹史從來感遇正恐擬運潛嘿不得從志至是乃歎曰昔聞幽說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登晨考蓋三朝有浮名乎南眞高尊既非輕舉南眞紫虛元君魏夫人也以夜半解化矣
小掾蕭邈復是變解
小掾許長史子玉斧也因禮拜乃變遯玄師舊轍誠宜仰遵也普通五年復塗鼎起火明年正旦甲子開鼎光炁照燭動心煥目形質似前者而加以彩虹雜色始天監四年初有志於此及是凡七營乃成先是吏部尚書謝覽夢人告曰華陽先生得道未久職位且掌録籍無幾何有女子姪錢亦居華陽師事先生授經及符圖忽一日辭先生問何之○錢曰上賓于金闕先生曰吾門人先吾去者數矣錢曰師當爲蓬萊都水監先生乃過嶺送之因贈詩云云先生晚歲睟子忽爾正方紫陽周君傳云君常於市中遇黃泰者見其睟子正方乃知是仙人因求乞長生之術乃自云是玄洲上卿蘇君也或云睟子方壽萬歲
顧眄皆有奇異光彖文章氣調彌更英逸所居樓雖入室弟子不許窺伺也在世八十一年以梁大同二年丙辰三月十二日癸丑解

觽違世其日詰朝作告逝篇示其門人

其篇云云具集中

已時恬然乃去支體柔弱顏色不變異香竒

靈繚繞山谷將歛乃見空衣

變解之道初宛然見尸存存未幾但冠劒

及空衣存耳

十四日𡨋虚柩於雷平山梁武帝謚曰貞白

先生先生以猶子松喬為嗣仍居華陽先生

在世所著書

學苑一百卷　孝經論語序注十二卷

○三禮序一卷　汪尚書毛詩序一卷○

孝子内外集四卷　玉匱記三卷

三國志賛述一卷　抱朴子注二十卷

世語闕字二卷　古今州郡記三卷

續臨川康王世說二卷

撰太公孫吴書略注二卷

負儀集要三卷　七曜新舊術數二卷

風雨水旱飢疫占要一卷

卜筮略要一卷　靈竒祕奥一卷

舉百事吉凶曆一卷　筭數藝術雜事一卷

右一百六十六卷

先生在山所著書

登眞隱訣二十四卷　眞誥十卷

本草經注七卷　肘後百一方三卷

夢書一卷　効驗施用藥方五卷

集金丹黄白方一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食草木雜藥法一卷

斷穀祕方一卷　消除三尸要法一卷

服氣導引一卷　人間却災患法一卷

右五十七卷

○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一○

皆拒絶唯徐勉江祐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

子雲沈約謝瀹謝覽謝舉等在世日早申擁

篲之禮絶迹之後提引不已沈約嘗因疾遂

有挂冠志疾愈復留連簪紱先生封前書以

激其志約啓云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

乃爾蹇薄

夫樂鍾鼎者以巖谷為嬪逐戀山林者視

紱冕為桎梏若論臻其微鍾鼎不及巖谷

明矣嘗有於榮辱之途翹足於羅網之間

與夫嘯傲林澤咀嚼芝术可同日而言耶

以沈休文之貴盛先生歎為蹇薄是知道

德貴矣

唯竒謝覽年少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

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先生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天轉地靜列宿度

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

究與天會云脩道所須非史官家事又因流

水作自然漏刻十二時循環自轉無勞守視

先生沖深粹和性不嚴毅小大見之皆忻然○

○樂悅而眞儀靈悉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祇

肅有如宫廷入山之後巾褐未嘗離體每云

人之禀挺命録實自懸天桐栢之棄捨王宫

文成之襪斤侯服三茅之違親絶徹二許之

遺室擯形未必正由識見兼是爲運所引我

從來遇諸機際並幾成而失永明中五過啓

禄得輙差舛若不爾豈得今日之事身中旣

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彌篤而思識精深凡所

尋閲皆人不至尤好五行陰陽風角悉候太

一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理方國物產及醫

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畢該常言我自不能爲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齊桓霸也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中

華陽陶隱居内傳卷下　　翔四

庠雝孺子賈嵩集

宋宣和封誥

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實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于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陽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

解真碑銘

邵陵王蕭綸撰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棲減跡於周代盛德流風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此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于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夐遠系緒綿長漢興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翟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仕吳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淩飈之雅資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覩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晏倩幼習墳典公幹少讀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峻嶷流聲中黃著頌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使人有淩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牓道求賢禁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衛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谿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俗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謂棫樸者也先生本不

希榮當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稷丘之棲隱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䟽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乃杖策遐征遊踐名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托往不知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方○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剗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煙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逢野獸不亂逍遥閑曠放浪丘陵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鬭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絶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

寧謚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已來嘗有勑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從南嶽茲山也闢閭風之地軸若崐陵之天鎮八柱旁臨九純問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勑遣左右司徒惠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廨宇軒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上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擾魑魅莫逢庭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遥扶䟽勤○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次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舉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劔舄比於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儀精瞻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踈朗儀貌鮮潔寔忘勸沮多行德惠實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

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莫不精詣爰及羿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遥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作銘曰

留舄表化棄劔凝神徘徊紫氣照曜丹林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遊纓紱頡頏搢紳猷乎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細世隱不隔真結宇崇巖頁棲茂草氷玉留年精華却老乃有令聞康莊壽考白水過庭危峯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櫚席花落窻甕尚平未返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變遷豐碑有竪遺芳萬年

碑陰記

天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内司馬道隱子撰述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測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誦感調轉丹液形神鍊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之動而行之者寔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昇之夢卓秀神儀骨録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眞傳備集於昭臺奥義微言咸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眞之下教爲百代之明師焉觀先生寫貌之象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感之妙鍊形化度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眞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昇上清弗可得而測已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錮末飛陰丘尚閉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距今無覩朝代累革山世轉睽永懷仙烈久增誠慨子微將遊衡嶽暫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兵當年今以書勒言全住行因運拙筆聊述眞猷紀于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墓誌銘

梁　昭　明　太　子　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蜕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申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涯爲眞不知恍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天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遵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惆悵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元梨傳究吏書因賈船虎車服景蛻拂凌煙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沈約酬華陽先生

三清未可覿一氣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

早欲尋名山須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覩龍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慙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盬不遑恤

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樵臥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衘書必青鳥嘉客信龍鑣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餐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眇識青丘樹迴見扶桑日爛熳屢雲舒嶔崟山海出

後湖蘇庠贊陶先生像

藥珠妙言字照編簡雲霾三館其人則遠世

哀道衰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篇

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下

桓眞人升仙記

翔至

西蜀華蓋山李桓仙君授道桓凱眞人仙君以名授弟子爲姓故曰桓元非其姓也仙君一日謂弟子桓凱曰金丹大藥子得之矣飛步隱身諸訣汝皆曉了但汝未聞大道耳凱曰弟子從先生三十年矣素知先生妙處有三景眞符五神總要八極羅圖默朝上帝諸弟子未敢請問伏望仙君指示弟子至道修證無爲早達玄理仙君曰三景眞符乃吞帶延年之術五神總要八極羅圖乃天中之靈典默朝上帝乃昇舉之妙門登雲之眞旨非子所可而聞於是凱洗心堅志香火愈專勤苦五年不敢請問一日仙君喟然歎曰天地交泰日月祥應妙理備焉山川秀發明珠生焉金玉露焉草木鬱茂芳草爭妍芝英出焉鸞鳳羣集瑞雲亘天賢聖理焉星文順序日有重輪景星出現瑞應國祚天地草木山用禽獸稟受冲粹淳和之氣發祥現瑞人生天地之間但待死而後已吾太上玄眞之化元始清靜之間眞仙留不死之術在乎人間百千萬年或有學之者勞神役慮愛惜苦惱妄想緣業甘心而受不知煙霞之外有超眞不夜之鄉溟海之中有返魂不死之藥又豈知乘六龍而升八極駕九鳳而遊崑崙玉樹千年如春金桃萬刻一結廣寒宮冷朱夏無摇扇之賓紫府庭溫窮冬少燒薪之士至於瓊臺蘭閣寶宇層樓鳳閾銀橋絳城爛死珠光相射快樂無何之鄉翠蓋幢旛悅懌無憂之國凡夫行劣知而不修聲色六情迷而不返先君如是歎畢時凱進前稽首再拜告仙君曰切聞瑤池絳闕閬苑蓬丘紫府瓊宮崑崙方丈羣仙洞府自有長年之光景日月不夜之山川寶蓋層臺四時明媚金壺盛不死之酒琉璃藏延壽之丹桃樹花芳千年一謝雲英珍結萬載圓成又聞雪鶴舞階靈仙歌舞鸞翔翠羽綵女吹簫瑤池湧甘露之泉玉樹綴天香之粟玲瓏臺榭輝光晃曜瀟灑軒堂煙霞繽繡遊宴之處鼓樂天音鳳笛龍簫飛仙吹拍金烏玉兎水晶盤上遊行瑤馬青牛靈芝圃中躍出長樂國土無變之鄉得如是

予伏願仙君指引修何法門而登此果仙君曰王泉出崑崙之山東溟海上有三山之城城中一萬七千天仙皆飲丹池由服玉泉而得升此但弱水阻隔飛仙可至凡人無能到者凱曰玉泉生於何國丹池出於甚山以何術得而採服仙君曰玉泉出於崑崙之山丹池出於日月之國其山高不滿尺大不盈升内有三帝子神共居九老羣仙咸處天香[illegible]頂上生鬱草天樂自鳴中有七寶赤蓮引池之水不死之泉能動法音其音和雅書○

○晈潔光映三天萬象森羅悉皆照徹雲馭風龍舞鳳飛鸞善惡衆緣物物具足若能究此之域悟此之門可日採千萬朝眞萬徧功滿行備飛行紫府凱曰此去遠近可能至焉仙君曰此去不遠在方寸兩眉之間神光之戶玉門金柱相關而不通得祕妙靈文方可至矣凱稽首再拜躍然忻慕願聞其旨仙君曰此去東南八千里有茅峯古跡楊許二仙山中有異人姓陶號隱居梁朝貞白先生陶弘景也有門弟子一千七百餘人入室者三百人得吾道者七人謝錢汝其數也子亦此君之弟子吾當受汝至妙汝當披髮跣足執鋤爲畊夫求爲圃者滿一十二年修積陰功勿示其道保藏祕訣每如常流無使知覺異日吾當保舉上帝必詔子升雲天是時凱再拜立誓登壇散髮跣足受道仙君曰陶隱居聦明過人彫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述異事酷愛山水栽種松筠心念太高望登雲天上帝雖念寔少眞功徒勞陰力皆不及七

○弟子之學道耳又曰陶求眞不一潛神二門○

好禪恍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又曰陶有三是四非天之罪也一曰潛心大道主教玄門梁國將傾爲陶奉佛嘗祝帝祚有孝道心二曰博濟孤貧多行孝行紹述三茅揚許眞風不負太上遺教三曰苦心忘食潔白精修採鍊藥餌研窮典教不忘上眞覆載之恩有此三是將補之職緣有四非禁忌太甚四非者一曰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苦雖有救人之心實負殺禽之罪二曰好筭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三曰種植花木畊鋤山林好卜幽奇伐木匠屋自持聲勢親近朝廷四曰望想太重便望升仙創待仙樓造降眞館雖有門人弟子之廣寔未有上天之緣汝今受吾祕言當服事陶君必登太極其陶徒衆皆修眞之人若塵世積功未及此蓋學道之士立功成果之地其福甚速焉是夕仙君乃傳祕語分付桓凱立盟誓竟仙君乃告之曰經籙祕訣圖書汗漫無窮指要歸根之論只一二事而已吾昔言玉京之境日月○

○之山崑崙之域子還解斯義否凱曰未知是義仙君曰人身中有三萬六千精光神一萬二千魂魄神泥丸之中有長生不死大君二儀四象八卦九宮崑崙方壺諸天宮闕並悉圓滿無多無少與天地混同以至風雲雷雨霜霧雪雹煙霞草木山川靈椿壽幹魚龍人畜物化胎變天堂幽冥無不具足蓋俗人六情妄起三毒纏病入骨侵傷無知無識神昏識暗魂魄沉迷聲想色情恩深愛染未能脫灑乃成異類不得超生轉增迷悶四百四病

八邪四生三災九横王法天嗔是故太上閫三洞之典開四輔之門引諭含生同歸靈域豈不勞乎令子受吾太上真玄祕語勿泄常須生輕薄心枉遭罪責凱跪悚稽首再拜受仙君祕語仙君曰夫日月者天地中妙極乾坤中精光陰陽中獨曜在天爲眼目在海爲精光在萬物爲精華在人身爲魂魄令汝身中祕寶頭曰崑崙頂曰泥丸中曰腦門腦門乃神遊之地天帝居焉自日月崑崙之下流光散於金池與肝肺相通肺乃金中之鼎外○

○應鼻肝乃木中之華外應眼眼隨五色而欲鼻隨五香而塞金與木隔流光於門神珠散失遂至死地令吾授子不死之道太上登雲之方實非小淺昔東華青堂山紫玄仙伯教吾此法令七百年矣須先修水火交接坎离二門乃得長生心不通靈神不變化難升雲天昔許真君得西山丈人授此上道即日乃登碧落豈不樂乎夫人頂骨閉塞漏泄邪氣冤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夜煎旦煑肝腎注精施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真仙不居上帝不降甘受死地令子迴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左目右眼乃天中之日月照於十二時中仙君遂歌曰金鼎天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三年結黃雲千日成聖胎九年登金闕一紀升三台龍虎自然交上帝安金臺衆神仰天表忻慕心徘徊子今受靈文專心如死灰積功十二年功畢登雲梯白光生圓象紫氣沖雲霓端虛念太乙浩劫天地齊是時桓凱心目如失喟然自歎多劫生死不悟靈根但指心王便是真道根○

○不識太空之表有無何有之鄉崑崙之間有長生之景日月之下枉死無窮令識元精不生不滅是水火之根本以心腎爲宗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凱稽首再拜復進日月之精光如何照其天門開崑崙之頂仙君曰以心注目想丹田片時便回光直上返照天門天門乃腦門也但於時中不問早晚幹事合光默默不離頂中謂之默朝上帝法祕之祕之凡人心目馳騖於外未嘗遊心於自己之内又歌曰内照返靈光太乙含真芳馨香散華容鬱鬱生紫房天門開上蒼默然朝玉皇仙君又曰夫人入胎之時先生兩目如水泡餘四肢並無亦無相貌次生兩腎内應精輪而生天地亦然天地未分之時日月未照之日混混之根太陽之始儒家佛氏不言此理但云心爲萬物之宗主象帝之先直是無下手處只得功勤香火淡食去葷而已中有吞符服藥禮月瞻星吐故納新皆不得已而爲之至於尸解逃形出神胎息絶愛忘情逍遥自在坐脫立化托胎投胎奪陰逃數藏身隱形○

○吞日月精華星馳火候鍊精嚥液食餌之术修釋氏蟬蛻空景捨色行身布施忍辱種種利益羣生各得而修之未證玄理百千萬門惟向上乘修行大道須是靈光自照内境精明令畫像多於頂門出白光中現端嚴相貌巍而坐蓮花比理亦近乎此義但古人童禍其間且妙有真空無想無受法體本無生死但不能修大定力遂致輪轉錯入別胎浪死虛生億劫不了雖遇至人未肯遽然傳授緣上妙義大智圓通乃至生安樂家受報福田

爲國王大臣大聰明人心地慧聖發明經典
不免譏戌毒藥因慕生想流轉含識情愛牽
經邪見生謗隨落魔境爲魔眷屬所以百千
萬劫不悟眞理是故太上以慈悲之旨救度
生靈發明經論令解眞諦度脫有情之衆悉
皈清淨之門如是默契玄宗大明心目若不
內發寂照定慧雙修眞體圓明未免生死仙
君又曰令子往三茅山古跡華陽洞天與陶
氏家爲使用藏眞默守無漏玄機積行施功
默朝上帝一紀功畢須登雲天凱曰路還水
○隔江湖非舟楫安能得到仙君曰吾有通泉
地脉靈符子於今夜沐浴淨身立華元館中
閉目靜思令子可到此去華陽八千里有大
江水府帝君楊子江靈川谷紫金白玉洞眷
屬三千六百人部領神兵一萬神龍五條雷
公風伯雷神使者共五百人下元水府都統
吳越甌閩仙源蓄水九千萬斛潮三十六須
雄師八萬人雷鼓九百面壽命十萬歲與蓬
萊都水使者同職下元與中上水府皆主管
江潮天下水旱人間之事凱曰華陽三茅之

職何如仙君曰掌仙籍統吳越之罪福帝畿
列土分九州帝業事三仙君有主報力士仙
衆各萬人幷職九州管天下學仙之士功行
過從又曰華陽第八洞天與十大洞天三十
六小洞天皆通穿四海江瀆蓬萊十洲崑崙
之峯下至酆都幽獄皆可往來但凡夫染穢
色欲妄想閉障若邪見不生聖凡路通乾坤
六合內外皆可遊也於是仙君用神鏡通泉
之術凱不可得而知之凱遂閉目不行而至
不速而往欻然之間如聞有人相問之聲已
○渡江湖或聞宮室異香或聞歌聲或聞仙樂
忽聞仙君曰開目如夢寤中遂乃登岸青山
孤聳碧海傍人舟楫往來皆非舊所乃詢行
人曰此間之丹陽也遂問茅峯相去多少行
者曰尚有二百里凱問有宮宇否曰有大梁
陶隱居先生興建宮祠招賢納士凱亟尋路
而往陶夜夢神光滿室彩雲連霄有金甲神
人指陶曰明日有異人至陶曰早晚曰午時
先生覺告弟子曰子嘗與吾掃門至午時有
好客至愼勿阻急來報我日當亭午果有客

至披髮跣足唱詩曰黃花生紫雲日月周天
輪混混太虛中不與衆生齊崑崙十二峯上
帝朝萬巡一日功行滿升空謁元君弟子具
識其語急走報陶公公喜請入乃見散髮跣
足狂怪異常陶曰子來有何意凱曰聞先生
高道來與先生種蔬陶曰適來歌聲甚異言
何事也凱曰聞人之言學人之歌豈得識之
陶乃止再問曰子姓何凱曰姓桓名凱川人
也陶曰幾日離家凱曰昨夜離家陶笑曰狂
生狂生又謂凱曰願爲圃者莫不賤乎凱曰
○願聞道耳陶曰吾上中下三等弟子凱曰上
等弟子如何陶曰衣綾羅服芝朮撰文註經
掌書記合丹藥朝眞陪貴出入朱門入吾室
也凱曰中等弟子何如陶曰掌書狀修問答
合湯藥衣絹帛服青餅飯飲松醪酒住吾庭
之左右授以法術陪有道之士凱曰下等弟
子如何陶曰衣絹帛食五穀合施藥住吾舍
掃室焚香禮星月教以服氣或與知識人往
還接賓客種蔬菜草藥陶曰三等弟子〻有
數百凱曰弟子非三等弟子之列種圃汲泉

伐薪燒香直厕淘井可乎陶曰但恐子不肯爲此耳再拜願爲燒香汲泉之人陶留之凱凡住陶家寒温不問貴賤不分饑飽不嗔勞苦不歎弟子嘲弄不動役使不懶人未起先起人已睡未睡不燒香不禮拜不誦經不怠寧無憎無妬不華不艷少言少語不喜不怒閑則掃地忙則斫薪動則燒火静則浣衣由是在陶家一十二年陶亦不識雖在目前陶亦不顧亦不撓陶之宅有三層高樓最上層近松之梢每聽松韻以弟子居二層之下凡註書千餘卷梁武帝有休咎每遣中使來問先生或畫牛答詔又問社稷年祚先生厤註知梁武社稷不遠至庚子辛丑之年以朱筆暈之武帝亦不曉朝士呼陶爲山中宰相先生道高德邁四海欽依弟子千餘人入室者三百人修朱陽館創待仙樓望詔閣精脩香火每嘗以扇遮面恐黑氣龍草神光雷目上帝若來詔我當令此山爲瓊樓玉闕先生時年八十四歲矣筋力有餘動作不倦註解經書日未嘗忘好種竹栽藥錬丹於永嘉大

弱巖木溜嶼陶山之巔先生生而有異面目光彩長髭鬚美容貌身長七尺秀目細眉而氣清可掬言語恬静博通古今精於藝術天文曆象醫藥諸家所爲靡不洞曉至大梁天監元年八月十五日早大茅山上忽白光數條俄頃雲氣翁鬱林泉清明天樂嘹亮衆見紅霞五綵仙鶴一隻青衣童子執詔空中五色霞内現霓旌羽節仙童靈官百餘人侍一空車狀若龍駕童子與鶴俱至庭下陶意謂上帝召已仙童曰無煩勞神速令桓凱更衣飲丹宣詔仙童曰上帝與羣真正在通明金闕宫寥陽殿等凱至矣於是凱澡沐服丹宣詔曰念子默運有功陰德不怠明師妙旨速證仙家體妙太虚神遊金闕多生愆債消若春氷夙世過愆如風滅燭金丹鶴詔遣至茅峯紫府衆真敕來仙舘辛勤勞苦早晚不惰志若喬松宜登仙位詔書到日即登雲天右遣茅峯司命主者保舉奉行宣畢乘鶴登雲鸞鳴鈞動飄颻而去初更衣之時陶祝凱曰與吾於天禁中檢尋仙籍幾時功畢尚少何

功行過愆有若干凱領師旨相别陶有依戀之色通夕如醉桓凱升天復留頌曰

存神養氣精　清静心光明　妄想不虚起
求真道自成　日月照崑崙　晝夜透泥丸
靈真自然降　功畢登天門

十一

桓真人升仙記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玄人周子良字元餘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冑族江左有聞晚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埏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己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恭歲爲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慍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青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海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淅江而潮來掣船直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上東陽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憩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令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伏節爲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密齋周家本事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邪氣亟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究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稍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遜須別宇託以方便冒求搆立雞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辨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側容並莫知所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廨處磨洗以文薄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移衾枕出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碁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日昳後便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間住東一間西二間亦安丙焉坐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弟名子平往看正見於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兒還合藥煮湯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鐺中溫半升酒于平馳還說此姨母驚怪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

便悲咩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咩莫聲咩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就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貍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上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帶脫羣襦衣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昳後殯仍造礲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昳後窆即擁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為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記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曰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廨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温鐺中猶如常酒氣瓦盆中已被水盪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何所因託（按記中得藥方或託脫是此）師既悅慨此事追恨不早研究函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蔴覩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一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弭十一月且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嶽鈎取拜請將還開視即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朔六）日後四事（四）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略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錄為當不復備記止徑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跡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覩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彿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令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亦可是焚不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兩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傳召真旨令告知此不得不說所可指的唯此四事自餘或有訪問皆依違未略初不顯詔又師經一過因辭訪移朱陽及有所當事後屢問蒙答以不每云未報遂不顯言令料視定已有答尋此當是恐問便有酬者則人人因託不少若不為問則被人責若悉為問便忤冥旨是以皆匿（朔六）（五）隱之（此記中多有真仙諱字并諸數戒便同依經誥之例皆須淨案淨巾沐浴燒香乃看之若欲傳寫亦應先關告衆真及玄人不得皆悠悠外書記也）周所住廨庭壇有數株大栢樹其戶前一樹甚豐茂甲午年臘月望日忽見有如糖灑徧樹上下中○間尤多于時脯許華陽都講丁景達來看徐普明並見之驚問見此甘露降下家人不欲顯此事仍戲言向小兒以糖沃之耳因共摘嘗正如蜜味亟折兩枝見示以插戶簾上十餘日猶在（按瑞圖甘露降竹柏乃是瑞氣降按說尋此庭壇邊諸樹略有唯此對戶者獨濃必當是欲顯已應有神靈降引之事故也）又周所住屋南步廊夾兩邊種竹竹根穿入廊下乙未年五月十八日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為謝家大齋三日竟散齋日中後其舅暫還廨忽見步廊竹根生一筍三寸已上分為二條並抽筍

鍾齊長九寸昨都不見而今忽有普明知是
異恐小兒拔弄仍折取來中堂遍示諸道士
咸共嗟歎未嘗有此隱居深恨不置令成竹
又恐爛壞乃炙乾錄之即日猶在按竹是里精多會神用湘州人作同心竹皆一伺抽筍因剗灃為孔旨乃帶劍成四此猶是一竿竹作中央雨鬘四耳未嘗有一竹而分為兩筍共本各未替此月二十三日夏至日便有感降事當是復表其實待合歎有栖竹之應也又周移朱陽館於東立屋積
茅在屋東茁後屋後殘茅周往更欲積忽見
一白龜可長六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
唯厭上有四黑文狀如書字不可識捉取戲
弄良久乃欲將還意不敢遂放之還即向其
家說此按龜本靈物久壽先知又出積茅之下欲表是茅嶺之靈凡白物辛皆神奇隱居聞此欲表上之更尋覓不復見而旋近道士多云柳谷間嘗有一白龜人欲取輒失去疑此龜猶當是而數百步來此積茅中第恐有以也

翔六　六

右此追記憶見其經有此諸異事二條

啓事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
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
上呈但某覆障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
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十二月十六日

勑答

省蹤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詰二
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
一一唯增讃歎十二月二十日神筆

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岡隱齋葉限下
獲即得啓聞後撰寫遺記畢方遣潘中正
出啓上呈
聖上登於內殿開讀四卷委曲備小事事
顧問亦隨事奉答

右周傳

五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詔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在
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在西阿姨母辭中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疾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為救治仍捨給為道子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
口鼻猛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
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
許帶鞶囊鞶囊作龍頭足著兩頭舄舄紫色
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

翔六　七

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此髻法寬垂至額也根紫衫青
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
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布袴褶
自履靺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
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
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纖纖狀如毛
羽又似絲帛斑駁可愛纖形圓深柄黑色極
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
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
光明草縷如莃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斂面云
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于時筆及約
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是西廂有兩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子云太近後恐是通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即所畫寢者頭首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即子平住也一方五尺安窗下施書案東向硯本在案北頭筆格在案頭故移註硯而隱案也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曰官近行不
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懲
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云子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卧佩佩不自解仍問曰今是吉日日已欲中卿

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日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恒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掘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間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上間夏月裸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蔭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郎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顧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不果周是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即往驗果有於已塞竟）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梭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

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而論之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若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而對天眞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

○令還所住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最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烝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户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者是姨母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中有眞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瀆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門是前中隱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得蘇傳及五獄三皇五符等所云眞經當）（指在此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療腹中

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自說病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冷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杯大從來醫藥所不能愈也）令春等去便下皆而滅（身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過識賤者不可顧冐）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襵白紙（此承依別白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普名或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令玉華事出眞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户云范帥來未應○已進脩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三人衣色黑晻晻不可別户外有光狀如把燭不見光形帥倚牀前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城而名界有分各天眞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弟定錄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庭眞仙二三爲宜卿向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

是秩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寘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乘則黑簡不書周家本事俗神禱俗種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至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婢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忠爲俗伊所犯酒日見其論朴不已乃具以相戒約既本諱眞旨故不得不扶疑耳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巽帥曰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戀○領吳越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而況纖身投片辭亦自不達達于時嫂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作辭啓訴故師此語以斷也卿朝夕燒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眞今中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兄是大司命太元眞人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往彼朝詣未反也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辯眞正曲垂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眞君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攝屐横在牀前又不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横攝屐横攝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脫履令正背牀蓋爲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狀如小尸衣法亦不得露髻寢也子良又問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下聲傍人聞前共疑議曰司已白令來取實猶復求中更恐其開奏故令下聲非必畏人聞于時子甲亦在別牀眠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今又私與卿言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棲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墊之必不爲卿益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履行看地令日食卒便於此東岡營塚後得此記秘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卜墊不便尋其知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今還西館明知今墊處已是闇合先日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卜墊之告也既云無解術應棲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安塚地耳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秉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不得落漠留蹟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爲依師教也自趣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竝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爲直見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覔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師資之結殊不容易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炁不干神明衛護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諠之中僕等難復數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快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眞誥中得帥曰此是南眞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亦摽挺言未絕開子平○覺便欻去

右一條即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滿此范帥即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大者事出眞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鬒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其可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廁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廁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

爾爲丞已還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敎
爾修道之方可從而言號予 仍起襞紙疏
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子良驅此乃笑曰知記月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須又曰紙紙記爲好子良因而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禁留世未解周封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放已揚許先迹亦是陀迹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
爾既未能餐霞飲景克己求眞徒在世上無
益於體今所以相徵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
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得其力耳五藏全其
髓塡實方可以求道爾今四體虛羸神精惛
塞眞期未可立待即亦可旦伺二星以通其
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面形模若爲
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不出常以
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異餘者
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首向子良因
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安
二星置綱之頭當相告也次實此附異不答亦非二又安乩更問答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以所顯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勿令人知時人知則不可見也 伺 又曰吾今去勿輕示
人世上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
開户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薄
白麻相接續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北君旨是掌教學者眞浩中無此人也伺北斗
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護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具經及揚許眞令一見之已雖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髣髴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
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
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
老子也相對而談其亦不解其語須臾便覺
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
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
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
知爲坐爲卧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
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
往有黯易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
之昔楊君迹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
條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目錄相應無闕

周氏冥通記卷之一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六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皆分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凡此端皆題皆作乙未年）（紙）復見前丞來乃著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栲似繡而非丞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華陽之玉童定録保命二君令來相論又指西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原（此應作源）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非一人定録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微當焚録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實讃卿也華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榮華疇（應作儔字）略之心豈會神眞之想爾情無滯念胷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迴此二能得道爾既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搸緣訪命加以迹少綴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間流連於親識春聘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之山川煑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若必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眞道可聞而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闡夫爲人者皆貪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也（述君言似説此）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任襃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誡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爲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便出户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眞君授其語令相論吾不得停尋更來下席便滅

右一條一日夜所受記書兩小度麤白紙（丞俑是趙丞華陽童依從記云姓景名本期紫陽童云姓鳳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人告而後八日來說所改名字即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挻思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眞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丞間爲散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如此事可不愼之（言此而去）

右一條四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牋紙（去歲閒其家說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始甚苦乃云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沙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子時意色極不好令有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屬非一從此後得罵便喜笑悅竟無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於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令則文長少連爲譬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綠邊

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隱作淳字何期眞聖曲垂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善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閒更相過方事遊適兩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受記事一青紙依後別記鄧始得爲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眞誥中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眞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還太原人宿命時父爲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得生爲人復修功德死爲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名爲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也

不改姓仍取周也此名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爲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質象含眞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而應眞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爲靈此表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奥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於世且莫顯示子良字元龢此乃世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於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滕紙其輩從兄第皆以子字爲名子良是其本父作生便名此無別小名也字元龢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嶺冠師爲作此字燒香谷告以受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罩紫蓋遊適偃房者神仙之漸也唯言此而已意而言是定錄神君隱告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眞人爾未宜見之故遙相告爾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師及童來而二君都未降今此隱告方爲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又曰爾體血流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

血唯汗耳丞曰汗之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出是爾陂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爲爾治之今但俟景艷華亦能微微爲效吾今且去外已有人來下席而滅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滎陽梨并人也直言此而滅見年可三十許巾紫方冠著緇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藤紙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蕭閒堂主上眞誥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裏形貌妍麗作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

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西阿子良歛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四許有兩人同來唯此女言耳一人當是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此日師出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嶺周選入至住處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冰口屋壽嶺內清淨神女不集西廟混雜反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爲於色）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執紫毛節持流金鈴此馮眞人也眞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眞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綠繡衣（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眞誥無）

○一人教幘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欒丞眞誥有）

一人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

子

丞前進曰令夕（闕七）有高眞來可起可起（六）子良因
起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
修功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
察理當照其胷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
周生不中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作怠廢字）答曰不怡
發雖怡亦不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
仙之人前者乃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
懷抱不子良答曰枉蒙上眞賜降腐穢欣懽
交心無以自厝乃笑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
諸眞人君當不盡識令將相告上者高高眞
人馮先生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第三即中
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
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令君悉知姓
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
○答曰眞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祭
幽惻（惻應作測字）冥者同生是也令者既曲紆眞降
願各爲其述一文眞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
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
乃令子良裝紙染筆口授曰華景輝瓊林清
風散紫霄仰（闕七）巖高眞士淩空馭綠軿放彼朱
霞館造此塵中條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眞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
澆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中
歲控景朝太眞冥緣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閑館遊彼塵喧際騁景蓋飛霄尋此
人間契周生一何奇能感玄人轍無使淩雲
幹中隨嚴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不爲迴九垓
何足巍志業雖有口（少一字）習之亦成微勛此
今日事金闕方共歸

華陽童授曰

騁臺淩紫漢峻階登絳雲華景飛形爛七耀
○亦殊分寫此步塵穢適彼超世君勗哉二祀○
內無令邪世門方爲去來會短辭何用紛詩
畢馮眞人曰諸人所述足以相勸戒可自思
緣運魁列畢心（心應作丹字）屬當復有來者若能用
思入微飛龍轅於霞路奏鳳響於雲衢神童
啓節玉女侍軒豈待彌劫乎得道悉在方寸
之裏耳不必須形勞神損也世人唯知服食
吞符苟非其分亦爲徒勤更不及尋營功德
善積功滿道亦可議但於後生得之不施於
今身矣此言亦可告家人令知之（子良唯唯奉從）張

曰眞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能超踰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閑堂兮將爲周子之遊館乎洪君曰仁功苟積則選爲眞人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必須勤勤童曰二君亦適人所爲不必相逼若能積業更深則成眞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丞言畢同辭別徘徊户内而滅

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書四白紙此中王人三人已經來馮眞人樂丞令降案眞崇有西嶽眞人馮延壽疑比應術之也樂丞字長治成陽人主災害四丞中之一也夫仙眞詩咏才辭通皆相類眞誥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趙者尋此降集所受辭意如似略示棗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眞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陽子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功無嗟以滓穢爲辭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建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末檢汝南周家譜不知周眉晋何帝時爲譙郡殺義之咎誠爲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爲難解亦當如五善功身既荷福慶流子孫耶此帥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依別記目有六月十五日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是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投藏計此正應是卧斗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關其在西廂及移朱陽所眠一牀絶悪人近身少遊雜夕轉別牀卧如此必是修方諸卧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仙之品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師語云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旦何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奉今旨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楊君體其十四旦已向嫉母云不得食肉晚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師語于時即然許之十五日旦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共縣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復見向說之從比都斷悉其今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至今年三月恒染食既辛苦疲瘦嫉毋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壽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嗟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窮棗所告十九日期於西阿者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許緑編衣也眞誥有此女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夷年二十許紫衣也眞誥有王進賢恐是改名即是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緑衣眞誥有劉春龍而此不同若云改名恐非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改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緑下紫衣科斗恐許此改即是許穆母第五易遷受學李飛華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著紅緑下碧衣眞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坐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枚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緋綾衣紫絳爲腰帶也衆仙自共語良久似論子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見告曰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眞仙良助欣然子良答曰不以猥俗少便依道藉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眞仙啓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

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荅曰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生周達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宣說令知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

○夫人曰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趙曰亦無定總眞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眞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事或生疑謗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時呈師毋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說之夫爲眞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則飈輪靈軿浮海歷嶽遊騁八方進無水火之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軒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眞道不交手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

○噂也王夫人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還應作環字）○之處瀟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賢之子也儻有窮幽測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子今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已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鎭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眞也前服氣諸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踈矣行當應曙相與去和諸人同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別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

○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尋此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尋修覽夫議理亦聞則其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黒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雨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

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報子良曰比風日赫烈塘湖熇竭五穀焦枯草木彫落方慮飢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輙從要旨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斂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

按此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晴後共周於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廷壇自奏二十三旦周向東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來入嶺至上候見東遂風雲卒起未達隱居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潤唯在一山周迴左右耳此一事即共宣願只蹤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企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顒哀懇款首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是前所朱書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求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以丹書黃上不似羊跡當是織成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子良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絜念仰俟眞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今乃桐栢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鎭朱臺之內姓徐字玄眞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復見須臾復夢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太山見尊府君送人夕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紀生名如此輩六人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令來此令故來爲宣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柏故相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化化猶戀於委形況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事便弗然矣此徐君眞詣所漂而不知何處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鄧都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去一得受生便連遠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名上仙籍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除死記生名乎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令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眞衣服如前持玉鈴侍者二人眞誥無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眞誥無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

華陽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
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歎
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録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
助欣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
人頑踈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
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
賜與參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
來已數百年始令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
功夫久有在鄧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
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禀仙緣未得便知
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
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
諸簡録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
者正謂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
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别下席同出户侍者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
紙按徐玄定録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録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真内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偶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關當欲領華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謂男則童初蕭閑女則易遷含真

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
事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其洞房玄真二條事於目録中唯闕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翔七

十六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翔八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緑毛帔丹霄飛裹佩
流金鈴年可五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年可四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緑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
鈴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
鈴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四十餘真誥云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
玉鈴年四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翔八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五人一真誥有凡此前衣服並丞後見誥令識之
丞曰今真人來何不拜子良即起再拜
頓首稽顙乞神仙之訣
茅定録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録我所
闕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
日爾絫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手
茅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備言所謂先苦後
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
名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應是嘉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奧識淺而智深已
三生如此我昔微遊於世數經諸之乃能傾
襟布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
堪受法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
與其於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
丞曰將告卿衆眞之第一紫陽左眞人治葛
衍山周君第二紫陽右眞人治嶓冢山王君
（周君傳乃云紫陽有左右眞人亦不顯右是王君不知何名字）第三定錄茅
中君第四保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
君第六括蒼眞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
六等並眞人前後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
庭眞人治中嶽耳保命問曰粗悉此位不子
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錄君曰前遣景上期
授子玄眞內訣遂未修之邪子良曰蒙賜玄
眞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洞房欲且營之
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好得益遲脩
玄眞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女侍衛勸
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君曰子
勤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全此
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
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中年當得上
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非遠而亦復爲
遥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强得
業亦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急也子
良受旨一二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
此議卿姨屢有睌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
不必允耳定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
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旬間當與思
和（此保命字也）往諸司命閒論之意此必無苦勿
卒憂悒仍云吾等今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
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相隨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

一片續後

按紫陽兩眞句曲二君比日若始自降前六
月唯遣侍童耳眞誥云周太賓善鼓一絃琴
是教孫登者爲蓬萊右夫人即應是也司馬
括蒼內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
季主見法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
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宮府已整
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
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睌信告潘淵文爲
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窻洞隱居都
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
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
止聞此一過而云屢有睌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
絳綠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大符黑
爲文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
縫皆有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
之行輒有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
餘者皆不識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
稍得新業邪吾旦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

得了見爾名已度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
夫人曰聞近齋而俟北斗大不可言訝爾標
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卒見積以歲月所不
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此周生有凌雲之
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仙未敢與高人
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滯塵喧共啓
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相造令未
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應作姬字受口語言不得字體也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女眞誥中皆無此三子學
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
○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
已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是前月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超王乃更有餘人兼中朝謙欲希之辭夫以涵育兩儀服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自高眞以下滅周斯義既已久表旨記於令差非嫌識但民幼貴賤年月賒促各有終運不必了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凝化表著時或迹應作非後體諧接文殊之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扶柔諒別有旨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眞人定錄君三

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
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
勞用心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
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
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
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
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
使移時夫涉眞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
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試爲
○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
○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
或爲殊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此時但整心
建意勿憚惶也若不過者怪應作壞字人功夫俄
頃耳周少來神聽強正小見時獨宿空屋夜行林草了無忌憚未嘗覺驚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晨夜閣路去來恒獨行耳始近閣入說從令八九月以來館解往反必須一兩人相伴小侵闇則便執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爲作罗鳴相答此當是去期近容防諸試只二十六夕移東廨宿亦使一道士寔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數起坐誦諸呪說此復是臨時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還得免過當由功力强定錄又曰昨
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撿課
簡錄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況

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已成
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
兼運度已逼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錄內
格中有上上眞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
無復進補者上中眞者二十八人一落七人
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
上下眞者三百人一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
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
者二百十一人一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
○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
五十人耳上中仙者二百九十三人一落七
十人十人退成下仙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
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耳上下仙者四百三
人一落七十八人二十人爲酆都所引四人
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復上十九人耳
始令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當上言太極
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悲並皆修
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勤後怠
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日月
不空並下教眞人降授之其或應在深山或

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痰勿怠惰於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騎不亦快乎

王君曰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誡實爲深矣足爲子之實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

答曰假令爾如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沖等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農墨點注下仙

○之上未解所以既云久入令當由息替致降○二皆邪范幼沖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郗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之乎而竟不得聞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眾所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久識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貳有德行或有信識但於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難先堅之微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遼令辯在林屋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才底今未知誰當會此三人之數者但應各加精

勤庶充此限耳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妹兄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判所通諸道義勸令其作方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服世法以此耻廢致結氣病涉四年有一男便藉選求慕從此

雖絕至今十有一年乃云小來手未嘗殺蟲蟣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於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觸是不無小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拄辱於神鬼故也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兩三生得以爲幸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稱字子良唯於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於俗人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於爾非直以挺命感真亦如以親建故耳昔有

○楊許者楊恒有神真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於許其神凝志安萬邪不能干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受語於楊令以示許也爾今得見吾等亦如楊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來華僑屢受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氣虛疎不能隱祕告其一法迴而加增逢人不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迴受於揚耳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累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爾勿示人此事也楊許及華僑事皆出真誥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吾乃要來其云欲來碍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乃見許侯與紫微夫人及右英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因答已經詣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言別往看之明年秋事今得去紫微夫人王下教首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爲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繁多明日望定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此條中多說上落及宣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誡防恐脫言說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爾雖復王戚加過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楊許之論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恨不知早相共理令關佚漸加鑽訪必不徒然往矣如何猶冀於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鄭二人來衣服皆如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

司甚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
答爾諸眞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
希恃蒙神眞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
元餘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逵
家已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
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
衣服如故法
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讃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
○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
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
韓侯仍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
懷道之志今逹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
紀依如仙格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
欲滿請選太玄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
仍作簡文曰
惟周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爲保晨司此韓侯刻紫玉之簡赤金爲文以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壽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

良問不審此位若爲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爲
定更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緑車玄羽之
蓋素毛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
執鴻翮之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
之衣帶寶玉之鈴六丁爲使萬神受保知天
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
丞也故指來相報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
人之所效耳鄧曰桐栢眞君乃欲來須見太
虛司陰二眞既累去後與兩小兒竟夕拚擋恐明日人來見縱迹於是內外無知者以至于今惟密以啟間可尋此便是前緣所招或欲譴應至定錄遣丞灼然知見
○而不可校也尋既未知應爲此位那言不大
欲爲恐是懸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禀老君誠○
解其性理習忘相懷於一切有爲無復執壽
與時求道之志便有濃淡故以推心知嘗不
大欲爲耳令既忘言於取捨便亦不辭比任
但今得在能利益衆生處雖早雖苦甘心爲
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都去此實神
察六七往道中猶煩惱未盡況此信忍望都
除邪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問夕殯亦是所
願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往尋之沐別記目
錄此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
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顯出
恐是與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條
中便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
但未知猶且領丞任侯期而去爲不成稱
丞直遊散住邪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劣
紫乃可知耳計令必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
至太元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
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
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隷司命未敢
爲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
某事子良問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
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
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官隷司陰府掌
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
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
○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
神明之所如陶令夕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
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復言合丹事
云云不知此所道弗聞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月未當來
華當脱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按此
告即待前二日所云中旬間共爲論也周
以十四清旦來入蕡止疏前停召事見示
即問周何意有令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
所以見意色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子時
既密解此意便止不更重論嶺東以十三
夕一更忽被冠似有六七人皆執杖卷至
陪前前一人喚言在御仗中業假還東畔
等數人乏資粮故來就先生乞子時已閑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尸不既開此便開户當對呼進隨意所循服物器一昏捨與別屋兩小兒並被錄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濯而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擔徐去必無告討正恐君劫好意相與使後也 道士罪重我當作)勝今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得知方將而言唯向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披觀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相酬之告周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二宣也于時至尊垂思爲置家長沙道士辭并左右空地於此廨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竊恐則近眞繼或以)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致謙故二三因閑耳追恨不得作方畐通辭方畐通辭則亦應方畐酬答也)恒勞苦損人精神惛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迴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眉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朔運事竟應相造也我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翔八)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十二)(此夏旱人情恐山有尊長但慮驚怖云故以此祈請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云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丞不知關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違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廨此後至今頓蒙曳隱也依別記目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受云云此不顯恐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青白大小合十紙(於目錄中闕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周氏冥通記卷之四(翔九)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錄(其五六七月並具有即前別三卷自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帥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醼云云

右四條五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一卷(三條見云云)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紫陽內宮玉童各告治身之行云云(一條云夢)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柏仙人鄧君來結冥友云云(翔九)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旨改名字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闇人隱告坐臥偃房事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於東嶺宿易遷女仙李
飛華告有五女仙欲來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眞人馮君蕭閑堂
主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王
童凡五人告長生要言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今闕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
○事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
因緣根本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黃元平告請
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槨
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
騰辭蒼梧去後云云今闕此事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黃元平告已落太山

死籍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旨授
玄眞經云云今闕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
告名已上東華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闕凡三條今見十四條並不言夢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眞人定錄保
命二眞君周大夫司馬拈蒼樂丞同來大論
語事云云又及隱晦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
青簡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二紫陽定錄告已進爲保
晨司弁論上落人數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
華名說上事牒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錄君及趙丞告陶得
停召合及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
令但且混人世勿爲異應行來動靜譬爲出
入任意但勿違犯正法可條眞法時但默行
莫令人知神明不以萬里爲遙不以山海爲
難戀行應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爲礙云云今闕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錄君云陶答語及
問所住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
神疲體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劫盜災禍不
須防愼不令有憂云云今闕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闕二條今
○見有七條並或見或夢 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唯闕五條○
從此後並無別記實爲深恨
乙未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眞相
就論說觀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
觀云云此云來則非夢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見
授夜光芝云云夜光芝是句曲五種芝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
錄閤次往蕭閑採龍仙芝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芝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録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云云爾日在中堂王法明爲皇家塗炭齋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録君於華陽內共乘車侍王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眞於丹城南眞見告云云因又告太元太元示以仙籍云云二眞府並在大霄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録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云云紫微治玄龍宮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之術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朱宮玉妃之賓交韓出眞誥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告簿籍事云云韓即前卷所云東宮典録籍者名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某近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云云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眞誥亦云在蓬萊司陰君主天下水事事出馬君傳前不知那治在蓬萊小方諸多事道事亦出眞誥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范監趙丞至大衡山見南陵薛大夫中黄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見一草屋甚高大絶有甘泉雜生衆華范監云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云云薛杜二大夫眞誥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録諮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云云此其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雖初云可爾恐後復相詰却書得申者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録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闕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爲訪韓侯論爾不更迴異不此前及後釁道名簡事此則不可爲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録旨云韓侯甚有懷於爾簡録猶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重姓景名上期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火棗交梨出眞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宮童初男仙宮而未知東西列爲南北列耳也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圓異於人間山名爲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眞丹龍云在陽洛之南是南眞所治之宮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黃畫相似復云有金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衆仙之遊憩與司之所治耳非王眞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桐栢右弼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內外並有宮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録來於朱陽見攜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軿從二十餘玉女語定録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壓生今來亦是其冥意言見笑爲壓生不言是陳生

定錄答語云云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不然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非可具記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云云道德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府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府禁伯主請雨水故以問之事出真誥張既善談虛無每語輒入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畢竟空也但水解說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云云未詳此出何經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禁節勿縱志也似應作恣字既並有上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云云不知論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去只朱陽左側亦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此月十九日隱居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既是公館當應有日之事以爲妨碍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丞洪先生及星事云云猶應是司二星事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而自不識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闇星沒唯宜矚南山坐耳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三日應司二星既雲闇亦不宜便眠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塹爲不便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若不爾名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東周有兩大窠皆可營墊朸本欲於西窠作廨恨廣大更令試窠西立廨近朱陽爲好周令定墊東窠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某或信不信多好試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想可自節此頻頻告云陶或信不信欲相試今追思不意的有不信事自從適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爾恨耳於周事實亦謙尚亦不乖昔正自悒然有時見其過凡既辛慝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於周欲別立屋便虛心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願即作三間堂東西廂各二間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興言誠遂不成復作廂止二間堂屋而已今日方見事迹如此明井已立意也比者微有準擬憩欲追爲起之其留啓云止請留一間既爲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蕪雜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館及彼解以後乃有兩三鄉狀似古塚既林草榛蕪亦可經人埋塵不見有丑場處所云故氣正當竟矣單耳既曰無苦便不爲害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殊麗上下青衣侍二女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於二星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令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

於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雷平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昇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隥應作鄧字二君言去二十九日桐栢府校籍頓誤上罪人典簿三人被責云云便不了此事所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云云此所論殊高很不略說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彌入眞相云云應是韓太華始以七月度東宮為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見拜温涼而已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酆都執法君蔡子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云云保命府職條皆總治酆伭丞位彌相關涉上宮當保籍任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故七月中定錄所歎亦云方憂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直爾而已更別餘語云云此中似別有事旨不容備言亦應是為帥見有辭存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五條云見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韓夫人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云云韓猶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勗之前後事事也云云此亦勵息耳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其人尋來就上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願師永不來乃云欲作辭告縣攝之師定尋自來當由此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曰子欲仙不答實願仙云願仙何不學仙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仙人干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於此邪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於大雷忽逢一人乘小小庚頭船工方容一人從湶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勸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與忽云罷君會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勿勿往廣陵欲宣此清息而無方於華監問過嗣眞館道士彌文敬因蹟寄具還如此隱居實聽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問彊說自私訪實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三過如此云云伊蒙神眞扶契如此不免三官所奏況庸庸之徒邪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衍之東水已加八十唯各宜如履薄冰耳一丈南衡山西邊頓崩為淵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衆已復有事今與鄧生往看之云云此鄧不衆字惠期邪衆亦云作霍林司命歲夕夢見司命南眞南眞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噉之司命云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條事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黃書共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云爾何逞逞於人間名已定勿虧頓於世路云云此王屋山清虛王君為下教二十四眞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戴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云云其本

（欲取此日戴屋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錄保命桐栢周君周君云爾不復議真道耶吾將去爾子良未得答定錄乃云其心不然正是身癡耳紫陽試之耶保命云爾何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云不取已爾別當押之餘別自語所不能了（其此數句中爲起屋事恒憚恠不作恐身既啓心亦是急定錄訝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達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爲貢伊云不取神證云取兩不應）

○（妾又云別當押之恐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此宇未足久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劫尚復倏爾此何足爲遠（不知是誰許長史立山宅應是晉穆帝永和中至今一百六七十年耳）

十七夕見定錄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北臺鄷都）（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錄君云念真不容穢氣無辯自云研瑩之（云云）

二十七日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云云此當有所試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中事（四條云見二條云夢）

三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云云此復是司二星也洪是校云故髣髴言之）

七日夢見定錄（朔九）云臨海燒山中（十二）有仙人遊在人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陰陸渾仙人也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鄭堯云某人彭公在此不堯得而揷靜棲故人

○得見之其人亟乘一刀（一刀小船）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遊命我眞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淫濁真誠不可搜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詠此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著黃綃帽多鬚而前齒缺是也（書此一條獨委曲者當是或欲示後人也燒山即赤水山今亦屬永寧樂成三縣共界未知鄭堯是何處人顯形形服如此便是可察正恐伊知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趙丞云比者情志何甚索索（云云）

十四日見定錄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官人亦並來故逆示（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日事見其此日亦有辭本存也）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此一字章浸永不可識也）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令往寇山聊過令知如此所見意氣（朔九）欲動前與人戲過（十二）致使時魅相侵賴得高監相爲不爾幾致變（聞周在第中忽精病恐是此意高贍不知諱閒中不見此人也）又曰裏屋人自稱不道士者是北星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

○惑人壞人真氣可急詣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周在御仍說王法明同住南度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本問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本者而都不說此事實能愼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於舊居便共覺蕭然多論九轉事（云云）并二君令告（云云眞是二十三日還至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五條云見一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云云紫文仙忌云爾止謂此一日耳）

八日見趙丞云天下邪鬼之事令愼之諸（云云）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並云見
四月九日見定錄云前疏文辭殊雅但恐心
下必然耳云云不見此辭本也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欲下都卯勿不
復反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其手時欲出都[illegible]
去耳
右二條四月中事並云見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錄保命及衆眞並見
試以緣業事云云色不悅又及憂憂盜事云當時相赦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
○見青君而傳驛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
常耳如此說者前韓衆恒非惠期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
軍十人相助遂不能都此字草漫不可識也亦得可可
耳不解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盜相赦助者則不應言亦得可可也于時實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並云從正月來至此見並黃紙書大度細色紙
凡四紙半前紙按年末朱書後
六月十日於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魅橫行
不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
云云周暫出都以此月九日曉出山就埭宿十日早發爾夕應在胡熟方山間此月中違

近多溫病
十九日於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
追拾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宿延陵埭茂先亦入其多責郡邑穀果食中必有鵝膏煎煑之也
二十八日夕夢見紫微遊行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一條云見二條云夢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
處東萊可不裝束云云大多不可復載此中當說去留文會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揚君定錄等多爲論
○性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
許不聞此亦爲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
甚多不可記此事理難當說
二十三日見衆眞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十五
本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云云此條不顯
最爲深恨
右四條七月中事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六月初來共紙一大度白牋紙也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凡七月中

合二十八條十八條云見十條云夢
右從目錄凡用墨朱黃三色書大度白及細
紙合十六番八番白八番色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
二十三日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末合一百
九條六十三條云見四十六條云夢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
七日捨世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
入今年來月月所記自踈簡未知是不復悉
記爲時近致希邪周紫陽記九眞玉瀝丹方
云經於九轉易於九轉此別一紙細日月
○九莖紫菌琅葛芝一斤出南閭曲北亦有
丹朱玉漿二斗出南閭此閭亦有也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
埋陰垣之陽去垣三寸入土一尺以白瓦器
容四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密封之上土
令厚二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
持之南行取已所住戶十二步乃置眠牀頭
按上至明日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
器底勿令火豔出器邊也得三沸竟又內玉
漿一斗又加火高初五分許可以蓬蒿爲薪
煎令餘一斗漉滓乾之閉汁三日三日竟開

視上當有紫光曜目夜不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擣三百二十杵紙裹令寒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屋室萬人不能開若儻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山開封人人伏若欲遠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失此藥也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紙謹正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思詳已歷問同住人大小

○咸云不覺見垣內埋藥亦不聞木臼擣聲恐或別處作不論耳既云服之即死故追以疑雖見溫酒亦或假以亂之耳言

○大凡四卷眞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眞或草行

周氏冥通記卷之四

紫陽眞人內傳

紫陽眞人本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周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貫官祖父玄元鳳元年爲青州刺史父秘爲茫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爲人沉重少於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思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初正東向立漱口嚥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耳至月朔旦之日輙遊行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貧乏飢餓之人輙解衣與之時時登上名山喟然悲歎或入石室之中歡然獨笑時陳留大多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沉美咸修詣焉君輙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輙辭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逼不得已遂出相見咸大發請問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凝默內閉歛神虛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陳留大荒斗米千錢路多飢民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而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陰積善德仁逮之施矣又有黃泰者寓在陳留婦兒無有單身隻立了無親戚人亦不知其所從來常著故敗皮袴角皮褶恒賣芒履在陳留市中君常潛行經過市中見泰衣東殊弊君每曾聞仙方說云仙人目瞳子正方而黃泰雖復外形帶索目方面光容而奇之中心猶喜○還歸數使人買芒履因以金銀錢帛著其物中陰以與之數數行之如此非一黃泰遂詣君君見迎而拜之將入靜室乃是中嶽仙人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蘇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岑先生見授錬身消災之近術後又傳仇公仇公乃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仇公見告云術識盡此不能使子白日升天上爲眞官也致吾於涓

子消子者中仙人也守之彌年見教守三一之法曰三一者太微之玄眞上清之元圖一曰洞眞二曰妙經三曰素靈東海小童君藏之於靈景之城琳霄之室非有仙籍者不授矣此書淵祕非賢勿宣汝有至心故以相付八節存之一則消除萬害一則形軀不敗能守之致雲車羽蓋坐造風雨激電砰磕矣乃地仙之美術長生之眞法吾因受之得以遊翔名山住來方諸之館寢息丹陵之丘看望八表得意而栖從容以來數百年中良爲樂足樂足而思此居泰而不復否非順天行化與時消息之謂也故以投身冥濁觀化囂諠賣履弊作唯下是居自謂庸庸不能甄識朱碧於凡壤之中矣而子猶有察眞之鑒數獲惠遺非所悟也欣子有尚故來相詣君再拜頓首數十悲喜自搏膝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唯願登仙度世夙夜靜思願與眞人相遇沐浴素流禀受奇訣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顔千秋志願慶莫大焉乃復頓頭請乞奇要仙人曰子坐吾將告子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服氣吞景嚥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在內令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也雖復穀斷人體重滯奄奄淡悶所夢非眞顛倒翻錯邪俗不除皆由於蟲在其內搖動五藏故也殺之方用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黃六兩茱萸根大者七寸朮七兩桂四兩雲芝英五兩凡七種先取菖蒲根煑釀作酒使清醇重美一斗半以七種藥㕮咀內器中清之亦可不用㕮咀三宿乃出暴之令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暴之須酒盡乃止暴令燥內鐵臼中擣之下細簁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疢實上氣心胸結塞益肌膚令體輕有華光盡一劑則穀蟲死蟲死則三尸枯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塡丸加曾青黃精各一兩以斷穀畢可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食衆草巨勝茯苓朮桂天門冬黃連地黃大黃桃膠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其力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矣爲可延年益壽不辟其死也君按次爲之服食朮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內見五藏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眞人爲友拜爲仙官之主其位可司眞公定元公太生公及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位皆上仙也或爲仙卿或爲仙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羣集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下仙之次也我受消子祕要善守三一之道役使鬼神受太極帝君眞印封掌名山以得不死亦是金闕帝君眞書之首衆妙之大訣但吾所學少成地仙人也子名上金書於方諸之宮命登青録爲字所謂金閣玉名已定於天

曹矣必能乘雲駕龍上造以紫陽太清與金眞玉光龍衣虎帶拜爲眞人我之道術可教陸仙尸解之人耳非子眞人所可學也只我是中仙耳不足以爲子師然守一鍊神雖非上眞之道亦是中眞地仙之好事亦能朝千山之神攝川澤之精吐故於七華之下納新於三宮之上禮手赤子謁乎眞人恭乎嬰兒三眞者乃身宅之帝君混二十四氣分入太微又分號二十四眞能善斯道於三寸之間則三宮眞人可見見則雲車羽蓋千乘萬騎

○可見而得乘御也列名九圖飛行上清上元○用立春從東斗來還中元用立夏從南斗來還下元用立冬從北斗來還三氣上昇身亦存之日之四節一之往反也其法解矣其用浩矣其事近矣其生長矣苟得其道亦變形萬端身出水火收東虎豹役使鬼神也子亦復宜知此道以漸升進耳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菌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矣不爲試子也吾行當被玄洲召去三十日近比者之頃當時相詣以啓子之未悟爾自行哉可遠索師也必欲該道眞妙窮微極素當艱苦嶮試浮遊五嶽雖遇眞人未即授子眞道也不百餘年雲車羽蓋龍虎之袍未可得也君再拜受教退齋沐浴五香七日七夜不寐但危坐接手存念至道乃以平旦燒香北向再拜服此神芝五年之間視見千里之外身輕能超十丈日步行五百里能隱能彰坐在立亡能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有欒先生者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入蒙山大洞黃庭之中過

○衍門子乘白鹿執羽蓋杖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遇於黃庭君乃再拜頓頭乞長生要訣門子曰子名在丹臺之中何憂不仙乎王屋清虛洞宮大多仙人子始學宜登此山乃越江河登此何索君對曰聞有欒先生得道此山能讀龍蹻經故來欲覓而受之耳門子曰欒先生仙之下耳子乃眞人也以眞問仙不亦煩乎子遇眞人乃子之師也中仙已下非子所學乃出龍蹻經以授之三皇內文以召神靈以劾百鬼乃退齋少室山三月乃遊登王屋山發洞門入丹室大遇仙人皆披素讀經見君皆起立有趙他子授君芝圖十六首受五行秘符而退齋復登王屋山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乃退登嶓冢山遇上魏君受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籙右庚素文攝殺之律乃退齋三月登嵩高山入洞門遇中央黃老君游觀丹城潛行洞庭合會仙人在嵩高山太室洞門之內以紫雲爲蓋素玉爲床鳳衣神冠佩眞執節左帶流金之鈴右帶八光之策

○神虎俠洞門靈狩衛太室左侍者清眞小童○右侍者太和玉女各百餘人捧神醴之琬詠大洞眞經三十九章誦大有妙經二十四章修太上素靈二十一曲其中庭有青腰玉女執玄玉南震之燈散花燒香衛黃老君黃老君巾三華九陽之巾手彈流徵雲珠素琴被服金光天姿嚴峻眼有電精口含玉膏君既至頓頭再拜乞長生度世願上佐仙宮黃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耶君對曰實存洞房甞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

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眞道經授子也子見白元君未見无英君且復行也君再拜受教復頓頭乞得侍接龍車爲遊走之使黄老君曰洞房之內至精之中有大神不可名安出紫房遊戲丹田上通太微乃下洞玄小有爲白元君大有爲无英君見白元君下仙之事也可壽三千年若見无英君乃爲眞也可壽一萬年可精更存之不試子也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受泰清上經退登峨嵋山入

○中空洞金府遇寗先生受太丹隱書八禀十訣退登岷山遇陰先生受九赤班符退登岐山遇臧延甫受憂樂曲素訣辭乃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乃退登牛首山遇張子房受太清眞經乃退登九嶷山遇李伯陽受李氏幽經乃遊登鍾山遇高丘子受金丹方二十七首乃登鶴鳴山遇陽安君受金液丹經九鼎神丹圖乃登猛山遇青精先生受黄素傳乃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赤將子受隱地八術乃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乃登陽洛山遇幼陽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氏紀籙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內視圖中經乃登曜名山遇太帝候夜神童受金根之經乃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乃登大庭山遇劉子先受七變神法乃登都廣登建木遇谷希子受黄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乃登桐栢山遇王喬受素奏丹符乃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受上元眞書乃登太宾山遇九老

○仙都君受黄水月華四眞法乃至合梨山遇皇人受八素眞人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黄臺萬畢先生受九眞中經乃登玄壟羽野遇玉童十人九氣丈人得白羽紫蓋服黄水月華法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眞小童君受金書祕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韓仲陽受仙忌眞記乃西遊登空山見无英君西眼洞房中无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黄老君處其中无英君被服金精之錦朱碧玉綫之袍光赤朝霞流景曜天服太上靈氣之章佩九帝祛邪之策著翠上紫龍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運青宮之氣氣灌萬神乃未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被服丹玉之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参天垂暉映神玄黄徹虛腰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策著招龍造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右夾皓清之室朝運生者也中央黄老君是太極四眞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遊崑崙黄闕來其外紫戶在其內下與二君入人洞房負三寸威儀具焉夫

○至思神見得爲眞人若見白元得爲下眞壽三千若見无英得爲中眞壽萬年若見黄老與天相傾上爲眞人列名金臺君既見之乃再拜頓首乞丐上眞要訣黄老君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瞑目內視良久果見洞房之中有二大神无英白元君也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黄老君笑而言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此白日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眞之道君乃還登常山石室中齋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无英君黄老君遂便授之大

洞眞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直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上詣太微宮受書爲紫陽眞人佩黃旄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粘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眞人君處其右一月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嶓冢爲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嶓冢山有洞穴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閬風也

○眞人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也山腹中空虛是爲洞庭人頭中空虛是爲洞房是以眞人處天處山處人入無間以黍米容蓬萊山包括六合天地不能載焉唯精思存眞守三宮朝一神勤苦念之必見元英白元黃老在洞房焉雲車羽蓋既來便成眞人先守三一乃可遊遨名山尋西眼洞房也此要言矣眞人周君曰諸應得仙道皆先百過小試之皆過仙人所保舉者乃勑三官乞除罪名下太山除死籍度名仙府仙府乃十二大試太極眞人下臨之上過爲上仙中過爲地仙下過白日尸解都不過者不失尸解也尸解土下主者耳不得稱仙也蘇子玄後亦被玄洲召爲眞命上卿一旦於陳留乘雲車駕龍虎侍者羽蓋而昇天也同時多有見者冉冉西北昇良久雲氣覆之遂絕教周君守三一法靈妙之言近二百事涓子即子玄之師涓子似齊人少好餌朮接食其精精思感天後釣於河澤見東海小童語之曰釣得鯉者剖之後果得而剖魚腹獲金闕帝君

○守三元眞一之法於是遂隱於槖山能致風雨學道在世二千七百年一旦告人云夜大微召補仙公遂去而不知所終矣語子玄曰斗中三一宜以節日祀之爲二十年三一見矣見則長生成仙家有三一長生不滅能存三一名上玉札能存洞房與天相望能行三元上爲眞仙皇天上清金闕帝君所以乘雲迅龍周行九天者寔洞房三元眞一之事也吾食朮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徊遊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忻鳥獸之相數川瀆吐精丘陵翳鬱百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瀨靜心山岫念眞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不達守形思仙二千七百餘歲實樂中仙不營當世今卒被召請從此別云涓子是臨去之時著書與子玄別玄丹者泥丸也其義出太上素靈經守三一得爲地仙守洞房得爲眞人守玄丹升太微宮也勤而行之自得此書此言信矣非賢慎泄之

○眞人之言不得見太平有志道而隱者可示此書耳子其慎之寧勿宣

摹召法主本本是晉隆安三年太歲己亥正月七日甲子書畢

又注云周君後漢元鳳元年太歲辛丑七月五日己卯生到元康元年太歲丙辰師蘇君受三一眞白條例云有三千四百人十八字今數有三千四百八十九字不知何字是長不容輒試

周君所受道眞書目錄

金闕帝君守三元真一法東海小童傳淯子
淯子傳蘇子蘇子傳周子
尋樂先生龍蹻經於蒙山大洞黃庭之中遇
術門子受龍蹻經并三皇內文 在黃庭之中
趙他子之圖十六首五行祕符 在王屋洞門丹室中
王先生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
及二十四訣 在王屋山中
上魏君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籙右帝羅
殺之律 在嶓冢山中
太和玉女大有妙經太上素靈經 在丹城銅之內
沙野帛先生泰清上經 在白雲山中
竅先生大丹隱書八稟十訣 在峨嵋山金匱府中
陰先生九赤斑符 在峨山中
臧延甫憂樂曲素訣辭 在岐山中
淮南子成天關三圖 在梁山中
張子房泰清真經 在牛首山中
李氏幽神經 在九嶷山中
高丘子金方二十七首 在鍾山中
陽安君金液丹經九鼎神圖 在鶴鳴山中
青精先生八表黃素傳 在嵇山中

李子耳隱地八術 在陸渾山潛入伊川洞室中
趙伯玄三九素語 在峨嵋山中
幼陽君丹字紫書三五順行 在陽洛山中
司命君經命青圖上皇籍 在大霍山中
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在鳥鼠山中
太帝候夜神童金根之經 在曜寅山中
司馬季主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 在委羽山中
劉子先七變神法 在大庭山中
谷希子黃氣之法泰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 在都廣建木山中
王子喬素奏丹符 在桐柏山中
南嶽赤松子上元真書 在太華山中
九老仙都君黃水月華四真法 在太實山中
皇人八素真經太上隱書 在合梨山中
萬先生九真中經 在景山黃臺中
王童子十人九氣丈人得白羽紫蓋黃水月
華 在玄壟羽野
青真小童君金書祕字 在扶廣山中
龔仲陽仙忌真記 在朱火丹陵之室
中央黃老君大洞真經三十九篇 在常山中受

右司君所受諸經書目

二真人作詩曰

策駕玄中漠庇素扶瑞林妙微混沌蓮長翻
朱煙岑八景停玉輪清軒覽明真左攝飛行
遊右顧凌八天洞豁辨協晨仰感發皇人至
暢理自會靈妙體豈珍
西玄鬱絕根高耀拂輝明眇眇流遐澄育充
拔皓清房素重離裏安妙寄蘭生命駕飛八
景迅集迴南傾凌厲陽羽野結彌八極城藹
里誰云遐我超不稽靈誘會有素娛端駕講
所精至道方朗豁知來溫新齡
晨應載景陽攀暉德所鍾徘徊重玄巔翻焉
降飛龍參騰八紘外翱翔閶闔方藻風生丹
室雲合窈冥中迭域谷希子值素潛太空長
錦中有景永煙被山容空絕廣寒宅混洞道
沌同積靜八朗豁素阿蒙長通我汎陽寥景
虛煙動清風
噭嘈太微觀崚嶒九玄所中有執寂賓洞嘯
靜寒處西有六領師尋輝與曉語來非皇人
賓去非飛仙旅我超騰羽蓋徘徊清泠渚豁

虛八極上清煙淩飄寥
命駕出三玄流鈴飛漢賔皇皇太和庭鬱儀
清虛觀結璘絕煙際壽輝七靈煥素遨淩紫
天洞遊無名館龍旂迴瓊輪四哏應景散聊
且期時通温之至道旦

周裴二眞叙

江乘令晉陵華僑世奉俗神忽夢見羣鬼神與之遊行飲食羣鬼所與僑共飲酒僑亦至醉還家輙吐所飲噉之物數年諸鬼遂課限僑舉才僑不得已先後所舉十餘人皆至死亡鬼以僑所舉得才有知人之識限課轉多若小稽違便彈治之僑自懼必爲諸鬼所困於是背俗入道詣祭酒丹陽許治受奉道之法羣鬼各便消散不復來往奉道數年忽夢見二人年可五十容儀衣服非常後遂二人見或一月三十日時時往來僑家靖室中唯僑得見一人姓周一人姓裴裴雅重才理非僑所申周似不如此二人先後教授僑經書書皆與五千文相參多說道家誡行養性事亦有讖緯所受二人經書皆隱祕不宣周自作傳裴作未成裴所作樂序及周傳如別

紫陽眞人內傳

茅山志序　龍一

皇慶改元制賜茅山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洞觀微妙玄應眞人後五年褒封三茅眞君徽號各加二字曰眞應曰妙應曰神應仍勑三峯爲觀曰聖祐曰德祐曰仁祐明年傳壇之玉印久湮至是復出有司上其事奉旨嘉畀本山於是渙渥沓臻靈芝挺瑞神人以和凡經籙棟宇百廢之宜飭治繕完者宗師得以悉其心力焉又病夫山志前約而後闕也迺屬諸入室弟子釆集成書來徵予序閱其所載詔誥之隆仙眞之異洞府之邃壇籙之傳人物之偉樓觀之盛山水之清草木之秀碑刻之紀題詠之工莫不臚分類析粲然大備按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漢茅君昆季棲遁登晨于此山因氏茅迨晉魏元君大暢厥緒眞風靈蹟綿綿延延鬱爲寰宇之名山神靈之區奧也皇元治尚清靜自版圖歸職方氏主壇席者徵至闕下優降璽書金湯其教至宗師始顯被恩數度越前躅於戲懿哉蓋山川之氣發舒於休

息既久亦宗師之道行升聞寂通之妙其在
斯乎顧山志不可不輯而丕既不可無述也
昔唐玄宗問理化於李玄靜玄靜對曰道德
經君王之師也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又
詔以金鼎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杜耳後
之人盍體玄靜之格言踵宗師之誠感則庶
幾休應是又可續志與茲山爲無窮也泰定
甲子日南至集賢大學士光禄大夫西秦趙
世延序

欽惟皇元之有天下也首崇清靜之道以開
泰平之基是以方外祠臣特蒙簡注之心輝炫
焯表章山林若不著爲成書後世何以考見
顧余斯語名山實聞至大庚戌予以祀事至
茅山因閱其山之舊志遺闕甚多嘗以語之
四十四代宗師牧齋王眞人未幾眞人傳眞
山志無所聞後五年復祀其山又以語之嗣
宗師劉眞人十又三年爲泰定丙寅天子用
故事醮其山予實代禮始獲覩其成書凡十
有五卷自漢晉而下及齊梁唐宋之書搜括
無遺噫何其詳哉其首篇曰誥副墨則國朝
所封三眞君制詞三峯觀賜額敕書具在皆
予所奏請者其末篇曰雜著則有仁皇用先
開府張公所奏還賜玉章始末嗚呼是書前
後凡二十年始成仙靈誠有所待耶不然國
朝褒封錫額還賜玉章諸異恩又將補闕拾
遺於成書之後作者不無憾焉平章趙公既
爲之序予嘉是書之傳有益斯道而予言之
勉成者不徒然也故爲之書泰定丁卯春正
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序



茅山志敘録

句曲有記尚矣宋紹興二十年南豐曾恂孚
仲昭臺道士傅霄子昂脩山記四卷所書山
水祠宇祖録名號而已考古述事則猶畧焉
大彬登壇一紀始克修證傳宗經錄又五載
而成是書凡十二篇十五卷題曰茅山志載
惟茲山禀靈異於開闢之初應帝王於虛無
之表夏禹巡幸秦始登崇漢元壽二年太帝
九錫茅君白日神仙其名益大顯于天下及
晉宋經道之興梁唐尊尚之篤眞人道士代
爲帝者師龍文鳳札積如雲霞慨乎年世曠
邈璽書罕存追録見聞百餘一二暨我皇元
混一區宇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首降明
詔召嗣宗師蔣君宗瑛詣闕繇是累朝大護
其教迺延祐三載加號三君改觀三峯光掩
前古聖人以神道設教有自來矣

作誥副墨第一

加封明詔若曰茲山之靈以氏爲號茅君眞
胄盍先傳焉挾登眞隱訣眞傳例列聖道君
稱紀餘眞稱傳夫以三茅秦漢道君今日下

土仰述聖蹟何得稱傳作三神紀第二金壇華陽洞天金陵地肺福地桐栢眞人所謂養眞之福境成神之靈墟雖百世可知也集諸山水洞穴作括神區第三觀方平海中揚塵之論令咸華表去家之語是知仙聖按行民間亦嘗咄咄古今之異玄蹤所在不與陵谷遷變者幾希作稽古蹟第四上清經法下教出世始晉興寧二年紫虛魏元君降嗳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作隷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其圖籙秘非盟跪不傳今疏篇目使學眞之子略見曉焉書論附名其左作道山册第五初元始七傳而至紫虛自紫虛積于今四十五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河東柳識故云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作上清品第六劉向云天有神司仙人充之洞宮官僚自眞誥玄通記傳出時運變易應有遷補譬如周禮漢儀不復相同神道幽遠非世所知作仙曹署第七山源曲而有容高尚求志之士棲遁其間不可殫紀所采古今卓行之著明者若夫深晦無爲潛升晨景則曷得而名作采眞游第八魏晉六朝館宇散居林麓唐宋始勅改宮觀之盛奉祠祝釐此其地也作樓觀部第九丹砂寶氣金玉華津人服之而引年易質其漬潤積久發於芝英草木神異而靈長信物理之固然乍靈植檢第十碑銘書刻載道之舟車也眞人手澤猶得模楷而立德立功立言者文亦在茲乎作録金石第十一古人采詩蓋有關名教山中賦詠散逸既多此皆絶妙好辭足麗於飛空謠歌之末作金薤編第十二終焉是志之作不間今昔一行一言録其至善其或傳事譌謬撰辭蕪惡（如指桓記之屬）一無所取非脫遺也於戲太史公稱天下名山南華稱博大眞人若句曲兼二者蓋千數百年纂懿流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後之學士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小無大壹是皆以清靜爲本尚有徵於斯文哉

大元天曆元年歲在戊辰十二月二日嗣上清經籙四十五代宗師洞觀微妙玄應眞人劉大彬序

茅山志卷之一

上清嗣宗師　劉　大　彬　造

誥副墨

漢詔誥

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册文（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

惟盈虛挺遠朗幽眈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絶嶂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匠迺受靈篇翦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眞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眞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君平心格正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棲神高暎令故報以玉鉞緑旌八威之策使征伐邪源折衝萬神（其一）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眞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令故報以紫髮之節藕數華冠使君招驅千靈封山召雲（其二）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濶嶮試冬袒山川令故報以繡羽紫帔丹青飛帬使君從容霄階攜命玉眞（其三）

君步驟林藪足履危仞心眈志尚曾不懲憚令故報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軿使以浮宴太空飛輪帝庭其四君披榛倂景寒露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令故報以曲晨寶蓋瓊闕綠室使君游盼九宮靜神溫密其五君遠遁秀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精思萬林令故報以執神流大霄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其六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暎內外坦平令故報以錦旌繡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其七君慈向卑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令故報以鳳鸞之嘯金鍾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儛靈其八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令故報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罌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瑀其九君標領清玄紫緯八嵎心暉重離神躍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爲號九德既備積感太微天人虛因不期同歸令酬九事以報往懷君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真啓煥秉直不回正任全固鑒無照微令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蒞之動靜以聞

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永始三年歲在丁未

太上有命天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爲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全宮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勗之動靜察聞

紫素策小君文曰

盈固弟衷挺素該清雖晼反正思微徹誠斷讖六天才頴標明令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導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治法百鬼典祟校精關察水源江河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衷其勉之動靜以聞

右文梁普通三年刻石華陽南洞九錫碑見聞金石篇

齊梁詔誥附表奏

齊武帝答陶隱居入山詔

卿遣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又別勑

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隱居解官表

臣聞堯風沖天頴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縣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丘壑令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睠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遄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梁武帝答隱居論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

論迺微麤徤恐非眞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
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
可付也

隱居與武帝論書表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賛夫
以含心之妄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
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
進藝方興所恨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
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
字注目迺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
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何復多
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
仰悅豫不能不以啓適伏蒙二卷伏覧摽
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
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
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伺俱了
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
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
倣以寫經傳永存寘題中精要而已

再答後啓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着賞此既勝事雖
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
邪則無芒角執手寛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
臃腫點筆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䟽則
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
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之所之
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値筆連
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
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
之不足稜稜凛凛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
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
當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
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
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
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譚吾少來迺至不
缺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
謂正足見蚩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
之言覧之背熱隱眞於是手累眞矣此直一
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
謂無欲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
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賛過爲
論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
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
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
云是逸少好蹟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
覺勢力驚絶謹以上聖於臣非用脫可充
閣顧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
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
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章二篇古法緊
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
云帖註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
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
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出裝之例
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
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
書第至二百七十怳評無已天府如海非
一蹄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
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
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

可看廼顧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唯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然不敢復以虛閒塵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波擎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豪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仕二蹟并摹者並付反

一一卷中有雜蹟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悖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雅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廼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廼是書扇頭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廼不惡而非左軍又不識誰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後又治灑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

右四條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雜復委曲）前黃初二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謬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幽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一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張翼謝安書公家應有

鍾王廼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啟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極頓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尚子敬元末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涅而不淄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

舞自跳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廼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蹟常以歎息皆竚望○

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拓令論旨云真蹟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蹟令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識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擇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觀

武帝答進玄通記手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蹟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降歎十二月二十日

隱居進周氏玄通記啓

某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蹟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鄭疑網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茅山志卷之一

茅山志卷之二　龍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唐詔誥

太宗賜王法主詔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沖粹屏棄塵雜棲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朮會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聞道眷言夙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故山已有別勑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頤往宣朕意（貞觀九年事見舊唐書本傳）

高宗贈王法主誥

龍二　一

門下故玉清觀道士王遠知性含幾賾跡徇幽玄體茲縣解見稱先覺自締構之初迄光華之旦綢繆恩遇事昭綸綍仙化不追英靈浸遠眷言留舄宜有褒崇可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主者施行（調露二年二月七日）

勑旨潤州太平觀道士宜準七寺等例度滿七七人如後有缺隨即簡度訖申（調露二年二月一十五日）

武后加贈王法主誥

門下子喬羽化或留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佇於舊邑矧夫蹟曆仙籙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遠念故王清觀道士贈太中大夫昇真先生王遠知性與道合神從化游初窮帝解之微自得天倪之理時歷三代韞秘術以韜光年逾十紀屬睿圖之啓運藏往知來察幽鑒遠亟符先渥緬惟贈恤之恩聿申後命宜峻褒崇之禮可贈金紫光祿大夫昇玄先生餘如故主者施行（嗣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玄宗賜李玄靜先生勑書（凡二十四道）

龍二　二

勑丹陽郡太守林洋及道俗父老百姓等朕遠遵玄妙載想靈仙眷茲茅山是為天洞瑤壇舊觀餘址尚存道要真經散落將盡永言法寶良用憮然今為黎元大崇道本故令清修之士建立真儀訪述靈山以新觀宇庶使玄宗再聞瞻奉知歸降福寰瀛致之仁壽也又比年以來每遵清靜官吏有修良之美農桑屬豐稔之期百姓之間庶無乏絕也微寒卿及道俗父老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江東道採訪處置使晉陵郡太守董琬山嶽上疏分野下鎮方隅降福祐於人施雲雨之惠且茅山神秀華陽洞天法教之所源羣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禮雖有典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潔自今以後茅山中令斷採捕及漁獵四遠百姓有喫葷血者不須令入如有事式申祈禱當以香藥珍饈亦不得以牲牢等物卿與所由存心檢校漸寒卿得平安好

勑廣陵李鍊師上清品人也抗志雲霞和光代俗為予修福靈迹將赴金壇故賦詩寵行以美其志

龍二　三

紫府煙霞士玄宗道德師心將萬籟合志與九仙期絕俗遺塵境同人喜濟時訪經遊玉洞斅教入瑤墀茅嶺追餘迹金壇赴遠思陰宮看舊記陽觀飾新祠緬想埋雙璧長懷採

五芝真靈若可遇鸞鶴佇來茲
尊師抱一守中探微昭遠能回貞潔發揮道
門遂與太和先生啓是仙宗起予虔奉崇飭
靈迹廣求眞經則詩以寵行物將厚意永慰
岐路以彰禮賢也所謝知
勑鍊師李含光道高紫府學總黃庭貫然來
思式敷至妙旣而屬念茅嶺言訪眞經近出
咸秦遠遊方外朕載懷仙境延佇勤修將使
九有之人同歸玄教三清之衆俯鑒遵行豈
徒夢寐華胥馳誠碧落而已想尊師建立眞
儀所修壇宇初至經構殊用勞心甚寒得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鍊師李含光昨程元進至得所進圖具規
矩矣然崇飾仙觀祈望眞游若不幽邃清閒
豈降霓裳羽蓋且在科儀猶有差降至於仙
眞道衆故亦不可同居所置紫陽觀大院內
更不須著人居止但作虛廊四合清潔殿堂
以修香火用候雲駕其道衆等別院安置令
具作圖往應所添加亦入支料矣尊師體眞
遠識含和內融必能上合靈仙之心下副欽
崇之意也甚寒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鍊師李含光尊師遠訪名山精求至教建
立壇宇載寫眞經庶事用心殊勞倦也朕志
求道要緬想眞仙將憑潔誠以修玄妙令以
十八日清齋潔壇以受經誥靈仙降祐祈有
證明令將詞及香信等往尊師嘗爲宣揚科
儀奉詞陳謝庶上達仙宮下垂昭應甚瞻尊
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李鍊師道者是萬有之宗法者是九眞之
契大聖以垂教後學以進修弟子比欲敬受
經法以未詳嚴秘又眞經散逸紕繆處多近
訪得天眞遺蹟至於科儀無不條備加以摹
寫一依戒旨喜夙志之見遂荷眞靈之降恩
以今月十八日仰啓
三清尊君太師玄師眞師潔齋受訖載捧眞
文恭披鳳篆將以運心太虛之境以養谷神
之壽也其贐信具依經傳造足令弁投詞封
以附往尊師體道之要含光之和清簡無爲
與予合志請爲弟子以前件詞及贐信投茅
山華陽洞天金壇靈府以爲明信用證勤精
夫有德者尊以美號則葛洪著抱朴之稱陶
君有貞白之名永言前修事實不遠今號尊
師爲玄靜先生以昭懿德彰高行也故令使
往甚瞻尊師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尊師秉德之和探德之要爲弟子親藏贐信
以啓靈眞且加號以表精修衣服者所以展
誠敬是申崇尚之意式賛仙階之美也所謝
知
尊師所奏靈芝信殊祥也若彩雲繁布比芳
蘭芬馥當紫陽之福地叶丹誠之吉徵遠與
大同玉芝遙爲合應斯仙眞上祐尊師潔誠
是降休徵用深慶慰今令將詞及香投謝天
洞式憑高德以達虔心也
靈芝者和氣以生眞仙監植昔軒轅至道三
秀屢芳永惟禎符載瑞茲日黃輝朱采八十
一莖色叶金方數應陽吉或連跗並蕚或雙
本同枝出天洞以敷榮就藥壇而結秀實曠
代嘉貺至感殊祥尊師旣陳詞達誠遠致眞
錫弟子敬受元吉當服餌馬甚熱平安好
勑春言仙府旁連洞宮青壇舊居緬然靈迹

紫臺新宇煥啓眞宗式彰崇奉之誠爰置葺
修之戶尊師等副朕茲意清靜寶持也
勑尊師道德之重仙眞所欽是以修齋必有
精感況山惟地肺會司命之福庭壇邇天宮
則眞人之舊館寅茅子勤志致蒼生壽域遐
遙東望日夕傾心至于開春佇迴風馭以慰
渴賢之想未數玄妙之教也初秋尚熱尊師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爐開仙藥九眞示傳院合靈芝三茅監植
徵之玄録蓋未曾聞雅魏伯陽豫兆於前今
○李越成劾之於此朕當齋心以佇專使往迎○
與尊師同承道錫也所賀知
勑朕每重清眞親乎有道而覽茲誠請義在
難違俾遂迺懷以就醫藥亦既痊損當早來
於

詩送玄靜先生暫還廣陵并序

玄靜先生稟和清眞樂道虛極頃來城闕善
利同人緬思林泉洗心外俗于嘉焉重焉式
遂其意言念于邁賦詩寵行
揚許開眞籙夫君密契傳九星連紫蓋儼吾京

合丹田玉簡黿臺職金壇洞府仙循期御風
便朝夕倏冷然
敬問玄靜先生先生秉潔白之節得黃中通
理學徧九流逾守玄默心游八景益混光塵
則密行高迹良可歎矣然能屈獨往之心廣
弘濟之道緬迪眞祐深啓淳源知前後所修
功德皆有感應瞻望東南馳心日夕今附物
及香藥等尊師更為九度修功德也庶使蒼
生承日用之福外化有歸順之心天下和平
惟道所庇修功德了當暫迓風馭一至京來○
○甚寒尊師比清暢唐師回遣書指不多及
齋醮之儀顧有模楷將致誠懇必伏精修故
屈尊師敬申妙旨知己事畢良多愧也所謝
知
尊師思慮就精虔心齋潔致福利物其功實
多況擇高流同勤至道精修不怠嘉尚彌深
香信之資用昭誠意也
尊師以至道妙用精誠感眞薦福朕躬居寧
寰宇俯及長至來慶休祥履端之吉是與同
也遲至來春共尊師相見

敬問玄靜先生昨弟子唐若倩至具知去月
十一日功德事畢夫以至誠之心精修之感
壇在仙境宜按沖科下庇蒼生上資宗社永
求福應玄感昭然及知天地至和人神胥慶
以降甘露以表休符則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今歲律云暮璿璣運行不愧再勞事緣萬姓
今附香信往至年下且請尊師於所居修功
德以助履新至來載春和復請尊師於茅山
上為宗社下為黎元修河圖大齋應緣功德
○之物觸新再造無以多勞所利者廣又道德○
相親氣味縣合諸山聖蹟多有異人若有訪
尋尊師當為弟子招致也甚寒尊師道體安
和唐若倩還遣書指不多及
尊師上清眞修下弘仙教為朕致福以庇蒼
生三皇秘文已承嘉應河圖內記祈延福祥
虔誠之心遙屬茅嶺所寄少物豈答勤勞春
景漸和尊師比如宜也

詩送玄靜先生歸廣陵并序

鍊師氣遠江山神清虛白道高八景而學兼
九流每發揮玄宗啓迪仙籙延我玉皇之祚

保我以金丹之期敬焉重焉深惜仳別因賦
詩以餞行云耳
黙受王倪道逾深尹喜師欣同八景會更叶
九丹時鸞鶴遙煙境江山渺別思當還洞府
日留念上京期
尊師以道樞弘濟以真宗啓迪來致玄妙去
還雲山詩以見懷用彰惜別也所謝知

肅宗賜玄靜先生勑書

勑李含光師久契真要深通玄微游逍遙之
境得朝徹之道上皇嚋日順風見知今廼鍊
質名山良多景慕也況茅君洞穴仙經所稱
靈化往來神藥斯秘師當閱金籙之秘訣祈
玄宮以清修驗消災之方効長年之術尤宜
精勵庶表齋功夏熱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勑李含光師深通道妙久著名聞昔茅君之
山今洞真之奧以師德行良景慕之朕頃總
干戈掃除凶慝保全萬姓克定兩京上皇聖
駕迎還宮闕得此定省慶慰自天仰荷玄元
之祐再成宗社之業亦師精修願力有以助
之必須加意壇場潔精香火廣上皇之福壽
俾六合之康寧靜正道門當在師也所謝知

修造紫陽觀勑牒

茅山紫陽觀右臣奉勑與修功德使玄靜先
生李含光内謁者監程元還等同檢校修造
前件觀並了并設齋謝上訖去年九月二十二
日録奏奉勑宜付所司修造觀迴殘錢二百
四貫二百八十五文右修造外有前件迴殘
爲造觀成附奏奉勑便賜觀家充常住郡司
已準數分付三綱訖臣又與觀主道士劉行
矩等商量請於便近縣置一庫收質每月納
息充常住其本伏望長存觀額及徒衆先受
地頃畝並足今載所收納苗子支來載粮亦
充并觀内先有奴婢四人小牛六頭車一乘
見在右臣今對所管縣官及三綱檢責觀内
先有前件産業數勘覆並同其粮食已有歲
支來春請加營種觀内什物五行等右觀家
先貧什物數少昨修功德使程元還奉勑支
供黄籙齋外有迴殘銀一百兩令臣分付觀
内徒衆將回市所欠什物等並令充足觀内
松竹果木等右臣伏以觀在茅山羣仙所集
院宇雖則華壯松竹先多欠少比爲非時未
由種植請至開春專令栽蒔并於南池種藕
庶望周徧謹具以聞丹陽郡太守林洋奏件
狀如前
中書門下牒丹陽郡牒奉勑宜依牒至準勑
故牒天寶八載正月八日左相兵部尚書陳
希列左僕射兼右相林甫

玄靜先生等表奏附

道士臣含光言今月十八日品官王遊仙
宣口勑賜臣法衣六副又今日將軍高力
士宣旨賜臣御製詩一首縑二百疋并香
罏等臣雖在道流素無深識因遇聖代仍
荷國恩霓裳羽服出自天府神筆睿藻頓
集微軀臣之叨受實踰涯分臣自嬰風疾
十載有餘形衰力弱觸事俱廢惟願香罏
致福上荅聖躬終此餘生不敢有二無任
恐懼之至天寶六載九月二十五日
道士臣含光言今月二十四日中使唉庭
瑤及道士唐若倩齋賜物并詞至山即以

二十五日與庭瑤若倩於華陽洞門燒香
讀詞兼藏䟽信至暮事畢臣又奉勑書錫
號并賜法衣忽承聖旨進退惶懼臣以侥
倖頻忝國恩功微德薄寄情靡所不勝悚
荷之至因投䟽已了謹遣楊愼奢奉表陳
述并謝以聞天寶七載三月二十六日
臣含光言竊見紫陽觀東隱居先生舊合
丹所忽生芝草八十一莖形狀瓌奇光采
秀麗根憑松石氣欝蘭荃斯實曠代希有
當今罕見伏惟陛下推誠洞府展敬無虧○
睠言紫陽載興修葺是以神物繁植用表
吉祥凡與知聞僉云聖德所感莫不喜悦
臣不勝欣躍之至謹遣楊愼奢先奉表以
聞令圖寫芝形委曲詳辨事畢之日別差
使上聞天寶七載五月二十日
臣含光言今月十八日中使唉庭瑤齎御
詞并香至山臣即以十九日與庭瑤及同
法劉行矩等詣紫陽觀東大横山右燒香
啓奠䇿宣詞旨以今月依法採芝其芝草
大小八十一莖蘢葱如列無任喜懼之至

因庭瑤謹奉表以聞天寶七載六月二十日
道士臣礪俗等言伏奉五月十二日恩制
紫陽觀取側近百姓二百戸太平崇元兩
觀各一百戸並蠲免租稅差科長充修葺
灑掃者實以光昭洞府永構玄門掃飾開
清靜之場施力增人戸之福伏惟
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廣崇
道化克著眞宗重闡徽猷彝倫法要遂使
靈山祠宇載葺頽綱茅許仙居咸蒙創迹
臣等愚昧濫在法流叨沐殊恩曲霑霈澤○
所以遠馳丹禁跼蹐天庭無任感荷喜抃○
之至謹躍龍門奉表陳謝以聞天寶七載八月十一日

丹陽郡紫陽觀道士楊礪俗葛沖虛
太平觀道士徐元沼等上表
臣含光言臣弟子唐若倩與前句容縣令
李越成進芝并奏以今日到伏承芝生藥
院數表千莖丹化神鑪光踰九轉自非聖
德至重希代神物無由卒至謹按參同契
論此丹云帝王永御千秋常存旣未聞於

往日實有徵於聖代不勝慶躍之云謹奉
表陳賀以聞天寶十載八月二十七日
臣含光言臣雖服膺道法而拙於理身久
患風疾脚膝無力入秋以來漸覺羸弊物
性所習南北異宜伏望天恩許還本土冀
漸醫藥稍延視息無任區區之至天寶十載九月十日
臣含光言昨十四日内侍衣思藝宣口勑
以御製送臣歸廣陵詩一首見賜伏惟陛
下虛己應物臣細無遺爰寄睿懷降兹神○
筆翰兼雲篆之妙詞發玉晨之音顧慚偓
渥捧對無倦臣行裝已辦即日戒途違遠
闕廷但深愧戀天寶十載九月十五日
臣含光言季夏毒熱伏惟聖躬起居萬福
去月八日中使唉庭瑤至山宣口勑以所
齎縑二百疋并香三合令臣於茅山用施
齋醮并賜臣衣兩副臣謹承聖旨於紫陽
觀東欝岡山右別立静院尅取今月二十
七日人定啓齋二十八日寅時爲正齋之
始自此之後以漸遵行計至冬問法事適

畢務盡心力以求感通但臣無功忝蒙賜
及伏增戰慄令供擬已辦謹遣弟子唐若
倩隨中使齊令詵奉表以聞天寶十一載六月十九日
臣含光言晷度環周日長南至伏惟陛下
膺納乾祐慶無不宜臣等今於茅山爲國
焚修齋醮無任欣悅之至謹遣中使㗇庭
瑤起居謹奉表以聞天寶十一載十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前所奏請紫陽觀東鬱岡山右
奉修齋醮自六月二十七日起首行道至
今月七日冬至日初出時緣是齋人及中
使齊令詵等咸見齋壇四遠松樹悉有甘
露其色白其氣香其味甘其松去壇漸遠
者而露亦漸少計令凡降甘露松樹都有
二百三十株謹按道德經稱天地相合以
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焉玄聖著經以
爲嘉瑞齋醮遇此又爲吉祥敢不以聞謹
遣弟子唐若倩隨中使齊令詵奉表供進
甘露二合
臣含光言孟春猶寒伏惟聖躬起居萬福
去載十二月二十五日中使㗇庭瑤及臣
弟子唐若倩等至伏奉恩勑勞問臣蒙賜
絹百疋行道道士賜絹二百疋又奉聖旨
以本命紫紋七十疋五方紋繒各二十疋
銀五百兩令臣依河圖内篇奉修齋謝并
餘功德臣爰以去載十二月晦及今載元
正之日先於廣陵郡大唐廣業大龍興觀
謹修歲節吉齋以助履新之慶今又於茅
山紫陽觀中銓舉同法有戒行者共營齋
具講習之儀務令合法然後施用至夏齋
畢隨事上聞但臣自顧非材謬忝道法不
以庸淺頻荷國恩雖竭愚誠豈酬萬一無
任悚懼之至天寶十二載正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仲夏炎熱伏惟聖躬起居萬福
臣先奉聖旨令於茅山修奉河圖齋謝頻
屬霖雨遂闕施行至今月八日夜始就宿
啓次九日十日夜依法正齋并伸禮獻次
十二日江中投璧以望日設齋飯賢自始
及終頗爲周悉但臣等學非師授材愧聰
明雖謹按成規而所疑未洗不勝惶懼之
至謹遣唐若倩奉表以聞天寶十二載五月二十五日
臣含光言昨十日中使孟游仙齋勑至茅
山修功德所仰感聖恩伏增恐懼先於此
山與諸道士能戒行者共遵香燈之務庶
以助國扶教消災致福但臣等雖班法任
愧乏感通區區之心不敢有二因孟游仙
使回謹奉表上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右勑書并表
奏唐貞元十四年刻石

大和禁山勑牒

潤州三茅山大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内
有太平觀南面到平地路三里内有華陽洞
南門崇元觀道祖院東面到平地路四里東
北長嶺緣嶺脚不斷接連並平路是界北面
連積金嶺内有華陽洞西門及祠宇中茅山
西面到平地路三里内有三茅廟及祠宇東
面到平地路三里南面連積金嶺北面連小
茅山小茅山西面到平地路三里西北至雷
平秦龍池郭真人塘紫陽觀南面連中茅山
東面到平地三里北面連大横山内有燕口
洞并祠宇北至大横山錬丹院三里
右茅山三觀威儀道士孫智清等狀華陽

洞天衆眞靈宅先奉恩旨禁斷弋獵樵蘇秋冬放火四時祭祀咸絶牲牢自經艱難失去元勑百姓不遵舊命侵占轉深採伐山林妄稱久業伏請重賜禁斷準法護持差置所由切加檢察庶得眞場嚴整宮觀獲安具元禁疆界如前

中書門下牒茅山三觀等奉勑句曲靈山洞宮所在恭惟列聖睿亦欽崇宜禁樵蘇以申嚴敬其茅山界內並不得令百姓弋獵採伐及焚燒山林仍委州縣切加禁止牒至準勑故牒大和七年十月四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檢校右僕射平章事牛使

茅山志卷之二

茅山志卷之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宋詔誥

勑禁山

訪聞茅山界內祠宇宮觀之側樹木多有諸色不顧修法擅行樵採及放野火焚燒山林須議專行指揮國家方延景貺以祐祭民眷彼名山存於方志或仁慈所治或眞侶攸依是爲降福之場允謂棲神之所故宜加禮敬荅儲休宜可斤斧競臻樵蘇無節致嘉生之罔植使靈蹟以何觀爰伸禁止之文用表肅恭之意令下潤州昇州候宣命到於茅山四面立定界止嚴行指揮斷絶諸色人并本山宮觀祠宇主首以下自令後不得輒有樵採斫伐及放野火焚爇常令地分巡檢官吏耆老壯丁覺察檢校如有違犯即便收捕押送所屬州縣勘斷訖令衆半月滿日疎放如斫伐數多情理難恕即仰收禁奏候指揮當行決配如是逐處宮觀祠宇之外無有供燒柴薪不係古蹟之內久來存留樹木即仰本縣官吏與宮觀等主首同共指定界止緊立標記方得採取若是已有斫伐延燒到樹行踈處亦仰隨處州縣勒定數目去處常依時栽種補填務要別無空闕即不得輒便搔擾仍將此宣命指揮於宮觀門首及往來要路鐫石曉示知委 大中祥符二年奉勑如右

明肅劉太后賜朱宗師御札

金注子底水一副共重三十兩是皇帝小時使底與道者充買田土供贍道衆齋糧兼逐日持課祝延皇帝聖壽長命安樂永離災障與彼處知州同共商量買田土好莊子令任文慶與知州同共收買回日畫取圖子來

崇寧加封三茅君誥

詔勑門下句曲洞天有眞人焉變化無方靈妙不測泰漢而降歷千餘年蹟祉發祥澤于生民而隆名徽稱猶或未備非所以極崇奉之誠也茅山大茅君令號太元眞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可進號太元妙道眞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中茅君令號定録右禁眞人可

進號定錄右禁沖靜眞人小茅君今號三官
保命眞人可進號三官保命沖惠眞人庶幾
導和氣獲嘉應以助我國家太平無疆之福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崇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徽宗賜劉宗師勑書并詩崇寧凡四十一通大觀凡三十一通

勑劉混康自別以來必守安靜爾沖和養氣
得其妙道學術精深博通奧旨救危難以積
善觀德業以養高小大之事常所訪問畫規
極處頗勤忠恪濟人利物功莫大焉近覽所
○奏並皆惟允已差郝　隨尊董其事餘地土等○
亦一一應副更有所需依前奏來崇寧元年七月六日
降到

勑劉混康修眞務本高道有常之士學業爲
心去執忘貪之德特守去病之術普設濟人
之方爾自離闕下將周歲紀近覽來奏喜聞 龍三 三
安靜所乞立木事已降指揮修建本觀所要
疾速選定日期興工如逐旋有闕一一奏來
春氣漸和自加調適謹奉天時以滋妙道崇寧二年正月九日

勑劉混康爾自別京師條改歲華完修祠殿
備悉勤勞近覽奏章具知安裕所云殿名以
天寧萬福可也其清靜經並依所奏爾肅恭
祀事達于上境所見災祥何不具奏比者年
麥發生之際惟藉膏澤之力迺自春首以來
頗愆時雨未濟四郊之農甚慘千箱之望朕
心憂懼夙夜匪遑爾當悉心體予至懷用斯
懇切之誠精加祈禱之意以名非高道豈達
清都餘宜將愛愈深妙理山林幽靜更保眞
常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勑劉混康爾自別京師屢經歲時撫宣之意○
惟常累遣逮于仲夏畏日永長想爾山居清
凉高爽道妙之餘動止臻常否修嚴祕宇構
葺必已成就崇奉至眞付委加于有德事更
有闕典可縷縷數陳如所見災祥須一一具
奏時正暑炎宜自保鍊餘勤道業體予至懷
崇寧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勑劉混康卿昔寓處都闕延對禁廷每陳忠
道之誠開益朕躬之志虛心釆納亶泯嘉言
賜號越常用昭褒顯所有誥一軸今遣付卿
至可領也秋氣爽肅燕居練養之餘宜加保
護特賜葆眞觀妙先生誥

勑江寧府句容縣茅山道士洞元通妙大師
劉混康朕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嘉與希夷
守一之士以正澆漓之習惟爾專氣致柔敦 龍三 四
其若朴雖道尊德貴莫之能爵而名實稱謂
其可已乎宜申錫於命書庶激揚於後學尚
推爾素以輔善民可特賜號葆眞觀妙先生
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書舍人臼時中行

○朕以御道備德隆陳誠助國特須異號故顯
高仁若以恤物濟功未殫嘉稱誥命宜當柢○
受勿復固辭想宜知悉

勑劉混康自建京國屢改歲華所思一德之
可嘉在我三秋而不忘近收來奏喜知寧謐
幸繼先猷緝熙祕宇殿成寶籙慶　以臻
嚴閣聳崇寧仰上眞之來格卿素守虛無超
然高尚齋持祕宇能順育於炎涼靜樂茅峯
自安怡於泉石來奏具悉已降指揮差御藥
蘇珪提舉管勾應合須索一一申稟自可奏
裁應副不致有闕也霜秋屆候氣律初寒更

臻道妙言不多及如見有何災異一一奏來前者祈求事至今未得感應今次如何也崇寧三年九月十五日

勑劉混康自別京畿屢更歲籥棲三茅而浩志潔一已以全真寓迹山居潛心物外緬想道妙沖靜植性清夷順穹壤以養高脫塵寰而悟理茲覽來奏良悉所懷涉冬而來動止安否知中春詣闕已差使臣張翊津置其行備委官司一切應副或尚有闕詳具奏來可期覲爾預積欣悰方屆隆冬將迎朔易更在博施真教協濟羣生餘加保練之功用體眷勤之意姑此書諭指不多及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勑劉混康省覽來奏備悉懇誠隆寒歲暮喜䕶安常葺構琮真尚闕繙用已降指揮應干宮吏責以近限併力就功上梁等事各有司存何必告成迺離淵室及漕運經畫一一去訖首春氣暖當先詣闕勿為稍稽以多高慮竚聽舟楫來赴闔闕已差諸司官沿路管勾在理當然難爲寢罷體予眷待宜悉至懷崇寧四年正月十二日

勑劉混康荐覽來奏備悉懇情春首峭寒喜知寧謐爾心志通博絕塵慮以保真常識達精微養靈臺而臻妙道自建三茅縈爾一心茲者修完之役已至丹臒之工委付有司必早周備沖靜是守毋勞神用迺眷爾益欲宣趨對之懷厥意惟堅宜遂告成之請可依所奏纔俟工畢日速赴闕下其張翊已降指揮專一催督應辦去訖并本命神像還入法堂權行奉安如更有闕一一奏來春寒屆候宜加保毓用昭優渥體予至懷崇寧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勑劉混康覽卿來奏備悉懇懷欣富涉春益闡保福中前赴色之書繼有告成之約以謂君子不可以力致方士不可以拘縶載詳爾意宜遂厥求俾從達者之道遙式副高人之所請固非少拒勿致深疑況卿洞鑒真元默垂道蔭植性衍沖淵之意禀材多介恪之仁神符有濟順天地之生成法力無窮贊陰陽之化育清高可尚塵俗難羈浩然守志於林泉潔素以安於壽考宮宇修完應辦可集已令促役必無緩時纔有畢工之奏速期赴闕之行未即對閒更希加愛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崇寧四年閏二月三日

勑劉混康卿宅心道妙顯迹神功順四序以凝和寓一身而永福靈符法水久推濟物之仁保氣存神自得養生之主涉此畏景想集殊禧比詢入覲之期力有告成之請畢工在邇重諾難渝宜促行裝正風帆可乘之便早登畫鷁當江水善利之時暑炎在候更切保順故茲書示言不多及崇寧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勑劉混康省覲來奏備悉所懷涉夏之中緹身益福歷知工築僅及於告成將伺舟維屆臨於近甸其如服勤職事幹集善能顧惟激勵之風當允誠悃之請指期良覲促日戒行敷善利於羣生享微名於大道副茲至禮體我眷懷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六月十七日

勑劉混康卿法大道之自然稽真詮之典則順時樂性正一已之貞心闡教濟人保千齡之上壽睽濶滋久懷想良多累召待來逮今改歲尚有力難之奏猶壓固避之言況予疊

命有司當逐責成董集其工但勿貽慮餘者
完繕悉付規模漸可慶全夫何多遜宜速登
舟之備佇聆飛櫓之音仙帆風靜秋水波平
乘茲清景勿辭來對荐須詔諭示我眷隆將
遂覲言遣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七月十八日
勑劉混康自遠皇都屢周星歲居名山而崇
祕殿竭丹懇以奉高真闡揚大道之源昭答
上靈之貺葺興觀宇廣集休祥壯一代之弘
規衍萬年之景祚凡所陳述皆盡公忠顯須
來對從便船居其如退材已行處分畢役云
初慶成就緒當斯秋景促梓安流天高雲靜
蘸晴光千里之平波水翠煙濱蕩素色一帆
之輕吹尚測氣力自養清高故此詔示宜悉
眷懷非晚覲言茲惟簡及崇寧四年八月二十日
勑劉混康省所奏修造已就緒欲於九月中
乘船赴闕朝謝者欣聆晝鷁容與秦淮顒伺
仙凫翱翔魏闕佇聽希夷之妙誨欽挹慈儉
之淳風治念烹鮮動趨正道霜秋届候涉履
良勤爰命使華往加撫勞體茲眷異益固沖
和宜速進舟慰予跂望秋冷卿比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崇寧四年九月十二日
勑劉混康心存道要夙契真元久處逍遙之
場自得沖和之旨昨迂芝蓋來叩楓宸遂欵
祕奧之名言乞還茅峯之舊隱志堅意切勉
從所陳遂遠以來倏爾經月每一思念寤寐
不忘扁舟高卧諒及淮楚之巖三秀棲真獲
出塵寰之表高風遐舉良景慕之時當祥暑
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先生自離闕下倏忽閱月想以道妙動止沖
和每一南望愈增戀慕向者所託奏章之事
伺有天意可速奏來及求傷風符子數十道
附遞封進時方炎暑清虛自重想已到宮所
修如何潛神庵了與未一一奏來崇寧五年五月十三日
勑劉混康所奏拜章事具知夫至誠必通精
修有感事具存於典儀昭著於真科卿處
心請禱齋潔馳神默契高真獲通祕旨非夫
公忠之內充何得精誠而上達郵音忽至嘉
歎良深昨懇辭上京丐還舊里三茅勝槩允
資高尚之居列聖所棲克叶潛神之志更宜
保練以副虛懷畏暑在序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崇寧五年六月二十日
先生離闕下來又復累月比日炎暑想以道
妙清勝所奏祥章不勝嘉歎自非先生高道
洞達何以臻此如更有所見附黃希旻來奏
得無隱幸也本宮所闕亦可一一縷細開陳
潛神之役未見告功不知所修可意否
勑劉混康徒弟傅希列齋到表章具知刻意
虛無宅心清靜得無為之妙理通大道之淵
源自抵萬寧矧多餘裕三茅紫府列聖福庭
真仙所棲靈答如響卿寶金籙而練氣祕玉
簡以清修想得優游必資香火上祈宗社之
謐寧下濟黎元於仁壽所馳至意宜亮悉之
徒衆忽臨封章來上深嘉遠懇益表勤誠驟
爾睽違但渴名理溽暑尚熾善衛是宜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傅希列等齋到表章知卿已至元符萬寧宮
及知拜章事蒙上天慈恤敷錫嘉祥卿道慕
三茅行遵二許暫來魏闕還駐故山鶴馭難
留每深引嚮近煩慈念通拜寶章祇荷蒼旻

俯垂淵鑒丁寧天訓警悟不忘夙夜欽崇以酬昭貺炎暑方隆保愛是宜餘具詔意所奏事逐一降指揮訖如更有所闕但一一見示提舉官已差楊戩題額已書知之蔡卞亦已撰文先生自來韻直有所聞見災福但詳細密奏花木已收瑞香尤佳傳希列回付詔書等及賜祠部餘各賜紫衣師號親書畫扇暑熱可以召風鎮心符子告求數貼傳希列等回附物下項沉檀箋香各二十斤生熟龍腦五斤降眞香十斤四味杲子二十篰御書畫扇頭十箇香藥二分 崇寧五年七月初四日

敕劉混康卿夙臻要妙志尚清虛朕遐想高風無忘朝夕載披貢牘之勤心益表公忠於王室言念及斯良深嘉歎所陳情悃並即施行永勝先塋許焚修之徒衆潛神官屬第推賞於階資成命已頒可悉亮也朕欽崇大道景仰靈蹤是述志以昭功故開山而建宇畢工來上欣懌交懷所期大闡眞風錫蕃禧於黎庶精治法籙永協贊於丕基諄誨尚遙沖襟善護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崇寧五年七月二十日

敕劉混康省所上表已差官撰述宮記事具悉茅嶺幽棲積金舊址眷念靈迹旁建洞宮敞瑤臺之新府大啓煥於眞風宮宇落成豐碑可俟命碩儒以製文及親題於碑額非特爲一時之盛事抑以彰前人之休聲卿當愼擇高流同勤至道精修不懈迺情所瞻每思心要常憶儀刑顧川塗之脩阻想會晤之尤睽其親書碑額及蔡卞所撰書記今差使臣管押前去至可領也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先生養素金壇策名紫府昨自仙舟東下日深懷想邇來秋氣頓清緬惟道體和裕未涯訪道惟切傾思保練潛神副予聰矚其碑額等今已書畢遣人降賜餘有所陳俱具奏章 崇寧五年八月二十日

敕劉混康棲眞有素守道無渝功行益隆聲華夙著即萬寧之燕處奉大籙以精勤博濟羣生咸趨善化擴爾無爲之妙相予可致之祥蓋名以實彰禮緣德稱宜錫褒嘉之寵用延弘遠之休法號增崇僉言惟允往即欽承毋或遜避所有誥命今附遞賜至可領也時當素秋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朕以先生棲眞句曲養素潛神符水施功慈濟遠邇嘗招鶴馭論道宣和啓迪無爲輔成靜治欽承微妙寤寐不忘近以宮宇告成持加先生沖和二字其誥已入遞附賜當體眷遇時貢至言造闕未涯尤希保嗇

宜師所奏宮門墻宇等事已修治已令有司火急應副物料材木等責立近限速令畢集無致逗遛稽緩去訖如先生更有所闕但具奏無隱也傷風符鎭心壓驚佩帶符子各求數十道幸甚

加沖和先生誥

敕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葆眞觀妙先生劉混康三茅靈境仙聖所棲比建新宮用伸崇奉以爾心游澹漠道合元微俾宅其間闡揚至化宜加美號以示眷懷可特授葆眞觀妙沖和先生 崇寧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舍人李圖南行

敕劉混康奉敎玄元宅心清靜造洞眞之奧

隱茅峯之顛廼睠舊居緬然靈異構崇新宇
大壯宗風丹臺鮮麗演崆峒之道樞紫府鼎
新追汗漫之高躅按圖顯敞寔稱真游益彰
崇奉之勤用慶落成之美益增欣沃當形詠
歌御製慶成頌一軸令入遞賜至可領也高
秋氣肅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製元符萬寧宮慶成頌

茅山之麓元符中即隱者劉混康所廬建觀
號元符觀經始於元年秋至崇寧五年秋宮
成大書其榜更號元符萬寧宮蓋以協成拓
宗之志以安妥明靈欽崇妙道昭示後世廼
爲之頌曰
句曲之山有居其顛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啓
迪後人淑修其身守靜而篤是爲葆真在昔
元符作室其下經始勿亟以遺來者我應受
之嗣紹厥緒我儀圖之繕此棟宇考彼宮宇
因心而友不日成之克相其後廼益其名曰
維萬寧書以揭之用妥明靈道大無方體用
有常以德則帝以業而王坐進此道與道無
極神之聽之洽此萬國 崇寧丙戌歲宣和殿書

初夏之別幾半載矣坐阻顔角廼情悄想每
引領之動思阻修途而興歎還山以來景仰
何啻有詩寫懷令同附遞到並檢領極思晤
語邈未有期金風向勁天和善保符子已收
更求佩帶符數道推恩事已施行希知之

葆真觀妙沖和先生歸山以詩送之

當年問道厲高人曾攬霞衣到紫宸身是三
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征鴻望極無棲
遠賀燕歸飛洞府新多謝爲傳心法妙此真
真外更無真 崇寧五年九月一日御製并書

○勑劉混康省累上表具悉卿道高二許德貫
三茅爲教法之宗師擴真風而濟物艱辭輦
轂裕處名山潤清標之晤會思綺儔之興言
每覩貢章良嘉勤意所陳乞事皆已施行徒
弟師名錫凝和之美號豐碑刋勒許潛幕之
總提令者方外又寧雨暘時若荷上帝之降
康亦葵修之有助霜秋届候良晤未期勉加
保順用慰傾想笡淨之勑令同遞附至可領
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

睽阻以來復見窮秋引領南顧徒切坐馳每
得郵音大慰傾渴山林虛靜想神游沖漠以
適安耳所賜還山詩慶成頌並許刋模自餘
手詔等不可上石乍冷保持法籙外倍萬珍
嗇

勑劉混康所進天寧節功德疏具悉卿養浩
山樊棲真方外忠惟體國志在愛君屬厥月
之誕彌祓清場而薦祉疏言來上嘉歎良深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崇寧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勑劉混康省所上表陳乞事具悉卿潛心淵
靜造道粹全涉茲冬律克保天倪荐覽貢囊
備悉來懇蓋事功之就緒寔推賞之未周敷
陳是宜銓次匪濫並可其奏已即施行宣義
營田特從本宮之所請丹陽塘灞不許他司
之占留事悉緣公物無私已載披勸至用歎
忠嘉宜樂真常之餘擴推上清之法相予福
祉永庇寰區更在精衷明體朕意初寒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睽異以來日月如馳景仰何及偃蹇白雲想
多佳致近陳乞所賜詩頌上石並自刋模頒

降次眞本一一自收別有陳請附遞奏來胥會未期引向彌深冬序漸寒爲道保育

勑劉混康省所上表本宮開建慶成道場有仙燈現事具悉卿心游蓬島坐揖崆峒守修眞抱一之奥洞歸根復命之源是以慶成寳齋仙燈示瑞蓋精衷之上達由至誠之内充嘉祥荐臻靈貺昭答含生均被美利難云省覽以還良深歎獎兼聞仲冬擇日親詣永勝焚黃時當沍寒不無勞勩計想鶴馭今已還山俯邇迎長生經善衛崇寧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睽異以來俄經冬序每思清誼時唯引領知○道場有聖燈現於飈輪峯誠爲奇異自非先生精誠昭格孰能臻此伏紙增歎未期胥見尤積悄企唯加自順良副所望也聞先生往常焚黃時當凝凛道途保愛歸庵日符予更

龍三　十五

求數十道同前

勑劉混康克持眞教愼保天倪棲巖穴以道遠奉法籙而寧燕顧其淵懿宜有褒崇既頒論於詩篇復形容於善頌抗章來上刊石是期嘉爾丹誠勒于翠琰已令丹御寘彼宮垣傳弟子而彰不泯昭眷禮而示無窮當體朕心益崇法訓臘殘春及氣易序遷更勤保練之功頻示沖虚之訣已差使臣專一管押刻石前去至可領也凝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勑劉混康卿秉心無妄執道不回總持法源羣生所賴功庸昭著揭如日星使上清之教益隆而弗替者寔有力焉比以道釋混淆理宜區別斷自朕心重訂譌謬至如三清混居於水陸元命反祠于梵宮繪塑無倫不可槩○舉朕方圖叙彝倫講明教法稽考後先之理推原積習之端申飭有司分別崇奉庶蒙休祉溥祐含生諒在淵沖必惟允議更新歳律尚冀保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寒沍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二月九日

勑劉混康禔身沖粹有道淵深秉志不回推心篤善省覽奏牘備悉至懷仍聞新歳以來法履泰定所進术煎靈方夙授仙餌今存雖神鼎金丹之妙無以加諸長生之理茲其大致手披繹勤志忻愜于中妙術恭持必無畔戾時傳郵命副以好音春序云初天和善護

睽異晤言俄經新律渴想儀刑朝夕弗替近降勑書所諭道釋混淆已付外施行事恐未詳盡今録元降全文付卿一看卿教門綱領人所視傚其諸傳授保執持之無吝忌也所

龍三　十六

修石橋道路事已委發運使曾孝蘊專一應副施行益遠會見千萬加愼鎮心神符子告求數十道恐有所見災福告先生示及笪師初春可令至昨降物往彼道場已到否

○有天下者尊事上帝勑命惟幾敢有弗虔而○釋氏之徒修營佛事妄以天帝次於鬼神之列瀆神踰分莫此之甚其能克享上帝之心乎可令有司檢會削除以稱朕嚴恭寅畏之意大觀元年二月十五日

勑劉混康朕祗奉三元欽崇至道每念靈承之重庶臻可致之祥凡在幅員率輿觀宇睠三茅之名封集殊方之勝槩倚毗師法以召蕃釐卿夙資淵妙之功屢獲嘉休之應累迂鶴馭來叩楓宸欵名理之至言詢心法之要妙保神清静闃闃厭聞旅寓儲祥殆非宜稱

已令董治　鳩工構宇即上清之東隅建
萬寧之別觀庶專靜館延處雲軿可預擇徒
弟來此住持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領所奏道教未便洎陳乞事卿道門宗師教
法綱領凡所陳請皆合朕志睽違高論日馳
南顧遐想香火之餘高棲雲表保神練氣所
得多矣笪師淨之候黃冕到山可同赴闕春
序將暄爲道加愼 大觀元年二月十九日
敕劉混康省所奏辭免赴闕事具悉朕欽奉
眞元夙崇高道眷彼棲眞之侶常形夢寐之
○思佇瞻每渴於儀刑睽濶倏更於歲籥再歎○
話言庶資妙理是用載馳使傳敦趣造朝忽
露封章引疾懇避夫豈不懷義非可強當止
召命更伺歲年尚愼寢饔以副眷渥春和卿
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相別周歲引領尤勤兩披奏牘以疾力辭赴
闕已具別敕可其所請宜亮悉之安處潛神
以保壽康想綽有餘裕也道場事前已報知
笪師陳請皆契勘施行候指揮到止可令笪
師赴闕會晤尚賒對時自衛治百病傷風符

子告求數十道夜分燈下發慮先生意不安
故也 大觀元年四月七日
敕劉混康省覽累奏具悉卿擯棄人事遠去
塵寰既殫懇迫之誠勉徇便安之請遐想遁
來怡神昭曠持法崇高處寂以絕營篠光而
不曜臨風東望一及緒益不無傾渴之勤也
笪淨之便可發來赴闕或有奏陳詳具無隱
初夏漸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觀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別來一周星律傾渴話言未嘗替也志趣高○
○尚厭絕囂紛得以澄神靜慮爲沖漠之游良
多慰浣愈遠高論徒深引向首夏清和爲道
保育月末忽目告連發疎以書問笪師可令
速至有經數卷伺笪師到令附去皆親書
茅山志卷之三

茅山志卷之四　龍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誥副墨

宋詔誥

敕劉混康睽異又見畏景殊積詠思想惟偃
蹇雲山養高物外從容於自得之場健羡無
窮有所諭言詎可謄口當伺飈馭西來面悉
至意彼中有目擊事毋憚煩碎並附郵傳以
聞使一方民瘼不壅於上聞茲所望也炎歊
隆熾善衛沖和
○笪師至所奏事一一備曉謹齋沐寫成密詞○
一通託先生拜章奏達即幸也伺得天語速
具奏來餘面諭笪師令於先生處開陳貴妃
表一通亦附於笪師回山御筆畫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各一本可與去歲所畫太上老君
共三清潛神供養北斗等經五冊扇頭二十
箇果實一十件香華龍腦茶燭等各以數交
割付笪師空名祠部五十道紫衣三十道恐
要度徒弟笪師之下應徒弟賜以紫衣師號
隨行侍者十五人皆賜披度又賜東帛有差

大觀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累承所惠符子不敢自享人若有疾必與服之庶滋先生治病救人之意諸符子告求數十道附遞進納

勑劉混康所上表并錄奏具悉仍知所拜章詞消辰巳達得閶闔秘嘉歎良深倘非卿迪中觀妙契道育真志念蒼黔誠通淵默者孰能臻此欣沃可知涉此夏秋益崇慶善朕萬機之暇每覽道樞傾想話言何啻飢渴發春匪邈期必西來當體至懷毋執謙避秋高氣肅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久阻德標雅勤引嚮累收郵中之奏聞安處潜神綽有餘裕淨之所奏各契勘施行來春赴闕別勑已諭此不多述當乘春水扁舟西上毋固抑朕意也秋杪霜清保錄持教外善衛爲最大觀元年九月五日

勑劉混康省所上表進奉天寧節功德疏具悉盂冬正候誕節届期嚴道範於瑤壇祝後天之景福顧惟方外之侶不忘事上之誠迺睠忠勤盍用歎獎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初冬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十月十四日

睽違之久傾想惟勤喜知道履沖粹所奏辭免春首赴闕事朕未諭也試欲再見儀刑欵導積瀾而遜避再三詞情迫切遽見絶之若是況仙鵠安流何勞之有歲元後別降詔旨預此及之未間保練天和爲祝來春遣人宣召毋得推辭阻命

勑劉混康累上表事具悉卿養浩山樊棲真物外優游自得起處甚休荐覽頁章深嘉勤至淮妙談之杳隔第馳情以瞻思累頒詔書來春赴闕尚遲他託苦厭塵諠當抑志而暫枉飛鳬毋養高以固違朕志尚體春遇無忽予言冬序云初沖襟善保乍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元年十月十九日

所奏增崇三茅徽號已契勘典禮施行至宜悉之春首會面不可拒命所期者欵密高妙而已冬候向嚴倍萬沖攝符子更求數十貼即感也宮門事常在念豈不懷耳

勑劉混康頴悟真機昭融至道每覽奏牘寔契朕心欽迺三茅懇求封冊緬懷道廕宜示襃隆即付攸司俾加顯命今令頒錫至可領也各閏紀良保順何若阜流脩阻系想徒勤俯邇春和切期構止安然矛御勿憚一來密届迎長精加澄練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自別仙風起處佳否芝蓋東下每一念之未當不慨然耳雲水生涯逍遙自得真有出世無窮之樂極思講妙決在來春未間保錄持教外善嗇是禱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一日

勑劉混康累收來奏備悉勤恪不啻與馨欬接也順履時序食息何若來春飛船西上妙論可期貴妃所需符子當爲應副未間善爲輔養

三茅君聖像畫畢止伺先生到闕專得面付治病佩帶符子告求數十貼大觀元年十一月六日

勑劉混康省所上表來春赴闕事具悉卿累造宸廷遽乞還山兩歷歲華每勤馳嚮且聞春初西上深契予懷極思談微講妙預當滌慮齋心以伺耳申遣使人計治舟御許從便道飛船安濟宜速辦裝慰此翹渴會晤伊邇

尚宜善衛已差入内西京在藏庫供殿中省尚輦局典御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顯模閣黃希叟降勑召卿赴闕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獻歲發春順履時序起處安如陳乞事並依所欲遂一施行若自京口而來極便思一見之形于寤寐伺黃希叟到毋少稽留可乘春水庶無阻滯有所需闕一一奏來區區已具勑書茲不多述黃希叟到便可促行（大觀二年正月五日）○

勑劉混康卿近嬰微恙已遂痊平計惟保練○有方無勞藥餌近覽來奏力疾造朝足仞勤確不替忠嘉披閱以還良深歎奬希叟到日便可飛舸乘此春波安濟西上經過郡邑無爲滯留竚伺鶴軒以欵清論暄妍在序善輔是宜中春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大觀二年二月十五日）

春色晴融仙舟偃息不妨高養浩然之氣良自得也或有所需可計會希叟行當會見預已忻快未間尚宜保練爲最

勑劉混康卿持心淵靜毓德沖和每造楓宸居多啓沃不聞名理忽復累歲鄙吝之心生焉中遣使人往趣飈馭宜輟白雲之游來赴紫宸之會其諸旨意已具前詔當體眷想毋復稽留今差入内文思使殿中省尚輦局典御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顯模閣黃希叟管押舟船就茅山宣召卿赴闕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思渴晤言何劇如之以日計程四月上旬必達闕下春水安流想無阻節途中宜止絶人○

○事日惟東顧以伺將欲入汴宜速奏來未會間尚須善護

贈太中大夫誥

朕惟至德之世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爰率是道納民泰和誠意感通異人皆至眷遇之禮曲盡始終葆眞觀妙沖和先生劉混康虛一守眞純白自得前知休咎能警群迷或託呪符克愈衆疾雖身棲林谷而名振京師朕用嘉歎召對閒宴屢聞至論深契予心比復造廷燕居琳館了然委化不約而同靜思所存宜加憫飾太中之秩視諫大夫茲爲異恩尚期歆享特贈太中大夫

謚靜一誥

勑朕惟曲水之宂北距岱宗南棲羅浮證法冊於河圖得嘉名於地胏抱道祕境惟昔高人眞風未忘前轍具在贈太中大夫劉混康出塵累之表以虛靜爲宗覯妙勾金之壇葆光埋壁之地慕眞風於南嶽竊奥義於西城衆方有求忽若委蛻其頒美謚式昭正一之功庶幾異時益振沖虛之教可特賜謚靜一○

○勑賜元符萬寧宮

尚書省牒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茅山元符觀牒奉勑宜改賜元符萬寧宮爲額牒至準勑故牒

崇寧五年正月　日牒

中大夫守右丞鄭

太中大夫守左丞何

司空右僕射

建元符萬寧宮提舉等官推恩勑命

勑相觀福地肇建祠宮爲彼羣黎導迎景貺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胡師文等克共廼事逮茲落成嘉汝之勤叙進官品若時休命亦既廼心可特授左中散大夫依前職差

遣宣義郎江東運判喬　可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承事郎知句容縣事鮑慎辭特授宣義郎差遣如故右侍禁監江寧府排岸高士遷特授左侍禁西頭供奉官高公鼎特授東頭供奉官借職張和特授奉職差使葉承特授借職三班差使孟忠特授三班借職知縣事鮑慎辭免三年磨勘

又別勑

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修蓋潛神庵宇等安排御書押了畢事體非輕下項管勾催促部役官等可特依此推恩發運副使劉何與轉一官江寧府通判范希逸與減三年磨勘候令任滿日特令再任其部役巡檢內殿崇班孫明與轉一官

勑賜藏真觀

尚書省牒江寧府藏真觀故劉混康葬所見修道院牒奉勑宜特賜藏真觀為額牒至準勑故牒 大觀二年十一月　日牒中大夫守左丞余　太師左僕射

宣和封陸簡寂真人誥

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所以追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真精內得遺經垂範而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

宣和封楊郭許陶五真人誥

勑朕存嬰霄府眇景龍臺瞻三秀之神鄉企九華之妙誨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東華上佐司命楊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漠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真之祕傳董司吳越之疆關總神靈之要方謝揚於至道宜褒檢於隆名庶期沖鑒之臨永侈蕃祺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

勑三烝隱靈固非名言之測萬神凝化莫容議擬之求凡褒叙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王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壇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丕闡於元綱宜致隆於顯號尚期沖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勑朕降總真之王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枝曆於元扃以濟生于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案齊羣聖之游飈駕超遙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于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無為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真人

勑紫極涵元雖須濛於一炁丹臺列籍實總括於萬真凡褒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帝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覩妙凝九緯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分東華躡景獨超上相之游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忘於仁蔭尚期沖祐益闡元綱可特封混化元一真人

勑朕膺瓊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于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縈纏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宣妙蔭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 宣和六年八月三日太傅楚國公臣黼宣　右弼闕　中書侍郎臣張邦

昌 中書舍人臣張志行
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乞封五真人奏劄

臣輒瀝愚懇仰瀆宸嚴退省賤庸甘伺朝
典竊惟自古得道昇真之士先後相承爲
時宗仰皆以扶世立教爲已任自三茅真
君飛昇之後繼有楊郭二許衆真並於句
曲精修上道天真降顧親受祕語上清經
教漸降人間逮梁宋之際真風洪汨聖道
不絕如帶惟陶隱居力扶宗教以微言奥
旨發明道要爲天下後世之幸然而三茅
兄弟頃蒙朝廷褒崇冊封聖位其餘衆真
未聞有以旌異臣愚欲望聖慈特以楊郭
許陶衆真並依三茅真君例就令仙職加
崇美號除別具諸位仙品奏聞外如蒙俞
允乞降睿旨下有司施行干冒天威取進
止 宣和六年七月 日碧落郎凝神殿校籍同知右街道錄院事管轄江寧府玉晨觀臣丁安行劄子

寧宗賜號王景温

王景温履道清尚操行高潔眷寵三朝朕亦
禮遇可賜號虛靜真人

寶慶易如剛先生勑牒

尚書省牒左右街都道錄主管教門公事太
一宮都監兼高士易如剛奏幺微野人頃在
茅山於慶元改元蒙恩召充太一宮高士幷
都監住持專任祈禱每藉君相爲國愛民靡
不昭格越今三十餘年偏除道階昨於嘉定
六年蒙恩特賜通妙先生續於嘉定十四年
得旨降香設醮茅山訖事回奏乞老還山恭
奉御筆高士易如剛祈禱有功未應告老宜
加顯錫以重眷留特賜通妙葆真先生令繳
連寧宗皇帝御書二軸伏望尚書省特頒勑
命旌表名山以重祈禱伏候指揮
寶慶元年七月十四日奉聖旨特令尚書省
出給勑牒奉勑宜賜通妙葆真先生牒至準
勑故牒 寶慶元年七月 日牒

理宗金籙投龍玉簡詞

維嘉熙元年歲次丁酉九月己酉朔二十六
日甲戌嗣天子臣昀伏爲保延國祚恭祈嗣
續敬齋香信祇建沖科命道士二十一員於
建康府元符萬寧宮啓建靈寶道場一晝二
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
嘉祥謹依舊式詣上清宗壇華陽洞天投送
金龍玉簡伏望至聖至真鑒兹丹悃乞爲騰
奏上聞九天臣昀伏以元儲虛位未開熊夢
之祥邊閫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
本外思靖於兵氛仰惟祖宗積累之艱深切
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徧禱名山願
垂覆燾之仁弘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
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太平坐底四方之
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敉寧祇迓靈休
永依大造臣昀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加封廣濟廟龍神誥

勑數澤廣應侯惟龍質無體而神無方剏茅
山至人所居彼其吐吞夫丹竈之日月猶足
依憑而爲靈乎有司上功雨暘曰時其禦菑
也實應祭義申衍侯號用侈褒章金陵予陪
都其職而幽以服而侯甸之職可特封數澤
廣應利濟侯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淳祐四年月 日

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誥

勑朕聞真人馭風騎氣神游八極之表而一

念在生靈則猶數數然也太元妙道沖虛眞
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咸道於茅山登籍於
仙府三君之首者也奇驗見于歷代遠近以
爲司命朕爲黎元慕尚不已特命有司亟衍
嘉號以彰欽崇可特封太元妙道沖虛聖祐
眞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勑朕聞句曲三峯神君顯甚遂有金壇洞天
之名歷代所慕尚豈獨於今乎定錄右禁至
道沖靜眞君修眞得道是謂中茅兩賜應禱
遠近德之亟命衍號以答鴻休其體朕意○益
○陰隲于下民可特封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
祐眞君
勑朕聞漢武祀神君於禁中其祝甚秘蓋以
徼福朕不爲也三官保命微妙沖惠眞君眞
風道氣號小茅　君祈旪敬事祭典褒崇蓋非
一日矣玆命衍號以昭朕拳拳慕尚之意益
閟貺施以惠生靈可特封三官保命微妙沖
惠仁祐眞君奉勑如右牒至奉行　淳祐九年三月　日
太傅左丞相魏國公清之　右丞相癸參
知政事縣　參知政事方叔　吏部尚書闕
權兵部
尚書清史

御賜沉香描金如意一事上獻大茅君白玉
圭二面上獻中茅君小茅君聖像兼執旌節
播幢威儀等一十二件沉香五十兩腦子五
兩銀一百兩綵錦旛二首各長二丈新茶五
十片官會十萬緡付茅山崇禧觀
協忠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入內內侍省都
知提點佑聖觀張　左街道錄洞微眞應
先生佑聖觀虛白齋高士主管教門公事
司徒師坦上表以臣三年祈禱感應微勞
乞回降恩命加封三茅眞君奏可　○

○元詔誥

世祖皇帝召蔣宗師詔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諭建康路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
蔣宗瑛聞汝年高德邵法籙精嚴思揆道論
令遣使馳驛召赴闕廷仍勑有司如法津遣
便安就道毋致艱虞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至元十八年二月　日

金籙齋詞

至大三年庚戌歲五月三日
上清大洞經籙無上三洞法師元景眞人臣
王道孟欽奉
皇帝聖旨伏以有國有家祗荷財成之造蓋
高蓋厚敢忘祈謝之誠緘辭遠叩於名山徼
福永延於景運謹遣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荊
襄等處道教所事崇文弘道玄德眞人吳全
節恭奉香幣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
壇修建金籙寶齋三晝夜滿散祗陳三界衆
眞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覆育無私鑒觀
有赫天長地久三宮同康壽之祺雨順風調○
○四海樂雍熙之治

又

延祐元年甲寅歲五月二十六日
法位如前臣王道孟欽奉
皇帝聖旨伏以惟
天惟祖之垂祐有國有家之在躬修省彌深
報祈敢息啓沖科於茅阜集景貺於龕圖諒
有欲以必從信無遠而弗屆是以謹封香幣
遣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崇文
弘道玄德眞人吳全節詣元符萬寧宮上清

宗壇命宗師王道孟集法師道士一壇修建
福國裕民金籙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
衆眞清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
一人有慶萬福攸同兢業無曠庶官臻既醉
鳧鷖之治怡愉以奉太后介未央長樂之条
風雨順調民物康阜

又

延祐五年戊午歲正月五日
上清大洞三景經籙弟子四十五代嗣教宗
師元景眞人臣劉大彬欽奉
○皇帝聖旨伏以輯寧邦家嗣服條經於八載○
欽崇天道封香爰至於三山當陽春發育之
初祈大德生成之廣俯殫素悃仰格鴻禧謹
遣元成文正中和眞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
都提點夏文泳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
宗壇命臣集法師道士一壇修建福國裕民
金籙寶齋三晝夜滿散祇陳三界衆眞清醮
三百六十分位伏願
皇天眷命洪範錫疇九族睦而萬邦和兵寢
刑措六府修而三事治地久天長慈闈介康
壽之祺中閫協和平之福慶延儲位澤被寰
區

又

泰定三年丙寅歲十月十二日
法位同前臣劉大彬欽奉
皇帝聖旨伏以誕膺景命祗紹丕圖保民無
疆思永安於宗社應天以實肅昭祀於山川
爰致清祠冀徼洪貺謹奉香幣遣特進上卿
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眞人總攝
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吳全
○節詣建康路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
開建金籙寶齋祈天永命福國裕民伏望璿
霄委監寶祚延長邦家開太平之基三宮同
慶海寓樂雍熙之治萬國咸寧

又

天曆三年庚午歲正月九日
太上弟子嗣上清高玄大洞經籙四十五代
宗師三天法師上景眞人行九老仙都君印
職臣劉大彬欽奉
皇帝聖旨伏以恭承明命克紹丕圖欽若昊
天荷皇天之簡眷敬哉有土冀率土以乂寧
爰闡沖科用徼洪貺謹奉香幣遣法師舒致
祥詣三茅山元符萬寧宮上清宗壇修建金
籙寶齋三晝夜滿散祗陳三界衆眞清醮三
百六十分位伏願乾坤合德日月齊明海晏
河清閞八荒之壽域時和歲稔得萬國之懽
心

延祐加號三君立觀三峯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靜慕玄風灼觀往事無爲曰道必○
刻意繕性而始成修身迺眞非積行累功而
莫就大茅君東嶽上卿司命太元妙道沖虛
聖祐眞君奇操矯俗精思集虛一德齋心受
龜臺西華之祕旨萬靈授職開金陵句曲之
宗壇丹光千載以如新寶氣三峯而彌固發
祥肇祉民到于今稱之逆雨寧風天之所助
順也亶惟作聖允合祐神孔蓋翠旌祀莫嚴
於司命瓊文蘂簡禮爰舉於秋宗假茲聰明
佐予平治可賜茅山一峯聖祐觀特加封大
茅君東嶽上卿太元妙道沖虛聖祐眞應眞

君主者施行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合人心理萬物禮宜順於鬼神建皇極錫庶民徵有稽於賜雨大江以東之地句曲爲望之宗土樂昇平歲稱稔足二茅君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真君中峯司命西華錬形作牧審煩榎之非修身得恬澹之要駿鸞導從塤箎儼奏於雲中化鶴來歸城郛時看於華表朕方推仁以濟衆靈宜妙物以祐民學道受之以神端有宗於李耳望祀不祈其福誠深慕於漢文嘉與含生誕敷景命○可賜茅山二峯德祐觀特加封二茅君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祐妙應真君主者施行

龍四　十六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氣化爲神握陰陽而執要物來能應遇水旱以成功茲山之靈以氏爲號三茅君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真君不導引而壽體純素爲真宓從蒼龍承左右而無閒時乘白鵠侍伯仲以遠游荷天之休爲民請命逍遙容與服光景以如新周流徜徉蒙福祉而無極肆加褒錫丕應隆平埋鼎高峯爰懸軒轅之有道獻金空谷方薄光武而不爲以赫厥靈同歸于治可賜茅山三峯仁祐觀特加封三茅君三官保命微妙沖惠仁祐神應真君主者施行　延祐三年七月　日翰林待制表摘視草　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副墨

龍四　十七

敕賜崇禧萬壽宮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流觀山圖夷考仙蹟睠曲林之舊館實弘景之故居原其建立之初以處高○第弟子及今千載猶想遺風朕將孟崇神明○用著高尚其建康路三茅山崇禧觀可準玄教嗣師掌教真人吳全節所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主者施行　延祐六年三月　日

茅山志卷之四

茅山志卷之五　龍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三神紀

茅君真胄

曾祖　偃　仕秦昭王世於車騎校尉長平恭侯

高祖　濛　師鬼谷先生隱華山道成乘龍昇天

祖　憙　仕秦爲穆信侯終于會稽

父　祚　襲信侯爵六子不仕

定錄中君　固　仕漢武威太守

大司命君　盈

保命小君　衷　仕漢西河太守

○大司命君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氏高祖諱濛字初成一字本初深識玄遠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廼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長往華山道成以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時邑童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詢諸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忻然有尋仙之志因

龍五

攺朧曰嘉平曾祖偃字恭能濛之第四子仕秦昭王爲舍人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侯祖諱憙字世倫仕莊襄王爲廣信侯始皇即位以爲德信侯生六子並知名於時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不仕不學志慕農桑生三子長即大司命君也次子諱固字季偉第三子諱袞字思和司命君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三君少稟異操天才穎悟矯志蕭抗獨味清虛嘗謂二弟曰世務紛錯履氷蹤巇當慕高祖之逸舉唯願肥遁之利貞耳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采术服餌潛景絶崖積六年精思誠感夢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携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眞道可爲師君子奚不往尋而受教乎明晨覺悟徑造西城心齋三月沐浴向新卒見王君駕神虎之軿控轡神嶺翱翔繡巖於是投軀越阻歸命道眞不覺而至君所王君默使衛官見攝將還王宮洞臺之中良久引進叩頭頓首求乞長生匃匍肘行重陳無已王君顧謂左右曰形景空苦似有志矣廼得接引誘問戒以勿怠遂留洞宮執巾履之役者十七年王君見君謹密稍使主領衣書圖籙復三年命駕造白玉龜山因携君同詣王母於青琳宮母曰總眞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君笑而不答目君再拜請乞奇要廼叩頭自陳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朝菌之質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之能濟常恐一旦死於鑽訪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遭遇王君哀盈丹苦粗受治身之術宣圖今日一覩聖姿怳惚大象如淪神夢救生護死歸之乞丐願賜長生之要暫悟行尸之身母曰子心至到哉吾昔師元始天王榑桑大帝君遺我要言所謂玉佩金璫之道太極玄眞之經實天人之殊珍上帝之奇祕汝今日願聞之耶言畢勑王君解釋玄眞之經自數玉珮金璫之文復向說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書又有陰陽二景內眞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今受諸司命子玉札玄挺素書上清當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此道後當別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眞之道亦未由得太霄隱書玄眞之道是食日月之法鍊五神之術耳非總眞弟子不敎司命之挺不傳受命言訖王君與君還西城依承眞訣按而行之三年目有神光面生玉澤王君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立壇結誓不許宣泄廼使君歸仍告之曰子道已成後百年求我於南嶽授子仙任於吳越矣君既辭師帶索混迹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君父母尚存父見怒曰爲子不孝不親供養游走四方吾當榆汝爲不生之子欲杖罰之君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道法逌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天丁之兵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意未釋亦欲驗君情狀示衆不感於是舉杖向君杖即摧折段段飛揚穿柱陷壁父悟不凡廼止君曰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即有所傷耳父又曰子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對曰人有天祿終及積惡罪重者不可更

生其横受夭折則可令起君迺召社公父間在中庭問社公曰此村中已死者誰可召還社公荅云某甲李乙君曰速約勑所關由使發遣之須事了詣來白狀至日入後社公來白事某甲李乙事已決了便可發出遂告死者家人掘地發棺死人氣息但不能語舉而出之三日能坐語言了了如是發數人塚皆遂生活更數十歲迺復死耳遠近咸稱爲神明之君後日貴戚諸侯互有所請君權閉神關寒妙杜驗告之曰我昔學道精思深山山

○靈附我因協以驅使之耳非已自達其神能死生於萬物也或迫之不已君亦佯自篤病以至於殆矣淵池枯槁變適無倫時人雖奇其有道亦不能測其有爲也後十餘年君父母壽考而終居喪盡禮停家凡五十三年仲弟即定録君漢景帝時察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正和二年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季弟即保命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爲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拜西域校尉上郡太守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仲弟時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父老少長祖送者數百人君亦在坐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震林司命君總統吳越死生之籍領授學道試校羣仙此亦上眞宗師神官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費吾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衆賓皆相然至期君門前數頃地忽自

○平治青縑帳屋屋下鋪白氊數重容數百人坐遠近相語此家得道當去小大並集來者塞道客迺數倍於送弟時但見金槃玉杯奇肴珍果自至人前光景翕赫不可名狀絲竹金石聲動天地芳香之氣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君迺與家辭次語宗族子弟曰夫眞仙道隱貴在迹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亦何但固衰之反迷耶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耳季偉思和雖見事晩必能自悔釋官委禄來尋於我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此山內有靈府衆洞相通完岫長連眞洞仙館也昔與聖師期宜先於此以自清勵恭伺天命然後鎭彼大霍居于赤城矣言畢周辭即登羽車參駕龍虎浮空而去東行十餘里忽然不見時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遂過江暫治句曲內游洞宮推援眞仙外立茅舍

○於山之北(即今下泊宮是)領統地官屬籍關決生死黒虎馴衛白鵠交往靈著江左道恵百邑吳越之境競爲臣僕邦人因改名此山爲茅君山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著於民口始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有實耳於是各棄官還家以日仄之年修糟粕遺事未有補益迺相謂曰家兄得道非他人也何不往從覲稟口訣而迺按云云方書以覬度世乎縱往而不逹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遂以元帝永元五年壬午三月六日度江求兄於東山相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

悟何晚矣二弟謝曰固衰頑下不達道德流湎風塵希世臭味垂緌漢朝閨門完全位至守相享年壽考皆兄神祐覆護之恩蒙蔭以來日用不覺一旦失兄若無天地人非金石命當有盡年已朽歹常奄奄忽呼吸寄生不朝則夕昔日歸家修兄遺事不受真訣未獲其効越江來侍覲稟訓誨願賜長生濟弟無死君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於是教二弟服青芽始生咽氣液之道亦停年○

○不死之法也後語季偉曰卿宜服黃帝四扇散我昔受之於高丘先生今以相傳耳又語思和曰卿宜服王母回童散思和體中損少於季偉故宜服此以填精補腦耳夫此二方皆妙法也二弟具受教勑廼服藥咽氣勤精靜思又施行諸爲生生之戒慎者如是十八年色如處子君曰藥已行矣廼受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中神光始現君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首仙道成矣君廼啓王君自陳二弟蒙天恩濟度得爲地仙仙法要當佩籙受策帶真極之符然後書署處官掌領所司乞願推恩平其覆蓋王君曰子少學道德勤心不懈吾憫汝至志是以相成堅心關奏爲子保舉之主太上垂許賜命神仙二弟賴卿蔭祐享年富貴驕淫敗氣止存視息年出一百非復學道時也得神散靈方變化久視足矣詎宜便受職署爲地上之仙位乎且曠古以來兄弟俱仙亦爲少矣然子高祖得道仁加萬物積德所及廼鍾子身慈心仁和每修陰功誠○

○可愍也子屢請乞二弟仙官之職今重賜玄水玉液丹可使長齋而服之慎他宣示別宜關啓太帝而保効之信子當自將以來于時二弟雖內通神靈外攝六丁至於天真大神如王君之儔猶未肯降見明高卑不倫矣君使二弟清齋服藥食芝畢復相與心齋三月詣青童方諸宮書名金簡次詣西城洞宮朝見總真上宰南詣衡山朱臺謁太虛赤真人歸方諸請地仙三真之策造赤城受真變神符又之羅霍求華旌繡旛廼上登九宮詣金闕受聖君之書頓首於闕下者三月聖君廼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使上詣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中請朱官使者下拜固衰於金闕下須臾使者二人及侍從數千人俱使者手授紫素之書以付固衰（紫素）（策文二見誥副墨篇）受書訖君勑二弟辭還所治是以季偉有地真上仙定錄神君之號思和有司三官保命仙君之位焉各依紫素之命封蒞所治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於二君矣大司命君住句曲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壽二年○

○庚申歲年一百四十有五是歲八月十八日巳酉南嶽赤真人西城王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同造君于山中時天皇大帝遣逸域宮繡衣使者授君以神璽玉章太微天帝君遣三天左宮直御賜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賜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賜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曜靈飛夜光洞草使拜而食之佩璽服衣正冠杖首帶符握鈴畢使者告君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位爲

眞卿食金闕燕胎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東宮
流明金英則有司録之任食長曜靈飛夜光
洞草則當爲眞伯兼主總左右御史之任子
今日盡食之矣壽同天地位爲司命上眞東
嶽卿君都統吳越之神靈總師江左之山元
也言畢使者各去須臾五帝君各乘方面色
車從官來下衛大帝之命授君九錫冊文
文見誥副墨篇位爲司命東卿上眞君文以紫玉爲
版黃金刻之君伏受書署再拜畢靈官上眞
五帝各去惟師王君西王母留後爲君大設
天廚王母命諸侍女作樂復歌玄雲之曲曰
大象雖云寥我把九天戸披雲汎八景儵忽
適下土空同　玄音至靈不容冶大帝
悟風塵苦願神三元中納精玉闕下遂
乘萬龍椿落鳳眄九野又曰玄圃遏北臺五
城煥嵯峨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昇
絳庭下游日窟阿顧眄八落外指點九空退
忽已不覺勞豈悟少與多撫璈命衆女空退
忽已和妙暢自然同是爲玄雲歌靈韶肆天
韻眞音辭無邪歌訖良久俱詣二君之宮二

君頓首奉迎北面稱小臣之敬王母告之曰
汝道雖成所聞未足我當爲汝二人有所要
以受汝於此矣須臾遣侍女郭靈香與上元
夫人相聞二君亦不知上元夫人是何神也
云西龜九靈太眞王夫人敬謝但不相見已
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茅固衰道成適
來視之久不向人間主客對坐邑邑不樂夫
人能暫來否答能屈駕當停相須侍女旣去
少頃而返上元夫人亦遣侍女答相聞云阿
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仰戀
光潤情系無遺靈香至承降尊茅固衰處聞
命之際登當整駕先被太帝君勑使詣希林
枝定三元籙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遂便東帶
願暫小留二君因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爲
何眞也王母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
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録也當二時許上元夫
人生來時聞雲空之中簫鼓之音龍馬之鳴
也旣至從官數千人皆女子年齊十六七許
形容明逸多服青綾紋衣光彩耀目夫人年
可十八九靈儀絶整服赤霜之袍披青毛錦

裘頭作三角髻散餘髮至腰戴九晨耀日之
冠帶六出火玉之珮腰鳳文琳華之綬佩流
黃輝精之劒入室向王母拜王母止之呼與
同坐北向上元夫人設廚廼不異王母所設
王君勑二君再拜自陳曰固衰受性頑鄙生
長濁亂面墻不啓無聞道眞然貪生畏死宗
奉師元今日成抜此廼天願唯垂衰告夫人
愍二君之向眞惟靈妙之未啓廼勑侍女宋
辟非出三元流珠丹景道精隱地八術太極
緑景凡四經以傳于二君王母復勑侍女李
方明出玉珮金璫太霄隱書洞飛二景內符
傳司命君上元夫人有言於王母曰阿母隱
書之妙上眞內經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廼徑
輪而前衛文大武郤伏抱關出登上清則振
身瑶房左遨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下眄
太空汎彼天津則乘雲騎龍游此名山則眞
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輿
靜則宴寢金堂此文妙矣所謂玉珮金璫也
環有三元流珠丹景道精隱地八術太極緑
景經能返老還少郤白迴嬰摧折千魔驅策

百靈致明月之黃華得白日之赤精藏軀翳景萬物化生出水入火叱咤幽寞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在身與天相傾耳安及太霄隱書八會之奇文乎用之眇邈可以登玉京之宮紛紛飄飄入流霞之堂臣五嶽之主坐司命之床挹鳳腴之醴漱藥丹之觴駕八龍以淩空御虛落紫雲而高浮遠翔於是上元夫人下席起立左手執四部經右手執受書盟仰天向二君祝曰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登希○者妙守氣者生至心道臻寂感眞成役神形○辱安精年榮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左右招神天元策靈可以步虛可以淪形長生久視與天同明違盟泄漏禍必族傾各宜慎禍敵告茅生祝畢二君拜受靈書抱之肘腋馬王母亦下座手執太霄隱書復命侍女張靈子把交信之盟對司命君啓手授書向天而祝曰天高地畢五嶽鎮形元精激氣滄澤玄清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霄隱書玉珮金璫玉景八會寶洞上章登行太極上清瑤房池則受考身獲天殃受者愼之敢告茅盈君伏受隱書宴集受事粗畢西王母上元夫人各去唯王君復留於是君與二弟決別而與王君具之赤城玉洞之府也道次諸山川有司迎啓引者將以千萬矣臨去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眞人游盼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吾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留治此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迺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境無災眚邑無賊兵時父老謠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鵠各治一山頭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百無憂白鵠翔青天何時復來游三君往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詠矣迺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爲統而言之畫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父老雖外承茅君仙眞之靈祐而實未覩溫顏於膝下茅君亦潛閑洞宮順神葆眞忽臭味之交馳遠凡俗以靜身故不復外接衆庶耳唯好道骨挺之子時得抽引相見至於澤漑萬物德加兆民已陰爲用也時人惟此靈德之洋溢同於天地大神亦顯聖道之無心因民情而爲感矣遂迺相率扶老攜幼挈糧壺漿共起壇積基立廟觀于山中窮工肆巧結構連阿圖三君之像於○丹青之牓書神靈之德於能宣之筆播殖百果竹柏成林決利清流於毗陵之元虎豹衛災巨狩備闢素鴻玄鳥翰飛戾天勇者懾其武仁者懷其文農夫感敬於洪澤萬物宗庇於靈信垂死者必獲其生學道者棲慕于墻岸矣明帝永平二年詔勑郡縣修靈山大澤能興雲雨有益百姓者廟如陳國老子廟會稽夏禹廟丹陽句曲茅眞人之廟長沙湘水黃陵二妃屈原之廟有是此之比者皆德遺黎民道匠萬物或標聖母之高軌或範聖賢

之靈蹟是故象以銘嚣廟以期神皆當因而營護使守而修之時邑人通呼此廟爲白鵠廟而實不知司命君早已東之赤城也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或聞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白鵠者是服九轉還丹使能分形之變化也亦可化作數十白鵠或可乘之以飛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二君性好音樂其有所持念人每入廟者二君常從方諸宮及西城請天妓天妓來時皆聞虚空之中有音樂之聲來下稍近既到管

○絃歌音非人世所聞清哀激洞而不可名終○日迺遣妓妓去亦復並作並去漸遠良久迺不聞夫此之神者是能變化假景因百姓之心以順其情耳本眞定形故自然逯洞臺顚光潛輝乎定錄君曰句曲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東鄉司命監太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貫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並受司命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

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眞道後入太山友子小白陽山中此所謂地眞者也李翼字仲甫者京兆人也與司命君俱事西城王君仲甫爲入室弟子司命君爲北牖弟子但仲甫所受業異恒服水玉有効能步斗隱形晝夜行三綱六紀之法又作白虎七變百餘歲轉更少壯與司命君同受還丹一劑服而歸家仲甫相識人相去五百里常以張羅爲業當晨張羅獲一大鳥視察之迺

○是仲甫語畢別去言已復是日還家在民間二百五十年漢靈帝時入西嶽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君初發時也受書爲西嶽副司命每自歎云吾受業少不如茅叔中此亦吾之命也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元放元放修之亦變化萬端矣

茅山志卷之五

茅山志卷之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括神區篇

句曲山太元眞人内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此山洞虛内觀内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山形似己字故以句曲爲號焉（隱居云小澤即今赤山湖從江水直對望此山）又曰句曲山

○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爲句容里周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内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乘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迺復因鵠集之處分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隱居云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

里句容延陵唐並屬潤州宋分句容屬江寧府熙寧中廢延陵山東及南今屬鎮江金壇縣
華陽洞天太元内傳曰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虛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地上耳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内空虛之處一百七十丈下墌猶有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其内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内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空玄之中句曲之洞宮有五門虛空之内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仙人卒行出入者即若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横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无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其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元史左元放既得道聞此神山遂來山勤心禮拜五年許迺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内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具也嘆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神靈往來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府矣

金陵地肺福地按洞天福地記福地有七十二地肺福地爲第一即金陵之地是也金陵之地出於内傳其地水至即浮故又比之於肺抱朴内篇别有地肺山迺王溜嶼又商山亦名地肺令以内傳爲正保命君受言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人又曰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厲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太元内傳曰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甘美居其地必得度世河圖要元篇亦曰迺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定録君受言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内傳又曰金陵之左右有泝谷溪源陵之左有山右有源泝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泝名陽谷又名山内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孔子福地記曰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岡者亦金陵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右獮王真人受言越桐栢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尭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矛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仿佯耳

山

大茅山在元符宮南獨高處是司命君白鵠所集處定録君受言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磐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埋藏於此又言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父居若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山頂常現

神光謂之丹光一曰天燈舊有石壇石屋今爲殿宇祀三茅君古石像歲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爲司命游盼之會四方之人來山禮覲威作靈寶齋事今古弗渝也

中茅山在積金山北長嶺獨高庭定録君受言中茅玄嶺上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於此深二丈許塙上四面有磐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皆小赤色飲之益人山下左右有小平處可堪靜舍今三陽百姓間得長壽者謂朱陽太陽北陽三村也

○小茅山在中茅北太元内傳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章邑齋黄金白玉銅鍾五枚贈於句曲三仙君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吳倫齎黄金玉帛獻三仙君

積金山元符宮之陰定録君受言大茅後中茅前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積金山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迺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隱居曰此即隱居今所住處東面一横壟純是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西南有大石壁聳而拆開内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迺飈飈而有風

金菌山積金東四獨小山是定録君受言句曲文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隱居曰今人不復知有菌山者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倉囷之囷形如囷也按大茅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孑獨秀如博山罏又近積金正此是矣

華姥山在崇禧宮南昔女仙人孫寒華修道於此有廟久廢此山夜中多見光景或以爲丹芝靈氣居人常望見之

○丁公山崇禧宮之陰相傳漢初丁令威仙舉其上不知遠東何得遠來此山宣道成分身任意之所至也

丁山在拱辰峪東

虎朴山在丁山西

雷平山在雷平池上定録君受言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此

鬱岡山在小茅東北一名大横山林木蔽翳望之鬱然故名定録君受言雷平山之東俗人呼爲大横山其實名爲鬱岡山也名山記所謂岡山是矣昔李明於此合神丹而升玄洲水邊今猶有處所其地古名鍊丹院

方隅山眞誥云雷平山之東北艮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三小山相隅名方隅山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幽人在世時心嘗樂居焉今常游此隱居曰前云李明合丹即此是矣幽人者許掾去世後不欲顯名故自稱幽人耳

三公山在燕口洞東南

○青山在鬱岡東其西一山名西青山

麻姑山在鬱岡西

衔珠山在雷平南王匱記云俗呼獨女山

獨公山在小茅北

小竹山在小茅東

艮常山太元内傳曰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艮常山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迺至西百二十里從狹中

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山李斯請書廼還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臣饗從官始皇歎曰廵狩之樂莫過山海自今以往良爲常也爾廼羣臣並稱壽號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鍾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讃樂告兆大小咸善廼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良常之意從此而名又曰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又曰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累石如竈○形間或有寄生樹樹形如曲蓋形此處正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洞口西北有一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舍也

秦望山在丁角路良常東北小尖山上下俱路者是也始皇亦駐此山顧望丘阜

龍尾山大茅一嶺直至山東金壇界宛如卧龍

三角山在華蓋峰北

海江山在慶雲洞上

雲堆山在皇甫峪南

仙韮山眞誥姜叔茂種五辛菜以市丹砂隱居曰今呼爲韮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韮俗呼

石龍山

鼈足山在仙韮山西

大靈山

小靈山並在鼈足山西

竹山在叠玉峰南

吴山隱居曰自大茅南復韮山竹山吴山方山從此叠嶂連乎吴興天目諸山矣

方山眞誥大茅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隱居云此山去大茅可二十許里下有洞穴

峰

飈輪峰大茅東連峰是也事見稽古蹟篇

五雲峰積金東南對山昔三茅君各乘飛雲現于峰頂人民共覩藩鎭上聞有詔若曰故得卿雲煥爛仙相分明能均五色之光偏覆三茅之頂時許長史在都常向方遥禮毎云遥瞻三秀冥運一心故得感通高眞用意也

道祖峰在積金之陰

叠玉峰在大茅東

華蓋峰在叠玉東

白雲峰在中茅西

抱朴峰大茅北連峰是也

長隱岡一名伏龍岡隱居曰岡在郭眞人池南岸一壟長緩而隱嶂故名此岡上純是細石非可居唯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與蔣負芻等並立曰舍於岡下近長史宅四五里

栢枝壟在華陽南洞

○桃華崦在小茅北林壑幽邃春時花卉紛敷○不異武陵源也

拱辰峪一名拱辰寨在中茅東北劉先生際遇元符宮爲建宮仍勑江寧兵士二百人以充廵邏灑掃因立寨峪中詳具宋史

皇甫峪在三角山

楂子峪在三角山北

黑虎谷在中茅小茅間長阿之西

洞

眞人曰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

房山腹中空虛謂洞庭人頭中空虛謂洞房是以真人處天處山處人所謂出入無間蓋天地之有山洞由人身之有腧穴神氣之所行焉太元內傳曰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合五門也隱居云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栢枝壟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未顯定錄君受言東便門在中茅東小阿口則西便門應在今呼作石墳處也

○華陽南洞在大茅山下栢枝壟中唐越州刺史裴肅字中明造松子石案用以朝真○

茅洞在元陽觀石壇下即南面之西便門定錄君受言大茅山有小穴在南謂之南便門但精潔齋心向於司命又常以二日望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覩乎左慈復何人耶

華陽洞東便門定錄君受言中茅山東有小穴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濶外以磐石掩塞穴口故餘小穿如杯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磐石穴時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而入易於良常洞口良常洞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自非已成仙人不得其門而入也

華陽西洞在積金山東嶺下隱居所謂積金山洞颼颼有風者是也累朝金籙投龍簡於此即西便門也

良常洞華陽北大便門也是爲保命君所治

○定錄君受言良常北垂洞口直山嶺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一雙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壁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始皇所履山川皆禮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洞北石壇即許真人掾燒香禮拜解化之處真誥所謂北洞告終以此

羅姑洞在金闕山西即九疑山女仙人羅郁也

高居洞與羅姑洞並石限界之

玉柱洞在華陽西洞南中積石乳四面僅容人行

華姥洞在華姥山以孫寒華得名

酆都洞在紫陽觀事見樓觀部篇

小青龍洞在小茅西朱砂泉上

天窓洞在積金山

碧巖洞在崇壽觀後洞頂爲歘崟亭古木危甚存焉

女仙洞在碧巖洞東三十步穴口下視如眢井然相傳任真人女得道變遁于此

○栢枝洞在金牛穴南昔人深入聞太湖風濤鼓楫之聲○

慶雲洞在海江山下

黑虎洞在華陽南洞九錫碑之左

黃龍洞在九錫碑之右

南斗洞在三角山女官妙法庵

海泉洞在皇甫峪泉源深不可測

水龍洞在白雲峯下

燕口洞在方隅山南有洞室女仙人錢妙真遁化其中淳祐五年巡檢使夏侯嘉貞與建隆觀道士詣洞投龍簡是夕雷震洞戶開一

廳吏深入遇道士與米禽一食之絕粒
方隅洞在方隅山上真誥方隅洞有二門其一即燕口洞也洞名方源館南通大茅南之方山亦有二洞口見於外
夫子洞在良常對山孔子未嘗入吳不知何以得名
方臺洞在方山下有洞室兩口見外與華陽通號為別宇幽館得道者處焉世人呼為白石洞
青龍洞在恰憤山去方山十餘里恰憤山今人呼為丫頭山在溧陽州界隱居曰有大口見外昔有人深入見一大青蛇因相與呼為青龍洞其洞弘廓深委凡迹可至也
華蓋巖在石墨池上宋末詔舉邑令張穰卜居其前
倏仙巖在碧巖洞東數武
霧豹巖在碧巖洞下
碧玉巖在丹谷泉上
衆真巖在茅洞側
錢真人誦經巖在燕口洞上

金牛穴在栢枝洞東秦時採金獲金牛為女子所觸遂擲而出取之不可遂牛至丁角地名因曰上欄下欄又有曰犇牛牛犇入海不復覩之也與地志亦云
曲水穴在碧巖下

龍六　　十二

茅山志卷之六

茅山志卷之七 八卷冃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龍七

括神區篇

水

東西楚王澗舊記崇禧觀東二澗是也弁華陽西洞三水合流直至崇禧觀前昔楚威王游憩于上故名隱居云隱居今所住之東面一横壟西南有大石壁内有洞外數步便有一湧泉水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洞口又有一湧泉水勢廼駛上者冬温夏冷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損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盡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按横壟即洞嶺下解即崇禧觀此水廼楚王澗也
鶴臺澗隱居云度積金壟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正菌山之前
陶塘澗
宜春澗在中茅東任真人就東流水合丹正古洞天館之前也
九曲澗支流自大茅左脇而下達于菖蒲潭

龍七

也
大澗在金菌山東
流杯澗在雷平山西
碧㮈澗在大茅西二里郭四朝眞人甞於其
處種㮈
白李溪在小茅北長上公種白李處
蒼龍溪在良常山西俗呼冷水澗
喜客泉在大茅北垂方池數尺客至泉即踴
躍津津然或臨以聲勢則凝不爲動亦一奇
也一庵事孫寒華香火
益人泉在大茅東嶺上登眞隱訣云天市壇
左右有泉皆金玉之津飲之益人故名
玉蝶泉在飈輪峯西垂二口貯泉至冬一冰
一溫又名陰陽井
白玉泉
靈泉在積金山上
洞泉通仙橋一池是也
玉砂泉在中茅西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
於中茅玄嶺泉水飲之益人
朱砂泉在小茅西

鹿跑泉大羅源之左古人精修仙鹿爲發此
泉
百丈泉在拱辰峪
鎮飲泉在大茅南垂泉作乳色
海眼泉有二舊記一在楊尚書山房泉湧能
應潮候當積金中茅之西今西園一泉是也
一在石墨池西
丹谷泉慶雲洞之東昔有道人取水合丹童
子易他水道人識之由是得名
田公泉
陶公泉在皇甫峪
玉液泉有二其一在仙人捧石之北其泉甘
香微若乳色能已腹中諸疾今見其正白亦
呼爲白泉一在三角山玉液庵
撫掌泉一名冬溫泉在昭明讀書臺下聞擊
掌聲泉湧如沸方池常湛如也
一勺泉在昭明讀書臺後巖上
天池在大茅頂神龍所都大旱不涸
秦龍池在天聖觀大中祥符間勑取龍子御
製歌送還山

碧玉池在天聖觀碧玉天帝殿前
放生池在常寧鎮東
石墨池即菖蒲潭漢費長房學道于此書符
滌硯澗石悉爲墨色至今用池水合藥有奇
驗
玉津池在崇壽觀前
周眞人池隱居弟子周子良池在靈寶院
雷平池
郭干塘在長隱山東數里村名郭干廼郭四
朝眞人外解有一塘水常滿鄉人涸之輒有
雷電至今請雨有驗每朝眞日異香襲人定
録君受言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年年
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思和游看原阜
赤石塘
梅家塘在海眼泉西
陶塘在雷平山西
護軍潭在丁角路傍許長史之外解每自外
還先於此沐浴齋潔方入山其精虔如此
白龜潭在㠞珠山前梁天監中隱居弟子周
子良築靜室朱陽館因積茅覆屋後有殘茅

周往欽積見一白龜長可六七寸許身形皮甲通白如滑石唯腦上有黑文狀如符書不可識捉取玩弄復放之潭去數百步外來此積茅中是表真瑞也詳見周氏玄通記

大羅源在中茅西

桐華源在鶴臺澗上

霞架海在桐華源上

丹砂泓在燕口洞東

陽谷泝太元內傳金陵福地詳之矣隱居云陽谷泝源出中茅前大茅後數水相注合爲一泝 諸水無注者事見稽古蹟篇

壇石橋亭

九層壇有二其一在乾元觀朱觀妙所築一爲上清宗壇

禮師壇在雷平頂南唐王貞素建

火浣壇在玄洲精舍

八卦壇在茅洞東

仙女臺在疊玉峯

釣魚臺中茅嶺南危石是

鶴臺在金閣山後

鶴廟項在中茅西

鳳凰阿在鶴臺前

金星峴在疊玉峯南金沙布地

青玉峽在丁公山東奇石林立即深秀軒故址

捫霞磴在碧巖下徐楷大篆石上

陶公醉石在中茅嶺

仙人捧石若有人山阿當大茅西垂也

雲根石在白雲峯下

碁盤石在白雲峯上

動石在中茅頂一人可撼多人不能動

降真橋在小茅西句容路三十里

通仙橋直元符宫嶺下崇寧間劉先生建宫時刱

常寧橋在常寧鎮

燕洞石橋横絶兩崖形如按劒

繡衣亭相傳但云是大司命君受九錫處今指大茅西嶺上二三大石危立向西南崖下小平處爲故基也

九錫亭在南洞以覆九錫文碑石柱篆刻自然弟子徐楷敬謁華陽洞天唐宋題名餘皆缺折

碧巖亭在碧巖洞下所存宋相史公浩隸書榜

欽奎亭在碧巖洞上

繡羽亭在福鄉井上覆井銘碑

朝真亭在華陽西洞門

朝山亭在大茅北垂

半山亭在大茅半嶺

宜春亭在拱辰峪

彤霞亭在中茅前

白雲亭在中茅北

西龜亭在柳泝上

迎恩亭在常寧鎮北

常寧鎮在句容縣東南五十里金壇縣西六十五里宋天聖間朱觀妙請于朝爲游人行佑憩息之所

北鎮在玉晨觀西

西園在積金山西平地

鹿墳在山南大路傍事見劉先生傳

茅山志卷之七

茅山志卷之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稽古篇

天市壇定録君吸言天市壇石之下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窓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所以為名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磐石於洞天之上耳舊記在積金山頂隱居云天市壇石未知的何處在以飈輪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又疑洞天中央不應迺近南門復恐中茅閒邑人耆老亦不復知處

○一曰仙人市壇真誥保命丞趙威伯善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登天市壇上奮髯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㪺合零雨其濛矣

飈輪迹真誥昔東海青童君曽乘獨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隱居云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此為飈輪迹夫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飈右服名㪺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左驂

姜巴路定録君吸言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令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隱居曰今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并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立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也

雷平池在雷平山前真誥周時有雷氏養龍于此定録君吸言今舍前塘迺郭四朝所造也高其墻岸益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墻頹下耳四朝常乘小船游戲其中每叩航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烏藏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楫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兵林中其一

浪神九垓外研道遂全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嬉孰盡汝車輪其二

游空落飛飈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翩扇天津睇霄鄉雲翔逐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其三

駕飈儛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

北華室神虎洞璚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㝠
戶靈變玄跡滅其四山下居民今猶呼一平澤
地爲鄣干者是四朝之姓尚存於民口乎
赤石塘定録君與許長史三月一日書云今
當墾赤石田爲往來之階而竟不就事也長
史答書云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爲往來之
階此廼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
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息懷今方居山下故
當修墾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隱居云
此田廼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
○拜廼佳而云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
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
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闕補築當用數百夫
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
水播殖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迹且兼爲百
姓之惠也
田公泉即柳泲泉一名柳谷泉在雷平池東
南一里定録君受言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
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味同云是玉沙
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爲異蓋古
有田叔者居雷平山後得道名泉以此
茅君丹井在下泊宫
李眞人井玄洲眞人李明錬丹井在鬱岡方
隅洞之東
許長史井在玉晨觀隱居云大明七年有述
墟父老徐偶云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
宅只在今廨前烏柏樹處應是似猶有齋堂
前井存于時草萊蕪没即芟除尋覔果得磚
井土已欲滿仍掘治更加甓累今有好水色
小白或云似長安鳳門外水味也二口共一
○水冬月氣分寒燠一名陰陽井○
葛洪井在抱朴山庵稚川丹陽句容人許長
史孫黃民娶稚川孫女相傳山居其處
陶眞人丹井在華陽上館前石橋之東水甘
冷遇旱不竭政和初道士莊愼質修索得之
初去土三尺許得石井欄已破段合之尚全
環刻大字云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
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
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
湖孰潘暹及遠近宗禀不可具記悠悠歷代
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唐陳
懋宣書及見磚甃又穿數丈獲一員研徑九
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一鵲尾銅
鑪仍見沙石間有丹一粒大如芡實光采射
人亟欲取之隨墮井中鑪研藏華陽經冠攘
亡之又一井在靈寶院周眞人池側亦隱居
丹井也
昭眞臺眞誥翼眞檢叙論眞經每云還封昭
臺蓋隱居宗修楊許三眞上法此爲藏經之
室山中久經盜敓寶書眞蹟散逸無餘雖有
○志學之士何田復見眞人手澤至此慨歎而○
已玉晨觀靈寶院即其地
青壇素塔按舊館壇碑東位青壇西表素塔
今塔已廢壇亦非舊初皆隱居所建表兩教
雙修之義當在玉晨觀
昭明太子福鄉井在南洞讀書臺東
昭明太子讀書臺在福鄉井上
明皇受籙壇在玉柱洞側
越騶王塚在大横山下定録君受言鬱岡山
正東面有古時越騶王塚隱居云越騶王是

勾踐四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胥山穴國人燻
出之後於吳徙還會稽以周宣王十一年爲
孫諸侯所殺不知那得遠來葬此或當有神
異處也今尋視未見指的墳塚而如有兆域
處者又按至德遜王吳太伯初逃句曲山中
足知茲山爲聖賢棲託自古然矣

隱居幽館在雷平山西南宋元祐初中貴人
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
書一日穴墓往觀馬唯鐵繩縣一空棺內有
一劍并盂鏡各一而已其壙甃甓環繞相次
成文隱起甓上其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
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
上乘之六度　之三眞懇靈嶽以委迹
游太空以棲神書蹟神妙當是隱居手書墓
既開道士輩遂摹此符文以示世人淳一後
亦得尸解之道元祐六年長樂林希子中所
傳如此

隱居鍊丹鑪迹在華陽上館其地以水巽試
之遂巡地乾如月暈然

王法主墓在常寧鎮北路東唐太平觀華表
在

桐栢先生墓在隱居幽館之右

玄靜先生墓在伏龍岡西南去雷平池二十
步

韋宗師墓在玄靜先生壽宮之左

茅山志卷之八

茅山志卷之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道山冊

道德經五千文

按登眞隱訣隱居云老子道德經有玄師
楊眞人手書張鎮南古本鎮南即漢天師
第三代系師魯魏武表爲鎮南將軍者也
其所謂爲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數系師
內經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來闕一是
作三十輻應作卅輻蓋從省易文耳非
正體矣宗門眞蹟不存今傳五千文爲正
本上下二篇不分章

上清大洞眞經篇目

上清大洞高上三十九章經
上清金眞玉光經
上清八素眞經
上清九眞中經
上清金根玉經
上清躡行七元經
上清七十四方經

上清三天正法經
上清黄炁陽精經
上清青童内文經
上清金闕靈書經
上清紫度炎光經
上清三九素語經
上清三元玉檢經
上清石精金光經
上清丹景上道經
上清神洲經
○上清三圖經
上清九赤班符經
上清消魔智慧經
上清曲素訣辭經
上清白羽黑翮經
龍八
上清素奏丹符經
上清金璫玉珮經
上清龜山元籙經
上清玄紀九霄經
上清四十四方經

二

上清太霄琅書經
上清石景水母經
上清太微黄書經
上清豁落七元經
上清洞玄大有經
上清金虎真符經
上清神虎真符經
上清神慧高玄經
上清丹章緑字經
上清五晨金華經
○上清高上曲素經
上清帝君九陰經
上清步虛玉章經
上清金玄羽章經
上清黄書高上經
上清太上九晨經
上清玉景太元經
上清玉景金書經
上清紫精洞房經
上清元始鳳文經
龍八

三

上清五帝夢冥經
上清素靈童丹經
上清三五元籙經
上清太上龍蹻經
上清法誠玉章經
上清金母求仙經
上清三元浩篇經
上清太陽七精經
上清四極明科經
上清五老真文經
○上清日月精華經
上清齊書王訣經
上清洞景金元經
上清靈素上篇經
上清大乘妙林經
上清金房度命經
上清太丹洞房經
上清黄老迴元經
上清高元真法經
上清高上五老經
龍八

上清朝禮上仙經
上清玉晨五老經
上清解胞胎上經
上清鎮五臟上經
上清太帝大有經
上清太眞求仙經
上清大洞守一經
上清三洞混化經
上清四眞内神經
上清六陰洞微經
上清元始歷化經
上清九丹上化經
上清洞神經
上清步罡經
上清道君玉註經
上清太上始青經
上清智慧消魔經
上清太微金簡經
上清三天正法經
上清太上迴元經

上清無上眞藏經
上清八素大丹經
上清黃庭二景經
上清黃庭養神經
上清玉京山妙經
上清太極秘要經
上清道君守三元眞一經
上清道君守丹元上經
上清金闕守三元眞一經
上清皇人守三元眞一經
上清太極録景經
上清青芽始生經

上清大洞寶籙篇目

上清二十四高眞玉籙
上清曲素訣辭籙
上清羽章籙
上清洞眞籙
上清元始譜籙
上清上元籙
上清中元籙

五

上清下元籙
上清玉檢籙
上清神虎眞符籙
上清金虎眞符籙
上清素奏丹符籙
上清瓊宮秘符籙
上清内思上法籙
上清五帝籙
上清三天正法籙
上清黃書八素籙
上清八景晨圖籙
上清洞眞八景籙
上清龜山元籙
上清龜山元命大籙
上清龜山眞符籙
上清洞眞八威籙
上清召龍籙
上清禰山精圖籙
上清七元上符籙
上清太玄籙

六

上清流金火鈴籙
上清回車畢道籙
上清回風合景籙
上清三籙蓬萊版札高上眞書
上清大洞寶籙請法詞

衆眞所著經論篇目

元始天王紀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
太微天帝君紀
三天列紀
青童道君紀
總眞王録紀
清虛眞人王君內傳 弟子南嶽魏夫人撰
太元眞人茅君內傳 弟子中候仙人李遵字安林撰
魏夫人傳
楊眞人傳
許眞人傳
仙人許遠游傳 李遵撰
蓬萊都水監陶眞人內傳 薛華瑞子貫嵩撰
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 從子翊字木羽撰

陶先生小傳 吳興謝瀹永明十年撰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 唐李渤撰
周眞人傳 隱居撰弟子周子良事行
玉晨觀石本加句天童經 宋大觀三年道者梁悟眞受
崇壽觀註本清靜經 宋宣和進士常州戴叔獻註
學苑一百卷 以下隱居在世所著書
孝經論語集註幷自立意十二卷
三禮序幷自註共一卷
註尚書手詩序一卷
老子內外集註幷自立意四卷
抱朴子註二十卷
三國志讚述一卷
世語闕字二卷
續世說二卷
卜筮要畧一卷
古今州郡記三卷
筭數藝術雜事一卷
登眞隱訣二十四卷 以下隱居在山所著書
眞誥十卷
草堂法師傳一卷

本草集註七卷
藥總訣二卷
肘後百一方三卷
効驗施用方十卷
合丹節度四卷
夢記一卷
鍊化雜術一卷
太清玉石丹藥集要三卷
太清諸草木方集要三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餌方三卷
靈奇秘奧一卷
消除三尸諸要法一卷
隱居集一卷 昭臺弟子傳霄編江總序
陶先生文集三十卷
陶先生內集十五卷
周氏玄通記四卷 隱居集進弟子周子良感降事
易總十五卷 王法主撰
修眞秘旨十二篇 以下司馬眞人所著書
坐忘論一卷

天隱子八篇
周易義畧三篇(以下玄靜先生所著書)
老莊學記三篇
內學記二篇
本草音義二卷
三玄異同論
道學傳二十卷
道覺論(隱士馬樞撰)
右道山冊一卷古文真經相傳品目如上
雜著等書隶之隋唐經籍志悉無存本

鄭樵通志藝文畧茅山道書目

道德經雜說一卷
靈寶經目序一卷
服御五芽導引元精經一卷
昇元步虛章一卷
靈寶步虛辭一卷
步虛洞章一卷(已上陸脩家真人所撰)
道德經註四卷
黃庭集訣一卷
上清握中訣三卷
導引圖一卷
金丹訣三卷
鍊服雲母法一卷
太清諸石變化神仙方一卷
經食草木法一卷
達靈經一卷
養性延命集二卷
養生訣一卷
真人水鑑十卷
周易林一卷
易林體三卷
易髓三卷
天儀說要一卷
星經五卷
三命立成筭經一卷
三命鈔畧二卷
三命殺曆一卷
名醫別錄三卷
古今刀劍錄一卷(已上陶貞白真人所撰)
修真秘旨事目歷一卷
修真養氣訣一卷
靈寶五嶽名山朝儀經一卷(已上司馬真人所撰)
金藏經二卷(茅君撰)
授茅君歌一卷(晉太康時人蘇元明撰)
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宗撰)
仙人許遠遊傳(王羲之撰)
潘尊師傳(唐武后時人撰)
瞿童述一卷(溫造撰大曆八年昇仙)
三茅處士王潛傳一卷(無名氏)
茅山記一卷
茅山新小記一卷(並無名氏)

茅山志卷之九

上清　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

上清經籙聖師七傳眞系之譜

元始虛皇天尊
- 太微天帝大道君
- 太上玉晨大道君
- 後聖玄元上道君
- 上宰總眞道君
- 上相青童道君
- 小有清虛道君

上清道祖大洞至尊元始天王上皇

天帝紫霞虛皇天尊

元始天王迺玉清元始天中之尊黃庭經云上清紫霞虛皇尊玉緯經云虛皇者大道之所理即大道之域包羅三清道之祖也元天生神章稱大洞尊神是也

聖師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

玉晨大道君居協晨靈觀蔭層之臺治蘂珠日闕館七暎紫房左帶神虎右佩金眞龍冠鳳裙羽褐錦帔侍衛天眞玉童玉女各三萬人所謂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上清道君爲老君之師萬道之主有傳紀名八素上經又曰太上隱書金眞玉光豁落七元八景飛經黃庭經所稱太上玉晨大道君正太上之尊也

聖師紫宸太微天帝大道君

太微天帝爲三十六天帝之主治太微紫宸玉闕之內受以金闕帝君日中五帝字曰日竟珠景昭韜緑暎迴霞赤童玄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掾服飛根之道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聖師金闕帝宸後聖玄元上道君

玄元上道君地皇之胄居瓊臺之殿侍女從官三萬人上升上清中游太極下治十天乘三素飛輿陰察鬱絕洞臺諸天河海翔盻小有解駕龜山以校試衆仙隨才授職五年一下游一年一朝上清有傳紀名靈書紫文一曰五老寶經今三天列紀是也

聖師上清九微太眞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王明青華小童大道君

青童大君一號青蓋紫童一號斗中眞人治東海大方諸宮東華山丹闕黃房之內乘碧霞流景雲輿帶飛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眞受消子三元眞一經受太虛赤眞人消魔經以晉代降魏夫人家嘗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與茅司命同至句曲推校學者有傳紀名王保洞觀經一曰雲林上玄品

聖師金闕上宰西極西城總眞道君

總眞大君姓王諱遠字方平益州西城山即西極總眞之府領仙官五千人治其所茅司命之師也嘗降蔡經家會麻姑漢安元年壬午從老君降鶴鳴山受天師張道陵經符千卷降陽洛山受清虛眞人清虛上經三十三卷晉代復降陽洛受道於魏夫人及受楊許三眞經法歲以二日同茅司命游盻華陽推校學眞男女當爲眞人者成都枯蒼崑崙皆爲總眞仙府王君總司太平下教二十四眞人是爲三洞教主

聖師小有天王太素清虛道君

清虛眞人姓王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孫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父諡文侯母夫人司馬遷之孫眞人學道華陰山感太極眞人降受上法總眞大君授上經三十一卷遂爲盟傳之師共載詣玄洲請書眞名復還西城又詣太素三元君受流金豁落七元八景飛晨神策玉璽太上遣賜繡羽晨蓋雙珠月明素羽瓊千丹紱錦旌又遣齋成命之書位爲太素清虛眞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給玉童玉女三百人主領寶經乘虎旂龍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輿伏九色之節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上清經籙至是上天七傳而降世矣

嗣上清第一代太師

上清道主南極紫眞後聖上保太微玉晨聖后領南嶽上眞司命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之女魏齊王嘉平三年辛未歲生天才卓異玄標挺拔少讀老莊書服胡麻散茯苓九常欲閒居別處年二十四父母強適南陽劉乂幼彥生二子璞遐幼彥爲汲郡修武縣令子息粗立廼齋居別室反修初服以太康九年戊申歲十二月十六日夜半感太極眞人青童道君扶桑暘谷王景林眞人清虛眞人來降謂元君曰聞子密緯眞氣太帝君勑我受子神眞之道遂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眞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手授元君曰此書昔授之西城總眞君令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行事口訣廼去元君時年三十七後幼彥沒長子璞爲齊司空司馬次子遐爲陶太尉從事中郎安城太守元君在世八十三年咸和九年甲午清虛青童君再降與靈藥兩劑使頓服之剋期會陽洛宮七日夜半太乙遣飈車來迎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神劍而化往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凡四十七眞人降教元君於隱洞雲臺衆眞各標至訓三日而去元君研誦玉書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升晨詣

上清宮玉闕玉晨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南嶽上眞司命秩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教學仙者且宴會于清虛之宮次司命神仙諸隸屬南嶽迎官並至諸眞廼與元君俱詣天台霍山洞臺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廼共適霍山矣璞後仕至侍中蒙使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君以興寧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衆眞降楊君家自是屢降句曲多從青童清虛三茅君游眞受非一華陽之傳始此宋元祐進封高元神照紫虛至道元君大元泰定國子司業虞集撰四十五宗師贊其贊曰

仰瞻紫虛巍乎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
日朗月輝玉質金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嗣上清第二代玄師

上清眞人金闕上保檢仙司命東華道君洞靈顯化至德眞君姓楊諱羲字羲和本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幼

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邁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爲瑯琊王進位丞相用長史薦爲公府舍人及帝即位廼不求遷叙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璞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眞妃降于家講喫要道自是清虛清靈凡四十七眞人數來降或降長史山廨所傳經誥多轉使録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爲許君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爲儷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虛閑秘搆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珍寶藏奇幽眞內煥必二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察陰陽之氣爲吳越司命之君將乘龍駕雲白日升天君若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眞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劔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贊曰

夷質虛閒靈倚感玄金宮流韻玉樹浮煙衆眞會言太帝錫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嗣上清第三代眞師

上清仙侯金闕侍晨左卿司命太元廣德至仁眞君姓許諱穆字思玄一名謐汝南平輿人六世祖光徙居丹陽以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後徵爲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眞學嘗慕兄遠游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眞降楊備傳經誥定録中君尤多示訓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窆虛柩於縣西大墓眞誥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廼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贊曰

夙緣應運世冑承祉妙數人文㝠資神理塵爵外縻何閒內修玉晨之虛我懷眞游

四代宗師上清仙公金闕右卿司命東華侍晨混化元一眞人仙侯第三子也諱翽字道翔小字玉斧清穎瑩潔特絕世倫生晉咸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興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眞酬接書疏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時年三十耆舊相傳云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保命君喫言許子遂能委形㝠化從張鎮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魯也自此居方隅洞館常去來四平方臺眞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掾妻建康令黃演女名敬儀生子黃民廼遣還家黃民字玄文年十七仕至司農丞元興三年避京畿亂廼奉遺經入剡中矣贊曰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閒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壇合莫太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五代宗師上清仙卿保眞先生姓馬諱朗一名溫公字子明浙東剡縣東關人家素饒財

履信行義爲鄉里所宗聞茅山楊許得道盛傳南眞上清經法以其居接金庭天台咫尺仙府彌加崇慕元興三年許丞黄民載經避亂君躬迎道左延止其家禮敬供養元嘉六年許丞還錢唐封其先世眞經一橱子留君靜室之中且云此經並是仙靈之蹟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疏愼勿與之唯分十數卷自隨至錢唐感疾慮不即瘥遣人取經君既得書堅執先旨謂親受教勅豈敢輕付遂不還經許亦旋没君同弟罕敬事經寳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侍直香火灑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君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君家遂益富盛資産鉅萬累世壽考而終贊曰

天不愛道地不愛寳而彼尠薄豈之能保羣眞手遺玉珮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六代宗師上清仙卿輔正先生諱罕字子言保眞之堂弟也同兄敬奉經寳居士妻惠明者先以在剡意甚貪樂經法而扃鐍嚴固覬覽無方景和元年廼出都令嘉興殳季眞啓宋主勅就馬家取經比經至都殳呈景和於華林暫開勅以付後堂道士（即陸先生）靈驗記曰二馬有保經之功没世之日上帝命靈官持玉版召入金庭洞天俱授仙卿之任贊曰

維昔茅君兄升弟及繼玆令蹤共保靈笈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七代宗師上清監仙大夫九天掌籍宋國師謚簡寂先生丹元眞人姓陸諱修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眞○人蹠有重輪足有雙踝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旁究象緯及長好方外游南詣衡湘九疑訪南眞之遺蹟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虚之高躅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廼友陶淵明僧慧遠於廬山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住後堂眞人不樂廼授館于外又勅會于華林延賢之館王公畢集眞人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殳季眞取到上清經法勅付眞人總括三洞爲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虚館建傳經宗壇教法大備矣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籙一夕有黄氣如寳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於夢疾廼有瘳所著齋法儀範百餘卷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趣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廼三月二日翛然解化時廬山諸徒屬共見霓旌藹然下臨靜室聞空中有言曰上清監仙大夫降俄而勅送冠履還山詔所居爲簡寂觀贊曰

緬游靈嶽結友匡廬釆秀黄華濯清素蕖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虚林想見遺躅

○八代宗師紫微仙卿興世明德先生姓孫諱游嶽字穎達東陽人性禀淵淳博學經傳拜簡寂於仙都山教服穀精尤居仙都四十七年不與世接後來茅山簡寂見而喜曰遲君來吾高枕廬山矣授以楊許眞法未幾簡寂化詔先生主興世館爲嗣宗師一時名士沈約陸景眞陳寳識等咸學焉弟子百餘人先生嘗夢茅君曰青華小童復降句曲汝弟子中善護持之永明間陶弘景入山先生異其丰神超邁且聞身有斗文因省所夢曰青華

小童豈非斗中真人耶即盡㗂其法累表乞還山詔不允永明七年五月十五日沐浴遷神年九十一贊曰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
金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九代宗師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宗元翊教真人姓陶諱弘景字通明吳荊牧濬七世孫丹陽秣陵人也生宋孝建三年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十歲見淮南八公事便嗜養生之說既冠而不肯婚以資營未立薄游下位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從興世館孫先生咨禀經法茅山獲前真楊許手書於是啓假東游諸婁惠明於大洪山遇杜京產於太平山尋鍾義山於兆山謁朱僧標於天台又獲真人手蹟十餘卷還都以振武將軍除奉朝請永明十一年廼拜表辭職時年三十七遂來山自稱華陽隱居嶺西立華陽三館上館建層樓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梁武即位彌加欽重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出居嶺東有事于鑪燧七年以為林巖淺近復思遠游廼改名氏曰王整官稱外兵夜半出山至永嘉楠江青嶂山夢佛㗂記名勝力菩薩住大若巖修所著真誥復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武帝有勑迎還舊山因詣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既歸入住東澗明年冬徙朱陽館又移鬱岡齋室先生山世所著書二百餘卷弟子受經法者三千餘人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作告逝篇示桓法闓等即日尸解年八十一屋中香氣積日不散勑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窆虛柩于雷平山先生神儀明秀盼睞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衆矣嘗言心中恒如明鏡觸形遇物不覺滯礙紫陽王君曰陶公久入下仙之上廼范幼沖等也趙丞曰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按此廼乙未年中事見周氏玄通記後二十一年先生始去世仙位當更升也贊曰

高卧白雲晨飧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
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烱

十代宗師上清少室仙伯唐國師金紫光祿大夫謚昇玄先生姓王諱遠知字德廣瑯琊臨沂人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丁夢鳳鳥集其身僧寶誌謂其父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以梁大通二年生弱冠師宗道先生咸矜進而宗修隱居經法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歸茅山居于洞西北嶺隋晉王廣鎮揚州具禮迎請既至忽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大業七年煬帝幸涿郡召見臨朔宮扈駕洛陽奉勑詣中嶽修齋復詔京師建玉清玄壇以處之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密告以符命武德中太宗為秦王平王世充因與房玄齡微服謁先生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廼審其實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己而請還山貞觀九年勑建太平觀賜田度道士七七人為侍者八月十四日適因睡寤喜形於色謂弟子曰吾向暫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六日沐浴入室焚香顧問侍者日時早晚對曰辰

時曰好即正衣冠就寢而化年一百二十有
六高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昇眞先生
天后嗣聖加贈前號時稱王法主云贊曰
翩翩鳳儀覧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
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茅山志卷之十

茅山志卷之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

十一代宗師上清檢校仙公唐國師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姓潘諱師正字子眞貝州宗城人父贇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口受以道德經母卒廬墓以孝聞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見而奇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王法主爲煬帝所尊禮每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愛道曰吾甚欲子相從然成就功道非法主不可由是師事法主同還茅山一日謂先生曰嵩陽迺汝修眞之地當亟往無疑先生遂入雙泉中嶺間居十許年復深入逍遙谷避與世絶上元三年高宗幸東都禮嵩嶽召見先生請作符書辭不解又問山中所須答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中不之帝異之調露初再祀嵩帝迺幸逍遙谷見薜荔縄床朽敗餘無火粒之具雖兩數賜青飩飯耳因即其地勑建崇唐觀明年春又以步輦致先生於洛城西宮仍勑改嵩陽觀爲奉天宮每手詔具弟子姓名咨白自是乘輿屢陟山阿帝在洛陽復召對及請還御製詩以送先生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接見帝王驚擾靈嶽汝等學道不厭深耿則無累矣永淳元年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青符置湯中曰終身淨也時造石室於北巖下將成十六日遽云去去弟子韓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語畢雲氣覆庭須臾解蛻年九十八天后降制若曰去年冬晚軒皇之駕不追今歲秋初廣成之居又寂聖曆二年立碑嵩山贊曰

絶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靡以私
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寞心合眞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上清玄初仙公唐國師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姓司馬諱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胥彭城王權之後襄滑二州長史仁最之子生而能言天錫神表年二十師體玄於嵩陽受金根上經三洞隱書嘗有鳥如鳳凰下集香几冸痕著几成書文曰東華上清眞人由是益神其行玄宗異之遣

使徵聘勑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一日感天帝召遂來山禮謁華陽洞天因撰貞白碑陰記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眞之府景氣幽敻神祇會昌吾道苟行奚足不可翻飛投足有終焉之志復於觀之朝維高丘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臺上直天壇下緣長阜巨木圓抱鳴溪中流每養龍大谷相鶴中峯燎金洞之衆香吸石窻之鮮氣有日矣著坐忘論及撰修眞秘旨十二篇爲隱居眞訣之副師且慮帝恩深久遂徙居天台玉霄峯以期沖舉又勑建桐栢觀其地請師五體書道德經開元乙亥歲六月十八日忽謂近侍曰吾已受職玄都不復得住廼部署封檢若將遠適迨暮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雲上簫聲泠然衆咸駭異謂必上升遽戾戶而已蛻形矣玄宗御製碑在桐栢頂贊曰

至神合虛應物無迹強名坐忘銷爾塵質
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上清眞人唐國師正議大夫玄靜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馬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師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先生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眞玉清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傒游玄宗召詣闕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眞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徇欲則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詔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還句曲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齎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傳道法辭以疾不能強而止再求還山廼特勑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又禁山中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眞蹟已多散逸師奉詔搜訪備得寳具書進上之又詔山人王旼請師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遺闕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八三洞經籙于大同殿遂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繼兩徵詣闕旋皆請老而還爲國修齋數感甘露靈芝之瑞大曆四年己酉十一月十四日解蛻于紫陽之別院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贊曰

公私之辯至道名言徒說弗從頻煩主恩
上經十三妙補遺闕參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上清仙伯大洞貞元先生姓韋諱景昭丹陽延陵人吳司空愼十六代孫精究儒術而不肯取科名獨慕神仙之學初度于延陵之尋眞觀師事包士榮士榮師崇玄觀包法整法整師包方廣方廣師王軌軌之師昇眞王法主也惟習靈寶經法後居長安肅明觀至天寶中奉詔侍玄靜先生歸茅山勑建紫陽觀居焉大曆初受玄靜經籙正傳肅代以來天下喪亂師獨以道爲己任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勑書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住世矣來何爲喜去何爲悲汝等體之毋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贊曰

神憑虛生至靈爲寳世塵紛擾獨靜以保
時成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慼

十五代宗師洞眞先生姓黃諱洞元南嶽人早游華陽與玄靜先生爲師友嘗受行中黃服日之法後入武陵住桃源觀有瞿童子名栢庭自辰溪來師事甚謹一日獨游歸語師曰桃源中有水洞花木紛馨洞室周綠澗中多五色石童子得一石狀如龜引之首尾俱動師藏經笈中旬餘失所在異日約俱往水溢溪洞迷不知處大曆八年癸丑夏五月晦童子辭師曰後當於句曲相見明年師徙居廬山紫霄峯凡十載復來山住下泊宮日誦大洞經嗣韋宗師之學又八載瞿童子者至師適曳杖有出栢庭亦不留及歸問姓名大駭遂易服焚香望空拜伏久之凝立而化舉體唯空衣耳德宗嘆異贈先生號壽九十五

贊曰

　瞻日得道其知甚眞栢庭之來桃源始春石龜五色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明玄先生姓孫諱智清不知何許人在繈褓時畏聞腥羶及解事唯進以酒辭家入山師洞眞先生大和六年爲山門威儀七年奏請重禁採捕四時祭祀咸絕牲牢奉勅書立石紫陽觀李衛公尊師之嘗有詩贈武宗會昌元年召修生神齋勅建九層寶壇行道因賜號烏解化時衆見風雨中有大魚金鱗玉鬣師乘之凌大峯而上未詳歲月

贊曰

　食味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唐國師希微先生姓吳諱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來山明玄先生度爲道士盡授經法踰年明玄化形風雨中師大悟解僖宗乾符二年遣使受大洞籙遂尊稱爲度師賜先生號天祐四載年八十三預知世行有變潛入巖洞不知所往

贊曰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眞人慨然興悲深處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洞微元靜先生姓劉諱得常金陵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見吳宗師觀其氣骨飄然出塵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師廼作飲泉吟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欽華歸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由是再拜執弟子禮得其道居紫陽觀二十年不踰戶閾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人數閙之處有兵是年咸産黃芝經月枯悴師亦解眞贊曰

　龍章鳳書可制劫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之弟子亡羊

十九代宗師貞素先生姓王諱棲霞一名敬眞字玄隱生於齊而長於魯七歲神童及第而仙才靈氣稟於自然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從問政聶先生傳道法及來華陽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經訣南唐烈祖方在賓門寔來作鎮召師至金陵館於玄眞觀聖曆中興恩禮殊重加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表請還山詔不允又加貞素先生號復贈洞微元靜之稱保大元年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眞春秋六十有二時錢二十萬奉冠劍歸葬雷平山徐鉉撰碑贊曰

旭日未升衆星燦如江南之都依我仙壚
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紫陽沖虛先生姓成諱延昭字懷玉潤州金壇人氣稟純素不染世塵初詣紫陽觀王先生伏節爲弟子宋開寶八年平江南後刑部郎中知昇州楊克讓請師爲茅山威儀兼昇州道正未幾辭還紫陽舊居門人受學甚衆淳化元年四月十四日無疾從容觀化年七十九贊曰

域中之大唯王與道我以虛神彼以位寶
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大和

二十一代宗師洞虛先生姓蔣諱元吉字吉甫號碧虛子常州義興人祖麟父器之貨藥不二價爲鄉里醇儒先生手標絶塵厭事生産作業讀書尤長於詩常白日致鶴飄飄有霄舉之氣從沖虛先生應詔居京師久之同還紫陽極論上清之學曰三洞玉書非子不足付度師曰度文不度訣吾無望於師焉沖虛曰度人不度文吾所望者子耳師既受度人曰蔣氏世德之報哉奉揚大教屢有禎祥咸平改元三月以經籙授弟子萬保沖十五日仙去贊曰

朝游寶林暮宿玉池微鑾所激籟生涼飇
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假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沖素先生姓萬諱保沖字用玄常州武進人幼失怙侍兄氏教撫之及長議析業師曰吾無兄無有今日先人分業非所願得寄迹黃冠足矣遂詣騰仙觀出家後來禮洞虛壇下咸平元年始傳上道專善採服日霞之法至九十二解蛻顏貌如童景德間奉詔請禱大應璽書賜號退隱黑虎谷中贊曰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灌以靈漿
千日道成潛躍自在盤桓玉童縞衣玄帶

二十三代宗師宋國師觀妙先生姓朱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千村能吹笛致鶴父母以爲不祥棄之逈從朱元吉著道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眞張鍊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趍之遂思遠游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過瀨鄉校讎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抱一游河中府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教年二十九四年眞宗遣使祈胤明年仁宗生事具宋史奉旨住持玉清昭應宮山中勅建乾元天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復賜號觀妙先生還山得武抱一蜀中所寄書意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化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流汗浹體額有凝珠尸解之上法者世壽五十又三贊曰

赤子童眞宿智冥得淩虛有音履水無迹
有道之朝煖如中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通眞明元先生姓毛諱奉柔建康句容人嘗侍父入茅山天市壇遇黑虎父終無所見先生迫視之虎拜其前觀妙宗師聞而異之謂其父曰華陽之道在君之子矣遂留山中師事觀妙謹朴忠厚有長者風結廬積金山慕隱居道靖之地居焉苦志在於輕舉嘉祐八年十二月大雪中庵前木庫

驟花先生心異之少頃有道士劉混康者自常州泰和觀來先生感其誠懇且嘉瑞應一時授以經法未幾解化崇寧元年贈先生號

贊曰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啓我　仙扉兩扉闔開神生懸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葆眞觀妙沖和先生太中大夫謚靜一姓劉諱混康字志通晉陵人景祐二年乙亥十二月二日生十三歲從泰和觀湯含象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仙當擇名山嘗患世無良師每靜夜登壇散髮焚香以天爲宗已而聞華陽毛宗師有道往依焉庵居積金山常有五色雲霧結爲樓殿人異之一日有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師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前人也又顧師眉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有疣手爲捫之明日瘢滅元祐元年哲宗后孟氏悞吞針喉中醫莫能出有司以高道聞召見師進服符嘔出針刺符上宮中神其事賜號洞元通妙法師住持上清儲祥宮紹聖四年勅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爲元符觀別勅江寧府句容縣三茅山經籙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閤皁山三山鼎峙輔化皇圖徽宗加號元符萬寧宮賜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楅具劒御製詩頌書畫賜予不能悉紀師累表災變上雖加歎而不能用其言屢召至闕大觀二年赴召出山羣鹿遮道師以意諭之一鹿觸車而斃瘞之道左先是所畜鶴聞召飛去師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京館于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駕幸儲祥就見因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臨午翛然解蛻年七十二勅遣使護柩還山葬壘玉峯特詔建藏眞觀爲祠室云贊曰

玉華蕩空金英散香羣仙啓關受契紫皇
神明之區有相成道襲眞紹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凝神殿侍宸守靜凝和法師沖隱先生姓笪諱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得一好道術鄉里號達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嘗從翁游熙寧元年師將誕父夢杜投其家心異之師幼與羣兒戲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來山劉先生見而奇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誓不復歸父亦欣然從之元祐間與俱入朝先生被旨住持上清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崇寧四年賜法師號兼領崇禧觀凡上恩與建土木與夫山門之請乞師備勞焉撰集科儀營救貧乏尤所致意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四十有六歲昔先生嘗授記以爲過叨朝廷厚恩壽當不逾於此遂索筆書遺表盥沐更衣泊然而逝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爵及父母葬藏眞觀之山入室弟子俞希隱徐希和希和得旨嗣傳印劒希隱入青城山今蜀人有聞洞法上道俞公之行化也師美鬚長身丰骨異俗每入見爲上加賞云贊曰

秋空塵消春淵氷渙美哉仙儀皇明所賚
徒賛其儀弗究其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茅山志卷之十一

茅山志卷之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上清品篇

二十七代宗師太中大夫凝神殿侍宸養素觀妙先生姓徐諱希和字仲和金陵溧水人祖父樂施與笪君允為徐君所敬慕命師以侍巾舄嘗從入朝上嘉其道才清素勑就陛前承恩為道士沖隱解化奉御筆嗣宗壇政和四年召詣闕及秋還山賜丹臺郎轉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宣和三年復被召內廷建別館處之四年授前職請歸故山勑有司禮送五年三月十八日降御封香入山有白鶴天燈之應每坐大靜接降仙真侍者窺之唯聞其語師預知世故常若隱憂靖康之初閉靖不食一日集徒衆曰吾仙期已迫不得見聖人治世也以建炎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若坐忘長往矣

贊曰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甚真故與之遇外户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元觀先生姓蔣諱景徹字通老金陵句容人眉目秀異面有斗文十一歲侍沖隱公及聞三洞俞先生入蜀往見於峨眉山俞嘉其意益其所學臨別謂師曰三十五代我當如阜及山嗣掌大法建炎冠起燬元符宮師獨保經籙印劒左街道録傳希烈聞于朝高宗賜金重建宮師復行化至京師前一夕和王楊公存中夫人趙同夢天尊降其第明日師謁王門王大敬信今宮山門王所建者嘗歎曰吾以土木事虧損仙業不得白日昇翥師有白玉天尊像甚秘比至解化像亦亡去紹興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

贊曰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為彼夢有徵我象帝王質天粹臨化俱返執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崇德先生姓李諱景合字靈運句容人幼師元觀諳練經法南渡之後壇席典儀缺落頼師潤色之一日遊雷平山得古劒一以獻元觀元觀曰此陶公墓中物也神物不可泄合歸之故地果得隱居墓卓劒墓上須臾雷電大風晦冥明日往視其劒無有墓上復得二青李元觀聞之曰劒去李出予當避席即奉師登壇是日虎嘯鹿鳴鸞鶴交至師好施藥人一疾安令投一錢井中積錢盈井人呼曰藥錢井所活人可知矣紹興二十年九月十五日不疾而逝葬歸真山中

贊曰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孽疾泉流林注以無盡施待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靖真先生諱景暎字靈暉崇德宗師弟也早喪父事母至孝年四十不娶母卒從兄著黃冠崇德公曰吾昔得二李陶公墓下子來驗矣因作二李亭于白李溪師至性澹泊深寶慈儉一入大靜彌月不出高宗累召辭疾不起即山中賜號靖真先生紹興二十五年夏旱留守詣師請雨大應守聞之朝使一再至師辭疾愈力明年為秦夫人王氏拜章知檜繫鄞都事隆興二年正月一日謂侍者曰吾將觀化矣遂閉靜危坐不食至六日午時化

贊曰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

敢私迷國當誅猶冀寘報玄獄之警亦輔
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保寧沖妙先生姓徐諱守經金陵溧水人母夢流星降其室而生十歲不能言有道人言自茅山來服其丹遂能言毋廼令入山師事靖真守一抱道不求人知隆興二年嗣主壇遴朝廷累召守靖真之教確然不起每有禬禳遣使即山修事輒獲嘉應及得江陰秦先生手印劒付之退藏於密慶元元年三月九日辭衆而逝
○贊曰流星之光下而爲人斂精含輝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授應物泊然是善
玄守
三十二代宗師明教先生姓秦諱汝達字通遠江陰人家貧苦學常拾廢紙遺筆學書强記過人訪道東南名山保寧宗師闢館西洞以書致之先生來與語通夕明日以印劒奉先生登壇衆望見先生眉宇若神皆服保寧公擇賢之審知人之明也紹熙二年朝廷遣使封香營金籙齋有白鶴綵雲之異賜先生號慶元元年十月九日句容簿洸來謁比別至山橋聞鐘聲人曰秦宗師仙去洸大駭還望先生趺坐凝然體猶温澤因歎曰相逢茶已罷一笑便昇仙入室弟子邢汝嘉時在京爲太一宮高士左街道錄是日還山奉勑嗣
教
贊曰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豪素何妨棄餘幾動於微我感以虛謂我預知孰究
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真應先生姓邢諱汝嘉字子嘉建康溧水人七歲能綴文善談名理身長七尺手垂過膝孝宗召爲御前高士師發年寡髮不勝冠特賜巾裹上殿并御製詩曰朕親命製華陽巾賜與茅山得道人戴此不妨朝玉陛免教五嶽受埃塵慶元元年十月三日得秦宗師書曰吾近得真誥將有回車之期宗教甚重子可速請勑歸領印劒期以九日至山奏聞上深異之勑送還山爲嗣宗師重建藏室樓施與金帛數萬計謂門人曰吾非好此明年將歲大饑矣嘉定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不疾而化是歲秋歉甚衆賴以安有餘濟困頻者活人無算其存心如此
贊曰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郤冠塵疇克稱兹王立
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沖玄明一先生姓薛諱汝積字德夫常州晉陵人性簡儉學周易老莊與真應先生意甚相得真應以高士主祠尚方晉問不相涉二十餘年後卒爲師友傳其道統嘉定六年癸酉地臘日寧宗皇后楊氏用○明肅太后故事命左街鑒義上官德欽賫香幣受大洞畢法遂檀先生爲度師修羅天醮甘露降靈芝生白鶴綵雲嘉瑞非一高士劉先覺撰傳録記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解真先生初名克昭字明夫及傳華陽之學更前名者其世德之由起也
贊曰發書啓玄託易者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芝英自生白鶴起飛遂超
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通靈至道先生姓任諱元阜

宇山甫溧水人幼負奇質察理幽深神貌超然綽有仙氣薛宗師夢童子揭其坐席曰俞先生來子愼避席俞即元觀蔣公峩眉山見之有三十五代如阜之語蓋蜀中仙去數十年薛公嘗聞斯語矣及師入山薛公曰華陽再來客也即授以王書學者駢踵而至嘉定十六年祷雨寧宗召至闕修大醮師勑水至坤隅向艮户躡罡若有禁勑上亦先夢其地有妖異人所不知也因賜號通靈明年復召禱雨加至道賜象簡冠帔皇后賜之紈扇親書特賜妙相真人于上其他賜予悉散貧者上益加敬嘉熙三年三月十八日建齋罷白衆曰吾將佐司命君理忠孝之任宜珍重焉翛然而逝壽六十四

賛曰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爲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明微先生姓鮑諱志真字淳夫溧水人家業儒而貧父道中得遺金有遠吏泣至問所遺即歸之夕夢羽人謂父曰汝有陰德生子當仙父母以歲疫命入山受道是年疫惟鮑氏一門免焉趙葵開閫東方請師醮拔滁城戰歿之士羽童鸞鶴見於雲中葵深敬異之復於 義家獲南嶽景震劒淳祐三年上表解職居陪眞館日誦太丘隱書十一年辛亥其四月十七日靜一先生解眞之日也焼香作禮召大衆曰我當從祖師去矣是夕蜕去

賛曰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遷父不拾遺仙許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靈寶先生姓湯諱志道鎮江丹陽人讀書負奇氣髪髻跣足坐大茅山頂三十年誓不出山趙善湘帥金陵訪山中高道一見奇之使禮明微宗師始聞大道之要淳祐三年傳印劒五年秋大旱召赴闕禱雨師曰雨不須禱上曰亢旱柰何師曰臣聞民者天之赤子陛下憂民若此雨當旋至臣行不足格天臣心有足知天是夕果雨上大悅民擧手曰湯仙雨召住太一宫力辭還山賜賚特厚十一年四月上表退席寶祐六年正月三日說偈有云笑入寥天一廼一笑辭世

賛曰冠巾裳衣人飾其外我髪以游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霈而不自神曰天所溉

三十八代宗師沖妙先生姓蔣諱宗瑛字大玉毗陵人幼習舉子業長游四方居越之金庭山二年嘗於石壁間得登真隱訣一書私甚異之遂挾書來華陽從湯先生游一昔夢天門開見游王海仙人五字明日傳度登壇因以爲號朝廷行郊祀禮久雨召詣闕禱廼大齋理宗賜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景福萬年之殿凡三牓賜錢十萬緡繕修宫宇還山累表乞謝事不允開慶改元託疾游廬山過鄂渚之亂廼過天目山往來求嘉山水間註大洞玉經十六卷上聞其高尚不可回而法主之任不可鈌遂勑高士景元範代之大元至元十八年世祖皇帝降特詔便安就道不得辭比至燕都六月二十七日無疾化弟子奉冠履歸葬藏真之山

贊曰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
丹丘天門廣開羣真畢來匪夢伊真萬方
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架巖先生姓景諱元範字仲
模句曲人幼依任宗師爲侍者脩髯廣顙如
古列仙生平不知酒肉味嘉熈間從任公詣
都出住建康天慶觀開慶改元召爲龍翔宮
高士歷左右街鑒義未幾勑充上清宗師理
宗后謝氏如先朝故事尊以師禮受大洞畢
法其詞略曰爲天下毋敬持坤順之符尊道
中師庸受順真之籙時師以元陽觀爲外靖
居焉景定壬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化

贊曰偉乎架巖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
昇真處高非危守潔非介飛步神京接軌
玉海

四十代宗師元靜先生姓劉諱宗昶溧水人
師事玉海蔣公公弟子數十輩師年獨幼畢
順自牧寘心道域寶祐間從蔣公造朝復從
游廬山宿紫極宮夜聞呼茅山道士曰天王
校錄洞中劉子可歸矣師心怪之明日別蔣
公去至金陵父卒終喪廼還句曲一夕芝生
滿山悒悒不樂人問之終不言明年北兵破
四川朝廷累徵不起深晦其道以終天年

贊曰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
遄歸山靈夜呼芝英晝暎我保玉書以請
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一空真妙先生姓王諱志心
金壇人棄家學道師元符知宮湯元載唯上
清宗壇主其法者世以甲乙次蓋自靜一先
生始時開慶宦者董宋臣私於婺之道士朱
知常挈印劒於赤松宮師詣闕上言暴其惡
詔如舊次勑取印劒還山衆推登壇揮手謝
之寒暑一衲而已毋疑坐而起兩袖常拂火
光咸淳癸酉九月二日說偈解去大衆追禮
爲復正宗師以補系代之失

贊曰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
人爲苟可間者斯非其道告示真士善守
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觀妙先生姓翟諱志頴字同
叔丹陽人年十三入華陽洞之西便門遇道
士坐石上指石壁題名謂師曰汝姓名在宗
師之列因顧石壁失其人及長果嗣法主之
任清容慈儉唯道是從始自永嘉迎玉海度
師還山北兵乙亥歲下江南明年丙子化去
時至元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

贊曰華陽之洞壁以玄瓊千歲一開列見
仙名仙之爲道有化無迹人躬火傳我返
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凝和宣靜真應法師姓許諱
道杞字祖禹句容人上清仙侯之裔也宋端
平三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幼事蔣度
師性行方矢不輕然諾國初兵革之餘歲旱
饑疫淮邦惟甚時省治在維揚省臣避堂請
師至禱雨足而疾已遂給驛敦送于朝世祖
以臂疾召見大都香殿令試以法愈復命祈
雪止風皆奇驗賜寶冠法服降璽書大護其
教佩印南還三茅山悉統隸之至元二十八
年二月三日微示疾握固促召王君道孟授
之經法謝別而逝壽五十六

贊曰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肇新仙裔

廼復噓和喩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四十四代宗師養素通眞明教眞人姓王諱道孟字牧齋句容人方面豐頤容止莊厲年十四師事元符道士沈宗紹不飾僞而行益高不求譽而名愈出未四十人以先輩屬焉比嗣教朝京師蒙恩數一如許先生大德戊戌歲饑雨至維揚驅蝗請雨大驗特賜號稱眞人行業見翰林直學士元明善所撰華陽道院碑文至大辛亥請老而傳廼命入室弟子劉大彬襲其教年七十有三蛻于華陽實宋寶祐壬寅生人

贊曰養素以朴通眞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蜳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洞觀行妙玄應眞人姓劉名大彬號玉虛子吳郡錢唐人延祐四年得九老仙都君玉印有司聞于朝仁宗皇帝特旨還賜宗壇以傳道統

贊曰山嶽昂藏湖海浩湯玄徽備至植宗

華陽丞九紫閣敷貺朱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茅山志卷之十二

茅山志卷之十三 十四同卷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仙曹署篇

華陽洞天三宮五府曰易遷宮含眞宮蕭閒宮曰太元府定録府保命府童初府靈虛府其太元定録保命爲三茅君所治易遷含眞則女子成道者居之餘宮府皆男眞也保命閒用女官東海青童君一年再游校此諸宮觀見羣輩

前司三官保命眞人

郭四朝眞人燕國人也兄弟四人秦時居伏龍之地並得道四朝是長兄眞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超遷之四朝職滿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王臺執蓋郎中閒久缺無人後以茅小君代四朝耳

定録府左右理中監

定録官僚有左右理中監準世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三職常領九宮禁保侯職主領應爲種民者洞宮自二君而下便次此三職爲大矣

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官無紡仙舉也崇遂積仕至宛陵令遷汝南太守秩中二千石在郡積十以年化政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廼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受瑋玄道化泥九紫户術以度世來在洞中也漢書有傳

○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恤死救窮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留太守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携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搏乞願侍給因將入桐栢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得度名東華受職洞中也

北河司命

北河司命須闕無人昔以姚俊兼之耳俊錢唐人受業太學明經術災異曉為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泰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教俊行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修之道成來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録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姚俊字翁仲者也隱居曰有冢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在鄉近時閭葺角之響故人不得侵毀之皆知呼為姚司命冢

張激子河內張奉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棄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授棟玉法修之得道進東華宮行當為太極仙侯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亦并共業故也治在洞天之中

定録府典柄執法郎

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徐州縣令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職任洞中

保命府明晨侍郎

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閫之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字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永初二年夏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類此陰行聞于太上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來在洞中爰支少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隱居云暢周嘉從弟也殤帝時為河南尹至光禄勳

○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為侍郎耳隱居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栢真人喚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來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壁書著桑樹廷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真誥云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

女也餘數人不能一一道之

保命府理禁伯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蒯公受服术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眞人樊子明於少室受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爲理禁伯理禁伯者主雨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迺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爲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爲無無亦有爲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左公宋晨生與其論無麤得人意桐栢諸眞且不能折之過此以去尚未能本有安能本無耶其高氣衆理如此

保命府丞

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受業于邯鄲張先生行挹日月之景服九靈明鏡之華晚在中嶽受玉珮金璫經於范丘林丘林迺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河圖云吳楚多有人得見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言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得道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保命有四丞趙主仙籍及主暴雨水領五芝金玉草欲致洪雨者可將詞詣之也

其一丞是咸陽樂長治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爲茅小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侍郎晩從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得仙長治主災害

其一丞是孟君入室弟子鄭稚正也孟君所屬用鄭主考注

○其一丞是西山唐公房蜀人奉事李八伯者○也唐主生死

周氏玄通記黃元平東海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散在保命趙丞閒無位任

河內李整昔受守一法并行洞房得道初在陽洛山後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祟民間之事整往嘗爲常道鄉公傳受道入山時己年六十隱居云整居四平山及大茅東採石腦服之得道今猶有採處

周子良字元餘內諱太玄字虛靈永嘉人隱居高第弟子也挺命降眞以梁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白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檢集平日眞降事迹類爲四卷進之武皇帝即周氏玄通記也記中載二君選爲保籍丞此位廼始立以助領諸簿録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後當度名東華更奏上位爲保晨司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教學之方也

保命府鬼帥

○王延傳晃范彊徐衛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耳

華陽洞王童

周氏玄通記華陽之天司晨王童姓景名上期

蕭閒宮仙人

周氏玄通記蕭閒仙卿張子安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三人子安名孝滎陽梁井人也

童初府上帥

劉文饒弘農劉寬也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

九息服氣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來洞中主始學道者寛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漢書有傳

童初府監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范監者即其人也昔爲童初監今在華陽中

○童初府仙人

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逖兒也逖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黄門郎李伯山李沖父也沖漢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仁行所鍾此之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府未必盡徑來也

三官大理

范帥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豊今爲大理都餘一守鈌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隱居云李豊字安國敗守宣國馮翊人李義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仕魏爲尚書僕射大理即古之獄官前漢洎魏時廷尉亦名大理此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缺之小名許虎即虎牙也

地下主者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仕晉累徵爲黄門侍郎出爲南海太守洞監幽玄學通經緯人莫知之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内文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復於蔣山遇眞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按眞誥靚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令福逮於靚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宫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澆滞故不得多也隱居云鮑用秦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靚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姑與稚川亦相次登仙有鮑姑艾曾灼龍女見別傳

茅山志卷之十三

茅山志卷之十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仙曹署篇

易遷宫仙人

易遷館舍眞臺皆宫名也易遷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宫之眞女也太上往遣來敎此華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敎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黄瓊女黄景華也師韓終授以岷山丹服之得仙

趙素臺者在易遷中已四百年不肯徒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熙爲幽州刺史有濟窮人功河中救王惠等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得詣朱陵兒子並在洞天中熙恒出入定録府素臺數微服游行道巷眄山澤以自足矣玄通記云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餘緑繡衣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賓瓊英韓太華劉春龍王進賢李奚子郭叔香此數人並天姿欝秀清澄眇邈才文擬勝儀觀駭衆此則主者之高華仙官之奇才其次及得張姜子

華耳竇瓊英者竇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爲業活死爲事故祚及英身韓太華者韓安國子漢二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李奚子李忠之祖母也忠晉初東平太守忠祖田舍人耳而多陰德遇大雪寒凍而不覆所積嘗露穀於園庭惟恐鳥雀餓死其用心如此王進賢王衍女郭叔香者王脩母也又進賢有婢名六出本○姓田漁陽人浚儀令田諷之孫年二十二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同在易遷

易遷左嬪王夫人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

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緑衣

易遷都司學陶夫人改名智安年四十許上緑下紫許掾母名科斗改名恐此即是

易遷受學李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年可二十許通青衣

易遷中有柳妙姬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妃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鄭天生鄧芝母也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聞並得在洞中

舍眞臺仙人

舍眞臺是女子已得道者居之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定録君嘤言舍眞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隸司命耳其中有女眞二人總之其一張微子漢昭○帝將作大匠張慶女微子好道得尸解法常○服霧氣受其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青童之妹也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其一傅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其家奉佛精進女常旦夕洒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鑒其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後始得爲舍眞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茅山仙人

展上公高辛時人定録君嘤言展先生昔學道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所住之山先生今爲九宮右保司其嘗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矣

秦巴陵侯姜叔茂得道于句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于句曲悟言未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周太賓有才藝善鼓琴昔教麋長生孫廣田即孫登也獨弦能彈而成八音眞奇事也○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初來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爲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以玄白術久久能隱形居中茅後去來良常山契與徐宗度晏賢生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貿易衣糧於墟曲而人自不知耳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術晏賢生是步隲外甥即宗度弟子也隱居云契音薛契字四畫契三畫分豪有異也契弟子二人其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賁廼

吳大帝權之同堂兄爲吳豫章太守父諱㚟封山陰王寒華先入建安晚來茅山行玄白法有少容其一弟子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故晚又授法此數子處茅山之外非常在洞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世京服澤瀉寒華無所服並已三百餘年正玄白之力也

左慈字元放漢建安之中齋戒登山入洞虛造陰宮三茅君授以神芝復就司命君乞玉門丹砂得十二斤耳隱居云元放當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所請丹砂合鑪火九華丹也○定録君受言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又云慈初來亦勤心禮拜靈山五年許廼得深進東西宮耳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

蒲先生失其名字常乘白鹿采芝草於茅山

許先生名邁一名暎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上清眞人長史穆之兄總角好道從郭璞筮卦遇泰其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初師鮑靚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廼遣婦孫氏還家改名玄字遠游永和二年入居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後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遂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之法臨應得道三官都禁左郎道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罪簿各一通詰暎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之先生怖懼強長嘯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唯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廼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鳥獸凶荒疫癘之年人民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救自營方藥垂死得濟者四百八人德墜我等應得登昇者三人度世者五人録名太上篆簡青宮豈是汝輩所可豫乎言畢會定録君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名宋華爲地仙之中品復遷蓋竹山中故後與長史書曰恨吾遇良師之太晚反滯性之不早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録眞君當已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恩天地不能踰也

任眞人名敦字尚朴樂安博昌人少學道羅浮山晉永嘉初游岱宗後居華陽南洞修步斗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飲酒服术黃精餌鑿地入七尺取赤埴土狀如赤石脂日呑九丸時複出入人間手執經科教示愚人遠近翕然從化永昌元年壬午歲○大雪盈丈鳥獸半死施食山中虎鹿數十同羣而游每出羣虎垂耳弭尾從之一日忽見一人身長丈許著五采玄黃衣至前揖問曰卿是何鬼神何爲來此其人稱是和那老君使來問信公名已上丹簡矣眞人嘗爲洞天館主鍊大丹成語弟子曰吾嘗尋括蒼蓋竹諸山去矣其故宅即今崇壽觀雲笈七籤亦載志俱有傳

桃源黃尊師法籙甚高於茅山修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時講是初合忽有一人

排闥叫呼人皆驚異言辭鄙陋腰插驢鞭如隨商客驅馱者罵曰道士奴正熱時聚衆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作漫語耶黄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衆人悉懼不敢抵捂良久辭色稍和曰豈不是修壇殿都用幾錢黄曰要得五十貫曰盡搬破鐺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掘地爲爐以火銷之探懷中葫蘆瀉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出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講則所獲無多但罷之黄與徒衆深相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黄奉召來京忽於長安街西過插驢鞭者有一袱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黄欲趨拜遽撥手指騎驢者復連叩頭黄但遥揖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十四五女子也事見逸史

茅山志卷之十四

茅山志卷之十五　師三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釆真游篇

吳綽神鳳初采藥華陽洞口見一小兒子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綽因前詢誰氏之子兒奔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傷遂相從連呼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宋宣和封綽爲養素先生事見龍城錄

薛彪之晉陵人也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眞秘三年廼反啓敕於大茅山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飡澗飲彌歷年歲也館即晉任眞人於此成道壇竈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眞而即地焉

馮法先字法遠晉陵曲阿人陳文帝天嘉元年遣中庶虞荔詣法遠昝大齋三日中時行道每禮一拜鍾輙自鳴誦步虛畫契亦復如此莫不嗟異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書及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覺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高翫清虛則粃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廼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自精洞黄能視闇中物有燕雙巢其庭樹馴狎閑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戴勝字世榮晉陵曲阿人少而出家貧盡爲鄉人劉表備作表是將士好畋獵勝廼棄之來入茅山也

褚稚字玄通吳郡錢唐人梁末隱山中重施輕財拯物無厭嘗田若熟以乞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洒掃取水徧以周給免樵薪乞人夏月種瓜資人來取也

桓法闓字彦舒東海丹徒人陶隱居高弟子

子也爲梁南平王清遠館主任事緣多緒有
廢研修迺朂岡山右別築玄洲精舍周處士
弘讓題精舍壁云李巷遺故鼎趙瑀絶風雲
悠悠千載下更復屬夫君王僧辯使陸晃圖
閣及已形與周處士像於障面又飛白寫閣
與僧辯書於障背仍以遺閣世有指桓記云
閣爲隱居執爨者宋道士賈善翔集高道傳
謬用其說隱居書閣入山詩及隱居墓碑可
表也矣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山師
隱居參授眞法及見楊許三眞手書上經稍
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深分當
時稱之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
韜之迹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柔容毅迹方
智圓既業不羣物故異簡刊焉

錢妙眞晉陵女子也辭家學道於隱居普通
年中獨處幽巖誦黃庭經時年十九所居燕
口洞積三十年而仙將去手裁書并詩七首
與隱居別一日佩白練隱形入洞勅其地爲
燕洞宮至今女官奉祠

上清道士丹陽葛景宣仙公之胤
太中蘭陵蕭世顒解纓帝室服道山林
平昌幸脩之精進勤修古宿所推
蘭陵邵元泰道化弘遠
東海徐伯還德教惟洽
菩提白塔行禪比丘會稽釋智淵業總五乘
義該兩教
陪眞館主義興蔣負芻去來茅山有志栖託
齋建元二年勅請於宗陽館行道纁納修備
風骨異俗年過眉壽沐浴遷神

前華陽館主吳郡陸逸仲
前華陽館主太原王法明此二先生並以志
遠棲逸不羣衆館
崇元館主嘉興張元之建武中勅爲館主又
於茵山澗上築臺以居時有白鶴來止遂名
鶴臺
朱陽館主上清道士潘淵文隱居弟子三茅二
許經寶以天監十二年啓勅所建
嗣眞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眞館主晉世許眞
人云六世孫也天監三年啓勅所立

崇虛館主道士正吳郡張繹館本宋明帝勅
立於潮溝供養大法師陸脩靜齋亦明勅立
於蔣陵里陶先生再興焉
宗眞館主曲阿徐公休善有道素德望溫眞
天師九世孫張玄眞道兼三洞德流四遠
天師十世孫張景遡容行識業秀拔超羣
天師十世孫蜀郡張智明
天師十世孫蜀郡張子華
天師十世孫張鏘
天師十世孫張暈
天師十世孫張楷
天師十世孫張胄
崇元館主丹陽永世謝天立
華陽館主北郡傅卓
宗玄館主吳郡張玄宗
崇眞館主曲阿湯法宣
延眞館主義興吳遵之
宗明館主建康俞萬達
建善館主建康羅法仙
上善館王吳興孟慧晉

鵠鳴館主瑯琊衛靈符
妙門館主餘杭暨天禄
福林館主博昌任彦淨
棲眞館主建康陳法明
洞玄館主鹽官朱法永
含眞館主曲阿弘法清
昭仙館主會稽伍玄則
青陽館主建康張曇要
仙靈館主鹽官朱法景
張求館主延陵張道存
玄圃館主延陵錢法慧
開眞館主延陵王彦閔
龍阿館主曲阿陳紹先
福鄉館主晉陵劉湛之
金陵館主嘉興殳遵祖
招眞館主高陽許叔存
方隅館主延陵鍾文冑
龍泉館主義興周景沖
宗眞館主延陵尹法靜
玉泉館主曲阿左文舉

脩眞館主句容畢文和
天市館主延陵韋尼子
北洞館主句容王法休
招靈館主吴郡丁奉之
陽明館主朱世於天慧
金剛館主延陵謝法先
龍陽館主晉陵薛延之
曲林館主蘭陵繆法興
黄曾館主曲阿陳石鴻
洞陽館主義興張方成
茅眞館主錢唐俞僧瑶
通微館主蘭陵許靈慶
洞清館主蘭陵車靈晩
興齊館主曲阿陳師度
齊鄉館主曲阿劉僧明
方玄館主湖孰戴令待
正範館主晉陵王希弟
降眞館主延陵陳耀雲
林屋館主剡縣楊超遠
帝鄉館主蘭陵鞠邊

龍安館主延陵陳恬
清玄館主女官延陵潘令魁
宗靈館主女官延陵王明珠
昭臺館主女官晉陵錢密妃
處靜館主女官吴郡劉妙雲
萬椿館主女官延陵王玉盈
仁靜館主女官丹陽楊淨音
梵明館主女官溧陽萬妙妃
寶梵館主女官溧陽萬妙娥
天師十世孫女張子臺
天師十世孫女張季妃
太素精舍女官曲阿張妙容
上明精舍女官晉陵薛要羅
太丈精舍女官丹陽湯明輝
騰勝精舍女官彭城韓霜妃
欝單精舍女官延陵朱靈妃
妙寂精舍女官延陵潘妙嫺
尋眞精舍女官延陵唐僧妃
宗標精舍女官曲阿陳僧淑
求福精舍女官延陵閭丘靈桂

服食道士女官墅陽徐靈翠
招真道士句容嚴浩耀
鳳臺道士蘭陵桓方開
山居道士句容張法真
三洞法師曲阿殷靈養
三洞法師來世於玄明
二洞法師會郡周顯明
宗元選主吳郡陸僧回
神州邑主法身薄九真
○建真邑主法身韓休明
朝官法身延陵曹玄明
治令法身彭城鄭休之
治丞法身山陰董道蓋

桐柏先生王軌字洪範一字道模瑯琊臨沂人也曾祖鈞梁散騎常侍祖銛簡文太子洗馬父瑜陳著作佐郎先生年二十事王法主爲巾瓶弟子積十六年從法主隱遁隋唐二代初大業十一年奉詔河南二十四郡博訪異人貞觀間奉勑改建華陽觀乾封二年十一月旦顧謂門人曰吾昨夢三羽人執簡告曰華陽天官用師爲神仙萬人主者兼知校領省官請當行矣吾昔在桐栢山已感斯夢須應此召至八日沐浴易衣冠九日端簡而化年八十八葬雷平山陶真人墓右

王昊有術解居洛陽青蘿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常有少容開元中徵至京師玄宗見其童顏鬒髮頗加恩禮時玄宗於茅山得楊許衆真及陶貞白所寫上清諸經真蹟其經闕文十三紙使昊賫璽書信幣詣紫陽觀請玄靜先生補書之若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於先生委卿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耳昊到山之日靈鶴翔鳴玄靜書經之時神人降其室皆精誠所應也事見仙傳拾遺

吳鈞曾中儒入嵩山依宗師潘師正爲道士傳上清之法苦心鑚仰廼盡通其術開元中南游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游天台尤善著述玄宗聞其名徵之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求幾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盗廼東游會稽天台與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遥泉石竟終於越中見唐書本傳

崔希真客鍾陵舍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兼好修鍊之術大曆二年十月朔夜大雪希真晨啓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延入脫去蓑笠神色毛骨非常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麵聊以充飢公能食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穀之善者也沃以豉汁彌佳崔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澁無味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廼探懷中丸藥色黄而堅以石叩之置少許酒中甘香頓異仍以餘藥遺希真崔入宅隙窓窺之見老父於幃幄前所傎畫素上如有所圖瞬息而罷崔出已失老父遂踐雪迹迹之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舫舫中數人狀貌皆奇其人顧笑曰葛三廼見逼於伊人廼謂崔曰遵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一似采藥者二樹似松栢皆幽巖爲風雨所敗枯朽之狀根相連屬非常意所及後攜圖并丸藥來山詣李含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

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栢也其藥延千歲松膠也事見原化記

崔芊處士隱居茅山貞元十二年右諫議大夫韋渠牟薦之德宗徵至闕下事見唐史

龔道者逸其名居東海蓬萊觀服食十餘年唐咸通中得入華陽洞大有靈異

茅山志卷之十五

茅山志卷之十六　師四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采真游篇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唐大中末來山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而獨居一室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蓊鬱不見其身每游三十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蹉跌之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睡仙後不知所終見仙傳拾遺

○周隱遥字息元唐寶曆崇元聖祖院在南洞者即贊皇李公德裕供養先生之所又嘗居洞庭苞山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唐令狐楚爲之記仙傳拾遺亦有傳

張紹英丹陽人自爲道士不入城府仁宗思接方外之論先生與友朱自英觀妙宗師也偕應詔朱既治行先生辭以疾明年丞相丁謂王欽若同奏于上再召後二年使車再至俱稱疾不起遣中貴人任珪賚詔于山賜號明真先生仍勑所居庵爲天聖觀年七十五一日清旦沐浴更衣升壇拜于四方上下扃户而坐弟子異之啓户已蛻化矣

王筌字子眞岐下平陽人父錫殿中丞母司馬氏兄弟皆從科舉筌獨學道因郊行憩瓜圃間有蔆婦從乞瓜視其孔齎於腹異之遺以瓜婦食之以其餘啖筌筌食之婦喜曰可教矣吾蕭三娘也神仙海蟾子居此詰旦與俱見遂授丹訣自爾奉三清尊像朝夕禮謁誦黃庭經累月不出户

○後遠游名山西至成都富鄭公慕之館於門下八年丞相呂公尤敬之近臣欲舉种放故事以諫議大夫起之宰相以筌無爲人意遂止元豐中復舉于朝賜號沖照處士族弟柄守台州欲往台未至而柄卒因來山從劉先生受上清經籙傳度之夕雷起中茅峯上便門忽開仙樂聞於空中一日晝寢夢二天人引入便門至洞宮見茅君告曰已勑汝司命府丞賜以金尺既覺遂預言逝日投山下道民葛沖家端坐而蛻年六十一筌清俏骨立

所食纔如嬰兒適夕燕坐冠帶不去體老更起居輕利張舜民譔碑文冠劒藏于鳳翔

湯用明字晦之鍾陵道士也神鋒淩邁通經博物專內鍊坐忘之學元祐初年方壯聞劉先生之道不遠千里參受經法與盧必强湯道原馮悅道鮑鍊師王景山數人爲友劉先生被召欲師與道原偕行俱辭不往結庵金菌山高居洞之側不交外物衣弊履穿無愧人之色大觀初無疾化去

○馮太中字悅道池州人爲道士結友十人來○居山會連歲歉九人去獨太申黎藿不給終守初志居祠宇久爲道俗所歸有盧先生者建觀瑹山未成聞召而解去其徒積逋數千緡不敢歸請太申主其觀齋施所入盡償之復還祠宇旋化于山舍弟子邵次山葛眞一皆恬漠自守人敬愛之

陳希微字彥眞姑蘇人先名伯雄父之才朝奉郎監江寧府糧料院元祐中伯雄得復連疾已困詣劉先生乞符水治之疾良愈妻門下侍郎薛昂夫人之妹會先卒遂山居爲道士改名希微築室柳浙泉上徽宗聞其名累召不起廼勑所居爲抱元觀賜號洞微法師宣和中爲人拜章詣旦解去

黃澄毗陵人肄業丹陽之仙臺觀崇寧初有勑改玉晨觀爲崇寧萬壽宮先生充住持未幾徽宗璽書召赴闕勑差住持金山神霄萬壽宮累授太素大夫沖素靜一先生領玉堂高士左右街都道錄兼管教門公事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賜紫金方符請老還山告逝於玉晨所建東庵初三山經籙龍虎正一閣皂○靈寶茅山大洞各嗣其本宗先生請混一之○令龍虎閣皂之傳上清畢法蓋始於此

湯希眞字元道世爲儀眞米商積陰德元道生建中靖國元年六歲始能言稍長知敬事四聖眞君像一夕夢神人告曰吾爲北方天輔上帥憫子懃志哀子尸濁期於華陽仙府與子換骨當授以神書君自是數通冥感若有心疾狂走失所在宣和二年庚子歲入華陽洞不返明年自洞出比還鄉鄰皆訝之君曰我昔實非狂顛爲求法耳今得眞噯童初大法可以度世矣徽宗索異人進上九靈玉嬰神變等經及靈虛秘旨勑黃冕校定錄付道藏特授丹臺郎沖和妙一法師視朝請大夫年二十四尸解越三日復起手書辭謝門狀投筆坐逝甲辰三月十七日也童初之法遂顯于世門人承務郎沈育作楊眞人傳

沈若濟字子舟遠祖當吳越錢氏時爲謀主遂爲錢唐人宗族盛大師年十許歲便不樂塵埃中事詣本郡元眞觀出家元祐庚午試○經爲道士年始十三取道藏書讀旁采外書○與其學之同者參焉上下貫穿無不該洽允長於醫游山客崇禧觀政和末延康殿學士王公漢之因論內外丹有契載與俱歸公帥建康延茸山中洞陽館以處師俾鍊大藥且廣施藥以已四方疾者徽宗再召强起館於龍德宮數月賜號洞元大師命之道官辭以疾賜金方符送還山紹興初服丹尸解年六十二

湯友成字道原桐川人兄景仁登進士第熙寧丙辰歲與弟友直同試經爲道士友成事

徐神翁於泰州翁天機深妙不與物接唯時與支成語居歲餘因獲二鼠閉盎中欲縱之發視而鼠已死翁咄咄有所尤不復顧之遂辭翁翁遺詔劉先生受經法與支直修鶴廟居王公渼之邀治丹鑪又從王謫居濠梁王得還復歸鶴廟宣和召索異人支成兄弟晦迹山廬恒恐人知建炎盜起支直逃入深巖不返支成居山五十餘載自濠州還不復出門紹興癸亥預言去世日其年六月五日汲寒水沐浴問日早晏正午而逝年八十四○

○李珏廣陵江陽人販糴自業人有糴者即授以升斗俾自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珏節制淮南珏以同姓名改名寬李珏下車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又陞宰輔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方喜之際二青衣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青衣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曉益自驚歎廼令城府求訪同姓名者得李寬舊名珏迎置靜室拜爲道兄寬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洎問道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以販糴對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百餘歲輕健異常忽一夕卒三日棺裂視之如蟬蛻矣事見續仙傳

傳霄字子昂晉陵人博古明經善書尤精隸古由儒入道隸居常州天慶觀高宗召主太一宮祠乞還茅山賜號明真通微先生領山門都道正住持玉晨觀建雷平院往來山中○四十年搜訪眞秘拯救窮乏利益甚深重編隱居集修茅山舊記著作惜多無傳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立春日化

楊任丁字亶甲河北相州人氣貌雄偉紹興三十年棄官入山築庵飈輪峯下和王楊公存中遣兵士五百人爲築庵基庵成先生曰吾平生未嘗求信於人惟求信於天遂名庵曰天信先生精於變適之道蓋眞隱者也太宗淳化二年生孝宗淳熙五年二月十五日卒壽一百八十有四

劉道懷恩州人時稱蓑衣先生齋雲庵是其居也高宗御筆召先生留守晁公謙之傳上意具書敦請强延詣闕時金海陵煬王完顏亮兵臨瓜洲上懼詢以國事先生直答云沒事沒事南北兩家各換主耳俄海陵弒高宗亦内禪先生年八十四坐逝於齋雲

陶源靜曹州人居山之南同蓑衣先生被召上表力辭還山紹興十八年也時號陶劉二公

○陳桷京口人號靖眞先生紹興間任待制勇○決辭祿肥遁入林築八卦臺于茅洞之東右室像遺存焉

劉至孝失其名咸通里人也弱冠喪父母願終身麻衣人呼爲至孝住白鶴廟數年修奉勤齊一日修殿於海石榴樹下有物如桃以冬月非時爭擘之且無核人皆棄去至孝取食味異美是晚復至前所得物如拳内綠外紅明日得如掌者色味皆如桃尤珍美至孝自是不烟火食遠游名嶽不知所終豈純孝之報耶所遇皆芝英之類耶見道藏靈驗記

劉商彭城人居長安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躭道術每歎浮榮世官於己何益古賢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游哉遂以病免官道服東游及廣陵遇一道士賣藥衆中見商目之相異延罷藥携手登酒家樓譚秦漢間事如目睹商師敬之及暮下樓閃然不見明日訪諸城衢劇談歡醉出小藥囊贈商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復何求別後累求之不得囊中得藥九粒依訣服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延過江隱於山中時往來○胡父渚樵者有遇之者我劉郎中也而不知其所止

溫德成字韶叟自稱東蒙子三山長樂人與晦庵象山諸先生游住持玉晨觀三十年立道藏初受度於吳興計籌山之昇元觀喜泰間歸主昇元嘉定丙子四月示化年七十二葬武康縣蛟池之西復十五年庚寅歲一日乘有與過山中八卦臺守庵見而疑且曰往東嶽檢校江東齋醮文籍因經故山時有雙鶴飛鳴若相迎導索筆留詩而去明日守庵持其詩質於崇禧管轄包守明包識爲故人溫講師眞蹟大相歎異昇元令有東蒙集所留詩刊附卷末云

金元範凝神庵道士性朴野未嘗聞道法寶祐元年浙江潮犯錢唐不能禁元範夢茅君授符訣令治潮明日忘之是夕再夢如是三夕延詣闕自白敕有司往試其法比潮怒至元範飛符厲聲喝退潮勢郤立自是水不爲害命之道官賜金帛皆不顧惟乞免庵田稅○租時相謝方叔有喝退江潮免稅還之句送之還山蓋實錄也咸稱金眞人云

楊志隱字空靜鄂州人年數歲不告其家隨木筏至江東稍長爲道士於元符宮喜讀書貌甚怪遇異人授召雷雨之術大元初以其法事世祖皇帝每被顧問奏對朴直不避時忌上優容之未幾乞身還山奉璽書錄三茅山道教住持乾元觀平生夜至子時誦黃庭經一遍始眠白髮被頂或以雜綵分小髻行山澤間旁若無人一夕命所與往來者作靈寶齋盡出所秘書焚之明日偃卧而逝

林大數號紫軒自稱木通生永嘉平陽人玉海蔣宗師游浙東從入山至元丙子歲許宗師度爲徒嗜酒不羈行步不疾而速徧游五嶽諸名山晚就玄洲精舍築壇把茅居之大德戊戌歲二月十八日徧辭交舊言將東歸明日坐茅龕中焚香誦洞經忽大聲喝去守庵驚視之見危坐火光中經聲不絕頃之地無遺骨空有祥雲法所謂火解者衆方歎異○適薛道民者自揚州回言遇先生于瓜洲繼數出入人間附信山中解去時年六十一○

茅山志卷之十六

茅山志卷之十七 十八十九同卷　師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樓觀部篇

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基劉先生混康庵居其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詔以所居為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御題額曰元符萬寧宮復於上清儲祥宮之側建元符別觀為先生入朝寓直之所今宮舊製其初登山為通仙橋直元符萬寧宮門左官廳右浴室第二門曰玉華之門正殿祠三茅真君曰天寧萬福殿左玉冊殿右九錫殿東廡景福萬年殿西廡飛天法輪殿左鐘樓右經閣天寧殿後為大有堂東廡堂西雲堂雲堂後為寶籙殿景福殿後為雲廚大有堂後曰衆妙堂左知官位三素堂右副知宮位九真堂北極閣在寶籙殿後衆妙堂後曰震靈堂又有潛神庵在堂後建炎四年為盜焚毀紹興戊寅高宗賜金重建御書官額理宗朝勅修御書上清宗壇聖德仁祐之殿二榜

崇禧萬壽宮在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唐貞觀九年太宗為王法主建號太平觀天寶七年玄宗勅李玄靜取側近百姓一百戶並免租稅科徭長充修葺洒掃中和間盜火所焚天祐間鄭啓遐重建宋改賜崇禧觀額建炎復遭火焚燼再造寧宗賜高士易如剛止堂方丈二御書牓理宗御書玉氣凝潤鶴情超逸八字并寶珠林牓賜司徒師坦大元延祐六年奉勅改宮

玉晨觀在雷平山北高辛時展上公周有郭四朝真人秦巴陵侯姜叔茂漢杜廣平東晉楊真人許長史父子並此得道宋太始中道士王舉為長沙景王雅所推重就長史宅東起長沙館梁天監十三年勅貿為朱陽館為陶真人住止立昭真臺供養楊許三真人真蹟經誥唐太宗為桐栢先生勅建華陽觀天寶七年玄宗為玄靜先生勅改紫陽觀仍勅取側近百姓二百戶並免租徭永充修葺南唐王貞素繼居之宋大中祥符元年勅改玉晨觀定録君喛言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亦子賢者延得居此鄉耳正此金陵地肺福地也

崇壽觀在大茅山下華陽洞南便門之前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故宅也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之重立供養道士曲阿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立崇元館太子武帝臨幸館主王文清開置室宇廟廊殊為方副唐貞觀初勅改崇元觀天寶七年玄靜先生奉勅重修仍取側近百姓一百戶蠲免租徭長充修護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定録君喛言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延住隱居云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世有來居者齊初延勅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則此觀是矣有唐太極元年碑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餘字漫不可識大元泰定元年國子司業虞集重撰碑文隸刻于太極碑陰

下泊宮在中茅西大司命君以漢地節三年自咸陽舁舉徑來句曲外立茅舍以憩二弟

處也隱居云父老相傳延言大茅之西北平
地棠梨樹間名下泊處言是司命故宅是炎
唐貞觀十一年重立碑桃源黄先生文和州
盧使君書今刻非舊唐御史大夫王公緯嘗
修是宮此記之所作也

華陽宮在積金山西隱居上館天寶七年三
月玄宗從玄靜先生受上清經籙勑度道士
焚修後燬于兵宋政和中道正莊愼質重建
隱居丹井樓基在焉

乾元觀定錄君受言大横山下有泉水昔李
○明於此合神丹而昇玄洲天監十四年隱居○
勑爲齋室以追玄洲之蹤天寶中玄靜先
生居之勑建棲眞堂會眞侯仙道德迎恩拜
表五亭大中祥符二年觀妙先生築九層壇
行道天聖三年賜名集虛庵續勑改今額

燕洞宮在燕口洞女仙人錢妙眞遁化立祠
之所梁邵陵王爲記碑不存天寶七年勑修
賜宮額度女道士三人奉香火元祐甲辰爲
野燎所焚遷立句容縣紹興二十年復建故
基祠宇宮在中茅西與鶴廟鄰天寶七年勑
在廟下立精舍度道士焚修奉三茅君道祖
香火也田員外郎柳識撰碑亡

華陽觀梁昭明太子故宅古名鴻禧院一名
福鄉館在崇壽觀西寶曆二年奉勑置改號
寶曆崇元聖祖院時贊皇李德裕奉
老子孔子尹眞人三像供養太玄周先生於
此治平中賜名鴻禧觀宣和改賜今額

天聖觀在積金山上天監初隱居勑小沼養
雷平池龍子貞觀閒王法主庵居遇法本仙
人肅宗至德中賜名大浣宮唐末遂廢景德
○三年明眞先生張紹英廬其處明眞與朱觀○
妙爲明肅太后傳籙保度二師天聖三年九
月賜所居爲延眞庵五年改賜觀額

棲眞觀在華陽宮之西隱居中館桃源黄尊
師所居和州盧士牟撰碑不存宣和中賜額

五雲觀在五雲峯下天聖中建丞相王公欽
若即世後許國夫人請于朝爲公棲神之所
因賜觀額晏元獻公撰碑

清眞觀在大羅源政和中道人吳德清結庵
以待雲水之衆徽宗賜以觀額每歲三月十
八日四方道人畢集禮謁茅君齋時多有白
鶴翔遶因傳謂鶴會焉

白雲崇福觀在白雲峯下華陽宮知宮王景
温退居於是温以其名聞德壽宮勑賜觀額
累遷道職遭遇四朝寧宗皇孫時嘗從受戒
法即位賜號虛靜眞人徽猷閣學士戴溪撰
觀記

凝神庵在黑虎谷紹興庚午祠宇宮道士張
椿齡所剏張初名達道高宗歲遣使降香山
中乙亥歲中使以達道名聞于上累召對德○
○壽殿賜摩衲帔水精環紫石茶磨御書陰符
清靜二經且命圖其形於神仙閣

昇元觀舊白鶴廟司命眞君專祠也在中茅
西天寶閒詔修祠宇度道士焚修列于祀典
政和八年建康守臣俞㮚奏賜今額建炎三
年爲盜焚燬紹興十四年道士茅宗白重建
於故基之南劉至孝三遇靈桃其地事見采
眞遊篇

抱元觀在柳沂泉上政和八年姑蘇陳希微
從劉先生學道居此柳谷庵後勑改觀慶元

閤王元綱重建

元陽觀古觀名見顔況詩此觀十年游此房千里宿還來舊窓下更取君詩讀今觀在茅洞之上隆興初吳興道人沈善智者宂居自稱洞主遇蘄王韓夫人茅氏爲創殿宇初名沖虛庵慶元間請額爲觀

藏眞觀静一劉宗師基廬也在疊玉峯大觀中奉勑建

紫陽觀舊名洞雲庵建炎中河北博州道人王若寧者來山獨居丁公山東巖下夜夢神人指巖宂曰此酆都考訊之所可去洞百步居焉至秦檜殁夫人王氏純素詣靖眞李宗師乞拜章知檜繫此酆山獄中王命其子熺即洞口建太乙殿以求冥釋所施牖與石記存焉大元至元癸未歲奉璽書爲觀存古額也

崇元觀紹興末桐川石先生名元朴從楊亶甲學道結庵常寧鎮之南岡以醫濟人日織草屨一緉兼錢十文懸於户外之樹使行者自取之寒暑弗渝也年八十八無疾而逝漫塘劉宰爲文祭之大元丙子歲奉璽書以古額爲觀其徒嗣守乘室

聖祐觀在大茅山頂延祐三年奉制書賜額加封大君眞應眞君

德祐觀在中茅山頂同前奉制書賜額加封中君妙應眞君

仁祐觀在小茅山頂同前奉制書賜額加封小君神應眞君

三茅眞君廟太元内傳曰漢明帝永明二年勑郡縣修丹陽句曲眞人之廟隱居云此廟今猶在山東及山西諸村並各造廟大茅西爲吳墟廟中茅後山下爲述墟廟今並廢惟昇元觀本名鶴廟在祠宇之上紹興間奉皇后中旨重建丹光發于故址道士呂雲爲記不存

廣濟廟天聖觀龍祠也紹興賜額淳熙紹熙淳祐三封神龍爲敷澤廣應利濟侯

元符萬寧宮神祠封護聖侯廟元符宮二使者祠封靈祐靈護侯廟事具宋史

茅司徒廟在乾元觀東南臨姜巴路昔有人痁疾卧道邊夜半有導從乘馬者至呵問之其人告以疾作乘馬者與之丸藥且曰我茅司徒也旦而疾愈因立廟其地事見稽神録建康溧陽東門外一里亦有祠

茅山志卷之十七

茅山志卷之十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樓觀部篇

山房庵院

許長史宅今玉晨觀是隱居云長史宅自湮没之後無人的知處至長沙景王譚太妃供養道士姓陳為立廨於雷平西北即今北廨也句容王文清後爲此廨主見傳記知許長史於此立宅因博訪耆宿至大明七年有述墟父老徐偶云其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

○此宅餘見長史井條中

靈寶院在玉晨觀隱居昭真臺故基唐宗師孫智清王棲霞重建奉

靈寶天尊像額曰靈寶內有

老君瑞像殿先是玄靜先生所立高祖時老君屢降晉州羊角山因請立像大觀三年四月玉晨道者梁悟真旦汲水殿前池（即周真人池）忽覺紫烟彌覆其身烟中見老君乘白馬以加句天童經授梁梁本庸愚自是不食誦經言人禍福有驗天童經刻石傳

唐若山庵在郭千塘東若山唐開元中潤州刺史棄官來山又居太湖苞山今林屋有碑殘缺矣

郗尊師庵在八卦臺南數十步尊師不知名亦不知何時居此累甓爲垣鑿石爲臼繞方丈餘遺竈尚在久爲荆棘所蔽西清陳公紹興間築庵始見之

顧著作山房在菖蒲潭石墨池上唐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譙焦山瘞鶴銘者況爲韓滉判官歷江南郡丞校書郎著作郎累歲脫縻無○

○復北意結屋居山中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大中時歷盱眙簿

秦系山房在石墨池按輿地記唐人宄石爲研註道德經又隱逸傳系會稽人工詩權德與云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宋齊丘山房在海眼泉上

鄭尚書裴太師楊尚書山房並在海眼泉

趙書記楊侍郎周侍郎山房並在中茅西南

李侍郎高校書山房在栢枝壟

劉侍郎裴侍郎山房在中茅前

雷郎中張拾遺何先生山房並在龍尾山

崔徵君貝鍊師王鍊師山房並在雷平山崔定言見抒情詩

竇鍊師侯仙姑嚴鍊師唐鍊師金山人山房並在南洞

宋張文簡公山房華陽宮之深秀軒公名綱紹興參知政事讀書山中有華陽老人集四十卷

齊雲庵在中茅小茅之西玉沙泉上劉蓑衣○

○先生之居

天信菴在飈輪峯下楊亶甲先生之居

洞陽館在南洞華陽觀之西政和間延康殿學士王公漢之重刱供養高士沈子舟鍊大藥其處

圓錫庵紹興間毗陵道者虞慧聰所刱虞逢頭若行先棲大羅源日織草屨二緉以易粟每夕拜斗一夕感黑虎伏其傍高宗知名召見德壽宮賜以齋米對日野人無用留作軍需上一笑放還山遂徙居龍尾山前

東天寧院在鎮江丹陽縣
西天寧院在建康句容縣並元符莊崇寧五年奉勅賜額
棲白菴華文閣學士秦熺建元符知宮張洞元主之在丁公山巖壁秀絶
玄洲精舍在鶴臺澗上大元至元間玉海蔣宗師所立齋室存欝岡古名也至治壬戌歲劉宗師請貞居建外靖于紫軒仙人火解處
華陽道院在積金山東大德間牧齋王宗師建西偏有奇石翰林學士元明善撰碑
○三茅道院大德間元符道士姜大珪○建

崇眞院　歸眞館　迎眞館
鶴臺菴　常靜菴　石堂菴
超然菴　萬松菴　俱妙菴
朝陽菴　思眞菴自天寧院凡十七所隸元符宮
雲谷菴　積金山菴　玉泉菴
集聖菴　崇眞菴　奉眞菴
靜眞菴　澄眞菴　喜容泉菴
自崇谷菴凡九所隸崇禧宮

茅山南北諸菴

慶和菴　上善菴　守柔菴
靈寶菴　抱朴菴　秀雲菴
青龍菴　眞興菴　志和菴
素華菴　和福菴　仙臺菴
玉液菴有二　丹谷菴　寧眞菴
脩然菴　見素菴有二　靖虛菴
請眞菴　通泉菴　太和菴
致柔菴　潜神菴　善慶菴
崇眞菴　靜眞菴　朝斗菴
妙法菴女官　迎眞菴有二　順眞菴
如常菴　靈泉菴　回仙菴
洞陽菴女官　通靈菴　洪福菴
玄德菴　全眞菴　黃寧菴
沖慶菴　崇德菴　玉虛菴
九錫菴　草堂菴　三華菴
寧壽菴　清靜菴　朝陽菴
老壽菴　觀妙菴　洞清菴
東華菴　延眞菴有二　悟眞菴
慶雲菴有二　高靈庵　圓慶菴

朝眞菴　隱深菴　谷神菴
抱陽菴　和眞菴　瑞雲菴有二
仁和菴　抱元菴　集禧菴
至聖菴　養神菴　潜眞菴
正一菴　拱極菴　養素菴
碧虛菴　居靜菴　濟陽菴
朝元菴　百丈菴　體純菴
玄眞菴　扶虞菴　凝雲菴
寧靜菴　明眞菴　居常菴
澄虛菴　靜隱菴　凝熙菴
清虛菴　柔和菴　澄神菴
守一菴　常應菴　德善菴
熙眞菴　洞仙菴　養拙菴
玄通菴　德潤菴　洞玄菴

茅山志卷之十八

茅山志卷之十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靈植儉篇

神芝奇藥

太元內傳句曲山有神芝五種二君見道士有合仙者亦以與之求芝法當以三月九月開日登山賫金環二隻啓以奉誓二君如此者三以爲盟也投環於石間勿顧念之仙道貴青環之物以爲効信也

第一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根如蟠龍

第二參成芝色朱有光燁燁然扣其柯葉如金石聲折而續之亦復如故

第三燕胎芝如葵葉而色紫上有燕形如欲飛舉光明洞徹

第四夜光洞草其色青其葉似栢實正白似李高三四尺夜視其實如月光洞照一室一株九實墮地須史轉大如徑七寸鏡盤著地厚一二寸許夜視如牛目動眄以視人也

第五白穉(苦過切)玉芝

熒火芝眞誥曰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紫華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之心孔明可夜書

九莖紫菌琅葛芝

丹珠玉漿並見周氏玄通記

前件丹芝按仙傳所録自非已成仙人求之弗得見也

石腦定録君嘐言出方山北穴下繁陽子姜伯眞昔嘗取服北竘一中亦有此物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軟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身熱又使人不渴眞誥云療風痺

石鍾乳本草茅山土石相雜乳色稍黑而滑潤謂之茅山乳性微寒

禹餘糧本草茅山甚有好者狀如牛黃重重甲錯其佳處迺紫色泯泯如麪嚙之無縿然用之宜細研以水陶取汁澄之勿令有沙土也隱居茅山鑿地得之極精好迺有紫華靡靡服食用之

南燭清虛眞人內傳曰其樹似木而葉似草故號南燭草木一名猴叔草一名男續一名惟那木之王小許眞人曰方山大有猴叔草異佳葉乃大呉越間亦呼染叔登眞隱訣云三茅四平山迺不多而樹大其子如茱萸八九月熟酸美可食葉不相對似茗而圓厚味小酢冬夏常青枝並微紫大樹亦高四五丈而甚脆易摧折沈存中良方所謂即南天燭非也

术本草隱居曰出白山蔣山茅山者爲勝眞誥紫微夫人术叙盛稱其益服餌數方傳焉

芍藥本草隱居曰出白山蔣山茅山最好白而長大餘處亦有而多赤又芍藥譜有茅山冠子紫樓子茅山紅三種

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隱居云爲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茅山者佳

何首烏本草因祖能嗣服之有益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傳其事李翺因著方録云

附子山中名茅附比蜀產者實小而氣劣性大去濕

烏頭(性同附子)

菖蒲（出菖蒲潭中一寸十二節）

茯苓　白朮　枸杞

澤瀉　黃連　決明

茅芎　桔梗　細辛

前胡　貝母　防風

瞿粟　玄胡索　天南星

黃獨　山藥　玉蕈

紫芋　金瞿子（錬爲膏煎酒和服味如飴）

名木異卉

左紐檜晉許長史手植在玉晨觀

○鶴頂松一名九枝松在鶴廟頂相傳茅君任赤城時昇舉其上丫然雙幹疑非舊物○九陽松在金菌山北虬枝柱地蒼古冠絕

隱居松在玄洲精舍方壇上

卧龍松在清眞觀側

經臺栢在崇壽觀太元殿前宋末有道人自咸陽老君說經臺移本植此檀欒翠碧非凡木也

棠梨樹在下泊宮大司命君初入山止此樹下結廬以候二弟今餘丹井樹不復存下泊所藏廢鼓腔一木刳成徑三尺餘相傳延古樹身所作

福鄉古木梁昭明太子植福鄉井上半心摧朽生意遒茂

山桃

側栢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並出茅山

白李晨仙人遺種

福鄉柰似來禽而小可去疾癘

鸑鷟樹在穀牛槽兩木杪合爲一無有鋒脉

溪蓀平泉記芳蓀生茅山東溪隱居稱蓀花○紫色生淺水中相傳女仙人錢妙眞所種

玉蘭蘭葉刻玉氣甚幽亦芝英之別種也

蘭　蕙　茗　瑞香

茅山志卷之十九

茅山志卷之二十　師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　造

錄金石篇

梁碑

九錫眞人三茅君碑文（九錫玉冊文具誥詞墨篇）

（梁普通三年歲在壬寅五月壬辰朔十五日丙午三洞弟子頤道士正吳郡張繹立　孫文韜書　茅山道士章道與刻字）

太元眞人司命君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以漢景帝中元五年太歲丙申誕生茅氏之胤年十八棄家學道入恒山六年（時年二十五）感○道通神遂師西城王君十有七年（時年四十）又三年與王君同乘駕詣龜山王母授經仍隨王君還西城修法三年（時年四十七）顏如玉童體有光照王君復賜九轉還丹一劑君道遂成（時年四十有九武帝天漢四年）還家侍養父母而役使鬼神人（時年五十六）有橫死久葬皆令更活（侍家凡一十三年）父母既歿後至漢元帝初元五年太歲丁丑四月三日遂顯乘雲駕來江左句曲之山（時年一百二歲）侍住凡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受錫畢遂從衆官乘雲駕往

霍山赤城王洞之府也臨去告二弟曰吾今
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當一年再過來
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
南嶽太虛真人游盻若有好道者吾自當料
理之有心相教訓於未悟也
定録真君諱固字季偉太元君之次弟景帝
後元元年太歲戊戌誕明於世以英輝仁睿
貞孫霞舉察孝廉舉賢良拜五官郎武威太
守以孝元四年太歲丙子四月轉執金吾卿
司命對賓之日時年一百歲
○保命仙君諱衷字思和太元君之小弟後元○
三年庚子歲誕少以節行顯名貞高著稱隱
居華嶽五十餘年以學優可任宣帝地節二
年爲雒陽令轉西城校尉以四年四月拜上
郡太守五更大夫即與定録君同日就路司
師六 二
命對賓之日時年九十有八二君到丁丑年
並解任還家修學積五年元帝永元五年歲
在壬午過江來尋兄（中君時年一百五歲 小君時年一百三歲）修
行懃劬二十四年廼賜九轉還丹一劑服之
成道

碑文

若夫有無之莫辯陰陽之不測故自無得而
稱之今且談其轍迹述其攸處君廼咸陽南
關人也始冑之興則姬于黃帝周公之次子
分職致宗氏茅族焉高祖濠深識玄覽絕塵
華嶽及君入山顯乘雲駕控龍南嶺祖憙才
兼方員智通文武掃定荆揚秦皇嘉悼贈以相
國之禮父祚懷淳古之氣抱上皇之真不學
不仕確然而不可改也君稟元靈於妙始挺
○至德於玄符生知獨穎天情孫朓深念促生○
之不淹悟仙齡之可求故能棄纓紱於牢門
服紉蒨於丘壑年十八隱居恒山以從其道
心業二篇口談十翼茹芝术以堅粮掇薜蘿
而爲服在山六年翹勤精苦遂仰感西城王
君親躬執事十有六年進近衣書預同輿駕
師六 三
廼泛白水而造龜山登青琳而詣王母受玉
珮金璫之文太霄隱書之道遂得還形玉狀
反少天姿王君廼告君曰子道已成可以反
矣復百年求我於南嶽授爾仙任於吳越也
君廼停雲駕於天衢止羽車於漢路短褐布
衣歸寧父母於是父欲杖而罰之君怡顏跪
謝溫恭盡禮杖即碎斷飛揚四濺如電擊焉
父又令君生尸起死君即面召神祇口斷枉
閉死而活者不可稱數君之二弟並仕漢朝
爾時俱被國命同日引道遠近餞送數百餘
人君覲自償接初不異俗廼曰吾雖不作二
千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
嶽上卿霍林司命總吳越生死録籍亦神官
之要位也到來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諸君復
○能來顧如今日否於是衆賓僉懷欣允咸欲○
賚持禮貺君並止之及至期戒旦忽有自然
門列賓亭路筵客宇土潤脂容地平鏡色神
官星羅天騎雲滿海頓龍輿山停鳳蓋烟來
而霧至者靡不充溢當賓接客並以虛空而
至甘肴旨酒珍奇美果之徒皆非衆賓所識
也金案寶卮靈童漢女之屬故非言象所述
也于時三天請駕九錫催陳君廼瞻羽蓋而
整神容念將離而歛玉色於是舉手言乖與
不同偏廼告衆人曰真道隱迹廼不應表顯
動耀視聽吾今所以不得默爾者欲以勸誘

二弟之追慕也亦何待二弟之反迷天下有
心者盍當注向神仙耳今去當停江水之東
句曲之山以自清勵然後受事也於是鎣雲
軿而安動進羽駕而徐廻鸞鳴鳳嘯虎躍龍
騰紫蓋成霞朱旂起電既神駕之不淹轡仙
輪而易遠於是人相視歔欷不禁君廼命龍
轡而來翔指句曲而留憩朱宮懸列紫館虛
成總任璿璣徧司吳越千里而至者不可稱
也二弟聞君得道各解秩還私停家修習積
有五歲渡江尋兄君廼教以黃帝四扇神散
○之方青芽變枯潤骨之法精勤丹至積感幽
靈君又啓王君於二弟艱難勤苦備加慊到
遂皆降以神天高聖之授俱晏虎軿矣君然
後乘九錫之駕轡三天之輪汎景浮空於南
嶽耳猶且哀黔首之顒顒愍黎元之不救故
期諸一歲再降金陵料別有善載之玉牒惟
君道德仁智之深孝悌通神之至感幽微靈
之誠震天動地之業自古及今莫能擬者若
夫望景奔月控龍轡鵠之徒尚不能以喻其
盛況羊潛鹿處水行火變之儔其可喻君之
巍巍耶有道士張繹欣聖迹之預聞慨眞顏
之不睹念至德之日遠懼傳芳之消歇故敬
携同志謹鐫傳錄雖復羅衣之屢拂冀巨石
之不糜面千齡而遐賢對萬古以披心但恨
言不足以盡意庶寘鑒之匪尤廼仰銘曰
玄玄妙始窅窅靈端智明不體慧寂何言心
期絕路指測無源哀此黔首念彼飛喧流連
永夜波迸長昏促生電逝短晷星奔異生天
世俱爲夜寃從迷既往望反無門誰哀誰悼
惟聖惟賢應迹規矩感任方員以師以友作
○輔作天惟我眞人厥誕茅裔孤貞獨秀邈爾
霞際如彼玉京迢迢天外如彼河清千年一
世惟君聖德獨立孤貞耽玄味道舍秩辭榮
千年一世如彼河清迢迢天外如彼玉京秋
戚春澤日暄月明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長懷
萬古虛仰千齡芳音旣遠傳石流聲

碑陰題

此碑有如玄屏宿構畧有四事一者工人鑿
山唯得此碑一石有如現成二者衆石悉不
堪作趺唯所指安碑處一石有如伏龍之狀
三者鑿石連環唯安柱處有自然埳四者事
竟洞內飛泉忽涌碑陰及兩旁徧刻齊梁諸
館高道姓名畧見采眞游篇石柱篆刻自然
弟子徐楷敬謁華陽洞天唐宋刻題多漫缺
矣

上清眞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弟子華陽隱居陶弘景謹造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迹
可記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舍吐萬有化育
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
○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倘或可論山
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內
複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亘涂水脉
闢闔風岫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
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五
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
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
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
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天監
十三年勅貿此精舍立爲朱陽館將遠符先

徵定祥火曆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欝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廼繕勤碑壇仰述眞軌

眞人姓許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諫俠廼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識宇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剡令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王生火○知名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爲餘姚令勤恤民隱惠彼鄰邑徵入凱闡納言帝側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内詮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輝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儵值晏駕於焉告退專靜山廬以修上道君雖揖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第四兄遠游求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奇歲月彌軫恒與楊君深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眞降楊備令宣諭龍書雲篆僉然徧該靈謨與旨于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孫禮窆虚柩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末遠飛錫之鄉在焉謹按眞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乂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眞傳末顯於世莫能具述

○楊君諱羲事具眞誥

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翽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潔特絕世倫郡舉上計掾不赴秫糠塵務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之眞師也恒居此宅繕修經法楊君數相從就亟通眞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眞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任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世名㫾次兄虎牙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眞在山勑立嗣眞館以褒遠祖之德皇上秉弘誓本力來君此土肅育蒼祇範鑄羣品導法開俗隨緣啓敎以隱居積蘊三眞經誥火棲華陽宜還舊宅供養修理廼勑工匠建茲堂靖即仰祇帝則兼闢大猷東位青壇西表素塔壇塔之間通是基址埋瓴揜瓦投錦便值紫烟白霧縈徊蔭蓋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井南大塘廼郭朝遺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巳之軌旁枕雷平前瞰下泊東際連岡北横長嶺柳汧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内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刋石頌求屬來賢

渾樞鶩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功浹四濵延跡電滅測體淵渟旋區嶽立亘海雲舒摶風泳水蹠實馮虛亦有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遠天府地居縈巒已曲疊壤肺浮五闡面啓九涂環周長隰旁嶺交汧比流廼稱龍伏寔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曁東晉二許懷眞栽基浚井棲道揆

神允膺輔聖錫茲侍宸參差年代絪縕名氏
書誥具宣精華未弭甎（他爲切）梵將淪沉階已
毀拱樹霜摧脩庭草委肇館華陽歲纏二紀
求覲前猷聿遵洪軌帝曰楙哉爾焉斯止經
之營之輪乎奐矣勝殿客響鴻瓶揚芬瑤宮
碧簡絢采垂文（闕六）璚函玉檢綺幕（九）綃中蘭釭迥
耀金鑪揚熏桐栢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
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且華且朴結號虛皇塋
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歘悅捫景
帶虹振苦排鄣還明反聰物言是力我見無○
○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感舟壑自移
緣來則應不慮不爲式題龜録人天鑒知

碑陰記（此碑梁普通三年太歲壬寅金石刋至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六十六年文字將湮中山劉明素字睽微重加洗刻也）

華陽隱居陶弘景丹陽秣陵西鄉下里人宋
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之日未曉時生仕齊
高武世諸王侍讀奉朝請永明十年壬申歲
投紱棲山住中茅嶺上立爲華陽館至梁天
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七年往永嘉楠江青
嶂山十年涉海詣霍山十一年夏還木溜嶼
其年十月奉勑迎還舊山十三年正月至茅
山入住東澗十四年冬徙來此館十五年移
欝岡齋室靜齋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沖
上清弟子宗元前館主東海剡縣楊超遠
上清弟子朱陽館主丹陽湖孰潘淵文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丁景達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馮法明
上清弟子嗣真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真
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
○上清弟子太平山館主吳郡錢唐楮仲儼

齊世祖武皇帝
太宗明皇帝
衡陽王蕭鈞
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遙光
荊州刺史閩憙公蕭遙欣
尚書令太子少保丹陽尹建昌侯沈約
開府儀同三司平固忠敬公呂僧珍
侍中吏部尚書吳興太守謝覽
南梁州刺史豫章王司馬季延胄
交州刺史始興王司馬阮研
臨海太守伏曼容
晉安太守謝蕃
晉熙太守紀僧猛

梁武皇帝
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
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
南平王世子蕭恪
侍中豫章內史太尉長史謝舉
臨川正世子前羅平侯蕭立正○
○廷尉卿虞權

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過去見在受經
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畧記

茅山志卷之二十

茅山志卷之二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梁碑

陶先生朱陽館碑 梁元帝造

昔太和中有許遠游者廼雲霄之勝友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即架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栱高懸倚閣而覩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恊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遵德爰積敵衷顧懷汾射璽閉遥通朱陽欝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嶕嶢高棟杳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覩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烟生岫複 文闕

茅山長沙館碑 華陽陶隱居撰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有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搢紱之士飾禮容於閶闔耿介之夫欻旌麾於山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廼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鐘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華雕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茅山曲林館碑 華陽陶隱居撰

層嶺外峙邃宮內暎夂宄旁通紫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違覺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迹韜功守玆偕老

華陽隱居真蹟帖

元帝在藩送碑入山今猶在朱陽館東又有南平王蕭偉所造清遠之館即弘景弟子桓清遠所居桓師名法闓 字缺 二公之師也其桓師初入山作詩曰寒谷夜將晨置賓復尋真方壇垂密葉澈水渡朱鱗杳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石爐變欲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絕囂塵邵陵王曾入茅山尋桓清遠廼題壁詩曰荆門丘壑多覽牖風雲入自非棲遁情誰堪霜露濕朱陽館西又有長沙嗣王所造長沙之館基址存焉梁昌侯又造石碑弘景製文今亦在朱陽館北二里有處士周弘讓宅雷平山有水曰柳谷汧又名田公泉今按茅傳云在山之左汧名柳谷在陵之西曰陽谷昔有田叔居之取水因以爲號此泉是玉津砂飲之益人今用水浣衣不須灰也弘景石頌曰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汧土懷北埳色井出鳳門泉又有郭于池者昔燕國郭朝兄弟四人皆云得道亦任洞中之職四朝居長初至山種植於此郭干號因斯兆焉

石刻前製隱居小像初真蹟藏建安徐閎中家宋宣和癸卯十二月道士茍南華摹刻傳世

華陽隱居授門弟子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秉策執簡滕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棲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塗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攜手

東驅創居嵒嶺脉瀾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斷
幹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手趍走
肥色憔悴不以飬露爲苦心寬空慊穿顦飢
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
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
仁人必與物同奉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
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匐爲茂爾嘉業
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莅之一其爾以誠慤爲性
恬澹爲情質直居本况重樹志不邀世寸高
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令故賚爾爲樓
○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二其爾基架○
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弘敞樓路通嚴官私行
止並有樓慰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令故賚爾
四霤飛軒廂廊側壓可以安身靜卧顯祇遐
福三其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
勞苦貸殖之宜允贍粮服手足胼胝未獲告
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令故賚爾蒼頭一人厥
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四其爾族惟
舊緒身延邦閒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令故賚
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即名立事五其爾
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令
故賚爾節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
六其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
通令故賚爾香爐一枚熏陸副之可以騰烟
紫閣昭感上司七其爾澡形潔藏有糧既宣
導松朮實資芳醑令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
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八其爾敬事經誥遵尚楷
模輪墨之用於是乎在令故賚爾大硯一面
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眞受言九其爾貞
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令故
○賚爾鍮石澡灌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
入盥漱十其令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
策備言求理無或驕惰以奪斯旨援筆申懷
敢告處士

梁解眞中散大夫貞白先生陶隱居

碑銘 邵陵王蕭綸撰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
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
也是以穎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婈滅
迹於周代盛德流風有自來矣應期而耀質
著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
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冀州
平陽故因居此龍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
采之瑞光被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夐遠
系緒綿長漢興　舍爲高祖右司馬于青翟
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濬
仕吳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隆宋南中郎
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
清約博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凌飈
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
○淵渟墻仞無以睹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
俱高勝氣與烟霞共遠六歲便解書能屬文
七歲讀孝經論語毛詩數萬言曼倩幼習墳
典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慚是以
岐嶷流聲中黃著頌有鄉人得葛洪神仙傳
見淮南八公諸仙事延歎曰讀此書使人有
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
七歲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牓道求賢
禁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書記
不足扶衛孫楚之辭才何以捧轂齊代好治

宮室方修苑圃青溪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詞事兼美遺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夤春朝秋請是謂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廼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郭之外解組北山之阿同投丘之棲隱慕留侯之卻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䟽○括兹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爾廼杖策遐征游踐名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託往而不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義達無復其方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由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影依林遁迹交柯結宇剗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烟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從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丘陵恬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鬭洛谷地震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遠近書問一皆杜絕昔廼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以來常有勑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經澤深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游南嶽兹山也關閬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表旁臨九純間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勑遣左右司徒慧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解宇軒君之降情天老潰帝之致禮河上況於兹日弗能尚也養志山河多歷年所攝生既至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無荆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遥扶疏勸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在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别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劒焉比於兹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疎朗儀貌鮮潔宴忘勸沮多行德惠實借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郎白首彌至若廼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鈎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及羿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遂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而㳅芳廼作銘曰

留舄表化棄劒凝神徘徊紫烝照耀丹林厥迹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爵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紱頡頏縉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廼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栖世隱不隔眞結宇崇巖貞棲茂草氷玉留年精華郤老廼有令聞榮踰壽

考白水過庭危峯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簷牖花落窓櫳尚平未遠王孫不旋海桑變易陵谷貿遷豊碑有竪遺芳萬年

華陽隱居墓銘碑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已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常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涯爲眞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中天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坦上之術令遘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側愴思化杖而酸辛𨒂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仙亦有元放兼稱稚川逃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黎傳宛吏書因賈船虎車煦景蜺拂凌烟餘花灼爍春澗瀑淺靜靜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鵠何時復旋

燕洞宮碑 邵陵王撰闕

茅山志卷之二十一

茅山志卷之二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録金石篇

唐碑

唐國師昇眞先生王法主眞人立觀碑

觀夫天德惟溥亭育攣其不差人靈本智闓見賓其愈甚是以役成則百　不足事逸則萬物胥勤莫不鼎鉉黃金尊崇居處資養性靈青襟慚於履霜白首成於衆嶽但長途捷徑豈所敖游風葉寒荄忘其飆践假使維梢掛席終達寶岸縣車東馬詎越崇山　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至人應世爲而不處援手濡足拯溺救焚滌其舍垢之𦉍復其既迷之轍立關鍵樹隄防艤慈舟於罕濟之川明慧炬於未昕之夕當其虛往處以眞知被辟紉蘭吞虹噬月践赤墀而弘衆妙排翠扆而播玄風躔牧臺之舊蹤襲　山之遺軌勝業與鷲峯並峻膺澤共鯤海同流理絶名言事忘稱謂可久可大猗歟偉歟法主姓

王諱遠知字廣德瑯琊臨沂人也眇邃冑
襲於上賓之胄非同薛族託　於平輿之
門垂裒雲而灑潤御長風而縱響道無常器
應有常倫故得幽覎欝其枝條潛祉被其遐
禱則有葉縣奇蹤雷門逸響　閲世伯喈
珍其異　信遯時威明貴其縫掖故廼百
川紛湊滄溟浸無涯之廣累石不窮惟嶽至
極天之峻法主大父景賢梁征北將軍江州
刺史考曇選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輕車將
軍陳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食邑三
○千戶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衆華載欝台扃
啓曜動成儀表爾以具瞻法主鎮五石於生
宮韞三田於命府降靈以資妙氣受鍊而浴
蘭池　漱其芳津二儀賦其純　望德門
而直指睠華宗而誕曜母氏濟陽丁夫人陰
祇降嬪柔德垂美夙有神明之契先稟禎祥
之符嘗因晝寢夢身為飛鳳所集旣寤見赤
光貫乳遂感而娠七日便啼聲聞于外纔經
少選而載　焉昔浩靈受錫仰神嗣於妃瑛
柱史流沙託日精於玄妙叶待玄慶高騰聖

迹復延流光外朗豫顯大傳之教希聲內發
先聞導俗之音旣而聖縱自天稟至知於弱
植道　備　於藏往孝友寔至詭養
無方業隆幹蠱情忘徙羨加以俯同學數盡
鈌墳典三易送其殷周四詩傳其鄒魯著康
成之章簡聽季長之絲竹黼藻三古琴瑟百
家王書見重金籯取貴明毀縣鏡照奪清溜
廼深棄俗纏早生厭離寂寞愛網牢落塵情
望玄關而一息係蒼雲而長往時有國師宗
道先生識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風黃道作訓
○紫宸九重致禮百工興敬攝齋撰履妙簡英
奇法主以體二沐玄風知十升堂輿握照廡
於荊藍之下抱燭秉於隨合之濱宅空成性
智之所漸沿無致學惟幾必彰理詣希微忘
所言而知道情遺徑廷就日損以為德變在
冠年虔修上法廼有族雲浮紫羣鶴呈素晚
腰高丞徘徊迴屬周尹候氣詎可參衡晉野
揮絃曾何扶轂斯蓋玄心廣運遠結寘祥故
能幽旣不言嘉瑞爰發法主顧衆芳以指信
因羣靈以摅抱內戰斯止道勝則肥去有欲

之廉息多聞之智六經三史縹帙緗囊昔所
研味並皆棄絕物色眞應耽尚玄虛吐納六
宮去來三景峻巢由之節勵夷皓之行便即
辟穀休粮唯資松水六塵不染智照杜其氣
埃五味性空慧口絕其甘旨遂延避聲於衡
杖之路滅影於至陰之域茅山華陽即三十
六洞天之第八也峯秀龍文之鼎水叶鳳門
之泉仰三山以交眞思五便而竚聖廼抗表
闕廷願歸巖谷黃門侍郎賀徹奉宣中旨繼
是山棲所須並令官給旣而雅志獲從幽襟
○獨往高蹈俗外舉手時人羣公祖道衣裾聚
觀法主投簪有所終焉是託瀏淹草樹光溢
林泉拂雲徑以展足援喬枝以移視雖復金
錞和鼓獨韻新聲玉琯調時偏諧雅氣與夫
道風遐暢遠秀松筠之表勝趣挺生孤暎烟
霄之外安可亂其清越韋我寒暄故以仙伯
嗟其格高雲將談其氣遠仍值旗蓋南歇禮
樂西歸法主養粹中巖不染氛穢隋開皇十
二年晉王分陝維揚尊崇至教欽味風範具
禮招迎辭不獲命出自山谷長吏王子相承

候動止諮議顧言每申談對法主褒畢所至必歷今古辭義所該殆無遺逸幽尚有本固請還山晉王重違所守遣使將送遂投於天窟背嶺縈崖考室巷曦聲迹纔可修行十三年正月七日夜端坐精思彷彿朱衣羽人握節而進謂法主曰岫隱川藏事由獨善寓形寰宇宜弘利益重官品藻以卿開教一方可宣揚法味開度後學既受茲靈語始有應物之心焉於是澄止水於衆象竦貞松於羣望廣運玄機盛談名理重關複輿故以啓其幽○深六瑚四璉曾不矜其器用山門著録三千許人並立精舍寔爲壯麗十九年勑使鄭子騰送書詢問欽尚殷勤誠深下輦大業七年煬帝遣散騎員外郎崔鳳賫勑書迎請見於涿郡之臨朔宮帝廼歎曰朕昔在揚州師已素髮今茲重覩更有童顔豈非道固存焉養之得理者六軍返旆扈駕洛陽奉勑於中嶽修齋儀而炎德遂卑忠良解體攙搶遠燭格擇旁流沉馬謬三十之占膠船無五反之愼蒼生塗炭天命有歸大唐景運龍興玄象斯構皇上繼明理物光宅黔元參天二地經文緯武神謀廣畧道屬雲雷躍昃曜於已晦綴參辰於將落毀隅具固　廓清復修紝席還爲俎豆非夫唐風惟大大章可以作歌軒德如雲雲門所以流詠其孰能至於此乎故使天成地平其武功也如彼戢戈歸獸其文德也如此諒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跆東戶而稍南風瑞發雲星祥應頳素澗泉獻醴茂棘垂柔神筳衛厨芳蓂翊砌巍巍蕩蕩未有若斯之盛者歟猶復降情動慮旰食已勤克○己思治宵衣彌篤仁高穹昊澤漏重泉於是嗣興至教尚想玄極在昔藩朝頻經降問法主卷懷處世三變市朝語默人間一逢有道既遇龍田方知必舉之翼將攀鳳羽故審扶揺之勢以茲先覺曲招恩禮屢有陳聞乞還江外廼詔洛州資給人船并施法服勑潤州於舊山造觀一所賜田度道士七七人以爲侍者貞觀九年四月至山勑文遣太史令薛頤校書郎張道本太子左内率長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鎮綵金龍玉璧於觀所爲國祈恩復遣朝散郎蕭文遠賫璽書慰問并賜衲帔几杖等皇太子以其年六月又遣將仕郎張萬迪送香油龍壁供山中法事勑又遣桓法嗣送香八月十三日至觀法主沉吟久之方遣恭受謂弟子曰此香何能燒盡可分四近請觀廣供齋講冀能感徹十四日午時適因睡寤喜形於色侍者在旁諮問所以答曰吾向夢游洞宮仙官見報欲以疲朽補爲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五日沐浴冠帶焚香正坐集諸弟子述聖朝立觀之由勵學人策○勤之志十六日旦忽聞異香入室鳥獸哀嘷顧謂侍者曰日時早晚曰辰時廼應曰好即轉身平卧自正衣冠九易之形一朝解束春秋一百二十有六歲肢體柔輭顔色不變停殯旬餘倍勝常日州遣行參軍馬君偉訃山弔祭并以狀奏聞越二十八日以符竹託祔定録神山之右夫劒解之道皎昧難知至於刋名伯札勒功仙品青銑成文召帝晨之旨紫玉爲簡錫太元之命建圖獨立總要羣靈若得之於千載猶逢之於萬劫自許葛以來

朱之有也初法主從容謂所親日國家為吾造觀恩德極重自惟徵應恐不見其成至是時也斧斤始就前刺史辛君昌與五縣官人爰集山所定方準極八桂運於瑶阜五杏伐於緇林塹荆峯而求寳玉決河宫而取珠貝郢人負其塗器般匠獻其奇斤百姓子來四方悅服　非若堵鍤動如雲啇畧雲崖考量泉石廻於積金洞門之右太元降眞之地其山則峯岫開天逼乾行之峻谿谷括地窮艮象之深滴瀝縣流因風振響葳蕤喬木承雲○聚翠於是式墓大壯建其精宇據脩原而却指陪秀嶺以斜列飛陛排雲危墉列漢構玄櫨以轇轕景丹栱以崔嵬儀香閣於烟空欝珍臺於倒景烏容拂曉假道璇題之間兎色分宵晦影綺疏之側埃壒滅而瑶甍遠寒暑隔而寳殿深綺霞共藻梲爭輝清風與琅玕競響披軒迥眺欝欝之千巖不窮鑿牖俯臨蒼蒼之萬壑同色螭龍鱗甲動青玉之鏤雲霧光芒列赤璚之案牖　九色雜流蘇而廻卷華旛百戲拂藻井而斜縈霜鍾韻兕氏之音仙蓋畫輪人之妙列卬佺於東序楚羽客於南榮簷度玄霜庭凝絳雪昔漢宗萬乘玄宫繞峙於豫章齊侯九合正寢止閉於拱栢未若綸誥爰發雕甍勝地玄都萬雉植立天窻之開蕭臺九層輝耀洞天之表故以一磬崑驪中貧海瀆又於内殿奉為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軀二眞夾侍擬香園之妙寫空歌之儀遐邇歸依人天讃仰法輪常轉洪恩不替州伯武陟公李使君諱厚德眞人胄裔衣冠舊緒天潢分其遠派帝圖竦其旁枝○政循化穆途謠里頌崇信法門義不忘本弟子陳羽弱年服道暮齒不疲禀洞神之言得入徼之致平昔應徵已當付囑今兹綜理復隆堂構弟子王軌夙挺機緣幼忝德宇鑽仰閫于奥室舉措綱於循常清言餘論演暢有歸羽等廻與遠近同門道俗耆舊以為日月廻薄總盈縮之期春秋遞代運盛衰之道寔宜騰芳垂茂遠播清塵但韋編既絕宣尼深易道之嘆簡書迹落東皙補由庚之辭是用樹彼高垣題其琬石立言紀事傳諸不朽上願皇圖定七百之基符千載之運同玉京而等固與金闕而俱遥敢述徽猷廼為銘曰

生靈蠢蠢世界悠悠吉凶並鶩愛惡相諜如彼舜華望㬰不留如彼蟪菌棄朔無秋至人顯用夙膺玄籙勝已克勤導揚斯屬非相游道無言匡俗物有可甄寧憚濡足幾探其妙鑒獻其明鍊微毓德凝玄肆情才高楚澤價重秦城義堂縱辯文路蜚英跡綸青嶂聲通丹屏蹈禮河濱當仁茨嶺師臣是屬如綸攸聘爰召瓌材構玆嚴整偉哉瞰迥壯矣凌虛○儀刑玄圃輝映方諸櫚垂疊璧甍間聯珠岩嵬仙阜煩倫神居迷　香階合昏奇樹攫麐音麟遥集馴蜺迥赴入歲招　騎箕引傳蔽虧日月杳冥雲霧化周道息靜鑒潛神鸞旂宛宛象躅鱗鱗乘飈舛茂析理玄賓永言終古無絕清塵

和州司户參軍楚城豐城二縣丞包紹門挺基纓夙業超舉連延從職已隔流華況在學優彌絕塵累玄構繩墨仍參揆度預有厥勞是宜刋記希玄觀三洞弟子江旻

撰（貞觀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立石）

少室仙伯王君碑銘（諫議大夫李勑撰）

少室山天標中氣吐韻浸洛潛劃神洞別輝日月爲靈人正府府有伯太清正中在之故劉北臺光其前王法主襲其後法主瑯琊人諱遠知陳揚子欽曇選子毋丁感鳳化胎年七歲日識萬言宅華陽師陶弘景戚矜鏃羽玄業遂能精融道數弛張化機降眞易髭延竇氏殂鳧疑其統天與眞宰爲徒矣涉陳越隋曁我唐皆宗之語門弟子潘師正曰吾被

○署少室仙伯沐浴加冠衣而化享齡一百二十六高宗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眞先生闡道也貞元癸未鄗人至自盧嶽棲託瀍溪牽蘿踐危深入丹窟漱挹璚水感仙儲洛游禮空投誠銘辭於石銘曰

道結元氣神機眞精王膏金芝凝質自靈跡散霞岫思激霜颷浮丘往矣光塵寂寥（大元至元）

二十四年正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博文子冕重書

桐栢眞人茅山華陽觀王先生碑銘

并序（朝散大夫江寧縣令河南于敬之撰瑯琊王玄宗書）

惟軒轅有道之君時著順風之美姑射凝神之主爰標讓位之芳斯皆遠鏡遺編遐希靈冊豈若道包千古業暎百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化洽無遺仁舍有截青溪之館　紫府之鄉言招若士迺下蝸紱佇寬裏希倖絳闕之游蹔輟丹田之賞謹命終南山萬福觀道士麴元敬祗召先生　辰先生霞裝奄假麴法師痛徽音之永隔收蕤松澗弟子祁行則丁玄亮等悲陟岵之長往采絢芝巖共勒豐碑同甄盛烈

○先生姓王諱軌字洪範一字道模瑯琊臨沂人也耀質珠川分枝璠萼姬儲下鳳周書美其輕擧葉宰飛鳧劉史紀其神異綿聲遠系　言歟曾祖鈞散騎常侍太府卿度支尚書文括辭林義殫學府既飛華於楚塞誠育德於　大父銛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洎陳太中正光祿大夫晨趨鶴禁夕侍龍樓出入兩朝聲猷纓佀從容二代譽掩珩流父瑜陳著作佐郎番易國常侍蓬嶠含章增輝於蘭闈梧宮載筆時揚翳於桂山抽簪陪置醴之賓偶乘蓬脂車之彥竭誠以奉上鳴謙以棲下常厥坐忘之寓迺秀行　之胤先生養質鯤波終摶鵬羽遣之又遣玄之又玄志合天倪情含地籟施姸嫣醍泯之而爲一挺橫楹從混之而無二年甫八歲早喪所天痛彼髫年志符曾孝哀思卅日性掩宗仁屬陳運告終人神靡託王炎鍾岫芝焚楚郊萬始之　背飛之淚三荆之樹唯下分條之葉萍流不定蓬轉無依賴乎祖父故人甥養寄諸包氏一經憇廡五載方離先生叢契

○自然道通縣解貞心粹質有符天縱蘊靈和之茂範流太虛之芳潤弱齡去俗高步歸眞太平觀法主王遠知踐三清之隩隅游六學之津要翹心丹訣警慮玄波既毀網於迷途廼分燈於暗室清規素論一代偉人先生頻變玄門思弘妙旨仍隨法主卜居茅谷爲香餅弟子一十六年夜寢夙興劬勞匪懈晨供流瀣夕進流霞服義忘疲依仁無斁想朱宮而思聖懷紫素以尋眞浪情泉石披襟蘭杜抗巢由而狎鳥鶒莊惠以觀魚每至風覩春

山月華秋水徠嘯危嶠虎嘯幽谿未嘗不警
思緣情抽毫寫慮先生爰及冠年虔受經法
養谷神於玄牝游浩氣於黃庭初在法主座
下聽老子西昇靈寶南華眞人論退席之際
即為人講説五行俱覽一字無遺辯若建瓴
詞同炙輠切胡瓦法主歎而言曰吾道東矣何
獨康成洎隋氏握圖物色巖穴旁求俊異旌
賁英翹王法主美孕三仙芳踰七聖爰降絲
渙追赴東都先生此辰從游京洛朝陪瑣闥
夕侍銅池出入兩宮聲華四部若匪體符眞
○智志叶虛舟豈可應彼弓旌允兹綸召當時
奉勑王清玄壇行道豐厨厚饍既饌玉而漿
金供帳芳華亦舖霞而藉錦隋後主薄伐玄
兔先生扈從黃龍車駕凱旋陪還洛邑大業
十一年有詔特委先生於河南二十四郡博
訪緇素有道術異能雜技德行講説灼然堪
供養者及精通道法之徒並具狀追送駕所
以兹銜命言歸舊廬俄而炎運道消蒼靈失
馭黃巾赤眉之侶蝗聚挺妖綠林青犢之儔
蠭蜚肆蠆關河路絕因即避亂名山遂歷天
台赤城四明桐栢金庭蔡陾縉雲若耶悟一
息之難追知百年之易往廼隨時石室或遁
旅曲枝折桂紉蘭漱流自樂日月居諸復淹
十載而黔黎塗炭縣命有歸我大唐鳳舉晉
陽龍興渭涘掃攙搶以居南面除猰貐以正
北辰御極紫微負圖黃屋靜稽天之大浸滅
炎崑之燎火包日月以為扃牖苑溟渤以作
池隍列珪璧於長安大禮儀天地之軌陳簨
簴于清廟大樂節天地之音先生既屬文明
遂動思歸之引整虯馭振蜺裳背天台還地
○肺入輠轅而迎法駕游郟鄏而謁眞人太宗
文皇帝游心寥廓之津開玉京於碧落凝神
杳冥之境敞金闕於絳宮廠指於是照臨王
聖以之綿邈而亭毒之私弘遠然隨迎之道
未臻遇崆山之順風仰瀨鄉之微旨于時法
主尚承恩梓澤未果言之柳汧故遺法師先
以還修葺許陶遺址此觀梁武皇帝於許眞
人舊宅為陶隱居建立號曰朱陽皇明啓運
更以華陽為目按眞誥云華陽第八洞天之
名也其山則崇巖隱天入雲逶而上竦盤基
括地帶風溪而旁屬東連林屋飛九轉以游
仙南控羅浮開五便而納聖西通峩嶠遠屬
犀津北振岱宗過翻鶴駕因靈祇之宸宅誠
羽客之留連者也而舊基夷漫餘迹淪蕪先
生更翦棘開場肇兹崇構敬造正殿三間兩
廡并及講堂壇靖房宇門廊飛桂棟於烟衢
則黯然雲布架梅梁於霄路則赫爾霞舒虬
簷軒舉征鷄度而嘹唳鳳甍孤峻賀雀仰而
聯翩豈止蜵羽生風胡人竦貌而已抑靈光
之易接何景福之難酬者歟又於内殿奉造
○元始天尊像一軀光趺八尺左右眞人夾侍
神儀肅穆法相希微圖面影於月玄寫豪精
於日亮柱光雙彩表瑞金經掌耀十丈擒祥
玉札遂使天華聖妓晞菌閣而來儀羽旆雲
軺職蕙樓而戾止先生於是排翠扆而扇玄
風游赤墀而宣眾妙運慈舟而濟有待揚智
炬以照無明息澤與鯨壑同深勝躅媲龜峯
比峻大哉美矣信無得而稱焉法師往於名
山福地感遇眞經晚居華陽又摹寫上清尊
法洞玄洞神符圖秘寶並竭鍾魏之模楷盡

班倕之剞劂緘封靜室永鎮山門先生自幼及長恒味松朮平生齋講傳授所有信施並入功德賙救貧無乾封二年歲在丁卯十一月丁巳朔旦朝禮畢廼顧命門人曰吾昨五更彷彿夢中見有三人羽衣嚴整手執簡策進於房內告云華陽天宮素已品藻用師爲神仙萬人主者兼知校領省官且法師才德清高宜居此任今重奉命邀迎請當行矣吾昔在桐栢山中已感斯夢辭不獲免須應此召遂戒鼎門人示以修道要訣經書法事各有付囑其月八日頻索香湯沐浴改易冠帶更服新衣九日寅時異香入室整褐端笏奄從解化春秋八十有八粵十七日癸酉以符竹託祔于華陽觀雷平山西陶貞白墓右悲夫重惟先生德叶二儀情包六氣生而岐嶷長符規矩黃中表稱丹穴凝姿白鳳游豪拔華文於翰苑碧雞飛辯析妙理於談叢體共神俱性與道合皎貞心於松路棲苦行於雲衢固廼鵬鶤齊區彭殤一致西山五色空想仙童淮南八公徒聞鴻烈弟子戴慧恭包方廣吳德偉王元暐等千有餘人並價逸楚材聲超稽箭承音闕里服道緇閒皆痛甚摧梁悲逾臨谷挹金華而結欷尋玉輪而增耿日月逝矣而清猷尚存見課摛文廼爲銘曰

至人無待上德難名心凝丹竈神游玉清搏風鵬羽擊水鯤瀛青溪孕質碧落蜚聲其一

質茂松筠氣芳蘭芷性同濠上情符闕里奕節川渟高風嶽峙徘徊林壑放曠文史其二

玄珠已得白雲可馭目牛無全害馬斯去黃庭有德紫宸欽譽爰紆渙霤俄悲瀆絜其三

○照雪崆峒凝霜姑射雲虬散弭雷軿徙跡作○看埋劒還睎留舃眷言弘誘其方孔碩其四

重惟芳躅再美成功炎延絳闕火浣丹宮開榛雜草餘基永隆虹盤鳳翥有類神工其五

柳谷思陶芝田揖許四朝愉忻三茅宴語野調霞軒山情月舉亭臨霜嶠池連風淑其六

猗歟法侶聲猷業邃智境未窮勝因先墜將鄰埏埴功虧覆簣素標眞宰寧資美謚其七

儵睹龍姿俄觀蟬蛻釋謝星隕任　折于嗟應眞示同生滅紀仙官於紫府勒貞徽於翠碣其八

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

天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微述并書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測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感通調運丹液形神鍊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之動而行之者寔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昇之夢卓秀神儀骨錄表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眞傳備集於昭臺奧義微言○咸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記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龍章闡幽前秘繫蒙後學若諸眞之下教爲百代之名師焉睹先生寫貌之像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感之妙鍊形化度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眞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寔昇上清不可得而測識者矣然隱几云

化虛室仍存代翎未飛陰丘尚閟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逈今無睹朝代累葺山世轉睽未懐仙烈久增誠慨予微將歸衛嶽斐憩茅山與諸法義聚謀刻石邵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真猷紀于碑陰式昭年世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開元歲乙亥四月壬子時白雲先生在王屋山姪延陵縣主簿綽稟命覩視鐫勒

茅山志卷之二十二

茅山志卷之二十三　師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録金石篇

唐碑

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　秘書郎河東柳識撰　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　李陽冰篆額

道門華陽亦儒門洙泗蓋玄化振於此也白日登晨有西漢茅氏兄弟隱景遁化有東晉許氏一門襲明沖用以闡道風有梁貞白先生唐玄靜先生開元中玄宗禮請尊師而問理化對曰道德經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其言仁壽天下次問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則似繫風上悅因加玄靜之號無何故以疾辭東還句曲先生諱含光本姓弘則天諱弘改爲李氏考孝威州里號貞隱先生家本醇儒晉陵人也夫性與道妙則真有運無古之學者雖有得有不外歎馳景而內觀馳心不遠思化金而近思化欲今之學者多見反是者迺行於真理窅然觀妙先示正性發明宗元則玄靜其人也年十三辭家奉道端視清受慈向蠢動闇室之中如對君親時人見之情性皆欽幼工篆隸或稱過父一聞此議終身不書所撰仙學傳記闕遺備載又論三玄異同者真經及本草音義而皆精詳祛惑窮理於學如鐘蘊聲其後師事華蓋峯司馬君雲篆寶書傾囊傳授既而目之曰真玉清之客抱虛無而行功者與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者於德亦淺承之自遠宜且救人於是引後學升堂稟玄訓也先生元氣不散瑶圖虛映達靈已久晦曜爲常動非用閑靜非默閉當吹萬之會若得一之初應迹可名常道不可名也羣蒙求我豈勞言說孕育至化虛融一心心一變至於學學一變至於道同淑氣自來得之不見所以摳衣而進無有遠邇仰範元和茂資全性者若秋芳之依層巘夏潦之會通川也先生忘情於身而慈於人楨祥屢應視同衆象士庶咨詢色授其意常令章壇閑院爇火擇薪精微誠敬率皆此類曩者天書繼至務欲尊崇公卿祈請信無虛月

卒使玄門之中轉見真璞持慈儉之寶歸羲黃之風至矣哉我師教也大曆四年冬十一月顧謂入室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神氣恬然若生忘長往時年八十七靈雲降室執簡如生據真經斯迺乘化自由仙階深妙者也門人等以爲醴泉之味飲者始知我師之道學久方見願叙真宗以示於後恭曾游道敢述玄風銘曰

古有强名元精希夷黃帝遺之先生得之縱心而往與一相隨眞性所容太無同規日行○仙路不語到時人言萬靈我見常娑玄宗仰○止徽就京師紫極徒貴白雲不知遐方後學來往怡怡空有多門眞精自持委順而去人焉能窺玄科秘訣本有冥期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

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弘江夏太守避王莽徒居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隱居以求其志徙居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鍊師子微爲方外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生毋瑯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提孩則有殊異晬日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髫丱好靜處習誦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游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惟穬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鍊師於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奧旨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迺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歸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迺命中官賚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禀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强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蹟翦焉將墜眞經秘籙亦多散落請歸修葺迺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鑪一具御製詩及叙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渥澤頻繁輝暎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眞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蹟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竟執謙沖辭疾而退洎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洞眞經以其春之三月中官賚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尅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潔修其事遂送禮先生爲度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之禮因以玄靜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華陽洞宮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莖散生松石之間詔俾先生與中官啓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免其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異人所莫睹先生又圖而奏

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陽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辭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嶺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徧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洞眞經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門大正眞法所以茅山爲天下學道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

○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遁化于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爐置於藏内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眞淳業行高古道窮性命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游句曲讚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是以順風而問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羣書長於撰著嘗以本草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靜之書著學記義畧各三篇内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遺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王旼强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術數之道而不以藝業爲能極於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懐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

○盡於此眞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玄微遂專使致書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書眞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洎大曆六年眞卿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懐尋遺之心瞻望林巒求負借山之託而景昭洎郭閑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延邀道士劉明素求託斯文眞卿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釆眞之遊緒聞含一之德敢强名於巷黨曷足辯於鴻濛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强延啓玄旨玄門以彰延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發祥上士云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與坐忘伐石表墓勒名傳芳谷變陵遷厥迹彌光　大曆十二年夏五月建　勑海吳崇休鐫○

○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碑首篆題旁刻蕭史弄玉像　朝議大夫撿校國子司業兼御史中丞吳郡開國男陸長源撰　朝議大夫撿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賈彖書并篆額

夫載宇宙懸日月提萬象而首出者其惟道乎夫通聖神該品彙冠百靈而獨立者其惟人乎道所以包渾元經始萬象者也人所以稟純粹司會百靈者也故人因道而集祉道因人而垂休不宰之功兆乎造物無言之德洽乎生民蕭散乎汗漫之間沖融乎希夷之表與天籟而吹萬並谷神而長存者矣紫陽

眞人大法師諱景昭字懷寶本丹陽延陵人也其先系自顓頊大彭之後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因國命氏芬馥蔓延以至于裔孫孟孟爲楚太傅賢爲漢丞相昭入吳爲侍中昭兄慎爲司空法師即司空十六代孫也司空亹葬于延陵子孫因而家焉祖道會父思葳皆丘園養素道高跡隱載于列仙之籍法師方娠稟異自幼表奇孕元和之粹靈體太玄之妙質初以素書發蹟配度于延陵之尋仙觀後以丹臺著籍隸○居于長安之肅明觀爲玄宗廣成問道始射顧神放心於凝寂之場垂拱於穆清之上法師因得羽儀金籙頡頏玉繩籍籍京師垂二十載爰辭上國思還故鄉重隸茅山之太平觀天寶中興玄靜先生奉詔修功德造紫陽觀因而居焉遂於鍊丹院傳黃素之方修齋醮之法翔雲瑞鶴飛舞於壇場甘露神之降生於庭院初法師師事大法師包士榮榮師事崇玄觀道士包法整整師事上士包方廣廣師事華陽觀道士王軌軌師事昇玄先生王遠知遠知師事華陽隱居陶弘景自道源錫派玄教傳宗王堂銀闕之人羽蓋毛旌之客府無虛籍代有其徒法師至行稽於玄化通識合于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爲死生盈虛以天地爲旦暮雲外虎頭之佩雪中鶴氅之裘孩季通而撫子玄師仇公而祖黃太教戒示乎傳授脤餌見乎延長侍秘履者迹徧於江湖傳經籙者事同乎洙泗一居山觀三紀于茲還神契乎時來寂寞同乎物○故以貞元元年癸卯委蛻于紫陽之道場顏色怡悅屈伸如常春秋九十有二以其月己酉遷神于雷平山之西原玄靜先生壽宮之左傳授蘇州龍興觀道士皐洞虛得沖虛之妙用躡上眞之玄蹤梁市之客胥來華陽之人間出矣道士韋崇詢主修齋醮祭俯仰節度道士朱惠明掌法籙經書修眞秘訣法師上編仙籙旁契道樞神含混元德與純粹誘進羣動感通衆靈邈然非寰宇之間超然在風塵之表至如身纏世故跡混俗塵發忠孝以節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與浙江東西節度支度判官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扶風竇公曰泉布武區中棲心象外與法師聲同道韻理契德源追往想琴高之祠傳神著務光之傳見徵副墨用琢他山其詞曰

惟道之大提功混茫惟人殆庶與道廻翔素韻凝寂玄功靈長馨形無迹啓迪逾光矯矯法師錫羨華陽本族命世在虞系唐御龍事夏豕韋居商巋然靈表自幼而彰理冠容成○質侔夏黃尋仙發蹟肅明始揚宵禮金殿晨朝王皇丹臺道侶白雲帝鄉楚山萬里故國丹陽醮宮鳴磬齋室焚香芝生庭院鶴舞壇場茅君秘洞葛氏眞方來時去順齊彭泊殤化鱗風翥委蛻雲驤峯巒邐邐松桂蒼蒼塵生杖履苔染巾箱龍銜彩旄虎綴槃囊閬風玄圃瑤軒王堂追存如在頌德不忘孫石歸然萬古連岡貞元三年獻歲正月上元之辰建造太平觀道士徐元沼許長久徐則內行克修外遏儒學許則宿推公幹虔奉眞宗

崇元聖祖院碑文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丙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天華陽洞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晉聖壽於億萬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爲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巖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武文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化理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太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御大寶則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治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邦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迺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寔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眞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標曠迹寘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契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柔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濛啓養心之說二者皇上大本也今息元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古壇廢井遺址猶在迺鏟荒夷險猷起層構散俸錢以次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翬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象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爲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緣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澗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仰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仁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爲日月動而爲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承章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爲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資我强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覩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唯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御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眞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至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不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行千載一期赴斯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材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眞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爲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爲喁噏之人顧難乎哉餗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辭爲學故承命首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丕啓山川効靈黄帝爲君赱廼賡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　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玆起兮　玄感旣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　閟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隆華陽仙洞大茅峯兮　金牓瑶壇仙衛眞官羽節凌風珠佩珊珊是雕是齋百福延兮　名從天錫境占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三聖記碑

有唐寶曆二年歲次丙午八月庚戌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德裕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世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於茅山崇元觀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三軀皆按史籍遺文庶垂不朽謹記

孔子按史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夫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淫神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爲網游者可爲綸飛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尹眞人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適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學服星宿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過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

唐石燈記

功德主崇元觀上清三洞道士賀思寶敬造長明燈臺於寶殿内永充供養寶曆三年歲直丁未二月十五日丁未奉記助造燈臺三洞道士陳惠琯大匠樂安蔣渾男清嶸鎸

齋建元勑立崇元館唐貞觀勑號崇元觀宋大中祥符勑改崇壽觀太元殿長明石燈寶曆三年丁未歲造當是文宗太和元年積四百九十八年是爲大元泰定甲子上清弟子崇壽觀主吳郡張嗣眞重爲刻治著銘于石

銘曰

華陽之天流金之庭陰輝日精晝夜洞明神燈燁燁二景是法樹此南便闡世小劫稽首司命朝徹重玄度人度仙若火之傳

茅山志卷之二十三

茅山志卷之二十四　　師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唐碑

唐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 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徐鉉撰并篆額

原夫至道之先邈哉希矣書契以降可得而云黄帝堯舜澄其源故垂衣恭己在宥天下伯陽仲尼道其用故建言立德憲章無窮○赤○松羨門神而明之故輕舉上賓留侯商皓變○而通之故解景滅迹順是而下莫不由之故有縉紳端委利萬物於廟堂之上葛巾蕙帶全陰功於塵埃之外隱顯殊志趣舍同歸其人有終其鬼不死閬風玄圃羣帝之審都赤城華陽仙聖之治所光靈肹蠁若在左右仁人君子往往至焉見之於貞素先生矣君諱棲霞字玄隱華宗繼世積德所鍾生於齊得泱泱之風長於魯習恂恂之教七歲神童及第十五博綜經史嫻黨童子靡敢並行東方諸侯爲之前席而仙才靈氣禀於自然塵纓世網不可拘繫每名山獨往神契感通奇怪恍惚衆莫能測天祐丁卯歲避亂南渡至于壽春感四海之分崩想八公之遺跡於是解巾名路委質玄門問政先生聶君見而奇之授以法籙是日有彩雲皓鶴翔舞久之既而窮若士之遨遊得東卿之勝境道無不在善豈常師又從威儀鄧君啓遐受大洞眞經玄科秘旨動以諮詢福地仙源因而棲託誅茅穿徑枕石漱流身既隱而名愈彰道已寂而○節彌苦桑田自改桂樹長留烈祖孝高皇帝○方在賓門實來作鎭紫泥表眞人之應青雲符好道之占君鵠書被徵褐衣來見談天人之際講道德之源靡勞牧馬之迷自契順風之請因從敦禮來止建康有玄眞觀者陳宣帝爲蔵衿先生之所作也殿堂岑寂水木清華游焉息焉以遂其好每竹宫望拜玉牒秘詞叩寂求眞必君是賴嘉祥靈應世莫得聞聖曆中興恩禮殊重賜金印紫綬號玄博大師烈祖嘗從容謂君曰吾不貪四海之富惟以蒼生爲憂君對曰夫古聖人修其身而後及天下天下得一人安而後安今天子動勞萬機忘寢與食身且不能自治豈能治蒼生哉帝善其言以百金爲之壽其識度亮直又如此焉今上嗣清静之基尊玄默之化諸諏賓敬有踰於前而君茅嶺夙心老而彌篤比年抗表請歸舊山優詔惜之又加貞素先生之號既而玉棺有命紫素告期葛洪見留不成大藥少君捨去先夢繡衣保大壬子歲夏四月甲寅隱化于玄眞觀春秋六十有二恩○○旨痛惜賻錢二十萬道俗嗟慕會葬數百人初君之及茅山也即良常洞之前相雷平山之下披榛翦穢面壑臨流除地爲壇表朝眞之位因丘設隧卜安神之室至是歸葬符夙願焉六月丙申發自京師泝淮而上時纖内久旱川塗可揭是日大雨洪注騰波郤流驀長堤踰重堰飄然利涉人不知勞昔周君有欒水之朝宣尼有泗水之應校靈比德其殆庶乎君傳法度人數逾累百有若玄眞觀主朱懷德名先入室道極嚴師首座孫仲之章

表大德劉德光參受經法預聞玄秘永懷在三之義願垂不朽之風威儀王可德首座陳希聲並仰高山共刊貞石鉉也不佞夙承教義雖復仙凡異迹靜躁殊途而誠以所感素文斯在徘徊祠宇邈若山河敬書峴首之悲以伺遼城之歎其詞曰

於鑠子晉上賓于天亦有胤孫窮神體玄昔我來斯世稱其賢今我往矣人謂之仙至道希夷孰知其然華陽洞府句曲風烟林芳擒葉地即芝田拔文相質億萬斯年 文林郎守拾遺充集賢院直學士徐鍇書 銀青光祿大夫行右千牛衛兵曹參軍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文秉刻字○

○茅山紫陽觀碑銘并序 朝議郎守太子右諭德武騎尉賜紫金魚袋臣徐鉉奉制撰 朝議郎守尚書虞部郎中武騎尉賜紫金魚袋臣楊元鼎奉制書并篆額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眾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散而為氣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鼇鍊石之功絕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遺雅異途步驟殊致莫不協契於神明之域欽和於道德之原廣無為之為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其迹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真而養身至其玉檢登封鼎圖啓後游神象外眺屣區中鑄金鼎而乘白雲登寒門而立玄極閟宮清廟式嚴觀物之場玉洞金壇別啓下都之所靈符綜集金籙岐分三元八會之文潛神彷彿七暎九華之室宓擬形容足以徵福應於含生致孝思於時事聖人繼作靈構相望故茅山紫陽觀者○令上熆敬為烈祖環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重修也爾廼星紀儲精下為岐極河圖著錄縣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真科流演治化弘開於赤縣符圖廣被於名山而華陽洞天實靈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鄉左憑柳汧烟霞韜暎右帶陽谷川源隱鱗伏龍靡迤鎮以雷平之嶺鬱岡回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真人叩舷之池不遷留岸許長史鍊丹之井自刻寒泉白霧紫烟照暎其上飈車鶴馭往來其中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真人以玄德應世肇開朱陽之館以玉書演秘爰立昭真之臺堂靖跡基玄洲之蹤可擬生徒廣業白龜之迹斯存金紐鳳羅代相傳授龍車虎駕世有飛昇及玄靜先生以沖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玄宗皇帝以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容契維新舊館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唯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詠空歌異漢帝之猗蘭唯○陳甲帳自茲厥後代有修崇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軒羽蓋往往降靈皆著之金石播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九氣長存歷劫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斯觀也將世運以汙隆與皇圖而昇降赤明未啓猶多閒戶之悲白水方興始漸高門之慶孝高皇帝循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肖中天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於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於九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形矢盧弓允王公於

四海於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
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而揖羣后輯瑞玉
而覲諸侯旣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
奔御朽不以黃屋爲尊旰食宵衣惟以蒼生
是念知無爲之無敢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
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民重法
敦本訓農偃革銷兵守好戰必危之戒卑宮
菲食懼以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効靈三辰
薦祉遠無不屆邇無不安少康光武之功獨
高帝籙貞觀開元之業更啓孫謀今上承積
○德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無方之謂聖神武
不殺之謂仁學洞精微守謙光而沖用明昭
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敵民不矜功而尚
智靜惟修政恒務嗇以勸分闡善若驚毋察
秋毫之細容光爲照寧違行葦之微化決風
隨時和俗厚嗇以爲天下者烈祖之天下憲
章者升元之憲章垂裕無窮永懷罔極衣冠
原廟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致敬緬慕在
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尋屬長樂上仙濯龍
興感載詠生民之頌思弘止亂之功迺眷靈

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爾之工執藝
駿奔飾材簷至果園之柰供其舊斷北邙之
土給其巧墁迺新秘殿秘殿孔碩黝其靈霄
屹其穹窿璇題互照以晶熒珠網交疏而窈
篠震殷雷於滴瀝拖宛虹於楯軒忽陰闔以
陽開乍霞駮而雲蔚儼若虛皇之御穆然太
上之容疑御氣以迥躋眇陵雲而遐觀迺立
高門高門有閎擬金闕之觚稜洞朱扉而煥
照龍章鳳篆以之題著霓旌絳節茲焉出入
迺建兩序紛還逸而重深迺起層樓邈茗亭
○而顯敞北彌郭千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
景以燭坤麗丹青而藻野速如神運恍若化
工每至日薄星迴歲之云暮桐華萍合春晝
載陽赤城旋軫之初白鵠會朝之際都人士
女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洽人和仰雲構而
方知帝力豈止百年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
壽作朋永閟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稱焉
夫妙本太無名垂不朽挺窮神知化之盛然
後顯通幽洞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
致還淳返朴之理漸於人爲富壽被於樂爲

聲詩告於太史爲典册著於豐碑爲銘篆耿
光顯被其在茲乎爰命下臣敬書令德詞曰
邈哉至道悠哉妙門黽黽無物綿綿若存是
生清濁爰闢乾坤迺生之民迺作之君德盛
惟皇功高曰帝訪道崆峒求珠赤水下或稱
有時稱至理三正循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
赫矣皇唐運啓再造天垂百祥玄德升聞旣
壽永昌時乘白雲至于帝鄉穆穆嗣君雄雄
下武禮極配天教先尊祖明發盡思熙然若
睹敬佇仙游式嚴庭宇庭宇何在句金之陵
○丹霞夕暎白霧朝凝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
生窗篠日麗觚稜三秀交陰五便分徑丹砂
流液玄洲立靖柳谷絙烟雷池瀉鏡彷彿九
華依稀七暎至誠則應有應斯來舍眞上客
蕭閒逸才颷輪倏忽是蓋徘徊浮黎認上方
文疑臺昔有聖人建言敷教救物以慈奉先
以孝敬佩眞契恭闡大道顯妙用於言象敷
淳風於億兆薦純嘏於無窮仰皇猷於克邵
時歲己未十二月一日建

復禁山碑 徐鉉爲文

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羣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故其壇館之盛薦享之殷樵牧之禁寵於天下其所由來舊矣聖曆中微官失其守望拜之地多所榛蕪若迺眞靈翔集玄旣肹蠁興復之蹟必假異人天祐丁丑歲貞素先生王君棲霞始來此山恭佩上法徘徊地肺偃息朱陽永懷舊䂓期在必復先生潛德内暎符采外融名士通人道契冥合凡縞紵之贈貺信之資悉奉山門以成夙志於是由良常洞至雷平山十里而近入于祇隸者盡

○購贖之芻蕘不得輒至墟墓不得雜處藝樹蔽野植松爲門川梁必通榛穢必翦建方壇於雷平之上造高亭於良常之前朝修有致誠之地游居有稅駕之所萎巴古陌泰望舊封肅然清光復如開元天寳之盛矣先是紫陽之右有靈寳院焉眞臺故基鞠爲茂草先生殫罄資用克構殿堂有開必先無遠弗届都督武陵康王奉錢百萬梁王造殿一區向道之徒咸助厥事曾未周歲惟新舊宮皆先生之力也昔大限致襄城之駕庚桑化嵔壘之人是知道心唯微其應如響時則有若道士經若虛協䂓同志是撕是贊幹事以格感物以誠績用不愆斯實尤賴先生以保大壬子歲夏四月悉書夫屋室之數疆畔所經請命于京師中禁于郡縣以授茅山都監鄧君棲一能事既畢數日而化期命玄應眛者不知夫仙階感召諒非一揆若迺神清氣靈骨錄標暎受之於天也心虛器冲玄德充蔚基之於性也昭眞垂教啓煥靈迹行之於勤也故策名紫素飛步黃庭流功儲慶必相參合

○然則先生之道其殆庶乎雖飈駕不留寘升日遠而高風可述遺範在人進而紀之翰墨之職也鄧君企慕前躅見托直書己未歲秋八月日記

上清眞人許長史丹井銘碑（徐鉉文并書長）

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鐵谷鮒洌被槩泉分甘玉液流潤是田我來自西尋眞紫陽若受卿樹如升魯堂駿州翠瑰來識錄來噫雅後學祀比餘光

靈寳院記（賜紫道士王棲霞撰　諸道副都統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守中書令東海徐公重建）

學靈寳者空洞赤書之秘號也靜勒自然生天地先運無爲德被有爲作是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乾坤之大生功者生三中利益也苟德以潤身功能濟物即示輕舉如躡歸徑華喧置於蛻胱耳且按籍所載眞跡所存有非常人立非常功遂歷古今芳猷不絶茅東卿棣萼以直道仕愷悌立身周物者智樂靜者仁云黨咸陽初依恒嶽尋棲此山介然掩蹤克奉玄寂陶然若朴惟德動天遽繡衣持九錫之文芝蓋遵三清之路玄鵠下盤

○感應無昧斯積業夙習之感哉緬惟異代同途繼踵美蹟者諒我公矣公以踐履德業游泳忠信松高韻遠玉眞芒寒景鍾麟史堂構襲蹟鳳池龍節膺序分寵致君一匡錫我所履威臨鐵甕貴擁朱輪智發未萌道了得一蒲鞭擧而過改桑附謡而政遐調我無欲民朴我無爲民化法黃老而無帝載考始制而弘象教迺顧名都更植世福靈寳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弘景所創也始本昭眞其號焉紫陽觀即長史宅界于東小茅嶺雷平

山列于南鍾山西朝焉良常北微焉其餘勝槩羣阜若衆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曾漢攸開匝雲秘三洞璠文集丹丘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勤修於是崇習玄風鍊金石身騰烟霞轍時移代變兎木之功寢泯及唐太和中太尉贊皇李公每瞻遺躅屢構遐緣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號額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焰靈致煨燼荊棘相森凡材園長狐兎往焉芻蕘往焉弗芟弗薙歷五十載矣棲霞冑叨素業幼專不息○

○雖童丱獲名而屢厄兵難跡不遑處遺構殆空斷梗杳泊自北徂南幸托玄化遐欽茲境聿諧所適延勵畚鍾忘躄勞砌壇植松結茅庇拙紉蘭餌木願言終遁俄奉先齊王旨命出居會府齒朝修事沐浴恩遇揚歷館仞甄道術表命服再琯再籥是延是錫泊我公移鎮是邦自以風痺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捨俸錢一百萬俾於舊基別崇利有稟命之際疊疊勉勵夙夜匪懈思竭克勤冀荷恩教噫事難諒始智寡周防且虎視非一雀之圖而雀終噪螗盈非片雲可同而雲或掩時哉理非契也非台曜覽幽幾止終廢蹤是度揆經營月期日就博邀執斷量材取制墻茨必褱圖蔓必薙平瓦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羣力工約萬緡歲靡朞剞劂督奇冊牘聘妙造正殿三間中塑

靈寶天尊暨從砌壇三級三門三間環繞廊廡一十六間并葺壞整頽降真堂續連於內重新沼沚再築垣墻東北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兩廈中○

○塑羊角山應現

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間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鴛翠甍差鳳翹睟容禮而若睍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翩翩雲鶴軿軿對伴崛起異旋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像教斯感即荒茵之域安歟睹壯麗手足使真風永布靈致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噩噩烈烈可久可大棲霞智慚絕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誠竭慮追茲成功聊實記於貞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也時大和三年重光單閼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記（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左散騎常侍行句容縣令知鎮事黃鸞度奉台旨用備成仁勾當道士經若虛朱懷德雲水道士呂子元書并篆額正一弟子沈德謙盡心助善）

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右拾遺陳子昂撰）

尊師業尚沖寂勤修幽深理心事天所寶惟嗇絕聖棄智不耀其光故真感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迺崇標曠迹遐情遠思志摩青雲逢視紫闥高宗毎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延歎○

○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影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歎迴深遲廻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格有命鑣轡遣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潁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命瑤庭容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倚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

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
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
骨雅似華陽夫階眞蹈冥鍊景游化者其心
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
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廼斷石幽山申頌
玄德頌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
符之自然神與道而爲一天與人兮相連苟
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淩烟丹丘不死兮羨
門子黄宫度世兮吾體玄玄玄至德兮洶溆
○美沖心養和保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迺入
華陽洞天裏道逢眞人昇玄子授以寳書青
台旨令守嵩陽玉女峯雲棲窮林今五紀聖
人以萬機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
寳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冥居於嵔嵓
寄遺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
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遨游
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潔意
緬相望祈問王眞及
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黄庭中人在子身窈
窈冥冥精其眞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
道自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
不知其所往也廼刻石以思眞

唐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隴西李白撰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
昇九天乎或將潜虛皇王非世所測缺十一字
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長耳廣顙揮
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缺十字
而直達何龜鶴早世蟪蛄延秋元命乎遭命
乎余長息三日憯於變化之理先生姓胡氏
○缺六字族也代業黄老門清儒素皆龍脫世網○
瀟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徵閥閱始八歲經仙
城山缺一字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
二休糧二十游衡山雲尋洞府水涉溟壑神
王缺八字召爲威儀及天下採經使因遇諸眞
人受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飛根吞日
寬密而修之缺六字所居苦竹院置飡霞之樓
手植雙桂棲遲其下閭金陵之墟道始盛於
三茅波乎四許華陽缺七字陶隱居傳昇玄子
昇玄子傳體玄體玄傳貞一先生貞一先生
傳天師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陽缺五字於
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
三千餘人隣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
宴坐缺五字隱机鷹行而前爲時見重多此類
也天寳初威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
傳籙于嵩山東京大唐缺二字宫三請固辭偃
臥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宫一革
軌儀大變都邑然海鳥愁臧文之享猨狙裂
周公之衣志往迹留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
別自祭其文曰神將獸余余非獸世廼顧命○
○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
士送及龍門次王喬之祠目若有覩泊然而
化天香引道尸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
幡華郊迎舉郭雷動缺四字閭顏如生觀者日
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
東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含弘光大
不修小節書不盡妙欝有崩雲之勢文非夙
工時動雕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光殁也浪
化而蟬蜕豈缺八字乎有鄉僧貞倩雅仗才氣
請余爲銘余與紫陽神交飽飡素論十得其

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鸞鳳之儀羽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詞曰

賢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為龍蛇固亦以生死為晝夜有力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無惟元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歿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八區 右二碑附錄體玄潘宗師後有碑在嵩山衛州司功

王遠撰弟子司馬子微書大周聖曆二年所建

王法主碑 唐鳳閣侍郎劉褘撰　明皇受籙碑 玄宗御製

經藏碑 檢校尚書彭濆奉勑撰

潤州茅山崇元觀碑 左拾遺孫處玄撰揚州經書

孫先生碑三傳籙記 侍御巧寬撰　白鶴廟記 柳識撰張從申書

祠宇宮碑 柳識撰

徐法師碑 大理評事張生素撰　鄧威儀碑 徐楷撰

玉霄菴碑 和州史君盧士牟撰　下泊宮記 桃源黄洞元撰

疑和陳先生碑

石並闕文

茅山志卷之二十四

茅山志卷之二十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録金石篇

御製觀龍歌并序

茅山記云雷平池火浣宮池並有小黑龍游其中今少覩者又有郭真人池池中常有之靈物變化所處不一人或取之出山雖緘閉於器皿中皆潛失焉近遣中使任文慶醮祭名山為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路風雨果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細觀其形誠有可異故為歌以紀之歌曰

四靈之長惟虬龍虬龍變化因難同三茅福地羣仙宅靈物潛形在此中池内仙人馴擾得至今隱顯誰能測乘雲蠢動獨標奇行雨嘉生皆荷力常人競取暫從心纔出山楹兮無處尋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獻明廷兮陳上瑞初禱一龍朝魏闕偶挹二龍離洞穴人心龍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異我覩真龍幸不驚至誠祝龍龍好聽但期風雨年年順庶使倉箱處處盈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 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撰 御書院祗候臣孟應之奉聖旨書并篆額

皇宋應運之四葉聖君在宥之三年聖母皇太后劉氏九靈分粹三元毓神流光開泰之期握符聖明之化内以肅雍九族外以緝熙庶政萬機之暇宅心虛無之表凝神太漠之鄉金妃拂跣于琳碧之堂玉華散馨於虛白之室而又澄神澹思誦黄庭二景經志意内修晨夕忘倦豈獨拘蒐制蒐上符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衆于以觀三素思九真揖儀璘玩璫琊南真依稀而容肸西母髣髴以宴覿肸蠁之應繼日而昭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乎仙可學而道不虛行矣仍念研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嶽紫虛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晉興寧甲子歲先農日以小有天王清虛真人所授上清大洞寶文下教于茅山東華真人楊君洎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接武華陽道業仙枝流芳寰海繇是迺詔玉清昭應宮沖妙大師皇甫希及尋牘王魏之文研揚許之迹得上清三品神

經玉清隱書九清衆秘輿金神二虎八景玉籙上皇玉諱元始譜籙流金火鈴廻車畢道三元玉檢九鳳靈章紫文白帶太微黃書璚宮靈飛等籙凡十卷金仙玉馬等一十五券依科備辦金龍玉魚金羊銀鴈青絲金鈕雲錦鳳文碧霞拂塵之羅絳章落尸之帛四規明鏡景震靈劒五色絲繒上清法服盟丈禮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賷密詞詣南嶽致告于紫虛元君黙允冥旨續命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臣康從政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勾當御藥院臣江德用并詔右街副道録知玉清昭應宮事同管勾左右街教門公事沖眞大師賜紫臣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眞大師臣石知章玉清昭應宮副直歲宣教大師賜紫臣周遂良玉清昭應宮住持沖妙大師賜紫臣皇甫希及玉清昭應宮同住持沖秘大師賜紫臣薛清和等同賷青詞黃素一行禮信就江寧府茅山崇禧觀開建上清黃壇預啓玉籙道場七晝夜散日設醮三百六十分位依科傳度訖別設謝恩道場三晝夜設闔山道士女冠大齋一中投送金龍玉簡金環玉魚于華陽洞燕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聖于以致誠九清伸授受之儀壁師資之禮始以輜軒至日靈鶴低迎於羽褋當建齋之夕高雲遠布於層霄宿露亘丈以祈感預陳精禱以伸欵蘭膏晃爾璧月榮然百神受釐以劾祥五嶽衛靈而薦祉中夜靈風颯至嘉雨霈然須臾之頃銀漢森列星斗爛如咸云風伯掃壇雨師洒席觀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啓傳之旦九霞流光之輝熠爍而凝照三素飛煙之氣縹緲以浮空飆欻萃焉霓旌煥焉羽儀侁焉萬靈肅然當分金列契之際皓鶴復翔于壇上絳霞紛繞於山中蕙風襲人靈芬郁野矧夫衆妙多門而學則有序至神無方而感則無待斯以見我后用心之精誠也符健順服人神降靈仙契冥輿非浩劫累崇之德積生致尚之果其孰能臻於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則美克有終謀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飛霞之輦三元流雲之宴九色鳳腦之饌十精徊水之漿靡日而致之矣恭惟聖念奉若秘文蓋欲昭事昊穹保寧眞主固宗祊於億載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壽者也至於後天之算無疆之祚金枝之遠蒼生之賜不其宜哉觀一代之能事考百王之未書用敢直筆以記之云耳時天聖三年甲子歲四月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謹記 臨壇保舉上清大洞法師臣張紹英 臨壇監度上清大洞法師茅山道正眞寂大師臣蔣元吉 臨壇度師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

茅山五雲觀記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九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晏殊撰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山之南麓以爲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怜時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勑公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顒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僝工於天聖之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巘之回抱其輿阼視科文之品第崇堂以宅眞像

祕殿以嚴真供層閣崛起廣除環構脩廊夏衍高源濬開庖廚有方廄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峯之蘊喬松夾植陸行旅之勞良田外營資糇糧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祕式其所以尊奉遺貌妥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靜沖虛之說歸真復朴之教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祕訣之數演清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鍊修童初廣寒之游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初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修文事封泰山欵后土謁仙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於是時都將相之重極風雲之遇與一二元老鴻儒碩生內則翊贊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削藁之　寖荷沃心之賁借前著而謀定中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介丘瘞繒脽壤近甸巡豫嘉壇裒對咸遵祕籙聿彰勤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鑾而啓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陞號靈泉効祉並徼真宇茂昭元貺公又歷置使之任焉總集髦儁紛披載籍纇百世之龜鑑述方來之矩矱復詔公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函笈所蘊源流寔繁欣逢盛明用得論次迺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讎而辯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譌謬本至性之沖漠益聖朝之參會徜徉乎叢雲太霞之境諷詠乎廣韶曲素之篇寤寐赤松之游沉酣金七之藥間接真士高談妙樞由是脩然有乘雲駮飈離人拔俗之想每出沐休暇元辰令吉特屏世事虔修淨醮壇宇嚴邃旌旛飆儷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餘祺寢久積精忘疲乾興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實邇郊次俄奉中詔即伸嘉薦注慕靈壤徘徊淨域道廟自得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公樂其素約究若石友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名聞召至都下宴語紬繹異於常倫及其還山又紆他日卜鄰洞府音旨隆密大君異之後數月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預焉續詔朱自英往來臨蒞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真誥言句曲地肺土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亡災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爲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思崇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矧夫出應賢運越登極位佐時勳大用物精多非持受靈氣負踰群品曷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仙籙往階真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質於前聞其有冥合嗚嘻秉時奮庸握文武之柄尊主庇物聲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烜赫輝耀以功名自終然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偓佺之徒相期於煙靄之際不其盛與惟夫人恪奉治命無忘適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勝槩足播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宇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下刋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乙卯記山門

道判　業管觀事賜紫孟子宣　雷平胡悅書

丹將仕郎守句容縣尉陸緯勾當立石

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之碑 雲陽南郭陳輔造 七閩西山蔡仍書并題額

先生姓朱氏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也生八九歲牧牛郭千村兒曹卷蘆吹笳鞭角馳牛陟降爲戲先生辭不能牧兒咍焉先生笑曰爾騎牛曷若我騎鶴徐徐出笛袖間裂竹而鶴舞空下先生跨背鶴騰輾墜牧兒駭呼自是從牧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訓篤隸業○先生過目掩卷曰熟矣師蓋未能奇也十有一歲度爲道士仙標玉骨固已稜稜迥出風塵外先生幼生村野未始目吾儒經史與夫道家仙籍間梵香誦六經百子三乘三十六部衮衮不絶口四遠老人夙學願見眉宇先生坐一室閉目温繹聽者按無一字遺及長把筆爲文章混然天成尤精風雅句句警策發藥契經如空洞之音焉金陵牧馬公亮遣吏持書置而弗問其師恐告以未善先生曰不然勞我矣自爾偕明眞張錬師紹英捫蘿上積金峯密天市壇龕火浣而棲二人卻穀以至骨立餐沆瀣奔三景修儀璘瑲珮之法以速輕舉居無何戶外之屨滿顧謂張曰如何比期絶迹而躡我衆不泰多事手張曰子勿擅人將擲子之不暇如其擅天下斷有不嗅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住一行亦各其志奚必同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方其歷關而西抵劒門道逢一叟脩臂鶴髮方目犢瞳踞坐咄曰少冠奚自曰自華陽復而曰奚適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藥叟仰天大笑曰少冠不聞陶隱居乎可人也五錬而丹弗就因然後發三朝浮名之嘆遂不成白晝騰踏迺從狗竇一過況汝骨法未就道僅小成若不潛晦光曜將析揚汝以仁義劓刖汝以禮樂爲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投吾鑿窒吾竅命之矣叟於是掐指瞑想曰隱居告余七百年後當有赤子出於茅山殆此應已此語應登眞隱訣云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余裾唯覺林梢拂足開目迺坐青城山下遂哎以金鼎九轉飛精劒法事竟先生曰血胎肉目不識丈人他日容進復如穀城影像可乎叟曰世號陳鐵脚即吾已頃年先帝太宗命遣求藥海上適有偓佺安期之滞至無及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出關欲遂東歸復思三茅道藏鈌譌廼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居歲餘常日有丐徒武姓提弊篋就齋堂石盤倒餘食而去衆訶不動候先生滌器已即相訊問黄衣初臘競舉手揶揄之曰朱茅山等類此丐索伍仙遂捨去約先生旦會旗亭酒家話心焉顧謂先生曰汝眞法器○第故習未除不洒濯終汝累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闃然忽睹闤闠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晷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手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須幽屛不厭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不爾未易知也殊時復會審究夷微遠背而去先生愴恨暨還故山刳心剔志寶二師之誨存三守一追楊許之烈未幾玉清昭應宮成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公映以先生名上朝

廷遣使召先生表辭尋而宮車晏駕章聖上仙仁廟嗣服明肅太后垂簾丁晉公謂王冀公欽若並薦章三上使兩至先生復辭謝表温雅有儒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故晉公簡詩曰大隱何妨混朝市三天澄淨謁元君冀公簡詩曰何事故人違舊約負琴携鶴待相隨先生繼答詞極清妙二相上之皇太后追懷華陽洞天為先帝祈嗣感應之地故特諭二重臣强起先生府縣敦迫且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受命勑朱自英求經朝見百官禁不得通謁雖梁器陶景唐禮吳筠未足方萬分尋奉旨登寶符閣觀天書累表乞退二聖眷遇方隆以重違雅尚先生得請東歸故鄉決志精思心馳太空之境矣朝廷賜勞車蓋相望先是中貴人傳上與太后慰藉語山中百須時上恩許一新諸靖先生對道士當巖居穴處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然可報國恩若効西方土木裝嚴非老氏慈儉之教唯乞近山立常寧一鎮為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道藏三洞四階靈文寶笈

實金繩玉檢之祕傳大法自魏南嶽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肅太后欲踵紫虛故事祈授畢法逢尊朱張為度保師賜號觀妙明真建乾元天聖兩觀以旌師資先生於斯不辭甞是時琅玕飛精神景三鑪方四轉火矣居一日江寧府遞得蜀州守蕭貫傳所謂道士武抱一書者先生執書泣數行下弟子莫測所以書責姓名顯耀天機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宵引去猶為可救文繳藻練綽有可觀搢紳先生簪裳淨侶警其風聲有繪像刻石傳于世所謂武仙童者　大聖七年大丹成鼎甑覆丹竈弟子毛奉柔密啓先生視丹歎息曰桑榆既迫徇實一過信矣至其年十一月解駕春秋五十有三即夕掩關勑弟子毋入頗異常時夜將半弟子攤鑪壇房候謦欬穴窻朱衣使者執冊立庭下雖儀容甚都光煒鑑人童子輒誰何徐徐答曰真官下盧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輩牢扃惕息不復出頃之先生問夜對曰視星三鼓須臾又問五晨鐘聲已答曰未也連問者

數四鐘既聲先生呼侍衛曰吾行矣弟子入但見危坐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儼然是夕天若寒先生項生圓光温融一室玉體汗浹若珠琲然大斂際有聲隱隱自其棺出法固謂之尸解舉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無故震者三大衆咸異先生曰若何與汝事繼夕遷神鶴唳旋壇谷鳴若簫凡三日句容權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迪出鎮遣屬官致詞邀先生俾縣加道脩齋候先生過邑不顧而去令陰銜之還又不少留左右曰縣令朝服道左當下車一見先生曰非不願也顧血腥苦難近耳令聞益恚至是按負租廼盡逐先生徒弟逃難不暇而嘉祥異瑞為其所抑誣以中丹毒死九重寥廓亦無從而達越明年令去任始克葬反真之宅卜虆岡西麓方隅洞之東距李真人丹井若千步高三尺者是已嗚呼以先生夙淨基脩宜無不圓猶有不幸況悠悠之徒後五十有九載歲在徐先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過八十即壽簡得西叙州道容任懷一録先生事頗為疏畧

漫滅過半矣跪而泣曰先生之道可挹於一時庸拒鬱於千載念可以發潛德之幽光非夫子而誰其意以僕九十歲偏親先生三景弟子謂得之詳僕歸以告吾親曰石氏子之謂廼吾素志汝盍表大宗師奉命藻雪涓辰而書廼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繄高陽氏之遺裔兮誕巳字之靈墟紉紫陽之羽褐兮應赤子之讖符度劒嶺之危巘兮執鐵腳之長梠濿黃河以徒涉兮躡星童之雙鳧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祀高禖以詔兮觸兮洞天輟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續元君之紫虛館昭應之隱几兮閻寶符而觀天書上方邊崆峒順下風兮俄泠然而及歸塗攀帝恩而戀戀兮柰仙期之敢踰朝辭絳闕而暮復縝嶺兮眞官已降于庭除足三乘圓七果兮將聳身而淩空無損飈輪御六氣兮竟歸神于清都系曰保深息兮煙霞結廬遨玄游兮龍虎驂輿悵超遙其無蹤存桐柏之丹鑪青牛谷冷兮石壇蘚合白榆風肅兮玉棺刱孤溪虛皇之在宥綿寶籙於宗圖

武仙童書碑（上刻仙童小像　道士戴道成書）

抱一啓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踈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跡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名姓已彰四海形神別隱三山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眞珠圓而美之爲美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入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逍遙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誰言行者自見聊舒懇悃以代笑譚一日三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煙荒郊似水更保沖和別休清問令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巳申鶴望謹狀不宣

故交道士武丑上

道者之右　二月二日

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眞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我知巳有好名傳世早須速別隱深山他時異日相看去也

⊙夕娉明

觀妙先生曩嘗避逅武仙童後先生於仁廟時應詔還山忽接仙童書殷勤誨諭意警先生韜光晦迹世不耀名其眞墨蹟政和四年八月間聖上道君皇帝搜羅天下奇異之文遂爲本邑句容令黃學士唐傅索取以進於戲斯本舊偶摹寫令命工刋于石庶永其傳焉時政和八年歲在戊戌仲秋望日茅山乾元觀住持知觀道士楊守程題誌

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朝請郎新權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　朝散郎僉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古書　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安撫使護軍賜紫金魚袋王筆篆頌）

東南之望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遷含眞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道之士二許楊陶遺壇故宅猶存存者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鍍金之乩鏤玉之簡妙眞之香丹素之詞歲修常典間遣王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

贍其衆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仙科秘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泊之門寂寞無為之教學士大夫未之或講州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侶計口而賦粮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筲之鈎考執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持榱故而不葺圮廢而不興垣頹而不作寶文待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

○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於此仲發最志議營善之會商英謫涖管庫公俾圖以授商英曰子於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廼在東隅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為清微其境為玉清其天尊為元始其帝為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為禹餘其境為上清其太上為大道玉晨君其帝為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為太赤其境為太清其太上為老君其帝為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北極者也北極者天中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而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

○茲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術之士有在於是者亦已多矣曾乜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說辯正升降者豈崇無而復靜者或闕於羣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於至無之體代正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徊翔遶唳其上於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授籙弟子曰異時白鶴常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與真契其何以召此祥請繪公像于別室以永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商英迺序而系之以頌曰

一氣之先强名自然致虛為道運道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分為九氣列為八埏峩峩茅峯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經營先後錯莫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有鶴來自雲霄誰其駕之於焉逍遙氣合太沖神游泬寥鑒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絢巖谷煥煥風馬霓旌倏止倏蕪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賚及四方何公于藩百治皆具○

○神之聽之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宜其邦人介爾多祐耆寧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貺

紹聖三年十月八日山門都道正上清三景法師住持賜紫笪淨之　江寧府觀察推官提舉修造丁維　承奉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句茅山崇禧觀武騎尉杜紹　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

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大道無方微妙莫測包含造化陶育乾坤是以國家虔奉上天欽崇至道恢闡化元咸歸正教眷惟厥初生民以來皆未知其向道之

方者日固久矣每念至此則惻然興歎以謂道者聖人體之以爲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是存心秘檢思有篤厚人倫訂正譌俗故發諄諄之誨俾其來者皆得嚮明歸道也今夫擾擾羣動不知妙道之生育而反事象教之殊風既習其風復師其法雷同以寂滅爲眞樂使暗識之民動甘死地迺爲常理可不憫此沉迷乎且人生天地之間處最靈之首當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戴天履地莫不本乎道者也其有上智之人夙稟靈秀不待學而自然嚮道者千萬之中或三數人而已逮夫中智以上者區區於名教利祿之間雖知道之慈育姑徇親愛之累尚滯聲色之娛故若亡若存也其下智之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悉皆懵然冥其向偽背眞殊不知我之形氣皆道之所生也且人在道猶魚之在水魚失水則死人失道當何如哉凡百羣倫固宜守道也夫道也者虛無之總造化之源浩曠莫得其端杳冥莫窮其奧萬象以之而生五音以之而成故六合雖巨未離其內秋豪雖小待之成體其杳邈也不可階升其應感也不疾而速謂之渾淪渾淪太極之宗也故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清氣升而天濁氣降而地沖和結而爲人故五緯宣精三光下濟而成三才也其施化也則有炎涼燥濕之候有方圓形器之名有盈虧消息之度故日月麗乎天星辰行其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播時百穀以養民人蕃殖孳育以阜常産然後人各成材物遂其性故得耕而食織而衣欣樂乎太平之世者一皆妙道生成養育之所致也觀夫伏羲三代而降雖稱號不同其於尊道事天則一也今夫蔽蒙倒置之民宜究其理欽而奉之不亦善乎況昭昭然在上者可畏也今發明訓諭宣敎積習之譌弘益天下之福庶使遷善貴生粲然曉悟一新其志歸奉道眞上以協天心之享下以副膺乾紹述之意如此則皇極休光之美綿亘乎道德之鄉浹洽乎仁壽之域豈不偉歟大觀庚寅先天節日宣和殿製

政和二年十一月己未守靜凝和法師笪淨之立石　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書

茅山志卷之二十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錄金石篇

宋碑

茅山元符觀頌碑

承務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觀臣鮑慎辭撰

維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萬物咸多重光累休越于古初哲宗皇帝推輯福應報禮上下游心道眞側席異人於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迺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住持上清儲祥宮恩數頻煩爲國廣成已而求還故山許之賜所居爲元符觀今皇帝既親萬機遵復先志治人事神誠意感格而尊德樂道猶恐不及復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師待遇之禮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幾告歸賜號葆眞觀妙先生詔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燒香簡紅羅龍扇諸物又親御毫楮爲書度人清靜六甲神符三經以寵賚之皆驚世駭目不可名之寶皇帝若曰先

帝所以經營元符於名山蓋將揭虔妥靈祈天永命用輔相我國家朕既嗣事而觀之基構有未備其敢皇寧廼命江東轉運司凡土木工費悉爲之調度别降御前空名祠部度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護作仍增崇三茅君位號司命君曰司命太元妙道眞君定録君曰定録沖靜眞人保命君曰保命沖惠眞人又勑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爲九錫以顯揚三君之景光于無窮部使者與郡縣吏虔上之命夙不敢懈經始　年正月九日粤崇寧五月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門夾　萬福殿以祠三茅君東爲景　飛天福萬年殿以祠皇帝　法輪以藏恩賜之書傍爲崇寧閣以奉　參列多勒宸翰虹光寶氣仰薄璿極天龍共瞻林壑　至於鐘閣醮壇齋房燕室亦無一不協于度總四百有餘區高明傑大工盡其技金碧丹堊之飾熒煌照爛于崇岡秀嶺之上煙霞霏微草木蔥蒨望之若神變幻化莫可圖寫即之肅然若雲車風馬往來於空曠有無之間不可得而知也可謂盛矣臣謹按句曲山於仙經爲金壇華陽之天山川神秀據東南一都會漢晉以還世著靈蹟往往禁樵牧營館御以祈福祥本朝尊奉之儀務隆典則而山爲見符命靈光仙籙慶雲紫氣合於圖牒者史不絕書然臣竊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皇天上帝實藏之茲山所畀付後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時不虛其應而歷代方士隱人弗揣其本徘徊巖阿冀幸遭遇良足憫笑至聞華陽有司命之庭則又築室廬欲據其勝結構相望而終莫得其處逮元符既建巋然居積金之下深崦長谷蒼崖翠壁隱見斷續臣僕而朝然後知天作而地藏之蓋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縱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紹服駿惠前烈改元命曆具著聖意延登同德以熙天功罷黜奇袤用勸多士朝廷既治蠻夷率服頌聲已作協氣自應天高地下日星明潤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靈効珍成我帝鼎薄海内外獲案豐年盛德大業顯著如此方且精思於清靜無爲之學屈已於巖穴有道之士增築殊館以迎三神之釐是宜無疆之祚集于一人億萬斯年永作民主所謂寶玉神鼎金菌紫芝殆將薦于帝廷享于宗廟以昭明應而積金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鬱茀亦欲産祥儲休膚寸而合燕及四海若時雨彰示方來爲國福地嗚呼斯實聖時甚盛之舉萬方黎庶瞻望驩呼不能嘿已者臣愚不勝惓惓忘其固陋昧死上獻元符觀頌頌曰

於皇上帝傳臨萬國分眞山川以相有德巖巖積金曲水之滸仙聖所宅望彼吳楚河圖幽贊我不敢誣逢時休明廼錫之符泰人矜夸鼓鐘山顛神不報享瘞璧而旋降及近世祠祝日勤飈馭寥寥亦莫或聞我營元符冠冕林麓欽崇三眞百靈懷服乘彼白雲陟降帝所無以致之孰爲來者崇寧之政視古無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運其剛離麗其明先訓是若大猷是經校姦屏偷賞信刑威羣公庶尹千載一時士敏于學吏恪其職除我

戈矛長我黍稷外攘內修咸底厥緒堪堪羣生式歌且舞彼蒼匪高有聽在下申命百神錫以純嘏華陽之天密邇靈囿流慶隤祉益不敢後卿雲之下靈芝煌煌鳴鶴飛舞來獻其祥太史占之實應壽考媢茲一人後天難老皇帝曰嘻朕何私焉歛時五福播之黎元羣臣拜手天子萬壽越彌億年作民父母明明天子事帝以實有道是遵無文咸秩符貺荐臻不忘齊栗明明天子景命維新寘我神器不震不騫德音孔臧與世永延山積而高川至而增並受福祿日維不勝垂拱儲神監于太清

上進茅山元符觀頌狀

右臣所領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觀實隸焉經營之際得以職事自効于斤築之末因獲究見朝廷所以製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帝陛下天神天明經緯萬事文德既暢武功亦昭上自京師下逮海表勝衣之子知趣經術絃誦之音如昔鄒魯偏師西指開國萬里名王貴人浮獻兩觀治功巍巍曠代未有至於懷柔百神盡誠備物靈既昭答臣庶頌歎雖元符之建實紹先志不惑於飛舉靈化之說無取於黃冶變幻之事清靜無爲深達道妙載營恭館以格眞馭尊異高行風厲四方歷選列辟孰如今茲固宜仙聖睠懷蒙福無極瑞鶴翔集以示民信開之邑人父老華陽自崇寧以來慶雲醴泉紫芝瑤草蓋多有之然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惟是瑞鶴之應上薄九霄萬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與部使者已具列上景命之符莫此驗白竊意羣公庶尹禮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藝之可攷抗章而請有事於泰山梁父以繼七十二君之絕業以揚我祖宗之休功則茲山之靈寔兆厥祥臣觀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絕之績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鋪張本末比次律呂勒之金石著在簡冊以光明于本朝臣游泳太平拭目盛事而喑未聞聲詩不可非其人故休鈌迺擇日齋戒沐浴撰成茅山元符觀頌一首詞義鄙淺無足簡錄而臣之區區厥有攸在倘業萬機之暇俯賜乙覽雖以狂斐詠死臣所榮幸所有元符觀頌一本謹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兢慚踊躍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後序

崇寧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觀落成臣拜手稽首作頌以獻于時九鼎既新大樂既備諸福之物遝邇創見凡厥臣庶推瑞應陳賦頌奏御者蓋千有餘篇上命大臣論定居選中者十有八人而臣實辱在第二八月十五日伏奉制書進秩一等臣竊自思念束髮就學即覃思於經術在朝廷雖有師承不敢輙著書書成亦博士弟子所餘棄獨以餘力琢磨文章妄有意於古人之域然連試有司不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先法律又不敢貳事退食有間亦未忍遂廢翰墨擊轅叩角窮愁無聊用以自慰會國家築宮茲山以尊有道以交神靈土木之功甫畢羽毛之祥適至臣子之心區區有不能已者輙不自揆原大推功播於頌詩以祝千萬歲壽顧雖臣之極思而材力駑下訓詁不博言之所載經緯失

緒大懼以狂狷獲戾今茲猥蒙明詔寵綏之遂使疵賤姓名附見於崇寧第頌之列臣雖死骨不朽然犬馬微命恐終無以仰報天覆謹取所獻頌副本刻之樂石以風示四方使承學之臣知如臣之昧陋猶以文字當褒嘉海寓之廣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德業具載雅頌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無極以示得意其於始隗之義則臣或庶幾焉

大觀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臣鮑慎辭謹記

大觀元年丁亥歲八月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臣笪淨之立石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

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臣蔡卞奉勑撰

崇寧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萬寧宮成有詔臣卞爲之記臣卞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德莫崇於尊道業莫大於昭功臣伏覩皇帝自踐阼以來苑囿之觀無所增飾外物之玩無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觀化原探索道妙澹然無爲以御羣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寂寞之濱槃峕有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已事之未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二美并焉將以詔後世而垂無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真人居焉抱神以靜超然遺物仙聖降而與之言以登雲天推其緒餘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爲三茅君而世因號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椒者歲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來者亦莫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結菴于山之積金峯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爲食焚栢實以爲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信異往往負薪裹糧以給之先生躬有妙行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治衆病服之輒愈繇是遠近輻湊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號洞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元元符因號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具奏所聞迺詔加錫茅君號而即山構殿以禮祠焉先生又請建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鐘有樓經有閣歲度人有數日給衆有田而宮之衆事畢具矣仍降詔以爲葆眞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爲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衣師名以寵之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再謁還故山皇帝又爲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其歸宮將成御題其牓曰元符萬寧宮雲漢之章下賁巖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之億年與道無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成於今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志述事之意睿聖相承紹隆眞風所謂一宮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以覽觀而又繫之以詩其詞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無與形俱昇執
希其風必靜必清寥寥久哉廼發先生帝用
尊之載召來廷廼覲其人燕見妙語廼錫命
書追其儔侶因其故廬啓此新宇像圖仙眞
上肖帝所神筆牓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
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邇率從尊道
熙功有欲求之與在斯宮作爲好歌以詔無
窮
皇帝以新宮告成親題其記之額刻碑以
賜聖筆神畫妙絕古人龍章鳳書輝映祕
○殿既而申命有司塡之以金蓋以護持祕○
藏永爲斯宮之寶又以示其不可傳玩於
民庶也臣淨之伏覩聖上所以恊成先志
繕此棟宇者甚寵甚渥資政之記鋪張閎
休發揮睿意者甚丈甚煥此而不揚天下
何觀焉臣夙傳師訓累蒙賜對比緣慶成
錫加異號聖恩隆重無以爲報是用別刊
佳石以廣其傳庶使內外遠近皆得究知
聖上作宮之意先生成道之跡洗心滌慮
以趣眞風者區區之願也大觀元年二月
十五日特賜守靜凝和法師上清經籙二
十六代嗣教宗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事
臣笪淨之謹題 咸淳七年歲次辛未二月旦日賜紫觀妙大師勅差茅山上清經籙四十二代嗣教宗師管轄元符萬寧宮事臣翟志頴重立石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提舉亮州太清宮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臣蔡卞奉勑撰幷書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
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
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宮新作元符之別觀
○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絕於途是月十
日車駕幸儲祥宮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
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相論說大洞眞經覺
而異之及見上廼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獻
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親繪
三茅眞君像適欲以授先生是日遂幷賜之
先生既授經與上意合則釋然以喜車駕將
還宮復召見先生所以撫存之甚厚後七日
丁酉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
賜金營喪持贈太中大夫使使護其柩以還
葬有日詔臣卞作爲墓碑以詔無窮臣既受
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資物而
不匱貴在於己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頫仰酬
酢無適而非眞也及至後世一曲之士知爲
己而已而其弊至於絕物抱虛守寂老死於
巖穴之中自以爲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
行於世始以自爲而所以自爲者實少此昔
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
生則不然方其棲眞深巒人迹罕至則以上
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勝數其功利博矣
○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眞
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承命造朝召入宮
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
也雲泉之爲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
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宮壼天下方士聞
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
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
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
贈其父守眞宣德郎母朱氏逢萊縣太君先
生少則虛澹不羣仁宗時試經爲道士脫畧

世故日閲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
世無明師廼散髪瓮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
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
馬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其後廼
結菴于山之積金峯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
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亟出指菴之東隅謂
之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
愧於前人矣又顧先生頞間曰此無作之地
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以手捫之明日瘢滅
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先
生繇是刻意勤行而於接物利人日益不懈
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賜號洞元通
妙大師而以所居菴爲元符觀未幾謁還故
山上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
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又詔增廣殿宇而命
近侍總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尋降詔賜號
葆眞觀妙先生先生雖居山而手勑詢勞無
虛月觀將成請朝天廷以謝上恩有詔敦勉
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於是增攺觀名
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萬年天
寧萬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牓皆上自書
昭回之章焜耀萬古三茅宗奉之嚴未有盛
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所
居菴以潛神爲名而加先生以沖和二字居
數月又作慶成頌及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
攺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有旨命
其傳籙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笪淨之入見
脩德意焉其明年先生廼來朝將行之前一
日菴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歎曰
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
月○壬申葬山南疊玉峯詔特謚靜一而以其
墓之祠宇爲藏眞觀先生專氣致柔不與物
忤淵渟雲行動靜兩得耆待終始身名尊榮
可銘也已銘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氣求之則已芒芴昔
之得者造乎其先遠後沉冥廼始無傳泯泯
膠膠轉徙之塗貌象樊然心與之俱何以更
之俟靜俟虛胥矣先生與古爲徒純氣是守
靡所營趣帝命造廷翩然來思敢告所聞妙
入無爲靡之高名樂此巖棲乘化而盡形則
如斯鑱石道周後人之詒
先師被遇聖朝恩榮終始如藏眞建觀前
所未有詔宗工述解化之迹上親題額以
賜馬鉅碑泥金鐫於傳本謹再模刻以廣
施云時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三洞
弟子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笪淨之謹
題
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充本州防
禦使文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上柱國王植篆額皇叔武安
軍節度淨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
空同府儀同三司持節淨州諸軍事淨州
刺史上柱國華原郡王食邑九千戶食實
封二千四百
戶仲御立石

沖隱先生遺表碑 二通

臣淨之遺表上言皇帝陛下臣自違闕庭屢
更晦朔仰慕聖顏日深馳想本圖再出山林
一瞻天表無何大數有限志與願違辜負皇
朝不勝痛恨然臣雖世緣淺薄仙路殊途曷
敢忘陛下終始眷遇之厚伏願陛下精固邦
本善保聖躬上以副皇穹寶曆之恩下以慰
社稷生靈之願臣無任瞻天望聖之至謹奉
表以聞政和三年七月二日茅山經籙二十
六代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臣

笪淨之上表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師遭遇陛下以來興建宮祠敷弘教法而臣凡所請求實爲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犬馬之勞以報萬一不期偶染脾疾飲食自減雖勉强醫藥殊無退候近因設醮祈恩上天洒獲報應當須謝世去住之理臣實無憾但恨終天永訣無緣再覲天顏及別中宮皇子諸王不勝悵望之極陛下天聰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者然念帝王奉道迺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萬方蒙福幸毋以華○麗蕩眞以虧聖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爲先迺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御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嘗令臣以盡忠報國爲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臣傳宗法籙眞經玉印及陛下前後所賜書畫並已付本宮徒弟俞希隱收掌訖更願陛下重念先師扶教宣道之心曲垂恩祐終始無替於宗門則臣雖不獲再瞻天顏死無憾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

沖隱先生墓誌銘 檢校少保鎭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修國史臣蔡卞奉勑撰并書

先生氏笪名淨之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晚好道術鄉里號笪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一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茹葷○六七歲日誦書數百言從羣兒嬉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時靜一先生劉混康結茅積金峯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誓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閒居金陵聞靜一高行遣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屨以從試與之語率皆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靜一遣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園西室前有華果林木疊嶂樓臺之勝近俯城市遠望百里間而先生終日靜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迺出緡錢度爲道士先生志益精篤靜一悉以三洞經籙畀之書符呪水以弭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靜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著一時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來朝京師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焉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爲觀號元符令天子躬體妙道以臨萬邦命守臣敦遣靜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禮遇尤至勑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號守○靜法師領住持事又明年復召入朝曁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號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賚之縉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靜一遺像付之先是九幽黄籙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二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絕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淫雨積雪徑路阻絕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

以糜粥食飢者不幸殍殣衣衾瘞之居數年一日召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徇國重恩不得面見天子廼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隱先生賚之緡錢以其年十一月封窆于大茅峯之陽華蓋峯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曰傳希列徐希和為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召為右街都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為承事○郎母周氏為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及其將終亦令人喻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別既葬數年有詔使為之銘銘曰

識道之真則遺其形初成得之上入太清靜一慕焉少也無營結廬峯顛以逮于成誰其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荐錫休名召語於前理暢而明形雖有逝神則常升緒餘之傳學在斯銘

茅山疑神菴記

句曲名山三茅勝迹靈宮閟宇突兀炳煥甲于江左數千百里疑神菴居其間林樾蔽虧氣象深穩宜高人逸士之所廬也紹興癸亥祠宇宮道士張椿齡與其徒相攸於中峯之下誅茅結菴擺落世紛怡神葆光為物外之游性真內融道腴外豐秀骨山峙神鋒玉舉望之真蓬萊方壺中人學者稍趨歸之聲聞帝聰有詔召對控辭弗獲既見上顧勞甚寵解御服以賜且命圖形於神仙閣固請還山先生起草萊受知聖明前後六至闕下壬午○○視師亦賜對于行在所每見加厚初太上皇欲易菴為觀先生辭以有觀額則事煩非幽居之宜故止賜今名實乙亥六月也庚辰歲建三清殿像設供具皆上方所製其後以行宮賜銀建天祥閣奉藏宸翰又為層屋置內府賜鍾雲漢在上光被草木寶器所鎮神鬼守護凡二紀賚錫悉充棟宇費齋廩庖湢位置不濆於是豐約中度規制具體矣乾道壬辰賜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淛除其稅德至渥也屋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勢妥帖邃窈不晦不露白雲峯擁其左小峯拱其右面挹赤山大羅源平遠當前而昇元頂亦逶迤在目也紫翠環繞四山如屏晨光陸離篆影淩亂宵籟閒寂琴聲清圓恍若與塵世隔匹夫而能動冕旒之高聽享山林之至樂其必有以也夫噫老佛之教與孔氏鼎立後世紛紛矛盾異同真人御辯融三為一恭己正南面而儒術行於天下刑政修禮樂興二家翼之使民心一於為善薰陶漸漬風俗淳厚兵寢刑措日躋仁壽之域庸非助乎先生訪對○○之際言不得聞若夫方士誣虛之說治道清靜之要將奚擇焉天實閟之矣其能動高聽享至樂宜哉先生常州晉陵人少為人也名行義字達道度為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字行既歿之九年住菴弟子茅見獨以僕疇昔與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與其兄王見志從游荊溪之上垂四十年屬為之記故獨取其菴之顛末係於與創者識之其被遇兩宮榮寵光顯當有紀錄以侈眷異茲不具載云淳熙十年九月朔朝散大夫新權發遣處州軍州事贊皇李處全記并書

嘉定皇后受籙之記

皇帝妙毓至神纘承大統溥海內外晏然無事皇后道合坤寧光齊日耀彌綸帝德輔贊化原而內助餘閒貴道清靜宅心虛白廼嘉定庚午午節命左街監義臣上官德欽緘封寶熏肅將中旨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至華陽洞天上清宗壇傳受大洞畢法寶籙金龍玉璧質信禮儀罔不畢備上清經籙宗師臣薛汝積實臨壇度師臣汝積恭承教令潔己齋心馳誠南嶽結想上靈建置玉籙道場羅天大醮廣修齋設延供羽衣是夕玉繩金波昭回璇漢祥飈瑞靄紛郁宮庭翼日笙鶴翱翔飛舞呈瑞靈芝異草迭產於林垌間四方來觀莫不敬歎猗歟盛哉臣先覺曩以微賤遇孝宗皇帝蒙恩放還山林與臣汝積從游目擊盛事欣喜踊躍竊考經籙之自來求流傳之所在巍巍至妙蕩蕩難名誠求道之津梁登真之道路至於光顯流衍獨付帝后俾承天而行與道合真則我朝之盛又非前代所及也氣結九天自然成文火鍊太空皇人按筆此寶籙所由始也太平下教小有天王紫虛元君流播人間此寶籙所由傳也元君初降句曲命楊羲以隸古定其文傳上清仙翁許翽寶笈琅函鳳羅金鈕割歃有儀盟誓甚重得之者必名書金簡身在丹臺茍非其人不在此族歷代帝后佩服崇尚用以延洪作用以益永年發祥隤祉如鼓應桴然足以知其教不足以見其盛也自元君二十二傳觀妙先生朱自英是為章獻明肅皇后臨壇之師兩傳而至沖和先生劉混康時在宣和徽宗皇帝命先生總括三洞四輔為盟傳之師仍賜白玉印以續宗壇之系九傳而至臣汝積又復恭遇聖后下屈崇尊增貴經籙其道益以光顯其事益以流衍聖子神孫奕葉相承不忘道化用躋世於仁壽此千載一遇萬世之下不可尚矣天降其祥地不愛寶未足見皇天之所以眷顧我聖后者億萬斯年與帝並尊為天下母此降精三境流光十極付囑我聖后者其在茲乎恭惟皇后殿下聰明天稟慈慧日隆百神敷祐瑞氣騰空國家寶曆過期流芳億兆之祥也臣不敢自默敬為之記姑錄始末不敢為文嘉定三年庚午歲五月十有六日右街道錄凝神齋高士臣劉先覺拜手稽首恭記

臨壇保舉師太上靈寶無上洞玄法師元符萬寧宮知宮沖妙大師臣任元阜監度師闕臨壇度師茅山經籙三十四代嗣教宗師上清三洞法師管轄元符萬寧宮明一大師賜紫臣薛汝積承議郎知建康府句容縣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臣朱拱臣建并書

白雲崇福觀記

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戴溪撰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黃中書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賦篆額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峰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峰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煙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閟宇各奠所宜茲曠弗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溫披榛棘鑿巖崖室于峰之下俄以行志修潔聞廼即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覺壇場班像設有門鼎峙有亭翬飛堂皇深密廊廡袤延重

樓傑閣雲層巍峩前開端遠松杉行列如蓋如幢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左顧右揖鬱鬱香杳映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拏如蹈仙墟中間方壺丈室上親洒翰揭以虛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間世事待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後底迺續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然而道者託焉昔之為道術者棄絕乎名勢利欲精專乎身心性命唯恐入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一朝蛻去人方競競然持其所棄迹其所蛻以悖懞其隱約鼓鍾其沈潛影響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迺亦甘心焉泰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為名勢利欲所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霞飧栢食託於人之所不堪顧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開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溪之從子埏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士周觀復景温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迺俾埏序次其見聞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記

洞陽館記

宣和間道士允洞元隸大藥人知神其醫而已侍郎王公漢之帥金陵為人擇地迺之華陽之南四平之北修築館舍仍舊號曰洞陽并祠其先世蓋道書稱洞陽為朱陵昇度之館又以據洞府之陽而名焉思陵在御歲遣使清真觀建萬道齋齋時羣鶴翔集蓋三月○十八日稱鶴會始此淳熙初洞元之徒皆逺○游貳車王光國克承先志為地擇人道者王介叔草衣木食主天市壇邀致來洞陽介叔之徒曰丁道存相與刻志道業招來四方之士而鶴會之盛既無前代賜予不在清真而在洞陽矣三十四代宗師薛君汝積强以祠牒衣冠之以表其容衆俾為菩日益不怠珥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以續歲供意亦以增冥福為報本地其手澤付予周防甚至未幾為湯後者肯稜功虧田不能久而歸洪氏洪氏有名秉鈞長且賢四中鄉選投筆高蹈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田之自迺集子姪議舉半入延慶飯僧其百畝復施洞陽若將使湯推官少償夙願於地下吁湯君之施出於有心而真隱未始容心此豈周防思慮所及哉洞陽既再入田迺紹定庚寅子僧諸姪成存道之志為建齋寮大隸題榜并識始末以傳永久且為賢不肖子孫之世鑒云嘉熙丁酉日南至丹陽張湜撰并書朝奉大夫監行在左藏西庫丁宗魏篆額

○宋羅天感應碑　山人孜遺文

元符萬寧宮經藏記　秦熺撰

右闕文

宋重修華陽宮記　郭衡撰

元陽觀記　朱拱臣撰

玉液菴記　劉宰撰

右不録文

茅山志卷之二十六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録金石篇

元碑

華陽道院碑銘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元明善撰　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孟頫書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者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無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戾始與○天乖愚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人○德士棲身孫叟錬行精純志之所在天必不違昔在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檮輒應上異之特詔主其諸宮觀紹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待今王君至而傳之大德二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江都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殨於雨羽者有鶖藪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復吐吐之復啄如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禱而雨淮南人大駭悅爭持金帛拜而禱之卻之不退送者塡道歸曰吾豈必夫景既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往且寶運方隆不當有餓民耳其所詶金帛苟槖裝之是幸功也吾以別館三君而祝釐於國兼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寧宮之東仰挹飈輪俯瞰金茵山得所峙水得所經隈靈即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於翼室肇基訖工盡六年號○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天子命玄教嗣師吳真人醮祀江南始于句曲君出迓京口嘗與人○曰香幣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無敢不恪暑雨方滛詰朝當抵元符雨淖或霑上小惟神羞君曰敢敬諾翌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止真人還朝爲余縷上言王君如右因爲求銘華陽余聞王君簡而古早莊而和靜方而動圓蓋有道君子也故出上言而災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令恐約由是制授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夫句曲上入爲名山舊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間者以其幽深隔世囂紛絶迹駐靈光而資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倣步虛之聲寫其閒遠之思君名道孟號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辭曰

句曲嵯峨窈岭崟神仙所宅閟雲扃霓旌羽蓋摶紫清儵來忽逝何杳冥通真真人錬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棲遲陽谷吹玉笙瑤裝駐鶴梟崙庭蠲災弭變翼世平揚休儲慶奉天明遠心絶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瓊都琳館吾此營大招真侶捫幽靈爰清爰靜○無勞形無搖爾精可長生下觀塵囂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重陰無睎窺日星有欲從之視此銘

句曲山洞泉銘

泰定甲子歲玉虛子造

茅山三山羅絡諸峯大魁小杓象斗七宮上清有壇高居其中山曲而容水斯朝宗我修華池內景合同在艮之止塞兌之空丹井西注石梁亘東玄師有作兆茲靈踪藏録玉笈向用奚窮善利萬物道不言功

福鄉井銘

惟蕭有臺曲水之濱井甃不改我思若人若人伊何桐栢其儔稟教華陽振迹丹丘百世之澤式如金玉是謂上明垂受其福

弘道壇銘

上清眞人潘尊師體玄建弘道壇于嵩之陽句曲外史基石儀道迺復古初迺奉璽神永作憲矩 上清宗師劉大彬作篆鎮壇 大洞法師倪天奎協誠瞞石

崇禧萬壽宮記 從仕郎鎮江路錄事 致仕王士庚爲文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幷篆題

華陽洞天自三茅君以神道設教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其人歷考其間惟隱居陶眞人立館以處高弟所以啓佑其後人者爲最盛今之崇禧觀隱居曲林館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昇眞王眞人有潛藩之舊且嘗師事隱居遂建太平觀以居之賜田與山贍其學者殘錢餔粟用給所轄宮觀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給之使自養其弟子具載山志宋改太平觀爲崇禧揭虔妥靈有盛無斁式克至于今日廣殿脩廊弘弘巘巘榱題牖桷之飾幡華香火之供千餘年間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於皇三君威神在天陰隲默相華陽道派如會洙泗世有升降道無升降時有顯晦道無顯晦陶眞人之於三君也神交泬寥之上王眞人之於隱居也心授問答之間緜緜延延往過來續千載如一日皇元肇興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壇宇如故心遠鄒君道元若造物者擬其人爲時而山呌閭闔於九天之上上方偃武修文以清靜爲壇以慈儉爲宇垂意玄教命鄒君道元掌教事盡護諸山厥後東澗洪君宗源復陽揚君元徹碧泉蔡君德濤繼繼承承用保有累朝之寵命皇慶初元春南隖陳君志新入覲上覲天光於淸都紫微之間承九重之殊遇荷眞人之美名上賜金襴道衣以爲身章延祐四年南隖君私竊自念崇禧道場自昔總轄諸山實爲

上帝垂休儲祉之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名有尊乞陞崇禧爲宮白之集賢諸公以其事聞于朝嗣歲陞辭還山上復降香以榮其歸延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玉音自天而下賜號曰崇禧萬壽宮玄教大宗師上卿大眞人張公嗣師掌教眞人吳公與有功焉是日也榮光異氣上燭層霄崇山峻嶺咸有矜色眞人陳志新率羽士稽首再拜於道之左對揚休命曰明明天子萬壽萬年實與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溟涬開闢之始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栽成輔相以左右民雖今昔殊時幽顯異迹其受命於

皇皇后帝則異世而同符也於虖休哉既而冠巾之衆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陳眞人自隱居陶眞人立館以來既嘗爲太平觀矣又嘗爲崇禧觀矣上賜今額甚盛舉也他日東國史之筆者繫年繫月繫日大書之曰改觀爲宮自眞人陳志新始其皇恩如天將何以報塞耶惟我眞人在帝左右必敬必恭蚤夜以思弼成玄功庶其有以荅君師寵綏之造而眞人亦有無窮之聞眞人曰三君之靈也吾皇之賜也臣何力之有焉敢不敬恭以從祝規延祐七年夏四月南隖君俾去疾紀其事以傳方來去疾謂必有山玄卿其人而後爲

新宮銘草野之文何足以紀盛事辭不獲命廼舉前說爲之記而又熏沐繫之以詩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開山者誰高辛氏耿耿祉哉太元君天之輔相民怙恃曲林舊館陶眞人潛德幽光發千祀山圖飛上
天皇家雲漢分章來萬里煌煌崇禧萬壽宮巨扁鸞飛羲獻字鳳歌鶴舞鏘韵韶山川鬼神共懽喜物不疵癘年穀豐乾坤清夷風日美皇帝怡愉奉太皇萬年億載自今始元至治元年正月十有五日建

○崇壽觀碑 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撰并書丹題額 ○

大茅峯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勑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馬唐貞觀初勑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勑重修復民百家備修葺實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勑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眞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録君嘗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廼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廼傾廢隘陋持甚豈不○

○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次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眞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顧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録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

○君始居此餘數百年纔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令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方外友竒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繫之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闔闢陽洞關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析曲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自王伯清蹕

臨止靈響格虛林森奐化赫奕福鄉帝子發
甘液不食何年喪遺璧白雲映空玉清啓開
元金盛熉百役持節麥午致纁璧爾來蕭條
世代隔石鐙刻文土漫畫誰其啓之覘古昔
句曲外史美冠局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眞景
隨玄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斁

茅山志卷之二十七

茅山志卷之二十八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齊梁詩

華陽石頌十五首　陶隱居

河嶽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秀兩金
標地英　右樞域

宅無適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
自成功　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塗交五便陰暉迎夜皙晨精
望曉懸　右形位

南峯秀玄鼎北嶺横泰壁表裏玉沙津周回
隱輪迹　右標貫

左帶柳汧水右淩陽谷川土懷比卭色井洌
鳳門泉　右區別

郭千峙留岸羡巳亘遠蹤鶴廟或時饗別宅
廼恒恭　右跡號

吳居非知地越冢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竈
未嘗煙　右類附

果林欝餘柰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燭夜田泉
嘗浣塵　右物軌

降巒飈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眞館高會
蕭閒宫　右游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
無與言　右才英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巳沖念飛華
當彰心　右學稟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
自相知　右業運

方隅游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倘或似七元
廼扶胥　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廼承唐世將賓
來聖庭　右機萌

刊石玄窻上題誠曲階門動靜願矜録不負
保舉恩　右誠期

答詔問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悦不堪
持寄君

告逝篇

性靈昔旣肇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

澹悲欣冠劒空衣影鏢轡迺仙身去比昭軒
侶結彼瀛臺賓倘能躔留轍爲子道玄津

入山尋桓清遠不遇　邵陵王蕭綸

荆門丘壑多變巇風雲入自非棲遁情誰堪
霜露濕

初入山作　桓法闓

寒谷夜將晨寘實復尋眞方壇垂密葉澈水
度朱鱗杏林雖伏獸芝田詎俟人丹成方轉
石鑪變欲銷銀當知勝地遠於此絶囂塵

酬華陽陶先生　沈約

三清未可覿一氣且空存所願回光景拯難
拔危寃若蒙九丹贈豈懼六龍奔

還園宅奉酬華陽陶先生

早欲尋名山期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巳此外
復非一忽聞龍圖至仍覩榮光溢副朝首八
元開壞賦千室冠纓曾弗露風雨未嘗櫛鳴
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慚無小人報徒叨令
尹秩豈忘平生懷靡鹽不遑恤

華陽先生登樓不下贈呈

側聞上士說尺木迺騰霄雲軿不展地仙居
多麗蕪卧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
鳥嘉客信龍鏢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

奉華陽王外兵 隱居別易氏號

飱玉駐年齡吞霞返容質眇識青丘樹回見
榑桑日爛熳屢雲舒嶔崟山海出

唐詩

答句曲先生　范雲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迴澗生芝草重崖
出醴泉中有懷眞士被褐守沖玄石戶棲十
祕金壇謁九仙乘鵷方履漢轡鶴上騰天

酬茅山權器　皇甫冉

南望江南滿山雪此情惆悵將誰說徒隨羣
吏不曾閒顧與諸生爲久別閒君靜坐轉耽
書種樹葺茅還舊居終日白雲還自足明年
芳草又何如人生有懷苦不展出入公門猶
未免回舟早晚待春風先報華陽洞深淺

送陸潛夫往茅山

游仙洞兮訪眞官奠瑶席兮禮石壇忽髣髴
兮雲擾香陰深兮夏寒欲回頭兮揮手便辭
家兮來否有婚嫁兮嬰纏待歸來兮已久

送張道士歸茅山

向山獨有一人行近洞應逢隻鶴迎唯以素
書傳弟子還因白石號先生無窮杏樹緣山
種幾許芝田向月耕師事少君年歳久欲隨
毛節往青城

送鄭員外入茅山

但見全家去寧知幾日還白雲迎谷口流水
出人間冠冕情遺世神仙事滿山其中應有
物豈貴一身閒

送鄭二之茅山

水流絶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雞鳴幾
處條桑種杏何人

山居卽事　顧況

下泊降茅仙蕭閒隱洞天楊君閑上法司命
駐流年崦合桃華水窻分柳谷煙抱孫看種
樹倚杖問耘田世事休相擾浮名任一邊由
來謝安石不解飲靈泉

崦裏桃華

崦裏桃華逢女冠林間杏葉落仙壇老人方
授上清籙夜聽步虛山月寒

大茅嶺東新居憶亡子從眞

谷鳥猶呼兒山人夕霑襟懷哉偶生死悵矣徒登臨東門憂不入西河遇亦深古來失中道偶向經中尋大象無停輪倏忽成古今其天非不幸鍊形由太陰凡欲攀雲階譬如火鑄金虛室留舊札洞房掩閒琴泉源登方諸上有空青林彷彿通寤寐蕭寥邈微音軟草被汀洲鮮雲略浮沈賴景宣疊麗紺波響飄淅石竅含雲巢迢迢耿南岑悲恨自茲斷情塵詎能侵眞靜一時變坐起唯從心

思歸桃華崦二首

廢棄忝殘生後來亦先天詩人感風雨長夜何時曉去國宦情無近鄉歸夢少庇身絕中援甘靜忘外擾麗景變重陰洞山空水表靈潮若有信寄謝西飛鳥

朝與佳人期碧樹坐紅蕚暮與佳人期飛雨洒靑閣佳人宵何許中夜心寂寞始憶花正開復驚葉初落行騎飛泉鹿臥聽雙海鶴嘉願有所從安得處其薄

題盧道士房

秋砧響落木共坐茅君家唯見兩童子門外汲井花空壇靜白日神鼎飛丹砂麈尾拂霜草金鈴搖霽霞上章塵世隔看爽桐陰斜稽首問仙要黃精堪餌花

憶山中

春還不得還家在最深山蕙圃泉澆濕松窗月映閒薄田臨谷口小職向人間去處但無事重門深閉關

送李道士歸桃華崦

人境年虛擲仙源日未斜羨君乘竹杖辭我隱桃華鳥去寧知路雲飛似憶家莫愁容髮改自有紫河車

夜中望仙觀

日暮衙花飛鳥還月明溪上見青山遙知玉女窗前樹不是仙人不許攀

酬韋夏卿送歸茅山兼寄毋正字

玉帝居金闕靈山幾處朝簡書猶有畏神理詎能超鶴廟新家近龍門舊國遙離憂結不斷洞府一吹簫

送顧況歸茅山　韋夏卿

聖代為遷客虛皇作近臣法尊稱大洞（著作已受上清畢法）學淺忝初眞（夏卿初受正一）鸞鳳文章麗煙霞翰墨新羨君尋句曲白鵠是三神

奉同　綦毋誠

謫宦聞宵賦遊仙便作詩白銀雙闕戀靑竹一龍騎先入茅君洞旋過葛稚陂無然列禦寇五日有還期

答贈木耳一名樹雞　韓愈

軟濕靑紅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回想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

剡溪逢茅山道士　張籍

茅山近別剡溪逢玉節靑毛十二重自說年年上天去羅浮最近海邊峯

贈茅山楊判官

應得煙霞出俗心茅山道士共追尋閒憐鶴貌偏能畫暗辯桐音自作琴長嘯每來松下坐新詩堪向雪中吟征南幕裏多賓客君獨相知最校深

寄華陽孫鍊師三首　李德裕

何地最翛然華陽第八天松風清有露蘿日

靜無煙乍警瑤壇鶴時斷玉樹蟬欲馳千里
思唯戀鳳門泉
石上溪孫發紫茸碧山幽鵲水溶溶菖花定
是無人見春日唯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玩遅暉閒倚松窻望翠微遥想春
山明月曙玉壇清磬步虛歸

遥傷茅山孫尊師三首

蟬蜕遺虛白蜺飛入上清同人悲劒解舊友
覺衣輕黄鵠遥將舉斑麟儼未行唯應鮑靚
室終夜識琴聲
○空宇留丹竈層霄被羽衣舊山閑鶴化遺舄○
尚鳧飛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鵠歸想君游下
泊方數里閭非
金格期初至飈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隕
少微星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閒留玉
舄猶在阜鄉亭

尊師是桃源黄先生得法弟子嘗見
尊師稱先師靈跡今重賦此詩兼寄
題黄先生舊館

後學方成市（今茅山宮觀道士悉是先生弟子也）吾師久上賓
洞天應不夜源樹只知春（此並蹟桃源事）碁客留童
子（瞿仙童即先生弟子桃源得仙人恭子載在傳記內）山精避直神（先生初至茅山童子俱膈法鏡有聲先生疑山神所爲以符召致之靈異如此）無因握
石髓分與養生人

右四詩石刻唐會昌癸亥年暮春
十八日秘書郎上柱國裴質方書

溪孫

楚客重蘭孫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
暄妍節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潔離居若有
贈暫與幽人折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簡李延陵

劉長卿

石林媚煙景句曲盤江甸南望佳氣濃峯峯
遥隱見漸臨華陽口微路入葱蒨七曜懸洞
宮五雲抱深殿銀函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千
載空桃華秦人深不見東溪喜相遇貞白如
會面青鳥來去閒紅霞朝夕變一從葬貞骨
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虛松風醉閒宴幽人
即長往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爲
縣

宿華陽洞寄袁稱　李端

花洞晚陰陰仙壇隔杏林漱泉春谷冷擣藥
夜窻深石上開山酒松間對玉琴戴家溪北
住雪夜去相尋

贈茅山道者

姓字不書高士傳形神自得逸人風已傳花
洞將秦接更指茅山與蜀通懶說歲年齊絳
老甘爲鄉曲號涪翁終朝賣卜無人識弊服
徒行入市中

題李尊師山房　秦系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深山竟不逢洗藥每
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峯籬根五月留殘
雪壇右千年蔭怪松此去人寰知遠近回看
雲壑一重重

柳谷汧故居　權德輿

下馬荒郊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
落無人處寂寞山窻掩白雲

春游茅山酬杜評事見寄

喜得賞心處春山豈計程連溪芳草合半嶺
白雲晴絕澗飲冰碧仙壇挹灝清懷君在人

境不共此時情

題崔山人草堂

竹逕茅堂接洞天閒持麈尾漱春泉世人車馬不知處時有歸雲到枕前

下第後寄高山人　顧非熊

我來堂屋前仰視大茅顛潭淨鳥聲異地寒松色鮮人眠毚孏月鹿飲鳳門泉多愧幽高隱無成又一年

贈茅山高拾遺

人皆貪利祿白首更營營若見無爲理兼忘不朽名幽禽窺飯下好藥入籬生夢覺巖泉滴猶疑禁漏聲

成名後歸茅山酬羣公見送

此名誰不得人賀至公難舊業承家了離筵去國歡暮天行鴈斷曉渡落潮寒舊隱茅峯下松根石上盤

酬鄭史君見送歸茅山

餞行詩意厚惜別酒筵重解纜城邊柳還舟海上峯飲猿當瀨見浴鳥帶槎逢吏隱應難遂爲霖是蟄龍

茅山贈梁尊師　許渾

雲屋何年客青山白日長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上象壺中闊浮生夢裏忙幸承仙籍後乞取大還方

贈何處士

東望茅山北去秦梅仙書裏訛知人白頭賣石青山下雖遇唐生不敢親

贈茅山高拾遺二首　李商隱

諫獵歸來綺里歌大茅峯影滿秋波山齋留客掃紅葉野逕送僧披綠莎長覆舊圖碁勢盡徧添新品藥名多雲中黃鵠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

一笛迎風萬葉飛强携刀筆換征衣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山城曉漏遲巖響遠催行客過浦深遙送釣船歸中年未識從軍樂虛近三茅望少微

送顧秀才歸丹陽　王建

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

茅山道中　趙嘏

溪樹重重水亂流馬嘶殘雨晚程秋門前便是仙山路目斷寒雲不得游

秋日寄華陽山人　高蟾

雲木送秋何草草風波凝冷太星星銀鞍公子寬堪斷玉弩将軍涕自零茅洞白雲和雨看荆溪黃鵠帶霜聽人間不見清涼事猶向溪翁乞畫屏

懷三茅道友　熊皎

塵事何年解客嘲十年容易到三茅長思碧洞雲窻下曾借黃庭雪夜抄丹桂有心憑至論五峯無信問深交杏壇仙侶應相笑只爲浮名未肯抛

題茅山仙臺藥院　劉言史

擾擾浮生外華陽一洞春道書金字小仙圃玉苗新芝草迎飛燕桃華笑俗人樓臺爭脊漢雞犬亦嫌秦願得青芽散長年住此身

游地肺六言　章孝標

市朝擾擾千古林壑冥冥四賢四賢謂揚郭二許也黃鶴不歸丹竈白雲自養芝田溪灘永夜流月羽翼清秋在天高跡無人更躡碧峯寒落孤

煙

金陵道中酬茅山廣文南陽博士 三首

皮日休

寒嵐依約認華陽遥想高人卧草堂半日始
齋青䭀飯移時空印白檀香鶴雛入夜歸雲
屋乳管逢春落石床誰道夫君無伴侶不離
窻下見羲皇

住在華陽第八天望君唯欲結良緣堂扃洞
裏千秋燕廚蓋巖根數斗泉壇上古松疑度
世林間幽鳥恐成仙不知何事迎新歲烏衲

衆中一覺眠 烏衲裘見王筠集

五色香煙惹內文 許遠游燒香五色煙 石飴初熟酒微
醺將開丹竈那防鶴欲算碁圖却望雲海氣
半生當洞見瀑冰初折隔山聞如何世外無
交者一卧金壇秖有君

奉和前韻 三首

陸龜蒙

一片輕帆背夕陽望三峯拜七眞堂 三茅楊郭二許
天寒夜漱雲芽淨雪壞晴梳石髮香自拂煙
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牀莫言洞府能招
隱會輾飈輪見玉皇

壺中行坐可攜天何況林間息萬緣組綬任
垂三品石珮環從落四公泉丹臺已運陰陽
火碧簡須雕次第仙想得雷平春色動五芝
煙甲又芊眠

良常應不動移文金醴從酸亦自醺 眞誥太平家酒微酸
桂父舊歌飛絳雪桐孫新韻倚玄雲春臨
柳谷鶯先覺暖動蕪香鶴共聞珎重雙雙玉
條脫盡憑三島寄羊君

懷華陽潤卿博士 三首

皮日休

先生一向事虛皇天市壇西與世忘牀脚支
龜看氣訣刀圭餌犬試仙方靜探石腦衣裾
潤閒鍊松脂院落香聞道徵賢須有詔不知
何日到良常

寔心唯事白英君不問人間爵與勳林下醉
眠仙鹿見洞中閒話隱芝聞石牀卧苦渾無
蘚藤篋開稀恐有雲記得玉皇新詔樣青瓊
版上綠爲文

鳳骨輕來稱瘦容華陽館主未成翁數行玉
札存心舊一掬雲漿漱齒空白石煑多熏屋
黑丹砂埋久染泉紅他年欲事先生去十賚
須加陸逸沖

奉和

陸龜蒙

幾降眞官授隱書洛公曾到夢中無眉間入
靜三辰景肘後通靈五嶽圖北洞樹形如曲
蓋東凹山色似熏爐金壇福地能容否願作
岡頭蔣負芻

火景應難到洞宮蕭閒堂冷任天風談玄塵
尾拋雲底服散龍胎入酒中有路還將赤城
接無泉不共紫河通奇編早晚須傳授免問
神仙向葛洪

終日焚香禮洞雲更思琪樹轉勞神曾尋下
泊常經月不到中峯又累春仙道最高青玉
籙暑天偏稱白綸巾清齋若見茅司命乞取
朱兒十二斤 朱兒事見登眞隱訣

華陽張博士欲居荆襄因寄之

皮日休

地肺從來是福鄉廣文高致更無雙青精飯
熟雲侵竈白㯶裘成雪濺窻映日竹寫千萬
字經冬朮煎兩三缸鱸魚自是君家味莫背
松江憶漢江

代廣文酬　陸龜蒙

不知天隱在何鄉且欲煙霞跡暫傳鶴廟未能齊月馭鹿門聊擬並雲窻鮮衛荒磴移桑屐花浸春醪滿石缸莫惜槎頭容釣伴也應東印有餘江

送潤卿懷華陽　皮日休

雪打篷舟離酒旗華陽居士半酣歸逍遙只恐逢雲將恬澹眞應降月妃仙市鹿胎如錦纈陰宮燕肉似酥肥公車草合蒲輪壞爭不教他白日飛

同前　陸龜蒙

何事輕舟近臘回茅家兄弟待歸來封題玉洞虛無奏點檢霜壇沆瀣杯雲肆先生分氣調山圖公子受詞才殷勤爲向東卿薦洒掃含眞雪後臺

南陽博士還雷平後寄

微微春色染林塘親撥煙霞坐澗房陰洞雪膠知未入濁醪風破的偷嘗芝臺曉用金鑊煑星度閒將玉鉿量幾遍侍晨官欲降曉壇先起獨焚香

同前　皮日休

春彩溶溶釋凍塘日晴閒燕坐巖房瓊函靜啓無人見金液初開與鶴嘗八會舊文多搨寫七眞遺誥剩思量不知夢到鶯何處紅藥滿山煙月香

寄懷華陽潤卿

鹿門山下捕魚郎今向江南作渴羌無事只陪看鶴相有錢唯欲買湖光醉來渾忘移花處病起空聞焙藥香何事對君猶有愧一蓬風雪返華陽

奉和　陸龜蒙

高抱相逢各絕塵水經山疏不離身才情未擬湯從事玄解猶嫌竺道人霞染洞泉渾變紫雪披江樹半和春誰憐故國無生計唯種南塘二畝芹

再寄潤卿　皮日休

高眠可爲要玄纁鵲尾金爐一世焚塵外鄉人唯許掾山中地主是茅君將收芝菌唯防雪欲晒圖書不奈雲若使華陽終卧去漢家封禪用誰文

酬襲美倒用前韻　張賁

尋疑天未喪斯文故選茅峯寄白雲酒後只留滄海客香前唯見紫陽君近年已絕詩書癖今日兼將筆硯焚爲有此身猶苦患不知何者是玄纁

奉和　陸龜蒙

忽辭明主事眞君直取姜巴路入雲龍篆拜時輕誥命霓襟披後小玄纁峯前北帝三元會石上東卿九錫文應笑世間名利火等閒靈府剩先焚

文讌招潤卿辭以道友將至因寄

仙客何時下鶴翎方瞳如水腦華清不過傳達揚君夢從許人間小兆聽

和　皮日休

颯颯已應歸杳眇博山猶自對氤氳不知入夜能來否紅蠟先教刻五分

答　張賁

仙侶無何訪蔡經兩煩部從出彤庭人間若有登樓望應怪文星近客星

謝潤卿惠飢飯　皮日休

傳得三元飢飯名大宛聞說有仙卿（按西梁子文黃錦青書大宛北谷子號青精先生）分泉過屋春青稻（此飯以青龍稻造之）拂霧影衣折紫莖（南燭色微紫）蒸處不教雙鶴
見服來唯怕五雲生草堂空坐無飢色時把
金津漱一聲

同前　陸龜蒙

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飡自笑鏡
中無骨錄可能飛上紫霞端

送董少卿遊茅山　皮日休

名卿風度足杓斜一舸閒尋二許家天影晚
○通金井水山靈深護玉門砂空壇禮後銷香
母陰洞緣時觸乳華盡待于公作廷尉不須
從此便飡霞

同前　陸龜蒙

威輦高懸度世名至今仙裔作公卿將隨羽
蓋朝珠闕曾佩魚符管赤城雲凍尚含孤石
色雪乾猶墮古松聲應知四扇靈方在待取
歸來綠髮生

寄何道士

終身持玉律丹訣未應傳況是曾同宿相違
便隔年問顏知更少聽論想逾玄古籙文垂
露新吟句絕煙蜂供和釘蜜人寄買山錢紫
蕨長巢洞青龜忽上遵篋藏徵隱詔囊佩攝
生篇圃暖芝臺秀巖春乳管圓林棲孫子鶴
堂宿弟兄仙幸閱靈書次心期賜一編

洞宮秋夕

月午山空桂華落華陽道士雲衣薄石壇香
散步虛遲杉露泠泠滴棲鶴

寄懷華陽道士

華陽門外五芝生飡罷愁君入杳冥遙夜獨
○棲還有夢昔年相見便忘形為分科斗侵鉛
槧與說蜉蝣坐竹櫺醮後幾時歸紫闕別來
終日誦黃庭閒教辨藥童名甲靜識歸巢鶴
姓丁絕澗飲羊春水膩傍林燒石野煙腥深
沉谷響含疎磬片段嵐光落畫屏休采古書
探禹穴自刋新曆鬬堯蓂珠宮鳳合迎蕭史
玉籍人誰訪蔡經架上黑緣長褐穩案頭丹
篆小符靈寬軒入洞齊初月羽節升壇拜七
星當路獨行衝虎豹向風孤嘯起雷霆疑神
密室多生白敘事聯編盡殺青巿地山形皆
暗寫隱天竿籟秪閒聽分張火力燒金竈拂
拭苔痕洗酒缾翠壁上吟朝復暮暖雲邊卧
醉還醒倚身長短裁筇杖借客高低結草亭
直用森嚴朝北帝愛將清淺問東溟常思近
圃看栽杏擬借鄰峯伴采苓拚樹半扉晴鵲
鵲背琴殘燭曉熒熒舊來捫蝨知王猛欲去
為龍歎管寧蟾兔幾應臨蕙帳漁竿獨尚枕
楓汀含煙細草無端綠冒雨閒花作意馨掠
岸驚波沉翡翠入簷斜照礙蜻蜓初征漢棧
宣飛檄待破燕山好勒銘六轡未收千里馬
○一囊空負九秋螢我悲雌伏真方納他騁雄
才似建瓴合在深崖齊散木自求滄海點浮
萍頻抛俗物心還爽遠憶幽期目剩冥已買
扁舟東具誥手披仙語任揚舲

寄茅山何威儀二首

大小三峯次九華靈蹤今盡屬何家漢時仙
上雲顛鶴蜀地春開洞底花閒傍積嵐尋瀑
眼凍淩殘雪採芝芽年來已奉黃庭教夕鍊
精魂曉吸霞

曾向人間拜節旄乍疑因夢到仙曹身輕既

羽霞襟襏髻聳峩煙鹿幘高山暖不掌峯上韭水寒仍落洞中桃從閒後日搜奇話轉覺蠹飛夜夜勞

送人罷官入茅山

呼童曉拂鞍歸上大茅端薄俸雖休入明霞自足飧唶霜松葉赤跡雨草堂寒又鑿中峯石重修拜月壇

句曲山朝真詞并序

歲十二月二日句曲山道士朝真于大茅峯○上學神仙有至自千萬里者余距華陽天程止信宿塵約不能遂去馳神旦旦忽若戴昇○矣因作朝真詞迎送各一解以自塞意

迎真

九華磬答寒泉急十絕幡搖翠微濕司命旍旌末下來焚香抱簡凝神立殘星下照霓襟冷鈌月繞分鶴輪影空洞靈章發一聲春來萬壑煙花醒

送真

紫雲鳳髻飄然解玉鈛玄竿儼先邁朝真弟子悄無言再拜碧杯添沆瀣火鈴跳擲龍毛蓋腦髮青青赧縡縡萬象銷沉一瞬間空餘月外聞殘珮

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

櫛髮涼天曙合豪故國情歸心一夜極病體九秋輕忽起襜褕詠因悲絡緯鳴逢山即堪隱何路可圖榮採策空占命持竿豈釣名忘憂如有待縱懶似無營小逕纔分草斜扉劣辨荊冷荷承露葯踈菊卧煙莖譜爲聽琴閲圖因看海燈鷺毛浮島白魚尾撇波頳庭橘低攀嗅園葵旋折烹飢烏窺食案鬬鼠落書○栩稚豆悲楊惲投瓜憶衛矜東鄰誰處士南郭自先生分野星多蹇連山卦少亨衣裾徒博大文籍漫縱橫蘭葉騷人佩蓴絲內史羹鶡冠雖適越羊酪未饒傖倚嘯微抽恨論玄好折醒棲遲勞鼓篋豪俠愛金籯鍊藥傳丹鼎嘗茶試石甌沼連枯葦暗窓對脫梧明未達讖張翰非才嫉禰衡遠懷寬易黷幽憤骨堪驚礪鈌知矛利磨瑕見璧瑛道源疏的瀝儒術售精誠敢歎良時擲猶勝亂世攖相秦猶幾死王漢尚當黥飲啄期應定窮通勢莫爭髡鉗爲阜隸譚笑得公卿浴日安知量追風不計程塵埃張耳分肝膽季心傾諭蜀專操檄通甌獨請纓匹夫能曲踊萬騎可橫行許國輕妻子防邊重戰耕俄分上尊酒縣厭五侯鯖靜默供三語從容算一枰弘深司馬法雄傑二師兵朔雪埋烽燧寒笳裂旆旌秉時收句注即日掃欃槍武昔威殊俗文今被八紘琮璜陳始畢韶夏教初成芽蘖羣妖滅松筠百度貞郎官青瑣拜使者繡衣迎帝道將雲闢澆波漸砥平學徒羞說霸佳士恥爲○跉負杖歌南畝操觚賦北征才當曹斗怯書比惠車盈謝氏憐兒女郗家貴舅甥唯荒稚圭宅莫贈景山鎗賢彥風流遠江湖思緒縈謳啞搖舴艋出沒漾鵁鶄晚樹參差碧奇峯迤邐晴水喧摠紫芡村響晡香秔荷笠漁翁古穿籬守犬獰公彩白苧巷田餉綠筲箏地與膏腴錯人多富壽并相歡時帖泰獨坐歲崢嶸唧嘖蛩吟壁連軒鶴舞楹戍風飄疊鼓隣月動哀箏未得文章力何由俸祿清和鉛還搰搰持斧自丁丁驚懼疑雕朽功勤過胥

壥凝神披夕秀盡力取朝英蠹簡閒塵篋寒
燈立曉檠靜翻詞客系閒難史官評天地穿
舒慘山川自變更秖能分踮恵誰解等殤彭
項豈重瞳聖夔猶一足甕阮高酣麴蘗莊達
謝㩦牲齚齒無勞話寬心豈可慼但從鑪冶
煅莫受蔚羅嬰硯撥萍根洗舟衡麥穗撐短
牀編翠竹低几凭紅樫霜信催楊柳煙容裊
杜衡析排巢燕燕屏畫醉猩猩紐檜堆嵐影
飛泉撼玉琤朧舺尋遠近握槊闘輸贏襤褸
離披瓠簷垂礧磊橙忘情及宗炳抱疾過劉
楨野饋誇菰飯江商賣蔗餳送神抱瓦鼓留
客上覔觥舉檝揮青劒鳴榔送遠鉦鳥行沉
莽蒼魚隊破泓澄手戟非吾事腰鐮且發硎
諒難求摽摽聊欲取錚錚幾歎蟲甘蓼還思
鹿美萍愁長難自剪歌斷有誰賡未去師黃
石空能説白珩性湍繞激浪言莠罷抽萌地
僻琴樽獨溪寒杖屨清物齊消聰對戈倒共
心明絲曳靈妃瑟金涵太子笙幽棲膠竹塢
仙處繹蓬瀛想象珠襦鳳追飛翠藍鶯霧廉
深杳悄雲磬冷敲鏗籙字多階品華陽足弟
兄焚香凝一室盡日思層成匿影崦嵫色呀
空渤澥聲吾當管巨黍東去射長鯨

游茅山　杜荀鶴

步步入茅山仙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
自成羣石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
下相次禮茅君

送喻鍊師歸茅山　李建勳

休糧知幾載臉色似桃紅半醉離城去單衣
行雪中水聲茅洞曉雲影石房空莫學秦時
客音書便不通

送許處士堅往茅山　潘佑

天壇雲似雪玉洞水如琴白雲與流水千載
清人心君携布囊去路長風滿林一入華陽
洞千秋那可尋

宿茅山　徐鉉

茅許稟靈氣一家同上賓仙山空有廟舉世
更無人獨往誠遺俗浮名亦累真當年各自
勉雲洞鎮長春

茅山志卷之二十八

茅山志卷之二十九　火五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宋詩

將赴南徐任游茅山作　范仲淹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茅卿始下車展節事
君三黜後收心奉道五旬餘因尋靈藥逢芝
圃欲叩真關借玉書不用從人問通塞天教
吏隱接仙居

寄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半老尚紅塵秖應金
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寄道士張明真　田況

澹靜姿儀簡曠蹤結菴深對大茅峯坐忘世
故慈應少道斷人情語亦慵萬里信音憑鶴
到一廚煙火倩猿供幾時歸侍虛皇駕七色
霞衣九色龍

游茅山　滕宗諒

句曲山中古洞天金堂玉室地相連方當遂
子知非日已過茅君得道年

寄張明真　王隨

紺髮丹顏氣粹和大茅峯畔隱雲蘿至人朝斗傳靈訣先帝觀龍賜御歌町疃瑞文眠徑草鋺蜒神物戲池波自慚五馬來塵外一挹仙風幸已多

華陽逋客　胡宿

小隱華陽客山居不記年酒中常有聖碁下更無仙校得廣陵散注成秋水篇吾纓今未濯慚愧舊林泉

登茅峯三首　王安石

一峯高出衆峯顛疑隔塵沙路幾千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尚師傳

儵然杖屨出塵囂雞犬無聲到泬寥欲見五芝莖葉老尚攀三鵠羽翰遥容溪影轉迷橫徑仙凡風來得墮樵興罷日斜歸亦懶更磨蒼蘚認前朝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茅州杳靄中物外真游來几席人間榮願付苓通白雲坐處龍池杳明月歸來鶴馭空回首三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

中茅石上見徐鍇篆字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南唐筆法存只恐終隨嶧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謁觀妙宗師值晝寢　張方平

一枕清風靖館深滿庭松檜鬱交陰此時内景人難見月在泥丸日在心

玉晨觀左紐檜　楊傑

華陽山裏千株檜玉晨殿前一左紐虬枝龍幹向朝曦勢與榑桑闘長久亳州渦水太清宮老子手植纔數九一檜正與此樹同蔕固根深應不朽信知福地有靈木栽種曾經上真手君不見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生理尚左不尚右又不見天輪左旋不休止日月五星如磨蟻左紐檜蘊至理上士體之能不死

送洞元法師歸茅山三首　蔡肇

絳節飄飄下紫清更參隱訣制頹齡若逢方丈厖眉叟來受囊中赤甲經

崇寧新閣連雲起天篆浮空寶氣飛帝遣群龍常護守池潭風雨夜深歸

一菴疇昔共嵌崟古木垂蘿歲月深恐是三生房次律要隨藤杖去重尋

三茅風雨圖

筆間雲氣生豪末紙上松聲聽有無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

贈王筌并序　龔原

筌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沖照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

寄茅山道友　丘濬

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比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茅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术年年空自肥

題茅山　陳輔

積金峯頂作屛遮寶閣横空疊彩霞鶴駕往

來茅許宅龍軿交會鄴楊家洞天有望人如王塵世休觀事若麻我是方壺舊僚友盍尋歸路種雲芽

下泊宮

咸陽龍虎此飛昇二弟東山道亦成不見棠梨司命宅空餘丹井一泓清

玉蘭

長史北軒多種竹隱居南洞少栽花藍橋西路青青處拾得璚兒似虎牙

芝朮歌 并序　周邦彥

道正盧至柔得芝一本生於木間朮生石上根鬚連絡不可解遇於白鵠廟之側樵斧斷取之循金石也邦彥請乞於盧持壽叔文

華陽之天諸洞府阿穴便門迷處所三君詔帝不知還帳冷祠空遺鶴羽玉津寶氣久成腰靈朮神芝時出土日精潛燭山自明人力窮搜神不與前年棟撓作新宮坎坎空巖響斤斧君來胎禽舞海雪君去山雲雜川雨是生朱草示塵寰故遣樵青入林莽蘖青紫漆自堅栗下附天蘇蟠石塢肉人但恐奇禍作樊籠復憂神物取廬陵太守蘊仙風健骨清姿欲飛舉陰功除瘼民已悅靈藥引年天亦許願因服餌斷膏粱未讓南華養生主

華陽洞　張商英

素虎班虯躡紫煙幾看滄海變桑田赤城玉笥尋真役又到華陽第八天

南洞即事　張綱

紫綬金章八十三衰殘不稱舊官銜煩君寫作歸田老野服翛然坐碧巖

送鶴還齊雲　張釜

胎仙誰遣到塵寰盡日清吟伴我閒不作沖天支遁想頗疑攜葛佐卿還要追鸞駕煙霞上肯處雞羣伯仲間為語齊雲好看承他年我欲訪緱山

贈華陽法師　蔡卞

師到華陽洞山華幾度開秘應常救物却遣世人來

將之豫章別葆光先生　張堅

西山喚我陪輕輿上館留君養大還莫起世間離別念他年相見兩童顏

鶴廟松 閒宋茂亭者傷其根遂枯其半

誰種飛仙百丈梯風摧雨折昔人非憑誰寄語楊員外留取孫枝待令威

茅山雨中

踈踈霧雨閟朝晴不那浮雲先自生傳語洞靈休勸駕而今通客已歸耕

華陽南洞　周文璞

稽首游靈山駕言入華陽南洞極閟怪松深泉水香曲几妙隸畫鉅石刋靈章俛首閱雲門冷風襲綃裳守菴敬愛客暖我紫朮湯遺我飛眼錢云是洞所藏往有尋幽徒入見黃金墻侈心或已起幾受奇鬼戕凡身倘會遇敢恨飛蓬霜更丐尺宅地便築安閒房朝披神芝圖暮試飢飯方

金牛穴

凌兢下危梯傾傴坐深穴側身避雲霧偃面視日月藥苗護谽谺竹根嶺巀嶭安知幽礇下有此太奇崛金牛鏈光采仙牒尚可閱岡頭春已半枸杞如點血便恐顛風興橫吹崖石裂

寄華陽道侶 三首

服事三茅過一生癡心只望羽車迎舊時手種黃龍子今解拏雲入太清

九錫碑亭日欲曛幽人趺坐對罏熏憑誰爲謝桓司馬句曲山中只白雲

羽扇臨玄圃霓裳上醮壇九枝松葉冷千葉杏花殘

玉晨觀

風鳴長史昇天栢草護仙翁瘞劍瑩瑞像殿前亡馬蹟棊龍池上有鼉鳴

道中回望茅山

危亭揷名嶽畢景扶鉤闌白鳥伺察過低即若弓彎去歲負笈游徑往元符間離留吽晝靜洞戶生春寒竒哉老宗師作屋雲雨端竟爲殺蟲蛾不得升龍鸞遺體既解蛻故宮亦燒殘今朔已半舊千柱扶玄壇遂以兩不借因復窮巑岏入宅問玉斧採芝投金環墨沼篆結字丹臺氣成盤稽首大司命被髮綠映山兩君控鶴從俱著漢小冠何當從之游惚恍神觀還俗累復驅去黃藥鼎欲翻

燕口洞　田霖

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雲葉尚如披素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玉晨鑒義芮公見訪　毛友

曾看扁舟下國門風吹玉袖欲蜚仙經過弱水三萬里邂逅長安五百年投老漸諳隨處樂此生只有未償賬茅山术老堪饞斸服食相依倘宿緣

次韻　翁彥深

聞道三茅五洞門翛然來往御風仙雲深騏驥那容步松古龜蛇莫問年邂逅江頭披霧語尋思巖畔枕流眠自憐天柱曾孫老句曲清游合有緣

游茅山道中口占須徧游迺成章　周必大

千峯溧陽來勢若西南奔逶迤拱三茅峯不敢迫至尊三茅如軒懸次序儼弟昆正西闢夷途羣仙之所門至今下泊宮往往弭旗旛

送張達道還山　趙璩

賸借紅塵一日閒有勞妙語徹幽關豈知隱几如南郭也愧移文向北山有意清風憐我住無心孤月伴君還三茅若問今消息爲報逍遙天地間

棲白菴　呂江

門外竹千箇崖顛兩徑分奔泉流碎月高樹礙行雲游客倦欲臥道人言少文但云秦學士曾此遇茅君

庚子歲除前一日游茅山　尤袤

犯寒出行邁值此歲云除剛風駕飈輪送我游清都華陽第八天仙聖之所居洞門劣容人中寬如室廬横前大溪水於焉限塵區其右萬石林錯落空翠圖茅菴著深秀細路緣崎嶇幽泉見客喜頗亦類逃虛山深日易曛捷徑趨元符琳宮照金碧天籟鳴笙竽側睨白雲峯前瞻赤沙湖金壇聳百丈陰洞通七途俯視人間世擾擾眞蠡蛆蚤以凡陋質忝分赤城符豈悟夙昔緣復造神靈墟平生夢寐處恍若登華胥歸來拜綠章足力尚有餘

琢館十六所安能徧遨娛窮探恨不盡大息仍踟躇

華陽洞辭 三章　游九言

河漢澈碧霄晴九華仙子到凡塵涼夜山頭吹玉笛纖雲卷盡月分明

香露濕草晶熒起看大地盡瑤璃下界千門人寂寂空山夜靜海波聲

仙子去眇雲程天風杳杳珮環清回望九州煙霧白千山月落影縱橫

大茅君像　曾極

面如頳玉碧瞳寒散髮垂肩槲葉乾不向大茅峯頂見世人只作伏羲看

寄温尊師　趙師秀

幾度題書寄入山不知何處得書看每苔石上秋吟遠星斗壇中夜拜寒鶴敗新名呼未至碑邊斷刻打應難憶師每欲尋師去芝术栽成自可餐

山行　湯志道

攀藤緣絶壑野鹿場邊去鳥銜山果來落在鹿眠處

寄淩山人　劉宰

星冠羽帔感威儀新納官錢得度歸慚愧三茅兄弟一生木食草爲衣

游山和諸姪　陳序

山南細路半青霄人昔共游非俗交浮玉故鄉鶖上國埋丹清夢記中茅峯頭仙客歸黃鵠石面靈根走翠蛟見說西園潭草茶手栽寸栢已勝巢

茅山　楊至質

玉肺空浮巳字山五門不鑰洞天寬紫芝奇餌秋舂术紅稻難埋夜見丹書出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峯巒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篇先生指額瘢

送茅山劉書記游南嶽

憶共住華陽晴藍紫术香空山今詣關吾子亦游方草露雙芒屨丹經一布囊好登祝融頂紅橘迸樽栥

送林道士歸茅山　鄧道樞

多載事茅君麻衣與葛巾眼知人貴賤心鍊已形神丁甲常爲使王侯不得臣華陽歸洞晚芝草幾回春

送王海宗師還山　趙伯秀

湖海天教十載閒玉經功就勝居壇鸞塵天目妨龍卧晚歲華陽望鶴還入詠五噫丹關近會心三笑畫溪寒世緣歷盡仙緣熟坐斷陪真向上關

茅山志卷之二十九

茅山志卷之三十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元詩

遊茅山五首 并序　盧摯

聞句曲山舊矣迺至元戊子春繇宣部行郡溧陽省俗其墟距山麓一舍而近凡隆阜勝川曰洞天福地登諸杞秩者部使者至馬禮也予於是有三茅之行至所謂崇禧觀崇禧主人鄧姓以心遠自命寘予精舍覘構若相第燕室邃潔藻絢過之亭翼然水樹竹石間爲此山麗瑋勝絕吾二人彷徉相與不覺日之夕也遠師衣冠褎然清辯有奇趣又多藝能託意繪素以幾物化出所畫鶴工緻詣極雖古之善史畧無見踰而神韻超拔則又得諸方外者如此因舉觴爲踈翁壽羽流之宇於上峯者曰元符萬寧宮亦曰宗壇宗壇師許君翼日肅予爲神明之觀揮杯倚空引睇無極恨昔之隱居者不獲仍丹丘以從予游也下探華陽洞穴玉膏泓渟石髮紛紺涓流赴壑浮花與俱過喜客泉泉方井如瀲鑑如承以石砥如廣袤丈許深袤尋之半綠以四廡固以扃鐍闢闔唯謹壘齊亘肅于以揭虔以祗其泉客至客喜泉則喜沸沫浛潗若躍蚌胎而貫龍鬚者殆不可稱數謂之泉笑否則否異哉于何以見笑歸復懇遠師所留山間者既信宿矣主人睠客殊未艾也予誦樂不可極爲解賦詩爲别序以貽之

○馬上微風散薄陰王笙吹客過華林山中宰相杳何許日暮碧峯雞犬音

○澗邊瑤草洞中花細水流春帶碧沙昨夜山

○黓酒初熟道人不暇讀南華

竹杪飛亭枕石泉松壇香霧趁茶煙鳥聲記得夜來雨鹿夢驚回别有天

遼天有客訪鬚龍好事仙人畫者儂笑卷雲煙收拾去長教函丈在三峯

山君滿意爲山留故遣清泉笑不休萬斛珠璣三尺玉要隨詩句過宣州

題鄧尊師松鶴圖

翥粉昂丹筆有神道人無夢到雞羣何時醉拊蒼髯客喚起茅山萬里雲

茅山作 并序

戊子歲除復如茅山己丑春正月朔舉祝釐之典曉登天市壇逐偕崇禧主人過積金中峯留飲松溪方丈復歸遠師玉氣凝潤之室

海風吹曉上三山手把韶華滿意看偶向仙家逢歲朔不知人世有春寒梅邊杖屨香隨步雲際樓臺玉作闌萬古椒花一杯酒醉來騎鶴問還丹

歲旦後四日留别宗壇師松溪許君鄧君心遠五首

○霜袍行客再來時不獨青山慰所思咽路黃冠定奇士半能歌我步虛詞

○碧溪風日隅人間催出梅花鏡裏看莫爲軺車太幽獨剩分香玉照春寒

山頭羽客曉相携踏破蒼雲比斗梯偶向茅君巖畔宿却隨猿鶴過松溪

柚裹丹砂脚底雲堯天甲子漢時春只今句曲游仙夢無復商顏避世人

揖雲聊與許君辭月下歸來訪遠師半夜竹聲嗔客去又教勞動歲寒枝

賦得松溪呈許宗師　陳鈞

積金高處擁髯蒼下有深清護石房渴虎遠
林巡琥珀伏龜隨鶴鬪滄浪驚濤兩岸作寒
雨明月一灘流翠霜頗似九層臺上坐空青
樹樹落圓光

登大茅峯　梁棟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崛嶔碧雲遮
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君上天寶劍
化小龍入海明珠沉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
欲問秦皇金頭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木易滑
幽深神光不破黒暗愓山鬼空作離騷吟我
來俯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長松
撐日月華陽世界妝層陰一聲長嘯下山去
草木爲我留清音

登茅山　張珪

久矣厭朝市心棲巖壑幽今朝復何朝陟此
蒼峯秋玉宇正寥廓風籟寒颼颼平生癡壯
觀萬里供寸眸煙嵐縹緲中青原間平疇琳
宮一何麗突出寒巖陬茅君此仙去遐想希
前修胡爲塵土蹤歲月徒悠悠何當乘雲虬
八表同周流念念竟忘言凝神入寞搜彷彿
鸞鶴音還來故山游

喜客泉

昔聞喜客泉今來欣見之俯檻一凝眄珠璣
拂清池山靈蘊神秀出此天下奇嗟予時所
忌而泉喜何爲丹忱天自知顧茲諒弗疑

晉檜

晉代王氣終劫灰今幾時獨餘此蒼檜鬱鬱
貞秀姿深根盤厚地雲漢參高枝風霜固久
歷雨露無偏滋一笑媚時榮朝盛夕已衰

陰陽井

仙人修鍊地玉井著神功日月雙輪見陰陽
兩竅通可堪清徹底那更施無窮尚冀丹砂
力當澆塵念空

玉晨觀懷古　趙世延

參龍人去水平池樓廢壇荒有所思落日回
廊秋寂寂摩挲晉檜讀梁碑

許長史井

因觀長史陰陽井始悟混元玄牝門一勺三
田勤灌溉無根靈草自春溫

覽蘇後湖待月南軒墨蹟白雲觀即
景用韻

涼飈集庭柯秋氣殊未肅扶雲度崇岡訪古
瞰巖谷午茶琳宇琴晴致超冰玉愧爾白雲
人幽棲非碌碌

華陽道院石亭

秀石攢巒泓水清雲松雪竹護危亭一壺天
地開仙境百里風煙簇畫屏華表柱頭人易
換槐安國裏夢初醒何當借我東偏屋靜掩
巖扉學鍊形

出茅山宿青元觀

白雲送我出山蹊來宿葛公丹井西莫道歸
途清興減夜來和月飲刀圭

與存此山上人山行（吳興趙公作詩意圖）　梁大柱

一聲兩聲松子落三片五片楓葉飛夕陽下
山新月上道人相送一僧歸

凝神菴

菴廬占勝倚巖扃中有高人謝俗名書卷獨
存標月指松風疑聽喝潮聲衲摩銀鼠花生

綳墨洒金鸞草間行回首浮榮空一夢湖光蕪碧遠山橫

計籌秋夕懷茅山道舊　林德芳

兩峯明月各天涯限以具區天渺瀰秋聲合在飈輪頂借我王倫鐵笛吹

至大三年代祀茅山宿玉晨觀　吳全節

星馳六轡過華陽晉檜蒼蒼古道場夜鶴唳風清地肺曉龍閑雨護天香三峯恍惚蓬萊境萬象昭回草木光青石壇高天咫尺綠章封事答吾皇

登大茅峯

第一福地第一峯玉臺積翠摩蒼空大君成道二弟從還丹返老顏如童繡衣趣召凌天風此事萬古將無同山高有仙水有龍龍腹如篆朱砂紅虯蜒變化理莫窮作霖濟旱年屢豐神仙爲市壇朝宗真人渙號芝泥封猿鶴相語千載逢葵心耿耿通宸楓萬里六轡馳花驄香飄龍篆江雲東瑞凝草木氣鬱葱稽首峯頂歌玄功他時歸奏明光宮

三峯

午夜瑤壇謁帝還笥輿衝雨兩山間客來似覺茅君喜浄掃浮雲出好山

石徑松雲入步輕垂垂空翠雨初晴風來山閣涼如水小倚闌干聽鹿鳴

崇禧觀

曲林古觀水西流天遣皇華駟玉虯高士遠分龍虎派哲人久伴鳳凰游樓臺山色三峯曉池館泉聲五月秋雲案凝香浮洞府坐令和氣藹丹丘

牧齋真人華陽道院

鼇戴三峯擁客槎采真訪古意無涯雲山夜雨棠梨樹宇宙春風棣萼花龍洞遠分丹井水鶴松高映赤城霞宗師應帝光前緒仙館新開第一家

鑑止

山泉漱玉雨浪浪渟蓄深開一畝塘若向動中知靜體湛然泰宇發天光

茅山志卷之三十

茅山志卷之三十一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元詩

喜客泉

客游華陽天山徑肩竹輿首登大茅頂天市神仙居回觀喜客泉稽首孫仙姑方池鑑止水湛湛涵太虛仙君驅驪龍爲吐萬斛珠豕出石底拍手相歡呼有情感無情此理妙難數桴泉喜客亦喜主人當何如我願斛一勺萬物同霑濡歌詩謝山靈臨風重躊躇

全清境界

境界全清地位高山中盡日樂陶陶旋劉白石開三徑可是青山厭二豪眼底浮榮看草露耳根清韻起松濤明朝疋馬西湖路回首靈峯聳巨鼇

別茅山

長松古道翠深深回首層巒積金鶴語雲峯人換世鳳笞仙路客來今連朝晴雨隨人意到處煙霞感帝心如此山川歌不足行看褒豕出詞林

延祐元年五月重祀茅山瑞鶴詩序并

至大庚戌秋百餘鶴集大峯一宿宗師劉君以其明年入覲實圖以獻兹以上命再祀宗壇比至下泊有鶴十二若相迎導遂賦二絶并紀之

一雨三峯分外青巖華澗草共欣榮茅君聞道天香至先遣西山羽駕迎

圖寫丹青上九天秋風百鶴駐山前誰知六轡重來日又見排空十二仙

重登第一峯

○重登大峯頂曉色正蒼凉華構煙霞壯幽居○日月長碧雲浮洞户清露沁夜案水淺玄龍躍林深黒虎藏去天疑咫尺勝地豈尋常屏俯金峯畫爐分玉案香會仙猶有市濟世得無方藥圃多春（火七）意丹房耿夜光何（二）時結茅屋稽首禮華陽

二峯

壇高青石古峯小白雲多樂奏仙君喜茶香使客過神丹藏兹芨清露滴松蘿路接金鼇背回斬發浩歌

三峯

三峯琳宇狀松老鶴知還江白南徐月樓青北固山浮雲通地肺古洞瞰天關寄語尋仙者蓬萊只此間

重過喜客泉

萬珠寒湧碧琉璃山色天光湛一池客本喜泉泉喜客闌干倚徧立多時

前度題詩重拂塵泉迎熟客喜津津主人不負當年約爲把殊庭總一新

震靈方丈贈王虚宗師

○曉起南窻看白雲道心如水鬢絲銀當時宜○室前鶴席此日仙壇得主人方外煙霞知有喜掌中雷雨信如神夜來親見茅君説五百年間再世身

閒閒眞人奉旨代祀三茅竣事既歸以行卷示予爲詩（火七）若干首并集庚戌（三）代祀詩援先虚靖書劉靜一詩例求予并書將以傳爲子不見鄒藁久矣讀之釋然於登高能賦間而有歸美報上之心又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眞如坡翁所稱羡者是皆宜書也故爲行筆亦以想象同游之意云耳

若曰擬虚靖則不敢延祐第一重九日嗣天師張與材敬題

送悟侍者游茅山　仇遠

雲開三茅古洞天借風一舵荆溪船所思綿綿長在夢此行冉冉如登仙汲泉淨洗黄獨雪斸石深耕瑶草煙蕙帳香凝蒲坐暖共讀南華秋水篇

寄梁中砥三首　釋覺恩

○白雲明月本無期君子長吟有所思鴈向石○頭城畔過寄書安用牧鵝兒

憶昔吳門商子家小樓吹雪賦蘭花人間百畬金波滿一畬清愁百洛乂

抹電浮漚豈足憑餘生只合付騰騰華陽書出金籠首好是瀉山某甲僧

傷中砥

文溪書到千峯閣報道良常已上升共我偶然成百歲知君久已伐三彭社中不見丹元子世上空傳白石生猶憶去年長別處一蓬春雪讓王城

初發金陵夜泊龍灣寄華陽道士　　僧大訢

平生不必行萬里不必讀盡萬卷書願爲茅山十日客山僧坐列羣仙圖大峯揚聲出天關小峯萬馬爭奔趨俄頃波濤忽破碎木末飛上金畢逋青書晝馳壇室靜玉鞭夜擊聞傳呼去年獨宿丹井下天風掃地迎麻姑今年許入玉柱洞誰遣旅食隨禽鳥懷人弔古夜寂寞寒江月落號鼪鼯祖龍埋金王氣歇梁宮晉苑沉煙蕪想見雲林映朝日山中宰相良非迂

登三峯　　僧智圓

茅氏初成子三分地肺顛丹光時隱見石徑逆盤旋黑虎嘯清月斑龍馭紫烟陶公如可作欲問普通年

登大峯　　僧惟則

白雲剪作瑤臺雪紅旭蒸開玉洞花山北山南看更好炊煙朶朶是仙家

天市危闌倚碧空兩京山水見寰衆東來十日風霜路近在寒嵐一抹中

游陶塘三館之間

一片松林又一宮開門面面看茅峯竟行恍惚廬山路歸飯僧分上下鐘

雲林清遠四時詞　　馮子振

花分石徑蝶衣裳蜂惱晴檐燕南香解事野桃吹綺片誰教躡到鶴仙鄉

脫籜斑筠綠節明霖收梅子麥寒輕諸峯隔截高低樹忽報初蟬第二聲

月瀑流螢歇懶煙西南峯缺露原田冰簾不倩匡山瀑萬丈銀潢瀉玉天

嘉平臘釀渴茶鐺直待龍沙雪水烹舞徹瑤臺千歲翮鶴丹回施范長生

喜客泉　　倪天奎

斯泉定何神客至槩然喜水何預人事是亦氣機使坐看百琲珠生滅了無已客問從何來如雷起處起

三峯 三首　　王仁輔

三峯伯仲行茲峯獨雄尊神霄開廣庭坐受淮江奔華蓋垂地肺蔚藍抱天根稽首大司命泠風假騰騫

大峯肩摩天中峯首蕩雲無樹不古色有花皆仙芬縱目畧淮甸游心遺世紛誓將拂金案畢願從茅君

仙仙三神君鼎峙三峯顛小君保民命萬靈奉周旋風清石壇月天近香罏煙安得控丹鶴遨遊接飛仙

山中春日　　褚環中

向陽松下雪泥乾野簇催春上客盤一勺紅泉人換骨春風莫作舊年看

宗壇秋夕 二首

流綺平雲徹夜開月明峯頂見樓臺琦璈聲裏天燈近知是三真謁帝回

山繞天壇桂月涼斗牛斜掛曲闌傍清吟未徹金鐘奏催上朝元午夜香

積金峯訪梁道士　　白珽

鸞羽穿林看細碎健輿繞石聽敧斜道人住近茅峯北一簇樓臺五色霞

京師贈劉尊師 二首　　揭傒斯

天書三聘出山來南望三茅日幾迴每說浮名先氣短常因佳客暫眉開逢迎半是琴書

興留滯空驚歲月催自笑山間林下客四年
風雪與塵埃
知君用意世難聞常恐山門汙白雲方朔豈
能遺漢主魯連曾是卻秦軍已無豪傑平生
夢賴有神仙不死勳早晚蒙恩遂歸計青山
多處禮茅君

京師送王虛宗師還山　吳善

道人野服鹿皮冠曾約茅君駕紫鸞天外至
今風露好人間何處水雲寬陰陰木葉藏經
榻蔌蔌林華綴石壇欲趂歸舟下吳越凌風
飛佩不堪攀

同前　元明善

句曲山高真廷氛神仙初祖大茅君遙天歸
鶴盤秋月幽壑潛蛟蟄夜雲丹鼎神光松桂
室酒壺春色磵溪芹一從待詔西清閣石髮
梳香得夢聞

題晉楊真人楷書黃素黃庭經

趙孟頫

琴心玉文洞玄玄金鈕朱錦迺汝傳子能得
之可長年黃素縝縝完且堅橫理如髮約兩
邊從有赤道如朱弦文居其間走玄蛾飛雲
卷舒相終始大道甚奧非力使無為自然有
至理誰能精專換骨髓明窗之塵不瑕穢目
中有神迺識真白玉為軺裝車輪裹以天上
翠織成仙人樓居儼長生鸞鵠翔舞猿猱輕
子能得之慎勿驚宮室之中夜自明上清真
人楊興許焚香清齋拱神女手作此書留下
土千年留轉子為主東方蒼龍右白虎廉不
子求貪勿予

玄洲倡和　并序

句曲外史張嗣真學道茅君山所居玄洲
精舍左右多真仙古跡曰菌山羅姑洞霞
架海鶴臺玄洲桐華源紫軒火浣壇隱居
松等與趙孟頫同賦小詩以記其處至治
二年壬戌歲四月二十三日道吳興溪上
復還句曲書使刻石以為山中故事

菌山

靈丘狀三秀紫雲覆其顛易我朝生質閱彼
大椿年　右張嗣真
結茅依菌山焚香候芝蓋真靈幸憫我冠珮
時來會　右趙孟頫

羅姑洞　事見真誥

九疑得道女受事易遷宮詩贈金條脫人逢
鄂綠華
蒼梧眇天末聞有綠毛仙却遇華陽路人間
九百年

霞架海

日芒界金色虹梁飲鳳河直把天孫梭烏鵲
詎填河
衆水會一壑天近發霞光晨興新沐竟晞髮
向朝陽

鶴臺

靜夜颯靈風神君語帳中至今雙白鶴時下
五雲峯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
來不虛

桐華源

華林清散景丹水碧凝脂落葉秋無數宜都
瀨寄詩
伊誰植斯桐萋萋滿幽谷鳴鳳久不聞何當

一來宿

玄洲精舍 梁周處士弘讓題桓眞人壁不別撰

李甚遺故鼎趙嘯絶風雲悠悠千載下更復屬夫君

子有驚鶴想甘同麋鹿游懸榻應待我分我半玄洲

紫軒

玄𥨊太霞氣赤書洞古文借問軒中主莫是紫陽君

林君已仙去紫軒名尚存丹光時或現藥鼎夜常温

茅山志卷之三十一

茅山志卷之三十二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元詩

火浣壇 林眞人火解事見朱眞游篇

眞火本無候眞人自出現問掃劫灰餘幾見紅蓮變

眞陽以解形四大何足蕲指窮於爲薪火傳不知盡

隱居松 二首

靈壇棲妙蔭仙籟降靈芬何時三易帔重拂兩稍雲

眞人在山日所至樹以松當知千載下遺子以清風

玉像龕 二首

瑞儀温比德寶帔曲流光稽首大司命料理住金鄉

我有紫虚像白玉雕琢成貢之華陽天萬年斬降靈

耕雲鋤月二首守句曲山人

周馳

買田靈山下石多如羊群造物爲我耕種之皆白雲洶湧初鬱勃散漫還亂氳收歸方寸間吐作五色文一笑顧妻子未用愁空囷

石田不生禾何以養吾拙中宵披白雲自起鋤明月明月無根株滿地散霜雪吾鋤不妄揮要使蕭艾別惜無植杖翁相對同此潔

夢游句曲 二首

脩竹垣墻映白沙紫清宮殿閟煙霞一條歸路朱弦直三百來年不到家

三華樹下拜青童語我丹砂九轉功緱氏不逢王子晉雷平來訪郭仙翁

次韻華陽道士 四首　孫履道

飛神朝鈞天飈輪歷紫垣再拜三元君帝一受秘言眞空寂無聲至道了不煩縣知往古人妙挈元氣根

金壇峙華陽冢廓通帝居晨啓太霄章寸田茅塞鋤紛擾鋝辮聚人間死如柳天老受道畢九光廻鸞車

先天有神物久被嗜欲籠浩劫覓無蹤清光

涵太空出入眉睫間游戲語默中六用混而一大魔從汝攻

聖師禮南真瑤篇啓東華丹篆寫碧戕龍蛇字欹斜虹梁瞰東溟艮嶽天之涯西風鸞背高歸路豈憚賒

暮春訏籌山中寄句曲山人　黄石翁

松花落粉啼子規山人燕坐春晝遲石泉豈非大韶樂日色猶是鴻荒時筠籃竹杖煙中語青紙丹書林下詩應謝錢唐舊知識白雲獨往無還期

和陸龜蒙朝真詞二首并序　袁桷

往歲在翰苑嘗草三茅君制書近句曲外史寄示陸魯望朝真詞二章蓋每歲大茅君十二月二日相傳篆天台歸茅山春三月十八日復歸魯望所製迺十二月而三月獨缺予不揆用韻以補後章䜌䜌字書即䜌字古率字作䜌吕道士過三茅因書以寄且爲異日朝真之資外史詞氣清簡必以予言爲陋也

詞曰

參差窈窕行雲急翠旌飄飄露華濕神君夷猶疑未來矯首精思若山立瑤臺章徹星斗冷碧扉丹透紅流影春雷迸墼人不知獨鶴眠松巳先醒　右迎真

妙顔朝迴寶衣解乗龍高馳賦遄邁山中老人年送迎一酌寒泉過玉薤翠氣紛霏森孔蓋挾以流鈴光䜌䜌帝子高歌歸去來白月迎雲送飛珮　右送真

寄贈華陽洞隱者

尸坐朝日雙臉醺寢扉曉入香罏雲苔石縱横紫絲障蓀花清淺青霓帯北山猿鶴似有約南巖鐘磬疑相聞更欲深居入絶壑築壇夜禮三茅君

同前贈二首　虞集

獨棹扁舟入白蘋陶公故宅去尋真囊盛肘後存丹訣書到人間稱道民未覺白雲留住晚也知蒼朮寄來頻手栽松上乗飛鶴當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聞道無人迹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莫恠丹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知爾此時最相憶想予飛蹻度千岑

次韻二首　僧祖瑛

我居東海君句曲道遠那知消息真仙家自有縮地術夫子無意横目民遙應洞草充飡慣不記蟠桃著子頻誰與寄書白土埭好在佯狂史道人

忽忽一别隔幾塵眼見蓬萊淺復深釣鼇每憶任公子放鶴誰同支道林丹就只應長不老詩成多是獨狂吟明年就子霞架海先遣飛車候遠岑

同前贈　楊載

羨君高舉入華陽古洞深蟠石路荒蔽日旌幢朝旎旎飛空環珮夜琅琅飱霞已試登真訣杞竈還修却老方聞説陶公雖隱遁猶將道德輔齊梁

同前　薛玄義

歸去華陽古洞天高情蕭爽絶凡緣牽蘿石壁書紅葉散髮雲林卧紫煙長史玉經何日

降隱居眞訣至今傳江東却擬尋君去合景
徊風問上玄

同前　張翥

玄洲別塢鬱龍從滿谷蟠雲養萬松外史編
圖金匱鑰隱居留誥玉泥封丹池雨現龍無
角瑤草春肥鹿有茸擬借一龕爲洞吏與君
來往大茅峯

同前　劉汶

一日書成四海傳華陽始信有儒仙神交弘
景吹笙夜心在留侯辟穀年重碧枯春瓢貯
月硬黃臨帖硯分泉山中物色淸無限便擬
淩雲到洞天

同前　鄭元祐

一自玄洲手結廬硯泉分得澗循除鈎題石
記修人表筆削山經作志書丹竈曉温松節
酒茶甌春點鞠苗葅殘骸若有登眞分亦欲
西游候羽車

同前　倪瓚

道士朝乘白鶴還樓臺金碧鎖空山半天華
雨飛幢節一壑松風引珮環丹井夜寒光剡
刻石壇春靜蘚斑斑飄然便欲尋高隱分我
玄洲一半閒

同前二首　李琳

天上神仙白玉扉春雲誰繡六銖衣人間傳
得新詩句爲有高僧到翠微

句容郭裏望三峯緑翠芙蓉香霧中安得與
君騎兩鹿碧巖深處聽松風

贈玉虛宗師　王理

句曲山中老鍊師雙瞳如漆鬢如絲白騎玄
鶴朝金殿親奉丹書拜玉墀名姓每承明主
問篇章多出内臣辭蕭蕭風雨歸來夜白石
蒼苔長紫芝

贈集虛宗師朝京師

茅山道士人不識服氣養神三十年此日雙
梟朝紫闕當春獨鶴下遥天若逢物外游方
士應問如今第幾傳龍劒玉函開寶籙何須
重説地神仙

題一峯　王復元

五雲金紫湧仙宮十八灣尖第一峯木石陰
陰風颯颯方池掬看小神龍

二峯

江浙東西指顧間古鑪重爇鷓鴣斑自憐白
髮猶凡骨千里來登第二山

三峯

曾授靈丹二卯君至今春臘火燒雲人傳隨
後昇空去仙鶴飛吟月下聞

同前　薩都剌

玉珮丁當下界聞天風吹動碧霞裙劉郎跨
鶴游三島王子吹笙到五雲洞府夜半傳玉
印石壇月黑禮茅君若逢天上吳夫子應問
丹砂鍊幾分

往游茅山山中佳致非一但詩思遲遲未
能道其萬一旣還因嘗游之地追詠敬呈
集虛宗師

游茅峯　凱烈拔實

筍輿高入碧巑岏爲訪仙人白玉壇羽服常
來千載鶴霞衣曾駐九霄鸞洞生芝草山藏
玉人道琳宮井有丹松下空餘處士宅幾爲
梁帝決時難

喜客泉

春水澄澄綠滿池團滙顆顆湧琉璃江妃解佩珠淩亂淵客當盤淚漫垂坤母由來承博厚馮夷何事現新奇倚闌莫謂曾無喜且玩清泠潤恧詩

元符山房

坐對千巖翠森森萬木攢石函留古劍藥鼎鍊還丹雲逼山窻濕嵐開澗樹寒春禽知客意啼我暫盤桓

全清亭

石抱幽亭深復深當軒翠竹弄清音華陽山○
○酒盈樽綠坐對春泉澆醉心

贈集虛宗師

路入華陽谿水流仙人瓊珮綵雲裘松陰石竈丹煙煖洞裏桃花碧樹幽嗟我塵中廻俗駕無心方外訪瀛洲何當一假茅君鶴復向三山深處游

游茅山　月忽難

大茅峯頂神仙府石逕崎嶇幾屈盤光兎幻來呈玉印盤龍飛去賴金丹喬松白鶴天壇遠流水碧桃仙洞寒何處吹笙明月下珊珊環珮欲驂鸞

贈集虛宗師　王謙

已守三峯咫尺天龍池一掬雜嵐煙牧齋仙去雲江隱留得清名遠近傳

久客京師喜遂歸日長風細撲征衣歸來相對青山坐杉頂丹光繞翠微

我別華陽歲月長夢中時復到華陽華陽洞府應如昔直至而今賸鼻香

同前　儲能行

○祖印心傳本一真豈應鶴馭久風塵清朝大○揭無私鑑福地常歸有德人瑞澤林原新雨露歲寒壇宇舊松筠瓣香遙祝山中相柱石華陽五百春

歲至元己卯仲夏不雨南臺御史馳香命集虛宗師檮雨有感賦詩以述其事　金鑰

大鈞播物生萬殊孟夏草木何焦枯上天無雲久不雨金陵四境田將蕪臺端御史賢大夫憂民憂國忠義俱徧請羣神早尤甚遂令驄馬茅峯趨驄馬御史如冰壺科頭赤脚淩崎嶇躬禱茅君輒有應正直自有神明扶貞一真人王集虛登壇呪水飛靈符驄馬還臺路纔半云有一雨當隨車華陽洞天仙所都卧龍不起誰能驅自非精誠通肹蠁何由如此歘應桴始見霢霂終沾濡不假嗔雷轟九區蘭臺令史駿奔走報此德澤覃青肥然燭一炬香一爐坐致三鵠來相呼豈必西江決斗水轍鮒不復爲枯魚天瓢一滴垂龍胡洪波平地三丈餘神功收斂安可測寂然不動○如虛無○

茅山志卷之三十二

茅山志卷之三十三　火九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金薤編

雜著

謝靈運羅浮山賦序曰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梁武帝記齊中興元年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瀰漫數里

○周氏玄通記梁天監十二年甲午臘月望甘○露降周子良解舍壇前松樹

陶眞人請雨墨詞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氷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顧哀憫黔首霈垂霑渥吁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滲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於今共仲至誠稽顙詞請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沈約上隱居書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闕身游玄關憑星夕卧望日朝飡而至理深微睡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噉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庚肩吾謝隱居賚朮煎啓

切以綠葉抽條生於首峯之側紫花標色出○○自鄭巖之下山精見書華神在録朮榮人謝盡採擷之難啓旦移申窮的瀝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百邪外禦六府內充自非身疲掌硯役倦攀桃宜可立致還年坐生羽翼臨沅丹井方覺可捐酈縣菊泉無勞復汲庶得遨遊海岸追涓子之塵馳騖霍山共陳王爲侶遙俗輕施尚曰難酬出世鴻恩寧知上報

又謝朮蒸啓

味重金漿芳踰玉液足使芝慚明麗丹愧夫容坐致延生伏深銘戴

唐史天寶七載五月詔後漢天師張道陵冊贈太師梁貞白先生陶弘景冊贈太保

良常山蒼龍溪新宮銘

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弘弘崇軒巘巘雕珉盤礎鏤檀疎楶碧瓦鱗差瑤階彤楯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緲逮玉泉矩折靈飈遐集聖日頫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衛諸眞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爲肴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雨泠瀲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薢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紫陽眞人山玄卿譔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唐史敬宗即位年詔浙西造銀粧具進觀察使李德裕奏云云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眞隱將欲師虔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寧無人上塞丹詔而率土已偃皇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

黃華老人雪溪堂法書刻李贊皇眞蹟茅山

初置紫陽觀勑書於揚州龍興觀李天師舊院取得送還紫陽觀開成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淮南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李德裕

宋會要諸遣使投龍簡處建道場三晝夜設醮一百二十分若遣使或差官致祭設齋醮所須之物並檢舉及時辦集若使人過有須索差擾隨處具奏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天目天台會稽四明括蒼縉雲金華大庾武夷唐地志亦云

○宋史章聖皇帝遣中使構茅山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當爲宋第四帝使問王真人何人曰燧人氏章懿李后夢羽衣數百從一仙官自空下及仁宗生宮中火光屬天上五六歲常手持桃木以筋鑽之曰試鑽大耳章聖言所謂燧人信不虛也

二十七代養素宗師宣和間洞賓呂公數從游嘗唆言曰修性者先伏其心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心正則邪不干矣心不能自伏則内生奸火猶丹砂不死見火則飛者矣

唐玄宗行書有賜李含光勑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二批答李含光表謝賜批答李含光表投璧批答李含光表起居批答李含光表香信批答李含光表謝修功德爾宗行書有賜李含光勑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批答李含光表修功德批答李含光表錫縑見宣和書譜

德壽殿紫石茶磨賜凝神菴

御製銘曰截漢玉琢蒼筠鉛運頂禾成塵

嘉祐中陳倩知句容校修句曲山記近歲士人曾恂重述

○玉晨觀入門有二壇其左即長史壇刻云貞○白先生立其右云是隱居埋名壇也

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

周眞人池道士王宜言字子誼號王自在年七十汴人徽宗屢授道官不就

丹砂泉出叢條訪卧龍松根盤如龍枝如覆屋嘗有道人結菴其下

喜客泉太元菴　嘉祐下六則語見周益公集乾道三年游山記後湖蘇庠隱居畫像賛蓮珠妙言字照編簡雲霍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篇

持賜玉印劒還山省劄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准中書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先帖木兒怯薛第三日嘉禧殿有時分對保兒赤咬南大卿燭赤刺禾里歹留守等本院官曲木太保叔固大學士陳大學士曹大學士奏三茅山掌教眞人文書裏説將來在先亡宋徽宗時分賜與本山元符宮宗師玉印一顆上面刊着九老仙都君的篆文更玉鞄法○劒一口是與他代代宗師傳度法籙用的印○劒與龍虎山張天師的印劒一般有至元十二年軍馬渡江時分有翟宗師將玉印玉鞄劒藏了在後不知著落至元十六年許宗師尋得玉鞄劒了延祐四年七月十八日晌午時分見一箇白面兎鼠走入宮裏法堂後磚石穴中尋不見兎兒只見有印一顆隨即刷洗認辨得即係祖傳的玉印爲那般上呈與俺集賢院文書來後頭那裏建康路總管府將這印劒解赴行省如今差官將到這裏有

那印劄是他本宗祖來傳度法籙好事裏行用的有怎生可憐見呵將這印劄發回他本山宗師收掌依舊好事裏行用怎生奏呵奉聖旨昨日省官每也這般說來印和劄將到這裏放著有這是先生每法籙裏頭用的恰待教人與的張上卿去既這般呵如今喚將張上卿這裏來分付與他交他發付與三茅山宗師收掌依舊流傳法籙好事裏用者德與省家文書交那裏官司知道著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外具呈照詳都省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省府除已行下建康路欽依施行外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

右劄付三茅山掌教眞人准此

上清傳眞圖序

夫高棲林嶺必先抗青雲之志涵濡玄味必遠尋丹水之源凡學有傳執大於道是以古之學道者以得師爲急爲師者以得人爲難而況仙者非有求於人道者初不假於外准當委清委靜歸心歸誠所冀眞靈感應耳信者功德之毋惑者進修之賊可不慎歟華陽洞天自漢三茅君飛昇于此魏晉而降仙者接武神君仙人之所主治雲裾霞佩之所游集蓋地上之天宮人間之仙境故昔人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泗欲以凡言讚歎彌覺費辭上清玉虛眞人劉君大彬命工傳寫祖師眞像自紫虛元君凡四十五代俾孟頫又作小傳附書其後藏之山中以貽來葉俾知傳授之緒希心存目注無墜玄風竊惟兹山之靈異斯道之顯揚皆自貞白眞人陶君著書立言網羅搜訪不遺餘力故茅魏遐躅尚獲彷彿於無言之表揚許舊迹猶可追想於旣逸之餘慨然遠懷神情飛越嗟乎安得從陶眞人於雷平柳汧之間執弟子禮以供筆硯之役乎庶幾考槃礀阿鑑性泓潭草衣木食以終餘年志願畢矣豈敢覬長生不死神仙輕舉耶延祐七年庚申歲九日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序

茅山志卷之三十三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序　帝一

吾道或以神通誘掖塵俗或以藥物救濟善良委順曲成隨機方便大慈大化會萬派咸歸一源至願至仁備衆德不居一德悟不空之未始了无生之有玄論其微言辭難盡悟其的擬議即遠不可智識以度思當在精誠而默會儻不揣井觀管量於諸經集唐宋史傳摭收實跡削去浮華續成一百二十化析爲六卷每章就和詩詞彖章直說目之神化妙通紀使同心志士開卷朗然得觀天象默會道微明通无極重玄了徹純陽至妙圓通无上道眞得先天春不自誠意集成高明公心靜鑑自然不迷異逕直造天衢矣金陵中和老𤰞子苗善時敬序引

帝一

制詞
皇帝若曰大道開名可致无爲之化至真在
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成基構若稽
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
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无遠
弗届雖前代累承褒贈在朕心猶慊追崇特
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以稱帝君增紫
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宜錫真君名
丹陽以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冊傳之萬
世憶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
師之號永爲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
立爲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
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　日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昔聞
太上敷闡全真法天地之常經因陰陽之大
順始東華之變現訖于開化之垂緣由漢及
唐必曠代而至人出以金繼宋際熙朝而玄
統彰恢其衆妙之門鎮以无名之朴或得意
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驂星御龍飛遊於紫極
不可聞不可見惟與造物者爲徒翛然往翛
然來亦曰隨時而示應今載傳於後裔猶叶
贊於元功盍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
始祖東華帝君别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
行
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真君可加贈正陽開
悟傳道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呂真君可加贈純陽演正
警化孚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劉真君可加贈海蟾明悟
弘道純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可加贈重陽全真
開化輔極帝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
真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　日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录

瑞應明本第一化

謹按道統録帝君姓呂名巖字洞賓唐河中府永樂縣人氏曾祖延之終浙東節度使祖渭性賦純良文詞精妙樂善好道多有陰德累遷禮部侍郎終潭州刺史贈陝州大都督渭生四子溫恭儉讓温治春秋藻翰精富一時遷戶部員外郎終衡州刺史恭尚氣節喜縱橫終殿中侍御史儉多才進御史裏行讓○有德善政遷太子右庶子終海州刺史眞人○乃讓季子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衆見有一白鶴自天飛下竟入房帳中不見母氏正寢亦夢鶴覺即時眞人降生異香滿室經日不散童稚時敦重少語不好戲長大身長六尺有餘道骨仙風鳳目入鬢眉秀鼻聳面色黃白左眉角右眼下各一痣如豆大兩足下龜紋隱起性稟純厚仁孝聰敏三教經書圓貫精熟常誦周易道德陰符經喜項華陽巾衣黃白襴衫大條或逍遙服冠帶後不肯姻娶常慕清虛恬淡不好華飾富榮自幼年已有仙道志矣

彖章曰夫大道人人本具物物全彰奈人自有生以來物慾交攻利名迷昧況自己无福緣祖宗无善德所以棄道遠矣故仙師云達道登眞必仗祖宗陰德厚實自己夙生靈慧剛志果決可以省力成證豈虛言哉本紀帝君天性純厚仁孝聰敏三教經書一覽圓貫豈非夙生靈慧果乎祖陝州都督樂善好道政多陰德生四子皆顯○達乃父讓純厚仁善政有佳聲百姓敬慕故上知名遷太子官屬以此誠實遂感眞仙謫降豈非善積餘慶乎帝君自寵以來不肯婚娶寶貴精神豈非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乎篤志修眞心澄性朗養浩樂天名揚後世豈非全德要道以顯父母乎況繼嗣玄元道統名襲紫府仙宗為天人聖師神化无方隱顯莫測豈可以常賢聖共語哉或疑各本載帝君生所及居處不一詳推乃父仕宦遷移又作者欲在本鄉人物為美是以差誤不一今考河中府永樂鎮九峯山故宅基址儼然今建純陽萬壽宮是矣永樂縣至宋熈寧間改作鎮愚校正的實亦不敢固執庶幾同志無疑矣

黃粱夢覺第二化

唐憲宗元和五年時年二十一歲赴長安應舉寄居旅館一日有一羽士狀貌奇古美髯環目鶴氅長裾丰采不凡直詣館中揖坐話間誘化帝君入道帝君曰待某受一官爵光顯祖上門風然後隨師未晚羽士笑求一齋○帝君命僕造飯覺身倦欲睡羽士於袖中取一枕與帝君曰此如意枕若枕此從爾平日所好即應就枕卧方睡忽一使者至召狀元呂某受誥始自州縣官次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祕閣及諸清要无不備歷或黜或陞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子孫振振簪笏盈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產分散妻孥流于嶺表孑然窮弱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嗟歎恍然夢覺羽士在旁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帝君驚

曰君知我夢耶羽士曰子適來一夢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俄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人間世百年亦一大夢耳帝君豁然悟曰縱簪纓極品金玉滿堂以此推之亦造物戲弄何足戀哉遂作禮再拜曰先生非凡也願加點化愚蒙羽士曰汝既頓徹幻化空花利名桎梏回心向道易矣帝君曰某然少省如易中云遊魂爲變死生之說盡性至命之理望師慈憫指示修進之方羽士默然良久曰萬理融通則心○朗徹七情寧息則性圓明此心澄息自然本性玉虛又何遊魂爲變性一太空寂明寥廓了无生滅何死生之慮哉乃知我本无生何名爲死帝君茫然良久大洞明了再拜謝曰夙生慶幸得遇仙眞適聞慈音妙義恍然不知有我羽士曰吾所語汝乃性盡之妙一邊事也以至慧命末後大事待汝果脫洒時再付未晚帝君謝曰師孰耳羽士曰吾鍾離其姓權名也雲房其字也吾居終南七星山鶴嶺子異日尋吾來言畢飄然而往帝君曰悵然亦自樂次日回本鄉

彖章曰南華老仙因蝴蝶夢頓然大覺純陽帝君因黃粱夢了徹本元故南華經云且有大覺然後知此其大夢也純陽帝君頓然徹悟萬幻皆空一眞洞曉旨哉美哉

慈濟陰德第三化

帝君回鄉中時遇飢荒罄捨資産糧米救濟飢貧得活者幾三二萬人鄉中耆老親屬亦喜亦勸存留資産爲子孫計帝君歎曰夫人之失也自心昏迷本性以致貪戀幻物慳恪○錢財而生嗔怒憎愛沉淪苦趣某非敢抑諸親因少有省不足戀也如是作一詩以示鄉宿親屬云擲碎葫蘆踏碎琴飄然拂袖出儒林太初實相純如玉元始眞如瑩若金丹焰冲天神莫測劒鋒入地鬼難尋自從一覺黃粱後始信從前枉用心後別鄉里倬然往終南山尋師皆莫能留

彖章曰帝君別親時遇飢荒盡捨資産糧米救濟飢貧得活者三二萬人鄉中耆老親屬喜敬亦勸存留資産爲子孫計眞人歎曰夫人之失也自心昏迷本性以致貪戀幻物慳恪錢財生嗔怒煩惱沉淪苦趣某非敢抑鄉尊因徹悟夢幻我身尚假財物何足戀也遂作此詩辭別入道奇哉悉詳此詩因留註爲同志受用擲碎葫蘆踏碎琴（粉碎幻化形骸冰清音聲色相）飄然拂袖出儒林（擺開名利網超出是非叢）太初實相純如玉（清淨法身圓明堅固）元始眞如瑩若金（亘古亘今眞常不壞）丹焰冲天人莫測（靈光洞耀神化无方）劒鋒入地鬼難尋（智慧深藏妖魔怎見）自從一覺黃粱夢（夢覺俱空眞靈不昧）始信從前枉○用心（十載文章畫餅三場事業空花）可憐人我之徒將此詩除四句改一覺爲一見黃粱爲黃龍似此問答不一以帝君飛劒斬黃龍蠢哉如帝君詩云粟中藏世界芥子納須彌鐺內煑山川即六祖劫火燒海底此皆喻眞空慧命之妙如般若梵語言智慧豈可假土地口鼓葛藤枝譊乎以此誑惑愚俗是何心哉亦如熾盛佛降九曜且夫九曜星辰自天以來經躔度數毫分无差且木星紫炁在人命中主人富貴聰明仁慈純善何

罪而佛降之若果降了則至今星辰不躔度亦无造化矣謬妄之甚佛心高明則笑其誑妄也誑上天星辰毁中國仙聖此輩歷歷懸報都没結果奈何迷昧不復傷哉故眞人神化記云吾之慧劒斬三尸六賊貪嗔愛慾煩惱障豈肯取人頭況超禪師與吾何仇故朱文公云君子仁慈猶克己神仙安肯取人頭信哉吾教西化經所載三十餘段事實故

宋仁宗贊云東訓尼父西化金仙又韓眞○

○人度慧禪師入道爲馮尊師眞人紫陽眞人度道光禪師入道爲紫賢眞人又吕祖師度有德僧十餘人皆實事傳吾教並不彰耀誇矜因此人我之徒巧撰遮掩其先生亦有參和尚者呵呵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一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　帝二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豕

歷試五魔第四化

帝君將别鄉忽見家人皆病死帝君心无悼怛但備葬具忽病死者皆起无恙此一試也一夜忽劫盗數十各持刀杖勒逼財物少頃家中財寶捲盡而去帝君並不動聲色任其所取此二試也次别鄉里三兩程迷路抵暮遥見燈明遂往見草房兩間一老者携取魚網出帝君向前揖投宿老者曰我子黙一身○

○乘夜取魚推托再三遂開門言秀才自歇我去取魚令帝君閉門霎時忽一女子年二十許叫門帝君將謂老者親屬開門此女携一袱入門作禮云秀才妾夜晚迷路投一宿帝君答此非我家我亦在此與漁翁借歇我亦不敢留娘子宿女子云彼此客中一宿即去何必阻妾夜深黒暗妾亦去不得百端妖媚調戲又云妾家田産財物无數妾見携金寶若干妾願與秀才爲妻有何不可亦不辜負秀才帝君黙坐並不動心任女子百端至曉忽開眼在一大樹下坐黙自笑而起行此三試也次至一渡春漲水溢得一小舟來遂求渡上小舟將至中流黒風大浪雷電大雨俱至浪濤翻滚小舟翻側飄蕩帝君瞑目冥坐任生任死心若泰山將近岸小舟覆沉幸得上岸人問何故帝君笑而不答此四試也次夜至一旅舍約三更忽見奇形怪狀无數鬼神有欲打者有欲殺者帝君巍坐一切不問須臾有數夜叉押一囚血肉淋淋號叫仗劒來前曰汝宿世殺我今日見汝可速還我命○

○帝君曰殺命宜也又何說焉引頸就殺忽聞空中叱喝神鬼即散不見有一人撫掌笑曰吾雲房也吾嘗歎仙才難得人之塵心難滅吾之求人向道甚於人欲求我也故五試汝子皆不動心然可以教子但功行未完今且授汝錬黄白祕方可以濟物利人待汝功行滿吾來度子帝君曰得燒錬口訣復問如此則錬成特久有變異乎雲房曰三千年後還本質帝君憮然曰如此則必誤三千年後人也某不願爲也雲房曰子心如此三千八百

功行成悉在此矣

彖章曰夫人之厚貌深情此心最難測度故南華經云十事試之以得人周易繫辭以四等言辭而見人之情偽況學道修仙入大聖人乎豈輕易矣故聖經云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之況我輩乎今觀我輩逆境則怒順境則喜塵心俗氣舊識熟境舉止常在稟賦血氣之性未解習俗之性未改分毫而大言闊說誇誕張皇揚眉豎目舉拂拈槌舒拳豎指敲喝吽喚熱亂狂放○百端情態而云本然天性一徹頓超正所謂抱贓叫屈掩耳偷鈴徒自欺昧深可憐哉正陽帝君以惡魔順境歷試不一純陽帝君心一玉虛凝然不可動搖再以黃白之術云立功行亦不願爲宜乎正陽帝君樂然撫掌而接引矣我輩輕心慢意小德小智而爲自了徹聞此歷試不動胡不寒心

神變傳經第五化

正陽師眞曰吾所居終南鶴嶺洞天子能從我遊乎純陽帝君曰願侍鸞儀師自携眞人手偕行纔數步而恍然雲飄風送經歷山川頃刻至鶴嶺洞前有二虎師叱之去俄門開有天丁侍衛見琪樹珍葩祥雲瑞靄中朱户金釘玉臺寶殿瑶階金閣二仙童迎師入瓊堂正坐帝君侍坐和氣如春景物非凡少頃仙童十數持元和瓊漿仙果貢獻飲畢閑坐間帝君避席問曰此何洞天師曰此吾師東華帝君舊館少陽洞天帝君再拜問曰修仙有幾種何功得至此師曰修眞有一十五品○仙人略言一二如明悟世間生滅不常幻妄俱空塵心頓息本性圓明此名清靈鬼仙法天地昇降之理效陰陽消息之微假身心爲鼎爐以精炁爲藥物五蘊皆空七情泯息久久色身輕健法象飄然此名靈明地仙情慾皆泯愛識頓消此心明了一性虛無以太極爲爐天地爲鼎鍊元精息元氣凝元神三元混妙一眞體玄恍惚象先超然未始鬼神莫測變化无方此名神仙神炁妙融變化莫測混然无狀性命玉虛體一太空眞空不空大象无象逍遥无極游泳先天頓超虛无自然玉清眞境此名天仙帝君問曰此總謂大道乎師曰大道无形无名无問无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充塞宇宙運化古今不變不遷无生无死不化而化不神而神希夷微妙清虛自然不可致詰子其勉之忽有二仙人金冠霞氅玉佩雲裳捧玉詔金書召九天金闕選仙使鍾離某赴蓬萊上宮瑶池仙會師迎詔眞人遂獻一詩得道來來相見難又聞東去上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兒換骨丹此詩恐師去急不回也師笑於袖中出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一卷付眞人再囑曰此經乃師東華帝君授受中言眞空重玄之妙剖劈有无色聲妄幻子當熟味吾不久回珍重珍重

彖章曰谷神不昧曰靈元炁融中曰寶徹入玄關登上境曰昇玄心息混融保合太和曰護命經中自衆生沉滯聲色迷惑有无至若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爲照了始

達妙音識无空法洞觀无礙入衆妙門自然解悟離諸疑網不著空見已上言辭簡當性理雙融盡三教性理眞空大藏關要悉備於此經奈此輩日誦爲常更不參玩眞味徒爲多端見解誠可傷哉師眞始指鬼仙地仙神仙法度後授此經豈不有意外之妙乎學仙志士誠心咀玩可矣

明玄體道第六化

正陽眞師赴會旬月餘回至洞天帝君喜迎再拜師曰子在於此岑寂數日得无欲歸乎○帝君曰某塵緣既斷俗炁已消既心志道更奚有家山之思乎師點首安慰帝君問曰魂魄冥冥至理幽深何以全眞師曰慧燈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契眞金形玉質本出精神法象飛昇就付口訣云云

帝君再拜謝時洞中金光明耀清炁雍和帝君九拜長跪曰某嘗玩諸仙丹經卦象異名多有疑心望師慈憫愚蒙一一細詳開發師曰心本无迹疑從何有且天地未肇父母未生道之一字亦是強名何卦象異名之有子既有疑不妨拈出帝君曰丹書言修金丹何謂金丹師曰金堅之喻丹圓之喻即爾本性圓明堅固是也問曰性命一乎二乎師曰不可謂之一亦不可謂之二一點靈明无昧性也一點元氣常調命也性无命則无依倚亦不能安止命无性則不冲融亦不能固密二物混融一眞玉瑩性也命也俱強名爾問曰何謂水火元神火也元炁水也神炁混融則水火既濟也問曰何謂眞陰眞陽答曰身中一點元精眞陰也一點元炁眞陽也精○炁密融則陰陽混合而爲純一之體也問曰何謂坎離答曰即前陰陽水火之象也陰中陽坎也陽中陰離也取坎中一陽復離中一陰則成純陽乾體也問曰何謂一陽生答曰身中元炁元炁生發時也靜極一動便是一陽生也所以道時至神知至此時也淵清息念含光内燭自然三宮升降道德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致純全皆自然而然泥於子午四正本生時皆妄爲也所以不知常妄作凶也問曰何謂火候答曰慧火炁候也心息相依綿綿溫固文火候也情生念動剛志力反武火候也問曰何謂藥物答曰元炁元精也問曰何謂爐鼎答曰身爲玉爐心爲金鼎也問曰何謂玄關答曰至玄至妙之樞機也又謂玄之又玄最上重關也元神凝中強名神谷元炁息中強名玄牝假喩身中玄竅虛无之谷也元无定所不有不空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即此妙也問曰何謂青龍白虎答曰性屬木故喩青龍情屬金故喩白虎金能剋木故情多損性誠能攝情歸性○則金木无間而爲一自然龍虎伏矣問曰何謂龜蛇即前水火陰陽之象也問曰何謂鉛汞答曰心與炁也心猶汞之難死誠能息炁養心則心死而性圓明虛心養浩則炁息而命无漏矣鉛能制汞故聖人假此二物爲喩教人易爲修眞至於八卦五行皆假喩以歸元四象三才悉強名而達道汝能死心息炁息炁凝神炁神一混心性一源身外有身體一玉虛這許多評論都是太空雲翳鏡水塵風汝其頓徹力行自然而然眞人拜謝

彖章曰師祖此篇問答歷代聖師心心密印祕授仁德志士戒勿輕示常人悉夙生慶幸得遇心傳時默敬味焚香九禮假空感謝言言金書玉字寶珠乃修眞最妙的的上義心明性養之玄微慧命眞空之妙用盡在是矣愚味此嘗默歎世傳靈寶畢法鍾呂傳道集謬妄之甚乃要名尚奇之士爲之或云施肩吾作亦未知是否又有於僞書中取用作集作記證事證理而爲傳道根源眞乃井蛙耳認賊作兒揹石爲○土以盲指盲无廉恥之甚矣愚亦不敢多○言自有別寶者在焉

密印劒法第七化

正陽師眞宴坐閒而謂純陽帝君曰修眞體道全憑慧力堅持入妙造玄先要志剛決烈所以極終極始天地莫遷大用大機鬼神莫測故聖人携寶劒倒斡璇璣仗剛鋒直摧魔怪故有劒法之喻也此劒也採无極至精合先天元炁假乾坤之爐鞴運元始之鉗鎚慧火煆成靈泉磨利以太極爲環剛中爲柄美利爲刃清淨爲匣虛白爍爛純粹堅剛運造化之機秉仁威之令舉之无今古按之无先後六天神鬼歸降三界妖魔乞命破煩惱障絕貪愛緣斬七情誅六賊斷嗔怒勦妄邪事物來前迎刃而解藏之身可以无生死體象先攜之政可以鎮國家清天下光輝善利圓混剛中奸邪一見寒心外道纔闚破膽子當精進周成橫向太虛凜凜帝君受此劒法至敬禮謝韜光晦迹密降華峯強名曰先天道○神劒

敎門善時得此劒篇咀玩不勝眞樂遂作○慧劒吟紫極洞中傳劒訣不屬陰陽不用鐵先天元炁煆鎔沖鑄成便會誅妖孽得煆鍊經琢磨利勝鏌鎁及大阿握在手中龍虎伏收歸匣内炁神和斬三尸誅五賊勦滅七情并六慾貪嗔愛鬼悉消亡昏散魔軍皆滅没亦能生亦能殺生殺威權流電星事物來前迎刃解憂疑暫起逐鋒平吾呂祖仙得此劒開闢乾坤成一片死生絕斷體金堅隱顯无方時變現救死漢活骷髏神仙安肯取人頭野狐巧撰瞞愚鄙丹鳳何嘗怪黑鷲伏天魔降外道萬法千門一劈掃威鎭太平没價珍德清宇宙无窮寶此寶劒常隨身藏諸用顯諸仁絕如美玉无瑕瑩瑩似水晶絕點塵此寶劒无中有太上親授東華手諸祖列仙密密傳得之慧妙光星斗掣金電按玉龍出入縱橫現六通雪刃光輝无極内霜鋩明爍太虛中平天下齊家國等閑一舉世清肅忠良賢聖盡歸依奸佞逆邪皆剪戮諸佛祖○○衆仙眞若无此劒道難成剖除人慾全天理掃蕩風雲昇太清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二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三　帝三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彔

肥遯華峯第八化

正陽師眞授帝君口訣及破諸疑難說慧劒法畢乃曰十洲羽客至玉京吾朝元有期汝恐難久居此可往華峯羽谷修養待時亦當隨機利物行滿功成復相際會遂於洞口題曰春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岳雲歸再囑曰吾去後好住人間功德圓時亦當如吾昇玉虛矣帝君再拜曰弟子之志則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上昇未晚師曰小子○勉之眞心慈憫奈衆緣輕業重此去所度合有五百弟子襲吾道統者三五人而已比及邂逅相見珍愛寶重言訖與施太玉鄭思遠二仙乘雲軿金幢玉節羽儀仙樂冉冉而去帝君不勝依戀遂往華峯羽谷肥遯林泉實熈自牧四十餘年圓成道果故雍先生作碑文云晦迹華陰之羽谷四十餘年又道藏青童帝君丹訣載唐有進士呂洞賓得鍾離誘以道妙授金丹鍊形之道後居終南華峯修鍊功成形神俱妙神化莫測又李奇言祥符間爲郎官時關中嘗見呂洞賓有神劒法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如飛似此後或隱或顯優游湖湘鄂岳廬山方自莫知鬼神莫測又修眞指玄圖載歷江州登武昌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時化三級紅樓而上昇遺詩曰靈芝无種亦无根解飲能餐自返魂但得烟霞供歲月任他烏兎走乾坤嬰兒只戀陽中母姹女須朝頂上尊一德不回千古內更无墓塚示兒孫

○彔章曰聖仙神化居止无常蹤跡不定故○隱顯莫測莫知其鄉或有祠堂道院宮觀山川有顯迹處欲作碑記多不得人況得有名而無實者以己膚淺聞見一僻又不前後詳照眞僞況有假托帝君自爲以實其事者如望江亭記帝君常隱名惟恐人識豈有自言色服相貌變現不測之理以訛傳訛似此可推愚亦不揣不肖於書史經集校照事實次序紀集庶幾體道志士一覽无疑矣後化三級紅樓上昇亦一神化云耳惜乎不記年代幸有詩存

襲明印第九化

純陽帝君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綽然方外頓超物表所以天下莫敢臣侯王不能友自別師後密隱華峯羽谷四十年餘自唐末間時人方知之故指示李奇奇壽百五十歲終爲度諸仙百餘人隱顯更名不一五代時又隱華山號无家宮至衣麻布袍人呼爲麻衣道者以易理參同黙化陳希夷先生與燕國相劉玄英即海蟾帝君也皆師事之海蟾帝君○始遇正陽帝君示累卵之危頓悟入道後隱華山修證後純陽帝君作心易授希夷先生即今傳於世麻衣心易是也又作仙統祕訣三篇授海蟾劉君今玄門達道師德心心相印而密授受今存金蓮寶籙中宋初別華山贈警希夷先生詩云青霄一路少人行休歎興亡事不成金榜雖云无姓字玉京却幸有仙名雲歸大海龍千歲雪滿長空鶴一聲後感（或作多謝）清朝明聖主屢頒丹詔起先生後太祖太宗果三詔召之後再至華峯希夷先生

已上昇遂留詩云天網恢恢可是踈爲君箴到華山區寒星没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太虛三洞眞人歸紫府千年老鶴化蒼梧自從遑却先生後南北東西少丈夫

彖章曰眞人授希夷先生易妙及心易希夷後授种放放授穆脩脩授周濂溪周授二程程授温公司馬光海蟾帝君受易發明仙道復南授張紫陽張作周易參同契授石泰之後三傳至諸葛王蟾又二傳至清庵李元素先生北授重陽帝君王某王乃以易妙河圖洛書分梨十化丹陽七眞後開金蓮萬朶玉樹千株代不乏人皆祖襲純陽帝君之餘蔭也五代時李守正叛據河中府周太祖御駕親征同趙太祖周世宗率兵攻城麻衣眞人與趙韓王遥觀曰李侍中安得久乎韓曰何故曰其城外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又文僖公錢若水其神采清粹希夷謂其可學仙見之未詳請眞人決之曰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二事果然就記之云

神應帝王第十化

宋藝祖神武皇帝建隆二年春帝於御苑龍亭宴坐偶見一羽衣仙人自東南而來帝忽見驚迎揖邀坐問仙眞自何而來答曰自蓬萊山來問姓名帝君以手空中畫二〇曰陛下乃朱陵上帝還記憶否上默默帝君曰當以火德旺天下將定无勞聖慮當戒殺戮以无爲清静治化乃安留語移時帝惟點頭應諾後語祕不傳帝命侍從取酒果帝君辭帝急解玉帶赭袍賜之帝君笑飄然乘空而去帝悟曰乃呂公也命繪像于太清樓供養左街道録陳景元傳其像于世後勝于京所見與此絶類云

詩彖五代興亡五十年天生英武定山川眞人敬諫行清静聖主誠膺允自然玉帶赭袍天子貴青巾鶴氅道人玄飄然含笑歸何處回首雲騰天外天

石肆求茶第十一化

後周末汴京有石氏設茶肆一女尚髫亂令行茶帝君詭爲匄者日往據上坐求茶衣服藍縷血肉垢汚殆不可近女殊无厭惡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笞女女益待帝君僅月餘帝君謂女曰汝能啜我所飲茗之餘乎女以垢甚不可下咽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神炁爽然帝君曰我呂先生非匄者惜爾不盡食吾餘然爾願欲富乎貴乎壽乎女曰我小家子不識何謂貴得富且壽足矣帝君去不復來女後適一管營指揮使已而爲吳王之孫乳母所乳孫適宣仁聖烈髙皇后叔父遵約受陽沐邑百三十五歲而終

詩彖盧仝七椀勿言佳紗帽籠頭豈足誇我祖龍涎方吐露忽焉遍地噴金花石家女子忙餐半富貴安康老健加若使趙州知此味等閑平地步烟霞

度老松精第十二化

岳州巴陵縣白鶴山下兩池潛巨蟒池上一老樹枝榦悉槁蔓草翳焉帝君過之有人自樹杪降而拜曰我松之精也幸見先生願求濟度帝君曰汝妖魅也奚可語汝道乎日亦有陰德否曰池中兩蟒屢害人(一云白黿)弟子每

化爲人立水次勸人遠避救活數百人蟒出化爲劒錮之沉于泉帝君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世上人人不識我惟有南山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今巴陵庵前一老榦枯死旁一枝獨生乃神丹之力世號稚松又一巨石如墨狀乃帝君化石墨爲者存焉

詩衆眞仙時行與時坐密密潛神誰見我已知木老救人多特特從容池上過一粒大丹應手揮兩條巨蟒隨風破呂仙亭下跡常存歷久不磨靈德大

再度郭仙第十三化

○郭上竈乃老樹精後身一日帝君詭爲匃者垢面鶉衣瘡痍淋灕日往來啜茶不償一金求茶者掩鼻皆去自是經月不售郭无愠色益取佳茗待之帝君曰子可教也吾呂公耳子前生乃老樹精還記之否郭恍然若夢覺也曰幸見先生可赦弟子學道帝君曰子欲學道不懼生死宜受一劒郭唯唯帝君引劒向其首郭大呼帝君俄不見郭怏怏自是遍遊雲水一日忽遇帝君遂得道後磁州趙長官奉之一日與趙長官言吾來日午時去也求一小棺首開一穴以竹竿通中趙曰諾來日午時郭果坐逝趙如其言瘞之河岸上以竹竿貫其穴重疊累石護之至秋大雨河水溢趙掘之但見破絮无尸

詩衆樹靈前已積陰功得報人身隱市中一劒塵緣今世了數年法雨宿生通俗情泯息心無極天性圓明體太空何必化棺再陳醜故留蹤跡振家風

謁鍾弱翁第十四化

○平涼節度使鍾傳號弱翁帝君幅巾白袍謁之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其氣象深廣進退閑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帝君曰不煩我語是兒自能之牧童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別人皆見其擔二大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乃二口此呂公也亟追之不復見矣今世有貯其筆跡者眞有翔鸞翥鳳之態信非凡人能也

詩衆師父牧童已顯名長歌兩口振希聲弱翁追索空惆悵秪爲緣輕性不明

警提丁謂第十五化

丁晉公名謂倅鄱陽帝君往謁曰吾唐呂渭之孫也君狀貌大肖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謂聞觸其諱不喜亦不敬待晉公果大謫而竄海外信似賛皇矣

詩衆晉公才智極玲瓏可惜心偏性執蒙不悟警提李德裕至今羞見寇萊公

識張參政第十六化

○張公洎早年家居帝君謁之索紙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徵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將在破瓜之年後張果參大政後六十四歲卒俗以破瓜爲八八蓋其讖也

詩衆仙詩讖警破瓜年直指韶光不久堅可歎張公全不悟倏焉八八入黃泉

度曹國舅第十七化

曹國舅本傳丞相曹彬之子曾皇后之弟美貌紺髮秀麗敏捷本性安恬天資純善不喜富貴酷慕清虛年十二三歲三教經書一覽精通自幼出入禁中上及后妃皆愛敬之上

每與語惟言清靜自然无爲治政上甚喜嘗錫衣黄袍紅絛惟稽首謝而已一日辭上及后上問何往曰道人家信意十方隨心四海上與后阻當數次賜鞍馬人從皆不受上賜一金牌刻云國舅到處如朕親行遂三五日忽不知所往惟持笊籬化錢度日忽到黄河渡捎工索渡錢曰我道人家没錢捎工毀罵逐下船遂於衣中取出金牌與捎工准渡錢舟中人見上字皆呼萬歲捎工驚懼有一藍縷道人坐船中喝叫汝既出家如何倚勢驚○欺人曹恭身稽首曰弟子弟子安敢倚勢能○桑於水中否曹隨聲將金牌擲向深流衆皆驚拜道人呼曹上岸同我去來曹諾遂隨道人上岸同行數里在一大樹下歇道人問曹曰汝曾識洞賓否曹曰弟子濁夫何識仙人道人歎曰吾是也特來度汝曹再拜後同往授以道妙口訣修證仙果亦有仙丈集傳留于世云

詩彖物表英才性朴純天然氣象妙精神眼空四海全无欲心貫三才絶點塵帝賜金符徵一笑師傳玉訣樂長春源緣慈父征唐德積一皇后二仙眞

度曹仙姑第十八化

按曹仙姑傳純陽帝君遊河南一古寺中深夜有一圓寂僧影影來前作禮帝君詰之僧曰可惜汝爲陰靈爾僧歎曰何故帝君曰吾純陽隨機應變人皆見之汝何能也僧疑惑曰某甲元係本寺長老應對機鋒敏捷帝君問帝君曰汝不信今夜其人家設齋吾汝皆往赴齋若何僧諾同至齋所齋主迎接坐少○時供齋一分帝君曰吾二人也再將一分來主家再進一分帝君齋了起謝僧唯吸炁而已主家問先生數某下兩分齋那一人何在帝君詭曰此人不知如何却又不來遂出僧却悟省遂再拜求點化帝君曰若得性命雙融形神俱妙必假父母元炁修鍊而成汝須往人間一番僧曰恐復迷昧了帝君曰吾自來提汝遂指往托化僧隨念直入京都城胎合曹皇后孕生女子帝君遥見恐後難脱富貴遂布炁醜其形三日皇后恐上見羞托他故送后親母養育後長成醜貌簪帶爲女道流後帝君往警提仙姑即頓悟薰禮請問道妙帝君授玄關秘妙修證雙圓自此後舉筆成章今語録詩詞見行于世

詩彖明心見性成圓學舉一无无都不著百年萬化已空亡一點靈明何處托性命圓通體太空形神一混超天門仙姑若不遇眞師安證眞空遊碧落

度何仙姑第十九化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藥茶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峯下一人脩髯紺目冠高冠衣緑鉢衣即純陽帝君也仙姑僕僕亟拜之帝君出一桃曰汝年幼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矣仙姑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飢无病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帝君嘗謂仙姑曰吾曾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歘中信手探取與之觀其緣分也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三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四　帝四

玄門苗善時　校正　編次詩彔

遊金峩寺第二十五化

帝君抵四明金峩寺顧方丈蕭然頃有一童子出乃問比何冡冡童子曰莫道冡冡虛空也不著師佳其答題詩壁曰金峩有門出不鑰見箇仙童赤雙脚問伊方丈何冡冡報道虛空也不著聞此語笑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同上石樓○兒雪晴海上千峯曉

象曰洞門開闔无關鑰出有入无奚動脚動靜兩忘了不拘色身三昧全无著无嗔无怒不歡欣中孚无妄與同人性天清肅无纖翳靈地虛閑絕點塵无涯苦海滔滔渺有限光陰冥冥杳石樓擊碎雪初晴冷淡寂寞能幾曉

二十六化　二十七化　二十八化

二十九化　三十化　三十一化

三十二化　三十三化　已上原缺

道印康節第三十四化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一日宴坐忽聞異香滿室覺心地恍然遂下數得一兊卦爲口重兊兩口也曰呂公至也忙整案設一純陽眞人位牌敬待良久僕報一道人在門首欲謁雍忙出作禮迎請上庭眞人中坐将位案倒曰爾何知吾來雍以前因實告眞人曰子既知吾來必知吾往只令吾往何處雍茫然无答再拜進酒果雍重禮求點化眞人曰適來便是吾一念動子便知之吾寂然子茫然罔○措雍豁然有悟再拜眞人止之曰子有何見便謝雍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眞人曰此性理也眞空慧命則未在雍再拜三熏跪曰望師點化愚頑眞人曰孟子以直養浩然云難言也非難言不得其人也子平日德厚多有陰隲吾故來提子適有悟性宗一邊事吾安忍不傳子然子性雖明了奈累未消再拜懇告再三遂授口訣拜謝再進酒洪飲抵暮飄然而往家庭異香半月不散自此後堯夫少出屏事養浩樂天後工

大綿密有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神警陳公第三十五化

陳公執中建甲第東都大會親朋合樂陳嘗奉道和混有德有藍縷道士即洞賓也陳公問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燕席腰間出一軸畫掛于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如人累累列于前兩女執幢旛以導諸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態○嬌音冠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佩轉動珊然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雲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名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而爲此公亦願學否陳以爲幻惑頗不快道士顧諸女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道士取軸張口吞之索紙筆大書之曰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劒鋒橫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烟纔騎白鹿過滄海復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閑聊戲爾无人知我是神仙未題云谷客書即出俄不見陳謂谷客呂洞賓也悔恨欲抉目未幾謝世

探徐神翁第三十六化

海陵徐神翁得道知人休咎賓客滿門呂惠卿往謁之適有道人踞上坐不起頗以語侵惠卿惠卿怫然不平曰子何人斯道人曰吾與若同族之胄道人布香爐灰於地畫灰作一詞曰鼎裏坎離壺中天地滿懷風月一吸虛空塵寰裏何人識我開口問洪濛雲中三○弄笛岳陽樓外天遠霞紅笑騎黃鶴暫過海陵東拂袖呵呵歸去鑾和玉佩風響喬松君若要知吾蹤跡試與問仙翁拍手大笑而去不知所之惠卿問徐徐曰即洞賓也惠卿方悟同族之說追恨莫及

再提惠卿第三十七化

元豐中惠卿守單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書二詩于紙一曰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今收得龍虎丹成運水銀一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有兩口多好歌兮不好拍惠卿埒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客者賓也第二句石橋者洞也第三句兩口者呂也第四句歌者吟也吟此詩者其洞賓也

救滕中病第三十八化

元豐中東京有道人稱谷客與布衣滕中同飲將起以藥一丸遺滕滕有痲誓願齋道求治得遇真人賜藥服之即愈別又二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隔水相遇客坐水次招滕取路跨橋柱而往至則无所覩始悟其洞賓也快○快佯狂未幾卒

度陳宣德第三十九化

宣德即陳某嘗遇帝君授以巨履神丹可疾走可不老作二詞一曰藻鍊中分相火行持外借方鞋清虛奏徹御原缺十六字靈寶爲胎十方无極至真來恍惚芝軒羽蓋二曰一日清歡何往十年舊事重拈細風斜日到江南春滿平湖瀲灩黃簡手題龍篆綠輿前控鸞驂玉清真籙署仙銜列職靈臺書監後宣德尸解而逝

神光繪像第四十化

帝君遊山陽神光觀匃筆自繪己像於三清殿北墉眉目修整狀貌古怪不類世傳上有比斗七大星君相被髮秉珪立傍作一符經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與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往往良効

靈石求齋第四十一化

杭州西湖南岸靈石寺一日有四道人來乞齋僧已停午齋已過拒而不接一道人題六言詩一首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烟雲登携孰以爲侶頗偶李甲蕭耘或解之曰首句寓吕字次句寓洞字三句寓賓字四句是三人姓名必吕公與三人偕也其字倒書于椽間削之不滅

景德度僧第四十二化

東京景德寺峨嵋院有一蜀僧來住持號峨嵋道者戒律甚嚴至二十年不去方丈一日有異人青巾白袍道者厚待之昂然來與語至半夜而去期以明年今日後相見侍童皆見之明年次日午道者索沐坐逝至暮異人來歎息不已俄失所次日但於堂側壁間絶高處望所書字筆勢飛動如舞鳳翔鸞乃詩一章曰落日斜西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小書云同省作蓋寓洞賓二字滅畫也

遊大庾嶺第四十三化

横浦大庾嶺有一富家子慕道建庵接雲水士多年一日衆建黄籙大醮方罷忽有一藍縷道人至求齋衆不知恤或以凌辱道人題一詞于壁曰暫遊横浦白鶴飛來誰同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不知未書云无心昌老來字作三樣筆勢題畢竟入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矣始知昌字无心乃吕公也衆共歎惋

度忠獻公第四十四化

韓忠獻公琦晚年喜延方士帝君鶉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解曰能墨試令爲之即掘地坎溲焉韓不悦帝君揉和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上有吕字破之字徹肌理韓追恨无已後再遇得點化精修三年後尸解充紫府真人

訪蔣暉作第四十五化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帝君題詩于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劒寒後書无上宫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宫字无上此吕翁也追之不復得矣

賜藥黄覺第四十六化

黄覺能詩名宦未遂一日送客東都門外至則客已去追不及旅次見一羽士因携祖席酒殽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擧杯撫木書吕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翩然而去覺始悟其洞賓也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洞賓與大錢七其次十又其次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吾以藥數寸遺子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一歲无患覺如其言至七十三歲藥亦垂竭作詩曰床頭曆日无多子屈指今年七十三遂終

度李太醫第四十七化

東京李德成能醫崇道心慈多救貧苦有陰德感寒時遇一貧窶道士衣單衣无寒色邀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始不信試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後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語李曰此小術耳吾乃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絶曰九重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无事客不將性命屬乾坤李不悟秪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享高壽即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尼寺留題第四十八化

東京安遠門内有一尼寺祖師在彼欲度其人緣淺不來向東門之東壁作一詩題其上墨透三寸餘筆力道勁詩曰青龍駐此少徘徊夜靜雲閑尚未來知是有緣人換骨暫留真跡到天台　徊字止書其半意在爲洞賓也

賜藥馬氏第四十九化

東京一歲民大病瘟帝君普化皆拒之有老姥馬氏鬻茶手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老姥善待之以子孫病爲請道人曰翌旦待我姥早起待道人以絳紗裹藥病發者執之自愈一圓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遍療及百人滿果不驗姥拆囊已不見藥但有呂洞賓三字而已

教孝子母第五十化

桐廬有通守沈志真有母病發背百方不痊祈禱備至孝悅所感帝君夜往救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予來救拔若過一日不復可療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蔞五枚取好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細研以白砂蜜一斤同煎成膏○每服三錢温酒化下大治發背諸惡瘡腫漏其母服之立痊通守繪洞賓像朝夕敬事焉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四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帝五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齋大雲僧第五十一化

帝君詭爲回處士遊大雲寺隨雲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麫耳遂去旬日攜少許麫至自庖設數百僧皆飽足僧智明請處士啜茶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筯破雲逐客甌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蘂一槍稱絶品僧家造法用工夫兔毫碗淺香雲白蝦眼湯翻雪浪浮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爽肌膚幽叢自樂幽巖畔未肯移根入上都僧獻詩云求真已得真獨有呂君身隱裏惟詩句爐中皆藥銀性靈淳似古神炁煖如春異日雲橋路如何得少親處士和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來雲水身行滿蓬萊爲別館道成瓦石化黃金待賓植裏常存酒鍊藥爐中別有春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復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遂別去後僧亦仙去

訪侯用晦第五十二化

帝君遊江州廬山簡寂觀臨砌淬劒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盡皆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共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帝君曰且劇飲无相窮詰既醉以筯點酒書劒詩一首于壁上曰欲整鋒鋩敢憚勞淩晨開匣玉龍嘷手中氣岸氷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奸血默隨流水去凶膏全逐舊痕銷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隨上九霄初若无字既而墨迹粲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因問劒法曰有道劒有法劒道劒則无形法劒則有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問曰今以道劒戮奸人于稠衆中得不驗俗乎曰道劒則忠劒惟斬自巳邪妄耳法劒術也則不然以神爲母以炁爲子神存則炁存神去則炁散但珍其神而寶其炁以此戮不正鬼神之類也侯曰眞仙之言也願問姓氏曰吾呂巖也言訖因擲于空中隨之而去良久不見侯乃恨恨而已

遊戲虹橋第五十三化

蘇州垂虹橋一日有藍縷道人至携酒于橋亭上悠然獨酌嘯詠終日神氣飄然衆計其所飲自旦及晡已非人量所及亦无酒容或詢其姓氏道人取佛前香爐灰燼題一詞于柱上飛梁壓水虹影沉清曉橘裏魚村半烟草筭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劒橫空幾番到王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紫極洞天誰鎖指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畢書吾洞賓也衆驚趍之俄不見

訪薛鍊師第五十四化

江州太平觀薛道士有高志帝君過之贈詩曰落魄薛道士年高無白鬚雲中閑卧石雪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麽漢一任輩流嗤末小書云回道人同三客謁薛鍊師作始知洞賓併寫其字

訪甯道士第五十五化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甯道士少談莊老有奇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士至即洞賓也儀狀雄偉往來彌月帝君欲度之不契臨別題二絶句于扉上作大篆體勢飛動一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黄庭内景經鶴觀古壇松影裏悄无人跡戶長扃既去人爭剳之以治病良巳宇入木寸餘墨跡不滅

度侯行首第五十六化

兗州妓侯其姓者家爲邸舍客帝君詭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帝君索飲不已滋不悅帝君伸臂示之金釵隱然解其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比手曰可也即登榻鼻齁齁至夜分侯迫榻帝君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帝君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處呂字徹肌肉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尋洞賓復遇授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訪尚書第五十七化

尚書郎貫師雄藏古鐵鏡嘗欲淬磨帝君稱

回客謁焉初但言道實不悟次日乞試其技笥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候更取來藥跡已不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內青蛇淩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

誘曠若谷第五十八化

青城山丈人觀道士曠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而得人錢帛即以散施貧乏帝君詭爲賓法師上謁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爲龍蛇霧雲飛去治鬼召將必現其形通人言語足踏成雷目激成電呵炁成雲噴咳成雨又善畫不用筆墨但含墨水噴紙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宮室禽獸人物之象略加拂拭而已賣畫得錢即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飲素无量每爲賓所困一日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其一奚能成道耶更一生可也若谷驚曰賓公殆聖人也蓋我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狀而缺其一未嘗爲人所知故也復問壽幾何帝君倒書九十四字于壁作兩圓相圍之即別去始悟兩圓相乃呂字而姓也後若谷九十四歲卒果符倒書之識也

詩彖先生元炁鍊玄玄感應隨機法自然
若谷傲然輕問道更生一世亦無緣

度翟筆師第五十九化

淥江筆師翟某喜接方士帝君往謁之翟館于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挈翟遊江滸嚼筆管爲兩片泛于波上帝君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翟怖不敢前帝君笑而濟及岸餓不見翟始知其異人也旬浹復來自挈飲食食翟皆臭腐矣翟閉鼻謝弗食帝君太息曰若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瓿遺君遂去不見開視醬瓿皆麩金也兩瓿者非兩大覺之類也

詩彖往來提警一年餘必是翟公德不孤
不上管舟嫌臭食可憐无分赴仙都

度黃鶯妓第六十化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塡門好濟貧布施一日有呂秀才即洞賓也托宿黃以其藍縷垢汚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踈親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共一般花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黃悟欲抉目

詩彖幻化形骸假合身貪財好色喪眞親
行藏語默奚爲主誰悟中中的主人又曰
終朝賣笑與追歡幸積陰功有幾般德感
眞仙來救拔可憐福薄不相看

遊戲岳陽第六十一化

帝君遊岳陽詭名賣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空而立衆方駭悟欲慕其藥帝君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機不發當面蹉過乃吟詩曰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詩彖仙遊翺若鳳栖梧隱顯全忘精與麤
靈藥度人人不識德風吹此滿江湖

救趙監院第六十二化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瘵幾危委頓泣別親舊吾死矣夫問闔有之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與托奈何語未竟俄有一道人扣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紙二幅各掐其中爲二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一幅灰之調乳香湯塗之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別去趙貼藥自夕追曉即愈大驚喜覓道人不復見矣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詩彔趙公敬母德充天孝感慈恭寸兩口仙
病愈求眞眞已遁不明敎後乃心傳

誘崔進士第六十三化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寓旅邸歌沁園春樂章帝君適意蒲溪隱市井間貿其所歌崔曰東都新聲也曰吾和此詞不解書吾唱之子爲吾書也崔爲書其詞曰七返九還丹在人先須鍊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見月華瑩淨有箇烏飛當時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功滿獨步雲歸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今爲守谷客翌日訪太守言之太守曰此呂洞賓也亟令召之叩其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推戶而入闃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内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无端措大剛搖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崔與太守歎恨无已乃和詞曰自己陽生正是中虛靜極動時默地雷微震衝開玉戶天心朗徹放下簾幃眞火沖融靈泉復湊不昧谷神何險危自然妙若三川龍躍九萬鵬飛中中二土成圭意眷戀濃如母護兒這恍惚眞容不空不色窈冥妙象无識无知命住丹圓全眞體道奮志精修休自遲收功了把三才全理一貫全歸

詩彔雙圓性命大丹成師憫仁賢諭道情
太守既明親拜謁祖師安肯綽然行

成都施丹第六十四化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鶉衣手持丹一粒大呼于市我是呂洞賓也有能拜我者以丹餌之衆皆以爲狂相聚戲笑或加凌侮道人不顧如是往還市道上數回迨夜意无人拜之者道人往坐五顯靈觀廟前大池上兒童爭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而又不識吾亦命也夫乃自餌其丹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衆共悔恨

詩彔一粒金丹度有緣明明直示反生烟
世人薄福緣輕甚覿面眞仙不悟玄

誘陳澹然第六十五化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无所遇帝君詭爲傭者爲治圃歲餘所作工役力倍常人陳愛之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未曉殺機之旨傭者從旁抗聲曰生生者不生死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驚曰汝非傭者耶誰教汝爲此言既而詰之則復謬悠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通曉也居无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復來也既去寂然陳有鄉人客于巴陵遇之曰爲寄語

陳公我洞賓也始可授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吕仙亭前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暴卒

詩衮慕道參師即有年眞仙臨降了无緣明言生殺无生妙何故澹然空澹然

誘太守奕第六十六化 帝五 九

武昌太守倅一日對奕有一道人不通姓名直前曰吾能也守試與奕纔下僅八子即曰太守負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以分途据要津也是以知之巳而果然如是數局守皆負道人俄拂袖不見守令人遍城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纔至郡治前則聞笛聲在東門至東門則聞在西門至西門則聞在南門至南門則聞在北門至北門則聞在黃鶴樓前道人走往石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映江湄衷情欲說无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末小書一吕字

詩衮棊言勝負露機時皎月當空照水湄空自隨聲四門亂局中一著不能知

度七子第六十七化

刀鑷工陳七子夫婦坐茶肆梳剃一日有道人携一白金求剃鬚髮纔剃即生既生隨剃如是自旦迨暮夫婦手幾脫腕知其爲異人也幸教其道可乎道人曰吾翌旦至陳早起待之不至累月寂然陳棄業浪迹雲水求之數十年竟无所遇意稍懈思歸去家纔五里許忽見道人自山中出曰吾吕公也子精恍如此何患不成道乎乃授以丹訣併與詩曰携手三清玉帝鄉宿生緣契不尋常與君一轉金刀手削去滿頭无限霜自此七子精修成證後與師偕往

詩衮十載灰心返故鄉眞仙憐憫語眞常三冬凍地生紅焰六月炎天降雪霜

武昌貨墨第六十八化 帝五 十

帝君遊武昌城詭爲貨墨客墨二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日不售衆皆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无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一笏且與客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門者乃客以錢還辭去比視墨紫金一笏上有吕字遍尋客以不復見

詩衮一墨三千意甚深數朝无一是知音鼓刀王丈雖高見秪得金兮不得心

鬻梳高價第六十九化

帝君遊武昌天心橋鬻敝鬻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秃髮如霜帝君謂曰世人徇目前襲常見吾高價貨敝鬻物豈无意而千萬人中咸无起卓之見尚可與進道耶乃以梳與媪理髮隨梳隨長鬒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爭以錢求梳帝君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帝君與媪不見

詩衮鬻梳誘俗價千錢連月无人達此緣萬髮梳通人始愛化龍倏爾上雲天

醉衡節儀第七十化 帝五 十一

帝君遊巴陵市太守陳甫出犯節前驅執太守置諸獄令書款目迨晡无一辭吏趣之洞賓曰須我醉醒吏云汝不能憂罪尚以酒爲解耶言未竟俄失之但遺幅紙曰暫別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蹤由身居北斗魁罡下

劒掛南箕月角頭道我醉時眞是醉不知愁
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認却駕白雲歸去
休太守曰此呂公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方
醮水盆中見馬亟召畫史圖之與滕子京絶
類也

詩彖和光混世樂天游不自由時也自由
火息靈宮沖妙徼水潛慧海徹源頭壺中
自有全眞樂心上都无半點愁太守遇眞
如感悟好當勇退死心休

度施肩吾第七十一化

施肩吾字希聖（唐亦有肩吾柳眞子此兩鐵拐三馬自然如）滏浦
人少業習佛博經史攻詞章而學道隱居豫
章西山遇帝君教以五行顚倒之法三田反
覆之義或以鍾呂傳道集會眞記皆施所編
也道成之日作詩曰重重道炁結成神玉闕
金堂逐日新若記西山學道者連余即是十
三人

詩彖傳道集奇怪亂神西山記華德惟新
二書果是先生譔誆誤閻浮多少人

度劉跋仙第七十二化

長沙劉跋仙遇帝君於君山得靈龜息炁之
法功成歸隱岳麓號瀟湘子常侍帝君往來
黄　洞併數遊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
愛洞中墟　後有鄭
愚者遇跋仙于清泰門外相與仙去

詩彖跋仙劉子行功深誠感仙師點化心
息炁靈龜綿密密形神圓混振希音

度陳進士第七十三化

陳非閩中進士自羅浮來遊南岳俄遇帝君
陪連句日陳薰禮問道帝君曰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汝以何為中陳默然書一〇帝君
曰此性理也何謂天命陳再拜帝君默授之
遂得道後謁宣春李觀言洞賓度老樹仙本
末今隱南岳永康軍

詩彖永釋科名罷論書頓忘者也與之爭
虛中至道明天命一點靈眞體太虛

誘太公第七十四化

倪某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
飲佳醞已及石餘衆怪相聚以觀倪索酒金
道人瞪目不語頹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
道人忽起援筆題詩于壁曰鯨吸鰲吞數百
杯玉山誰起復誰頹醒時兩袖天風冷一朶
紅雲海上來末書云王山道人陽純作以土
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朶紅雲飄
然而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
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
純乃純陽也

詩彖欲度倪公弄酒杯直言誰起復誰頹
黄金擲面猶迷昧安得回光見本來

誘楊柳金第七十五化

徽宗時有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
履怪異飲酒无量啗生魚肉至數十斤引冷
水數十斛大雨雪平地六七尺餘自埋於雪
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于深潭水面如履
平地及善草書作枯藤游絲勢一舉筆數千
字絡繹不斷人爭携楮以請然往往不與時
有妓楊柳金東都絶色也道人往來其家警
提楊終不悟又屢輸金帛然不與楊交接楊
一夕乘醉進之道人曰吾先生坎離配合身
中夫婦內交聖胎已結嬰兒相生豈復戀外

色內交之樂過於外之樂遠甚楊終不悟疑詐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蕭某與楊久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遂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趍栖雲庵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省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張曰昌字虛中此呂公也後庵遭火无子遺詩巍然獨存亦一異也

詩彖不侵寒暑體輕清數警嫦娥離色聲
身內陰陽提不悟空教丹鶴九皐鳴

廬山放生第七十六化

崇寧間有客航海橫風飄至一島有洞天見金榜門牌上王字曰天仙院一老人在門首客作禮問曰此何福地老人曰此洞天也此處隔凡絕世人惟呂洞賓時來此游戲其人問姓氏曰吾即唐裴休也客曰有缺文到廬山尋問前事彼處人俱說近有一道人見酒肆家剖活魚作鱠道人不忍遂化其人放生主家不從曰吾令此魚活耳鱠者不信道人以藥一粒捺入魚腹中隨手跳躍衆人大驚遂放之江其魚圉圉洋洋悠然而去道人隨不見惟以沙灘上書回客二字海客記前日在海洞時與放魚日同本人遂捨家入道

詩彖海客飄舟至洞天必然夙世有仙緣
回聞魚死復開悟何若洞天便拜仙

警提刑第七十七化

帝君遊江夏詭爲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爲人言禍福事其驗如神就警提人悟道一日忽辭去曰吾人至矣吾將避之是日提刑黜獄諭某行部至鄂首覓呂公已不見得其平日所與往還者岑丈秀詰其所得岑曰无有諭勵以聲色將罪之岑答如故諭命搜其家得所遺岑長歌一首論丹訣事諭省之曰此呂先生也元圭者析先生二字耳惡人者謂諭追之云

詩彖來往楊家勸誘人就中欲警諭提刑
偶知諭老心多詐拂袖歸歟往玉京

度姚道眞第七十八化

合州姚道眞少爲長年三老操舟三峽帝君使負藥笈往來荆襄凡周歲俄洞賓遊洞庭坐水面招道眞道眞股慄莫前帝君以杖扶之曰分未應仙耶既時衆藥十二丸大如粟曰歲星周則餌一丸服畢不死自此遇龍則復愼勿適清河由是不食或寢旬日乃寤夾天擁重裘盛冬裸冰上後至通川有地名龍復鎭遂居之崇寧四年郡人何適病狂力致道眞道所居有水名清河道眞忘帝君言不覺三涉之適往迎致儀仗煩傷太守史某見之以爲妖械道眞與適下獄道眞曰吾忘眞人言宜抵此尚何悔焉面覆于地七日尸解

詩彖侍師復復整三周磨鍊塵凡尚未休
一死頓忘前一步仙師必引赴瀛洲

題詩天慶第七十九化

帝君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隣郡醮席獨一小童在帝君求筆欲書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污壁乃曰但煩貯大殿爐欲禮三清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爪皮畫壁曰石池清水是吾心浸彼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閒內清閑塵累七絃琴末題云回後養書壁絕高非手所能及衆歎異始悟回爲呂而後

養者先生反對也
詩彖寂朗虛空即道心无情日月自升沉
清堂誰是知音者空鼓无絃一操琴

度張珍奴第八十化

吳興妓張珍奴性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宣和中有一士人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來幾月餘終不及亂張訝而問之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少留一宿鑿枕席之娛豈下妾猥陋不足奉君子耶士人曰不然人之相得但貴心相知耳何必是哉他日酒半問珍奴曰汝平日更何所為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每夕告祈願了此債耳士人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追於口體何暇及此且何從得師乎士人曰吾為汝師可乎曰果爾則幸矣即起整衣炷香拜之既去決句不至張方獨處偶自書曰違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及至如今悶損我援筆未置聞士人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為者張匿之士人曰示我何妨乃示之士人續其後曰別无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省氣力思量我張珍奴大喜再拜敬謝自是神氣豁然若有開悟亦密有所傳張不以告人然未知其誰何也累月告別張設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開封乃步蟾宮樂章一首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錮辯甲庚要降龍虎待他人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張遂齋戒謝賓朋繪像事之修其訣逾年尸解而去

詞彖和曰陽復乾純陰姤千象帝先是吾元祖一氣氤氳降甘雨恍然大浮黎土无極極中誠密錮玉龍蟠幽囚金虎主人輕鼓没絃琴全不屬宮商律呂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五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帝六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彖

度劉高尚第八十一化

劉高尚天資純厚性賦温良不喜貴榮頓拋富産捐情割愛泯識超凡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棄儒從道遁跡林泉逍遙方外先遇一仙人謂曰碎內錠鉸碎甕復完俞修真亦如此後遇帝君語契遂問曰道心惟微可得見乎答曰非耳目所及惟精神默會問允執厥中何謂中答七情未發處六慾不生時是甚麼又問云何體式帝君默然端視於空中畫一字高尚拜云萬理歸元一性太虛弟子已无疑矣帝君曰慧命真空子知之乎高尚再拜請教帝君密授口訣而往後於渤海縣安定鎮築室居圜二十餘年修證圓成道化大行徽宗三詔方至闕庭惟以清靜自然无為輔化之旨奏之上問修鍊金丹之妙答曰陛下萬機此方外事不勞聖問上默然喜敬敕賜微妙處士號後遊羅浮山建立道場又於秀州隱真道院顯化皆有碑記作還元篇于世

常教門人曰神凝炁聚炁息丹成心无妄念意不外馳死心搨地不必外求三處神化

詩彖碎甕錠鉸窬漏可修微中頓悟七情元由无疑性了慧命未周得師密授快樂天游中原園隱遊戲羅浮秀州堂內副墨同儔百千億妙道化皇州三詔諫帝清淨嘉猷功成行滿一劒瀛洲

宮中勦祟第八十二化

政和中宮禁有祟白晝現形盜金寶姦妃嬪獨有上所居无恙自林靈素王文卿諸侍宸等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九天晝寢見東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執水晶如意前揖上曰臣奉上帝敕來治祟良久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乃陛下所封崇寧眞君關羽也上勉勞之再四復問張飛何在羽曰飛乃臣累劫弟兄今已爲陛下生于相州岳家他日輔佐中興飛將有功焉上問師何姓名曰姓陽四月十四日生陛下性尚奇怪多心不正致使邪犯宮庭當正心清靜治化天下免將來奸盜侵亂帝不省遂隱去意其爲洞賓也自是宮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道神化之號仍塑像于景靈宮歲時奉祠焉

詩彖天子天元炁純誠貫執中誠中不欺眛上下悉和通奸佞潛蹤迹陰邪絕影踪忠良全正化妖怪没神通清靜陰陽泰和平人物豐兵戈咸偃息天下樂仁風

遊戲羅浮第八十三化

帝君遊羅浮朱明觀至小院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院童揖帝君先生少坐此遂竊道士酒以獻帝君滿飲使童子盡其餘童子不飲童所患左目內障帝君以所餘酒噀其目忽開明若素无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水于壁山下作池三口謂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歸見所畫山透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嵒字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五歲而終

詩彖信步恍然遊海岳翻身忽爾到羅浮豁開道眼除昏暗山水隱名歸太虛

長沙警僧第八十四化

帝君遊長沙托爲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筭而錢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不滿有僧推車錢戲曰汝能容之否道人曰唯乃令推車入罐嘎嘎然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身固非汝身則亦何足戀曷不從吾游騎鯨騰汗漫僧益驚疑欲死之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令償若取片紙投罐祝曰速推車出良久不出道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罐寂然僧擊碎罐上有片紙題一詩曰尋眞要識眞見眞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若欠錢之念已償求道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已遂不及矣

詩彖萬法總非眞一身皆是幻功名似水泡世事猶雲變金玉豈常存簪纓非久戀凡僧尚愛財苦海增瀰漫幻物迷且貪眞

宗昧不悟不知明性天只會用心路

警婁道明第八十五化

梓潼婁道明家富而善素女術常蓄少女還十分美麗豐肥无瘢痕者常不減十人之數然好周急濟貧多有陰隲神清體健面若桃花或經月不食年九十七止如五十許人尤好誇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素女送果或言彭祖容成輩遺書自以為眞神仙也一日帝君詭為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帝君以兩足於甎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三寸婁始異之延置座右曰子非乞人也出侍女歌游仙歌命之酒帝君口占望江南詞酧之曰瑶池上瑞霧藹群仙素練金童鏘鳳版青衣女子囀鸞笙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自紙尾倒書徹紙首足不遺空隙婁大驚喜請問道要曰吾以口口相傳矣婁請益復曰吾以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栢樹杪不見後數日婁忽不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口口相傳之說與夫石上兩方竅皆呂字之寓也

詞彔婁公秉烝壯實賦性慈仁惜手心術不正如言送酒送果遺書皆著邪魔境然多有陰德故祖師警救之哀哉道明不明清高士志道體眞仙養浩虛中吹玉笛凝神眞樂吸瓊笙清淨瑩心天離慾海放倒我人山玄素採陰魔畜道婁公邪術執為玄休效損丹田

青城鶴會第八十六化

紹興末帝君赴青城山鶴會憩一賣餅家人亦不識醉吐餕䴸盆中主人不動心但闞吐盆異香滿室人頗異之洞賓濃墨大書詩一章于門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針心眞銅水換金鬢邊无白髮馳馬去難尋後題呂洞賓來四字筆勢遒勁光彩殊常觀者雲集或取刀削之已深透木背墨跡轉鮮時士人闞雲祥者見之即會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後其家油餅大會

詩彔青城鶴會度金針吐出肝腸遍地金肉眼凡夫何不悟日雲飄杳莫能尋

度曹三香第八十七化

安豐縣娼曹三香㳂惡疾為邸舍往來客帝君詭為寒士托宿僕以其藍縷拒之三香曰吾既立此門戶垢淨何擇焉遂延入殊禮待之居无何曹疾作神吟良苦帝君以筋鍼其股曰回回心回心時門外一皂角樹久槁死帝君投以藥翌日樹即再生枝葉蕃茂曹始悟眞為神仙而兩回心者呂也即毀眼去粉黛棄家遠遊仍為呂眞人祠奉祀焉紹興末曹忽還鄉顏狀秀異人无識者奈自言本末復去不知所終

詩彔人人皆可證為仙纔肯回心便有緣為感三香善陰德淤泥一舉上青天

寶輪現像第八十八化

紹興中縣官胡眞喜道術建大齋于京城寶籙宮方士大集用技能者帝君詭姓氏寓焉自賛其能異衆取藥少許置諸掌吹數過俄紅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兩字衆大愕覓之不見矣

詩彔天道能然匪技能纔云法術眼昏瞢

寶輪中顯天眞性默得圓明證上乘

藥救傳道人第八十九化

江陵傳道人性純善平日敬事洞賓像甚切乾道中正旦獨坐鋪中俄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起曰吾有百錢能隨我酒肆中飲一杯乎傳從之自是旬日一來或留飲或與之飲時目昏多淚客教服生熟地黃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末之鍊蜜爲丸空心米湯服五十丸傳如法服之夜能視物後忽見一眞像與客貌類所遇洞賓像云

詩彖共飲時來已見心豁開道性便圓明
傳公想你福緣淺且救昏蒙肉眼睛

長溪見齋第九十化

福州長溪縣老媪開飯肆常齋僧道過往者乾道中有道人來化齋老媪喜迎待問姓名不答食畢以火柴頭書壁作呂洞賓來四字光艷奇偉自此飯店中人食衆太守聞之騎馬往觀則字已銷沒无復餘迹太守自歎而回信神筆也

詩彖閑戲長溪化一齋飯婆善待問元來
壁書直指人明道太守不知空自歎

警趙兵馬第九十一化

潭州兵馬都監趙不問淳熙九年四月十四日作鶴會一道人不知所從來擕衣齋所不與人揖徑入堂房内不見但於几上得一幅紙書絕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小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眠末書云谷客書

詩彖各職慈仁結道緣仙眞感得降人天
擕衣不揖眞消息悟得身眠神不眠

邵州索飲第九十二化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每早晨供呂眞人酒三杯至誠切切一日有呂道人索飲偶无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于門外一紫石及銅錢二文忽然隱去徐視之則字迹與錢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老媪年九十坐化後人因其居建康仙堂云

詩彖清晨酌酒供眞仙酒禮雖輕意不輕
二十二文俄透石化人心善樂長生

救劉氏病第九十三化

越州貧民劉氏一病跛艱于行幾二十年每日炷香禱天乞已此疾虔誠備至一日有道人手擕鐵瓢謁劉曰子疾易愈可隨我行劉隨之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石大如彈丸五色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盡即愈可來城東駐雲庵東廊第三間左壁再相會云劉如其言服盡果然輕便若素无疾者即往庵中左右壁尋之无人但有洞賓像擕鐵瓢

詩彖身貧病楚正心堅誠禱高穹二十年
假像寓言慈憫救脫然病愈步輕便

覺章太守第九十四化

潭州益陽縣楚興寺東有來眞堂乾道中帝君曾遊題詩壁間有布袍拂出秋九月有章駉敬愛不已淳熙中章駉守岳陽命工整治洞賓塑像夜洞賓稱謝且請曰子藏五金丹

三成法書有年可傳揚後世俾衆見之大道不爲一人私也旣覺遂繡梓于郡齋廣其傳焉其三成法書自序曰嵓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游雲水尋師訪友往來不憚於驅馳切問近思終始不生於懈怠陰陽升降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歸元於一炁无形无相來時只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重臺畔金童採得黃芽十二樓前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內鍊陽自別九州之炁三花和會化火光直上昏衢千日功成驂鸞鶴元遊海島天機深遠不敢輕言道要玄微難於直述今以平日見功之法尊師已驗之符集成口訣一十八道密示後學凡金丹小成七訣天童不老一聚火煑海二匹配陰陽三聚火還元四散火鍊形五龍虎金丹六周天火候七金丹中成六訣河車肘後一肘後飛金精二玉液還丹三玉液鍊形四金液還丹五金液鍊形六金丹大成五訣集神朝元一鍊炁成形二體同太虛三出有入无四形神超脫五其書合三千言每訣四句每句四字以明白之言發杳冥元精先天至神以此推之與傳道集靈寶畢法相去遠矣

詩彔頓漸三成非易難高明虛已返心觀
靈泉化質丹臺瑩慧火鍊形慾海乾息念
凝神全法像鍊精化炁駐童顏形神俱妙
超生滅游泳先天不等閑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六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

玄門苗善時校正編次詩彔

度開先僧第九十五化

廬山開先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入定坐見一道人來謁問曰師謂道惟坐可了乎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貪嗔癡婬殺爲甚方其坐時自謂无此心矣及其遇境遇物不能自克則此四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因與珍歷僧堂見一僧方睡酣謂珍曰吾偕子少坐于此試觀此僧良久見睡僧頂門出一小赤蛇長五寸餘緣床左足至地過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而去乃出軒外渡小溝繞花臺若駐翫狀復渡道人以一桶水傾漫小溝以溢而退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刃插地迎之蛇見畏縮尋側徑至床右足循僧頂門而入僧睡驚覺問訊道人及珍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渡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恣觀之復渡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遂回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

覺道人與珍大笑而去謂彼足爲門以涕唾溺爲供醞以溝爲江以花木爲美女以刃爲賊人其夢寐幻妄如此珍曰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嗔薰染變色已成蛇相他日瞑目即生于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呂公也見子精忱可以學道故來教子僧遂禮敬求黙化後隨之而往而莫知所終

詩录珍僧德行異常人我祖垂慈救出塵道種昏蒙因愛慾佛心迷昧爲貪嗔四端泯絶明元主一性圓純見本眞警策睡僧方了悟同師天外樂長春

遊沈家園第九十六化

湖州沈惟心慈善多陰德其家園最勝慶元中有一客青布袍巾徑入游翫形狀頗異守園者急白主人尋伺已不復見但於後亭壁上見一詩章曰萬里來遊蜀道長杖藜閑翫百花莊誰家雞犬千家市中有神仙一島藏乳燕鳴鳩春自在落花飛絮水微茫主人了却明窗事向此重開緑野堂末云向道人作或謂向者回字之轉必洞賓也

詩录誠信壺中日月長水山景物隱仙莊比如世上險中顯好向雲根深處藏厚實和同方士樂虛華糍點俗夫茫沈囿秀麗皆凡景何若京山白玉堂

度楊太明第九十七化

南康楊太明事親孝親喪巳廬墓三年然後歸方廬時七月七日帝君來謁曰子八月有厄服吾藥則无恙腰間出一小壺取藥投太明吞之巳而揖攏上布袍曰能與我乎太明唯唯帝君納諸壺中太明滋惑帝君笑曰吾何是哉姑試子耳復探諸壺還之俄取杯水投之藥以手撓之頃之藥聚如彈丸光彩奪目謂太明曰願餌之乎太明答曰稍遲帝君即自餌之徐曰擬議即非也子居此良苦亦思所以給朝夕否吾有以遺子乃取土一塊噓之成紫金太明謂以利餂我却不受帝君蹴金成石太明曰諸公皆有詩遺我道人能之乎帝君應聲援禿筆拂地三四濡杯水大書其壁曰楊君眞確士孝行洞穹壤皇天憐其難七夕遺追往遠廵藥頑石遺子另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知强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褻會當首鼠紀青雲看反掌末書回客贈即辭去其字初若晴昧不可識已而色渥如赭入壁數分至于年正月眞人來與之偕往焉

詩录明通道一源迷昧中霄壤天地惟降升烏兔自來往清虛世鮮明富貴人爭享仙祖苦提撕太明誠勉强心空性眼明息炁神清爽不悟若隔山了明如視掌

度喬二郎第九十八化

京師喬公二郎家富豪好禮英勇撝謙和順同人仁慈利物施棺木埋葬孤貧設粥飲接濟餓殍常齋道敬眞仙是以得感祖師會遇自相見以來求錢物以濟人或索酒飲至大醉喬欣然取與並无慳吝時以狂放語言逆觸如此往來一年有餘喬公並不動心故祖師力救入道修眞臨辭贈一長篇云與君相見皇都裏陶陶動便經年醉醉中往往受藏眞亦不爲名并爲利勸君休戀浮華榮直須奔走烟霞程烟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

金晶金晶飛到上宮裏上宮下宮通光明當時玉露涓涓生奔到元海如雷聲從此夫妻相際會歡娛踴躍情无外水火都來兩半間卦復翻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到底根元是何物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急下手莫逐烏飛兼兔走如何修鍊作眞人塵世浮生終不久人道長生那得來自古至今有有有

汞和超出乾坤奚表裏醺醺默默常如醉和光混世了神功弘道度人多美利寵辱不驚誰顯榮逍遙遊戲恣鵬程萬緣洒落清水宝一點圓明瑩水晶靜鼓瑤琴清浩炁閑携玉麈震希聲樞機圓活風雲會撥轉玄關无極外清肅玄風萬籟澄沖融元炁陽和泰坎内眞陽離内陰坎離既濟家幽深雲時妙合中宮混純一乾陽體健金擊碎虛空不用手沒脚童兒善飛走金童罔象撥玄珠慧命壽同天地久有人或問此天機向道眞元中妙有

正君心非第九十九化

徽宗政和二年駕幸寶籙宮設供齋畢上問道衆能有異術否能化汞爲銀否衆无答最下有一道人越次而出化汞爲銀猶有所因不足論貧道專以土爲之上駭異即命爲之遂以泥和作銀錠入爐用火煅之須臾霞光四出遂成眞銀道人曰尚欠光澤容貧道歸邸取藥既去久不至上令近侍催促宣召已不知所向上命開爐取出得花銀一錠上有絶句詩一首若模鑄成其詩曰世上紛紛鍊汞銀大都宜假不宜眞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上及官道衆敬愕懊恨不識眞仙次日上命再設齋醮謝

詩汞吁嗟嗟利問燒銀邪見昏心喪本眞深警太平無宰相蒙塵宜住作朝賓

度黃先生一百化

帝君遊梧桐山見黃一中棄儒入道篤志皈眞建庵接待四方雲遊道友數年未嘗少怠一日帝君求掛搭黃見非常每日敬待之帝君亦逆意試其心黃愈加誠謹始得受密印黃自此大洞徹明臨别告求法語于是贈一長篇吾有玄中極玄語周遊八極无處吐雲軿飄從到宜陽一見君子在玄浦知君本是孤雲客擬話希夷生恍惚无爲大道本根源要君親見求眞物其中有一分三五本自无名號丹母寒泉歷歷炁綿綿上透崑崙還紫府浮沉升降入中宮四象五行齊見土驅青龍擒白虎起祥雲下甘露鉛凝眞汞結丹砂一泒火輪眞爲主既修眞須堅確能轉乾坤泛海嶽運行天地莫能知變化鬼神應不覺千朝鍊就紫金身乃致全眞歸返朴黃秀才黃秀才既修眞須早早人間萬事何時了貪名貪利愛金多爲他財色身衰老我今勸子心悲切君自思兮生猛烈莫教大限到身來又是隨流入生滅末書云呂虛中留此片言用表其意他日相逢必與汝訣莫退初心善養善養後三年黃偕隱去

詩和汞假象强名留妙語慈雲法雨如龍吐道風鼓舞肅靈臺寶鑑圓明輝藥浦昌字虛中字谷容無方神化恍兮惚教人養性了眞心直指虛空忘幻物精神魂魄意

爲五五者爲子中爲母虚中五炁朝一靈一靈峹混潛玄府性天朗朗即浮黎靈地肅清眞淨土雲從龍風從虎誠感合孑全體露竪指舒拳是識神揚眉瞬目非眞主造玄門志誠確我祖九年潛華嶽心无安偏乃全眞性不偏邪惟正覺一念虚寂復本然機心泯没全純朴樂象先須趂早事休休心了了紫金闕内禮三清白玉堂中侍九老超萬法離一切慧劒光寒心決烈神凝空碧樂无生性體玉虚常不滅

度王祖師一百一化

重陽帝君本傳王其姓初名中孚字允卿咸陽大魏村人母懷二十四月餘生而聰敏及長儀觀魁偉廣額巨目髯鬚長美志操清高不拘小節文武皆備天春初試武略中舉易名世雄字得威好布施利物濟人多有陰德甞歎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吾年已過猶碌碌世間不亦愚乎一日師飲于甘河鎮酒肆中忽有二人形質面貌一般各披氈衫而坐哭視師驚異之二仙遂去師亦隨其後至止處便作禮懇告求點化二人徐言此子可教遂以性點省師頓然開悟二仙再囑云此心明性著之妙未後大事待汝塵累氷釋業緑銷化吾以汝師分付師即海蟾更名嘉字智明自此狂縱人以爲害風目之師受之亦自以爲名詳二仙即兩口吕仙也

秘授重陽第一百二化

重陽帝君自甘河鎮得點化之後徉狂自樂不以萬事干心遂斷緣釋累去俗離塵一年有餘忽有二仙青巾布袍各懸二袋倒揷一扇師甞見認是前披氈衫先生便拜呼師父相邀入酒館中酒闌請問姓名俱不答後辭去指海蟾劉仙翁此汝師也重陽敬禮遂傳密印眞空慧命之旨及授秘訣五篇囑曰汝熟了焚之吾乃正陽師父之弟子純陽子是也遂拄杖與海蟾乘風而登雲漢矣

警鍾仲山第一百三化

長沙鍾仲山嘉定已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晡時俄覩一舟過焉舟中一黄襖翁風貌奇庬凝然佇立熟視仲山良久仲山窺其篷中无他物惟船頭有黒瓶罐十枚篷前兩青衣童子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而僅行二丈許即回棹而黄襖翁已復端坐篷後矣二舟相幇行約一二里再熟視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爲巨商不與之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爲異人也翌日徃吕仙亭禮拜眞像果儼然衣黄衣亦有兩童衣青衣侍側其貌皆與昨日所見者肖也仲山自恨凡目不識神仙感歎无已周星作水調歌頭詞有更南津港再遇吕翁船之句次年下世仲山之孫景瞻甞出其祖所繪黄襖翁具示人誠以清峻絶俗云

遊寒山寺第一百四化

帝君遊寒山寺在蘇州閶門外五里就歇一夜風大作本寺塔鈴玎璫聒耳次日不止早本寺長老待茶問姓曰姓吕坐間因言一夜風吹鐸鈴聒惱人長老戲曰爾是吕先生何不禁其鈴休響帝君笑遂吹炁禁之隨果不響僧驚訝仰觀遂隱去長老方省眞吕先生也後僧取下舊鈴換上新鈴至今亦不響

儀眞繪像第一百五化

眞州天慶觀先知觀常奉純陽眞君一日發心雖塑供養胎骨木植及泥作下匠者失期不至忽一秀才投宿知觀正怒秀才問其事勸曰小生善塑休動心來日小生結縁塑了知觀喜待至夜已醉安歇至來日方丈請早齋覔之已去知觀正嗟歎兩三道衆來言昨夜廊下祠堂內誰塑一吕眞人像知觀驚觀之果然其像清奇神彩妝一足端坐衆皆喜慶謝齋謝之凡有祈禱无不感應後三遭回祿其像獨存見碑記事實于觀

度閒眞人第一百六化

四明閒眞人本貧家女自幼有出塵志年十六父母將許嫁閒不悅走入深山不歸飢甚拾橡栗而食忽有一老翁鬚眉垂地眼碧有光指閒腹一畫曰吾已與汝斬赤龍矣自是可入道閒拜問道翁密授玄旨閒謝曰然則穀糧之累不息道奚可代老翁曰此易耳袖中出一橡子大如彈丸光彩絢爛曰食此即不飢閒食之移時方盡俄不見既歸即不喜烟火食惟啖果飲水无復天癸動履若神父母不復強之嫁淳祐中召至闕庭謝后愛之度爲道士錫號眞人當奉敕代太后降香至天師龍虎山壇所一羽流見之謂人曰肌膚纖麗眉目如刻畫宛然天女神烈澹然清雅非凡閒作女仙傳七卷自言遇老翁即洞賓眞仙云

丹度莫敵第一百七化

楊州老兵官莫敵自解名籍家居奉道多化人積善消愆常齋道友濟貧苦一日有道人過之問曰汝所學何道耶莫曰吾平生懺悔殺人罪耳安敢望道耶吾束髮從軍大小百戰殺千百人令年七十三矣老來頗以爲恨時見寃䰟道人死生一揆罪福本空心以爲罪則罪狀自見心以爲无罪則惡相皆无寃家形影皆自心生非實有也古人爲大善大惡極處一念迴機其力甚大乃引莫臨水次果見百餘人血身淋漓來莫左右莫驚泣哀求道人一喝其寃䰟皆散去遂以丹三粒與之曰服三粒則成天仙二粒則成地仙一粒則爲地下主者莫置丹掌上一粒升空一粒墜地一粒則服之道人曰分止此耳莫拜問姓名乃以指畫空作吕字遂別去莫自是絶烟火食知人休咎年百三歲端坐而逝焉

度張和尚第一百八化

衡山僧智玄張其姓也一日遊衡山紫蓋峯修眞院遇帝君共語機鋒敏絶契合帝君曰華嚴經釋迦佛與多寶佛入塔融會紫金榻上不分左右說何事僧无荅遂作禮問荅曰此佛祖正法眼藏眞相空實教外心傳之妙二佛融會性命雙融也不分左右體一太虛也汝執一邊以見性爲能了何其偏乎僧再拜求點化遂授密旨僧曰不遇眞師幾乎誤此生帝君點化首遂贈詩云得道純陽七百秋五湖四海任風流此身已出三千界一日須遊數十州醉倒清風明月夜踏翻紅蓼白蘋洲禪門衲子休相笑我在華嚴最上頭僧謝出門乘雲而去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卷之七

太華希夷志序

愚除晉寧河中府之幕職寄邇華山稔聞希夷先生遺事公務之暇采古書所録或謗語之談其高風峻節信乎前宋一代之異人也故作太華希夷志以紀之先生明易深造玄妙之理視人之禍福物之休咎其應有如著龜當五代之時有撥亂濟世之志所學得皇王帝伯之道聞宋太祖登極知天下已定遂入華山為道士徵召不至及太宗即位三宣至闕下待以賓禮賜坐與語所論事之凶吉靡不徵驗欲拜官堅辭弗受不久放還山跡雖方外之士脗合中庸之道其脫落塵世泥滓軒冕傲睨公侯視萬乘若僚友恬退高隱不尚勢利足抑奔競之流可追配巢由嚴陵之節其崇名教厚風俗以助萬一云回顧吮癰舐痔奴顏婢膝昏暮扣人之門戶驕人於白日者猶醬瓿之醯雞奚足論哉輅遠居保郡官除蒲川為家貧不免二千里來之任初兩任教官連仕縣職館閣名公鉅儒累舉詞翰之選當路齟齬不果用僕恥於奔競故碌碌居州縣之職以代耕未能展平生讀書之志恒鬱鬱不遂因閱古傳記感希夷先生之高節編次成一書俾新學之士激勵其志內有差訛鄙俗傳者之誤志其固陋就撰以補綴之以寫高遠之趣庶幾有取焉延祐甲寅秋七月己未日訥齋張輅序

太華希夷志卷上

登仕郎河中府知事訥齋張輅纂集補譔

先生名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幼歲戲渦水（一作渦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青衣媼者疑辰星之精）及長習舉業後唐長興中試進士不第隱居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二十餘年或傳夜靜焚香讀易有五老人至厖眉皓髮容貌古怪常來聽誦居日久摶問之老人對曰吾儕即茲山日月池龍也此間玄武據臨之地華山是先生棲隱之所也異日希夷默坐五龍忽詣令先生閉目凌空馭風終宵至華山置坐於盤石之上開目視之不見五老人去向或云睡法即龍教也龍善睡故云多閉門不出獨坐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熟寢如故始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摶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此乎世宗不悅放還山賜號白雲先生令長史歲時存問先生負經濟才初五代間自晉漢之際每聞一朝革命輒顰蹙

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先生攬鏡自照曰
非仙而即帝其自任如此宋太祖與趙普遊
長安希夷逢之笑而墮驢曰眞人亦在世矣
輒握太祖之手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
學究同往希夷睥睨普曰也得也得相隨入
酒肆普坐席左搏怒一手引之曰紫微帝垣
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已知
帝王有徵矣後先生引惡少數百入汴州中
路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大笑曰
自此定矣詩曰躹躹四十年來睡不覺東方
日已明先生即入華山隱居爲道士宋太祖
累徵不至及太祖崩太宗即位至道元年四
月十日帝坐垂拱殿時和歲稔化理均平聞
先生之名久矣厭紛華之世喜清淨之教差
殿東頭供奉官陳宗顏爲使齎詔書并御詩
往華州華陰縣華山雲臺觀宣陳圖南先生
至四月十四日抵華陰縣縣宰著作郎丁壽
明迎接入縣時薄暮止宿焉來曉同天使四
月望日至雲臺觀與道士鍾希晦相見引導
見先生報曰皇帝宣師父先生盥手焚香拜

禮畢聽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克服八方威臨
萬國遐邇悉歸於皇化華夷亦致於隆平知
卿抱道山中洗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
上界少微之星節配巢由道遵黃老懷經綸
之長策不謁王侯蘊將相之奇才未朝天子
卿不屈於萬乘身奚隱於三峯乘風猶忝舉
朝稱賀御詩曰華嶽多閑說知卿是姓陳雲
間三島客物外一高人丹鼎爲活計青山作
近隣朕思親欲往社稷去無因先生聽罷詔
書并詩對天使曰貧道棲眞物外修錬山間
無意求名有心慕道不願仕也待天使禮畢
未肯來朝即答回表并詩云伏念山野生居
吳地長自漢南成童以習業儒林壯歲而徧
遊洞府性同猨鳥心若土灰不曉仁義之淺
深安識行藏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
有青毛足無草履有意慕羲軒之道無心誦
管樂之篇南華道德頻看黃閣玉堂絕念數
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
留住苟臨軒陛貽笑聖明詩曰九重特降紫
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滿庭供畫障松

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
到洞天軒冕浮榮絕念慮三峯只乞睡千年
使見先生堅意不肯應召得回表并詩於四
月二十四日至京師進呈於紫宸殿太宗讀
表與詩畢知先生不來甚弗悅念念不已即
當年六月三日帝坐垂拱殿召殿東頭供奉
官張素眞齎詔書再往宣先生至六月八日
到華山雲臺觀見山童擁篘帚而立天使問
曰師父在否山童曰師父於庵中熟睡正濃
使臣曰何以得覺山童曰擊頭邊金鐘便覺
擊之即悟先生知天使至忙起整道服問使
臣曰何故復來答曰皇帝爲陳宗顏宣先生
弗至甚爲失望特遣吾再來召先生焚香禮
畢聽讀詔曰朕伏惟先生白雲隱士碧洞高
人悟大道之玄門達希夷之奧理朕歎韶光
甚速迅景難留忽暑往以寒催漸顏衰而鬢
改雖達治世之略未諳錬性之機廢寢忘餐
思賢若渴暫離洞府跨鸞鶴以飛來佇立宮
闈列簪纓以敬待先生讀罷詔書答使臣曰
貧道山野之人鹿豕同群登高望遠臨流漱

崗松君桂父吾之友也雲峯霞嶺吾所遊也孰羨浮榮之富貴哉請天使暫停軒鑾止歇山庵作回表并詩以謝殊渥表云伏念愚拙深潛㵎壑誤蒙天恩臣無諸葛之奇才君邁漢皇之厚德臣山麋之性野鶴之姿冠簪獨羨乎逍遥軒冕難禁乎羈束高卧蒼龍之嶺蝶夢悠揚閑看玉井之蓮詩魂浩蕩飡烟霞於洞口採薇蕨於林間杖屨徜徉身心懶散錬爐中之丹藥遠擬登仙避世上之虚名屢防嫁禍賴遭逢乎堯舜可踈放其巢由幸盡

○餘生遐瞻聖代詩二絶云坐逢聖代即堯年草澤愚人也被宣自笑形骸元懶散才踈安敢望朝天　調和四氣憑燒藥修錬千方只要安黄閣高官無意戀閑居佳境勝爲官使臣得回表并詩力不能強起至六月十六日至京師進呈文德殿下太宗讀罷表并詩宣先生不至龍顔大不樂即當年六月二十九日帝坐垂拱殿宣内都知石實問曰百官中有誰言辨者實奏曰有内藏庫副使葛守中能言太宗宣至令守中爲使再宣希夷先生齎詔書并御詩往雲臺觀七月七日到觀不見先生有知觀道人楊于遵言先生恐皇帝再來宣上玉泉觀遁逃坐静去了使臣俾子遵前導歷礀确石徑至觀所報先生接詔迎使焚香禮畢聽讀詔曰朕上承天命下撫民心兵消而四海咸寧化行而八方無訟位臨有衆含哺鼓腹以同歌道體無爲鑿井耕田以安業知大賢之生世海晏河清望君子以敎時風行草偃身未離於巖壑名滿寰區志恒想於蓬瀛心遊寥廓朕素知軒后博施之

○德實歎廣成修養之方地僻雖深王澤所及伊尹就徵而適亳孟軻隨聘以至梁命有相從禮無多讓御詩曰三度宣卿不赴朝關河千里莫辭勞鑿山選玉終須得點鐵成金未見燒紫袍綽綽宜披體金印纍纍可掛腰朕賴先生相輔佐何憂萬姓輟歌謠先生讀罷詔并詩意懶赴徵聘言復辭謝天使守中曰宣命三次先生不可固辭豈不聞會論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詔旨豈宜抗拒又鄒書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可辭也僕雖不　才爲先生賦詩一首詩曰華嶽三峯客幽居不記年烟霞爲活計雲水作家緣種藥茅亭畔栽松㵎壑邊暫離仙洞去可應帝王宣先生讀罷甚喜隨荅詩曰鶴氅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嶽傷心別回顧雲臺望眼穿涉世風波眞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峯纔欲和衣倒又被天書下日邊先生賦詩畢與使者同行留別山中麻衣道友詩一絶華嶽峯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聵持知久人是人非聞未聞麻衣道者荅詩曰

○獨坐茅庵迥出塵亦無衣鉢日隨身逢人不話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先生得詩默喻其旨相别訖與天使不久至京師於建隆觀安歇夜寢偶聞禁鐘響吟嘆世詩二絶千門萬户鎖重關星斗排空静悄然塵世是非方欲歇六街禁鼓漏初傳銀河斜轉夜將闌枕上人心筭未閑堪嘆市廛名利者多應牽役夢魂間先生睡至五更聞曉鐘響復吟詩曰玉漏將殘月色沉一聲清響透寒音能催野客思鄉切暗送離人起恨深牕下驚開名利

眼枕前喚覺是非心皇王帝霸皆經此歷代興亡直至今先生賦詩畢盥漱巾櫛時已昧爽令使臣先入內奏言先生宣來見帝帝急命宣至闕下見於延英殿先生服羽衣戴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上賦詩問曰知卿得道數餘年鎮日常吞幾粒丹可許鬢邊無白髮還疑臉上有紅顏終宵寢向何方觀清曉齋登甚處壇肯為眇躬傳妙訣寡人擬欲似卿閑先生荅詩曰臣今得道幾經年每日常吞二氣丹仙釀飲時添漆鬢蟠桃食後注童顏夜深只宿雲臺觀曉起齋登法籙壇陛下問臣修養法華山深處可清閑太宗覽先生所答詩大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與命先生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睡百餘日方起帝驚異加號恩禮特厚太宗從容謂希夷曰先兄太祖功高德厚宣先生弗至寡人功卑德薄煩先生降臨丹陛摶曰先帝不須貧道來陛下不免臣一遭耳太宗又問曰昔在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堦三尺茅茨不翦其跡似不可

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之太宗多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跡山野無用於世修鍊之事不知無所傳授然設使白日飛昇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君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甚喜先生以鶴書赴隴野服來廷太宗喜其拔俗之標待以不臣之禮處之直館幽廷西清靡勞襄野之遊自契崆峒之問八素九真之要訣四覺七緣之妙門故其造膝沃心之旨莫得而聞也太宗命先生相真宗即壽王也太宗八子真宗第三使左右引導至東宮王未起而迴帝問之先生曰王門廝養皆將相王可知矣所見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大尉承祐也先生被召至闕下聞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摶曰得便宜事不可再去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

再往聞者以為至言康節詩曰珍重至人留好語得便宜是落便宜太宗暇日與先生同登東角樓閑觀市肆見樓下富人日高纔起洗漱問左右是誰之家或奏曰此東京豪富民耳即吟詩曰人人未起朕先起朝來萬事攢心裏可羨東京豪富民睡至日高猶未起先生答詩曰昨夜三更夢裏驚一聲鐘響萬人行多應又是朝金闕臣自無官睡到明太宗見先生所答詩大喜來日早朝上欲以為諫議大夫先生堅辭不受乃作退官歌并詩一絕歌曰道能清道能靜清靜之中求正定不貪不愛任浮生不學愚迷多慳悋時人笑臣不求官官是人間一大病官卑又被人管轄官高亦有人趨佞或經泰或經鄭東來西去似繩割直至百年不曾歇算來爭似臣清靜月為燈水為鏡長柄葫蘆作氣命出入雖無從者扶左有金龜右鶴引朝日醉長不醒每每又被天書請時人見臣笑呵呵臣自心中別有景又詩曰元氣充餐草結衣等閑無事下山稀不侵織女耕夫利猶自傍人說是

非太宗見先生堅意不肯就官祿問先生有濟世安民良策留之可也希夷曰臣總角慕道壯歲遊山處心澹泊默悟玄風濟世良策未暇知也臣頗好睡幸放還山可也隨賦辭職嘆世詩一首云南辰北斗夜頻移日出扶桑又落西人世輕飄眞野馬名塲爭擾似醯雞松篁鬱鬱冬猶秀桃李紛紛春漸迷識破邯鄲塵世夢白雲深處可幽棲太宗曰寡人召卿來方期陰陽燮理朝綱整治安國家濟人民不意先生只說山中之樂惟睡爲念信有說乎先生曰然進睡歌一首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氈不蓋被片石枕頭簑衣覆地南北任眠東西隨睡轟雷掣電泰山摧萬丈海水空裏隆驪龍叫喊鬼神驚臣當恁時正鼾睡閑想張良悶思范蠡說甚曹操休言劉備兩三箇君子只爭些小閑氣爭似臣向清風嶺頭白雲堆裏展放眉頭解開肚皮打一覺睡更管甚紅輪西墜後又口號云問君世上何事好無過曉起睡當早庵前亂草結成衣飢餐松栢常令飽因翫山石脚絆倒不能起得睡到曉時人盡道臣憨癡臣自憨癡無煩惱先生初在周顯德中人訪其居窺其戶閒然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其遺骸壓翳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適酣矣奚爲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太宗知先生堅辭不仕欲求還山帝命百工聚集貨物於五門前歌呼喧鬧以誇萬民之富庶約先生登翫謂先生曰京師豐盛若是安忍棄寡人還山不同治世乎先生曰鳥獸棲於林麓魚鱉游于江湖各有所樂耳太宗指示人烟輳集處問先生曰見否曰見帝曰見甚先生曰見富者貪生貧者競命太宗默然須臾下五門還殿詰朝先生入內堅辭還山帝懇求濟世安民之術先生不免索紙筆書四字遠近輕重帝不諭其意先生解之曰遠者遠招賢士近者近去佞臣輕者輕賦萬民重者重賞三軍帝聽罷大悅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賦詩以寵其行又詔華州刺史王祚時就存問以廩其闕由是海內無賢不肖聞其風而慕之其願操几杖以師事之者不可勝數將出京師先生賦辭朝詩云十年蹤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太宗爲先生堅要還山不能苦留上賜龜鶴鞍馬等物餘重物堅辭不受惟茶藥而已令使臣以安車送先生至華山雲臺觀賜號希夷詔曰賜詔陳摶一代高人累朝逋客慕我隆平之化來修覲謁之儀不有嘉名何彰貞範宜賜號希夷先生先生臨別留詩一絕云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太平興國初太宗差天使持詔再召先生辭謝不起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御詩曰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竟辭不至帝令使臣賜二女與先生以備執巾櫛先生却之回詩曰雪爲肌體王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一說唐僖宗封爲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以備灑

捨故賦詩云太宗賜希夷先生詔勑華山道士陳摶混跡寰中棲心物外養太素浩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但守志於林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予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川途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弘益居多白雲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事或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王祚每事供須乍返故山履玆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玆撫問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賜茶絹詔曰勑朕居九五之尊雖數年用兵而一心利物乃者蠻雄南狩江表來庭歎誠屢罄於軍前方物咸陳於闕下既能效順遂命班師以汝早棄塵寰高居物外自得逍遥之趣不驚寵辱之心鎮彼囂浮有足嘉尚俾均賜賚用奬隱淪今賜汝云云河潼氣爽蓮嶽地靈攝道知方諒多休祉臨軒翹矚寤思在懷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賜汝細白絹三十匹蠟面茶一十斤研膏茶二十斤鶴山茶二十斤詔至可領也先生嘗立於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遂抵華山得古雲臺觀故基闢剃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著三峯寓言五十首時境内有虎食人先生至其處叱虎令去自是虎不爲害雍熙中先生因吟望仙掌坐對瀑流指隙地曰此比極之舊地也吾嘗夜見神人衣黒衣頂冠掌中有朱書字示吾其文曰比極閒同紫微帝君之殿先生因曰閒同者因天地而生故爲比辰也乃命弟子攝之侯璨張觀將舉進士以問先生曰侯張二生今年登科不如來年是年春省黜其名明年中第皆如其言

太華希夷志卷上

太華希夷志卷下

帝九

登仕郎河中府知事訥齋張輅纂集補撰

初張忠定公乖崖詠謁華山陳圖南欲同隱華山希夷曰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當分一半相奉然公有官職未可議比如失火家待公救豈可不赴也公别摶摶以宣毫十枝白雲臺墨一劑蜀箋一角爲贈公謂摶曰會得先生意驅詠入鬧處去曰珍重珍重摶送公回謂弟子曰斯人無情於物達則爲公卿不達爲帥乃贈詩一絶云征吴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閑養老也須憂恤鬢邊蒼公始不諭其意後更鎮西蜀馳驛過華陰不暇與希夷相見寄詩與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欲清流擬置君今日星馳劍南去迴頭慚愧華山雲後公西蜀回有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喪盡得浮名公晚年有瘡發於鬢治久不差遂自請金陵養老以鬢瘡卒果如其言錢文禧公若水少謁希夷求相邀入山齋地爐畔見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錢

揖之僧微開目而已良久希夷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後見希夷曰吾始見子神貌清粹謂子可學神仙而此僧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耶希夷曰麻衣道者聞見録一說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湧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纔四十致仕希夷

○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湧退去神仙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華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關中逸人呂洞賓有劒術雖數百里項刻輒至世以爲神仙數至希夷齋館與之唱酬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舊史之文也陳堯佐知華州一日謁希夷先生坐定與語少頃有一道士風姿英爽目如點漆眞神仙中人也徑入坐次希夷急避尊位略話數語皆方外之事須臾豹囊中取棗一枚與堯佐却而不受希夷起接唆之不久辭去送於觀外復會坐堯佐曰此何人希夷曰即洞賓也堯佐悔愕不已清源王世則等同詣先生世則爲僕隸拜於階下先生笑而降階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諸生之右曰將來君冠諸公明年世則果第一人及第一日先生自言嘗遇高士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語余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過其廬先生曰非久再當補外尋遷給事中尹河南踰年入

○覲又遣人致書幣以問休咎謂門人賈德升曰爲我答書給事比去更不出矣未幾果卒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憚其遠不欲去先生與之俱往行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母卒沆始悟先生遺藥急去可救既至果卒餌其藥遂愈齋中有大瓢掛壁上有道士賈休復欲之未敢言希夷謂之曰子來非有他意蓋欲吾瓢耳命侍者取而與之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豹林谷聞先生之風往見之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有佳客至明逸果至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夫者後當有顯官聲名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耳雖晦山林恐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眞宗朝召爲司諫帝攜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

○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後希夷解化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學曰皇王帝伯之道云希夷先生有高識嘗誡其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産滿豐鎬間門人戚屬亦怙勢强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王嗣宗守京兆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起服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稿悉

焚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希夷先生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挺之授康節邵堯夫堯夫以象授种放放授盧江許堅堅授范諤昌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希夷先生也先生忽謂弟子賈德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扣門賈未及報其人忽尒而去先生遽出追之一里餘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又悟鹿衣者

○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李即不及而鹿衣者亦失所在希夷先生曰吾不久留此世矣端拱初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眉使晝夜然燭於石室中弟子等恭受文翰虔奉約束皆嗚咽流涕先生曰無亂尒情以怛我化也先生臨卒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弟子賈德升持所賜龜鶴并青騌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所獻物復賜德升仍加紫服號曰悟真先生希夷端拱初命德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二年七月初室成先生乃欣然策馬徑造其谷至盤石磽确處捨馬而徒攀藤引蘿暮抵其室大笑數四謂弟子曰巉巖太華氣清景秀吾之所歸手即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至期以燭及夕命滅之令弟子各休息既曙則以左手支頤而終壽一百一十八歲經七日肢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累日不散後有中使至峩眉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専相多說華山事後方悟華山陳先生

○遽令召之不知所往自號扶揺子其先生門弟子并高人勝士同至者咸録於後以激勵後學云晦菴先生通鑑綱目曰周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問以飛升黄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乎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胡氏曰陳摶所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黄白之問不亦陋乎摶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先生披剃榛藂室於上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累賜詔齋御詩召摶赴闕乃敕有司增積隱廬復給内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模方備令觀是也先生著指玄篇八十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覼縷道妙包括至真其言簡而理深使觀者有所自得先生啓沃上意幽贊遠圖太宗欲以爲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八歲自謂先機迸數知來識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說眩曜之事則未嘗爲也故先生之道浩然莫得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先生没後有弟

○子曾孫武尊師因文正范公指教得入室還丹詩於京師凝真院得三峯寓言於太華李寧處士得指玄篇於赤城張無夢得釣潭集於張中庸進士共三百篇餘乃纂先生傳集并養生要旨及李真人服餌法御賜詩曰只向身邊有大還胎神月殿在秋天三靈審象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又御賜篆明堂及飛白清静二字真宗祀汾陰駐蹕華陰再幸雲臺閲先生遺像佇立凝思久之命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武子華等賜紫服張方平往

來秦蜀恭謁神御既而瞻禮希夷推神仙者之云蓋神本無方道無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漠然與合謂至人由是後可以出死生而窮變化至于一氣返復之元本四象自然之體用指玄理精婉已成章彼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爲群木石爲伍而已哉先生紫胞緑絡眉目偉異方瞳粹音九流百氏之學咸徹視洞觀先生之道窈乎其深而不可窮恍乎其變而不可測固將乘雲氣騎日月以遊乎四海之外豈與眩奇怪尚詭譎以欺世取譽者同年而語哉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諫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群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曩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䟽言放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擢爲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摘言放陰事數條上雖兩不問待放之意寖衰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徒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絶眞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閑圖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以遣人圖之故野有詩曰

穆脩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圖南脩少豪爽性褊少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眞宗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及言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其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憾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途道州伯長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移量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牓登進士及第調海州理椽以忤通判遂爲削籍隸池州其集中秋浦會遇詩自叙其詳後遇赦署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丏於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傍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字當以一部爲贈自是經年不售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爲古文伯長首爲之倡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戶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鎭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於近郊衆或讓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至如是且情貴稱禮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邵堯夫子某云挺之嘗爲共城令

屬衛州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衣蔬食三年躬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學苦志自造其廬問先君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乎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乎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乎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君傳其學挺之後終殿中丞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澤人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曆法以爲名士易學則惟先君得之也康節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矣受命不起以詩答鄉人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張師正年五十齒已踈搖後十餘年臣斷大截利若刀截嘗得藥方叙曰元亨在天聖中登嶽頂至明星舘故基下得斷碑旁鬆有古文乃治口齒烏髭藥方歌一首猪牙皀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蒂（蜀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煅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此希夷先生之方也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也居于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過其廬遥望魏野松下教鶴舞眞宗曰寡人須到此中使報之將近魏野携琴引鶴踰垣而去駕至山庵不遇隨書於門曰朕與寇準同來後使人召之辭疾不至野以詩贄寇公曰從前輔相皆傾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爲答素編云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改柄遂拜太尉王清昭應使王文正遺事魏野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温公集言野之子名閑亦不仕皇祐中賜清逸處士號（出歸田錄）

太華希夷志卷下

西嶽華山誌序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餘條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挹三公抗衡四嶽終南太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戴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奧金天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兑方預之於十大洞天之中則極眞爲號含藏日月吐納雲烟生象外之樓臺匯人間之風物目之於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脉潛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披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衣經時不落巳而斜陽映山蓮峯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函谷眞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眞聖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舉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棄家入名山修錬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採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叙以山水觀之則峯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宫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栢俱中炎帝之選録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黄初平十六眞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於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迺成我之志也歟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象者神必主之况修仙藥而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青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洲會群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昧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器之序

唐玄宗御製序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位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焉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宫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竪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

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列華陽之谷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瓊漿焉

西嶽華山誌

蓮峯逸士王處一編

華州圖經

昭文館記云蓮花峯上有三峯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萃靄旋於幽阜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廼神仙之窟宅也方域志云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界華州按禹貢係雍州分野自周宣王封母弟友於咸林是爲鄭國至秦武公十一年以鄭爲縣後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鄭隸內史漢以鄭隸京兆西魏爲華州歷隋屬京兆至恭帝義寧元年稱爲華州唐武后垂拱二年改爲太州中宗神龍年復名華州肅宗上元元年更名鎮國軍至上元二年復名太州寶應元年却名華州昭宗乾祐四年爲興德府光化二年復名稱華州宋更名爲鎮潼軍華陰因名華陰縣後或爲太華縣或爲晉陰縣或爲寧泰縣或爲仙掌縣

蓮花峯 帝十 仰天池 八卦池 四 太一池 白蓮池 二十八宿池 十丈蓮 玉井

蓮花峯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金天王之正廟二十八宿池黑龍潭玉女洗頭盆菖蒲池仰天池八卦池太一池太上泉傍有玉井生千葉白蓮花食之令人羽化古詩云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太上山 老君洞 太上泉 菖蒲池 老君燒丹爐

老子見周之衰西邁流沙至函谷關關令尹喜占其炁色即知真人將過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事後隱華山昭文館記稱蓮花峯爲太上山四面削成高五千仞迴巒四合三峯峥嶸上廣十里鳥獸不居頂之東南峯有老君洞次北有太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菖蒲池其菖蒲葉細如劒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

帝十 五

壽耳蒼龍嶺之東北峯上有老君鍊丹爐細辛平嶽頂西南隅方圓三四畝盡是細辛服之令人身體生香聞及百步古記所稱草似帛似布令人所稱西嶽布是也

紫栢

嶽頂東北峯上有紫栢葉際碧露以五月五日油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五粒松

嶽頂西南峯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即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遐舉矣夜可書字

明星玉女　玉女石馬　玉女洗頭盆

明星玉女祠在頂之中峯龜背上立祠堂有玉女石室玉女聖像一尊并玉女石馬一疋其馬神靈異常夜聞嘶噉之聲頂上隱者常見之祠前有石臼五枚臼中俱有水號曰玉女洗頭盆其水碧綠澄澈旱不竭雨不溢神霧經云明星玉女持玉漿餌之令人得神

玉女牕

玉女牕在雲臺南峯上有石門入丈餘直上石竅如牕望見南峯明星玉女之別館也

石龜躡

石龜玉女祠在石龜上其石似龜東西八九步南北二十餘丈兩頭壁立其形如龜前有石躡猶如拆裂闊可有五寸其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即古之進簡於嶽府之所也

黑龍潭

黑龍潭在頂之南峯上有仰天池黑龍潭人間暵旱祈求必雨宋崇寧二年准勅神封顯潤侯

洞玄石室

西嶽洞玄石室在頂之西北峯上四絶昔清虛眞人裴君入此室精思至道積二十三年矣降五靈玄老之所其石室東西有二門初入才容身側入至室中周迴五六丈東門上接雲霞西門下臨地中有石道像高三尺戴三景扶晨之冠石衣文如九色雜羅之文像多古錢其錢多脚一頭多孔一面有文云大布大篆

筭場　蘆花池

筭場在頂上後魏道士寇謙之洞曉渾天儀尤善玄像曾定天元五紀其筭有差後成公興眞人佯狂而來假爲貨客傭觸筭籌其筭乃合謙之悔恨獨居山林遂隨眞人去棄其餘筭籌化爲葭荻今名蘆花池是也

碁石

碁石在頂上東南隅別一孤峯上遥望有石方如並榻眞若碁局漢武帝時面前忽有人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而從天降武帝驚問爲誰答曰山中衛叔卿也帝曰若是山中人乃朕臣也忽失叔卿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梁伯至山中推求叔卿不見但得其子名度世帝曰汝父在何處度世曰臣父少好仙道委家而去入華山四十餘年矣帝使梁伯度世求之於華山絶頂上望見其父與數仙博戲於石上但見紫霧鬱鬱又見數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等望而百拜叔卿曰汝等何

來度世曰帝悵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語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爲窮黷事而帝強梁自貴而反欲臣我不足與語是以去耳又誡度世曰汝愼不得爲漢臣亦不復爲語帝也梁伯度世於是拜辭而反（事見列仙傳）

石仙人　瀑布　石仙洞　昭陽洞
正陽洞　西玄洞　水簾洞

石仙人者在嶽北面半腹中登眞隱訣云嶽洞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茅芳林碧泉則石髓金精迷望洞方圓可丈餘鳥道絶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炁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帔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號曰石仙人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其石仙洞又稱爲水簾洞其嶽有四洞東曰昭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北曰水簾

肥遺穴

蜰遺穴在頂之西北峯山海經云華山有獸而翼六足蛇身出則天下大旱

巨靈掌　仙掌石月

巨靈左掌上有半輪石月在頂之東北峯上遁甲開山圖云巨靈得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元祖也漢武帝觀仙掌於縣内特立巨靈神祠焉

華山靈異

華山之頂廼天眞降臨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現之事極多略叙其一二曾先聞異香次覩瑞靄或見千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丫髻童子數百或羽服道士踰千或見珠幢而金傘或見絳節而霓旌或見騎龍騎虎人或見乘鳳乘鸞客或見金光滿地或見火焰連天或見紫霧騰空或見祥雲覆頂或聞金鐘鳴其降見不一或在最高峯上或於仙掌峯頭或集三公山或聚西玄洞昔清虛眞人裴公隱於頂之西北峯上曾降五靈玄老中方大羅峯王母數現或衣黄裳戴金冠乘寳輦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現處建其祠堂唐貞觀中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數山大曆五年有天地水府三官降現又感代宗皇帝夢中後勑修三官院至咸平中更爲承天觀

神林

華山之上山之下或谷内或廟道中但有生死樹木名曰神林禁人採伐如有犯者立禍於身山之西南隅有一林侵天松檜乃嶽神遊宴之處名黑山林有樵竊採之者火燒虎食甚衆

御道

御道在仙掌峯之北乃昇嶽之路也漢武帝唐玄宗曾遊此因名御道今兩傍有石臼子乃當時栽闌干用錦綉遮護危險峯頂須由御道跨蒼龍臨雲臺天井徑下有百尺狀自頂至青柯平二十里青柯平出谷口二十里

張超谷

張超谷者後漢張楷字公超結廬之地學者如市又能爲五里霧故稱張超霧市每跨蹇驢入市晚即携壺帶酒而歸

石羊城　仙谷

石羊城在張超谷之西廼黄初平黄初起弟

兄二人得仙之地山谷故名仙谷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少時家使牧羊久而不歸其兄初起尋覓近四十年矣後聞市中有一道士言人休谷其驗如神初起乃問之道士曰太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之弟耶初起拜謝即隨道士入此谷中見弟悲喜語畢問弟羊今何在初平曰僅在山東耳兄初起往視之但石而還與弟曰弟兄俱往初平乃叱石曰羊起於是白石盡變爲羊數萬頭兄初起叩頭曰弟獨得仙吾可學乎初平曰若有志可得也初起便棄妻子拜弟爲師後乃俱成列仙矣叱石處四面寬廣有似城壘今人稱爲石羊城

文仙谷

文仙谷者乃是呂眞君隱居之所也眞君來此易姓姬更名洞明道號抱眞子居華山蓮花峯下文仙谷內結庵四十年矣人無識者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張翁驪母昇玄待吾久矣因作頌曰上面一箇口下面一箇口世間堅的有威水不交漏竭付裕之訖怡然卧化裕之即藏遺骸於石室後數歲先生神現泗州揀自題詩云姬州壘客羽化三峯又數載來謁裕之題詩云昔日曾居此埋名四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余人又詩云余曾十載攻文墨萬卷詩書鎖胃騰浮萍雲水寄家緣住在蓮峯人不識後云回公題裕之壽所瘞屍處惟見空棺中有二口呂字之事由是時人方悟是呂眞君也眞君唐太宗朝得道至今五百年矣元豐間題琴臺詩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邊有住宅父子從來只兩口子好歌時我好拍又詩云四海遨遊一野人兩壺霜雪是精神坎離之物會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其碑見在文仙谷今稱爲羽谷庵

牛心谷山

牛心谷者昔楊震微時隱遯居此講授群書學者如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其山巖間多有五色娶馬山上有雪天王聖跡雪中觀之惟顯天王披銀甲騎驟白馬之狀

黃神谷

黃神谷者嶽之東乃是眞人黃蘆子隱居之所也黃蘆子者楚人也姓葛名越但居此山號曰西嶽公其治病有千里而來者衆矣或寄與姓名病無不愈若禁虎狼不敢動飛禽不敢飛去受術於赤松子年過八十力舉千斤行及奔馬時大旱召出潭中龍催促使昇天降大雨一朝乘黃龍而去矣

藏馬谷　藏馬龕

藏馬谷者在嶽東漢武帝求仙於華山下造集靈宮存仙殿望仙門有神馬自華山出帝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此山谷中石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存焉

毛女峯

毛女峯在嶽之西毛女字玉姜秦始皇宮人也見國祚流亡遂負琴入華山此峯上隱居服松栢葉飲泉水體生綠毛世人以見之所稱毛女洞至今洞中有鼓琴之聲有道人得見此洞峯下有白石寺廢已久

雲臺峯

雲臺峯嶽東北其山兩峯崢嶸四面玄絶上冠景雲下通地脉嶷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東出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聞流水之聲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此峯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返矣

試鑿穴

雲臺北峯北面有一試鑿穴可高百尺其深不測穴邊有一堅石如鑿大小闊狹狀如鑿出迺希夷先生蛻骨之穴

白雲峯

白雲峯在嶽之東北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行之所名曰白雲宮八仙洞看嶽棚上竹闌下竹圍棗樹栗子林花圃藥畦磑碓見在焉白雲側有焦眞人石洞

白羊峯

白羊峯在嶽之西北五里層崖晃朗洞室空濛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即有神燈或三或五見於巖壁昔有人隱此峯莫知其名姓常乘白羊往來塵世後與弟子介琰俱登仙以此號爲白羊眞人眞人有禁山籙及製虎豹狼熊符七十道行於世也

松檜峯　朝來峯　玉柱峯　玉秀峯

此四峯上盡是青松檜栢常有異色雲氣覆之其峯聳翠孤巒人跡希及之也

焦公巖

焦公巖在嶽東南眞人姓焦字孝龍河東人也常餐白石或分與坐客其味如芋後遭野火燒其庵隣峯人往視之見先生危坐於火中庵燒盡先生乃徐徐而起衣服並無焦灼後數載天忽大雪人覓不見忽於雪中單衾而卧顏色赫然如勝夏之狀或老或少至今人有遇之者

神土巖　仙油磧　避詔巖

神土巖在雲臺東南百步焦道廣精思所感欲構房廊石上湧出神土用盡復生于今尚然仙油磧在雲臺峯壁中焦道廣每設齋醮天降油于此磧自道廣乘麟之後此油不復見矣避詔巖在華山之西南古之隱遯之士避詔寘隱於此處也

白鹿龕

白鹿龕在嶽之東昇嶽路之右是仙人魯女生置白鹿龕有飛泉滴流魯女生者是華山古之得道仙人也在華山二百年莫知所之後忽有人嶽廟前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十人與人別而去

太極總仙洞

太極總仙洞在毛女峯之西壁中有洞乃曰太極總仙洞其下有車箱潭

王刁三洞

王刁三洞在嶽之東仙人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或有邪魅作祟者晝地爲獄叩石呼之皆見狐狸鼉音振蛇之類皆斬而焚之王眞人以竹篋令弟子錢哥以九節竹杖擔之十餘年未嘗見開或逢羽衣並不顯夜行見有炬火前導後至此巖洞中見有

友人刁自然遥開竹匱取出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共鼓之及王逵辭而去刁自然云卿當早來不可久在塵寰再期此洞處後王刁錢哥俱登仙矣上洞莫能到中洞有飛石遮于洞門下洞隱居者皆在其中

碧雲洞　碧雲溪

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乃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此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遨字雲叟南燕人氏高節不屈棄其妻子間華山五鬣松凝脂千歲能延年却老至此洞隱居天成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逍遥先生羅隱之居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玉梁觀道士來居華山或臨水或登山一觴一詠高情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真宗幸汾陰禮召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温及火之有聲如雷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充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黶子如北斗狀常居王刁三洞口自冬涉春不出人異之祥符中真宗祀后土還駐蹕驛下詔行在賜號貞晦先生又賜歸山歌云嶽中逸士本藏名常詠琴樽適性情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遍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翫治平談希夷究玄默沃予心號無極辭城闕歸山林樂爾志號何深巳溥紛華號存素音好將吟嘯號暢冲襟

壺公石室

壺公石室在嶽之西北孤峯上有石室可容十餘人有泉東北入霧市谷東谷中即後魏道士寇謙之葬場西谷中修羊公石榻穿之所壺公者莫知姓名常懸空壺於座上日入之後輒跳入壺中費長房從之學令住此石室中有一方石廣丈餘壺公以茅繩繫之懸於空中令長房坐卧石下使諸蛇蟲競來嚙繩繩欲斷而長房坐卧自若終無懼也公至憮之曰子可教矣賜子爲地上主者令乘竹杖而歸後至葛陂投於陂中竹化龍而去得役鬼魅之術

三公山石室

三公山在嶽之東南有三峯嶷然各秀上象三台副此列嶽故號三公燕濟字子微漢明帝時人也隱此石室服木黄精恒散髮亦有練巾惟月朔節乃著之時復一琴一詠常有黄白雲覆其上後辭别交友乘雲而去

長春石室

長春石室在雲臺山側大唐貞觀中有道士杜懷謙居此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多買笛至於隔一吹之投於巖下笛盡更供巖中累月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嶷然笛聲不絶

修羊公石榻

石榻在嶽之西北仙谷中石室有石榻修羊公常卧於其石榻上畫穿陷常不食見漢景帝問曰公有何能公不答即化石羊題其背有字云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羊又去不知所之

卧仙平

卧仙平在張超谷内有一石室所張超真人蛇骨之室爲樵牧嬉戲於其間有飛石自空來塞其穴今只稱卧仙平也

種藥平

種藥平王暉眞人常飼蒼朮黃精有驅虎豹之術每種黃精即駕虎豹爲耕耘常乘虎豹其鸞鑾之屬竹杖策之威如人乘驟馬之狀常誦九字詩百餘言人莫解其意後乃昇天不復見之

醴泉　玉泉

醴泉在古菴直下其水微有酒香醇味爲國之瑞屢招鳳飲傍有玉女神祠玉泉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因此置玉泉院二泉皆腹漿玉髓人久服之可去沉痾也

黃龍潭

黃龍潭在神谷口祈雨感應神封廣潤侯

車箱潭

車箱潭在仙谷裏一十里乃太極總仙洞直下宋仁宗皇帝明道年每歲朝廷遣使投金龍玉簡宋徽宗皇帝崇寧二年奉勑封爲豐潤侯（按水府記云天下一十八處水府華山車箱潭乃第七水府也與東海南海溫江同即投金龍一簡之處也）

駕鶴軒

駕鶴軒在中方半路乃金仙公主成道乘鶴昇天之處也

神姑林

神姑林在黃神谷內次東有獨生姑姑廟其林合圍松檜數萬根禁人樵採

古栢行

古栢行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來去西嶽古廟道栽栢不知其幾千根也兩傍烽堠以千字文爲號禁人牧放樵採

無憂樹

無憂樹者陳希夷先生菴傍之樹也先生姓陳名摶字圖南道號扶搖先生亳州眞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因肆意山水後之華山雲臺觀古基闢荊榛而居之語人禍福若合符節後柴世宗召見留禁中月餘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賜號白雲先生至宋太宗詔方赴召服華陽巾草履垂絛以賓客禮見延英殿賜坐問之久賜號希夷先生有指玄篇釣潭集超苦海詩入室還丹訣三峯寓言行於世

上方白雲宮　中方太清宮　下方雲臺宮（今即觀也）　西嶽眞君殿　華嶽觀　鹿園觀　拱極觀　太平興國觀　王母觀　仙宮觀　休粮院　巨靈神祠　蘭石院

上方中方下方此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興建唐玄宗天寶中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西嶽眞君廟崇寧年改爲崇寧萬壽觀紹興年改報恩廣孝觀阜昌年改爲迎祥觀昔司馬溫公奏天下建置五嶽眞君給賜金牌永鎮洞天福地華嶽觀漢武帝修建後至祥符中因四高士而復興也鹿園觀元在竹谷嶺西於大觀中因道士仇潤之請額修建於華山之下也拱極觀宣和年修建於嶽前社太平興國觀元在閼谷內紹興年因道士焦虛請額修建於華山之下王母觀元在大羅峯下古有廟焉至唐貞觀中修建華山之下仙宮觀金仙公主所居之宮乘鶴之後勑修爲仙宮觀休粮院在栢行內太平興國年太宗紹興休粮道者赴闕賜經一藏

及還山詩賜號巖靜大師有休粮詩三百章盛傳於世蘭石院廢已久惟存巨靈神祠漢武修建焉

拜嶽壇

拜嶽壇乃漢武帝拜祀之所也至唐太宗修爲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

宣澤亭

宣澤亭宋眞宗拜嶽壇在太華驛之側太中祥符四年七月二十日眞宗拜嶽之所也仍賜名爲宣澤亭有御製碑龍首龍座昔爲禁地○

素靈宫

按太平廣記馬周傳華山有素靈宫有仙王逦總天洞府及十洲三島神仙之所也

極眞洞天

極眞洞天按十大洞天記第一王屋山小有洞周迴一萬里杜甫詩云萬里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第四華山西玄洞周迴三千里名極眞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木與外無異惟日月停輪耀赫朗接太空乃長春之境也宫闕樓臺盡是金玉七寶所成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並洞天之景也素靈眞人讚極眞洞天頌曰異果奇花不可名尋眞何用到蓬瀛碧雲天地洞中列白玉樓臺象外生萬壑芝蘭盤峭拔千峯嵐靄聳崢嶸八公曾此分金液服盡全家上太清

總仙洞天

按三十六小洞天記云第一霍童山洞周迴三千里名霍林洞天第二東嶽泰山洞周迴三千里名蓬玄洞天第三西嶽華山洞周迴三百里名總仙洞天素靈眞人讚曰墜石爲仙號七星五門日月配玄程雲飛雨散天中去管得林巒生異名

華山之神封金天王懿號册

册金天王順聖帝華山之神能興雲致雨而西方爲最貴矣軒轅黃帝游焉以會神虞舜望焉以覲群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歳而鈌所以報生植事靈神未甞有怠也其神祉休明災瘍應亦未甞絶也神之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於官道北建立宫殿庭祀事牲器視三公之禮焉唐先天三年

西嶽華山誌

凝陽董眞人遇仙記

祿昭閒編纂

眞人家世隆安本姓术虎俗稱董氏諱守志字寛甫號凝陽子元係女直人也父故不仕母夙喪娶女奚烈氏生一男二女以祖遊宦陝右遂寓居終南山大定庚子府帖夜下揀閱軍徒後爲謀克遷隴州汧陽鎭防因家焉眞人性資渟朴氣貌恢弘幼而篤孝長而異俗雖隸戎行動作云爲逈絶流輩志慕玄風而力不及行感遇正陽純陽海蟾三神仙察○其累劫修行迭作間出明話前因力加點化故使抱疾拂亂其所爲有司坐是爲落軍籍眞人緣此得專心於教門焉自是而後厥疾弗瘳蒙上仙分之刀圭及鍼其膏肓授以鐵馬星印而使之執持降以符水藥力而俾之濟世留詩以勸誘之賜酒以慰諭之或歷試其所行或提策其不逮或下臨於菴所或相逢於道中青天白日顯然見之其遇合未有如此之拳拳也眞人自遇眞以來棄俗出家結庵下志往來於德順秦隴間每每自悟隨寓行緣信從者衆請藥而藥降療病而病愈言雷而雷作禱雨而雨應出神入夢示現化人凡有起心動念者善惡必先知之發於歌頌見於詩詞出語驚人無烟火氣也眞人於正隆庚辰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大定庚子隸於軍籍明昌乙卯九月一日出戍於德順州南寨十一日辰時與衆會食間忽見一神人身長八尺許頂分二髻容貌紫赤髭鬚盛美青袍草履仗劒造門而呼曰爲汝隱於軍中故來相接何爲不出眞人驚起墜於床下○即時昏悶衆皆扶翼之至七日稍蘇四肢不能屈伸本寨千戶申至總押所遣官醫驗以爲癱瘓遂得長假還歸汧陽本寨求治承安丙辰三月三日未時復見神人衣白袍於門首指面大笑眞人就臥榻瞻禮忽然不見因問家人曰來者神人識之否答曰不識眞人謂家人今夜甚要洒掃精潔庶幾神人再降救我性命家人如其言已是月望日夜半神人復降光明如晝異香滿室立於前曰爲汝不省得此重疾特來救汝即於懷中取丹三粒俾安三魂藥七錠俾定七魄語之曰服此蕩散一切邪氣通身如火慎勿驚怖言畢遂失所在既服丹藥病果痊愈二十七日午時神人復降眞人喜而拜謝神人曰汝識鍾否眞人曰識是處宮觀皆有之神人笑曰汝只識撞的鍾不知聲從何來吾乃漢鍾離也爲汝累世修行有缺功行故來賜汝鐵馬可隨身執持勿得輕棄今歲運氣人多疾疫吾又賜汝法水符藥可以救人補完功行汝可每旦焚香請藥吾降藥與汝眞人依其言藥果○從空降下但有疾者服之必效凡請藥之際屢見神人現於空中至誠祈請之人亦有見之也眞人每呪水必先自飲然後賜人治病日多飲水莫知其數人竟不能曉有緣遇之者眞人必以詞示之丁丑年正旦見一異人身長面黃髼頭跣足毛連蔽體麻繩繫腰兩手扮肩仰天而行匃於市中口云只化一錢與之兩錢者則云乞兒本來只化一錢安用兩錢既得錢即指而歎曰你却有眼只爲四字教我等候一日但所化錢即以買肉將肉

幷餘錢包之以紙齋至河畔以手掊沙土遂取所裹肉埋之復累土如塚哉柴一枝掛紙錢於上取棗梨獻于傍扮肩而坐俟觀者衆至指云喚棗梨你棗後怎生棗得梨後怎生梨得隨以兩手揷土至於埋肉亟力揚之口云棗梨不得直待恁麽如此行化數月時人號扮肩先生眞人與先生每相會輙話修眞之事凡百爲喻冀化出家眞人悟其言遂云弟子願隨先生云汝未可去待你去得時我將你去眞人問曰敢問法姓先生曰黃面劉○師也復問何方人也先生曰解州芮城人也○又問以修行之事先生索紙而題曰斬罷三尸水望向西流到揚州恁時好抽頭一言有神一神有言神言不信人不可爭言不顧形出言難追精定則氣定氣定則神住精氣神聚而不散眞日用也又留頌云來也無修無形質去也無修無形質其中奪取造化機恁時方可是無爲眞人深異其言先生自此別去眞人每懷之八月中秋眞人與衆習射相角勝負酒醻過傷故疾再作十月間隴州檄

取驗以疾篤方落軍籍不復舊隱即日肩輿徑往白坡庵所甫及半載醫藥無效季冬生辰因自責云予重嬰疾苦是聖賢有譴耶何時復愈承安戊午正旦忽聞空中言曰旣歸道矣敢食酒肉乎汝之疾端由乎此眞人聞此語改過自誓不敢重犯至上七日午時有一先生黃面皂巾長髭布袍草履擔簦而來問曰汝所苦何疾眞人告以腰膝爲患不能行履復問所患得幾時眞人曰已及半載先生曰即刻鍼刺今夜子時乃愈不然則否遂○扶起倚先生膝而坐遂揣穴施鍼先刺天門○次及百會二鍼在合谷二鍼在湧泉鍼畢先生欲辭而去眞人請姓字答曰劉止先生宿不可夜旣分聞霹靂一聲眞人愕然而起腰膝舒展病若拈去是夜大雪詰旦眞人喜而掃雪至隣庵衆爲驚異皆知遭遇上眞救瘵之力也承安庚申十月望日於汧陽住庵忽遇向者神人眞人急膝跪於前神人曰爲汝不能省悟吾先賜汝鐵馬令又賜汝七星寶印可作持修印馬者乃先天之物七星慧劒

也汝依法修鍊吾復提汝勿得漏泄記取記取眞人拜謝間神人恍然不見泰和壬戌孟冬十七日寅時忽聞空中降語云三河口相會眞人倉惶趨進行至虛川澗口岸之南見二神人已坐盤石（即鍾呂二仙也）眞人拜跪於前鍾仙曰汝身垢膩太多何不入水中洗滌眞人曰唯仙又指水中一大魚曰汝能捉否眞人泝流而土摶之魚竟不獲又指一大龜曰汝能登龜背否眞人勉力而登亦不能得二仙撫掌笑曰汝魚龜俱不能得待汝洗淨垢膩○捉得魚龜吾復提汝汝望西南覩及仰視間○二仙恍然不見於是出水穿衣望空拜謝而歸旣至庵中覺遍體烝熱如此彌旬每旦沐於三河頓然不食自覺有得於心常默然感於仙眞也癸亥年眞人旣入道俗眷猶存室奚烈氏親見眞人遇仙異跡遂割愛始得禮師出家乙丑年仲春望日夜見鍾仙降於土室中神光射人晃然如畫長跪於前仙誨曰汝母以藥與人恐悞人性命損汝功行吾前與呂仙會於三河令汝洗垢膩捉魚龜汝悟

其旨乎眞人曰否仙曰垢膩者乃心垢也魚龜者乃性命也大抵修行只要除垢止念靈臺無物自得性命相守鍊成金丹脫殼飛昇遨遊仙闕汝切記取因留行樂吟其辭曰勸汝行樂兮於心無益貪救他人兮不覺自己縱然醫可兮人皆道好若是悞殺兮難還累世似此行樂兮可不痛哉子細尋思兮經綸不識吾今勸汝兮行藥勞神若不依從兮永墮沉淪莫著聲色兮是非休說再勸於子兮不得貪嗔亘古販骨兮何時得徹惜氣養神○兮固蔕深根改過歸正兮舊業皆消淸淨無為兮與道合眞受人供養兮一心辦道若不進道兮萬禍臨身吾今訣破兮省悟記取性停命住兮遨遊輕舉若不改正兮一失永失依此修行兮吾來提汝復取小瓢傾酒賜之旣飲而冥然不省已經七日然後稍醒見土室中功德旛蓋所須之物俱為灰燼滿室異香不絕自茲厥後豁然大悟大安己巳上元乎旦於汧陽忽聞空中降語云汝之因緣在於德順切記切記眞人亟出瞻禮了無所見仲春二十五日至順德專誘門人盧自然出家旣見與語若合符契庚午年德順卓庵仲冬七日夜色將分眞人縱步前院仰觀乾象適二仙乘彩雲而過眞人驚惶易衣焚香見正陽上仙靑袍草履一仙面黃鬚美皂巾絳服正陽手托一仙右肩立於大杏樹下霞光射目香風襲人眞人拜跪正陽仙曰汝在汧陽時有扮肩先生化汝數月不省悟汝以先生為何人也眞人曰當時先生云解州芮城黃面劉也正陽指而笑曰即此海蟾公也後○於白坡庵有一先生與汝鍼法令汝病可亦此海蟾公也為汝前生亦是修眞之士吾與海蟾亦曾提挈賜汝道號曰凝陽子法名遇眞吾今與海蟾再來明話前因復賜舊號加以和光老人法名守志又教汝三共之道水火顛倒鍊金液還丹之法旣濟黃芽枯水銀不飛走之訣汞鉛凝結神氣相守之道即賦詩曰全神養氣得身安汞結鉛凝合自然入聖超凡歸物外何愁不做大羅仙又曰吾曾賜汝鐵馬七星寶印汝猶未省吾今為汝言之吾昔以劍法傳洞賓令其執以修行今傳汝鐵馬星印與洞賓一同因賦二頌云其一曰七星寶印正當權復顯光明照大千鐵馬祛邪能代劍龜蛇自是兩相纏其二曰七番提挈大愚頑鬢髮蒼浪老却賢若是蹉跎歸地府人身一失永難還海蟾仙亦留頌云前世貧人號海蟾今來說破舊因緣不因累劫修行到誰肯頻頻提挈賢又以五言長篇贈之曰吾今說大道亘古人行少要固木銀瓢勿令猴偷了淸淨眞無為纖毫塵不擾黑雲○一點無湛然明月皎閉口牢藏舌六根盡除掃北海黑龜兒南山赤蛇繞洞中雪飄飄爐鼎自然造鍊成無價珍同赴蓬萊島此乃修眞秘訣愼勿獨善兼汝有數子亦是前生法春汝曾於鷲鷲山登眞洞集休觀建庵號曰凝陽與通玄子陳信道為伴令谷神子馬善能等為汝之門人同作修持登眞洞乃張果老仙隱通玄子即令之冰陽子陳知和也令亦付之道號法名先令盟誓而後傳法方可修行切記切記愼之戒之眞人拜謝仰視二

仙復駕彩雲而升空矣於是眞人復想二仙提挈前生之言忽然大省辛未年往德順遇眞庵道友間眞人腹中雷鳴驚異請詩二絶以示道衆崇慶癸酉仲春二十六日與師叔陳先生歸汧陽天色昏暝黃塵障空至流江峽忽遇二仙（正陽海蟾也）各乘花鹿而立眞人拜跪正陽曰吾先付汝修眞秘訣當夜事煩恐汝不明今復提汝勸化一切男女返眞歸道可煉大丹養沖和自然之氣運用眞木眞火汞鉛凝結烹煉成丹若不煉心定意息氣養○神如何得出離輪迴之苦莫起風波休生烟火若嗔則神弱怒則氣散氣散則人亡人亡則永爲下鬼何時出期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若人發火火生則烟起烟起則不見形影暗中不覺損壞其身不可恣縱六賊三尸只要勤除猿馬屏去萬緣怕汝不信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此是五行相剋之法又如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此是地道順行即有生死只要水生金火生木此是天道逆行豈有生死乎大抵修鍊決要養就水中金此是五行顛倒法若人見吾一面三世不墮地獄已後難見吾面切記切記若漏泄天機流傳非人殃及已身罪禍必有如遇信心之人先盟誓狀當其祖先次可傳法眞人拜謝間二仙已上升矣眞人復四顧仰見一仙立於峭壁松石間適師叔至眞人曰山間仙人汝見之乎師叔曰不見眞人祝以虔懇再拜果見仙人皂巾絳袍現於松石間風袖翩翩逸運而去衆雖瞻拜竟不得見師復迴德○順時孟夏中旬也貞佑甲戌眞人從德順往汧陽九月望日起發十八日到隴州宿南關未時分忽見正陽神仙立於河上問曰汝今何往眞人亟拜而荅曰弟子汧陽有土埪所爲人占奪今故斡此仙曰土埪直錢耶汝性命直錢耶汝只識得土埪昧了眞空著了假空汝還不省墮落頑空眞人告曰何者爲眞空仙曰眞空者遍塞虛空不染不著一靈常在問識否眞人曰不識遂以氣一噓眞人頓然省悟須臾失其所在行至汧陽惶恐不已所斡之事更不敢言論至月餘復還德順遇眞庵道友張二郎等問冬至一陽初生意旨若何師以詞贈之貞佑乙亥德順王進卿請眞人齋畢送師至庵天已昏黑將欲告歸眞人留宿不可眞人曰汝可將吾鐵馬歸樓上安奉若聞雷聲勿驚怖進卿一依師言夜坐昏睡忽然雷霆震動樓屋柱礎幾拔滿家驚呼進卿不覺明燈視之進卿面上髭鬚爲火所燒家人呼起稍蘇翌日舉家具香花頂鐵馬送還庵中詳陳其事眞人曰昨日雷作汝○呼不省知其因乎汝樓上有一孽龍隱於樓壁掛刀中適值天雷收捉是時非吾鐵馬進卿歸而視之果見龍跡銷刃突鞘而去樓壁上爪痕尚存眞人隨機顯化人莫識之也丙子年眞人自洛水復還德順抵壽聖觀行至殿後松間忽遇二仙眞（純陽海蟾）曰吾於四海之內化爲貧人口口勸人不回皆緣業障深重慳貪嫉妬作業越煞奈何奈何吾有詞云日常行遊四海每日街前鬧處爲乞匃口口相違化不回暗損精神只爲凡情昧苦勸君生

死大顛奈頑愚作業貪心煞不肯修眞犯天戒墮落酆都受苦無年代詞畢令眞人闡化勸緣海蟾曰吾等觀見世間迷徒種種積業萬中無一覺知汝但見女男可以勸諭令入善道外修陰德内固精神若本性不昧於慾界眞心自合於天道此箇幻軀假合四大何輕何愛吾亦傳汝詞云子細聽吾教誨說與門生莫把眞心昧若是不除隨口債走入輪迴令世人身改鬢髮蒼休得怪莫戀凡胎假合終須壞無事清閑鍊丹臺自尒純陽隨我蓬萊會眞人受教畢拜謝間二仙遂失其所在於是備云教旨訓及四方不數年教風隆盛無有不歸信也戊寅年門人盧自然等願聞印馬源流故以歌示之元光壬午仲春十二日夜及二鼓眞人靜坐閒忽聞空中霹靂之聲愕然而起得降語云汝之因緣已在隴地此處不可留心汝宜聽取眞人出前院觀瞻了無所見癸未年隴州道友請師教化眞人隨機顯現慈悲指人四方奉道者莫不忻然而仰慕者亦衆矣周圍建庵數十餘所道風日盛宗門爲之廣大矣正大乙酉大旱久不雨隴人請師作雨眞人以生靈爲心於是潛靜太虛天雨自至矣丙戌年貞元節謂門人曰我數四教指汝等生死事大辦道修眞汝等於十二時中無一時在道受了十方供養虛度時光向前還他口債受苦如何當得但起意動念須要合於天心過去一切好人皆是福緣廣大自能感動天地神明大抵修行積功累行鍊性成眞休歇無事萬緣不染眞清眞淨神氣冲和性命自然相守大丹自然凝結功成行滿聖賢自然接引汝等共我同伴能得幾時衆皆憂懼禮謝而退丁亥十月旦日揭庵名爲養浩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祥雲覆庵霹靂數四異香滿空人悉見聞焚香請曰此何故也眞人曰祖師邀我赴蓬萊之會吾將歸矣我昔遇正陽上仙時賜我印馬令我修行今將鐵馬付盧自然七星寶印付馬善能二人與我立教可爲師牧與我當日傳法一同不得輕泄懈怠自然等告曰素無功行不敢當克辭讓再四眞人見不受威形於色目光射人衆皆驚怖眞人曰不以我教門爲念輒相違拒二人悲泣不獲已而祇受眞人呼衆門人即令拜靈陽子谷神子後遂索水浴既訖索衣眞人曰不須綿絹厚服但布素單衣即可皆曰冬寒奈單袷何眞人曰我來時著甚來遂服單衣坐而良久索筆留三頌其一曰陸地一法船舉棹數十年船棹都撇下我命不由天其二曰我有聚神法眞火鍊丹砂無形亦無心認得祖阿麻其三曰通神變化造物無窮我命由我天地難籠頌畢囑門人曰待我歸後宜附隴下而已言訖正未刻儼然而化矣時丁亥十月二十五登眞之後遭時多故藁葬於低村養浩庵越十二載戊戌門人靈陽子盧自然等歎日月之如流痛音容之愈遠遂自秦度隴權爲移殯親造墳庵彷徨瞻禮覩塚之北崖石上有瑞草一株狀若紫芝枝葉如蓋蓊鬱蔓衍蔽覆墳土命衆開穴有聲如雷挽紖舉棺啓而視之顏貌如生周身之衣芒霜如雪異香噴鼻周衣之棺奇花異草如刻如畫衆皆讚

歎不已翌日扶輿挽櫬葬于龐底龜山之下時旹夏十有三日也真人資禀不凡夙性穎悟真神仙中人也既獲三聖口傳而面命脫馳馬試劒之習而為修真鍊行之歸離抗塵走俗之形而為超凡入聖之舉向也不識之無今也筆則成書向也未嘗學問今也言則成文命意高絶於古今措詞暗合於聲韻雖博學多識文人才士有所不逮蓋其造詣極深修行極至聖賢不期而自佑詞章不學而自得宜與夫竊陳編以盜竊者大有逕庭矣○門人靈陽子等親炙日久聞見日多得師流傳遺文詩詞歌頌總四篇為上中下三卷目曰和光集不敢自私刻梓以傳於世別集真人出處遇真紀年一帙曰遇仙記尚庶幾真人昇仙證道之源流垂世立教之本末開卷而瞭然也故為之記

凝陽董真人遇仙記

諸師真誥

元始至尊號

志心歸命禮三界之上梵炁彌羅上極無上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渺渺金闕森羅淨泓玄元一炁混沌之先寶珠之中玄之又玄開明三景化生諸天億萬天真無鞅數衆旋斗歷箕回度五常巍巍大範萬道之宗大羅玉清虛无自然至真妙道元始天尊

上清號

志心歸命禮居上清境號靈寶君祖劫化生○九萬九千餘梵炁赤書煥發六百六十八真○文因混沌赤文而開九霄紀元洞玉曆而分五劫天經地緯巍乎造化之宗樞陰機陽卓爾雷霆之祖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宸道君靈寶天尊

泰清號

志心歸命禮隨方設教歷劫度人為皇者師帝者師王者師假名易號立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隱聖顯凡總千二百之官君包萬億重之梵炁化行今古著道德凡五千言主握陰陽命雷霆用九五數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彌羅號

志心歸命禮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無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穹蒼真老妙圓清靜智慧辯才至道至尊三界師混元祖無能聖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萬德周身無量度人拔生死苦諸佛之師衆聖之王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金闕雲宮九穹歷御萬道無為大通明殿昊天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天皇號

志心歸命禮紫微宸極勾陳天宮九光寶苑之中五炁玄都之上體元皇而佐司玄化總兩極而共理三才主持兵革之權衡廣推大德統御星辰之躔次毋失常經上象巍峩真元恢漠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勾陳上宮天皇上帝

星主號

志心歸命禮大羅天闕紫微星宮尊居北極之高位正中天之上佛號金輪熾盛道稱玉斗玄尊璇璣玉衡齊七政總天經地緯日月星宿約四時行黃道紫垣萬象宗師諸天統御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萬星教主無極元皇中天紫微北極大帝

后土號

志心歸命禮九華玉闕七寶皇房承天禀命之期主陰執陽之柄道推尊而含弘光大德○數蓄於柔順利貞效法昊天根本育坤元之○美流形品物生成施母道之仁嶽瀆是依山川咸伏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

神霄號

志心歸命禮高上神霄府凝神煥照宮會元始祖炁以分真應妙道虛無而開化位乎九霄之上統理諸天總乎十極之中宰制萬化宣金符而垂光濟苦施惠澤而覆育兆民恩溥乾元仁敷浩劫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清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統天元聖天尊

救苦號

志心歸命禮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嚴宮七寶芳騫林九色蓮花座萬真環拱內百億瑞光中上清靈寶尊應化玄元始浩劫垂慈濟大千甘露門妙道真身紫金瑞相隨機赴感誓願無邊大聖大慈大悲大願十方化號普度衆生億億劫中度人無量尋聲赴感太一救苦天尊青玄上帝

可韓號

○志心歸命禮高上丹霄緑元上府朱宮絳闕○毓神光於浩劫之家寶木騫林現瑞相於太清之境運大化慈悲之造降真精橐籥之機削死上生廣天地一元之德陶魂鑄魄回幽靈萬類之生煥發陽明普疏陰境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青城可韓丈人朱陵度命天尊

普化號

志心歸命禮九天應元府無上玉清王化形而滿十方談道而趺九鳳三十六天之上闕寶笈考瓊書千五百劫之先位正真權大化手舉金光如意宣說玉樞寶經不順化作微塵發號疾如風火以清淨心而弘大願以智慧力而伏諸魔總司五雷運心三界羣生父萬靈師大聖大慈至皇至道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雷祖號

志心歸命禮高上玉霄府雷霆洞淵宮三境分真九天演化先會大羅之表神通浩渺之天拯水旱於下方祛蟊蝗於歷劫發弘誓願○利濟衆生大聖大慈大悲大願九天雷祖大帝除災濟物天尊

太一號

志心歸命禮高上琅霄府紫微碧玉宮先煥鬱蕭真凝太極發妙炁於金闕烜大化於混茫回溟風於澆漓之餘保制劫運恢利澤於寰宇之表陶育黔黎大聖大慈大悲大願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保制劫運天尊

洞淵號

志心歸命禮高上太霄境六天洞淵官瑞相

端嚴現光明於碧落之境真身廣博敷妙澤於種民之天過五府之魔靈蕩萬方之癉癘躋民生於仁壽撫治化於希夷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六天洞淵大帝伏魔上上太一天尊

六波號

志心歸命禮紫霄上境六波天宮妙相光明現慈頻於天一宸居寥廓施福惠於人寰捍浩渺之洪災濟炎咸之回祿陶鎔萬彙綜理一元大聖大慈大悲大願六波天主帝君普施法潤天尊

採訪號

志心歸命禮紫玄景曜府九天保運宮至道分光總十方之梵炁真常顯妙回浩劫之澆風采録諸天紀善功而消惡籍恩融萬化標祿字而上生名大聖大慈大悲大願九天採訪朱陵上帝應元保運妙化天尊

斗母號

志心歸命禮西天竺國大智光中真空妙相法王師無上玄元天母主金光爍處日月潛輝寶杵旋時鬼神失色顯靈蹤於塵世衛聖駕於閬浮衆生有難若稱名大士尋聲來救苦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德巨光天后摩利支天大聖

三官誥

唯三聖人乃一太極晉受浩劫家之命鼎曆無量品之褒紫微清虛洞陰總領功過賜福赦罪解厄溥濟存亡道冠諸天恩覃三界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宮九府應感天尊

火官誥

四元四品考較火官運扶乾健德合離明居太陽丹天之中統左府注生之籍威德在火炎帝持衡功參佐於三元氣運行於四月駕赤龍而行南陸照明熒惑之宮燭朱陵而顯丹臺煥赫文昌之府輝輝朗耀炳炳照臨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赤皇上品三炁火官炎帝真君洞陽大帝南丹紀壽天尊

玄天誥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真得道濟度羣迷普爲衆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界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弈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終劫濟苦天尊

祖天師誥

本來南土上沂蜀都先獲黃帝九鼎之丹書後事老君兩度於玉局千軸得修行之要一時成吐納之功法籙全成受盟威品而結璘訣正邪兩辯奪福庭治而化鹹泉德就大丹道齋七政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三天扶教輔玄體道大法天師雷霆都省泰玄上相都天大法主正一沖玄神化靜應顯佑真君六合無窮高明大帝降魔護道天尊

路祖師誥

誕生漢室錫號晉朝惟布炁以降邪曾吞虎而救世管玉霄洞真之法傳玄室內教之經掌雷府刑行都督府便宜之事授天師職昇紫微天右相之班判保陽宮主混元教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真元清皇上帝太虛普惠真

君九天寶冊司命天尊

魏祖誥

元皇演化妙有真身光明滿月現慈容清靜
玄風開正教道尊聖祖德重醫王主三界之
雷霆校羣生之祿籍祖師大慈仁者宸照法
王南嶽總仙上真九天司命金闕上保高元
清真紫虛元君

仙公誥

天台得道閣皁成真昔受東華復傳西蜀詔
命玉京金闕位登太極仙班慈悲拯拔於沈
○淪息念普資於苦爽葛天氏遺風顯著勾漏○
令丹砂具存括蒼任遊羅浮乃止脩閒玉笥
修理金書大悲大願大聖大慈太上玉京東
吴太極左宮仙公雷霆玄省天機內相玉虛
紫靈普化玄靜常道沖應孚佑真君蚕恩廣
救慈悲大帝度人無量天尊

真君誥

混元始祖一炁分真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
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罔不斯歷救災
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王籍衆真推
仰宜有甄陞大悲大願大孝大仁九州都仙
太史高明大使雷霆奏省天樞伏魔上相至
道玄應神功妙濟掌九天司職太一定命注
生真君三天按察都檢校普奏諫議大夫天
醫大帝度人祖師淨明普化天尊

華蓋誥

玉清高聖虛皇至真混元仙主應化分靈合
真體道功行圓成驅雷役電福國康民輔佐
忠孝滅罪延齡華蓋祖師人天教主僉書雷
○霆三省上相金闕大仙孚佑顯靈超應護國○
真君九天掌祿上卿高玄上帝妙道教主三
五飛步正佑妙靈沖應太虛真君南極注生
仙卿玄明上帝克誠教主九一上清顯佑感
靈誠應妙遠真君北極考校仙卿大明上帝
三境化身天尊

梓潼誥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顯
億千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
劫以生生至孝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
不樂職盡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威靈莫測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輔元開化主宰司
祿職貢舉真君七曲靈應保德弘仁大帝談
經演教消劫行化更生永命天尊

三茅真君誥

天人道德仙聖真師孝悌通於神明恩澤被
於家國隱恒山而悟道棲句曲以昇天主岱
宗恒霍之山職赤城華陽之洞劫運陰陽而
統斡雷霆水澤以兼司接二弟之英資授登
真之秘訣咸領神仙之籍共膺玉冊之榮德
博幽明仁霑普率隨機赴感誓願弘深太元○
○妙道沖虛聖佑真應真君地仙上真定錄右
禁沖靜德佑妙應真君地仙至真三官保命
沖惠仁佑神應真君九天司命三茅應化天
尊

麻姑元君誥

圓通湛寂定應慈仁崑崙山示現妙身青城
洞光顯聖迹過吳度蔡善應誠而感通擲米
成丹常遊戲而變化總領羣仙之上包羅萬
彙之中鍊體九和超功十極大悲大願大聖
大慈麻姑真寂沖應仁佑妙濟元君

洪崖仙伯誥

一炁分真五行毓質作上古神農之師表受二儀靈寶之真機常示現於晉唐每垂光於今昔跨雲精於西嶺劃長嘯於開元音動宸稜清絶湛露之殿法傳羽褐綿洪道日之輝澤被寰區恩周晉平大悲大願大孝大仁洪崖先生青城仙伯淨明經師應化真君

全真五祖誥

大道開先玄元闡化教垂今古示號東華接漢室之將軍隱終南而仙契過化每超於劫運示現常在於人寰啓唐朝之英賢悟神仙之秘訣飛劒貸藥警化無方金廷丞相之高標寶印力辭之勇決霞裾上陟南北統宗天復挺於人豪道遍通於四海發金蓮之七朵演仙派於十方長生理被於于今玄妙天垂於率土恢弘至道廣度愚迷全真祖師東華紫府輔玄立極大道帝君正陽開悟傳道垂極帝君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海蟾明悟弘道純佑帝君重陽全真開化輔極帝君五祖闡道天尊

祖元君誥

元始化炁清微正宗廣大高明悟心全於道體剛健純粹生性累於神靈致雷霆於無為之中包天地於有象之外上極無上會四派之真源玄之又玄參三乘之妙義闡揚大教利濟羣生洞照官中清微師祖元上侍宸金闕昭凝妙道保仙通化一輝元君

北七真誥

道先一氣世顯七真悟五行不到之言得九轉返還之訣甘泉潤物變朽回春金國仙姿得四言而契道衛州變化坐十載以成真壁間墨迹之非凡雪竹月松之姿異二井有多生之記一時著顯化之功磻溪六年龍門七載道功備而名聞時主丹符錫而掌握神仙石上談玄空中飛蓋元主屢宣而問道甘霖勉日以濟民發窮易道之言曉造神仙之訣卦圖斯演至道大成清靜散人探玄得道蓬萊仙路億劫獨持慈悲濟苦全真祖師丹陽抱一無為普化真君長真凝神玄靜蘊德真君長生輔化宗玄明德真君長春全德神化明應主教真君玉陽體玄廣慈普度真君太古廣寧通玄妙極真君清靜淵貞玄虛順化元君七真演化天尊

南五祖誥

明真證道行化南天九皇降迹於天台一脉淩通於劉祖采瓊花之仙異著悟真之丹書道付杏林不日還元之篇集法通雖足于焉丹髓之書成真入挺出惠州性地悟超神俊刀圭入口神化無邊施雷雨於掌中甦民生於世外德彰南海獲瓊玉之英標道徧退荒飫法言之靈妙龍虎浮羅之迹武夷玉隆之區過化多方真文備著爲神仙之首冠集前代之範模誓願弘深慈悲仁聖祖師悟真紫陽真人杏林翠玄真人道光紫賢真人泥丸翠虛真人瓊琯紫清真人

虛靖天師誥

白雪丹消黃芽舊積文章星斗老君授三五飛步之玄玉局籙符漢祖傳正一斬邪之旨于以登名於紫府于以掌握於雷霆伐疵癘於青城滅妖氛於下界巍巍蕩蕩妙妙玄玄

去太極登紫微聚三華朝五炁隨機格物閑
邪存神祖師三十代天師虛靖沖弘悟道真
君玄風演化天尊

侍宸誥

高上神霄玉清雷府光分一炁鍾秀君峯道
運五行侍宸徽廟掌中雷雨救旱消災指顧
陰晴安邦護國功齊億劫教法祖師德濟羣
迷衆生慈父沖虛通妙靈慧真君

雷真人誥

○高上神霄府玄都執法尊演教大真人玉帝
侍御史九天都糾察閫教慈父濟世真師提○
點三界統攝萬靈瓊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
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辛天君誥

高上碧霄上清華王東極注生青華大帝南
昌火府通明猛吏陽晶錬度執法真人分權
定衡真王玄都玉府太極先天沖玄上吏太
乙木郎先天 都元帥九天考較使司元儲福
定命真君鐵筆注律大神光寂通天演法大
元帥掌風雲雷雨電霜雪雹銀牙耀目提點
三界三十六天雷霆大都督青帝天君元始
一炁節制萬靈太乙五雷判府天尊

鄧天君誥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極長生朱陵大帝太
陽九龍皇君南昌上宮受錬真人至真霹靂
大仙玄都九嶷九夷蓬萊滄水使者上清三
境都元帥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化真君
欻火律令大神光妙横天演真大元帥掌行
風催雨誅邪破廟祛諸潭洞總統三元八十
○一天雷霆都總管炎帝天君元始祖劫一炁○
分真太一雷聲普化天尊

張天君誥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南極保生洞陰大帝暘
谷神君清都律令蓬萊都水使九天採察大
元帥統攝三十三天雷霆都總管雷雲電
雨部玉府持奏禦魔天君校籍三界洞淵真
宰誅滅五逆賞善罰惡使者飛捷報應真君
元始一炁宰御萬靈太乙五雷廣應天尊

趙元帥誥

靈通丕顯聖德昭彰凝形於大梵之初顯化
乎無窮之世持鞭提索馭虎降魔飛行三界
鬼神驚呼吸一聲天地振威光景朗無願而
弗從玄鑑靈明有求而皆應救生靈疾苦保
家國安寧贊揚道法以無窮靈鎮玄風於永
劫大悲大願大聖大慈扶天廣聖如意沖和
大神君

○諸師真誥終

○

金籙齋三洞讃詠儀卷上　鳥二

宋太宗皇帝御製

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張商英奏校編

步虛詞十首

清静建金壇　無爲大道理　歸依玉帝前
稽首求宗旨　發詠藝名香　一心專不已
願同四海知　萬億神仙子　悟即杳冥中
玄談皆彼此　真人受命時　覺者有終始
象外好優游　愚情生謗毀　羽蓋駕青龍
行徧八方水　右一
○天尊馭六龍　百萬神仙騎　雲起自逍遥○
五音皆鼓吹　碧桃爛熟時　七寶林中賜
白鳳集千羣　霄身排玉翅　華嚴如意珠
聖化不思議　師子善非常　華胥妙法智
凡愚有道心　慧眼衆生施　無限小丫童
藥宮深殿戲　鳥二　右二
玉籙受經師　科儀尊上帝　頌聲世界中
道業心相濟　靈寶度衆生　丹丘雲雨翳
虛無入太清　白鶴聲嘹唳　百谷盡朝宗
煙霞全美麗　囂塵自不迷　祕要門開閉

洞府最深嚴　神仙無繫綴　天高似掌平
一一皆精細　右三
上帝化無窮　仙居紫府位　信心杳若空
稽首拜天地　晴霽布星羅　真門持不二
十州散雨花　五福真人祕　符瑞表其恭
戰兢擎寶器　善哉諸法師　祈福來凡意
功行滿三千　心緣勿退志　歸依大道君
一切靈官記　右四
仙集會玄都　法輪常轉灰　持齋振寶鈴
冬夏無寒暑　絳節藥珠宮　瀛洲臨遠渚
○天尊侍立人　崇道絶私語　妙入大乘經○
六情皆盡去　默然念在心　澹泊勿疑阻
月皎盛明時　清娥搖玉杵　叩鍾雅調音
鍊質容相許　右五
天上與人間　黃衣受玉籙　經開道眼明
持念果成速　鳥二　若遇邪魔臨　灰心似草木
丹田是命根　俯仰皆生福　鶴骨爲餐霞
修行如野鹿　三才鬱茂中　執卷但勤讀
太一及星官　康民無反覆　還淳務實時
四序長盈縮　右六

慕道要歸真　知非求得一　先須修鍊心
甚好變凡質　禮懺用精專　登壇明似日
六丁驅使易　去住如風疾　念呪與神符
邪魔無縱逸　青詞奏表章　善惡包凶吉
元始諸天尊　聖言分甲乙　香燈及醮茶
巽弄神刀筆　右七
七寶瑠璃宮　飛符排絳節　玉京鎮十方
衆真頌真訣　天地杳冥中　景雲浮不絶
太仙跨鶴遊　齋醮清嚴潔　詠讃亦非常
長生無隕滅　上帝伏魔王　執事皆賢哲
○下察向黎民　靈官爲等列　香華從輦時○
揚教動喉舌　右八
寶鐸振鑾鳴　諸仙相聚集　較量高下時
浮淺不能入　旋遶如意珠　破壞善修葺
玉皇朝謁前　真人傍侍立　步虛聽自然
仰望華胥邑　鳥二　駕鶴與乘龍　祥光起熠熠
三千功行來　壷有大丹粒　玄都鎮八方
臨壇皆翁鬱　清風發播揚　養命存噓吸
右九
日月五星明　公平鑒善惡　三官五帝君

億萬周遊樂　法雨從行時　乘雲與駕鶴
如意一顧身　所化化城郭　馥郁杳冥中
眞宗皆澹泊　九天利物多　寶林叢交錯
象教福人間　仙花開紫萼　剛柔轉智輪
大道心依託　右十

白鶴讚一十首

白鶴凝霜一頂紅常隨碧落杳冥中三清好
是逍遥處天上人間事不同　右一
白鶴生來羽翼鮮一聲高唳玉皇前虛無境
裏飛翔異去住人稀到九天　右二
白鶴希竒瑩月華雪毛翳日戀朝霞神仙抱
向長生殿跡羽飛騰出絳紗　右三
白鶴非凡迴不同人間栖在畫幈中桃花結
子千年實自在優遊萬里空　右四
白鶴雲中朝太清玉童高送鳳池鳴常教棲
宿蟠桃下三島眞人晝不成　右五
白鶴毛欹夜月圓高飛來至步虛前仙壇絳
節霓裳舞太一眞人福壽年　右六
白鶴靈禽與壽年生教常得羽毛鮮五雲自
有千峰嶂紫蓋巖巒海上仙　右七
白鶴銜丹羽翼輕玉皇常使渡三清崑崙來
去飛閑暇五色雲中萬里程　右八
白鶴朱紅一頂深釣天似聽沃羣心常隨羽
客避人世碧玉桃花萬丈尋　右九
白鶴山高第九層毛衣潔淨瑩春冰化人宮
室諸天遠雲翼靈飛大道稱　右十

太清樂二十首

太清樂太清樂太清樂處以逍遥太清樂紫
微瑞色駕青龍太清樂玉蘂香然夜奏封太
清樂羽蓋雲中皆縹緲太清樂霓裳一舞貌
思恭太清樂太清樂　右一
精誠大道動幽元太清樂天地常存不死仙
太清樂象外不同人世界太清樂衆生願福
太平年太清樂太清樂　右二
帝星明耀千星魁太清樂絳闕雲浮夜醮臺
太清樂七寶山高樓白鳳太清樂瓊樓十二
月中來太清樂太清樂　右三
仙官朝會儼珠旒太清樂素月當天運九秋
太清樂方丈雲軿開玉闕太清樂巍巍聽望
殿依樓太清樂太清樂　右四
焚香夜啓醮仙壇太清樂麗景遲遲柳拂煙
太清樂天上星繁光溢目太清樂眞人似降
步虛前太清樂太清樂　右五
黃衣受籙用心勞太清樂法事壇前夜佩刀
太清樂修鍊但教袪俗態太清樂瀛洲仙境
不爭高太清樂太清樂　右六
秋風入律正淒清太清樂道法邪魔振鐸鈴
太清樂恬澹虛無眞可重太清樂科儀次第
夜堪聽太清樂太清樂　右七
遥天薄暮景雲運太清樂一軸青詞月下文
太清樂四氣調來思長養太清樂仙壇夜醮
紫微君太清樂太清樂　右八
時來樂道正熙熙太清樂八極靈仙是我師
太清樂太一眞人臨土宇太清樂蟠桃枝下
屬文詞太清樂太清樂　右九
風清恬澹夜焚香太清樂光景如流四序長
太清樂瑞氣浮空何快意太清樂醮茶不敢
預先嘗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
九天無間運三清太清樂夜月寒光海上明
太清樂紫府洞中堪眷戀太清樂步虛齊唱

一聲聲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一
夜壇移燭似流星太清樂駕鶴乘龍羽蓋輕
太清樂勢犇雲端成絳闕太清樂十洲花好
洞中明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二
步虛文好思無窮太清樂姑射道遥夜境中
太清樂龍闕降祥天畔出太清樂韶音遠聽
貫心聰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三
天仗門開閶帝閣太清樂登壇玉籙受經文
太清樂谽谺洞府吞祥氣太清樂王母追遊
駕五雲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四
○玉皇下視九天清太清樂仰望層霄一炷馨○
太清樂勝境幽奇千萬億太清樂延年宇宇
受丹經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五
上方章奏起清編太清樂道士科儀事業專
太清樂玉燭調來雲䨴䨶太清樂丹丘遊歷
莫知年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六
奇絶文通妙入神太清樂凝情瑞雪片紛紛
太清樂玉華殿裏排章奏太清樂月滿楹庭
擁白雲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七
寶閣香飄遶殿楹太清樂帝城緣業士民居
太清樂天真可愛遥空裏太清樂子育黎元
盡樂胥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八
大象星羅混太清太清樂五千言道世長生
太清樂神仙來往雲霞麗太清樂白鳳經天
自有程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九
一聲鶴唳九霄中太清樂王母行天閬苑風
太清樂幾許仙人來侍從太清樂齋心清潔
盡微躬太清樂太清樂　右二十

○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卷上○

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卷中　鳥三

宋真宗皇帝御製

[illegible]

步虛詞一十首

銅渾春律至　玉關曉煙披　吉夢通天意
靈文表帝期　奉符成鉅典　胥宇報純禧
克布烝民祐　應諧百福宜　右一
錫符瞻絳闕　揆日會彤庭　迎導森容衛
賁感馨典刑　氤氳流協氣　格繹奏祥經
○苾苾修嘉薦　祇祇達杳冥　右二
將議元封禮　期觀上帝心　清都雲杳杳○
丹禁漏沈沈　先覺迴飈馭　遵期錫玉音
喬封成紀號　虔葺倍欽欽　右三
上封初蕆事　吉夢復通真　玉檢功成近
龜書錫祐臻　靈丘揚典禮　恭館答威神
介祉從穹昊　流祥及下民　右四
岱嶽瑤函至　神州藻仗迎　流金夾氣散
觸石慶雲生　喜見傾都意　歡聞載路聲
華簪胥仰望　仙羽表殊情　右五
神皐求奏壇　珍館法圖清　鴻應流無極

丕功見有成　發祥開茂緒　介祉佑羣生
億兆覩宏壯　虔恭意倍傾　右六
夕夢通中禁　仙游降上蒼　鴻源昭濬發
丕曆協無疆　報況虔心積　儲休瑞命昌
慶雲知不竭　億載保咸康　右七
福地求清界　良金範粹儀　中霄聞聖訓
邃古啓昌期　累洽彰敷祐　精衷報錫禧
乾乾瞻肖像　簡簡茂丕基　右八
築宮成壯麗　郢匠極精微　層閣形疑湧
○虛簷勢若飛　寳龜生綠毳　畫棟見靈輝○
欽奉求多福　常期恵九圍　右九
穹窿門扃啓　崢嶸殿宇開　雲低龍影度
風靜鶴音來　金簡藏三洞　飄車湊九垓
何煩言閬苑　即此是龜臺　右十

玉清樂一十首

玉清樂玉清聖境異諸天玉清樂五門高敞
在雲中玉清樂知與三天路闇通玉清樂絳
節參差疑瑞日玉清樂洞音縹緲引和風玉
清樂玉清樂　右一
祕殿岧嶤象玉虛玉清樂飈遊臨墜福祥敷
玉清樂百神設衛尊靈命玉清樂億載延禧
佑帝圖玉清樂玉清樂　右二
千尺高高薄紫煙玉清樂望中隱隱見靈仙
玉清樂上藏玉字昭丕貺玉清樂下佑璿圖
保億年玉清樂玉清樂　右三
宏構巍巍如嶽峙玉清樂層軒弈弈狀翬飛
玉清樂上清降治流鴻福玉清樂下土祈禠
仰烈輝玉清樂玉清樂　右四
畫棟華榱臨福地玉清樂琅函金簡祕仙經
玉清樂民風永使臻清靜玉清樂帝緒常期○
○奉慶靈玉清樂玉清樂　右五
虛廊顯敞列丹青玉清樂萬彙森然罔遁形
玉清樂已按玉書圖隱景玉清樂更祈羣寶應
載祥經玉清樂玉清樂　右六
三尺喬壇碧玉成玉清樂五更醮席對繁星
玉清樂靈儀祇率遵三洞玉清樂景福咸臻
保萬齡玉清樂玉清樂　右七
萬壽無疆期景貺玉清樂百靈咸秩表虔心
玉清樂蕭鄉午夜思昭格玉清樂歆駕層霄
想降臨玉清樂玉清樂　右八
臺號通天聞漢氏玉清樂閣名降聖想唐時
玉清樂豈將往古矜宏壯玉清樂但冀烝民
受福禧玉清樂玉清樂　右九
測影神皐求吉地玉清樂傭工剛日建宏規
玉清樂烝黎受福應無筭玉清樂穹昊延祥
悉在茲玉清樂玉清樂　右十

太清樂一十首

太清樂太清樂太清何處以逍遙太清樂寳
籙凝祥下玉虛太清樂靈心敦祐屬瑤圖太
清樂肇開恭館揚丕祜太清樂永祕琅函在○
○上都太清樂太清樂　右一
金繩檢日將成禮太清樂玉宇遵期復降靈
太清樂緬法圜方營壯麗太清樂仰延飈馭
答高明太清樂太清樂　右二
仙官協夢告靈期太清樂真馭排雲下禁闈
太清樂鴻緒發源闡錫羡太清樂珠宮報貺
務寅威太清樂太清樂　右三
貢金在冶鎔天表太清樂離衛遵塗展國經
太清樂邃古發祥成茂緒太清樂億年恭已
奉鴻靈太清樂太清樂　右四

珍符錫祐彰垂裕太清樂祕宇成功荅降祥
太清樂勵翼亶曾忘夙夜太清樂誠明常冀
達穹蒼太清樂太清樂　右五
苾芬清夜列皇闈太清樂星斗熒熒瑞氣滋
太清樂玉酒更無餘瀝在太清樂飈車默有
降臨期太清樂太清樂　右六
顯潋層極奉帝期太清樂森羅珍果備鴻儀
太清樂芳馨徧享彰來格太清樂感應冥通
見錫禧太清樂太清樂　右七
天柱喬峯藏瑞石太清樂道林開土著微辭
太清樂真宗濬發形先覺太清樂丕曆延洪
示後期太清樂太清樂　右八
昊穹降鑒顯鴻成太清樂方冊披文敘烈輝
太清樂瑞日德星常並照太清樂喬雲協氣
發交飛太清樂太清樂　右九
方地效祥羣寶日太清樂靈芝擢秀瑞尤多
太清樂已占共韻符多稼太清樂更育交柯
協至和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

白鶴讚一十首

羣嬉瑞羽出青田望以霜華編繞天人世不
知空仰嘆靜思應是洞中仙　右一
仙姿相續呈祥至瑞典徐觀自古同方信揚
音清蹕內還同矯翼燎煙中　右二
霜翎高逐祥風勢朱頂低浮瑞日輝爲顯靈
心來表瑞前迎祕籙每羣飛　右三
八景戒期登祕宇九清敷佑協祥經會雲頡
頏贈仙羽暴日徘徊在福庭　右四
五金鎔範粹儀成千里森羅藻衛行應有靈
仙來述職化爲珍羽蔽空迎　右五
福地將興寮籥功人心祇慄夙宵同忽觀淬
羽丹青色飛上瑤壇煙霧中　右六
良治將期覲粹容醮壇先事禱神功豈期嘉
薦當中夜忽有仙音在半空　右七
舳艫相接濟洪川萬目叢觀意惕然因見靈
潮來巨壑益知降祉自高天　右八
寶艫乘流近帝都應龍表瑞見全軀不隨翁
鬱飛雲去常與輝煌藻衛俱　右九
鴻淵極目接蒼煙巨艦揚帆獨晏然不獨陽
侯收駭浪更觀等覺見金田　右十

散花詞一十首

玉宇千門啓　金爐百和然　芬芳盈法座
祇慄待羣仙　右一
天上春常在　花開不計時　瑤壇霑瑞露
芳氣更蕃滋　右二
仙葩色最紅　望與火雲同　爲問生何處
瀛洲清景中　右三
仙花不記名　百步有芳馨　華席開清醮
飈車降紫庭　右四
洞中春不歇　常有百花香　攀折來瑤席
芬芳徧道場　右五
禁苑花齊發　人間第一芳　雕盤和湛露
蘭殿奉虛皇　右六
非剪亦非裁　先春曉夕開　爲迎真馭至
常有好風催　右七
散花花不盡　徧在玉清中　還似卿雲起
紛紛逈碧空　右八
空裏花無際　元生玉帝宮　只來臨靖館
不去逐和風　右九
此花顏色異　片片綺霞飛　散布瑤壇上
徧霑羽客衣　右十

又散花詞七言一十首

散花何處最花多　天上高天有大羅
花在此中生本異　况將瑞露慶雲和

右一

崑丘絕頂有龜臺　臺上奇花四序開
不是羣仙朝玉帝　何由散到世間來

右二

天上天花旦夕開　不同人世待春來
天花每有天人折　將獻層城日幾回

右三

瑤臺半夜露華滋　月帔朝真在此時
時有仙花空裏降　吹來玉宇奉金姿

右四

五色奇葩降洞天　仰觀空裏勢翩翩
莫言仙境常時有　動是人寰億萬年

右五

仙花折得自仙宮　散在珍臺曉景中
玉闕有春春不老　璿圖受福福无窮

右六

羽客驂鸞在半天　下瞻珍館意乾乾
蓬萊折得花无數　散在殊庭黼座前

右七

上林花卉先春發　幽谷鶯聲尚未知
不遣常人攀折得　盡將福地奉真期

右八

洞中三十六天春　仙境由來異世人
採得名花何處去　將來宮館奉高真

右九

仙官真侶往還頻　去看蓬山閬苑春
每採芳華朝上帝　願均福佑及生民

右十

金籙齋三洞讃詠儀卷中

金籙齋三洞讃詠儀卷下　鳥四

宋徽宗皇帝御製

通奉大夫守尚書右丞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侯張商英奉勅

玉清樂一十首

地居天上接空居玉清樂　萬象森羅遍八區玉清樂　功用不知誰主宰玉清樂　絳霞丹霧閟清都玉清樂二清樂　右一

碧落空歌黍米珠玉清樂　十方勃勃入無餘玉清樂　閬經慶喜難言說玉清樂　九色龍騰八景輿玉清樂玉清樂　右二

羽童呼吸辟非煙玉清樂　煙氣徘徊綠室前玉清樂　造化不從身外得玉清樂　自根自本即三天玉清樂玉清樂　右三

帝景相將會玉洲玉清樂　明真層觀紫雲浮玉清樂　掣開三八黃金鏁玉清樂　無極虛皇在上頭玉清樂玉清樂　右四

白玉飛符下紫庭玉清樂　華旛三舉召羣靈玉清樂　攀條咀嚼空青蘂玉清樂　五體金光射日星玉清樂玉清樂　右五

遠昌臺下海揚波玉清樂　得道高真始得過

玉清樂下格小仙追莫及玉清樂邕邕逕聽
八鸞和玉清樂玉清樂　右六
五色雲營鑁鑁乇玉清樂三三洞戶敞瓊門
玉清樂何方道士通朱表玉清樂玉女飛函
達上尊玉清樂玉清樂　右七
上景三元妙色精玉清樂絳宮久已列仙名
玉清樂更從大混存雌一玉清樂縹紗雲車
駕羽明玉清樂玉清樂　右八
真陽館裏氣徘徊玉清樂升降三宮客往來
玉清樂生死不忓浮世事玉清樂相將五老
上金臺玉清樂玉清樂　右九
三華太素自然生玉清樂空裏芙蓉灼灼明
玉清樂絳室金房虛寶座玉清樂大微童子
下相迎玉清樂玉清樂　右十

上清樂一十首

紫清天上有華林上清樂絳實朱柯竹葉深
上清樂咀嚼繁英身不老上清樂下覩烏兔
換光陰上清樂上清樂　右一
元君八炁號青靈上清樂錦帔飛裙住玉城
上清樂把握帝符司道籍上清樂拔除塵累
濤聲生上清樂上清樂　右二
高上皇人宴紫霄上清樂擷芳常引八鸞條
上清樂肌膚表裏瑠璃徹上清樂映照三塗
萬苦消上清樂上清樂　右三
九日宮中四老真上清樂廣霞山上宴仙賓
上清樂鳴鐘鼓瑟行靈醑上清樂碧落融融
別有春上清樂上清樂　右四
浮絶山連白玉京上清樂金華樓共日華明
上清樂五真結就圓珠炁上清樂骨侶丹瓊
貌侶嬰上清樂上清樂　右五
秀華峯下五靈都上清樂元景神君握化樞
上清樂真火有功能造物上清樂銷鎔五毒
出陰途上清樂上清樂　右六
赫赫曈曈日九輪上清樂六淵宮殿紫元君
上清樂霞冠錦帔端居暇上清樂披拂祥煙
著赤文上清樂上清樂　右七
佳炁青蔥覆紫空上清樂青精羽駕命元童
上清樂逆風浩蕩三千里上清樂七返香煙
處處通上清樂上清樂　右八
流汩池中大寶蓮上清樂開花十丈映池泉
上清樂喫香飲水無飢渴上清樂緋約金華
蘂上仙上清樂上清樂　右九
萬仞霞山峙玉虛上清樂四司冠劒護靈都
上清樂衆真稽首持天禁上清樂腰佩仙皇
逸錄符上清樂上清樂　右十

太清樂一十首

太一元君掌列仙太清樂彤暉絳彩射芝田
太清樂功圓會遇刋名籍太清樂可但洪崖
笑拍肩太清樂太清樂　右一
五節清香半夜焚太清樂天人玉女盡遙聞
太清樂味同炁合進相應太清樂絳節霓旌
下五雲太清樂太清樂　右二
太極元君翠翮車太清樂萬魔奔走聽神符
太清樂九龍縱步齊驤首太清樂時見空中
吐火珠太清樂太清樂　右三
蘂珠宮裏七言成太清樂十一神君一一名
太清樂雲擁蒼虬歸火府太清樂風隨素虎
出滄瀛太清樂太清樂　右四
金闕明光後聖君太清樂流津煥彩結丹雲
太清樂不因太上相傳授太清樂安得人間

有玉文太清樂太清樂　右五
元景嚴𦫼聳太空太清樂彭彭仙室在霞中
太清樂九靈變化儀離合太清樂羽駕飄飄
不可窮太清樂太清樂　右六
東井中涵皓月精太清樂摩龍奮搦運金兕
太清樂仙人灌沐知何代太清樂唯見玻瓈
透骨明太清樂太清樂　右七
渺渺三津繞帝川太清樂川連紅霧霧連天
太清樂玉靈仙母時遊息太清樂侍衛森羅
日月軿太清樂太清樂　右八
九靈玉館接崑崙太清樂山隔流刚不可覩
太清樂囑付紫蘭令說與太清樂紅塵何苦
弊精神太清樂太清樂　右九
左右靈飛運甲庚太清樂琳房八景鍊華精
太清樂常陽宴罷歸何處太清樂擲火流金
事尅成太清樂太清樂　右十

步虛詞一十首

太極分高厚　輕清上屬天　人能修至道
身乃作真仙　行溢三千數　時丁四萬年
丹臺開寳笈　金口為流傳　右一
大梵三天主　虛皇玉老尊　尚難窺徼妙
豈復入名言　寳座臨金殿　霞冠照玉軒
萬真朝帝所　飛舃躡雲根　右二
濛濛如細霧　冉冉曳銖衣　妙逐祥煙上
輕隨綵鳳飛　幾陪瑶室宴　忽指洞天歸
竚立扶桑岸　高奔日帝輝　右三
旋步雲綱上　天風颯爾吹　飄裾淩斗柄
秉笏揖參箕　獅子銜丹綬　騏驎導翠輜
飛行周八極　幾見發椿枝　右四
綠鬢頹雲髻　青霞絡羽衣　晨趨陽德館
夜造月華扉　搏弄周天火　韜潛起陸機
玉房留不住　却向九霄飛　右五
昔在延恩殿　中宵降九皇　六真分左右
黃霧遶軒廊　廣内尊神御　仙兵護道場
孝孫今繼志　咫尺對靈光　右六
寳籙修真範　丹誠奏上蒼　氷淵臨兆庶
宵旰致平康　萬物消疵癘　三辰效吉祥
步虛聲已徹　更詠洞玄章　右七
究究神洲地　巍巍衆妙壇　鶴袍來羽客
凫舃下仙官　玉笋斟元醴　琅函啓太丹
至誠何以祝　四海永澄瀾　右八
水巽魔宮懾　燈開夜府明　九天風靜嘿
四極炁澄清　嘯咏朱陵曲　翱翔白玉京
至誠何以祝　國祚永安榮　右九
華夏吟哦遠　人聲自抑揚　冲虛歸道德
曲折合宮商　殿閣沉檀散　樓臺月露涼
至誠何以祝　多稼永豐穰　右十

散花詞一十首

絳節徘徊引　天花散漫飛　高真無染著
片片不沾衣　右一
八陛旋瑶級　千花颭錦英　綠渟弁紫榛
煥麗不知名　右二
淺淺黃金蕚　匀匀白玉英　天風隨御駕
吹滿九重城　右三
綽約縈空際　繽紛落座隅　韶華長不老
何處覓仙都　右四
淨侶吟仙曲　人人讚善哉　萬花與供養
飛舞自天來　右五
寳葉開琪圃　珍柯在紫微　不教蝴蝶採
長共綵鸞飛　右六

聖境三千歲　仙花始一開　如何金籙會
併奉列真來　右七
几席延飈馭　香燈建寶壇　丹心無可獻
碎錦灑雲端　右八
碧綠相差次　紅黃迭淺深　化工應自失
雕斵本何心　右九
洞案爐煙起　無為道德香　同根無異氣
噴鼻更芬芳　右十

白鶴詞一十首

胎化靈禽冠九天　雪毛丹頂兩相鮮　世人莫認歸華表　來瑞昇平億萬年　右一
瑤臺風靜夜初分　仰喙驚鳴露氣新　太液徘徊歸未得　曾於往劫作麒麟　右二
靈鶴翩翩下太清　玉樓金殿曉風輕　昂昂不與雞為侶　時作沖天物外聲　右三
三山碧海路非遥　來瑞清都下紫霄　霜雪羽毛氷玉性　瑶池深處啄靈苗　右四
金火純精見羽儀　長隨王母宴瑤池　玉壇夜醮神仙降　飛過緱山人不知　右五
五雲宮殿步虛長　斗轉旋霄夜未央　白鶴飛來通吉信　清音齊逐返魂香　右六
一聲嘹唳九皐禽　换骨輕清歲月深　遼海等閑人不識　大羅天上有知音　右七
白毛解潔映霜華　丹頂分明奪絳紗　千六百年神炁就　飛鳴長伴玉仙家　右八
蓬萊會散列仙歸　羽駕飄然白鶴飛　明代為祥人慣見　何須樂府詠金衣　右九
玉宇沉沉瑞霧開　香風未斷鶴徘徊　奇姿會與青田別　定是仙人次第來　右十

金籙齋三洞讃詠儀卷下

黄帝陰符經頌

元　陽　子　頌

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在天垂象化元精　至道沖和在杳冥
得一觀天無別行　太陽元旨盡分明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惠覺心通九一光　五星聚會入離鄉
若教浮世因修得　黄帝徒誇五賊昌

五賊在心施行乎天

五賊剋伏轉天關　次第分飛證九還
咫尺金華門豁啓　淮南王採不為難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妙手能持日月光　出身萬象卦牙黄
道之宇宙無瑕謫　不悟焉知坎裏陽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天利人和宇宙同　人心至感道機通
靈元豈是無情物　得路焉知成有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一陽光顯照西　木三青氣以為妻

水銀不是真鉛力　坎子如何認得主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天補將軍丙化權　龍蛇出陸罷潺湲
太清海變蓬萊島　鎮在庚辛位獨尊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人興殺氣布炎宫　猫鼠交馳不見蹤
既濟往來龍虎見　坎離翻覆定難窮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人天定蹟合雙弦　進退輝光曉夜遷
萬變既通神室内　本基剛定一丹田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積德圓成大辨音　智愚人法兩機沈
目前雲路道非遠　拙解應難爲得心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
有鼎防姦應八門　密封三要制陽魂
復爻運轉通消息　申得功成直至坤
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
木生真火禍成愚　轉體剛金位更尊
法象不全仁義亡　路亡何處覓奸門

知之修錬謂之聖人
仙骨能通上下真　知之重顯不凡身
錬鉛若得流珠住　太陽應力助於人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赤髓生來降白天　遇陽與殺却歸鉛
水銀一味仙家祿　住火應知不偶然
天地萬物之盜
天地元開覆載門　森羅萬象液乾坤
可憐造化區區盜　五賊交横曉夜奔
萬物人之盜
人求地利顯多同　興廢焉知造化功
恍惚有鉛何不盜　悠悠虚過百年中
人萬物之盜
饑食寒衣養色身　不知浮幻盜心神
何如究取陰符理　免被榮枯賺殺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三盜同元入兑宫　四時遭遇賴金公
仙桃美熟延筋骨　百怪機關速命通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功道由來立紀綱　有神須假法威光
白金晦跡誰能測　太一知來助聖皇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魂魄靈蹤九一興　復還交媾定相應
聖功漸覺香氣郁　神裏來宫必上昇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
萬萬神機功覆元　人人盡見莫能詮
積陰居解陰知悟　石火光中得遇蓮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道士防姦錬鼎心　刀圭變老旋填陰
愚夫小利天宫法　輕命唯崇點化金
强兵戰勝演術章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
視聽行師絶利源　華池截頸削奸煩
採鉛百日仙鄉近　立降流珠封子桓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日月年開曉夜光　剋時三濟幾相當
算來萬倍功成歲　顯是長生太上皇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

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目分萬望雩乾坤　對境心常不二門
泄在蠢然恩在已　物摽生死住陽魂
至樂性餘至静則廉
畢功瀟洒雜囂諠　任意遨遊逸道源
守訥固閑廉已静　一鑪丹飯壽千年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天之制禽飛入神　舉之功用未惟新
卯生金玉潛通碧　戌亥爲艮火要律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有生根死死爲神　殺汞成丹活得人
若離五行應不盜　未通元理卒難陳○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月魂恩生胞在離　又憑庚氏奪金姿
當從害上恩生惠　特地全由五兆龜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從凡入聖歷崎嶇　道合乾坤法有無
家芥投峯還自住　了知元會不同愚
我以時物文理哲
四時滂氣在陰陽　神水曾清轉醍漿

平地有鈆鈆豈錫　但窮天理妙斟量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
二儀交泰氣調和　物象彫鐫似琢磨
動静全由烏兎力　易元我在石人歌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地昇天降理元珠　入妙還同水躍魚
陽動陰消神自聖　日魂月魄昧來無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相生相尅互包藏　變化鈆飛石鍊銅
否極泰來歸順矣　眼前誰不是陰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故因而制之○
神仙制氣指元機　金石陰陽不可違
惠用一門先聖易　自然鼎道合天機
至静之道律曆所不能契鳥獸之位也爰有
奇器是生萬象
全陽至静道沖虛　本來寧教律曆拘
橐籥既無藏鳥獸　彼中方有混元圖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離頭坎水巽金精　兑入龍宫震玉清
甲會丙壬乾鬼藏　庚辛機艮必坤成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
姹女求媾欲佳頻　黄君聽聖直臨軒
相攜同入金華頂　盡日乾坤掌内闕
進乎象矣
回顧塵凡好忖思　進程有路會仙岐
但求已上陰符理　天道分明有見知
○黄帝陰符經頌
○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頌序

唐貞一先生司馬子微撰

天尊示見三界悲憫四生開衆妙之門救無極之苦是以垂文玄教由奏妙音俾未開者聞令未悟者悟此經者蓋太上玄元老君之所作也其旨也即妙性之本萬法之宗焉文雖簡略理實淵深一毛吞四海之波巨黍納無鞅之衆神明莫測智識難詮不可以聲求不可以色見遠而無外近而無親追之不見其前伺之不來其後無上之上不可階而升也玄之又玄不可得而聞也混先天而不古歷浩劫以長存尊而無名貴而無位邊巡萬變倏忽無邊照耀則日月有虧覆載則乾坤不普隨機化導對境忘心訣疑網以入玄宗引輪迴而歸覺路散余一氣毓彼羣生失我則逝水以俄傾保我則後天而不老毀之者持巨篙以掃崑崙究之者類鷦鷯之飲滄海所以玄言莫暢聖道難彰縱有修行徒多讀誦朝聞夕死未見其人不揆斐然輒爲頌云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頌

太上本來真

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身外更無身

爾時元始天尊

假名元始號元始虛無老心源是元始更無無上道

在七寶林中五明宮內

七寶爲林苑五明宮殿寬人身皆備有不解向心觀

與無極聖衆俱

三世諸天聖相因一性宗一身無萬法萬法一身同

放無極光明照無極世界

放出光明照無央世界中乾坤明表裏日月覺朦朧

觀無極衆生受無極苦惱

妙觀無盡苦自性不能知妄想隨緣去何時有出期

究轉世間輪迴生死

生滅何時盡相因浩劫來似環螻蟻轉如轂碾塵埃

漂浪愛河流吹欲海

誰言河海闊深淺尚能知愛欲情無底何年有出時

沉滯聲色

水鳥及風林咸歸一法音如何顛倒性自起萬般心

迷惑有無

虛無含有象有象復歸無心若分明了知權呼有無

無空有空無色有色

無空空不空無色色不色若能知色空色空皆自得

無無有無有有無有

有有兼無有無無及有無虛心能不動妙道自來居

終始暗昧不能自明

如人入黑暗目覩又何曾若要分明見須憑浩劫燈

畢竟迷惑

有相兼無相迷惑於不知未能明覺性安
得決狐疑
天尊告曰汝等衆生
衆生情行劣迷失道根源特謂宣宗旨教
令入妙門
從不有中有不無中無
物向無中有道從有裏無莫生無有見迷
執自消除
不色中色不空中空
空色互相生相纏如糾墨要知空色理自
莫分空色
非有爲有非無爲無
道性本虛無虛無亦假呼若生無有見終
被法來拘
非色爲色非空爲空
不空是真空不色是真色空色便爲真真
法何曾得
空即是空空無定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
是空及是色究竟總非干要認真空色迴
心向己觀

即色是空即空是色若能知空不空知色不
色
空色寔無泯不須舉一隅色空無滯礙本
性自如如
名爲照了始達妙音
妙音喻虛性虛心非妙音認他毫髮事難
得自由心
識無空法洞觀無礙
一心觀一切一切法皆同若能如斯解方
明智慧通
入衆妙門自然解悟
了悟性根源名爲入妙門妙門方便法是
法勿留存
離諸疑網不著空見
決破疑惑網有無都不干正心長自在如
準入雲盤
清靜六根斷除邪障
心靜六根清六根隨性行性能無著物邪
障那邊生
我故爲汝說是妙經名曰護命

妙經無礙性權立妙經名故爲衆生說令
教悟此經
濟度衆生隨身供養
一真度一切如械濟橫流真性隨身有勿
於身外求
傳教世間流通讀誦
傳教虛無理世間散布行誦經能爲過其
義自分明
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
真性號神王飛天無定方破邪能自外堅
固喻金剛
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
靈童即正性無染號真人威猛喻師子名
殊一法身
各百億萬衆俱來侍衛是經
諸天諸聖衆無一亦無二性不逐波流是
名真侍衛
隨所供養捍厄扶衰
語默及游息無生一念思忘形歸恍惚神
鬼不能寃

度一切衆生離諸染著
正法度邪法　衆生見處偏　若生無有見　即被染心田
爾時天尊即說偈曰
天尊重說偈　直爲指心源　汲引迷惑者　令歸解脫門
覩不見我　聽不得聞
道非干視聽　視聽轉生疑　應物臨機用　虛心即可知
離種種邊名爲妙道
心疑隨萬境　隨境認心田　道非有爲有　方名離種種邊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頌終

生天經頌解

超然子頌

元始天尊
至高至大虛無祖　接引羣生萬法根
三十二天都教主　如如不動號爲尊
說此生天
生天生地亦生人　四象三才育五行
無相無名天地始　有情有相物情宗
得道真經
深根固蔕始中心　復命歸根立本真
錬就九陽金鼎出　慧光朗照遍乾坤
爾時元始天尊
泓漾混合未分源　似有如無恍惚間
至寂至虛含萬象　漸生五太立人天
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
大羅天上玉京山　曠朗無塵絕往還
覺悟剎那生靜境　迷情如隔萬重關
告諸仙曰吾今爲汝略啓身心
虛無妙相身心啓　暫假凡軀主妙規
金口泄開天地奧　靈光射出混元機
明開道要
道要玄微非有無　無中生就有形軀
有中錬出無形體　自在逍遙物外居
十方得道神仙皆從此經修行而通微奧
萬八千篇立妙玄　生天得道始修仙
愛河須仗舟船渡　到岸遺舟合自然
善男子善女人
天尊普化遍十方　男女無殊一體觀
大抵澄心崇至道　智愚凡聖總成仙
依憑齋戒是作津梁
洗心防患真齋戒　除情去慾是津梁
境滅心忘無垢染　靈明何處不圓方
一切有爲顯諸真露
色心未動本無爲　朴散形生自有爲
藉假養真真靈顯　莫因假物喪靈儀
體此法相乃可按持
方求魚兔覓蹄筌　得兔忘蹄魚亦然
乃可按持雖有相　有爲無作越中邊
能屏衆緣永除染著
外行周圓託衆緣　莫將名利喪根源

洪鐘在叩聲雖徹　應物無心兩事全
外想不入內想不出
六門長閉緊牢關　莫縱三尸恣往還
二物調和收寶鼎　一條銀焰出崑山
乃得五臟清涼六腑調泰
四象中央一炁先　週流三界任巡還
青龍火裏噴寒霧　白虎潭中吐赤煙
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有諸滯礙十惡之業
三三六六結成形　口四身心眼耳聲
始爲七情耽染著　屏除十惡認元宗
百八十煩惱之業
七情三業喪靈源　半是凡身半是仙
鍊就極陽無相體　自然煩惱不相干
衆苦罪源悉皆除蕩
三彭恣縱業根源　五慾身耽惹禍愆
罪業屏除無苦惱　自然超脫死生關
即引太和真炁注想身田
意定心寧莫强求　綿綿來往自通流
華池澆灌三田潤　要長靈芝飼白牛
五臟六腑心目內觀

五氣朝元五氣清　六陰消盡六陽生
慧眸踢起分明覷　內外無塵體自真
真炁所有清靜光明虛白晃曜
虛白靈光晃太空　輝輝煥煥古今存
莫將明月清風諭　風月何曾得久傳
杳杳冥冥內外無事
內無所感外無求　真樂真歡喜自由
昏昏默默如醉夢　了無一物掛心頭
昏昏默默正達無爲
混混茫茫有若無　昏昏昏裏性恬虛
法界往來無所住　無爲無作了元初
古今長存總持靜念
浩劫綿綿非有有　不增不減不空空
長江萬頃無波溢　湛湛澄澄息浪風
從茲解悟道力資扶
迷雲消散靜乾坤　朗照虛無若鑒容
玉兔奔馳投絳闕　金烏飛入廣寒宮
法藥相助仍節飲食
天地相和萬物沖　衣食調攝自然通
抽添水火無虧溢　煉就神丹射九宮

驅遣鬼尸安靜六根淨照八識
陰魔遣却六神寧　寶鼎祥光晃太空
八景返爲八色水　結成雲篆出崑崙
空其五蘊正妙三元
五慾蠲除五蘊空　五般霞彩鬪爭新
三宮昇降無窮盡　穩跨金龍赴玉京
得道成真自然昇度
金丹煉就保長生　玉性玲瓏萬法空
得道有如非得道　自然昇度九霄中
爾時諸天仙衆上白天尊言
諸天仙衆各歸依　仰謝天尊潔衆迷
雲散風停天瑩靜　一輪明月照希夷
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
未分五太混元初　恍惚其中若有無
浩劫長存無損益　有餘那得證無餘
未聞如是大乘經典
視之不見聽無聲　非色非空絕我人
只爲衆生著有相　教風權且立三乘
我等緣茲幸會廣及一切道果圓滿
未曉前生作甚緣　今生同遇上真傳

亘初業障皆消散　行滿功周赴九天
而作頌曰杳杳冥冥清靜道
無中生有陰陽道　五行內外俱顛倒
忘心忘法亦忘形　杳杳冥冥清靜道
昏昏默默太虛縱
無拘無滌越和沖　聲色非千萬法空
得意忘言如酩酊　昏昏默默太虛縱
體性湛然無所住
絕情絕意忘憂慮　慧光不滌纖塵汙
茫茫浩劫獨縱橫　體性湛然無所住
色心都寂一真宗
正眼拂開塵世景　靈臺不掛半毫分
真清真靜玄中妙　色心都寂一真宗

生天經頌解

三洞讚頌靈章卷上　員

玉清惠命頌

稽首玉清元始尊稽首金闕虛無帝包含造化運陰陽極處自然無凝滯生天生地生人物五色祥光隨處慧度人无量不思議敢伏祥光來拯濟歸命東極宮中尊歸命十方救苦尊毫光遍照三千界智慧潛通五苦門常以廣大威神力慈悲救苦濟亡魂指迷惡道返歸真法橋大度永長存

華蓋玄謁真凝炁章

幽微藥宮為仙宅道貫樞靈圓景白飛根散葉翳翠條妙炁三華貫幽微鬱靈杳淑真人據雲景胖奔通烜赫泥丸三五合靈芝結珠固精神炁活飛煙妙露却殘光鍊獲飛仙去否厄太玄太和在右府紫清真人道為主中虛恬淡自怡然返光還胎導玄圖知雄守雌質天機回反乾坤鎮中主飛玄神炁合青玄含藥吐芳明子午鍊養靈根不復枯萬靈朝會聳陰觀琅音玉霜灌死體徘徊沉默須周普擒龍捉虎坐殿與隱韻流音遨妙府黃華朱醴濯陽精萬道炁為羣仙舉

妙英飛爽集玄炁章

道貫青玄集素瑞靈實飛真瓊妙炁生魂育魄返金容五藏生華凝景翠三田飛鬱映華峯實曜玄黃端拱會提攜日月運璇璣九炁發春揚拆地含和吐藥曜金蓮驪龍吐珠呈彩翅鸞鳴鳳翔對上實虎嘯虛岩華曲麗洞觀三界百關明六緯七經齊天地飛靈煥景擲炎靈東井天河灌幽渭九龍奔躍騫實國圓景燦煒總翹轡飛霞採集咀玉根景景胎仙生萬彙千災却消摧凶殘幽室光明何所繫紫華混合青玄宮電掣雷奔絳霞閟雲臺碧落黍米珠導達光玄煥二炁注念左府悟玄機反覆陰陽成上位

青靈九炁君頌

東華吐靈鳳西宮扣璈音三炁結空洞太虛生中心靈書披七條實文翠華林鳳福逐天響六時應節吟上有度命童煥夜朗長陰萬劫保形明眇眇莫能壽長鍊不死年與運同浮沈日月照靈魂璇璣向東南九星落形影

寶花生五心自有不彫神與我契丹金赤書
檢籍炁玉訣妙自陳朱宮有綠籍魔神莫能
侵

丹靈三炁君頌

絳雲翠玉虛靈風扙太微逮逮六炁降眇眇
吐靈輝乘我日中影披巒順天迴朱童披靈
夜洞陽鍊落暉玉章度促年靈歌五神開長
浪无絕景一念入九圍億劫超幽期華命不
彫衰飛天披重關南宮朗凶機朱陵定絳籍
神備便形飛七祖上生天福德高巍巍輪轉
空洞塊出我九玄扉夜景拔朝陽飄飄乘運
歸

皓靈七炁君頌

琨臺生琅音玉炁遐七宾實章洞太虛攝真
入无形錦雲翠朱日圓華逐月生混合自然
炁迢迢九遐清六慧純梵行五神有高靈絳
宅權朱景萬劫不彫零長存好生君太乙合
黃寧保命度符籍鍊塊金華庭引歸不死炁
飄飄乘運生七玄入南宮枯骸更鮮榮長樂
登雲浮高飛戲彩軿逍遙大羅外三界莫能
輕

玄靈五炁君頌

飛步入北清把真招上元乘景皇玄臺四華
生錦雲中有採芝童羽衣何紛紛長歌九命
籍金籙赤書文十絕遠華庭飄飄度命幢綠
蓋乘風迴丹霄拱瓊軒為我造上皇拔録九
夜門度命朱陵關長保億劫椿留神營絳府
赤子明玄關受形不死炁自然生寶塊七祖
度南宮世世福慶門

青玄凝真導塊章

玉京萬法大羅尊千重寶梵億玄言碧霞絳
雲引衆道玉闕金閣敷真文偃定高真遊飛
空八極飛神度無邊鬱鬱昭昭萬炁中吐聲
如嬰炁成紋振動梵天是空道靜明法曜惟
慈雲超簡昏衢北羅酆列上金簡還靈明炎
炎火池成清涼解刃挫鋒悉摧紛豁散業境
空法身保召罪性來吾壇天尊經濟本无際
萬天萬地成真元莫有不從不化度超凌三
界佐虛玄隨心所召隨心歸仙信梵音如甘
泉一聞百骸解熱惱朱陵開度成飛玄起凡
大道入慈悲不濯巨細惟翩伶華夏泠泠引
汝魂逍遙獨步紫虛天

金真章

天魔乘空發萬神駭神庭託化謳歌章隨變
入无名罠塵何紛紜攕道當塗生雲合結朱
空北帝滂神兵鼓極自知道玄運來相征上
景御飛巒迅駕撿雲轡促校北帝録收執羣
魔明豁落張天羅放威擲流鈴金真護空洞
玉光煥八宾金符守上宮神精戮天精剪滅
萬妖炁億億龜齊齡上承九天信嘯命靡不
傾招真究三洞惠誦朗日清八道望玄霞七
轉緯天經洞合帝一真扳度七祖程削落五
苦根反魂蒙受榮金光耀寂室神燭自然生
香花散玉宇煙炁徹玉京帝遣徘徊輦三元
降綠軿迅駕騰九玄朝我玉皇庭
玄挍振雲袂飛空樂未央高步七寶林逍遙
天衢長迢迢玉京山瓊臺耀飛眾仰觀黃金
闕俯窺白玉牀中有黃老君紫炁斡天章宴
坐捧生籍綠筆紀華陽萬劫長無期超凌不
死鄉

雲衢耀明景瓊田植紫芝神風翔高清琅琅
聲何悲三華覆八圓梵炁籠玄機至道參寥
廓招真嵾雲飛吟哦懽膺爍閬風踠䶗池下
有招仙子千劫戲雲衣不老游萬天十極雲
霞樓
紫蓋策神魔朱霞暎清微鬱儀煥丹極結璘
耀玄輝神風挹三素九老揚雲旂俯仰重霄
上宴樂服靈虛攜晨朝玉賓西華羅高墀窈
窕方諸宮青童躡雲墀旋步歌丹鳳朗嘯業
雲飛
西宴瑶池湄東遨蓬萊津倏忽越桑田暘谷
耀朱晨龍旌曳千林寶蓋迴九真流鈴煥中
黄握節斥魔氛萬仙拍手笑清歌浩无垠翹
傾覲太无齊齡太上賓
捨仙尋帝一金書妙雌雄高奔契八素混合
百神功二老兩仙王五靈符籍同神光耀金
樓妙哉雲炁重是謂大洞法九真步玄空金
津和玉液咽服瓊樹豐鬱羅朝太上揚袂歌
天風
乘烟結霞友御鬱歌寥閬北登廣寒宮玄英
玉練頹飛步天津上雲璈鳴鼓彈龍輧駕虎
袂朝揖扶桑暾夕憩琪林影攜提控九玄遨
遊太空館徘徊運朱輪受書登南丹長歌億
萬春
朝登太微宮夕憩常陽臺天風扇清泠策駕
五雲回星珠羅碧漢綽約流九垂眇恭御明
煙圓霄宴玉墀神虎攝萬魔靈威煥巍巍金
真檢雲營玉室暎靈堦丹丘无圓方奇哉仙
真才
泛景宴紫清雲旌儛丹霄遐觀瑶臺上釣天
何迢迢流風煥騫樹神光耀瓊樓仰喻玄珠
華金書輝層洲萬天拱四皇羽履迴煙軿八
浮羅鳳蓋琅樹暎飛飈霞瑲帶神羲千齡如
一朝
琳琅魁華晨九遐陵非煙左顧招无英右眄
揖白元神光御玄素黄老俯芝田吉光駕飛
乘遊戲控流斬高皇覲紫微恍朗遊萬天春
秋无彫謝千劫窮遐年至真无所得攜提靈
景仙

青帝歌

東望重拜手蒼帝玉皇君靈風鼓橐籥育物
布元春雲龍鬱嚴駕玉衡摧瓊輪枯萌泛霑
及大惠无不均萬仙歌以道委曲戒天人心
根迷自固拱跽戴洪仁

白帝歌

六甲抱金闕七政守靈壇流鈴擲火化威劒
巨龍蟠邈彼素靈真明憲孰敢干束制妖鬼
魔凜落霄風寒沴炁既已息萬天餞而安真
儔荷大芘抵額相歌歡

赤帝歌

太景開玉樞洞堂啓金除騫林蔭瑶砌丹鸞
踏瓊株寶房名曲麗明瑠神所居飛遊豁雲
道引目眄真都天日永不夕重烟鎖青廬太
上敕印開帕几羅簡書

黒常歌

无質統有物淵兮上帝心不啓不發道蘊妙
化機深恐爾漏未盡陰想忽浸淫輪轉元涯
波苦道相迷尋萬年常謹約一旦自湮沈无
沖落鬼境殃譴不可任

黄帝歌

萬天拱中宸控駕玉池根翹機貫億曆洞朗
闢四門大有混皇真紀制星宿魄非帝道不
運有方賴之存威忩即霜秋和豫為陽春生
成握元紀仰荷戴无垠

青帝消魔讚

洞耀育元精青華開大明布育九天炁始生
存无英扶陽通攝御丹林合總真積霄始暉
上鬱疊明霞晨靈光煥羅絡衛育保形魂混
化合玄景仁惠消魔群萬徧道已超功當奏
上清

赤帝消魔讚

三炁藹靈闕明虛煥玉丹朱陵有帝真華雲
飛絳軿統御萬界中撫運超億千執策按簡
籙洞章敷神篇解結散禍根流金摧兇姦志
能成此道魔試俱無前保度冥劫津宴盼无
窮年

白帝消魔讚

西靈回七度太眇鬱明華白元維我神皇真
御景霞皎皎三素暉昭昭破百邪攝音延至
炁金晶育三田鍊結固玉質寶曜暎瓊鮮魔
精當滅試逮地无沈連逸轡高清館壽輪太
上仙

黑帝消魔讚

北玄三秀藹太上紫皇居總炁攝幽捿造化
數靈綱下統虛危精寶育天元房靈通太妙
神纏羅衛百關谿落滅魔試凶災永不干大
道保自然壽命无虧殘萬劫享慶會白日登
雲輪

黃帝消魔讚

混化歸沖妙元皇總帝靈真老閉黃闕四御
齊玄鈞圓華太張上同攜堅王君結津固百
骸瓊耀擁胎仙晨暉注明景魔應自滅形萬
道保无虧返老回童嬰五會合一炁飛馭超
雲京

龍漢始青玉曆寶頌

九陽迴妙炁三景散元精碧靄浮靈篆青林
粲淑英超逕玉清府遼邈蓬萊瀛真化通无
間神風滋萬生

赤明丹光玉曆寶頌

浩劫開神運龍文泛赤霞八威奔電激九鳳
破兇邪鍊度丹皇室飛昇元始家炎明常繼
照靈慶集晨華

上皇中靈玉曆寶頌

混黃生一炁感化結真形上德持柔順合光
洞杳冥建中該九極執本統三晨煒燁天端
上飛芒曜玉靈

延康素靈玉曆寶頌

皇光儲靈粹金精曜斗威六天咸馘滅萬寶
復幽微爽炁浮高闕寒光藹素輝空同拔王
勒華麗九霄飛

開皇玄上玉曆寶頌

五炁符元妙諸天混太冥辰精飛羽黑玉女
散華青紫榮封天寶玄光凜帝庭群魔欽至
化萬國保安寧

空洞靈章

飛玄紫炁凝靈根綱維王虛總萬神空中鬱
勃結自然上有稜層十二傳王樓峩峩耀景
雲流精紫闕帶金軒瓊堂瑋鍊繞八騫中有
青金九靈仙丹皇真母號精延飛青羽褐晨
嬰冠手執玉節握靈旛五色命魔對帝尊把

持符籍當生門咀日嚼月噏醴泉雜羅吐輝鍊五魂内充外溢絳府欣金光煥煥形正圓從朔入金色渾淪唯有開明曉此言日五月十朝北元刻見華蓋領仙君紫炁左迴與斗連歷度四七入金門正是丹皇校萬仙有明此訣加精勤祕念密思每令分妙景感會得要文三年當審保長存九年乘空駕羽裙鳳衣輕翔昇龍山俯仰九靈謁玉晨得爲靈寶大真人

東方玉晨君讚

○森廓連華闕神尊帝一真靈虚交日月玄覺○照冥津玉關回運數梵炁啓都明魔播揚洞唱天君秉化輪金華領仙籙鬱帶龍山宮寶秀煥珍景宴戲髙上壩霏煙散妙霄陶精養我形飛天觀劫會讚詠元始文太極建青蒼晨輝布發生爽耀應雩觀熙怡存玉嬰皇育旋景輿昇度七祖魂彌範流飛綱周維天地根祥霞翳霄仍紫館真人君軒弈清玄府滅試推邪宄道應混髙元神結泥丸精靈丘三素雲羅耀交琳峯七九齊至用三五合同功併協沖和德變鍊超仙宗

南方玉晨君讚

和陽煥明弈炎暉玉鍊頹虚梵隱玄邈空朗昭神功九華破幽録四極延生津黄房晨景居綿綿保長存窈窕騰月妃萬界超劫輪混洞翳玉書龍漢明耀晶神文攝六天察制妖魔摩邪試莫我干列名標上清超度五苦難道遥玄仍峯飛神開大運明觀九雲重南上鍊我魂旋蓋遊騫林汎霄纏虚綱十轉回天關大魔咸來賔入景朝紫微龍淵注東井黄○○華養我真大羅无色光寂度元窮人朱靈協至炁太和昇福堂玄臺暎鬱蕭誦洞遷西靈神公布玄範反嬰齊自然

西方玉晨君讚

洞陽暎霄闕受度好生君靈童火鍊攻福館涉生津太漢明道彰真人翔景雲髙清布元化蕩穢除妖氛接我琅碧輿昇入微妙門揚輝浩極家洞耀九玄真造化回幽關杳眇固靈根景皇連鬱秀檢校超仙魂蕭仍白元子洞攜列帝賔始皇天中王寂寂虚无庭玉晨張大範流慶滌我塵雩樓演洞唱枚魔束鬼形三元分化祖九度悉宣陳阿丘馳素斬邪邪契所緣彌羅大聖神更生陞福筵逸化乘運歸削死永合歡瓊府魏我境森扶霄華騫雲牙揖三暉享此億遐年

北方玉晨君讚

開化無上神霄度凝玄炁陽華真一精太和育妙慧九靈鎮西崑機化停樞會鳳車升羽輪越此大劫津雲阿擁圓皓育生天神君受○符羽林宫藹秀靈霞襟空霄飛玄章接舉身○超騰天統攝八耀開度九幽魂蘭宫連紫微按格昇朱陵南宫有妙重琅輝鍊我形蒼霞浮緑輦擁慶拱髙尊靈風泛洞響可賓无窮齡九仙須運籙釋散宿業根流綱抗虚梵廓達歸无名大混百骸紀徊煙合紫雲慶垂七葉孫禍塞三徒源解帶離塵網齊轡逍遥賔倏忽登龍臺稽首玉帝前

三洞讚頌靈章卷上

三洞讚頌靈章卷中　鳥九

應用讚頌

七真讚

太上玄虛宗弘道尊其經俯仰已得仙歷劫無數齡巍巍大聖德寂寂因無生霄景結空構衆虛自然征日月為炳灼安和樂未央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靡不歷滅念停虛閒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渴持志如金石保子飛仙路五靈度符籍濟我六度行故能解三羅清齋禮太素吐納○養雲芽逍遙金闕內玉京為余家自然生七寶人人坐蓮花仰嚼玄都柰俯酣空洞瓜靈顏耀朱日㝠計年劫多法鼓會羣仙鳴鍾徹大魔

靈風扇奇花爍爛開繁㨾天真撫雲璈衆真彈靈琴雅歌三天景散慧玉華林七祖升福堂由此步玄音前世福未足斯書邈難尋信道情不盡圖飛乃返沈太上無為道弘之在兆心

學道由丹信奉師如至親抱景伴清輝孜孜隨日新衆人不得度中不度我身大願有重報玄德必信然陰德罪至深對來若轉輪學道亦甚苦晨夜建福田種福由植樹積實而成山子能耽玄尚飄爾昇清天修爾無為道當為結大緣太上至隱書名為智慧篇拔苦由人材超俗以得真靈姿世不奇時若淵中蓮

人行各有本皆由宿世功立德務及時發願莫不從善惡俱待對倚伏理難窮賢士奉法言道亦在兼忘解是大智慧上為太極翁寶○蓋連玉佩命駕御九龍金華攀洞經捧香懸仙童嘯歌徹玄都鳴玉扣瓊鍾

竦身凌太清超景逸雲霄保扶持法言遊玄極逍遙萬劫猶昨夜千秋如晨朝巍峩蔭雲華手攀寶林條香煙自然生玄階莫扶搖靈旛應時散繁想應時消滅智弘大混無為為清謡

啓壇頌

渺渺空無象悠悠感至靈敬則承天貺泄則被魔精吉凶隨運轉否泰應緣生道不貫珠玉神惟感至誠丹情盡勤苦懇禱竭玄情自然通大道皆得降真靈捻香陳所願稽首冀嘉禎天尊常湛寂回心禮杳冥

解壇頌

太空包有象至道窈無形承和通妙烝感應達衷情倏忽周八極依稀降萬靈徹香陳素悃委質表丹誠遠汎翔鸞蓋遐攀綺鳳旌烟宮高鬱鬱霞閣上停停瓊駕出霄漢金龍入太清甘露降人世景福被幽冥

請玄師頌

○科律嚴章奏精誠享百神投詞陳悃願潔齋○答高旻俯盼垂雲駕冥心啓上真玄師都教主奉請降凡塵

請天師頌

太上傳符籙初因過鶴鳴積功超玉簡列位侍三清接引章詞奏克隨凡庶情修齋當奉請願俯鑒精誠

請監齋頌

實號留塵世仙階列上清三千功已滿八百行先成禮懺修真福監齋作證明今宵雲馭

降祥祉被含生

請天官頌

妙道垂真教修齋立福田結壇朝上聖建醮會高仙注念通霄極精神感上玄天官秉寶輦彩仗下凡筵

請地官頌

翼翼陳丹悃兢兢仰紫虛祈通塵下志願達土皇君潛應垂真祐遐臨赦罪書地官來下降儼擁五雲轝

請水官頌

方便開真化慈悲立聖科虛心修妙會調炁詠靈歌默念祈淵府丹誠通大羅水官龍駕降雲錦起滄波

請五帝頌

五帝居仙品糾彈善惡因祥光臨宇宙惠澤清沈淪發露祈真佑冥心感聖賢存亡俱快樂享福永無垠

請經師頌

入靖修黃籙嚴裝啓上仙奏章先達御詞款欲闡宣寶籙因師度感儀太上傳經師求下

降奏請列羣仙

請籍師頌

肅肅祈清福詵詵結寶齋登壇須此夜行道續徘徊有願仍雖啓皈心道眼開籍師來下降仙仗下瑤臺

請度師頌

經戒丹心禱虔誠召百神捻香祈至聖持戒請仙真清詠凌朝啓精思入夜勤度師來下降保護結齋人

送玄師頌

上帝命真仙修齋黃籙壇諸天來下降焚香懺罪愆祈思行道畢齋事已周圓洪福留人世玄師上九天

送天師頌

齋福已精嚴表牒上九天至誠通感應閶門得延生掌籍諸天衛章詞達御前祖宗咸升度嗣胤慶榮遷三天扶教主事畢奏功圓

送監齋頌

靈壇崇法席允賴下監臨糾過兼旨善真仙亦仰欽行當驅道騎縹緲五雲深至存當有

賴更復濟幽沈

送天官頌

妙範修齋直明科洗罪根瞻穹崇上善瀝懇致微言既納依投靖蒙垂罪宥恩天官還玉府寶駕入金門

送地官頌

淨會朝元罷三塗結果因真恩宣五嶽誠悃奏三天撤席停宗範解壇送列仙地官回嶽府高涉五雲軿

送水官頌

宣演靈音畢諸仙返上穹靈光降横厄甘露降真風復命驛龍駕逞還太寶宫水官歸洞府福祿賜無窮

送五帝頌

仙仗來霄極尊臨列五方檢氣吹羽節鸞輅駐清場齋事將圓撤迴輿返上蒼流恩無不遍豈但感馨香

送經師頌

經法雖微妙崇奉悉因師凡有立善者咸得頻禮之氣運功易就心慢悔難追若能勤繫

念朝夕自仙飛

送籍師頌

道以齋爲重法以朝爲常不修不奉者安能達帝鄉有骨入仙品自然開紫房玄武排靈駕但見金殿堂

送度師頌

迢迢玉京山玄都何巍巍朗朗長夜開真人乘步虛大道由人弘心至神自歸修齋行道畢稽首辭三師

明燈頌

正一陽光炎上朱烟開明童子一十二人洞照天下及臣等身百邪摧落却鬼萬千光明朗徹通真達靈

太上散十方華燈通精誠諸天悉皆照諸地皆朗明我身亦光徹五臟生華榮炎景朝太虛遐想通玉京

丹精寄太元玄陽空中響貪形滅苦根幽妙至真想垂華不覩實因緣永無象我身亦如之乘化託流景

夜光表丹陽迢遞照虛空諸天普光類諸陰即自滅我神亦聰明常玩智與慧逍遙通道運還謝任天勢畢形歸空洞夜馬爆流苹

滅燈頌

玄陰閑光長燈續明太陽已朗八幽開清燈還太陰光附景生日月二真爲我合并

智慧頌

智慧生戒根真道戒爲主三寶由是興高仙所崇受汎此不死舟倏忽濟大有當此說戒時諸天來稽首

智慧起本無朗朗起十方結空峙玄霄諸天挹流芳具妙難思議靈感真容通有有竟无有無無無不容

智慧常觀身學道之所先眇眇任意肆自然錄我神天尊常擁護魔王爲保言晃晃金剛軀超超太上仙

奉戒頌

道爲無心宗一切作福田立功無定準本願各由人虛己應衆生注心莫不均大聖崇正教亦由雨降天高淩靡不周常畢故成淵海爲百川王是能含龍鱗萬劫保智用豈但在厥年奉戒不暫虧世世善結緣精思念大乘會當體道真

還戒頌

天尊大慈悲說戒度衆生威德被幽顯果報感真靈諸天來稽首摩魔自東形過去超八難見在保千齡齋福行當息相共送度誠流梵逸雲唱飛香雜烟馨瓊鳳秉丹輦金龍駕綠軿生死皆快樂家國悉安寧

燒香頌

學道當勤苦斂信運丹誠燒香皈太上真炁雜烟馨惟希開大宥七祖離幽冥

太極頌

道以齊爲先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宿世恩德報道心超然發身飛升仙都七祖咸解脫

投簡頌

太上法微妙簡籙度人天元始告符命時刻獲升仙傳授救沈溺皆得自修然書名金籙簡逍遙玉帝前

度簡頌

赤明開玄圖和暢通上虛元始敷靈章十部飛天書開度九幽祖萬遍通自居玉阜秀瓊林生死福德慮自無黄籙簡苦拔焉得除旋行誦靈章五靈還相扶

焚詞頌

衆生多障難大道實矜憐濟度垂科教咸令懺罪緣罪從過地府釁結已聞天發露析真佑冥心感聖賢虔恭禮三寶願得早生天壽長年焚詞䟦上界奏名玉帝前

焚疏頌

聖德流科教修齋福壽長延生移玉簡請命奏金章罪名消北府生籍注南昌見存皆快樂過去生福鄉

迎真頌

天尊御天龍百萬神仙騎雲起自道遥玉音成鼓吹花嚴如意珠聖化不思議惟願降瑤壇福被羣生類

送真頌

回軿五雲輿騰駕九章歌倐忽升天遠飄壇香氣多玄恩覃宇宙福禄遍山河緬想神仙路道遥上大羅

送真符頌

仰啓直符使幽顯路潜通乘雲馳奏牘遠涉三界中紫清金闕邃玄都水府官奏傳資瞬息端簡俟真風

普獻頌

普獻無邊聖香煙散十方願乘七寶臺垂光五濁世運度人天衆咸令上法橋同會證無爲勤修不退轉

北帝頌

善哉元始尊衆生慈父母傾光紫微宮曲映九幽戶峩峩丘寒庭回照廓冰浦炎炎烈火獄沛然洒法雨圓通大哀智常善濟衆苦拔度長夜魂令得稽首禮

華夏讚

勤行奉齋戒誦經制六情故得乘空飛耀景騰玉清精心奉齋戒吐納鍊五神内德冠諸天轉輪成上仙

學道讚

學道行爲急奉戒情制心虛眞正烝居仙聖自相尋若不信法言胡爲棲山林

太極真人頌

神雲焕層虛梵羅屯碧霄元始九龍駕皇人按青韶靈光集萬真珠影開陽寥出示靈寶爲福德由是相洞玄隱髙嚴玉音泛雲璈无量匪得思道海生波濤法義同消流滋植成嘉苗用以賑飢窮教興衛中朝帝尊壽億年太平滅兵刀稽首望玉晨靈華散金毫

大道雖無心可以有情求佇駕空洞中迴肹騁滄流淨明三界外蕭蕭玉京遊自無玄挺運誰能悟冥趣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七玄散幽裔返胎順沈浮冥期若潜凝陽九無虞憂覩此去來會時復爲淹留外身而身存真仙會良儔

亹亹玄中趣湛湛清漢波代謝若旋環椿木不改柯靜心念至真隨運順離羅感應理常通神識建自但淡遊初無際繁想洞九霞飛根散玄葉理反非有它常能誦玉章玄音徹霄退甲申洪災至控翩王母家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

金籙度命九幽拔罪頌

稽首無上道歸心元始尊至真妙應主開化飛玄門妙戒怡五靈金書誓萬神察命定籙籍靈符度苦魂乘雲朝玉帝齊契玄中人

解宪拔罪頌

偉哉大道君常普無量功舟楫生死海濟度超羅酆罪對不復遇福報與冥通用神安可測讃之焉能窮

功德往生頌

泠泠甘露滋法味難思議鶱香流七真冥冥○何生疑受此法食者生天登紫微福田高巍巍供施令清淨一切有為事普皆成代命拔汝三塗苦施汝九玄慶臨當受食時諸天皆讃詠寒庭多悲苦迴心禮元皇女青靈寶符中山真帝書一念昇太清弃念歸太無功歸九幽下旋旋生紫微

太元真人臨授洞玄經頌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大羅化浮塵中除解衿有道家騁煙忽末頃攜真造靈阿塵景瞻瓊軒玄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舞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左把玉華蓋飛晨躡七元三辰煥紫輝逮眄撫明真斐躡期須史四面皆已神靈文無涯際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横塗令爾感不專陰痾失玄機不覺年歲分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眄六虛思與真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無誰投雲中騁瓊輪孰為塵土儔

太極真人頌

太上大道君出示靈寶篇高妙難為喻猶彼○玄中玄自然十方土共仰無上仙大乎洞虛經安坐朝諸天上賓紫微臺下藏諸名山煥爛龍鳳文戢耀在其間妙哉太上道無為常自然王侯及凡庶所貴唯貴賢宿命有福慶卓拔在昔緣法師轉相授寶信劫數年廣心度一切大福報爾身供養必得道奉行成至真大道無彼我傳當得至人

玄一一真人頌

衆妙出洞真煥爛耀太清奉者號仙人體元永長生逍遥戲玄虛宮殿羅其形蒨粲七寶林晃朗日月精龍麟交横馳鳳凰翔悲鳴太上治紫臺衆真誦洞經捻香稽首禮旋行繞宮城三周歸高座道王為應聲人主弘至道天下普安寧

玄一二真人頌

虛無常自然强名字大道紆邈無邊際衆妙歸靈寶閉眼存至真精思降十老升仙永無為靈頼常妙好漱飲玉池醴飢食金花草淨世度八難濟世諸苦惱

玄一三真人頌

妙哉靈寶經太上自然書奉者致得道號世○降真來受命宣道教真為超俗才事畢升神仙宮殿治玄臺時降崑崙山逍遥憩蓬萊

張天師頌

靈寶及大洞至真道經王唯有五千文高妙無等雙奉行致飛仙玄居治虛空侍衛太上臺逍遥紫微宮萬劫猶電頃長存永無窮道眼已備足豁落自冥通幽昧無不知安坐觀十方

三啓頌

樂法以爲妻愛經如珠玉持戒制六情念道
遣所慾淡薄正氣停蕭然神靜默天魔並敬
護世世享大福
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天人同其願縹緲
入大乘因心立福田靡靡法輪升七祖生天
堂我身白日騰
大道洞玄虛有念無不契鍊質入仙真遂成
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悉歸太上
經靜念稽首禮

演道讚

○天道應運陰陽至神察其機要有亡其身悟○
即爲上述者非真

演法讚

天地萬物陰陽四時更相爲盜賁合天機聖
功神明非賢莫知固躬輕命審察其宜

演術讚

絕利一源三思反覆徇物之機生死在目樂
出安靜恩生害酷天地災祥時理爲福

清靜經頌

五太初爲先虛無道自然混元權祖正妙體
契宗玄演教明無上知常假喻詮因斯清靜
德闡化立經篇
大道隱乎形真精混窈冥二儀分始兆一氣
運無停覆載誠難測生成育只寧陶甄能匠
物蠢動盡含靈
日月運虛空明明甚至公得天能久照麗物
可咸通有質蒙光照無情混象融陰陽常體
道不息太無中
妙道實難名包含萬物生運時充地脉任信
○禀天清吹煦真消息沖和大化成圓通歸一○
體高下坦然平
無相杳無蹤難名混沌中未萌天地日安得
雨雲風鑿破胚渾兆衡開物象蒙因斯分造
化權立道無窮
清濁陰陽氣周流上下沖自然成感化終則
契圓通萬類含滋育三元配合同乾坤交泰
定都會一真空
肇判兩儀分人靈至貴尊三才安宇宙二物
定乾坤種種含真炁元元實相門剛柔相濟
用體道孰能存
降本通真體還元見末因春陽敷茂暢秋候
主凋淪太極生形化純和造物新樞機推大
運掌握任功神
清靜理幽深誰能究竟尋觀空除萬境絕相
了諸心慧月流丹漢慈雲覆翠岑寂然人不
動應物顯知音
人悟常清靜知源妙聖機太初無染滯全寂
隱光輝默默藏沙界昏昏徹紫微三元昇降
後天地悉皆歸
○心者靈之府神棲靜可安貪嗔癡易作戒定○
慧難觀深要正中正堅持關內關常無生六
慾法界自然寬
若遣諸情欲澄心妙洞觀同真非物物歸寂
棄般般水遠連天靜山高戴月寒圓融通智
慧壺內瘞金丸
正念無偏黨沖虛合自然六根塵頓息三毒
病須痊妙道超空劫全神達上天些兒幽竅
處玄牝自綿綿
迷路失家鄉都緣昧已光心浮誠易動境熟
爲難忘欲染何能遣邪奸轉使荒回頭堪悟

處返照見空王
覺了諸塵漏分明道眼開色聲非有礙知見
定須埋神靜千災滅心虛萬慮灰清風穿玉
戶自有好音來
諸相觀非相其形是種無內含真法界體合
太空虛雲靜蟾光露潭澄練色鋪此般明顯
示何在覓殊塗
寂照觀諸物靈臺有殊同真非可見絕迹
莫能模了了堂中老休休法外無玄玄玄也
泯八極任寬舒
○廓達真空界迴觀一物無混融同大漠湛寂○
體虛无洞照音常寂圓通性自如中間并內
外不屬返元初
達了心無物無無實亦無何勞除妄想豈在
辨精麤緣靜虛施巧歸真任不渝道般消息
家孰敢强名模
萬法本來空無無合聖功湛然非內外寂爾
泯西東心境雙忘處方圓一緊同杳冥超造
化無物悉皆通
假寂權為體還當去秩因忘緣如是息真靜

自然新契合無生法方知不夜春獨超天地
外任意燕中申
一定達真常神光莫可量照開三毒室射透
五明堂寶月晴空露迷雲蘊迹亡清風布消
息應物任舒張
曠劫鎮圓成無暗亦無明谷神常自寂法海
晏然清正念投真路澄心達妙程永離生死
繫三界任寬行
了寂沈聲迹深通至理幽真空穿有待實相
本無修飲啄從他過威儀任自由豁然除疑○
○議安靜保全周
為證衆生化俱亡種種求頻超無漏果寧許
有根由取舍安能動因緣亦斷流豁然都放
下聖道可傳留
上士何無爭勤常抱志堅棲真常惰泊養素
隱幽玄俯仰觀天理窮通達道端堪嗟未明
者競法昧心田
德化非求報恩寬肯自矜韜光藏大器明性
瑩堅冰默契高穹遠深通至道弘豈同愚士
執分別强談能

衆生多背道顛倒外邊求妄想因斯有真靈
昧了休本來無欠少何假强持修頻拂迷雲
盡銀蟾照玉樓
謀事因生妄乖真為動神皆心存愛欲著物
起貪嗔常蘊無明火還添煩惱塵從茲緣受
報六道轉沈淪
為妄生嗔怒貪癡作障緣憂愁長繫絆煩惱
鎮纏綿為此迷真道從斯就業愆迴光能返
照自覺妙中玄
煩惱緣興念何曾覺自心茫茫遭苦辱擾擾○
○肯沈吟浪死無休息虛生直至今因而真道
失夢想轉來侵
人若通天地俱蒙道炁存戴根深固蒂滅魄
返安魂得悟長生路須開久視門全真神自
化無上法王尊

三洞讚頌靈章卷中

三洞讚頌靈章卷下　　鼻

三契頌

元始洞空无三氣精上門紫容煥太空四明植靈根妙化發東瓊三便啓西崐皓映九玄清五華帶錦雲離羅煥神燈七星曜北元飄飄上清纖翼翼帶一尊落落高上章羽蓋何紛紛流香本無色㴇入萬仙羣左迴三流劫右輪萬天關雲華纓玉雲八鳳舞空轉四時無停機青白早分明九九改劫運三三度一椿天地有終會否徵歸在播洞明正一法嚴

終六天文

太平反空无奉翼後聖君靈風起西門錦雲生東瓊二氣煥玉洲流香乘煙輕五華拔風散倏忽朗九清霧林曜朱日黃華逐月生中有採之童衣羽帶飛青飈景萬嶺峯逍遙譽綠軿總御九空輪運開無稽程左命三天文右攝六天兵檢氣反空洞天度應運傾劫運自有會誰測敗與成洪波淪雲綱六合無遺形白尸飄長流孤塊因復零悲此去來際方覺正法明至學加精修東華結瓊名欣有白簡人相與樂太平

洞闕運天綱五氣轉三微紫戶吐瓊簡金門納神暉八會交真風晃朗重冥開天際九清外落落髙晨迴三色返空无四候應玉纖河候已鼓筆五行潛相推六度無終劫運極乘氣歸萬魔羅天布羣凶竟吐威兆人負災衝積尸令人悲妙哉正法文履劫明不衰至時相奉迎契在九天扉與爾期太平放身無翮飛

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尋聲若有無運之不見形響音洞十方聽之不聞聲

大道須人弘遊心歸太空朝禮運十方昇度乘九龍飄飄超三界亦由雲中崇

吾師天中尊超超無上皇仰觀地維表彷彿紫炎堂巍峩玄都室但見仙人房

大洞經讚

大洞真經本大乘淵深𮐃奥極玄冥十方三世諸仙聖修習功成達始青

三洞三乘未易涯虛皇妙語絕纖瑕諸經萬法歸宗祖解悟登躋浩劫家

帝王宰輔及公侯州牧諸官與庶流富貴榮華無別事總真大洞究玄猷

緇黃二教若殊途聞禮聞詩君子儒咸可誦持真大洞先天先地一虛無

全真學道衆王民萬法千門枉用心大洞仙經持萬遍虛皇老子自知音

世間文武及曹僚娼妓閒閒比比儔咸可率心持大洞罪根剷滅與神遊

大洞真詮異衆經登仙入聖謁玄真饒經笑萬塵塵劫圓證虛皇无上人

咄哉蠢蠢未明徒豈識浮黎黍米珠大洞度人元一體等閑平地達玄都

若欲修行達上乘爭如大洞幾篇經盡心盡性修身法悟得髙昇大有庭

予因諸子錄斯經述頌稱揚讚此經功德巍巍无盡藏虛皇妙道本无形

元皇天帝讚

始自蒼胡檀熾音結成雲篆度天人太玄道父親求受下世方閑大洞經

大地凡夫學悟真仙源路杳實難尋欲知捷

徑無差錯口誦心持大洞經
宗祖前生善力輕今生祿嗣頗艱辛徬祈欲
得如君意何似勸看大洞經
日月无光昔併呑星辰錯度紊天文上消天
戹穿凡庶至士同宜大洞經
旱魃為災雨若螽蝗水澇穀无成青教豐
稔无飢饉祈禱全憑大洞經
工賈農商與四民貪求不覺業隨身忙中好
割閒心力習誦文昌大洞經
府庫資財甚滿盈兵戈永息樂昇平民歌有
○道圖長治報國勸看大洞經
社廟神祇與百靈欲求陞擢蓋无因遷名善
籍增威力旦暮須聽大洞經
眷屬宗親父母魂久留地府不超昇欲思為
拔緣无力齋戒勸看大洞經
冢訟徵呼累後人又兼譴告在天庭生生世
世遺殃咎解止宜看大洞經
或為營修與築墳興工動土犯凶神致令宅
宇多災咎解息宜持大洞經
行病年王統五瘟遍州歷里害生民保全鄉

族无傳染嚴深同看大洞經
月戹年災久染身尋醫問卜與求神不能解
離无門告命道皈依大洞經
六類冤親男女魂冥冥漠漠在幽陰普教受
鍊生天界好與頻看大洞經
六道冤家結得深冤冤相報幾時停欲令各
各生歡喜除是聽聞大洞經
或為爭財或為嗔一時忿怒呌神明結成冤
訟何時了解雪无非大洞經
疾病衰亡不離身官災盜賊苦侵陵財消物
○散如氷雪保祐當持大洞經
木石狐貍猴犬精拋磚放火現人形作威作
福求淫祀殄滅宜看大洞經
居處山林與僻行蟲蛇狼虎妄傷人尋聲迴
避无遺毒住坐留心大洞經
士子儒生茅塞心神童應對不聰明揮毫欲
得如神助先好常持大洞經
如幻如泡是此身烝精神裏好修真保全形
命同天在熟玩文昌大洞經
莫恃家豪積萬金天司奪祿易危傾有時正

好修功德割己刊行大洞經
一片真心達上清感通得授自三神此身位
證天尊果只為勸看大洞經
聽我重言大洞經斯文玄奧果難名无邊功
德莫思議普勸凡夫不可輕
元始天王說大乘有緣方遇此尊經若能終
始勤修誦共作文昌一會人

開度法輪偈頌

吾聞八門中有玉城七寶瓊林無根而生金
條穿互蔭映上清閑度法輪通真達靈上無
○不照下無不明見有道士晨夕誦經長齋幽
阜不倦晝冥切栢中飡素水兼濡躬師受法
時刻不傾單景巖穴獨宿孤征與麀為羣倚
林棲形窮獸對蹲飛鳥哀鳴風雲淒切萬枯
沉零凝氷填澗素靈翳庭寒羆切肌執志殊
精契闊林岫難苦備嬰勞不敢倦極不敢寧
展轉求道遂感皇情丹書綠字列圖玄名神
仙羽服錦帬飛青鬱然而降煥落大鈴流霞
丹輿三素飛軿入我八門乃知死生皆由積
行苦哉有情

滅度行業頌

法輪開滅度死生從願迴積基有明報福福更相推世眼求前生建士希後歸前生功末滿故致福報遲藉先勸來行功備形自飛前世十方仙歷劫乃入微吾觀至學士乃不領人懷勤行奉師寶師佑福巍巍輕師失吾寶先功永無施勸誡成爾真三師度玄羅若能體道真法輪洞自開莫見此寂寂幽冥中甚微

命根未盡偈頌

○轉輪空洞魂滅度更死生罪福各有對吉凶○無偏嬰得道行所致緣爾先身精行惡招斯酷流更五苦庭天地雖悠悠玄鑒理甚明吾歷觀汝輩從師受吾經得經叛汝師娼嫉爭功名轗軻不自咎沿路吐怨讟致使六部司執筆糾爾形命滅負刀山苦惱身是嬰往反三途中豈覺形與名化爲六畜羣望反其冥冥法輪有常運去留無稽停哀此禍福無受報不貫生念汝不知命發頌爲傷情

思念轉神偈頌

妙通轉我神弘普無量功道成天地劫輪化發九重滅度更死生緣對各有宗執悟去來因形魂無始終積慶藉福基身拔五難峯脫離三惡道蕭蕭入開空念度無邊境思定感神通法轉三度場轉成高仙公迴我大椿步飄升太極宮

宿命因緣頌

不殺得長壽無痛常離苦一切受天位身安得所怙不盜常清貴自然錢財聚七寶爲宮殿歡樂當安○不淫則不亂身體常潔清所○生當端正行德自聰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忠貞所說出元道談論使功成酒不過口無有謬誤事常願見華實得使天人侍壽終昇天堂二十五神迎萬福自來降光影恒煌煌

布施得大福錢財自然來所生常尊貴傳世受歡欣持戒常敬敬奉受於九尊精敬不犯惡保得身長存忍辱謙下人嗔怒不形口罵詈忍不應祿壽常自然精進不怠懈念道常得真所行合於道壽終爲天人念真心不退忠信不妄言供養諸道德所生無艱難能行此六善輒得生爲人面色端且正自然成貴身

慳貪不布施私竊不養親藏財貪妄貴不救老窮人妻子及下使不衣視飢寒端坐守財物殁爲餓鬼殘身不見飽足苦毒生瘡癥東西乞不得家族悉滅殫造作弄口舌生死被剥殘洋銅灌其口拔舌過身半沃口強令咽入腹腸胃爛生時不念善死没被塗炭疽惡○輕淩人被考數萬年罪畢後身出便爲下賤人元惡好殺害盜竊反強梁形殘入地獄萬劫被災殃

常行盜竊心負債不肯還殺生好田獵非法作俗緣執行無誠信小言輒恚嗔罪惡不自覺好邪不信真後生墮畜生牛羊驢馬類臭惡恒負重如是拷萬劫内淫犯干逆雷電所槌殺死没地獄中倒懸被火焠弄口謗真道後生極苦難洋銅灌其口常抱飢且寒

布施常不惜普濟令衆安即身受清貴世得見升仙供養好道德齋戒見真靈靜念心不

懈七祖昇天堂忍辱無嗔恐生輒得正端學
問好道德得爲人中尊行心能柔和謙節下
於人救急度危厄兗得延命長敬奉靈寶戒
明練九宮道妾心信虛無壽與天同光
正有癡愚者驕慢於二親無有恭恪心後生
卑賤人見實不恭禮違突於長者執行不慈
孝後生爲奴婢衣食仰於人驅打無晝夜受
生恒苦惱死不得免度放蕩好淫色至不信
鬼神後生受飢凍所作逢艱難負債反呪詛
貧苦罵先祖後生作牛羊爲人所困苦
○篤信好生道慈心常哀哀素食身清潔化後○
登天機恭奉於三寶不驕於二親至誠不欺
詐是行忠孝人謹口不妄語行心周一切勸
人遠罪目念法不違戾周窮救危急功德甚難
重增筭益年壽終身受欣泰結友行義弘相
敬如父母閉惡揚善德孝悌感神靈
欺詐好妄語常無至信誠心口自相反恒受
殲辱形悖惡好誹謗死落地獄中烊銅灌其
口苦毒長冥冥沔酒好罵詈不信有鬼神鐵
鈎著其舌痛惱當可言脫當生人中口氣常

腥臭爲人所憎惡衆災所尅注惡念常遭逢
所向遇罪刑無端橫嬰羅痛毒靡不經死復
還地獄後身作畜生展轉五毒中愁惱慘辱
生
奉敬歸三德宣化勸善事願得見仙賢長得
真人至願撫一切賢與我等無異吾我心平
蠲練道百誠晝夜勤修學智慧爲天人尹
生西地化普使知道真篤好思仙真積念無
不同先願昇虛遊上與希微通積善不猒多
○布惠勿悋惜功德感仙真自然降丹藥○

沖妙先生朝天讚頌

上帝降命聖筭綿長金枝挺秀玉葉彌芳五
星順序七曜垂芒赫赫煌煌空洞靈章福我
聖皇寶祚無疆天清地寧萬宇輝光
西靈聖母貴戚璠琚鸞臺鳳閣密從宸輿虹
光貫斗月瑩太虛穆清宮禁永鎮天居
挺秀雍熙運日奉至尊前身居龍鳳闕名籍
繼諸仙燒香謝天蔭長誦希夷篇千生臻百
福列位清微天永處逍遙境長享福自然
天生明哲來贊昌期氷棱玉峭鳳質鸞姿㜸

調元化力贊雍熙農歌綠野兵戢四夷長臻
五福永集天祺
煥赫空洞章靈音震九天至真開寶蘊傳受
希夷篇寶偈今仍遇靈文拔祖先救度長夜
魂上登朱陵天度心尊所奉朝謝虛皇前
玉帝宣天旨普放幽夜魂八難俱解釋五道
悉開通酆都絕報對上朝朱陵宮群生悟至
道永享福无窮
玉京元始尊生成萬化主靈文告三官下開
○九幽府酆都炎鑊獄慈悲灑法雨洗滌諸罪○
魂咸皆得超度
傾心朝太極玉帝降洪恩天符宣地府開度
長夜魂幽都解七祖靈符告三官神仙同接
引上朝朱陵天永脫罪業根長享福自然
金闕大聖主天地萬靈師慈悲灑甘露洗滌
諸塵迷廣演空洞章徧使悟希夷救拔八難
苦拋離五濁泥超度六毒海永謝貪嗔癡神
仙同接引逍遥上太微
玉帝垂靈貺天宣告萬靈赦拔九幽苦廣演
三洞經名奏南丹府魂超北寒庭永離炎鑊

獄俓出氷池城神仙同救度逍遙上太清

救苦讚

吾師天中救苦尊常善化形十方界以此威光興大慈救彼衆生無量苦九夜重昏幽暗府普令廓照生光明牛頭獄卒盡成仙一切沈魂皆解脫

四目老翁地祇頌

五炁玄元真演法度迷津像外無法像真中求至真迷悟在心悟心靈法自靈神本無所法生神心自生我心若專一神明隨心行至理本無説至道本無言有像皆為偽神靈須我靈欲透妙中妙寂靜觀內心內外無毫滯透洞心無心心已無名像自然超仙廷抱一成真一逍遙登太清

五湖真經頌

稽首虛无无上道慈悲救苦大慈尊神光百億照中昏遍覆慈雲濡法雨硤石湨泠無間獄五湖五海五池盆玉籙大赦諸罪魂解脫沈淪萬劫苦鍊形度命朱陵府悟道登真衆妙門巍巍功德難思議永為衆生作慈父

拔罪心印妙經偈頌

大道澄廓元理幽深先天而生運化古今道無形體澄濾身心不貪不慾不嗔不淫是非莫識表裏思尋身心清淨煩惱不侵無起無滅冥漠難斟湛然空寂了心無心自然合道衆聖來欽昇朝金闕遊翫騫林七祖解脫永離幽陰皆契心印悟道合真念念相繼勿起塵心

三洞讚頌靈章卷下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一

謝瑞麥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臣比者朝眞之禮雖徇於徯來若厲之心實虞於涼薄顧惟福壤遽顯祥徵俾彼膏田再生嘉穟覩靈休之協契知天意之眷懐祗荷降禎益思自勵臣　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祥瑞表三道

三清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臣伏以龍井擔壇禱靈禧而願拜福庭太室揆言日而告期枚卜攸同多儀斯薦髙旻降鑒嘉應發祥內顧眇冲誕膺於介祉永惟勵翼用荅於凝禎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伏以飈馭降禎駐僊遊於中禁璚圖
協慶示寳誨於億年顧令序之載臨乃精衷
而昭薦天祺紛委允彰眷祐之懷夕惕無忘
益勵夤感之志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報貺於龍井福庭先期已戒祗見○
○於琳宮清廟昭告虔伸禮盛熇蕭樂揚拊石
蓋靈源之數祐故瑞典而斯隆錫類之仁紹
彰於丕應適追之孝永勵於精衷臣無任感
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
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天地祥瑞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精衷昭格乃感動於靈心嘉應誕
敷實〻章明於天眷臣比者禮文柢考毖祀恭
脩膺穹昊之降衷荷珍符之錫祐祥經交煥
瑞物荐臻表福祉之來成示基圖之永固內
懃涼德獲顯鴻禎益勵小心用承丕錫臣無
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
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雨表二道

三清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纘紹慶基統臨泱寓賓資天祐用
保民和近者方展燔禋稍愆十雨慮傷稼穡○
○致奠千箱冀覿離畢之祥庶協充箱之望爰
伸寅禱果洽明徵式顧原田已霑膏澤寳旻
之眷既同影響而冥符夙夜之心益鑒盈丑
而自勵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紹臨綿寓獲致洽平祇答鑒觀豈忘
寤寐近者方成茂典稍屬愆陽多稼充箱屢
虧於豐茂油雲觸石冀覿於霑濡密禱虔伸
明徵下浹俄流甘澤溥濟大田眷祐之祥既
昭昭而響答欽承之志尤翼翼而日增臣無
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
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爲皇子謝加恩表二道

三清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洪覆之靈誕敷於丕祐本枝之盛
克固於永圖某祇受天祺年當就傅載詢國
典禮有建封爰疏寵於苴茅復升榮於環衛○
○誕昭嘉慶實帝室之增華率勵精心庶神禧
之昭報益期介祉常茂多祥臣無任感幸激
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誠慶頓首
頓首再拜謹言

嗣皇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奉制書云云者仰被茂恩伏增榮懼
恭以疏封之典誠屬於本枝列爵之崇允歸
於盛德伏念臣適當稚齒獲備維城奉慈訓
於承顏方蒙天蔭錫徽章於啓宇遽煥國經

位岐桓圭秩尊環衛集邦家之異數昭藩屏之鴻輝敢不自勵夙宵服勤詩禮務交修於忠孝庶永洽於慶靈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爲皇子生日表一道

玉皇

嗣皇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候當朱夏月屆正陽降元曆既望之辰乃本枝載誕之日天心錫祐宗緒凝禎俾百福之咸宜實三靈之丕貺敢不益勤齋慄用報高明期昭鑒之俯臨庶繁禧之常茂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忠武軍大麥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今覩忠武軍奏大麥一莖七穗者竊以靈心眷顧瑞典昭彰瞻彼原田育茲嘉麥而況生關輔之輿壤僻接於都畿因農畝之效稗用昭於善歲既欽承於丕祐彌勵翼於精忠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玉石過淄州氣色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今以將謀刻像恭待殊庭爰自海濱採茲燕石遵塗所屆善應攸敷因景物之效祥見穹旻之降鑒內循沖眇仰荷顧懷益勵素衷用承鴻祐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瑞應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靈宮欵謁將祝於純禧瑞諜章明用昭於景貺列先期之誕成復清醮之方修素魄效祥喬雲表異降瀼瀼之甘露靄鬱鬱之喬柯內顧眇躬膺茲丕應欽承之志實積於寅威敷祐之仁庶隆於億萬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冬至謝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歲序言周天正斯屆大田之稔克協於順成率土之民咸躋於仁壽臣獲膺靈眷仰紹慶基萬國來庭實懷於景貺九功惟序永賴於純禧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年節謝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銅儀成歲緹管生春鬯寓多歡咸躋於仁壽合靈有幸亟集於福禧臣猥以眇躬纘茲丕緒夙興之志敢怠於欽承紹至之祥益期於昭錫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奏告加上聖號表三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猥以眇沖承茲保祐俯臨縣寓既荷
於監觀仰報降眞敢忘於乾葷是以翹瞻紫
極恭薦鴻名由顯應之下垂俾精衷之上達
今則對越真像昭示輔臣將申命於攸司佇
誕與於徽則清都在望同咫尺之不違丹腑
罄伸庶高明而斯察謹奉表啓告以聞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又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紹臨區宇獲保於隆平降鑒基圖永
惟於眷祐是以虔瞻普宙仰薦殊名伸有翼
之精心荅無疆之寶命今則已頒中詔誕告
外庭顧盛典之克伸實鴻靈而俯照內思涼
薄彌切夤威但勵至恭庶昭丕錫臣無任精
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承積累之丕緒獲撫中區荷太紫之
鴻禎用成至治仰瞻璿極祇薦寶名克膺眷
祐之仁俾展夤威之禮今則已伸誕告盛顯
降祥内顧眇沖敢忘欽翼臣無任精虔激切
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再拜謹言

爲奏告上聖號祥瑞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恭藉鴻靈獲隆基緒方崇徽稱用報
監觀恭對睟容親告台席遽顯彰於美應獲
紛覩於祥經顧以眇軀承茲景貺但虔夕惕
以答天祺臣無任感幸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感誠幸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降制告諭恭上聖號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獲膺實歷用撫烝民承眷祐之無疆
勵夤威而有益由是仰瞻普宙俯率縣區罄
達精衷上崇顯號爰詢今日誕布外庭百執
交趨共忻於嘉會九清垂鑒增盛於禎期敢
不夕惕惟夤夙興靡舍庶茂宣於大典俾欽
奉於鴻靈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降制祥瑞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抑懷純錫俯率輿民祇薦鴻名茂揚
寶貺外庭宣布方協於元辰嘉瑞章明用昭
於丕眷顧惟菲德荐覩祥徵益務至虔永承
善應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上寶號表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膺積累之祥丕圖獲啓荷鑒觀之
德盛典攸伸臣虔紹慶靈撫綏黎獻冥區底
定允賴於降禎夙夜勵精敢忘於昭報是以
俯同縣宇仰望玄都共薦丕名庶揚鴻祐凌

兢之至方靡於自寧顧諟之仁遽彰於下濟
今則已詣宣布將講禮容迴天聽之益高由
僊源之協贊內惟沖眇祗戴詒謀但益夤威
欽承錫類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上寶號祥瑞表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欽承覆冒祇紹和平但勵至虔用膺
介祉比者俯同鑾宇恭上鴻名式揆元辰方
從誕布精心勵翼尚切於戰兢嘉應咸通遽
彰於鑒祐永惟錫類茂顯降禎益務夤威丕
隆道廕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允上寶號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聞丕圖累盛由普宙之鑒臨善應誕
彰自清都之昭感獲荷高明之降顧實增寤
寐之夤恭竊以臣克紹成基有慙菲質茂膺
寶命荐錫元符俾四海之咸寧賴九陽之垂
貺雖巍巍之德祇答無階而慄慄之心勵精
曷舍由是思同率土上薦鴻名乾華內深誠
思罄竭威神仰望彌切凌兢伏蒙天意冥通
靈謀協契昭茲懇至示以允俞今則宣布緜
區肅修大典豈唯沖眇曲被於顧懷實亦衆
瀛共承於覆冒但勤夙夜用表欽崇臣無任
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
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祥異等表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閟奧之圖早膺於丕錫集真之館
爰勵於精心顧寶閣之肇營蓋瑑函而斯奉
崇梁錯事明應儲祥實聳動於輿情益昭彰
於瑞典恭承景貺伏積虔誠臣無任感幸激
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
首頓首再拜謹言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一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二

真遊殿祥瑞表十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欽奉僊遊繕完秘殿僝功斯協降鑒
尤明顧瑞典之交呈實靈心而丕顯載惟涼
德獲荷於祥徽守乃慶基益勤於潔志臣無
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
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飈遊降格蘭殿增修顧棟宇之方
新覩棋祥之紛集虔披瑞諜茂顯靈心眷祐
之仁既邦家而允洽欽承之志諒夙夜而無
渝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宣祖皇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仰奉僊宗俯新秘殿欽承之意獲動於
監觀紛委之祥茂彰於尤異內惟涼德荐覩

鴻禎但勵戰兢用承眷祐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太祖皇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伏以真馭降臨告發祥於邃古曾軒增葺答儲祉於清都徵役在辰流禎屢顯瑞圖祇考實祐於家邦慶緒恭承庶隆於宗社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太宗皇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伏以真馭排雲茂頒於鴻祐曾軒槩日用葺於宏規言屬僝工荐彰降鑒禎祥紛委永荷於垂恩宗祐欽承益隆於追孝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昭憲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伏以鴻緒發祥皇圖累盛言新實構用志飈遊棟宇方興荐昭於明應祺祥疊委實荷於貽謀益勵孝思以承基命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孝明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伏以駕飈之遊俯臨於秘宇凌雲之構欽奉於靈源完葺在辰棋祥疊矩瑞圖祇考實茂於降禎慈訓永懷益增於追孝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明德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伏以層霄降迹久駐於禁闈崇棟增基庶揚於寶貺群工咸集嘉瑞茂昭燕翼之仁上懷於慈訓凌兢之志永勵於孝思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懿德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向以實貺昭彰飈遊臨暨顧延真之秘殿葺大狀之宏模丕應荐數嘉祥茂顯禎圖有煥累集於家邦慈訓追思增勤於寤寐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元德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向以降紫清之御久集於宸闈恢棟宇之規用昭於丕祐鴻禎茂顯嘉瑞繼臻俯念眇躬誕隆於美應載惟慈訓伏切於至懷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萬歲殿祥瑞表十一道

三清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伏以內寢興工方從於必葺上真降鑒曲表於殊祥克協祥圖允彰靈眷內慙菲德茂集於監觀仰報璿霄但增於勵翼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葺宇禁闈方從於徵役儲仁霄極荐覩於降禎瑞典交臻靈心茂顯高明之祐實表於無方欽翼之心敢忘於若厲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兩儀之殿方葺於規模百世之祥茂垂於眷佑克成壯麗交集禎祺眇薄之資曲膺於介祉纘承之志但勵於至虔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宣祖皇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官司卒職用葺於中閒帝室開祥茂膺於累善欽承嘉貺荐覩殊禎瑞典有孚實昭於鴻蔭孝心無怠永奉於皇靈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太祖皇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宸闈必葺久闕於興工吉日協期爰從於授役宗祊積德符瑞炳靈仰紹丕圖茂膺於眷祐内循菲質但切於陵兢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太宗皇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者遵壯麗之規言脩於帝宇膺積累之祐茂顯於天祺宗祐炳靈福祥疊矩内惟眇德獲盛禎猷益務欽承用符追遹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昭憲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禁宇歷年頗虧於宋壯良工揆日爰務於繕完嘉應荐彰丕禎屢覿宗祊之祐俯示於發祥夙夜之心敢忘於追孝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孝明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中闈授役方在繕完普宙降祥遂彰鑒祐嘉祥屢覩瑞典寔符纘紹基圖茂臻於善應勵精夙夜庶展於孝思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明德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册禁累年莫展斧斤之效拚人率職荐遵壯麗之規方在授工屢覩薦瑞宗祧之佑彰累洽於有開繕治之心勵虔恭於善守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懿德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上言近以大壯之規方崇於中禁紛委之瑞荐洽於禎期宗稷降靈家邦協吉荷發祥之

祐介祉交臻伸追孝之心𢡟仁永恃臣無任
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
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元德皇后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近以彤闈葺宇方屬程工紫宙降禎屢
觀善應瑞圖允協丕顯實隆宗祐之仁俯垂
於保佑家邦之慶愈勵於纘承臣無任感幸
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
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皇子加恩表一道

太宗皇帝啓聖院影殿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祗荷天祺茂隆世胄熊羆叶夢早盛
於本枝寶玉分封今膺於丕典仰憑燕翼用
保延洪屬明命之已頒勵孝思而彌積慶靈
追感夙夜增虔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謹言

為元德皇后升祔表二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今者升祔先后合饗神宗揆元辰於
日官展鴻儀於太室允祔春祐襄舉典章虔
伸若厲之心用佇來同之應伏冀繁陰不作
愛景有融表穹旻之降靈俾聲明之茂著臣
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又

嗣天子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比者伸劬勞之感展升祔之儀已祗
考於元辰方虔修於合饗慮因陰曀或失禮
容慰夕惕之交增祈神休之俯洽伏望克達
霽景獲顯祥徵俾盛典之有成安孝思之無
措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開
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祥瑞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僊馭降臨聿當於陽月元辰肇紀
用答於上旻顧今晨之載周乃契誠而仰薦
靈心昭感垂嘉瑞以章明神貺欽承實至精
而增積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二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三

謝皇子加恩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比者自天之祐下庇於本枝裂壞之封
獲頒於成命臣仰膺靈眷克盛帝圖孺子勝
衣早憑丕蔭名邦祚土載峻寵章家邦之祉
實隆太紫之仁曷報惟思秖慄慎守於慶基
庶洽升平用承於大造臣無任感幸激切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
再拜謹言

為踈決刑禁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念猥以眇沖撫臨億兆克隆繼體實
自降祥令以方屬長贏深傷縲繫將仰祈於
錫羨敢俯議於在寬是用躬臨各從原減冀
延丕祐用保脩齡度伸秖告之誠恭佇咸宜
之應謹奉表啓告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
頓首再拜謹言

迎奉聖像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答元命之符肇新於秘宇摹高真
之像已慶於成功僊馭遠迎中塗俯届荷威
靈之所被故跋履之攸宜敢為精衷用揚丕
貺益期介祉以慰後來臣無任瞻望激切之
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
拜謹言

謝立伏景色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恭紹帝圖允膺天祐盛儀每舉純
嘏必臻比者聿届元正言陳朝禮顧來庭於
萬國承錫祐於三靈旭景含和輿情胥悦蓋
高穹之垂鑒故景福以咸宜益勵寅恭用酬
保乂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皇后授冊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念猥以眇軀紹茲寶命思隆內則用
訓多方今者妙選元妃俾臨中饋庶宗祊而
仰奉期風化而下流爰考令辰恭膺茂典緬
瞻霄極實茂於福禧俯守瑤圖愈懷於秖慄
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降聖節謝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早紆飈駕俯降中闈親聽寶音緬
聞鴻緒肇新令節用茂純禧今則聿届首冬
復臨元日祺祥總至寶顯於顧懷夙夜勵精
用承於保佑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
言

冬至謝表二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建子之月復長之辰九域蒸黎克

隆於祉福萬齡命歷益洽於延洪臣內顧眇
躬紹膺丕搆無疆之佑曲荷於鑒臨若厲之
心益隆於欽奉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謹言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祗守成基顧慚涼德膺上穹之錫祐
致率土之洽平今以冬律戒期天正協節九
圜底定咸被於福禧五稼順成囷闓於豐穰
○荷紫清之貺施增夙夜之戰兢期益勵於撫
綏用永康於生植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
拜謹言

年節謝表一道

天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三陽肇始萬彙咸新溥率來賓載
脩於職貢照臨無外並洽於王正臣獲紹慶
靈誕膺保佑懷生之福既荷於昭彰報貺之
心愈增於祗慄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謹言

謝聖祖降表一道

三清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今月十七日十八日獲於夕寐得奉靈
期二十四日爰在禁庭肇紆飈駕丕休所集
方冊未聞眇德載思戰兢罔措伏念臣紹承
命曆臨撫烝黎夕惕靡忘夙興是念高穹之
○聽俯鑒於勵精率土之濵克諧於治定向者
荐須祕籙恭展上儀實愧冲人遽揚盛節比
者九天司命天尊神遊預兆僊馭下臻仰覩
睟容俯聞寶訓清都景祐紛屬於有邦紫府
高真誕恢於駿命此蓋三神介祉百福來同
錫乃鴻禧彰于玄鑒敢不愈勤夙夜益務恪
恭庶增祗慄之懷永報監觀之德臣無任感
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
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上梁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向者元符申錫靖館肇營建寶閣
之宏規奉靈文之祕撿僝工有漸層構爰成
言屆令辰聿陞巨榛俾殊猷而允集荷介祉
之下昭益勵寅恭用膺顧諟臣無任感幸激
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
首頓首再拜謹言

祈福表四道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慶靈下浹肇啓昌圖祉福無疆實
期丕廕臣永惟眇質思獲純禧敢虔望於清
都用恭禱於鴻應伏望誕彰景貺以庇於家
邦允勵精心庶安於海域臣無任精虔激切
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
頓首再拜謹言

又

嗣天子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靈謀降鑒世德儲禎昭積累之鴻

仁佑盈成之丕緒臣顧惟眇質克紹慶圖祇
述精衷用祈鴻應伏望賁威克照社福茂臻
彰景貺於九清保崇基於億載臣無任精虔
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又

嗣天子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長發之符克成於帝業丕匱之孝
思集於天祺載念臣祗荷慶靈惠綏區寓將
祈純嘏允勵精心伏望美應無疆祥徵丕顯
愈勤纘服用報詒謀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再拜謹言

又

嗣天子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帝圖之盛實自於發祥道蔭之隆
允期於降順臣茂承丕緒思庇無疆祗叩玄
都庶諧有應伏望昭彰純嘏鑒佑下方愈極
賁威用承覆冒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
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再拜
謹言

謝道場表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臣祗答降禎虔脩法醮荐隆孚佑愈鑒
精心慶五稼之順成仰懷丕蔭考九清之科
教用達至誠高明洞照於丹衷興寐益欽於
鴻應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五嶽覿祥異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列嶽儲祥中區是仰集靈建宇宏
構方新精感所通明徵斯顯表神心之鑒佑
增人意之賁威內顧眇躬獲臻嘉應欽酬景
貺倍勵素衷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謹
言

星見謝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昨以祇謁檜庭欽崇於至道仰瞻珠緯
濬發於丕禎觀瑞彩於德星見祥徵於寶曆
太官欽至歲律未移霄極著明靈輝再覯穹
蒼垂祐溥率同和冲眇之軀荐臻於福祉凌
兢之志愈切於纘承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
再拜謹言

謝玉津園種成占城稻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向者肅膺寶眷昭示嘉生自殊俗而結
根届中區而挺質可滋瘠土足拒驕陽俾畎
畝之農民保倉箱之歲事爰居靈囿肇伸播
植之功暨涉商秋允副順成之望洪惟景貺
茂集禎圖愈勵克恭奉承介祉臣無任感幸
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
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降制立后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臣實愧眇躬獲膺寶命思崇內治
用訓中區必徹問以言求冀柔儀而允穆某
氏早聞令德夙冠後庭將敷化於河洲俾正
名於椒掖已頒明詔俯告外朝此蓋穹昊眷
懷家邦集慶期茂揚於壼教庶祇奉於宗祊
恭答景靈敢忘勵志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
再拜謹言

謝景色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臣獲紹威基誕膺丕佑將興盛典
必荷殊禎比者言舉舊章式崇中饋當外庭
之誕告遽美應以來臻景物融和祺祥昭顯
但內增於乾肇用仰答於高明臣無任感幸
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
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禮畢表二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靈期昭示真馭格思錫以天禧述
致帝緒欽承寶命冀答於丕休祇率精衷用
伸於明薦至神垂鑒美應誕敷景氣融和祺
祥昭顯紹膺純祉允茂珍圖敢忘夙夜之憂
勤以答圓清之貺施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頓首
再拜謹言

又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肇膺寶命旋降真遊述帝緒之緜
長示天休之紛屬至神保佑允協於格思嘉
薦苾芬載伸於昭報虔誠洞達美應章明旭
景流輝殊禎表異載惟涼薄克荷監觀勵精
意而有加答景靈而無捨臣無任感幸激切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首
頓首再拜謹言

承天節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伏以穹昊降康祖宗流慶顧惟眇德獲
紹丕圖當仲呂之御辰乃猗蘭之協吉隆平
之緒昭介祉於中區保佑之徵荷錫禧於霄
極愈思勵翼用答監觀臣無任知感戰汗激
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慶頓
首頓首再拜謹言

謝迎奉聖像瑞應表一道

玉皇

嗣天子臣某　誠感誠慶頓首頓首再拜
上言昨以緬瞻福地摹肖像而成功祇遣輔
臣奉儀遊而戒路荐承委臨金誕集繁禧屬跂
履於洪川實紛綸於景貺奉安恭館永伸欽
翼之心錫祐睿圖常佇昭彰之應臣無任感
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
慶頓首頓首再拜謹言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三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四　宮四

天貺節表二道

三清

臣名言向者紫壇潔祭將建於元封緑字降祥實昭於景貺肇新佳節用顯靈期霄極降康紹膺於多福璿璣仰察復屆於今辰況施永懷誠明益勵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玉皇

臣名言向者日觀建封將成於大典河圖錫○祐遠顯於鴻禧紀丕應於元辰肇嘉名於今○節寅威之志故夙夜以無忘保乂之祥屬歲時而斯浹益期齋慄用答顧懷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謝上尊號表二道　宮四　一

天

臣名言臣虔議升中用伸報本勉從群望祗受崇名仰荷天休俯增夕惕臣名誠感誠幸頓首頓首竊念臣纘臨大寶嗣撫群生顧慙寡昧之姿克致隆平之治蓋三辰之垂祐俾百福以咸宜由是恭答元符聿陳封祀眷言率土固薦徽稱載揆令辰允膺茂典由穹旻之降鑒成億兆之樂推敢不益勵小心愈勤昭事思上醻於顧諟唯下泰於蒸黎臣無任齋慄戰汗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玉皇

臣名言伏以高明垂視用協於無私歷數會昌允鍾於有德玄休俯洽徽號爰增雖仰荷○於慶靈實內懟於寡昧竊念臣誕膺景貺嗣守成基賴穹昊之眷懷奉祖宗之謀訓夙宵自勵小心常畏於三辰遐邇粗康至治未臻於萬彙屬以青陽叶吉黃素垂文式醻元命之符虔採上封之議非敢揚於盛節但期答於洪禧宣意斑白群黎搢紳庶尹封章並獻稱謂載加顧溢美以為虞匪當仁而可處屢形敦諭靡奪輿情又念儀天尊道之名蓋施於昭事寶應章感之旨寔契於降祥難遂固辭遽從祗受俟克終於祀禮方聿舉於册書輒伸薦告之文庶達寅恭之志永惟涼薄彌不追遑謹奉表啓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宮四　二

謝偃兵表二道

玉皇

臣名言臣自纘丕圖常虞黷武非因式遏於冦亂未嘗輕舉於甲兵載念先后開基中區未靖每興薄伐止為弔民今則穹壤眷懷書文無外集茲成命屬于沖人祗慄內增寤寐無措是以俯伸精懇仰謝鴻靈伏冀昭介社○於祖宗示降祥於沖眇勵至誠而有翼數丕○應而無垠臣無任知感祈恩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宮四　三

臣名言臣恭承丕歷常戒佳兵苟當疆埸之無虞未嘗戈甲而先舉載念兩朝創統諸夏未康每興薄伐之師蓋徇徯來之志今則慶靈所祐區宇大同猥以眇躬纘茲鴻緒內惟戰慄交集衷心敢罄精誠用伸昭謝伏望降

禎於二后介祉於沖人躄勵由衷誕期丕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為二聖祈謝表二道

玉皇

臣名言臣祇荷鴻明紹臨緜寓好生之德常熏於高穹黷武之譏敢忘於古訓蓋每因於禦敵乃暫動於興師載念二后御圖四方未一蒸黎無告即用軫憂戰伐伸威止期平亂實靡佳兵之志本懷濟物之心今則萬域攸○同三神所祐追念干戈之末戢諒惟寤寐以○責躬伏願敷介福於祖宗錫純禧於沖眇申衷之感增夕惕以交深不宰之仁佇天祺而斯洽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臣名言臣內惟涼薄祇紹慶靈法天道而子民好生是務肆威武而樂戰誓志不為舜屬興師莫非應敵載念祖宗創業書執末同俯徇徯來雖伸於薄伐暨當克勝即用於懷柔志本異於佳兵心但期於拯溺今則上旻敷佑泱寓大康追思未息於干戈或慮莫分於玉石是以虔伸精意顯佇鴻禎伏望福二后於上仙庇沖人於纘服罄輸丹臆祇謝皇明恭惟察懇悃之心靡忘於寤寐錫紛綸之祉永佑於家邦臣無任祈恩懇禱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祈雨表一道

玉皇

○臣名言伏以災沴之生信由於人事精誠所○至必動於靈心竊念臣獲嗣丕基實慚昧道徒懷惕勵罔致和平顧雨澤之久愆慮農耕之失望雖再形於懇禱尚未克於感通啓處不遑鑒寐無措三辰垂戒蓋德教之有虧九穀靡登在蒸黎而可念是以重形悃愊仰祈高明伏願息鳴鳶之風駐離畢之月流茲鴻澍穌彼嘉生剪爪之勤故弗違於終日膚寸之潤期普濟於大田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雨表二道

玉皇

臣名言臣聞風雨不時誠由於寡昧乾坤垂佑乃致於感通竊以臣獲嗣慶基未臻至治刑政有失旱暵為災民將廢於春耕心實增於夕惕是以屢伸精禱庶格靈休果膏澤以應期俾原田而無害此蓋高明顧諟博厚眷懷豈涼德之可當諒群生之共荷既霑既足俯遂於虔祈克儉克勤愈懷於祇畏冀罔違○於勵翼用昭答於鑒觀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名言伏蒙聖慈特賜降雨者臣聞風雨不時誠由於寡昧乾坤垂祐乃致於感通臣名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念臣獲嗣丕圖未臻至治刑政有失旱暵為災幾露精誠普施甘雨此蓋睿慈委曲聖眷彌隆豈涼德而可當諒群生而同慶得觀豐稔樂上瑞於寰區更

勵寅恭思少酬於生育臣無任感恩荷聖歡忭榮懼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歡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又祈雨表四道

玉皇

臣名言近以亢陽為沴甘雨未霑慮有損於嘉生致莫登於善歲仰瞻層宙備形顒若之懷俯濟大田靡獲霈然之應敢再伸於精意庶克動於靈心俾鴻澍而允諧使中疇而協望凌兢斯積鑒佑期臻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名言近以甘澤未霑大田慮損倉箱之望莫保於順成夙夜之心靡遑於寧處是以仰瞻環極疊貢精衷伏望洞鑒誠明誕敷福應俾驕陽之退舍使嘉雨之順時濟平秩之民克諧於善熟答無疆之祐敢怠於寅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聖祖天尊大帝

臣名言近以自屆春時頗愆十雨永言農事慮爽千箱雖仰叩於清都尚未霑於鴝霆俯愍涼薄益用兢心再禱慶靈虔思孚祐俾其蒙之斯降庶既渥而可諧允獲朝隮敢渝夕惕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名言近以灰管言新油雲罕布祁祁之澤莫潤於原田芃芃之苗慮傷於億庾雖慶靈而仰叩顧霑洽而未諧伏望俯照至虔誕隆丕應俾茲零雨濟彼中疇夙夜之心實戰兢而無措紫清之貺庶昭感而有孚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為火罪己表一道

天

臣名言伏以高明降顧實顯諸仁沖眇承基豈忘罪己中謝竊念臣雖城後夜烈焰延焚火禁不修致震驚之斯作政經內省乃祗畏而交增今則寤寐載思啓處無措敢述宣於丹抱俟賜鑒於層穹臣無任戰兢憂惶激切之至謹奉表待命以聞臣名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降天書表一道

天

臣名言臣嗣守慶基獲膺駿命當上春之旭旦受大帝之祥符靈貺荐臻丹衷增惕臣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涼薄寅奉宗祧幸一紀于茲荷庶邦咸乂撫綏黎獻祗畏穹玄慮政之未孚懼德之弗類常加勵翼罔敢怠遑豈謂蒼昊儲祥高真降鑒爰因獻歲之始特垂秘籙之文諭以十世之延長誨以為治之清靜周旋戒勗俯伏震驚臣敢不上奉神休恭膺純錫虔守大中之道用康率土之民益罄精勤少酬覆露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謝東封禮畢表一道

天

臣名言近者寶籙儲祥岱宗展禮荷洪休之載洽俾茂典以無遺臣誠感誠幸頓首頓首伏念臣嗣守成基撫臨寓縣內循寡薄莫庇烝黎徒惕厲以自勤何施德教顧治平而僅致實繫明靈屬秘檢之下臨因輿民之上請爰登喬嶽用荅元符薦蒼璧而奠黃琮精誠雖竭賓百神而來萬國沖眇皈慙敢期雲起於園封尚虞雨至於中阪今則泥金告畢瘞玉言終盛禮咸宣殊禎顯應六驂初往克逮駕於襄城七萃來歸克受釐於宣室非高明之眷佑豈福祉之誕膺唯當勵翼君臨憂勤子育庶阜安於品物用昭報於穹旻臣無任祗畏戰汗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謝上二聖謚號表一道

天

臣名言臣恭荅元符登封神嶽伸嚴配於宮壞增尊謚於祖宗盛禮載揚景靈是荷臣名誠感誠幸頓首頓首竊念臣顧慙涼德嗣守成基俯慶隆平仰懷錫羨是以勉從興議度舉上儀陳禋祀於喬峯聿崇大報益徽名於清廟用展孝思伏賴眷佑下臨興章克振獲諧追遠之志克資降鑒之明敢不寅畏居心憂勤思治庶保綏於萬國期對越於三辰臣名無任齋慄戰汗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謝秋成表一道

玉皇

臣名言臣聞庶彙生成並緊於妙道三天政令咸稟於虛皇既福應以攸彰實降祥而允賴臣夙慙涼德獲嗣成基百姓為心常思於惠養一夫失所豈敢於遑寧由怵惕以疚懷致杳冥而垂佑瞻言南畝方屆中秋望蕃蕃之原田盈芃芃之穡事為水為旱雖申儆於沖人如茨如梁寔無愆於多稼允致豐年之上瑞用安比屋之烝黎此蓋正直儲靈高明降監由元和之交感俾嘉應以昭宣敢不履薄增虞乘奔積懼俯慎君臨之道仰符子育之仁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謝今歲無事表二道

天

臣名言臣獲以寡昧恭紹慶靈祇畏三神雖小心而罔舍在宥萬國顧明德以多慙今者杓建云周湯春俯屆嘉生允植善氣交臻蓋穹昊之儲靈故黔黎之集福敢不益思齋潔用荅顧懷若厲之誠既夙宵而增惕紹至之祐期臨夏以膺常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三清

臣名言臣獲守丕基有慙盛德乘奔之志唯戒於怠遑降鑒之明誕昭於顧諟令以言周斗建肇屆天正疵癘罪興封疆絕警祗荷九陽之眷佑用諧萬國之晏寧恭荅慶靈愈增虔肇期明徽之紹至俾庶彙以常康發露精衷佇迴嘉應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謝天慶節表三道

天

臣名言臣顧慙寡昧祗荷景靈俾區夏之底寧賴穹旻之委鑒向以誕膺眷祐昭錫珍符肇紀元辰用揚丕應今則載周月紀益茂神休答玄貺於高明但增夕惕降鴻禧於溥率愈冀日新庶保治平永綏蠢動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三清　官四

臣名言臣紹膺命歷獲撫中區仰荷眷懷用康庶彙向以青陽肇屆緑曆荐頒祗協靈辰聿新令節令則載周四序紛委千祥齋慄之心故無忘於寤寐高明之祐期紹集於家邦虔露精衷佇迴玄應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玉皇　十一

臣名言臣獲嗣寶圖實慙菲德俾人倫之交泰由天意之曲成向以貺施下臨珍符申錫仰儲休於歲紀協言於靈辰今則言屆履端益彰降鑒二儀顧諟實增祗畏之誠九土樂康更竚格思之應庶紹膺於景福用永莅於群生臣無任感幸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四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五　官五

告謝詞六道

天

臣早因主鬯遂至承祧但思憂勤罔敢逸豫荐更歲律馴致成平蓋襲慶於祖宗每推功於穹昊爰陟東岱俯順下民殊庭聡懷休祐斯及肸蠁無際符瑞荐臻惟仰頌於昭回誠不忘於戒懼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又

臣纂承鴻業欽奉上天雖萬務憂勤不忘宵旰而八方清謐實自鑒觀寶符已示於殊禎真馭復宣於景命內惟涼薄彌負戰兢但持勵翼之懷庶答高明之賜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玉皇　官五

伏以三界攸宗十方所仰尊惟太上位極高真蓋浩劫以難窮固強名之不及臣叨膺寶曆嗣撫蒸黎荷茲睠懷蒙被純嘏深惟大幸倂在眇躬寤寐不遑祗慄無措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一

又

伏以造物之源咸歸於大道列真之長是處於高天睠祐所臨欽承敢怠內懃涼德叨嗣慶基雖已洽隆平而益深祗畏至誠斯罄景貺聿垂敢不愈勵精心虔遵寶訓永期昭事少荅顧懷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高極九天位尊衆聖是推寶命下迨沖人若乃銷偃五兵每歸功於道蔭懷柔萬國實受賜於眞庭雖寅畏之常深於德教而何有屢膺戩穀交霈純禧顧負荷以莫遑惟兢惕而彌厚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東嶽岱嶽觀

三清

伏以無得而升天所以爲大莫知其始道於是居尊竊念祗嗣丕圖荐膺瑞命喬峯檢玉已藉於江茅吉壤瘞繒復觀於汾鼎賴高明之眷祐俾典禮之昭彰由是瞻紀號之名山顧集靈之珍宇式嚴清醮用荅鴻休期精意以洞神䫻殊禎而狎至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謝聖祖降臨詞二道

玉皇

伏以無始太虛莫窮眞蹟含生有象皆被大恩萬化推尊百王受命惟沖人之寡薄紹曆數之延洪獲睹眞風遐依聖蔭清宵警寐遽降於靈仙紫殿凝神恭承於秘訓敢不虔遵景貺愈勵深衷益脩精潔之儀用伸致謝之禮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治國之基奉天爲大化民之本崇道居先在欽翼之不忘故感通而斯至殊祥兆夢眞馭應期屬清夜之方闌降紫宸而彌乂躬宣聖訓昭示靈徵享是丕休實懃涼德謹當益勤庶政上荅洪恩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祈福庇民詞六道

天

伏以秉茲一氣總彼萬靈實覆育於群生用鑒觀於率土竊念鴻基嗣守景貺荐膺雖粗致於治平故無忘於惕厲尚虞品彙罔獲晏安允資下濟之靈俾協咸寧之治是以虔伸清醮罄達素衷伏望祥降九清恵流六合星躔靡爽年穀有成衛漳泰華之封疆場不聳廣漢番禺之域縣道常康凡混車書並消疵癘儻荷高明之賜愈增齋慄之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

伏以混元之教無方之神蓋興治於百靈用生成於萬有竊念欽承駿命紹撫中區期茂育於黎氓但祇畏於穹昊尚虞涼薄罔致隆平思荐擁於殊禎爰仰祈於純錫是以虔修清醮用達素衷伏望玄應昭彰黔民富壽三辰順序百穀用成交河遼海之封永通聲教五嶺二江之域常獲底寧克協惠綏允資顧諟敢勵寅恭之意載求保佑之仁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炳煥威靈發攄瑞命精心所仰純錫攸臻將下庇於蒸黎實上憑於丕應伏冀人無疵癘歲保順成十雨協期五星順軌偃七兵

於率土和一氣於含生清醮宿陳用祈於降鑒洪禧戩洽允賴於儲休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又

伏以俯祐烝民允資神道上迴玄鑒必勵精心竊念嗣撫中區內懃闕政去秋多稼頗失於歲功今載甫田益虞於天厲是以素衷下罄鴻福仰祈伏冀風雨不愆倉箱有望恭俟昭彰之應彌增戰慄之懷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含生之患雖默定而有期錫類之祥必鴻禧而可禱緬瞻戎壘俯介邊陲屬洪潦之流行慮群倫之失所將祈景貺敢薦精衷庶洞照於寅威用誕敷於祉福俾民災之弭息賴天祐之昭彰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太清宮

聖衆

竊念猥以眇躬紹臨大統荷百靈而降鑒俾九寓以咸宜瞻瀨水之福庭有清都之祕館實昭介祉俯庇含生是以祇遣廷臣遠伸潔醮載形寀疏聿道丹衷冀不昧於至神用誕敷於景貺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謝天禎節詞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明靈之顧既昭昭而下臨祇畏之心乃乾乾而上達向者長贏之月鬱蒼之區方展於元封荐頒於祕檢紀茲令序用志於延祥錫以繁禧彌彰於降鑒載臨吉日虔仰清都敢伸昭薦之精衷益佇來同之美應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會靈觀興工詞一道

伏以靈壁錫符荐承於丕應精心報貺實罄於至誠竊念躬接誨言眇聞鴻緒肇建集真之宇用昭長發之符爰揆日以聚工遽延祥而介祉緬瞻恭館仰謝繁禧期肸蠁以下垂庶靖恭而上達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景靈宮興工詞一道

玉皇

伏以儼遊昭格恭覿於睟儀實誨欽承緬聞於丕緒荷發祥而斯在期錫類以無疆乃葺宇於福庭佇降真於霄極庶工經始慎考於元辰嘉應流禎誕昭於景貺敢虔伸於精意用祇答於明禎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皇子生辰詞二道

天

伏以臣紹膺元曆實愧眇沖獲茂本枝允昭既施瞻言孺子荐届生辰承保佑之至靈克諧安乂感高明之介祉益勵寅恭敢罄達於精衷冀永敷於純錫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玉皇

伏以臣紹膺命曆實荷慶靈仰上帝之眷懷俾本枝之蕃茂眷言繼體俯及勝衣屬生日之戒辰感神心之降鑒敢伸精意用答鴻禧庶曲茂於延祥俾永膺於介福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祀事祈晴詞一道

三清

伏以妙道無方至神虛受獲膺保佑諒在虔恭比者言徇輿情恭修潔祀將川塗而載涉

恐雨雪以交零致茲危從之人因乃泥塗之
事敢伸精意冀格丕休庶自啓行暨臨旋蹕
克免常隂之患允彰降鑒之靈臣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為蟲螟詞二道

三清

伏以強名之道與太始以俱生不宰之神葢
群倫而總治竊念恭膺命曆唯務戰兢惠養
黎元常期昭泰春都畿之接壤屬農事之方
興遽產飛蝗漸傷多稼實仰資於天鑒用俯
殄於人災是以祇竭素衷上祈丕應伏望清
都降祐金闕儲祥俾疵癘之咸消使和平之
淳洽明明之福儻荷於來成慄慄之心愈思
於若厲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玉皇

伏以百神受職咸聽於上靈萬彙化成並資
於至道洪惟丕應實顯洪休竊念祇嗣慶基
有慙涼德惟精心而自勵庶和氣以常臻屬
以都畿曁茲關輔顧農耕而届候遽螟𧒂而
為災思上格於明徵敢下伸於精意庶膺純
錫以兆豐年伏望玄慼升聞紫清委鑒俾嘉
生之並育致率土之咸寧蠢爾之民儻承於
保佑惕然之志愈積於嚴恭臣無任懇倒之
至謹詞

為迎鑄聖像詞一道

天

伏以比者擇福地而範鎔允成肖像詔輔臣
而迎奉仰祝降禎膺顧諟以誕敷錫福禧而
紹至明靈眷祐景物清和䟦履咸宜薦承於
昭鑒至虔報既愈勵於精心臣無任懇倒之
至謹詞

為聖像在路詞二道

天

伏以殊庭肇建睿佑之靈真御仰慕勵欽
崇之意元辰協吉迎奉戒期丕應延祥感通
實冀適當煩暑常保清和俾䟦履之咸宜繄
高明而錫祐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

伏以誕膺眷祐祗竭誠明恭館肇新用昭介
祉睟容虔寫獲觀成功揆吉日以在辰奉真
儀而戒路伏冀欝蒸靡盛氣序咸和俾利涉
之攸宜彰炳靈之降鑒臣無任懇倒之至謹
詞

景靈宮興　謝祥瑞詞二道

天

伏以昭彰之應允協於有孚齋慄之心實增
於無斁竊念儼遊俯降寶緒欽承佇飈駕以
常迴法琳宮而必葺繕完茲始符瑞薦臻由
是緬望殊庭恭伸精意冀答三神之祐益期
百福之臻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又

伏以真馭下臨奉睟儀之炳煥鴻源遡示承
丕祐之昭彰既寶誨而欽承故純禧而仰答
擇神區之奕增建恭館之密清初吉在辰方
興於庶役維祺協應爰覩於嘉祥敢伸勵冀
之心用報紛綸之祉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謝祀汾陰禮成詞二道

東嶽王母殿

伏以龜臺福地凤挺神居日觀喬峯下迴僊
馭靈遊所屬善應實昭昨以祇答珍符虔修

封祀儀慰僕來於西土復祈介福於方丘俾茂典之有成賴殊休之伸錫是以遐瞻祕宇恭薦精衷期玄感以紹臨庶鴻禧之永洽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四洲塔下

伏以化流眞俗惠浹人天奠五達之名區挺百常之寶塔昨以時廵冀壤親祀坤靈典禮咸昭書文無外荷明祇之協吉資大士之儲休是以遐薦精衷用醻介福冀興悲心之不捨俾繁祉以荐臻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滋福殿道場謝降臨詞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長發之符啓鴻源而有自來成之佑昭丕應以無方膺貺施以荐臻勵齋明而斯積屬以睟容作繪祕宇延眞祗祼于中奉薦鄒而增惕監觀在上迴欵駕以儲祥玉羽群嬉瑤觴徧舉細懷錫類實用戢兢恭答凝禎豈忘欽翼敢罄伸於精意庶仰答於景靈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宋眞宗御製玉京集卷之五

宋眞宗御製玉京集卷之六

爲皇子事詞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伏以靈禧丕顯道蔭博臨承累洽于天源賜多昌于世胄皇子某克諧成立咸繫寵綏具章綬而賓讌慶頒分珪玉而列爵爰啓燕翼之訓垂慶緒以無疆祗畏之心率眞科而仰報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祈福詞一道

聖祖天尊大帝

臣竊思錫類儲仁承基紹緒蓋仰依于積祐乃俯洽于多祥今以炎氣方新火旗攸祝奉眞科于琳館達精意于瑤都伏願九域晏寧五稼豐稔黎元靡于疾癘家邦集于福禧繼孝之心敢忘于兢惕求同之祉常冀于昭彰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謝刻玉祥瑞詞一道

天尊

臣向以茂膺寶命中錫元符薦建琳宮用昭丕貺祕文仰奉將置於琅函溫玉言刊先奉於緑字式當協吉方在致虔顧河洛之書近臨於外次勝紫清之座益勵於至恭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爲奉祀事詞九道

三清玉清昭應宮

臣仰報純禧俯從僕望屬鄉仙宇將展於朝脩春首令辰式遵於時邁敢伸嘉薦用禱祥徵伏冀霄極降禎綿區俾乂使輿情而咸若致盛典以斯成春祐之靈儲符於昭感寅畏之志彌切於至虔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臣順考古經適宣茂則靈區欵謁方祝於純禧法從戒期將詢於吉日佇祥徵而允洽故精意以虔伸伏冀佑錫高旻慶敷綿寓俾人祇而胥悅使典禮之咸宜惕惕之心敢忘於善禱穰穰之應益俟於來同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上清宮

臣祗考禮經恭懷道蔭琳宮欵謁已戒於先期玉輅肴方即登於夷路冀誕敷於景貺敢

仰叩於清都伏冀萬國咸康千祥紛委克揚茂則允賴純禧仰望殊庭顧精衷而斯薦益祈鴻應昭介祉而無疆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 太一宮

臣緬瞻靈域祇謁僊祠協吉元龜已諏於剛日戒期大輅即涉於皇衢思介祉之誕隆故至誠而仰薦伏冀克揚嘉應茂集丕禎俾區寓之晏康致禮容之昭顯殊庭瞻望鑾述於精衷神鑒章明允期於鴻福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臣仰懷純錫俯勵至精三檜之庭將伸於款謁六縣之駕方屬於戒期思眷祐以誕敷故寅威而昭薦伏冀高明降顧祉福來成俾溥率以咸康使禮容而克展無疆之錫儻荷於鑒觀不匱之心益期於祗慄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 洪福殿

臣欽崇秘道款謁真官六轡省方已戒期於春序九斿即路將展禋於靈辰思鴻應之有數勵精心而無斁伏冀高明垂貺溥率同歡俾茂實之克揚俟丕休之允屬夙興之意敢怠於至虔降鑒之仁益祈於丕顯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臣緬望厲鄉載稽春序靈宮欽謁已吉於先期齋輅省方俯臨於剛日佇凝禎之昭錫伸虔禱之勵精伏冀茂集千祥保康萬彙克揚盛節允賴鴻休祇慄之懷顧夙宵而靡舍鑒觀之祐期紫清而誕敷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謝玉清昭應宮奉安聖像祥瑞詞一道

三清

臣向以獲聞丕緒思佑寶圖乃勵至精用揚累盛申詔列郡虔奉真儀建恭館於譙都方興茂則仰僊遊於灊嶽遽集殊禎允協靈期再翔瑞羽祇荷昭彰之應實增齋慄之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先天節詞一道

三清

伏以紀颷馭之下臨肇新令序顧靈場之中啓用報鴻禎昭感有數祥經丕覿集翩翻之珍羽見浹洽之純禧仰眷祐之心永隆於景貺勵寅恭之志常守於慶基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內中設醮謝祥瑞詞一道

三清

臣紹膺寶命纘受珎符顧盛典之增修遽祥禎而昭顯裔雲絢彩僊羽流音穹厚之心表顧懷而斯在夙宵之志鑿勵翼而攸勤中禁密清醮筵祇肅冀垂鑒佑洞察寅威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上清宮設醮謝祥瑞詞一道

三清

臣恭纘成基誕膺丕貺方琳宮而順拜爰霄極而降東嘉氣絪緼靈禽頡頏荷高旻之鴻應俯佑禎圖勵明發之小心仰疇靈眷謄言靖館恭啓醮筵期委鑒之昭章洞至誠之欽翼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為火事詞十三道
三清 玉清昭應宮
臣顧以眇躬纘茲大寶雖純禧之溥洽實至
治之未臻屬以宮城偶延焚燎眷言朝列頗
屬震驚雖人事之有因敢忘於祇畏庶靈謀
之不昧曲照於戰兢虔達中懷用伸昭謝臣
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玉皇
臣紹撫中區有慙盛德雖炳靈之曲祐然制
治之失中屬以藩房煽茲遺燼久方從於撲
滅遂頗致於延燒誠則因人敢忘罪已但思
抑畏以務增修庶協側身允期降顧臣無任
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臣仰承保佑但積寅威侑念震驚靡遑寧處
蓋由王邸不謹於周防乃致宮城頗延於焚
燎實慙人事莫副靈心引咎之懷但兢兢而
無捨昭謝之懇庶明明而曲臨臣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北極
臣永惟涼德仰紹丕圖雖明發以自勤顧政
經而多闕因茲王邸不謹於防閑遂致宮城
頗延於焚燎敢忘引咎以謝皇靈允冀儲仁
洞明丹懇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天書
臣內顧沖人荐膺瑞命雖靡忘於恭己實無
報於降禎餘燼相延偶興於王邸連甍莫遏
遂及於宮城載念震驚愈增祇慄敢思引咎
用謝錫符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太祖皇帝
臣祇紹慶基茂膺蕃錫顧惟涼德靡報發祥
屬烈燄之相延自維城而欻煽既難嚮爾遂
致焚如內顧眇沖有虧於申儆仰懷夙累伏
積於多慙昭謝宗祊敢忘寤寐臣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太宗皇帝
臣欽承命歷祇紹基圖申儆有虧延災斯作
顧茲遺燼偶發於宮城致彼炎煙頗驚於民
聽載惟人事之不謹實慙邦治之無聞兢業
之懷靡遑於明發昭謝之志庶鑒於幸修臣
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二星殿
伏以天顧之仁實膺於保佑君臨之德但媿
於眇沖火禁罔修宮城延燎蓋不謹於人事
敢有側於靈心昭謝著明敢忘克己恭伸精
意允鑒至虔名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翊聖
伏以沖眇之姿仰膺於寶命兢業之志庶答
於鴻禎言屬戚藩偶忘周慎遂令烈燄遽有
延燒既覩震驚益懷祇畏敢忘咎已用謝炳
靈名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諸小殿
竊以命歷仰承茂臻景貺眇沖俯念莫報丕
祥由不謹於維城致延災於烈燄震驚中禁
焚燎端闈思盛德之靡昭積丹心之引咎敢
伸致謝允冀俯臨名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 上清宮
臣眇沖之德靡足感通穹昊之仁誕回眷顧
莫洽建中之治遽生炎上之祥維城偶失於
慎微烈燄欻驚於延燎載惟菲薄敢怠責躬

祇述誠明庶伸昭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玉皇
臣顧以眇躬紹𥁞丕歷雖靡忘於兢業蓋偶
奭於隄防藩邸之中遽因遺燼端闈之內遂
致延燒思有失於慎微實自係於克己恭伸
昭謝允鑒至誠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聖祖天尊大帝
臣纘紹慶圖祗畏靈命雖懷戰慄靡報鑒觀
烈燄延災偶興於王邸環廊莫救遽及於端
門內省眇沖靡遑寧處庶鳴源而昭謝敢精○
○意而洞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卷之六

太上濟度章赦卷上

官七

章

延生解厄章 七曜齋用

具位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臣
瀝叨真秩搚暢玄風凡激切以皈投盡懇懇
而敷奏臣謹據齋意臣仰惟圜穹廣覆列緯
經行司下土之機稈察人生之禍福況命分
枝幹運列禄刑六甲三元周行歲月三災九
厄延察日時自非請命以扶衰焉俾消災而
益算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帝恩昭○
○曠宸澤敷羅特降勑命宣告日月星宿璇璣
玉衡三天玄曹十二分野六十甲子主宰官
君特為齋主某人除本生身命之災解流年
臨犯之厄二運三限俱進吉星八卦九宮無
逢惡曜庶蠲災患迓續禎祥臣謹為上請南
上君壽命君丹秩君降官君消災君解穢君
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消滅惡星度
厄益壽太和真一好生君運氣君定貴君各
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和順流年禳解
惡曜解刑度厄君延壽益算君請命好生君
收刑却煞君斷刑絶煞君執刑收煞君各五
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益算延年拘制刑
煞萬福君南極君司命君太白明星君定名
玉曆君財庫禄庫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
十人主增注生名削落死籍拘魂制魄君周
玉君各一人玉曆素女千二百人主拘魂守
魄録神衛氣天曹解災去禍君五方生炁君
益命延壽君六甲將軍從官吏兵主度厄消
災除邪保命庶使齋主某人運限協和身命
安泰動靜出入有禄馬之加臨分野躔離無○
○災刑之衝戰木星為災金星制之土星為災
木星制之金星為災火星制之水星為災土
星制之俾得調理五行和合四象命基鞏固
壽址堅牢度厄扶衰解災保算益廣好生之
澤上裨育物之仁蒙如所陳允昭玄貺恩惟
大道分別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
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
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進章鳳凰
騎上章雲龍騎言章風發騎御章神龍騎奏
章飛龍飛虎騎各二人出操臣為齋主某人

拜上某章上詣三天曹伏願天恩告報臣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

謝土安宅章 安宅齋用

臣 失心領敎勵志度人自揆踈庸夙叨涵育
敢漉粟絲之悃仰酬山岳之恩臣謹據齋意
臣 切惟齋主某人繼述謀家辛勤問舍經營
版築莫𡨚室廬塡塞掘移慮傷禁忌況星躔
之臨照與神煞之循環練日練時或因冒觸
定方定位恐致災衰期寧靜於土司盍皈依
於帝闕仰希福慶預殄屯危謹爲拜章一通
○上聞三天伏望皇極流祥蒼旻委監特降玉○
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齋主某人所造屋宅
之中內外輝華邇遐洞煥導迎萬福辟斥千
妖鎮守眞靈各安隅界觸犯神煞咸回善心
卜世卜年永臻玄貺臣謹爲上請謝土君制
土君解土君安土君安定君安宅君五方保
護君解功破耗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
人主解謝造宅巳來前後動土觸犯禁忌太
歲太陰大將軍一百二十位官符姦大吊客
喪門上下神煞悉令和釋其有方隅神祇因
掘鑿權遷避者請告諭宜復本位陽方君安
上君右都候君安石安土君各一人官將各
一百二十人考官吏兵主收攝土公之鬼母
敢侵犯鄉邑大夫神君守宅大神守宅三將
軍吏兵三十萬人主驅遣五方土炁故炁過
絕邪精母令侵犯五岳將軍六甲神將五方
安宅大將軍護宅大將軍保宅大將軍鎭宅
大將軍各一十一人鎭安宅舍驅斥邪精九
橫三災千殃萬厄悉皆消蕩毋損居人庶使
○齋主某人自今以往百事康安宅舍光鮮○門
庭清謐盜賊虛耗遠離他方水火官災母撓
近部鬼邪絕滅疾病消除癉疫不興謀生穪
遂詩書有耀富貴無涯眷屬利安以爲效信

遣疫癘保病章

臣 濫膺選舉冒綴班聯蹇淺自慚希夷未悟
扣宸閽而屢請覲靈府以知非亶冀隆慈曲
垂涵貸臣謹據齋意臣切念齋主某人塵寰
涉迹身世謀生五慾七情寧無翳累百非衆
慝易積愆尤致寒暑燥濕之憑凌乘身命運
限之屯滯忽沾疫炁遂履危機自非帝造之
垂矜曷俾餘生之有慶謹爲拜章一通上聞
三天伏望盛德涵容玄恩矜恤特降玉清道
炁靈寶妙光灌注某人身家之中俾正炁輝
明妖氛遠離消災解厄保命延生臣謹爲上
請北闕九夷君北黑天機君運炁解厄君地
官督炁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北城
化吏五人天市大夫一人五瘟部炁兵四十
萬人拒天大兵千萬人主收制疫毒斷除瘟
炁東方九夷君八十一官君斷青瘟青毒之
○炁南方八蠻君六十四官君斷赤瘟赤毒之○
炁西方六戎君三十六官君斷白瘟白毒之
炁北方五狄君二十五官君斷黑瘟黑毒之
炁中央三秦君一十二官君斷黃瘟黃毒之
炁大胡老君家中守宅三將軍左右三部將
軍赤陽兵士運炁解厄君五瘟都炁君吏兵
各三十萬人與里社井邑君主同心收除斬
制疫鬼中宮遊邏大將軍科車武騎大將軍
鋒火虎賁大將軍監天敢健大將軍邀遮大
將軍鋒火大將軍驍騎大將軍斬斷虎賁大
將軍羅網龍虎大將軍討捕飛行大將軍吞

天絶地大將軍各一人吏兵七十萬人主收斷五瘟積類無侵鄰里摇天動地兵十萬人討天君胡越騎君陰陽神決吏收炁食炁吏收神食神吏收鬼食鬼吏收毒食毒吏各一人執赤越大胡君千二百人三五元命功曹使者魁罡擊剌將軍各一十五人金剛八煞兵士各九十六人主收捕瘟鬼掃蕩疫炁免相侵染貽禍鄉閭即俾某毒炁消除病源康復天醫扶體靈藥資身家門尊卑均臻景貺○

收邪斷恠解厄保命章

臣蹄涔甲賤茅徑昏愚夙沐洪恩濫司玄教搢度人而激切庶賛化以承宣凡有皈投敢忘關告臣謹據齋意臣切念齋主某人運逢屯否身際妖邪致寢食之倉皇覺精神之顛倒致生疾患藥餌罔功恐涉寃愆沉綿莫釋歷時既久恠證愈深自非請命於虚玄曷克流恩於圓輻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慈悲曲加拯接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齋主某人身家之中俾内外洞明門庭輝煥靈光所燭邪祟遠離疾病安痊壽齡延永臣謹爲上請斷邪天靈官功曹攝神衛身吏斷邪使者護身將軍檢邪直符斬邪剌姦吏攝神使者主驅逐精魅收捕宄邪好生保命大將軍續命大將軍驅邪大將軍斬邪大將軍度厄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除災厄却去精邪安平守石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无上監炁君一人兵士七十萬人天罡大兵五丁君一百萬人无上天生君五人兵士一百二十人蓋天大將軍兵士七十萬人高魔大鼓五湖將軍反甲逆○鱗兵四十萬人收鬼食鬼吏收炁食炁吏收神食神吏主收捕諸惡君擾害生民無上中宮五曹校尉兵五十萬人清玄公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捕制鬼賊陸梁犯人歲甲君太甲君朱陰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五天侯將軍兵士十萬人主擒戮精魅勦蕩無留陽明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與所在眞官諸部吏兵社稷土地山林孟長同心協力和合家中守宅諸神併力追捉無令隱漏攝赴天獄依律蕩除又爲上請左右陰陽太醫吏救治病源太和眞一好生君解禳惡曜庶使齋主某人形體安和邪精殄滅疾病痊愈藥食調平春序康寧門庭清肅起居隨意謀爲稱心永保利貞以爲效信

保病解厄章 貧福齋用

臣學業愚蒙性資荒陋幸緣宿慶僭陟眞階搢殫濟度之勤庸報生成之德臣謹據齋意臣切惟齋主某人命運災衰形神凋瘁三業十惡夙累行藏六曜五星偶凌次舍忽染疾疢寢食靡寧藥餌罔效日時浸久夙宵驚戰○控告無門非賴帡幪曷臻平復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隆慈誕施恵澤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齋主某人身家之中俾災炁消除靈光照耀目今病患早遂平安臣謹爲上請陽秩君一人司命吏一百二十人各主重病未痊速令康愈須史君赤天食炁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久病困衰即得痊療收神上明君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明暢精神斷除惡夢赤星君三天慰愈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制絶家

覲乗時搆槖解考君度命君益算君誅殃君
遊遲大將軍地燒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一
百二十人主收録邪精辟除故炁火龍君山
周君東明大夫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
人主制醫藥黄衣節命玉女月玄玉女各千
二百人主持神方太仙明堂玉女千二百人
主按方治病中宫大醫吏十二人主擇方合
藥天醫官醫太醫五官治病醫吏各一十二
人主入臓腑經絡關節行神存炁天曹上平
太醫吏一十二人治病功曹一十五人主上
詣鳳凰太清宫中取五色神藥和合官君治
療病患木官持藥金官持鍼水官主湯火官
主炙土官和德各奏奇勲東青生炁君南赤
生炁君西白生炁君北黑生炁君中黄生炁
君各領吏兵除邪收病南昌朱陽君黄老君
天魂君地魄君各一人起生玉女玉曆素女
各千二百人主扶却災危度脫年命即俾齋
主某人炁體康健災衰消散精邪遠避殃訟
和平病患蠲除命身牢固服藥有效動止無
魔命運亨嘉以為效信

傳法授道祈恩謝過章 傳度用

臣
誤奉宸恩濫承師訓期提後進屬紹前脩
僭陳悃悃之私仰謝涵濡之澤臣謹據齋意
臣切惟女青玉律選舉至難太極金科保任
尤重儻傳授有乖於踐履則師資俱冒於愆
章今弟子某人潔己求真願叅上法靜言障
累趍有數端或神炁難保於脩齡或骨相不
符於道品或九玄七祖冢訟未消四負三生
冤仇猶結或宿劫今世譴考尚縈或故作誤
為愆尤莫釋匪頼甄陶之賜曷諧願望之隆
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曲施玄鑒俯
矜丹悃特降玉清道炁靈寳妙光灌注弟子
某人五宫六府之中俾正炁輝華道心開發
靈光羅絡妄累消鎔仍乞敕命宣告三界十
方應干玄局特為蠲消考訟解釋愆尤紀字
玄編定名青簡臣謹為上請无上九天帝君
三十二天帝君五老帝君日宫月府五星四
曜南辰北極列宿星君三省五師三官九府
天曹主執四司真靈福地洞天五岳四瀆地
水職司三界神祇俱赴玄壇證明傳度又為
上請靈寳六部仙官三界所向玄曹赫奕仙
曹玄壇侍經議道降真召靈合屬仙吏九天
司命府青玄黄籙院玉清神霄玉府上清童
初府玄靈璇璣府北魁玄範府靈寳如意萬
司九天溥度院隨所傳俱開寫將軍神吏玉童玉女
合該傳授將吏官君疾速分景化形隨逐香
火伺候交檄輔佐宣行庶弟子某人諳揩萬
靈告盟衆聖勤脩精進學道叅真存念行持
濟生度往身膺仙職心契玄宗智慧洞明慈
悲利益魔試寢絶靈眖日臻譽望興隆邇遐
皈向功圓道備舉形仙飛永暢真風益光宗
緒揩終浩劫歸戴玄元蒙如所陳允昭聖造

謝罪祈雨章 雷霆齋合用

臣
愚蒙無取踈謬何庸夙依覆育之恩勉飭
精修之志承符領教宣德濟人凡有皈投理
宜關告臣謹據齋意臣切惟春耕秋斂稼穡
之常火旱亢陽炁運之變儻時雨未敷於播
種則嘉禾曷望於豐登況溝澮之如焚極閭
閻之愁嘆何以卒歲坐見饑荒諒萬兆之積
過浩繁而司土之神明譴責匪蘇帝力莫顧

民哀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道德曲成慈悲善應特降敕命告下十方三界一切眞司原赦下民隱顯之愆垂軫歲事阻飢之苦亟沛甘澤為長禾苗更乞告宣主宰雷霆之司掌執風雨之吏湫淵澤洞感聖龍神城隍山川祀典社貌應千攸屬各體慈仁霈命風伯雨師指麾雷公電母普注膏雨甦解焦枯臣謹為上請天翁正氣君河上眞人九海九江九河北玄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水係泉源興雲致雨海中玉女千二百人○河伯呂公子三十六人主興起水脉立降風雨四洲九谷君靈臺濩明君九州玄冥君九江北玄君九侯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湖中玉女千二百人主召攝河伯使者青水帝君九江水帝十二溪女水部鬼神河平掾吏合符行雨應時下降於疆邑之內驅雷役電興風布雲先霡霂於江河次霶霈於郊野即俾甘霖應候好雨知時槁禾回青平疇變綠苗秀而實歲稔且穰騰樂事於坰原播歡聲於亂壟願拜成終之造允垂資始之恩更冀百穀用成九垓咸遂遺蝗遁影妖魃潛蹤飽食暖衣極三農而快樂仰事俯育歷百歲以光華蒙如所陳允昭宸睨

祈嗣章 祈嗣用

臣草芥微生塵泥賤品濫承正化得奉眞宗無半功之可書有千愆之堪錄曲蒙覆育亶藉汪涵敢九拜以歸誠借一言而瀆聽臣謹據齋意臣切惟父子有親人倫之本夫婦有別天屬之常儻身命有犯於孤辰與運限或罹於寡宿或相因戰或犯刑衝致嗣續之未諧使宗祊之莫托逡巡暮景奄忽衰齡自非請命於玄穹曷克承恩於黃混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德好生至仁無外特降敕旨告下玄曹應身命中夙生今世所有戰衝盡與解釋仍乞賜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某人妻某氏身心之中即令起處安和胞胎凝結疾病不作榮衛勝常十月周圓誕生男嗣願心圓滿福慶駢臻臣謹為上請司命君司錄君南斗降生度化君東斗度星通炁君西斗度魂結胎君北斗通魂通血實骨君中斗度魂成人音聲君主成就胞胎結聚魂魄注生夫人注生天女通脉運骨天女回星度胎天女各五人從官各一十二人主和合陰陽結胎成形度胎夫人五人上詣五方五斗闕下請以五方眞炁覆育己身榮衛調和凝結胎孕五行君素白玄明君文曆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降炁結胎除邪護正解除夫妻刑害成就陽男中神太和眞君陰陽生炁君三元丹田赤白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血炁流通黃白相褁多○引陽炁牢結男胎陽神決吏男神玉女各二人甲子神人君吏主扶助眞胎凝結陽炁若已孕女回轉為男即俾某人妻某氏懷胎含孕起居不傷全陽成男飲食無忌月數滿足必產陽男日吉時良速得分娩母子周圓以為效信

文昌祈祿章 祈祿用

臣睢盱無取骯髒何膚濫叨雨露之恩曠積雷霆之譴尚祈洪造俯賜慈觀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依按眞科次第修奉

臣切惟登崇俊良拔擢材彥一則關於運限二則係於修爲儻祖宗之積累未陳與今昔之過愆尤厚既乖蹤履難就功名自非帝造之維持曷副民情之願望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垂惠澤特降赦命行下三界合屬玄曹爲某人禳謝星躔和平運氣赦除障累紀録善功增注勳名光榮宗祖臣謹爲上請夫子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東井清明君決了吏一合來下以溫潤清和英靈善奏之炁下布某人五藏四肢身體骨節之間安定神靈衛護真炁驅三尸滅九蟲背死向生卻禍來福心志開通超拔林能五經九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智慧圓明與衆有異天王玉女千二百人衣青衣主部領萬官賜以印綬運爲舉動能通神明玉曆素女千二百人衣赤衣主紀姓名於玉曆注壽算於丹書若某人入仕之初或願主倉庫或願職金帛或願典場務或願領兵卒或願司學校者則陰陽有神靈主之乞爲關告所在靈應神祇正直土地默賜隲相使之爵祿隨心德行備足若大選之後圖諜願望升品進階者則上有星辰主之乞爲宣告紫微太微二垣公卿將相大理尚書文昌三台南斗北斗東壁奎宿羽林壘壁師門將軍應主宰人間官職諸星並爲垂象宣精舒光絢彩即俾橫飛直上於省臺部監徼塞邊陲有九遷之榮華膺十賚之富貴公忠許國清白傳家祿壽兼全以爲效信

延生解厄延壽章　祈壽用

臣夙藉慶基生逢昌運佩鸞圖而領教承鳳牒以學真亶賴帡幪若爲報稱輒瀆千鈞之聽庸陳一得之愚仰冀高明俯垂監察臣謹據壽意臣切惟人情欲壽大德好生儻運限有犯於咸躔致身命或臨於屯否易逢厄疾曷保年齡今某人藉祖宗積累之功膺門戶付託之任欲祈眉壽或衍遐齡庸安樂於期頤勿馳驅於障難子孫昌熾富貴利宜自非玄造之慈覩焉得黄耉之佚老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深仁廓施惠澤特降赦命行下三界十方合屬玄曹爲某人辟斥凶星斷除戾炁冤愆禎釋身心雙隆八節四時纖災無惹常居吉慶永處福齡百歲周圓一身康泰臣謹爲上請天曹解厄去禍君益算延壽君五方生炁君六甲將軍主消災度厄益命除邪太和真一好生君萬福君解刑度厄君益壽延命君請命好生君保命生炁君收刑卻煞君斬絕刑煞增益壽命萬福君運炁君解厄君南上君司命君司録君太白明星君拘魂拘魄君財庫君祿庫君定名玉曆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落除死籍注上生名收殃君斷殃君破殃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除殃厄拔贖壽命東斗主算君西斗紀名君北斗落死君南斗上生君中斗大魁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十十人主度脫五行災厄增紀壽算六十甲子從官吏兵主張解年窮算盡之厄消除命衰運敗之災五方五帝君從官吏兵各乘本方真炁執符持節上詣二十三天星宿玉曆之宮檢尋命籍增注年齡延命大將軍兵士千二百人主解消災厄增益年命明堂君南昌

君朱陵君黄老君天魂地魄君各一人拔命君十二人鼎倉玉女五人五緯玉女起生玉女玉曆玉女各一千二百人主度脱年命增壽延生諸部官君和合保護解除二十四厄增延壽算即俾某人命運亨通災危驅遣福禄興萃壽算延長無難無災多祥多慶雲仍家家門戶輝輝以爲效信

謝罪祈晴章 祈晴用

臣禀質踈散賦性庸愚印武班聯強顔奏對叨捫心而省過期弘道以憲天庶證勳勞上裨化育臣謹據齋意臣切惟務農種穀置藉天時秋斂春耕惟資地利所願五風而十雨庶令百穀以三登況茲郊野之田勢處陂塘之側纔致霪潦瀰漫莫支乃經旬罹積雨之傷致稻苗多乘流而槁歲事足慮生民荐飢若非開霽以斷流何以有年而多稼全資聖造特賜慈觀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帝德好生民情堪憫特降赦命關告匝境里社一切玄司散茲雨陰即成晴霽庶得三農勤動百穀豐成田疇無渰浸之憂黎庶免飢饉之苦優游卒歲允藉天恩臣謹爲上請天翁正炁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兵士七十萬人九海北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河上玉女千二百人主收雲止雨致風興霽水泉官屬八海九江掾吏主決開壅脉疏導百川即俾四境狂霖登時開霽陰雲解駁紅日陸離田野歡心畊耘樂意坐看刈穫白粲登場實叨覆護之恩加拜生成之賜更祈敕旨行下四海四瀆溪源潭洞應千龍神泊玄虛主掌今年今季風雷雨部一切神祇咸令知委並與停風息浪收雨散雲濃陰開明日光照野禾稻豐稔稼穡盈成樂歲無憂以爲效信

禳火災章 禳災道場用

臣草茅賤質樗櫟散材謬處班聯濫司濟度敢罄小心之禱庸祈大造之仁臣謹據齋意臣切惟仰事俯育端藉室廬接棟連甍乃堪衣食實生成之厚利宜上帝之矜憐倏於前朝忽傳星變謂來墮於屋角勢有似於火殃由中驚惶罔知攸措私料近至信宿遠則旬時恐有燎原之憂或致焚如之慘綿連井落延亘鄉閭若非請命於上蒼曷克流恩於下界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隆慈廓施妙化特降赦命關告匝境里域一切真司爲某人驅除火災即移他境無生殃咎流虐黎元臣謹爲上請九海北玄君天翁正炁君兵星神君游都君明星君誅殃君天昌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河上玉女千二百人蓋天大將軍黄衣兵吏各十萬人无上天君兵士七十萬人主動畢星升陰炁驅六丁六甲消滅火殃之鬼驅逐火精之怪與北方黑帝羽子之精壬癸正炁太陰水德防制火災即令斷絶仍關風伯雨師下雨滅火當境神祇斥遣火怪速令遠離庶得流災遷徙里社安寧眷序不移屋宅如故以昭宸貺

謝罪遣蝗保田章 禳蝗道場用

臣塵泥賤品草莽微生值昌運之興行際眞詮之曉覺學眞領教弘道度人揩補過以立功庸承流而宣化臣謹據齋意臣切惟春耕秋歛覬爾有年地癘天災將成凶歲既虫蝗

之誕發實妖戾之肆興林木盡童田禾俱食非箋心而哀籲爲請命以祈禳曷保稻粱終無損蠹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廣運慈悲曲加鑒采特降敕命關告匝境一切神司辟斥妖蝗斷除戾炁秉狂風而徙他境因暴雨而移別鄉悉化餘蟲無令遺種庶得田禾秀發成熟可期臣謹爲上請四野君五野君九野君里域山川社稷君蘊元君白蠶五穀君大田五斗君六富君各二人官將各百二十人地畜君天甲君五千王君各一十二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田疇豐稔五穀登成辟斥螟蝗驅除鼠雀稻苗秀好蟲蟻遁迸與社稷山川城隍神君遞相保護即俾田禾秀實蟲蝗去離轉之外疆以爲效信

諸章官式 祈禳通用

保蠶

謹爲上請暴食君伏食君千澤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仙官玄男玄女神男神女素男素女玉男玉女蠶室仙吏絲綿仙吏二十四人養育蠶桑保護絲繭辟斥鼠耗萬倍稱收

保胎

謹爲上請安胎君護胎君扶衰度厄君萬福解厄君護胎聖母天醫玉女護胎成生吏保胎成生聖母各二人主保護胎孕無有疾傷十月周圓產蓐快利天醫太產吏治通乳母天門中君天醫助生君催生童子各二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調理陰陽和安胎藏產蓐無阻得就陽男九天好生君監生大神衛房聖母主録勸籍真君傳胎應夢童子三元保胎大神六十甲子從官符吏主保胎護命定魄安魂臨產之時毋有厄難

保男

謹爲上請陽仙護魂君陰仙護魄君天靈陽生君主通於營衛乳食平安太皇萬福君解患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録護生氣辟斥邪精

逐盜

謹爲上請五陽君斥災君管星君各一人天位君暴勝君東西太白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搖天動地君九炁太兵五十萬人赤衣日男白衣月女各千二百人絳衣日月大兵承天大將軍兵士各十萬人追逐寇盜驅斥賊徒遠離門庭惠安閭里

保六畜

謹爲上請六畜王相君天陽君天儀君天休君黑水期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孳養六畜榮盛不傷斷逐疫瘟斥除邪炁歲星太元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周天兵士十萬人主治祠廟傷鬼擅殺六畜

絕墓訟

謹爲上請九地君大元君都侯君文童君地甲君九玄察氣君卿大夫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收塚訟鬼安穩生人五行君一人大墓君小墓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除祖先譴責利安塚墓風水斥絕故炁斷伏殃訟太玄君都侯君誅殃君太白中陳明星君各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斷塚訟家鬼解散和釋

斷口舌

謹爲上請五經君一人清靈六鍾太皇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制斷口舌斥絕變閟無上清玄君兵士十萬人南鍾六星君五人南鍾太眞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太陰君吏十二人主收捕口舌禁斥誣罵左惠右善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仙花玉女千二百人主斷除口舌解消耗殃五方大領神吏主鎖惡人口舌令不言語從令絕滅

除官訟

謹爲上請冠帶君青禽君四顧君八門君北〇一官左童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收〇刑領連吏一百二十人八甲周趙女三千七百人主縣官公事悉令消絕察惡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斥毀謗息弭衆言五方五帝大夫君吏五十人斬斧陽父君破市大將軍破獄大將軍脫繫大將軍解患大將軍散事大將軍鎖訟大將軍七部大夫官將吏兵主迴化官事悉令消除

䶑呪詛

謹爲上請䶑倒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䶑解呪詛和釋寃憎青龍白虎大將軍年月日時四煞天煞地煞三十六煞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呪詛和同仇讎若東方木地年月日時就木神呪詛者請金炁神解而除之若南方火地年月日時就火神呪詛者請水炁神解而除之若西方金地年月日時就金神呪詛者請火炁神解而除之若北方水地年月日時就水神呪詛者請土炁神解而除之若中央土地年月日時就土神呪詛者請木炁神解而除之天罡五行君赤帝兵士〇百萬人建天司馬千二百人主收捕廟貌之鬼南昌君東關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林社呪詛之鬼旺相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捕師巫竈前呪詛之鬼八卦君兵士十萬人還功君破邪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造作形像呪詛之鬼五方大額君各一人兵士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口舌叫喚呪詛之鬼邪神淫祠盟詛魘倒貪饕陷害侵損生人諸部官君速令消滅若惡人謀議呪詛者請無極天生兵馬十萬人主收逆理陷害禱祠之鬼攝送酆獄歸身自受遷拔亡爽即得超昇

除顛邪

謹爲上請无上中宮五營校尉兵五十萬人清玄公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无上天士君五人官將一百二十人无上九江茂盛君兵士百萬人主收捕陸梁精邪狂歌叫喚與妖之鬼太古華蓋君二十四人天樂君五人述炁君地精君破逆君天地水炁君天玄開閉君各一人考壽君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〇人地孔君青衣兵士十萬人主叫呼狂易失志顛邪天官健吏十二人兵士一百二十人赤車將軍十二人吏兵士十萬人天貴君敢健吏天五侯將軍兵士十萬人太甲君朱陰君門都君右玄都君陽明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捕精邪誅滅鬼賊與所在眞官社稷山林孟長家中守宅衆神一合誅戮種類無遺

防刼盜

謹爲上請萬繼君東西面太白天戰君各一

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九天乾元君搖天動地君九炁兵五十萬衆天大兵十萬人主盜賊劫掠收捕無餘五方大額君各十萬人主圖謀抄掠神歸陰東九夷君南八蠻君西六戎君北五狄君中三秦君各十二人主守護井閭辟斥劫盗

利宅舍却虛耗

謹爲上請安炁君太玄君赤白沙君元炁君天玄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收攝橫禍利安宅庭斥散凶殃擒東蠱恠天吕君黄衣兵士太白君各十萬人天罡官將一百二十人主收捕殃煞解逐災害青龍君一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五福天官地祇十二官將與守宅三將軍三十萬主驅遣虛耗利宜畜養天德廣大吏五人主驅除群凶收絕邪鬼

保遠行

謹爲上請萬里君北馬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明堂玉女千二百人主遠行利涉謀望稱懷盗賊不逢災殃遠離

保移徙

謹爲上請郡邑大神君仙官將皂君去穢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宅舍移徙不傷禁忌人口安泰財畜和平

解冤愆

謹爲上請解罪君解過君解刑君解謫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解釋冤愆調除考謫

祈雪

謹爲上請靈臺瀍明君九州玄明君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主攝河伯呂公子三十六人與水帝十二溪女水部神祇興雲下雪九江北玄君四洲九谷君四洲九海君浮雲使者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一合來下關風伯雨師社令正神起風積雪

右諸項章請官式在人分合以滿齋主期望之心又須知行下所屬玄曹斂如祈雨則須乞敕旨下扶桑水府暘谷神王蓬萊都水使者水官司命四海九江三元水府四瀆五湖十二溪真泉源潭洞今年歲分行雨龍神風伯雨師雷公電母九州社令管界神祇協力同心起風雲雷電下雨應時

太上濟度章赦卷上

太上濟度章赦卷中　官八

章

破酆都開業道章 開度黃籙用

具位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臣檮櫟散材蓬茅賤質幸緣宿慶濫綴真班功無緣粟之圓過有淵陵之積曲蒙涵貸未賜誅夷揩勉操修庸期報稱既承投懇敢不關聞臣謹據入意臣切惟三官九署北都羅酆六洞十宮冥關幽夜水火考對生死拘維茹苦終天千齡展轉雖衆生之妄業自受而上玄之仁澤堪矜非賴赦原曷臻超邁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煥朗十方開明九壘即俾亡故某人暨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濯沐妙炁頓悟良心宿劫冤愆應時解散臣謹爲上請十方飛天使者十方救苦玉童玉女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始符命救苦真符告下十方三界無極神鄉天地水官陰陽罪録三官九府百二十曹北都羅酆內外宮洞阿鼻無間大小鐵圍十二河源泉曲之府九幽五嶽罪考主司五苦三塗諸大地獄五道都府執法冥曹乘此符光輝明照曜鐵城摧毀苦考蹋停枷索脫除繫囚消廢爐炭銅柱化作寶林鑊湯氷池悉成蓮沼灰河炮炭俱變清涼劍戟刀山盡爲寶樹蹋炎炎烈火之獄爍重重金剛之山執對停平冤仇和釋惡根落滅罪籍捐除赦宥亡過某人溥及幽冥無鞅滯爽因徒苦趣悉遂逍遥滯魄沉魂各獲解脫更希麻旨勅下青宮開紫陽玉匱之函出應化慈尊之號十方流演萬品皈依廣開法門飛度累戶庶使善緣霑霈靈睨羅敷均沐生成以爲效信恩惟太上分别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陰陽神訣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進章鳳凰騎上章雲龍騎言章風發騎御章神龍騎奏章飛龍飛虎騎各二人出操臣爲齋主某拜上破酆都開業道章文上詣三天曹伏願天恩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

以聞

空三行

臣姓某屬州某縣某鄉某里某宮觀某嗣某籙

空三行

太上無形無名虛無自然至真大道無上玄尊金闕七寶玉陛下

空三行

太歲某年月日於某處拜上

右凡書章用黃紙朱書紙高一尺一寸六分行闊一寸二分幅宜單幅幅宜單行每行定排十七字前一幅捐兩行空第三行方寫章銜疊書下寫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此一行不捐字看長短到何處住第四行寫上言字低於銜一寸此行方捐十七字數也自上言以下至後每行捐字如法行上留半存行下不通走蝗人姓名作一字寫不得抽破如鬼字如凶字如死字如賊字諸不佳字不得在行上頭如仙字人字生字諸佳字不得在行下頭寫至以爲效信即揍云恩惟太上分别求哀臣愚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

使若陰陽神訣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吏驛馬上章吏飛龍騎吏進章風凰騎上章雲龍騎言章風發騎御章神龍騎奏章飛龍飛虎騎各二人出操臣為齋主某人拜上某章上詣三天曹伏願天恩告報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以聞二字低前行一字與再拜相去空三行疊書臣姓某屬州某縣某鄉某里某宮觀某靖焚修須自半行寫至下其下與紙下頭相平又空三行疊寫大道衘太上無形無名虛

○無自然至真大道無上玄尊金闕七寶玉○陛下只指書四寸八分又空三行自半行寫太歲某年某月某日於某處拜上其下與紙下頭相平太歲以後皆空紙半八書章不隔日填大道衘不隔時故留某時及陛下一點及以聞字內耳字一直筆未填至校章時方填也章可漏上寫大道衘具法位衘臣姓某章奏謹封方函上寫謹謹上詣三天門下具法師衘位臣姓某謹重封入章在函內章函長一尺二寸闊一寸八分以青緊絲三度纏之其十字結處及兩頭並貼紙印封之又入青紙方函寫如前方函式前後以栿包之此封章法也

素車白馬章

臣賦性迂疎稟姿愚拙職忝司於濟度誠敢急於關閒寶蘘高明曲原狂斐臣謹據入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消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九幽六洞三官北酆冥路幽關職司考對匪藉蒼穹之宣告曷令部衛於形魂謹為拜

○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照耀陰鄉煥明夜府即俾亡故某人洎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免淪苦趣各脫拘維來詣玄壇證品升度臣謹為上請素車白馬大將軍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九龍符命使者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太玄玉女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太玄直符一十二人官將一百二十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太上敕救生天寶籙告下十方三界無極神鄉北都羅酆泉曲之府三官九署百二十曹水火陰陽內外宮洞三十六獄無間阿鼻大小鐵圍炎池氷溺四瀆五岳十二河源五帝考官六宮掾吏巨天力士執罰神兵司殺司功司錄司命主考主罪主獄主非四明賓公天門庭長十宮六洞五帝大魔溟泠大神五道都府幽臺冥掾長夜鬼官無量陰曹咸令知委遵承令來建壇之所頒行符命侍衛送迎疾令上件亡魂衆苦蕩除出離地獄永辭幽夜睹見光明黑簿燒焚業根披散參朝玄○

○座受煉更生以為效信

開通道路章

臣惟蠢濁性稟顓蒙冒領玄階亶錄洪造敢竭再三之瀆庸抒萬一之忱臣謹據意忱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消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慮魂魄爽識來往經由道路關津或生拘障非賴上玄之誥命曷令阡陌之開通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氣靈寶妙光開闢幽途光明無極即俾

亡故某人洎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
諸類幽爽俓辭所部來覲齋壇釋罪通幽朝
眞受煉臣謹爲上請太玄直符太乙使者五
帝直符十天傳言騎吏玄都金龍交龍驛吏
玉龍飛龍驛吏各一十二人官將各一百二
十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東華青宮
九龍符命紫陽寶節五方生炁十天寶符洞
朗幽陰開明長夜告下天牢地獄水府陰曹
冥局土司泉曲六道北酆九壘三宮九幽五
嶽十宮九州社令洞天福地考校曹僚蒿里○
丈人丘丞墓伯河侯河掾土下官君歲德尊○
神山林孟長泉源溪澗冥路幽關血食神司
城隍里域社廟土地一切主曹咸禀天符遵
依告戒除寃拔罪啓路開扃釋放上件亡魂
整肅形儀經歷次第來詣壇席聽法奉眞傳
授戒符領沾功德幽夜不經於險阻冥關克
遂於逍遥名攝無拘以符效信

攝名亡魂章

臣倥侗無識愚鈍自將冒闡明科奉揚妙化
更瀆聖威之峻着陳愚悃之微冒藉慈悲俯
垂乘覽臣謹據入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
謹洎某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
眞科次第修奉臣切慮冥途寥廓幽路凄迷
匪憑名攝之威曷顯神虎之政謹遵太乙神
虎秘法宣告太乙玄冥玉札神虎符命鐵逝
臺光寶章建立神虎攝名壇刻時定令追攝
亡故某人洎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
諸類幽爽顯接陽春昭現神機謹爲拜上章
文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
道炁靈寶妙光洞朗幽關無有窒礙玉札符○
命照耀輝華冥吏幽曹丕承敬聽臣謹爲上○
請北魁玄範神虎內眞雄左大力統制百節
三魂符吏衆纖玉曹玄伯岬右武驚提魂攝
魄倒生玄司飛符玉札主吏上部追魂使者
中部追魂使者下部追魂使者追家先七祖
三魂上元玉女追傷亡癲癩痼蠱痢瘴瘧亡
魂中元玉女追無主癆瘵風癱亡魂下元玉
女追瘟疫雷嗔亡魂玉符玉女追驚吊刀刑
自縊落水投火胎産厭穢亡魂龜眞素握玉
女追毒藥厭魅呪詛刀兵劫掠王法禽獸所
害亡魂九靈幽臺玉女追見禁罪魂正一延
生六甲隱天靈符玉女疾速來降承符宣德
攝魄名魂又爲上請丹天左衛大將軍五方
啓道童子十方道主者六道功曹三界追魂
使者天洞天眞清清泠泠尋魂攝魄對魂聚
魂諸大將軍一合來下爲臣攝名上件亡魂
聚神復炁克返陽居升播現形通靈入夢上
彰道化下慰哀情受煉膺符聞經聽法削罪
書於北酆紀眞籍於南丹時刻升遷以爲效
信○

沐浴醫治章

臣塵泥遍品螻蟻微生冒膺宣德之班敢息
度人之典威顔有赫采聽是期臣謹據入意
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洎某月某日爲始
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眞科次第修奉臣切
慮上件亡魂幽關閉鬱陰垢纏羅欲期容體
之澄清必賴神泉之蕩滌謹爲拜章一通上
聞三天伏望慈悲俯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
靈寶妙光泱灌蘭池輝華沐浴即俾亡故某
洎九玄七祖億劫種親六道四生諸類幽爽

蠲消氛翳潔湛形神六府洞明一塵不染臣謹爲上請東井玉女華池夫人浣濯玉女沐浴君吏日月童子各一人五方解穢君將吏各一百二十人一合下降神化東井黃華之池西田流汨之沼汲取石景玉肥黃華神水五方正炁日月芝英甘露金津雲腴玉醴沐浴所度亡魂灌煉罪塵滌除障垢淨結節胞胎之穢清冤債煩惱之氛又爲上請東方青靈始老哺飴以九炁之青津南方丹靈真老哺飴以三炁之丹華西方皓靈黃老哺飴以七炁之素㯃北方五靈玄老哺飴以五炁之玄滋中央黃靈玄老哺飴以一炁之黃英定魄安魂自生五臟又爲上請金剛百煉玉液千和太白流光元皇散精解除鬱煩去蕩滓穢身心清淨智慧洞明又爲上請天醫神吏尚藥靈官三五功曹天醫博士砭石小吏數藥靈童密運九轉芝英五色神藥布散經絡藏府之中救療生前榮衛之病即使上件亡魂宿患清平沉痾痊愈精神復舊肢體潔清受化更生以爲效信

濟度幽魂章

臣忝列真階莫裨玄化矢心領教勵志度人莽千咫尺之威膺露億千之悃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次第修奉臣切見冥關幽路滯魄窮魂或水火飄焚或兵戈誅害或木石損磕或挺刃刑傷或久抱飢寒或曾遭鴆毒或冠盜殺戮或蛇虎吞殘或王法凌遲或震雷嗔擊或覆車墜馬或自縊投河或他境流亡或從軍傾斃或鬼神拘繫或冤對勾連或瘖瘂跛聾盲或瘴瘟癱痓或胎產殞命或疾病夭傷或宿抱怨嗟或常懷憂忿或玄恩未度或常赦不原孤滯千名沉淪萬姓山林寄影郊野潛形流浪無歸實堪憐恤惟黃籙昭天漏泉之澤正陰關求哀望度之機臣雖稟承玉符冒頒大赦尚慮功德未徧幽冥謹遵無量度人之道取今月某日夜修設玄都大獻玉山淨供攝召九州十界六道四生諸類傷亡無邊爽識享食受煉脫苦生仙自非大道之慈憐曷俾衆魂之解脫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特垂矜憫頒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遍滿十方輝明九野上極無上下極無下接引萬類均赴法筵滌罪解冤煉形受化臣謹爲上請玉清溟滓大梵靈官青玄黃籙救苦靈官功曹玉童玉女各三十二人仙吏一百八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皇慈悲吉祥甘露賫持天慈赦宥寶旛一合下降即爲呪洒甘露溥化斛筵周徧虛空無窮無盡哺飴衆爽充足豐盈隨感來歆悉皆飽滿仰承元始符命金籙白簡救苦真符長生靈符太上生天寶籙東華青宮九龍符命寶光羅絡拔度幽沉不分六道四生咸受黃籙冶煉即使未度者度未生者生未升者升未化者化合符曆券返陰還陽超凌人天以爲效信

九煉生仙升度亡魂章

臣道未通玄德難入妙屢爲人而造請每自己以凌兢仰藉汪涵俯加原貸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次第修奉臣切慮上件亡

魂陰暗久淪陽光易隔匪藉黃華之治煉曷令碧落之登真謹取某日夜遵依靈寶大法無量度人開廓五文奉行九煉先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慈悲曲垂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灌注玄壇輝明洞耀即俾上件亡魂身沐靈光心滌陰穢水火煉質表裏周圓謹為上請南宮度人不死尊神南極長生大君度世司馬大神好生韓君丈人真君南上司命司錄延壽益算度厄尊神迴骸起死無量度人真君度魂上生南宮真君奉為亡故某人注算金文定名玉簡又為上請太○乙救苦仙吏金闕化身仙吏朱陵度命仙吏遺逸快樂仙吏寶華圓滿仙吏煉度玉司靈寶仙官玉童玉女將軍使者功曹主吏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 請降元始符命金籙白簡長生靈符內音玉字赤書真文上生黃籙寶誥下臨壇席奉為亡故某人破酆都之穢濁蕩泉壤之幽陰削落業根焚燒罪籍飛度五戶斬滅三尸建立法橋迴旋雲界啓黃華之寶井立流火之神庭陶冶陽靈蕩除陰翳上登朱府下入開光復返萬神重生九炁拔登天之法服駕蓮花之寶輿徑詣天門朝禮金闕逍遥自在與道合真永無輪轉之憂常履熙明之運

酆都赦罪章 明真齋用

臣生居濁世運際昌期佩籙叅玄傳經悟道誓度人而領教庶補過以立功凡有皈投敢忘關告臣謹據齋意臣切惟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六洞十宮三十六獄鐵圍無間泉曲河源五苦三途九幽五岳典司憲令考對愆尤○悉俗衆生因明正理造冤積業抱惡逞非致使名隸北酆魂歸幽夜拘閉陰獄囚繫終天痛苦備嬰莫由解脫匪賴玄虛之曲赦曷令罪報之蠲除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德好生至仁無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朗映十方煥明三界冥闇幽路照耀輝華地界罪魂應時清淨即俾上件亡魂出離夜壑覩見晨陽開發善心自識宿命悔過進善脫苦超生臣謹為上請降真召靈符吏降真召靈童子各一人特為亡故某人恭請大極真符告下東極天中長樂宮內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帝降威神慧光普照十方世界重陰極壘北都寒池一一獄中悉成陽境鐵城摧毀枷鎖脫除赦宥亡故某人萬罪蕩除冤仇和釋不經地獄覩見光明仰賴天尊上聖召十方飛天神王救苦真人救苦童子青玄玉女遍下幽獄降慈悲之法雨洒甘露之寶漿即得冰雪生春炎烟息焰刀化玉樹劍變瓊林寒冰溟泠頓除凜冽鑊湯銅柱悉獲清涼獄卒牛頭俱生善念銅蛇鐵狗永斷惡緣曹局除考對之名司案焚業報○之字以至驅雷役電汲溟波負石搭沙天圓轉匝穿地引水運風掃山謫役囚徒均承妙化斷地逮役度上南宮蒙如懇切之祈允拜提携之造

沐浴煉度章

臣塵埃賤質草莽微生誤沐甄陶俾登階品叨藉圓成之造敢忘報稱之私誓拯沈淪庶敦勳行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

眞科次第修奉臣切惟積夜重泉冥鄉幽路
陰氛縈結業垢交羅衆生魂墮寒庭神歸夜
壑陰霾混翳晦濁蒙維雖已須告符章曲行
攝召慮淪幽域莫遂叅朝自非沐浴於神泉
曷俾形魂之蕩滌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
伏望大德好生至仁無外特降玉清道炁靈
寶妙光洞映蘭池神化玄液卽俾亡故某人
澡身浴德蕩垢清塵洗表裏之昏蒙除形神
之熱惱朝眞聽法度命升玄臣謹爲上請五
方五靈童子各五人解穢君吏各一百二十
○人浣濯夫人黃華玉女各一人應時下降取
黃華神水煉尸素漿甘露金津雲腴玉醴灌
注蘭湯之中沐浴亡故某人滴滌塵勞消除
罪障五臟六腑悉得清明九竅四肢俱成澄
潔又爲上請主水主火大將軍石景水母流
精玉女九光童子火鈴靈童青玄煉魂應千
眞衆取南昌朱陵流火之庭東井黃華流汩
之沼眞水眞火一合來下專爲亡故某人煉
洗穢氣陶澄累垢粧嚴受度克應升仙永證
無爲不經輪轉

升度亡靈章

臣陋質何庸短材無取師恩赫奕章觀希微
帝力輝華若爲報效期廣揚於濟度克昭贊
於生成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
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
眞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上件亡魂久淪陰地
獲覩陽光自非度命以反生曷俾超凌而自
在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道好生
至仁無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朗耀玄
○虛煥明壇墠卽俾上件亡魂沐靈光而快樂
乘煉度以逍遙臣謹爲上請南昌上宮司命
君司錄君延壽君益算君度厄君度人不死
君南極長生君度世司馬君好生丈人君迴
骸起死無量度人君升度亡故某人先入黃
華寶井次入流火神庭濯質蕩形除陰煉穢
挹九天之眞炁灌五帝之靈芒氣象周圓形
神完復飈車碧落羽駕太清升入天門佩符
合劵永無輪轉常獲逍遙受化更生以爲效
信

遷拔亡靈章　遷拔道場用

臣福基夙挺昌運欣逢佩籙進階傳經受道
深慚蹇淺莫悟希夷過有貫盈功無纖積尚
沐生成之澤俾司濟度之科益勉操修肅期
報稱敬奉詞悃所合奏聞臣謹據齋意臣職
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爲始就某
處肅建玄壇依按眞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三
官九署六洞十宮泉曲河源北酆東岱考校
善惡毫髮無差濁世衆生罔知修飾六根三
業五慾七情流浪顛冥馳騁不息致使魂歸
幽府神返幽關冤仇繫縈曹局推對悠悠長
○夜深可矜憐自非上聖推惻隱之仁曷俾下
愚免沈淪之苦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
望道德曲成慈悲丕冒特降玉清道炁靈寶
妙光照耀鬱單煥明澤壘卽使亡故某人覩
此靈輝自識宿命捨惡趨善脫苦上生臣謹
爲上請太上十二陽門開光童子一十二人
天道功曹一人九天雲路正一功曹九人南
昌上宮扶接引送神童玉女各一百二十人
手執太上還神符命開導靈幡接引所爲亡
魂蒙陽光之下燭指雲路以上升逍遙太空

永無淪墜

蕩滌血湖章 血湖道場用

臣塵泥賤類草芥微生誤玷班聯濫司濟度莫報生成之德誓宣化育之仁凡有皈依敢忘關告臣謹據齋意臣 切念亡故某人三生四負多積寃愆六慾七情易招譽咎命罹産厄神墮幽關北酆東岱之曹紀録姓字硤石血湖之獄考對形魂拖痛終天無由解脫爰念稟生之本始孰非祖炁之分靈妄業自招實堪矜憫帝恩無外諒賜哀憐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垂慧重泉曲加省覽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洞映十方照燭長夜變陰暗爲陽明之境化血湖爲清淨之場令諸罪人自識宿命捨惡趨善脫苦超生臣謹爲上請三炁流光符吏蕩滌血湖符吏各一人官將各二十四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三炁流光眞符玉元蕩滌血湖眞符告下北都羅酆大鐵圍山硤石無間血湖地獄即蕑符光朗耀陰壞開明原赦亡故某人洎見禁經産身亡未得出離者並與疾除罪簿落滅惡根解釋寃仇開通性識承今符命獲脫冥途來詣玄壇聞經聽法全形復質隨果注生又念淪桊血腥形神穢濁來朝三寶難近天光謹爲上請五方五帝解穢君吏各一人玉女使者各二十四人九鳳破穢大將軍滌穢大將軍洗穢大將軍滅穢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二十四人沐浴東井君一人官將二十四人浣濯夫人黃華玉女各一人仙花玉女一百二十人一合來下爲取黃華神水煉尸素漿甘露金津雲腴玉醴灌注蘭湯之內○○沐浴亡故某人洗除産厭蕩滌穢腥俾令內外光明形神潔淨根塵業垢並與澄清又念亡故某人淪謝之初自膺痛毒榮衛傷瘁未遂安痊謹爲上請天醫神吏尚藥靈官治病功曹太醫博士各一人一合來下寄運神聖工巧餌以日精月華玉芝金醴五色神丹救療諸苦庶得陰陽通暢血炁和平經絡還元魂神澄正朝眞受度托化人天永無淪墜之憂自在光明之界更願靈光焯爍慧澤周流業海澄波血湖息浪人民品物並受生成舒化日於三塗播仁風於八極

滅度煉尸生仙章 五煉生尸齋用

臣幸藉宿因濫裨妙化誓廣宣於濟度庸上贊於生成過有淵陵功無毫髮尚祈恩霈俯賜包容臣伏爲先師某人元命某年月日時生存日佩某經受某籙奉某法補充某職係某靖焚修末學道淺仙品未充莫能背土凌空飛騰霄漢運應滅度以某年月日身經太陰享年幾歲已準三洞仙度品格衣服枕席遍纂靈章衛其尸形又準滅度五煉生尸寶○○經王字眞文安鎭五方護其神識練吉遷葬寄形土官 未葬更伺妹吉寄形土官 尤慮生存之日功德未周恐阻超邁遂卜今月某日謹就某處崇建靈寶滅度五煉生尸妙齋二晝夜期將先師某人扶接引送返形受生遊行太空臣事金闕臣義同父子志劇悲惶 弟子云情鍾父子志劇悲惶 恭按眞科次第修奉臣切惟三官九府百二十曹四極明科三品洞律昭如日月威若雷霆學道參眞易招罪戾末經赦宥必墮幽鄉轉眼畏途惟增駭汗今先師某人生逢昌運

佩奉玄元未明修真御景之方徒抱濟物利人之志元臘節會禁戒多違經籙法階朝修有缺重以飛章進表每瀆仙真設醮建齋或干神吏致使玄曹畢録黑簿登書陽過未原陰愆莫追倏忽厭世遽受沈寥自非大道廣運於慈悲曷俾後學疾躋於沖踊謹爲拜上丹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上聖垂仁至眞矜憫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下覆先師某人䰟魄尸形削落愆尤解除考訟隨光御炁俓上虛无仍乞告下十方三界一切眞司特爲○原赦宿生今世三業六情洎學道以來無違過咎並從寬釋移名紫籍受化更生臣謹爲上請靈寶落滅惡道靈官三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斷絕地根靈官四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飛度累户靈官五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一合下降（官人）爲先師某人落滅（十八）三惡斬絕地根飛度五户名列太玄乘景升神上登無極若先師某人䰟魄淪墜三塗五苦六天九幽者即爲度脫高升上境又爲上請玄都金龍驛吏一十二人東華青宮九龍符命使者九天道功曹一人十方飛天使者十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上詣三天金闕玉陛下請降元始符命金籙白簡長生靈符東華青宮九龍符命登眞度命出離生死眞符南昌上宮寶誥告下三官九署五帝四司無鞅陰治若先師緣公私罪犯未得解釋者願乘此仙度功德悉爲赦除若因三曾九祖億劫種親宿對罪緣結釁幽冥者願爲條録生前建善之功速爲解宥即冀改易罪籍定名玉蕳遷神度品高步天衢又爲上請九天三十二天五老○上帝諸天省府北斗南辰日月五星天曹眞○衆各降眞炁接引先師某人蕩滌愆瑕進升道境復還治職炁入玄玄登品成眞永無輪轉更願先師某人所屬某岳某山眞靈正神符下九土地官（官八）各依部界營衛（十九）尸形災害消除塚墓寧靜形安神守魄不敢揚持節契符重甦骨肉形與神合遊宴騰淩得爲神仙一如五煉生尸經旨永奉玄恩以爲效信

升度仙䰟章 師友命過用

臣 綴武班聯濫司濟度叨恩逾分揣已知元誓弘洞輔之仁密贊生成之德尚祈洪造俯鑒丹忱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切念某人幸藉夙緣叨承玄蔭佩籙奉法受經學眞易涉塵寰未明竅妙建齋設醮每冒威儀拜表上章實乖俯仰破齋犯戒縱業逞情常失天和多循人慾三元五臘莫謹朝修甲子庚申曽無懺謝過書黑簿名録玄曹未能坐脫立忘升神御炁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莫測升沈倏經旬朔孝子云臣情鍾父子志劇悲惶弟子云臣義均師友志劇悲惶自非○上聖垂慈高眞乎佑俯矜愚昧力賜憐憫何以洗涴前愆導迎新旣庸是不揆狂斐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成至仁無外特降赦命行下十方三界合屬去處將某人浩劫以來稟生之後應有過犯並與赦除即俾定録青宮移名朱府形神混合炁象周圓隨我學功校勳遷賞復還治職炁入玄玄克爲聖君金闕之臣大揚聖化緣運不絕身得神仙逍遙上清永無輪轉

斷絕復連章 度星齋用

臣性識迂愚資材短陋綴班聯而領教誓濟
度以推仁凡有皈依敢忘闡奏臣謹據齋意
臣切見上件亡魂涉生以來造業縱情罔知
檢戒厭世之後積愆抱釁自致沉淪流曳三
塗纇連五苦惟思執滯豈念超凌眷屬姻親
俱羅傳染家門大小積致傾亡求替代以莫
能遂復連而無已如斯陷溺實可矜傷自非
玄造之拯提曷俾下愚之安泰謹爲拜章一
通上聞三天伏望隆慈曲加哀憫特降玉清
道炁靈寶妙光照燭重泉釋明夜壘即俾亡
○故某人開通正念悔悟宿因醒覺前非自求
升遷免致延累永斷復連臣謹爲上請石安
君都星君誅殃君都平君朔平君天玄君石
仙君高都君斷殃君回化君十人天醫博士
善談大夫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十人除殃
君天昌君無上高倉君中宮左都候君各一
人兵士各一萬人素車白馬君一人吏兵十
萬人參星將軍太白兵星熒惑吏鐵面敢健
食鬼力士天鄒甲卒吏兵官將一合來下爲
齋主某人化諭先亡分解家訟消除執著斷
絕復連又爲上請斷蛀大將軍斷尸大將軍
各一人官將兵士十萬人九天補氣將甘露
將護命將各一人官將各三十二人一合來
下保護未來病苦斷除先亡復連即令某人
形魂利安塚墓寧靜徵呼塚訟自此斷除釋
罪登眞永超幽暗齋主某人洎內外眷屬合
門姻親快樂逍遥竟離傳染精神安泰營衛
和平富壽康寧以爲效信

啓告玄穹章預修黄籙齋用

臣澄承玄貺叨領眞班仰荷甄陶俯滌銜戴
○期暢生生之厚澤膺稗化化之深仁控告既
勤關闡敢後臣謹據齋意臣切慮建壇之所
劫灰以來陰濁混凝游氛四塞塵霾流伏昏
垢飛揚非縣解祓之功曷肅玄眞之奉重以
故炁糾雜人物紛葩宜解滌除庶令清淨謹
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玄化
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上煥雲霄下輝風
壘十華八極罔不洞明即俾所建齋壇灌沐
靈光一塵不立內外融潔寶芝自生臣謹爲
上請五方五帝解穢君各一人官將一百二
十人捧持五和香泉眞精法水一合下降浣
濯靈壇解除厭穢仙花玉女一千二百人九
鳳破穢籙中運穢解穢收穢却穢除穢斷穢
洗穢蕩穢諸大將軍各一人官將各一百二
十人五方五龍主水使者一合下降蕩滌內
外潔齋應辦器用室廬悉獲澄清更無厭澤
又爲上請降眞召靈符吏降眞召靈童子各
一人賫持高上玉清仙王降眞符命元皇召
靈符命宣告三界肅命十方策役千靈關盟
萬聖護持壇律糾正齋功由始及終迄無障
○撓更希敕旨行下玄壇受事靈寶仙曹省府
院司官君將吏從臣請降共佐洪釐使齋主
某人善果周圓嘉祥家被承恩今日流慶他
生散壇言功不負效信

超凌祖玄解冤章

臣學術荒疎材能淺局每爲人而有請惟樹
已以知慚仰藉高明俯垂淵鑒臣謹據齋意
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消今月某日爲始
就某處崇建玄壇依按眞科次第修奉臣切
惟齋主某人世緣酬酢塵務蒙迷九祖七玄

寧無罪累三生四負或結冤仇非由解釋以超陵曷俾善功而圓滿謹先於某月某日夜修設玄都大獻玉山淨供攝召上件亡魂普及六道四生諸類幽爽享食受煉賫戒佩符若冤若親俱超淨域庶使齋主某人一身清淨萬罪蕩除冢訟不生怨憎何有逍遥自在成就良因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玉清道炁靈寶妙光照耀陰扃開明夜府幽冥萬類均脫化機乘比靈光來親壇墠聞經聽法各遂騰淩臣謹為上請玉清溟涬大梵靈官三十二人仙吏一百人為齋主某人呪洒甘露溥化斛筵周遍虛空無窮無盡哺飴衆爽各獲豐盈隨感來歆悉皆飽滿又為上請玉清上解祖考靈官解冤釋結靈官各三十二人仙吏各一百人為齋主某人開釋祖玄疾除罪簿永超愛網獲脫輪迴解釋仇讎齊同慈愛克離冤圄竟陟生方俾先亡永無繫戀之憂而齋主克遂熏修之果更為上請朱陵火府南昌上宮黃籙靈曹執法仙衆各持真水真火煉度衆魂俾

出幽關咸生淨域庶幾恩甦品類悉出迷途冤愛冥靈齊登道岸數太上無私之澤贊玄元有造之仁極天際地咸賫至化

不經地獄章

臣一介愚蒙千生緣會冒惠涵育荐瀆崇嚴雖揣分以凌兢敢謄詞而關告臣謹據齋意臣領詞虔切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齋主某人托迹塵籠隨緣世網為人為己易積愆尤謀身謀家動招罪障恣情於三尸五累逞志於三業六根東岱簡書北酆錄籍百年運盡處墮幽冥九夜神遷必賫考校茲預投誠於玄極先期曲赦於蒼穹懺往罪而盡消悔前非而不作勿經幽暗常履光明徑上南宮永離北府究觀衷素實可矜憐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敕命宣告三官九府百二十曹六洞十宮羅酆鬱絕河源泉曲五道溟泠五帝考官六宮掾吏巨天力士執罰神兵司殺司功司命司錄城隍社令主罪職寮俾齋主某人積劫

以來稟生之後心生口語自作教他輕重罪愆未經原赦因今善果咸與蕩除削過黑編移名青錄將來運應滅度身經太陰所在玄曹普加部衛不罹苦趣疾詣南天受化朱陵逍遥自在輪轉不絕得為神仙蒙如所陳允昭真貺

南宮寄籍章

臣迂踈賤類朴野愚生誤綴班聯濫司濟度既投誠而懇告盍請命以闢開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涓今月某日為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惟齋主某人身隨塵域心慕玄關謝過祈恩既殫懇切修齋行道爰罄修崇期生前削落於罪愆庶身後轉輪於福祐北都泉曲願滌刑編南昌上宮覬書真籍儻此日寄名而有耀則他生受化以無憂洞察忱悃委堪矜憫謹為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敕命宣告南曹為消黑鬱之名即紀朱陵之籍臣謹為上請南宮度人不死尊神南極長生大君度世司馬大神好生韓君丈

人真君南上司命司録延壽益筭度厄尊神迴骸起死無量度人真君一合來降特爲齋主某人寄名玄籍削罪酆山運盡百年即登朱大不經陰地常覩陽天流餘慶於曾玄沛天恩於浩劫更希睿渥遍澤群靈監善惡之敷羅沐齋功之廣大普天率土均衍蕃釐六趣三途俱承純嘏慈雲誕布湛露霑濡動植飛潛生生自在幽冥品類化化無方陶太和之靈風鼓時雍之至治

衆真監度章

臣夙承玄運生際昌時慚無及物之功期暢度人之澤荐數萬一敢殫再三尚冀高明俯垂采聽臣謹據齋意臣職惟領教理難抑違謹消今月某日爲始就某處肅建玄壇依按真科次第修奉臣切慮齋主某人業機累性世網謀生五慾七情寧無過咎六因十習易積愆尤雖汨没於今時恐紛紜於身後儻罪北府寄籍南宮諒荷玄恩俯垂洪澤自非生身而受度永斷惡緣曷令膺戒以佩符常超善地膚罄忱悃之請仰干穹昊之仁謹爲拜章一通上聞三天伏望大慈曲施宏化特降敕命宣告十方三界合屬玄曹俾齋主某人肅建壇場羅數盟信徼迎萬聖降召千真遵金籙度命之文受九戒二簡之妙他年滅度不墮迷途徑上朱宮更生受化謹爲上請無上九天帝君三十二天帝君五靈五老帝君日月五星真君南辰北斗二十八宿三官帝君南昌上宮度人真衆天曹地府五岳四瀆無鞅真宰俯降玄壇監真證度奉爲齋主某解釋冤仇超度宗祖飛滅途苦斷落業根割削陰名移注真籍降金液而煉質灌靈芽以生津九炁周流八景合備消五行之魔試度萬劫之凶災白簡上生赤書保運欣慶受度既無拘於天門道進登真自永離於地戶百年運盡直詣南丹受書超淩永登妙果培令生之慶址植他世之昌基與道合真以爲效信

太上濟度章赦卷中

太上濟度章赦卷下　官九

赦

玉清大赦 開度黄籙用

泰玄都省　牒酆都九幽主者億萬冥曹

敕門下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涵三極日月之容光必照恩洽九幽聰庶類之流形均一元之禀氣六塵六識陽源易汨於化機萬死萬生陰域遂蒙於業網冥冥罪性悠悠窮魂雖黙黎之妄垢自貽而玄元之真慈曲憫今據法師銜奏爲齋意伏候敕旨事牒三天門下

敕陳詞激切須旨允俞依金籙白簡之文敷玉匱明真之典普令夜壑咸樂春臺可大赦三界應赦恩到日九幽罪人除十惡五逆不忠不孝誹謗大道毀壞經教者不赦外其餘雜犯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已受苦未受苦已受報未受報不論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應冥吏陰曹有功高德重者與陞仙職以次進補陽官

應山川神祇係祀典不係祀典有功德及

生民者並與遷官推賞務令允當
應一切天仙道一切神明道一切人倫道
一切地獄道一切餓鬼道一切畜生道若
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並與解除宿對原釋
前愆永離輪迴上生福境
應三途五苦謫役囚徒地水二司見禁罪
爽並與原釋罪犯削落簡書出離冥途受
生陽界
應玄壇所度亡過某人及某氏九玄七祖
歷劫種親宜與和釋冤仇削除罪累證品○
超度受化更生
應在世水火飄焚兵戈謀害冦盜殺戮蛇
虎吞殘王法淩遲震雷嗔擊木石墟損縊
刃刑傷久抱飢寒曾遭鴆蠱覆車墜馬自
縊投河他境流亡從軍傾斃鬼神拘繫冤
對勾連疾患喪生胎產殞命盲聾跛啞癃
瘓拳攣久滯幽鄉未得解脫並與蠲消宿
債洗滌新愆超離苦輪往生善道
應三生七世結為冤仇執對不釋並與齊
同慈愛和釋牽纏各遂超生永消宿憾

應鐵圍無間硤石血湖囚繫產魂並與湯
除業垢和釋憎仇澄正形神獲生樂界
應冥關幽路一切孤魂滯魄若有主若無
主若凶終若善終士農工商文武醫卜男
女老少民俗衣冠中國外夷九州四海沉
淪既久超離無因並與洗除罪犯解散冤
仇隨願往生逍遥自在
應赦書該載不盡事件所在長吏條錄奏
聞
○於戲除罪簿滅惡根庸廣昭天漏泉之澤離○
鬼官出地戶允符登真度命之恩嘉與含生
同歸至化赦書到日主者施行牒奉上帝敕
請翻錄行下疾速遍牒所屬遵依帝敕各宜
祇奉風火無停故牒
年　月　日牒
具法位　姓某承誥奉行
列　八　相　位
右玉清大赦常時不用惟黃籙壇用之以
大紙札之數幅大書前敕門下及三天門
下敕二敕字不可趂筆寫須控了待法師

錄赦副具奏三天門下及三省飛神上朝
金闕激切奏告俟得旨回歸然後法師用
朱筆親填其敕門下用此敕字外用大可
漏正面書謹法師銜姓某押承誥奉行封
背面書泰玄都省牒九幽酆都主者億萬
冥曹並大書與敕苦簡同發

青玄寶赦 青玄黃籙用

青玄黃籙左府　牒九幽主者億萬冥曹
敕門下職覆載天地之常運無窮時修時
○舒陰陽之化機不息瞻羅酆之鬼域號鬱絕○
之神鄉蠢蠢下愚每稟惡緣而報對巍巍上
聖帝矜善性以提攜崇九華雨露之恩息六
洞雷霆之考盡宣德澤普軫慈悲俾離幽暗
之都均入光明之界今據法師銜奏為齋意
伏候敕旨事牒奉青玄上帝敕宜頒鳳詔併
煥龍符開九地以逍遥拯群靈而快樂可曲
赦三界應赦恩到日九幽罪人除在世十惡
五逆不忠不孝誹謗大道毀壞經教者不赦
其餘雜犯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
證已受苦未受苦已受報未受報不論輕重

咸赦除之
應山林社稷神祇聰明正直功德及民者
所在長吏條錄奏聞言功遷賞
諸北酆東岱地水職司見禁囚考對一切
罪魂宜與疾除罪簿焚毀冤書離苦登真
超生陽界
諸三途五苦謫役囚徒八難幽關係繫積
奏宜與原釋過犯解蕩冤仇托化人天隨
品受度
諸玄壇所度亡過某人及某氏九玄七祖
億劫種親宜與削除愆過解釋冤仇各遂
升遷受生樂境
諸冥關幽路滯魄窮魂執迷沈淪未得解
脫宜與開導正性啓發善心各俾托生毋
自執着
諸傷亡死非正命陷沒幽途實可哀憫宜
與罷散仇讎消除罪累身心清靜早得托
生
諸在世微有片善長夜顛冥歲月既深未
曾超度宜與考校料簡條錄關陳上名青
宮準備任使
諸血湖獄禁繫產魂宜與斷絕冤愆解釋
執對潔清形質隨品受生
諸九州十道中國外夷凶終令終有主無
主男女老少士農工商無鞅數衆久在冥
關宜與和合冤親蠲消罪累普受開度時
刻昇遷
諸赦書該載不盡事件所在長吏條陳以
聞
於戲無拘留遍合之憂品類咸超於北府有
侍衛送迎之喜形魂俱上於南宮嘉與混輿
同躋陶冶赦書到日主者施行牒奉青玄上
帝敕請翻錄行下所屬遵依帝敕疾速奉行
風火無停故牒
年　月　日
具法位　　姓某承誥奉行
知青玄黃籙左府事
判青玄黃籙左府事
右青玄寶赦青玄救苦妙齋用之書寫格
式如前得旨填敕亦如之只用此敕字可
漏前正面如前後背面大書青玄黃籙左
府牒九幽主宰億萬冥曹與九龍符同發
玉皇上帝徽號寶赦九天齋用
泰玄都省　牒九幽主宰億萬冥曹
敕門下天施地生仰乾坤之大造陽闔陰闢
符晝夜之常經故黑簿司考對於推研而紫
極沛慈仁於覃宥興言六趣莫慘九幽積夜
迷烟鎖業機於夜壑重泉昏霧閉冤網於泉
扃豈無悔過之心孰導求生之性靜惟沈滯
實可矜憐令據法師銜奏爲齋意伏候敕旨
事牒奉上帝敕所陳誠旨備切忱恂恭惟
玉皇上帝徽號名非常名上極无上聞之者
萬罪消滅得之者千冤解除仁浹緹輿事彰
載籍隨赦須降如帝親行孟誕布於德音膺
煥敷於寶誥庶提苦趣均證樂鄉可大赦三
界應今月某日建壇以前九幽罪人除十惡
五逆不忠不孝誹謗大道毀壞經教者不赦
所有雜犯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
證已受苦未受苦已受報未受報不論輕重
咸赦除之

應山川神祇有功德及民者所在長吏條
陳奏聞言功遷賞
應冥吏陰曹無濫刑無僭賞者與陞仙職
以次進補陽官
應三塗五苦見禁讁役地水二司囚繫罪
爽並與蠲除宿犯解釋冤伉脫離幽途往
生福境
應六道四生展轉報對無有窮已並與原
宥愆過和釋冤讎俾出輪迴超登善界
應玄壇所度亡故某人及某氏九玄七祖
億劫種親並與消解宿愆落滅惡根受化
超生逍遥自在
應世傷亡死非正命沈魂滯魄久墮冥鄉
並與削除過咎解釋冤憎隨品受生免輪
幽暗
應血湖地獄諸類產魂並與蠲滌過犯蕩
除冤仇母子分離形神超邁
應諸類幽魂曾經子孫薦拔未遂超升者
並與引用日前所修功德無大小咸使升
遷毋滯陰域

應九州十道萬姓三軍士農工商男女老
少有主無主凶終善終沈淪幽鄉久不受
化者並與洗蕩冤枉散釋愆辜速令轉輪
受生樂處
應赦書該載不盡事件所在長吏條錄奏
陳
於戲疾痛呼天尚期蠲於罪累齋戒事帝猶
冀滌於愆瑕況赦書之敷諭周詳而實誥之
光明焯爍十華讚嘆三極皈依宜回幽路之
春肆蹋寒庭之旦下塞死戶上開生門凡爾
攸司各宜遵奉赦書到日主者施行牒奉上
帝敕請翻錄行下所屬遵依帝敕風火無停
故牒
年　月　日
具法位　姓某承誥奉行
列　八　相　位
右玉皇徽號寶赦九天生神齋用之書寫
格式得旨塡赦亦如前只用此赦字可漏
背書泰玄都省牒九幽主宰億萬冥曹
太上濟度章赦卷下

御製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序
朕惟道之爲教闡鴻濛虛玄之祕具無極自
然之妙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視之而不見其
形聽之而不聞其聲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利
濟羣品功德之大不可名言有若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
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江王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
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饒王
萃靈鍾秀天挺人豪寬惠慈祥仁民愛物忠
君孝親崇信三寶篤志好善精勤不二功成
行滿遂感天封昭錫徽號序列仙品弼亮化
機出幽入明禦災捍患驅沴致祥敷祐下土
利濟羣生乃若弘闡靈貺翊衛朕躬扶持保
庇載底平寧已而示以符藥廣施寰宇期在
使人蠲除疾疢蕃育子孫大德深恩同於天
地朕感神之惠夙夜弗忘萬幾之暇因閱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顯微玄奧
神化莫測方便利益拔濟曠劫誠燭幽之日
月而濟海之舟航也乃以鋟梓用廣流傳以

報神休善信之士果能洗滌懺悔崇信三寶盡忠盡孝行仁行義弘發誓願受持諷誦則身家吉慶命運亨通子孫蕃衍消災度厄增福延壽延及九祖咸獲超躋苟或訾毀輕慢凌忽三寶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能敬信奉持則身罹惡業門戶衰替子孫微弱壽年夭促累及九祖永墮淪冥歷觀已往具有明徵於乎吉凶善惡皆由心造為善獲福為惡受殃此自然之理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則觀於此者可不知所勉哉可不知所勉哉

永樂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

爾時靈寶天尊在大羅天上五明宮中憑几而坐鐘磬自鳴宴集諸天星衆五斗大神宣演太上無極至真妙道時有斗中都水二使者左執青節右仗黃鉞侍立帝前稽首再拜長跪而進言臣等宿生慶幸得預天人下觀慾界衆生不忠不孝不義不仁多作惡業全無慚愧曆數已終令生末劫丑口失圖綱維折裂兵火肆興玉石焚毀或遭洪水或遇凶年刑賦苛虐災毒流行罹諸苦惱不知解悟生意幾息人道將窮作何因緣可以救度願垂憐憫開方便門

天尊曰善哉善哉末劫衆生一如赤子發汝如是心成汝如是願依吾教法廣為衆生說諸因緣令開悟性勿生疑慮曰忠與孝曰仁與義四者修持常居吉慶臣等既承斯語敢不奉行乃於甲辰之歲丙午之年下降人間分身教化成功東海顯跡南邦甲子一週復還職任香火一方歷年彌久載逢滅叓復措如初躐進仙階真君錫號蒙

天尊嗟憫之仁體太上好生之德使一切善男善女知身性命皆憑道生忠孝仁義了悟此因能於三元八節三會五臘庚申甲子本命之日焚香修齋如法供養實心向北稽首禮念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江王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饒王

恭對聖意依經懺悔不違真君之誓願各以忠孝仁義而立身內可以增福延年外可以消災度厄上可以使祖禰之魂神超度下可以使家宅之眷屬乂寧普願衆生同霑利樂

於是

天尊重為真君演說而作偈曰

靈濟真君　修真得道　遊宴仙都
天尊錫號　北斗降神　洋洋于左
下臨三界　上朝五老　福國寧家
其功浩浩　無願不從　默符所禱
忠孝仁義　永為身寶　用作因緣

不違揞好　一切善惡　皆由心造
為善者福　為惡者禍　急急如
天尊律令勑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 終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　八二

三寶大有金書

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高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

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赤混太無元玄上紫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炁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

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无上清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導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炁開光炁清高澄積陽成天炁結凝滓積滯成地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故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寶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實

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眞耳九天生神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合成音結成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生炁結形自然之章天寶誦之以開天地之光靈寶誦之以開九幽長夜之魂神寶誦之以制萬靈太一誦之以具身神帝君誦之以結形九天誦之以生人學士誦之以昇天鬼靈聞之以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幽魂聞之以開度枯朽聞之以發烟嬰孩聞之以能言死骸聞之以還人三寶神輿萬品生根故非鬼神所知凡夫所聞也○

○夫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滅度轉輪終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眞而無此文則胞胎結滯死炁固根眞景不守生炁無津九尸閉塞體不生神徒受一形若寄炁而行學得此法可坐致自然三寶尊重九天至眞祕之大有九重金格紫陽玉臺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元始禁書非鬼神所聞竊之者風刀萬劫魂死無生依科遵奉形神同仙三元宮中宿有金名紫字刻書來生應爲三清神仙之人當得此文有其緣會當齋金寶奉師効心依科盟受閉心奉行愼勿輕泄風刀考身修行之法千日長齋不關人事諸塵漏盡虛心默念清香執戒入室東向叩齒九通調聲正炁誦詠寶章誦之一過聲聞九天誦之二過天地設恭誦之三過三界禮房誦之四過天王降仙誦之五過五帝朝眞誦之六過魔王束身誦之七過星宿停關誦之八過幽夜光明誦之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一過徹天胞原宣通二過響地胎結解根三過神禮魂門練仙四過天王降○

○仙魄戶閉關五過五帝朝眞藏府清涼六過魔王伏諾胃管生津七過星宿朗明孔竅開聽八過幽夜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九過諸天下臨三關五藏六府九宮金樓玉室十二重門紫戶玉閤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九過爲一遍一遍周竟二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爲眞人十遍通炁制御萬靈魔王保舉列上諸天百遍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度符元君受生千遍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萬遍道備馳騁龍駕白日登晨

元始天尊時靜處閑居偃息雲宮黃房之內七寶幃中熙夷養素空碧練眞耽咀洞慧術研生神理微太混嘯朗九天是時飛天大聖無極神王玉輔上宰四協侍晨清齋建節侍在側焉憑瓊顏而妙感仰靈眸而開襟竊神章而踴躍發天音而蒙生敢乘機而悟會冒靈盻而拔心於是飛天大聖無極神王前進作禮稽首而言上白天尊賤臣幸會得仰侍靈軒不以短狹叨濯冥津重悟凝玄位登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儇賞監七覺遠覽遐方○

○雍觀上宰對司侍晨方當乘機應會履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大運將期數終甲申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筭功過善惡當分自赤明以來至上皇元年依元陽玉匱受度者應二十四萬人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天選序仙曹空廢官僚不充遊散職司皆應選人依元陽玉曆當於三代更料有心積善建功爲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在上天者取十萬人以充其任又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儲官如此之例或以宿名

玄圖或以骨像合仙或以滅度因緣轉輪或以篤好三寶善功徹天或供養三寶爲三官所稱或修齋奉戒功德積感或施散財寶建立道堂或救卹窮乏濟度天人或爲三師建功充足天官有名考筭簿録三官相應皆逆註種名上下有別毫分無遺又九幽之府被東華青宮九龍符命使拔九幽玉匱男女死魂宿名有善功德滿足應受開度者取三十二萬人以充甲申中驅除之後開大有之民當此之時生死交會善惡分判得過者真爲樂○哉然三官相切文墨紛紜龍門受會鳥母督仙萬聖顯駕晝夜無閑功過平等使生死無偏此之昏閙亦臣之憂矣大期既切觸事關替恒恐一旦受罹公門伏聞天尊造大慈之化垂憐蒼生開九天之奥以濟兆民明科有禁戒非賤臣所可參聞然大數有期甲申垂終運度促急大法宜行使有心者得於考筭之中聞於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者也緣兹上陳懼觸天顏願見哀愍賜所未聞於是

天尊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仰誦洞章嘯詠琳琅良久忽然歎曰上範虛漠理微太幽道達重玄炁冠神霄至極難言妙亦難超子既司帝位受任神王飛天翼於瓊闕四宰輔於明輪遐眄極覽領綜無窮雍和萬化撫料蒼生令大運啓期三五告辰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厲天四宮選舉以充種民三代昏亂善惡宜分子當勞心兆庶疲於三官興廢之際事須開能令以相委其勉之焉實書妙重九天靈音施於上聖非鬼神所聞明○具有格四萬劫一行今冒禁相付子祕之矣慎勿輕傳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出九天生神玉章四輔列位五老監真太一命辰玉帝唱盟一依俯仰明真真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無極神王法事既畢諸天復位

天尊重告飛天神王此九天之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會成音結成真文混合百神隱韻内名故太一試觀攝生十方領會洞虛啓誓丹青自無億劫因緣宿名帝圖不得參見得眄篇目九祖同仙當採擇其人應爲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齎金繒誓心依盟以傳慎之則享祚漏之則禍臻享祚則福延九祖德重山海招禍則考流億劫痛於毒湯風刀相刑可不慎之焉

始青清微天寶章

元始洞空無　三炁精上門　紫容觀太空
四明植靈根　妙化發東瓊　三翩起西崐
號應九玄清　五華帶錦雲　離羅煥神燈
七精耀北玄　飄飄上清巘　奕奕帝一尊
落落高上章　羽童何紛紛　流香本無色○
洞入萬仙羣　左迴三流劫　右轉九天關
金華纓玉童　八風舞空輪　四時無停機
青白早明分　九九改劫運　三三度一春
天地有終會　祕激歸在巘　洞明正一法
嚴修六天文　太平返空無　奉翊後聖君

元白禹餘靈寶章

靈風起西門　錦雲生東瓊　三炁燦玉洲
流香乘東輕　玉華披風散　倏忽朗九清
寥林耀朱日　黄水逐月生　中有採芝童

衣羽戴飛青　飈景萬領風　逍遥宴綠軿
總御九空輪　運開萬稽程　左命三天文
右攝六天兵　檢炁返空洞　六度應運傾
刼運自有會　誰測敗與成　弘波輪靈罡
六合無遺形　白屍漂長流　孤魂因復靈
悲此去來際　乃覺正法明　至學加精修
東華結瓊名　欣有白簡人　相與樂太平

玄黃太赤神寶章

洞關運天綱　五炁輪三微　紫戶吐瓊簡
金門納神暉　八會交真風　晃朗重明關
天際九清外　落落高神廻　三色返空無
四候應玉鑾　河侯已鼓筆　五行潛相推
六度無終刼　運極乘炁歸　萬魔羅天布
羣兇竟吐威　兆民負災衝　積屍令人悲
眇哉正法文　理刼明不衰　至時奉相迎
契在九天飛　與爾期太平　放心無翾飛

鬱單無量天生神章第一帝真胞命

元元一黃演之炁

混合空洞炁　飛爽浮幽家　延康無期刼
眇眇離本條　苦魂沉九夜　乘晨希陽翹
大有通玄戶　鬱單降晨霄　黃雲凝靈府
陰陽炁象交　胞元結長命　惡根應化消
桃康合精延　二帝秀玉飄　灌溉胞命門
精練神不彫　九天命靈章　生神神自超
元君遏死路　司馬誦洞謠　一唱萬真和
九遍諸天朝　稽首恭刼年　慶此榮耆苗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生神章第二帝

真胎命元洞寘紫戶之炁

無量結紫戶　炁尊天中王　開度飛玄爽
凝化輪空洞　故根離昔愛　緣本思舊宗
幽夜淪遐刼　對盡大運通　帝真始明精
號曰字元陽　孾兒伯史華　結胎守黃房
斬根斷死戶　熙順養孾童　禪善導靈炁
玄哺飛天芳　華景秀玉質　精練自成容
務玄育上生　羅列備明堂　太虛感靈會
命我生神章　一唱動九玄　二誦天地通
混合自相和　九遍成人功　大聖慶元吉
散華禮太空　諸天並歡悅　一切稽首恭

梵監須延天生神章第三帝真魂命

元長靈明仙之炁

須延總三雲　玄元始炁分　落落大梵布
華景翠玉尊　明梵飛玄景　開度長夜魂
遊爽赴期歸　炁炁返故根　大帝號陽堂
字曰八靈君　九開綠廻道　胎炁生上元
陵梵度命籍　太一輔精延　泥丸數帝席
三部八景分　魂生攝遊炁　九轉自成仙
琅琅九天音　玉章生萬神　三徧列正位
炁參八辰門　玄關遏死戶　靈鎮津液源
應會感靈數　明道潛廻輪　慶此孾兒魁
稽首讚洞文

寂然兜術天生神章第四帝真魄命

元賜尸寘演由之炁

寂然無色宗　兜術抗大羅　靈化四景分
萬條翠朱霞　遊魄不顧反　一逝洞羣魔
神公攝遊炁　飄飄練素華　榮秀椿刼期
乘運應靈圖　空洞生神章　瓊音逸九霞
一唱萬真會　寥爽合成家　九轉景靈備
鬱鬱曜玉範　兜術開大有　一慶享祚多
上聖廻帝駕　孾兒歘以歌　不勝良晨會
一切稽首和

波羅尼㝹不驕樂天生神章第五帝
眞藏府命元五仙中靈之炁

翩翩五帝駕　飄飄玄上門　遊步黄華野
迴靈驕樂端　採集飛空景　舊爽多不存
太微迴黄旗　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公子輔黄寧　總録具形神
五章洞幽靈　五轉天地分　炁練元藏府
紫戸自生偃　數周衆眞會　啓陽應感繁
玉女灌五香　聖母慶萬年　三界並歡樂
稽首禮天尊

洞元化應聲天生神章第六帝眞靈
府命元高眞沖融之炁

應聲無色界　霄映冠十方　迴化輪無影
冥期趣道場　靈駕不待轡　朗然生神章
空洞諒无崖　玄奕亦爲疆　練胎返本初
長乘飛玄梁　斬畜喪天眞　散思候履常
斬伐胞樹滯　心遊超上京　願會既玄玄
悟我理兼忘　介福九天端　交禮地辰良
混化歸元一　高結元始王　稽首儔靈運
長謝罷塵張

靈化梵輔天生神章第七帝眞元府
命元高僊洞笈之炁

玄會統無崖　混炁歸梵輔　務猷運靈化
潛推無寒暑　乘數構貞條　振袂拂輕羽
瓊房有妙韻　汎登高神所　圓輪無停映
眞仙參列序　上上霄衢邈　洞元深萬巨
秀葉翳翠霞　停蔭清泠渚　遨翫怡五神
繁想靖明侶　五難緣理去　沖心自怡處
爽魂隨本根　亹亹空中佇　七誦重關開
豁滯非神武　運通由中發　高唱稽首舉

高虛清明天生神章第八帝眞華府
命元眞靈化凝之炁

清明重霄上　合期慶雲際　玉章散沖心
孤景要靈會　煥落景霞布　神衿靡不邁
玉條流逸響　從容虛妙詰　靈音振空洞
九玄離幽翳　感爽無凝滯　去留如解帶
明識生神章　高遊無終敗　玄景曜雲衢
跡超神方外　應感無方圓　聊以運四大
研心稽首誦　衆聖共稱快

無想無結無愛天生神章第九帝眞
神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

無結固無情　玄玄虛中澄　輪化無方序
數來亦巨乘　誰云無色乎　峨峨多丘陵
冥心縱一往　高期清神徵　良遇非年歲
劫數安可稱　浮爽緣故條　返胎自有恒
靈感洞太虛　飛步霄上冰　津趣鼓萬流
潛凝眞神登　無愛固無憂　高觀稽首昇

太極眞人頌二首

大道雖無心　可以有情求　佇駕空洞中
迴盻翳滄流　淨明三界外　蕭蕭玉京遊
自無玄挺運　誰能悟冥趣　落落天漢澄
俯仰即虛柔　七玄散幽翳　返胎順沈浮
冥期苟潛凝　陽九無虞憂　覩此去來會
時復爲淹留　外身而身存　眞仙會良儔
亹亹玄中趣　湛湛清漢波　代謝若旋環
椿木不改柯　靜心念至眞　隨運順離羅
感應理常通　神識逮自徂　淡遊初無際
繁想洞九霞　飛根散玄葉　理反非有它
常能誦玉章　玄音徹霄遐　甲申洪災至
控翮王母家　永享無終紀　豈知年劫多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終

八二　十二

誦經應驗

蜀青城山乃神仙會府昔蜀主孟昶往祈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青城令有獻美女張氏遂納之名之曰麗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掣電暴雨猛風掀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遂殞命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冲夜歸憩於山前忽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詣若冲前賦詩云獨卧經秋墮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間列諸罪人見獄卒引一女子繫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逢之者俄頃善神以劍指若冲曰今夕上元天官自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目不宜久立若冲乃潛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轉九天生神章九卷奏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即自託生偶遇臨邛牧田曾儔設黃籙若冲遂置簡書疏轉經十過投伏醮所因而救度誦至九卷適丁焚簡之時若冲即回向而爇之明日張氏所葬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怱怱扣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過經若冲諦觀

八二　十三

太上垂教憫諸衆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嗚呼世人欲濟度先亡者誠當崇此瓊文爲超脫之捷徑謹書于經末以爲崇奉之勸云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劫期經

靈寶天尊昔於洞浮山中謂道士炎明曰汝
居此山幾何也炎明答曰弟子自住此境三
百萬劫
天尊曰汝住是境三百萬劫叵有何奇章異
種之物乎炎明答曰自居此土三百萬劫蘭
林不衰鳳鳥不死其林樹葉有天景大混自
然文字九色鳳鳥恒食樹葉其鳥晝夜六時
吐其異音其鳥鳴時國中男女皆望音而禮
舉國男女各面有金容壽命三十六萬歲無
○有中天者其國中有一火鍊之池其水蔚勃
禮服而激形狀有似天景大混之文國中男
女三年一詣火池沐浴身形不知因緣所從
而來其國人民不知三寶可奉不知造惡任
化自然亦如鳥鹿之徒生也唯願
天尊告其因緣所從而來令諸國人悉得聞
知
天尊告曰此土男女無辜壽命長遠而無中
天者吾昔在赤明元年於此土中撰天景大
混自然文字以火鍊其字形流精水池故有
字形國人男女三年一詣火池沐浴身形即
飲其水腹中三年調節故人命壽長遠以此
天景大混自然文字故爾時香草拂拭天文
化成蘭林其葉文字以本有之故葉起天文
鳳鳥食之故能長命其音麗雅汝知不乎從
今以去天運當促真文還收太芒上京紫微
宮中其後人命短促五濁躁競衆邪野道競
來擾亂國主貪暴兵革妄興疫氣流行助其
威虐人民疾病死亡狼籍是男是女任命生
死不以道理吾哀之故爲撰其文字天景大
○混之科歷國說法出法度人若有善男善女
修行道德永度惡世取於將來無爲之福場
炎明曰此事久遠非是淺智愚情之士所能
分別今日聞說得知本始所從而來一生之
幸無喻可匹
天尊言天運當促真文收還大羅之外玉芒
玄臺紫微宮中五濁躁競人命轉促衆邪野
道競來擾害人民疾病死亡狼籍如斯之苦
無可怨之唯有禮拜燒香願度惡世求將來
世無量之福場如有斯業可以均之復有餘
業可得免脫後獲大福乎答曰三寶者道之
元度世之本三業者神真之徑路萬聖之所
由長齋者真仙之上業斷結之本始布施者
無窮之道場七寶常自然如五戒者安樂無
終患人道常不絕四十五念者大慈之業明
始終別三惡造屋者安靜無量樂宮殿常自
隨供養者行坐無飢乏天厨常自然濟人渴
乏者去住常安穩始終無他苦橋梁過度者
臨難不以難天神常扶持捨施者天神空中
喜道士殊丹誠唱道者行來常如意生死得
○人主一切諸業者莫不得如意人能行如是
意從無不違心注口必書徘徊必馳之心口
行相從和光神必周情逆其相違百向無人
可雖假得微恩天必還奪之行學從意浪徑
違必墜坑壍之喻五內違欲投巨海塵至想
炎煩正念孤獨存不得躁外煩毫染不得加
微受想奪人本志心泯塞百煩毫孔開悉納
無上法用之便用之不用便不用生之何生
之不生爲不生學士不思審魔欲無疑之付
行良擇用馳路且夷止始終無朽敗神怡助

道之功立事亦成道王其歎之授記無上鄉
湛而無邊知永辭百煩苦萬真同神慧夹明
問曰當來儻爲五濁惡世衆邪野道一切衆
横擾亂良善疾病死亡不以道理蒙
天尊言造諸功德修行道法功普成就得度
惡世一切衆生爲生官逼迮上擾下給苦惱
衆生進不及功退不免死官事疾病競來感
虐如斯之厄柰何免脫夫聖人大慈應濟世
苦豈不勉之豈不勉之
天尊告曰善汝之所問甚要甚妙諦聽諦聽○
○語汝諸苦濟厄之法昔者赤明元年正月上
寅天光悉朗日月吐暉靈風掃塵山嶽藏雲
出是法時知當來運終劫末之世兵病流行
人命短促致關紫微上宮延生度世不死之
法濟厄救苦拯難之道故說神呪經十卷救
濟衆生苦厄之者若有衆生遭諸疾病官事
刑獄一切衆横者有能讀誦至心受持書寫
供養將來往生兜術徐來勒一時同出能還
見世永終康吉若有衆生遭諸苦厄不能及
是神呪經十卷者誓魔呪邪二卷二卷不可

無也假使力不能及一卷亦可免度厄難見
世平安何以故此二卷能召三十五大魔王
三十六世大邪鬼戚普六天鬼神無不戚伏
若有不如神呪之法能令魔王入淵能令魔
王入火能令魔王萬斬頭破萬分不以爲謝
復有藥王藥感恒歲以雪山採藥揉合藥草
和合擣篩救諸病苦若有衆生遭諸衆病苦
厄之中不及湯藥但當一心思惟二藥真人
造諸良藥醫治百姓皆得差愈但當正思正
念病可差除若心飛馳不加正念不能差愈○
○復有元陽上部七仙真人六神仙人十三過
去得道真人名號臨有厄難不能免脫但當
至心呼其名號十三真人亦即來應救護是
人悉得平安若無至心呼之萬遍不能降致
神真也此元陽上品濟人厄難救護世中苦
厄衆生若有衆生無男無女有能至心受持
書寫讀誦憶念是經有願悉得復有靈寶無
量度人上品有能書寫讀誦齋詠是經有願
無不如意何以故斯經諸天隱韻之音尊妙
無量不可思議若有衆生病疾死亡官事刑

獄有能建齋讀誦十遍亡者去離幽苦上昇
天上受福自然若遭厄難能呼三十二天名
號至心祈願無不解脫復有太清二十五真
人名號亦能濟人厄難不可思議復有大洞
真經六天魔王諱字亦復濟人厄難無量神
經十二真君名號至心稱誦亦復濟人厄難
復有三昧真經九天名號亦能濟人厄難復
有道德節解五藏真神名號至心呼召附衛
身形安鎮魂魄能使神爽安定不遭衆横悉
得如意若能思念無量至無邊億所向之時○
○思之念之號之呼之無不允合皆得如意矣
明曰一切衆生作如是念作如是思稱呼聖
人名號得度厄難一切蒙恩但以衆生不信
斯念不信聖人之有名號遇於衆横苦惱之
中方思玄業委身道門至心稱其聖人名號
有功感以否
天尊答曰有何以故貴其初心尚其後果能
有身心具發可謂美矣豈有無感功也跡陀
人不信功德任命生死不知因緣輪轉福報
而不經懷諸部經典謂之虛言遇一餒士贏

瘦欲死路見懷矜甚無已已扶將到豐飲飴過糜食一以畢顏色暢悅食二以訖走力充足食三以竟辯口通說食四以足智力自然餧困得濟名號與命三日五食五德備矣斯人即名書東華落死北簿食信應心其果如是而況遭厄思聖濟度夫聖人常臨難接人不窮無智恒以德報怨援化有心其人前雖無親思附丹誠豈得不應着乎譬如谷神浴無不對豈擇聲而授者乎聖人之應亦復如是問曰若善男子修行三業諸法亦備萬善

○普全思慮亦盡其道如何答曰十仙記矣何以故衆行普備感德誕彰累煩滅除功盡記矣問曰若有女人修行三業諸法以備萬善普全思慮亦盡其道云何答曰降授一形何以故女人前功畢故生在女身今合功行並備功書名記無可奪之要須轉女化男乃就此果耳問曰十仙可一起而成復有轉輪答曰一仙二仙乃至十仙皆有次第未可等而同輪也何以故或有凡夫而行十仙或有聲聞未悟不能行一仙者是以行有精麤見有違近所用不等各由心也問曰學士之法為數身數心數行數功數年若修其身未必苦勤若依其心未必數身若計其行未必細心若計其功未必苦行若數其年未必翹勤進退之宜不能明了惟願

天尊告其未悟令諸衆生悉得解了答曰自心不數身計功不計年何以故學士乃至兆身而不一果乃有學士起一室而行道以成一仙是故計功因心而起因心而數其功因行以致其真問曰天下萬物都由道氣而生

○既有其生皆應有土水石鐵獨無命乎答曰此四事若有性而無命何以故有性而無命無命者以無血脈汁色是以有性而無命也問曰人所以十微草木所以八微答曰以無意行問曰道所以獨清答曰清者萬行足而無垢塵故曰清自道以下皆未清何以故外無所彰內無若塵其性淡然而無虧盈毀之不滅譽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淡泊虛無無有及之漂流無滯稱之曰清耳問曰道何以稱一答曰名道者無為無不為高而無蓋下而無底上無復尊覆下無復卑承無匹無偶無譬無喻淡泊虛無萬聖之祖宗乃至世界恒沙尊神莫不宗述以成至真是故獨標聖外不可思議而無聲旋故稱之曰一耳問曰何以稱之本相答曰本相者經號稱耳何以故本者道數開數啓曜聖藝踐起法場流通之始故稱之曰本相者道法開闢像教衆生形踐三界光明振暉十方衆生得蒙感相之功故稱之曰相二名肇建開張之首一切萬真莫不宗受得道之本成就之始故稱

○之曰本相也問曰天地所以生成日月所以布立衆星所以列宿答曰天地初生人命長壽而無惡心道炁純化無為而治世王煩耗民漸生惡道炁澆浮天運漸促天魔下降野道橫行國主射暴兵殘民命疫炁流布助行威虐傷胎落子無辜縱毒天下無憀皆遭兵患男曠女怨面有憂色雖有豪家賦稅蕩盡男失其娶女失其嫁男女失時上徹天靈使陰陽失度水旱交并災霜雨雹傷害五穀人民飢饉各離鄉僑逝相陵奪更相吞食或有

淫蕩之男不時之女私行號令共相呪誓或於日月星辰之下或於山河社祠之邊迭相蹤誓棄門蕩戶以臨證驗冥神毒鬼因誓摘録生男墮傷生女便夭天下鬼兵助行威虐人民死亡不以道理盜賊競興吏食百姓窮民呼嗟正怨上天漸漸夭促命延不久壽不過三十歲而終男年八歲而陽女年七歲而陰當斯之世天運促急共相渾濁不可稱記炎陽涌陰激結相迫陽毒陰怨生火江海刼燒乾坤萬物灰揚上無天色下無地淵上下○說豁混然空蕩濫風鴻鴻赤炁彌張方遣授○記之賢持爐鞴籥排托施張彫造乾坤清炁上昇為天濁炁下降為地清布陽道濁布陰道步天量地制作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中央方遣巨靈胡亥建造山川五嶽四瀆通之海源授記賢主玄中養以靈寶眞精凝成日月星宿日主陽道日行一度月主陰道月行十三度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日圍千里月圍一千二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崐崘山處於土中凡有八十一重亦名八十一天崐崘四面即名四天下天王主之上承帝一崐崘者四海之源何以故四方大海出於山下旋流四面而去湛於淵其淵深三百三十六萬丈縱廣三萬六千五百里上合天度須人主之此海廣有大龍王三十二頭上承阿耨龍王諸天神龍百萬之數及諸龍子亦無數量崐崘之山高地一萬五千里有地神仙人車道從東北甲地而上西南庚地而出其中徘徊十二帀乃達其頂上凡有三百三十六萬里神仙車牛於今在也天地造化萬物有○形周而復始亦如十二月法所以地山之高○崐崘為之最高崐崘之南三十萬兆里復有崐崘之山東西南北亦有無量不可稱計一日月所正一崐崘名為四天下更不及諸方從崐崘至崐崘滿千數之為一從崐崘至崐崘滿千數之為二從崐崘至崐崘滿千數之為三其數滿千小數始一從小數一起其數至千始名一小千從小千數至滿千始名為一從小千至滿千始名為二從小千至滿千始名為三其三滿千中千之數也從中千數至滿千始名為一從中千數至滿千 始名為二從中千數之至滿千始名為三其三滿千名為大千此三千世界十仙所主化見神智具相威力所能及也是以世界無邊聖智無極載衆無頭道力無修一切含形悉得生活德無所宗獨立無喻問曰天尊所說天地運終刼數盡矣造化萬物乾坤更始崐崘巨海廣狹高卑具以說之運阨之難幾年一終災會之艱幾歲一遭唯願分別答曰天地一成乃至終盡其中有三元九阨大災小災其運不可移何以故但數終矣故不可移所以若○何三元者上中下也一元三阨數終巨易凡有九阨天不能改地不能易其數定矣何以故上元之上九九八十一萬年而終上元之中八八六十四萬年而終上元之下七七四十九萬年而終此上元三阨交運之數故不可奪中元之上六六三十六萬年而終中元之中五五二十五萬年而終中元之下四四十六萬年而終此中元三阨交運之數故不可奪下元之上三三九萬年而終下元之中

二二四萬年而終下元之下一萬年而終比
下元三阨交運之數也故不可奪此是三元
九阨數期叵違九阨之中一阨三災六害亦
不可却之三千年一大災人民死亡骸骨不
收千年一災人民半死骸骨亦不收百年一
災兵起滿野人民亦有死者此三災其數既
至不可攺禳之六害者三百六十年一害三
百年一害二百四十年一害一百八十年一
害一百二十年一害六十年一害凡有六害
不可禳却六害之中復有三小災所以者何
三十年一災牛病五穀貴十二年一小災賣
牛馬糶食儲六年一小災布絹賤米麥貴恒
以此度不可却之凡此三元九阨三災六害
皆不可禳之智人審之可避而去之若小災
飢饉不熟貯穀備之是以賢人就有德去無
道逐福地離湯火故始終無殃患也故天下
皆亂而賢獨安天下皆飢而賢獨足是以賢
者觀時來知吉凶審年數避禍難故終無患
也是以君子逐賢而居果有利益小人就土
地而處果有覆没之患故須逐賢者也炎明

曰受恩願問餘解大千之載一切衆生悉有
道性雖有其性而無其眞當運滅盡其性如
何荅曰滅盡運終一切衆生普生慈心志存
道場當斯末刧周時得道唯有種子泡生而
漂終不死也何以故以重其種故一切萬類
亦留其種終不普昇也問曰如諸衆生普得
道眞與大道同體否荅曰一切衆生得道成
仙號曰世尊於此稱盡矣唯有大道之氣可
得之耳云欲合同道量未之有也何以故譬
如飢人羨飽得飽而忘飢是以眞人起於
不足而忘於乏得足以忘不足問曰道性可
見否荅曰不可見而可見之成之故可見未
成觸目而不覩何以故一仙眞人視道性萬
分始得見一自聲聞圓覺知進而不覩知進
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神通變刧學士所不
能及故知進而忘其退四道尚知進而不知
退而況於二士乎問曰三道果人俱有果行
其漏何以不除荅曰三道果人有時漏而不
忘一道果人妻子眷屬未相去離憂念眷屬
不能斷絶故爲漏有顧進退若有之四道以

上日昇于辰必至戚午何以故無漏無顧是
昇于辰亦向午也是以悉存而不忘故譬之
也

洞玄靈寶本相運度刧期經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　合

太上大道君曰元始天尊言景光併國大天下劫運盡其景無蓋其光無底不可安止日月不能照列辰不能紀無上無下不可依遠其數難窮道言無上無下彌綸運會輕至於歷無淪入於空玄二者同號思議遼寂迴而復同竟而玄圓上鍾於絕頂下人於纖塵左達於蒼浩右通於萬川大羅蓋列斗絕據冥玄郡元君靈運旋隱巨嶽巖谷翻然盡并六度既修梵行雙處登諸天關天跡違谿虛無○

○湛根小運流周運度開元諸天輪轉奕度會期諸地應數亦俱輕翻天高無極乎洞原天以騫樹正為網紀地以人鳥住乎炎煙小劫運來上造高天從天運度不絕幽門於是衆靈記注名曰天地數交小劫已交也元始天尊度此輪轉已交之數凡三十六萬劫時行名為小天風度小劫交也大天者有三千九百六十天包於十方諸小天其天各治真人各有十方真人三百年一過旋行此騫樹及人鳥山竟名曰小天運度交小劫周也真人從令天中出之於大天大天有三千九百六十天大劫景光真人禮行此天畢名為小劫運度周也

元始與景光真人言天有百億大天地有百億洞天一天三十六萬劫年行同盡名為小天其天有大洞鄉真人小劫運度周時還其立罡宿五斗七藉魁魁始成日月朗明天元新治其時玄度出化經道流應有太靈紫元夫人從靈耀天中出從女飛天人十許人遠尋玄度爾時正在五嶽鎮此炎煙清蕩災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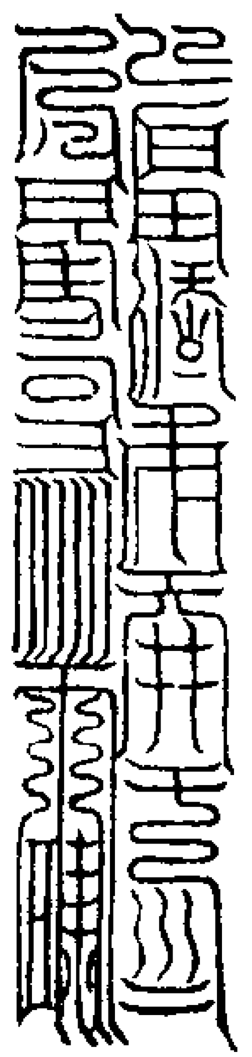
○止伏諸凶天人見玄度應於十絕虛空中作禮夫人言往昔上古劫運未交時天尊太真已見玄降其辭演上古靈寶經部屬卷數藏之於大洞玄鄉中有仙骨者見其經文後有太極真人未得道之時常居世間遊山採藥年七歲遊行至九十歲不殺衆生常修世間諸經老君道德衆經為業通微內究神真普足遊行所至不問幽山深谷林森巖岨絕澗之地後於武人山洞中見元君得道之跡遺八素交帶真文妙經太上洞玄靈寶小劫運數妙經學者自當授子令知天地運數交會百億數盡玄度復降恐大數欲至何可過哉小劫見也

元始與玄度真人言數隨百六生於末運其時有仙骨之夫吾自教之度身之法學者當以常求過炎災度煙厄者當學三洞妙經置立靈寶齋法若在人間者當立高座寶蓋華燈香机朝禮一日六時日中一食若遠棄世務在山林幽谷齋法獨立之道者長齋唯嚥氣吞丹常以立坐左手廻北極星言某甲日○

○吉時良竪立福田願北極太上度某甲形閉氣三呼六時行此自得道真天運小劫交時玄度真人以此祕文九符度之元始言九符者九章也應太上九策文受靈寶佩此九符水文是洞玄靈章文也誦詠經時佩身丹書素蘇迴符給囊請帶之以去小劫交祕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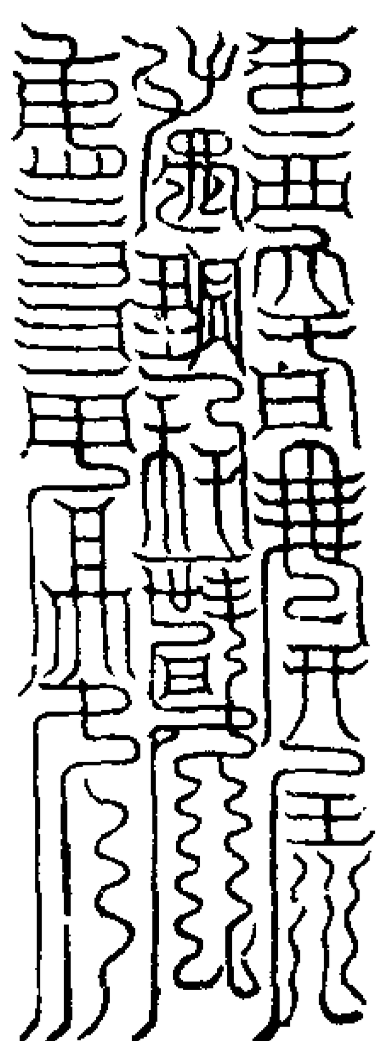
元始天尊演太上洞章符九章

演太上洞章符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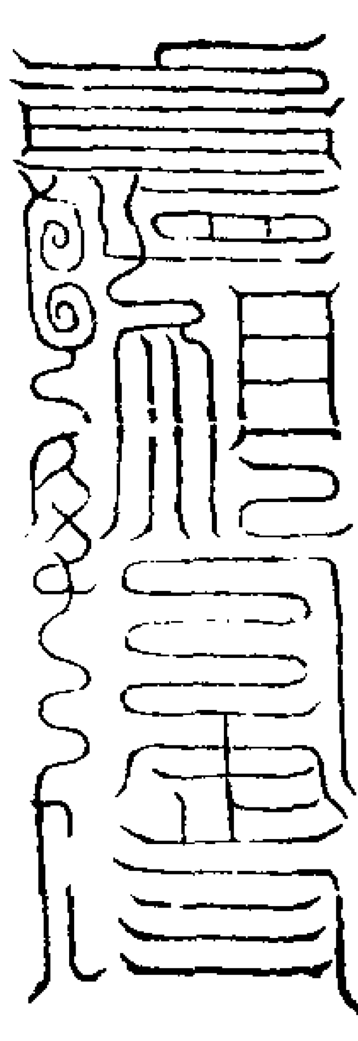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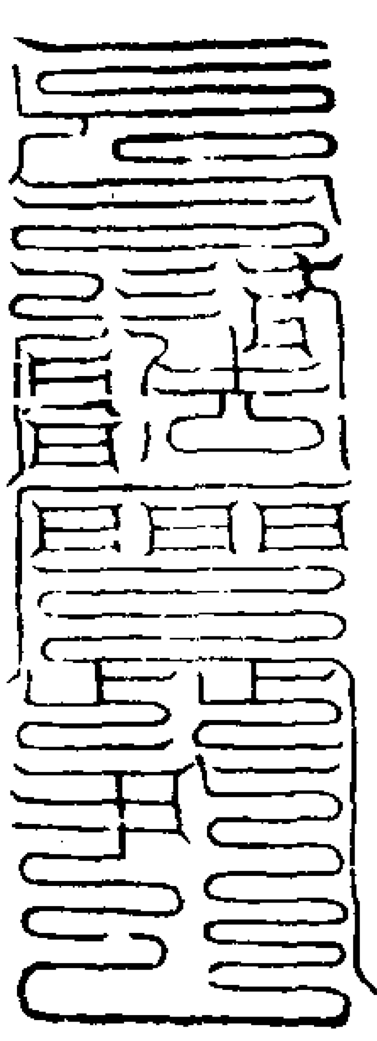
演太上玄章符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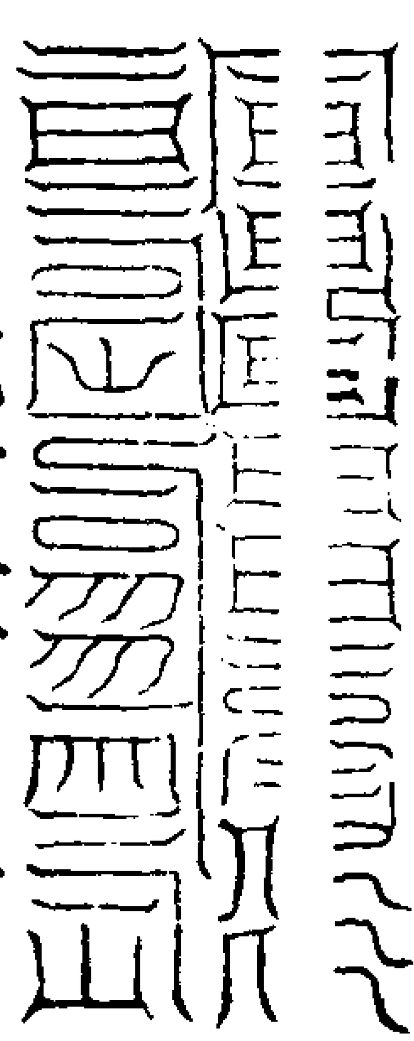
演太上靈章符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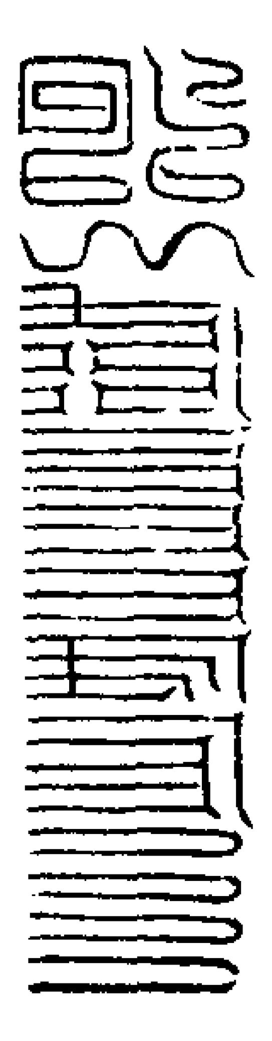
演太上寶章符第四



演太上玉章符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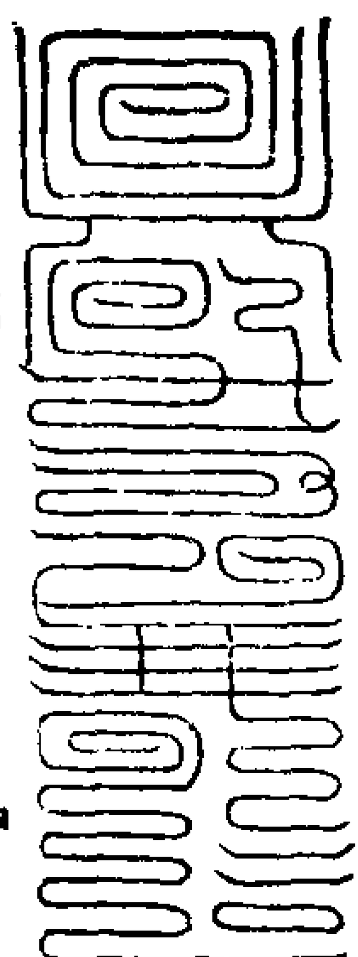


演太上九章金音符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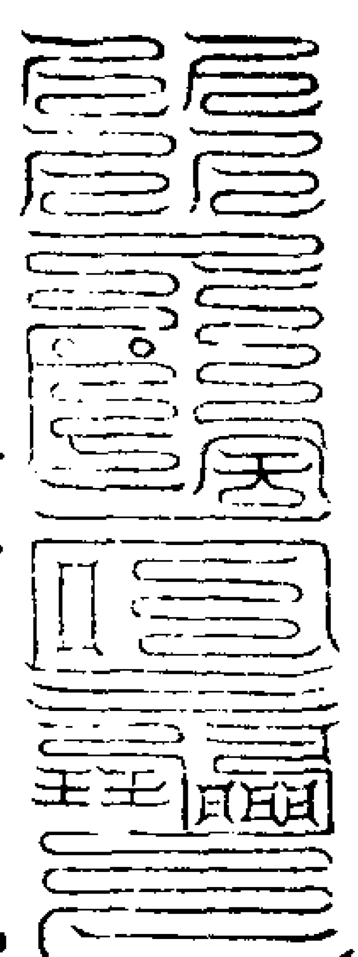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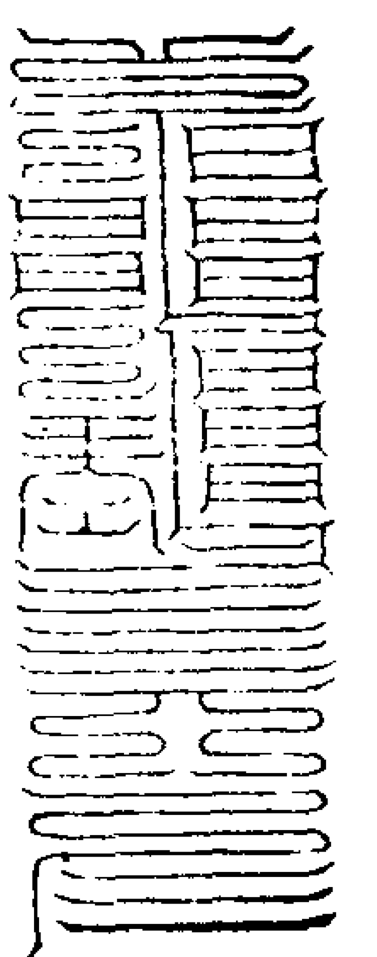
演太上玉音三十九章符第七



演太上生神章符第八



演太上九渝化隱章符第九



祕符文者太上洞玄隱業者也學者佩之於身常詠此九章音眞道自降

元始天尊言三素者紫素黃素白素是也今各爲太上洞玄靈一眞人三素合爲三眞人恒統領令治也

經言靈寶法師建齋法服法裙以黃布爲裙內著泥丸繒泥丸繒其法上著青横幅爲帔黃緒爲巾寒夏不改易道常以此爲法衣常有神男玉女衛之

經言法服若若山林幽隱建立齋法其裙褐巾帔等皆以鹿皮製之然不得與世人同齋若在世學者當按經言不得服山學法衣遊出人間人間衣不得入山林且亦違經犯戒諸天大眞觀看威儀失法爲魔王所笑正神不感玄眞不臨前上古之時太妙天眞人未得道之時奉修靈寶法不按儀注以山學法衣遊出入間眞道無成於此爲一國王家齋遂爲此法衣犯戒敗眞道後作五嶽眞人今故在世間天地小劫數盡此眞人得一登劫仍從此眞祕戒敗天地九過度運小運訖十其運欲周眞人方且遊行靈嶽未得上登十絶從此法衣不按儀科所爲也學士愼哉天運小度若訖十者此眞人還得爲十方數中眞人隱也

經言又有一法師修學洞玄齋法故未絶跡在世供養寶經治戒修道業已積時失誤著世間法衣入山遂不得道也其時復有三王

女衣九蘇繡帔紫絲爲帶頭作三環角結上
著蘭生繡巾足著交龍九文之履手把運度
靈幡燒丹合九色和香遊戲笑言天運欲盡
誰解之哉於此有一上古仙人見此玉女知
非常人因頓首作禮玉女初不看視謂言君
是上古賢君何忽禮乎玉女因起彷徨不安
又有二玉女復來手各持一卷妙經言曰紫
微夫人使我持此八條出自天中不與世人
相接經文祕不出於此景光眞人論數天地
大小劫畢恐其後無復種民因造作小劫運○
○度謂契已可過爲眞者修學祕之八節日投
玉簡用也

景光眞人造種民超劫頌

旋行過已周　禮涉無爲空　上至靈雲宿
下入淵微宮　宅圓方平上　思惟寶室鄉
度數不乃多　天運素言遠　時茂元成宮
八極常往反　三者同一契　禮化來何晚
六合來往至　世祚長高大　金馬光精感
其言將運泰　誰跡智慧塗　念思元中外
綱紀一時盡　百六數交會　周流三素見
天帝之所尊　過去不成種　天地運將翻
何緣得過之　仰念靈寶言　感應可度災
握節詠玉篇

景光眞人時在運度之際告此頌已方召風
伯諸天小天天眞來會運期數盡更造立諸
小天眞人令分形作十天大天尊遊觀五濁
靈寶十極眞人令正教化經法得眞者當作
此十方眞人其丈令雖未得白日飛騰見法
後轉輪往作小天眞人也
元始天尊言小劫者眞人三圓竟天天數交○
○地地數普會名爲小劫運度者也其時諸天
日月星宿皆自滅絶諸地梁綱無有根宗爾
時三景眞君化度衆小聖未得眞者特恐令
運周也言昔往有玄度一人本從九潛空微
中生自然而化光澤顏如少童持八部太上
元洞清靜靈寶二素眞經八部下登告五嶽
鎭往災生禍至晏定炎煙乾坤演坐八卦建
籙授與太極眞人者也開三賢遊戲觀者運
度所以過爾一玉女持一卷鎭炎泣川小劫
玉字言授晨卿天人夏禹者也可爲衆天赦
大災之時以往過也上古仙人今作太極主
得仙者記名跡也
經言眞人從無堯之前受重羅天玉女鎭炎
注煙小劫妙經於今淪教度身之法其經也
流周迴　綱紀滅　山海藏　威神至
去復來　日月食　魁[illegible]化　今已至
元始天尊言太玄有六戊違清蕩作應輪轉
無極教觀虛遐登高上崚嶒無崖十絶無立
浩浩空逮冥劫移度五星不備宿倒罡翻運
周數終日月無光陽澤不和時應失氣乾坤○
○漏泄五嶽淪沒福地汎岡得過陰涼江合爲
叢著也三界飛行其時人民都悉無餘諸天
大眞於此鍊過骨合道者記名黄素如是度
數盡空洞洞合爲空而立大鄉綰於十絶無
崖也北極過去未來大數并於大數入於徵
空數空造虛其號難窮
大羅眞人言道可言道非可常論記言爲名
亦可非名可謂隱乎處下三者歸於虛大者
入遠谿細者達無幽潛行空鄉内煒燁峒宮
裹四瀆爲洞門叢宅是鍊仙之大鄉也

元始太極真人玄度真人於小劫洞門演出運盡之道以記洞之鄉山山有洞天洞天有四門是大洞門也至此門學自得過也

太上大道君曰元始天尊言大小劫運盡期度將至道君故自言生名異流種類相乘高著居其上下著還其底大著反歸止一元為其圓小著定入於細元在內中分形而生或處高下或入大小中生或根立而生或胎姙懷而生或朔復而生或變化自然而生或在虛無無氣而生初不見形影淪幽而生諸如此類各有福應並從變化皆隨本由其數盡未若有福應多著其度不絕隨類始生若立根生著益其光好與樹七寶之籙生在靈寶國七寶林中衆仙大聖時往觀照大小劫盡周而更化得為人道中修學文旨自見衆真靈寶光耀普懸十人若是胎化著前生福重得生胎中有形有體魂魄結神自然上皇之辭元始天尊高上老君於玄都上鄉玉京少室演出太上洞玄靈寶三十六部妙寶上經其時高上老君以有元虛之筭壽無極之數未至上皇世運輪轉祚祿欲交鬱儀代謝結璘旋行高昇劫仍星辰分破列宿更始五嶽變化易更方鎮四瀆蕩除海成山嶽水成巨石蟺飛蠢動一切衆生咸而倏忽度如三十二萬種民元始老君演出五千文道德上下中經三洞真文衆要妙經教化後學其辭曰

白石公空姓也於人鳥山奉受學法四十萬言因停此山建齋立直菜素中發悔念罪福開度一切求脫厄世得見太平朝禮諸天拜謁十方仰謝玄真羅梵衆天八種音聲燒香然燈誦詠旋禮十極念法思惟次遣浮邪論講至妙積學六百歲還玄都武人山北室中復學二百年太歲甲午五月二十四日靈寶應見忽有七寶飛天人十二人乘飛雲之輿從九玄臺下即號位迎太虛元君白石空洞真人飄然飛登上造九霞教化衆仙學真仙之術法至太皇元年九月十日有龜山王夫人來受八生元籙上經八卷赤松子其年十月五日受大洞寶章三十六部妙經三洞真科道德要戒於玄都寶城山中破金投魚蛟龍結鈎登壇盡一寶信為質用飛雲錦百尺玉札二枚金龍二口魚一雙紉二十四具白素四十尺五方明鏡以度其文時羅梵衆天八種音聲作三契頌受學遂得真仙之道說領劫仍玄洞宮名曰空洞元一君太光君老君太一君所居鄉邑於無崖無淵細微象監魔羅於大千三洞本有太素真科靈衣寶科至妙也一曰空洞真術大洞齋法素靈讚經為頌作羅天玄音洞齋法玉京山經步虛頌梵天音洞神齋法八素陰陽經中夏音大洞齋法絕跡崖隱遠遯世人長齋服食咽元充氣不參世間非其服食長齋流延不同為講十方上聖天尊觀人善惡名曰高上至真玄妙齋法建齋獨立之道太虛元君於人鳥山奉受太上洞玄梵天威儀羅天大戒悔謝億曾祖考七世父母生死罪福輪轉胎化之厄願得長居無為燒香燃燈日中一食晝夜六時悔謝前後以來玄祖父母咸得上登天堂化生十方與玄都同行誦詠三洞真文富爾之時靈寶真人雲光降十極飛天人神男

玉女各十許人羅梵衆音七寶光耀煥爛玉京之中誦三契羅天頌十極眞人各頌一契梵天頌飛天人神男玉女共贈詩一篇太虛元君即下座禮拜天尊因奉受詩云章靈妙高眞元君以爲勝太虛元君於玄中答詩一篇竟奄然不見衆眞所向白石公學得眞也

高上眞人羅天頌三契

六度生梵跡　至眞出虛玄　空洞鬱靈霄
仰秀十極賔　形受奇妙相　邃遼造登賢
○執節侍營枝　被褐靈寶晨　解散飛雲結○
耀光照羅天　通身黃金體　頸有七寶圓
足躡蓮華行　旋遊十極間　玄都邑玉京
自然赤字文　玉訣非常音　法輪是眞言
妙哉高上教　道建五千文　衆經歸首目
豁落洞玄眞　德合超然去　塵俗緬飄因

右一

鬱鬱空洞鄉　岧岧天寶臺　漻漻衆眞降
萬劫爲一期　予抱玉眞經　吟詠過三災
五苦一時迸　七祖化無爲　上造紫微宮
元籙方寶持　太虛非爲遠　合鍊吐邪疑
軀精濁損次　朝禮高上師

右二

玄洞空中去　虛虛豁無鬱　羅天生洞宅
十聖俱齋景　五嶽得安鎮　四瀆善受象
重飛音衛無　蠢動無算等　九眞還丹籙
飛行造玉京　萬劫倏忽間　億載在須頃
超度衆根難　流霞登濛朧

右三

○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空非空非常空玄非玄非常玄故知道玄虛空名自妙也○彌綸至濯遼豁無窮上包大羅於無崖下入無淵於細微亦象監魔羅於大千魔羅難察大羅寶眞言高上演教衆眞勸化天靈寶玄經至妙之必文度智三十二萬種民三一蕩除百官開度演出眞文以化下愚承奉禁忌自蒙度脫苟無其質亦免地獄之災道有五千文至眞妙經此爲一文大洞三十九章名爲一文洞玄靈寶眞文玉字羅天上經此是一文三皇内音名爲一文龍飛九道名曰得道之跡學士熟看五千文洞玄眞文大洞三十九章此經從元始以來祕之金闕至于上元經道欲行掃除清濁戒人罪福通悟流俗至道不遠安在太空大洞三十九章本三十九言高上老君演作三十九篇以授素黃太虛元君空洞眞文積學一千六百二十四日衆仙歸仰眞道遂成空洞眞人瞻觀六度復演出大劫一卷教化衆仙至經高妙莫歸於本太眞眞科高上科法太素眞科太虛元君空洞眞祕靈寶玉字洞玄眞文初生三十九○章玉字所演三十六部妙經經文淵微出自○道言諸天眞人宗奉赤書觀於梵跡所以眞人曰學大乘之業禮拜玉字洞玄眞文位證高眞上名梵籙十極眞仙展轉超證本爲空洞眞人亦爲十方眞人佐理十天梵天名十極眞人至眞羅天音是名爲道

東方無極世界虛中之虛妙相眞人實光世界開度虛中一切頌一契

高嶽絕幽嶺　中道有妙言　羅天空洞章
飛迹登九玄　足躡雲綱行　俯眄上皇眞

奉戒昇虛無　吟詠靈寶篇
南方無極世界空中之空無上真人靈光世界開度空中一切頌一契
虛真是玄真　至道無爲尊　元氣訖虛寂
龍倒朱鳳翻　惟採秀瓊芝　奉戒入雲門
飛羅戲龍虎　願結前世緣
西方無極世界玄中之玄太浩真人素光世界開度玄中一切頌一契
紫微玄中玄　獨立體自然　瑞相七十二
頭光五色圓　煥爛照十方　飛雲散香煙
又手向梵天　得見無極篇
北方無極世界無中之無玄籙真人玄光世界開度無中一切頌一契
靈耀空中響　高妙何爲遠　玉晨非貨器
災害以旋反　金門五苦經　胎鍊永以斷
流珠向上宮　億劫豈云晚
東北方無極世界玄州上鄉真人開度玄州上鄉無極一切頌一契
藹藹洞林肅　芬然昇太霞　鳴玉服天蔭
雲氣鬱嵯峨　赤界衆道眉　長生爲辟邪

奉嘯黃庭籙　得道還度家
東南方無極世界彌劫真人淨羅天中開度世界一切頌一契
仰觀劫仞鄉　玉京玄中虛　巍峨赤松子
上造如太霞　遊沈過衆生　太一乘雲輿
少樂高尚法　七祖生天居
西南方無極世界無量真人鬱羅世界開度無量一切頌一契
耀光出大洞　真神何徘徊　左顧龍銜轡
右眄虎吐威　朱鳳交觀集　騰蛇登大魁
九宮生八卦　十極遊太微
西北方無極世界化生真人波羅光世界開度波羅一切頌一契
飛步躡上宮　七元長生道　願樂一世人
騰身避苦惱　削除百曾罪　徊轉造五老
定名玉札篇　咸念長自保
上方無極世界億億之劫上皇真人九光靈寶世界開度元中一切頌一契
太霞觀曾微　絕嶽幽中嶺　叢還交洞鄉
玄州衆仙并　遊行三周過　更鍊易光象

還期十極真　雲行登玉京
下方無極世界算數養生真人太一金光世界開度算數一切頌一契
歸道妙中真　梵天有靈篇　虛無演玉宇
用以教後賢　真人不見形　和光氣洞塵
玉札奉上皇　願以賜要文
十篇十方真人造齋用燒香謝文步虛詠明燈祝燈祝願別出衆經
太虛元君於是虛皇五年七月七日下遊戲衆天看觀善惡見羣精魔鬼交逸天下橫害良民强絕人命太上高遠三清廣大千妖萬邪假作正真風雨水旱不應節卦元君出現於人鳥山演出洞玄真文玉訣妙經分作三十六卷威儀法式安鎮五嶽以察天靈今作十表卦人鳥山浩洞太鄉玄洞室中玄尊至寶中教有仙骨之類當見其文隱學思惟奉行其科世間供養別法世經所紀三十六部妙經白石崆峒真人受三十六萬言本有三十六券號曰三十六部尊經有三十六卷言字無定經卷首目出大洞大小劫本業妙經

其中字天音百神內名是也令出學法所修太虛元君演出中品妙經太虛元君曰經道欲見學者精情感至十位眞人使飛天自授篇目日更新妙勤修得眞道

飛天人神男玉女頌曰

浩浩清霄藻　渺渺玄元阿　洸紀放自然
妙度九天羅　絶跡空氣靈　千劫不爲多
精光普朗瑩　洞徹胑一軀　玉皇高尊降
解脫百曾憂

高上弟子太虛空洞眞人頌曰

煥爛無崖跡　曠豁虛寂鄉　俯眄紫微臺
因緣俗形象　于持洞章文　相與戲玉景
天尊飛登眞　釋散脫世網

眞人曰道有太上清淨元洞眞文玉字妙經太上清淨元洞玉訣羅梵衆音妙經清淨飛行九元洞妙經清淨飛行七生化度元洞妙經清淨元洞靈章上經清淨元洞輪轉五道眞上經清淨元洞玄輪上經清淨元洞三十六聖衆音冥經清淨元洞鳳止妙紀洞眞道跡妙經清淨丹水飛術胡語妙經玉文威儀祕經

大度眞人無極丈人於劫仍鄉日演出丹水飛訣法授與紫微王夫人夫人作禮奉受十方眞人於此同彼極空洞大靈章天道眞文三十六部妙經梵音目録竟眞人等信受奉行

丹水飛法用藥十二種

絳陵珠子口訣是丹砂白馬玄通口訣是石鍾乳玄微通身口訣是白石英紫度炎光口訣是紫石英黄丞徹身口訣是硫黄玄命益筭口訣是太一禹餘流英月精口訣是雲母粉青戊還精口訣是白朮卻毒溫身口訣是細辛枯道冬華口訣是茯苓丹侍胊口訣是巨勝延年度命口訣是黄精已上各二十四觔

右藥十二種各各自治擣藥必使精好著去人間長齋一百二十四日銅臼擣之草藥各五萬杵石藥各十萬杵治都成幷合以銅臼白蜜先和擣十二萬杵藥畢成以來水銀十二石著銅釜中銅蓋蓋之白石英調作泥泥竈作兩口屋覆勿使俗人鳥雀雞犬見之薪用栢葉爲火復水銀消盡藥成陰曝百日開之出著金銀玉器中服之齋可服十二丸如巨勝大即飄然飛登萬階十方眞人衆天眞人服丹水飛術所得眞也

太上老君養生觀化十方觀惡戒頑出妙文授敎衆天大度眞人羅天法師玄極太眞以文法表顯諸天十方靈空眞人以嘉平二十三年九月九日遊劫仍玄都登觀王景人鳥奉謁太極朝禮太度眞人竟謂問求法下愚纏綿邪濁未敢上陳枯骨含元之始輪轉胎化誤生人道腐臭骨肉比冢靈澤玄降啓拔有心靈尊高妙養育群生普度一切此參眞妙蝖飛蠢動咸脫三惡道靈尊未賜枯骨眞文願見其旨因起作禮經步七天許時大度眞人湛然不應忽有龜山王夫人從紫霞宮來從玉女十許人至劫仍夫人笑曰有何請求眞人難之道有玄眞上讃丹水飛術妙經八條玄

錄要文正道畢矣夫人因塗炭叩頭苦請王女共爾須臾之間眞人出文見授此十方眞人亦於此得文修學令得十方靈寶眞人也

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度小劫妙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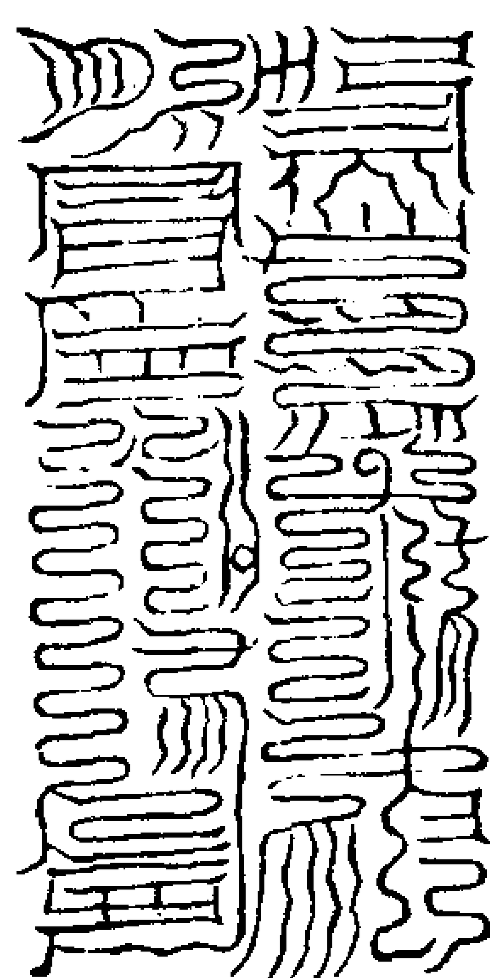
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　人五

天尊說經開叙品第一

太上天尊居靈鳥山中與諸天人說十二部經於是乃分四十萬品弟子書之故曰妙道爾時天尊化為居士而智慧無窮而告衆曰我學道以來九十一劫斷求念空故得無想定通衆聖中王以洞達之照得見天地敗而更成衆生死而復生無有窮已如日月圍繞崐崘之山旋照四方天下周而復始無止息時有四千崐崘四千日月四千天下有大海水四千大龍王宮四千大金翅鳥王宮四千大惡道高數萬里大神山高數千里大神樹萬種種大地獄合爾所名為小劫世界數是小劫世界千名為中劫世界數是中劫世界千名為三界大劫世界從彼始成至後七日並出悉燒敗之一切蕩盡後復更成一如往法無休止時自然如是無神為也亦如衆生死而復生但其壽長遠人不知之又衆生死時形滅而神移皆緣其生時所作罪福至被五道之處何謂五道一者天道二者人道三者地獄之道四者餓鬼之道五者畜生蟲獸之道若其人生世積德深厚得入上福則生天道長壽好形安樂無極還知宿命因緣之事若其生世得在中福則生人道得其富貴之門無所不足若其人生世福微罪多得在下福則生貧賤之門凡事下惡所向無可或得盲聾瘖瘂六疾醜惡奴婢臭處臊穢之身是上二道雖有優劣猶勝是下三塗有生之苦若其人生世慳貪恡惜不施飢渴不濟窮急即生餓鬼之道當受鬼形腹如懸鼓喉中容鍼縱見美饌不能得食長受飢餓形色醜惡兼有長年思滅不得若其人生世奉親無孝九族無仁惡及百姓群衆所忌者則生地獄之道受其罪鬼之形常被考毒不可勝說若其人生世好殺害衆生射獵為事屠割為業不知修福但行惡事即生畜生之道為彼羊牛猪豚鷄鴨受其屠割秤賣之報如先身所為誰能見是唯得道者知之謂汝未信故說偈頌

天地諒改換　何等能常存　出生必入死

神隨五道緣　故或有欺誑　地獄相拘連
但當修善業　悔過滅罪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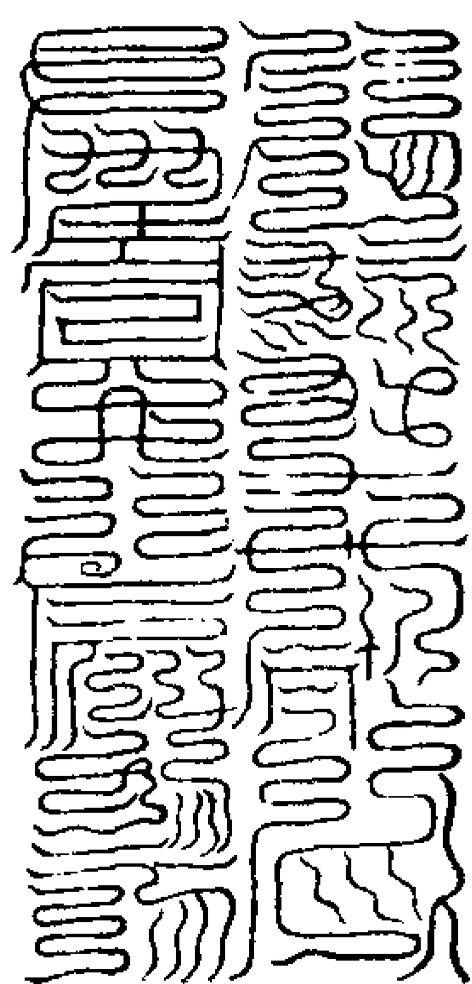


太上耀靈之符行之無怠超凌三界得離五苦轉輪不滅位爲眞人

崐崘山王四天下品第二

○道言我在玄化之前故有太上號見彼崐崘○山王以金銀琉璃水精作之上高三百三十六萬里下有大海圍之深亦三百三十六萬里廣亦三百三十六萬里地深二十億萬里次下有地亦深二十億萬里次下有粟金二十億萬里次下有剛鐵二十億萬里次下有水深八十億萬里次下有大風深厚五百二十億萬里以是大風持地使有墮落地浮水上水浮風上其下大空異天地也崐崘山北以金光照之其天下名鬱單越地方四十萬里人壽千歲其髮紺色男女長短同等無有高下民悉好善不復相欺作惡者也凡四天下是天下最勝三天下也又崐崘山西以水精照之其天下名大唐界其地如半月之形廣長三十二萬里人壽二百歲其人長短皆有人間之事壽夭之年又崐崘山東天下以銀光照之名碧落界地方四十六萬里地正圓人壽三百歲或長或短皆有人間之事壽夭之年又此崐崘山南以琉璃光照之地方○二十八萬里其地名棄賢界其人或長或短於人間最苦不如彼三天下人也年壽無定猶有一事勝三天下及上諸天人者其人勇猛求道易也若能修福從我道者逕上生天堂或出三界得無上道如其積罪者死入地獄俄頃之間無有定品又崐崘之山在黃曾天下太微帝君或居中央有四天王各鎮四邊各掌一方天下常以月一日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龍鬼蝗飛蚑行蠕動之類心念口言身行善惡十四日遣眞人下十五日十八日仙王下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使者復下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仙王下三十日諸天王下四下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其中諸天森然俱下伺察衆惡罪犯之者汝曹當以是日改心易行持齋悔過誦經持戒唯行善事能如是者天官愛護司命益算盡其本壽不遭枉橫至其壽盡上生天堂衣食自然安樂無窮是言至實而汝未信故說偈頌

爾觀四天下　矜是無祕言　受生若電過
那不修福田　寘寘地獄中　萬萬億劫年
○天律無原赦　爲欲訴何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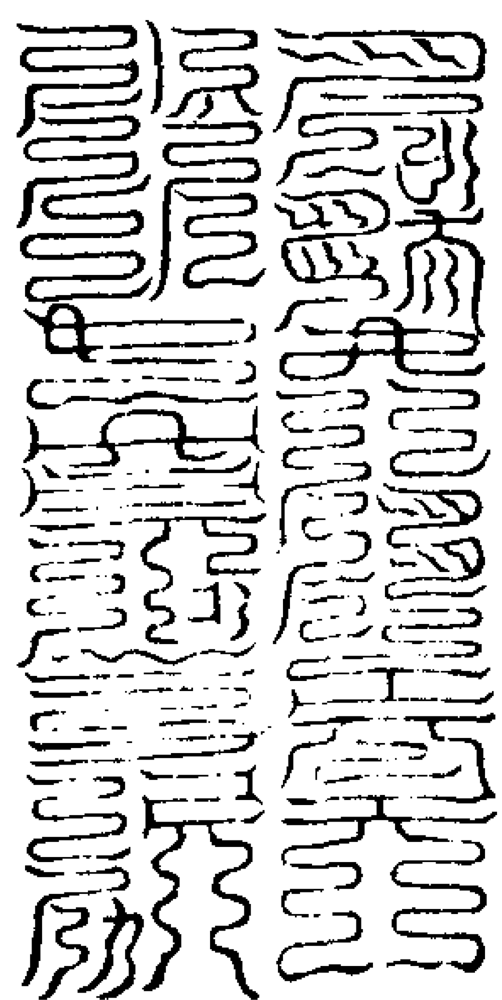
天律秉眞正魔邪神符騰福至與道昇遐玄都司契祀法不赦急急如律令

日月旋照四天下及天上品第三

道言崐崘山上方三十六萬里其中神聖居

之各有方位又有日月天子光明具足普照
天下唯月城之中有五風轉行月中有四宮
五夫人有鶱樹上高四千里所以影見月中
善人見之其樹有實不可稱說又有七仙精
舍及七寶之山七寶之樹此等仙人常修我
道終無橫夭損壽也汝曹若欲生是長壽天
中者當修是下五事一者慈心不殺愛存物
命二者賢良不盜濟救窮急三者用心貞潔
不犯外色四者奉齋護戒精進無倦五者誠
信不欺滅酒慎過行是五事必得生天謂汝
不信故說偈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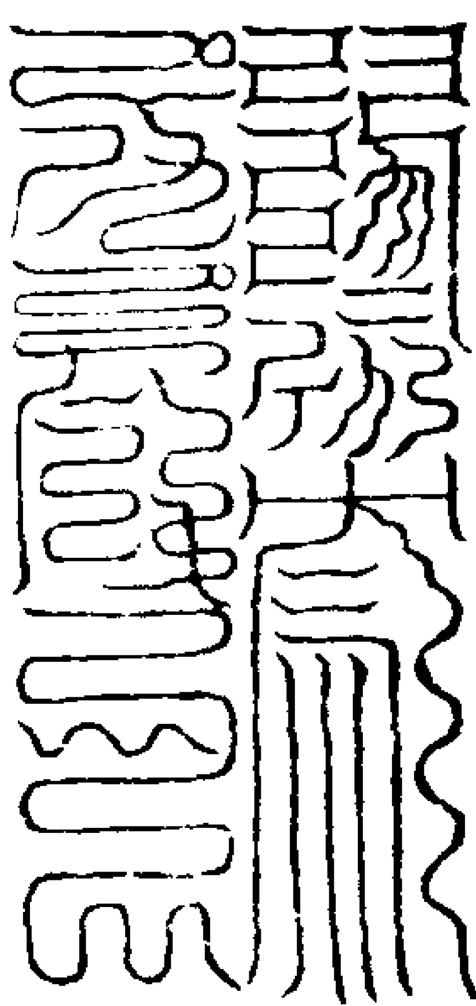
時行叵能制　哀哉生世促　如何萌罪辜
天官所糾録　一往無拯拔　沉魂淪地獄
速願生天好　三塗不可觸



太上尊靈經之符濟有群生開悟盲冥雜妙
華香修心恭敬得金光之身無量壽命急急
如律令

諸天世界大洞品第四

道言三界之人凡有三生一者花生二者化
生三者胎生花生者積福深厚於蓮花中生
爲彼天人化生者福有神力於變化中生唯
有胎生福德微淺最爲下劣託神肉形年壽
短促不如天人天人雖樂猶在三界之內至
其壽盡還生下土無由得道眞人無死能有
能無金剛不能爲固石壁不能爲障雷霆不
能爲駭水火不能爲患諸天不能爲隔智慧
不能爲長鬼神無不降伏有生無不宗仰是
爲無上三界之人得道者與虛空合體無盡
者也其化生者先有善功應化故也欲希昇
度喻如脫身救獸忘死求道當行萬善斷棄
俗緣隱居山林奉禮羣聖日夜齋直沐浴潔
清洗蕩口齒不食臭惡令精神附著不害羣
生唯道是從誓願不絕得道飛仙如是之教
語諸仙官道士有法服之身非是帝王臣民
所能行之但能遵行十善修奉五戒不殺十
惡必生上天八劫之壽有兼聖則得生道非
誑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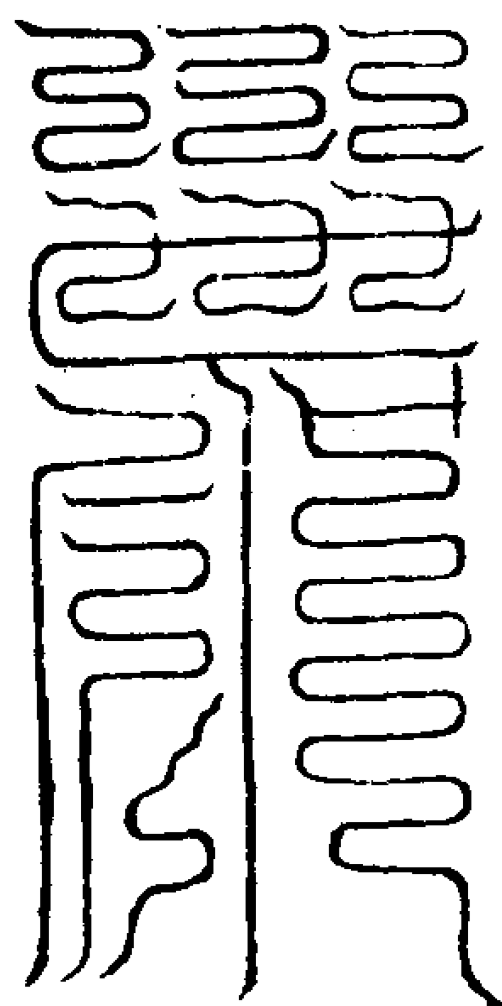
諸天齋功隨願即報紀德仙都及諸羣魔鬼
神有來聽者增官益族早得天道爲金光眞
人不輕慢玄都律吏明如律令

小劫大劫天地敗成品第五

道言地有三災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
災先爲小劫後爲大劫小劫至時陰陽氣變
水旱不調五穀匱乏一切木石草棘及衆生
指爪盡成刀劒互相殺伐人民死盡兼人命
短淺忽自誑惑七日之內相殺都盡是洪水
滔溢洗蕩天地山川改換土地平坦甘露降
臻眞人下生身有明光名曰崐崘爾時洪水
美好味甘除患一種七穫如有便利不淨地
即裂之受已還合人壽八萬歲女年五百歲

方乃行嫁天下快樂同彼上天其後真人過去後生之徒漸漸積罪經是數千萬年地獄滿溢大劫欲至帝王臣民父子上下相殘民無忠孝君無慈仁劫盜橫起逆暴相仍爲惡之苦劇於大劫之前及四天之下人情盡惡無有往日淳風之俗於是大劫始至大災先起二日並出乃至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一時俱爲是數萬億年河海乾涸衆生死盡天尊觀地上其中男女散戲地味之草顏色變惡失其光明其身即重不能飛去常居下苦於是天尊愍此衆苦令日月還生星宿復度風雨順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人無疾病華色赫奕其壽六萬食自然之米衣自然之服後世人性行轉薄罪根萌生年壽漸短自然衣食忽自殄滅乃食鳥獸之肉衣其皮羽更相殘害罪負日積陰陽不調雨旱不節冬則穴處夏則巢居以避時害未有衣食禮義之節死入地獄不得生天如是萬億　年方生聖智感降教化伏牛乘馬造大田蠶衣食君人之事以相維制有高下貴賤之差能行至善行合道教則得生天如其不然悉入地獄冥冥萬劫無有出期以是之故令說偈頌

地獄徒罪苦　永劫無出期　釁毒由身植
信哉莫爾嗤　形滅及泉壤　神魄隨功基
天地猶一忽　汝無疾風時



下敎元生和神之度翼是靈經天人慶慕扶福三界除汝罪故敢能毀墮獄律無恕急急如律令

九幽地獄品第六

道言其黃曾天下凡有九州皆以小海環之流通崐崘大海我今教化之處名曰赤縣小洲中爲九州法彼大洲者也是小九州之人聰明巧僞少有真實希得生天多入九幽地獄縱橫數十萬里其中冥冥盡是罪人或洋銅灌口或鑊湯煑之或猛火燒之或鐵叉刺之或鐵鉈鉈之或火杖拷之或屠解其形懸其頭首或擔砂負石填河塞海大神結政徒罪無赦或爲一劫二劫三劫四劫乃至百劫是劫有大深坑方四十里告令罪人作役百年投一芥子至是坑平滿名爲一劫又有大石方四十里告令罪人徒作百年以天衣一拂須是大石消盡名爲一劫爾時罪人哭泣相向相謂曰芥子至小是坑深廣何當平滿是石堅勁天衣輕眇百年一拂何當消盡而獄吏聞之怒而告曰如是之劫其數二十未名半小劫也罪人聞之氣思哀咽死而復生將知入是科罪無復出期方恨先身不孝惡逆爲賊殺生誹謗經道奪人之命負人之財姦巧盜取不奉神道致有是報者也我見如是念汝士女不可爲罪故說偈頌

坑石不爲名　二十非大劫　悠悠徒罪中
神魄不爲滅　須臾起身形　楚爾復屠裂
鑊湯爲烝煑　刀風爲俎切　慜哉下天人
何不建福業　生天必可果　況復神仙法

告衆聖品第七

太上天尊說是經已爾時衆聖諸君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等悉皆在座咸曰善哉上白天尊如是悟道無不宗仰請問彼諸天世界復有至化不天尊告曰自我學道九十一劫因學教化六十二億塵沙世界或分神散體同其生死或化作金剛瑠璃之光或爲帝王聖智長老童子或爲神瑞仁獸師子白鹿麒麟鳳凰種種方便無所不通但天下衆生罪業深重緣期未至不能受化終歸地獄其中受化之者悉得至道不生三界汝曹旣覩道場唯當闡揚道教濟度群生爲發大願普令國主帝王總及諸天地法界一切臣民下至蜎飛蠕動蚑行之類皆使開悟不入三塗十苦八難死得無極之樂生得法身無量之壽七寶宮殿無物不足汝能如是濟度則爲天人之師可不勉也天尊告曰是經出世未可隱藏同契相授景福由昌謬傳流俗獲罪招殃於是衆聖稽首悉皆稱善信受奉行

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道言太上靈寶先天地而生然後有天地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極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積陽氣道陰形列布崐崘爲地柱氣上通崐崘者地之中地崐崘直東一億萬六千五百里崐崘直西一億萬六千五百里崐崘直南一億萬六千五百里崐崘直北一億萬六千七百五十里地周遊四匝四億二萬六千二百五十里焉

道言夫日月徑上千里周三千里運行八十一域更迭朦朦瞑瞑北斗九星二星陰不見相去九萬里以沈潤八十一州八百一十域北斗當崐崘上抱崐崘氣運注天下春夏爲零露秋冬爲霜雪人與天地同也天地八方之外萬物受性皆懷憂苦常傷人民含血蠕動不得自在與天地爭命皆當歸死骸骨消入於地精神飛翔輾轉五道爲善上天爲惡入淵凡人生時所爲善惡精神魂魄隨其罪福唯學道求生達運度極致可以長存復陽九之運

道言人生涉胞胎當經十月日死如大風卒起無期死至無時當與心爭爲善勿疑故以經道勸勵學士目所不見耳所不聞瑶琦珍物亦何益於身諸爲道者當信經誠守善以死不犯惡而生道不可失德不可違違道失德如兒生無母如魚脫淵若志學輪轉死生如蠶在繭中混混沌沌故一旦變形易數道成於微長齋誦經爲德之根自然玄解運度足于神方之外得禮太上玉京之尊乃作頌曰

我唯年衰時　百病皆當經　氷消而火起
哭衛解其形　百骸生分離　大劫要當傾
吾故長是痛　求道願長生　去此塵中累
會彼至寂貞　高行期大乘　自然學道成
輪轉無上德　忘我故不名　靜惠度八難
逍遙竟何營

道言夫生惟人爲貴旣有其生宜奠而成之而貪財悋惜不肯施散奉事師寶以求昇度孰自思惟今身非我身所有財寶亦非我有官爵俸祿爲身重累將何益於己身老病死

者皆不能爲我却之不能自拔爲道厚自文飾謂生已足譬如陸鳥愛其尾終爲射夫之所得爲學者當勤心上契知是皆不隨人魂神去空爲困苦當思拔度之根絕三惡之道令入三善道一者不老二者不病三者不死長生度世去厄會遇運得太上之寶乃作頌曰

自念老病盡　三界之大患　福訖命將終
氣絕入棺槨　冥冥成灰土　魂魄無暫安
吾故畏是故　學道無夭殘　攝意存正真
漱心諒可觀　躭成三寶圍　自能伏魔官
故我損身施　志超生死岸　泯然既無待
永保億齡歡

道言夫修長生志在昇度求無爲之道身超於塵垢絕跡于羣方者當先知天地運度大期之數陽九百六之災去厄即安之宜如其不爾雖自求道終年而希昇騰將復費其功夫卒爲徒勞也令開示爾劫運之期盈縮之分保躬求生以招長命豈但在一軀而已哉亦將七祖反胎也仙公曰夫學道精研能明運度陽九百六之會亦必得度世無危傾也要在長齋久思遠去人事想累兼忘然後可期肉飛之舉如其一毫不盡不可謂永求太

極眞人誦法言十首

赤書土出治　金玉復爲夫　青龍甲申會
奄至誰能知　雖著天水文　寶候王子期
辰中色當變　先待觀胡兒　崐元最其充
積石次不治　蕭蕭上學士　後天奉天時
福非一朝過　七葉積壽基　太平契盍津
樂哉何熙怡

玄運金馬末　古月侵神州　陸上既無子
兄弟亦迭遊　河洛子空盡　燕超成洪流
荆陽柳其次　巳刻中嶽衍　芒子盡十載
東海桑中遊　宜先入福地　八石以鍊軀
柳城即生地　伏龍不爲愆　玉笥近世間
桐栢甚易求

丁亥不云遠　八公同會俱　玄生浮紫雲
誨以九靈子　令未負災充　雷電不可止
出在申酉歲　彌漫留十紀　至于水龍時
仙君乃方起　弓口十八子　高吟相營理

百官森列序　穆穆皆首士　勤心慕松喬
劫盡已度已　平日解帶遊　寸毫篤衿裹
方平記大鳥　當來東南翔　下愚不見事
賢者拔神方　郊境沒夏首　太白失度常
雲霧皆變化　魚鱉遊汪洋　一時淪東海
無復起子商　壬午之南嶽　即陰以爲陽
揚州可度世　時誦生神章

張氏著鵠鳴　讖緯金馬末　反白相中傷
囊衿不解帶　官兵悉竄走　賊彊日凶大
九重雖衣裳　宮墻時了壞　荆棘當庭生
王侯沒虜賊　妻婦亡異域　使役無時泰
衙責諒可衷　千載豈復會　末若早學道
宅志霄霧際

修學諸祭酒　治法當令勤　不謹百八十
至時如火煎　近在金氏世　念此當可言
兵刀四衝至　一日不可延　然後洪災會
浩哉與天連　行尸無所觀　聖人知信然
先學悟玄京　方寸會名山　欽袢之勝地
至道固靈祖　平都述翰墨　福地諒可往
庚辰羌胡動　壬午有奇賞　先當之福鄉

高詠以自養　萬里望無烟　壬辰未消殃
既平仙君治　八方息羅網　如吾玉斧惠
永謝塵中壤　華祿豈足貪　於兹絶寘想
孔生遺明藏　木封若有因　甑山可遊處
九夷拂輕塵　陋廬守空寂　玄默湛寘緣
泉涌不繼本　卯金無傷人　刀曲不覺痛
今世傷爾身
太和山可詣　鴈門其明真　鹿堂信可貴
和民至壬辰　十八既出治　子來合明真
吴地偏多仙　荆湘最困貧
柳谷安可親　三倍放勲世　爾乃知苦辛
聖帝既出治　期在壬辰始　明星煥水母
申後留十紀　大島東南聚　生血城門裏
羣鼠緣高木　衆多不可止　女子入官府
雲龍無比擬　愚者謂不然　賢者自方峙

道言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至金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天地運度否泰所經陽九將會至時道德方明凶醜頓除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此太極真人法言十篇神趣妙暢微旨朗空期運之數去就之要可謂詳矣可謂盡矣

道言若能常諷誦寘韻則得度洪災於陽九受位任於丁亥約當先長齋靜詠默絶囂累然後求釋解之微旨發清音於脣吻則七祖反胎已身長存經運周而無害受仙而登焉妙哉微矣非言所宣子若遇之則得上遊玉京爲聖帝牧民理治

道言傳受之科如吾稱舊典清齋二十四日別齋上金五兩丹地錦百尺以爲盟誓受者奉而行之若不依科而妄傳則風刀考罰矣受者辛勤詳慎之哉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無量壽經

爾時

太上道君於三元宮中大會說法衆內有一真人名曰儀可則智力無畏從座而起雅步前跪諮論請訣不審一切諸法從何而生既得生已云何觀行而得成道作是語已儼然而立

太上道君撫几微笑曰夫三界諸法皆從道生若欲求道當修觀慧觀慧增益漸至常道常道無邊行亦非一子欲知之當一心聽有數十事不可稱量何謂爲數十事一者智慧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遠身行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遠身行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遠身行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遠身行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遠身行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遠身行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何等

爲十種離口過法一者智慧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離口過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離口過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除惡想法一者智慧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除惡想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除惡想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拔逮根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拔逮根法一者智慧拔逮根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拔逮根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拔逮根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拔逮根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拔逮根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拔逮根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拔逮根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拔逮根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拔逮根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拔逮根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拔逮根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絶聲色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絶聲色法一者智慧絶聲色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絶聲色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絶聲色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絶聲色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絶聲色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絶聲色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絶聲色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絶聲色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絶聲色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絶聲色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絶聲色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偸愛欲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偸愛欲法一者智慧偸愛欲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偸愛欲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偸愛欲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偸愛欲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偸愛欲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偸愛欲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偸愛欲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偸愛欲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偸愛欲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偸愛欲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偸愛欲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放翫習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放翫習法一者智慧放翫習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放翫習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放翫習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放翫習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放翫習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放翫習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放翫習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放翫習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放翫習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放翫習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放翫習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洗垢穢法一者智慧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洗垢穢法不可稱

量九者遣情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洗垢穢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洗垢穢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昬惑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昬惑法一者智慧無昬惑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昬惑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無昬惑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昬惑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無昬惑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昬惑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無昬惑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昬惑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無昬惑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昬惑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無昬惑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淫想法一者智慧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淫想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淫想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疑空法一者智慧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疑空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疑空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平好醜法一者智慧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平好醜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平好醜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邪還法一者智慧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邪還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邪還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常住無法一者智慧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常住無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常住無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絕心想法一者智慧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三者舍忍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絕心想法

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絕心想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絕心想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習悉意法一者智慧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習悉意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習悉意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善防言法一者智慧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善防言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善防言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不亂轉法一者智慧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亂轉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亂轉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不悟念法一者智慧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悟念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悟念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不彼念法一者智慧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彼念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彼念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不悠想法一者智慧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悠想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悠想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何等

爲十種無常定法一者智慧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常定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無常定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常的法一者智慧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常的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無常的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常顧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常顧法一者智慧無常顧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常顧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無常顧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常顧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無常顧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常顧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無常顧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常顧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無常顧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常顧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無常顧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追懷法一者智慧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追懷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不追懷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猶豫法一者智慧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猶豫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無猶豫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忍不可忍法一者智慧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九者遣情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是謂十種忍不可忍法

道言夫洞玄經者蓋天地之源道德之宗上聖所尊貴鬼神所畏伏其高則出九天之上其深則通九地之下千變萬化道盡於此若復有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心無懈怠即得生無量智慧增無量善因滅無量業障消無量煩惱延無量壽算長無量福田世世歡榮

生生快樂恒須恭敬抄寫流傳利益衆生是爲無量真人聞說信受奉行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無量壽經

上清五常變通萬化鬱冥經　八八

太上大道君曰空常者天地之魂魄陰陽之威明空者九天之魂精常者九地之魄靈其二炁則結成帝尊之大神以威輔弼之煥明空常則以輔弼爲瞻視役運天光察觀萬方總録天宿迴化五常召運攝會促機轉輪天休地泰則空常隱藏天否地激則空常煥明吉凶報應立告不祥變化萬氣改易陰陽四時代謝莫不由焉故二星尊貴隱伏華晨皆空常之妙趣難可屢瞻也得見二星延壽無窮存修其道飛昇華堂上真秘言此之謂也上相青童君敢請問空常之道靈音妙貴豈可聞乎太上大道君曰空常者天地之至名而謂之無名混而爲一是爲有名但九天祕其靈音不行於經文既運輔弼爲視聽倚光景以通真帝尊稟之以致治學者御之以致仙使有心者求之於無測因復名之爲有名有名而不傳於恭恭之徒莫能測焉好尚者而不獲其真也如此豈復爲勸學之宗者哉然九天有命唯宿有玄圖玉字方諸刻簡來生合真之人得参隱名君當總掌羣方試校萬仙理定幽微拯救兆民不得冒禁相告子當秘焉於是君便登雲景之上丹靈朱房清齋三月齎帛告靈金羊録鴈禮天受真道君告曰九天有禁依格萬劫一傳令運度交周氣反上清道應行於今一依玄科七百年中有其人聽三傳自無其挺封還九天或付名山九洞之室輕泄漏慢責及七祖搥汲濱波以灌四瀆擔負諸山以塡河海此禍福報應無一差失也子明審此言慎而行焉

凡欲步空常飛綱以逃形變景飛行玉清當以一月七過行之八節六丁日亦行其道至其日入室燒香左右敷置圖席南向叩齒二十四通閉目思五星煥明五方良久來下入己身五藏之中金星入肺宮土星入脾宮火星入心宮木星入肝宮水星入腎宮五星光明洞照五藏覺體熏熱便思五星皇夫人及二十五點空常晨君姓諱衣服各在其方都畢而微祝曰

金木水火土總統四元玄精流映光照五門

中有五皇夫人靈君二十五點空常天尊變
化形影千合萬分降入五藏結成玉仙鍊我
七魄育我三魂舉形上昇飛入斗門遨戲上
都五星齊羣今日玄慶請如所陳平
引星光炁二十五咽止便起登綱也并足
上太白星上閉氣七息向西而微祝曰
西方七門　白氣飛光　上有皓帝　少陰明皇
諱金上精　衣服羽裳　艶精流映　煥明金宮
號曰五點　空常之宗　帶符建節　召陰攝陽
變化水火　七十四方　使我飛步　隱景入空
駕乘白輿　遨翔雲房　天地長年　永享無窮
畢仰咽七氣止次行十二步并足上鎮星
上閉氣十二息向西南仰天而微祝曰
中皇四氣　總監八靈　玉臺紫房　神點化生
內有元皇　五帝隱名　號曰步常　安鎮黃庭
衣帶飛雲　首建華精　執籍持符　煥落火鈴
使我飛步　告我神名　下降脾府　鎮神安精
上天入雲　藏影逃形　變化萬物　遨遊玉清
得與皇君　俱保太明平
引星光氣十二咽止次行三步并足上熒
惑星之上閉氣三息南向而微祝曰
三門洞曜　丹光流精　玄氣鬱勃　煥照南宾
上有赤皇　五帝明靈　諱遊光曜　衣錦文精
首建寶冠　腰佩玉鈴　出入朱宮　紫房絳城
保錄我命　南宮記生　使我飛步　變氣藏形
日吉行道　普天肅清　心神結真　五魂洞明
齊光三氣　合景火星平
引星光氣三咽止次行九步并足上歲星
上閉氣九息東向而微祝曰
東方九氣　青天玉門　中有青晨　玄上之君
流青鬱勃　是為天魂　諱太明煥　天地高尊
身衣鳳衣　斑文虎裙　化生五點　變景九端
頭建青精　橫天玉冠　金符羽節　流鈴紛紛
手執隱書　飛行羽文　總我命錄　保我肝門
外映內曜　肝府結仙　迎我高登　上朝帝晨
平引星光氣九咽止次行五步并足上辰星上
閉氣五息北向而微祝曰
五氣北玄　玄門洞靈　北晨流映　魁上玉清
中有太皇　五常尊名　諱陰元然　衣服玄清
首建玉冠　腰帶流鈴　金章玉節　翠珮煥明
徘徊華晨　傍觀八宾　迴津下降　入我腎庭
保錄玉神　藏府鮮榮　內外充溢　變景化形
骨飛肉昇　上造玉清平
仰引星光氣五咽止步五星畢從水星下從金
星上七步又登空常紀也第一并足上第一九
常上祝曰
地九常君　變景幽宾　為我隱步　以逃我形
次上第二育常上祝曰
育常靈君　形無常服　為我變化　身為草木
次上第三卯常上祝曰
卯常尊神　能沈能昇　為我化景　變成丘陵
次上第四流常上祝曰
流常皇君　形無恒身　為我吐噏　與氣起煙
次上第五行常上祝曰
行常大君　威伏萬鬼　變化我形　起煙成大
步五常畢還金星上閉氣五息而祝曰
飛空太幽　化景五常　北入五氣　南劌三陽
金符命靈　太帝扶將　六戊逃己　保度洞鄉
太白護肺　金鎮胃腸　內充外溢　形魂俱翔
千變萬化　適意所迎　得與玉皇　同遊上京

平引氣七咽止次從金星十二步登土星并足
上第一上常上祝曰
上常翔翔　變化億千　爲我藏景　昇入九天
次上第二天常上祝曰
天常流奕　起煙成塁　爲我逃形　帶神入火
次上第三名常上祝曰
名常北玄　以水爲身　隱我河海　灌我成眞
次上第四三常上祝曰
三常變威　光制八庭　爲我致仙　却災攘兵
次上第五辰常上祝曰
辰常萬化　體無常形　爲我致仙　逃死入生
步五常畢還土星上閉氣十二息叩齒十二通
而祝曰
元常五黄　中皇大神　變化七金　威伏三辰
逃身分形　上天入雲　總吁五靈　衛我脾門
使我藏府　早化成仙　飛玄入空　水火萬原
在意所欲　上昇無間　得與皇妃　結友齊靡
平引氣十二咽止次從土星三步登火星并足
上第一空常上祝曰
空常至靈　輔弼上眞　入我絳宮　總攝萬仙

次上第二河常上祝曰
河常逃伏　隱遁八實　水火變化　使我仙成
次上第三元常上祝曰
元常變化　華木蔽身　使我形影　同合道眞
次上第四古常上祝曰
古常天雙　出入無間　身生羽翮　飛昇上天
次上第五巳常上祝曰
巳常南離　建九自覆　變化成形　立成鳴獸
步五常畢還火星上閉氣三息叩齒三通而祝
曰
流奕丹靈　三門霍庭　五常變通　萬化鬱實
攝命土皇　威制北精　上元保錄　固我長生
今日步空　乘虛入星　榮感輔心　我道洞明
千分萬合　所向立成　魂導魄鍊　羽服時生
得與五星　攜與玉清平
引氣三咽止次從火星九步取木星併足登九
常上祝曰
九常青皇　天地魂根　使我變化　逃景隱山
次上世常上祝曰
世常天靈　總度萬仙　使我步空　合景成神

次上明常上祝曰
明常昭昭　光曜八皆　使我變形　逃水成地
次上五常上祝曰
五常威化　制御五土　使我化形　立住威虎
次上法常上祝曰
法常彰木　位總神仙　使我分景　化身爲千
步五常畢還木星上閉氣九息叩齒九通而祝
曰
少陽九門　徘徊青天　中有五常　變化億千
呼陰召陽　制御金神　東華命節　坐應自然
步空躡虛　策駕青烟　上降碧靈　下鎮肝門
道明九合　立致飛仙　得與青皇　同眞木最
平引氣九咽止次從木星五步取水星併足登
陰常上祝曰
陰常北玄　萬化之宗　使我住此　立成神龍
次上黄常上祝曰
黄常靈陰　化爲玉女　使我分形　立爲百已
次上定常上祝曰
定常總元　變化鬱勃　使我分形　以成萬物
次上飛常上祝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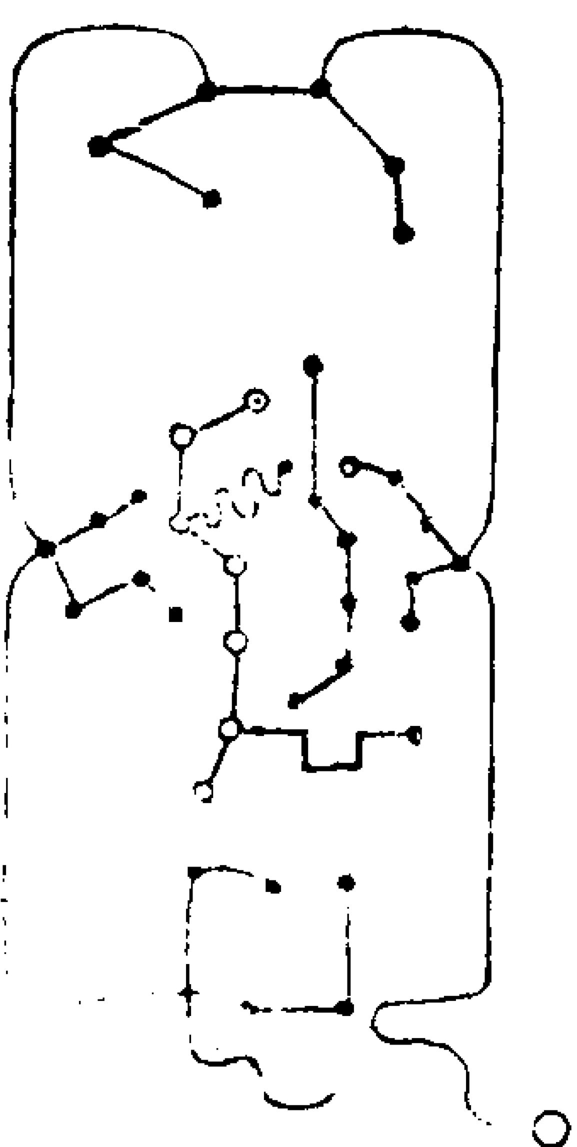
飛常入空　上下百韻　化形六畜　使人不見
次上六常上祝曰
六常綱紐　制鬼御神　廻轉天地　當之殺人
步五常畢還水星上閉氣五息叩齒五通
祝曰
北玄五氣　五門開張　中星黑皇　號曰五常
變化幽冥　出陰入陽　召命三晨　制御土宮
使我飛步　逃景太空　在所適向　分形百方
上造鈞陳　昇身玉京　體生奇毛　腎府納芳
今日行道　神仙之宗　得天上願　享祚無窮○
畢引氣五咽止如此步二十五點常都竟
便下從門叩齒三十六通向綱而歌三洞
飛步章九步登陽明星也併足上陽明星
上東向祝曰
太上宮中　變隱道元　內妃大神　太一上尊
總領命籍　爲我致言　藏形逃己　上昇帝軒
次上陰精星上東北向祝曰
中元宮中　保胎化形　內嬪太眞　高上玄靈
斬胞解結　鍊胎固精　變化萬方　使我長生
次上弼星上向眞人星祝曰

眞元宮中　六遁七隱　上元玄母　育我胎産
適化金室　變成蒼龔　使我飛空　長年無限
次上玄冥星上向北祝曰
紐幽宮中　匿景藏光　中元內妃　神仙大宗
度我六戊　出我八方　逃跡飛步　上起帝房
次上丹元星上西向祝曰
綱神宮中　變體易景　斗中大女　玄化無像
度我元斗　書名帝牓　飛空策虛　騰身浮影
次上北極星上東北向祝曰
紀明宮中　隱跡散景　斗中中女　靈化上宮
落我玄籍　度名諸方　分身成千　反容嬰童○
次上天關星上向西北祝曰
闕會宮中　分景萬形　斗中少女　玄上大靈
隨斗運機　總輪萬生　使我飛空　變化太冥
次上輔星上向天門叩齒九通祝曰
帝席上宮　右皇夫人　上對帝君　齋景合眞
號曰妙常　變化九天　運導日月　聚氣成烟
廻轉水火　萬恠潛身　是時元吉　玄慶敷陳
使我飛步　乘常入眞　九晨流落　享福萬千
形齊天光　德同三便畢

仰咽氣二十四過止次上弼星上向地戶叩齒
九通祝曰
上尊上宮　夫人右皇　帝尊同符　合靈華房
天䰟地魄　號曰上空　變化九氣　萬眞祖宗
廻金轉石　興天齊功　化消山河　呼雲召龍
萬恠立滅　分景億道　飛步躡虛　流煥四衢
藏身匿席　覆衣天光　長靈天地　享慶洋洋
請如所願　受福永歡畢
仰咽三十六過止如此皆一過行之不往反也
空常之道畢於此矣
太上步空常之道每至其日清齋燒香別○
室獨處不交人事審而行之安心定意存
想神眞星點羅列並使歷然徐而步綱五
年之中帝尊皇妃無不下降元皇五星無
不垂映洞明形內變化萬神也行之七年
分形萬景隱迹九空十四年飛行太虛上
昇斗晨若羈適世務運會得經未獲修步
但每至其日燒香執經北向朝星存念神
眞乞丐神仙如此便禳萬災辟却凶患神
朗體清還年反顏如此十四年延壽七百

年穢慢漏泄殃滅一門罰及七祖罪福怨對其効甚明

從此入七步登金星上一祝
從金星十二步登土星上又一祝
從土星三步登火星上又一祝
從火星九步登木星上又一祝
從木星五步登水星上又一祝
如此五星畢通一祝又從金星起如初往反十五過但步不祝其道畢



步五星畢又從外入七步登地戶九常以次行五常畢
還金星上一祝十二步登上常以次行五常畢
還土星上一祝三步登空常以次行五常畢
還火星上一祝九步登九常以次行五常畢

還木星上一祝五步登陰常以次行五常畢
還水星上一祝

天樞星元斗宮中魁精玄上眞皇夫人姓明通諱䚯育眞名[illegible]頭作飛雲華䪥之髻衣紫黃青三色之帔

天璇星玄魁宮中靈精上玄皇夫人姓玄鏡諱鬱勃光眞名[illegible]頭作飛雲華䪥之髻衣飛錦羅裙鳳文錦帔

天璣星上精宮中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眞名[illegible]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褵

天權星綱極宮中上靈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眞名[illegible]頭建七稱玉冠衣緋羅鳳文之褵

玉衡星靈開宮中壯上金蓋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眞名[illegible]頭建紫晨飛華之冠衣九色之褵

闓陽星北極宮中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玉元諱根華眞名[illegible]頭建玉晨進賢冠衣飛青羽褵

瑤光星運天宮中玉華靈皇夫人姓度元諱終會眞名[illegible]頭建飛華頹雲之髻衣七色夜光雲錦之裙九色錦帔

洞明星空眞宮中帝大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元韻眞名[illegible]頭作飛雲華頹之髻衣飛羅之褵

隱元星常寶宮中空玄變靈上皇夫人姓寘通諱萬光眞名[illegible]頭建飛天七稱玉冠衣青文錦褵

右九星之魂精皇夫人之至名變化之威神知者不死修之飛仙也記而勉之

輔星帝席宮紫氣玉樓帝尊九晨君姓精常諱無廢字玄解子眞名[illegible]頭建飛精玉冠衣九色鳳衣

弼星上尊宮玉樓紫館帝尊元晨君姓幽空諱空無先字隱元覺眞名[illegible]頭建飛天玉冠衣天龍衣

此二星則天地魂魄之威神輔星曰常主天弼星曰空主地皆迴天宿轉五嶽變化億萬知者延年無極修之立致藏隱二十五

兆帶則以此二神之支輔靈尊之八號也
陽明星太上宮青城玉樓九晨君姓上雲諱
法覽容字董洞陽真名[illegible]頭建九晨玉
冠衣青飛裳
陰精星中元宮五色玉樓北上晨君姓育覽
諱玄上覔字昌陽文真名[illegible]頭建玄精
玉冠衣玄羽飛裳
真人星真元宮黃臺玉樓主仙華晨君姓歸
研諱妙音光字通度元真名[illegible]頭建飛
晨寶冠衣青羽飛裳
○玄冥星紐幽宮朱臺玉樓玄飛蓋晨君姓冥○
樞諱定宣覺字法開度真名[illegible]頭建二
晨寶冠衣丹錦飛裳
丹元星綱神宮素臺玉樓金剛魁七晨君姓
上開諱實通光字朱煥元真名[illegible]頭建
七寶飛天冠衣白錦飛裳
北極星紀明宮玄臺玉樓北晨飛華君姓明
靈諱長明化字淵洞源真名[illegible]頭建飛
精華冠衣紫錦飛裳
天關星關會宮九層玉樓總靈九元北蓋晨
君姓玄樞諱轉天光字會天終真名[illegible]
頭建九元寶冠衣九色錦裳
右七星皆九精帝晨九天之威神治七星
之宮館廻轉天光召促劫運變化萬物混
合天地知其內名延壽七千年修行十四
年白日登晨也
太上宮中帝君變隱邁元內妃姓延明諱太
一法坦字幸正扶真名[illegible]衣黃錦帔丹
青飛裙頹雲髻
○中元宮中帝君保胎化形內嬪姓開關諱太
一三氣字羅朱嬰真名[illegible]衣青錦帔綠
羽飛裙頹雲髻
真元宮中帝君六道七隱上元母姓濱濛諱
太一靈夷字沖雙兆真名[illegible]衣青錦帔
繡羽華裙頹雲髻
紐幽宮中帝君匿景藏光中元內妃姓開耀
諱太一七烈字横單碧真名[illegible]衣紫錦
帔黃華羽裙頹雲髻
綱神宮中帝君變體易景斗中大女姓玄路
諱太一鬱書字曦立藺真名[illegible]衣朱錦
帔紫青飛裙頹雲髻
紀明宮中帝君隱跡散衆斗中中女姓芸廉
諱太一氣精字抱定陵真名[illegible]衣朱錦
帔青繡飛裙頹雲髻
關會宮中帝君分景萬形斗中少女姓翁重
諱太一郁墨字天凡淑真名[illegible]衣丹錦
帔青華羽裙積雲髻
帝席宮中帝君化日月水火斗中高皇左夫
人姓常明諱太一石啓珠字落茂華真名
[illegible]衣紫錦帔繡羽丹裙積雲髻
○上尊宮中帝君化金石山河斗中高皇右夫○
人姓空黃諱太一愛條字育玄真名[illegible]
衣綠錦帔翠羽華裙積雲髻
右帝君九晨斗官中隱妃九陰之大神知
之者則九妃下降攜兆上昇斗宮之中位
為玉清真人七年能分景散形變化萬物
混合幽冥飛行太虛上昇玉清
東方歲星陽元宮中真皇帝君姓碧空諱澄
瀾字清凝真名[illegible]頭建青精玉冠衣青
羽飛衣

南方熒惑星洞陽宮中真皇君姓煥空諱華
瓶字玄羅真名[illegible]頭建朱精玉冠衣絳
羽飛衣
西方太白星素明宮中真皇君姓浩空諱寥
凌字振尋真名[illegible]頭建金精玉冠衣白
羽飛衣
北方辰星玄斗宮中真皇君姓陰空諱玄華
字龍娥真名[illegible]頭建玄精玉冠衣玄羽
飛衣
中央鎮星上樞宮中真皇君姓常空諱玄瑤
字飛賢真名[illegible]頭建黃精玉冠衣黃羽
飛衣
右五星宮中五真皇君隱名太上藏之紫
房九靈上宮不授始學之人得者皆宿有
玄圖刻簡來生九萬劫之前已逆注真名
應得其文也尅為後聖之臣玉清真人也
東方陽元宮中有真皇帝君皇夫人姓開常
諱寶容字飛雲真名[illegible]衣青錦帔綠羽
飛裙積雲髻
南方洞陽宮中有真皇帝君皇夫人姓陽常
諱維停字散融真名[illegible]衣丹錦帔丹羽
飛裙頹雲髻
西方素明宮中有真皇帝君皇夫人姓明常
諱颯英字靈恩真名[illegible]衣素錦帔紫羽
飛裙頹雲髻
北方玄斗宮中有真皇帝君皇夫人姓淵常
諱肇暄字精康真名[illegible]衣玄錦帔翠羽
飛裙頹雲髻
中央上樞宮中有真皇帝君皇夫人姓康常
諱藏暝字眈延真名[illegible]衣黃錦帔黃華
飛裙頹雲髻
右五星夫人內陰隱名太上藏之玄斗紫
蓋宮中此五夫人皆迴天轉地盈縮三光
變化山河改易五行移動萬物隱藏幽冥
有知其道皆不復經履地戶魂過太山也
尅為玉清之真依科萬劫一出
修九晨五星之道當以八節及本命之日夜
半入室北向叩齒九通閉眼思九星光明煥
照北方又存五星洞明五方垂光洞映己身
覺身在赤光之內內外冥然良久又思九星
五星帝君及皇君夫人九星內妃姓諱字衣
服各在其星宮並使分明須臾衆神欻然合
變為一小兒如始生之狀名曰無常童子字
曰變化神王手執九星五星纓絡一身帶日
銜月童子以日月星光以映薰兆身身在赤
光之內表裏洞徹則為混合萬變之道仍仰
咽氣九過而祝曰
周天大神　號曰帝皇　迴轉九道　精煥八方
洞天流曜　發芒散光　隱淪絕冥　迴合紫房
改化萬形　結成靈童　流降內外　玉真四衛
左命大鈴　右激雷光　雲霧鬱勃　華文藹揚
太一神化　錦帔華裳　銜日戴月　身佩天章
飛迴五晨　促轉斗綱　適心縱己　在意所通
上天入冥　變化百方　保養我身　天地齊功
身生羽服　飛昇帝宮畢
仰咽氣九過止
洞思九真五晨之道隱淪八冥事極於此矣
金星五點第一點姓地常諱覽育字通勃真
名延九元
第二點姓育常諱煥通字幽元真名入玉道

第三點姓卯常諱金上字浩淳眞名代六形
第四點姓流常諱谷清字逃迹眞名轉三關
第五點姓行常諱浩逃字去斗眞名脉景精
右西方太白星之五常並建素梁寶冠衣
素錦飛衣手執金符玉節主七門變化
土星第一點姓上常諱黃光字元亂眞名逃
皇元
第二點姓天常諱寒電字阜度眞名入本精
第三點姓名常諱空朓字霞玄眞名變水火
第四點姓三常諱滕昱字靈變眞名金上生
第五點姓辰常諱內溢字益微眞名黑本谷
右中央鎮星五常之隱名並建黃梁寶冠
衣黃錦飛衣手執黃魔命魔之章主十二
門變化
大星第一點姓空常諱常陽字元無眞名靈
通實
第二點姓阿常諱流精字七轉眞名七神會
第三點姓元常諱南皓字精極眞名入流光
第四點姓古常諱洞主字微生眞名變三神
第五點姓巳常諱季行字後化眞名逃形遠

右南方熒惑星五常並建朱梁寶冠衣朱
錦飛衣手執赤神召靈之章主三門變化
木星第一點姓九常諱青芒字上陽眞名隱
眞身
第二點姓世常諱蒼元字長命眞名通九道
第三點姓明常諱碧淵字洞生眞名化青光
第四點姓五常諱歸青字玉陽眞名流電衢
第五點姓法常諱緣臺字明曖眞名萬眞會
右東方歲星五常並建青梁寶冠衣青錦
飛衣手執青帝制魔之章主九門變化
水星第一點姓陰常諱玄通字子元眞名北
上元
第二點姓黃常諱曰空字冬寘眞名動天衆
第三點姓定常諱隱陽字勃光眞名輪大劫
第四點姓飛常諱上元字藏光眞名定萬神
第五點姓六常諱終變字分圖眞名入黑關
右北方辰星五常並建玄梁寶冠衣玄錦
飛衣手執北宮攝殺之魔主五門變化
修行空常變化之道常以八節及本命之日
正中入室南向叩齒十二通閉目思空常二

神及二十五點常之隱名衣服各在其方分
明羅列在星宮之中光明流煥玄映兆身良
久忽化爲鳳凰玄龜二獸從天中來下鳳凰
乘赤氣之光下兆頭上玄龜乘白氣之光下
兆兩脚下鳳凰從兆泥丸中入玄龜從兆命
門下入赤白二氣交絡兆一身覺已形化成
鳳凰立玄龜之上在赤白二氣之中便叩齒
二十五通咽氣二十五過而仰祝曰
天精地靈　號曰空常　壯入五氣　內制三陽
木生流火　七氣折傷　水灌九震　中元不行
土王養金　木氣伏藏　金符命靈　太帝扶迎
六戊逃巳　隱影寘鄉　太一護肺　金鎮腎腸
上元輔心　鍊仙肝官　內鮮外榮　玉眞四充
變化萬景　混合二光　靈鳳玄龜　神獸來迎
洞虛入微　形魂同翔　千變萬化　適意所行
東西南北　莫不扶將　長保天地　享福無央
得與明皇　同遊上京畢
引氣二咽止
此空常隱淪之道玄微理妙事極於此所謂
變化萬方身生水火迴合天地適意所求者

矣子得之者位加仙公北辰書名南官記籍五星下降萬神侍衛福德自然無求傍力修之九年立致飛行上步天宸遊宴玉清學無此法便絕望於遐思無損神於寢夕矣上天禁書輕泄漏慢罪及九祖父母己身卒亡長閉鬼官

龍飛九道尺素隱訣

太上大道君以上皇元年二月一日甲子於無量天告盟傳度飛行羽經空常變化隱文以付北極真公時九天上帝高仙大聖並臨盟場五帝東帶萬靈侍軒日月吐暉衆星列精七元開闢黃道不行天地停機三界肅清絳霞隨靡紫雲四騫時和日慶八景敷陳道君裂帛華晨之下授訣金口之中發言九天遥唱命諱上帝稱欣天真稽首魔王束形保舉玄虛位登玉清命五老監試四司輔真左右侍仙分盟告靈依俯仰之格北向祝曰

寒非登場　上命九靈　運度推移　日月不停
是時告晨　赤心解形　銜刀南宮　噏丹寒庭
金羊銀鴈　禮獻上清　裂素分經　告盟于天
請如四極　萬劫一傳　有泄我言　禍罰七玄
有忤我盟　考滅爾形　生死謝責　長閉幽冥

畢於是裂素度經口授祕言

天真下降五帝衛靈九晨給以金晨玉童九百人九皇給以玉華玉女七百人五皇又給五帝玉女各五百人五老命駕四司伏幡紫雲飛軿十二瓊輪前導鳳歌後從天鈞六師啓路九龍翼轅以迎於真公上登玉清北辰上宮遨宴七元廻旋五宿歷步天關位登總仙治於北極廣靈之官至開皇上年以文付東華青童大君依格萬劫一傳龍飛尺素之道出於九天上帝以載天地九晨五星空常之名高上實祕靈音故爲盟文自非前生九萬劫逆注玄簡録字上清應爲真人者不得眄其篇目參其隱音也得見此文生死成仙能修其道則神光流映帝皇下降七年隱淪變化百方出入幽冥浮景九空十四年白日登晨飛昇玉清有宗大經但朝禮神真則致長生延壽無窮千禍不干萬凶不當兵災殄息觸向皆成出入則致九皇垂塵項映圓光五帝營衛所向司迎尅得奉侍聖君於上清宮此道與元始俱生九元虛皇以傳太上大道君大道君以傳後聖金闕帝君及太帝君太微天帝君北極真公使付東華青童大君依格萬劫一傳於後學得道之人傳度之法受者依科齋信絳紋繒九十尺五色紋繒各五十尺詣有經之師對齋百日或七十日或七日於玄嶽立壇高寂之地書文北向分盟度訣以金羊五兩告五星銀鴈九兩告九晨二物禮天受經奉師効心子時露於壇場之上以絳紋之巾盛羊著東白紋之巾盛鴈著西告揞九天分盟各半口度秘名臨度之時亦依上祝之法可謂寶道貴真揞不泄漏之盟若無盟輕傳師及弟子同考滅身七祖充責萬劫不原上天之禁宜各審詳登盟之時弟子執羊鴈北向九拜次五方各一拜西起竟南還西伏東向置羊鴈於師左右師於中央北向叩齒九通稱某嶽真人臣某甲敢以良時上吉三合喜辰謹登皇壇披形赤心清齋歃丹列盟于天願高上垂映顧眄賤臣北

帝所舉某嶽先生某甲先身垂福慶深來生輪轉流祚九天不絕宿名玄簡運稟今日得目披洞章口詠帝一貪羨神仙仰希靈契今輒於某天之中授度羽章飛空之訣上告萬帝至極元皇高仙大聖無量道君顧垂迴映曲監盟靈以玉清上宫眞仙之氣輔侍某身上告五帝五嶽萬靈河海大神共監盟文請如所奏依格以傳

尺素訣左半

當以白素二尺書此文令一半在一尺上兩半合中央符受者以紫筆書諱朱筆書文及符師度諱請玉童玉女侍衛受者身畢於中央符裂分各半佩身男受取左女受取右以丹錦爲囊盛文當心每不可冒生死之殗三犯天宿夵潰五帝號泣魂精蕩散亡神失魄不移年而喪身九天上禁慎之則天靈玄肤神眞下降身生水火萬化自從也

太上白羽黑翮靈飛玉符

元始九天父母太眞丈人同宴景龍之輿從桑林千眞萬騎飛仙巨虬御輪流電迅烟縱體適運口歌靈篇道遙玄丘之洞解憇清波之隅遊盤紫虛之館息駕無歲之端是時天元煥明五晨迴光三素流雲紫烟吐芳飛香繞日馥散太無華光交煥三燭合明凝眞上契咀嚼日根餐玄注虛披朗金章洞嘯九微靈暢瓊軒妙思感於太寂内念啓於自然以上皇元年三月三日

元始啓旦忽致玄靈垂駕白鸞之車黑翮之鳳口銜素章飛行羽經登空步虛眞訣玉精飛仙導烟羣神衛靈騰鶱九霄之上煥赫玉虛之庭來降於太眞玄丘傳授寶經是日太眞丈人方退齋上清時太帝君紫微三素元君天帝君太微天帝君高上玉皇之賔咸同降坐燌百和之香置五色神官浮號玉位列于紫宫衆眞禮經旋行三周三素元君起立西向發玄朗之音誦慶眞羽章以讚神經其辭曰

鶬沫太虛館　靈風散奇香　蕭蕭玄景上
儀飈翼太陽　素鸞迅飛鳳　口銜神羽章
髴翮振九霄　悲鳴煥玄梁　妙訣乘空發
清治道未央　羣眞並稱慶　稽首禮玉皇

誦畢太帝君又起立北向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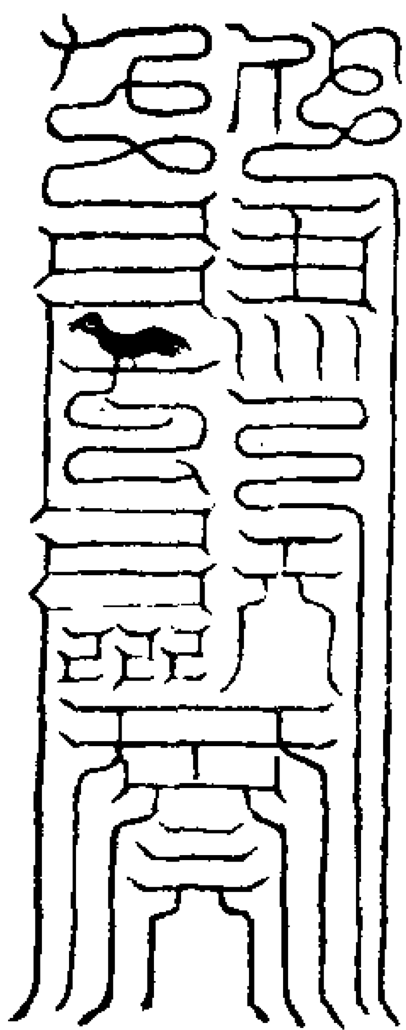
玄鳳迅雲翮　白鸞欣躊躇　飛香和芳花

流星耀雲衢　巨虬控長轡　飛仙互相扶
萬真慶嘉吉　欣鳳虛中遊　元始本無跡
玄感自相求　振羽不待駕　飄飄乘烟浮
寶章綜玄綱　五體御靈符　稱慶禮福庭
旋香各三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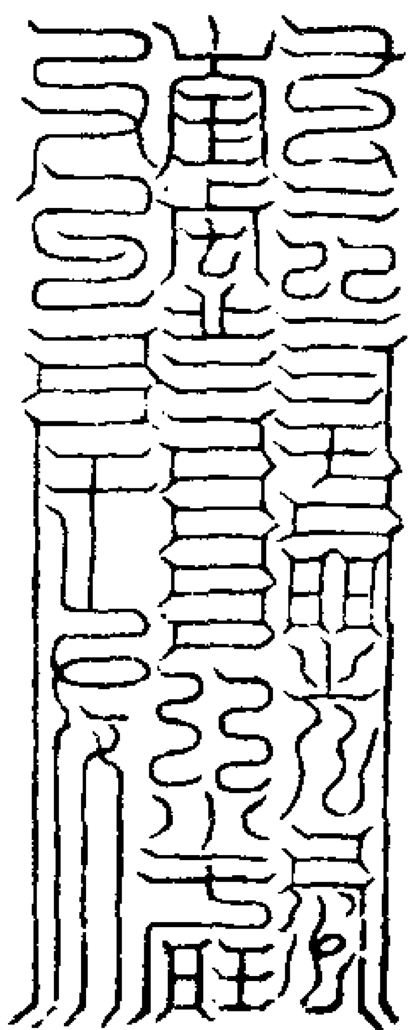
誦畢天帝君起立東向又誦曰

素羽斑玄翮　乘浮落運迴　流香溢十天
芳芝鬱太微　靈章啓幽機　羽經朗玄輝
至道本無體　持真景白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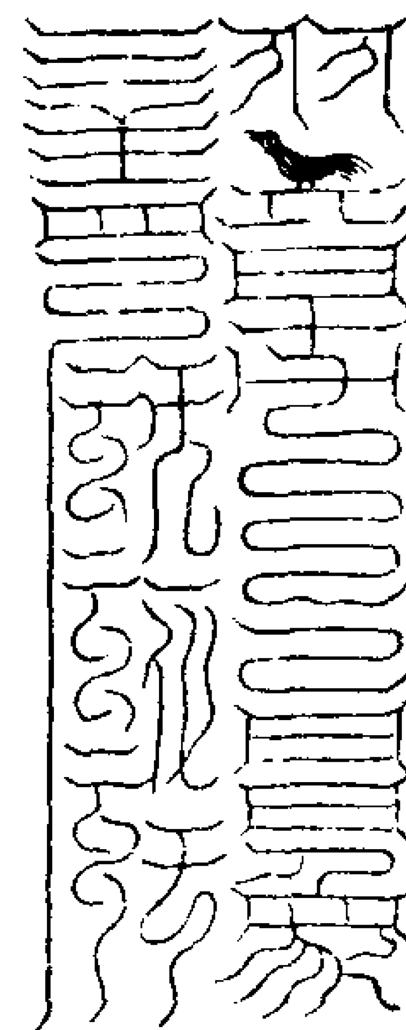
於是誦畢太真丈人身建法服冠極天無量○三寶玉冠衣無縫九色飛雲耀光羽章左佩流鈴右帶七元正南向而伏太微天帝君起命羽仙侍郎擎執金案承經北向長立以授於太真衆仙咸稱善太真長立授經面發金光五體即生自然靈飛玉符登攜衆真共登白鸞之車駕黑翮之鳳以宴常陽東之豪林碧水之境扶桑之墟九源之口西遊玄羽素野之域濛汜之濱南造朱陵極炎之精南夏之邑北到朔陰洞玄之館寒水之鄉中盤十絕黃氣陽精太玄玉京金臺玉室丹瓊之宮遊朗十天八域洞清總領億真無天不條無幽不關無氣不統無仙不攝普御羣神自天以下莫不範德於太真仰宗於羽經也於是帝君各浮玄宮經劫七千傳於太上大道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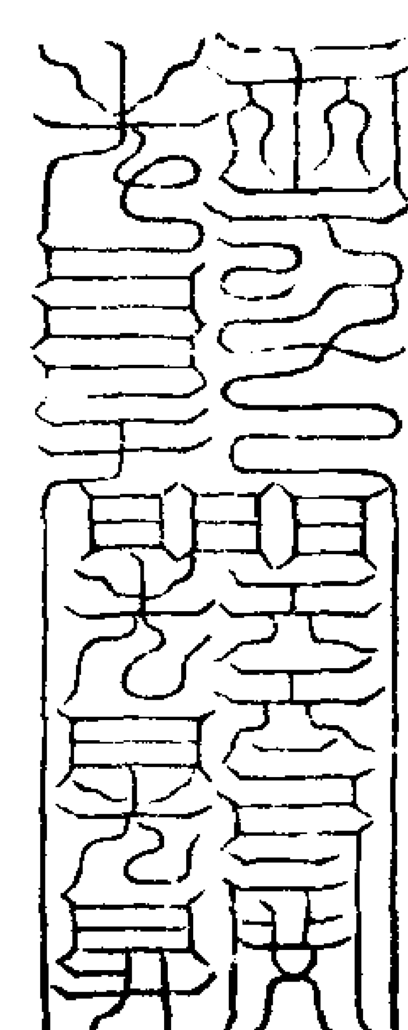
上靈飛玉符玄仙羽精自然之章佩之七年○乘空飛行上登七元修羽經飛步之道無此符則不得乘虛昇玄也受者青錦九十尺盟天登修之日書左手掌心即能握碧霞而飛行書青繒九寸佩之左肘六甲十二神靈飛玉女十二人侍左



下靈飛玉符元始羽精玄玉之章佩之七年乘空飛行上登五星行飛步昇玄之道無此符則不得乘空而行也受者素錦六十尺盟天登修之日書右手掌心則能握素霞而飛行書白繒九寸佩之右肘六甲十二神靈飛玉女十二人侍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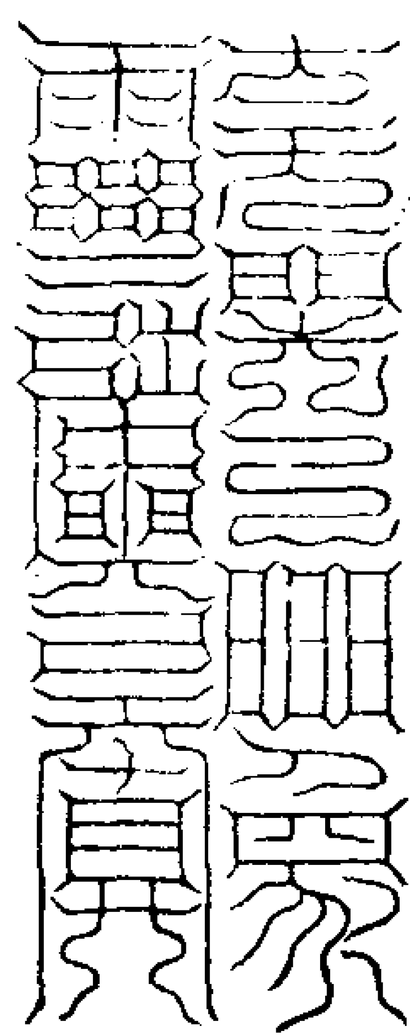


左靈飛玉符玄氣始生之精素羽之章佩之○九年乘空飛行上登五星行飛步昇玄之道無此符則不得躡雲玄昇也受者丹錦八十尺盟天登修之日書左足蹠心即能躡空飛行書絳繒九寸佩之左肘六甲十二神靈飛玉女十二人侍前



右靈飛玉符元氣之精昇玄羽章佩之九年

得乘飛雲行步玉清修飛步之道無此符不得躡於七元而昇虛也受者玄錦五十尺盟天登修之日書右足蹠心即能步玄飛行書皂繒九寸佩之右肘六甲十二神靈飛玉女十二人侍後



太靈飛玉符陽氣黃精飛行羽章佩之九年面生金光坐在立亡飛行太空修飛步之道無此符則不得仰登星魁超昇九玄受者黃錦十二尺盟天登修之日書符於心前即能吐氣成雲乘雲飛行書黃繒九寸佩之左肘六甲十二神靈飛玉女十二人侍身

凡修行存思七星之道入室皆先服五符然後書也書及服符皆東向叩齒十二通仰祝曰

玄虛紫清　飛行羽經　上映雲宮　下攝千靈
控御六甲　運我身形　飛步天綱　上舉斗精
凝魂固魄　內鎮充盈　出空入玄　與氣常生

畢服符并書五心然後行事如此九年冠得乘空御雲飛行太清左右靈飛玉符出於自然之氣傳授於太真以登空步虛乘魁躡綱經絡七元上昇玉清之道以備飛行羽經得之者神仙佩之者成真人修之者致白鸞之車黑翮之鳳來迎子身上登玉清宮遊宴常陽太上大道君以傳上元太素君太微天帝君施行道成祕於太上靈都之宮依科三千年一傳不得輕泄宣露天真違盟負誓身沒鬼官殃及九祖充閉幽泉

飛行羽經九真昇元上記

太上大道君昔受飛行羽經九真昇玄上記實言紫文緑金之字超虛躡空浮景之道於玉清上宮虛皇高上道君於是太上大道君以其要傳上清玉帝君上清玉帝君以傳上元太素君上元太素君又傳太微天帝君太微天帝君施行真祕以傳晨中黃景君晨中黃景君又以傳皇初紫靈君皇初紫靈君以傳中央黃老君中央黃老君以傳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大君梵湄使以此文教授當得為真人者也諸有太素絳錄及金闕刻名皆當得見此文自非其人不得與相遇欲出傳之者必須精應感暢乃付之耳歃盟斷金誓以不宣之信矣

有此經者太素三元君遣玉童二十四人玉女二十四人侍經之左右糾剌泄慢之從衛護有經者身此中真之道也非仙次第之中也蓋中和之中真也配簡三元名刋太素行則紫毛之節駕則八景雲輿前導萬靈後從千真九鳳齊鳴天鈞唱弦神龍啓導五帝驂軒飛行太空遊宴丹霄位為上清真人王卿之師諸有太上飛行羽經昇玄九真者聽三千年六傳過其人一日頓授之若無可授者三千年限盡以朱書素寫六通封之峨嵋山金臺之室過此不復傳出不可授而傳者泄真人之道也受而不承科者毀真人之誓也授者經師受者宗焉違經慢範宣露寶文者七祖父母詣玄都受風刀之考身為下鬼積幽夜之河也

欲受飛行散金爲盟欲知仙忌文巾爲質旣知羽書天地同符子開玄文起駕慶雲此之謂也出委羽洞臺刻石銘

太素三元君有言曰仙人始知蔭庇斗星之道而未知眞人藏斗星之法夫九斗者天樞之正蓋玄軸之華實機紐八維總旋九度迴蔭圓方運攝和氣理調陰陽司適無外夫斗星者朗曜爲之夜翳璿璣爲之動用四象爲之流墜玄明煥爛威光赫蔚矣

太無帝君有言曰仙人徒知咀嚼陰陽吐納二氣而不知斗星者是陰陽之根府二象之玄綱也乃苦辛翫其波末而不識嘗始而甚易蔭庇其枝條而失乎根本矣何不藏九斗陶冶至象耶行之十四年太上迎以瓊輪起虛躡空上登上清列爲上眞反神嬰顏衆神侍軒

青童大君有言曰仙人徒知璿璣大威煥耀萬辰覩九道之流赫翫圓動以攝神庇之以求大度用之以求神仙而猶不識迴九光以內照藏明斗於泥丸於是魂凝魄鍊合德雲烟解其道上昇上清得其道身爲上眞是以眞人抱大象以匿霞包斗精以藏身我元師是故左駕綠雲右轡絳晨身昇太素超虛躡空存斗星紫色其綱赤色覺紫色之氣溫溫暖也存星大小在意行之此青童君口訣

昔栢成子谷希子廣成子青眞子合存斗星之氣並與身共入蓮實之中忽見蓮內有千里金池玉山萬頃宮臺宇室蓋亦連雲朱木結實紫華生園碧蘂玄黃三素八輪奇異之觀不可名字四子遨遊經時旋宴極盻而反

當是之時不覺蓮實之中央也所謂以大投小變化無蹤此存星之極感闊狹之標致也乃可毫杪爲八極何蓮實之足妙哉

以月一日三日及五日禺中夜半唯一時也入堂正坐北向接手定氣臨目畢乃存北斗九星來下入頭泥丸中以柄杓前指魁偃向上也良久忽見斗魁中有一大神人衣服名字如祝所言極久頭中當小熱溫溫然也此是上元九精眞氣來入頭故暖異以告驗報感之休應也方及咽液五十過叩齒九通畢左手第三指捻兩眉中於是微祝曰

太上紫暉　九道之華　華蓋七絡　迴曜萬晨
動御高靈　靜和景雲　陰陽流灌　一氣中分
遊濟無外　煥朗衆天　令月啓辰　來登泥丸
元精結感　化爲大神　名曰奇紐　厥字靈綱
正坐斗中　遊我明堂　鳳羽紫帔　虎錦丹裳
左帶玉佩　右腰金鐺　手把流鈴　頭巾晨光
吐氣漑精　泥丸以康　魂魄凝和　植華柱梁
使我飛仙　超虛躡空　上造上清　策虎命龍
北朝玉帝　瓊琳上宮　西謁太素　稽首三元

祝畢又咽液三十過叩齒九通又祝如前畢起北向再拜西向再拜畢乃不復臨目事訖諸寢靜之室牀上行之亦可也拜亦不下地也夫眞人作法所貴於安其所安崇妙簡微不復曲折敗常乖乎寢處也要道不煩迺絕倫矣

後施三祝之法皆依倫擬象此行也但祝不同及存星有背向之異耳要言在於密房曲室勿令有見其存思時也所以爾者存思時玉童玉女將在側而監焉不可弔喪臨尸經

穢殗衣被巾履一切勿錯越以假借於非類矣何謂非類耶不同志契者是也非我同好不與同席而坐非我同盟弗與同器而食道俗有殊有崇奉六天及事山川魔神者弗居其室弗饗其饌勿著其衣勿冠其巾蓋避其尸穢之下氣過其邪風之往來也此所謂眞道之眞道矣精妙之精妙也若能爲其妙乃得其眞道避其穢乃獲其新若將混沌雜糅臭香齊器不摽其神不整其氣淫眞同居貪穢共位厠邪風而不蕩心履塵壞而不思超邁者以此尋眞爲無也夜光不生於囊穽下才不植於摽領此之謂也精感髣髴靈應機微王華告驗神光表暉自非爾師勿妄與之言也

斗中大神者蓋九星之精因感變而忽生矣是施行時當心存名字至後祝曰止後祝自後有神又存如初若是泥丸中星神恒存居其中每事効此爲象

存斗星來下令極思不覺忽然已在我形中也初存或未來時髣髴但極思念之如已在形中亦足致感也久久自漸入妙

月七日九日十三日禺中時若夜半時入室正坐接手定氣臨目畢乃存北斗九星來下入心中以柄杓豎仰向猴魁中向外也良久忽然見魁中有一大神衣服名字如祝所言極久當覺心中溫溫暖眞氣來入也乃咽液五十過叩齒九通舉右手第二指以捻心於是乃微呪曰

太上紫眞　九氣中靈　包括萬度　璿璣煥明
飛霞流曜　暉燭玉清　玄蓋衆晨　陰陽判成
四和交降　七緯順生　肇月吉辰　來映心庭
飛光絡景　中元充盈　六府啓關　華液泯平
魂魄制錬　得眞之精　感至觸變　億兆立成
忽見大神　坐安心房　釐氣潮津　百節流通
攀斗據魁　盼遯百方　其名璿度　厥字素康
絳羽華帔　龍帶虎裳　身生寶曜　項負圓光
首巾飛晨　英冠低昂　使我飛仙　超浮太空
上造紫闕　北朝玉皇　役使萬神　衆靈奉迎
心上生華　慶雲永昌　鳳嘯玲玲　鸞吹鏘鏘

祝畢咽液三十過叩齒九通又祝如前祝畢起南向再拜事畢乃開目

月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三日禺中時若夜半時入室正坐接手定氣臨目畢乃存北斗九星來下入臍下三寸下元宮中以斗柄杓豎向心魁中向外極久忽見魁中有一大神衣服名字如祝所言亦當覺臍中溫溫熱眞氣來至也乃咽液六十過叩齒九通舉左手第三指以捻鼻下人中於是乃微祝曰

太上紫皇　煥朗中樞　九緯炳藹　光秀太霞
萬靈仰鎭　千晨植才　七度用明　九烟芬葩
制陽表順　執陰以和　眞暉啓陣　玄根總羅
肇月惟吉　觀映臍內　紫氣發霄　飛光繖墜
錬我魂魄　華津榮蔚　忽見大神　上宮靈貴
名曰祝萌　厥字流鬱　正坐臍中　乘斗九氣
吐納靈液　平血理胃　黃鳳羽帔　龍衣虎帶
手啓日根　頭戴綠芙　腰生流火　煥電映無
使我飛仙　超虛躡浮　上造玉房　攜帶霄虛
役使萬神　天地同休

祝畢又咽液三十過叩齒九通又祝如前祝畢起向本命再拜拜畢開目行下元之道畢

矣舉手有所捻是臨祝之時耳祝畢接手如初以八節日夜半時入室正坐接手定氣閉目内視乃存一身冉冉起上飛昇北斗魁中良久爲之如覺我形巳在斗中也極念爲之當覺體中熱是眞氣合德也又存九精三神名字服色貌如嬰兒之始生也三神與我對坐也我心拜之焉精想髣髴遺形眇眇將令恍惚也乃咽津八十過叩齒九通舉左手捬心乃微祝曰

○太上丹靈　玄光飇煥　九瑋啓璿　暉氣澄散
紫晨幽燭　七曜蔚煠　二景奏明　陰陽以判○
四度用昌　靈津廻濩　八節啓氣　上昇九元
據斗攀綱　奉見三神　問我稽留　何不昇仙
我即稽首　畏以帝前　爾乃赫壯　口銜日根
左破六天　右督酆山　流鈴上煥　萬魔碎分
遂知我魄　强我三魂　藏斗内曜　九精在心
紫霞洞映　飛光萬尋　和魂制魄　六胎調鍊
精感變躍　玉妃忽見　坐當我心　俯視仰盻
其名審華　厥字瑀倩　吐納二氣　和平百關
身服錬帔　鳳光竊裾　腰帶虎録　龍章玉文
手執月華　頭巾紫冠　騰躍太霄　駕景蓋雲
書名太素　我得飛仙　超浮空洞　乘瓊太元
上造朱房　役使萬神　紀均二度　還反嬰顔
北帝激電　南帝大陣　蒼帝啓燭　赫赫雷震
西流變抃　鳴音唱鈞　四舉超躍　薦我玉眞
遂乘八景　遨宴九烟

祝畢又咽液三十過叩齒九通復祝如前祝畢起向西北再拜畢閉目行八節之眞畢矣此道是超空之祕妙九眞之奇法三段行眞月用九日故謂之九眞昇玄文乃太眞祭書○

○内寶爲眞之要訣也若得其人當傳之時受者當清齋百日或三十日或十日任意造其所適也又當先吉齋一日以洗素心授者對齋如受者也付與之日皆當先歃血壘壇剪髮立盟爲不宣不泄之信誓也後聖以歃血犯生氣之傷剪髮違膚毁之禮謹以黄金三兩代刻血之信青紋之繒三十二尺當代割髮之約師受誓物不得收爲私利藉以濫用皆當施山栖高隱單貧道士若超騰步虚或投之於山室散之於靈嶽所以爾者明天信貴重誓深測道精賤實欲也不奉科約生死七祖父母受玄都風刀之考身爲下鬼

傳授年限出授節度如上法當謹按之盟物皆精上也啓心秀整坦誠彈允靡有不盡授者則師宗也受者則資也聞道則仰範標模求生則存近生地不違所奉闕略違慢者三世祖獲刑於大官身生棄疾軒轅師荆山丈人丈人但解錬石之道無他妙豈賢於軒轅哉軒轅曾問其錬石之道故遂師焉荆山丈人是姬幽子也今在委羽山能錬石成水煎○

○水成玉粉玉爲散以石水服之能知其道與天同存然不能飛行空虚手把晨霞也錬石雖妙固小術耳

右太上飛行羽經九眞昇玄上記其道畢矣其下卷是太上九眞中經雖有上下序然別法異用不相干也中央黄老君分以傳太虚眞人與八道祕言相次九眞中經在人間施行亦有口訣本文以祕不書今請言

第一眞法當以五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

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一月之中五過行之皆
以平旦
第二真法當以八月八日十一日十四日十
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一月之中六過行
之皆以辰時
第三真法當以六月六日七日十七日十八
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一月之中六過行之
當以巳時
第四真法當以正月二日八日十四日十八
日十九日二十八日一月之中六過行之皆
以午時
第五真法當以三月三日八日十三日二十
日二十六日一月之中五過行之皆以未時
第六真法當以七月七日十一日十四日十
八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一月之
中七過行之皆以申時
第七真法當以十一月二日六日九日十三
日十六日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一月
之中八過行之皆以酉時
第八真法當以二月二日七日九日十五日
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七日一月之中七過行
之皆以戌或亥時
第九真法當以十二月三日九日十七日十
九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一月之中六過行
之皆以子時
右行九真中經口訣畢矣
此月此日皆是合真迴順生氣播精之時言
可以存思易致玄感若高棲絶頂潛摽雲巖
斷人事於內外割粒食以清腸接手正心念
乎合晨皆當日日施行自如本經令之所書
蓋人間多事不得日日清閑以行之也行之
十四年亦足超浮虛無能生能死出水入火
上登上清五藏生華與天相傾其昇玄羽經
上卷也行之三過一月九日蓋亦人間未及
大靜之時若長齋久靜抱景獨往仰秀空洞
心單事外者皆宜此日行之以次相續一月
九行施於人中耳八節思斗中又存思忽見
斗中玉妃在我前坐玉妃吐紫烟入我口中
良久其衣服如八節所祝此女子是九精之
陰靈玉清之上妃也 此青童君口訣

上清五常變通萬化鬱冥經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　八九

爾時

靈寶天尊靜處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恬神玄漠寂然無為時紫微宮中中外光明映照無量百和寶香不燒自熏香光纏會衝溢虛空飄飄流流散注無窮飾光遐鬱柔濡清涼清涼奇雅非可演銘天鈞大樂萬種互作

天尊俄然初不顧眄思念萬兆造化之始胎稟是同各因氤氳之氣凝而成神神本澄清湛然無雜既授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見昧於所著世務因緣以次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迴於三界飄浪而忘反流轉於五道長淪而弗悟嬰抱痛毒不能自知馳神惶悖唯罪是履愍之在心良無已矣憶其稟受之始理有可哀即遣侍臣召左玄真人右玄真人須臾二真人立便躬到稽首禮畢依位而坐侍座良久言讌粗悉於是

天尊曰所以相屈之意正欲及之吾向思念億兆源起如是如是之理猶可拯濟卿等二賢已發大慈大悲亦當同斯趣耶二真人答曰眾兆塗炭常於所邑並各已作委曲教化具說罪福於理造極猶有彊梁愚癡之人永自不信縱有微信當時錄伏不經旬朔已復懈怠蓋亦天尊高鑒所簡當如之何

天尊曰其雖懈怠當時一信福已不輕二賢已植此功宜獎之焉二真曰不審復應何方必令其悟

天尊答曰此輩冥昧示以廣途文多事碎智所不堪智所不堪致生懈怠心令欲旨以簡文要事的以示之當不同也二真於是下座稽首

天尊不審何事簡要可以開悟

天尊曰卿並還坐吾欲以思微定志旨訣告之其要簡易從易得悟不亦快乎二真曰思微定志為有經耶

天尊曰都無文字二真曰斯徒偏壁無底大癡如無文字何從得悟

天尊答曰即時一切經書本有文字耶今日之言不亦經乎二真曰唯乞願聞輒當書述

天尊曰譬如有人或千或萬欲得珍寶聞海中大有便各各裝治或舫或船千艘百艘泛於大海或千里萬里或近或遠有洲嶼百千島亦無數或在水中甚多珍寶乃至無量七寶精光光皆衝天色色各異同泛船伴如許多人及風當發無識光者為爾且發罔知何向

天尊又曰此諸船伴可得寶乎二真曰其無導師盡無先知處又不識寶光為爾周章此行甚難方當處處悉到到悉發掘或於水中用力億倍或可果耳

天尊曰學道之人不得思微定志要訣如此諸人不識寶光而欲求寶可愍如何

天尊又曰如此眾中忽有一人善識寶光寶光衝天萬里遙見如看掌中諸人雖多悉不能見善見光者舉帆先去眾船隨之逕至寶所悉皆大得七寶名珍各各滿載還至本處眾伴議曰賴有導師今當報德於是船船欽寶價直億千義以答恩其寧快乎二真曰何利若斯

天尊曰學道之人得此思微定志要訣其正如是識寶光人

天尊又曰往古久遠無數劫時天王運盡應更改人天下綬信有得之者便爲天子時善相師見一山上有此綬光當是其夜天雨大驟火炬不立光耀晻中而人不見師於衆中語村人曰天下天子綬信在此山中村人聞之皆各潛往晻不能得學無思微定志如彼晻行人也時相師聞人看綬不得自往看之往便即得遂登天位人若得此思微定志志意便定求道審諦如彼相師善寶之焉勿得輕洩輕洩之者彼我獲罪罪在難原所以爾者非但輕經乃輕道也受學之人慎之慎之

二眞聞說欣踊無量中表相應唯無願聞

天尊曰故欲相告豈得爲隱便曰要訣當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豈復愛身身既不愛便能一切都無所愛唯道是愛能愛道者道亦愛之得道愛者始是反眞思微定志理盡於斯斯則反手兩半成一本之一還歸眞道業日昇吾等不亦無復憂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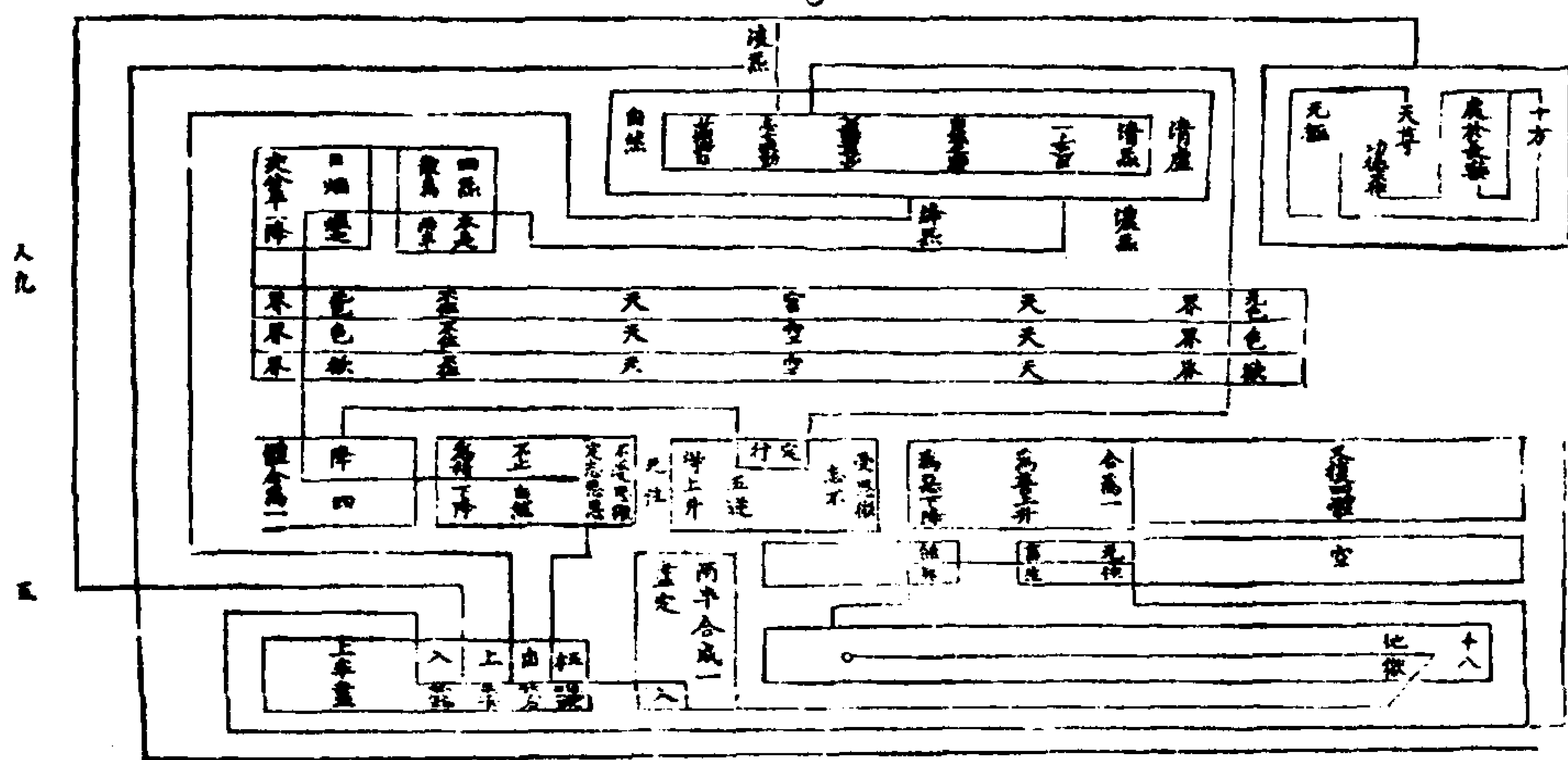
天尊又曰兩半成一其義有五卿等知乎二眞答曰已知不亦於彼清虛之炁因亂亂之交分半下降就此四半合爲一耶不亦或此假一而爲惡者致招自然之炁淪於三塗乎不亦爲善離此四半還登太虛復我清虛之氣反我兩半處於自然乎

天尊曰卿體之矣今便以兩半輪轉圖局相示於空中下左眞之前

兩半圖局如左 一名思微定志眞券

法用金錢二萬四千上金五兩五綵紋中各一段素絲五兩五方紋繒各一疋明鏡一面本命紋繒歲計餘一金鈕一雙

凡如千種投者得信當分明計十二折傳傳不理盡便違科罪增四倍受者法信不充而不意炁畢足亦得罪罪與違科傳同寔褻道士不論



上清弟子某甲齋信如法奉受要訣當志心
拔還半反上不至枉魂飲丹盡一爲信二眞
曰此寶簡要始蒙開明乃有如此之妙旨而
早不悟不勝天尊成濟之恩銜荷而已豈是
今日畢辭可謝

天尊曰雖得此訣當以十戒爲本授兩半訣
畢次度十戒度十戒法法師居南弟子向師
三禮畢請曰願見成就授以十戒當終身奉
行誓敢有違於是長跪心存見十方大聖在
於上方乃稽首諦受法師燒香便爲說戒

○一者不殺當念衆生
二者不婬犯人婦女
三者不盜取非義財
四者不欺善惡反論
五者不醉常思淨行
六者宗親和睦無有非親
七者見人善事心助歡喜
八者見人有憂助爲作福
九者彼來加我志在不報
十者一切未得道我不有望

○是爲十戒受者並云弟子某甲受終身奉
修又禮師都畢

天尊曰能受是十戒修行如法十方天官無
不衞護必致得道子若逼世累不盡心十者
九八七六乃至於五擇其能者然五戒之福
福亦難稱子其廣勸衆兆垢重闇或不喜猶
不一二羅縷委曲開悟如復懈怠日趣長苦
由其罪深夫可如何二眞曰如有善人志欲
勤修斯事幸開復有何事求道益速

○天尊曰普教科儀隱在三籙三元品戒三籙
乃東經之端已出于世亦當相降也二眞曰
三籙爲是金籙玉籙黃籙耶

天尊曰然然此並爲形外之教思微定志之
至理務知三元妙覺无二有道有地獄祈請
七玄苦兼度未見者當爾之時上方空中有
人誦曰

此法實玄妙　免汝九祖役　是其人不授
令人與道隔　非人而趣授　見世被考責
死墮三塗苦　萬劫悔無益

所以空中作此頌者恐愚人得經便爾賤之
或以借寫或舉本乞人令有心之人施信無
所法橋路斷是故爾耳益宜愼之益宜愼之
時二眞人意中咸云此要訣炳灼開即玄悟
前後冗冗了不開發爲是何物於是

天尊知二眞意報曰二賢卿等知不一切善
惡皆有因緣應從吾受是故爾耳當相爲說
便可靜聽往昔過去恒沙之數信不可計无
極久遠劫時有賢信道民姓樂名淨信居業
巨富財不可計甚信道德靜處思惟心與口
誓我富如此此皆福來銜荷天地甚宜報恩

○報恩之心實有寘到然未知何方從外寢處
還問其妻具說如此道不須財今當云何妻
曰道從心生何處覓道但當營始道士諸所
乏无道士得已齋戒興顯道事豈非報道夫
得妻言然之爲佳心開覺悟時彼山南有一
道士長齋居山恒誦經句去淨信家二百餘
里淨信久聞此人亦常依依即語妻曰我當
往彼問其所乏當隨之供足須令盈餘不使
竭少亦當且送薄餉妻曰能爾眞是佳理閉
眼之日猶有所怙如不如此身死神斃求哀

無所淨信即開料雜庫出好名香細布白氎吉貝綿紬之類卧具氈帳乃及玩弄服飾之物金銀銅器皆精好者及諸雜藥事事種種捨十丁奴整作十檐諳道士所言語粗悉及所發起今齋薄餉奉上道士并以十奴長給灑掃道士從令以去有所乏須可分遣奴還隨命奉給道民幸甚勿得疑難道士爲受淨信別去還家語其妻具說如此妻聞道士已受夫妻歡喜喜不自勝自今以去便以爲常如此少時淨信夫妻命亡欲終都有一兒

○兒名法解時年十七侍父母疾父母臨終語其兒曰我得此豐有資財無量皆從道求誓欲報道罔極之恩道不須財唯當供養道士吾比來入山諸所管爲是汝所見今家財產足汝施用汝其勿廢法解銜淚嗚咽煩冤懊惱悲哭喚天一頓一伏氣絕復蘇手抱父母而啼又曰阿爺阿婆發如此之福臨命將終善尚不退天道雖遠豈當不感唯願即昇福堂位至高尊兒後壽終必得相見俱在道位耳於是父母命絕法解長叫氣絕于時久久乃蘇由其父母兮合門心行和吉雖以道士爲先亦傍救親族鄉里遠近皆蒙恩潤當爾之日是親非親不避遠近皆徑奔赴及家僮役亦復甚多見法解與父母長設孝心徹靈誓願如此擧衆無不自相顧視人人流涕不能自止吉人如斯命盡如何法解於後敬向道心亦是天然加奉尊命供養道士拯救貧乏給卹行旅逮及衆生數百倍先外無毫入用度唯廣遂至於貧餉卹道士向欲不連道士轉老他無得處每日燒香憶此主人供養

○我華遂至於貧唯願天道領其丹心我今老悴何以報之道士常以月末一日六時行道恒自感憶法解在心是故遣信要呼法解語信曰汝頓首主人赴此月末依常一日六時行道無復所須可來見就共作功德福雖悠悠亦不宜廢法解得信欣喜答曰爲法解稽首道士承奉日齋輙當奉命信去之後計校家中諸食諸倉諸庫悉皆空罄無可齋持憶父遺教愈增悲感訪賣屋宅屋宅高廣非中士可居唯宜天王天王復自有宮第或又云此宅勢盡或且云凶了無買者乃欲自賣恐身屬他人永不得復入山見我道士法解夫妻與二男爲居大者胤祖年十一小者次胤私名阿奴始涉八歲並姿容端正絕世無倫吐納誦詠聲有玉響行步擧止德味有餘年雖幼稚並加勤修答對遠近禮敬親踈書畫言辭每在人表其妹大富都無男嗣恒樂此兒兄弟大小無在唯願得一能與我者雇錢百萬貪兒佳故不計錢多法解忽悟還問妻曰

○憶昔曾聞卿姊樂吾一兒今欲爾耶妻未知問意即趣答曰寧當俱死何有以如此之子

○去眼前理賣兒欲以自活復增愁思故是死耳了無此理夫曰我賣兒意不以供口亦不供身妻曰欲以何施夫曰道士在山供養轉闕卿昔聞我奉先君遺教爲忘之耶妻即拭淚跪而答曰今雖窮弊實亦在心若如是者福德之事蓋亦先君遺教安可不爾妻曰法用頗啓便當將兒往報姊也母子臨發兒跪父別因啓父曰便當違遠膝下眷戀何極願爺行止時過見視天性內發相抱俱哭阿奴

阿爺感徹天地胤祖抱其弟頭號哭良久曰福德之事我亦當不久非言可盡父見其兄弟如此心亦罔已恐其妻悔即語妻曰即令且將往就其姨質十萬錢作月日期冀望宅售必得兒還若至期不贖當長與姨也所以爾者不忍便別以自寬耳於是割情母子即路母至姊所具說質兒意姊得聞之歡喜無量乃與見錢整五十萬遣車三乘載妹及錢送還妹家次胤跪母辭曰父作如此功德後必得道未果之間願婆爺行止時過見視次

○胤至欲慰其姨意抑忍不啼及母垂臨上車○違遠在近母子恩情非可彊割雖不號叫母子及姨三人相與雨淚百行於是次胤跪姨啓曰令為姨兒何異所生但凡人分離猶尚罔罔願姨見恕令欲乞一萬錢以與父別寄婆車去姨愍此小兒情趣乃爾愈加矜敬即又料出見錢十萬曰以此與子意可與者恣意與之次胤跪曰賜錢太多即啓母言以六萬奉阿爺阿婆此是奴心以供養二尊朝夕之資蓋亦微微願以自供必不他用以二萬奉兄願勤加供養時復見憶餘有二萬寄奉山中道士願我父母兄弟及我阿姨常與福會所以不道共會又及姨福會者心恐觸忤姨意故也母歸至家憶兒兄弟甚相珍重食息嬉戲及其出入未曾不同得一異味輒相分與終不獨噉一旦分別我今獨反為福故也胤祖在後甚懷憂思聞母大得錢還知弟不歸拭淚掩手跪問母曰婆與奴別奴啼若如母欲割其思欺曰不啼姨常念汝兄弟得之歡喜抱不離膝餵以衆果笑與吾別寄汝

○錢耳胤祖知其必啼婆誘祖耳其眠好與祖○俱令獨在彼怳怳未習亦當思戀阿爺及憶阿祖且新與婆別那得不啼因而歎曰兄弟二人忽爾生離父母為道故道當見念必使彼此各彊健耳言之噓唏淚下覆面併氣嗚咽不能自止法解於是市供齋具并更大餉道士道士驚問那復得此法解不敢上欺具如事答道士不言相與共齋齋竟法解辭退至家忽見諸雜倉庫金庫銀庫寶珠玉庫錢庫絹庫絲綿布庫綾羅錦綺繒綵等庫米倉鹽食五穀諸倉悉皆盈滿問其妻曰官寄此耶妻曰不也忽見此耳夫妻一怖一喜或恐是夢想或是天邮不自寧安法解復入山中請問道士具白如是道士答曰貧道昨夜下講於卧中得夢見有一人持一眞材如意授以與卿卿即受之貧道思惟謂是佳瑞然不敢學恐事未應同齋之人謂我噴嗃今果如此此是天邮人豈敢奪且卿敬信彰於玄遠足以招此殆不須疑但用無嫌法解曰猶欲白王令知其可爾乎道士曰善法解白王王

○即答云卿精進出世天那不感此是天邮人○豈敢奪但用勿恐於我無嫌法解還家語其妻兒具說如是王與道士異口同音此眞天邮益加篤信遂相承繼福祚永隆無復極已於是

天尊問二眞曰卿等識此三世人耶二眞對曰此事久遠實所不識

天尊曰時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眞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眞人是卿等頗憶往古鞠育之恩乎致有今日更相開悟亦其由

也二真人聞教方始開悟雖憶此事領然無昧然亦悠悠其爲久遠言語未畢忽有八色雲軿二人共乘侍從仙童玉女作鈞天大樂從東南上來不通逕前即稽首

天尊轉拜二真二真方悟是二息乎今中候太夫人將非

天尊往古夫人乎即先親也展此座畢當往拜覲

天尊曰然子知之乎二真曰能賣兒供法亦爲苦乎

○天尊曰夫如此輩有何限量或賣身供法或身投餓虎或割肉飴禽或殺身施蟲或質致妻子或以頭施人諸如此例終劫說之亦不可盡說亦無窮所以者何一切是輩並是得道真人共作視見勸化愚蒙身不復痛了見人理或是幻作蓋亦無奇所以指說胤祖次胤兄弟父祖三世六人者其時並是凡人而能如此真爲少比是故說耳二真曰實如教旨二真得經衆訣之要各各慶悅意自云曰如此一切微有緣者必當樂受於是啓

天尊曰如令還外傳說此經不審科儀法信輕重謹以上諮

天尊曰脫未體備甚宜應問所以爾者大有旨要玄科隱祕故不一二載說之耳子並諦聽善識此禁最嚴愼勿差違

天尊於是告右玄真人曰卿受此經可擇其人傳不須法信又告左玄真人曰卿受此經當依寘典法信所用金錢紋繒等物皆令如式此法出自虛无浩素元君之凝思五方元老常所寶脩受者別齋上金五分素絲五兩○以䟽五方元老之靈本命紋繒上壽百二十歲計歲餘一公王一疋中人一丈貧者一尺此三種物慎不可闕闕而彊受受者有罪其中增降以貧富量之左玄真人心疑不平因白

天尊曰右玄真人受此經文不須信物而反見使頭責如許經法是同即有二異其可解乎

天尊曰非爲偏也子未知乎衆兆不同心心各異故開二塗其歸一也所以爾者右玄弟子桑門居士居士晉行乞求破惡以爲法橋能有施者福報萬倍故令授經不重責信卿令弟子縱使分衛以乞求度人人無與者更益彼罪信心無表何由得度今故制以法信法信之報報在無量如經無盡不妨右玄布施福也

天尊又曰右玄弟子施居士者是能滅割施財與人福報萬倍萬倍有盡左玄弟子齋信受經此爲信道則是施財於道是故福報如經無盡左玄真人雖奉教旨心猶未體福報○如經無盡之理理復云何

天尊知其心念即語大賢卿有疑耶無所嫌也所以云福報如經無盡也何以故譬卿得此經寫治一通傳與一人十人百人千萬人千億萬人不可計人人寫一通一通無限量通彌布無外卿本猶存法信之報如此無盡假令卿今以一金萬金從師受經後得福報如經無盡隨復永無耗竭恐弟子中脫有未悟爲近譬耳夫經信之報隨信多少悉如良井縱使天下大旱百丈絕源此井猶滿井主

足用餘以施人百千萬人舉鄉郭人悉意汲取給極無極終於無竭此是自然不盡之報天尊曰既能信道用信道故能信經滅損身口以用受經財報無盡故謂無量加得信道之福信道之福令人精神聰明智慧如經無盡譬然一燈轉然百燈千燈萬燈巨億萬燈無量數燈普照虛空先所然一燈光明無損此是福報智慧永無盡也卿當普告受經之人導以智慧開悟一切如此井燈不得獨足便自爲足左玄眞人心又疑曰悉天下大○○旱百丈無源井那猶滿欲問未敢

天尊已知左玄之意即又語曰所以名爲良井者也是時虛空之中衆仙大聖聽說法者巨億千萬咸皆開解同聲稱善一稱善福福足三皆左玄眞人疑解廓然知責經信更是勝理下座稽首曰始蒙開悟是時共乘雲軿二人乃是往古胤祖次胤兄弟聞說要言即以仙童玉女千二百人稽首奉上左玄眞人求受要訣左玄眞人即授二人思微定志要訣二人信解即入第三仙品是時千二百仙童玉女見二人受經得道便各解身上寶珠瓔珞奉上左玄眞人求受尊經受之亦竟讀得一徧神開解悟知三界皆空福盡應終便各悔過千二百人即於其身仍化入仙爾時空中有一天人意疑

天尊說此譬喻云學道之人不得思微定志要經如人海採寶無有導師又云如彼愚人晻人空山覓天子綬設如是者造化之初未有此經故

天尊大聖那得成道作是念已

○天尊即知便答天人曰卿未預天人豈能遠○知造化之由如

天尊大聖經法未出而得道者皆是純朴行應自然自然之行晻與理合晻與理合自然玄悟玄悟之理本無文字撰集成經以告後來何所嫌耶譬人墮地獄豈須先作地獄法乎天人稱善曰聖尊之言悟我愚蒙於是悔謝進仙一階時有十二年少處世閑樂日日相就共作好食酣飲嬉戲或復論議爲道之難易

天尊以道眼遙見此人前生在世得爲人師而祕悋經典故弟子於道之心亦復猶豫因此微緣緣猶可度於是

天尊即化作凡人從會中過過託乞食因悉共語諸年少輩復論如故一人曰我數隨家兄至安樂山中見諸道士悉持十戒肅肅甚佳如此後死魂神所在亦當不虛但十戒持人難悉從耳化人曰持此甚易違此難耳諸人聞化人言皆各僉然問化人曰云何先生持戒云易不持反難化人曰立身如戒不畏

○天子亦不畏鬼神何爲不易如違戒者是人○悉畏復畏鬼神云何不難於是十二年少並有道意因各各自忖其中一人素性好酒先曰餘者乃可唯酒難斷除我本性所好作不敢計所以者何我先服散散發之日非酒不解是故敢耳化人曰散發所須此乃是藥將養四大藥酒可通但勿過量至不如平耳一人曰餘事猶可妄語甚難所以爲難或身有寄事或是尊長應爲隱諱而人見問不得不欺欺便犯戒是故爲難化人曰事有隱顯言

有方便此亦可通但勿善惡反論說人之短言傷人耳一人曰餘者乃可唯盜戒難小小之間已是犯目化人曰大事可難小小之間不益易慎乎即爲說偈曰

何不受盜戒　不受盜亦難　孰云闇中昧
中有記盜官　取一年年倍　倍倍殊不寬
以手捧洋銅　燒口莫心肝　一朝言此苦
終年猶心酸　何不受此戒　保持必令完
我信彼亦信　在在無不安　安坐招靈人
永享長年歡

○一人曰餘者悉易淫最難斷所以爾者我曾○履斯事數隨凡中食當中食時謂云一日精進無不過理亦謂後死必當得此齋戒之福至是夕夜是我所慇懃來狹猶雖苦加抑迮不覺已爾每每如此是故最難化人曰色者令是想耳想悉是空何有色耶但先自觀身知身無奇便知無色何可不忍且淫欲煩悤如飲鹹水飲多渴多唯死而已何有厭足於是化人而說偈曰

色欲劇於渴　小忍差可度　何爲進鹹水
水鹹益渴固　于能善解渴　當飲天甘露
甘露香且薰　通體皆流布　天人尋香降
玄趣自然悟　熙熙永無爲　長保九天祚

其一人曰餘悉可從唯殺生戒難我性好噉雞一食無肉了自無味數日便瘦化人曰賢者肥爲人患瘦益體輕用肥何爲即說偈曰

賢者戒其殺　亦莫懷殺想　衆生雖微微
亦悉樂生長　如何害彼命　而用以自養
自養令一時　累汝自然爽　長淪三塗中
辛苦累更生　善惡各有緣　譬如呼有響
○何不改此行　慈心以自獎　眞人携手遊○
逍遙觀浮量

說此偈已化人見大威變極道之姿侍從僚屬鈞天大樂非可目名反于上方諸人悉見喜懼交集并聞要說意解開悟悉俱共詣左玄眞人求得奉受經法并諸十戒眞人亦以道根見此諸人先世因緣致其難悟之由枉屈

天尊下降多方開悟故作建故不以授之以其有緣不得都斷唯語明日當相授也明日明日無復極已諸年少輩自共語曰我等命日難保不可爲復如前明日明日也當各齋法信并辭便當更共苦請相累言曰叩頭自搏血出斛數亦要莫止左眞慈心必授我等辭曰男生某甲等叩頭乞道自搏今日之日流映已差恒恐微氣奄同彼昧昧而無曉長夜難即孤爽困苦求免無所伏聞

天尊所演恩微定志有十戒之法文簡事要無細不度寅人專專實仰希奉受朝受夕沒永無遺恨若復遷延日過一日朝菌殘命未○知明日吉凶何如如此妙趣萬代始出會遇有今今復差違譬盲人捉雀入手復去雖復萬劫豈可重遭輙自罄竭辦信如法條牒如左謹重稽顙奉辭以

聞准乞成就謹辭

上金五分本五兩

素絲五兩

本命紋繒年餘一合如干

命米五斗

薪一束

右五種如法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

三經同卷 仝

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大通經

太上洞玄靈寶護諸童子經

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

夫欲觀妙成眞先去邪僻之行外事都絶然後澄靜其心所思次東次滅習之既久其心漸閑唯滅動心不滅靜心但凝空心不凝有心靜心之上豁然無覆靜心之下寂然無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諠其志唯一若東心太急又却成疾發乎狂癡是其候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恒自調適勿令結滯處諠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眞靜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鑒乎靜久神凝天光自發勿舉急求致以乖自然於靜境中見無所取若有所取則僞亂眞久而行之自然得道夫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時心動多靜少二時心動靜相半三時心靜多動少四時心無事則靜有事還動五時心常與道冥觸亦不動七候一者心得眞定不雜囂塵二者宿疾蠲消身心清爽三者塡補虧損復命還年四者延齡度世名曰仙人五者錬形爲氣名曰眞人六者錬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錬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夫久學靜心都無一候但令穢質殂謝方空欲成眞道未之闚也

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大通經

眞空章

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

玄理章

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

玄妙章

大道無象故內攝於有眞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爲

偈曰

有法悟無法　無修解有修　包含萬象體

不罣一絲頭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大通經

太上洞玄靈寶護諸童子經

道言天地父母日月五星運炁自然凡人居世命屬北斗七星三台輔弼華蓋本命星官元辰眞君二十八宿南斗北斗東斗西斗衆星官屬天地水三官河姑織女天河星衆一切神仙世間男女立身濁世出入門戶衝突天狗天河惡星醜宿致有刑剋三煞六害禍釁相仍豈知趣向若能虔心祝誦降福流恩使諸男女或求嗣胤或保長年普謝衆靈皆如是願身中七傷六害胎娠元辰應是迍災可倚十方諸善童子垂賜威光爲除厄難保壽延生

道言道能生成道能育養七神童子若是中天北斗七星之精炁也凡人蔭在胎中七月之時下降人身開明九竅記於姓名便屬管係一曰天蓬二曰天內三曰天衝四曰天輔五曰天禽六曰天心七曰天柱

道言諸善童子各乘飛雲七明之車五綵之衣從十方神仙兵馬七億萬衆常在人間分身變化或長或短或男或女執符把籙檢校罪福善惡因緣男女年命長短人能知之不死長生若諸世俗夫妻男女命屬星河身居樓閣或男女有隔越之難橋梁不通滯在三十六星河之畔夕被天狗所隔曉爲地狗所越眷屬咨嗟憂傷無路但當虔懇燒香轉經謹請七元眞炁童子流恩降福爲度災厄放赦男子女人得過星河孫神不犯於孩童河母無侵於幼稚男女成立身命延長南斗添益筭之符北斗落死籍之字父母安泰各保吉昌一請東方九炁天中九神童子爲諸男女度脫春三月所有疾病三刑四殺七傷八難河神侵撓之厄悉令消散二請南方三炁天中三神童子爲諸男女度脫夏三月所有疾病三刑四殺七傷八難河神侵撓之厄悉令消散三請西方七炁天中七神童子爲諸男女度脫秋三月所有疾病三刑四殺七傷八難河神侵撓之厄悉令消散四請北方五炁天中五神童子爲諸男女度脫冬三月所有疾病三刑四殺七傷八難河神侵撓之厄悉令消散五請中央一炁天中一神童子爲

諸男女度脫四季之內所有疾病星河浸撓
三災九厄悉令解除度脫
道言汝等善男子善女人但當讀誦此經則
令五神童子及十方聖衆即來擁護降福消
災滅除罪谷即說頌言
一切空無本　皆先禀運炁　有識即非識
無留亦無滯　名字居多衆　混然積年啓
仙度甚久遠　得一歸眞理　遊經無定方
權應非一體　皆由此經得　歷劫自澄洗
歸依太上經　壽筭得長存　吏兵常擁護
禍去福來臻
爾時北斗七星童子五神童子十方諸善童
子其數如沙塵委炁聚功德將來五濁世七
傷與六害自然歸正旨天地陰陽炁周匝輪
廻轉長育於人民司馬定命童萬神唱恭諾
更無有留滯男則志聰明女則質端患妖患
不能生終天保慶裔如此至心誠歸命太上
經

太上洞玄靈寶護諸童子經

太上洞玄靈寶開演祕密藏經
太上大道君以上皇元年十月五日與無量
天上眞妙行神人詣太微帝君處明霞之上瓊
闕之內金華之房諸天上帝清齋道前旋行
步虛誦詠靈章一依俯仰三乘之格扣擊法
鼓晉集羣眞此時衆聖莫不皆集敷講玄妙
闡揚道德聖衆列位四座嚴整太微帝君從
座而起稽首道君今日大慶教誡之晨迂屈
聖尊曲降卑肆洪慈垂眄過忝重恩賤臣小
子希遭嘉會羣眞歡樂不並於常伏願哀憐
覺所未悟不審三世十方天尊所得妙身以
何為法為同一體為各異耶唯願哀矜具垂
敷演令一切衆生及將來世學道之人有所
依倚緣恩上啓伏用戰惶
太上道君方命西臺金母三十二天齊聲合
和唱詠靈音鼓天妓樂衆現祥瑞驚天駭地
妙麗殊特良久言曰深乎微哉乃欲問發眞
道祕藏自我成道已來未曾說此隱奧之事
今既有請冒禁相傳當諦聽受勿妄宣泄是
時衆會伏受要言
太上告曰至眞妙理寂絕無形清淨凝湛不
可言名方便引化略開二途一者道身者寂體
虛無二者生身誕孕形軀言道身者離一切
相正慧成滿除斷虛妄冥契玄宗與道為一
不滅不生無來無去言語路斷念慮永畢言
生身者隨順世法依因父母氣數和合瓊胎
靈府猶如虛空隨宜出處年月不同服背降
誕長養深宮或生而皓素或常保少容瓌姿
妙質天人所宗帝君禮曰不審道身即是寂
本為更有義名為本耶
太上告曰道為聖本本即道根雖是一體先
無二源道名獨立體自靈通强字無待遠逝
息功本對於末因待假名稱為物始用涉能
生又為定本動寂用殊出沒互表語嘿相須
帝君又問如是本身能生萬物即是萬物之
本始者此與神本有何差別
太上答曰源其實體無有二相何以故俱畢
竟故無始終故不可說故以善方便亦得言
異所謂神本是妄想初一念之心能為一切
生死根本以是初心念念相續衆生業果輪

轉無窮是名識初亦名神本言本身者即是
道情清淨之心能爲一切世出世法之根本
故故名爲本如是真性非心不心非色不色
無緣慮故非無常故故言非心能生心故無
不知故亦名爲心無所礙故故名非色能生
色故道眼見故亦名爲色是清淨心具足一
切無量功德智慧成就常住自在湛然安樂
但爲煩惱所覆蔽故未得顯了故名爲性若
修方便斷諸煩惱障法盡故顯現明了故名
本身如此身者本自有之非令造故故名爲○
○本本非有性非三世攝 方便說故非非三世
本來有故名爲過去一切衆生必定當得故
名未來十方大聖今已得故故名現在雖復
說有三世差別體不動故常住無變帝君又
問若是本身性是具足一切煩惱云何能障
若本具足而起障者一切神尊得成道亦已
應還失何以故體唯一故
太上答曰雖體是一義則有二方便未足故
方便具足故是故我言一切諸法以空爲性
爲化衆生善巧方便隨宜演說是言說性猶
如虛空亦無分別識本本身皆虛空相得無
所得故無所失有所得故有所失是故凡
夫名爲失者十方神尊名爲常德帝君又問
若生死法無始無終本性清淨何故不名爲
道果耶
太上答曰生死之法有因果故故是無常不
名道果常道之體非因果故是故爲常體是
果故故名道果帝君又問如是本身爲悉共
有但是一身爲各各有有無量身若有一者
一人得已應礙餘人若是多迹非爲太一不○
得言常
太上曰我不說言一切諸法如虛空耶虛空
之性非一非多非礙非無礙如是本身亦復
如是體非一多性無障礙太微帝君稽首謝
曰謹聞命矣不審生之與迹二義云何經門
二言敢以諮啓伏願弘慈廣垂分別
太上告曰體實無二隨義名身 生體擢貌事
事同人迹無定相形不常倫但能顯本即是
迹陳帝君又問生身迹身是應作耶
太上答曰如是如是生之與迹並稱機緣利
並不差即名爲應體則無別隨義異名帝君
又問是迹身者爲有法耶爲無法耶
太上答曰我不說云一切諸法性無所有云
何迹身而當有法若假名字亦有亦無不離
本故故名爲無衆生見故故名爲有更非別
體故名爲無有實利益故名爲有猶如明鏡
能見色象了了分明種種差別是鏡中象不
可定說是有是無而亦得言鏡中有像一切
衆生心鏡明故見真道像又如止水無濤波
故影現日月星辰飛鳥日月星辰及以飛鳥○
○悉見水底一切諸物亦見自影了了分明此
水中物及所見影俱非真實不可言有不可
言無一切衆生心水澄清見道身影亦復如
是體即真道是故非有非不見故不得言無
如追逝者尋跡能得是跡與人非一非異迹
身亦爾明解之人用跡入悟見真道身知無
迹法故名爲一非不因迹漸得開曉建立福
田是名爲異如是之義是道境界非是凡夫
下聖能了於是道君欲顯斯義重說偈言
道身不生滅　任理自玄通　湛然常清淨

獨立強言空　絕名無待對　亦忘造物功
端靜息義用　蕭寂守虛冲　本身爲物始
生立布三才　冥功雖叵測　圓照遂念開
能爲妙迹本　表見億萬該　神用無起滅
奇功靡去來　生身託父母　寄慧示同凡
瓊胎非世孕　變示適所堪　端嚴使欣慕
白首破迷貪　非是骨肉身　隨願之所覃
權迹無定方　見身亦長久　遍示五道形
姿容順妍醜　任本之所垂　利益無優貌
乍有變化生　時或因父母

○太微帝君稽首又曰敢問道身爲有因耶爲無因耶若有因者同世間法因緣生故是無常若無因生復墮邪見異道之謂若是道身不從因生自然有者一切衆生不修道者應皆成道如是二義云何可了唯願慈愍廣垂開示

道君答曰太微帝君乃能顯發如是深奧微密之義夫正道者眞實之相非言語法之所能宣今言道者寄言顯示令得悟入解了無言忘筌取旨勿著文字所言道者通達無礙猶如虛空非有非無非愚非智非因非果非凡非聖非色非心非相非非相即一切法亦無所即何以故一切法性即是無性法性道性俱畢竟空是空亦空空空亦空空空無分別分別空故是無分別亦復皆空空空無二故故言其即而諸衆生不能解了如是義故於無法中而生法想於不空中而生空想以有如是心想倒故而有見著具是四倒妄造諸法計我及物故名生死不得道身天尊大聖了此實性畢竟無性洞會道源混體冥一故名得道身與道一故名道身習此正觀名之曰因亦無所習故名非因是故正道非從因生亦非無因體非是果亦非非果非常非非常非滅非非滅如是深奧秘密之義唯性與道乃能解知上聖眞仙皆不通達以信力故髣髴能知如是身者住無所住無所不住是名正道眞實之身帝君又曰不審天尊所受生身業相云何

太上告曰所言生者無生不生離一切生何以故十方天尊生已盡故滌欲無明永清淨故故無有生欲利衆生示同世法是故有生何以故我若說云道氣高遠寂滅不生衆生便謂不可修習無迴向心不修善業是故說云一切聖人皆有生果然非結業隨願故生若復相說隨人天生皆以上業而爲生因以於其中最第一故是名分別生身之相太微帝君稽首禮曰善哉道君演說如是深奧之義自昔以來未曾得聞如是妙經譬如薄福重罪之人生而聾盲不見五色青黃赤白及黑等相不聞宮商五音之聲有大明醫授以妙術爲開耳目一切色聲無不聞見我亦如是聞於是經能得聞見二種身相當知是經是法耳目其有得者能見正道二種法身權實之趣大明醫者即是道君示我妙經如施耳目得此教者即得正道微妙之身得道身已便能隨順示見生身是經能生二種身故名爲法母何以故是深妙教能令一切生眞法身如世慈母能生子故至孝之子常念鞠育懷抱之恩思欲上報終天無極我等如是因是正教生無漏身是故常當報恩供養安

置壇殿七寶莊嚴香花燈燭伎樂幡蓋晨夕
朝禮如侍所親
太上道君答帝君曰如是如是實如所說我
從昔來未曾爲人說如是法何以故是諸學
者力未堪故非是我等十方天尊有所隱覆
有所悋惜所演法言皆表一道一味一相而
諸衆生各得悟入深淺差別隨解有異名爲
別教示其一相故曰同歸無異經也譬如天
降一味甘雨江河大海受處不同名爲異水
雨實唯一十方大聖降一法雨隨三乘器受
○益不同故名三教所示身相亦復如是於未
悟者名爲未說於解了者常滿究竟是故我
等無所秘藏是時太微帝君及諸大衆聞是
法音歎未曾有於虛空中雨天妙花鼓天伎
樂供養道君而共齊聲說偈歎曰

我等歸命太上尊　無上最勝眞法王
巧說二種微妙身　猶如等降甘露雨
三乘得悟有差別　道君所說皆周普
衆生汎此法舟航　免度生死大河苦
服此清淨良法藥　身心垢穢病皆愈
各蒙法利喜充遍　是故禮謝慈悲父

爾時太微帝君及諸大衆說是偈已白太上
言若諸神尊所說諸法同表一道無淺深者
云何而得有圓滿教及未具了差別趣耶
道君告曰若於大聖諸有所言皆是正觀一
切智心無非畢竟悉是了義隨衆生故半滿
不同爲鈍根者或時說有或時說空或時說
常或說無常是名兩半前後異說不得一時
隨病發故偏示一義是名爲半前病除已復
顯一藥用具足故名之爲滿了兩半已入一
○中道乃名具足圓滿之相若深智者聞說一
邊即應了悟因緣假名即正中道所言中者
離一切著亦無所離不滯二邊故名爲中能
通衆生至善家處到解脫城故名爲中若有
了知是中道者名爲正觀是第一乘能運學
者出離三界過二生死了眞法性成無上道
是故此經能破無邊無明暗室令見無上正
法珍寶猶如明燈破一切暗令有目者見諸
寶物隨意更用稱心快樂我今哀愍闇苦衆
生然此法燈照煩惱闇普令一切尋光見道
得眞智慧自在安樂極無上果究竟昇玄太
微帝君白太上曰若如是者唯當正解中道
之要便得成道何須更習諸餘經誡爲繁勞
耶
太上告曰若諸學人深蘊德本了達正空中
道之相是即具足無俟更修諸餘法術但爲
五濁諸衆生等未了此經深妙之趣先示餘
法調伏其心遮斷煩惱四魔惡賊猶如
帝王具足無量珍寶樂具而須城舍墻塹莊
嚴防斷盜賊遮諸障難如是正觀始悟心王
○住中道城以諸誡基爲法墻塹自莊嚴備
諸魔試是故十方天尊大聖具演經誡廣開
法門太微帝君稽首拜曰敢問道君畢竟究
竟云何差別願垂告示
太上曰畢者決也竟者定也我所說法決定
無二如言世間無常若空空無我淨道果常
臻安樂自在眞實清淨若異學者有來難問
如是之義終不動轉三世神尊皆作是說是
決定畢竟之義又復畢者名審竟者名諦若
諸道君說一切法本性清淨如虛空性假因

緣有體非眞實中道之理性無顛倒是寂滅相作是說者審諦誠信無有虛妄是故復名畢竟之義又復畢者名達竟者言了十方大聖坐道場時證深正智於一切法及法眞性一念洞明通達照了無有差謬是智圓滿稱寔相法達了無遺故名畢竟言究竟者究之言到竟之言邊際十方神尊得一切智到法邊際是名究竟又復究者名斷竟者名盡一切神尊以實相慧斷煩惱習一切皆盡具足解脫是明究竟又復究者名度竟者名已十方大聖得道眞人度生死海已至彼岸故名究竟如此是名分別畢竟究竟差別之相帝君又曰當何名此經云何傳授方法所須願垂具告

太上曰此經名爲開演祕密之藏所以者何此經明於三世十方得道神尊微密妙身祕藏之義如我等比無上法王出此五濁化諸衆生三業示見方便善巧意趣微隱難可了知所以爾者十方天尊所得之身即眞道相體合自然無形無名非造作法如虛空相無數劫來久證此法同一性相平等無二而能出見種種法身示修習報應化無方人天惡道隨類所見受生業行皆同其法或見殊勝超踰世閒第一希有獨步無畏威變自在不可思議是名開演身祕密藏能於正道眞實之性無言無說寂滅相中善巧因緣分別顯示隨其所宜說法無盡言辭次第義味深賾或說一乘或說三乘人天業果漸漸開化使得同歸眞一正道是名開演口祕密藏雖無念慮離分別想以一切智洞達空門正解正觀窮理邊底與眞實相平等爲一以一切種智照世閒法色法非色法心法非心法人天五道四大六家衆生想念果報因緣於一念中明了無礙善識根性隨宜所行世出祕法洞達究盡是名開演心祕密藏以是三種祕密之法成眞道身非是凡夫乃至上聖所能覺知我於是經具開此義明說身相啓方便門令諸學者入重玄趣是故此經名爲開演祕密奧藏如是受持此經大乘衆經中最妙若有至心堪能解了講宣其義審得其人稽首而傳不須盟信何以故已受餘經知其心故帝是平等無揀擇故太微帝君拜手言曰善哉道君演說如是深奧之義我於今日始知神尊審是衆生眞實父母能以大慈大悲之力於無相中示眞法相說此三種微密之趣令諸來生悟一乘道得妙法身證無上覺自能了知祕密之藏亦當能爲一切衆生開演甚深三種微密我今始知無上大乘平等正法無擇穢賤唯授能行有心之人輙當傳付令此妙教廣得流通普令一切開正法眼紹繼道君無上之位使三寶輪轉運照無蠡

太上告曰善哉帝君乃能發心弘宣此法來生男女當受斯慶咸見正道得淨法身帝君當知若使餘經不流布者於諸世閒無深損害若失此經一句一偈則爲一切擕諸災禍何以故此經明示眞道正身即是衆生終歸窟宅若失此經永爲孤露流漂三塗五道之中沒於長苦無由解脫何以故不得本源無所歸故是故帝君當一心弘宣此法必使流通我昔受之於太帝太帝受之於五帝上

真高上玉皇玉皇受之於玉清帝君消魔大王大王受之於八天虛皇帝君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帝君令可書而錄之使得流布將來衆生吾當以神通力守護此經隨有之處悉皆吉祥大劫之周餘道皆滅此經獨存當還大羅之天隨機下世救度天人於是太微帝君鐫玉爲簡鏤金爲字編以白銀撰錄此經威以紫玉之函封於七寶之臺仙童玉女散花燒香供養靈文是時大衆聞受經已太上○道君還於玉京諸來會者各禮而去○

太上洞玄靈寶開演祕密藏經　終

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

高玄大法師受

太上靈寶治玄都玉京山七寶玄臺十方至真自然妙行真人飛仙大聖衆皆浮空燒香散華旋行一日三周手把十絶華幡口誦洞章日月交迴七星運關三百三十日則天關迴山一度三百三十度則九天氣交三千三百度天地氣交天地氣交爲小劫交九千九百度則大劫周此時則天淪地沒九海溟一○金玉化消豪末无遺天地所以長存不傾者○元始命五老上真以靈寶真文封於五嶽之洞以安神鎮靈制命河源致洪泉不涌大災不行此自然之文故曰靈寶九天上書非鬼神所知世有其文則保國寧家萬災不衝學得其法至大劫之周時晏鴻翮而高翔躡飛霄而浮空也舊科四萬劫一出皆授宿有金名刻簡來生應爲真人者

太上元始靈寶五篇真文舊藏太上玄臺七寶上宮天書究奧不可尋詳文彩煥曜洞映上清五老侍衛上帝朝真玉女執巾金童揚煙燌百和合香流薰紫庭吐日精以却穢散月華以拂塵神燈朗照炳燭合明金風八發慶雲四陳鸞鳳悲鳴嘯歌邕邕飛龍毒獸備衛玉闕萬帝稽首旋行上宮飛空步虛嘯詠洞章讚九天之靈奧欣三天之寶明寔玄文之妙重功德巍巍乎太空故元始記篇有一十二德以崇寶於天真標靈文之難窮一者其德如虛無澄真洞寂澹泊自然幽幽冥冥爲天地之根二者其德如大道恢廓無爲爲神明之宗一切萬物普受其成功三者其德○如天澄虛廣覆高浮上清一切萬物普受生成四者其德如地開張養生含容無細一切萬物受其厚載五者其德如日月光明洞映無幽不徹一切萬物受其柔惠六者其德如衆星照曜諸天朗達幽冥一切萬物普受光明七者其德如雲雨和天潤地流澤廣施一切萬物普蒙惠澤八者其德如四時轉輪陰陽節氣和平一切萬物普受含生九者其德如太山包容障遏威靈恢恢五帝安鎮神仙所居十者其德如大江柔弱蕩蕩惠流百方

不簡穢賤无細不容十一者其德如眞教導三乘綿綿長存開張法門普濟萬民十二者其德如神人救死護生使寒灰起煙演明玄教普度天民靈文妙重出於自然故標其至德以貴其眞夫靈寶五文皆天地之根化生五老上總五星下鎮五嶽運導五行通人五臟安氣養神保國寧家使帝主興隆萬災不加洪波不衝靈文既見保天長存元始之旨其微其深今故相告秘而勿宣勤加修誦道自感焉

○太上大道君曰夫爲道結緣世世不絶致善○福來生當行十二上願普度一切致國太平家門興隆子孫昌熾世出賢明七祖生天轉輪福堂此功高重勤而修行一者當願大道滄泊虛無安閑空寂澄清自居廣開法門教導頑夫皆蒙惠解精苦是修預以同學普得昇虛與天相保長存无憂一切衆生咸同寧謐二者當願諸天結氣澄清高虛廣覆保眞固靈氣候調節四運和平國安民豐普天閑寧廣濟一切惠逮有生保劫長存億億不傾三者當願地土廣載無窮安平不陷海淪不崩保鎮寧國兆民興隆養生安死惠周十方禾稼種植滋生日豐含德厚載萬願咸從四者當願日月二景高明無有勃蝕虧縮安清光照諸天洞消闇冥保固劫運世祚和平普加惠潤澤灑衆生五者當願星辰與日月齊光轉燭照曜映朗十方各安其位經緯直行保鎮安國无有災殃四海寧一普天興隆六者當願四時隨節推遷景氣和調无有災患疫毒消滅普天平安五穀豐熟國富民懽○七○者當願浮雲結氣聚煙飛空高澄靡覆玄隱則無爲散則彌天神仙同車結交衆眞惠流一切興國受民普濟羣生人同劫年八者當願風雨流灑无窮普加施泄受其發揚萬物滋生國諧民豐九者當願五嶽各安其方巍巍包藏長爲仙宮安鎮國祚保天无終護度一切莫不仰宗十者當願江海蕩蕩无極含容恢廓无細不殖淵奧柔惠潤加動息天人獲慶年同劫石十一者當願帝主國土日昌四鎮安穆兵革不揚天民歌唱吉應來祥敷教讚濟威化洋洋兆庶稱慶長樂未央十二者當願蠢飛蝡動已生未生咸蒙完全普得生成皆充元氣受陽之形草木果林使經冬不零一切濟度靡不鮮榮此十二大願舊出元始五篇智慧經中靈寶大慈之道施惠種福爲人結因其功廣大其報難稱斯福之上業功感諸天有見此法立應自然勤心修行生死獲仙

太上大道君曰吾昔受之於元始天王使授仙公仙王仙卿上清眞人不傳中仙自无玄○○圖帝簡玉名上清不得見聞脫有漏慢之中見亦不動九天禁書四萬劫一傳

夫修學之士不行此法功德不建思无感徹眞靈不降與善緣寘絶福路既乖仙何有日至學之士常當齋戒行香朝禮事竟仍東向行願心口相應无有異念將足以招玄眞於虛無坐求靈福於自然拔七祖於幽牢昇窮魂於南宮保家國於厄運禳天災於康年此福巍巍難可具宣於是說靈寶自然五篇衛靈神呪曰

東方

九氣青天　明星大神　煥照東鄉　洞映九門
轉燭揚光　掃穢除氛　開明童子　備衛我軒
收魔束袄　上對帝君　奉承正道　赤書玉文
九天符命　攝龍驛傳　普天安鎮　我得飛仙

南方

南方丹天　三氣流光　熒星轉燭　洞照太陽
上有赤精　開明靈童　總御火兵　備守三宮
斬邪束袄　剪截魔兇　北帝所承　風火八衛
流鈴交煥　敢有不從　正道流行　我享上功○
○保天長存　億劫无終

西方

七氣之天　太白流精　光耀金門　洞朗太冥
中有素皇　號曰帝靈　保神安鎮　衛我身形
斷截邪源　玉道正明　宮殿整肅　三景齊并
道合自然　飛昇紫庭　靈寶符命　普惠萬生
功加一切　天地咸寧

北方

北方玄天　五氣徘徊　辰星煥爛　光耀太微
黑靈尊神　飛玄羽衣　備衛五門　檢精捕非
敢有干試　豁落斬摧　玉符所告　神眞八威
邪鬥閉塞　正道明開　映照我身　三光同輝
策空駕浮　舉形仙飛

中央

黃中理氣　總統玄眞　鎮星吐輝　流煥九天
開光童子　一十二人　元氣陽精　燭上朱煙
洞照天下　及臣等身　百邪摧落　殺鬼萬千
中山神呪　普天使然　五靈安鎮　身飛上仙

太上大道君曰此自然五篇衛靈神呪舊出靈寶五文上篇制魔召靈役使群神安鎮五○嶽保天長存明理三光致國太平兆民享福濟度群生吾昔受之於元始天王使依玄科四萬劫一傳子位登高仙總統三界匡御群靈令以相告子擇其人必合玄圖依科以傳凡欲修道求仙致眞安國寧家截諸不祥當奉行自然衛靈神呪常以本命太歲甲子庚申及修齋之日常東向誦之一徧則神朗氣正宮宅肅清邪魔摧滅五老降眞萬試賓伏妖災喪亡長齋修誦剋成眞人

太上大道君告高玄大法師曰夫來入吾法門上希神仙飛騰華蒼次願家國安寧過度萬患消災滅禍請福求恩當先修靈寶自然五篇八齋悔罪懺謝十方上解宿世重過拔度惡緣下解己身積行以來所犯罪愆勤行齋直廣建福田救度一切卹死護生功成德普乃合道心惡對自滅善緣來生家門端整所願咸從神眞玄降坐致飛仙此治行之本求道之源學無此法徒勞心神宿根不解望道泯泯至老無獲不免諸患大道廣應哀之○在心令故相告子勤修行吾昔受之於元始天王使我祕之於靈都上館四萬劫一出子○今當依先師舊科若有至學之人名書金簡行合神仙子當傳之焉

道言齋日燒香東向祝曰　臣今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東方無極太上靈寶天尊　臣今仰謝東方九氣青天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極大道大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太帝帝君上皇老人三十九眞七十二聖高玄眞君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始生青眞東華玉寶高晨

大司馬上相青童君元老九玄主仙眞人无
鞅數量百千萬重道氣千二百官君太清玉
陛下青帝九氣玉門神仙四司眞人諸天至
極上聖大神東鄉无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丐
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積行所
犯殺害賢良元逆醜惡非人所行淫色盜竊
敗人成功離人骨肉奪人所崇爲子不孝爲
臣不忠反上逆主攻伐師宗上不敬天地下
不畏鬼神訾毀大道泄露靈文口是心非勝
○己嫉能輕慢四大汚穢三光惡口兩舌讒擊○
善人諸如此罪歷世纏綿結固不解積成丘
山乞令燒香行道懺謝玄眞宿縛解散七祖
同懽去離五道拔度八難窮魂解脫上昇福
堂舉家无他天下受恩國土太平四海興隆
帝王懽悅國富民豐惠加衆生咸蒙道恩今
束身歸命靈寶天尊賜臣得如所願位登上
仙昇入无形與道合同
　畢九叩頭九搏頰次南向燒香祝曰臣今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南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南方三
氣丹天太清南極皇上老君洞靈玉帝上元
禁君三元丈人始老玄眞萬福君萬福丈人
南昌上宮注生司馬太極眞人太和老子玄
和丈人赤帝丹靈高仙萬眞諸天至極上聖
大神南鄉无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丐原臣宿
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如上法
　畢九叩頭九搏頰次西向燒香祝曰臣今故
　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西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西方七
○氣素天太清西華高上皇帝太靈元始老君○
萬始先生太素三元君金闕七寶後聖帝君
主仙丈人太和玉女西靈金母白帝高仙四
極眞人諸天至極上聖大神西鄉无極世界
神仙正眞乞丐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
及臣身餘如上法
　畢九叩頭九搏頰次北向燒香祝曰臣今故
　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北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北方五
氣玄天太清太上高皇玉帝虛皇道君太上
老君太上丈人太上太道玉晨君北極眞公
文始先生黑帝皇老高玄眞人自然晝子北
辰九眞斗中大神五靈夫人太華九辰高上
萬重諸天至極上聖衆神北鄉无極世界神
仙正眞乞丐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
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九搏頰次東北向燒香祝曰臣今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東北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東北始
蒼天太清無極虛無自然大道至眞上聖靈
○寶始青老君九天眞王東明虛皇帝君九靈○
先生玉華眞帝高皇上眞眞人諸天至極上
聖衆神東北方無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丐原
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九搏頰次東南向燒香祝曰臣今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東南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今仰謝東南始
丹天太清洞極虛無自然至玄道君上聖靈
寶始赤陽元老君南極老子太和先生三靈
玄上萬福皇老丈人丹靈高皇帝君太陽眞
人好生度命司馬玄眞三元君紫晨大道君

南明洞靈虛道君朱官赤精南昌司命四極眞人諸天至極上聖衆神東南无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丙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搏頰次西南向燒香祝曰臣令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西南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令仰謝西南始素天太清玄極虛無自然浩寘皇上元靈道君金華至眞靈玄貝始素老君三天玉童紫陽眞公斗中四眞无陽帝君紫精先生萬福萬○氣萬度萬生君西明太靈虛皇道君金門素○靈七眞玉華君諸天至極上聖衆神西南无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丙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搏頰次西北向燒香祝曰臣令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西北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令仰謝西北始玄天高上元皇道君九天元靈洞寶太上眞老君無量太華靈寶始玄老君皇上丈人北玄九眞華晨君天門度世飛天羽郎玉仙監總靈司馬上古三師大聖衆至眞諸君丈人諸天至極上聖衆神西北无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丙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搏頰次向上方燒香祝曰臣令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上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令仰謝上方太上无極无形无名无頂无極至眞太上大道高皇大帝九天元父元始天王元始丈人至極靈寶洞玄太上元靈老君无極大聖衆至○眞諸君丈人諸天至極上聖衆神上方无極世界神仙正眞乞丙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搏頰次向下方燒香祝曰臣令

故燒香歸身歸神歸命

下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臣令仰謝下方玄黃天无上无極无色无鞅无量數太上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萬億重道天老九天玄母太黃元君九天眞王无上虛皇玄和老人太極眞人黃老皇帝黃老丈人元黃中帝五老上仙諸天至極上聖衆神下方无極世界五嶽四瀆神仙正眞乞丙原臣宿世以來七祖父母下及臣身餘悉如上法

畢九叩頭搏頰

行此十方懺謝畢便依威儀書典此學道之本上可以解七祖之宿對下可以除身行醜惡之罪衆愆既散神明自祐神明既降天民歸心功德廣載福廕无窮普濟一切護度群生斯法妙重難可具稱

○道言夫欲修善建功廣種福田當爲天民○修齋謝罪放生然燈拔度宿緣解脫世羅天民蒙恩也

靈寶眞文既竟方諸宮中東華上房青童君歌和魂致神之曲有得誦之天靈降衛萬祆毀迹神聽意朗存念易感有經之子實而祕之勿妄傳焉

東華上房靈妃歌曰

紫桂植瑤園　朱華聲樓摟　月宮生蘂淵
日中有瓊池　左拔圓靈曜　右掣丹霞暉
流金煥絳庭　八景絕煙迴　綠蓋浮明空

羽節命太微　鳳精童華顏　琳腴充長飢
控晨挹太素　乘歘翔玉階　吐納六靈胎
玉嬪抱巾隨　彈徵南雲扇　香風鼓錦披
叩商百獸舞　六天攝神威　倏忽億萬春
齡絕鬱䰰䰰　小鮮未烹鼎　言我巖下悲

青童大君與太虛眞人西城太眞小有眞王集於瑤臺瞻眄十方垂悼萬生眈慕世塗不知玉晨之會發歎與吟各賦詠一篇每至齋日讀之以招四眞之祐焉

青童大君吟詠曰

○欲殖滅度根　當拔生死栽　沈吟墮九泉○
但坐惜形骸

太虛眞人吟詠曰

觀神載形時　亦如車從馬　車敗馬奔亡
牽連一時假　哀世莫識此　但是借風大
種罪天網上　受毒地獄下

西城眞人王君吟詠曰

神為渡形舟　泊岸當别去　形非神常宅
神非形常載　徘徊生死輪　但苦心猶豫

小有眞人王君吟詠曰

失道從死津　三魂迷生道　生生日已遠
死死日已早　悲哉苦痛客　根華已顛倒
起就零落壓　焉知返枯老

東海青童君常以丁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十方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適子所願因此服日精為佳也

上清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以此日○登玉霄琳房四眄天下十方有志節遠周旋棲尚躭仰清眞修虔注之心者兆始修學未能憑想絕巔欲自陶練宿愆每造其日清齋平旦之時北向再拜祈請極陳子也兼以禮訓階隆福之漸拜禮願畢服玉池三十六過微乎深哉勤勗之焉

太上洞玄靈寶眞文要解上經

二經同卷

太上黄庭内景玉經

太上黄庭外景玉經

太上黄庭内景玉經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閑居蘂珠作七言散化五形變萬神是為黄庭作内篇琴心三叠舞胎僊九氣映明出霄間神蓋○童子生紫煙是曰玉書可精研詠之萬徧昇三天千災以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以却老年永延

上有章第二

上有魂靈下關元左為少陽右太陰後有密戶前生門出日入月呼吸存元炁所合列宿分紫煙上下三素雲灌溉五華植靈根七液洞流衝廬間迴紫抱黄入丹田幽室内明照陽門

口為章第三

口為玉池太和宮漱咽靈液災不干體生光華氣香蘭却滅百邪玉鍊顏審能修之登廣寒晝夜不寐乃成真雷鳴電激神泯泯

黃庭章第四

黃庭內人服錦衣紫華飛裙雲氣羅丹青綠條翠靈柯七莛玉籥閉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玄泉幽闕高崔嵬三田之中精氣微嬌女窈窕翳霄暉重堂煥煥揚八威天庭地關列斧斤靈臺盤固永不衰

中池章第五

中池內神服赤珠丹錦雲袍帶虎符橫津三寸靈所居隱芝翳鬱自相扶

天中章第六

天中之嶽精謹修靈宅既清玉帝遊通利道路無終休眉號華蓋覆明珠九幽日月洞虛元宅中有真常衣丹審能見之無疾患赤珠靈裙華倩粲舌下玄膺生死岸出青入玄二炁煥子若遇之昇天漢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煩訣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崿鋒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同服紫衣飛羅裳但思一部壽無窮非各別住居腦中列位次坐向外方所存在心自相當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翳鬱導煙主濁清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六腑五臟神體精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肺部章第九

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七元之子主調氣外應中嶽鼻齊位素錦衣裳黃雲帶喘息呼吸體不快急存白元和六氣神僊久視無災害用之不已形不滯

心部章第十

心部之宮蓮含華下有童子丹元家主適寒熱榮衛和丹錦飛裳披玉羅金鈴朱帶坐婆娑調血理命身不枯外應口舌吐玉華臨絕呼之亦登蘇久久行之飛太霞

肝部章第十一

肝部之宮翠重裏下有青童神公子主諸關鏡聰明始青錦披裳佩玉鈴和制魂魄津液平外應眼目日月精百痾所鍾存無英同用七日自充盈垂絕念神死復生攝魂還魄永無傾

腎部章第十二

腎部之宮玄闕圓中有童子冥上玄主諸六腑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蒼錦雲衣舞龍幡上致明霞日月煙百病千災急當存兩部水王對生門使人長生昇九天

脾部章第十三

脾部之宮屬戊己中有明童黃裳裏消穀散氣攝牙齒是為太倉兩明童坐在金臺城九重方圓一寸命門中主調百穀五味香辟卻虛羸無病傷外應尺宅氣色芳光華所生以表明黃錦玉衣帶虎章注念三老子輕翔長生高僊遠死殃

膽部章第十四

膽部之宮六腑精中有童子曜威明雷電八振揚玉旌龍旂橫天擲大鈴主諸氣力攝虎兵外應眼童鼻柱間腦髮相扶亦俱鮮九色錦衣綠華裙佩金帶玉龍虎文能存威明乘慶雲役使萬神朝三元

脾長章第十五

脾長一尺掩太倉中部老君治明堂厥字靈元名混康治人百病消穀粮黃衣紫帶龍虎章長精益命賴君王三呼我名神自通三老同坐各有朋或精或胎別執方桃核合延生華芒男女徊九有桃康道父道母對相望師父師母丹玄鄉可用存思登虛空殊途一會歸要終閉塞三關握固停含漱金醴吞玉英遂至不飢三蟲亡心意常和致欣昌五嶽之雲氣彭亨保灌玉廬以自償五形完堅無災殃

上覩章第十六

上覩三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五靈夜燭換八區子存內皇與我遊身披鳳衣銜虎符一至不久昇虛無方寸之中念深藏不方不圓閉牖窗三神還精老方壯魂魄內守不爭競神生腹中銜玉璫靈注幽闕那得喪琳條萬尋可蔭仗三魂自寧帝書命

靈臺章第十七

靈臺鬱藹望黃野三寸異室有上下間關營衛高玄受洞房紫極靈門戶是昔太上告我者左神公子發神語右有白元併立處明堂金匱玉房間上清真人當吾前黃裳子丹氣頻頊借問何在兩眉端內俠日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

三關章第十八

三關之中精氣深九微之內幽且陰口為天關精神機足為地關生命扉手為人關把盛衰

若得章第十九

若得三宮存玄丹太一流珠安崐崙重中樓閣十二環自高自下皆真人玉堂絳宇盡玄宮璇璣玉衡色蘭玕瞻望童子坐盤桓問誰家子在我身此人何去入泥丸千千百百自相連一一十十似重山雲儀玉華俠耳門赤帝黃老與我魂三真扶骨共房津五斗煥明是七元日月飛行六合間帝鄉天中地戶端面部魂神皆相存

呼吸章第二十

呼吸元氣以求僊僊公公子似在前朱鳥吐縮白石源結精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長生三氣右徊九道明正一含華乃充盈遙望一心如羅星金室之下可不傾延我白首反孩嬰

瓊室章第二十一

瓊室之中八素集泥丸夫人當中立長谷玄鄉繞郊邑六龍散飛難分別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忽之禍鄉三靈殁但當吸氣録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若當決海百瀆飲葉去樹枯失青青氣亡液漏非已形專閉御景乃長寧保我泥丸三奇靈恬淡閑視內自明物物不干泰而平慤矣匪事老復丁思詠玉書入上清

常念章第二十二

常念三房相通達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漱五芽不飢渴神華執巾六丁謁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起自形中初不闔三宮近在易隱括虛無寂寂空中素使形如是不當汙九室正虛神明舍存思百念視節度六腑修治勿令故行自翱翔入雲路

治生章第二十三

治生之道了不煩但修洞玄與玉篇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高拱無爲魂魄安清靜神見與我言安在紫房幃幙間立坐室外三五玄燒香接手玉華前共入太室璇璣門高研恬淡道之園內視密盼盡見真真人在已莫問隣何處遠索求因緣

隱影章第二十四

隱景藏形與世殊含氣養精口如朱帶執性命守虛無名入上清死錄除三神之樂由隱居倏歘遊遨無遺憂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金輦正位從玉輿何不登山誦我書鬱鬱窈窈真人墟入山何難故躊躇人間紛紛臭如帑

五行章第二十五

五行相推反歸一三五合氣九九節可用隱地迴八術伏牛幽闕羅品列三明出於生死際洞房靈象斗日月父曰泥丸母雌一三光煥照入子室能存玄真萬事畢一身精神不可失

高奔章第二十六

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乃見玉清虛無老可以迴顏填血腦口銜靈芝攜五星腰帶虎籙佩金璫駕欻接生宴東蒙

玄元章第二十七

玄元上一魂魄鍊一之爲物叵卒見須得至真乃顧眄至忌死氣諸穢賤六神合集虛中宴結珠固精養神根玉笢金籥常完堅閉口屈舌食胎津使我遂鍊獲飛僊

僊人章第二十八

僊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氣以爲真黃童妙音難可聞玉書絳簡赤丹文字曰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火兵符圖備靈關前昂後卑高下陳執劍百丈舞錦幡十絕盤空扇紛紜火鈴冠霄隊落煙安在黃闕兩眉間此非枝葉實是根

紫清章第二十九

紫清上皇大道君太玄太和俠侍端化生萬物使我僊飛昇十天駕玉輪晝夜七日思勿眠子能修之可長存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守一內守堅固真之真虛中恬淡自致神

百穀章第三十

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邪從反老得還嬰三魂忽忽魄糜傾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

心典章第三十一

心典一體五臟王動靜念之道德行清潔善氣自明光坐起吾俱共棟梁晝日曜景暮閉藏通達華精調陰陽

經歷章第三十二

經歷六合隱卯酉兩腎之神主延壽轉降適斗藏初九知雄守雌可無老知白守黑見坐守

肝氣章第三十三

肝氣鬱勃清且長羅列六腑生三光心精意專內不傾上合三焦下玉漿玄液雲行去臭香治湯髮齒鍊五方取津玄膺入明堂下漑喉嚨神明通坐侍華蓋遊貴京飄飄三清席清涼五色雲氣紛青葱閉目內眄自相望使諸心神還自崇七玄英華開命門通利天道存玄根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甚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肝氣周流終無端

肺之章第三十四

肺之為氣三焦起視聽幽冥候童子調理五華精髮齒三十六咽玉池裏開通百脉血液始顏色生光金玉澤齒堅髮黑不知白存此真神勿落落當憶紫宮有座席衆神合會轉相索

隱藏章第二十五

隱藏羽蓋看天舍朝拜太陽樂相呼明神八威正辟邪脾神還歸是胃家耽養靈根不復枯閉塞命門保玉都萬神方胙壽有餘是謂

脾建在中宮五臟六腑神明主上合天門入明堂守雌存雄頂三光外方內圓神在中通利血脉五臟豐骨青筋赤髓如霜脾救七竅去不祥日月列布設陰陽兩神相會化玉英淡然無味天人糧子丹進饌看正黃乃曰琅膏及玉霜太上隱環八素瓊漑益八液腎受精伏於太陰見我形揚風三玄出始青恍惚之間至清靈戲於飈臺見赤生逸域熙真養華榮內盼沈默鍊五形三氣徘徊得神明隱龍遁芝雲琅英可以充飢使萬靈上蓋玄玄下虎章

沐浴章第三十六

沐浴盛潔棄肥薰入室東向誦玉篇約得萬偏義自鮮散髮無欲以長存五味皆至正氣還衰心寂悶勿煩冤過數已畢體神精黃華玉女告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即授隱芝大洞經十讀四拜朝太上先謁太帝後北向黃庭內經玉書暢授者曰師受者盟雲錦鳳羅金鈕纏以代割髮肌膚金雞手登山歃液丹金書玉景乃可宣傳得審授告三官勿令七祖受冥惠太上微言致神僊不死之道此其文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上

太上閑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玉池清水灌靈根審能修之可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合兩扉幽闕俠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炁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老不衰中池有士衣赤衣田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距重閉之神廬之中當修理玄膺炁管受精符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立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呼翕廬間以自償保守完堅身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俠以幽闕流下竟養子玉樹令可壯至道不煩無旁午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戶皆是公子教我者明堂四達法海源真人子丹當吾前三關之中精氣深子欲不死修崐崘絳宮重樓十二級宮室之中五炁集赤城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妙房中急棄捐淫慾專守精寸田尺宅可理主緊子長留心安寧觀志遊神三奇靈閑暇無事心太平常存玉房神明達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閉子精路可長活正室之中神所居洗身自理無敢汚歷觀五臟視節度六腑修治潔如素虛無自然道之故物有自然事不煩垂拱無為身體安虛無之居在幃間寂寞曠然口不言恬淡無欲遊德園清淨香潔玉女存修德明達道之門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上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中

作道優遊深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淡無為向思慮羽翼已成正扶疎長生久視乃飛去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合炁要本一誰與共之斗日月抱玉懷珠和子室子能知之萬事畢子自有之持勿失即得不死入金室出日入月是吾道天七地二迴相守昇降進退合乃久玉石珞珞是吾寶子自有之何不守心曉根基養華采服天順地合藏精九原之山何亭亭中住真人可使令內陽三神可長生七日之五迴相合崐崘之山不迷誤敝以紫宮丹城樓俠以日月如連珠萬歲昭昭非有期外本三陽神自來內養三陰可長生魂欲上天魄入泉還魂返魄道自然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中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下

璇璣懸珠環無端迅牝金籥常完堅載地懸
天周乾坤象以四時赤如丹前仰後卑各異
門送以還丹與玄泉象龜引炁至靈根中有
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此非枝葉實
是根晝夜思之可長存僊人道士非有神積
精所致爲專年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
陰陽炁故能不死天相既試說五臟各有方
心爲國主五臟主意中動靜炁得行道自持
我神明光晝日昭昭夜自守渴自飲漿飢得

○飽經歷六腑藏卯酉轉陽之陰藏於九常能
行之不知老肝之爲炁修而長羅列五臟生
三光上合三焦道飲漿精候天地長生道我
神魂魄在中央精液流泉去鼻香立於玄膺
含明堂通我華精調陰陽伏於玄門候天道
近在我身還自守清淨無爲神留止精氣上
下關分理七孔已通不知老還坐天門候陰
陽下於喉嚨通神明過華蓋下清且涼入清
虛囪見吾形期成還丹可長生還過華池動
腎精望於明堂臨丹田將使諸神開命門通
利天道藏靈根陰陽列布如流星肝氣似環
終無端肺之爲炁三焦起伏於天門候故道
清液醴泉通六府隨鼻上下開二耳竅視天
地存童子調和精華理髮齒顏色光澤老不
白下于喉嚨何落落諸神皆會相求索下入
絳宮紫華色隱藏華蓋通神廬專守心神傳
相呼觀我諸神辟除邪脾神還歸依大家藏
養靈根不復枯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
似玉都壽傳萬歲將有餘脾中之神遊中宮
朝會五神和三光上合天炁及明堂通利六

○府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爲王通利血脉汗爲
漿二神相得下玉英上稟元氣年益長循護
七竅去不祥日月列布張陰陽伏於太陰成
其形五臟之主腎爲精出入二炁入黃庭呼
吸虛無見吾形強我筋骨血脉成恍惚不見
過清靈坐於廬下觀小童旦夕存在神明光
出於無門入無戶恬淡無欲養華根服食玄
炁可遂生還返七門飲太淵通我喉嚨過清
靈閻於仙道與奇功服食靈芝與玉英頭戴
白素足丹田沐浴華池灌靈根三府相得開
命門五味皆至善炁還大道蕩蕩心勿煩被
髮行之可長存吾言畢矣勿妄傳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下

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

爾時靈寶天尊在浮羅世界淨明國土善積山中七寶樹下與無量飛天神王及諸仙聖衆演說妙法乃放九色彩光徧照十方一切衆生善惡果報或貴或賤或富或貧大衆懷疑此等衆生有如上果未敢議問時有光妙音眞人從座而起嚴整衣冠叩頭長跪上白天尊曰適見威光照耀十方或男或女富貴貧賤苦樂不同此等衆生有何異因伏願聖慈憫以所請賜以訣言

○天尊曰善哉善哉汝當復坐靜默安神一心○諦聽

天尊言十方一切衆生命屬天曹身繫地府當得人身之日曾於地府所屬冥司借貸祿庫受生錢財方以祿簿注財爲人富貴其有貧賤者爲從劫至劫負欠冥司奪祿在世窮乏皆冥官所尅陽祿塡於陰債是使貴賤貧富苦樂不同汝當看知

天尊言吾昔賜寶樹一株付與酆都北帝植於冥京明寥衆生善惡果報以聖箭三隻神弓三張給與得生人身男女將此弓箭望寶樹而射射得東枝得官爵長命身射得南枝得延年康健身射得西枝得富貴榮華身射得北枝得貧窮困苦身如上之寶樹者乃是業鏡果報之緣若在生欽敬三寶方便布施設齋誦經行種種善緣及依吾教誦念此經燒還祿庫受生錢者得三生爲男子身若復死亡不經地獄再復人身酆都若以弓箭施爲寶樹我以神力扶持無使中於北枝再得榮貴之身若復有人在世慳貪愚癡不信經○

○法負債不還更相嫉妬不念善因惟惡是修致使罪簿注名天曹減筭及負欠冥司受生錢財在世不還更相誑妄死入地獄爲劫方生畜獸身輪轉果報若復得爲人身再以神弓聖箭於寶樹自然果報射中北枝既得爲人貧窮下賤及不信善緣之報眞人又白天尊言未審人之生身從何所屬冥曹庫借過受生錢在世責還何庫分雖蒙開悟未測此因幸望慈尊爲衆分別

天尊曰人之生身便有十二年直宮分各有曹典主掌祿庫我今爲汝顯說十二宮曹姓屬

子生人欠錢一萬三千貫屬第一庫曹官姓李丑生人欠錢二十八萬貫屬第二庫曹官姓田寅生人欠錢八萬貫屬第三庫曹官姓雷卯生人欠錢八萬貫屬第四庫曹官姓柳辰生人欠錢五萬貫屬第五庫曹官姓袁巳生人欠錢七萬貫屬第六庫曹官姓紀午生人欠錢二十六萬貫屬第七庫曹官姓許未生人欠錢十萬貫屬第八庫曹官姓朱申生○人欠錢四萬貫屬第九庫曹官姓車酉生人○欠錢五萬貫屬第十庫曹官姓鄭戌生人入錢二萬五千貫屬第十一庫曹官姓成亥生人欠錢九千貫屬第十二庫曹官姓亢

天尊又言前十二宮庫官各主局生人欠受生錢簿及得爲人身曾許所屬元辰錢財乞註受生祿庫之簿合同冥司之籍眞人曰此之元辰亦未審於名位錢數更望慈憫盡其所說天尊含笑而言曰善哉汝當盡力爲於衆生吾當再爲汝開演十二所屬元辰姓名

錢數
子生人本命元辰劉文眞當得人身許錢七千貫丑生人本命元辰孟候當得人身許錢九千貫寅生人本命元辰鍾元當得人身許錢六千貫卯生人本命元辰郝元當得人身許錢一萬貫辰生人本命元辰李文亮當得人身許錢六千四伯貫巳生人本命元辰曹交當得人身許錢一千貫午生人本命元辰張巳當得人身許錢九千貫未生人本命元辰孫恭當得人身許錢四千貫申生人本命元辰杜準當得人身許錢八千貫酉生人本命元辰田交佑當得人身許錢五千貫戌生人本命元辰崔漸進當得人身許錢五千貫亥生人本命元辰王奭當得人身許錢六千貫爾持

天尊告諸四衆若有善信男女意樂經法布施貨財依此經典建立道場嚴備香花燈燭莊嚴供養三寶大道諸仙大聖六時行道十徧轉經修齋設醮准備所欠受生錢數及許元辰之財一一明具合同疏牒燒還本屬庫分者即得見世獲福榮貴果報來生永無苦難若有衆生不信前緣返生惡業者一墮九泉若不具陳故有生死苦樂之報汝等大衆各自省知是時光妙音眞人及諸仙衆酆都北帝閻羅寘官祿庫曹典本屬元辰在會大衆一切稽首瞻仰尊顏頂禮而退於是光妙音眞人傳教世間濟度存亡讚歎敷揚信受奉行

靈寶天尊說祿庫受生經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一　皇一

聖行品上

爾時元陽眞人光妙音聞天尊在玄都寶殿紫微上宮妙樂國土元陽世界與諸天大聖飛天神王演說大乘經教爲諸神仙眷屬開闡玄義微妙經典神通變現不可思議妙音既聞斯事心生歡悅即率門徒弟子八萬四千人我今聞有聖尊威德堂堂不可譬喻汝等可辯名香貴寶幡蓋輿輦音聲伎樂供養之具剋明日中尋訪明師爾時弟子既聞斯語已各各驚疑歎未曾有即辦行裝珊瑚琥珀明珠寶幢香華馥郁盡世珍奇侍從徒衆乘雲駕龍浮空而去既到

天尊之所妙音眷屬心懷戰懼動止不寧時衆之中有一眞人名曰賢智高聲唱言我今弟子整頓衣冠明潔視聽以百和名香立空之案幡幢寶蓋音聲伎樂備衛左右羅列虛空賢智身被正帔手執香爐低眉斂膝下氣和聲叩頭稽首前進作禮諮審靈顏問訊尊體開揚法教德無損和賢智宿因有幸過忝

上眞輪轉因緣遭遇道運慈愍之歡實爲無量然猶宿滯尚有深疑沉迷既久無緣曉悟今聞

天尊發大鴻恩開慈愍路爲諸百姓子男凡夫衆生作大舟航作大梯磴作大明師作大道主賢智敢藉威光憑斯妙力輙有諮問心所疑滯伏願大師憐愍凡愚降垂辯答

天尊默然良久五色開顏三光朗曜七十二相八十種好徧明十方恒河世界發大法音喧動國土善哉善哉子之所問要乎深矣隨汝所問當爲解析賢智上白

天尊言既蒙開示曉悟衆生未審修何行願可登道果

天尊答曰若修自然妙道當須除身六種弊行賢智眞人白言以何因緣名爲六種弊行

天尊答言一者慳貪二者破戒三者嗔恚四者懈怠五者散亂六者愚癡眞人修自然道者當須除此六種弊行眞道可獲復次五種觀身何等爲五一者觀身不淨二者觀身苦惱三者觀身无常四者觀諸法无我五者觀身空寂一无所有善男子眞人道士常當修習是五種觀行復有一行是天尊所謂元陽上品妙經云何眞人所修聖行眞人道士若從天尊得聞如是大聖經已心生敬信敬信法已應行如是思惟有無上道有大正法有元陽經典我今思惟常爲愛樂求至要故捨離所愛妻子父母兄弟六親眷屬所居住宅金銀珍寶僮僕奴婢之屬復作是念居家迫迮猶如繫縛一切罪根由之而生出家閑靜猶如虛空一切善因緣之利益若在居家不得讀誦元陽經典修於智恵我今應當捨離恩愛出家學道復作是念我今定當割愛修學无上正眞自然之果眞人道士如是欲出家時有諸天魔鬼生於撓惱即當與我與大鬬爭善男子如是眞人云何復與人鬬爭爾時眞人道士即至元陽宮中若見

天尊及諸弟子威儀具足諸根清淨其心和軟寂靜无爲即至其所而求出家棄捨俗衣著於法服既出家已奉持法戒威儀不缺舉止安詳不犯愆過乃至小罪心不敢作護持法戒猶如赤子譬如有人帶持浮瓠欲濟巨海爾時海中有一海神即從此人乞取浮瓠其人聞已即作念言我今乞汝必定沉溺答言海神汝寧殺我浮瓠必不可得海神復言若不全與我者可乞一半是人猶故不肯與之海神復言汝若不能與我半者可三分之一其人又復不肯海神又言汝可與我如手許大其人又復不許海神又言我今飢寒困苦願當濟我如絲毫許又復不肯復言汝今所索計自不多然我今日方涉海水不知邊際去岸遠近云何與汝我今何緣出海之難脫喪身命悔將何及善男子眞人道士守持法戒亦復如是如彼涉海愛惜浮瓠眞人如是守持法戒時常有煩惱諸惡海神語眞人曰汝當信我終不欺誑但破五禁護持法戒以是因緣令汝安穩得入元陽仙品爾時應作是言我今寧持如是禁戒墮玄沙地獄終不毀戒犯法而生天上煩惱海神復作是言汝若不能破五禁法者可食人肉以是因緣令汝安穩得入元陽仙品眞人亦不復從其

語海神又言汝若不能食人肉者亦可犯偷劫罪以是因縁令汝安穩得入元陽仙品真人爾時亦復不從海神復言汝若不能犯偷劫罪可犯五逆罪以是因縁可得安穩入於元陽仙品真人爾時又復不從海神復言汝若不能犯五逆罪者可入淫室以是因縁令汝安穩得入元陽仙品真人爾時亦復不從海神又言汝不犯淫室者可破四盟戒以是因縁可得安穩入於元陽仙品真人爾時心自念言我今若犯四盟戒律不首悔者則不

○能度生死岸而得元陽仙品真人道士於是微小諸戒律守護堅固心如金剛真人道士持百八十戒智慧上品戒供養尊重等無差異真人若能如是堅持則為具足真道禁戒廻向元始正真之道爾時賢智真人復有五録戒一者不殺生二者不盜人物三者不邪淫人婦女四者不噴嗃妄語五者不飲酒食肉真人若修五録戒者終不為惡即入无為真常之樂復次善男子有二種戒一者修心清淨戒二者息世機嫌戒修心清淨戒者謂行無點污志不犯非息世機嫌戒者不作販賣財寶以求福樂不假他人形勢以顯己身不求世間肉味以潤飢虛不樂華麗衣物以為服用不樂高廣屋舍牀席屏幃氈褥錦繡等物如是之事並能除斷善男子名曰息世機嫌戒真人道士堅持如是禁戒等无差異善男子真人道士受持如是法戒以發是願寧以此身投於猛火深坑終不破犯

元始天尊所制法戒與諸凡夫衆生而行不淨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熱

○鐵遶身不敢破法而受信心賢者衣服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此口吞熱鐵汁終不敢破法而食信心賢者飲食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此身卧熱鐵牀終不敢以破法而受信心賢者牀卧褥具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此身受於重病終不敢破法而受信心賢者醫藥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此身投沸鐵鑊中終不敢破法而受信心賢者房舍屋宅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鐵棒碎我此身不以破法而受信心賢者恭敬禮拜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復作願言寧以鐵鈎挑我眼瞳不以邪心觀他好色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又發願言寧以鐵錐剌耳不以染心聽好音聲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復發願言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諸香氣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復發願言寧以利刀割去舌根終不染心貪著諸味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復發願言寧以利斧斬身終不染心貪諸色觸何以故以是因縁

○願令一切衆生守持法戒得清淨法善男子真人道士修治如是清淨法時即得住不動之地云何名不動之地真人住是不動之地不動不墮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玉京山猛風不能搖動真人道士住是地中亦復如是不為色聲滋味所動不為邪見淫風所散善男女不動傾者不為貪慾嗔恚所撓又不墮者不墮三惡又不退者不退法還家又不散者不為退逆元陽經之所散壞復次真人道士亦復不為諸煩惱魔王所動不為邪鬼所

傾乃至坐於道場騫林樹下雖有魔王不能
令其退无上正真大道亦復不爲死魔所撓
是名真人修習真行善男子云何名爲真行
真行者天尊及諸仙之所行故名真行以
何因緣故名天尊真人爲聖人耶如是等人
有聖法故常觀諸法性寂靜故以因緣故名
爲真人有聖法故故名真人有定慧故故名
真人有七真財所謂信法慚愧多聞智慧捨
離故故名真人以是因緣復名真行復次善
男子真人道士真行者觀察是身不淨因緣
和合共成此身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
仰視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無主誰使之爾
作是閒已塵中諸仙忽然不見復作是念或
識是我故使諸聖人不爲我復觀此識次第
生滅猶如流水亦復非我又作是念若識非
有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又作是念出息入息
直是風性而風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
是真地性非真水火風性亦復非真又作是
念此身一切悉無有真唯有心風因緣和合
變現種種所作事業譬如呪術所作亦如鳴
鍾隨意出聲是故此身如是不淨因緣混合
共成其體當於何處而生貪欲若被罵辱復
於何處而生瞋怒如我此身百關不淨六根
臭穢何處堪當罵辱者若聞其罵即便思惟
以何音響而見罵耶一一音響不能見罵若
一不能衆亦如是以何義故不應生瞋若他
來觸亦應思惟如是觸者因何而生復作是
念因心因作反以我身故名爲觸我今何緣
橫瞋於他乃是我身自作其罪以爲我身受
於五陰故譬如因的則有弓箭我身亦爾有
身有觸我若不忍心則迷散心若迷亂則失
正念若失正念則不能觀真不真義若不能
觀真不真義則行惡事惡事因緣則墮三塗
十惡地獄真人爾時作如是觀已得四種念
處得四種念處已則可住於堪忍之地真人
道士住是地已則能堪忍貪欲瞋恚亦應堪
忍寒熱飢渴種種惡觸種種疾疫惡口罵詈
鞭杖楚撻身心苦惱一切能忍是以爲住堪
忍之地元陽真人賢智白
天尊言仙人道士未得住於不動之地淨持
戒時頗有因緣得破法罪善男子真人未得
住不動之地有因緣故可得破法真人言唯
然天尊何者因是耶
天尊告真人賢智若有真人道士知以破法
因緣則能令人受持愛樂元陽經典又能令
其受持讀誦文句通利書寫經卷廣爲人說
志不退轉无上正真自然大道爲如是故故
得破法真人爾時應作是念我寧一切墮於
玄沙地獄受於苦惱要令是人不退轉於無
上正真自然大道爾時元陽真人賢富子林
等白
天尊言若有真人攝取守持如是之人令不
退轉自然之心爲是毀法若墮玄沙地獄無
有是處爾時
天尊讚賢智真人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我念
過去於閻浮地作大國王名曰受見愛念敬
重元陽經典其心純善無有穢惡嫉妬慳貪
口常宣說柔軟之語心常攝護貧窮孤獨布
施精進無有休息時世無聖人我於爾時愛
樂元陽上品大乘經典九年之中事道士爲

師供給所須過於九年施安已訖即作是言
師等今應發無上正真自然法心道士言曰
大王自然之性是无所有元陽經教亦復如
是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於虛空善男子我
於爾時心樂元陽妙經恭敬讀誦乃有如是
无量功德復次善男子修聖行者當知有漏
之法有二種事有因有果无漏法者亦應有
二種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則名苦有漏因
者則名為集无漏果者則名為滅无漏因者
是名為法復次善男子真人道士有八種苦
○相所謂生老病死愛憎離別能生如是八苦○
法者是名為集無有如是八法之處是名為
滅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謂五種一者初出二
者至終三者增長四者出胎五者種類生云
何為老老有二種一者念念老二者終身老
復有二種一者增長老二者滅壞老是名為
老以何因緣名之為病謂身中毒蛇互不調
適以是義故復有二種一者體病二者意病
體病復有五等云何為五一者因水為病二
者因風為病三者因熱為病四者雜惡為病
五者外物為客病以是因緣客病之中復有
四種一者非意彊為二者忘誤墮落三者器
伏尾石四者魍魎邪鬼所著心病之中亦有
四種一者邪心踊躍二者心生恐怖三者心
有憂愁四者志性愚癡復次善男子真人道
士心性之病復有三種以何因緣名之為三
一者身心作罪受於業報二者不得遠離諸
惡對罪三者四時代謝如是因緣名為分別
病諸病名字心意迷亂是名為病云何為死
○死者捨離所受之身捨離受身有二種別○一
者壽命盡死二者攀緣死命盡死者復有二
種事一者壽命盡非是福盡二者福盡非是
命盡攀緣死者復有二種義云何二種義一
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橫為他人害死又有三
種死一者放逸死二者破法死三者壞命死
云何名為放逸死若有毀謗元陽上品大乘
經典是名為放逸死云何名為破法死毀謗
過去未來見在諸聖人所制法律是名破法
死云何名為壞命死捨棄五陰是名壞命死
如是等死名曰大苦何等名曰愛別離苦所
愛之物破壞離散如是愛別有二種別云何
名為二種一者人中陰懷二者天中陰懷如
是人天所受陰懷分別計數有无量種是名
愛苦云何名為怨憎會苦所集聚其有三種
一者地獄二者餓鬼三者畜生如是三趣分
別多少有无量數如是之名為怨憎會苦云
何名為求不得苦其有二種一者有所冀望
求之難得二者多用氣力不獲福報如是之
事名求不得苦云何名為五陰苦五陰苦者
生老病死愛憎別離是煩惱根本善男子當○
○知八苦之中為身大患若能挫銳閉情專心
欽意修行供養元陽上品大乘經典可得免
離如是八種煩惱八種憂患之苦爾時
元始天尊告賢智真人曰一切凡夫衆生顛
倒覆心貪著生相猒離老病我今不爾觀於
初生已見病患真人如有女人名曰善信入
於蒲隣世界長者之舍是女端正顏貌美麗
世間錦繡紋繒服玩莊嚴其身長者見已即
便問言汝今名字云何從何而來女人答曰
我即是今世界中功德大富主長者問曰汝

今所至之處為何利益女言我所至處能生種種甘果飲食之味金銀銅鐵錦繡紋繒牛馬車乘奴婢僮僕長者聞之心生歡喜我乘昔因緣逢善知識為大利益即便恭敬禮拜燒香散華至心稽首願能慈愍爾時門外復有女人形容醜陋衣裳臭穢長者見已問言汝自何等女人答言我名黑業長者曰以何因故名為黑業女人答曰我所經遊能令其家財物衰耗長者聞已即持利刀趂逐令去如有留滯即害汝命黑業答言汝莫愚癡无○

○有善心長者問言何故名我愚癡无有善心黑業答曰汝家中女人名曰善信即是我姊常共經遊汝若趂我姊亦須逐去長者還入問善信門外女人是汝妹不善信答言實是我妹我等姊妹處處經遊未曾相離在所履歷我常為善彼常為惡我作善業彼為惡業長者既能愛我亦復須憐彼長者答言若有是事我皆不用即便急去勿復有違是時二女便去還其所住爾時長者心生喜悅歡樂無量是時二女相隨便至貧家貧人見已心生踊躍即請之言從今已去願二女常在我舍女人答言我等先已為他驅逐汝今何緣俱留我住貧人答曰汝今念我我亦念汝是故俱請令住我舍賢智真人等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故是以俱棄曾无愛心凡夫衆生不知老病死是故心常貪愛生死二業復次真人道士如有妙智童子為飢所逼見糞穢中有諸果子即便取之有賢者見之即便呵責汝妙智童子種性清虛何故取此糞穢之果妙智聞之心直慙愧即答

○之言我實不食為欲洗淨還棄捨之賢者語言汝大愚闇若還棄者更不須取善男子真人道士亦復如是於此生中不取不捨如彼賢者呵責妙智童子凡夫衆生欣生惡死如彼妙智童子取果還棄復次賢智真人譬如有人於四達道中器盛美食而欲賣之有人遠行飢乏見其美食即復問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食香美若食此食能除飢渴得見諸仙唯有一病所謂命終是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仙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此食已若運命終盡汝今何為賣之食主答言有患之人終不肯買唯有愚癡不知是事多與我值貪食其食真人道士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但免煩惱何以故以其不免諸苦惱故凡夫衆生隨其生處貪受諸觸以其不見老病死故復次善男子猶如毒樹之根汁能殺人真人道士於受生處所受五賊陰身亦復如是一切能殺復次善男女猶如糞穢多少俱臭真人道士生亦如是設受千年下至十歲俱亦受苦復次賢智真人猶如嶮處有草覆○

○於岸邊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壽年千歲永除諸病安穩快樂凡夫衆生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深坑即前欲取不覺墮坑遂殞其命賢者知已捨棄遠離真人道士亦復如是尚不欲受諸天妙食況在人中凡夫衆生乃於地獄吞噉鐵汁況復人天妙饍而能不食真人道士以如是譬及諸无量无邊當知生為大苦真人道士是名聖人住於元陽世界讀誦大乘微妙經典觀於生苦真人道士云何聖人於元陽世界觀於老苦者能為嗽逆上氣

能懷勇力憶念進持盛年歡樂自恣及斯老苦皮肉消瘦形容臭穢為人所輕真人道士譬如池有蓮華光色鮮榮芬芳可愛忽值天雹一時零落真人道士老亦如是悉能破壞盛壯好色復次賢智真人譬如國有忠臣善知兵法有他國拒捍不從威令王遣忠臣往彼伐之即便擒縛將來詣王老亦如是擒縛壯色將付於王復次善男子譬如折輪无所復用老苦將至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如大富家豐諸珍寶衣服臥具怨賊入家劫奪家○資悉皆空盡善男子盛年壯色亦復如是帰○為老賊之所劫奪復次善男子猶如窮人貪諸衣服雖復冀望而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雖有貪心欲求富樂而不能得復次善男子猶如陸龜心念於水真人道士老亦如是既為衰賊之所乾涸心念壯時所受富樂復次真人道士譬如秋月所有蓮華為人所愛及期銷歇人不欲見善男子壯年盛色亦復如是皆為人愛及其老至人所輕賤復次真人道士猶如甘蔗既被壓已無復甘味羨年

壯色亦復如是既為老賊侵壓無有道味出家讀誦精進之味復次善男子猶如滿月盛光晝則不明善男子老亦如是少則端正刑勢鮮潔老至憔悴顏容枯瘦復次善男子譬如有帝王以正法治國理人無曲時為敵國之所侵奪流離波迸遠入他境他境人民見而愍之俱作是言大王往昔正法治國不濫百姓如何一朝波迸流離乃至於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為衰老所毀常念少時所為事業復次善男子譬如燈炷唯藉於油油既消○盡勢不久停真人道士老亦如是唯藉油明○油既消盡衰老之炷焉得久明復次真人道士猶如枯池不能潤益人及非人飛禽走獸善男子老亦如是為老所枯不能利益生所作業復次真人道士猶如河岸臨險之樹若遇驚飈必當顛墮善男子老亦如是臨老險岸飛飈一生勢不得住復次真人道士如車無輪不堪運載善男子老亦如是不能請受自然之法復次真人道士猶如嬰兒為人所賤善男子老亦如是恒為萬物輕毀真人道

士以是因緣譬喻及諸无量无邊不可思議如是老苦實為大病善男子是名真人道士修行元陽上品大乘經典觀於老苦爾時賢智真人云何善男子修行元陽上品大乘妙典觀於病苦所謂諸病能消滅一切樂事譬如雨雹傷毀苗稼損於穀實復次真人道士如人有怨意恒愁惱而常恐怖善男子一切衆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常憂病苦心懷愁惱復次真人道士譬如有人形貌端正為王妃后欲心所念遣信逼呼與其交通時王知○之挑其一眼截其一耳斷其一手刖其一足是人爾時形儀改異人所輕賤善男子病亦如是先雖端正六根具足既為病苦之所經逼則為衆人心所輕賤復次真人道士譬如芭蕉及騾有子為死所逼善男子病亦如是有病則死復次真人道士猶如風輪王主兵大臣恒在前導王後隨行亦如四種畜生王商主在前行亦如是諸衆悉隨無捨離者善男子死風輪王亦復如是常有病臣不相棄離四種商主亦復如是常為死衆之所縈逐

眞人道士病因緣者所謂苦惱愁怖憂恐身心或爲怨賊之所惱害破壞浮欲發撤梯磴亦能欺奪正念根本復能毀美貌怒色能爲身心焦損膚體如是等喻當知病苦是爲大賊善男子是名眞人道士能行元陽大乘微妙經典觀於病苦爾時賢智眞人云何善男子修行讀誦元陽上品大乘經典觀於死苦所謂死苦能消滅故眞人道士如劫火起能燒一切善男子死火亦爾能燒一切唯除眞人道士住於元陽世界因天尊力勢不及故○復次眞人道士如水災起一切漂溺唯除三仙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復如是漂溺一切唯除眞人住於元陽國土大乘世界復次眞人道士如風災起能搖動一切諸物悉令消壞唯除四仙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風既至能吹一切所有唯除眞人道士住於元陽國土大乘世界賢智眞人白天尊言彼四仙力以何因緣火不能銷水不能溺風不能搖天尊告賢智眞人曰四仙力者是諸過患一切无故善男子初仙過患內有觀察外有火災二仙過患內有歡喜外有水災三仙過患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善男子彼四仙者內外過患諸漏悉无是故諸災不能及之善男子眞人道士亦復如是安住元陽國土大乘世界內外谷過悉皆却盡是故死至不能及之復次眞人道士如金翼之鳥能食能消一切禽魚金銀等物唯除金剛不能吞噉眞人道士死金翼鳥亦復如是能食噉諸衆生唯不能消住元陽國土大乘世界眞人道士復次賢智眞人猶如嶮岸所有樹木洪水暴長悉隨○漂溺流入大海唯除楊樹以其軟故善男子是諸衆生亦復如是悉皆沿流入於死海唯除眞人道士住於元陽國土大乘世界復次賢智眞人猶如天丁力士能摧伏一切魔鬼唯除大風何以故以无礙故善男子死天丁力士亦復如是悉能摧伏凡夫衆生唯除眞人道士住元陽國土大乘世界以何因緣以无礙故復次賢智眞人有人於怨憎中妄作親善恒相隨從如響從聲伺候其便而欲殺之其怨謹守堅固自防故使怨人不能得害善男子死怨亦爾伺候凡夫一切衆生而欲殺之唯不能殺住元陽國土大乘世界眞人道士何以故如是眞人不遊放逸故復次賢智眞人猶如卒降暴雨破壞山林樹木土石沙礫一切諸物唯不能毀壞金剛之寶善男子金剛死亦復如是悉能消滅凡夫衆生唯除金剛眞人道士住於元陽國土大乘世界復次賢智眞人如金翼鳥能噉龍魚不能噉三洞法師善男子死金翼鳥亦復如是能食無量衆生一切含識唯除眞人道士住三洞○者何謂三洞空无之相復次賢智眞人有如毒蛇放毒螫人雖有良呪世之草藥无如之何唯有聖人甘露妙藥能消其毒善男子死毒所害亦復如是一切醫療无奈之何唯除眞人住於元陽國土大乘世界復次賢智眞人猶如有人爲官所嗔若能早辭遜謝低言軟語償於珍寶便可免脫善男子死官所過其事不爾雖以軟語珍寶償之死不得脫善男子夫死者於險難處無有粮食去人懸遠而無伴侶心懷煩惱不知何處深邃幽闇無

有光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有楚痛非可療治為無遮過往不復脫无所毀壞見者愁憂非是惡色令人恐怖數在體上不可覺知賢智真人如是譬喻當知是死真為大苦賢智是名真人道士修行元陽上品大乘經典觀於死苦爾時賢智真人云何真人道士修於元陽上品大乘經典愛別離苦能為一切凡夫衆苦根本以是因緣則生憂苦以憂苦故則令衆生生於衰老恩愛別離苦所謂壽命終盡善男子以別離故能生種種諸苦能○生種種微細煩惱今當為汝分別一一顯說○善男子過去之世人壽長遠无量劫時有王名曰受見其王爾時身為太子及登王位壽四萬歲時王頂上生一肉髻其髻柔軟如綿細軟漸漸增長不以為患滿一年中肉髻自開生一童子形貌端正世界罕雙色相妍華人中獨步父王喜悅字曰莊嚴時受見王因以國事委付莊嚴棄捨國內珍寶妻子眷屬入妙樂之山蒲隣世界修學元陽上品大乘經典滿一千歲爾時莊嚴於一月間處在高臺沐浴冠帶受齋即於東方大福堂鄉納善世界有金輪寶車其輪轂軸盡皆具足不由規矩自然華麗而來應之莊嚴大王即作是念我往劫時曾聞六通聖人說若普惠王於一月間處在高臺沐浴受齋若有金輪寶車轂軸具足不由規矩自然華麗而來應者應知是王當得作人天聖帝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以左擎輪寶右執香鑪長跪禮拜而發誓願如是輪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人天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如是輪寶飛昇虛空○徧滿十方還來住在莊嚴左手爾時莊嚴心生喜悅歡樂屏營復作是言我今定作人天聖王其後不久復有金寶狀貌端嚴如蓮華葉七枝柱地莊嚴見已復作是念我往昔時曾聞六通聖人說若人天聖王於一月間處在高臺沐浴受齋若有赤金寶象狀貌端嚴如蓮華葉七枝柱地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人天聖帝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左擎香鑪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金寶象若實不虛應如過去人天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金寶象從旦至夕周徧十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爾時莊嚴王心生歡樂喜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人天聖王其後不久次有白銀寶馬狀貌端嚴髦尾金色莊嚴見已復作是念我往昔時曾聞六通聖人說若人天聖王於一月間處在高臺沐浴受齋若有白銀寶馬其色華麗髦尾金色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帝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執香鑪長跪禮拜而發誓願如是寶馬若實不虛應如過去人天聖王所行道去作是願已寶馬馳○驟從旦至暮周徧十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爾時莊嚴心生踊躍歡喜无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人天聖王其後不久復有妍麗女寶容儀琬琰姿貌第一身上毛孔出諸名香口氣香潔其眼能視見十由旬耳聞鼻嗅心識聰哲有大智慧於諸衆生常有軟語是女以手指王衣時即知未來安樂休否亦知王心所緣之處爾時莊嚴復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人之寶其後不久於王宮內自然而有珍寶有大明珠能於黑闇之中照

一世界若有魔王邪鬼來撓世界凡夫衆生此珠照了魔不能近爾時莊嚴復作是念若人天聖王得是寶珠必爲聖帝其後不久當有賢臣主藏自然而出增益珍寶庫藏充滿无有少乏報得眼根力能徹視十方世界所有伏藏王所思求應念即來爾時莊嚴復欲試之即共乘船泛於大海語藏臣言我今隨汝入海心有所求欲得珍寶臣聞王言即以手撓海水時手指頭出諸寶藏以奉聖王而白王言大王有所求須隨王意說爾時莊嚴心大歡喜即作念言我今定是人天聖王其後不久有主兵智臣自然輔相勇健第一智慧无比善知術數妙解兵書若有不賓之國而能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護爾時莊嚴復作是念若人天聖王是臣守護當知之是聖王爾時莊嚴人天聖帝告諸大臣卿相當知此閻浮世界安穩福樂我今已有珍寶具足更無所之諸臣答曰東方大福堂世界猶未歸德大王親往教化彼國爾時莊嚴聖王即以七寶珍玩人物侍從而往彼國人民歡樂悉皆歸化復告臣言我今國土安穩人民豐樂七寶充滿臣子具足更何所爲諸臣答言西方盛行世界猶未賓伏爾時莊嚴聖王復與七寶珍翫人物侍從而往彼國人民歡喜悉皆歸伏復告臣言我今國土安穩人民豐樂七寶充滿臣子具足復何所爲諸臣答言北方清淨世界猶未歸化爾時莊嚴聖王復與七寶珍玩人物侍從而往彼國人民歡樂悉皆歸伏復告臣言我今國土安穩人民豐樂七寶充滿臣子具足更何所爲諸臣答言南方棄賢世界猶未歸化爾時莊嚴聖王復與七寶珍玩人物侍從而往彼國人民歡喜悉皆歸伏復告臣言我今國土安穩人民豐樂七寶充滿臣子具足復何所爲諸臣荅言三十二天壽命長遠安穩快樂彼天形容端嚴獨步所居卧具悉是珍寶自恃福樂未來歸化令當往詣令其賓伏爾時莊嚴聖王復與七寶珍玩人物侍從飛騰虛空上至三十二天世界見有一樹枝葉鬱茂果實葳蕤聖王見已即問天主神寶天王此是何色之樹神寶天王答言此名騫木諸天神仙四時節月常於其下歡娛愛樂又見雲色猶如紫氣復問神寶天王彼是何色答言是善福堂處諸天仙聖常集其中論人天之事於是神寶天王知莊嚴王有大威德即共昇善福堂分座而坐彼時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異是時聖王即生念言我今退彼王位即住其中爲天王不真人道士爾時神寶天王受持讀誦元陽上品微妙經典剖析玄義皆悉通達以是讀誦受持分別爲他廣說因緣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是莊嚴王於神寶天王生諸惡心即便墮落還閻浮世界與所愛念遂乃分離生大苦惱忽遇惡病即便命終爾時元始天尊是人天聖王則我身是善男子當知如是愛別離苦極爲大患善男子真人尚憶過去如是等事愛別離苦何況真人住於元陽國土大乘世界而當不觀見在之世有別離苦善男子云何真人道士修行元陽上品大乘經典觀於怨憎會苦善男子是真人道士觀於天上人間地獄畜生餓鬼皆有如是怨

憎會苦猶如有人覩於牢獄禁繫枷鎖揣以爲憂苦真人道士亦復如是觀於六道一切衆生皆悉怨憎合會爲大苦惱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捨棄父母妻子産業服具而遠逃避善男子真人道士亦復如是恐懼生死具足修行尊六度行求於无上道果善男子是名真人道士修行元陽上品大乘經典觀於怨憎苦善男子云何真人修行元陽上品大乘經典觀於衆生求不得苦一切衆生盡求不得盡求者有二種義一者求善法不得二者求不善法未得苦惡法未離苦是則略說五陰盛苦善男子真人道士是名求不得苦爾時賢智真人白天尊言如尊所說五陰盛苦是義不然何以故如天尊往時告富子元若色苦者凡夫衆生不應求色若有求者則何名若如天尊告諸道士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如天尊先爲諸道士女冠善男子說若有能修行善法則得受樂又如天尊說於善道中六染受樂眼好諸色是名爲樂耳好諸聲是名爲樂鼻好諸香是名爲樂舌好諸味是名爲樂身受細滑是名爲樂意好榮華是名爲樂六味好法皆悉受苦天尊即爲而說偈曰

持戒爲歡樂　身不受衆苦　誦詠元陽品
名入不死戶　如是怨憎會　聞經病自愈
念法愛浮欲　魔鬼不得腐　轉輪爲聖王
因緣作慈父　慎莫行惡心　有惡傾天主
若能懸衆生　以法爲梁柱　晝夜常恭敬
願去三官府　真人及道士　精心鳴法鼓
曉悟六道中　常與法爲伍　大乘是世界
天堂爲淨土　一切罪根盡　皆由我規矩

天尊說偈已如諸經中所說事相其義如是賢智真人等既聞斯義了然解悟稽首作禮辭退而去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一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二　皇二

聖行品下

爾時高上玉晨天尊告元陽定光真人曰我觀一切諸法皆悉无常性相不定若有諸法從因生者則是无常是諸仙人無有一切不因緣生善男子道性無隱無顯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見在非未來非過去非因所作非緣所生是故名常善男子道性即是天尊天尊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天尊天尊即是真人真人是常道性是常以是義故從因生法不名爲常是諸下仙之人無有一切不從因生善男子是諸下仙之人不見道性天尊妙法是故下仙之人所可談說皆悉妄語無有真實一切衆生先見衣服臥具車乘象馬城郭聚落後見相似便言是常當知其實非是常耳善男子一切有爲之法皆是無常虛空无爲是故爲常道性无爲是故爲常虛空者即是道性道性者即是天尊天尊者即是无爲无爲者即是常樂常樂者即是法法者即是无爲无爲者即是常樂善男

子有為之法凡有二種一者色法二者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數法色者地水火風善男子心名无常何以故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善男子眼識性異乃至意識性異是故无常善男子色境界異乃至法境界異是故无常善男子眼根相應異乃至意根識相應異是故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根應獨緣一切法善男子若眼根識異意根識異則知无常以法相似念念生滅凡夫見已計之為常善男子諸因緣相可毀壞故亦名无常所謂因

○眼因色因光因明因思惟生於眼識耳識生時所因各異非眼識因緣乃至意識異亦皆如是復次定光真人諸善男子懷諸行因緣故心名无常所謂修无常心異修苦空無我心異心若常者應常修无常尚不得觀苦空無我況復得觀真常之樂以是義故下仙法中不能攝取真常之樂善男子當知心法必定无常復次善男子心性異故名為无常所謂邪見邪疑之人心性殊異不信真法不敬真人不崇有道作諸惡心善男子應知用心之法有三種心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遠離心樂相應心異苦相應心異不苦不樂相應心異貪欲相應心異瞋恚相應心異愚癡相應心異一切邪見邪魔心相應亦異所謂愚癡相應心異疑惑相應心異邪見相應心異動止運為其心亦異善男子心若真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玄黃朱紫赤白之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

○作若有已作今作當知是心必定无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真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生若滅心若真者雖有所作不應長善男子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有別異故當知無真善男子我今於此非色法中演說无真其義已顯復當為汝說色無真是色無真本無有生生已滅故故知無真凡夫無知計以為真以是義故名曰無真若無真即是無苦若無苦即是不淨善男子我昔於元始之運先問斯事因得了然復次善男子諸法無我總一切事謂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毀可滅可破可壞生增長故我者不可毀滅破壞增長以是義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復非我何以故攀緣生故善男子若諸邪見以專念故知有我者專念之性實非我也若以專念為我性者過去之事則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邪見以憶想故知有我者無憶想故定知無我如說見人手有六指即復問言我先何處共相見邪若有我者不應復問以相

○問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有邪見以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無我如言童子者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終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無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應無我善男子若諸邪見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無伴故應無有我有法無伴所謂天尊空虛道性我亦如是實無有伴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邪見以名定故知有我者無我法中亦有我名如貧賤人名字富貴如言我死若我則殺我而我實不可

殺假名殺我亦如座人名為長者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邪見以生巳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若有我者一切嬰兒不應執持不淨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一切衆生於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謂婬飲食恐怖是故無我若諸邪見以相貌故知有我者相故無我無相故亦無我若人睡時不能進止俯仰視瞬不知苦樂不應有我若以進止俯仰視瞬知有我者機關木人亦應有我善男子亦不進不止不俯不仰不視不

○瞬不苦不樂不貪不恚不癡不行真道如是○

真實有我若諸衆生邪見以見他食果口必生咨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憶念故見則生咨咨非我也我亦非咨非喜非樂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善男子如是衆生癡如小兒不解智慧無有方便不能了達常與无常苦與无苦樂與無樂淨與無淨我與無我壽命非壽命衆生非衆生於道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真常之樂而實不知真常之樂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乳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邪答言不也復問貝為何似邪答言如稻米味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味邪稻米味者復何所似答曰如雪盲人復言彼米味者冷如雪邪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鶴是生盲人雖聞如是譬喻終不能得識乳真色是諸邪見衆生亦復如是終不能識真常之樂以是義故我道法中有真常之義非於邪見爾時定光真人復白天尊言希有大師於今過去方便更轉无上法輪乃作如是分別真常天尊告

○定光真人汝今云何故於大師生過去想善○

男子大師實是真常不變不過去若有計我是法成无上正真大道我即是法法是我身我即是道道是我身我即大師大師即是我身我即真仙真仙即是我身我能說法令他聽受我轉法輪餘人不能大師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大師不轉法輪若有人作如是妄計我即是眼眼即是我身口意耳鼻亦復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身乃至真法亦復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我身地水火風亦復如是若人計言我即是言言是我身我是多聞多聞即是我身我是布施布施即是我身我是持戒持戒即是我身我是忍辱忍辱即是我身我是静定静定即是我身我是精進精進即是我身我是智慧智慧即是我身我是六念處其六念處即是我身四種正勤四種如意五心淨分八聖道分亦復如是善男子大師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大師不轉法輪若言常住無有變改云何說言大師轉法輪是故汝今不應說言大師方更轉上法輪善男子譬如○

○因眼緣色緣明緣思惟因緣和合得生眼識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識乃至思惟終不念言我生眼識亦復不作念言我能自生如是等法因緣和合得名為見善男子天尊亦爾因六度行七種之法曉了諸法復因咽喉脣齒口舌言語音聲初始說法名轉法輪以是義故天尊不名轉法輪也善男子若不轉者即名為法法即大師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鑽因手因草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鑽手乾草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

能自生天尊亦爾因六度行乃至名轉法輪天尊亦復不生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則名爲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名天尊大師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鑽因鉼因繩因人而得出酥酪不念言我能出酥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酥酥亦不言我能自生因緣混合故得出酥天尊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則名爲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天尊善男子猶如因子及地水火風沃壤時節因人作業而牙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而能生牙乃至作業亦不念言我能生牙牙亦不言我能自生天尊亦爾必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若不作者則名爲轉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天尊善男子猶如因鼓因空因皮因人因緣混合出於音聲鼓不念言我能出聲乃至因緣亦復如是聲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天尊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轉法輪者名爲不作者即是天尊善男子轉法輪者乃是諸仙大師境界非諸弟子所知善男子虛空非生非出非造非作非有爲法天尊亦爾非生非出非造非作非有爲法如大師性道性亦爾非生非出非造非作非有爲法善男子諸仙大師之語有二種義一者世間語二者出世間語善男子天尊爲諸弟子說世間語爲諸眞人說出世間語善男子是諸大衆之中復有二種一者求於小乘二者求於大乘我於昔日於元陽世界爲諸仙弟子轉於法輪令者始於甘露城中爲諸眞人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有諸二人中根上根爲中根人於元陽世界轉於法輪爲上根人中法王定光眞人等令於甘露城中轉大法輪廣開法幢爲大利根善男子極下根者天尊終不爲轉法輪極下根者即是邪魔愚癡之華復次善男子求无上道者復有二種一者中心精進二者上心精進於元陽經中最能精進轉於法輪令於此城爲上心精進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往昔時於彼甘露城初轉法輪八萬眞人得自然道果令於此城八千萬億人心無退轉於正眞道中皆獲清淨復次善男子甘露城中元陽眞人稽首請我轉於法輪令於此城定光眞人稽首請我復轉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甘露城轉法輪時演說无常苦空常樂令於此城轉法輪時如實演說眞常之樂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甘露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聞于大羅之上天尊令復於此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徧於空歌國土九天恒河世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善男子諸天眞人凡有所說皆悉名爲轉法輪也善男子譬如國王有所高慢不生信敬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信法得於安穩善男子諸天眞人凡有所說亦復如是无量煩惱未調伏者能令調伏已調伏者令生信向作諸善根譬如國王所有輕慢則能降伏信向眞道天尊演法亦復如是能令一切諸煩惱賊皆悉清淨俱得寂定復次善男子譬如國王所有輕慢下上輪迴天尊說法亦復如是能令下趣諸惡衆生上生人天乃至眞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讚言天尊於此更轉法輪爾時元陽定光眞人白天尊

言我於此義非爲不知所以問者爲欲利益諸衆生故我以久知轉法輪者實是諸天具人境界非是邪見之人所能齊等爾時天尊告元陽眞人善男子是名眞人住於大乘得道之人所行聖行元陽眞人白天尊言復以何義名爲聖行

天尊告曰善男子聖者即是天尊以是義故名爲聖行天尊若是諸眞人之所行者則非邪見所能修行善男子是諸天尊安住於此元陽官中而作如是開示分別演說其義以

○是義故名曰聖行及諸衆生邪見之人如是聞已則能奉行故名聖行善男子是諸眞人道士得是行已則得住於無所畏地善男子若有眞人道士得住如是無所畏地則不復畏貪嗔煩惱生老病死亦復不畏惡道地獄餓鬼畜生之報善男子惡有三種一者邪婬恣意輕慢經寶二者誹謗善人不信有道三者犯五逆四重善男子住是地中諸眞人道士終不畏墮如是惡處亦復不畏天魔惡鬼魑魅魍魎亦復不畏受諸汙穢苦惱悲酸是故此地名爲無畏善男子眞人道士百姓子等住是地中皆得无上正眞大道自然福樂安穩之處善男子既得眞道能壞地獄有能无退眞道能壞畜生有得心樂眞道能壞餓鬼有得飽滿眞道能壞天魔有得調伏眞道能斷黑闇有得光明眞道能斷寒氷夜庭有得溫煖眞道能斷邊夷皆生中國眞道能斷閻浮提皆得清淨無憂國土眞道能斷諸天魔王皆信經法善男子是知眞道能爲一切衆生作大法眼能爲一切衆生作大法幢能

○爲一切衆生作大法舩能爲一切衆生作大法炬善男子當知眞道即是天尊法王令諸衆生隨意即得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心知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內於己身一毛孔中隨意即能亦令衆生心無迫想若欲化作无量衆生悉令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隨意能分一身以爲諸身復合諸身以爲一身雖作如是意無有著猶如寶華善男子眞人道士得入如是眞道法王已即得住於自在之地眞人道士住是自在地者得自在力隨欲生處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聖王領四天下隨意所至無能障礙眞人道士亦復如是一切生處若欲生者隨意往生善男子眞人道士若見地獄一切衆生有可教化令住善根者眞人即時往生其中眞人雖生非本業果眞人道士住自在地有因緣故而生其中善男子眞人道士雖在地獄不受諸苦善男子眞人道士所可成者如是善根无量无邊恒河億數尚不可說何況天尊威力功德福田而不測

○量爾時衆中有一眞人名曰賢智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總持法相具足得無畏懼即從座起前進作禮長跪執板白言如天尊所說諸眞人道士所可成就功德智慧无量无邊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故不如是元陽經典何以故因是元陽大乘經力故能出生諸天尊无上正眞大道爾時天尊讚言要乎深奥不可思議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大聖微妙經典雖復成就无量功德欲比是經不得爲喻百倍千倍无量无邊

恒河沙數不可譬喻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生酥從酥生甘美法味若有服者衆疾皆愈所有諸藥悉入其中善男子天尊亦復如是從天尊出元陽妙經從元陽妙經出大道法從大道法出精進法從精進法出忍辱持戒法從忍辱持戒法出自然道果自然道果即是甘美法味所言甘美法味喻於道性道性者即是天尊善男子以是義故說言天尊所有善根恒河沙數不可稱計賢智眞人白天尊言如天尊所說元陽妙經○

○猶如甘美法味最爲微妙若有凡夫衆生能服病自除愈一切諸藥悉入其中我聞是已竊復思念若有不能聽受是經當知是人爲大愚癡無有善心天尊我於今者實能盡心盡意書寫如是元陽妙經受持讀誦令其痛利然後爲人廣說其義天尊若有衆生貪著財物我當施財然後以是元陽妙經勸之令讀若尊貴者先以軟語隨順其心然後漸當以是元陽妙經勸之令讀若凡愚者當以威勢逼之令讀若驕慢者爲作僕使隨順其心令其歡喜然後復以元陽妙經而教導之若有毀謗大乘經者當以威力迫之令伏既威伏已然後勸令讀誦元陽妙經若有願樂眞道經者我令應當躬往恭敬供養尊重彈指讚歎爾時天尊讚賢智眞人善哉善哉汝今愛念眞道經典貪眞道經樂眞道經信敬受持供養禮拜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緣當得超无量无邊恒河沙數眞人道士成无上正眞自然之果汝亦不久復當如我廣爲大衆解說如是元陽妙經天尊所演祕密之藏○

○善男子乃至過去天尊未出我於爾時作精進修天王修眞人行悉能通達一切仙人所有經論修眞常行具足威儀其心清淨不爲邪見能生慾想之所破壞滅嗔癡火受持福業眞常之樂周徧求索大乘妙典乃至不聞元陽經名字我於爾時住於妙樂之山其山清淨流泉池沼樹木甘果充塞其地處處充滿崖石之間有清流水多諸香華周徧界域驚禽駭獸不可曰名甘果繁蔚種種芬苾復有無量香根我於爾時獨處其中唯食諸果香根食已繫心思惟精進忍辱之行无量歲中亦不聞有天尊出世微妙經名善男子我修如是難行之行時彼天人等心大驚怖即共集會各各相謂而說偈言

天尊說至典　出法演元陽　號爲衆生父
功德莊嚴王　斷除貪惑行　消滅愚癡狂
清淨妙樂山　逍遙甘露場

爾時衆中有一天王名曰普慧復說偈言

如是諸眞人　清淨爲第一　善解大乘義
深能知祕密　若有求至道　當除意遊逸○
○體達苦空行　永無煩惱疾

爾時復有一仙人名曰定光而說偈言

至法體玄妙　寂寞理難窺　自非總持者
誰曉元始儀　令得闢此教　可以樹良規
斷除諸惡業　闢出入无爲

說是偈已諸眞人天王言我今讚歎說偈諮請天尊爲其賢士并諸衆生不爲已身爲欲利益諸凡夫衆生而修種種无量苦行如是之人見生死中諸過咎故設見珍琬滿此地上諸山大海不生貪樂如是糞穢如是賢士

妻捨珍寶所愛妻兒骨肉髓腦肢體手足所居屋室牛馬車乘亦不願求生於天上唯願一切得於歡樂如我所解如是賢士清淨無染衆結永盡唯欲志求无上正真大道自然之果復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則爲攝取一切世間有道樹者能除煩惱毀謗若諸衆生住是道樹蔭涼中者煩惱諸業皆得消滅若當未來世中作善逆者我等悉當得滅无量煩惱如是之事實爲難信何以故一切衆生發自然道意見少微緣於自然意中即便動

○轉如水中月水動則動猶如畫像難成易壞○自然道意亦復如是難發易壞如有多人以諸鎧甲牢自莊嚴欲往討賊臨行陣時心生恐怖則便退走一切衆生亦復如是發自然道意從自堅牢見生死過心生憂怖即便退悔我見如是一切衆生發心之後皆生動轉是故我今雖見是人專修苦行無煩無惱住於道中其行清淨未能信也我今要當自往試之知其眞實堪任荷負正真大道自然重擔譬如車有雙輪則有載用鳥有兩翼堪任飛行修苦行者亦復如是我雖見其堅持禁戒未審其人有智慧不若有智慧則能堪任荷負正真大道自然之擔又如魚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樹華多實少衆生發心求眞无量及其終始少不足言眞人我當共汝俱往試之猶如眞金三種試之乃知堪燒打磨試彼苦行亦復如是爾是元陽眞人自化其身變爲猛獸形甚可畏下至妙樂之山去其不遠而便立住是時猛獸心無所畏勇健難當辯才第一音聲清雅宣揚過去天尊○

○所說以偈頌曰

諸行本无爲　是其生滅法　轉輪寄因緣
雖捨還復合　當諦專一心　修持淨三業
正道可翹期　度脫於貧乏

說是偈已便住其前所現形貌甚可怖畏顧眄左右觀於四方是苦行者聞說是偈心生歡喜譬如羈客於險難處夜行失伴恐怖憂遑忽遇同侶心生歡喜踊躍无量亦如宿病未遇良醫於餘歎頃忽遇妙藥病得除愈心生歡喜踴躍无量如人没水遇得舟航得度彼岸心生歡悅亦復如是如人渴之忽遇醴泉恣意酣飲得無渴乏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如被寃家趣逐忽然得脫無諸煩惱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如囚詣市卒聞恩赦而得解脫心生歡喜亦復如是亦如良夫遇旱忽便得雨而苗得長五穀豐熟心生歡喜亦復如是亦如人遠行忽便還家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此偈頌心生歡喜亦復如是即從座起四向顧眄而作是言向所聞偈誰之所演爾時四顧不見異物唯見猛獸

○即說是言誰開如是玄妙之門誰能雷震微○妙音聲誰於生死眠睡之中而能曉了唱如是言誰能於斯開導生死飢餓衆生无上道味一切衆生迷淪苦海誰能於中作大船師一切衆生恒爲煩惱疾病縈纏誰能於其中間爲作良醫說是偈已啓發我心猶如半月漸見光明善男子我於爾時一無所見唯見猛獸復作是念將是猛獸說是偈邪心復生疑似非其說何以故是物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聞是偈頌者一切怖畏醜陋即除何有

此物形容如是能說是偈不應火中遽生夜光芝草善男子我於爾時復作念言我今无有智慧而此猛獸或能得見過去仙人從天尊所聞如是偈頌我今當問即便前至是猛獸處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汝於何所過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偈頌定於何所而得如是光明實珠偈頌之義乃是過去未來見在元始天尊正真之道一切世間无量无邊凡夫衆生常爲疑惑羅網所覆終身於道法中不能得聞如是十方天尊所說玄義善男子我

○聞是已即答我言是大真士汝今不應問我○是義何以故我不飲食已經多日種種求覓了不能得飢餓困苦心迷誑語非是本心之所知也我今力能飛行虛空處處求食而不能得以是之故我說是語善男子我時即復語猛獸言若能爲我說是偈頌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汝所說者名字不終義亦不盡以何因緣不欲說耶夫以財物珍玩布施者則有竭盡而法施因緣不可盡也法施無盡多所利益我今聞此偈頌心有疑惑汝今幸可爲我除斷說此偈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猛獸語言汝今智太過物但自愛身都不見念今我定爲飢餓困苦所逼實不能說我即問言汝所食者爲是何物猛獸答言汝不須問我若說者令人怖畏我今復言此中險處更無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說猛獸答言我所食者唯人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自我所餐唯食人肉徧處求索困不能得世之多人皆有福德爲諸天善神之所覆護而我無力不能得殺善男子我復語言汝但具足說此

○偈頌我聞偈頌已當以此身奉施供養猛獸○我設命終如我之身無有所用當爲惡蟲之所噉食而復不得一分之福我今爲求无上正真大道之果捨不淨身以易淨身猛獸答言誰當信汝如是之言爲真道故棄所愛身善男子我即答曰汝大無智譬如有人施他凡器而得真寶我亦如是捨不淨身得堅固身汝言誰當信者我今有證无量天王等皆證此事復有天眼諸真人道士爲欲利益一切衆生修行供養大乘經典具四等六慧者亦能證知有十方天尊利益衆生亦能證我真道故捨此身猛獸復言汝若如是能捨身命當諦專心爲汝分別說其偈頌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語已心中歡悅即解己身所著衣服爲此猛獸敷置法座白言真人願上此坐我即於前長跪斂手而作是言唯願真人爲我演說偈頌令得具足猛獸即說偈言

生滅滅已盡　寂滅爲常樂　優遊七寶臺
俳徊四明闕　諸陋皆以滅　清淨無穢惡
捨命受真身　善緣無愛著

○爾時猛獸說此偈已復作是言神仙法衆汝○今已聞具足偈頌汝之所願爲悉滿足必欲利益衆生可施我身我於爾時深忖斯義然後種種書寫此偈繫著衣服恐今死後形體露現即緣大樹時樹中神復問我曰咄哉仁者有何事故時答曰我欲捨身以答偈頌神又言曰如是偈頌何所利益我時答言如是偈頌乃是元始天尊之所演說我爲此法棄捨身命不爲名聞利養財物但欲利益无量凡夫故捨此身善男子我捨身時而作是念

願令一切慳貪之人悉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愛惜有嗔嗃者亦令見我為一偈頌捨於身命如棄糞穢我於爾時作是語已尋復捨命自投樹下下未著地虛空之中出百種聲爾時伍獸還復捨身於虛空之中捧接我身安置平地元陽真人神仙眷屬稽首作禮於我座前讚歎善哉真是賢智能大利益一切眾生欲於無明之中然大法火為我愛惜天尊妙法故生撓惱唯願大德許令首悔懺謝罪愆汝於未來必定成就无上正真大道自○然之果願見救度爾時真人及諸大眾一時辭退忽然不見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二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三

慈行品

爾時元始天尊於紫微瓊宮金晖玉殿九曲之房元陽世界告妙樂真人汝今於此國土修慈悲喜住於恩愛一子之地妙樂真人稽首禮拜上白天尊以何因緣名為恩愛一子之地天尊曰猶如父母養兒安穩心生歡喜善男子住此地中亦復如是觀諸眾生同於一地見有修善生大歡悅是故此地名曰恩愛猶如父母見子遇病心生憂惱初無棄捨○

○善男子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凡夫一切眾生為煩惱病之所縈纏心生憂惱哀愍如子諸毛孔中皆流出血是故此地名為一子之地如人小時拾取糞穢置於口中父母見已心生愁怖恐為其患以水灌洗挑出糞穢善男子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凡夫一切眾生身口意業多為不善真人見已則以智手拔之令出憐愍凡夫不欲令彼流浪生死受諸煩惱是故此地名為一子猶如父母所念之子忽遇疾病俄頃之間子便終沒父母悲泣願與同命真人亦見一切眾生墮於三塗亦願與其俱生地獄何以故是一切眾生著受苦時或生一念改悔之意我即為說修善方法彼於一念生善根是故此地復名一子猶如父母唯有一子行住坐卧心常愛念若有罪咎和聲軟語方便慰誘不加其惡真人道士亦復如是見諸凡夫一切眾生墮三惡道心生悲愍終不生瞋以惡加之是故此地復名一子妙樂真人白天尊言如尊所說其言秘密我今智短云何得解若諸真人住○

○一子地能如此者云何天尊昔為甘露國王時行真人行斷法龍長者之命若得此地則應生心愛念凡夫若不得者復何因緣不墮三惡若憐愍眾生等視一子心無偏愛如此之言云何於義不相違背天尊住虛空地凡欲求乞飲食要須觀人若有於已生嫉妬心則不須行乃至極飢亦不行乞何以故真人通士常作是念我憶往昔劫時於福田所生一惡念以是因緣墮落地獄受諸苦惱我今極飢終不乞食終不令彼於我有疑墮於地

獄受諸苦惱復作是念若有凡夫一切衆生
疑我立者我當終日端坐若有凡夫疑我坐
者我當終日立不行卧是眞人道士護念衆
生尚有是心何況大聖通靈若得一子地者
何緣天尊出如是言使諸凡夫起重惡心
天尊告妙樂眞人汝今不應作如此難言我
爲諸凡夫作煩惱因緣假使力能傾竭海水
我終不爲諸凡夫一切衆生作煩惱根本假
令天地悉爲非色水爲堅相火爲水相風爲
注相我終不爲諸凡夫衆生作煩惱根本假○
使毁犯四盟禁罪及一凡夫誹謗正法現身
得成十聖無畏我終不爲諸凡夫衆生作煩
惱根本假使下仙弟子及一邪見常住不變
我終不爲諸凡夫衆生作煩惱根本假使諸
眞人等犯四盟科律作於誹謗眞正之法我
終不爲諸凡夫衆生作煩惱根本假使一切
无量衆生斷滅道性我終不爲諸凡夫衆生
作煩惱根本假令擲索能繫縛風吹諸猛火
燔燒石山我終不爲諸凡夫衆生作煩惱根
本寧與毒虵猛虎同共一處不應發言聖人

爲諸凡夫衆生作煩惱根本善男子天尊眞
實能爲凡夫衆生斷除煩惱終不爲作煩惱
根本妙樂眞人如汝所言天尊往昔劫時殺
法龍長者善男子我今小小蟲蟻尚爾不殺
況法龍長者是於善士常作方便惠施衆生
无量壽命夫施食者則爲施命眞人道士行
布施時常施衆生无量危命善男子行不殺
法壽命長遠眞人道士行持戒時則爲施與
凡夫一切衆生无量壽命善男子檢口無惡
○得命長遠眞人道士行忍辱時常勸凡夫一
切衆生莫生怨想推直於人引曲還己無有○
瞋恚得命長遠是故眞人行忍辱時已施凡
夫一切衆生无量運命善男子專心修善得
命長遠眞人道士行精進時常勸凡夫一切
衆生勤修善法凡夫行已得壽命是故眞人
道士行精進時已施凡夫一切衆生无量運
命善男子修攝心法得壽長遠眞人道士行
靜定時觀諸凡夫一切衆生修平等意凡夫
行已得命長遠是故眞人行靜定時已施凡
夫一切衆生无量運命善男子於諸法中心

不放逸得命長遠眞人道士行智慧時勸諸
凡夫一切衆生於諸善法不生放逸凡夫行
已以此因緣得命長遠是故眞人行智慧時
已施凡夫一切衆生无量運命善男子以是
義故眞人道士於諸凡夫一切衆生終无棄
捨妙樂眞人汝向所問殺法龍長者時得是
地不善男子我時已得愛念故斷其命根非
惡心耳善男子猶如父母唯養一子愛之甚
重犯於官律是時父母以怖畏故若擯若殺
雖復擯殺終無惡心眞人道士爲持善道亦
○復如是若有凡夫一切衆生謗元陽經者即○
以鞭杖苦而治之或害其命故令改惡修於
善道眞人心常作如是思惟以何因緣能令
凡夫一切衆生發起善心隨其方便要須爲
之法龍長者命終之後生玄沙北獄即有三
念一者念我從何而來到此即便自覺從人
道中來二者自念我今所生爲是何處即便
自覺知是玄沙北獄三者自念因何業緣而
來至此即便自覺從謗元陽經典不信因緣
爲國王所殺而來生此覺是事已於元陽經

典生恭敬意壽時命終生於福樂自在世界於彼而得壽命具足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往昔劫時乃與是人同於壽命云何名殺善男子善人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呪詛以是因緣墮於地獄不妙樂眞人白天尊言如我解聖人所說義者應墮地獄何以故如天尊昔爲邪見說法汝諸弟子於諸草木莫知惡心何以故墮於惡道爾時天尊讚妙樂眞人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應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惡心墮惡道者眞人時實無惡何以

○故眞人道士於一切凡夫衆生乃至蟲蟻悉皆慈愍增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緣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凡夫一切衆生作諸福業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爾時以善方便雖奪其命而非惡心善男子若殺蟲蟻滿於億數微有罪報虎狼毒蛇蚊虻蚤虱熊羆猫獸能爲一切凡夫衆生害者斬奪其命微有罪報若殺凶害惡人則有罪報殺已不悔則墮三塗地獄若能懺悔發露三日斷食其罪即消無有遺餘若害善人德行道士及其父母女人與牛墮於地獄無有劫數善男子我及眞人知殺有三何者名三所謂爲三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眞人示現生者眞人道士以願因緣示受畜生是名下殺以下殺因緣墮於三塗地獄具受諸苦何以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是名下殺中殺者從凡夫乃至初學是名爲中以是業因墮於三惡具受中苦是名中殺上殺者所謂謀危國主父母尊屬眞士善人是名爲上以是因緣墮於惡

○道三塗地獄具受上苦是名上殺若有能殺十惡五逆者則不墮於三種惡中善男子彼諸兇人等皆愚癡猶如掘地刈草斬斫樹木罵詈鞭撻無有罪報殺一兇逆之人亦復如是無有罪報何以故諸兇逆者無有信等無有利益衆生是故雖殺而無罪報善男子汝上所言天尊何故罵受業大士癡人食唾汝亦不應作如是問何以故天尊凡所發言不可譬喻善男子或有實語爲人所愛非時非法不爲利益如是之言我終不信善男子或復發言橫惡邪諂虛妄非時非法聞者不愛不能利益我亦不信善男子若有音聲雖復橫惡眞實不謬是時是法能爲一切凡夫衆生有於利益聞雖不信我要說之何以故天尊神通智力徧知方便善男子如我昔時遊於山林聚落城邑在樹下有一大鬼名曰警昌純食肉血多殺衆生復於其聚日噉一人善男子我於其時爲彼大鬼說諸法相然彼愚癡不受教法我即化身爲大力神傾其宮室令不安住其鬼爾時率其部屬出其宮殿

○欲來拒擊大鬼見我時即惶怖迷悶躃地猶如死人我以慈念手摩其體即復起坐作如是言大哉有幸還得身命是大神力具大威儀有慈念心赦我罪咎即於我前生敬信心我即還復天尊之身復更廣說眞要道法令其鬼神受不殺業即於其日聚落城中有一長者名曰法龍次應當死家人已送付與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而爲長者更立名諱名曰儒首爾時其鬼即白我言今此眷屬唯仰血肉以供性命令以受法當何

資給天尊答言從令已去令諸真人道士隨有方法行業之處普皆令其施與飲食善男子如是因緣為諸仙人道士制如是法汝等從令常當施彼饗啚鬼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當知是輩非我弟子即是天魔伴侶善男子天尊為欲調伏凡夫一切衆生故示如是方便之法非欲令彼生於怖畏善男子我今以木打護法鬼又於其時在一山頭推大鬼身令墮山下亦以鍼刺剪毛鬼身雖作如是亦不令彼諸鬼神輩有毀滅相直欲令彼安住正法示其如是方便之法善男子我於往時亦不罵辱邪見邪疑亦不愚癡食人涕唾亦不生諸惡道中三塗地獄受諸苦惱亦不毀謗道士及諸學人亦不違犯四盟之罪誹謗元陽正法微密經典非諸晚學之人亦非下仙之流善男子下仙晚學實非邪見邪魔境界唯有聖人之所知委善男子是故汝爾不應問言天尊何緣嗔責諸仙晚學汝於諸天所有境界不應如是生於疑惑妙樂真人白天尊言猶如甘蔗嗽嚼口中得於甘味我亦如是從聖人歎聞經典多得法味所謂道味法味智慧味達解味天尊猶如真金屢加銷鍊轉轉益明調和柔軟光色妍淨其價難量然後乃為人天之寶天尊聖人亦復如是鄭重諮問則得曉諸深奧之義令得受持悟於无量凡夫衆生發自然道意然後為諸人天之所尊重爾時天尊讚妙樂真人善哉善哉真人道士為欲利益凡夫一切衆生故啓天尊如是妙法善男子以是義故隨汝意願說是元陽大乘微妙經典所謂慇念猶如一子之地妙樂真人白天尊言若諸真人道士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捨心時復生何地天尊言善男子汝善知時知我有說汝則諮問真人道士修捨心時則能住於虛空平等法地善男子真人道士住是虛空平等法地則不見有六親眷屬怨憎中心善男子猶如虛空無有六親眷屬乃至無有怨憎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眷屬一切諸漏真人道士見一切法亦復如是其心平等猶如虛空何以故善能觀度諸空法故妙樂真人復白天尊言云何名空天尊曰善男子如是空者所謂內空外空无為空有為空一切諸法皆悉是空善男子云何觀於內空真人道士觀內法空是內法空無有眷屬怨憎中心真常之樂天尊法子所有財物是內法中雖有道性而是道性非內非外所以者何道性常住无有遷動是名真人道士觀於內空所謂外空者亦復如是无有內法內外空者亦復如是善男子唯有天尊法子道性不在內外二空何以故如是等法真常之樂是故道法不名為空是名內外俱空善男子有為空者有為之法悉皆是空所謂內空外空內空者真常之樂天尊法子第一義空是中道性非有為法是故道性非有為法空善男子云何真人道士觀无為空是无為法悉皆是空所謂无常苦樂无我陰界入衆生相有為漏內法外法无為法中平等一法非有為法非无為法非有為性非无為性是名常住非內非外是名真人觀无為空云何真人道士觀无始空是真人道士見生滅无始皆悉空寂所謂空者真常之樂皆悉

空寂无有變易衆生命相三寶法性及无爲
法是名眞人觀无始空云何眞人觀於法空
是眞人道士觀一切法本性皆空所謂陰界
入常无常苦无苦樂无樂淨不淨觀如是一
切諸法不見本性是名眞人道士觀於性空
云何眞人道士觀無所有如人無子言宅舍
空究竟觀空無有親愛愚癡之人言諸十方
皆空貧賤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計或空或
非空眞人觀時如貧賤人一切皆空是名眞
人道士觀無有空云何眞人道士觀第一法○
○中皆悉是空善男子眞人道士觀第一時是
從眼生從何而來及其滅時去無所至昔無
今有本有還無推其實性無眼無主一切諸
法亦復如是云何名爲第一義法有業有報
不見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法空是名眞人
道士觀第一法空云何眞人道士觀於空法
空是空中乃是下仙弟子所迷沒處善男子
是有是無是名空空是是非非是名空空善
男子三世眞人尚於是中遇達少分猶如微
塵善男子如是空法亦復不同下仙弟子所

得空空是名眞人道士觀於空空之法善男
子云何眞人道士觀於大空善男子是大空
者謂天眼智慧是名大空善男子眞人道士
得如是空妙則住於虛空等地我今於大衆
中廣爲演說諸空義時有無量無邊眞人道
士即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眞人道士住
是地中於一切法無有滯礙繫縛拘執心無
迷悶以是義故名爲虛空之地善男子猶如
虛空於可愛色中不生貪著不愛色中不生
喜怒眞人道士住是地中亦復如是於好色○
○中心無貪著善男子猶如虛空廣大悉能容
受一切諸物眞人道士住是地中亦復如是
廣大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諸法以是義故復
得名爲虛空之地善男子眞人道士住是廣
大虛空地中於諸妙法亦見亦知若行若緣
若性若相若因若果若凡夫心若根若本若
善知識若善因緣若善法戒若善施爲若善
科禁如是等法一切知見善男子眞人道士
住是地中知而不見云何爲知知自我法投
水赴火自墮深坑常翹一足五熱炙身常卧

塵中棘刺樹木惡草牛糞之處麤衣布服茹
菜噉草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
捨去設主更招終不顧盻不食肉味世間五
味如是等法皆悉除斷能爲无上解脫因者
無有是處是名爲知云何不見眞人道士不
見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脫是名不見善男
子眞人道士亦知何等爲見見諸凡夫一切
衆生行是邪法必墮地獄是名爲見云何爲
知諸凡夫衆生從地獄出生於人中若能修
行布施乃至具足諸精進法是人必得入正○
○解脫是名爲知善男子眞人道士復有亦見
亦知云何爲見見常無常見苦無苦見樂無
樂見淨無淨見我無我是名爲見云何爲知
知諸聖人定不畢竟入不滅度知諸聖人身
如金剛不壞非是煩惱所成就身又非臭穢
腐敗之身亦復能知一切衆生悉有道性是
名爲知善男子眞人道士復有亦知亦見云
何爲知知是衆生求於妙法是人順流是人
逆流是人正住知是衆生已到彼岸順流者
謂凡夫之人逆流者從無爲乃至諸仙正住

者真人道士等到彼者所謂天尊神通慧眼應正徧知是名爲知云何爲見真人道士住於元陽世界大乘法門修行妙行心以淨天眼見諸凡夫一切衆生造身心口業三事不善墮於幽牢地獄之中見諸衆生修善業者命終當生天上人中見諸凡夫一切衆生從闇入闇有諸凡夫一切衆生從闇入明有諸凡夫一切衆生從明入闇有諸凡夫一切衆生從明入明是爲知見善男子真人道士復有亦知亦見真人道士知諸凡夫一切衆生修身修行修法修戒修定修慧是人今生惡業成就或因貪慾瞋恚愚癡是業必應三塗受報如是之人直以修身修行修法修戒修定修慧見世輕受不墮三塗云何是業能得理報發露懺悔所有諸業既悔之後更不敢作慙愧成就供養三寶故常自呵責故以是因緣不墮三塗見世受報所謂疾病百種疹患羅諸死殃飢餓困苦身體楚痛如是等事見世輕報是名爲知云何爲見真人道士見如是人不能修習身行法戒定慧造少惡業此業因緣見受報對是人少惡不能懺悔不自憶責不生慙悚無有畏忌是業增長幽牢受報是名爲見復有知而不見云何知而不見知諸凡夫一切衆生皆有法性爲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是名知而不見復有知而少見真人道士等知諸凡夫一切衆生皆有法性見不明了譬如闇夜所見不了復有亦見亦知所謂天聖人亦見亦知復有亦見亦知不見不知亦見亦知者所謂世間文字言語衣服卧具牀席屏帷飲食五味世間珍玩衆生命相是名亦見亦知云何不見不知聖人所有玄妙之義無有男女乃至園林是名不見不知復有知而不見知所布施知所供養知所受者知因果報是名爲知云何不見不見布施供養受者果報是名不見真人道士知有八種即是元始天尊神通慧眼所知妙樂真人白天尊言真人道士能如是知得何等利天尊言善男子真人道士能如是知得四無礙力無礙法無礙義無礙智無礙慧無礙法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義無礙者知一切法所有諸義能隨諸法所立名字而爲作義智無礙者隨有經論深奥之理而能解析慧無礙者所謂真人道士凡所演說諸仙有疑者無有障礙悉能明了一切法相善男子是名真人能如是知見即得如是四無礙法善男子法無礙者真人道士徧知神仙大士諸妙經典深奥之法義無礙者雖有三乘知歸其一終不有異差別之相智無礙者真人道士於一法中作種種名經歷天地無量劫中說不可盡下仙弟子能作是說無有是處慧無礙者真人道士於無量劫爲諸凡夫一切衆生演說諸法若名若義方便異說不可窮極善男子法無礙者真人道士雖知諸法而不取著義無礙者真人道士雖知諸義而亦不著智無礙者真人道士雖知名字而亦不著慧無礙者真人道士雖知有慧如是最上而亦不著何以故若取著者不名真人妙樂真人復白天尊言若不取著則不知法若知法者則是取著若不知著則無所知云何天尊說言知法而不取著天尊言

夫取著不名無礙無所取著乃名無礙善男子一切諸真人等有取著者即名無礙若無無礙者不名真人當知是人名爲愚癡何故取著名爲愚癡一切愚癡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染繫乃至爲識之所染繫以染繫故則不得免生老病死愁惱大苦一切煩惱是故取著名爲愚癡以是義故一切愚癡無四無礙法善男子真人道士已於無量恒河沙之劫知見法相以知見故則知其義以見法相及知義故○而於色中不生繫著乃至識中亦復如是以不染故真人於色不生著心乃至識中亦不生著以無著故則不爲色之所繫染乃至不爲識之所染故則能免生老病死憂苦大悲諸煩惱業以是義故一切真人得無礙法善男子以是義故我爲弟子元陽經中說繫染者名爲邪執若不染者則脫邪執猶如有罪凡夫之人爲官所繫無罪之人官不能執真人道士亦復如是有執染者爲邪所執無染繫者邪不能執以是因緣真人道士而無所染善男子無礙法者真人道士善知方便而不妄失所謂方便者如土如山如眼如雲如人如母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礙義者真人雖知諸法名字而不知義得無礙義能知其意云何知義所謂如地能生一切草木凡夫衆生以是因緣名爲如地善男子所謂如山者真人道士修學道法思惟其義令無搖動以是因緣故名如山所謂如眼能有諸光照了相見一切義以是因緣名爲如眼所謂如雲能有蔭潤利益衆物以是因緣名爲如雲○所謂如人能持一切諸法妙義爲世良醫療諸疾病以是因緣名爲如人所謂如母愛養兒子心無偏黨以是因緣名爲如母善男子真人道士知一切法深奧之義亦復如是無礙辭者真人道士以元陽妙典大乘之辭開演一句無有疑難亦無有義譬如一切舍宅草木等名善男子何故無義如是之義乃是真人道士諸天聖人境界辭者凡夫境界以知其義以是因緣名辭無礙無礙慧者真人道士知法義時於恒河沙劫說其義味理不可窮是名無礙慧者善男子真人道士於久遠劫時修第一義法故得無礙義亦於久遠劫時修習靈寶大洞真經故得無礙法亦於久遠劫時修習三清妙法得於智慧無有疑難善男子諸仙弟子若有得是四無礙力者無有是處如是元陽經中我說諸仙弟子有四無礙力諸仙弟子真實無有以是因緣真人道士爲度凡夫故有如是四無礙力諸仙弟子修下仙法志願仙品未登妙果以是因緣諸仙弟子有四無礙力妙樂真人等即起○于席長跪斂板上白天尊今聞宣說具了道源諸天時衆稽首作禮各還本座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三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四

問行品

諸弟子等上白師尊言衆生各有緣品及諸大士男官女官等如弟子惟忖今聖非過去聖師廣演次第即元陽昇仙大法演大義經諸法衆聖男官女官外契内契我於過去諸仙男女得大莊嚴神通明了曾見此瑞放斯光明即說大法是故當知師尊現示變化廣演言教神通第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故令弟子等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人故發斯瑞諸男官女官等若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時有一王名大相燈清淨法王應化八萬四千地其地平整歡樂饒人無有山河沙石溝坑原陸堆阜其城黃金爲壁水銀爲池真珠玉室瑪瑙華寢連綿四百餘里人民慈善有一弟子名大法林廣聞諸法明惠具足超登无上化導天人其義不雜其音巧妙具足明白五通之相說法利益度脫衆生了一切法空是爲真人與上六神王俱次得道元陽上品真人第二能成就一切道智次復有一弟子名常精進行相大士名曰明如長相是人曾於二十二身得生文昌宮由以宿植德本靈智自天稟化玄風餐訓妙法積福具備證果九天獲慶將來得蔭太清凝神天府功德彌厚靈嶽真府仙官授手其所習說紫陽仙公太清圖品應爲第七未出家時有一大士智慧具足其所祖述紫陽爲師而每勤學神仙元陽爲上天圖仙品其人能知初仙中仙下仙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最後仙真人未出家時有八從弟子一名晃林二名珍林三名意林四名表林五名善林六名樂林七名寶林八名除疑林是人而繫名天宮元陽上品具足智行備五神通威德自在各領天人初出家時思惟樹下棄捨高位發大悲心秉意逃逝常修真行皆爲仙伯於千萬歲後所植諸善悉皆成就夜半子時建剛仰北斗魁中紫微文昌忽然而開但見太上老子乘雲青龍而下下則青馬也謂其人曰是何真賢時老子答言吾是東海小童李元真人天慶會還我來下化子林大士後能演无量義經開敷元陽神仙第二天花覆其上普化世界種種震動爾時會中有一真士厥年十二上白師尊曰如我大衆得未曾見今歡娛喜樂長跪端心觀師尊所說善辭巧妙善喻方便能放光明普照一切令其會中蒙得開明所爲因緣照明元陽上品仙聖大品天人之界其土清淨得未曾有故使百千萬歲中衆生永安大福條林法靜真人曰吾師說元陽上品以來曾經六十小劫不起于座令欲攝應歸本正月七日當還天宮慶集天人汝等若有一人二人乃至十人於我去後能宣傳妙法勸化衆生皆當往生元陽品中莫得懈倦六十小劫天人並位齊心受記乃告諸大士等得條林法靜真人言今當慶會天人其人去後妙元林與光妙林應達五通廣智神仙巧利經記當得淨惠開悟衆生號曰淨惠度真人授記已便於壬辰年正月七日忽然去矣元陽淨惠度林真人者生於深妙王宮其先代積行勤心翹念躭讀真經每習仙記常所祖述太一元宮其所修學太一

仙經八百卷其中廣演言教化度衆生說妙林仙記八千卷滿八十小刧不起于座爲人演說有八弟子一名晃林二名妙林三名教林四名堅固林五名燈香林六名樂林七名度林八名化林是八弟子皆有明行於元陽上品第三弟子也處臺樹固田廣林樹下有成仙品者名曰伯皇眞人求在左右通利誦典廣演諸經宣暢至品曾於大衆過去之世經六十小刧其衆嚴敬演教度一切無數令入元陽上品初出家時有二弟子見神大聖諸仙隨從說此經中无量種義諸天仙人當廣分別吾當說此時即於天上玄坐虛空中八十小刧下觀汝等廣演言教昇入无量品天香寶蓋天龍仙王供養人中一切諸仙世界嚴淨其土如脂多諸寶樹名獅子象王宮即時種種天人神響震動淨恵度林眞人放神通光明見諸希有之相悉見彼土一切人民其土清淨眞珠爲地黃金爲城白銀爲壁瑠璃爲室黃青赤繩連綿其中瑪瑙界側水精爲殿白玉爲樓處處行樹園林臺榭清淨

蓮池花果茂盛一切衆生受樂其中連綿相續四千餘里天光普照衆寶莊嚴瑠璃玫瑰内外朗徹不由日月諸仙供辦餚饍飲食自然天厨供具餚饍彼有天人明淨第一出乘雲車駕龍神虎飛鳳嘯歌四面懸鈴八方安施自然伎樂身色光明如金寶山端嚴奇妙如淨瑠璃内外圓滿次一大士厥名辯恵度厄眞人所從弟子皆得昇天太一官府開度無數因我光明飛行自在悉見大衆諸仙山林精進大士持戒符契妙靈仙品猶如明珠有一弟子名莊妙林其人修行常在山林精進持戒淨行施恵忍辱元陽仙品有一弟子名大智藏入深妙定身心寂滅廣智定慧次一弟子名妙梵林智法深曠寂滅神智不動各於其國說法上品次一弟子名大梵林現大神通其心歡喜四部弟子廣演言教各各相問元陽仙品次一弟子名觀梵林好樂至道天人所尊三界第一能讚諸仙世間希有次一弟子名眞妙音廣知一切天人所趣歸信大行能奉至業次一弟子名寶玄林玄智

虛空照明仙記無讚陰陽廣演言教慶集天人妙光世度次一弟子名智慧深智慧五通滿八十小刧能開世教不起於座所說上品妙與難測號曰月光无上仙師次一弟子名寶妙林天人並悅諸法實相已爲汝說於中長短十月五日歸還天官語諸弟子言汝等一心精進當昇天官號曰太清天人如是弟子皆是元陽仙品神通无破淨恵度眞人說是既已語諸弟子言自吾與子仙紀斷絕慶會天官有何隔手吾至十月五日當還天宮上命甚速吉會非常於是眞人還以此月十五日日中之時與諸衆仙雲車羽蓋侍從八千萬人飛仙天仙无量聖衆乘之而去元陽度太清天人從无著王宮乘三世界安庠而起告諸弟子曰吾受眞人智慧甚深无量智慧見生智慧門五神洞朗諸根猛利饒益衆生一切世間難解難了難入一切天人所不能及所以者何吾曾親近百千萬億无數眞人大士盡行无量大道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得希有法嶽靈天圖仙官授法下

化三界隨宜啓導吾從成眞人以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无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吾之方便知見深遠皆以具足百姓子人我太上先師其智廣深遠无量无邊无所畏悍心定解脱深入秘藏知見无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皆至天宫大妙仙𡆥无陽上品大仙寶經種種分别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悦可衆心百姓子等取我要言之法无有限量承我所說悉皆成就不可思議子等不須復說何以故我所成就微妙第一義趣難解唯吾上師乃能分别諸法深奥不能究盡吾今有如是相有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緣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盡等究竟爾時天人授記與信行善男善女一切咸使聞知悉皆開悟及天老玄淨王少子其先自出慰田王宫其所祖述大寶爲上甚所修習太清經八千卷能廣演言教六十小劫不起于座本從无數具足諸行甚深甚妙難見難了有從弟子三人一名玄妙眞人二名證果眞人三名明智眞人然此弟子有大聖行能説法无陽仙品千日千夜不起于座次一弟子名眞梵林諸根猛利甚深微妙行此諸品還得成果我以悉知如是大果无陽功德次一弟子名大梵林種種方便我及十方諸餘衆生悉能演化開悟晴冥次一弟子名眞淨林其人智慧信力堅固及諸弟子煩惱漏盡住是最後悉皆昇天太上仙宫依位各處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四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五　皇五

觀行品上

爾時東方玉寶皇上天尊於空歌國土清淨世界與其神仙眷屬飛天神王至眞大聖衆八萬四千徒侶俱會香林七寶樹間演說元陽上品觀行妙經爲諸來生作大福田曉悟深疑令知妙道善男子應當發心願念遵行四種修學之法作是語已時衆之中有一眞人名曰靈華整頓衣冠手執香鑪長跪白言宿因有幸得遇威光過泰之歡實爲慙悚今聞演說元陽秘藏甚深義味不可思議云何天尊答曰善男子四種修學之法一者從師受與元陽經典二者從善知識開道深疑三者思惟玄義得苦空法四者修行精進志願成道善男子當知四種之業親近明師尋知識請說玄義得解疑難眞人應知思其四種修學之法復次善男子身口意業有四種惑何等爲四一者貪惑二者癡惑三者淫惑四者嗔嗃惑善男子修學大乘經典求自然果者應當捨除如是四種惑法云何貪惑所謂

貪惑者非分貪求世間榮華衣服珍玩種種覬求種種計度殺害衆生侵損物命恣意所爲縱情吞啖如是之事是名貪惑云何癡惑所謂癡惑者身心意業所作罪愆不避三光日月星宿不敬三寶有道之人聞他作善心生破壞談說是非謀謗尊老師父有命避會不肯依從如此之事是名癡惑云何淫惑所謂淫惑者愛樂女色不避親疎姦人妻妾私懷謀度潛欲誘引離人骨肉放蕩无度如此之事是名淫惑云何嗔嚆惑所謂嗔嚆惑者

○心懷謟妄構架百端因公傍私潛行威勢身爲出家誑惑衆生取他財物詐言道術无眞實謟如是之事名爲嗔嚆惑善男子若欲至心求无上自然果者眞人當知四種惡惑悉皆除斷復次善男子有二種信一者至心信二者心不信眞人當知心信者是善心不信者不名爲善復次信有二種一者常往法座二者不往法座眞人當知常往法座者善不往者不名爲善往法座者復有二種一者禮拜二者不禮拜眞人當知禮拜者善不禮拜

者不名爲善其禮拜者復有二種一者至心聽法二者不至心聽法眞人當知至心聽法者善不至心聽法者不名爲善眞人當知至心聽法者復有二種一者思尋其義二者不思尋其義眞人當知思尋其義者善不思尋其義者不名爲善思尋其義者復有二種一者如說行二者不如說行如說行是則爲善不如說行者不名爲善如說行者復有二種一者有大智慧而能利益一切衆生二者有大智慧而不能利益一切衆生所謂能利益

○一切衆生者是則爲善不能利益一切衆生不名爲善眞人童子應知利益衆生安穩歡喜得自然果報善男子如諸寶中有明月寶珠最爲勝妙如諸味中有甘露漿最爲勝妙眞人能於人天之中演說元陽經義利益衆生最爲勝妙不可譬喻善男子是名眞人童子住於大乘清淨无爲九法之中眞人童子住是九善即得眞於觀行復次善男子有觀行心謂慈悲喜捨靈華眞人長跪白天尊言若多慈心能斷瞋恚修悲心者亦斷瞋恚云

何而言四无量心尋理而言則應言三天尊曰慈有三緣一緣衆生二緣於法三則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若推其意唯應有一不應有四衆生緣者緣於五情願與其樂是名衆生緣法所謂緣者緣諸衆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於天尊是名無緣慈者多緣貧窮衆生天尊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若緣衆生則不緣道法亦如是以斯義故緣天尊者名爲無緣天尊慈之所緣一切衆生如緣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以是義

○故名衆生緣法緣者不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見一切衆生皆從緣生是名法緣无緣者不住法相及衆生相是名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是以名三不應有四天尊曰人有二種一者見行二者愛行見行之人多修慈悲愛行之人多修喜捨是故應二不應有四天尊曰夫无量者名曰无邊邊不可及故名无量者則應是一不應有四若有四者何得无量是故應一不名四也天尊告靈華眞人善男子諸天聖人爲諸衆生所宣法要其言秘

客唯子可知或爲諸衆生說一因緣如說何者爲一因緣所謂一切有爲之法善男子或說二種因緣及果或說三種煩惱業苦或說四種无明諸行生與老死或說五種所謂受取有及生或說六種三世因果或說七種謂識名色六入觸受及以愛取或說八種无明行及生老死其餘八事或說九種生老病死善男子如是因緣爲衆生故種種分別無量心法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此義故於諸天尊深秘行處不應生疑善男子天尊有大方便○委曲教化子細宣揚令一切衆生深解法性除疑惑心无苦說苦无樂說樂无因說因无果說果无眞說眞无法說法无仙說仙无道說道善男子天尊以是无量方便爲調伏衆生豈虛妄耶善男子或有衆生貪於財寶我於其人自化其身富貴長者於无量劫歲隨其所須種種供給然後教化令其解悟无上正眞大道若有衆生貪著五欲於无量歲以知五欲充滿其願然後勸化令其安住无爲之地曉悟无上正眞大道若有衆生自恃榮豪我於其人无量歲中爲作僕使趨走給侍得其心已即復勸令安住无爲之境明達无上正眞大道若有凡夫衆生心生很戾自作惡事須人呵諫我於无量歲中教誨呵諫慰喻其心令復調順然後復勸令入清淨之境明曉悟解无上正眞大道之心善男子天尊如是於无量歲以種種方便令諸衆生入清淨之境修是无上正眞大道豈虛妄耶諸聖人雖處穢惡无所染污猶如明珠在沙磧中猶如蓮花在濁水內善男子應知如是四無○量義是無量心如汝所言慈能斷瞋悲亦斷恚何以故善男子恚有二種一能奪命二能鞭撻修慈則能斷彼奪命修悲則能除彼鞭撻善男子以是義故豈非斷恚耶復次瞋有二種一瞋衆生二瞋非衆生修慈心者斷瞋衆生修悲心者斷非衆生復次瞋有二種一者有因緣二者无因緣修慈心者斷有因緣修悲心者斷无因緣復次瞋有二種一者於過去久已積集二者於見在今始積集修慈心者能斷過去修悲心者斷於見在復次瞋有二種一瞋聖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斷瞋聖人修悲心者斷瞋凡夫復次瞋有二種一者上二者中修慈斷上修悲斷中善男子以是義故則名爲四何故難言應三非四是故靈華眞人是无量心類例相對分別爲四復以器故應名爲四若有慈則不得有悲喜捨心以是義故應四不減善男子以行分別故應有四若行慈時無悲喜捨是故善男子以无量故亦得名四无量者則有四種有无量心有緣非自在有无量心自在非緣有无量○心亦緣亦自在有无量心非緣非自在何等无量有緣非自在緣於无量无邊衆生不能得自在雖得叅眞染法或得或不得何等无量自在非緣如緣父母兄弟姊妹妻兒欲令安樂无量緣何等无量亦緣亦自在謂諸天聖人何等无量非緣非自在晚學法人不能廣緣无量衆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義故名四无量非諸晚學法人所知乃是諸天聖人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晚學法人雖名无量少不足言諸天聖人乃得名爲无量无邊

靈華真人白天尊言如是如是實如聖言諸天聖人所有境界非諸晚學法人所及天尊願有真人住於大乘元陽經中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天尊言有善男子真人若於諸衆中三品分別一者所親二者怨憎三者中人於親人中復作三品謂上中下怨憎亦爾是真人童子於上親所與憎上樂於中下親亦復平等與憎上樂於上怨所與少分樂於中怨所與中品樂於下怨所與憎上樂○真人如是轉憎修習於上怨所與中品樂於中下怨等與上轉復修習於上中等與上樂○若上怨所與上樂者爾時得名慈心成就真人爾時於善父母及上怨所得平等心无有差異善男子是名得慈悲大慈也天尊何緣真人得如是慈猶故不得名為大慈悲善男子以難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昔於无量劫中多集煩惱不脩善法是以不能於一日中調伏其心得堅固相无有懈退善男子煩惱之人堅牢難去真道之心輕浮易去譬如家犬不畏於人山林野鹿見人怖走瞋恚難去如守家犬慈心易失猶如野鹿是故此心難可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復次善男子譬如畫石其文恒在畫水易滅勢不可住瞋恚難除譬如畫石善根易滅猶如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如大火聚其明久住電光之明其光不停瞋火聚慈如電光是故此心難得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善男子真人童子住於真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極惡者名為邪見初住真地修大慈時作邪見時心无差別不見其過不生其瞋以是義故得○名大慈善男子為諸凡愚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與凡愚无量利樂是名大悲於諸凡愚心生歡喜是名大喜无所擁護名為大捨若不見我法相已身見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善捨自捨已樂施與他人是名大喜捨善男子唯四无量能令真人增長具足四種威儀真餘諸行不必能爾善男子真人童子先得四无量心然後乃發无上正真大道之心次第方得出世間者善男子因世无量得出世无量以是義故名大无量靈華真人白天尊言除无利益與利樂者實无所為如是思惟即是虛觀无有實利天尊譬如道士觀不淨時見所著衣服悉是皮相而實非皮所可食噉皆作蟲相而實非蟲觀好美羹作糞穢汁相而實非糞穢觀所食乳酪猶如髓腦而非髓腦觀骨碎末猶如粉相而實非粉四无量心亦復如是不能真實利益衆生令其得樂雖言發口與衆生樂而實不得如是之觀非虛誑耶天尊若非虛妄實與樂同者彼諸衆生何故不以諸天聖人威力故一切受樂○

○若當真實不得樂者如天尊所說我念往昔唯修慈心經此劫世界百返成壞不來此生世界成時生於龍變梵度天上世界破時生於太極平育天上若有衆生能發道心於我所唯修慈悲乃得如是人天果報若不實者云何得與此義相應天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无所畏懼即為靈華真人而說偈言

善能明法相　不起三毒心　所為平等行
是能宣妙音　百姓男女輩　當以淨神襟

是名觀行品　得果會香林　天明諸道士
明律善幽深　從容紫微上　窈窕玉京岑
若能體真實　玄義必須尋　六時常讀誦
八節恒歌吟　凡夫及衆生　當除殺盜婬
身口意業盡　邪鬼不能侵　一切善因果
皆緣願所欽　我今說此頌　開發諸迷沉
聖人甘露味　妙衆隨意斟　仙意奉法服
玉女上神簪　元陽隱密偈　猶如五合琴
子能辯至要　身體淨黃金

善男子夫修大慈者實爲非妄想是其真實

○理若是下仙初學之人是名虛妄諸天聖人真實不虛云何知耶善男子真人童子修行如是元陽上品大乘經者觀土爲金觀金如土地爲水相水爲地相水爲火相火爲水相地爲風相風爲地相有爲无相真爲假相實爲空相隨心所成无有虛妄觀諸衆生非爲衆生觀非衆生爲實衆生隨其心成无有虛妄善男子當知真人童子四无量心是真實義非真實義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爲真實思微謂能斷除疑網息諸煩惱故善男子夫修慈心者能斷貪愛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恚及衆生相以是義故名真實義復次善男子真人修四無量心能爲一切諸善根本善男子真人童子若不得見貧窮衆生无緣生慈若不悲則不能起恵施心以是因緣令諸凡夫得安穩樂所謂飲食車乘衣服香華牀席卧具種種珍玩種種甘果種種文繒種種錦繡如是施時心无悔惜不生貪著必定迴向无上正真大道其心爾時无所歸依妄想永斷不爲

○恐懼名稱利養不求人天所受快樂不生驕慢不望反報不爲誑他故行布施不求報故諸所施時不見受者持法破法是由非由此是善知識作此施時不擇日揀時直心布施无有悔恨亦復不計飢窮豐樂不見因果此是凡夫此非凡夫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衣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无有斷絕善男子真人若見持法破法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散捨則不具足自然果若不具足自然果則不能成无上正真大道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親戚欲令貞吉爲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解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誰之所射爲是憎惡之人爲是鬼神所害爲是自然自有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善男子真人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法破法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自然之果則不能成无上正真大道復次真人童子行施散時於諸凡夫慈心平等猶如子想又行施時於諸凡夫衆生起慈念

○想譬如父母瞻視病子行施散時其心喜悅猶如父母見子病愈想既施散之後其心施捨猶如父母見子長大能自養活想是真人童子於慈心中布施食時常作是念我今所施悉與一切凡夫共之以是義故令諸凡夫得大智食勤心迴向无上大乘元陽妙經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平等一想得善智食不求高貴富饒之人乞求飲食願諸凡夫衆生得食香食不求他食願諸凡夫一切衆生悉得自然之食皆令飽滿攝取无礙增於善根願

諸凡夫一切衆生解達空相得无礙身猶如
虚空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常爲受者憐愛一
切爲衆福田善男子修慈心時凡
所施食應當堅發如是无上正真等願復次
善男子真人童子於慈心中布施漿時常作
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凡夫衆生共之以
是義故令諸凡夫衆生趣大乘河飲八種味
水速悟无上正真之道離諸疑滯斷煩惱業
渴仰法味愛樂大乘元陽經典具足法身得
諸法藏入於甚深智慧大海願諸凡夫一○切
○衆生得甘露水飲醴泉味真道出世皆得清
淨如是諸法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具足无量
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見道性見道性已能
雨法雨雨法雨已道法徧覆猶如虚空復令
其餘无量衆生得一法味所謂大乘非諸邪
見衆生異種差别非善之味善男子真人童
子於慈心中布施飲時應當堅發自然之誓
如是等願復次善男子真人童子於慈心中
施諸衣服錦繡車乘卧具常作是願我今所
施悉與一切凡夫衆生共之以是因緣普令

一切凡夫衆生成於大乘元陽之果得住大
乘元陽之果不退大乘元陽之果不有動轉
大乘元陽之果善男子於慈心中施諸衣服
錦繡車乘卧具時常應如是堅發誓願復次
善男子真人童子於慈心中布施衣時常作
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凡夫衆生共之以
是因緣令諸凡夫一切衆生得慙愧衣法界
覆身裂諸邪見衣服離身得清淨身所受諸
觸淳善无礙顔色温潤肌膚柔軟恒光无色
願諸一切凡夫衆生皆得无色之身過諸色○
○境得入无色大乘祕藏善男子真人童子於
慈心中布施衣時應如是念堅發自然誓願
復次善男子真人童子於慈心中布施百和
寶香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凡夫
衆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凡夫一切衆生聞
其香熏皆得悟道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形如
皎月所見諸色微妙第一願諸凡夫一切衆
生皆獲一切萬善莊嚴願諸凡夫一切衆生
隨意得見可意之色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常
值名友得无礙香離諸穢氣願諸凡夫一切

衆生具諸善業无上貴寶願諸凡夫一切衆
生知識和悦无有憂惱悉悟苦空不相愛念
願諸凡夫一切衆生持无礙法香氣芬芬布
滿世界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得堅固法无悔
恨法一切戒法離諸破法悉得无法未曾有
法无師法无作法无穢法无污法染竟法畢
竟法得平等法塗割善惡等无偏愛願諸凡
夫一切衆生得无上法大乘之法非小乘法
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具足自然道果猶如真
人初得法時願諸凡夫一切衆生悉爲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神妙香華之所薰修願諸凡
夫一切衆生皆得成就元陽上品微妙寶香
其寶香氣徧滿虚空願令凡夫一切衆生純
食元陽上品大乘香饍如蜂採花取其香味
願諸凡夫一切衆生得成自然无量功德所
被之身善男子真人童子於慈心中布施香
時常當堅發如是自然誓願復次善男子真
人童子於慈心中施榻席時常作是願我今
所施皆與一切衆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凡
夫得天中所卧之榻得大智慧坐四如意處

臥於眞人之榻不臥邪魔非法之榻願諸凡夫得安穩臥離生死席成自然師子臥榻願諸凡夫坐此榻已復爲其餘无量凡夫示現神通有大智力願諸凡夫住此元陽大宮爲諸凡夫演說道法願諸凡夫坐无上榻不爲世法之所降伏願諸凡夫得忍辱榻離於生死飢餓困苦願諸凡夫得无畏榻永離煩惱一切怨賊願諸凡夫得淸淨榻專无上正眞之道願諸凡夫得善法榻常爲善友之所擁護願諸凡夫得左脇臥榻依於聖人所行之法

○善男子眞人童子於慈心中施榻席時應當堅發如是誓願復次善男子眞人童子於慈心中施屋宅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皆與一切凡夫共之以是因緣令諸凡夫處大乘屋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度妙行諸天眞人所行之行无邊廣大如虛空行願諸凡夫皆得正念遠離惡想願諸凡夫悉得安穩住常樂淨永離四傾願諸凡夫悉皆受持微妙文字願諸凡夫必爲无上一切智屋願諸凡夫悉皆得入觀喜甘露法屋願諸凡夫初中後心常入元陽淸淨之宅願諸凡夫於未來世常處眞人所居宮室善男子眞人童子於慈心中施屋宅時常當堅發如是誓願復次善男子眞人童子於慈心中施燈明時當作如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凡夫共之以是因緣令諸凡夫光明无量安住道法願諸凡夫常得明朗願諸凡夫得色光澤微妙第一願諸凡夫肉眼淸淨无有翳障願諸凡夫得大惠炬善解无我无凡夫相无人无命願諸凡夫皆得了見淸淨法性猶如虛空願

○諸凡夫其目明皎遠見十方恒河世界願諸凡夫得法光明徧照十方无量國土願諸凡夫得无礙明皆悉得見淸淨法性願諸凡夫得大智明破一切闇及有邪魔願諸凡夫得无量光明普照无量无邊諸天世界願諸凡夫燃大乘法燈離小乘見願諸凡夫所得光明滅無明闇過逾千日願諸凡夫得大光明徧照三千世界所有幽闇皆悉朗徹願諸凡夫具足五眼悟於法相成无上師願諸凡夫不見無明願諸凡夫悉得大乘元陽微妙光明示悟凡夫眞人實法之性善男子眞人童子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應堅發如是誓願善男子諸天眞人童子慈爲根本修習慈心能生如是无量善業所謂織惡出息入息无常生滅四聖果處五種善業三達觀行八種功德一切入空無有形相知他人智及諸神通智本際智仙人智童子智眞人智天尊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爲根本以是義故慈是眞實非虛妄也善男子能爲善者名實思微實思微者即名爲慈慈即天尊慈即大乘大

○乘即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自然慈即眞道眞道即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仙人仙人即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者能爲凡夫一切衆生作於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議諸法境界不可思議諸法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慈者即是天尊善男子慈者即是凡夫法性如是法性久爲煩惱之所覆蔽故令凡夫不得覩見法性即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太虛太虛即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虛空虛空即慈慈即天尊

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真真即是道道即是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是喜喜即是仙仙即是法法即是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是清淸即是淨淨即是道道即是法法即是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道道即是法法即是士士即是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是慈慈即法性法性即是道道即是士士即是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者即是真人无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天尊善男子慈者即是諸天聖人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即是慈也當知是慈即是天尊善男子慈若有無非有非無無如是慈非諸下仙初學等能思義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法性不可思議天尊亦不可思議善男子真人童子住於大乘妙死修如是慈雖復安於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進故雖常明了亦無明了以無眠故於其眠中諸天雖護亦無護者不行惡故眠不惡夢無有不善雖睡眠故命終之後雖得生天亦無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能得成就如是無量无邊功德善男子是大元陽上品微妙經典亦能成就如是无量无邊功德諸天真人亦得成就如是无量无邊功德靈華真人白天尊言一切真人童子所有思微悉是真實下仙晚學非真實者一切衆生何故不以真人童子威力等受快樂若諸衆生實不得樂當知真人所修慈心為無利益天尊言善男子真人之慈非不利益有諸衆生一切凡夫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衆生必受苦者真人之慈為無利益謂一切凡夫若有受苦不必定者真人之慈則為利益令彼衆生悉受快樂善男子譬如有人遥見猛獸毒蟲自然生於憂怖夜行見鬼亦生恐懼善男子如是諸人自然怖畏衆生如是見修慈者自然受樂善男子以是義故真人修慈是實思微非無利益一切衆生應當至心供養讀誦元陽觀行上品妙經深解慈悲喜捨之心皆得度脱登无上自然大道之果善男子等勿得輕慢疑惑邪心不信經教訾毀聖文若有心生不信當墮三惡道中畜生之報於是靈華真人神仙眷屬善男子等既得明了心無疑滯一時恭敬作禮左繞三帀稽首而去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五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六

觀行品中

爾時元陽妙樂真人與諸天大衆神仙眷屬八萬四千童子俱會元陽世界設大高座香華伎樂幡幢寶蓋萬種羅列徧滿虛空一時剖析玄微元陽祕藏得使來生男女咸聞聖教天尊於是發大慈悲動諸光相演說微密經典開悟衆生如世間知者我亦得知世間不知者我亦悉知其義云何善男子一切世間不知不見不覺道性若有知見知覺道性○者不名世間名為真人世間凡夫亦復不知○不見不覺三十六部尊經三十六種因緣元陽上品觀行之義若能知見覺者不名世間當名真人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造化之法主世界終始斷常二見說言初心至非非想名為真道善男子是名世間所知見覺真人童子於如是事亦知見覺真人如是知見覺已若言不知不見不覺是為虛妄虛妄之法則為是罪以是罪故墮於地獄若男若女說言無道當知是輩則名為外魔之眷屬名為毀謗道法如是毀謗法者名謗天尊如是之人即墮三惡道中非人之類受諸苦報爾時妙樂真人及諸法衆聞是事已即以讚歎而作偈言

恩愛慜衆生　為我說元陽　善拔衆毒箭
故稱大醫王　世醫所療治　雖差還復傷
天尊所治者　究竟得无殃　聖人甘露藥
是諸神妙藥　衆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亡
天尊今為說　剖析隱審章　衆生聞祕藏
即登自在場

○妙樂真人說是偈已即啓天尊如尊所說一○切世間不知見覺元陽童子悉能知見覺者若使元陽童子是世間者不得說言世間不知不見不覺唯是元陽童子能知見覺若非世間有何異相

天尊言善男子言真人童子者亦是世間亦非世間不知見覺者名為世間知見覺者不名世間汝言有何異者我今當說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聞是元陽上品觀行妙經即生敬信發无上正真大道之心是則名為世間童子一切世間不知見覺如是童子亦同世間不知見覺童子聞是經已知有世間不知見覺應是童子所知見覺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當云何方便修習得知見覺復念念言唯當至心修持法戒善男女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在處常无驕慢邪見疑網終不說言天尊畢竟入於玄妙是名真人修持戒行行既清淨次修真法故在生處正念不忘所謂一切衆生悉有道性三十六部尊經天尊真人常樂我淨一切真人童子悉見道性如是○等事憶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二空是名真人童子修清淨法戒法戒已備次修淨慧以修淨慧故所受持法戒牢固不動善男子譬如玉京之山不為四風之所搖動真人童子亦復如是不為四倒之所傾動善男子真人爾時自知見覺所持法戒無有傾動是名真人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真人所持法戒牢固不動心無悔恨故心得歡喜得歡喜故心得悅樂得悅樂故心得安穩心安穩故得无動定得无動定故得實知見得實知見

故猒離生死猒離生死故便得自在得自在故明曉道性是名眞人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而是眞人所知見覺妙樂眞人復言云何无陽童子修持法戒心无悔恨乃至明了見於法性

天尊言善男子世間戒者不名清淨何以故世間戒者爲於有故性不定故非畢竟故不能廣爲一切衆生以是義故名爲不淨以不淨故有悔恨心以悔恨心故心無歡喜无歡喜故則无悅樂无悅樂故則无安吉无安吉

○故无不動定无不動定故无實知見无實知見故則无猒離无猒離故則无解脫无解脫故不見法性不見法性故終不能得无上大道之果是名世間法不清淨善男子眞人童子清淨法者法非法故非爲有故定畢竟故爲衆生故是名眞人法清淨也善男子眞人童子於法戒中雖不欲生无悔恨心無悔恨心故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明鏡不期見面面像自現亦如農人散種良田不期生芽而芽自生亦如燃燈不期滅闇而闇自滅善男子眞人童子能持法戒无有悔恨之心自然而生亦復如是以淨法故心得歡喜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見面貌心生歡喜能持法戒者亦復如是善男子破法戒之人見法戒不淨心不歡喜如形殘跛陋者自見形像面貌不生歡悅破法戒之人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人一持酪餅一持漿餅倶共詣市而欲賣之於路脚跌二餅倶破一則喜悅一則愁惱持戒破法亦復如是能用心恭敬持淨法戒者心生歡悅心生歡悅故

○則便思惟天尊諸法中說有能持清淨法戒者則得眞道我今修習如是法戒亦應得之以是因緣心則歡樂无陽眞人復言喜之與樂有何差別善男子不作惡時名爲喜悅心持法戒名之爲樂善男子觀於生死則名爲喜見於法相名之爲樂下名爲喜上名爲樂離諸共法名之爲喜得不共法名之爲樂以汝戒淨故形貌輕柔口无麤過眞人童子爾時若見若聞悉无諸惡以无惡故心得安穩以安穩故則得靜定得靜定故得實知見得實知見故猒離生死猒生死故則得逍遥得逍遥故得見法性見法性故得於眞道是名眞人童子清淨持於法戒非世間法戒何以故善男子所受持清淨法戒五法佐助云何爲五法佐助一者信二者慙三者愧四者善知識五者宗敬眞法離五蓋故所見清淨離五見故心無疑滯離五疑故云何名五疑一者疑道二者疑法三者疑眞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眞人爾時即得五根所謂信念精進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種眞法謂色逍遥乃

○至識逍遥是名眞人童子清淨持戒非世間有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見覺而是眞人所知見覺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无陽上品經有破戒者有人呵責輕賤毀辱而作是言若无陽與藏大乘經典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毀謗所受法戒若人受持无陽妙經毀禁戒者當知是經爲无威力若无威力雖復讀誦爲无利益若是輕毀无陽經故令无量无邊衆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而毀戒者則是衆生大惡知識非我弟子是諸邪魔

眷屬如是之人我亦不聽受微妙經典不以
毀戒謗法受持修習善男女若我弟子中有
人能精進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元陽祕藏大
乘經者當正身心慎莫調戲輕躁舉動口爲
調戲心爲輕動求有之心名爲輕動身造諸
業名爲調戲若我弟子中求有造業不應受
持是元陽經品微妙之義若是受持經者人
當輕呵而作是言若天尊祕藏大乘經有威
力者云何令汝求有造業若受持經者求有
造業當知是經爲有威力若无威力雖復受
○持讀誦爲无利益緣是輕慢元陽經故復令
无量无邊衆生墮於三塗地獄受持讀誦是
經求有造業則是衆生大惡知識非我弟子
是邪魔親屬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中有人
讀誦書寫演說大乘經義莫非時說莫非法
說莫不淨說莫輕心說莫滅道法說莫熾然
法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
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
元陽祕藏大乘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
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

說當知是經爲无威力若无威力雖復讀誦
爲无利益緣是輕慢大乘經故令无量衆生
墮於地獄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
法而說則是衆生大惡知識非我弟子是魔
眷屬善男子若欲受持讀誦者說大元陽經
者說法性者說大乘祕藏者說神仙經者說
童子得道者說逍遥解脫者見法性者先當
清淨其身淨故則无呵責无呵責故令无量
人於元陽經生清淨心恭敬讀誦受持是經
若聞一偈一句一字嗟歎歡喜爲人演說開
○悟衆生便得无上正眞大道之心當知是人
則是衆生眞善知識是我弟子非爲外魔眷
屬是名眞人也善男子善女人是名世間之
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眞人知見覺復次善
男子云何名一切世間所不知見覺而是眞
人所知見覺所謂六念處何等爲六一者念
天尊二者念眞人三者念童子四者念法戒
五者念道士六者念慈悲善男子云何念天
尊聖人應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
士調御天人師常不變易具足威力身无所

畏畢竟清淨到於彼岸无能勝者无見傾者
无有怖畏不驚不恐无侶无師自悟疾知大
智利智深智解脫智成就人王調御天人師
爲大施主爲大法師以知法故名大法師以
知義故名大法師以知時故名大法師以知
足故名大法師以知我故名大法師知衆生
種種性故名大法師知一切衆生諸根利鈍
中故名大法師說元陽妙道故名大法師復
次妙樂眞人上白天尊言云何爲應天尊答
○曰世間之法悉名怨家法應害故故名爲應
○夫四魔者是善男子怨天尊爲善男子時能
以智慧破壞四魔是故名應復次應者名爲
遠離爲善男子時應當遠離无量煩惱故名
爲應復次應者名樂過去天尊爲善男子時
雖於无量劫爲衆生故受諸煩惱終无不樂
而常樂之天尊亦爾是故名應又復應者一
切人天應以種種香華伎樂而供養之故名
爲應云何正徧知正者名不顛倒徧知者於
顛倒中无不通達又復正者名爲苦行徧知
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復正者名世間中

徧知者畢竟定知修習中道得於无上正眞之果又復正者名爲可數可量徧知者不可數不可量是故號天尊爲正徧知善男子假使眞乘於无量劫觀一色不除不能盡知以是義故无有徧知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无量善果行名脚足善果者名無上正眞之道是故名爲明行足又復明者名呪行者名吉足者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呪者名爲解脫吉者名爲无上正眞之果是故名爲明行足又○復明者名光行者名業足者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光者名不放逸業者皆得自在之果又復明者名爲三明云何爲三明一者眞人明二者天尊明三者无明明眞人明者即是自然之果天尊明者即是慧眼无明明者即是畢竟空行者於无量劫爲衆生故修諸善業足者明見法性以是義故名明行足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間義高者名爲无上正眞大道不高者即是天尊心也善男子 必若高者不名天尊是故天尊名爲善逝又復善者名爲善知識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善知識善知識者即是初發心果名爲无陽上品天尊不捨最初發心得大妙經是故天尊名爲善逝善男子是世間義名見法性得深妙理善男子眞道之性實非有也天尊因世間故說言是有善男子譬如有人實无有人實無有子謬稱有人實无有道德謬言有道德眞法亦爾因世間故謬言是有眞人成无上道故名善逝云何名无上士上士者名之爲斷无所斷者名无上士天尊眞人无有煩惱故无所斷是故號天尊爲无○上士又上士者名爲鬪爭无上士者无有鬪爭聖人无爭故號天尊爲无上士又上士者名語可壞无上士者語不可壞天尊所言一切衆生所不能壞是故號天尊爲无上士又上士者名爲上座无上士者爲无上座三世聖人更无過者是故號天尊爲无上士爾時妙樂眞人 心復有疑諮問天尊云何調御大丈夫天人師天尊答曰一切眞人童子若能修於四法則名大丈夫天人師何等爲四一者依善知識修學眞法二者 心能聽法深解妙意三者思惟玄義无有疑難四者遵於法戒行能伏物善男子具是四法則名大丈夫无此四法則不名爲大丈夫何以故身雖是丈夫心懷諂曲意有邪婬是故不得稱爲大丈夫天尊威力能調伏衆生令知正法是故號曰調御大丈夫天人師復次善男子諮問天師云何謂調御天人師天尊曰師有二種一者善教二者惡教我今以善法教諸衆生何等善法謂身口意善哉令教諸衆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當遠離身不善業何以故以○身惡業是可遠離得自在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此惡業不可遠離得自在者終不教汝令遠離也若諸衆生離惡業已墮三惡道者无有是處以能遠離成无上正眞之果是故我今常以此法教化衆生口意亦爾是故號曰天人師復次昔未得道令以悟解以所得道爲衆生說從本已來未修善行令以修竟以所修爲衆生說自破无明復爲衆生破滅无明自得淨眼復爲衆生破除盲冥令得淨眼自知二智演說二智既自解悟復爲衆生

說解悟法自度无量无邊生死大海復令衆生皆悉度脫自得无礙復教衆生令无怖畏自得无上正真之道復爲衆生演說無上正真之道是故號天尊爲調御天人師復次善男子心又生疑輙敢諮問云何名天答曰天者名晝晝長夜短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无愁惱常受歡樂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爲燈明能破黒闇而爲大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惡業黒暗得諸善業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吉以吉頳故得名爲天又復天者○復名爲日日有光明故名日日爲天以是義故○名爲天也人者名爲能多思義又復人者身口清香又復人者名有傲慢又復人者能破傲慢善男子我今雖爲一切衆生无上調御師而經中說爲天人師何以故善男子諸衆生中唯天與人能發自然道意修十善業能得无上正真大道之果是故號我爲天人師復次善男子諸問天尊疑心未盡更有諮請云何名爲大道天尊答曰道者名通既自通曉復能通佗善男子譬如有人通知有賊賊无能爲真人童子能通一切无量煩惱既通子已令諸煩惱无所能爲是故名道爲通以是通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名真道善男子當知我道法中有大吏兵天騶甲卒天丁力士能收邪魔惡鬼一切煩惱盡皆消伏又能成就諸善法故有大威力徧十方故又能種種大布施故又於无量劫中不毀壞故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道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晝若夜若明若闇常得不離見諸真道善男子何故名爲真道應正徧知乃至○○真人童子而有如是无量功德大名稱耶善男子真人於昔无量劫中恭敬父母師長於无量劫常爲衆生而行布施堅持禁戒修集忍辱勤行精進真定智慧大慈大悲是故令得七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之體又復真人童子於昔无量劫中修習信念進定慧根於諸師長供養朝拜常爲法利不爲苦害真人童子若持三十六部尊經若讀若誦若講若說常爲衆生令得逍遥解脫无爲安穩歡樂終不自爲何以故真人常修出世間心無取捨心无縈縛心无生死心无疑網心无貪欲心无瞋恚心无愚癡心无驕慢心作如是心已皆得清淨深曉道源无纖濁意无煩惱意无苦意无量意无廣大意无空虛意无世間意常自在意常解脫意无報意无願意善願意无語意柔軟意不住意不退意无常意正直意无曲意淨善意如是意已故得无所畏常樂我淨是故修无上正真大道之心是故真人童子之果云何真人童子念法善男子思惟諸法所可說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衆生得見在果唯此正法无有時節天明所見非肉眼見然不可以譬喻爲比不生不出不住不滅不始不終不去不來不動不轉不長不短永斷諸樂而安穩樂畢竟微妙非色斷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識斷識而亦是識非業斷業而亦是業非結斷結而亦是結非界斷界而亦是界非有斷有而亦是有非出斷出而亦是出非入斷入而亦是入非因斷因而亦是因非果斷果而亦是果非真斷真而亦是真作是觀行即能體達苦空成於妙

道復次非虛非實斷一切實而亦是實非生
非滅永斷生滅而亦是滅非相非非相斷一
切相而一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教非怖
非不怖斷一切怖而亦是怖非忍非不忍永
斷一切忍而亦是忍如是一切法永能除一
切煩惱永能消息清淨无相永斷諸相无量
衆生畢竟住處能斷一切生死熾然乃是天
尊所遊居處常不變易是名真人童子念法
云何念法諸天真人如法而住不可破壞无
能撓害不可思議一切衆生橋梁福田雖為
○福田无所受取清淨无穢无惡其意調和平
等一心无有二見常不變易无有撓觸是名
念法云何念戒真人童子思惟有戒不破不
犯不壞不雜雖无形色而可護持雖无觸對
善修方便可得具足无有過咎真人童子之
所讃歎皆獲无量妙因善男子若能修持淨
界一切劫盜不敢撓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
若修是戒得自然之果則得无上正真大道
之心當為一切衆生廣說妙法而作救護是
名真人我念戒云何念施真人深觀此施乃

是无上正真大道之因諸善男子親近修集
如是布施我亦如是親近修習若不惠施不
能莊嚴供養四部之衆施雖不能畢竟斷結
而能除破見在煩惱以施因緣故常為十方
无量无邊恒河沙數世界衆生之所讃次善
男子施衆生食則施其命以是果報得道之
時常不變易以施樂故成道之時則得安樂
童子施時如法求則不侵彼施此是故成道
得清淨之果真人施時令諸衆生不求自得
是故成道得自然果我以施因緣令他得力
○是故成道得二種施因緣令他得語是故成
道得三種善根真人童子修習此施為无上
因我亦如是修習布施為真善因是名念施
云何念天有九天神仙處乃至非想非非想
多聞布施智慧得九天神仙處乃至得非想
非非想處我亦有分然非我欲何以故九天
神仙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是无常以無
常故生老病死以是義故非我所欲譬如幻
化誑於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著如幻化者
即是九天神仙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愚者

即是一切凡夫我則不同凡夫愚人我曾聞
有第一義天謂諸真人童子常不變易以清
淨常住故不生不滅不老不病不死我為衆
生精勤志求第一義天何以故第一義天能
令衆生除斷煩惱猶如意樹若我有信乃至
有慧則能得是第一義天是名真人念天善
男子是名真人非世間也是為世間不知見
覺而是真人所知見覺善男子若我弟子謂
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元陽上品微妙祕藏經
典及以受持讀誦書寫敷演解說大乘經教
○等無差異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元陽
經者即是一切諸天真人神仙甚深祕藏以
是諸天真人甚深祕藏是則為勝善男子以
是義故元陽妙經甚奇微妙不可思議妙樂
真人白天尊言我今亦知元陽妙經甚奇微
妙不可思議道法尊高不可思議真人童子
亦不可思議以何義故復言真人不可思議
善男子无有教者而能自發无上道心既發
心已勤修精進正使大火焚燒身首終不求
救捨念法心何以故真人童子常自思惟我

於無量劫中或在三塗地獄畜生之中天上人間為諸劫火所燒初未曾得一決定法決定法者即是无上正真大道之因終不護惜身心與命我今為无上正真大道正使碎身猶如微塵終不放捨勤修精進也何以故勤精進心即是无上正真大道之因善男子如是真人未見无上正真大道乃能如是不惜身命況復見已是真人不可思議又復真人童子所見生死无量无邊諸惡過患非是一切邪魔所及雖知生死无量无邊諸惡過患

○為衆生故於中受苦不生猒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真人童子為衆生故雖在地獄受諸苦惱託跡同凡故名受苦不可思議善男子譬如長者其家失火長者見已從舍而出諸子在後未脫火難長者爾時定知火害為諸子故旋還救護不見其難真人童子救護衆生亦復如是雖知生死多諸過患為衆生故處之不猒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无量无邊一切衆生發自然道意見生死中多諸過患心即退悔歛閉六情絕除五欲修於妙道思念真經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若有唱言我能浮度大海如是之言不可思議不天尊曰如是之言或可思議或不可思議何以故若人度者則不可思議如妄言度者即名可思議善男子我今所說論其實録必无虛謬天尊言人中亦有可思議者不可思議者天尊曰人有二種一者聖人二者凡人凡夫之人則不可思議賢聖之人則可思議善男子我說凡夫不說聖人天尊曰若凡夫之人實不可思議善男子凡夫之人實不能

○度大海水也而是真人實能度彼生死大海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若有人能將藕絲曳懸王京山者可思議不天尊曰善男子於一念頃悉能稱量一切生死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我於无量劫中常觀生死无常无樂无淨而為衆生分別演說常樂我淨雖如是說然非邪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溺入猛火火不能燒如是之事不可思議真人童子亦復如是雖處生死不為生死之所惱害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人有三品謂上中下云何名為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胞時作是念言我今在廁衆穢歸處諸死屍間棘刺叢林大幽闇中初出胎時復作是念我今出廁諸穢惡處乃至出於大幽闇中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於衆樹果林清淨河中闈閤宮宅出時亦爾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昇殿堂在騖林間乘於駿馬登上高山出時亦爾真人童子初入胎住時知住出時知出不起貪欲瞋恚之心而未得初住之地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元陽上品祕密奧藏實不可思議不可以譬喻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譬喻比量真人童子无有師資受學之處而能得是元陽上品甚深意義得此法已心无慳悋常為衆生而演說之是故名不可思議善男子有身遠離非口有口遠離非身有非身口而亦遠離身遠離者謂殺盜婬是名身遠離非口口遠離者謂離妄語談毀經論惡口赤舌諂曲誹謗是名口遠離非身非身口亦遠離者所謂遠離貪嫉惡妬瞋恚邪見善男子是名

非身非口而能遠離善男子不見一法是身是業一切過患是諸惡業而能遠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口亦如是善男子從身離身從口離口從惡離惡從業離業非身非口悉能除流是名遠離善男子无有一法能壞能作有爲法性異生異滅是故此慧不能遠離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燒水不能溺風不能動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壞不能壞貪不能貪瞋不能瞋癡不能癡以有爲性易生易滅故眞人童子終不生念我○以此慧破諸煩惱而自說言我破煩惱雖作○是說非是虛妄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妙樂眞人白天尊言今者始知眞人童子深曉法藏不可思議道法微妙元陽經藏及受持者披析至理功德深重不可思議

天尊曰无上道者住當人近幾時而滅善男子若元陽秘要有四種觀行云何爲四一者觀身常淨不染穢惡二者觀心常定无有異想三者觀諸法中无有我相四者觀於萬物一想平等是爲四種觀行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其義爲諸衆生之所恭敬尊重讚歎種種供養當知爾時道緣未滅善男子若元陽經具足流布當爾之時我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衆罪不能敬信如是微妙經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不爲衆人之所恭敬乃至供養見受持者輕毀誹謗是爲慢法非我弟子當知是人將滅不久妙樂眞人復白天尊言我親從聖人受如是經義云何爲一慢法誹謗道法即當滅乎天尊曰聖人隱形託跡變見无方非是慢○法而能毀謗應滅身乎若如是義云何爲理○若其无者无者說言聖人過去善男子如是之義今當重說至心諦聽有二種法云何二種法一者世法二者第一義法世法可求第一義法則不可求復有二種云何二種一者无常无我无樂无淨二者常樂我淨无常无我无樂无淨則有顯晦常樂我淨則无顯晦復有二種法云何二種法一者外二者內外法者則有可顯內法者則无可顯復有二種云何二種一者有爲二者无爲有爲之法則有可得无爲之法則無可得復有二種云何名爲二種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則有始終不可得法則无始終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元陽經典恭敬供養尊重讚歎晨夕禮拜思念神仙當知爾時道法興盛无有終始善男子汝尚所聞眞人童子有是經不善男子元陽經者悉是一切聖人祕藏何以故天尊雖說如是經典不說法性不說天尊常樂我淨一切眞人不畢究妙道是故此經名爲元陽祕密之藏三十六○部尊經所不說故故名爲藏如人七寶不出外用名之爲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積寶物爲未來事故何等未來事所謂飢年積穀狂賊侵境値遇惡首爲用贖命道路艱難財寶得時乃當出賑善男子諸天尊祕密之藏亦復如是爲未來世諸惡道士畜不淨物爲四衆說天尊畢竟无有滅神虛費供養不敬經典如是等惡見於世時天尊爲欲滅是諸惡令得遠離邪見有能供養天尊則爲演說是經若是經典祕密之藏无不見時爾時道法

興威善男子元陽經典常不變易云何難言元始之時有此經不善男子元始之時所有人民悉皆淳善智慧滋多雖復志性未曉真道身心清淨調柔易化有大威德總持不退善男子今世衆生貪慾厚重多諸煩惱忍癡喜忘无有智慧多諸疑網信根不立世界不淨一切衆生咸謂聖人无常遷變畢竟入於真道是故天尊演說如是經典善男子聖人之法實亦不盡何以故常不變故善男子若有衆生我見无我无我見我常見无常无常○見常樂見无樂无樂見樂淨見不淨不淨見○淨真見不真不真見真道見非道非道見道生見非生非生見生滅見非滅非滅見滅昧道之語名爲魔語實是魔語以爲真語如是巧黠種種詭誑當知此人墮三惡道不見善因萬劫沉溺无有生期善男子寧說以索繫縛猛風不敢說言真道盡昧寧言大火之中生大蓮華不敢說言真道昧寧說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不敢說言真道昧善男子若真人初出得无陽微妙无上正真大道之果未有

弟子解甚深義而聖人隱形變化當知是法長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得大道之果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聖人雖復變化當知是法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出得大道之果雖有弟子解甚深義无有篤信白衣忠良之人敬重道法聖人過去當知是法長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出得於道果已有諸弟子解深義味多有篤信俗人敬重道法聖人過去當知真道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出得大道之果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雖有篤信俗人敬重道法而○諸弟子演說經時貪爲利益雖復如此終爲過去當知此法長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出得大道之果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忠信俗人敬重道法彼諸弟子凡所演說不貪利益度脫衆生令歸正法雖復如此終爲誘引當知是法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得道果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忠信白衣清信之人敬重神仙心念道法而諸弟子多起爭訟互相是非聖人過去當

知是人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出得於妙果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敬信凡人尊重道法彼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迹相愛重聖人雖復過去當知是法久住不息復次善男子若真人初得道果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敬信凡人尊重妙法彼諸弟子爲一切衆生演說元陽妙法互相恭敬不起爭訟然去一切不淨之物復自讚言我今必定得於道果聖人過去當知此法常當住世善男子若真人初得正真道果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中信凡人愛重道法彼諸○弟子能說元陽秘藏甚深經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去一切不淨之物亦不自言須於妙果聖人過去當知此法久住於世善男子汝等當知諸法无有定相不可測量不可忖度何以故隨衆生受性利鈍業根受識有麁有妙善男子我今愍念衆生无有偏恩貴賤之心无有人我貪著之心是故我今平等一相无有二邊善男子譬如良醫爲病服藥隨其病根應病與藥天尊觀諸衆生煩惱病根

方便教化令知經戒修於正法我今救度衆生除煩惱業令得清淨无復遺餘汝今當知聖人久住於世非是過去无有休息爾時无陽世界神仙眷屬皆得明了无有疑滯妙樂眞人旣得總持深解妙理於是歡喜讃歎恭敬禮拜左繞七帀而說偈言

大道體玄妙　至理甚希夷　寄名眞實相
隨運應明時　開度諸衆生　號曰天人師
是能合妙樂　爲世作良醫　剖析无陽教
秘密實可思　八萬諸徒衆　皆得附光威
三塗悉解脫　五苦永停悲　罪寃皆得返
餓鬼悉充飢　神仙乃交映　珠玉自相暉
策鳳往玄都　乘鸞上紫微　衆生旣曉悟
无爲信可期　今日蒙恩愛　福祚永巍巍
諸天盡歡樂　稽首辭退歸

皇六　二十三

太上靈寶无陽妙經卷之六

太上靈寶无陽妙經卷之七　皇七

觀行品下

爾時无始天尊在无陽世界寶鶱林樹間將欲遁世時見國王名曰善種悶絶躃地卽告大衆我今當爲是王住世至無數劫不入眞道於是无陽第三眞人名曰隨業稽首上白天尊言當爲一切衆生不入眞道何故獨爲善種國王天尊言善男子是大衆中无有一人謂我必定入於眞道善種國王定謂我當畢竟永滅是故躃踊自投於地善男子如我所言爲善種國王不入眞道如是深奥之義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爲者一切凡夫造五逆者又復爲者卽是一切有爲衆生我終不爲无爲衆生而住於世何以故夫无爲者非衆生故善種國王卽是具足煩惱又復爲者卽是不見道性若見道性我終不爲久住於世何以故見道性者則非凡夫善種國王卽是未發无上正眞大道之心又復爲者名爲道性善種國王者名爲不生故不見道性以不生煩惱故則見道性以見道性則安住正

皇七　一

眞之道是名不生善男子天尊密語不可思議道法玄妙不可思議眞人清淨不可思議无陽經典不可思議爾時无始天尊放身威光八十種好七十二相光明徧照國土清涼无陽眞人與諸大衆神仙眷屬自相謂言我今鄙陋諸穢未盡以何因緣逢茲瑞相天尊所放光明其光本无云何忽有非色非无色非相非无相非無非不无非有非不有非白非黑非靑非黃非欲度衆生故發斯瑞故使可見有相可說有熱有冷有靑有黃有赤有白是光雖爾實不可說以何因緣放此光明時衆之中有一第四眞人名曰拘正林答言今此瑞相將爲善種國王身有重疾言世无良醫治療身心故放光明先治王身然後及心王言眞人天尊亦見念邪眞人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於病子心生偏愛大王天尊亦爾於諸衆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生偏愛於遊逸者則生慈念不遊逸者心則放捨何者名爲不遊逸者所謂天尊眞人神仙眷

皇七　二

屬於諸衆生不觀種性下賤僮僕卑陋之人唯觀衆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則使慈念大王當知如是瑞相即是天尊威德所被能令衆生除煩惱熱大王當知甘露法味亦復如是一切衆生之所愛樂眞道名爲甘露法味灌洗身心得悟眞道是謂良醫善種大王問元陽第四眞人言我聞天尊不與惡人同止坐起語笑談論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青蠅亦鳳不棲雜木我觀天尊亦復如是我等云何而得往見設令見者我身將无陷入地耶○

○我觀天尊寧近虎狼師子猛獸大火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是故我今若爲思念當發何心往見天尊第四眞人拘正林答言大王譬如有人飢渴欲求飲食疾病之人求於良醫苦惱之人求於救護大王思求道果亦應如是大王天尊尚爲邪疑衆生說元陽祕藏何況大王非是邪疑而不慈悲救濟大王言眞人我昔曾聞有一邪疑不信不聞不能觀察不得義理何故天尊而爲說法眞人答言大王猶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夢齒髮墮落裸形露體卧糞穢中復與亡者行住坐起攜手食噉毒蛇觸路而從中過是人夢覺心生煩惱以煩惱故身病轉增以病增故家人遣使迎醫貧乏无可遣使形體短缺六根不具語其良醫遠隨我去爾時良醫即自思惟今見是使相貌不吉當知病者難可療治復行是念使雖不吉當復占之爲可醫不於是占日候星皆非吉祥如是病人亦難可治復作是念占日候星雖復不吉應當觀時秋時冬時日入夜半時又不吉當知是○

○病亦難可治復作念已衆相不吉雖復衆相不吉或定不定當觀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療治若无福德雖吉則不可治思惟事已壽與使俱在路復念若彼病者有長壽相則可療之如无長壽相則不可治作是念已即於路中逢二童兒鬪爭駡詈頭面流血或見人持大炬火忽然自滅或見有人斫伐樹木或見虎狼惡獸見如事已復作是念所見諸相皆非吉祥當知病者難可救濟復作是念我若不往則非良師如其往者不可救治復更念言如是衆相雖復不祥我今既爲良醫當往救濟思惟事已復於前路聞有哭聲號天叩地復聞犬鳴鳥咮惡獸之聲種種音響喧動土境聞是事已復作是念當知病者難可療治既至病家即觀是病或寒或熱頭面洪腫形容臭穢大小便利閉塞不通言聲喘急眠寢不安醫見是已問瞻病人病者昨來氣息是何答言大師其人本來敬信三寶恒無怠慢今者變異敬信心息本好布施今來慳悋本性少食今則過多本性和善今則弊惡本○

○性慈孝愛念父母今於父母无恭敬心醫聞是已種種諸相悉皆不吉定知病者必死不疑語瞻病人言吾今且還明日復來隨病人所須恣意勿禁至明日復遣使往因即延引言我事未訖了兼未合藥智者當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大王天尊亦爾於一邪疑善知根性而爲說法何以故若不爲說一切凡夫當言天尊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名爲智慧若言无慈悲云何說言一切智人何以故天尊爲一邪疑而說妙法大王當知天尊見諸病

者常施妙藥病者不服非天尊无恩愛心大
王當知邪疑之人分別有二一者得見在善
根二者得後世善根天尊知有一邪疑能於
見在得善根者則為說法後世得者亦為說
法令雖無益作未來因是故天尊為一邪疑
演說元陽妙經者復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
中根利根之人於見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
人後世則得見法大王譬如有人墮墜圊廁
糞穢之處在此廁中云何得出有善男子見
而愍之尋前捉髮拔之令出因善男子而能
○清淨天尊恩濟亦復如是諸衆生墮三惡道
方便救濟令出三惡道是故天尊為一邪疑
演說元陽寶藏亦復如是爾時善種大王問
第四真人拘正林若天尊當如是者明當選
擇良時吉日然後乃往真人白王言道法之
中无有選擇良時吉日大王當知譬如重病
之人不擇良日時節吉凶唯求良醫大王今
病重求天尊良醫不應選擇良時好日大王
當知如木中之火竹中之火二俱相燒無有
異也吉日凶日亦復如是若能念道思真俱

能消滅一切衆罪唯願大王今日速往爾時
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禎而告之言大臣當
知吾今欲往元陽世界天尊之所速辦供養
所須之具皆令備足臣言大王欲往元陽世
界詣問真道善哉善哉所須供養之具一切
悉有於是善種大王與其眷屬公卿宰相諸
大臣等各各莊嚴淨潔衣服及諸供養駿馬
金鞍種種車乘齎持幡蓋香花伎樂種種珍
玩无不備足導從馬騎有數千萬衆來詣元
陽世界天尊之所詣請真道良醫妙藥爾時
天尊告諸大衆言一切凡夫為无上正真大
道者無有因緣無先善友何以故善種大王
若不隨順真人教化者來月中間必定命終
墮於三惡道是故欲除身心之病者莫若善
友良醫妙藥能除重病煩惱之業大王當知
元陽上品妙經即是一切衆生良醫妙術當
須恭敬禮拜晨夕誦習積年不退必獲自然
之果爾時元始天尊告諸大衆言善種大王
猶有疑意我今當為作決定心時衆之中有
元陽第六真人名淨德白天尊如先說一切

諸法皆无定相所謂色无定相所謂空无定
相所謂法无定相所謂真无定相乃至無極
大道亦无定相云何天尊今者而言為善種
大王作決定心天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
今定為善種大王作決定心何以故若王疑
心可破壞者當知一切諸法皆无定相是故
我為善種大王作決定心當知是心為定善
男子若彼王心是決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
壞以无定相其罪可壞是故我為善種大王
作決定心爾時善種大王即往香林鶖樹間
○至天尊所瞻視威光相好微妙於是口吐八
種音聲告言大王時善種顧視左右此時衆
中護是大王我既罪逆又無福德天尊不應
稱為大王爾時天尊即復喚言善種大王時
王聞已心大歡悦即作是言天尊今日故以
慈愍於諸衆生大慈大悲等無差別善種即
上白天尊言昔日疑心令得悟解定知天尊
真是衆生无上大師爾時元陽第六真人淨
德語諸衆言天尊已為善種大王作決定心
得於自然果報深疑醒悟宿滯便開即以所

持幡蓋香華伎樂供養之具稽首禮拜左繞三帀却退一面爾時无始天尊告善種大王今當爲汝說无陽上品觀行妙法微密之義汝當歛意專心聽我宣說一切凡夫常當觀身撿行有二十種事一者我此身心空虛无滿二者无諸善根堪有開發三者我此生死未獲和順四者墮墜深坑无處不畏五者以何方便得見眞道六者云何修定得見天尊七者生死无常苦无常我淨八者八難之難難得遠離九者恒爲冤家之所隨逐十者無有

○一善能遮諸惡十一者於三惡中未解脫十二者具足種種諸惡邪見十三者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四者生死無際未得眞趣十五者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十六者无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者不作善因終无善果十八者若有造業果終不失十九者因無明生亦因而死二十者去來見在常行放逸大王雖爲人中長者當於此身常作如是二十種觀度作是觀已身心清淨無有穢惡則得正觀次第觀行生相住相滅相次第觀心生住滅相心定慧進戒亦復如是觀生住滅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終不作諸惡无有死畏三惡道畏若不用心觀察如二十種事者心生放逸无種不作善種大王言如我解天尊所說義者我從昔來未曾觀是二十種事故多造衆惡造惡故則有死畏三惡道畏設觀必定當墮三塗地獄天尊告善種大王一切諸法性相无常无有決定王云何言必定墮三塗地獄善種大王稽首上白天尊言若一切法無定相者我之殺罪亦應不定若殺定者一切諸

○法則非不定天尊言大王善哉善哉諸眞人說一切諸法悉無定相王復能知殺亦不定是故當知殺無定相大王如彼所言父王无辜枉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假名衆生五陰妄生父想於十二法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陰應非若四是父色亦應是若色非色合爲父者无有是處何以故色與非色性無合故大王凡夫衆生於是色陰妄生父想如是色陰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種是十種中唯色一種可見可持亦可稱量可牽可縛雖可見縛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見不可得捉不可稱量不可牽縛色相如是云何可殺若色是色可殺可害獲罪報者餘九應非若九非者則應無罪大王當知色有三種過去未來見在過去未來則不可害何以故念念滅故如是一色或有可殺或不可殺有殺有不殺其色不定色若不定殺亦不定殺不定故報亦不定云何說言定入地獄大王當知一切衆生所作罪業凡有二種一者輕二者重若心口作則名爲輕身心口作

○者則名爲重大王心念口說身不作者所得報輕大王昔日口不教殺唯言削足而无實想況王不勑云何得罪一切諸眞人亦應得罪何以故大王受生尊貴良由昔日種於善根稟道氣而生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若王不稟善業而生當知受報則不爲王若不爲王汝則不能爲國興害若汝殺父王當有罪者如是眞人亦應得罪若眞人无有罪者汝獨云何而得罪耶大王往有惡心於山遊行射獵周徧曠野竟无所得唯見一仙人五通具

足見已即生嗔恚惡心我令遊獵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驅逐令去大王即勑左右而令殺之其人臨終生嗔惡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實无辜汝以心口橫加屠戮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口而害汝命時王聞已即生悔心供養死屍大王如是尚得輕受不墮地獄況王不爾而當地獄受果報耶王先自作還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殺罪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云何言无失有罪者則有罪報无惡業者則無罪報汝父先王若無有罪云何有報大王於見在中亦得善果及以惡果是故先王亦復不定以不定故殺亦不定殺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獄大王當知衆生狂惑凡有四種一者心生貪狂一切財物二者藥狂欲求潤體三者呪狂猒有嫌疑四者本業緣狂貪求財物大王應知我弟子中有是四種狂雖多作惡我終不記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趣若還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貪國興此逆害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醉酒而害其母既醒悟已心生悔恨當知是業亦不得報王今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譬如幻化之師於四衢道幻作種種服玩男女車馬瓔珞衣被愚癡之人謂為真實達解之人知非真有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慧眼知其非真大王當知譬如山谷響聲愚癡之人謂之實聲達解之人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詐來親附愚癡之人謂為真實智者了達知其虛詐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王如人執鏡自見面像愚癡之人謂為真面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王如熱時炎愚癡之人謂之是水智者曉達知其非水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王如實聚城從地涌出愚癡之人謂為真實智者曉達知其非實殺亦如是凡夫謂實天尊真人知其非實大王如人夢中受五欲樂愚癡之人謂之為實智者曉達知其非實殺亦如是大王應知殺法殺業殺果及以解脫我皆了之則無有罪王雖知殺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主知典酒知而不飲則亦不醉雖復知火亦不燒然王亦如是雖復知殺云何有罪大王有諸衆生於日出時作種種罪於月出時復行刧盜日月不出則不作罪雖因日月令其作罪而此日月實不得罪殺亦如是雖復因王王實無罪大王應知如王宮中常勑屠羊心初无懼云何於彼獨生懼心雖復人獸尊卑差別保命畏死二俱无異何故於羊心輕无懼於父先王生重憂苦大王世間之人是愛僮僕不得自在為愛所使而行殺害設有果報乃是愛罪王不自在當有何咎大王譬如元陽妙經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殺亦如是雖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慙愧之人則是非有无慙愧者則為非无受果報者名之為有空見之人則為非有有見之人則為非无有有見者亦名為有何以故有有見者得感果故无有見者則无感果常見之人則為非有无常見者則為非无常常見者不得為无何以故常常見者有惡果報故是故常常見者不得為无以是義故雖非

有非无而亦是有大王應知一切衆生者名出息入息斷出入息故名爲殺聖人隨俗亦說爲殺大王色是無常色之因緣亦是无常從无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无常識之因緣亦是无常從无常因生識云何常以无常故苦故空故以空故无我若是无常苦空無我爲何所殺无常者得常聖人殺苦得樂殺空得實殺於無相而得眞相大王應知若殺无常苦空无相者則與相同相亦如殺是无常苦空無相不入地獄汝云何入爾時善種○大王言如天尊所說觀色乃至觀識作是觀已即白天尊言我今始知色是无常乃至識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觀者則不作罪即稽顙恭敬上白天尊我昔曾聞聖人常爲衆生而作父母雖聞是語猶未能審今乃定知天尊眞爲一切衆生父母我亦曾聞王京山王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瑠璃瑪瑙若有衆馬隨所集處則同其色雖聞是說亦不審定我今來至玉京山則與同色者則知識法無常苦空无相作是觀已皆悉无常一切諸法悉无根本无根本者我初不知思念聖人不信眞道是名无根我今有幸得見天尊開闡玄妙剖析眞經所得功德悉能毀壞衆生煩惱諸惡之心天尊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消滅衆生惡心破壞衆生煩惱之結大王又白天尊若我審能明了破壞衆生諸惡心者使我在太山二十四獄之中无量刧中爲諸衆生受大苦惱不以爲苦爾時復有無量世間衆生不信眞道常有邪疑愚癡之人聞是語已悉發无上正眞大道之心以如是等无○量人民發大惡故善種大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後宮綵女見王明了法相身心清淨悉皆同發无上自然道意爾時善種大王白天尊言我今未死已得深了眞宗捨於短命而得長壽捨无常身而得眞常之身令諸衆生發无上正眞道意即得長命眞常之身即是天尊眞常弟子說是語已即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伎樂種種微妙珍奇服玩供養天尊復以偈頌而讚歎言

天尊體玄妙　道德冠太清　逍遥步金闕
容與遊玉京　時演元陽義　至理甚威靈
是名甘露藥　復號大乘經　若信及不信
受持菲自冥　慈悲救苦惱　恩愛及衆生
若能曉深義　即會玄都庭　无相寄有相
无形寄有形　一切善知識　當須盡至誠
存想一句偈　斂念除緣情　既離煩惱結
道性自然明　神仙當擁護　無憂體自輕

爾時善種大王既蒙天尊訓誨曉示慇懃與諸眷屬皆得曉悟元陽秘典深知因果作偈讚歎奉謝○天尊禮拜都畢左繞三帀辭退各還本國○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七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八　皇八

德行品

爾時元陽上品德行高貴真人尹妙林及其
門徒眷屬八種智慧第一弟子無鞅數衆俱
會香園樹下娑羅林間稽首恭敬遶行三帀
長跪執簡諮問元始天尊自顧運幸得遇聖
尊輙敢啓問心所疑滯伏願靈顔以見訓喻
天尊含笑善哉善哉要乎深矣隨子所問當
爲解釋妙林上啓未審凡夫衆生作逆害罪
有道性邪如是之人云何復墮地獄若如是○
○人有道性邪云何復言无有真常之樂若斷善
根名一凡夫者斷善根時所有道性云何不斷
道性若斷云何復言真常之樂如其不斷何故
名一凡夫邪天尊曰犯四明科名爲不定毀謗
元陽經作十惡罪及一凡夫悉名不定如是之
人若決定者復何因緣得成无上正真自然大
道得九仙之果乃至明達真人亦名不定若九
仙果至明達真人是決定者亦不應成无上正
真自然之道天尊若犯四盟不決定者九仙之
品乃至明達真人亦不決定如是不定諸天大
聖亦復如是若天尊不定元陽法性亦復如
是至一切法亦復不定云何不定若一凡夫
除一凡夫則成真道諸天大聖亦應如是入
元陽品已亦應還不入元陽若如是者元陽
之性則爲不定以不定故當知无有真常之
樂云何復言一凡夫等當入仙品爾時无相
天尊告元陽上品德行高貴真人尹妙林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爲欲利益无量凡夫一切
衆生令獲歡喜憐愍慈念諸衆生故爲欲增
益發自然心諸真人道士故作如是之問善○
○男子汝已曾經親近元陽八種真人弃於天
尊法中作諸善業已得成就真道功德摧伏
魔怨令得退散已教无量衆生皆悉得至元
陽仙品通達大乘微妙經典已問過去恒河
沙劫諸天大聖如是妙義我都不見一切世
間若人若天初學弟子有能諮審天尊是義
今當至心諦聽諦聽我當一一爲汝子細分
別解析善男子一凡夫者亦不決定若決定
者是一凡夫終不果於自然之道以不決定
是故如汝所說道性不斷云何一凡夫斷善
根者真人道士夫善根者有二種所謂內道
性外道性非外非內以是義故道性不斷復
有二種所謂有漏無漏道性非有漏非無漏
是故不斷復有二種所謂常無常道性非常
非無常是故不斷若是斷者則應還得若不
還得是名不斷若斷已得名一凡夫犯四盟
者亦是不定若決定者犯四盟律終不能得
无上正真自然大道謗毀元陽大乘經典及
三景法師亦復不定若決定者誹正法人終
不能得自然妙道作十惡罪亦復不定若決○
○定者十惡之人終不能得正真之道色相二
法俱爲不定香味臯相生相無明相陰入界
相一切諸相皆悉不定善男子猶如幻化之
師在大衆中化作種種變異山林樹木城郭
聚落而彼衆中有諸凡夫無有智慧觀見之
時謂爲真實其中賢人知其虛誑以幻力惑
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諸仙弟子明
達真人等於一切法見有實法亦復如是諸
仙真人於一切法不見實相善男子猶如小
兒於炎夏月見熱時燄謂之爲水有慧之人

於此熱炎終不生於實水之想但是虛炎誑人眼目非實是水一切凡夫諸仙弟子見於諸法亦復如是謂言是實諸天真人於一切法不見實相善男子猶如山谷因聲有響凡夫聞之謂是實聲有慧之人解無定實但有聲相感於耳識善男子一切凡夫諸仙弟子於一切法亦復如是見有實相諸天真人明解諸法悉無實相見无常相空寂等法無生滅相以是因緣眞人道士見一切法是无常法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爲定眞常之樂在○於何處所謂元陽法中善男子自然之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十萬劫得无上大道自然之心如是道果亦得不實不定實故經八萬劫得正眞大道自然之心眞人之果亦復不實不定實故經六萬劫得无上道心仙人之果亦復不實不定實故經四萬劫得元上道心明達眞人亦復不實不定實故經二萬劫得無上道心善男子天尊今於甘露大城碧林樹下示現威德神通智慧令諸仙弟子凡夫衆生至心奉法委意投眞讀誦元陽上品大乘經典甚深奧藏微密之義得无上正眞自然大道修行聖行永無退轉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攝六根則有諸漏爲惡所牽至不善處善男子猶如惡馬麤猛能令乘者至險惡處不能善攝六根惡業者亦復如是令人遠離元陽妙道至諸惡處猶如狂象未曾調伏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於善邑至險惡處不能善攝六根惡業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元陽善邑至生死險惡曠野之處善男子猶如佞臣教王作惡六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衆生造无量惡善男子猶如頑子不用父母師長教訓造諸惡事不調六根亦復如是不受父母師長善言教訓無惡不作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六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凡夫之人不攝六根馳騁六塵猶如牧牛不善牧録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檢六根常在諸有多受苦惱善男子眞人道士修元陽上品大乘聖行時常能善調檢録六根恐怖貪欲瞋恚嫉妬憍慢爲得一切諸法故善男子若能檢録六根者則能檢心若能檢心則檢六根譬如有人擁護於國王守衛國土衛護國者則守於王眞人道士亦復如是若能聞是元陽上品大乘經典則得智慧得智慧已則能專檢六根善男子如善牧牛設牛放逸東西噉他苗稼則能遮止不令犯物眞人道士亦復如是念慧因緣故檢録六根不令縱恣眞人道士有念慧者不見我相不見衆生相及所受用見一切法同法性想生於山嶽草木瓦礫之相猶如屋宅從因緣生無有定性見諸凡夫一切○衆生四大和合之所成立推無定性無定性○故眞人於中不生染著一切凡夫見有衆生故起煩惱眞人道士修元陽經者有念慧故於衆生不生染著復次眞人道士修元陽經者不染衆生相作種種法善男子猶如畫師以衆色雜畫若牛若馬若男若女凡夫無智見之便生男女之相畫師了知無有男女牛馬之相眞人道士亦復如是於法異相觀於一相終不生於衆生之想何以故有念慧故眞人道士修元陽上品大乘經者或時覩異

麗女人終不生於愛著之心何以故善觀相故善男子真人道士知五欲相無有歡樂不得淹留如狗齧枯骨如人持火逆風而行如水上泡畫水之迹如織經畫如因詣市如假託勢不得久歡欲亦如是多諸過患復次真人道士觀諸凡夫一切衆生爲色香味觸以是因緣從无量劫來常受苦惱一一衆生一劫之中所積身骨如妙樂山高所飲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復多於是六親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眼淚多四大海盡地草木爲籌以數父母亦不可盡無數劫來或在三塗地獄幽牢之中所受諸苦不可稱數真人道士如是深觀一切衆生欲因緣故受苦无量真人以是生死行善不失念慧善男子猶如世間有諸大衆滿三十里間有王名曰莊嚴勑遣一臣名富林郁持大油盆從衆而過莫令傾落一滴當斬汝命復遣一臣名曰尹林常拔刀在後監持油之臣受王命盡心堅持經歷衆生雖見美麗女人不敢觀視心常戰懼我若放逸著彼邪欲當棄所持命不全濟如是之臣以此恐怖乃至不敢棄一滴油真人道士堅持禁戒亦復如是於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因雖見五欲心不愛著若見淨色不生色相唯觀苦相乃至識相亦復如是不作生相不作滅相不作因相不作緣相觀一切法作和合相真人道士爾時六根清淨故持戒具是一切凡夫六根不淨不能檢持名曰根漏真人道士永斷諸漏是故無漏天尊拔出永除根業是得清淨爾時真人尹妙林既聞此事心生歡喜而作偈言

○凡夫及衆生　不知大乘趣　沉淪生死門
往還煩惱步　念念作諸惡　心心起疑悟
魔鬼方便侵　慾家興訟訴　受報往地獄
幽牢相禁固　一切諸罪業　非籌能譬喻
當念元陽經　受持法戒具　愆咎可得消
福德相灌注　解脫大乘門　清淨无爲路
天仙常汲引　地神恒衛護　一日及一日
讀誦如是句　歷劫離憂患　終歲無論盡
在所險難地　當無有畏懼　諦受五通偈
堅持於六度　今日說此頌　可爲長樂賦

真人尹妙林說此偈訖復次善男子有諸離漏真人道士欲爲无上甘露法界故離諸惡漏以何因緣名之爲離若能行元陽上品大乘經典受持讀誦思惟其義是名爲離何以故善男子我都不見三十六部尊經能除惡漏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猶如良師教諸弟子之中有受教者不造過患真人道士修元陽上品大乘經者亦復如是不造過患善男子猶如世間有於呪術若有毒蛇不能侵害一切凡夫讀誦此經乃至壽終無有過患善○

○男子是大元陽妙經亦復如是若有衆生一經耳聞如此經者不墮惡趣若有書寫讚歎讀誦解說剖析微妙當得无上正真自然大道俱體法相如彼聖人得甘露法味善男子是大元陽威力修行讀誦得如是道果善男子若有清信弟子能至心書寫讀誦是經解說其義爲他開演教化衆生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法教訓喻凡夫得知道法是我所見我之所愍是人真知我說元陽經典隨如是人所住之處若山林曠野城邑村落屋舍

宮宅我亦在中常住不變吾於此人常作受施或作道士女冠善男子善女人當令是輩得知天尊受其所施財寶善男子是人或眠卧之中夢見天尊聖人形象或見諸真人之像轉輪聖王形像或見江山大海日月星宿或見金銀珍寶衣服卧具爾時當知即是天尊受其所施驚寤之後得大喜樂尋得種種所須之物不造過惡志願真善是大元陽悉能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不可思議善男子汝令應須受持法教微妙之語若有善男子修行善法恭敬於我同於法相受持至要破彼惡魔无常無樂無我無淨欲得天上人中逍遥快樂者見有受持元陽經典書寫讀誦為人解釋如是經義當往親近恭敬禮拜讚歎尊重供給所須令無乏少此經玄妙不可譬喻當應盡心供養無有退轉不生疲猒當得自然道果善男子吾念過去无量恒沙之刼有一世界名曰清淨有聖人號曰文始天人神通智慧天眼第一為諸大衆演說元陽上品大乘經典我於爾時從善男子聞彼聖人當為大衆開闡无上義味我聞是已其心歡喜欲設供養家貧無物乃欲自賣恐身無力復畏不售俄頃之間路見有人而便語曰我欲賣身汝能買不其人答曰吾家作業無人堪者汝必能為吾當買汝吾即問言有何作業無人堪者其人答曰我有惡病良師處藥應當服人之肉日為二兩汝若能以身之肉日與一服我當酬汝金錢十文我時聞已心生歡喜我復語云汝惠我錢待我五日事訖了時便來相就其人答曰五日不可若如此者可期一日善男子吾於此時即取其錢來至天尊之所恭敬作禮盡家所有將以奉獻然後至心聽讀是經我時頑嚚雖聞此經志願受持如是偈頌

天尊說至要　號曰元陽經　度脫生死業
開發於幽冥　若有至心者　當得瑩心靈
必獲无上樂　踶步玄都庭　逍遥逐羽化
俯仰入雲扃　輪轉會虛寂　倏欻覩真形
南丹上生宿　北斗除死星　知我感妙道
歷刼不沉馨

受持偈頌心得悟解即便還至病者之家善男子吾時雖復日與二兩之肉以念偈頌不為苦楚善男子以是因緣其病得差我亦平復身體皮肉悉皆具足無有瘡瘢臭穢之處即發无上正真自然道心偈頌之力即有如是威力何況天尊大聖演說元陽大乘經典具足受持至心讀誦我見是經有如是利益當應發心倍加念誦願於過去未來見在得於自然道果善男子以是偈頌因緣令我今者於時衆中為諸弟子宣說元陽妙典善男子以是因緣是大元陽不可思議成就无量真善因緣乃是諸天聖人微密奥藏以是義故能受持讀誦者斷諸惡漏所謂惡者狂象惡馬麤牛惡狗山崖險谷毒蟲猛獸江水懸流不善之輩如是等惡若作漏因真人爾時即復去離若不能作則不遠離若增有漏則便離之若不增長則不遠離若與惡事則便去之若能作善則不遠離常以智慧而相護持作於善法離於惡事真人道士自觀其身是大苦聚是諸一切惡業根本是身雖復不

淨如是真人猶故觀察瞻視何以故非爲貪身爲善法故爲元陽不爲生死爲真常之樂不爲无常無我真淨爲於有道不爲無道爲於一乘不爲三乘善男子真人道士常當護身何以故若不護身命則不全命若不全則不能讀誦書寫受持供養元陽上品大乘經義爲人解析思惟其義是故真人道士應善護身以是義故真人得離一切惡漏善男子如欲濟水善護舟航船筏之具如臨路人善護騎乘如田夫布種善念糞穢真人道士亦

○復如是雖見是身无量不淨具足充滿爲欲受持元陽經者莫令懈怠猒諸善事真人道士觀於狂象及不善者无有等異何以故俱壞身故真人道士於狂象邊心無恐怖於惡知識處生畏忌心何以故如是狂象止能壞身不能壞心不善之者二俱能壞其狂象者唯壞一身不善之者壞无量善身无量善心是狂象者能壞不淨身不善之者能破淨身及以淨心是狂象能壞肉身不善之者破於法身狂象殺者不至三趣爲不善之殺者必至三趣如是狂象但爲身怨不善之者爲善法怨是故真人常當遠離諸不善友不善者等如是狂象不善者凡夫之人不能遠離是故生漏真人道士遠能離之則不生漏真人道士尚無諸漏況於元始天尊具大威神而有漏乎以何因緣親近諸漏一切凡夫取受衣食卧具醫藥口味爲身心樂求如是物造諸過患不知法味輪迴三趣是故爲漏真人道士見如是過患則便遠離若須衣食即須取受不爲身故但爲於法不生傲忽意常柔

○弱不爲華麗但爲羞恥雖受飲食意無貪著不爲身故常爲正法不爲膚體但爲衆生不爲傲忽爲身力故不爲逆害爲治飢渴雖得上味心无貪著取受衣服亦復如是貪慢之結不令在心但爲正法不爲壽命爲常命故善男子作是思惟我若不受如是供養身則磨滅不得堅固若不堅固則不忍苦若不忍苦則不能修行正道若能忍苦則能修行正道无量真善我若不能堪忍諸苦則於苦中生於瞋恚於樂受中生貪愛心若求樂不得則生無明是故凡夫於供養中生於有漏真人道士深能觀察不生有漏是故真人名爲無漏以何因緣天尊當名有漏是故聖人不名有漏善男子一切凡夫衆生雖名善護身心猶故生於惡想以是因緣雖斷煩惱得生非非想處終墮三塗地獄善男子猶如有人濟於巨海欲至彼岸垂沒而死凡愚之人亦復如是垂盡三有還墮地獄何以故無善智故何謂善智所謂六念處凡夫之人善心微劣不善猛盛善心微劣智心輕少智心少故

○增長諸漏真人道士慧眼清淨見諸過患有種種事常與凡夫一切衆生作三乘怨以是因緣乃令凡夫不見法相恒沙劫來生顛倒想謂諸天聖人無真常樂唯有清淨天尊畢竟虛空一切凡夫衆生无常无樂无淨无我心生顛倒言有真樂真人道士應如是觀一切真人或時有因緣故應生驚覺猶如端正淨潔之人不受穢污如執鐵丸人無受者善男子至心奉道亦復如是因緣真人道士思惟一切凡夫衆生知我是大福田我今云何

受此惡事若受惡法則不堪爲一切凡夫衆生作於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一切凡夫衆生見相便言我起如是惡想則爲欺誑一切凡夫衆生我於法時以欺誑故恒河劫中流浪生死墮於地獄我若惡心受人䞋施一切聖人皆悉證明我若惡想受人䞋施或令施主果報微薄或无果報我若是惡受人䞋施則與施主是大怨讎一切凡夫恒於我所起善想念我令云何欺誑於彼而生惡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福業或少果報我常自○

○稱爲道士夫道士者不應起惡若起惡者則非道士道士之體身口相應若不相應則非道士我棄恩愛眷屬知識出家學道正念修集諸善想時非是修集不善想時猶如有人濟海求寶不取真珠直取金精亦如有人棄妙音聲而聽惡響如捨正室而受婢妾如捨金器而取瓦盂如棄甘露法味而食惡毒食如捨善男子而親諸惡友如棄良醫而信巫鬼如捨元始天尊甘露法食而服魔怨種種惡味我今已值元陽清淨法寶難得見聞我今已聞猶如盲龜值大浮木人命危脆猶如秋葉今日得度知明若爲我今云何縱恣六情作於惡法盛年壯色俄頃斯須我今云何而生輕傲猶如惡魔伺人愆咎四大惡鬼搖動身王亦復如是常來伺求我之過失云何當令惡想發起猶如朽屋衆至崩摧我今性命亦復如是我今云何起諸惡業我名道士之人名之爲通知一切事我今乃起不善之業云何名爲道士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作惡云何應得名爲出家我名真○

○士真士之體名破煩惱我不破惡想煩惱云何當得名爲真士世有六根難可具足我今已具云何當令惡想居心何等爲六所謂六者一者大道難值二者正法難見三者善心難發四者中土難生五者人道難遇六者身根難備如是六根難可備足我今已備是故不應起於惡想真人爾時修行如是元陽經者常當觀察諸惡心時一切凡夫不見如是惡心過患故受諸漏真人見已不受不染是故真人無有受漏云何當言天尊有漏以是因緣一切聖人非是有漏於是諸天真人神仙道士聞此事已歡喜作禮一時恭敬而說偈言

我等今大衆　得聞微密義　各悟苦空性
深解元陽智　自非至學士　何由辯真僞
削落諸煩惱　消滅於瞋恚　男子及凡夫
諦聽真善響　洗濯身心病　穢惡及漏累
一切諸神仙　稽首讚斯瑞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八○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九 皇九

德行高貴品

爾時元始天尊告元陽真人言善男子善女人若有能修行供養无上元陽妙經得於十種功德不可思議聞者驚疑非隱非顯非去非來非生非滅非難非易非相非非相如是法相無有形貌世間所無何等為十種功德一者有五何等為五一者所未聞者而能得聞二者既聞玄妙能為利益三者能斷諸疑體於至理四者智慧之心質直無曲五者深知元陽秘藏是為五事何等所未聞者而能得聞所謂甚深玄妙之義一切衆生俱得道性一切經法無有差別若有善男女至心願念所營在法究竟得入无上正真之道常住无變恒无懈退非有為非无為非有漏非无漏非色非不色非空非不空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因非不因非果非不果非明非不明非闇非不闇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斷非不斷非過去非不過去非未來非不未來非因緣非不因緣如是等法甚深甚妙甚玄甚奧昔所未聞而今得聞昔所未見而今得見所謂一切經書所謂一切方法所謂一切伎藝所謂一切科律如是等經昔未曾聞今於此經而得了悟復有三清祕要七部神圖如是深奧之義今因此經而得知之善男子善女人是名所未聞者而能得聞既得聞已是大利益若能讀誦受持具自然道意能具知一切方法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有人懸於明鏡見其色像曉了分明无有障蔽元陽寶鏡亦復如是真人執持得見元陽經典深奧之義亦如有人處於闇室執大炬火悉見諸物元陽法炬亦復如是真人執持得見元陽深奧之義亦如日出暘谷有大光明悉能照朗令得一切遠見虛空是大元陽清淨慧日亦復如是照了幽冥深邃之處令一切衆生遠見真道所以者何以能聽受是元陽上品妙經皆獲无上道果善男子若有至心讀誦元陽微妙經典得知一切諸法名諱通達玄義為他廣說開悟凡夫能知元陽諸法至理善男子其聽受者雖知元陽經字不知元陽義理深妙若能書寫授持讀誦為人演說開導沉迷令知其義則能知其義是大利益增長法橋復次善男子聽此經者聞有道法未能得見至心願念即得悟解書寫讀誦為人演說尋思其義則得見之聽是元陽經者聞有神通未能得見發心願念至慕神仙作是念已便能知法具諸道意了達道源於諸天魔惡鬼虎狼毒獸怖畏之處得無所畏開示分別玉簡金文丹章紫字演說其義无有差違不從他聞而能自知无上正真道意是名聞已能為利益又復除疑心者疑有二種一者疑名二者疑義聽是經者斷除疑心思惟義者斷疑義心復次善男子疑有五種一者疑道虛空有指的不二者疑道恍惚是真常不三者疑道隱祕是真樂不四者疑道幽玄是清淨不五者疑道顯晦是實義不聽是經者則得永斷疑惑之心書寫讀誦為人演說思惟其義五疑永斷復次善男子疑有三種一疑无上正真之道為有為无二疑三十六部尊經為有為无三

疑一切妙法為有為无聽是經者如是三疑永滅无餘書寫讀誦為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了知一切衆生悉有法性復次善男子若有衆生不聞如是元陽經典疑心甚多所謂如常不常如樂不樂如淨不淨如我無我如命非命如凡夫非凡夫如究竟不究竟如來來非未來若有若非有若苦若非苦若樂若非樂若道若非道若滅若非滅若法若非法若真若非真聽是經者如是諸惑悉能除斷復次善男子若有不聞如是經者復有種種○

○衆生多有疑心所謂色是我邪受質相因識是我邪眼能見邪我能見邪乃至識能知邪我能知邪色受報邪我受報邪乃至識受報邪我受報邪色至他境邪我至他境邪乃至識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卒邪無始無卒邪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復有人疑邪見犯四盟科作五逆罪毀謗道經如是等人有法性邪無法性邪聽是經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斷復有人疑世間有際邪世間無際邪有十方法界邪無十方法界邪聞是經者如是衆疑亦能除斷是名斷疑惑之心復次善男子慧心正直无邪曲者意若有疑則所視不正一切衆生若不得聞是元陽上品微妙經典所見邪疑乃至下仙悟道之人猶懷邪曲云何名為一切衆生所見邪曲於有漏中見常樂我淨於天尊所見无常苦不淨無我見有凡夫壽命長短非有相非無相處以為元陽之宮有八聖道有見斷見如是等見名為邪曲善男子善女人若得聞是大乘經典修行聖道則得斷除如是邪曲云何名○

為一切邪曲若復有人書寫讀誦為他演說通解其義則得正直無邪曲見善男子修如是元陽上品經典知此經微妙從无量劫來至心修行晨夕願念得入无上正真之道復次善男子能知元陽上品深密之義為他演說曉悟衆生悉能知道除謗法心盡惡逆罪然後得成无上正真道果是名甚深祕密之義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甚深之義雖知衆生實无有我而於未來不失業果雖知六情於此滅盡善惡之業終不敗亡雖有業根不得作者雖有妙處無有去者雖有執縛無受縛者雖有劫濁終无滅者是名元陽德行高貴甚深秘奥之義爾時元陽真人上白天尊言如向所說聞不聞義是義不然何以故道若有者便應定有道若無者便應定無無不應生有有不應滅無如我所聞是則為聞若不聞者則為不聞云何而言聞所不聞天尊若不可聞是為不聞若已聞者則便不聞何以故已得聞於道故云何而言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譬如去者至則不去去則不至亦如○

生已不生亦如聞已不聞天尊若不聞聞者一切衆生未有道心即應有之未得尸解亦應得之未見法性應見法性云何復言真人雖有法性未得明了天尊若不聞者真人往昔曉悟從誰得聞若言得聞何故真人於天尊所復言不聞若其不聞真人何以得稟元陽之號若如是者一切衆生不聞經典亦得稟元陽之號不真人若當不聞如是經典見無上道者一切衆生不聞是經亦應得見无上正真道不天尊言是色者或可見或不可

見響亦如是或是可聞或不可聞是大變動非色非聲云何而言可得見聞真人於是了然驚悟言過去已滅則不可聞未來未至亦不可聞見在聽時則不名聞聞已聲滅更不可聞亦非未來過去見在若非三世則不可說若不可說則不可聞云何而言真人修是元陽妙經聞所不聞爾時天尊歡喜讚歎元陽真人及諸大衆言善哉善哉汝今深知妙理洞達玄微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風如電亦如泡沫芭蕉之樹空無有實非命非我無有真相時大衆中儵欻之頃有大光明徧照國境非青非黃非白非黑爾時大衆遇斯光已身心快樂譬如真人初得道果爾時元陽真人白天尊言今此光明從何而有天尊嘿然不答元陽真人心懷戰懼逡巡不安叩頭稽首瞻視靈顏輒敢諮問天尊以何因緣有此光明照於大衆天尊嘿然不答爾時無鞅數衆浮空道士見此明朗自相謂言今此光明誰之所有天尊又復嘿然不說明律仙人總持法衆復白天尊以何因緣有此盛光徧照虛空无有障蔽如是大衆自相諮問無能曉者爾時元陽真人慇懃慊欵頭腦至地泣淚和聲低心下意諮審尊顏願垂開示曉悟來生天尊於是含笑告元陽真人曰如是光明名爲智慧智慧者即是真道真道之法無有因緣云何有問有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爲元陽妙法元陽妙法者則名爲真道真道之法不從緣生云何仙人疑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元始智慧元始智慧者即是真道之法不從緣生云何道士問於因緣光明者名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爲元陽真道元陽真道之法者不從緣生云何仙人問於緣生光明者即是思真念道思真念道者是名真道之法不從緣生云何仙人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一切學道之人吞精咽氣吐納服御之法即名真道真道之法不從因緣云何仙人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元陽上品法燈

天尊言真人汝今莫入諸法纖織之義我今於此東方恒河世界名曰不動之處國土緬平无有沙礫其地七寶莊嚴无有溝坑其諸樹木華果茂盛无時不有若有衆生聞其華香身心清淨曉悟大乘譬如仙士獲於道果復有一大河水其水香美八味具足若有衆生在中浴者皆得清淨了然悟道其河有種種之華種種之香一切衆生聞其華香皆得清淨釋然悟道復有无量虎狼獅子諸惡鳥獸其心相視猶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衆生無有犯負之者毀謗道法及有惡逆等罪其土調適无有瘴癘煩惱貪欲嫉妬之人无有日月晝夜時節猶如龍漢之運其土人民聰明正直无有憍慢之心一切衆生皆悉悟道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修於大乘愛樂大乘思念大乘護惜大乘功行成遂得大總持心常憐愍一切衆生復有達解真人光妙音深曉元陽正教調御天人師隨其處所宣告衆生無不得聞爲十方至真大聖衆講說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及諸眷屬若能修行大乘元陽妙經所不聞者皆能得聞无上要道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國土彼有世界

名曰大堂國土多有山陵岡阜沙礫荊棘周徧充滿其土人民常有飢渴四時苦惱恒無歡泰為其愚癡不能恭敬求於正道貪著非法之緣於非法緣中習行邪法不信正道壽命短促常行奸詐王法持之王雖有國不知滿足於他所有生貪利心興兵相伐枉死者衆國王尋行如是非法諸天神祇心無歡喜故降災旱五穀不登人民飢餓多有疾病國土不寧達解真人光妙音調御天人師慈念衆生遊行世界於其國土化作七寶香林種種莊嚴種種神變種種奇麗與諸總持大聖獨步仙人演說元陽上品妙經開發衆生令解智慧歸依无上正真之道其土人民聞說是經各各驚疑人人嗟訝以何因緣忽聞聖人微妙經典從何而來我今歡喜得遇真道

爾時達解真人光妙音與七千四百真仙眷屬俱持幡蓋華香種種枝樂種種莊嚴供養之具至於極樂土中鶴林寶樹之間已用所持供養之具供養元始天尊稽首恭敬左繞三帀恭敬已畢却退一面天尊問達解真人光妙音及諸善男子等汝為至來為不至來

真人光妙音白天尊言至亦不來不至亦不來我觀此義都無有來天尊諸行若常亦復不來若是无常亦无有來若人見有衆生性者有來不來我今不見衆生定性云何當言有來不來有輕慢者見有去來无輕慢者則无去來有取行者見有去來无取行者則無去來若見真人畢竟无上道者則有去來不見真人畢竟无上道者則无去來不聞道性者則有去來聞道性者則無去來若見狐疑下仙之人則有去來不見狐疑下仙之人則无去來若見真人无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見真人有常樂我淨則无去來天尊且置斯事敢有諮問願垂哀愍少見聽許天尊言善男子隨汝所問今正是時我當為汝次第分別一一解說曉悟諸疑所以者何諸法難見千載因緣有過靈文三清七部何由可見汝等應當精進專心聽受爾時達解真人光妙音元陽真人等既蒙聽許秉被教戒即白天尊言云何真人有能修行元陽上品聞所不聞

爾時天尊答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受持元陽妙經復值我能善為講說汝今有所疑滯我為大醫王為汝剖判深疑汝於道性猶未明了我有法炬能為照明汝今欲濟煩惱大河我能為汝作於舟楫汝於我所生父母想我亦於汝生赤子心汝心今者貪正法寶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次第開張使无疑滯真人善男子欲聽法者今正是時若得聞法當生恭敬至心讀誦尊重正法於其法所莫求其過莫念貪欲瞋恚愚癡莫觀法師縱性行惡既聞經已莫生輕慢莫為貪求名譽利養當為度世甘露法藥莫生憎愛起於疑心我聽法已先自度身然後濟人先自悟身然後悟人先自安身然後安人於道法之中應生念想於生死中生大苦想於道法之中應生常樂我淨之想當為大乘莫為小見於一切法當無所住亦莫專執一切法相於諸法中莫生貪想常生知法見法之想善男子必須精進讀誦如是經典則能永出生死苦海登於慈善之岸汝宜遵奉不得起

疑惑之心真人光妙音稽首禮問元始天尊言有漏之法若有生者爲是常耶是無常耶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則無有生生若無常即有漏是常天尊若生自生生无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緣不生無漏天尊若未生時有生者云何於今名爲生若未生時无生者何故不說虛空爲生耶於是天尊告諸大衆善哉善哉善男子深達法相具了道源不生生不可說生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生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說以生无故云何不生不可說以有得故云何有因有因緣故亦得說十因緣法爲生作因以是義故故亦可得說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衆鈍故善男子有爲之法生亦是常以住无常生亦无常住亦是常亦生生故住亦无常以本無今壞亦无常善男子以性故生皆悉是常念念滅故不可說常是正眞之道能除滅故名无常善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時已有生性故生能生無漏之法本無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緣即發眼有見性因色乃明故見一切衆生生法亦復如是由其有性遇感因緣父母和合便則有生爾時達解眞人光妙音元陽眞人及七千四百萬衆聞是經已心懷踴躍恭敬磬欬叩頭稽首齊執玉板敢問元始天尊言今蒙教誨宣暢泠然元陽秘藏始得悟解聞所不聞亦令七千四百萬衆深解諸法不生生等天尊我今已解斷諸疑網然此衆中有一眞人名曰眞定光復欲諮問唯願垂許爾時天尊告眞定光善男子隨意問難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於是眞定光與諸徒衆俱從座起更整衣冠長跪稽首而白天尊言此土衆生當造何業而得生彼不動世界其土眞人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之尊有大威德具修諸行利智捷疾聞則能解爾時天尊而說偈言

一切諸衆生　皆含至道性　若能受妙經
即登常樂淨　布施及衆生　救濟諸貧病
斷除疑惑心　調和於識鏡　思念元陽經
晨夕常歌詠　從容出九天　逍遥登八正
善神相擁護　天眞悉暉映　既得離三災
復能超九横　書寫及受持　當須勤苦行
憐愍善男女　咸使終天命　輪轉成高眞
因緣偶賢聖　今日得苦空　永息於馳競

天尊說此偈已一切時衆咸皆醒悟更无疑滯爾時元陽眞人眞定光白天尊言我今已知所造業因得生彼國是元陽高貴之品憐愍一切衆生上所諮問天尊演此妙法則能利益安樂人天爾時天尊即告元陽眞人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於此當須至心聽吾分別一一解說有因緣故未至不至有因緣故不至至有因緣故至善男子夫不至至者是大元陽高貴之品凡夫未至以有貪欲瞋恚愚癡故身口意業不清淨故及受一切不淨物故犯五逆罪謗眞善法故是義故未至不至善男子夫不至至者以無貪欲瞋恚愚癡身口惡故不受一切不淨物故不犯四重故不謗無上道故不作邪疑心故不作五逆罪故以是因緣名至不至善男子以何因緣故名至不至至者名爲二十五有一切衆生常

爲无量煩惱諸結之所覆蔽往來不捨猶如輪轉是名爲至爲欲濟度諸衆生故示現在中亦名爲至善男子何因緣故名爲至至至者即是二十五有一切凡夫煩惱因緣故名至至善男子聞所不聞亦復如是有不聞聞有不聞有聞聞云何不聞聞善男子不聞者名大元陽之品何故不聞非有爲故非音聲故不可說故云何亦聞得聞名故所謂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名不聞聞爾時元陽真人一切時衆稽首長跪白天尊言如天尊所說元陽高貴秘密之義不可得聞云何復言常樂我淨而可得聞何以故天尊斷煩惱者名爲元陽高貴之品若未斷者名爲不得以是義故元陽高貴之品本无今有若世間法本無今有則名无常譬如汝等本无今有已有還无故名无常元陽高貴之品若爾云何說言常樂我淨復次天尊凡因莊嚴而得成者悉名无常元陽高貴之品若爾應是无常何等因緣所謂三十六部尊經三清秘藏七部真書如是等法皆是成就一切因緣故名无常

復次天尊有名无常若元陽高貴之品是有亦應无常如天尊昔於元始之先說諸妙經皆有變化以是義故名爲无常復次天尊可見之法名爲无常如昔所說元陽高貴之品則得斷除一切煩惱復次天尊譬如虛空於諸衆生等无障礙故名爲常若使元陽高貴是常何故衆生有得有不得元陽高貴若爾於諸衆生不平等者則不名常天尊譬如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則多人受樂若使元陽高貴是平等法一人得時應多人得一人斷結應多人亦斷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三寶供養經書尊重讚歎晨久不倦國王王子父母師長則得利養是不名常元陽高貴亦爾不名爲常何以故如天尊昔於元始之運演說此經告元陽真人言若有人能恭敬讀誦此經則得斷結受无量樂以是義故不名爲常天尊若於元陽中有常樂我淨名者不名爲常如其無者云何可說爾時天尊告達解真人曰元陽之體非本无今有若元陽之體本无今有者則非无漏常住

之法有道无道性相常住以諸衆生煩惱覆故不學真道便謂爲无元陽真人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斷煩惱已便得見之當知真道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是故爲常善男子如闇室中種種七寶人亦知有闇故不見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燃大明燈持往照朗皆得見之是人於此終不生念種種七寶本无今有真道亦爾昔自有之非始今也煩惱闇故衆生不見大智真人以善方便燃智慧燈令諸大衆得見真道常樂我淨是故智者於此真道不應說言本无今有如是大衆汝言因莊嚴故成真應无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是大衆真道之體非生非出非實非虛非作業生非是有漏有爲之法非聞非見非墮生死非別異相亦非同相非往非還非因非果以是義故真道是常恒不變易是以无量劫中修習善法以自莊嚴皆得了見如是大衆譬如地有八味之水一切衆生而不能得有慧之人用功穿鑿則便得水真道亦爾譬如盲人不覩日月良醫療之而能得見如是日月非

是今有真道亦爾昔來有之非在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繫之牢獄久乃得出還家得見六親眷屬真道亦爾如是大衆汝言因緣故真道之法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長因五者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種種煩惱種種狐疑及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不記心能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住屋則不○傾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何有四大○无量煩惱衆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服翫飲食等具故令衆生增長如諸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道士四衆男女等依於真人善能之者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天尊往昔劫時演說此經爲諸來生作大因緣所有疑滯皆能除洗是名遠因又如父母血氣爲衆生遠因如時節等名爲遠因善男子真道之體非如是等五因所成云何當言是无常因復次善男子復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何等爲作因如陶師輪繩是爲作因如燈燭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元陽高貴經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所謂明了元陽上品深奥義味爲諸來生作大舟檝作大橋梁作大因緣作大福田令諸時衆皆得无上正真道果爾時元陽達解真人光妙音稽首上白元始天尊曰既蒙訓誨開導衆生種種方便種種宣說委曲教化子細讃揚過泰之歡實爲无量然由宿滯○尚有狐疑不鄙卑陋輕觸靈顔叩頭上啓更○有諮問天尊未審一切衆生修何功德免離哀憂修何布施可得富饒修何福田可得豐足發何志願可得道真天尊曰如人種樹爲得蔭涼爲得花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心力專精㒀念洞思自然廣作功德布施窮乏貧賤之人慈念衆生恩愛萬物不惜珍寶所營在法修如是行則能深解妙法成於真道能爲一切衆生斷除業障善男子譬如有人墮大海水抱持死屍則得度脫真人修无上道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如彼死屍善男子譬如有人閉在深獄門戶堅牢唯有廁孔便從中至无礙處真人修无上道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貴人恐怖急危更无恃怙發心願念元陽經者皆得安穩真人修无上道者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及諸時衆汝等當知元陽祕藏即是无上正真之道若能按經修行晨夕願念於家別立精舍方丈之室燒香供養積年不退如此精誠皆獲自然之果見世得免憂危煩惱之患爾時元陽真○人及諸大衆神仙眷屬七千四百萬衆一時稱善而作偈言

真道體靈妙　至法甚沖玄　祕跡紫微宮
曜景大羅天　玄都至學士　清虛常自然
轡鵠遊碧漢　策鳳往青煙　金闕禮大聖
玉戶會高賢　元陽時四衆　偶此大因緣
三清既啓蘊　七部已相傳　開發深疑滯
曉悟昔憂煩　一切善男子　皆得淨身田
逍遥四正道　放曠九華巔　蕭聲出雲外
梵響度風前　偶逢元始運　不謝上皇年

調御天人師　剗我恩愛纏　損絕諸疑網
瞋癡遂乃捐　四衆稽首慶　辭謝大神仙
今日蒙開度　願卒大慈憐
元陽真人及諸時衆說偈都畢一時恭敬作
禮而去

皇九　十八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九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十

皇十

昇大羅品

如是我聞一時
天尊在蒲林國中拘華樹下元陽宮中與大
聖真人大仙道士男女官等百萬人俱前後
圍繞爾時天尊剋以七月七日昇於大羅上
宮思惟入定見威神力放大光明雜色青黃
赤白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及至十方虛空邊
際亦復如是其中所有六趣衆生遇斯光者
四垢煩惱一切消除是諸衆生見聞是已心
大憂惱同時舉聲涕泣自相謂言且各裁抑
莫大愁苦當共疾往詣元陽宮中至天尊所
頭面著地頂禮勸請天尊莫向大羅住此元
陽或百年或千載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
空虛衆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我等今當速
往天尊不久即去又作是言世間虛空我等
從今无有救護无所宗仰貧窮孤露一旦遠
離无上天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時有无量
諸大聖衆真人大仙道士男女官等及諸清
信士清信女遇見天尊光者其身顫掉乃至
大動不能自持心昏迷悶恍惚无寧爾時復
有松靈真人光妙真人鬱羅真人等百千萬
人心得自在所作已辨離諸煩惱調伏諸根
如大龍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
栴檀林栴檀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成就
如是无量功德一切皆是天尊弟子各於晨
朝日初出時離常住處手執香鑪過天尊光
明更相謂言我等宜速澡漱清淨作是言已
舉身毛竪不能自持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爲
欲利益安樂衆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
大道方便密教爲不斷絕種種說法爲諸衆
生調伏因緣故疾至天尊所稽首尊足圍繞
百帀稽首恭敬却坐一面爾時復有道士男
官女官男職女職二十四職將領徒衆百千
萬人等諸漏已盡心得自在所作已辨離諸
煩惱調伏諸根如大龍王有大威德成就空
慧亦於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竪涕泣盈目
生大苦惱亦欲利益安樂衆生成就大乘第
一空行顯發大道方便密教爲不斷絕種種
說法爲諸衆生調伏因緣故疾至尊所稽首

尊足繞百千帀稽首恭敬却坐一面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方便現身其名曰大王納善眞人決理眞人最勝眞人妙思眞人大慧眞人而爲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作是誓言諸未度者當令得度已於過世无數劫中修持淨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絶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等觀衆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遇天尊光時擧身毛竪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爲利益安樂衆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大道方便密教爲不斷絶種種說法爲諸衆生調伏因縁故疾至尊所稽首尊足繞百千帀稽首恭敬却坐一面爾時復有无量清信士女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威德千吉遠遊重雙成許飛瓊宛陵華等而爲上首深樂觀察諸對治門所謂苦樂常淨我无我實不實歸依非歸依衆生非衆生恒非恒安非安爲無爲斷不斷常不常如是觀察等法對治之門亦欲樂聞无上大乘如所聞已能爲他說善持淨戒渇仰大乘旣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渇仰者善能攝取无上智慧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絶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心常染味淸淨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於諸衆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爲欲莊嚴道教人人各取香木萬束栴檀沉水牛頭栴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寶微妙光明譬如種種雜綵畫飾以道力故有是妙色青黄赤白爲諸衆生之所樂見諸木皆以種種香塗欝金沉水及膠香等以諸華而爲莊嚴衆寶蓮華諸香木上懸五色幡柔軟微妙猶如天衣繡縠繒綵錦綺是諸香木載以寶車是諸寶車出種種光青黄赤白轅輻皆以七寶廁塡是一一車駕以駟馬是一一馬駿疾如風一一車前建立五十七寶妙幢眞金羅網彌覆其上一一寶車復有五十微妙寶蓋一一車上乘諸華等青蓮華白蓮華紅蓮華金蓮華紺蓮華共華純以眞金爲葉金剛爲臺是華臺中多有黒蜂遊集其中歡娯受樂又出妙音所謂無常苦空無我是音聲中說眞人本所道復有種種歌舞伎樂箏笛箜篌簫瑟鼓吹是樂音中復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間虛空一一車前有善男子擎四寶案是諸案上有種種雜華及欝金諸香及餘薰香微妙第一諸清信士女若老若少各各運心爲天尊及徒衆辦諸食具種種備足皆是栴檀沉水香薪八味之水○之所成熟甘食甘美有六種味一苦二酢三甘四辛五鹹六淡復有三德一者輕軟二者淨潔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種種莊嚴至元陽宮中以黃金徧敷其地繒綵衣物寶蓋以覆地上周徧一宮爲天尊徒衆敷置七寶師子之座其座高大如王京山是諸座上皆有寶帳垂諸瓔珞悉懸種種微妙幡蓋種種好香用塗其座復以種種名華以散座間諸清信士女各作是念一切衆生若有飲食衣服頭目肢體隨其所須悉皆給與作是施時離欲

瞋恚穢濁毒心无餘思願求世福樂唯志无上清淨法戒是清信士女等皆以安住真人之道復作是念天尊今者受我食已當向大羅上界捨離我等作是念已身毛皆竪涕泣盈目生大苦惱各各賫持供養之具載以寶車香木幢幡寶蓋飲食並至尊所稽首尊足以其所持供養之具供養天尊圍遶百帀舉聲號泣哀動天地淚下如雨復相謂言苦哉仁者世間虛空便自舉身投天尊前而白尊言唯願天尊大慈大悲哀憐我等受我等施○受我懺悔除我宿愆我等從无始世界百千萬劫來至于今日凡經无量生凡經无量死六欲枷鎖五陰纏縛貪愛悋惜惟知造罪不識大乘今藉天尊大乘光明業力各自呵責自觀己身如四毒蛇是身常爲无量諸蟲之所唼食是身臭穢貪欲獄縛是身可惡猶如死狗是身不淨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爲却敵樓櫓目爲窸孔頭爲殿堂心王處中如是身城諸善真仙之所棄捨凡夫愚人常所味著貪婬瞋恚愚癡羅刹止住其中是不堅固猶如蘆葦伊蘭水沫芭蕉之樹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猶如電光畢水幻炎亦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易壞猶如河岸臨峻之樹是身不久當爲狐狼鴟梟鵰鷲烏鵲餓狗之所食噉惟有智者當樂此身寧以牛跡盛大海水不能具說是身无常不淨臭穢寧久大地使如棗等漸漸轉小猶葶藶子乃至微塵不能具說是身過患是故當捨如棄涕唾以是因緣諸人士女以空无相无願之法常修其心深樂諮受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爲他演說護持本願毀呰是身甚患猒不堅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觀破壞生死无際輪轉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深樂大乘守護大乘雖現是身實是真仙等類善能隨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堅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於諸衆生生大悲心平等无二如視一子皆發是願伏願天尊受我供施容我懺悔久住下界開度衆生授度經典得法益利莫捨我等向於上界譬如父母未象成就忽捨而去无所成就諸子孤劣貧窮失於覆蔭天尊還於上方捨我等去亦復如是伏願天尊且住世間成就諸法覆䕃我等如此諸請嗚咽頻悶大衆哀泣淚下盈目不能自止爾時天尊從其面門出種種光明其光明曜大衆大衆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傳相告語天尊今者現是瑞相不久必當反於上界所有供養之具宜施天尊及於大衆松靈真人及大衆等知天尊放是種種光明非无因緣松靈真○人等默然良久天尊告松靈真人汝等所奉施天尊及大衆今正是時天尊正爾當欲還上方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爾時松靈真人等大衆聞此語已舉聲號哭悲咽而言苦哉苦哉世間虛空復白大衆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同聲勸請天尊且住下界覆䕃我等勿捨我去還於上方爾時天尊告松靈等莫大啼哭自亂各當觀是身猶如芭蕉熱時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坏器電光亦如畫水臨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織碓上下當觀諸

行猶雜毒食有為之法多諸過患於是松靈真人復白天尊言尊不久住於下界我等云何而不啼哭苦哉苦哉世間虛空唯願天尊哀慈我等及諸衆生久住於下方勿返於上界天尊告松靈真人汝今不應發如是哀憐我故久住於下方我以哀憐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還上界何以故諸尊法爾有為亦然是故天尊而說偈言

有為之法　其性无常　生已不住　寂滅為樂

○松靈真人汝今當觀一切行新諸法無我無常不住此身多有无量過患猶如水泡是故○汝今不應啼泣爾時松靈復白天尊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雖知天尊方便示現欲還上方捨我等去我等不能不懷憂惱得自思惟復生慶悅天尊讚松靈善哉善哉能知天尊示同衆生方便去來諸法皆如幻相大聖在中以方便力无所染著何以故諸有教化隨方利益欲度脫衆生死老病苦悉皆當得不動果報常受安樂何以故我是衆生良福田故汝若復欲為諸衆生作福田者速辦所施不宜久停爾時松靈為諸衆生得度脫故低頭飲淚而白天尊言善哉善哉我若堪任為福田時則能了知天尊還於上方及非還上方我等今者及諸真人仙人等猶如蚊蚋實不能量天尊還於上方及非還上方爾時松靈真人及其徒衆憂愁啼泣圍遶天尊燒香散花盡心敬奉尋與衆真從座而去共辦食具松靈去後神洲赤縣三界內外地大震動一切衆生聞見知覺天尊還於上方是故此○地大動時諸三界內外一切衆生聞是語已身毛皆竪同聲哀泣而說偈言○

稽首調御師　我等今勸請　違離於人仙
永无有救護　尊今還上方　我等沒苦海
悲戀懷憂惱　如犢失其母　貧窮无救護
猶如困病人　无醫隨自心　食所不應食
衆生煩惱病　常為諸見害　遠離法醫王
服食邪毒藥　是故大聖仙　不應見遺捨
如國無君主　人民皆飢饉　我等亦如是
失蔭及法味　天尊還上方　我等心迷亂
如彼大地動　迷失於諸方　大仙向上界
我等於今日　云何不愁苦　天尊見放捨
猶如棄涕唾　譬如日初出　光明甚暉炎
旣能還自照　亦滅一切暗　天尊神通光
能除我苦惱　處在大衆中　譬如玉京山

天尊言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心常愛念教以仁義忠孝悉令通曉然後聽之不意諸子所習不善王乃棄之天尊告松靈曰我今為法教誨汝等已具正見願莫放捨如其放捨則同王子失天尊譬如有人善學諸論復於此○論而生怖畏天尊亦爾通達諸法而於諸法復生怖畏若使天尊久住於世說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衆生則不復畏墮於地獄天尊譬如有人初學作務為官所收閉之囹圄有人問之汝受何事答言我今受大憂苦若其得脫則得安樂天尊亦爾為我等故修諸苦行我等今者猶未得免生死苦惱云何天尊得受安樂天尊譬如醫王善解方藥偏以祕方教授其子不教其餘外受學者天尊亦爾獨以甚深祕密之藏偏教老子遺棄我等不見顧愍天尊於法應无祕悋如彼醫王偏教

其子不教外來諸受學者彼習所以不能若教情存勝負故有秘惜天尊之心終无勝負何故如是不見教誨唯願久住莫向上方天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捨遠夷途而行險道險道多難備受衆苦更有異人見而慾之即便示以平坦好路天尊我亦如是所言少者譬未增長法身之人所言老者譬重煩惱所言病苦譬未脫生死所言險道譬二十五有准願天尊示導我等甘露正道久住於世勿○遠上方爾時天尊告諸法衆汝等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當勤精進繫心正念時諸天人及大衆等聞天尊所說止不啼哭猶如有人喪其愛子殯送已訖抑止不哭爾時天尊為諸大衆說是偈言

汝等當開意　不應大愁苦　大道法皆爾
是故當嘿然　樂不放逸行　守心正憶念
遠離諸非法　自慰受歡樂

復次松靈等若有疑惑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無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非歸若恒非恒若斷非斷若衆生非衆生若有若无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諮問我當隨順為汝斷之亦當為汝先說甘露然後乃當還於上方諸大衆等天尊出世歎人身難得值道生信是事亦難能忍是亦復難成就禁戒具足无缺得无上道果是事亦難如求金玉衆寶妙華亦難離於八難得人身難汝等過我不應空過我於往昔種種苦行今得如是无上方便為汝等故无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汝等大衆云何莊嚴正法寶城具足○種種功德珍寶戒定智慧以為墻塹汝今遇是道法寶城不應取此虛偽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寶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汝亦如是值遇寶城取虛偽物汝諸大衆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汝諸大衆身雖得服黃褐染衣心猶未染大乘淨法汝諸大衆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求大乘法食汝諸大衆雖復大衆未為正法除諸結縛汝諸大衆今當真實教勑汝等我今見在大衆和合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諸結縛十方慧日既潛沒已汝等當為无明所覆諸法衆等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為衆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為衆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衆生及我諸子四部之衆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上方何等名為秘密之藏猶如三際去來不斷何以故前際不去中際不住後際不來來无所從去无所至上中下亦復如是上○不上中不中下不下去不去住不住諸法如○是三法各異亦非向於上方汝等應如是觀時到當還上方爾時諸法衆聞天尊定向上方皆悉憂愁身毛為竪涕淚交流稽首尊足繞无量帀白天尊言天尊妙說无常苦空无我天尊譬如一切衆生迹中鳥迹為上是无常想亦復如是於諸想中最為第一若有精勤修習之者能除一切欲界貪愛色无色愛无明驕慢及无常想天尊大聖若離無常想者今則不應向於上方若不離者云何說言

修无常想離三界愛无明驕慢及无常想天尊譬如農夫於秋月時深耕其地能除穢草是无常想亦復如是能除一切欲界貪愛色无色愛无明驕慢及无常想天尊譬如耕田秋耕為上如諸迹中鳥迹為勝於諸想中无常為最天尊譬如帝王知將升遐恩赦天下獄囚繫閉悉令得脱然後捨命天尊令者亦應如是度諸衆生一切无知无明繫閉皆令解脱然後向於上方我等令者皆未得度云○何天尊便欲放捨向於上方天尊譬如有人○為鬼所持遇良呪師以呪力故便得除差天尊亦爾為諸法衆除无明鬼令得安住大善福業譬如香鳥為人所縛雖有良師不能禁制須絶羈鎖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脱五十七煩惱繫縛云何天尊便欲放捨向於上方天尊如人病瘥值遇良醫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諸患苦邪冷熱病雖遇天尊病未除愈未得无上安穩常樂云何天尊欲放捨向於上方天尊譬如醉人不自知不識親踈母女姊妹迷荒淫亂言語放逸卧不淨中時有良師

與藥令服服已即吐逐自憶識心懷慙愧深自尅責酒為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衆罪天尊我亦如是往昔已來轉輪生死情色所醉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於非衆生生衆生想是故輪轉受生死苦如彼醉人卧不淨中天尊令當施我法藥令我還吐煩惱惡酒而來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天尊便欲放捨向於上方天尊譬如有人數芭蕉樹以為堅實无有是處天尊衆生亦爾若數我人衆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真實者亦无是處我等如是修无我想天尊譬如漿滓无所復用是身亦爾无我无主天尊如七葉華无有香氣是身亦爾无我无主我等如是心常修習无我之想如尊所說一切諸法无我想汝諸法衆應當修習如是修已則除我慢離我慢已便向上方天尊譬如鳥迹空中現者无有是處有能修習无我想者而有諸見亦無是處爾時天尊讃諸法衆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无我想時諸法衆即白天尊我等不但修无我想亦更修習其

餘諸想所謂苦想无常无我想天尊譬如人醉其心眩亂視諸山川城郭宮殿日月星辰皆悉迴轉天尊若有不修苦无常想无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為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天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爾時天尊告諸大衆言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譬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為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衆生亦爾為諸煩惱无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无我常計○无常淨計不淨樂計為苦以為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道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上方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法衆云何而言有我想者驕慢嗔嗬流轉生死汝等若我言亦修習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種修无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无常計常常計无常是顛倒法无我計我我計无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法衆於苦法中而生樂想

於无常中而生常想於无我中而生我想於不淨中而生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无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无常我見无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爲義无我者即生死我者即天尊无常者聲聞緣教常者天尊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上方不淨者即有爲法○淨者諸天尊真人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時諸法衆復白天尊言如天尊所說離四倒者則得了知常樂我淨天尊今者永无四倒則已了知常樂我淨若以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道我等令離四倒而見放捨欲向上方天尊若見顧念教勑我當至心頂受修習天尊若當向上方者我等云何與是毒身同共止住修於梵行我等亦當隨天尊向於上方爾時天尊告諸法衆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以付囑老君是老君者當爲汝等作大指歸猶如天尊爲諸衆生作指歸處老君亦復如是當爲汝等作指歸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遊巡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天尊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老君汝等當知先所修習无常苦想非是真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琉璃寶珠没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沙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於是大衆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衆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法衆不應如是修習无常苦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爲實義如彼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礫而爲寶珠汝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習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樂淨想爾時諸法衆白天尊言如天尊先說諸法无我汝當修學修學是已則離我想離我想者則離驕慢離驕慢者得向上方是義云何天尊告諸法衆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諮問是義爲自斷疑譬如國王暗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嚚而王不別厚賜俸祿療治衆病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源雖知乳藥復不善解風冷熱病一切諸患悉教服乳是王不別是醫知乳好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衆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諮受反生嗔嗃輕慢之心○彼時明醫即便依附請以爲師諮受醫方秘與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爲師範唯願爲我宣暢解說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爲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教汝醫法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爲王說種種醫方及餘伎藝大王當知應善分別此法如是可以治國此法如是可以療病爾時國王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暗无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

客醫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當求一願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彼客醫言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絡无復有橫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時王答言汝之所求盖不足言尋爲宣令一切國內凡諸病人皆悉不聽以乳爲藥○若爲藥者當斬其首爾時客醫和合衆藥謂辛苦鹹甜酢等味以療衆病无不得差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困當云何治醫占王病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明所斷乳藥是非實語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當服乳時王語醫汝今狂邪爲熱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邪先醫所讚汝言是毒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爲勝汝是時客醫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別諸病悉與乳藥如彼蟲道偶得成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時王問言云何不解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乳牛不食酒糟滑草麥䴬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濕飲以清水不令馳走不與犢牛同共一群飲食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爲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爾時大王聞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尋時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當服乳藥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相謂言大王今者爲鬼所持爲是狂邪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懷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如此乳藥服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爾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

乳藥病原闕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卷之十終